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五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一五三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四卷目錄二卷（四）
〔明〕李維楨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刻本（卷八十卷八十一卷九十一至卷九十三配鈔本）……………………一

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四卷

目錄二卷（四）

〔明〕李維楨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刻本（卷八十卷八十一卷九十一至卷九十三配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四卷》提要

大泌山房集卷之九十九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范母黄夫人墓志銘

海内談方聞之士清正之臣皆知有范浠陽先生而不知其刑于黄夫人咸有一德也余無似起家分部川西實與公代巳同爲浙憲使又與公子游稔知閫政夫人卒先生書其略仲子述其詳太常郡公爲之狀而寓書其門人程廷鎮阜羽父子俾余志先生以德則我師也友之云乎義不得辭夫人爲休寧萬安市望族唐宋代有聞人明隱士永堅以純孝積學數薦不起三傳爲古

唐公儀陰行善事具邑乘中配何碩人稱賢婦是生夫人古唐公善爲星知女當大貴已見其開敏不凡益奇之非貴人如吾女者無字閱十餘年而得先生此遠大器復按之三命合遂受聘先生父贈公已卒夫人歸年財十六少先生一歲先生母其夫人女畜之夫人從姑晝爨夜織不言勞又善徵其意而應之事大小皆得歡心貞一先生者先生伯兄也以什一遊江湖供母養而先生從師學歷數月一歸則母子三人共一燈先生誦書夫人刺繡姑寢而夫人猶竟其業以需來日甘旨之費焉姑命析箸先生自外來知之有不豫色母泫然流

涕時勢宜爾非若兄弟夯生分也夫人時已舉伯子負之操作淚常覆面姑數慰藉之吾兒豈久居人下者若受享固未艾先生爲諸生喪母哀毀甚夫人日夕向靈帷哭姑何往輒慟絶而家政米鹽井臼無所不營綜首如飛蓬矣亟售一旁舍具棺斂諸物祭則滌器潔牲醴粢盛庶幾椒苾之氣祖妣居歆而向後語于婦先姑家法宜世守也先生授徒所得月奉以禪益伯兄若鄰里鄉黨貧者夫人不問既舉于鄉里人丐居間者相屬先生掩耳不欲聞酬酢多於諸生時家具益趨貧夫人攻苦食淡如初而兩子長所爲行贄若交際燕享竭蹷以

供有貴客至執豕于牢小不掩豆客笑謝而去先生謀得地葬親而術師以倒杖法見者膳日必雙雞夫人取簪珥市之不厭所卜地在十里外葬有期夫人夙興炊黍鬅鬅若姑褰帷呼之曰地在目前何俟遠求以告先生先生疑未決啓土則皆沙礫悵悵而返親知交言祖塋左地故佳別請師相之吉因以堋而先生始信母褰帷大有靈遠邇傳誦夫人之精誠與其姑神明相感應也甲戌先生北上夫人有異夢先生果第夫人詣家廟拜而思尊章不逮見繼之以泣歲杪先生除南城令居京師踰年稱貸二百金夫人謂先生向者貧不負責今

且負責奈何從之南城年餘衣食猶儒生固問先生令歲入幾何曰百金有奇過此則皆非義夫人愀然何以償逋吾其歸爲之計矣歸而督僮力田與女奴治絲枲數月不知肉味歲復饑餉兒女日二鬻饘粥和以稃粉其刻厲如此先生三年考最封夫人爲孺人以其冠帔來夫人泣語使者願爲清白吏長如今日吾終身裘褐足矣又三年先生擢南刑曹郎刑曹故稱冷署夫人謂先生君廉吏妻子號寒啼饑而得此冷署彼爲臺省銓曹者其家人不食烟火耶先生笑卿言大好爲廉吏自儒者分內事非邀後利也先生課諸子及猶子夫人

疑其文或襲舊身坐中庭期以日過午脫草納之罰先生歸評鑒而夫人勞酒食以爲常先生以郎考最夫人晉封宜人而夫人趣歸積田中所入後先十年以取子錢家券稍自寬矣先生守南昌夫人從未幾歸諸兒女年及婚嫁食指日繁所爲行六禮拓旁畝構居室會計出入黠者莫能欺先生擢江西副使理驛傳而劾奏御史于鄭禁者御史譎先生亦從官夫人語先生吾向以君亢直將逢患今若此主恩厚矣三年即家起兵備浙之杭嚴疏辭部議促之任先生將復疏夫人曰士爲知已死朝衆幸知君何必峻拒爲名高吾將偕往先生乃

行毎退食則言敲朴聲何多也先生曰三尺法不可貰夫人感頟曰君不記書罪疑惟輕歐陽公毋亦有求生不得而後死無恨之訓耶先生爲是決獄多末減而夫人復歸先生擢蜀參知政事因奉表上書以病免不聽夫人請從行先生恠之近則遽歸遠則欲往何也曰等蜀耳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吾亦思爲忠臣婦所至山川庶物吏治土風質問先生甚核而詔仲子大家逐子東征作賦若毋幸從若父上蜀道青天得覽三川之勝可代我賦之仲子所爲賦蜀都也已從先生入浙居海道郎中問昔者新安胡公禦倭功嘖嘖人口其法如

何先生具言方略夫人喟然而歎恨吾不得如田單韓世忠婦君勉之矣已擢浙右伯以覃恩晉封夫人邑之生而封夫人者自此始緬懷姑婦共燈牀涕泗滂沱一服命服拜賜歲不再御也大布爲衣裙幃幕數四浣補不棄已從先生任閩左伯將入覲計吏殿最夫人旁窺曰爲上官者不知卑官苦位卑祿薄而責以一芥不取妻子將安所賴耶律設大法禮緣人情小過故可宥也先生深以爲然屆行語夫人吾來歲其明農哉夫人正色而對他人仕宦爲妻子計不欲舍君猶故吾耳三十餘年差不負國謝可也先生屢疏請老廷議累推轂開府列卿不報又不令去三年堅臥得遂初服夫人日酌家釀烹園葵伏雌而令諸孫繞膝分甘爲樂度先生有酒所方已先生勤於官戴星出入夫人必篝燈以待署有隙地手芟柞命童子樹果蓏歸則載所捋旨蓄御冬者以隨曰異日爲廉吏婦口實家居晨起周視所居掃除絶纖垢而瑣科條臧獲執事日中不食午則厝薪儲火戒嚴關鑰雞鳴則又刺刺趣奴起坐以待旦先生念其勞宜小休夫人不可我不服勞君何以逸且習貫如自然忘之矣子婦稍懈若鮮服美食輒加譙讓即近屬婦女恒敕勵之而述諺寧可人遺物不可物遺人快樂

不成人成人不快樂四語先姑所授不敢忘也毋兄弟若而人問勞不絶然無私遺曰婦事夫若臣事君夫子不背君以肥妻子吾豈可背夫子以肥兄弟幸各自樹求無累吾親耳矣同居有女將聘非偶族人惡之夫人召與來養之教之與已女等適名門子教諸從子勿逐冶遊勿務小技在家少在館多則學問自進數舉先生爲法見諸婦亦歎云多用多費使夫内顧不得專心于學誰之過歟里婦有從一者後生有善養親者姻黨有處士能行義有居官著政聲者道之不容口有越祖訓違宗法者有棄本業墮先緒者有舞文法無藉門第而擠

人于危假聲名而攘人之有者必督欲之或拒不得入門改而後許里或有爭願質范夫人一言立解先生從正學斥二氏而夫人好佛召老尼諷楞嚴法華諸經秘不令先生聞范若有會晩年好行其德治道之敧仄塹隘者贊先生爲義冢可葬數千人村有大溪木橋不可久先生沉吟易以石夫人毅然任之先生色駭是非巨萬不可何言之易夫人微哂而指數君某年付奉若干吾息之將得三千金吾子孫賢可無藉此不賢曾不足當一擲合爲衆生津梁先生起謝吾向謂卿孜孜如日不及失之慳乃以儉成豊以豊成義眞無忝夫人矣先

生因以聞邑令與都人士約各有捐助而橋成夫人謂三子汝毋所貽若不在金多冥冥之中當鑒我而胙及若曹耳年踰七十體力類壯婦其治生彌勤所召傭治田園者厚與糈傭爭來受役復以一歲所節倉粟鳩工開村外沿溪路名之曰千秋名小石梁曰迎旆云素無疾衰其少子而哀登階傷足食小減右腋如有物相擊遂伏枕先生避暑汉山中聞耗歸問之無所言惟曰我朝廷家人呼朝廷不置語其兄弟眞人敎得假人假人那得替眞人先生異其言吾儒理詮也又曰菩薩虛中位待我迎者至卜須良辰至期遂瞑無一語及家事萬

曆甲寅五月十有五日也距生嘉靖己亥六月一日年七十有六先是

慈聖太后哀詔下先生與夫人哭臨成禮祠既鑰厥明啓視案有楮灰尺餘寢疾羣鵲噪于庭有方黃楮徑五寸自簷端下墜所謂菩薩相召者非丘言矣先生無二色夫人數諷之日者言我年不及君大夫行役以婦人適四方君子禮應有副室先生衘其意終不忍負所産三男六女悉自乳男長曰科以郡廩生入太學娶前阜朱公亭女繼朱罡陳公其女次曰擀邑庠生娶名賢里孝廉陳公銓女繼石門庄方公芳女再繼臨溪封戶部

王事程公蓋與孫淮女三曰總以邑庠生入太學先四年卒娶城南三淮里漢陽太守王公宗本女繼武進孝廉吳公撝謙女以哭夫卒名貞婦女長適榆村程公玑子太學生鳳翔次適草市孫公文謨子邑庠生明遠三適竹林邑庠生汪公夢鯉子太學生高科四適祁門工部侍郎吳公自新子上元庠生汝琦早卒五適石田戶部主事江公可進子以邑庠生入太學嗣志六適南街洗馬張公應元子時成孫男十人文鰲邑庠生娶南街光祿金公源女繼縣縉雲主簿汪公永寧女文龔娶城南曰川憲副葉公時新子太學生茂梓女文繩聘商山

太學生吳公儉德女科出文爟聘洪坊內史汪公繼元女文姚聘揄村光祿程公光啓女文爍未聘獬出文烊娶居安內史黃公正賓女文燿聘厚村太學生孫公時化女文姝聘溪南太學生吳公士青女文㷂聘竹林汪公其女總出孫女九人枓出者五長適城西太學生汙公允復子繼虁次字溪南太學生吳公莽子其餘未字㴱出者二長適草市太學生吳公文德子太學生明悅次適商山太學生吳公懷信子太學生道成總出者二長適城北孝廉吳公中艮子文炅早卒次字黃茅徽江太守程公子侃子太學生廷賓子其曾孫男六人宗墉

聘大阜營程公錫女宗某聘汊口太學生程公文華女宗墺聘梅林汪公汝顯女宗尼聘福建參政金公忠士子宿松庠生星燿女宗城宗旺俱未聘曾孫女三人俱未字㴱言夫人有福德相十二種貴二品壽望八中外男女四世可九十人先生一代名臣子孫踵武備道全美世不多覯豈直冠絕郡邑已哉葬以卒之年九月二十有七日墓在某銘曰召南大夫羔裘素絲節儉正直退食委蛇抑有夫人內助是資采蘋采藻牖下所尸草蟲殷靁禮防義規周曆過卜于焉肇基維范先生百世之師格于上玄女士以蠶婦聽而婉母嚴而慈貴而猶勤約而能施正內正外家人咸宜帝三錫命用作闕儀多壽多男條達福持病不及亂訣靡涉私釋名儒行天倖人畸我銘墓石倣彼周詩成圖成史千祺名垂

趙母李夫人墓志銘

余領河西節治上郡郡有三母趙方伯太母李廷評蕭元戎母皆大耋健在而趙太母受其孫太夫人封上郡傳爲盛事時方伯父封公與李夫人年皆踰七十修子婦禮甚謹余竊高仰之比余移晉藩方伯中讒歸太夫人以天年終封公夫人襄大事無纖微憾越五年論邊功復方伯官除部穎州又余所舊領節也士民誦其政

聲相屬余爲之喜而不寐無幾何方伯病病痊而李夫人卒壽春邸中矣方伯旣輦柩還几治葬手狀母行實不遠千里而使使乞余志墓余稔夫人出膚施望族祖森以先輩仕某州守守生四子名天民者實生夫人少慧悟而靜莊稍長精女紅十五于歸封公父武鄉公方食貧夫人操作良苦恒以鷄鳴起具舅姑食饘飽酒醴殽胾羮醢果蔬之饋無一不自其十指出退而治織紝組紃理諸米鹽凌雜事勤夕以繼日縮入以待出男女老稚合作無逸黽勉拮据二十餘年而數解橐貲爲封公購書封公高等生食廩矣數奇不第夫人請曰士立

身行已承家濟美豈以邀厚利博浮名哉蓋武鄉公爲
尹刻廉強執上官不能容逾年罷歸橐財七十金未幾
輒盡誅市宅自贍夫人語封公先世之遺廢於一旦妟
用人子爲吾兩人服田力穡亦必有秋三釜固不乏也
而室得不市矣于時方伯已七齡穎秀絕倫亟遣從師
學歸則從機杼問督之誦不絕聲方伯童子試即舉首
未冠舉于鄉已勝冠成進士爲行人奉使歸省夫人夫
人詔之曰若太父若父白首所不得致而若少年取如
拾芥則前人以有餘不盡者貽若也仕而爲淸白吏若
太父幸甚吾終不若他人母以口體之奉望子方伯謹

受敎已擢民部郎迎夫人就養而有河西榷關之役地
在輦轂下亡賴子借勢朝貴虐賈豎萬端夫人敎以先
自潔而後繩人除其爲奸利者百輩商旅頌出於途所
入倍舊考最封夫人爲安人孛賊叛西夏嬰城固守誘
虜爲援關右大震方伯督餉念不欲去夫人夫人曰君
命也其可辭乎吾留京師固無患方伯已事報命母子
喜若更生焉方伯守太原太原郡會事如蝟毛奮復苦
晉宗人撓法夫人居恒言吾聞爲上人者如保赤子若
視民若我視若何難治之有吾與若約三章勿急歛勿
淫刑勿貳心盡之矣方伯以此名賢郡守奏最封夫人

爲恭人已擢副使備兵鴈門即太原封內也自方伯遷
後二十年守無以善去者已冢宰司馬知方伯才任劇
移備兵岢嵐岢嵐與虜幾隔一垣我兵惟貢市儳僻酋
黄台吉慓悍强索金繒監司將領郡丞曲狥之坐不任
職斥者數人夫人日與方伯籌曰是得無驕虜乎是得
無兆釁乎衷而用之操縱適宜而益練兵選將儲粟飭
器壁壘一新所築城堡樓櫓亘延數百里閭閻者謂與
剏鎮守虜慴之凡十年秋毫無犯而省費十五萬金有
奇昔所未有也嘗大饑捐瘠彌望邊故無賑例夫人蹙
然孰非吾民而坐視其死乎趣方伯亟發粟以共月奉

裨之活數千人尋以按察使考最封夫人爲淑人已
皇太孫生上
太皇太后徽號覃恩羣臣夫人因有今封曰儆戒方伯
綦縞婦荷國恩厚重兒何以圖報皇皇如始至日無怠
宦成而歲時市賞修邊有羨方伯悉以付公帑債帥不
得侵牟者觖望爲蜚語中之方伯意不無介介夫人顧
恬然兵危事也邊危地也若儌天幸釋負擔何慰之有
會事久白封公耳提方伯
天子不忘兒標末功兒何得自廢使夫人偕方伯入京
有頻州除歲災請賑請易漕粟以金所活人如岢嵐皆

出夫人指方伯病思歸夫人迎封公來晝夜贍護病良
已封公乃還而夫人忽病卒其年爲萬暦壬子十有一
月十有四日距生嘉靖丙申十有一月二十有五日年
七十有七夫人從子宦三十年所至愼門牡家人不踰
尺寸雖老執勞不倦綜覈精緻尺布斗粟無溢費翟冠
象服非祭祀婚姻大慶不御折節爲纖儉如故時而覲
黨綏恤佐方伯父子助鄉不恡爲封公置側室楊舉二
女愛之若已子女子女有過不訶問第示不豫色然令
自訟改雖臧獲未嘗加疾聲卒之日内外宗若婚姻鄉
里哭盡哀殆詩所謂樂只君子者歟子孫榮寵視其皇

姑暨李藹二母過之非偶然矣子二人長即方伯名彥
娶茂才袁國政女次光祿署丞名章娶茂才楊惟和女
繼貢士王體元茂才郭重光女女五人一適延安衛指
揮僉事紀光祖一適茂才楊四知一適副總兵俞某子
應襲鎭一適知州岳具仰子儆珝一字錦衣指揮同知
楊汝業子正荃孫男四人彥出者昌胤聘都督同知姜
顯祚女章出者廣胤爲諸生娶游擊將軍孫秉乾女大
胤娶知縣王邦弼女廓胤聘舉人白希綵女孫女五人
彥出者一適寺正李賦秀子茂才如棠一適舉人白希
綵子可圖一字兵部主事郝名宦子某一字孝廉姚衍

中子某章出者幼未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神仙溝之
新阡銘曰夫貧而孝婦則順子貴而廉母則訓莊而逮
下和不競儉而平施與物稱升聞于帝四錫命多賢子
孫積善慶黃髮兒齒彌爾性天人交際何全盛藏以仙
丘名相應考石銘之辭非佞傳世丕顯光家乘

王母李淑人墓志銘

太康王氏爲中原右姓其上世不具論明興以彰德路
判贈戶部右侍郎公彥才生戶部尚書公鈍生醫學訓
科公濡生盩厔尹公郎生縉雲簿公杰父子皆以今中
丞公璇貴贈如其官縉雲公元配蔡淑人生一子爲明

經公掟虞其終鮮而得龔淑人生中丞年且耆矣聘李
淑人爲婦其父處士鎭其母盧亦老生女有家法縉雲
公年七十謝歸淑人年十三中丞年十五遂成婚子女
皆少父母皆高年憐愛淑甚置所居室右淑人朝暮省
候啓處退而治飲食嘗旨否然後進之事中丞公婉而
莊中丞丘嫂郭孺人若從兄弟諸姊諸姑伯姊女曹兒
同居以十數年長以倍者竦體敬而禮之即析箸事必
咨長婦撫諸子女有恩下至侍婢不少示顏色而正以
帥之室老聘伺揚語女即能事乃爾十五舉子舅姑大
喜語人曩時得邵康節數云孰知秋暮餘奇果白首懽

呼樂勝前吾晚舉子乃舉孫誠哉是言矣縉雲公故伉儷中丞兄弟不預凶事忽不起淑人出罰所有治衣若干稱絞衿質殺一夕辦具會歲惡民流賊師尚詔躁躪四境無炊火中丞意令淑人質子錢其父母淑人以正對兩老人織嗇起家晚滋甚兄公與君所知丐貸徒自見短耳不腆笄珥可以養姑且佐君濟貧者士之常君第恐之中丞愧服其言有女弟爲龐家婦避寇寄百金中丞所中丞語淑人爲守緘縢可取數金謝我淑人一解顏而笑君安得爲此言中丞亦笑吾以嘗若姑相戲耳中丞勤學焦思紆體病幾殆淑人免身纔兩日視藥

物察顏色朝夕不懈者累月而身亦病劇矣冀淑人大以爲戚天何厄我佳兒佳婦淑人强起寬譬姑自愛久之俱差而冀淑人乃有懕志食指繁歲入不足淑人衣縕賡飯蔬糲而以甘毳奉姑鞠育子女惟恐育鞠午夜與中丞共燈檠以機杼和吾伊聲中丞每憶往事未嘗不墮牛衣泣也中丞丁卯薦鄉書明年成進士知滋陽縣縣瘠土供億薄淑人安之如素以高第徵拜給事中一切交際燕會悉淑人經費日不暇給既出爲楚叅藩治承天乃得優裕而以夙昔多產多勞病復大作有善爲星者言祿命不利子宜置媵淑人喜此吾夙心前後

所置以十數率鉛華芳澤顓房燕而淑人病日痊中丞所至燕晉上谷岢嵐將母板輿以淑人從而拜中丞撫甘肅簡書孔棘留淑人子舍事母淑人懲縉雲公之喪未夙戒也爲治後事甚備姑卒棺殮誠信無憾中丞匍匐歸而沫血飲泣謝曰微若吾幾不成子已禫有撫陝之命矣政荒政扶微興壞凌遽鞅掌御燈火至明體力爲之小減屬有讒人交構其間淑人慰公吾聞爵祿子孫天所以福胙人不可得兼吾兩人僅一孫君可歸休損有餘補不足天道也公善其言數請予告還里出其橐貽諸女與郭孺人女諸戚黨婚嫁歲時餽遺必腆㓜

喜蠶桑雖貴且老羣里嫗繅績然不以勤恡施支親外屬矜寡窘窶求者必應中丞搆先祠二歲時奉嘗淑人簠簋豆旅肴核視割烹潰祼獻盡志盡物已治別第別業並駕小車往來其間髮垂白而顏渥丹體以行留列三世子女軒渠笑說於前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無不畢具望者以爲仙侶助淑人遘者匡孺人性溫良而有綜理才淑人倚之如左右手生子保住兩歲匡卒淑人不勝哀爲保抱携持其子延師授室而愛婦與孫二十四年不替中丞八十賓客填門稱觴況淑人齊年旦暮事耳無何病孅妍太息語中丞十三歲事君今七十九以

君省垣封孺人以叅楚藩撫甘肅兩封恭人以敘邊功封淑人非始願所及受君賜多矣恨不兩月見保住舉於鄉吾孫謁選巳受職否遂卒淑人六子自下殤外長子名錫第諸生才而夭府時附乩語談事多中娶增廣生劉朴女殉夫死奉詔旌其門明經公砌䜱於子議以錫第爲後今以從孫汝閒爲錫第後緣淑人雅意也次子錫卣諸生亦蚤卒娶廩膳生劉宗化女守節逾三十年匡孺人子朝唐諸生小字保住數試高等余嘗評其文知非凡士娶睢陽督學御史黃陞女淑人自有子若孫不以加於非巳子朝唐爲諸生始知有因母其婦與

子聚順承歡淑人娛樂忘老之至里人謂是母是子世不恒有也孫男三汝嘉任子娶武可及女錫卣出汝韓汝蘇俱未聘朝唐出女四伯適諸生師遜子諸生準望仲適成安教諭賈玥子諸生漢招叔適侯門教讀劉養白卽宗化子季適省祭馮復一子諸生淸世適賈女先卒有媵生于淑人簡扶搆郭恭女爲繼巳漢招卒淑人視婦如女視外孫如孫賈婦從一立孤蓋有所芘賴矣孫女三一適荊州郡丞許言詩子諸生汝謙錫卣出二未字朝唐出曾孫女二一字甲辰進士寧津尹張修德子濂一未字汝嘉出淑人生嘉靖丁酉三月五日卒萬曆乙卯七月九日以卒之年十月十有七日卜葬邑北大吉岡南新阡以匡孺人祔孺人有令子功在宗祏又淑人所鍾情也余附中丞楞木稱兄弟交五十年嫂事淑人憶與公同朝淑人數感饌食我後部大梁過公家淑人屛間窺余謂中丞李使君少年于思矣公與子孫不以余少文屬爲志慕知死知生何可但巳按中丞所述行實修飾潤色之如右錄曰詩首二南王風伊始世衰道微風斯頹靡天胙王公鼇以女士桃之夭夭何彼穠矣鼓鐘瑟琴友且樂只采蘋采蘩于彼澗沚筐筥錡釜有齋奉祀勤無失職儉無廢禮絺綌浣濯父母寧止

克敬克孝率由師氏公勤王事則賦卷耳求賢審官周行素履行露甘棠化流遠邇殷雷汝墳含章陰美維義維正勸以勉以最甚盛德嗣音太姒身爲樛木適纍葛藟小星衾裯一彼一此無悔有歌寧若江汜和平樂育言采芣苢詵詵螽斯振振麟趾子旣抱孫孫復抱子鳲鳩鵲巢行積功累綏以眉壽介以繁祉今也則無與古人比可被管絃可勒圖史銘辭以南令聞不巳

楊母劉恭人墓志銘

歲丙子余以分部隴右入闈比士得士之冶尚書者十有四人而岐山楊儒系爲之冠問其家世則通政恭爲

曾王父泰府典簿贈爲王父霍山令楠爲父霍山公孝子廉吏紀于邑乘祀于學宮者也其母則劉太恭人云恭人王父蘭爲孝廉父潮渭爲費縣丞生而貞靜無冶容無妄語費縣公愛之不輕字而與典簿公相善霍山公喪其偶景恭人聞恭人賢遂委禽比歸而典簿公沒獨姑陳孺人在陳孺人者轉運使公倫之女也嘗割臂以療姑疾行事有丈夫節槩恭人孝陳孺人亦如孺人霍山公有兄早世遺孤兒寡婦而孺人復有兩少女恭人以其奩助二小姑而事其孀姒抱哺其子女尺布斗粟有無通共孺人大悅新婦賢哉能得吾意中事霍山

公以高第生廩于庠舉鄉試第二人不作家計而恭人荊笄皂綈日以鷄鳴起問姑寢安否治酒漿脩脯三飯立俟徹而退則操井臼機杼先諸臧獲男女不易職晝夜不廢時霍山公得一意精其業門弟子受經成名者數十人益不問家而孺人益好行其德姒子繼程資之受室資之力學爲諸生亦廩于庠姒女歸王氏則姒已死曰猶吾女也數歸寧必有以周之姑適劉氏新寡而子僤弱割宅居之寢食無間後與宋王二嫂俱以節旌霍山公數奇厄於春官念母老乞祿得山西陽曲諭不一年擢霍山迎孺人時年八十餘矣坐板輿頭岑岑

行數舍而返命恭人往恭人辭孺人曰若爲兒慎門牡利其飲食啓居無使積徐吾可寬倚閭矣娛侍老婦有他子婦在恭人攸泣行而霍山公慼然改容本爲親仕今不復將母奈何恭人曰妾不敢傷姑心故來以君言歸侍述君官狀姑必喜加餐若母過憂妾力能代君爲子趣還舍霍山公爲其民均田賦禦水災禽巨盜積穀備艱難比及三年曰幸不負縣官可一意共子職矣力請致仕當路留之不得孺人九十而病恭人與霍山公手上饘粥身代几杖展轉反側痾癢浚溺先意承順周旋無失寢日竟夜不解衣不假寐者三月而孺人卒霍

山公哀毀未越月亦卒孺人慟不勝君不惜死殉母妾何難以死殉君子女小者未婚嫁君且視而不舍强起治家孳孳如日不及拮据遣女衣服器用夏忘暑冬忘寒然終不得爲時世粧曰吾母黨夫黨門中自有法度費縣公闊達大度好讀書孺人侍側輒能誦久而不忘舉以教諸子爲陳說大義有不善必訶督之恒言若父以家人卦張于壁吾孰究之嚴君謂之父母如直柔耳衆人之母能食不能教吾終不以嘻嘻而易嗃嗃叔子死婦誓不踐二庭則慰藉之人孰無死死以節者不朽失節而生猶死矣婦志以此愈厲卒爲貞婦儒系舉進

士入讀中秘書孺人携其婦視之以大官之膳上方之
醞進而孺人攬涕謝曰若父不及見吾安忍獨享爲製
一綺衣笥之吾嫁時衣尚在敝可補垢可浣不欲忘故
也頎至與炊子同執煬事饌必盛而黼俊之飯自如已
授御史巡長蘆山東鹽政恭人數誨之御史執法人死
生顧其子余聞諸先姑之語若父也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若其服念哉儒系時有咨決裁之以理項時而定
超然俛仰勢利之外拓霍山公之廬而斥其旁畝儒系
校輿歸輪奐一新指示之若兄弟三人子女十之吾不
以若之祿自封而以此貽若兄弟彰若之賜也而儒系

適以考最贈霍山公如其官恭人爲太孺人已按順天
出爲山西副使部冀寧恭人偕入晉再考復贈霍山公
如其官太恭人有令封尋遷參知政事當調官不復出
而恭人喪子女若孫有不豫色儒系居道北仲子居道
南恭人往來兩家率子婦若諸孫爲歡端百方娛之雖
貴且老夙興夜寐攻苦茹淡六十餘年如一日耳提子
婦及家衆好逸惡勞吾豈性與人殊誠習見世祿之家
始未嘗不節約終以驕侈敗也作法於涼猶恐其奢吾
欲爲後法耳八十健啖無恙更二年杖始行又一年不
耐杖以人已病痢語二子吾無可憾惟不逮仲之仕也

以報若父疾棘內外子孫若婦來省命之曰汝曹自一
體分相好毋相尤也男子勤學問循禮法毋墮門風而
儒系病有年數目之若毋過哀父母惟其疾之憂深思
此言吾所常御被一遺若又曰吾何德而子若婦侍疾
遂若吾之侍先姑推是心也以往楊氏與仁與讓其未
艾乎恬然而瞑萬曆壬子十有一月十有六日也距生
嘉靖己丑十有一月十有九日年八十有四先是家雞
以二更鳴堂前池陷二丈許儒系怪其不祥恭人當之
豈夫殲露易晞者無所短長乎伯子曰紹程即儒系娶
大名郡丞武楊女贈孺人繼宗惟邢女再繼鳳翔鎮撫

李高女封孺人三繼三原縣光祿卿馬理曾孫駷女封
恭人有子金和光祿署丞娶經歷張可上女金和子二
曰宗周聘梁漢女次翰周幼女二人一適寶雞先輩高
沖漢子光斗一字扶風諸生王繩祖子秉銓仲子曰統
程諸生以明經薦娶李大恩女繼孟時敏女再繼張從
功女子二人長諸生翔鳳娶李飆女次騰鳳幼孫女五
人一適蘭州博士李諤子諸生上林一適扶風戶部員
外郎孫崇先子諸生世法一字諸生王來聘子維翰二
幼叔子纘程娶趙環女繼王臣女俱蚤世王卽從一而
終者女一人適大名通判李與村子諸生俞芳恭人之二

女夫則扶風保定通判王衜子諸生懋與同邑李朴也儒系狀言通政公有功漕河居鄉以長者稱卒之日曾王母張孺人年三十有三王父方二歲二人育之並育諸姬子皆爲諸生而王父曳裾王門張孺人卒八十有三王父以不勝喪歿于苫塊而王母陳孺人育霍山公霍山公孝似其父恭人育子成名年與張陳兩姑頡頏湯氏之望關西非直祖德茂也母儀功故不小其先世慈其詳盛太史孫柱史所爲霍山公志表中卜以癸丑八月某日啓霍山公白泉原之窆以恭人祔而使仲子匍匐不遠三千里屬余志余知死知生夫安得辭銘曰

爲貴人婦爲貴人母子子孫孫克昌厥後肥甘輕煖以綏眉壽詩書禮樂以魁羣醜帝再錫命翟展瓊玖人所願欲祁祁孔有弗祿盛矣何德將之順以成孝嚴以成慈勤以成泰儉以成施幼循內則耄耋不衰旁及國政中肯中規維天眷德戩穀攸宜三十七年夫死從子今歸地下爲夫螻蟻八十四年于世久矣死而不朽非年之以岐山之陽渭水之涘丘中有銘永傳圖史

吳母李恭人墓志銘

令父子同一時位九列歷兩京聞望顯著者無如宜與吳氏矣父納言子光祿海內士慕仰之若景星慶雲而非李恭人莫能爲納言偶爲光祿母也恭人先世益宋忠定公綱弟維家梁谿十三世而有虞部郎珵珵子維維子武選郎文麟娶王安人舉仲女是爲恭人秀而龐三歲始學步而性幽靜事有禮法武選公愛之詩所謂有齊婉孌此女矣夫無輕字人納言公所生父贈公某母杭孺人所後父贈公某母屠孺人聞恭人賢請締婚荊溪梁谿相距二百餘里何棄女于遠武選公曰吳郎器識非凡且世家子即遠何病遂以歸納言公屠孺人指措家政恭人佐女紅中饋蚕作晏罷無貴家驕倨態公口授列女傳彤管遺編諸書輒能通其義數語公人

子所難孰如後母至爲人後愈難君姑稱未亡人十餘年以君爲後而稍信眉妾所事姑不如君事母地下人且有餘憾亦何取于君以爲子公領其言鄉所見殊勝男子自是事姑彌慎雖薄物細故奚適而無稟必得其歡乃已一日孺人召之曰吾所爲勞汝欲女克家無令夫內顧也退而省其私若能副吾意若夫可專力學矣公乃辭入山治其業尋登第屠孺人雅不欲子婦分愛杭孺人又虞有觭重其迹易嫌其御易啓恭人承事如一婉委以調之周愼以將之積誠以動之兩姑克諧無異也屠孺人歿于會稽恭人視含斂附身附槨諸物悉

經手成之喪還千餘里朝莫或觸哀端輒哭行人感泣每展墓號咷欲絶已而王安人卒子不能舉葬恭人任之梁谿人言生男不如生女信然李公擇婿若知有今日者公之嚮學也恭人脫簪珥佐費旣成進士爲邑令月奉不入署絶一切知交之請恭人服食不改其素已爲命婦不能具一翟冠以故納言所在門與心俱如水入爲侍御史世俗人情豔羨貴盛而恭人欿然若固有之光祿成進士接迹于朝宗老稱賀恭人謹謝之曰吳氏世德之慶也先姑從一之報也吾何功之有生平與公無一言之忤而時不忘規警憮憐子女特甚視婦如

其女視孫甚其母家衆千指終無呵斥聲戚黨女奴來相存者必授餐與之語詳欵人人誦吳夫人慈良也故以數免乳困劣自哭屠孺人滋甚而公奉使還里光祿素負大志爲比部郎有感時事上書觸當路諱謫邊邑尉亟請急歸歸數日恭人卒矣杭孺人哭之慟尋卒始光祿念母病終鮮兄弟懼以言得罪且不測恭人使使愓之兒已委質爲臣身非父母有也鞠躬盡瘁無以我爲念光祿亦以母年未半百必無他虞遂得效其忠讜而猶及與母奉訣君親兩無負人賢知其母善成子之忠與孝也卒之前一月室有異香手指作栴檀氣數夢童子駕竹橋迎渡之前一日晨起盥櫛具衣裳晩而徙患寒熱光祿請醫辭不許詰旦遂瞑識者莫不嗟異焉恭人以納言考最封孺人後十六年

皇太孫覃慶納言方爲太僕應得封命迴贈本生考妣而光祿起家儀部郎恭人從夫爵受今命光祿旣葬恭人疑其地未吉數見夢俟再謫過家啓之有水遷邑西篠里石牛岡芝草叢生其中以己酉六月某日藏葬事其秋光祿子孝廉舉矣孝廉恭人所鍾情人傑地靈事與時偕殆非偶也恭人生嘉靖壬寅七月望卒萬曆庚寅五月晦年四十有九丈夫子一人即光祿名正志已

丑進士除刑部主事謫宜君尉屢遷光祿丞再謫湖州理官今爲南京比部郎中娶于萬封安人禮部尚書謚文恭士和女女二長適金壇建寧別駕于玉德次適無錫光祿監事王國傑孫男三人長洪亮己酉舉人次洪昌國子生次洪裕曾孫男三人長臺孫次明孫次天泉曾孫女四人皆亮出嫁娶皆名族光祿後先狀恭人可二千言所最慟者以恭人能割愛俾其犯顏極諫聲振天下而不獲奉一日養然世因光祿知有恭人是母是子金石竹素雖百世不朽矣銘曰相夫爲清卿而民無得稱妻道也代終無成訓子爲直臣而北受其名子道

也善則稱親天篤慶兮後昆地發祥兮佳城君嚳命兮
絲綸舊史書之勒銘後有作者取徵

陳母張恭人墓志銘

有述明盛典者三世或父子相繼為中丞不十家而武林陳氏處一焉父則開府黔中抑亭公子則開府鄖中心抑公心抑公居官以清正聞念母韓太淑人老歸子舍二十餘年色養淑人以天年終天下名為巨孝淑人婦順母儀得子彌彰而不知公配張恭人內助之賢也恭人初以公侍御史封孺人公晉中丞得稱恭人云恭人王父中丞公澤山濂父太學泉山公恭母楊碩人父

母為家人嚴君諸子女敬順無違而恭人讀內則女史言動壹循禮法尤為親所暱愛為之簡對會公有元配李恭人之喪抑亭公與淑人謀曰吾知張氏家教其息女必賢介媒妁通言而泉山公嘗避逅公目之驥子鳳雛他日定名世遂以孺人歸甫勝笄耳未辨色起候姑寢門進止有序佩玉聲鏘然鳴也侍側無忤覸無嗷應無跛立無唾咳淑人奇之新婦有令德吾授家政以觀其才淑人從抑亭公入黔而心抑公治公車業不欲公分念恒未明求衣男女以班受事至夕考成內而米鹽微細無不綜理外而餽問酬往具有節文如心抑公所欲出武林都會巨室華靡相高恭人家金翠綺紈非不足于衣而補敝浣垢自若水陸之珍非不足于食而食不兼豆與女奴執勞午夜篝燈刺繡不休相室者進曰所樂乎富貴者謂能自逸也今若此天與不取無乃過乎正色而詔之是非若所知吾受庭訓詩有采蘩蘋禮有生穜稑古王侯家皆然驕奢燕情欲以持世何日之有省齋終其身不易至相心抑公承祭禮賓夙戒以俟籩豆之實酒漿之味饎牽之饗脩脯之品雖猝至必精整雖經久必承權輿也少為冢婦壯為命婦貴倨矣待諸姒若諸姑伯姊及諸戚屬親疏尊卑輯睦款洽諳書

史通世故三黨之戚有所質問遜謝不任固問可數言立決心抑公時舉大政咨之輒中窾會也初乳四子三女而天驟謂心抑公君宗子宜早為嗣續計而公方出按豫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安問子且卿恒慶育何虞晩耶無何公歸子舍請益力夫重茵列鼎定省溫凊妾從君後修其常職孰與令君姑抱孫含哺分甘忘憂永日之綏眉壽也于是置貳者三踰歲得子紹英取自子之日撫弄以博淑人歡而寢食與紹英俱教以嘉言善行無納于邪比長受書日省月試不令有軼志紹英三試冠首為諸生而心抑公起家西臺擢大僕孺人聞

之喜吾今可以報夫子慰兩尊人地下矣歿而紹英檢遺槖封識纖介不遺若先知者異哉泉山公歿未葬服念忽忽如有失贊公卜兆而厝之武林日人親喪所自盡男乃不如女矣翁郡守某母爲恭人父女弟姊事恭人嘗入問疾恭人語之吾年踰耆有子可繼志死復何憾第不得與夫君訣爲我寄聲毋過悼亡崇德廣業以紹先躬休美貽孺子似穀而已郡伯入郄與心抑公相向哭失聲而屬之爲狀狀言人女不必能婦人婦不必能母恭人以婉孌淑女慰父母心晩妥其壼地下稱孝女焉姑舅如中丞淑人難事矣稱孝婦焉夫如心抑公難

偶矣稱賢婦焉當其勝年廣開滕路有子食而教之稱賢母焉貴而勤富而儉儉而中禮可謂全德不伎承乏武林事大夫之賢者則中丞公所覩記恭人閫懿知郡伯言信而有徵也恭人生嘉靖壬子正月十有四日卒萬曆癸丑十有二月五日年六十有二子一郎紹英仁和諸生文行有父祖風娶大司成馮公夢禎女女三一適潞府審理鄒公某子諸生鏈秀一適太平守麥公某子嗣端一適奉常觴吳興潘公某子諸生鼎孫男一龍運幼未聘墓在某葬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二男王化伊始婦順母儀尚矣卷耳葛覃樛木鵲巢僉斯麟趾福德兼者誰歟武林有陳女士銘而納諸竁發質言不爲虛美若稽古兮門風垂後來兮成史

吳母李宜人墓志銘

隆慶戊辰榜中多名世臣少司寇龍庵吳公其一也其學術醇深宇量宏遠可寄社稷安危乃元配李宜人賢明仁智實與公儷德云公祁門人自其父贈公始家金陵宜人亦祁門人也父文學公某以高行爲鄉祭酒娶于孫生宜人宜人有知慧而愨茂凝重文學公愛之擇對以公非常人遂字焉既歸事舅姑承順無違中饋酒食之事女工絲枲之業具舉矣盛年貴爲命婦無嬌稚

色公自郡守至方伯凡八政皆在越越故紛華而又工造請乘間抵隙所以中人姝巧宜人奉公要束勅制僮御足不踰戶外郎公按部經月邸中不私市物間問公日所與革賞罰鑒裁多中公有或以所聞古人行事咨公公大歎異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殆謂是乎終其身相敬愛曰是家吾益友也初未舉伯子時亟請公置媵得仲子母翟憐如女妹禮如娣姒翟亦恭女君甚人謂樛木小星萃于一門先之者爲尤難和氣理必致祥而伯子米生翟生女及仲子宜人大歡樂之亡何翟病瘵矣宜人夜數起視疾手調藥餌沒而哭之哀撫其子女一

飲一食與伯子均疾疢醫治百方憂勞憔悴殆忘其身女有家生子勝冠而仲子舉于鄉宜人身親見之身又舉叔子人謂天所以報慈母德也公友于兩弟季弟遊太學公已逝仲弟助之資不給宜人捐簪珥相其成兩娣有無通共白首輯睦執舅姑喪貌若苴若泉哭若往而不反若往而反朝莫一溢米與公一也歲時伏臘贊公祭祀犧牲粢盛殽核酒醴蓋物盡志有有齋季女之風公喪哭踊哀絕遂斷肉味日啜粥或雜少鹽豉宇諸孫有阿乳恩而訓諸子時以公生平爲規訓諸婦無爲艷冶態孝親敬夫喈于後先皆列女傳中嘉言善行也

家不增無用之口內外分職無或佚憯服御節儉與里婦不姝衣食生産錢穀出納賓祭酬酢小大豐嗇各有等式至于鰥寡孤獨之夫饑饉疾疫之歲散財救贍曾不吝施有老翁繫獄不解料訴莫爲地者伯子以閒遽予三十金得不瘐死邑令假飲器而掾失之使來問直姑言十半勿重累掾其行仁好義類此行年七十容不改前崇奉大士二十年病困猶向之作禮口誦大士號聲姝洪暢晏然就暝其生嘉靖庚子九月三十日卒萬曆壬子三月二十有一日年七十有三明年十有一月六日祔公之兆伯子汝琦應天庠生娶左布政使休寧范公涞女繼太學上元林公某女仲子汝璟癸卯舉人娶叅政休寧程公某女叔子汝瑋太學生娶按察使歙方公爲山女女二人適南京太常卿歙程公奎子南京通政司經歷明偉先宜人卒翟出也適尚寶丞休寧王公錫子應天庠生慈康孺人出也孫男八人儀泌儀浩儀沆儀深儀汾儀澂儀潛儀演儀泌聘溧水光祿卿王公守素子太學某女儀浩聘文學歙縣潘某女儀深聘太學休寧汪某女儀汾聘太學休寧四川副使葉公時新子某女儀潛聘歙縣兵部左侍郎鮑公象賢孫某女餘未聘沆澂演琦出泌汾璟出浩深潛瑋出孫女四人

長字萬安尹徐某子標吳餘未字叔女琦出伯仲璟出季瑋出余忝公同榜知契姝深比僑寓金陵覯記家範尤詳諸子請爲宜人志義不得辭銘曰至哉坤元承天時行婦道法坤代終無成柔上剛下感應相與咸亨利貞吉用取女君子得輿剝廬奚庇貫魚以寵占無不利母號嚴君有孚威如富家大吉閑之在初爲小過比遇者無咎爲晉王母介福斯受維昔司寇學精學易搆洗心軒爲道日益宜人習聞深所服佩以經二物正位乎內六爻大義發揮作銘刑于之美公也式靈佳城鬱鬱禪傍並列祥發後昆女床丹穴、

董母常安人墓志銘

董母常安人者處士常公倫女戸部郎董公邦禮元配也其母李媼娠安人齒晩矣曰非男勿舉舉之日處士夢朱衣若神女者數輩携一小女亦朱衣向處士求止舍處士異之起而書諸簡晡時安人生李媼將棄之處士亟語之夢且示之簡乃已既能言笑聰悟絶倫授以周散騎千字文五日誦無遺從舅氏受孝經小學四書文皇帝孝順事實爲善陰隲時時爲里婦陳說大義里婦聞所未聞號曰女師歸公隨中貲書自隨公覵之而哂裝若是盛乎安人歛袵以對妾謂一卷書賢百貲粧

君何薄也公大喜卿言正合吾意姑相戲耳每公文成輒取讀之并質所疑久之遂通舉子業公舉子業成名與有助焉公父廣文仕滇楚兩藩距家踔遠以家秉屬公安人代之無以分公功東方未曙率臧獲操作自尋常女紅外無不服勞洽百禮周六親情文相得也所最難者公覗三異母弟如一體安人覗三娣婦有無通共尤篤愛女叔憐其早失母出入與俱須臾不離將行而公舉于鄉以有司所爲公表宅金辦奩貲繇此賢聲籍甚鄉黨宗族間公成進士爲廣平李安人當從而廣文公與姑李安人得謝歸安人報公君初委質爲臣義不得顧私親妾居子舍爲君效無方之養毋踰年尊章命之曰吾尚有他子婦婦可從兒之官慎闗鑰相啓居用寛吾兩人嗟子行役之思安人乃命駕遵公于道舉案上食隨立而言曰妾聞理官搖筆輕重民死生以之此來無他覬欲察廣平理狀耳公曰然吾所具訊牒在別館卿試閱之何若既入郎啓緘得疑獄若干朱墨別異公至以告所平反十六七直指讓公公固爭安人亦力諫誠得出一無辜勝九遷官何問人喜怒公每出視事安人送之閾稱哀矜勿喜者三又取古人卹刑事置座右公服膺勿失廣平比之于定國不知出安人有相之

道也公入爲戸部郎會
上御極覃恩安人有令封一日服命服而侯公怪問故安人曰君以失新鄭意不得臺省今江陵將脩怨于新鄭君倡諸郎理之此甚盛德敬爲君賀大璫領御馬監倚椒房之寵多不法公職綜覈草疏暴其罪安人讀之而泣爲人臣義當如是城狐社鼠未易薰除有如璫族中宮繫君禍且不測如二尊人何會公所知焚公草不果上安人復使使聞之大公太公召公歸司徒屬公轉納昌平餉雲便過家爲二人壽以舊田廬畀諸弟安人亟贊其成宗婦有嫌過情者安人不可即余夫婦有私

蓄猶當公諸叔況先世之遺也賓客故舊過從公日嘗數十人具饌無不精腆公病暴卒三日不飮勺水既殮哽咽而白尊章婦願以身爲夫蓐蟻以是藐諸孤爲尊章累嘔血仆地姑扶入内則袖具縞帶將自繆姑去之越宿而蘇姑携三子勞苦若不愛死殉夫此人間大節義第不相成念兒壯年流先朝露老人安可知誰爲三孫活計是若重死地下人也安人悟收淚而謝自是布素飦粥以没其身公爲吏廉橐無長物不能舉葬邑令欲安人請之當路安人使三子辭先君生不以脂膏自潤豈其死而干人竊聞黔婁之妻斜而有餘不如正而

不足也邑令自請之臺司檄助有差安人使三子告曰不敢没諸大夫之義但以入私家猶自請也令以屬尉部署焉先壠傍有地吉安人請諸宗老先君起家制科爲董門楣光生平無過貽宗祏羞敢求此一坯土宗老亟諾有一人陽議格而陰責賄安人愀然未亡人亡何有獨翟冠君賜耳今首如飛蓬安事此予之而瘞葬事逾年舅没安人取公故衣市附身諸物不以煩叔郎念姑寡矣同寢處九年若嬰兒依慈母外人罕識其面處上公歲時思女來省闔門而與之言未亡人不得歸寧義不敢以非禮辱大人姑病噎諭安人更掖安人曰諸孤長矣且莫從姑下見姑子甚幸無庸更刲左股啗之而愈愈五月復作刲右股啗之而愈五年而姑始没邑人士言安人當以節旌安人使三子辭吾已貴爲命婦例不當旌且死後先等耳以夫之早死爲後死者名是可恐也邑人請事公鄉賢安人色喜先君昔肄業祠中見賢思齊焉不負其志矣乎昔公夢武安辨韓文慼飛鴉排狐白裘諸事名泉賢錄令三子識之築室課子其中命曰和鳴宜爾兄弟父母其順孝弟百行之本也三子聽相飮而無游酒人聽相歌而無近優人聽相詭而無談人過所屬禁四事衣帛乘馬求田問舍弃兢請託

好貨財私妻子犯者予大杖不十日不見脩業予小杖不三日不見廩廩若嚴君然子嘗扶侍出郊有杖斃于路者詔其子吾往從而父廣平以是爲誡解衣易木而瘞之已施城西地一區邑無暴骨矣卒之年先期跽三子受命老婦事舅姑無愧婦道事先君無愧妻道獨母道未竟兒曹爲我成之壞家法違母訓雖及黃泉無相見也爲臣盡忠爲子盡孝生人第一義勗哉語畢而臥子婦泣出聲復張目曰自古皆有死誰能免者過毀比於不孝又三日而逝時萬曆癸卯九月十有一日也距生嘉靖己丑正月四日年七十有五舉子五人成者三

一日翼庚戌進士今爲益陽令娶瀘郡丞李梧女繼永川儒官游泮女贈封俱孺人二曰爲丙午與翼同舉於鄉娶同里戶部郎陸玠女繼雲陽邑令王道化女三曰明廩生娶永寧諸生張以見女女二長適同里州守趙杰孫貢士階次適瀘縣令李鏊孫諸生宸孫男子三人長應參邑諸生娶同里縣令王朝璽子諸生家女翼出次應井應奎爲出孫女二長適同里貢士王三接子諸生承祐翼出次明出幼未字曾孫一應參出幼未名戊申十有二月七日葬城南陸里趙村公卒垂三十年而余過合江安人口授公行實屬三子求志公墓又十五

年伯子以安人狀來曰先君子徼惠父執不朽維是先安人實比德先君子志必父執而後可余于公父子深義不得辭爲志如右而系之銘曰母儀賢明仁智貞順古稱閫懿以斯爲盛有其一焉足光宗姓維常安人四德克併天誠美鍾人亦學勝啓右爾後則有餘慶于古鮮能在今疇並可圖可史可誄可詠我作斯銘言從之崩岷峨江漢於邛令問

林母徐孺人墓志銘

隆慶戊辰雲間冏卿林弘齋公與余同成進士出夷陵劉司空先生之門已同爲庶吉士公授給事中而余自史官出叅議陝西別時公年且五十未有子然不色愠居恒言吾內子與副室甚睦恃以無恐耳其後余督學秦中有所建白公方在禮科當相聞報余書曰小婦得雄矣今任子仁甫是也仁甫行誼文學號佳公子善則稱親不一而足獨慟其因母葬未有志以余習公深持冏卿陳公子有所爲狀屬之志按狀徐孺人郡東門浦南右族也父南疇翁長者母張媼亦好善爲里婦所宗生孺人而溫惠淑慎父母與其福相不輕字會林公父母與王母迫欲抱孫元配滕淑人請置貳益力姍妁通言以孺人來助遣公時已登賢書不謁有司不問田舍

家不滿中人產而事親極甘毳洗腆孺人率以昧爽起候兩姑及女君安否退而治酒漿脩脯以進公品嘗可則已不則更治孺人再三不憚煩既進而兩姑或不加七箸則踧踖不甘食也淑人性嚴重諸米鹽細微孺人無所不事事身同女奴操作公好客客不時至或竟日留或夜分而罷孺人張具殽核滃圓方無乏客退而徹刀尺機杼必終其一月之業乃寢所製女紅與所嘗服簪珥往往付于錢家佐公養祭燕會餽遺之費公筮仕及爲列卿出入兩都二十年必以孺人從閫政肅給忘內顧焉歲戊寅公在燕邸夢五色雲起空中而羣仙奏

鼓吹導擁一物若麟者置孺人懷孺人遂有身舉子名之曰有麟字之曰仁甫仁甫之生也鷹糾椎牛釀酒造公賀公亦賀孺人孺人不敢當曰大人與女君厚德之報也淑人取仁甫子之不啻若自已出而意不欲人謂非已出孺人戒左右勿漏言故仁甫不知爲孺人出久之家衆貫見亦不知郎君由自孺人者十有七而冠京兆馮公行冠禮禮當拜見母母有差等而馮公以其事諮仁甫仁甫愕不解入而牽孺人裾而泣問故孺人不答已公與淑人詔之而後悉其所以也仁甫既婚孺人日勑其婦若夫非淑人不得至今日若善事淑人愈於

事我而復丁寧仁甫吾聞昔人以成我等於生我淑人於小子生成恩具矣無以我有二心淑人沒孺人哀若喪考妣含襚小物無不精飭而淑人以好施罄其橐孺人悉以已所有實之公檢遺裝歎淑人之善藏也孺人卒不一言其居舅姑喪哀與公等贊襄大事唯力是視公疾相啓處羞藥物唯謹倦㑀首如飛蓬矣日禱于家廟暨天以身代既沒欲以身殉而仁甫號曰大人所眷眷在兒母舍兒將安之乎孺人每思至噭然哭或泫仆地歲時上觴却之曰先君子與淑人何在別業饒花事以攸輿迎往觀曰婦女無佚游不敢忘先君子之訓仁

甫服除當謁選人不忍去子舍孺人亦謂仁甫仕途畏途也若父居官每多憂患今人情日澆漓兒不能自致身青雲第以父蔭食祿將爲人所薄父遺書具在嘉言善行耳目所熟稔率由不愆豈羨富貴哉仁甫爲佳公子晚得之母教居多孺人於女兄弟後先咸有恩紀待臧獲蒸阿不形聲色日食蔬素子婦奉以園腴置之豆間而已所衣紬布浣濯數十年如新匡困貧無則不靳施歸依西方之教務自約束比丘造門不應先君子有言人自佞佛佛焉用佞以仁鰥寡孤獨即爲佛廣布慈悲矣其達大義如此盍問歲而遺淑人與公喪不勝哀

病病矣仁甫與醫討論方書初患頭風已脾弱食少投之刀圭旋愈忽痛腹諸名醫雜治不效三日而革據床起坐命仁甫掃除寢室已呼櫛沐衣新衣口作梵唄唔仁甫呼之張目曰我得從先君子淑人地下幸甚兒曹無怛化比殮額熱如蒸人謂釋家宿因云孺人生嘉靖戊申二月二十有七日卒萬曆庚戌五月十有八日年六十有三子一人即仁甫娶太常卿徐瑨女文貞公女孫公出使還里值蹊更加賦民如蹈湯火亟白主者省十之七文貞謂公仁人必有後所由締婚姻也女三人一適廕副喬木子中書舍人拱宸一適楊繼祖一適右

方伯莫如忠子諸生是彥孫男二人希顏希顒顏聘憲副王棊子諸生元維女女孫三人一字孝廉杜棊子元學餘幼未聘字墓在東郭曹家橋與公淑人合銘曰維君之袂不如娣良說而後動柔無乘剛利幽人貞未變厥常位中貴行如月幾望以恒相承承豈虛筐人之終始歸妹用章是爲中孚子和鶴鳴是爲小過遇妣而亨以子无咎爲鼎大烹受福王母爲晉大明銘取繇辭辭立其誠貽子孫穀世載令名

吳母方孺人墓志銘

吳內史母方孺人春秋七十介其友以祝辭屬余而友

以贋往又三年母卒內史涉江過余以志銘請曰昔者過信使君之言爲母誦之色喜夫贋者猶然矧得眞者以母不朽宜靈承于九地之下蓋孺人數歲喪父其王父欽天監五官正某鞠之無何王父卒母鮑不安其室去其叔父諸生桂鞠之無何叔爲凶人程甲所螫就逮其外王父鮑鞠之而按察凌公明府鮑公故與外王父善見外孫女舉止有常言辭不安曰是他日當爲名門婦無輕字而中丞基亞父少府公以事繫京師父木石公詣闕代父上書鮑翁喜是孺子而急親難若是正堪爲吾外孫女對遂以字公歸而未合巹六年乃始成夫婦之禮焉而家計索然耗矣授書里中童子月奉不足食試有司復不效則持小許物行賈齊魯江淮間三歲一歸孺人脫其笄珥市麻枲手績之以奉繼姑張張御子婦嚴而孺人母復喪其後夫將歸母家母家不受孺人持母而啼曰女任也恐使母無歸乎白于姑輦母來處之別室姑陽應之心不善也姑與母不相能孺人必長跽諷勸俟交歡乃起而母性尤狷忿數詬詈女之事母不逮姑遠甚孺人負罪引慝號泣于旻天而已或招致里中媪爲巽語之言感動之當是時孺人日食不過半盂粥母有不豫色即輟不食矣兩兄喪所遺幼女孺人

取女之曰吾昔者以外孫見收于祖今吾爲人姑而棄兄弟之子不收乎既長擇巨室兒爲之婿而叔桂三隸爰書長繫三十年泣而請于木石公合七校士同辭以白諸臺獄乃解母卒治含襚棺槨必誠必信鄉人嘖嘖生男信不如生女有家旺者于孺人爲從伯舅癖琴書之好老而鰥貧不自濟孺人事之如舅而資其二孫婚隣故家子鬻其子孺人鬻而生殖之聽其來去曰昔人以力貽子曰亦人子也況故家子可以人奴畜之乎木石公多不速之客晚締十老社供具非時猝辦百工技藝之食力者無不屬厭也有稱貸于木石公孺人贊之

原缺

原缺第一葉

東脩必腆封公不知所從出也安甫兄弟後先登賢能
書伯子復以明經薦高其閈閎安人服勞自如安甫成
進士授民部郎報至安人泣下沾襟先姑抱孫有年矣
及見其成名而移書屬安甫砥節奉公毋懷二人會以
轉餉道家省安人安人喜曰仕宦多厭薄錢穀是關國
計民生非可易辦者吾聞居官不知有家居家不知有
官以此兩言終身誦之可也因相持而泣述其造家艱
難狀小子志之可通於治國矣安甫還朝安人送之堂
及留語不覓而泣安甫亦泣家人竊怪之往安甫遠行
安人不知於色何今作兒女態蓋永訣固有兆矣已安

甫改吏部尋奏最錫封公與安人勑命安人拜稽首而
後御其翟冠霞被曰諸生荆布之婦徼受國恩所圖報
惟在孺子孺子幸無忘吾昔日之教安人故善眩瞀然
不爲疾痛害事是年發忽仆地久乃蘇又數月結轖而
爲喘日劇捧封公手曰善教諸兒兒能顯親揚名於世
吾不死矣遂瞑安人伉儷封公四十餘年和而莊封公
困諸生邑邑不自得輒數慰之與其勞而博身之榮孰
若逸而觀其子之成乎封公因罷去爲儒官嘗病痔安
人嘗藥視膳首如飛蓬者浹月事先奉賓殺核維旅而
喜施不嘵翗修橋道寺觀與賑姻黨之貧病孤寡者不

可勝計歲饑減穀價之半以市力不能市者人與之一
鍾終歲蔬食菜羹強半未嘗見肉大布之衣浣補不棄
而晚更好佛構精室奉大士像長跪誦經一過然後起
左右或言事幻妄不可訓安人曰吾豈爲福田利益哉
豈以攝吾心耳卒之日鄉黨宗姻聚族而哭曰安人賢
哉以安甫兄弟爲子非偶而已也安甫名邦柱其伯邦
祁叔邦梅女一爲庠生闞正觀婦孫五人爲諸生者嗣
哲嗣芳娶婦皆名家女及安人生卒月日葬所詳狀中
銘曰貴不爲驕富不爲侈昔也居約無忘厥始儉則傷
愛而施無已愛則傷義而教無弛思媚皇姑敬共夫子

家人嚴君以作三士古之邦媛具載圖史標季道汗疇
能具體猶歟趙母天所鍾美隧石有銘比于喪誄傳列
女者是足徵矣

謝母彭太安人墓志銘

彭太安人者安成封比部郎靜山謝翁室也伯子廷敬
比部員外郎仲廷敕邑諸生季廷教太醫院吏目婿曾
子頤安人家廬陵油田鄉父某母某蓋大學士文簡公
之裔云先是彭公夢適市得玉環覺而異光滿室旣生
安人遂字之曰淑英生　而聰警七歲涉書義十歲
精女紅梱外不聞笑語聲彭公相攸久之以歸謝翁謝

翁寠人子又蚤失母太母朱艱也東濕諸子婦獨安人得其懽至為祝天盤以孫子安人夜夢黃冠人授符篆類上大人三字者明年果舉比部比部病疹左臂隱隱露三字跡宛若夢中朱碩人大喜無何朱寢疾安人禱祠醫藥萬端竟弗起為脫簪珥治喪毋令後日有悔也已衆仲子季子静山翁貧自如安人從容前說曰古人有言力田不如逢年以卿資才兀兀守筆耕將何為者且四方男子所有事也静山翁唯唯俄夢之圯上遇長老指曰汝執白簡訴東部可逃窮矣卜而得師之繇大君有命開國承家静山翁始為楚遊資斧日裕則攜比

部俱來占籍景陵比部遂為邑諸生日有名廩于官於是安人亦來楚甲子比部領鄉書戊辰登進士第明年拜行人使晉便道歸省而静山翁捐館舍矣安人慟不欲生諸子強之甫有起色服除從比部如京師會考最贈静山翁如其官安人以例格比部君不自懌安人解曰兒太母苦節立孤幸有今日兒能為太母不朽即先君子含笑地下無庸以老婦為念比部以聞詔命有司表其門戊寅比部再考以所居官再封静山翁太安人始有今稱云己卯二月安人春秋七十矣比部具翟冠六珈為壽諸子婦鞠跽次第進觴安人少醻而涕浪浪下也吾有可痛哭者三先君子不及見身不逮事尊章如諸子婦朱碩人實造謝氏而不食其報亟罷酒居頃之比部卒京師安人哭之慟已謂諸婦曰吾自為婦時歷試諸艱今者衎衎鼎食皆吾兒力也兒死吾寧獨生乃命二子輿櫬歸安成而身治裝東歸撫棺一號輒仆地比屬纊沒矣是歲庚辰十有二月二十有九日也距生庚午閏二月二十有二日年七十有一以某年月日祔葬静山翁右比部配安成劉太史姪孔堯女封安人仲子配廬陵劉處士善端女季子配景陵李處士某女比部子二曰奇舉聘景陵奉祀戴廉女曰慶舉未聘女

一曰京字安成王司空孫某仲子子二曰聖舉曰文舉未聘女二曰欽字景陵兵馬指揮王鶴子某曰除未字季子女二曰蘭字廬陵太守劉禹謨猶子某曰足未字比部舉兩試不佞皆竊附焉登堂拜母數矣即貴猶手洴澼絖不殊居約時比讀周諫議所為狀大都類是銘曰謂以爾御窮胡後之豐謂以酬爾功胡不有終無曰天夢夢占夢則同無曰天無馮道猶張弓馬鬣之封其大有顒夫與子斯從其樂也雝雝

汪母方孺人墓志銘

光化瀕漢而邑當太和東南麓四方乞靈者寄徑焉居

停主人無不誦其令賢轉相傳說不佞識之久矣比入越而友人潘景升以光化書來屬志母方孺人墓蓋孺人從子民部公爲狀與其宗人司徒公爲傳所稱引最詳槩光化之以賢令聞信有自也方故名家孺人父曰洪素封而賢舉女有奇徵富人子求婚皆不許一日過汪氏門見光化父季公爽朗清舉愛而字之季公少孤從其兄長公賈長公歸而獻夢于母誠以方氏女爲季婦者家必興祠告我矣于時姑閔媼性嚴束濕二姒婦二姒婦心少孺人乃獨孺人不失姑歡嘗搆三室三其戶或閒于姑是好生分姑怒詬之孺人長跽曰以是黃

口詎保無夭札而蚤計乎姑感悟更相勞也姑疾偕季公藥餌醫卜夙夜匪懈及卒擗踊哭泣治葬應弔皆傳于禮季公仲兄起家明經與伯皆富厚孺人事執其勞者賈任其贏者已而析箸產受其瘠者家衆積不平孺人勑無得言是糞壤耳何可以廢懿親且爲鬩墻作俑季公喜曰正合吾意久之伯姒病廢業漸衰耗孺人親數存之而感可知也宗婦無夫而貧于諸其家共寢食終身復收其子宗子壯而無室者爲之室窶人踵門輟所食食之當其尸饔臧獲以下食必徧而後食也蚤歲屢舉子不育已而得四男子食而教之無爲姑息念季

公遠在吳會命叔氏往佐籌策而身督伯仲季學人占一經經各有師師非其人或一歲數更之初有贄終有報歲時有問遺儕輩同學有對食有醵會必以豐腆爽愆之起日夕考業諸子廩廩如奉嚴師焉歲甲午仲季並舉于鄉明年仲成進士授光化令孺人如光化操作惜寸陰以訓勤食不兼味衣敝補衣以訓儉尺布斗粟非其義不內以訓廉日問所決獄如干務持平例理出者多輒用欣然會穀城令去以光化攝兩邑無寃民民舉手加額祝令若令母歡聲載路也明年有寒疾彌月而瘳仲心動謀輦母還里孺人強起加飯無以死虞老

婦使兩邑民失所天然自是寢劇明年遂卒孺人生平奉佛葷肉絕于口其生諸子也有八九始成之兆諸子初不售有司孺人無慍色見遇合有早莫耳報仲捷者至中外驩呼孺人沈吟吾曩有身夢必襲吉兩兒應耦舉何奇也得無以季占籍越報者不審耶頃之季捷復至疾革語仲吾壯時夢四子舁我一子收我今日之謂矣里人異孺人天授其先見類此要以有直質而無流心精誠之極通于神明固其所也孺人生嘉靖辛卯九月十有三日卒萬曆戊戌四月三日年六十有八余爲志之十有四年光化服除除東鄉以能任劇移新建考

最封父如其官母孺人孺人舉四子一女伯子建功邑諸生升米廩娶嚴鎮王公忠益女是爲大京兆方公良曙甥仲子元功拜兵部郎選除臺省有目不勝擠排之口坐左遷事白今爲南京戶部郎娶鄉祭酒賜高年爵方公遴宙女封孺人叔子允功娶鮑公梁女是爲司徒道明公孫繼朱公某女季子有功即同仲舉者成甲辰進士令蒲圻亦以考最封父母如仲今爲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娶羅田方公芝祥女封孺人女適方士端是爲廣文公某孫孫男女各九人曾孫男女共九人昌胤昌嗣昌期建功出胤娶谿南吳公可忠女舉子二嗣娶

上長齡吳公一濤女舉子一期邑諸生娶孝廉方公可觀女舉子二昌業昌明元功出業邑諸生娶任子方公以巽女是爲少司徒弘靜公孫即傳孺人者也舉女一明聘中書舍人潘公允升女昌位昌國允功出俱幼未聘昌祚昌穀有功出祚邑諸生娶溪南吳公洵美女是爲中書舍人騰蛟公孫舉子三穀聘潘公令謨女孫女適王期遠者壻蚤卒矢不䟫二庭適國子生以栻者是爲同知鄜州事公漳子適儒士方公時俊子嘉辰者是爲太守公揚孫一字大學蔣公應位子某一字中書舍人程公夢熊子某餘俱未聘字民部狀言汪氏以子大夫奉清問于庭者谿仲子始此就其近屬論則然孺人開先功固大矣余僑寓金陵廣陵間數與仲子季子會兄弟同時清修直節如金玉在佩動而有聲太公春秋踰八十篤行不倦者宿尊之祭酒內外孫曾奉循禮法號爲閑家善養祿養兼脩並用新安稱純報者無二派慟孺人之不逮今日也因錄子姓婚姻前志所未備屬余續之將以報地下庶幾目瞑其銘曰母氏劬勞嗟季遊遠疇俾子成孝婦也事姑聽婉豈無長舌以蠱兄公疇俾弟成弟娣也事姒肅雝出則師師入則師母子兮民父母母兮衆父父雅有假樂天釐女士我思古人今

在茲矣

李母洪太孺人墓志銘

余承乏領越憲事今泗上李元祉爲海鹽令金相玉質冠冕一時爲言諸臺是人倫之選也宜居銓地積資六載僅爲民部郎以母洪太孺人老請歸子舍備志物之養者久之而後母卒元祉哀不勝會且葬飲淚狀母生平而畀余志之非此母不生此子信哉孺人父曰滎澤令經母曰李初夢神抱兒授爲子巳乃得女孩提時顧盼謦欬皆有儀則不類其四姊滎澤公喜曰是所謂季蘭女而丈夫者也神告之矣授女孝經及

高后勸善書大士小品響應成誦他女紅不習而能而元祉王父歿矣王母將爲父贈公委禽榮澤公靳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不與交禮也召贈公來見其器識非凡曰可爲女對遂受聘從榮澤公於官齋厨索然私問曰政如是乎公曰然家人交謫惟孺人甘如飴令九年歸橐財三十二金不任婚嫁費鬻其故産比遣季女産且盡以一孝經一勸善書置奩中而好謂之曰若能不著嫁時衣者無謂我薄歸之日贈公有母有兩母兄同釜而炊兩兄皆受書而贈公治生不恒居子舍孺人獨當井臼遂首無容離霜露疢疾之患不告勞數年家轉

饒食指日衆兩兄内愧君耕之吾輩食之非徒使君耕之又使君炊之人情乎盍析産無令子婦逸而汰贈公泣不可兩兄執之彌堅則裒田宅幄幙器用及諸小物必三分無纖芥錙銖之異而孺人檢其篋有銀器遺諸地亦分兩兄兩兄泣而夫婦勤儉所致宜以旌勞者孺人固辭而兩姒亦固遜謝孺人宜言吾聞四民異業士食功不食志伯氏士也吾夫不得論功議乃定自是友愛彌敦而民部王母踰耆矣王母於諸婦中最愛憐孺人孺人日侍姑寢食扶持出入夏扇枕驅蚤蝻冬抱其足以臥喜則先承之愠則婉劑之疴癢則抑搔之沐浴

醴洗無不親也疾則嘗藥旦夕禱于天望北斗而拜乞以巳年益姑之算沒而斂附身葬附郭事竭誠盡信哭無常期常聲三年絶酒肉之味體爲省瘦民部就外傳贈公不甚誰何孺人誦其所聞以白贈公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教子孫愚愛而愚之柰何而時時語民部不登山不知天高不臨谷不知地厚不聞先生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古人言非謬小子毋自誤贈公以持家過苦四十後患失血孺人調護之七年卒不起且以身殉所親曲喻之曰子未立女未歸若夫以若代終若之何棄之孺人強起治家畢婚嫁而蔬食終其身祭葬一

如禮里人以爲式母家貧無私假私與而宗黨姻婭歲時饋遺必豐御子女不借色言動有程而女奴奴産子衣食必給疾苦必察尼巫無敢入門而鮮寡孤獨賑卹必備爲橋梁緇黄之宮必飭民部讀經史時命說大義欣若有會每焚香合掌誦西方氏書民部間語及之則曰非爾所學也儒生自有本業民部赴南畿南宮試必提其耳無忘父言既第而州人循故事斂金爲贈力卻之若父有治命在從民部海鹽不責甘毳曰吾不欲兒媿外祖自吾爲汝家婦世行德若爲中牟令勿致我爲東海母既爲命婦有笄珈之服哀不自禁夫婦爵稱人

者以未亡人故未亡人享其實先君子受其名我媿且
懼矣趣歸將奉璽書告贈公墓舟次龜山中夜風濤起
孺人拜呼天兒居官有穢是老婦生子不肖也無所逃
死不則同舟人何罪語未卒若有大人戴笠引舟達岸
者舟得無覆旦視之距岸數十丈衆爭言非孺人福德
不及此民部將紀其事以爲涉怪不許婢不戒於火火
及孺人寢所眯方熟若有呼起者起則煙巳燬孺人衣
被如故救者乘閒攘竊家人詰之不許老婦不德致譴
惜此區區何爲畜三婢愛之如女其二故人子也笄而
還其父其一少教以刺繡司筦鑰焉而民部奉使雲中

歸出而視之曰若踰四十無子所不足非媵侍也吾觀
此女姿首如常而有福相能生子娛我膝下民部敬諾
一年而子成㝡生孺人夜數起視日抱持爲樂然以蔬
食久骨立遂至病生平藥不離口一日忽麾去民部拭
淚進之不受天命有定無徒苦我疾革詔民部斂從薄
葬從速無作無益害有益也三日起更衣就枕而逝逝
之時喉咽隱隱誦佛聲蓋自少至老無疾言無惰容如
一日焉其生嘉靖癸巳二月二十有二日卒萬曆丁未
十月二十有一日年七十有五戊申某月某日葬祔贈
公左子二長郎民部名當泰先娶于鄭朱皆蚤卒今娶
餘杭丁長史聯芳女次應僑夭女四適周文星李一塈
張鵬翼朱自昭周爲督府隊率張爲大學生李朱皆諸
生孫一郎成槷母包郎孺人所立也丁字成槷如已出
泗人稱其儷德于姑云民部歸而值
皇太孫生
太皇太后上尊號大賚天下贈公孺人當益封以家居
未及請然向後顯親揚名龍光益熾矣贈公自有志銘
曰女而婦婦而母孝慈勤儉何善不有貴而命婦壽而
王母安富尊榮何福不受得全全昌天所爲右二十七
年歸從其偶載協地靈大啓爾後傳世無疆令名不朽

徐孺人墓志銘

孺人徐比部禾季女祁門祝明府以庭元配也比部故
祝出與明府父贈君善守茶陵義不苟取部中一物孺
人知其意爲田家女妝甚朴比部喜曰兒能爲清白吏
女郎不難爲清白吏婦既奉召過家贈君以中表戚見
其子比部熟視明府是堪爲吾女對遂以字之贈君父
兵部郎王父叅知暨諸父十餘輩率繇科第顯獨贈君
困諸生諸少年騾齮齕之明府年十有四亦爲諸生母
邵孺人尸饔謂贈君吾聞徐氏女貴而能儉是助我者
盍蚤爲兒娶婦孺人乃歸贈君居明府東樓日授業夜

分不寐孺人處閨中日督諸婢作亦夜分不寐姑有心
計其政米鹽瑣碎以嘗孺人不爽錙銖愈益憐愛之明
府舉於鄉孺人以所治帛市金爲道里費既行而贈君
病力孺人憂不知所出夫伲得一第而親不逮養又遠
在萬里外柰何卜禱醫藥窮萬方既卒嘗含掩瑱慎握
決目襲襚槨榜事皆精整明府奔還知狀飲涕而謝之
吾賴子而無憾於吾父其持比部公夫婦服戚以戚勝
易聞人稱孝女孝婦云明府有母弟一人孺人事介婦
無間言取所聞兩家前言往行耳提面命其子朝夕蔬
食菜羹不重味愛諸女倍男然女紅日有程不令驕惰

時爲解示內則諸篇大誼明府既以孺人故生産差給
孺人曰貧則勤勤則儉人情乎雖然吾恥爲守錢虜燕
饗豐潔問遺周備至供祖庸行束脩必居衆人先里閭
稱貸輒應即有負而復貸亦復不倦明府三上春官不
第孺人規諷之先舅困諸生而待君以振也先君子識
君於幼而以妾事君也其事豈遽忘於君之耳乎明府
感奮治業如東樓時己丑遂成進士除今官邵孺人念
仲子不欲行孺人亦辭不行使子婦獨享祿食人謂我
何邵孺人曰不然而少以廉佐而父幸更爲我佐吾子
老婦內不顧少子外不虞游子宦惟爾功孺人敬諾比

至手織紝不輟既成先戒使者奉邵孺人而後服之明
府質明起視事孺人先爲具盥具食出則下鑰室閭若
無人而數以緩催科薄刑罰兩言申鷄鳴之儆焉明府
奏最孺人與姑受封屬上計還里門孺人服命服稱觴
而進之姑九頓首曰惟大孺人之訓有今日邵孺人亦
勞之曰婦賛夫母訓子吾始之而終之矣明年明府還
治邵孺人復督孺人行吾幸健噉遠遊何患且兩孫婦
善事我抑人有恒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而尚勗夫子
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爲共張於門祖行孺人牽衣而泣
已召兩婦前亦牽衣泣抵祁門兩月遂卒萬曆乙未六

月二十有二日也距生嘉靖乙卯二月十有八日得年
四十有一男女子皆四人伯守箴諸生娶江西按察使
沈脩女仲守範諸生娶大學生湯承憲女叔守第季守
筌伯女字孝廉查志宏子其仲女字大學生沈時敏子
其叔女字比部鄭履準子其季女字侍御沈梗子其女
孫二人箴出孺人卒之日明府以事如郡不得屬纊哭
之哀踰年始爲狀介友人程大中乞余志其墓大中祁
門人也生平無妄語談明府治行與狀合銘曰女不必
婦婦不必母母不必命婦疇四十一年而能兼取姑曰
賢婦夫曰嘉耦子曰令母胡四十一年而不爾壽人所

應有爾何不有爾所未有人不皆有實繁披枝末盛剪
韭物無全美福不可狃順受其正爾則何咎策命爾者
元后志爾墓者太史公牛馬走名所歸焉年與俱久

朱母李太孺人墓志銘

姑孰朱明府戊戌舉進士有懷二人遂歸歸二年喪太
公服除甲辰始奉廷對除太康令三載考最贈父如其
官母李封太孺人可五載而謠口中之左遷豫章從事
以奉使歸爲贈公卜兆禪岳先隴之次太孺人聞之喜
謂明府婦祔夫古之道也其爲我並治之便事若父地
下明府怪其言而會有浦城除目太孺人趣裝督行曰

兒幸以此復踦宜速之官異日得一京朝郎母子相依
未晚也明府陽諾諏日得季冬十有三日奉贈公窆使
人詣閩臺請小挺緩時月而太孺人病矣初明府奉贈
公終也太孺人泣曰兒父子可無憾第未知未亡人何
如耳至是自度不可起而屬明府不意若宦遊乃得居
予舍是天所以成若志而不令我以遊子目不瞑也幸
甚若葬我必與父同日勿泥陰陽家有差池明府泣受
命向後寢劇而神明自若十月十有五日閭闔具盥漱
發夕則起坐襲衣裳舌本强矣猶微語無忘與若父同
日之言斂手而瞑其歲在萬曆壬子距生嘉靖丁酉六
月七日年七十有六太孺人父家世受詩禮母裴三十
而嫠以從一終其身號爲節婦贈公父凌山公生丈夫
子五人各爲簡美對曰李母賢其女必賢遂爲贈公委
禽既歸操井臼躬績袵以奉尊章惟謹處娣姒以禮讓
居恒嚬笑不輕假人男女分任責成無或惰慢于與諸
兄弟子同塾師脫簪珥治女紅以佐束脩之費朝夕親
治其豐于師而殺于子其于諸兄弟子一也明府早歲
不售有司時慰藉之有志者事竟成若患志不恒無虞
人不已知也古之爲母者畫荻和熊吾饒爲之若壹意
精所業可耳明府以邑第一人爲諸生已連得第令太

康太孺人從嚴扃鑰諸僮僕造次有失必誰何之厭斥
紛華所服布素率自其手出補弊浣垢未嘗私市一羅
綺明府或以進笥之不御若第清慎守官吾不以嗛嗛
之養望若也太康俗矜枝懫好任俠爲奸相聚游戲悲
歌忼慨起則相隨推剽明府一切以三尺從事太孺人
不善也吾聞令者民之父母父母之于子純任法耶第
以母子情論子朝出而晚來則母倚門而望子暮出而
不歸則母倚閭而望今民入邑庭其家有母朝夕望望
然唯恐傷之兒愛民幸若我愛兒明府自是寧失不經
矣而更敎之分行貧民舉實流冗出月奉爲糜食餓者

爲藥瘵病者寛囚之淹禁者旱澇不時常齋而禱太孺人亦日夕焚香告天雨隨澍太康人知出太孺人指遠近傳誦焉明府以入計將毋歸攀轅塞路麾之不去至界衆號而稽顙惟夫人魚軒再辱以蘇我嬰婗㞕黎也既封太孺人泣而告贈公之靈天乎胡不少待拜

天子一命飽孺子三釜而更寄聲明府無怠官成負國恩明府左遷意不無小望太孺人譬之曰我所見太康民愛戴若彼一夫之譏寧勝萬民之頌乎不早小官存乎自立而已其暱于大義如此子三人伯應麒娶石氏叔應駿娶徐氏皆先卒仲即明府名應鵬娶省祭官奚

先女封孺人女一適逸士楊垓孫男五還熈娶諸生史篇女還噩未聘還醇娶憲使謝袠于太學雲臺女還素娶楊啓道女還雅聘蕭陰諸生張期載女熈噩素麒出也醇雅鵬出也孫女一駿出明府育爲巳女字省祭官郭有棟子其曾孫五人重光重燁重華重煬重德光燁華煬熈出也皆未聘德醇出也聘戶部郎楊成喬子麒瑞女曾孫女一醇出聘孝廉鍾斗子其明府請于葉相國爲贈公志而以太孺人志委余按狀多毋子至情非無美而稱者爲之志系以銘曰嚋無欲子速成安以久之徐生嚋無稭子爲榮冲而用之不盈無將無迎寵辱無驚在躬清明之死而魄載營從夫九京得一以貞命婦顯名壽母頌聲子孫奕葉甚英天人福德交并同者榮獨者銘靈偕老兮偕行用永胙兮宗祊

顧孺人墓志銘

隆慶巳巳不佞爲庶吉士師事殷文通趙文肅兩先生兩先生相繼拜相以今少保陸先生代之先生辭不赴又三年召先生爲大宗伯不佞以後進禮見恨未著錄弟子籍中而先生尋以病謝矣又二十年不佞官夷門值先生子伯達使梁其貌頎而劾挺類先生其言論風旨過人衆稱先生有子巳歸省郎上書乞居子舍侍養

幾二十年望實不在先生下先生登西伯之年終而伯達因母顧孺人者前六年卒屬且舉葬以孺人祔則自述孺人行實而同年薛廣文狀之使不佞誌墓中石念生平宗鄉先生父子執筆札之役固所願幸薛廣文者世所知名清直之士也言信而有徵爲采之誌如左孺人雲間望族父仁母曹家與市遠不見可欲而孺人生朴茂言笑無妄坐室中寂如也父母以爲奇不安宇會先生元配李夫人與助遣者俱不宜子先生父封公憂之而數聞里人談顧氏女賢使媒妁成言以孺人歸孺人母事李夫人僂身自下李夫人亦女事之而與其依

朱孺人者共歡等列亡厭也既舉伯達李夫人鞠育顧
復朝夕不置坐病癱以卒孺人哭之毀中堂有夫人寫
照四時若朔望生忌辰置酒脯果蔬泣而奠伯達勝拜
起則以祀事屬子而身侍側鰥涕將徹必拜而退三十
年如一日焉先生年五十有八而有伯達極所愛重然
而分甘賦果與諸異產姊妹同教無偏也行必後坐必
下教無驕也奇袤之物兒童之戲非禮聲色不令接耳
目教無淫也先生退而省其私見孺人母教竊喜孤犢
獨母吾知免矣三吳故利藪雲閒一都會也仕宦無不
美田宅盛車服侈歌舞以明得意先生澹然無營雖位

八座立朝之日不越十年不治家具孺人則而象之夙
興焚香誦佛號罷則治中饋先諸女奴執作刀尺機杼
同聲相應先生聞而樂之夫管絃鼓吹將所謂五音令
人耳聾者耶吾以此爲俗耳箴砭矣伯達舉京兆高第
明年成進士報者至孺人方績先生語之曰績可少休
矣客且來孺人起而謝曰陸氏之世德也主公之訓也
女君之冥助也孺子幸有今日承家報國其責方大懼
弗勝耳績自如已而賀客漸集猶坐機中侍兒匿笑是
欲待此食客乎乃下機蓋孺人所績與刺繡最精良市
人望而識之輒速售侍兒是以云居恒束修至愼三尺

童子白事雖溽暑必襲衣而見之中表婚姻或終身不
識其面先生佚老稍置別業具花竹亭池之娛子婦請
以暇日出遊孺人不可遊非婦女事陸氏代有閨範老
婦不敢廢也顧中棄兒豹子姓有娶人先生伯達以孺
人故小周之孺人固辭曰瘠土之民思義今不耕穫而
得食愈趣偷惰耳先生深異其有遠識當七十時伯達
率諸孫稱觴孺人以先生在謝不敢當先生命之曰若
於禮大夫不名姪娣又以子貴子若孫不得奉太母卮
酒如人情何孺人諾拜先生以一觴爲壽已拜李夫人
以一觴爲奠而後受子孫觴蓋目不知書而所行事闇

合儀矩若此至于食不求甘自非賓祭米不導擇衣無
薰香之飾大帛不加緣聞人言幻術及一切悖理事以
爲絕無亦其天性然也六十而喪愛女意憀不樂越十
年遂病既冢孫納婦有起色諄諄訓以勤儉春夙側寒
侵曉禮佛爲所匽薄體中不快已進粥甌壹伯達掖之
眩矣喃喃若念兒女子者復張目語伯達已矣念獨苦
兒柰何伯達慟仆地孺人搖手更摩挲戒珠三四周而
終時萬曆庚子三月三日也距其生嘉靖庚寅六月二
十有四日年七十有一所字子女三人長子未名而殤
次卽伯達名彥章行人司行人娶孫政姚體信女繼娶

右布政使莫如忠女女適國子生楊繼禹孝廉某子夫
婦俱夭孺人病所從來也孫男六曰景元曰景隆曰景
象曰景賢曰景行曰景某孫女三曾孫男一曰慶曾孫
女三婚嫁詳先生誌中先生壯歲以文章魁天下爲太
史司成宗伯位亞公孤持難進易退之節而孺人以廉
謹相之先生壽殆百年三朝元老而孺人年踰七十白
首當笄櫛及見孫婦以沒先生艱於子人情觖望伯達
晚出而孺人以母佐父義方之教不肅而成全德純嘏
天所鍾美方內不一二見也是宜銘銘曰以方陶侃母
耶初苦食貧而季女婉孌辭家而事名世之臣以方趙

無䘏母耶其出也賤而江左顧陸門望爲冠以方周謨
母耶子不自全貽母之憂而子豈祿祿者浮雲軒冕一
壑一丘長在母目下養生送死行歸于周以方裴秀母
耶遭適之妒而女君樛木葛藟無斁無惡以方聲伯母
耶不聘不姒而生以子貴葬祭以大夫不以士子子孫
孫世濟其美大宗小宗烝畀祖妣得名得壽得位得祿
咸五登三箕疇華祝惟少保公天命所篤釐以女士祚
胤戩穀少保之靈箕尾列星少保之藏雲間華亭孺人
從之存順沒寧所不朽者百千萬齡

林孺人墓志銘

永嘉王氏自明興以來爲方內望族非獨其丈夫能也
蓋亦有女德之助焉以余所覩記則郡丞公配林孺人
者可謂令德矣林於永嘉著庶殷富與王敵兩家世婚
姻不絕郡丞爲憲使西華先生冢子其母林恭人卽孺
人從姑也西華先生嫺躬儼方後進所宗仰恭人相之
咸有一德舉郡丞而器其才思簡美對恭人曰妾數歸
寧諸晜弟兒女皆集惟吾兒壺峰公女瞻矚不凡是兒
偶也遂委禽焉蓋壺峰公之配鄭媼蚤艱于嗣生孺人
而愛之甚授孝經論語舉其辭復能晰其義家埒陶白
闔政繁母善病弱不勝衣孺人從旁贊之中節父母大

說及笄而屬使攝母委已以聽內外謐如則所繇受知
恭人也年二十于歸事尊章有禮恭人寡言而孺人識
其意指無所拂違嘗爲恭人抑搔背痛患處塗藥溫暖
輕重調適而善事諸娣婦任從勞享從薄交歡無間先
生與恭人省其私而喜郡丞厲志于學雖始婚恒在外
舍孺人宴嫕之私不介于容休沐居內雞鳴而起以爲
常部使者徼校官泉諸生所爲文籍奏之郡丞具草中
夜燭再見跋矣有倦色孺人舉燭繼之徹曙乃已以故
郡丞學日精詣逾弱冠薦于鄉而十上春官不第厭薄
之且就除孺人持不可仕有時爲貧君不貧何以仕要

有時爲餮是在妾矣郡丞不問生產而孺人綜理井井枚枚益治于爲女時歲時祀先朝夕羞膳使恭人悉孺人手所治也入其室汜掃潔諸品物位置端整機杼刀尺舂揄湘菭旨蓄御冬蒯菅代匱以審守委積蓋藏夙興夜寐毋懈靡及郡丞諷少休孺人曰妾日聞君誦詩若葛覃卷耳采蘩采蘋七月諸篇自天子諸侯之妃莫不務勤而況士大夫之妻耶客交際或過豐郡丞重辭御孺人言古人之幣交也爲恭今人之幣交也薦賄君所不足非財何需此郡丞識其言不忘其後居官以清白聞鄭媼喪有年所矣語及輒涕泗交頤而色猶壺峰

公沒身不衰諸子長出就外傅質明而起中宵乃罷不少姑息杜燕朋燕僻戒私假私與稟稟有嚴君之訓焉疾且革謂郡丞妾幸而有子即先朝露無恨顧婚嫁之累獨煩君子將柰何遂卒萬曆癸未五月十有五日也距生嘉靖己亥八月十有七日年四十有五生而爲富家女長而爲貴家婦退然自下王氏諸姑伯姊慶弔餽問豐殺稱其服里婦之寡者貧者推食解衣于焉寄生卒之日三黨四郊男女數百千人臨喪盡哀又十四年郡丞以寧都令考最勅贈孺人云孺人產男子四人至言至章俱諸生至奇大學生至褒亦諸生女子二人長適壺峰公從孫諸生承超次適項甌東先生曾孫諸生國昇孫男子五人欽尹欽旦欽豫欽望欽泰卒後一年卜葬臍符鄉牛山從通政公之左隴郡丞曾王母張恭人王母潘恭人母林恭人世嗣徽音壽率至耄耋次亦稱老獨孺人下壽不逮見夫若子成名以是戚戚而謂不佞累世通家謬以文辭見推于時庶幾有可不朽孺人者使爲志且銘銘曰貴不期驕富不期侈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居寵能降受成思始丈夫所難矧伊女子毋黨夫黨善富榮貴克勤克儉斂勉盡瘁儉無廢養勤無情惄不肅而嚴用成厥嗣爲婦聽婉爲妻柔正爲母可

儀爲女則令始衷終舉沒寧存順猗與孺人庶無遺行惟彼永嘉王氏世德天釐女士以敦內則升聞于帝賚以璽勅史銘玄宮與之罔極

吳孺人墓志銘

今海內詞賦家無不服慕謝友可者友可不鄙夷余而內交意愛綢繆余領職無狀待玦都門友可奉使且行實篚過余泣而拜以其嫡吳孺人狀屬爲墓志銘余拜諾已讀狀殆八千言乙之再三始竟蓋體自楚騷出總雜縈複紆迴續斷其情惻怛深至其才瑰奇宏肆使人驚心動魄不得措手又不得食諾久之而姑自解卿用

卿法我用我法可也爲槃栝次其事如左孺人金谿著姓世有淑女貴或至王妃父廷平公滌母徐孺人友可之尊人房令九山公母亦徐孺人兩人相謂曰婭而更相友善嘗置酒高會友可羈丱侍坐見優人爲蘇季子者聽然曰富貴不可驕人而况於親乎廷平奇其言歸語婦大卿有子大卿者九山公字也而公先爲友可委禽許氏矣婚有期許氏女暴卒友可從兄吏部郎聞之曰吳公有愛女才貌絕倫非偉人不以配天作之合是在仲氏爲通言以孺人歸歸之日郡守馮公都試諸生友可在高等里人賀九山公九山公曰此新婦祥也無

何九山公以徐孺人入房友可從孺人獨留操家秉歲豐廩有餘粟或請鬻之爲簪珥費孺人持不可禮子婦無私蓄無私貨吾攝也而因以爲利所不敢知明年徐孺人還歲侵百口無饑則以儲粟故九山公兄弟耻生分既沒羣從聚處者嘖有煩言徐孺人不樂聞孺人媾之如初友可不事生計毋以爲憂孺人力請于姑是在新婦刀尺井臼日夕操作果蔬酒食絲麻纂組惟姑所欲受命如嚮姑以是甚宜其婦侍寢則甘上食則飽一切家政經其手不復問父喪掩口而哭懼爲姑所知姑既病相臥起嘗溲溺七十日不倦病革語友可吾死無

所憾恐傷新婦心兒善調護之目攝婦來爲我結束袒乃瞑自是衣裳衾冒沐浴飯含剪爪綴足事必親之哭不絕聲路人賢湔其孝敬有如此者事友可無媟容入室必掃除布席焚香啓茗方其寢食則屏氣緩步戒無白事事度拂友可意秘匿不以聞子女之夭者數矣避夫而哭相對時還相慰藉也榛栗棗脯之贄非夫命不行友可念其短褐越三十年市絲復陶精麗者授衣衣且製而迫發帑無所出立輟以應其婉順有如此者友可之喪父也廬墓舍除夕歸省母即辭去母曰兒不與婦一面乎孺人聞而趣侍兒送郎君行無以我故損君

純孝友可爲文沉吟追琢思之所至不覺更有傍人毋子燕居如坐忌者孺人輒附之或履其跗異日自金陵歸一夕而成牛首賦二千言郡守古公異之會文昌堰成來乞銘孺人諫曰極知君才工而速如誨茹何友可因謝守守亦謝友可文昌力不逮一牛首耶幸更爲我賦賦奏而妬者指摘其中多謗語賴督學江公分明之友可揖孺人戢卿艮箴矣既成進士孺人遺書言士重始進毋失足頗者之門除行人籌燈草封事皆關切宗社大計孺人止之弗聽而廷平公同年友郭中丞者故嘗以敢諫名亦誡友可君輩他日有言責何所不可言

今柰何侵官而磯君怒孺人竊聽之妾意固爾而居恒規友可山公之以識度勝也仍宗之以直言及也其妻皆藉夫而知名妾願君爲山公不樂爲伯宗妻其匡正有如此者終日寡言笑自諸姑伯姊兄弟外人罕識其面座右列列女圖史對之欽欽免乳才五月寇至扶姑負兒走水深不得渡泣與姑訣義不辱賊手當葬魚腹中維是呱呱者爲謝氏宗祀計以累姑矣姑挽其裾不釋而宗人持炬踪跡之復驚以爲寇奔赴水姑識追者聲喻之乃已舍旁有亭可遠眺客載酒造亭孺人以友可外出辭吾聞主人翁他往非有大故朋友不過其門

其貞介有如此者友可被命視作許相國墓請月奉治裝孺人曰叔氏當試京闈盍留以須之道遇叔氏舍館逼隘孺人以衣桁自障通夕不寐兄弟兩人得促膝款語明年叔氏登第復解橐而贈其姊友可少師族父某族父視之如子孺人事之即如舅生養死葬割名田以食其子毋冉爲子娶婦從姑死馳報友可趣歸而先爲治棺殮徐孺人有弟春秋七十矣孺人奉之虔曰是先姑之所愛也其忍忘之毋弟蚤死婦誓不踐二庭資給之二十年而召諸弟從友可受業吾貧無財可以光大門楣謝郎腹笥舌耕聊相助耳又以其弟之子妻友可

弟之子裴逅不豐常用爲憾婚姻鄉黨凡友可所欲施敕勉相之其睦婣有如此者子婦舉孫男女簡食母乳之置諸臥側一夜十數起視孫病在死法中紿曰術家言當爲乞丐攜養始可無患三年而婦始知其子之夭也沒而李郡丞周水部之妻哭之失聲家人無小大人人孺子慕也其慈良有如此者御其二子不示狎色不予一錢衣履朴素食不兼味而身攻苦食淡以率之家爲九山公建石坊有抱褐牽豕以鬻于市者豕驚走觸石石折舍中兒逐而撻之孺人曰此過誤不足校蹊田奪牛不已甚乎問之知爲隣也使女奴從墻頭呼其婦

而歸之勑舍中兒無或以乃公故漁食閭里其義方有如此者形家言宅宜改卜友可猶豫未決孺人贊之宅成而友可第有謀宅旁地者孺人雅善地主婦其莫貸諸所親家厚遺之地主踊躍操書致脾睨者寢謀矣徐孺人喪友可走新安徽文汪司馬有三書生以地圖獻或謂是不足憑聊主人亡乞稍耳孺人不可與其過而棄之也寧過而存之且先姑有治命葬我必于高平之陸吾觀三圖艮然館餼之與上客等三地果兆或市友可亭西地而深鑿池水浸淫齧亭趾勢及九山公石坊語頃以善價別市地徙坊其上從友可浮江淮歷吳越

望高郵烈女廟而拜停舟漂母祠下賞其識鑒遙指館娃嘆女戎之亡國也過釣臺問子陵有妻否曰有後那得無妻問妻何名曰子陵逃名而隱妻名安可知曰聞者過皐伯通廡下是鴻妻舉案所名到于今稱之何也既而曰後安在曰守祠者是以特牲祠祠因而犒之友可評秋胡妻病其過剛則舉顏延年詩爲對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没齒友可誦之憮然宅東偏有玄都觀毀且蕪感夢而祀漢關將軍其中此古今義烈有其舉之莫之廢也友可困諸生五上公車人言操瑟而立齊門固應不遇徐孺人患之乃長跽而告曰未有才如夫人子

而落落人下者淹速有時耳夫人地忍之十年事驗而徐孺人亟稱新婦知人每勗友可富貴日及華惟文章不朽盛事君無以彼易此　皇儲未建朝鮮未定時向友可覘消息其明達有如此者友可少負儁聲一時名流爭相延訪以夜繼日供億精腆九山公夫婦葬素車白馬四方踵屬比春秋報捷若表宅築室賀客塡溢閭巷木石之工復數十百人部署其所置頓某司之某所置芻秣某司之貴賤疎戚差次無紊絡繹無乏終事不失一匕箸其綜理有如此者楚有荀仙姑能前知友可叩之不應第問孺人生年月日而諷友可男子有事四

方空以老母弱子累閨中婦柰何亟歸而室家謀爲樂耳貽之果是可愈疾且爲佳兒兆卒如其言孺人夢游舍後池遇繡衣使者下車而禮之曰卿九紫夫人也相宅者謂池不當在舍後塞而築室其上即所夢下車處已夢神降室大呼吾漢漢壽亭侯也侯所由祀玄都觀矣病力爲友可索篆記曰延陵聞秀曰九紫夫人而神降于水東婦水東婦爲行三年服其靈異有如此者孺人生以某年某月日沒以某年某月日先是夢削其鏡怪爲不祥曰先君昔者才余恨非男而惜其年不滿四十余祿盡此矣男子五人其三殤女子子四人亦殤其

三存者曰某適方伯王公民順季子諸生永譽男伯曰繼呂娶參知王公紹元子太學國俊女仲曰繼蘇娶侍御史曾公佩孫廷宷女二子芝蘭玉樹謝氏之寶非此母不生此子矣呂之女曰璧秀字李郡丞伯廉子英蘇之子曰似鳳女曰建秀葬以某年某月日墓在某銘曰維古列女載在圖史德言容功一而足矣兼脩並用彼姝者子之子之偶爲今才士其所論譔存亡生死狀幾萬言若有遺美情文相生道固然爾余爲節之類分條理續列女傳以俟中壘

王孺人墓志銘

昔者孫子荆妻喪作詩示王武子武子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華容孫明府習孺吾楚之子荆也喪其元配王孺人爲狀數千言情文並至而屬其友人某爲墓志銘某婦王淑人没且十年矣讀習孺文殆不勝情故不以不文辭而按狀次其行事如左王孺人者亦華容人曾大父司徒儼大父邑令官之父三老逸母袁碩人學士榮襄公女孫也三老公無子有四女孺人最少雪膚綽約髮長垂地性沉靜日居閤中足不踰外戶又不喜肉食日惟飯糗羹藜或疑其前身盖禪伯云而所經畫往往出人意父母愛而字之

曰穎明府尊人孝廉與比隣文學張西園公相善西園公故善三老公有連居恒語兩人若產子女者當爲婚姻吾必爲媒妁已而孺人生文學喜曰是孫孝廉佳婦已而明府生遂委禽焉比笄而袁碩人病諸女先行獨孺人侍疾累月不盥沐累日不就寢其卒也斂具甚稱而善調護異母弟中外觀者嘖嘖謂女勝男子已歸明府則孝廉公前卒事姑嚴孺人若娣姒女娽人人厭其意明府家世儒素無長物孺人黽勉拮据數舉子不育而爲明府擇法相宜子者生伯子明侯孺人時年才二十有二耳明侯四歲失其母孺人業已生長女玄取明

侯子之恒先子而後女已生次女娥而明府方就試楚闈値凶歲邑中兒女坐疹死者相屬玄與明侯疹在險法中孺人迎醫療之醫搖首法當兒先死諸姑姊妹謂孺人兒必不起命也柰何乍無並死其女可從之他所孺人泣而籲天妾所爲先子而後女者以孫氏所重在子不在女若之何其奪之使隣嫗以帛約指啓明侯齒而强投之藥浹旬得不死而玄夭矣明府歸見明侯骨立驚絕且哭其女而孺人逆收涕以無傷明府歡明府結紫荆社日朝夕與諸名士切劘孺人復生子鷟而明侯出就塾師受書所以供明府客若明侯束脩者必

腆會有姑喪明府兄弟食指繁析釜而炊諸便身之物一無所有孺人脫簪珥置之明府得厲精於學登賢能書以爲微孺人之力不及此先一昔督諸婢手剉芑和粥遙聞有送喜者異之已而報捷人至又三年明府再偕計以孺人當免身未決孺人正色曰君他日爲縣官奔走四方寧能爲兒女子作計耶明府乃行而孺人生仲子通侯而鷟壽夭孺人得通侯之喜不能解失鷟之戚也以是鬱鬱患乳癰徙居留餘堂之南室而當其爲女三老公夫婦簡里媪之賢者爲保姆媪復有女三老公屬孺人善視之而孺人復進之明府是生叔子會侯

孺人子之如通侯也明侯既納婦娥亦爲士人妻孺人辟居别室薰脩事佛而兼綜女奴烹紝織繡無懈業客行其庭間無人聲已而供具精好惟明府所欲無不立應久之患足瘍痛不可忍且死已患渴食小甘物面熱赤如火終夕不寐已患髀痛先後得醫高手治之良已而通侯復納婦明府久困公車謝遣人爲蒲騷博士孺人偕之官明府結社論文與孺人所爲供具如故而通侯爲邑諸生父子兄弟吾伊相答也已通侯産子邸中孺人聞其啼而樂之顧謂明府妄始以君爲宦遊度意氣發舒有加昔日乃今與兒曹日夕惟間呫嗶何異爲

孝廉家居差强人意者則有孫啼聲耳明府亦爲之大噱而應聘主滇試事事竣尋拜城武令明府過里中展墓孺人因爲會侯納婦不欲之城武明府强之始聽已會侯亦爲諸生而失其母孺人泣吾將謀歸以小婦自代而遞先我去乎非吾意也明府所居孔道十九在外孺人竊鑰嚴寒暑之夜坐中旦以待還署進酒脯解勞明府骯髒不善事上官上官有致私款而冀報者謀之孺人孺人言夫夫語甘而心毒君爲清白吏何以内交且當路多推轂君聲實出其上脫有所餽彼將持爲口實弟如常事之成敗利鈍惟天所命耳已而明府奉行河使者檄治河工且竟他直指按部卒中上官言剌明府以不任職調行河使者抗疏言孫城武坐期會小失當原請留治河不報而明府之出也尉攝邑事供億費二百金無所稱貸明府惻然是余累爾孺人聞即出所積月奉以償卷兩襆與明府歸諸臺察其貧爲給郵符資之行而所居室上漏下濕通侯請更新之工未半通侯病孺人復爲營綜因病嗽惡食屬生日諸宗戚來壽者治具延款頭岑岑也髀復痛而有市甌甌者手一一相度無或髻翟蘼暴以付女奴吾病且愈召諸女子置酒高會耳先是婿來省爲食食之已女復來省留之宿

夜分問女寢否已詰女奴日爲婿設食何甚惡又言豎子奪人瓜不與錢是其背幾何而窘之若是吾夫婦生平以廉讓相成不樂有此也俄而言體驟寒爲我加衾衾至孺人起自納履俄暈甚侍者急呼明府則通侯婦與女俱至孺人目婦可還汝夫方病孫幼吾飲湯愈矣湯至飲之復起坐加冒絮其首吾首何如飛蓬取小枕枕而臥忽痰作有聲遂瞑矣發其笥多浣補布衣須捷櫐如也生平無私蓄一味之甘諸子女共之而憐李氏姨有孫貧爲衣食婚娶等諸子婦明府家政嚴女奴有過數撾之孺人代爲謝纖微不當反覆十許更易無愠

色諸宗戚家女奴或以過被責有爪痕匿之不令孺人見也第見且聞必爲疾首蹙額其慈良知此孺人生之年爲嘉靖壬寅八月十有六日卒之年爲萬曆癸卯八月二十有七日年正六十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邑東山泌渚港之濵男三人女一人孫男三人孫女四人曾孫女一人伯子明俟娶于蕭有子曰殷有女曰愛曰祿曰幺叚娶于黎有子曰顯顯生孺人不及見也仲子通俟娶于劉有子曰敎有女曰壽叔子會俟娶于周有子曰蝦有女曰躬婿曰白絲明府叔升子爲諸生食廩矣

銘曰孫氏之先有嚴宜人者是爲孺人曾王姑以不妒多男子以勤儉相夫孺人本末若合節符其所徼異壽未望八貴未及秋榆即穹貴而晏壽卒同歸兮黃壚前有嚴後有王舊史志之爲孫楷模寧惟孫氏史不虛美世可風百城可圖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一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戴孺人墓志銘

不佞自越入計則下雉守馬君介友人王臨洮來徵文爲其父韓城公壽會下雉諸孝廉偕計及他大夫士民集京師者誦其守政甚備不佞自幸所以評目馬君父子庶無媿辭更一歲而守復介友人吳阜倩請志其母戴孺人之墓蓋孺人沒垂二十年守腐心泣血冀得能不朽母者未有當也而謬屬不佞不佞即不文無以塞守望旣知生則知死何得私昵生者而薄死者乃爲志

曰戴孺人者巴人封韓城尹馬公之元配下雉守之母也其父三老玄禮以倜儻聞所舉六男子孺人最少三老公夫婦異其相察其志行有過人者媒妁造門輒謹謝之吾六男不若一女未可輕字一日見韓城公于羣童中而奇之是堪爲吾女對韓城公父因使人委禽焉三老許諾甫笄而歸韓城公弱如不勝衣尊章私念新婦稚柰何三日而率諸女衡操井臼無難色已執爨爲食食精美已而績績布帛皆良已而纂組纂組工已而治衣衣中度已而湅染浣濯故者若新新者加鮮尊章喜以貌取人幾失吾婦授以家政奉祭祀供賓客御臧

獲與鄉里鄉黨酬往豐約寬猛稱情適宜尊章益大喜
而食指繁歲入不給則括囊中貲千金授韓城公賈韓
城公重去子舍孺人獻規曰妾聞男子生以桑弧蓬矢
射四方明有事也國有四民其人寧盡無父母耶安得
朝夕共闔廬而處且事親就養無方大人既命之矣君
不聽妾無所逃責韓城公遂行裝賫大艑走江漢洞庭
間遠數千里久或經時積歲孺人率以昧爽問尊章安
否上食必甘旨即有霜露疾召醫問卜禳禬調護不遺
餘力韓城公有天幸息日饒益市四方珍奇遺二親與
孺人孺人不敢有也悉以上尊章恣所取而有小姑姑

最憐愛孺人餽餉必加等姑時語其女而嫂能得吾意
中事猶而母也其後姑瘵而瞽孺人事之彌謹迨沒執
孺人手泣九京如可作也吾當爲婦婦以報施而是時
下雉守生矣孺人語韓城公兒風氣日上妾不忍棄之
賈聘里中名士處之塾而師事之稍長擇諸童子秀異
者處之塾而友事之歲時餽牽筐篚必腆下雉守十六
而爲諸生十九而登賢能書韓城公笑謂孺人吾門得
子而大吾子得卿而成往者舅言六男不若一女豈惟
卿諸昆乃公固遜卿多矣孺人謝曰先舅先姑之德也
君之教也妾何功之有焉所以督課下雉守無損于昔

守六上春官不第韓城公言吾歲適楚而貲三倍游且
倦兒萬里上公車何僕僕也迨吾未老以官家祿養我
無使兒有風木之恨孺人復不可家所患非貧未聞仕
如此其急也無何孺人以作勞傷脾卒卒之日爲萬曆
巳丑某月日距其生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葬平沙之
陽越服除而韓城公泣兒母不用吾言今巳矣兒雖貴
何益守乃謁選人除雙流博士擢韓城令考最以其貴
貴父而母稱孺人再擢今官守居恒邑邑不自得是非
毋所望于我也勑命豈不奕然能光而細行缺焉又形
家相非地不吉將遷于白市之先隴碁石書不佞之言

藏諸坎孺人舉男子二人長曰攀龍即守娶博士王鏄
女次曰夔龍娶俞亮一女繼娶徐某女舉女子子四人
伯適潘可久仲適王藎臣叔適諸生蹇選御史大夫達
弟季適羅保極孫男子三人攀龍出者士正娶金吾左
惟準女夔龍出者士蒞娶簡某女士藻聘某某女孫女
子三人俱攀龍出曰同曰陛曰佛同適劉方伯世賞子
緒曾孫男一人小字曰官士蒞出銘曰夫有父若母爲
之子者婦子有父若王父爲之父者母父之子茬女非
父也女者何知女也父賈之子善賈能爲賈也婦者能
不爲賈也母生爲淑女爲孝婦爲賢母没爲邑令婦爲

州大夫母爲天子命婦昔也葬以士祭以下大夫今也
葬以下大夫銘以中大夫於戲

賀孺人墓志銘

秘書唐君子承手狀其室賀孺人之行而眎不佞且流
曰應運不天頃失母賴婦而舉大事乃今婦從母地下
遊矣夫母墓宿草而無志有兒在余不得專也婦卒兒
才踰亂知婦莫知余余不得辭也知余非先婦而後母
莫知子能使余婦不朽亦莫知子子其爲誌婦墓不佞
自先王父以來游秘書父子間甚歡所聞孺人賢甚著
孺人江陵人也父曰麟見荊州衞指揮使累功至松潘

叅將母傅恭人恭人素事佛嘗寢夢大士解佩帶授之
已而孺人生名之淑帶婉嫕有志操九歲從父宦楚閫
而秘書君父自吳江簿擢丞任丘舟過武昌孺人忽謂
其父曰詰朝有艤舟江滸者其阿翁故人耶盍往問之
至期任丘公上謁父大奇其言載酒過公舟秘書君玉
立而侍顧問郎君豈嘗委禽乎不腆息女可奉箕箒任
丘公敬諾葢孺人亦得異夢云甫笄而歸則任丘公已
謝事而姑張孺人者奇嚴左右重足而立獨孺人得其
歡姑嘗入邑視女而任丘公有重客至心竊少孺人使
保姆贊中饋事孺人曰此自婦常職耳何需外人身率

女奴供張甚設而後任丘公與張孺人知新婦才交相
慶也則以家秉授孺人孺人督課愈益勤里中名富厚
屢世即無出唐氏右者自孺人爲政而居積愈益饒無
何賀公搆夷難孺人捐其纂組簪珥之屬以充橐饘論
輸罰爲之空任丘公尋卒怨家造獄中秘書君孺人持
門戶支外侮時從中授意置對竟用理出而秘書卒業
成均十許年矣孺人爲治裝趣入京師曰懷與安實敗
名夫眈眈者難未歇也不若遠避之秘書君遂行就除
而張孺人念君未舉子命孺人挈諸姬從郎中其年值
上改元覃恩封任丘公如子官孺人與姑俱有今封秘

書奉使關內便歸省覲孺人念姑老代君居子舍是時
江陵執國命其仲子婦孺人女弟也情不得無還往而
事有不可知者懼見及孺人大指在此秘書君所繇謝
病矣越三年還朝有武林之役聞張孺人疾劇并道馳
還則太孺人倚門迎勞微兒婦幾不有母秘書再乞長
休告而江陵事敗遣大臣籍其貲連所指名黨與四五
人實無意秘書君也江陵貲不勝籍怨家復乘間中君
遂亦不免孺人笑謂君妾固蚤見而預待之矣身苟無
瑕何恤乎無家盡斥居第名田及丐貸所善償之事定
不復居邑屋屛處山中別業恐傷姑心所爲甘毳之奉

不小未殺日夜攻苦食淡與臧獲雜作無復餘方以此
善病會大計吏秘書君用前事詿誤當罷
上特詔奪爵一級供事如故孺人泣而告君
上幸不忘侍從舊臣恩施過望君宜以身殉職維張孺
人意亦然從慂秘書君之官而張孺人年垂九十忽得
病卒不起孺人侍醫藥調棺殮無令秘書君遺憾旋葬
不欲以患難儉其親胼胝而舉羸坐勞欬嘔血數斗踰
年食大減其拮据治家人產自如疾革取曆視之是日
也吉吾可行矣遺命諸子女亹亹百千言而囑秘書君
自愛勿厚葬其日有白虹出熒燭天是爲萬曆戊子十

有二月七日距生嘉靖乙巳六月十有九日得年四十
有四孺人所出男女多殤惟一女適行人王宗蔡子茂
才垵而爲置媵生一男三女鞠育恩深不知有他母也
者男曰佳胤聘侍御史孫鳴治女侍御之妻與余叔弟
柱之妻兄弟也女今育柱家女一字太學李蒙亨子某
一字鴻臚序班楊廷定子某幼未字葬以卒之明年正
月二十有九日墓在邑南九十里天門山延佳原銘曰
豈無婦德才則嗇抑有婦才德靡諧天牖爾賢發爾全
天忌爾全奪爾年無子有子何必已有死無死請視此

秦母吳孺人墓志銘

太史公言吳東楚也自闔廬春申王濞招致喜遊子弟
而筦東海魚鹽三江五湖之利果隋嬴蛤不待賈而足
以故其民呰窳偷生無積聚蓋至今猶然而婦人女子
爲甚婦人女子于巨室爲尤甚余所聞吳孺人者亦何
其離羣絶類也問誰爲偶則上林丞秦玉峰公問誰爲
舅則方伯故太僕卿虹州公而姑曰某安人問誰爲父
則太子諭德澤峰公而母曰某安人三黨中木輪赤紱
不可勝數此亦坐而食租衣稅耳安所事事而孺人之
爲女也纂組刀尺酒漿殺核日從保姆受法而率女奴
服習之以精絶聞方伯爲給事中與吳公同朝數相過

見上林公朗俊機警而悅之方伯因委禽焉吳公有幸
姬不遜于內子則正色陳大義庶不得凌適適不得虐
庶復爲婉容愉色解內子憂諸姬人人憐愛孺人吳公
聞而心夷悅也女子乃能助吾丈夫所不及笄之再踰
年歸上林公上林公故少子父母所鍾情而孺人時遜
讓兩姒婦外家餽遺必進舅姑然後受之昧爽而朝若
執事左右毋敢噦噫嚏唾欠伸跛倚睇視退而見妯娌
愉愉如也臨臧獲嗃嗃如也舅姑喜新婦賢吾且試其
才授之家政謹守出納蓋藏課樹藝織作字雞豚畜魚
鮮蔬果客以不時至共張必豐舅姑喜新婦才吾且觀

其福玉峯公二兄伯蚤世仲數生女而孺人舉四子舅
姑則以叔孫爲伯子後孺人取諸其懷而與之啓居食
息一無所問母使分姒氏愛也故少而姒氏安其子不
別爲非子長而子安其母不疑爲非母舅姑更大喜新
婦善處人母子兄弟間天所福也無何姑病孺人從夫
朝夕侍巳而母病孺人請于舅姑歸而朝夕侍如姑而
母卒不起孺人哭甚哀見姑則謬爲好容不以悲增姑
病也巳而仲氏室火玉峯公中夜奔走呼號救之遂病
孺人禱于神請以身代病病矣朝夕侍如姑而玉峯公
卒不起孺人請以身殉姑則啼曰我以而爲子而死我

安能久活諸子則啼曰孤以母爲父母死孤安能獨存
孺人哭而告玉峯公之靈未亡人不獲殉君以身請殉
之以心夫身固君他日蓐蟻之身也是時姒婦亦死而
仲子居官絕遠孺人晨起泣而酹酒玉峯公掩泣而上
姑食復泣而訓諸子率其家衆數百千指經營日中如
之日夕復如之聘里師之有文行者爲子師而進宗老
于繐帷之外而自帷中泣曰以是藐諸孤累諸伯舅謹
祭之無縱匪彝無即慆淫使人目寡婦之子非有見也
不與交是所以不棄死者而爲秦宗祏長久計也則又
召諸子跽之庭下泣而教之所不肖乃祖乃父者未亡

人無用爲子巳爲其宗老稽顙爲其塾師稽顙大哭失
聲左右觀者無不流涕嘗督過仲子嚴仲子不能受引
刀截髮姑趣止之仲子亦痛自責也然孺人所望諸子
非世俗所豔慕科名而在敦倫修行居恒言自古皆有
死貧者士之常第無令惡聲加我使國人稱願曰幸哉
秦氏有子如此足矣蓋孺人新喪其長子故有此論人
以爲達巳而姑卒孺人執喪如玉峯公巳而葬玉峯公
孺人屬諸子倣考亭禮行之巳而葬姑如葬玉峯公而
仲子歸更丁寧諸子而父兄弟三人惟仲父在事仲父
不如父非子也諸子謹受教虞諸子以富而侈也身示

之以儉衣不重采食不兼味見遺糝在地拾而噉之是
粒也自播種耘穫舂揄釋烝以來所費人力幾何而蔑
棄之見殘絲輒拾而授紅女五絲爲䋃倍䋃爲升倍升
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皆自少之多何可廢也遇生
蝨必戒無傷彼愛其生與人何殊虞諸子之以儉而吝
也身示之以惠母之女弟若嫂發而貧生養之死殯之
夫中表子爲人傭贖而業之里人饑者予糜喝者予飲
成梁治道者予其資老疾煢獨者予衣食或沒其身巳
而娶伯子婦巳而遣嫁長女一切儀文經費鉅細崇殺
皆中程度而心力竭矣食少事繁因以善病稍稍持淨

土文及寒山詩諷之不釋手夜午不就寢諸子諫何自苦即應曰吾日未出而作日入而不得息惟此片隙安暇耳而終不勝病一日召諸子曰自吾爲汝家婦三十餘年憚不能任先舅先姑之勞幸而集懼汝曹不能有予手拮据予口卒瘏夫守成之難倍于創業也後世誰知苦心者以片石爲我傳之諸子驚怪其言疾革復命諸子汝曹故相好無相尤也願得常如今日已呼其子之後伯氏者曰以若爲伯氏後計非以若爲伯氏產計產薄矣兄弟合兩家產而均分之已又泣而使諸子告仲氏曰未亡人不畏死畏諸孤之不立以貽秦氏羞是

不在兄公端坐移晷而逝孺人生嘉靖壬子四月十有九日卒萬曆己亥二月十有八日年四十有八子四人伯爾達聘江陰孝廉徐某女先卒仲爾佳娶廣東按察使賈某女叔爾載娶太僕卿施某女即爲伯後者季爾基娶江西右叅政武進吳某女女一適南京兵部主事周某子邦新孫男三孫女三俱幼未聘字卒之明年十有一月二十有八日祔葬玉峰公五牧之新阡仲子介其婦翁及友人王百穀盛泰甫以狀來請銘皆言銘可許也銘曰一女子身而欲光前之人啟佑後人始不忝吳終不負秦爲令女爲孝婦爲賢妻爲慈母何善不臻在世四十有八年強半垂泣而舍韡衣禁襲咻禁珍匪生不辰憂勤惕慮是以能富有能日新封爾墓勒爾珉媿夫不昏作勞者身死而名隨湮

楊母王孺人墓志銘

王孺人者侍御史贈光祿卿王公之長女典客楊慕渠公之元配余宗王淑人之姊也光祿公元配石宜人生淑人而副李孺人生孺人孺人長於妹一歲自孩提即相好兩母視兩女如一寢食啟居無須臾間淑人有恙孺人瞻察扶相不舍晝夜石宜人日益鍾情王公以女訓及所葺經史韻語若唐人詩授讀使誦以行酒引滿

不極歎而典客父石渠公爲人魁岸有志分與王公善嘗見典客手拊其項而愛之楊公因使媒妁求婚王公曰吾心許之矣無何楊公沒王公召典客來同其子弟羣從學學成爲諸生孺人乃歸舍中兒私計新婦以方伯爲祖以侍御史爲父貴不期驕如婦職何孺人事其姑胡與少姑李聽而婉不飾不敢見上食問寢不命退私室不敢退有事必請不敢私假私與至于侍疾夙旦不皇暇至于持喪哭泣哀顏色戚附身附槨誠信至于王公石宜人李孺人亦然人稱孝焉典客輸欵規檢言逡巡不出口鮮造次之華恥以一毫挫于人孺人事夫恭

不共湢浴不共楎椸衣衾不見裏而時從容諷諫援引物理人情剛柔屈伸之所宜以相長也典客是以直而溫上下無所違拂孺人儆戒相成之益弘矣人稱順焉孺人數舉子不育而當盛年爲典客開媵路推食食之解衣衣之勞則數休之疾則呴噢之有身則調護之產子女則保抱攜持之或逢典客怒則劑𥡴之子女復不幸夭其痛割愈于所生人稱慈焉李孺人奉道奉佛孺人效之菲食卑服芳澤不御而治家最劬織紝組紃酒漿兒羹滫瀡脂膏之屬莫不精良男女授職分工機杼井臼樵蘇牧畜耕耘收穫莫不恪共果一本數以益鼓

莢百疎以澤量六畜一切而剸事魚以時別一而戚羣賓客餽問喪祭品物莫不豐美人稱才焉比淑人之歸余也孺人與偕歸寧時詔之曰昔者先公酒間常語我婦事姑之道姑或曰瓜可爲臼馬可乘屋乎曰然曰不穿不敗瓦乎曰然有諾無違若此此妹所習聞也吾不幸不及事舅而及事姑又不幸早世妹君舅之上復有舅焉君姑三皆從夫從子貴妹婿早貴諸叔父俱貴此其難事倍蓰我勉旃無負先公之言爲王氏門楣光故淑人事余三十許年無失德而爲余納諸姬舉子女雖其天性賢明亦孺人彌渠之功也典客以無子不樂仕

進晩舉一子而其母死子又夭遭大水蕩析其室邑邑不自得佯莫典客謁選人又爲猾吏所持棄去不顧至半道卒浹兩辰輦以還啟之面如生人以爲孺人精誠所感孺人擗踊矢與之同命而他姬生女以字余兒財四五歲女復失母其少姑內外宗婦慰之聞典客綿惙時以此女與猶屬若須婚嫁而瞑若乃負之耶孺人始强起視事又三年而余兒復夭孺人哭曰天之降割甚矣呼嗣子速葬父窆之夕慟而仆地屬纊息絕衆莫知所措急投藥乃甦然自是憔悴不飲勺水踰月遂卒是爲萬曆壬寅十有一月十有四日距生嘉靖癸卯九月

十有二日年正六十所乳女二人惟長女爲儒士董取婦者尚在他姬所乳女爲王應鎬婦則孺人之弟太學生在之長子也典客初以猶子曰泰爲子而內人時多震夙曰泰父兄遜謝之其卒也孺人本原典客雅意請于諸父兄弟與諸肺腑戚定以曰泰爲後曰泰邑諸生娶諸生田爕女子二人子元娶諸生劉栻女子奇邑諸生娶水部郎周士顯女子元之子曰端明典客生時卜宅牛臥山曰泰奉之以藏而形家率言不吉改卜于某以辛亥某月日葬相望百步而近魂氣無不之猶同穴也曰泰不遠千里而來以志墓見屬余昔志典客不十

年又志孺人因孺人而憶淑人年不若姊者十歲病殆
終二星了女無一存者悲哽不勝情故所述多家人語
非大誄墓之辭可同類而並觀也銘曰夫沒五年而無
死須襄事也夫葬一月而死明宿志也年稱耆父黨與
夫供貴也人言其生榮若視生猶寄也皈依二氏為出
世也藏于斯而銘之子姓之情婣婭之義也

黄母張孺人墓志銘

漢水之陽有黄楚澤先生者偕先方伯舉于鄉元配為
張孺人先生四十有三歲卒張孺人之生也與先生同
年月僅後二日二十有一歲來歸門十有三歲稱未亡

人六十有二歲卒十有二歲葬十有五歲子貢士廷敬
始以其友石觀察狀來乞志墓按狀孺人父曰處士雙
栢公與里中比部郎董栢泉公徵君黄廣山公相善廣
山公者楚澤先生父也孺人婉孌貞靜雙栢公意愛所
鍾屬董公相攸董公曰宜無如黄氏子兩家交相慶是
人和也而天亦為之作合者乎孺人既歸事廣山公與
其姑遲明問寢晝三上食退而執作與女奴均甘苦舅
姑以為能授之家秉廣山公善賈致富而好客振人之
急不惜傾橐出恒浮所入先生一無顧問孺人雞鳴而
起男受畊女受織部署已定既夕女獻工於閫中男告

成於閫外勤予稭楛予朴㯼㯼牖給也故自孺人治家
而米粟溢于庾布帛盈于笥果蔬饒于圃魚鮮牣于沼
牛羊雞豚孳字于牢架木千章竹萬箇薪蘖千車醯醬
于瓨蘗麴鹽豉千咨廣山公座客日百數供張咄嗟而
具先生學成登賢能書二十年待詔公車未嘗以尺一
名刺入有司列姑後先卒附身附郭無不精好先生有
介弟為人殺沒孺人治喪悉煩先生上書闕下事卒白
人稱孝弟則孺人以也丙辰先生偕計同人爭門而入
相蹈藉濱死扶曳而歸竟以是壹鬱卒孺人抱其子廷
敬而哭于廟曰未亡人豈憚從死死等耳令夫子之遺

孤不立而未亡人死是實死夫子也令夫子之遺孤立
而未亡人以死報是夫子庶幾不死也與廷敬寢苦于
先生柩側而男女受署一如往時三年喪畢而後遣廷
敬復其所塾日程書不啻嚴師廷敬既補博士弟子員
則詔之曰而父未就之緒在孺子習之未亡人跂足須
之而太父之遺客在孺子謹事之未亡人助之公家租
庸歲費幾何宗人生無以為養貧無以為婚死無以葬
者幾何鄰里困乏者幾何孺子言之未亡人行之先生
卒廷敬無父而有父家眾無主而有主黄無宗子而有
宗子鄉人無義俠而有義俠焉隆慶初載詔下督學使

者簡茂才異等入大學上舍不以年資廷敬遂用第一人貢孺人復泣而謁于廟是可慰夫子矣猶有四息女在教之女史內則擇先生故所交好及名家子秀而文者女之廷敬數上南雍數不得志將謁選人而難孺人不果孺人慰勞之曰兒以丈夫不朽在科名耶在事行耶廷敬遂如京師而孺人忽遘疾疾革諸女與諸孫侍而請遺言張目曰吾乃今得事夫子地下僂指而言若曹狀乃爾吾行矣遂瞑孺人生正德甲戌十有一月十有五日卒萬曆乙亥二月二十有一日墓在和陽山之陽子一人即廷敬娶邢守鄉公估女女四人一適御史

朱寵仲子諸生有年一適邑令彭雲伯子孔年一適封君程總六子庠生學古一適州典籤王立綱嗣孫一人肇胤聘孝廉余新民仲女孫四人昌胤弘胤耆胤永胤孫女一人字知州龔作相伯子思憲蓋某讀狀而見先生爲弟雪大獄出孺人指媿汗與悲涕交下也身有弟中文罔經年不解何用鬚眉男子哉已志而銘之曰二南遞奏周命維新其地伊何江漢之濱微哉中冓細美具陳不學面墻孔誘循循年千世百邈矣彝倫天胙肅皇郊郢斯昀篤近衆遠景附響臻爰有女士以應昌辰岡史芳徽璜瑀孚尹婦順母儀何淄何磷江永漢廣漸我皇仁下者上徵上者下因我裁銘詩翻比風人

熊孺人墓志銘

淫雨爲災沉竈產蛙有一介跋涉而來奉咫尺書則年家子汪從事謙吉所使也其言曰汪氏於崇陽猶楚之屈昭景矣六世名卿碩士相望郎困明經其子孫得疏天子之爵貴之而獨吾父小谷府君從公後登賢能書未階一命以没年才四十有一吾母熊孺人未得爲孝廉婦以没年才三十有三謙吉無能讀父書用貲郎官夜郎閒安所得貴吾父母謙吉少不習事既葬母仙姑山爲形家言所誤改葬之灌溪而吾母時見夢依依故

丘也二十有六年而復還其故昔者從王父冢宰公嘗志吾父墓而吾母以累遷缺吉于心終不忘公其以吾父一日之雅而志吾母他日庶有辭白母地下往余同孝廉領解見其高視闊步頻笑不苟君子人也去之三十餘年而甫知其有伉儷賢如熊孺人者按狀孺人名京崇陽熊孝廉凡季女也孝廉故與通政汪春谷公同爲諸生有聲而又交莫逆通政公遂爲小谷公委禽年二十有一而後來歸是時通政公兄弟俱貴顯而孺人兄弟五六七人者與小谷公俱爲諸生蓋所謂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孺人朝夕習焉而兼濟其美小谷公

講業廣德院距其家五里而遠孺人以時供食飲有他客則加羞珍異焉久之歸浮溪書舍中藏修彌勤夜分始就寢孺人必篝燈操機杼刀尺相待更相勞苦以爲常通政公遷官過家而謙吉生方六月賓客造請若稱賀者日數十百人孺人張具款客下至輿隸廝養之屬無不厭饜藏獲恪共其次不競不譁通政公夫婦大喜新婦偫然有丈夫才矣小谷公每小試輒爲冠首而應大比者四皆不得志孺人慰藉之遇合有時耳君貴介公子又家督也戶外之屨常滿得無分念耶小谷公乃謝絕一切酬往專力於學而孺人總攝內外政男受耕

女受織省業獻功以是不勝勞病矣通政公既解組自內子彭恭人而外如夫人者若而人孺人事之皆得其歡而會舉子不育哭之慟病轉甚逐卒卒之前期小谷公問所欲言弟曰善視吾兒則謙吉猶未齔也孺人相夫十三年燕居能不狎無一語觸迕而有巧思纂組之工人莫能及又性好施施先內外宗之貧者及於鄉黨鄰里寒者饑者没者疲癃殘疾者里嫗之鰥老者予衣食藥物棺斂甚衆比孺人没數年而邑大侵野荒人散乞兒纍纍而泣路傍安得起熊孺人九京更生我也孺人生嘉靖乙酉後卜有二月十日卒丁巳十有二月二十有七日其後葬仙姑山以萬曆癸未十有二月三十日子一人卽謙吉仕爲思南府經歷以文行世其家有子曰棐曰臬其繼孺人者子孫不具載銘曰父黨夫黨多貴多賢猗爾女士天將啓焉相夫黨子亦旣勤止未覩厥成不含而視夫孝廉子從事卜而厝兆屢易封而樹文以志爾子爾孫蒸嘗勿替何憂乎無年令名永世

魏母胡孺人墓志銘

魏與胡邑姓望也而皆與余父子兄弟有連魏正甫于余妹壻爲從兄孺人家父兄有爲余先人姻亞者有與余同登賢書會文社者有爲余弟婦翁子壻者兩家多

科名發跡而獨孺人父老諸生正甫少余一歲踰三十而猶詘於有司也余諸弟游正甫甚洽比余自秦歸始從正甫游家負郭滉水逕其門邑南諸山秀色在眉宇正甫好客客常滿座而家寠儉然往往得精鑿食卽通夕不乏絕則孺人脫簪珥沽酒市脯以佐之余女弟數言孺人事內外宗上下親疏無間介余婦王淑人以下女奴往來相屬也孺人所舉子惟孝廉開之甫離襁褓奇警不羣余調正甫君門待子而大是時郝給事仲輿爲諸生遭離厄會視正甫更甚而有女婉孌可念余屬仲輿以字開之而正甫游於王儀部艮川公兄弟最稔

王公薦之攝督學者補博士弟子員以需入太學上舍而無貲亦遂謝弟子籍角巾衡門有瘠田可百畝水旱不時收入薄不足用正甫日對客手談譃浪不問家有無孺人督耕穫而後八口無饑戊子歲大侵民不厭糠覈孺人有餘粟召工新居之圯者因以賑貧正甫莫知所出也繼姑夏嗃嗃臨諸子婦孺人先爲逢而敬承之終日侍噫噦嚏咳欠伸跛倚不設於身早莫問寢安否抑搔疴痒而治脯羮饘飽必適於口姑目之孝婦其卒也哭之哀疾逆而上壅幾殆久乃蘇其葬也諸兄苦貧倚辦正甫正甫走白下仰藉故人石尤風横不以時歸

孺人傾其奩營綜未遺奠之先一夕正甫匍匐至矣兄弟夫婦撫靈床而哭曰母爲少子小留人力豈至此哉而正甫更謝孺人微卿吾何以不媿子孺人有兄病棘而請於父母曰嫂氏方娠生男我女嫁之已而嫂舉子杞卽以爲壻而以仲女屬之母供膝下歡母卒乃攜女歸亦遣長女事其舅王舅嫠姑甚謹而孺人哭母哀至病比壻爲諸生而甫解頤可以報母地下蓋孺人立孤之功與壻王父若母叅半焉久之父卒哀如喪母而屬正甫曰人子於親喪以貴而賢者題主爲榮今之人皆用之右善李使君何不爲吾翁地余往行禮孺人自帷

中泣而謝而以所手製黄潤貽余庶幾如見吾翁正甫善病病且劇醫藥巫祝靡事不舉而露禱請以身代稍飯依西方之教爲締因種果正甫霍然除矣客益衆緇騈柴轂接迹相過孺人供億非時卒具浹辰不休息閭門外有催租吏嘆曰豈敢忘公家適正窶耳爲稱貸而予之向後必先期輸而自奉甚約一甂甌用數十年不敝茵席帷帳被濯如新或治靡麗衣以進笥之不御孝廉築別館於故廬傍稍爽塏請孺人偕居曰吾不敢忘故家雖廢空不輕受人餉正甫遠遊而有客貽孝廉薪水資者戒勿納家人輩以豚肩餽却之不得則烹而與

衆共之盜穴坏胠篋賊曹掾迹之止勿追饑寒所迫豈得已哉吾不忍也女兩女與子婦恣柔愛之道而孝廉獨子無所姑息旦則趣之起夜則坐於側既就外傅時偵其勤惰歸而叩所習弗能對叱使受撻垂髫特延師家塾著槳糗脯必嘗而後致之孝廉游鄉校登賢書而不色喜曰士所當爲不止此厄於楚闈春官者皆再而不色慍曰人事未盡無以得失有二心凡此皆余所睹記不待孝廉狀而知者也孺人父名鋅母徐孺人慧授之女訓誦其辭通其義爲母當箱篋無一失忘嚬笑舉止咸有常度從兄延平守嘗過正甫父見正甫而異之

以白叔父即爲妹擇對無如魏郎十六來歸而正甫六
歲已失母既昏輒析箸黽勉不至育鞠諸姑諸姒以爲
女智莫如婦是女也而能婦乃爾上食舅姑所親滌器
品嘗而進之吾不幸不逮事先姑復何敢慢於今日舅
卒贊正甫祭葬有加禮蓋葬時孝廉方孕而孺人不言
疲也已爲正甫治室雖一木桷無妄費嘗夢貴人至其
家而生孝廉數月病痢瀕死正甫以試事留滯郡城歸
而見所臥處溺痕滿席每語孝廉母也天只於斯徵之
嘗匿暗室孝廉啼而索之不得頭搶地乃出曰兒寧能
今將爲石人耶歲舟於壑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將如

兒何孝廉兩舉女後乃舉子子小字同寅亦余所命也
十歲而善屬文孺人憐愛過其母兩女孫亦如之女婢
將免身寬其操作至期躬爲糜餔之諸奴產子抱哺顧
復如所生孝廉捷聞賀客麕集而孫與女孫患疹調護
嚴忘寢食復處分食客費與報捷人所需體爲之斂稟
洗矣孝廉如京師恒倚門而望涕如綆縻余以急難栖
遲白門正甫過訪余以孝廉從而念母忽忽不樂尋奉
父還既抵家心怦怦動也對客數起入內省母客訝之
而比歲孺人預爲衣槥甚具命治木孝廉怪其言然不
敢逆寄置之他所一日呼孝廉與孫食魚羹忽腹痛大

吐孝廉召所善程生視脉生已霑醉曰法在不治正甫
唖之若眞醉語耶詰朝生再視語孝廉治木不可緩孺
人耳其言速敦匠事而屬從子始封來候詰之曰若事
我猶母必有後福其勤督吾孫學也已胡壻來與之談
甚歡日且入呼婢子三行酒復三飲湯起曰病魔安在
哉而謂子婦曰以我故未綜家政姑小休晨起亟治事
孝廉侍側不敢退婢子再奉湯叩之不應正身戟手南
而高枕逝矣是爲萬曆壬子三月四日距生甲寅三月
晦日年五十有九凡此皆余所聞與孝廉狀合及余去
鄉後所未盡知也孝廉名始賞開之其字父名挺秀正

甫其字婦翁郝敬仲輿其字女二人伯即胡杞婦外孫
外孫女某人仲女爲王胤宇婦外孫外孫女某人兩壻
皆茂才有聲孝廉子同寅聘王康之女女二長字胡司
城其慥子其次字潘孝廉子廉善子某王潘皆茂才王
則開之會友而孺人知其材者也潘則胤宇所善且世
戚而孺人以壻通言亟許者也其慥則孺人族子而欲
胡氏重親者也孝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孺人於某所
而匍匐走白門奉其父書乞余志狀凡五千言所敘說
母子至情愴惻篤懇然余以爲母譽子也閱即五千言
何足悉而亦人情所常有故爲刪其繁複而志之銘曰

世有孝女孰卹其孤而室其子爲保家主世有孝婦孰遺後姑奇嚴難事無生多口妻有相夫無成代終孰持門戶迄用成功衆人有母食而不教孰兼父師俾子速肖維子之名母實貽之維母之名子克顯之史銘其墓爲魏文師没者不朽生者繹思

荆母萬孺人墓志銘

余友綬太質以丹陽荆氏兄弟謁余觀其舉止讀其文辭嘆曰三荆歡同株即棠棣之華不韡于此矣居一年而其母萬孺人卒復介太質來言以墓中石乞志余故知非此母不生此子也按狀孺人毘陵北循理鄉人自

宋迄今多名下士而孺人父悅竹公璣母高孺人有令德無祿即世孺人與其弟鞠於叔父未幾弟復亡及笄歸叅軍荆公光祉荆公父少南公軨以仲子光裕貴封吏部郎配賀宜人所產子四人叅軍公最幼諸兄長析箸登仕版而公夫婦與父母居賀宜人性嚴正見女賓少失禮輒不顧而去無論子婦矣而獨孺人敬事無違又於諸娣姒相睦宜人勤治生雞晰旦以喌臧獲起受事夜分未央孺人俟姑寢而後退或以燕會饋遺諸儀節屬之須早訖竟恒窮日御燈火至明姑爲一解顏而笑每食必孺人侍乃加餐將以愉色婉容而時微挈姑慰藉之若事我孝矣必得佳兒佳婦之報所介介者若夫不視家人產累若耳孺人長跪而對曰丈夫志在四方奚取求田問舍作錢虜爲中饋故新婦職也五齊四飲籩豆之實死生鮮薨之物割烹煎和之事所以奉賓祭者無不自其手出不給則脫簪珥又不給則以纂組市而身曳緜緗食脫粟飯叅軍公入太學孺人從生女甫及月而歸雨雪載塗遂嬰寒疾已生伯子仲子叔子相去或二年或三年中復有殤者體漸羸劣矣然執勞如故秋之田所視刈稻秉燭而返機杼刀尺聲相續也三子自塾歸見王母色劬足縮夜誦不絕聲而孺人數

休之兒且寢三子覺則孺人婦姑方程督作劇也叅軍公謁選人同郡無賴子以狂言觸文罔或傳致其大逆罪里人籍籍將連坐奉頭鼠竄孺人故病念三子稚無可伏不免是懼一夕夢三人衣緋予一九藥驚覺餘芬在齒牙間乃攜三子之母家蓋百里而遠跋涉無患神之所右非偶然矣叅軍公官東魯孺人以三子從屬宜人春秋九十叅軍公以使事取他道還里爲壽宜人遂卒孺人承訃哀不聊生而以三子還舟楫風濤焦灼怖急明發不寐病益力矣叅軍公服除除西秦孺人與子居守而時詔之若父刻心舉子業不售今以有盡之年

隨牒遠方庶幾祿秩畜妻子若曹不自力爲門戶計耶蓋言出而涕泣雨下諸子亦泣勵學不輟後先爲諸生孺人曰吾所望若曹奚啻此而參軍公亦倦游致其事歸則稍稍學范蠡七策用其五於家孺人夙夜周慎內外不漏冬一木綿裘夏一絺綌浣補不已或諷之過苦曰吾欲以有餘不盡留子孫子孫有成名邀一命吾受享多矣諸子數不第孺人鞅鞅失望坐是病不離席者歲十九宗少年以橫逆來不校至于再至于三欲訴之官舉族憤然萬孺人能容人必有大不得已者既見問故孺人不大聲色而少年亦自悔蓋其性沉靜雖廝賤

未嘗盛氣臨之夏楚不行于家故卒而內外人哭盡哀始病華語三子壽六十非夭第若曹未有樹也勉之諫所以瞑吾目地下口無呻吟身無反側越三日斂顏如生啓其匣錢不滿百白金不盈兩侍婢言錢蓄經年金則得之典衣云三子慟哭曰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傷哉母也有子如此不如無矣故其爲狀情指酸楚殆不堪讀孺人生嘉靖壬子七月十有一日卒萬曆癸丑十月二十有一日年六十有二三子伯本源邑諸生娶同邑廩生葛懷愛女仲本澄邑諸生娶武進副使蔣致大子國子生　良仕女叔本澈邑廩生娶金沙州守孫雲翼子諸生胤蕃女女一適同邑國子生馬可御子國子生之魁孫男五長雲孫聘金沙諸生于廷羔子邑諸生應庚女次亮孫聘金沙司理史懋文女皆源出次襄孫聘金沙僉憲王燁孫廩生　鑒女俱出次幼輿澈出者俱幼未聘孫女五長字武進邑倅鄒大賓子進士之麟子白上源出次字武進學士吳中行子孝廉兗子禹思澄出次與澈兩女俱未字三子以某年某月某日窆孺人趙塘新阡其來乞銘亦參軍公之命也銘曰頎頎碩人衣錦褧衣洵美且貴無子安歸而有令子如三珠樹將母來諗令問廣譽亦有黽勉詒肄禦窮中道棄捐靡

閔我躬而宜室家琴瑟靜好德音莫違君子偕老勞我以生息我以死是爲天道疇能免此生不辭勞死不作苦是爲人道從天所予不待生存不隨死亡神理綿綿子孫永昌雅有美媛厥初生民作而銘詩續古之人

汪母吳碩人墓志銘

吳碩人者典客吳公某之女左司馬汪伯玉先生伯子太學象先之偶也先生元配爲吳碩人七月以瘵死繼室吳淑人舉女而以李孺人助遴生象先碩人少敏給典客奇之是女而丈夫者也必以配佳士不輕字先生方爲大司馬尚書郎吳淑人卒因請急送伯子歸典客

家溪南有曲水園通人韻士杖履日仍其中司馬數從
遊甚歡祭象先神衿秀穎兩公以此締姻明年司馬復
以將淑人繼而有襄陽之命于是封司馬公與胡淑人
留象先此爲吾兩人供舍飴樂兒第攜新婦往耳司馬
爲憲使禦島寇屢有功以中丞撫閩迎母之官象先始
從入閩無何中蜚語謝歸而陰戒材官魏國以象先寄
戚大將軍幕府此其故難言之矣
穆廟二年大將軍移鎮薊門攜象先渡錢塘司馬往會
大司徒殷公方叅藩兩浙故司馬榜中人其仲子執金
吾象先之亞也大將軍屬司徒俾象先受室與俱北典

客不可象先從司馬歸庚午司馬起家撫鄖中象先始
婚蔣淑人御子婦嚴侍立或竟日禮所謂寒不敢襲癢
不敢搔不敢睇視噦咦嚏噫嚏咳欠伸跛踦者碩人習
而安之若素王舅王姑賢之蔣淑人從司馬撫楚貳邦
政凡六年而歸碩人有身侍姑側久之眩仆地而又有
揣意鑿空讒人交搆其間司馬慮之命象先與碩人居
武林武林人以象先貴公子碩人富家女衣錦食肉屬
饜而碩人囊衣一襲糗糒粗給而已出其父遺奩爲糊
口計而象先復病肺病瘍數殆碩人口嘗藥物手爲几
杖扶掖抑搔不移昏旦病得差自浙徙淮拮据治生十
有八年每歲象先歸覲二人碩人當戶彌謹嘗從象先
歸寧已爲其子咸納婦而蔣淑人喪其仲子稍稍假子
婦顏色象先病益平而司馬病矣召象先來令攜其帑
還勿復出而司馬卒碩人與象先奔哭盡哀蔣淑人退
而省其私終無怨言憐之語介婦曰若孝得如長姒吾
何憂象先所居湫隘佐之闢西偏地治室已蔣淑人卒
碩人眉宇日舒課臧獲農桑畢盡其才力身治絲枲酒
漿無不精鑿牧雞豚無不蕃碩管藏蓋之鑰鈎校簿籍
錙銖不爽少有恥沾沾爲富貴容所出視其所入十二
三無所紛華衣雖敝卒未嘗垢承祭禮賓陪鼎加籩諸

御僕皆望其腹象先好周人急饔飱其餒者槥殮其死
傷者貸不辭負不責碩人有相焉典客及艾而歿業中
落迎母李孺人養生送死如其子子女八人餔餌組紉
必親所裁授而鮮囷腴奇服嗃嗃爲政儼若朝典家衆
慄息每勑之曰女巫女僧女樂三者如鵂鶹見則不祥
毋得履吾閾違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
不順也春秋六十內外孫曾三十許豢轔轔蹌奉觴上
壽里人艷其福病棘諸子涕泣問所言厲聲曰存亡大
分無可柰何若曹四民之業惟其所操無忝所生又何
知焉整襟坐而逝生嘉靖壬子十有一月九日卒萬曆

壬子十有二月二十有三日癸丑八月某日葬飛布之壠男四人伯祖咸娶吳光祿時脩女仲祖豐娶吳太常應明女叔祖穎諸生娶胡處士某女季祖舄娶方大參某孫女女四人伯適太學生吳洵美仲適太學生吳紹叔適江方伯珍孫子猷季適儒士許某子為龍孫男八人祖咸出者阜昌娶鄭參軍九敘女其次阜民阜南阜𣪍祖穎出者阜與祖舄出者阜宇阜脩曾孫奕世阜昌出余游司馬三世嘗客新安累月知象先母子兄弟間內行甚稔從子內史吳某為狀至取恒少君孟德耀麗氏拼列王霸陶侃母相方是可銘也銘曰古稱賢者伯

奇孝已所遭後母是為難耳丈夫且然而況女子長公生分故非屬褱巽以行權惟司馬氏吁嗟碩人茹辛多矣垂四十年家秉滋起子孫繩繩年踰指使維天右助寧無所以言辭華屋歸于蒿里中有銘焉其名不毀

翁母陳孺人墓志銘

海虞翁氏有五丈夫子不佞得交其二方承乏秉越憲時吏部公為會稽尹共事都諫公以鄞尹奉徵書居京師其年入計識之比叔弟為海虞博士則少崖公與其叔子茂瑶皆以諸生立館下稱其文行尤著少崖者都諫吏部伯兄也叔弟旣入南雍館叔子過從因謁不佞修通家好而以都諫公書幣乞余志其母陳孺人墓已讀叔子所為母狀累數千言情則使人酸涕文則使人色駭無復可置詞者而質諸叔弟曰信稍櫽括而詮次之孺人夫翼王舅為茂才介石公王姑為薛太孺人舅為贈給事中石崖公姑為王孺人夫為少崖公叔郎為茂才具茨都諫完虛孝廉昇宇吏部泰輿公孺人父黨王父為大治令豫蘅公王母為徐孺人父為茂才文圃公母為周孺人孺人之為女也聰悟夙敏誦父所授內則遂能以禮法自持不妄言笑甫扶床而母卒哭無常時無常聲其天性然也孺人之為婦也甫齔而歸蓋文

圃公憐其失母故舅姑家政尚嚴而又以孺人少閑之在初嗃嗃滋甚則日伺舅姑顏色先意而將順之目不敢睇視身不敢跛踦疴癢不敢搔屏氣不敢噦噫退而食唯恐有命不敢飽思其母或其父來視吞聲不敢語涕龍鍾衣席上也王姑與姑之喪相少崖公襄大事目親喪所自盡況君家督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少崖公就宅別館為塾授經列弟子籍者甚衆而時以其修脯貲為酒飲之為殽食之豐約莫不中度少崖公動靜云為必效雞鳴之儆御助遊者莊而和諸叔郎嚴事丘嫂旣有室不以姒婦驕稚娣婦相得甚歡孺人之為母也所

舉六男二女乳之腹之出入顧復之左右提挈之角羈
之飾袯衭之衣或浣補焉餦餛之食臥起溲溺之時纖
芥經其手長而從師具贄納婦遣女敬慎重正而親親
其有不若訓督責不貸孺人之爲家也賓祭之籩豆必
備醴齊必甘粢盛必潔犧牲必腯臧獲舂藁者執爨者
操井臼者蠶桑者力田者蓺圃者應門者掃除者分職
考成不愆于期蓋既病而猶項科條不已也孺人哭母
哭父未已而少崖公遘奇疾醫藥禱祀願損已年以代
之已而仲子季子少子才而夭仲子婦賢而夭又憂叔
子善病則內傷其心葬王姑姑未已而葬子葬子婦存

不

者爲經營昏嫁持門一切如丈夫則外盡其力脯不食
嚮晦不晏息膏沐不施風露不避其初壓于尊章喘息
不自由其後涕泣日傾而七箸日減故雖年踰艾稱王
母而實無一日歡彌留之際語叔子吾茹苦萬端雖生
猶死若其述之以詔子孫使知吾苦雖死猶生叔子所
以怨慕無已時胷若結轖言若鯁噎者也孺人生嘉靖
丁巳孟春十有六日卒萬曆丁未孟冬十有五日葬以
卒之後某年月日墓在某伯子某殤仲子毓英邵茂才
娶戴公某女叔子毓華茂瑶其字邑茂才娶光祿卿錢
公某子茂才某女季子胤祥邑茂才爲某後娶孝廉汲

公某女少子毓芳最少毓藻俱未聘英祥芳俱早卒所
謂才而夭者也詳叔子狀中女一適大司成陳公某孫
郡丞公某子茂才子欽華一字司寇徐公栻孫茂才錫
朋子某孫男二華出者震昌聘茂才邵汝文睿明未聘
孫女二華出者字太僕卿袁公某孫茂才德艮某子某
祥出者未字銘曰有夫則賢有多子則賢有孫則賢人
所不敢必而咸備之得天者偏女則賢婦則賢相夫訓
子則賢人所不能兼而胥具之脩人者全育生者勞焉
哀死者傷焉財五十一年而疾苦參半天忌盈信然天
勝人人亦勝天五十一年而百千萬世在焉有子之文

不

有史之志以傳

鄭母鮑孺人墓志銘

鄭逸少以文名而才具識量勝之余小友也其父與世
父孩提相愛事王母孝余老友也其王父與從王父善
王父沒而從王父不內勺飲十五年從王父爲暴客所
持刃及額而從父泗徒于趨救之以免余所稔聞也逸
少王母將百歲婦順母儀余所再致祝也而逸少又爲
余亟言其從伯母鮑孺人侔名宋鮑女宗云孺人家棠
樾其父則左司馬思庵公弟默庵公某母則陸媼默庵
公早世孺人致哀于獨處而承歡于母側其他問寢視

膳疎節靡不周備宗老稱孝焉年十七歸鄭季公濬其齒稚也其分姒也其母家裝送豐人謂是且以富驕人而孺人以身下二娣毋敢敵耦其姑許嫗御諸子婦嚴人且謂婉孌季女不習事而孺人奉之唯謹姑勤則井臼機杼執其勞者姑儉則服食罷用取其薄者委以他政親疏隆殺一如姑意姑乃大喜爲人毋率愛憐其少子老婦虞季子婦不力爲我憂今而後吾季無患矣季公佐伯兄治鹽筴維揚智深而慮沉十年三得倍稱之息而尺布斗粟無私孺人語公本末更盛虛實有時君休矣且歸而爲嗣續計季公不可若嘗字方壯孺人流

娣有頃而後言曰事有不可知脫以妾故使君無冑是妾爲鄭宗產害也死何所逃罪季公重違其意再納姬而得嚴氏產二男子曰胤寅胤宿孺人拊畜顧復劬勞百方子亦不知非孺人出也然而日用啓居具有節度居則曰諺有之教婦初來教子嬰孩逸居無教是棄之耳季公橐至鉅萬而孺人巾車制衣爲行具諷季公以其業畀從子獨攜金累千賈里中孺人察其可使者屬使息之以待緩急不時之需且以補鹽筴折閱而季公得與諸昆弟儻佯泉石花鳥極當生之樂孺人亦與諸娣數過從曰人生如寄寧保百年常聚乎識者稱其達

生凡季公所爲創宗祠置義舍治道成梁哀死卹貧布施優裕則孺人裨助爲多鄉隣閫者兩喜多溢美之言兩惡多溢惡之言覽其辭率其說惡得無眩哉季公以咨孺人億則屢中有解白水破連環之慧焉初逸少夢神予以竹萌五曰此多男之兆也以其二奉季公覺而白孺人孺人曰若啟予神神道遠吾徵于人人道邇若伯父不以我將謝年往無子有出體信我終若列眉新不間舊小不加大夫錫祚胤舍是安歸逸少曰善是非小子所及孺人故儉約晚奉佛益省約預知亡期勑家人無號咷無厚斂萬曆癸丑十月十有七日浣櫛如恒

怡然長逝若尸解者距生嘉靖乙巳十有一月三日年六十有九鄭有世德刑于中冓如孺人者則脩身齊家之明效哉子胤寅聘方文學一蘭女長寔鍾岳女孫胤宿初聘江孝廉之遠女今聘其弟文學之遙女女二長字程孝廉子鐸次子從泌次幼未字並嚴出其邑人儀部程公子鏊爲狀太史焦公竑觀察使黃公大節爲傳與逸少語合逸少名之檗庶乎內舉不避親者矣銘曰漢張叔紀有夫有子皆世聞人少爲孝女長爲賢婦老爲慈親其鄉名士好是懿德作頌以陳化明惠母美哉厥謚終古常新維程邦媛始束終舉內則率循黃公執

憲程公典禮集公史臣傳狀同辭擬漢女士必於其倫言朵作銘光昭令問千祀靡湮

程母孫孺人墓志銘

張洗馬子貞成進士出余之門故其婚姻多以洗馬故相過從程生之儁者洗馬之妻之猶子也而以其母孫孺人訃來泣而言設洗馬在當以墓志屬之今已矣先生幸不忘洗馬不靳爲母一言友人汪聖修代之請益堅且言生貧無以款墓之嫌因詮次所爲狀而志之孫氏自阜市徙城南爲邑望族孺人父大成母邵少則孝於父母溫凊定省婉容愉色父母愛之惜哉不爲男子是

孝女聲聞三黨而程太公太和與其偶何媼謀曰爲女孝者爲婦必賢盍爲孺子委禽焉既歸程長公正祥所以事尊章益虔酒醴脯脩醢菹膏滑無不致味尊章食之而甘家人恒餕唯所命祭祀賓客薦羞加籩倍豐尊章喜新婦才若是吾兩人鄉所屬望實獲我心矣太公有少子少女孺人共衣食適寒暖之宜相啓居中早暮之節尊章益喜新婦推吾兩人之愛施及子女可謂令德懿女士而生孫子家之福也而孺人顧艱于子則亟請長公置貳室余裯之御俾得當夕與已等貳室亦依依若慈母而孺人先舉女巳舉之儁內外宗老嘆曰是所謂早而不可踰既以與人已愈有者耶尊章之卒也棺斂周慎悉出手裁哭泣之哀貌若茸葉容臨弔者嗟嘆相屬季姑歸洗馬最相睦宜其室家一切以孺人爲楷洗馬語人內子賢自天性然程孺人實輔之其育之儁乳哺腹懷未嘗須臾離而不爲姑息教之以正既長擇益友與往來饋問必腆當其盛年輒蔬食絕酒肉而所卹凍餒助婚葬唯力是視長公父子修什一之業父子京師子于七閩什九在外而以好義聞一鄉則孺人以也比歲戚屬多故孺人瞻察狀相焦思紆體遂至于病而趨之儁之閩之儁辭孺人正色曰若父慷慨不有

其家若復不問生產食指繁將安所仗重貽我憂滋之病耳之儁乃行未幾遂卒先期沐浴薰香結衿端坐于婦請所欲言不答第曰母老不獲終大事其于孝蓋沒身而後已卒以萬曆壬子十有二月二十日生以嘉靖壬子正月十有六日年六十有一子一人即之儁字民章朱少宗伯亟稱其爲人娶敉寧劉玄福女女二人城南汪洪仲子貴德峽東王憲校仲孫灝其婿也孫男子經聘朱紫金綬女銘曰詩首二南爲王道始窈窕淑女樂只君子勤儉孝敬葛覃尚矣樛木逮下螽斯麟趾世有哲王刑于乃爾叔季道微能者無幾猗孫孺人婦德

具美洵可以風形管斯紀我作銘詩以俟國史

劉母張媪墓志銘

劉處士卒二十有三年室人張媪卒年七十有八矣處士自媪外無他姬侍產丈夫子二人伯應光婦鍾某女有子之駿娶盧江令章達女仲應唐娶進士董曆兄處士春女而茂才書取女之者也繼娶處士龍某女董有子之驥之昌能有子之某之某之某驥娶處士張文著女繼娶處士張應斗女應斗媪猶子也昌六歲失母媪爲育之後六月而天蓋媪有女十八歲而事余三十四歲而卒卒先於媪二十年憂能傷人媪未耆時哭夫哭

女不虞有今日而二子長者艾次者強諸孫鄉學文藻秀發處士之葬也媪女從余官大梁不及臨以爲憾請余志其墓其年媪女舉子名之祥符未朞媪女與子先後夭甲午葬媪女以祔余適王淑人媪與兩子與執紼焉媪生愛女甚地下有知其相於宜何如者天之造人萬有不齊媪所受享匪直女不望萬一即處士不逮矣媪之事其姑昌與其繼姑鍾也人稱孝焉諸娣人各有心其未析箸也與其既析箸也有無通共喜怒不形其于小姑也亦然其于夫黨之娣姒亦然御兩子婦與諸猶子婦咸以愛勝媪女方盛年能以媵侍余迫欲其得子而未有也媪之字女之媵也猶女也百里而遠歲時存問無缺其于諸臧獲疾苦饑寒隱親沾浹未嘗以厲聲色相加其于諸婚姻里黨亦然其操作之勤也其服食器用之儉也其賓祭之豐也其施矜寡孤獨之周也子孫則而象之不言而喻蔚爲聞家里臨溢水賈者農者儒者貴者民數比一大縣然三世希不失矣歷三世而有興無替可指數也劉氏居一焉始東終舉之則媪內助爲多媪之父曰項母曰李其生嘉靖癸巳九月二十有二日其卒萬曆庚戌與生之月日同葬從處士禮也余里居及聞處士病部署喪事媪卒之年余以急難

僑寓廣陵金陵間病不聞狀葬不致賻二子原亡娣之意復請志母如父余不得辭感念逝者母子如在初沒其辭質而無文如此銘曰爲妻爲婦爲母賢哉天授也有子有孫有年福哉天全也吉蠲爲饎而奉之廟中祏也令名載而行之墓中石也從爾夫從爾女其窀安宅也

程媪墓志銘

程媪黟李氏女父鑰以高年爲社祭酒得賜爵一級是曰壽官萬山公年二十歸祁門程神保神保亦以高年爲社祭酒賜爵與鑰同是曰處士松石公舉子三人伯

大中仲大經季大立媼歸不及事姑獨事翁而處士有兄嫂媼事之皆如禮翁春秋七十里人推牛釃酒相賀媼嘗中饋款客極豐他兒女時來索醵金無厭色媼奩裝故饒而更勤績悉以所有佐處士賈賈轉徙無常會翁病媼爲延醫藥卜祝既卒周於身若棺無所惜費處士奔喪還涕泣而謝之吾乃以若不媿子其後處士賈漸落媼攻苦抱哺諸子女而處士屬其兄償所貸再從兄貴通百金貴通燬延及處士室殆盡其兄恚曰災實自貴通貴通當償吾室吾何爲償金處士意不可而媼曳持之人攘其利我處其怨以怨貽子孫知者弗爲也

卒償之其所逋他子錢家亦割名田償之伯氏乘屋凡三年訖事小宗建培元祠遷曾祖福宗墓葬祖珍母林處士什九在外媼佐工事事無乏三子壯處士罷賈不飲酒食肉奉佛唯謹媼獨如故至八十有三而重違處士戒姑從之再踰年卒與處士齊年大中游余三世不啻家人父子余卜居城東隅十餘年力詘不能就工處士歲遣大中入楚助余大中善堪輿方脉余兩遭大故需之如左右手迫歲暮令一歸省比發春趣就道矣處士謂大中古朋友或相許以死柰何以兩人緊念倍德不祥爲人謀不終不義吾不願以爲子辛卯臘大中從

余虔州請急歸距處士卒時才兩旬不及見大中甚恨之誓不復出予舍媼譬曰李公遇而父子不薄父以而能修尺寸報含笑入地且而年六十不得致毀大中則入楚乞余志處士墓亟歸而媼復趣大中而忘而父之訓乎吾聞李公病免方營菟裘此而盡力時也而王父卒而父固在外老婦代爲喪主今而婦與而子婦善事我我故無恙無遂以死相詛大中飲淚別別一月而媼忽有瘠首之疾卒大中泣不自勝曰父若母沒而子不得側孤不可爲子矣雖然不可以孤之不子而沒吾父母吾父徼公之靈得傳與志以聞於世今敢以母墓中

之石請余交大中垂三十年稔聞媼閫行見大義操遠處勝于男子且以余故致人父母不死於其子之手卽媼夫婦義甚高余何德以將之故志其翔實如此媼生正德己巳十有一月二十有七日卒萬曆癸巳四月二日年八十有五以其年十有二月五日葬蕭南塢負坤履艮子女婚嫁具處士志中銘曰末俗滔滔佞佛信神最易溺者實維婦人夫倡不隨遞焉寡倫嗟子行役凡母則然以而獨子以而暮年生也遠遊沒無怨言宜而眉壽宜而有後誰銘而墓而子之友知人者友知子者母

程母李孺人墓志銘

程方叔之因母李孺人淮安人也方叔父爲上林丞純一公配吳孺人有二子一女而病且不起告上林公曰請擇可者代妾爲吾子女母上林公簡良家女累十百人而得孺人年十有八婉孌閑靜中饋事若習貫承上御下無所違失吳孺人字之如女弟而孺人奉之愈恭吳孺人喜賀上林公是非直吾女子之幸君家宗祏之靈也無何吳孺人卒伯子開祈方八歲仲子開祜方五歲孺人撫之不啻自已出啓居飲食衣服朝暮瞻察唯謹已身產三子一女而視吳孺人子女倍敦曰吾不敢

不

忘女君之託也上林公事兩尊人盡志盡物孺人敬順無違上林公友其弟司城太學兩公沒身無纖介孺人和諧諸娣姒絫而不姝上林公游成均爲監奬祭酒所交知賢豪長者過從無虛日賓饗贈餞加之以宴好孺人共給無乏上林公睦于五服之親及郡邑鄰里鄉黨觴酒豆肉簞食無不分也值歲大凶稻蟹不遺種捐廩以待羸餧者國人人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孤子寡婦疾疢貧病弔死問喪無不周也孺人以其簪珥綦組贊成事焉伯仲之婚也長女之歸也孺人具六禮而伯爲太學受室潭溪黄時周仲爲大官丞受室環山方勉柔子婿吳光相亦爲太學宜其家室貲用饒裕孺人稍自寬今日之事幸而集可不負女君地下矣無何伯子卒所遺財一女而孺人慟曰天乎使我爲德不竟即地下人知我我寧無媿於心乎以此邑邑而卒孺人之慈愛不獨吳孺人子女即他姬子女視之如一他姬子女不別母所自出分均無怨守固不偷節度不攜日諄諄勑子女也程氏貲雄里中孺人恒椎髻綈縉蔬糲之食而所當施則無少吝或見侵侮垂涕泣自傷而已父母黨終歲不往來曰吾見諸賈人外家借資而冒沒輕儇者自私暱始故遠之耳抑以全之也蓋三子長而始以渭陽

不

之義稍津潤云程氏族多長者甲於荷池上林公父子兄弟甲於程孺人有相之道焉以方李絡秀之于周氏無忝古人矣三子中方叔最賢思其母相夫撫孤持內外家政識度才諝勝於男子而享年不永又不及時沾一命爲母榮寵介其友以墓志請爲識大畧如右孺人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萬曆某年某月某日年四十有七三子曰開祉開祉開禛開祉即方叔太學生娶東關許冲女繼溪南吳某女有二子長曾麟聘溪南孝廉江之遠女次鄒麟未聘二女一字環山茂才方明佐子次未字開祉太學生娶長齡京兆從事鄭本烈女有二

子圖麟未聘畫麟聘雄村大叅曹樓子太學公弼女三女一字方塘孝廉胡士光子一字南山太學鄭一鸞子一幼未字開禎娶艸山滇闡叅軍吳文寧女有子羣麟聘沙溪太學淩光亨女幼未字孺人所生女適雄村孝廉曹士鷁子蒙泰吳孺人子女見前楊姬出者開祺娶黃備京兆從事張良嗣女子見麟未聘開禔娶冲山嘉興守吳國任女皆姬出者開禧娶沙溪大理司務淩子儉女女爲呈坎太學羅希任子茂才鼎功婦祚之女字羅田方伯方萬山孫祜之子石麟娶溪南太學吳士翼女繼洪坑洪某女玉麟聘巖鎮茂才方應符女人麟聘

茅田進士吳之俊女以孺人家無常子也因備載之銘曰八子而子若一子賢哉子以母先四母而母若一母賢哉母以子傳無母之子生以他人母全有子之母生以他人子捐如其賢如其賢鳴鳩子七母加一焉可正四國胡不萬年子孫世世奉之不忘不愆四國誦之竹帛金石相宣兆之謂萬年夫誰曰不然

程孝媛墓誌銘

新都程茂亦尚甫與雲間沈孺休相善而孺休又從予久無妄語無雜交一日緘書寄其里中陳眉公所爲尚甫娟傳與其謚孝媛議而以墓中志屬余眉公今之南國人倫也隻字之褒榮於華衮況不一書而足乎是可志已志曰孝媛名德娣字景耀海陽石潭張翁女也少而淑慎事父母婉以從令父母愛之愼簡所對尚甫父母聞其賢爲委禽張翁家相近知尚甫快士也遂受聘十七來歸母持其踵而啼人以我愛女不知失我孝子尚甫嫡母黃孺人因母陳孺人探諸子婦嚴孝媛洗腆酒食相侍啓居卽非時召呼徵索應之無違兩姑喜是吾家又得一孝子也卽盛怒見孝媛輒色定時尚甫父子容烏戍陳姑從而黃姑留則乞省陳姑已黃姑春秋七十則從尚甫稱觴久之而返聞黃姑病亟歸治喪而

黃所遺財漏甕破甑數事尚甫詰狀孝媛曰君嘗與我言鮑宣婦提甕出汲陶士行日運百甓令吾兩人得與古齊名所遺多矣尚甫嘆服其言歲時祀先雞鳴起滌溉錡釜筐筥儐具殽核籩豆有牖下季女風諸姒或挾長爲驕孝媛事之逾莊卒相得無間三黨之戚雖在千里外慶弔未嘗廢禮尚甫好振人急難謀之婦稱所蓄多寡與之所治二氏宮若掩骼胔脫繫囚無算率資諸婦奩尚甫客日滿座孝媛諷曰客不在多惟其賢豕交獸畜多奚以爲尚甫自是無淫朋矣孝媛幼未涉書尚甫讀列女傳而竊聽之若有會因與論死節守節孰是

對曰有子守無子死尚甫大驚久之遂旁通他文史與
尚甫相質難於忠孝節烈事喜見顏面尚甫得古法書
名書焚香鑒賞孝媛吟唐詩一二章鼓琴一再行以爲
樂至其獨處若有事閨閫外不傷睨不疾言里婦治遊
微逐拒不從也早爲尚甫廣嗣將置媵夢北斗君畀以
佳兒因有子允劬允勱二子受書歸立之側使誦所習
而爲之正句讀考訊大義凜如嚴君尚甫葬母孝媛病
不從甚恨訖葬病革矣謂尚甫願以老母爲託日誦金
剛彌陀經屆期捧手道吉祥而逝是爲萬曆乙卯九月
三日距生乙酉九月十三日年三十有一子二長允勱

未聘次允勱聘太學生畢君士衡女女二長字吳次未
字初夢老嫗告曰汝算二齡止耳請之則曰更與汝四
十五十後九月疾革符其數云尚甫有劉氏姬以　贈
吳門義士葛成厚爲之裝吳人奇其事意不忍負孝媛
故也銘曰婦從夫諡古之典禮夫諡其婦禮以義起
令諡法孝惟天子百行本孝曠可缺此孝諡有五其
一耳兼裕用之廼得女士以孝易名雲間野史私耶公
耶無間然矣我作媛銘特宣斯　指埋玉新阡徽音靡磷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二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邵母黃孺人墓志銘

邵仲子文宇介紹其族兄一儒來謁奉其從父泰常庶
所爲母黃孺人狀請余志墓按狀孺人爲海陽市南人
其父玉泉公其母吳媪其夫邵長公來儀初父母憐孺
人秀慧不輕字而長公父海山公有長者稱長公少年
偉然丈夫志槩遂以孺人歸長公事尊章恒昧爽起問
寢安否治甕膳而進之大嚼快意長公賈居巢之柘皐
因受一廛孺人代居子舍旨甘之奉陪鼎加邊豌以從

令卽非時有餔須供億不乏無不當尊章意指長公用
是無內顧心計益精以致富羨姑病不脫衣而侍相卧
起偹藥餌搔抑疴癢如此累月姑數休之不懈舅病長
公朝暮左右忘寢食孺人亦朝暮忘寢食舅姑卒沐浴
鬠體飯唅象生執也棺槨象版蓋拂也帷帳纓翣象菲
帷幬尉也佐長公盡物哭泣啼號終三年喪歲時悽詭
唈僾几筵饋薦告祀如或饗之佐長公盡志抑何孝也
身舉二子長矣長公客久處有所納趙姬當夕之御不
以自私出入與長公俱惟所欲長公以天年終于是孺
人且稱老憂悼不已後八年遂卒抑何順也趙姬有二

子而取子之子就外傅所師事取友束脩問遺從其厚者曰誠得賢子寧惜小費游有鄉處有所諄諄誨之守業而無惰淫抑何慈也與叔姒居數十年絕纖介之忤家僮女奴百千指祭饑寒均勞逸周困乏人樂爲用長公仗義好施脩學宮搆宗祠除道成梁賑荒療疾所損不貲孺人以其刀尺春蠶之餘助之抑何惠也居平夙興夜寐雖老織紝汙澣靡沒不懈既備家諸子成名多長者遊而椎布縞素不厭蔬水訓勑子婦吾奉先姑家法無敢失墜若曹無忘吾言抑何勤且儉也生嘉靖癸巳七月八日沒萬曆丁未二月十有三日春秋七十有

五抑何壽也子四人伯文賓負克家才早世婦程氏仲文宁國子生婦孫氏叔文宿以邑諸生爲國子生婦汪氏繼汪氏季文官京衛經歷婦金氏繼朱氏女三人一適許鑰二適國子生黃啓元三適國子生汪允脩孫子八人逢升國子生逢時逢聖逢晉逢鼎逢昌逢年逢斗逢章女孫亦五人曾孫七人曾孫女五人抑何多賢子孫也奉常狀稱孺人一洗竎褘之習具有女德邵氏之興也長公或始之孺人終之孺人或始之長公終之始衰終舉而後成夫無成而代有終聖人蓋惡夫專之者代有終而歸于無成無非無儀如孺人善矣墓在石阡之陽葬以某年月日銘曰孝順慈惠勤儉者人乎多福多男多壽者天乎人可必乎何一賢而百愚天可必乎何事同而報每殊維此邦媛天人之際如響答桴於戲

邵母蘇孺人墓志銘

友人汪永叔以書屬余曰此聖脩之友邵然所爲其母蘇孺人行狀也有美而稱不誣先生幸爲志墓中石按狀蘇氏出宋易簡公後世居休寧縣南門邵出宋歙州敎授公後亦居南門其後處士國華分居西門蘇有處士新志公雅行愿謹而與今處士邵湖石翁父相善新志公娶于胡所生止一女卽孺人也慧而靜婉嫕求素

對得湖石翁年十七來歸翁王父以外侮毀家孺人少婦主中饋事必精腆尊章甘之課諸臧獲出作入息程量并然翁得無內顧益精心計行賈不數年而贏用大饒孺人養尊章彌豐舅康樂至九十賜高年爵而數語翁以厚直取所轉鬻故地物土方慮財用備庀工技數十百人身爲護作既廪稱事別鑿畚鍤之具庾房令辟之屬綜理無遺宅成而三世子姓託處焉娣姒數輩化之無乖忤也翁父卒以不得進一刀圭爲憾厚治棺殮治葬祭歲時伏臘薦享先靈有采蘋采蘩之風兄公稚婦俱蚤世所留藐諸孤傫然也孺人取子之爲之飲食

衣服爲之行贄從師爲之加冠納婦如其子然婦入宇愛之誨訓之如其子婦然諸猶子無父而有父無母而有母矣女公嫠而貧日予蔬脯月予米薪歲予布帛女公安其室從一以終有司旌門邑乘列之貞婦孺人實成之也孺人父晚滅產贅而處之別舍且莫上食而飾一鬟娛侍之舉一男一女擇右族嫁娶新志公不爲若敖氏鬼而其冥報相貽可知已內宗外宗婦若窮巷掘門之嫗媼窶疾小弱無所仰賴者食給不倦聞人操瓢而乞穀所餔食之而佐翁爲糜飼窮餓施藥餌瘞道殣稱貸不能償輒棄券賓客無遠近尊卑體薦折俎有常

其自奉不厭菲惡也孺人方盛年數孕而不育爲翁置側室復不孕翁三十有六而孺人舉然爲鴻臚序班已舉點入太學爲從父鎭撫公後已舉麃爲儒生有女一人孫男七人孫女五人婚姻俱名家湖石翁富而行善賜高年爵如其父邑長吏博士禮爲鄉飲大賓孺人生嘉靖己亥十月十有六日歿萬曆乙酉六月十有四日年四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七都之陽虛其左以俟翁銘曰處約能勤卒以富聞富不以侈施而當禮孝女孝婦賢妻賢母其世永延其名永傳

黄母沙孺人墓志銘

郝仲輿宰江陰善其邑人黃友上余仲弟禮爲子師友上因是以交余家貧母嫠且老餬其口於四方貯錄焦飯以遺母嘗入郢與余兄弟談不禁涕之橫集也忽心動而歸則母已病七日而後卒七年其友人張君始助之葬以祔于其父鹿山公楊庄之右而屬余爲之銘按狀母沙姓江陰名家女年十九歸于黃恪共婦職戚黨有饋雖小物必獻于姑受之則喜若反賜之如更受賜然朝暮治具甘滑脂膏必宜盥手以進盡嘗之而後即安夜必立門下候寢方歸其室黃家故饒母所御惟布素而井臼機杼操作甚勤叔有娣徐姑命以間日治中

饋事相咨議物相通共也舅姑益憐愛之舅以富府怨怨家速之獄鹿山公以身代請越壁對簿積數月母方娠友上也邑邑致病免乳時幾死亟以諸管鑰緘而奉之舅姑舅姑曰賢婦哉禱于神遂瘳鹿山公歸母勞之曰爲人子服勤至死死且不懟況生還耶公叔季兩弟長受室舅姑析箸以盆塘庄畀公吾生于斯惟爾夫婦不忘我用旌爾孝無何舅復中文罔公復拮据支吾母詩語公君家督備嘗險阻艱難非君孰辦此幸努力爲計闔以內妾任之無煩縈念御臧獲課耕織供賓祭睦比鄰隆殺中其度親疎稱其情也母舉三子而鹿山公

辛哀以死殉念三子煢煢也起而受事而已滅產伯子
不善治生季子爲仲父後獨與仲子友上居爲娶婦踰
六十友上舉子母著滕舍飴餔之稍信眉矣友上多遠
游母持家心力俱瘁季子復無子以友上子嗣所藏多
轉徙母哭之喪明已而伯子復卒復無子母益悲不自
勝病革執友上手曰吾不意得汝與訣也汝有三子教
之力學吾年八十有七復何所恨素持齋奉佛明于生
死之故勿號咷以怛化者牀頭遺五金召僧尼誦經開
吾所受藏錄殉三年然後葬言已遂瞑顏色不改其常
人皆異之其生正德戊寅十月六日其卒萬曆甲辰九

月二十有三日葬以萬曆庚戌十月二十有九月伯子
明遠娶唐少湖女仲子明達即友上娶陳斗陽女季子
繼文娶徐習魯女女二爲無錫胡允和同邑李德基婦
孫男三世弼娶陶　某女世雍聘袁養弘女世鼐未聘
皆明達出孫女四繼文出者歸曹某明遠出者歸陳君聘
明達出者歸無錫唐志皐一未字曾孫一未聘曾孫女
二未字皆世弼出友上深慟其母生無以養死待人而
葳葬事其詞惻愴嗚咽參差繁複讀之使人歔欷不能
竟余爲檃括書之友上又言十三歲而鹿山公捐館舍
不悉其言行以問母母言與淚落不忍固問第聞從冠

父宗周公知公才懷以爲子從父海南公少於公九歲
公見則父事之不敢均禮友于諸弟初終無替甫冠即
入太學游縉紳大夫郡邑長吏問及鄉人一切慶弔酬
往而父得専精力田殖貨公名珮字敬甫別號鹿山重
違友上意附見其大致焉銘曰泰不忘儉約不忘勤自
泰蹠約邁閔紛紜無爲門[illegible]憂心慇慇孝于尊章敬于
夫君和于諸娣僮僕訢訢孺子之閔遂有嘉聞婦德母
儀如蘭斯芬天錫之年史爲之文沒而不朽年何足云

鮑母羅孺人墓志銘

羅孺人者浴齋公之季女鮑雲門公之元配太學生元

則之母也嘉靖丙辰浴齋爲承天博士以九月十日生
孺人學舍因名之郢秀少時婉靜言動無所軼越王父
母喜曰是女博士眞博士女矣雲門父南泉客湖陰浴
齋時亦僑寓焉館甥羅汝誠者于浴齋爲孫兩家婚姻
往來無間雲門母因是亟見孺人撫其項私念得此方
爲佳婦屬汝誠以請浴齋諾遂委禽焉無何浴齋去官
歸中道寢疾謂孺人母女可速遣毋須六禮尋卒母出
篋所遺爲奩具孺人泣而言兒無天蚤喪父何敢家予
喪辭不受尊章聞之益喜孰是髮髦而有丈夫志槩乎
年甫十四事姑如事母姑女之如女越三載始與雲門

合邑雲門歲大半外游孺人當室所爲奉父母宜兄弟娣姒字諸兄弟子女餽問賓客宗黨事事辦治身帥諸臧獲臚察疾苦饑寒未嘗詗詬而數百千指趍事唯謹耕餘粟織餘帛矣凡十有七乳獨元則與一女無恙就湖陰納薛氏姬雲門方游太學不之知也姬卒徙金陵復趣之納葉氏姬葉有身日夕禱于神冀得子已生女恚甚而咬傷葉姬心使其女覓譬之若齒方少向後舉子未可量也姬爲咸泣元則受書稽其勤惰女能言授以女範有過必正色譙訶之長跽悔謝乃已元則多四方之客恐以供具勞母孺人曰是何傷哉令兒所比匪

人不可令從賢豪長者游我樂此不爲疲也人稱羅母有陶湛母風孺人菲飲食衣澣補衣至人以緩急告必爲區處迫則脫簪珥付質庫應之女適許氏食貧周之終其身諸後先遠者數百里歲時問遺相屬於道偶疢遊介地質明而寤語元則適見白衣大士敎我二十八言雪裏梅花雪裏開東風吹下一枝來雪梅不比尋常見陣陣香風上玉臺吾誦之十九過而解元則漫應曰此吉祥也一日泣下沾襟元則問故曰憶往者姑寢疾吾在金陵不及侍令汝婦乃得侍我其孝恩如此家人報葉氏姬產子孺人蹶然起坐如常時而發笥中衣物

自子女戚屬鄉鄰分各有差元則竊怪之每夕必命沐更三日復嘖嘖呼之不應趺坐而逝雲門馳歸哭之慟天何奪吾婦之速也是代吾爲子代吾爲父者也元則具述夢中語雲門駭曰有是哉昔外母震若母將夢空中吹白梅一枝入懷小字若母夢梅吾秘不言今驗矣元則因悟孺人故聽焉誦詩寧待十九蓋自疾至沒凡十九日之徵也其友人潘景升作梅花誄謂孺人以此始以此終大都佛氏因果之說不具論卒之日爲萬曆己酉八月八日年五十有四子一正元即元則有意氣能文章女一爲太學吳公遂子閎中婦元則初娶于潘

生女字潘處士斌子某繼娶于孫生女字汪文學起龍子某葉姬之子未名以某年某月某日殯于某所銘曰維詩二南二十五篇女德十九無妒爲先新安奇妒晨牝斯習懿哉羅母方其盛年如彼淑女審官求賢一之不已坎再索焉生吳男也副此拳拳病且起色沒亦嗚嗚是爲上善可書簡編可勒金石可被管絃維天陰騭維人承天夢耶偈耶其然豈然

高孺人墓志銘

余入蜀守川西以攝督木事周行封內今郡丞姑熟倪公爲令治行甚著相與極歡久之以其子制義示余余

嘆賞不已則今孝廉芳胤作也既別去十四年郡丞宦粤爲豪姓所中被謫而又以蜀功復舊官孝廉訪余金陵謁然通家之好已持其室高孺人狀乞余志狀文工而指有餘悲葢孺人孝廉同里人也王父進士登父文學紹東母解媪憲副某女父夜夢蓮花以爲祥舉孺人性奇警女紅不習而能言動有禮事父母平居視寢膳疾侍藥物代理家政咸象指而文學與郡丞同社見孝廉有倍年之覺曰相攸久矣無如郎君兩人遂爲婚姻年十七來歸間從母家得甘毳以獻姑余宜人姑曰儒生門風惟勤與儉爲可久自是衣食所省而特好潔巾

構鮮明髮綢直如一足下絲履五文章無微塵焉所居室近庖廚東方未明恒與炊煙舂聲俱起孝廉讀書山寺浹月不歸歸即棲小閣讀自如瀹茗飲之再三盃脂火或遲旦卒不先就枕時問古人忠孝貞烈諸善行記之不忘問與料事善收與丈夫不殊孝廉才籍甚學士大夫從游者衆又以不第齎遊詩酒孺人親脩厚具樂飲時質瑠珥釧鐲爲助座客聞之此何減雞鳴雜佩乎郡丞初令建始距家七千里食指衆與宜人攜兩小子以行留孝廉孺人當戶孝廉得血疾又哭兩殤兒病目吮孺人夜露禱神憂懼不自聊者彌月孝廉霍然良已

學使者拔之貢京師孺人獨與襁中兒居孝廉卒業南雍應京兆試罷歸悵然失望孺人寬譬之以君才方茂齡豈終在人後者山霤至柔石爲之穿蝎蟲至弱木爲之弊貴在不息耳君力學如往時妾執管籥薄物細故無以煩君已而孝廉仲弟歸補諸生尋受室女弟亦歸孺人辦治婚嫁一一齊給舅姑聞而喜可知已播事起孝廉念郡丞劻勷兵食問兩入蜀省侍留滯經二年孺人治家益詳日昃必令老蒼頭立庭下持籌勾校守閭嫗曰家差增於往錐刀之末何足齒哉且冢婦誰敢言者孺人正色曰夫君家督有父在尚不敢自專况余婦

人有如會計不審家人鄙而效之何以見夫君及尊章郡丞宦十六年不問家計而出入有經孝廉無間於父子兄弟之言則孺人以也孺人身頎頎螓首蛾眉面如凝脂睟于燗然以孝廉客蜀兩歲道難於上青天又傳播中消息多譌憯然不知所出病嘔血幾不治貌寖瘠矣丙午孝廉舉于鄉孺人爲解頤而又兩上春官不第孺人嘆曰射策甲科君所自有但妾不及待耳日食一溢米肉一臠而歲時享祀肥腯家衆咸與餕焉三黨餽問必腆仲叔行有所貸給常傾橐以應兒女日用不煩公儲于母家一縷寸粟不相貸郡丞官蜀粤時歲一再

致里中方物以爲非壺醢醬瓿可懷挾提挈效烏集飛免興馬逝疾速也手自封緘客緻雖道遠經時不壞事孝廉甚莊子女嗃嗃臨之至舅姑所屏氣柔聲上食獻履不以委諸婢非遇賓慶不盛飾服澣衣操作而前卒之前一日猶呼女奴吾不能起治醢可煩其舅氏家好爲之爲孝廉置媵御之有恩會以事忤孝廉斥之力解不得厚贈其行勅御臧獲不詐詬而所乳才一子不爲姑息局別業中延舅氏朝夕督課年甫十四即補諸生得毋訓爲多郡丞自努歸子婦拜堂下見孺人驚曰冢婦羸至是家事何得一切畀盍其析箸孺人欲獻語孝

廉三荆歡同株吾不忍析也諺云男薄分食女薄嫁衣君其爲薛包乎自是每寢衣瑟瑟有聲火光迸出憂轉劇復咯血如初越月謂孝廉佐君讀幸成名矣不得稱貴人婦有兒冠矣不及婚稱人姑女笄矣不得嫁君力三事以瞑吾目遂卒其生萬曆甲戌六月望卒辛亥六月朔年三十有八子漢儒邑諸生聘文學關元履女女一字戶部主事楊如椿子瑞芝余按孺人狀大類余內子王淑人外父光祿公與孺人王父同榜淑人歸余余巳先爲孝廉而能佐余居宦居鄉居家可謂益友其差勝孺人者生爲命婦年踰五十然而子女皆出側室不逮孺人遠甚況孝廉父子所以焜燿孺人之望者方日益也讀狀我心戚戚動矣爲之志而銘曰夫黨既貴且賢父黨母黨亦然子博士弟子員爲人婦焉母焉德容言功靡愆人所應有則全天道忌盈無年爾無結恨三泉名以夫子永傳後來纓組蟬連世展謁兮新阡

汪孝媛墓志銘

汪孝媛者海陽張處士世有之女友人汪永叔之婦也汪于新安族無兩大而張亦著姓處士娶于夏不宜子頗好施而佞佛爲閣奉大士工費甚鉅大士見夢以二女授之曰此爲而子怪之巳而媛生眉目妍秀姿儀韶

令女工女史不習而嫺是時處士子其弟之子以賈走四方而媛早莫問寢侍膳脩子婦禮甚備所爲粢脯羹膗甘美處士每爲之屬厭而刺繡諸物精良市人爭來售幾與賈所入等處士愛之生男不若生女殆謂是耶里中富人子因媒妁來言者處士一無所許而是時永叔父元蘇坐俠毀家處士見永叔在鳩車竹馬間昂昂若雞羣之野鶴喜曰吾不能使女終爲吾有吾何忍棄女爲凡兒婦如汪家叔子者眞吾女對也雖貧何害元蘇因爲叔子委禽處士報可年十七來歸則太姑吳尚無恙媛事姑程與太姑如所以事處士者永叔客吳州

而元蟲卒兩姑卒卒不知計所出媛輒以其奩助斂且治具待三黨四方之弔客永叔扶服歸而太母毋涕泣語之使無憾于死者新婦力也兩姑益奇媛授家政娣姒三人皆受成媛不以獨勞故有驕色娣姒亦不以其嘗室故有後言久之食指繁析箸而姑獨留永叔所則以媛在也媛自于歸時未嘗食頃忘處士問遺不絕于途無何處士病媛請于姑乞還侍父禳禬醫卜百端至祈捐已年以代之父卒不起哭泣極哀殯葬極豐張氏宗人微處士夢所謂以女爲子者夫授之矣媛臨處士窆而仆家人承治之甫甦而力疾歸謝其姑婦幸無失

爲女微姑之賜不及此姑方喪季子媛謬爲好容慰藉之而竊于帷中哭其父飲食必祭以是邑邑稱病而永叔工詩若書大函弇州以爲佳子弟名著吳越間所交遊寖廣媛共張無懈常舉子憙宗而天而擇可子者進之永叔然竟無子媛大恚方季子病在眞州也永叔走視之而傳者誤以凶耗爲永叔媛大慟絕不內勺水肌如削已定爲季子則病深矣永叔又忽病癱其所善友人屬以癱死永叔幸愈而媛憂邑甚無生理九月朔命兩女奴披而朝其姑曰婦不得終事姑而又無能使姑之子有子雖然姑之子年方壯子固有待也抱孫哺甘

姑幸自愛無以薄命婦爲憂已語永叔某所清溪如帶梧柳夾岸高樓居其中啓南牕張奩者是妾後世因也識之無忘又曰娌子吾所耆得生男幸甚不然者當更謀之姑來枕之股而號天乎老婺之不死而死我壯年孝婦信如婦言願爲樓中人以報婦也媛生嘉靖壬戌十二月四日卒萬曆甲辰九月二日年四十有四以卒之明年十有二月某日葬城東董千之陽而永叔入楚每見余語涉其婦事哽咽不終坐如此者以十數余歎識之而其所善孝廉王幼度爲媛傳論之曰孝孝者百行之本漢代諸帝謚必從孝媛之孝其父與姑若是是

婦德之大者他美可略也余因爲志其墓而銘之曰女能爲男婦能爲子彼男子者愧爾多矣爾鮮男子爾鮮子婦天適未定人則何咎生無逝梁死有同穴其德靡諼其神不滅知爾後身歸爾故鄉以汪家婦作汪家郎因果輪迴事殊荒忽樓中墓中要之朽骨以史載言以謚易名致生之死雖死若生

貞節宋母張孺人墓志銘

余往聞江陵不奔喪時其諸子壟師某孝廉上書切諫不聽鬱鬱客死而是時獨諸諫臣杖闕下戍塞上者名諫人耳余亟訊之知爲華亭宋叔然叔然叅江陵祭酒時所

最賞識且欲官之秘書爲巳助而能不阿邑若是名何可不傳久之悉其爲余同榜恭知公季鷹從兄而有子懋澄才似其父其母張孺人者女丈夫也澄以逼家謁余金陵相得甚歡尋舉京兆試部使者以孺人貞節聞詔旌其門澄不勝悲手其從兄允益狀丐余志慕淚隨言下余義不得辭志曰孺人張蘆山公某長女蘆山公從兄白灘公某爲給事中門風故遠方儗之攻華亭也蘆山公懸繯於梁孺人財數歲問何爲者曰賊陷城卽盡縊若輩耳孺人因結束衣屨以俟會賊退罷笄而歸叔然父三江翁且老性好客坐無客不歡又有潔癖衣

不得微浣孺人屬應門者曰偵客幾何爲美饌恒兼兩以需非時而數製新衣待御翁食小損輒詰侍兒問所繇而趣叔然更上食如故乃巳叔然謝公車業十年稍治生產孺人外課耕內課織字雞豚樹果蔬僮僕數十百人無無事者而身以勤先之雞鳴起或雞鳴甫假寐以爲常叔然好客如父爲長夜之飲爲十日之飲不告匱不告勞旣以江陵徵强起之京師夢與蟾蜍逐明珠蟾蜍吞珠去以告孺人孺人謬爲不知也者而私泣語澄吾聞儒席珍待聘逐珠而蟾蜍得之是必不祥孺子言之無諱澄方亂頗援古今事相譬父不聽卒踐妖夢

而孺人亦夢三江翁據窗而呼婦失所天矣驚懼無所措躬巳而訃至誓以死殉三黨慰藉之若夫雖有兩子尚未抱孫若不爲之所恥長子懋淡以父喪歸孺人擗踊號咷再四瀕死而蘇遂謝家秉坐閨中禮佛而巳或請爲兩子析箸孺人手澄示之是能必無夭折否而今豎子擁阿堵爲吝悔盜或傲年豪奴悍婢乎哉兩子中奇澄才而操之極嚴澄嘗舉豫讓傳白父讓欲刺襄子襄子生之是以國士遇讓也可忘報乎吾爲讓畫策惟力諫知伯耳諫不從先死之可與伯俱死可刺而不中遠去之可漆身吞炭無乃過乎父奇其言以語客客稱

善相屬孺人獨責之人家事隔歲月容有遺忘況乃異代若安知讓不諫或史失載孺子嘐嘐妄是非古人以此立心則刻以此處世則隘刻者天刑之隘者人非之兒必無幸矣父燕客其孝廉肥重人目之黃犗客抱澄置之項問曰此名何曰騎曰騎誰曰騎黃犗孝廉佯怒大呼欲隊之地父亦佯怒澄徐對曰吾言騎黃鶴耳四座服其機警賀叔然有子舉酒爲壽叔然殊快而孺人跽澄朴之是犯上不可訓衣以惡衣食以惡食衣帶所請易之訶究何以斷而後爲續也嬉遊必重箠楚無何叔然卒少女殤稍折雙笞之終不示愉色嘗侍食於側

擲飯之粃者孺人罷箸閧之先姑能嚙菜根可辨百事若不知稼穡艱難志在精鑿他日安有短長之效哉居鄉桴鼓夜鬨厲老嫗護澄此先君子宗祧寄事急某可弃某可匿也我則死耳十年而澄與淡析箸孺人初不誰何惟戒澄若父以一經復三世之業若勿以三世之業殉一身士大夫聞之此有道之言也爲澄娶婦楊踰月督使北饋相室者曰新婦未諳奈何門吾鄉未爲淡作家計令不欲更代澄婦爲政也澄入北雍而婦舉子虎婦尋卒召澄就南爲繼娶婦施侍兒或詆淡婦孺人目之女曰過愼矣指虎與施示女虎猶淡也婦猶我也

我薄淡婦且薄虎然施自愛虎虎夭而施哭之慟聞者謂似其姑孺人喪夫多憂善病兩手木强旣哭虎而淡復夭哭與病滋甚澄遘家難復遣之北命携婦與俱復下第而婦有娠單騎歸省孺人語曰若年三十一二事無成將奈何不如母子相守小心以塞非實緘口以杜禍門爲得策耳澄辭明年携婦還比之京師新婦娠復不舉而孺人遂不逮矣孺人愛孫女寶兒果餅非端好削藕非正直者不以賜非禮之色非義之言不得接于耳目稱令女[illegible]病棘寶兒請遺言搖首曰今日無常寧復以他事關心家人延諸醫診脉進藥皆不受誦佛號

數聲而逝先期有五色異鳥十數種巢門之白榆人莫測其妖祥乃孺人當之矣是爲萬曆辛丑十有一月二日距生嘉靖己酉五月五日年五十有三當五十時朱之宗老秋塘君以下若而人期功之戚滇鶴君以下若而人昆仲之甥賓之以下若而人郡邑博士弟子鄉三老若而人以孺人節聞于直指而孺人辭不亡人何忍以先君子取名盜沒十三年而始辭如令丙云子二人長即懋淡先孺人三年卒淡婦錢氏有女爲諸生姚士重婦次懋澄幼淸其字爲雲間名士有女二人字諸生顧眞羽子某未嫁亡即寶兒也一字黃傅善子某孺人

女二一爲諸生陸懋繩婦一殤澄慟母生不受旌沒不得含而述其叔父泰知公臨沒時語曰敬謝嫂氏見仲兒九原慰藉必自嫂氏始大指與茂益狀合銘曰從夫可能也順而成其夫之賢不可能也從子可能也慈而成其子之賢不可能也陶有杏子妻梁有寡高行魯有季姜母師無曰古之人今所稀雲間有張孺人其庶幾

馮母査孝貞墓志銘

兩浙以鹽官査當湖馮爲望族非獨多賢男子婺亦有女德焉若馮讓伯婦査孝貞其著者也孝貞王父爲大京兆京兆三子伯爲廬江郡丞仲爲御史大夫從事季

爲河南叅政郡丞公娶許宜人是生孝貞許宜人者憲副少崖公女也母朱安人繼陳恭人宜人事父母孝嘗刲股療安人疾比從郡丞廬江念父母春秋高重離膝下而孝貞生十三歲矣誦孝經列女傳曲節從教言動有法甚得父母歡外王父母亦數言吾女孝宜生此女于是宜人以孝貞留侍父母而命之曰若善代吾爲女孝貞敬諾日夕偕諸舅父母事外王父母甚恭中專等輩下逮家人無失言失容或陳金翠錦綺之飾曾不回盼室老固問所欲卒不對而太僕馮公與其季父同榜相善爲讓伯擇婦季父言宜莫如吾伯氏女査許兩家故習馮氏遂以孝貞歸太僕公治河淮徐姑曹淑人挈孝貞之官已舉子洪業矣官署迫隘不聞新婦聲舅卒佐姑行喪盡志盡物馮之先居易公爲遂平令一傳爲司諫祐山公再傳爲太僕公奴產子乾没遺貲曹淑人不能舉其契獨孝貞推見至隱諸白事者貞嚴立剖又時有縱舍以明恩貸衆稍帖定老婢悍而黠懼得罪庶姑葉晨袖刃入將甘心焉孝貞覺有異御之不換色而潛令兩婢持其臂得刃老婢叩頭請死復貰之宗人隸金吾者問歲至責踐更錢一日聲言吾欲云云不則囊括席卷而去縛家幹榜掠甚苦淑人惶急孝貞曰無傷

也國有三尺婦請與質之有司宗人氣奪太僕公卒官有謀去其產籍者孝貞預收之而錄其副藏焉會吳中大家遘禍萃小睥睨馮氏以產爲訟端讓伯方治博士業不問家計或言奴輩利財耳宜與之媾讓伯以商孝貞孝貞曰是爲委肉當餓虎之蹊嬰兒計不爲此彼口實產吾籍具在君何不亟走當路白狀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讓伯從之萃小破心而走歸當是時大家淪胥以敗而馮氏晏然健婦持門戶奚啻勝一丈夫哉曹淑人盼視指使呴藉叱咄孝貞終日下氣柔聲不命之食不敢食不命之寢不敢寢即督過色愈和淑人患頭風炙手按摩之日以數十計手有龜文已而患瘍膿血狼藉襟袂退而私投盤水須其自脫復傅身榻前如故姑感其勤篤呼爲吾兒吾兒云寢食洩溺左右不離復加一飯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復損一衣則脫然愈姑疾革命之曰先君子官清白且好施又不幸以訟耗滋甚今舉篋鑰付爾毋使育鞫冉拜顙哽咽受命比卒哭仆地蘂之始蘇爲治斂爲治葬葬之先一夕復哭仆地蘂之始蘇舁而之墓所意雖道死行乎通國人稱曰孝哉婦也耳目睹記未有二此者讓伯數奇不售于有司則如京師爲太學生有題橋棄繻之志不成名

不歸而買燕姬執爨室老曰是不綠衣黃裏乎聽之則人皆務事諸姬之能令于主君上者孝貞艴然吾有家政不獲侍君子夜臥誰爲據背癢也若卑星之有附耳何嫌之有歲時問遺屬路讓伯稟裝髻數適子錢數敢償於家立應之七年如一日而讓伯忽遘疾不起矣柩歸跣而迎以頭觸柩血濺面瞶眊不省人侍兒爲括髮財寸許恚初不許引刀截之豈無膏沐誰適爲容行古之道也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自是臥苫凷近淚無乾土焉室不戒于火火至寢所揮手謝救者吾每念常痛于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今得死所矣願爲中林草

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根荄幸相逮我思古人適獲我心洪業亟走負出母子俱爛額以免而孝貞顧愀然不悅也讓伯葬有期絕不內勺飯意中迷煩洪業私斷指爲糜食之卒不食而死于時邑諸生三百一十有七人鄉黨鄰里四百二十有三人亭長若三老一百三十人有秩嗇夫五十有七人以木鐸徇路者一百四十有七人遊徼十人詣諸臺上書言故太學生馮伯禮妻查事姑孝事夫子貞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執志敦固極身無二宜標其門以風勸人偷而挾令甲汲之年踰三十無旌例學士大夫倣魯孝義保潔婦楚貞姜貞姬之義私謚曰孝貞孝貞生嘉靖乙丑八月十有二日其母禱大士而娠産武林南壁里有異徵卒萬曆庚戌三月三十日年四十有六子一人洪業邑諸生娶孝廉包心弦女讓伯初娶吳無子畜世葬未舉孝貞以祔舅姑之側而洪業則葬孝貞祔其父云余按孝貞從兄學使仁卿狀母弟舜才與友人吳伯霖傳舅氏若弟許役揚才甫所稱孝貞學米元章書片紙不輕示人習貝典祓齋戒殺生遇拂意事善自遣課洪業如嚴師而御婢包如慈母治家簡髮而櫛數米而炊而闆內外脩飾華整位署都雅恥少遜于舊覲和娣姒睦姻

戚下寒賤振貧窶諸細行甚備余不盡志志其大者而題其墓曰馮母查孝貞從子稱母以洪業之于母孝也洪業有文名他日張馮氏之望金石竹帛不一書而足矣銘曰孝于姑死不與俱曰有夫姑深愛其子婦寧遺其夫貞于夫死與俱有子似父有婦似姑夫不亡矣吾以報吾姑人情愛尺寸膚而母股而子指聶而切之爲餰而豈有愛焉而獨全其軀則孰知夫全軀者之爲捐軀者乎捐以全非唐捐矣夫全以捐非瓦全矣夫於戲

王伯子繼室楊節婦墓志銘

楊節婦者任城鄉進士王伯子用霖繼室也父桂𧦬衛

指揮僉事母某伯子初娶于劉有女鳳無何劉卒伯子
篤尙奉倩之愛爲虛梁笱者久之而鄰人方伯公恚曰
柰何使我膝上不得置文若也楊所孫委會矣楊故任
城右族緹縈跗注不廢詩禮節婦生而淸心玉映號閨
房之秀比歸治麻枲繭絲爲酒食皆中度其事伯子夙
興夜寐必齊漱澣濯曲房衵衽不袒裼不撅也其事尊
章下氣怡色應唯敬對無私貨畜器也其字女教以婉
娩聽從學女事觀於祭祀衣不帛襦袴櫛縰拂髦總角
衿纓必飾夜行必以燭非保傅不下堂也身爲冢婦不
以無禮加諸介婦佩帨茝蘭之屬無常主無閒言於是

伯子大悅誰謂吾偶死者不異人而任矣則益搏心搏
士家言歲乙酉舉于鄉而竟以勤瘽取病病在死法中
節婦禱于天請以身代蚤夜調藥物而進之幾月無或
嘰噫噓咳欠伸跛倚者伯子食一溢米節婦亦食一溢
米憔妍如削所忌涕泗橫集然不令伯子見也伯子卒
家衆環哭獨失節婦則扃戶自裁矣伯母秦爲營救之
得脫女鳳亦日牽衣而啼夫吾母所由不亡者以有女
也吾父不以女不舍者以有母也無母無女無女母何
以見父若母地下節婦愈慟不自勝而第飲泣語曰兒
年十有二去笄之日不遠卽無母庸何傷自是取伯子

所常御斂枕于篋斂簟席于櫝器而藏之稱疾臥不起
水漿絕不入口疾劇女奉藥不復嘗伯子之弟數屬其
姒姒而慰解之嘿不應尋卒任城人無小大長幼爭來
弔節婦喪博士弟子具狀其事上部使者以聞禮官議
奏加綽楔其門署曰節婦云始不佞銘伯子及劉碩人
矣未礱石而方伯公以節婦事來告不佞謂宜倣春秋
宋恭伯姬例特爲銘祔伯子墓右用對揚明詔表章至
意方伯公敬諾因稍采節婦生平大略屬綴爲節婦生
某年某月日卒萬曆丙戌十月十有三日銘曰婦死而
夫從之命也夫抑義也夫夫死而婦從之義也夫抑命

也夫窀穸之宮其德不孤前者唱于隨者唱喁嗚呼爾
以死殉爾夫以爾死知爾夫嗚呼

汪婦程義烈墓志銘

程義烈者祁門諸生宗濂女也名賽玉年十六嫁爲城
南汪良鵬婦良鵬父邦聘久客淮楊姑其獨當戶婦謹
事之無違姑大喜語良鵬兒以我孑然不欲去子舍今
幸有婦朝夕盡往省父時良鵬猶未經痘疹顧謂婦吾
聞水土不相習則多痘疹易爲災余脫不免其道何從
對曰大丈夫出使絕域封侯萬里淮楊何患焉有如萬
分一卒不可諱死則同穴古人先得我心矣良鵬至父

即果痘且死告其父曰婦年正少宜擇名家子遣之姑秘不發喪徐以告婦頭搶地呼天泣不絕聲家人述良鵬絕時語則大恚曰吾固以死許君君不見信非速死何以自明遂不復食比輿尸至請於姑以身殉弗許請稍緩須臾以俟同葬弗許因擗踊呼號仆地無守氣矣姑乃陰葬良鵬諸亡兒所蘇而覺將自縊衆持之得免項膚爲裂乃飲泣偃卧不以勺水入口有投湯藥者手批之吏改容謝曰諸姑伯姊以救死爲德耶不知令我速死德更大也自是無復强者而神色自如諸宗人或寬譬之昔而太姑弱齡而寡撫育孤子踰八十始沒苟

從一何必死曰太姑無他子子復少故不可死新婦無子舅姑有他子安事新婦故可死諸宗人無以難絕粒凡二十餘日而不死諸宗婦又慰之曰天意固不欲死爾且奈何曰時未至耳越數日倏起櫛沐更衣拜謝其姑幸爲營墓合葬至元旦果死年十有七爲程氏婦僅六月里人無貴賤長幼輟慶賀走哭閭爲之噎邑大夫親臨奠賻博士弟子上其事于郡若部使者旌其門如令與良鵬合葬邑之東衢余不識汪生而識宗濂宗濂之兄大中篤論君子也談其事慷慨不倦爲諡以義烈志而銘之婦他行不具載即良鵬第附見其名氏益有所重也銘曰而目不知書而從容就義儒者弗如而弱總勝弁縱而視死如歸號爲大勇天之所授人力何有于萬斯年其骨不朽

貞順黃潘墓志銘

楚故給事中張元裕以直諫謫稍遷歙令惜歙之無志也聘文學謝少廉爲之歙多啖名客載筆者往往曲徇相與矢于神必無虛美自嘉靖末迄今二鄉老博士弟子所舉節婦可千人志財二十之一嚴矣既成而有以黃潘事言者元裕索之曹掾則鄉三老博士弟子未有白也元裕益信志所次非過而以潘黃爲貞節少廉亟

爲之傳俟夫續志者潘同産弟穉恭具述其事謁不佞以墓志請按歙志傳列女倣劉中壘而潘事與劉傳貞順合因題其墓曰貞順黃潘而志之如右貞順歙巖鎮人其太父別駕公侃其父光祿公周南皆大耋以行誼爲里中師表舉貞順其長女也歸潭渡黃生正本生一子一女子曰士元凡七年而黃生卒士元財五歲耳黃生教家督以習舉子業一切委之貞順而又有舅姑在黃生屬之曰死生旦暮耳吾無所憾上有二人卿爲之子下有二孤卿爲之父無學匹婦之諒也貞順泣而諾所負君者廟中之祏地下之靈必不使妾良死矣穉恭與

士元年相若同就外傅徐察之其解悟不如舅氏私計曰必待子儒成而後有以養舅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將使營什一之方先教以九章筭法浹辰而通充祿公與之是非居他憯憯不辨于中尉則心開者乎賈可無欺矣以本業之士元方勝冠貞順日教以民生之不易閑放心之艱也少年羣輩談不及義行不軌物者謝絕不得往來或踵門則對曰寡婦之子非有見也不與友禮固如是耳請傭保因力授功子考日成貞順考月成諸女奴則朝夕操作而先之簡滿布庾滿粟廩滿蔬時圖滿雞豚醯醬酒醴滿缶甕視貲與生時不啻倍蓰方其食

貧不厭糠覈而舅姑之奉甘旨必具少有則益豐腆味爽率其子以朝問無恙苦否謹寒燠之節相起居之宜侍疾治喪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也而推及其三黨所待而舉火者若而人貞順常有疾士元婦私刲股進之夜夢神若大士者告曰若知若婦之所以孝耶出乎爾反乎爾驚而趨召婦視之垂涕而慰藉之病遂已貞順弟玄超與黃宗人子重元同舉于京兆兩人相謂是女也爲潘氏重是婦也爲黃氏重內舉不避親柰何秘不言與其兩家父老子弟將聞之有司貞順固辭以死者之故爲生者名秖增吾戚耳事遂已貞順之不得與于志

則亦成其志也矣貞順貌甚類玄超後玄超而卒卒之日爲萬曆庚子某月某日距生嘉靖庚戌某月某日年五十有一厝于淼江之滸子一人即士元婦孔靈汪氏即刲股者女一人爲郡諸生賀攀龍婦攀龍以高弟受廩孫一人光翰娶將艮選女次光某曾孫一人某與光某俱未娉銘曰未三十孀逾五十亡宜旌宜志而名不彰善無近名日刲月長子以孀代父以母當施及曾孫伊熾而昌爲光于潘大造于黃史氏作銘納諸其良用俟來者介石縹緗

吳節母墓志銘

歲己丑余謁選入則吳太學用卿以好古開士大夫從之遊者甚衆用卿時時念母田媼也容有爲余言用卿昆弟之賢蓋其母成之因知母節大槩云別二十餘年用卿母卒甫[illegible]十五年矣乃屬其友孝廉王幼度以志母墓請則江[illegible]學仲嘉爲狀許趙兩學士王庶子區中允朱納言汝[illegible]察方山人爲序若傳與鄉大夫博士諸生邑令郡守[illegible]爲請旌節啓事移文詳哉其言之矣母衛鎮撫莊女歸吳長公尚鈞吳以貲豪累世長公少孤刻意向學不問生產產日減母黽勉求之曾不[illegible]滿[illegible]已自長公妾與君皆盛年並日而食自可姑老矣非鼎

不煖非肉不飽詎容以貧儉養以其纂組織紝市之不
足以其簪珥市之日夕有常珍焉姑察所由來垂涕泣
而語家人孝哉婦矣顧婦婦如婦代吾報也天道好還
若曹識之姑得安養以終天年母拮据助長公治喪含
襚備物而家具靡有孑遺耗矣長公邑邑不得志遂卒
母年未三十用卿始扶床耳其兄國遜方齔其弟國旦
方娠母治長公喪如姑每欲引決念國旦之在腹也強
食粥不踰監國旦生幸乎善淚幷乳以哺幼者而拮据
以食長者所爲織紝纂組夜以繼日如養姑時因以轉
移有天幸得無乏絕也稍羨爲三孤具師贄備昏禮供

賓祭及問遺往來之費無一不自手出已更裕則屬國
遜營什一始金陵繼廣陵繼海陵繼吳門繼武林遂稱
中賈而用卿與弟爲諸生久之皆入貲爲太學生仲叔
爲諸生學舍距子舍近歸省母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
焉母止之不欲其妨業也國遜行賈地不過數百里母
以爲男子生桑弧蓬矢射四方示有事也何局促鄉土
爲用卿則與兄俱之京師悉出金錢館鬻易書畫鼎彝
之屬鑒裁明審無能以贗售者好事家見之不惜重購
所入視所出什伯千萬因以致珍異物歲時伏臘馳使
歸爲母壽母嘗欲從用卿入京師叔子跽曰母老不任

千里舟車之勞二兄奉母勤儉之訓必無貽母憂乃已
三子孝友如一身寸縷片脯不私必以奉母三婦象夫
之指寸縷片脯不私必以奉姑里中人交口稱曰爲人
子婦爲人妻爲人母何可不如吳母天雖高聽則卑吳
氏姑欲以孝婦報婦施者一而食報者三矣然雖受三
子三婦養恒自挹損吾思食貧之苦也苦盡而後甘物
極則反何可過甘爲苦之招也哉母持志有丈夫槩而
性特平恕無論御子婦諸孫若孫婦無訶責恣怒即臧
獲恒寬之閨中不識夏楚諸子或欲加譴訶走匿母所
而徐戒之復爾不復能庇女矣母于販夫貿易必稍浮

其直販夫德之不飾價予之金粟亦不較曰吳母不欺
人有攘其六伏雛者知爲母家物亟還之其誠實心信
于人如此母生嘉靖己丑正月十有三日卒萬曆己亥
五月六日年七十有二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吳自唐
季居歙豐溪南貴者賢者相屬兄弟母子孝友則母家
最著君子曰善哉吳母之爲節也窶而成其夫將母之
孝寡而守其夫偕老之盟艱難險阻而造其夫之子與
家且以夫有聞焉非一節而已何以第稱節母衆美皆
從節出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此之謂也三子伯卽國遜
仲卽國廷用卿其字叔卽國旦三婦皆汪氏遜婦眞福

公女廷婦正顥公女旦千公女女一適故按察使凌公瑢子堯仁孫男五遜出者曰㤗曰芬廷出者曰藻旦出者曰貞貞娶方簡女才而夭母傷之以卒蔣聘太學汪惟忠女芬聘汪待賓女藻聘其女蘭聘潘斯亮女孫女二旦出者適程明允次未字銘曰爲婦而孝婺姑古之鮑女宗桓少君也夫爲妻而從一古之白貞姬梁高行也夫爲母而訓諸孤古之魯母師揚泰瑛也夫今人居古人徒竹帛著金石鏤丹青圖其骨枯其名不渝而家藏古物孰能當此者乎

潘母張愻墓志銘

太學生潘左之拜稽顙以其母墓中之石請曰允宜夭之窮民也四歲而無父十二歲而無母不謂今成人又以六館生從四方賢豪長者遊伊洛之賜乎先君子令德高年伯兄家督請於汪司馬方觀察傳之狀之沒且不朽維是宜因母張沒久矣而遺行不著宜何所逃死舊史氏幸憐而志之菑言與淚俱而咽若噎也其叔父景升從旁對曰夫爲人母艱難愁苦未有若吾庶嫂者其嘗爲之狀累千餘言猶有所諱左之安得盡其辭菑左之父栢泉公名延年以下賈累積高貲而伉儷王碩人嫛伯子允明有年所矣公客淮南聞良家張氏女端麗于法相宜子納之巳攜歸其適奇嚴食以粜而斗菽衣以疏布掩脛或褸裂而紩之芳澤無加髢結菲屩不言陋也見小星而抱衾裯歲或一至焉納屨而行屛氣似不息頃時而退不言疎也織紝組紃裁縫補綴之工羹鮪醢鶉燔炙烹飪之宜掇捋果蓏漸撰膳贊之事酒醴茗粲柜粰餦餭之用衽席鄉雖激澣浴嚫之請敦牟巵匜筐筥十筲之器可坐而致可徐而供所無論巳汲于井舂于臼播于簸炊于竈浣于廁牏灑掃于庭祝雞于時豢豕于牢奔走傍荷與男胥婢女婦奴等不言卑也趨而上食竦立而待微不跛倚不唾洟丙夜無問枕

日旻無啜糜未寒而栗烈未暑而焦灼不言勞也紬于上見以爲含慧而謬恭和于衆見以爲市恩而相矜敏于事見以爲露才而徼寵固于讓見以爲畏難而苟安小不康見以爲觖望而詭託微自明見以爲恚憤而觸忤遠其塗而訹不至重其任而責不勝既拘攣之復擧夅之既排迮之復摩臾之傑傛之聲謡諑之口與日俱長與事俱變眉不敢顰淚不敢下而不言困也久之適意寖解而且病痁性愈卞諸侍兒避匿不前惟母左右之贍祭食與藥沒而更哭之微女君惠安得奉女君終哉自是母始與當夕之御而栢泉公啓居不失時饔飧

不失節酬往不失禮緊毋是賴宗祠之建也公首事而身任之夢其先人曰靈胥妥矣釐以佳兒用旌爾孝而毋遂舉左之名之曰祇惠時公年不及七十者才一歲又四歲而公沒毋哭公哀而念藐孤嗜依垂涕泣而拊之然莫其以姑息誨惰也無戲無游無陷因腴見童之嬉無經日琱咬之聲無接耳燕僻之朋無入門比就外傳防閑益慈訓迪益諄切而雌伏者日勸綜理益劬勞顔頹顣眩遂以病卒左之逝也之言曰自吾失女君而後知女君之不易爲也小人女子之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也自吾得專事夫子而後知夫子之不易事

也好施而不問入則莫繼也無他腸而不能容人過則樹敵也自吾有孺子而知子之不易教也嚴之則情不忍寬之則義不可也自吾爲孺子治家而知家之不易治也孺子有兄而未亡人受事晚先君子無私昵吾名爲守而實爲創吾兒名爲富人子而實爲貧嫠孤也蓋至于今左之以學成游以游成名倜然諸兄弟間則母造家功可想矣母生嘉靖壬子某月某日卒萬曆己亥某月某日年四十有八子一人即左之以祖惠更名允宜從其弟兄行云婦某氏女有孫某人孫女某人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所昔孟子言孤臣孽子操心危

慮患深故達此男子耳不及婦人左之母其爲孽與孤殊甚勞筋骨餓體膚窮乏拂亂備具而卒能保其身覺其子達于適庶夫婦父子之倫豈易也哉自古皆有死如母類者神爲厲䰟爲土而母之子潘氏小宗世世勿絕以文學見推士林貽母令名不朽是母是子姑布子卿所謂天之所授也夫適庶適子鄙夷庶子者其如天何徒自損耳余刺取狀中語號母以懲而志其行事梗槩庶幾于末俗稍示勸沮焉銘曰昔者何生自憂患生覩閔受侮天所玉成今者何死匪安樂死夠身盡瘁死而後已子以開先夫以代終是爲婦德是爲婦功宗

公有神罔怨罔恫假以溢爾爾後斯豐烝畀祖妣爾祔其中史銘在墓昭示無窮

程孺人墓志銘

汪太學季玄于諸昆弟中魁岸鴻大而有遠韻逸致諸昆弟多子季玄六女皆出其室程孺人孺人既以數舉女鞅鞅而季玄意必得孺人子不置媵蓋有至情焉事有不可知病不關狀沒不覩含宜季玄之痛心疾首爲孺人狀而鬱邑不竟吐也孺人父曰太學公家楨王父曰崇德令尹公某曾王父曰少司徒公嗣功東海京陵禮法所從來遠矣父早世而母嫠近是上流婦人家事

原缺第二十九、三十葉

原缺

不令受也年德轉升論者比之荀粲粲以婦人才知不足論宜以色爲主婦亡痛悼不能巳巳歲餘亦亡愚哉奉倩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而以身爲殉此何好而淑長比之晉人浮薄詭僻習尚如此余讀季玄狀孺人勉以正勸以義有汝墳殷雷之風焉覽之增伉儷之重賢乎荀粲遠矣季玄不逝梁發笱而置宜子者爲門戶蒸嘗計爲五女覓求美對是則所以報孺人也銘曰婦順伊何德言容功而胥有之以代夫終維父夫子生死是從而柔失父衆雛無雄彼君子兮思而賁虛而宮皎日爲信室異穴同百歲之後大隧賡歌泄泄融融

乳母高媼墓志銘

媼高氏女而婦於熊夫曰會子曰士章孫曰肇繹余妣匡淑人舉余而乳不繼也王妣王考考謀曰人言左閭熊氏婦寬裕慈惠敬愼而寡言可使乳兒三歲斷乳然猶宿媼家考成進士余從如京師始別媼持余踵而啼王妣咄曰吉行而以哀贈乎媼收淚而謝夫婚姻非吉禮耶而毋不以哭女爲諱誠愛之也既考宦浙妣獨侍王妣于家余亦就家塾媼朝夕保視如故時懷食用物私遺媼媼不內見者不謂兒憐我謂我誨兒盜也十歲余從王考徙居京山歲才與媼三五會而媼家漸饒又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三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墓表

隆慶戊辰南宮進士四百人而行年二十有二者六人鄖國村陳汝新聶子實華起龍張澤民與余也華主客早卒陳觀察次之澤民最少官最達吾黨愧不如迺澤民四十有七而歸田五十有三而卽世矣惜哉澤民少年眀秀視瞻非常而淹雅有器量不可狎近壯而軀幹豐偉美鬚髯薦紳中目屬之臨川俗纖儉習事訟獄滋繁澤民嘗所暫逢經久不忘一日內刺閨取外事分判前後相續畧無擁滯鋒稜肅然而時施不測恩人莫窺其際主計者初創條編法衆或疑駭從容劑量務得其平不數月令行如流水其於力子經卹特至流亡還歸荒蕪辟易姦盜屛息商賈野次士之仁者大夫之賢者必加禮焉絃誦揖讓翕然有先進風三年奉徵書以母喪歸服除謁選人年未三十例不得臺省大司馬譚襄毅公宜黃人於臨川爲隣稔知其賢請得爲其曹郎遂除主武選事而特設本科使居之一切章奏上下編研明審爲六曹郎冠會念其太公以領武臣誥出使還依依子舍不忍去太公趣還朝補吏部考功郎先是譚襄

穀薦爲吏部有尼之者不果久之論定乃得授屬以星
變察朝臣諸直言敢諫者率傳致其中澤民所擁護爲
多已遭父喪服除遷稽勳員外郎已遷驗封郎中復請
告再踰年除故官吏調考功文選每入署薰沐告天杜
絕私門倖竇而其要在錄忠直懲貪黷振淹滯汰浮冗
斗食以下小官地有善惡秩有羸詘吏往往高下手索
賄澤民察年力量才器小大繁簡適宜又度道里遠近
不至貲儎貸以資沓墨者口實中外稱之是時澤民登
第二十年爲吏部十三年望實爲最擢太常少卿尋擢
右通政已擢光祿卿條疏積弊十餘事著爲令已擢太

常卿再疏請蚤建儲以定國本已擢右副都御史撫閩
而島夷蹂躪我與國朝鮮江海諸藩戒嚴則簡將肄卒
治器儲餉更增舟師防要害而裁幕府之濫費覈寺田
之影賴檢商稅之侵牟淸庫金之蠹耗凡若干以佐軍
興民不苦加賦大司馬以征倭調閩樓船卒汎海赴天
津澤民言不便請以八千金爲資令匠師就天津造舟
上從之而或誣爲江陵私人朝衆心知其不然重違言
者請解任歸里以需後用報至有欣色以爲勔勦戎旅
不若栖遲丘園之適也所築山房饒美竹顏之曰萬玉
四壁列圖史日詠嘯其中客來焚香鼓琴已揮麈談名

理已命酒酒酣以往揚扢古今人物霏霏不絕語及世
情則酌太白而謝之澤民故山東汶上開河里人張林
仲子也五世祖浩禮浩禮生勝勝生珊珊生林江陵司
公督運往來開河間與林游甚歡見澤民奇其相使屬
對受命如響而澤民已喪母遂乞爲子令雖宜人字之
澤民居恒避人流涕以爲不獲報所生而司公夫婦凡
兩受貤封三年之喪畢奉使過開河里行求宗黨得一
人則其叔父宗魯相持而泣考問家世乃奏復故姓沒
之日援筆爲書以授諸子曰開府非早僚半百亦長世
惟生我之劬勞吾慚負于天地君子以爲其不忘親也

蓋所遇深有足悲者爲所著天官郎草塡閩疏抄北游
稿若干卷其文學政事亦可槩見已諸子疏聞於朝大
宗伯子祭大司空治葬鄉二三鴻儒名卿爲狀爲墓誌
爲神道銘而使余爲表墓域余辱澤民矜契深不得以
固陋辭其所最不平者今天下以江陵相公爲談柄門
人故吏諱言之抑何甚也始澤民謁選人相公初當國
實以同里引嫌而忌者乘隙中之訶劉侍御疏出里人
口語然卒用澤民澤民亦不欲相負時時自遠其爲郎
中稍得行志則江陵沒已六七年而名之私人是尚不
識相公何如人安識澤民哉善乎曾宗伯之言曰江陵

惟不欲使用者不才才者不用有才如公能終抑而置之耶傳太常謂江陵毅然欲振天下之衰而登之上理細人側目公獨以恬澹免知人哉澤民與相公皆寒餓余故表而出之非諛墓語也

通政使司右通政徐公墓表

三衢納言徐公沒之六年余承乏領越憲事仲子日乾以伯子日嚴所爲狀屬余表墓余諾具草會迫入計無狀坐涵尋遭母喪歸無所得郵致今年故人魯君子入晉伯子書來督前諾則草藏家笥中更按狀爲之表曰公名一檟字汝材別號賓梧宋淳熙間始祖大興爲衢

守子成忠尉常山爲常山人子百一以明經任史館改評事子千五登進士再傳逢吉以材幹舉掌寶鈔局事贅西安王尉家卜居西河爲西安人子忠三舉明經爲敎諭子延九敎授嚴州三傳爲宣義郎埶遠埶遠子珍珍子雄甫雄甫子湘爲邑諸生生公以公再受封吏部郎娶葉紀善艮玉女封安人公生王父奇其骨相必大吾門母讀書曉大義日口授之輒悟稍長就外傅所習什伯羣兒受戴氏禮父以爲強記難不若周易簡公私誦禮一再過不忘已師方伯余先生國賓盡得其指北海馮公爲督學擢第一時猶治易也而後遂以禮專門名家自方伯外所友徐侍御任道余叅藩懋中最爲契合聞勾餘有爲蘭江人師者負笈從之共人一見公屈服而公受室鄭安人婦翁類外黃富人公姝不屑意即婦生女未嘗歸覲丁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衢人踵公習禮者斌斌矣大學士殷文莊公故以禮登第名數正與公同笑謂公請授吾衣鉢公遜謝屬有霜露疾予告歸户謝賓客日討論國家典章律令三年赴廷試除寧國尹奉父母就養輿馬器用及諸供億不煩里旅猾吏欺公易與公摘其伏若干事三十餘人抵罪衆皆竦息兄弟爭訟譬說骨肉至情泣下相讓而去所斷獄明察

如神或累月郡不見邑訟牒已清戶口田賦手校籍得通賦田若干畝逃亾若干丁暇集鄉三老申
高皇帝六諭以化導其子弟邑聽事不蔽風雨不欲改作民胥言故所募輿梁之羨饒爲之令下徃役者子來匝月而落成爲文記之猶以未信而勞自訟也以才任劇調丹徒士民走中丞蜀張公所言寧國不可無公者五號泣不起張公乃屬公留三月爲定賦籍而後代寧國人傾邑遮道舟不得發夜潛解纜去而伐石頌德爲祠生事之是秋應天大比士公校禮經得七人主司又命公搜詒經之遺者丹徒附郭當孔道租庸百倍寧國

公戴星出入饑不遑食夜不遑寐病矣歲旱禱雨立應
海鹽挾潮決江岸田廬割俸稍築堤捍之已修學宮擇
郡邑庠士秀者養而教之士咸奮進取觀察吳之望李
一陽其最知名者也張氏子爲怨家所誣諸違例事法
當籍藩臺使阿邑政府檄劾郡逮之公力白冤狀得無
治一日出遭毆死人于途者訊之自服誠不忍一時小
忿揮拳搘之不謂輒死幸明府目擊就死無憾公得情
而矜傳生比三年報政封父如其官母孺人而均田之
議起履畝括地不爽尺寸邑田有官有民有山有沙論
溧州官糧於民以賦則民重於官論地則山瘠於沙而

山之賦倍沙於是以官賦均之民以民役均之官以山
田二畝視沙一畝又以丹徒濱江阻山較隣邑丹陽金
壇地爲下而徭賦加三之一宜合三邑均其規式上書
諸臺讅之亟游鄰邑多要路人見格而第谿丹徒運米
三千餘石歲省二千金民入租金投匭中無纖毫羨贖
鍰不以入橐治行爲三吳冠擢吏部稽勳主事所脫張
氏子訶文錦爲餽公笑而却之是謂我欲取故予也丹
徒人生祠之北固山中以王父母喪畢事而後如京已
調驗封考功尋移病歸掩關讀書與初成進士時同病
力猶[illegible]其子爾而聽之諸臺使郡邑吏謁不通守同栘

陳公淵令門人李公一陽迫而見之亦不報謂久之不
欲北父趣行單車往而有後公至者得先除幾一歲始
除故官久之調文選諸後公者越次爲郎中矣值
皇太子生封父如其官母安人明年迎父母就養稍遷
稽勳員外郎頃之調驗封尋進郎中海豐楊公爲冢宰
倚重公疏草率出公手次應移考功以讓同栘晉李公
同舍嘉其義李公遷公爲考功當大計固辭楊公不可
非君莫辦此持大體不毛舉細故而於善類多所保全
比部張郎故爲御史歷詆公卿公卿嫉之大司寇以爲
當罷公爭之強少宗伯張公謂公居恒恂恂臨事威武

不能奪也已調文選選擢一秉至公廣文若諸小吏酌
地里遠近俾得攜家口以行有兩御史爲執政臺長所
親信而意見殊左先是主選者兩補外以平之而歸過
同舍郎呂公公知呂端人卒不勝呂坐補外公恒自訟
由此與當途益牴牾有求吏部郎者拒之憾而造謗又
嘗却同栘苗僉事涬然餽已苗遷行太僕卿露章劾公
公已遷太常疏辯事下部院覆疏有兩地去思七年不
調語蓋實錄也苗除籍爲民公領職如故奉使德藩登
太山夜半望日出而下將母南還聞父病與疾冒暑歸
至則父病良已而公又病矣淛若饑條上便宜數事民

餞而不害明年即家拜右通政稱病不出城南別墅臨濠爲濠上亭種竹秇蔬岸植桃柳與所善友生日觴詠其中客諷之仕公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雖王天下樂不存焉吾復何求且吾年甫四十備位九列不可謂不榮權勢不尤則夸者悲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我夸貪也與我客語寒父母愛少子爲輸貲入太學太學依倚聲勢豪里中公以默止謹不欲傷父母心太學好生分盡以上世所遺與之而更割其俸之半有燕會太學不至不就席父或詬責其子爲長跪請罪命之起然後起母七十而病痿延醫禱祠代爲手足燕居溽暑不廢衣冠

見子弟肅然有不善時予杖配鄭安人外無姬侍相對儼如也食執粗而不臧爲好生戒殺書貽親友有盛饌蹙額不舉諸子衣布衣既爲博士弟子始製一縑巾履小奇袤褫而罰之族未有祠請於父以二百金爲族人先祠成麗甲三衢歲時繹祀合族屬昭序戚相通又以百金置田祀高祖而助族之婚葬孤嫠若罪不能贖者隹子弟爲里塾延師課業壻父鄭孝廉卒京師爲調棺殮產落處其子別室而教之婚友人之子掩里人之齒治病賑饑不可勝計朝議重公推太僕卿以公副而慽者厄之明年內察拾遺報罷公色喜是成吾初志體故

癯其冬母卒哭之哀毀滋甚殯之先一日強起爲文以祖臨柩長號失聲幾絕而蘇自知不可諱索筆題句云百年猶一瞬大塊亦無常人生皆夢幻何必論彭殤人世光陰促仙家歲月長而今塵夢覺歸彼白雲鄉題畢檢笥中數十金付諸子爲喪費生平詩文不輯草惟園居雜詠司銓題稾藏於家公生嘉靖乙巳十月二十有五日卒萬曆乙未十有一月二十有七日年五十有一配鄭安人七子長日嚴太學生娶太醫院吏目楊仲光女次日乾邑諸生娶鄭太僕有年女次日寅蚤卒次日觀太學生娶經歷祝懋官女次日益娶葉次日升娶王

次完名殤二女長適鄭太僕大經孫邑諸生廷輔次適詹叅藩思謙子邑諸生從洓孫男八應麒應麟應蛟應鯨日嚴出應鼒應豫日乾出應鶚日觀出應仕日升出孫女二圭字陸叅藩瓚之孫某蘭字郡庠生葉其蓁子某萬曆丙申十月十有三日葬大洲太山尖下余同榜爲吏部郎者浙有二人公與縉雲鄭邦章邦章持正而江陵柄國權不旁落得申其志公掌銓吳縣與楊太宰多通故公不見德而或召怨比事久論定公不待矣其居家孝友三衢人迄今稱之公父猶在每自歎吾伯子愛弟以德吾愛諸子以姑息負負無可言者公子多賢

天將啓之表所以志也

河南布政使司右布政使栗公墓表

栗右丞卒之三年余上計見其子孝廉儲棟則君已葬墓有銘矣又六年余起家入秦孝廉謁余以表墓請余同公登第同朝可五年後守隴右則公邑在部中嘗過公廳事僅容旋馬民隱邊計扣之響應度異日可爲縣官備緩急當艱大而遽已矣惜哉公舉進士除中書舍人選授吏科給事中與侍御史吳道明同視禁城會穆宗御門卒顛胸下堂走羣臣傾駭旣入內不欲洩啓居訖中外相戒公行彼不稅衣冠而處者盡一月高文

襄以首揆攝冢宰威權震主臺省趨和承意緣虜警增少司馬二人公抗疏言一士之賢勝百萬師官不必備唯其人假備官而植私黨非國之福也故事都御史出撫率由方面敭歷久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願之今一切用九列臣入仕幾何時儼然領節鉞之重不厭衆心請敕銓曹愼簡擢毋長躁競風蓋文襄諸門人布滿臺省自乙丑至壬申方八年即爲納言廷尉且覬覦要津以田千秋一言拜相荀爽九十五日三公爲解見公疏擲几下豎儒何知而斷斷若是公不安其位矣大司馬議徵秦晉諸邊戍卒悉戍薊門漕司議轉餉煩費不若

其直徵金公皆疏折之時公已遷戶科右給事中肅藩文襄乘其出因外補山東僉事肅王勞饗賂餽可千金財受一研而已事竟之山東備兵沂州沂費郯滕諸邑中水無穢不治民苦養馬一馬百金半入猾吏橐具白兩臺以市馬金輸冏寺便因著爲令無何遭母喪歸除服仍故官除山東則文襄業已前敗將大用公副推光祿少卿尋遷湖廣參議無何遭父喪歸除服仍故官除山西分部河東治蒲蒲濱河河岸善崩波惡陵溢阜陸隄繇不息爲計億事材藉田以力任力以夫成堅隄二十里而遠蒲人張文毅伐石作公考尋遷按

察副使仍巡河東河東比不稔于歲困鹿空虛室家相棄人或相啖公修荒政焦勞省瘦民更生覦他路爲最議獄緩死多所解宥以任劇遷山東參政備兵遼海用廉直御諸將吏懷挾嬰瓌不敢望塵垢而與士卒振槖同食遠斥候庀武守信賞必罰虜寇東寧副將雁承訓禦之公操桴鼓先厲士朋勢誅其甲首十七人上功晉爵一級三年報政遷右布政使領職如故西虜火眞二酋並衆甘肅邊遽發奔命書三至詔命九卿臺省舉任邊事者皆以公名奏復副山西撫臣之推而都給事中侯公大閱邊疏公勞績賜金一鎰食一品祿勅須開府

丞所鄉人侍御史按遼者沾沾自喜多易公不爲徇苛求細故摘公左遷叅政分部山西之冀寧尋遷按察使備兵陽和再遷河南右布政使而以拮据兵荒勞瘁積痾遂不得瘳上書乞長休告冢宰疏公批患折難社稷之衛需疢小間所司以聞有後命居頃之卒矣其忠讜才諝載省垣疏草九邊方略中要之不盡施也山陰王文端爲文弔曰淸修隕命溧惡膴仕天有知乎無知乎蓋深憾夫彼已之子心害其能云公名在庭字應鳳生嘉靖戊戌十有一月二日卒萬曆戊戌九月二十有九日年六十有一上世居上黨國初舉孝廉官吏部尚書

曰恕其孫剛中賈張掖因家鞏昌之會寧縣王父仲堅父堂俱以公貴贈山東右叅政王母范母趙俱太淑人配張繼范俱淑人伯子即儲楝萬曆戊子舉于鄉仲子傲楝季子似楝子女婚嫁氏族及先世系詳林宗伯志與孝廉狀中三秦偕余舉進士者十有四人公與上郡張丕揚負奇偉倜儻之畫策大氏相當軍伐有賞能其官有賞推轂畫熊車者數矣遽病遽起卒以右丞終年亦略同丕揚晉太僕卿致仕遺孤大者甫亂余過其墓讀其表不稱太僕人語之故丕揚不爲中丞介介獨是耳公有子善則稱親親沒而不朽視生得中丞孰多太僕無論已

四川按察司副使張公墓表

余舉童子第立庵先生以黃州守有事棘闈謁見之貌癯神王自是風塵表物又十年由史官出部隴右先生已里居造廬而請疑重不妄發言三輔大人典刑故在所居衡門環堵僅蔽風雨低徊久之不能去檄有司表其閭毋過必式後三十年孫民部郎來謁知先生卒久矣問其志狀則述先生之言曰世人生但識幾字死即有一部遺文生但餘幾錢死即有一片志文吾恥之否德不足辱明公筆自題姓名官位家世歲月紀諸石爾

蓋先達有行之者子孫必遵吾言不則爲不孝所著述率焚草草任散佚戒勿集以故無得而稱焉又八年民部司榷濤陽與其父釋思曰我輩有今日惟祖德是賴不能紀述詒後人久將泯泯何取子孫爲雖遺訓在亦各行其志也詮次先生行實大略屬余表墓門之隧先生父長山公以明經貢未仕卒母南太宜人舉五丈夫子先生爲仲名嘉孚字以貞兒時瞻矚進退儼若成人惟溺苦于學從父受經諷誦研索忘寢食遂致病俾父數休之使出嬉遊先生晝紬書夜以讔藏燈晨視默識莫不開了屬文典裁淸拔十四爲諸生冠有廩食矣詔

簡諸生貢太學先生年十六應選固遜其次巳者孫生
學使謝公召南歎曰張生器識大受遠到者也爲具幣
師平凉中丞趙公時春日聞所未聞文益宏肆奇警弱
冠舉鄉試第七人初先生與父皆以廩資俯仰旣偕計
吏父復克貢日就窘矣簞食瓢飲不願乎外非公事不
入邑丐居間者面輒赤人終不敢言丁未登進士十三
人除長治令邑有貢紬三千六百以其式饋令數亦如
之却不受仍勒石斷後歲役富民筦庫一切倚辦六千
餘金無不毀家悉罷不用取諸金矢之羨遠行置頓夜
行乘炬皆自給庭無黠史野無追胥獄無寃結肆無攫

貨與誦大作巳飭學宮集諸生講說評校學義堅明有
區叚次第故事明經于資斧財五金疲于稱貸先生曰
國家羅士顧以治裝病之乎除榷酤六千家家出一分
爲助至今因之潞國宗人陵折閭井繩以三尺挾貴作
色終不而從其祿則里正所入應手給之不爽錙銖不
踰時日宗人始患先生嚴卒乃悅服諸臺特薦賢令第
一五年徵備臺省長治人携老扶幼羅列遮留不得爲
生祠事之望遺像而垂涕有事乞靈今猶昔也分宜嵩
爵無一絓榻遺僅擢河南郡丞伊廡人横甚獨嚴憚先
生勑其下無敢犯諸所爲察吏治恤民隱大小畢舉吏

畏知有丞不知有守爲祠生事焉河南賢守不絶書丞
有祠自先生始中州盜起延劫趙魏齊魯諸郡檄先生
討捕功有緒而聞父喪號痛悶絶中夜匍匐亟歸先是
主者掩敗爲功先生無所阿邑遂以離軍次不待命爲
口實沒其績不敘居喪用朱紫陽家禮日惟食一升麥
屑粥服除又三年無仕進意母泣而語之曰若父積學
不服一官以待若若宦八年譽命不及親何以瞑死者
目乃謁選人當坐過期律輸作上書自理銓曹言張某
廉幹著聲喪父哀毀膺疾以至稽慢宜特貰爲臣子勸
上報可復除重慶蜀方困采木先生經畫宜民民力不

詘中丞黃公御下如束濕薪獨稱重慶張丞公侯干城
也攝府篆並攝縣篆吏民懐之如河南擢南京戶部郎
留六月結竟諸藪鉅盤錯而後行郎所司錢穀會計明
審左右莫能爲奸以餉軍秋毫無損輸者受者喜色相
告也三歲考最贈父如官母封太宜人尋擢知黃州黃
州于楚十五郡號難治治以廉平爲本郡倅汝劉公容
清與先生等黃人稱二清耿恭簡劉端簡舉之昔郡運
南京熟糧一石而費五卒亦不食也先生爲郎時知狀
移文用生米代後遵用之爲永久利以母喪歸面顏憔
悴見者惻然庫羨金萬封識蒙塵服除除鄖陽政一如

貲郎中丞臺治馬所需兵餉金椀累萬貯府久失其籍
中丞臺不省記也郡守因以共私費先生耕之然不上
開既擢四川副憲而都人曹公子貞來代以白中丞孫
公應鰲孫公兩賢之祀先生名宦其文曰氣劭心和法
嚴政恵兩造訊民戶頌春風之第四知謝客門無暮夜
之金官弗怠于宦成民愈思于去後云在蜀備兵建昌
戒諸將校不得以筐篚入行馬墨吏望風解綬去旌旗
壁壘一新而意倦遊矣乞骸章七上
穆宗潛邸時聞先生名曰張某尚副使耶銓曹知先生
志不可奪請得予告病痊起用

上從之蓋異數也所司以三百金壚辭復追至先生家
標諸大門之外爲郡時同榜二人在政府入計不發幣
寒暄數語長揖而退里居非祭先不御綺衣邑大夫歲
一見而已晨不沐晡不飯而終日不去書悅好易事多
先覺秘不語人常曰不須名位不用身後之譽袁緩是
吾師也署其庭云四十餘年策名却悔紅塵浪度七旬
暮齒學易幾能黃髮無愆暇則延致老友酒數行膳一
殺談道論文絕不及時事床施遽除屛風布被莞席暑
無蓋車無帷田畝無式廓子孫褐寬博掩脛加冠方具
禮服猶日防其後諄諄不已也生正德丙子四月十有

八日卒萬曆甲午十月二十有二日年七十有九葬南
山祖塋之次南宜人祔子五人女三人孫男八人孫女
五人曾孫三人元配南宜人生袞舉鄉試歿二人㞐庠
生授儒官繼室王宜人生襄同知興國州事副室稍孺
人生衷廩膳生㝈庠生女一適曹憲使孫貢士任二適
栗方伯子夏津縣尹儲棟三適楊荊州幕子庠生挺袞
娶于曹生庠生國經婦高氏國維婦安氏㞐娶于王生
庠生國綏婦曹氏國紳即民部庚戌進士婦石氏國綺
庠生婦劾氏國紘廩生娶稍氏裏娶于某今以綺爲後
㝈娶于李生國綖國絖孫女爲庠生某婦曾孫某某幼

隆
未聘先生誌所未具故詳之余讀張茂先鷦鷯賦其居
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又曰不
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而
簡易任自然以爲資無誘慕于世僞可謂見道之言卒
不免遘禍蓋戀位殉名不能自割雖苟知之非允蹈之
也先生抗强宗藐權相官㝡驍顯棄如脫屣不以節名
芥視萬金貴且食貧不以清名修軍實驅劇盜振綱肅
紀噓枯潤涸不以才名自里選上公車冠[illegible]之濫
學海薪櫕莪苑不以文名薦紳中幾無舉先生姓字者
躬行君子求諸今日天下鮮矣余欽先生德範如師資

禮因以其家司空相方使論世尚友者有考焉

福建按察司副使蔣公墓表

己丑春不佞北上寄徑邯鄲時郡守蔣公入計計最擢福建按察司副使以去邯鄲人依依相慕也將俎豆公賢人之間問守治狀其大者在勸農桑收介特省徵發褒次丁口息耗無所容詐激河浚渠徙徙股引取之時其鍾洩而田盡治歲薦饑出舍於郊發粟為糜食餓者已益儲義倉粟民不負販而給修什伍嚴警跡無得保舍納藏桴鼓不鳴大猾持官府短長造蜚語中人及諸博徒少年惡予罪如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而羣諸高

第博士弟子如干人授室當國中時臨校之與商榷經史大義靡不快耳會心不佞因異之自與公同舉進士二十年來僅一再見不省記其面貌若何而治行如是其夏有大梁之役每行部廉察吏治謂漢重太守不輕除其最者至拜列侯故治最近古今安得若公等夾河而守為守若公僅就常調擢一副使而尋歸休如物情何不謂公厭人間世矣再踰年公介弟孝昌令狀公生平行實使使以表墓請不佞恨知公晚寧渠復負身後耶按狀公父世卿贈廣平知府母朱贈恭人朱恭人有身感異夢生公甫三歲能識百字十歲屬文意啓而理

新贈公居師塾門徒著錄者衆讀公文皆遜服微獨師其父卽郎君吾師也十五歲喪朱恭人哭泣無時甚哀輟泐卽游思竹素六藝百家之言手自排纂文益閎肆世所行執圃球琊是也尋為邑諸生久之不第乃與孝昌公招延同志若蕭觀察錢侍御五六曹結精廬七檜山中學益勤篤遂以隆慶丁卯同孝昌登賢能書明年成進士拜閩長樂令長樂濱海而饒征求無藝公首汰供億浮冗者關市譏而不征兩造鴈鶩進徐出片言折之輒頓首服寬金矢之罰民大悅匹夫匹婦得詣公庭自理餽高年孝弟力田者為鄉三老執木鐸以徇其幸

教與否具以狀對加賞罰焉民病涉為治輿梁民苦主租吏乾沒為旌邑門有高下手以旌告都養學士之秀者廩餼有加蹟射圃故地拓飾而肄習之鄰國爭就公質成所平反及他善政不可枚數去而民肖像祠之於今不廢三載考績為閩令冠為當路所忌稍遷留京刑部郎人億公必歛望公曰以吾困諸生時較之郎奚若為郎數年所平反如令大璫詐為旨選江北女充後庭迫脅民財獄久不決公至議始定璫有勢力請託多貴人卒不能奪也司寇餘姚趙公署蔣郎考上上而贈公里居病勅左右秘不使公知公微得其狀白趙公卽日

解組歸歸猶得與贈公訣也其哀毀一如朱恭人日夜與形家卜地厝之服除除刑部雲南司司所隸京師諸曹獄簿領塡委公治作不休所平反復多如南中以病歸病已仍故官得四川司所平反如初有尚書子同金吾緹騎飲妓館中中酒手刃緹騎所請託名貴人如瑞亦不能奪也爲郎後先凡十二年出守廣平五年稍遷今官未之任以病免遂卒公世冑高華晉咸康中有佐伐吳功者曰充秀食采常熟自元忠州判九一家邑城南曾王父岳爲汝州守皆有政蹟公實肖之事繼母湯恭人如母湯恭人有子事業任所取以私祿營葬贈公

諸弟無與公沒湯恭人爲哭仆地也始舉進士上書言曾大母季貞節詔旌其門族有斬朱恭人丘木者公猶卝持挺逐之手植梧檟令可材矣娶周恭人恭人母盛孺人以公早失母愛公特甚公亦母事盛且推及其支屬焉不佞覩漢守令稱循吏者代不數人爲令者不必優守爲守者不必爲令公守令俱有善政生不逢時如漢封侯下璽書賜金褒異然而東有閩北有趙世世蒸嘗所得孰與諸君子多不佞以與誦知公故特詳公守令事其本在孝弟其琢磨在問學如此云孝昌治行不愧長樂又能以公不朽難爲弟矣公名以忠伯孝其字別號貞菴生嘉靖癸巳冬十有二月二日卒萬曆己丑冬十月二十有三日年五十有七葬以萬曆某年某月日墓在虞山北麓配周恭人有婦德男子二人長國瑜次國玦文行稱其家女三人孫女二人嫁聘皆名族其遺文有清權山人集續皇明盛事述毛詩大指若干卷

四川按察司副使王公墓表

公名汝魯字希曾別號確齋世南陽人也高祖覺成曾祖本高皆以祖鴻儒贈吏部右侍郎鴻儒者是爲南京吏部尚書文莊公中州名臣也長子可以光祿署丞通判池州府事贈眞定府同知是爲公父娶於李繼魯俱

贈宜人魯宜人寔生公爲中子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父手書世德家訓以貽之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公拜受教父卒張所貽書於堂每讀則涕沈瀾下經術明通弱冠補郡諸生以尚書領嘉靖乙卯鄉薦隆慶戊辰成進士名在二甲當拜六曹尚書郎宗人與唐邸有連乞外除或言是誰知者公謝曰吾方委質爲臣敢自欺耶除守嘉定州州人好訟訟所連引人或踰百亾身毀家不止公禁兩造不得過十人非是者不受受者立訊罷遣嘗數十百輩不責贖仕族田連阡陌自詭家宜復諸富民附蔭率以收事苦諸田傭若小民數負其課公嘗

曉以律令案比戶口賦不逋而蘇此兩事嘉人迄今誦說之州領六邑體如大府公與諸邑令約歲時餽牽苞篚毋及楛楨之外比入覲邑令覘公橐垂無以治裝發幣餽金三十鎰公曰吾不欲餉人寧受人餉是歲計吏集京師千數其不餉人者公輩兩三人耳蜀諸臺察廉公爲然州大夫舉首如此者五復以宗正條稍擢同知瑞州府事數月以母喪歸服除除眞定府其治如嘉定時奉檄閱兵遼左所至薪水糒醪或豚肩匹雛而已宴勞絕無所赴環瑱之饋遂巡走御其大將甚貴倨獨嚴事入是夫懷冰暑月猶有霜氣者耶發摘軍吏姦利及

籌畫治兵禦虜便宜甚詳居四載褎然郡丞舉首者十有五擢知平陽府平陽晉沃土而田賦不均貴客右族有弘農不可問之風公治亦如嘉定時平陽人呼之青天所領雄州豪邑三十而贏簿領山積移時若掃暇卽延進諸生談道講藝諸學官圯陋更新之文教大興三年褎然郡守舉首者七擢山西按察司副使部平陽如故平陽人歌舞于途故比肩爲郡者手板庭下不撫少望而公亦有霜露之疾乃移蜀平陽人泣留之不得蜀所治達州達故名通元微之所謂海內悽惶地也漏天映日伏陰沈氣善中人公脾疾大作上疏乞歸歸數月

卒其歲爲萬曆甲申八月十有四日距生嘉靖癸未五月一日年六十有二公孝弟性成幼遭父喪雖骨支牀事母盡物備順夜歸母寢立門外候覺告云兒已歸方返其室在嘉州毋不樂聞箠楚聲遂一切從寬政居母喪苦凷總帷側三年不入內昆弟分財讓取劣者伯氏以結客負責悉損其產代之歷六政俸稍所入與昆弟共遇鄉人無貴賤無少長無敢慢里居非公事不謁官府南陽令程遜有所攝逮寄叩公再三卒不答程歎曰王先生眞長者終身無聲伎之好宦遊襆衣篋書路人歎息薄田供饘粥閭廬蔽風雨皆先世之遺也里閈浮

競憮敖之士望公來爭避匿有犯懼爲公所知卒之日鄉人無不隕涕墓在某所二子長應佑國子生次應修以茂才異等學使者超而貢之肆力於文章聲藉甚而貧不聊生活又慟失父早嘉言善行多所遺忘屬余表其大略余別公垂三十年憶公長大美鬚髯面幾無見膚度名位必且儗文莊乃竟止斯耶應修貌肖公而差短狀言公事親如汝叔異居鄉如陳太丘當官如尹子光第五伯魚有美而稱言非誣矣

四川按察司副使李公墓表

余入隴西則頼李公已自閩南移山東治膠河雅聞公

文學政事才兼人垂三十年行部過頫會公已病造其廬見而慴盡忘吾疲也又八年卒子應麟兄弟將葬公而以郡人張叅知所爲傳錫山孫少宰所爲志屬余表墓公名學禮字立甫先世蓬萊人有軍功爲千戶長至伯達坐事失官至采兆徙鹿邑中河患至桂攜其子宣家頫長官里宣生玉營冢舍樹宰木而勤之石吾世積德後有興者令無忘所自玉生公父臣以公貴贈戶部主事慷慨好施予夢神賜雙玉環遂生公早慧強記蜩髫學成而父病請以身代卒不起泣血不絕聲母張安人憂之地下人所望兒者何乃強起而安人持家政勿

頫公公學益勤已爲諸生舉京兆試又三年成進士除南京戶部主事有莞庫之役莞庫郎身自潤脂膏而府史貿緣爲盜公一切無所取又善算發前後守藏盜三萬金諸郎以墨坐者五人復總覈諸倉視庫益多蠹銖兩之姦悉知之慎出納汰浮淫政爲一清久之出守處州屬邑上賦有羨金斥還之向後賦取羨以篚篋不飾論而悉收其衡量平之賦應上京師若藩省者不入府畀空文而已諸舞文盤互府諸曹掾或累世稽故案以千百計一旦屏逐而結竟之吏或竊藏金爲子錢民或附蔭巨室避徭賦及威折閭里者若丁張數輩置之理

[illegible]均田立二籍曰經緯按校之而賦平處戶口不[illegible]嚴州傜倍之請如戶而止列郡四民願以處州爲式浙數患島寇有警募兵來索餉虐視寇更甚公勅諸邑預爲備兵大喜過望無譁者郡多卝大猾保舍亡命私鼓鑄相鬬殺亟封閉之而捕其渠率具獄其年大比士當有事棘闈至富陽而龍泉卝賊覘公出與慶元雲和諸賊勾連爲變公趣返駕整兵聲言致討賊駭乃公豈從天而下耶棄仗走出境入覲先檄屬邑有供舟車費者坐不肖黜宣平潘聖祖妻舉二子而妾有身妒而賣之柳氏約曰女爲嫁資男爲贍養已二子夭潛索妾子

于柳柳詆讕匿辭驕嫚不首公一鞫而得情遠近號爲神于時處州治行冠兩浙而南曹銜公形短者中之左遷知膠州矣膠海濱廣斥田下下獨饒魚鹽富者以財役使其衆豪奪民掘冢搏掩訟鬩不止公首均田立籍如守處時清逋賦鋤兼併收孰獨任士地辟草萊中什五游徼之令盜無可容而民日樂業肖公象生祀之稍遷河間郡丞會遣大臣閱邊少司馬汪公以公從行所規畫悉當機宜汪公薦于朝李郡丞蕊疏附禦侮之臣也復擢南京戶部員外郎吏部稽勳郎未幾擢陝西叅議守關南甫至金州守白葛藤亞劉才負固以叛公知

左右多爲耳目者佯曰才安得叛必上人脅逼之山栖
草藏偷生旦夕耳明日才縛其長子文詣麾下請死公
下文史請悉赦不問反側自安人謂公一言全活人無
萬數平利令以名槐視下而言徐異之發視則金也麾
使退迹之令貪而懼不免爲言於諸臺褫其職而朝議
膠河工移公東矣膠故有元開運道曰新河公爲州時
相度經費以其策白當路稍傳之朝宰臣奇之毅然必
行公因疏言嘉靖中副使王獻按元故蹟鑿馬家壕通
淮船建閘壩以時蓄洩導張魯白現諸河助之功垂成
而以陞任未究今商船淮安由新壩經安東靈山以達

麻灣麻灣新河南口也昌邑由海滄直沽達天津入會
通潞河海滄新河北口也按廣輿圖及新河議畧麻灣
至海滄財三百三十餘里非若泛海千里迂迴也下接
三河上接三山海潮出入其勢自然非若引汶絕濟強
決細流以渚水也自元迄今岸不崩沙不滲父老傳爲
銅帮鐵底因勢疏濬一勞永逸非若黃河衝突遷徙不
常也但以馬家壕底石與分水嶺間隔耳馬家壕已成
渠功十七分水嶺地勢雖高亦有河形當深濬者三十
餘里最濬者一百五十里潮所及處修岸立閘可耳夫
難開石工既成則易濬土工宜舉我朝初浚會通河積

數年之勞動數十萬之衆經數百里之遠深惟國家急
務建大功不計小費況事半功倍安可棄之要而言之
有三利焉不犯大洋風濤之險千艘徑達南北要道諸
郡悉從此轉輸其不便海者泝會通河以入則漕河歲
運可分節一路塞而他路自如利一也登萊斥鹵田卒
汙萊民困數逋其課通運道則商賈懋遷鱗集仰流天
下大湊資生多方地日墾藝利二也漕卒無事講習水
戰可以禦倭制遼海利三也天下事無不可爲難在任
事之人夫王獻非前事之師耶疏上報可詔簡司空往
治公佐之事且有緒而忌者橈之寢不行乃作新河對

以見志復以故官除湖廣方征木豪賊官軍數失利公
偵得大姓數人爲賊囊橐者貰無異志官軍環而攻之
以徼首功莫自堅其命故與賊合使人寄往諭除前事
縛賊自效又伐木書而投之上流沿溪而下宥諸脅從
者賊內潰其魁首不滿百人狼顧不能支命材官引強
步師而出一以當十鼓無退聲大姓者爲內應賊盡縛
事聞賜金幣尋擢四川副使先爲戶部時聞母病適對
客啜茶盞墮額號即日騎歸而母已愈至是以蜀道難
母不便就養上書乞休吏部不可再疏議覆歷任有功
清勤素著許以副使致仕年四十有七承歡二十年而

母卒公年且七十哀毀猶喪父時雖盛暑不脫衰三年如一日事同產兄白首共匕箸宦橐家賦聽其經紀兄卒公已七十有二侍疾治喪如父母發於夢寐悲啼涕泣沾席家人見者皆爲落淚弟素無穡于公公貴而更厚其子爲諸生爲國子生皆公力也置義田七百畝以食族貧者業師尚某病治後事甚具爲位哭于家復請學使者祀鄉賢貧交劉張之屬爲部署喪事任養浩無故而傳大辟言而免之養浩不知也其父見夢曰非李公吾爲餒鬼矣倍德不祥詰旦養浩造門頭搶地謝公謝曰若故夢耳余何功之有焉隣伐其宇木守者白公

公曰木已伐矣言之無益于我而彼何靦面爲人邑中屋隣掘坎而據其一隅州守謝聞之卽訊公笑曰此所謂人得人失也謝亦大笑隣楊善求售其宅公慼然曰百年爲隣何舍我去卒如初負先世責者數十家累千金悉焚其券甲戌不稔于歲以粟千石賑癸巳饑甚遂空其廩所活數千人立義學訓里兒而爲義冢與衆共之一鄉無傳尸焉有婚嫁失時俯仰不贍度多寡予之貴而於長官里尤厚公旣病不數入里里人亦肖公象生事之靈響于今不衰語具州守林學閔記中公故閎覽博物晚年壓心日損道性天悠自家之書無不研討

所註有參同契陰符經所作有皇極數心主問醉鄉傳六壬通會鈴纂奇門切要陰陽全書曆法撮要痘疹心法其極思在元化眞機一書秘不示人壬午春語人大臣亡應楚分無何江陵卒每言西夏當兵起果有勃劉之變卒之先二日索諸子若甥輩試卷評騭高下翼日具酒食呼兩子前爲壽著幼孫膝上陶然自暢已就寢五鼓呼其子具沐浴衣冠吾終矣項之危坐而逝面如生其生嘉靖己丑十有二月八日卒萬曆丁未十有二月三日年七十有九娶蔡封安人繼以梁以楊子二人楊出女一人梁出伯子應麟諸生娶右丞王道增女繼

閻思齊女仲子應鳳諸生娶民部郎田勸女女適兵馬指揮劉梓男諸生昭明孫男一紹祖聘孝廉盧敏女應鳳出孫女一字諸生田之喬男　貲生應麟出葬潁西河側定衢廟去長官店一十有五里奉公首丘意也今世士大夫口耳之學不適世用抑自負經濟者躬行未之有得公討畫天下便事巧發奇中爲吏不好聲矜賢寬緩不苛人樂從之年未艾以母屛居于舍服勤至死愍世俗之靡薄一切務爲長者具食桐鄉畀學之報其所論著雖專門名家不如可謂古之成人矣余惟國家大利害無若漕與河可得漕之利而免河之害者泇河

膠河也迦通矣獨膠尚無任者始濰人劉司空治膠過
東方監司以下如官屬衆積不平心害其能在今復若
財用不足余讀李公疏對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也因
表公而詳述之以諗夫爲國家忠計者

陝西布政使司右叅議劉公墓表

先帝二年不佞承乏奉臨軒清問是時延津稱子大夫
者一八一爲冢宰李公一爲藩伯劉公與余皆夷陵劉
司空先生所進士兩公自垂髫同學申之以婚姻若同
生兄弟然余以同門數從兩公游甚懽劉公拜內史奉
使魯尋奉家諱而不佞出仕秦歷藩臬兩政遭喪歸公

始以御史遷秦亦歷藩臬兩政居頃之卒矣公卒之六
年既葬余行部大梁過公家謁几筵泣下沾襟又十八
年公冢子貳守不腆敝郡始以表公墓請而冢宰公亦
謝人間矣四十年離合悲喜都成蕉鹿之夢幸而後死
且知公深按冢宰所爲狀表曰明朝列大夫陝西布政
使司右叅議芹泉劉公之墓而次其生平如左芹泉公
別號也其名致中其字位夫先世山西澤州人始祖芳
徙家延津四傳寧津籌鏜再傳封公滄娶於李生三子
長即公少神悟機發充然有大成之量稍長好學博聞
治舉子業文多奇思十六爲諸生二十七舉於鄉三十

一成進士以病歸三年謁選入會京兆比士薦諸進士
才者禮聘公分校所舉十六人皆一時之選已授中書
舍人舍人無吏務朝請多暇又多諸大臣任子酒食徵
逐公獨與同志討論國家故實法令孳孳如不及歲餘
持節使封魯藩儀牽牢醴之外他無所受魯人稱之
上踐祚行慶封父母妻如令甲父且病公依依子舍再
疏請養以非獨子例不許父勞之曰草莽臣得從子貴
上恩甚厚兒以我故不報命非人臣委質致身之義也
老夫強起與兒行庶幾一頓首闕下公扶侍而北無何
封公卒執喪哀苦徒跣執紼以歸讀禮之日爲志慕錄

以彰先德免喪除故官侍郊祀賜朱衣一襲選授山西
道御史巡察西城西城所隸西山列侯金吾大璫丘墓
櫛比緇黃之宮大氐無慮數百千爲奸利藪一切以憲
法從事貴戚斂手疏言監司有司四弊雖老於吏者莫
之悉也已巡光祿坤寧承乾翊坤三宮供億糜費請裁
省以明儉德又念都人困於商所宜蘇息者六條
上嘉納之輦轂之下頌聲四起
上幸耤田公監禮因言苑中隙地可耕
上以時親省知稼穡艱難豳風無逸周道所以隆興也
上復嘉納之已巡京通二倉疏刷漕蠹六事大司農以

爲允而中貴人司門稅者征斂無藝道路以目[illegible]乞罷
中貴人中貴人大恚御史欲扼吾亢而奪之食耶而同
人亦有不相能者乘間以年例外補公陝西按察僉事
[illegible][illegible]以西席未暖而入賀行李蕭然比還治歲大饑饑
民相聚爲盜亟發粟以賑而嚴干掫修保甲四境謐如
也肅定關公以給事中大閱陝西四鎮檄公從所綜核
經營寬猛相得定肅還朝特薦公定見定力危行危言
按部輒問疾苦核逖洞見絲毫悉無虛美云已擢右參
議守關南治金州監武試得士與文科等金州濱漢舟
稅歲千金蠲之爲修棧道祛虎患癸未淫雨漢大溢公

方按部平利報者云水勢且沒金州矣詰無歸公艴然
曰州人將爲魚吾何可以身免馳歸水尋薄城城門四
塞或言宜啓門取舟以載家口公不可沐雨乘城塞諸
竇前知注城中水無可洩而外水高陷城公府民居應
時崩潰家人取木作筏栖其上昏夜不辯人筏蕩析哭
聲四起則婦女溺死者四人矣衆呼天安得一隙明知
所鄉往耶忽火光從水起徐徐而至公命衆縛筏拊慰
之可無死矣薄明得艑艋渡而栖山麓民舍中男女老
弱扶服走者無算渡人負緣索重費或利其有推而內
諸水公令家人捉兩三人來手劍馘之姑緩若死以救

人自贖計口多者有賞於是千艇馳騖頃將而蟻聚滿
山麓矣水小減無可得食詔隣邑以舟載米作糜人食
之一飢遣善水者収所溺衣履之屬以給羸身者先諸
鄉大夫而後及諸生或以公金易布帛衣之事定公相
地州居萬山下流自兩壺上高阜徙城城中分若干區
持繩墨授廛廣狹有差毋令豪強得多取已城城身周
旋版築中寢食都廢不數月而城與諸署俱就則公以
作勞過當病矣遂上書乞歸州人泣曰公去我而歸吾
儕孰與處于此亦從公而逝耳諸臺使曰無公是無金
也固留之公日食不溢米而見金人呼號援止於心終

不忍恒坐蓐中治事毋弟從容言曰無乃從井救人耶
公曰吾一日食公家祿不欲一日虛度耳即幸而死于
邸不勝死於水乎益治事如故而體日羸劣不自持攬
鏡而悲吾卒不得與金人救死扶傷以還舊觀豈非天
哉遄買舟還金人泣留之失聲公泣亦失聲令吾可無
死吾寧棄若輩既知不可留則顧貌祀公公揮手辭以
吾奉職無狀致若輩昏墊何面目受血食或有餽爲公
治裝輒厲聲呵之吾終不以將死喪生平既登陸憩南
陽邸有諸葛武侯祠呼侍兒掖吾謁侯是食少事繁者
耶是謝躬盡瘁死而後已者耶死者有知吾從九京遊

歿痛華與母弟訣吾所恨主恩未報若事母子諸子女弟在猶我在也遂瞑公急難不獨於秦爲然爲内史時貢舉人失路引主者取鄉大夫結證故事舍人近侍官不爲人結證公卒任之貿登第陽武詹丞損耗部運迫欲殫經公聞其廉傾橐代之不受償黄比部客死子稚公爲棺斂倡鄉人助之四百金而屬其郡邑長爲置恒産以賑卹李公暴卒公治喪如黄所至後進佳者引與其子爲友凡二十許輩皆成名事繼母如父事從玉父之耄而無子者姑若王姑受業師之貧者生養死葬靡不盡力月奉之餘鄉里鄉黨咸取資爲故宦無長物又

不爲苟取有殺人而奉二百金丐居間力拒之死者何辜雖萬金吾何敢骫三尺巡倉及關西御有司以公費進者縣佐某德公持茗褁以獻啓之二金杯在焉公陽爲不知召其人返之卒不言所以不欲敗人官以自博名也死無以爲殮年財四十有七士大夫撫識不識聞而悲之配張孺人生二子長永脉即冢宰壻今成安以治行高等擢今官有父風次永泒男女婚嫁詳狀及韓宗伯誌中張孺人自有狀誌金州令更名與安祀公名宦延津祠公鄉賢而永脉奏最誥贈公之詞曰澄清抗節盡瘁捐生俎豆於昭箕裘再振天之所以佑善與國家所爲報勞臣足矣享年不永位不配德夫何疬焉家宰公言公雅慕諸葛武侯爲人以謁祠之日卒將所爲前後身如韋臯耶公墓在祖塋之次歲時伏臘父老子弟往往酹酒其下必無帶劍登丘者矣

南昌守王公墓表

金壇王氏按恭簡公譜可考而知者曰春二四六傳鎮以孝友旌義門生瀚贈南京兵部主事瀚生槩太學生槩生維熊贈戶部主事娶于葛封安人生華岡公公名堯封字爾祝少有遠志儁才恭簡公於公爲從父尚書專門名家獨得其傳以屬文恭簡公歎賞不置既爲諸

生賦恭簡公試以識仁策對數千言拔之高等癸酉舉于鄉癸未成進士第三人思父不逮見也泣下沾襟覲者異之除戶部主事司黄土倉兼委吏乘田之職綜覈明審前後畢宋石三司徒察廉俾權臨清飲水自勵國稞外不問奇羨有兄爲諸生而告言其弟乾沒者以親爲同自首貸之情法並用臨清人爲生祠焉監兑江西念歲屢灾民議蠲折軍議減存條三事其綱曰足儲卹漕救荒其目十三至今爲令已遷員外郎郎中先是南京諸生與篆文生閧而司寇與郎坐諸生罪公左袒諸生司寇入爲冢宰開灤爵例公特禁天曹諸吏出守南

爲史毀禁公忿將劾奏不果卒用前隙中訐與矣謫同
知許州不欲往母不可是慰上也公訝而母已病醫藥
含殮無憾既沒哀不欲生服除除陳州陳州大歸淩廟
墟三里而廟復州人侵地因修州志足爲信史稍遷知
滄州武訛言枕店厲氏氏思亂諭之頓息而中使亦憚
公不入界滿丁口省費十六催科限以兩月餘日悉歸
褁氏德之長與丞爲吏部郎密戚訶公居間索賄千金
公以聞逮丞伏法郎恚言公與都運使不相中宜他徙
郡守龔公持之郎摺摭他事譖公判兖州劉靜修先生
嘗令滋陽請祠之名宦已遷南京刑部主事雪沉冤久

不決者若干事有被廢列侯與弟鬩出不馴刺謁公公
投諸地罪人而賓禮往來乎懼而戢矣已遷戶部郎中
監九庫督鹽政給江上諸卒餉文案山積頃時而竟公
以鹽政故多端承攝去來非宜司徒用公言擇郎專任
而貴倖家僨鹽中水者十許嘗會臺臣刺蔡愿使不當
公面折其非臺臣刺公公亦暴臺臣過部有積猾冒公
廩公坐以戍與其黨流言于朝出公守思南因上書自
免初公喪元配荊安人以許安人繼金陵太常公穀孫
女也公以此家金陵詳公子狀中公生平孝友裹兩尊
人大事旁及從祖一切經費不煩諸父昆弟仲兄失廩

徭役之以明經仕爲令復周旋其子當厄者得入太學
葬季弟而婚嫁其子女所子他人子公許之已覺其詐
告親自罰拔嚴事教備公與伯兄叟山先生先生有方
格事之在師友間祠廟封樹間歲展拜誤族子弟須勞
有差抵掌談論傾其四座疾惡如風即權勢不少徇憫
人厄困素所不善以情相歸然爲援拯或爲人分謗終
不自明居官廉居家不殖產故萋菲之口不能緇涅自
少至老讀書論文不倦又有人倫鑑識在京師決嘉禾
范光文高第在滄州首錄王家璋禦其外侮以成名在
南昌試士不通請謁在山東棘闈與諸同事不分彼己

所收多名士士以此鄉往之執經問字或贄所業小刪
潤輒佳傳之大都矣自爲文閎肆有體裁家有學惠齋
摘稿及校劉文清公集謝事後與五六公締文酒之社
恒言沐頭有酒架上有書入而訪友出而課孫所得優
于仕矣貽書其子家世淳茂勿習於澆清貧勿澆於利
師讀勿惰于嬉益行顧其言者也公故徙偶病而醫診
其脈大驚猶強起應酬宴會病革目安人一歲得兩曾
孫吾與若日含飴分甘爲樂耳臥而書空有湯水如交
過一恙應許吾薩添舍利語已而孫象至詔曰無以我
病妨學左右以附身諸物進視之首肯翼日櫛髮起坐

乃辰其生嘉靖癸卯十月二十有六日卒萬曆癸丑六月一日年七十有一元配吏部郎荊軺女繼卽許安人子一廷鉉娶處士虞郭女女二長適給事中沈鳳翔子諸生滋次適丹陽諸葛元早卒孫男二仁浼應天諸生娶蓬萊尹董其女仁滌娶裕州守許天敘孫女孫女一適金壇與容馮體晉子諸生鼎烝曾孫男二長棟浼出長楨滌出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厝于東山張王廟之阡太史焦先生爲志而謁余爲表余惎公有年所矣偶晤之韓朝延銀臺署中以龍府羣玉不備欲增補出所刻凡例屬余余謝不敏因問公兩爲守服何以猶五品曰吾請郎中致仕耳且立身自有本末寧假一郡守重然拜南吕命久迺表曰故中憲大夫郡守王公之墓而書其行事大致如右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四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雲南守鄭公墓表

公病革召其子明垣明城而屬之曰必李公表吾墓李公者先大夫也與公同舉進士交最稔既卒二子以治命請先大夫敬諾甫視草遂捐館舍矣伯子垣則又匍匐來屬某爲成之夫二子不以先大夫沒而廢父命某其何敢忽忘父執而遂先大夫成言乃按狀與銘而爲之表曰公諱侁字元健別號印溪世家黃陂二程祠旁鄭之先有爲元太史者五傳生公父鸞受易爲諸生積資應貢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娶於周贈宜人則公母也奉直公授徒二程祠公兒時來嬉戲父指二先生遺像示之此其人文章道德爲百世師公色喜自是專心向學設高座懸髮於梁間無問寒暑日夕誦不休奉直公隱使人攜枕席易之不受爲文日奇進十六遊於庠數試於有司皆高等以庚子領鄉薦明年上春官而奉直公沒矣訃至公號踊痛割且死重傷周宜人心強進饘粥甫勝喪丁未周宜人復卒公哀愈甚凡十二年足不入公府有司求識面莫能得至庚戌成進士拜豐城令於時分宜執政豐城人黨之者踞要津言事多效勢灼

人公一無所狥披飛語改商城其治商城如豐城猾蔡
猾椎埋爲奸藏亡匿死以千數道路以目人不敢保其
妻子公捕笙殺之四境踴躍如出湯火丙戌稍遷大理
左評事治一日裝遂行父老稚孺遮道挽車不得相與
尸而祝之尋遷其寺副正會給事吳公郎董公張公彈
劾分宜忤旨下大理議所坐或風公予死比一舉而君
相兩得矣公投袂而起曰媢相以成君之過他日事變
安所脫罪卒傳生議分宜領之卒亦無所加已奉詔慮
囚蜀中所原簡罪甚罪數十百人壬戌出守雲南雲南
首郡領十三州邑事麻沸沐垢不終湯公能經營剛猶

然橆享筆硯之問沐國生貴甚威重擬於至尊守體大
詘公譬之以禮不從遂謝不與見又繩其舍中兒漁奪
民者而其黨吏官鳳索林率所部入城白晝攫市人金
公宜言春秋之義家不藏甲行不挾矢今吏闌入何爲
亟驅出境沐國以此奪爵公亦爲所中用考功令謫通
州倅矣倭數萬將寇通州公受督府檄主辦征繕嘗一
當寇頗有俘獲而主將以城守不設法當殊死臺使者
欲寬之公論如法因沒公首虜僅以餽餉功上賜金一
鎰亡何遷令東流東流六十年士無舉於鄉者公爲修
學闢天波門建興泰殿日進博士弟子談經校藝是年

舉二十士他善政稱是東人尸祝如商城也二年遷貳守
嘉興甲有殺人者既抵罪丐貴人嫁於乙公厲聲曰此
豈李代桃僵耶有死不能二年遷尋何守家人謂公憊
矣幸而復蹐曾不得一休足內地何以蹴躤而之萬里
爲公曰以我習滇中事故使之耳炎風朔雪孰非王土
哉既單車之郡而郡所隷嵩明馬龍二州叛不受要束
時餉連木邦諸夷爲寇氏八日駭掠守者予之四馬郡
勢益孤公孰計之夫欲安尋甸必先復馬龍馬龍復然
後四馬可還也條其事上督府不待報而以計先擒其
酋黠者阿納父子海頭四十八寨聞之鄉風潰散矣凡

此獨公擘畫艮苦諸在事者不以爲功且議常見格公
遂有去志上書力乞歸歸而築舍魯臺河北羣邑士秀
者偕二子講業其中而躬校之文體爲之一變垣爲太
學生城爲諸生咸有聲公方正有標準閉戶端居一室
無一切聲色狗馬宴遊之好有欲干以私者不敢出諸
口而不蓄怨藏怒好稱人善人敬而親之兩爲二千石
家無長物月奉必以分諸父昆弟及三族之貧不任葬
若婚者徵時族人以纖介召巫蠱詛公公居大理其人
犯大辟力爲營救得脫蜀人鄧學博卒官後婦逐先婦
之子無所歸公憐之月給八口粟厚爲聘返其父櫬黄

人談公爲誼以是爲首公生正德癸酉三月十日卒庚
辰十有二月十有七日春秋六十有九葬以卒之明年
十有一月十有四日配佘氏封宜人岳池諭鎬女有婦
德相敬如賓終身無他媵侍二子長即明垣初娶李某
女繼娶王某女次即明城娶御史蔡某女女一適貢士
黄廷敘孫男一嗣契聘先輩程學庸女孫女四一字太
學生陳中正子陛一字州倅王立綱子惟善一字先輩
王體元子景運一字太學生王師曾子嘉槐公力折倅
相驕帥如汲長孺創倭策西南夷老成持重如趙營平
假令得時何所不就而歷事兩朝二十餘年名在謫籍

居半亦何其拓落哉昔先大夫遭分宜慈谿抑淅功不
錄其後楚人用事輒先引去大指似公宜公之死而以
表見屬也長夜之官不患無知已與遊矣嗟乎公所至
上民謳詠相和蒸嘗不匱未可謂不遇也彼倅相驕帥
今安在乎某故究言之以愧世之巧宦而卒自畀損者

黎平守高公墓表

蒲阪人故黎平守高公以嘉靖某年九月十有八日生
以萬曆某年九月十有四日卒年正七十伯子起鵬將
以某年月日奉公葬於張留庄之新阡而會有修志事
起鵬用茂才巽等應聘至則持盛官允所爲狀泣而請
曰先大夫生時雅愛先生文如天之福小子得操觚塈
受成乞爲先大夫表墓庶有託以不朽余猶髫鬌記見
公於六館時蓋溫溫恭人也徵以官允言信爲之表曰
公諱嶽字中望世家於蒲孝弟力田不求聞達至公父
某娶韓司徒女弟生公少時滔然有大成之量持儀檢
不與羣兒嬉戲獨敬愛其兄伯岡相爲師友十八以諸
生高等受廩食同人推爲都講清辭逸旨四座厭心會
地震伯氏闔門死惟餘弱女取女之飲食必祭每覽手
跡涕滿匡而橫流體故癯而痛伯蚤世益孜孜劬學日
昃不食夜闌不寐遂病咯血母擣韭汁和藥療之然後

愈甲子舉於鄉又三年父卒哀毀幾滅性又三年復不
第則歎曰吾所爲屈首受書以至於病者冀得秩祿養
親耳業已失之於父何可令母尸饔飱選得直隸曲周
諭奉檄校士黜中以母來諗謝不往尋擢國子學正所
造士視曲周有加二年擢大理司務一年調都察院故
事六曹司務班諸郎上侍御史謂我輩見事風生無所
不得言非都察院屬也不可與六曹郎等即御史大夫
御史中丞視諸御史若行輩然公不亢不狥劑而用其
中諸御史人人歡就之臺讞決若彈奏建白及出而巡
方吏治民隱事有可古屏人恣言極切或倩屬草人人

各如意指五年擢戶部員外郎榆林土有戰功詔發內帑金命公往勞之半道擢其部陝西司郎中三年擢知貴州黎平府府故諸葛忠武侯擒縱孟獲處其民猺獠雜居雕悍少慮距家數千里山廣箐深多雨霧瘴癘不能將母以為憂母彊起之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安論險夷昔者辭校士之役今復領郡其鄉得無若刀州之夢天數前定耶我幸善飯分甘餔孫足樂也勿以為念公受教單車警行觀鄉順宜因事制理振百姓之急修眾庶之和黠夷以公西人不習土風聚而掠供張物嘗公公怒杖而械繫之復奪去傳檄將吏

悉輸以徇夷眾嚙指無犯矣嘗閉戶臥漏下已三十刻有紅光奪目跡之責燭自然公默籌之兵猶火也神其以示儆乎部署材官粟馬厲兵寢戈擐甲欽欽如對敵壘眾竊怪之已而旁郡夷兆殺其官長以叛臺檄公調孟兵討賊孟兵盡獲之後剽輕敢戰業行臺檄罷不用兵恚曰是謾我使僕僕道路士辱兵頓不則受賊賄耳將甘心於罷者鼓譟蹋公邸而入左右無人色辟匿公坐堂上以一吏侍胥之入意氣自如徐呼而前以爾討賊乃自為賊耶吾貰爾縛賊自效耳眾頓首委蛇蒲服而掩地而謝願受公約束倍日幷行卒獲渠魁還報眾

歸功公公固遜而付別帥上首功幕府其不伐有如此者饗士醳兵則興教化治學宮之圮敝若牆曲面勢不合者更置之春秋饗祀朔望朝謁輒先儕偶集儼然見聖於羹墻焉拔士之秀者耳提面命日考月然先行誼而後文辭所以振作百方郡故鮮科第自公為政始有偕計吏者後舉進士為天官尚書郎皆公門下之選也乾清宮災採木楚黔黎平木最良所受直數萬金多奇羨先朝守郡者大半入私橐吏以例白公公斥之漁下而罔上狗彘不食其餘商不苦推直木敝江下籍其贏萬金還主者三年上計無所發擿蠋譜中起遂歸黔臺

以公勦逆賊功上詔賜金若干仍予故官黎平人生祠公沐浴膏澤歌咏勤苦今有遺思焉所親諷公宜以武功例起家公曰吾本儒生官至二千石既罷

上幸錄我功厚有匪頒以間執讒慝之口恩施甚美夫何求焉則日程六籍子史百家書校讐訓詁而手筆之所著四書課兒明訓春秋單傳題錄多識忘倦篇韻略删補恢奇多聞者稱之公不視家生產母卒無以殯葬禮家謂可從儉公曰以吾從大夫之後葬以大夫是安得儉鬻名田而後襄事家衰薄子孫無以餬口公老矣蠶繭之飯浣補之衣晏如也卒之年夢二青衣持刺召

公自是不內勺水久之不起公父名其贈司務再贈戶部郎母某氏封太宜人配楊贈宜人繼梁繼王封宜人俱先公卒男子六人起鵬州廩生梁出娶馮翊馬符卿其女少保文莊公孫太師張文毅公外孫宮允盛以弘爲亞繼史次起鵾起龍起鯉起元起鷹女子五人婚配皆名家孫男子二人長繩武州庠生宮允壻也次緝武俱鵬出曾孫男子一人甲年即宮允外生慶曆之際蒲將相接武於朝諸附離之者乙科或位開府公率就常銅遷伉厲守高不屈一麾出守所居荒鄙强名之曰郡而視萬金若一芥有功不言遺佚窮阨譏書談道樂而忘憂蒲阪誠多賢未之或能先矣

泉州守任公墓表

往余里人王中丞爲御史時詔舉邊才以郎任公對或言是私其同榜人耳中丞曰舉爾所知何私昵之有余心識之已而公一麾出守又坐謫歿且四十年而其子諸生僖徵以聘修山西志從余遊乃始乞父執高陵劉先生爲狀而乞余表其墓劉先生長者言不佞因按次而表之公名汝亮字伯寅猗氏人也父闕以明經刺河間別號補齋公因號懷補云母王氏丈夫子五人公爲仲始父夢白鳳集其庭既生公喜曰吾家鳳雛也父嚴訓諸子不廢夏楚公敏而好學獨當父心十二能文十五爲諸生二十一舉詩經第一人其年仙居李公瀚爲監試所掄魁皆髦無不成進士者巡鹽御史羅山尚公收河東茂才異等開館使藏修游息焉既得賢書恨不識公一見握手如平生歡贈之詩云秋水芙蓉財拭目春風玉樹更關情蓋殊遇也又十年成進士而父卒計至公以不待疾奉訣爲恨擗心長號仆地不知人久之甫蘇跣而奔面深墨骨立却酒肉之味三年服除除戶部主事督餉彭城渡河登舟失足墜河陪僕自投下援之亦不復見日向昃舟人駭而噪有頃公與陪僕忽

躍而出神色晏然或問公溺時狀曰若有巨木載者舟人以纜度水深百丈駭以爲神故事餉有羨悉郎所取公疏請修學宮及讐商賈物價吏白當如後人何公曰吾恥獨爲君子令後人以清曰相師也已遷郎中督寄雲餉中丞張公守中方備兵寄雲修城濬隍完廩積粟公是攝是贊經費無乏之課常爲邊最張公謝曰任公之力也守中何功之有焉隆慶初臺省聚太倉出納數不相應而公與劉先生及冊郎上珍實司筦籥疏上下詔獄皆震懾不知罪所坐公上章自理夫銖量寸絜雖巧曆不能無誤臺省非精數者寄手吏胥欲以旦夕具文

妄意賤臣有所侵牟身被重劾臣自度無何幸垂詳察
上爲動容覈廉按如公言乃奪爵一等調外任當降服
囚命將中人環而索賄公叱之身可殺不可以賄免或
加惡聲則大詬曰以吾從大夫後何物刑餘敢廷辱我
吾今日死若亦隨手亡矣中人錯愕而退歸見母且喜
且憐之相抱而泣遂三疏以病免無何復除車駕郎尋
知泉州府泉州苦旱郡人占九鯉湖神神示之須二千
石至而雨公方入武夷縉紳有以夢告者語未究遂接
淅行左右言支干不利公策其馬曰農夫閔閔望歲所
言不可以過今日吾急踐夢如救焚溺陰陽家使人拘

而多忌不聞郝君語乎脫有災太守任之至果大雨又
三月牧兒入山中經一峽見石理若文字隱起拭薜讀
之云巨雷闢石神泉湧出見者神彊食之無疾以傳以
頌良二千石郡人爭來觀有疾一歃立愈而會內計吏
故齟齬公者中以蜚語左遷公知與國州泉亦先涸蓋
領郡八月而所筥筆不過十人平亭疑獄以百數去之
日旄倪攀呼趾相逮也初公心念母老閩地熱不可迎
養無來意毋彊之若養我志若兄弟養我口體顧不快
耶與國除書下益趦趄不欲往母曰不可楚近於閩而
若左官且謂鞅鞅怨望非人臣之義老婦偕若行矣至

與國八月公卒是時母七十孤禧徵呱呱而泣也無一
金一縷以殮其倅朱正色助之而後成事公曾王父溫
厚大父宏息之無祿即世大母矢不踐二庭而父財二
齡族黨齮齕其背磐矣父薄宦進用不饒公稍治產差
增於往與其弟汝士汝工同釜而爨易衣而出共被而
寢比析箸悉推美好與兩弟卒之日兄弟哭失聲其鄉
黨莫不疑怪以爲公德厚而寵壽不如非天道至謂公
遊仙武當紫霄諸峰人有見者凡四五年始定公生嘉
靖辛卯二月二十日卒萬曆癸酉六月十有八日年四
十有三高王父名勛徽州府幕官曾王父儀將仕佐郎

王父宏處士王母張孺人以貞節旌門父以公貴贈郎
中母封太宜人配景繼景贈封俱宜人子一人即禧徵
二女爲諸生衛珂何洪嶽婦孔子曰人心險於山川難
於知天相約結而後相謾其踐然諾者幾何始公白見
冤狀或虞禍不測公曰吾自爲之不必同舍郎署名即
大譴訶無相及也疏果不食其言劉先生迄今以爲感
聞公計舉上社而哭之泣下如雨蹴躃來酹酒公墓舉
此一端有烈丈夫風可表也已矧孝弟廉讓諸懿美兼
備者哉夫稱公邊才猶其緒也

兵部武選郎中錢公墓表

嘉靖末某舉童子第至京師而徐文貞李文定兩先生
招延四方學徒集顯靈宮先方伯時謁選人使其通
名於將命者是日坐千餘人獨羅近溪錢南雒王白崖
三先生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某椎不能舉其辭歸而
先方伯責之又踰年則先生中讒歸矣怪不知其故又
四年先方伯叅藩浙部若溪書先生月旦評示之又十
許年季子為湏李官先生春秋高屬某為文稱壽又垂
二十年某有越之役而先生沒矣季子以少司馬許公
所為墓誌謁某稽首請曰先君子生也君實祝之沒也
君爲表之某方自訟不以早年為先生門弟子亡賴至

今今幸得附姓名竹素間夫復何辭則題其碣為明奉
政大夫兵部武選郎中儒林淡庵錢先生之墓淡庵者
先生還山後所更號也而次述其嘉言善行大要於碣
之陰先生烏程陽泰里人也名鎮字守中方面廣顙聲
如洪鐘父玉以先生貴贈職方員外郎母吳贈安人贈
公儆邑子室居貧甚又詿誤在縲紲中吳安人憂懼病
困先生供橐饘惟謹早莫侍安人啓居累夕不寐奔走
禳禬於邑諸神頭搶地悲號觀者色動久之安人病間
而贈公獄亦解蓋三年無喜色贈公御諸子嚴雖在繫
遯先生從塾師塾師授諸童子書至先生不移晷而卒

業一日塾師問歲事若何先生誤以有年對而收入實
薄贈公怒小子何乃妄言批其頰眩仆地有頃乃甦痛
自責自是學以無欺為本年十有七習舉子業假宅方
氏家手炊而食不過一溢米粥已為諸生宿黌舍中六
經諸子史以次諷誦發為文章大雅卓爾不羣郡人士
爭得以爲師友矣時唐一庵先生講學鮑山先生與宗
伯董公受學啓憤發悱唐先生深加器許因遷居舍旁
朝夕步趨焉年二十有二茅宜人來歸而贈公吳安人
後先卒先生不以易勝戚不以毀滅性既而卜地得昇
山吉經營之日數四返手足胼胝會伯兄欽病盛暑同

臥起不避穢惡兄肌如腊就蓐輒痛楚先生身藉之而
左右手扇取風凡十有四日忘倦兄竟殁煢嫂與弟錫
及女弟皆稚弱所衣食皆先生束脩也既而曰歷山莘
野古聖賢率以耕起家自舌耕之說出而資身無策者
託焉士亦拙矣郡東南思溪地惡而廣是吾子孫穀丘
也芟夷薦莽居之未旦率家人庤錢鎛樹藝而以一編
隨常目在之夜則聚圖史環短檠口誦心唯自陰陽五
行草木鳥獸精深猥雜靡不究也三十有二舉於鄉明
年不第而專精治易至嘔血所發明徹人意表道日修
文日益有名又二十年成進士除武庫主事董宗伯已

貫兄事先生先生時自遠而所數往還惟玕江羅德甫
府城耿在倫四明顏應雷吉州胡正甫曾子野洪都裘
孔安魏順卿東明石拱辰永年蔡夢義及同郡沈以安
許少司馬司馬之同年李夢誠萬曰忠滕汝載數君子
皆深於理學者也又三年遷職方員外郎再遷武選郎
中討求四夷九邊彼已情形士馬强弱將吏能不古今
因革之宜瞭若指掌持論無所阿邑胡莊肅公時爲少
司馬稱錢郎有文武才而同官妒之某子甲積不平又
數以微文難諸武臣世胄不得襲或窮餓京輦下以死
先生察無大故者白大司馬曲全之某子甲因以爲謗

端先生不置辯第謝病歸而鄉人爲諫議者上封事斥
大司馬罪狀某子甲乘間言是錢郎嗾之明年隆慶改
元計京朝吏免先生官先生官兵部七年奉使休沐彊
半實領職春月餘耳士大夫莫不惜之而先生躬耕思
溪有以自樂泊如也既老傳家政一意作述謂古之君
子得志則大行不得志則退而治身窮理盡性稽古正
學整齊百家異同槩之於道使後世復見二帝三王遺
意此孔氏家法也於是起周平王下迄五代刊諸史蕪
雜存其關人倫世道之大者爲通史經正錄已著學述
書二篇內篇明人性與氣禀相進退性體著見即氣禀

消融性渾然全盡而氣禀纖毫不得雜之之謂精纖毫
不得貳之之謂一刮磨盪滌令此心常覺無一息昏蔽
駁蝕即精一執中又謂虞廷精一直指性體知其解者
惟王文成云冲漠無朕一之父萬象森然精之母冲漠
無朕時亦萬象森然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朕一中有
精精中有一是已其外篇論子貢多學而識與顏子心
齋坐忘學術殊科學從性體覺悟如原泉混混終放四
海彼蹈襲聞見七八月間溝澮易盈涸之水耳子貢聰
明才辯求道於聖人造詣之高深而不求道於吾性虛
明本體故不如顏子以此又著國制國計諸書傷禮制

廢壞而天下以權勢相資淫侈無已要在天子守禮定
制爲久安長治計謂國家蠹財莫甚於養兵使天下無
不耕之土必使無無事坐食之民驅游惰與水泉墾荒
蕪足國足民計無便此其風俗書謂古人相與以誠而
責人至寬故多寬大博厚質直疎鹵之氣後世責人至
備而相與以僞故多綢繆委曲虛游不根之習古俗尚
質故人多廓落不羈平居當事不遜面相質責有事不
擇利害委身不顧後世俗尚文故人多雅飭平居卑巽
檢束不敢踰節有事畏避退縮坐觀成敗風俗人才不
同國步治亂短長因之有味乎其言之也先生居約突

恒無煙抱膝長吟充然自適既貴而奉入輒以共三黨四隣爲諸生時友邵鉄試下等先生以高第得食其廩爲言督學使者邵生文劣而行優宜廩如故學使從之揀塘陳先生甫卒免其子踐更殷君客死歸其喪餞存殺侵牟官物論戍助其輸諸生吳士誠誣逮白其寃他故舊里戚施予不勝計或陰受賜不知出先生也恒以昧爽起正衣冠而坐暗室屋漏如對大賓褐父馬卒不以褻見足不至權富之門非義一芥不受冬一木棉裘夏一葛不厭敝補日不過具器食奉客不過五豆客設盛饌舉一肉一蔬告飽而止出入扁舟以兩蒼頭從登

高却杖而步俳優在前耳目若無聞見也少年子面詢先生或搆先生幾陷文罔曠然優容之詢者即夕不良死搆者他日譴人言先生何前知乃爾先生曰犯而不校自吾分內事他何知湖自劉清惠公坳卿大夫社廢不舉先生偕陳方伯孫憲副吳郡守締峴山社向後沈中丞李參議沈司空許司馬繼之者英眞率不減古人而於許司馬契更深偕計特於稠衆中一見語合引以師唐先生而季子初領鄉薦先生不遽令歸即攜詣司馬執弟子禮司馬爲吏部郎先生遺書勖之曰天下事非盡智勇才識所能辦必孫神氣神氣欲藏不欲露惟有誠而能養者得之不動聲色而安社稷其神定氣完也不則爲智勇才識所驅以自快一時耳況乎忩溺聲色財貨者哉司馬誦之終身季子成進士復手書勑之許先生尚在郎曹不聞朝夕往復叅究此學豈別有驅馳視爲立身第二義耶其篤信好學有如此者先生年八十有八視聽步履如壯夫即微恙靜攝即愈忽一日語其側室赫吾住世財五十日耳至期微中寒熱醫來視輒謝之及瞑卒無一言所著詩若文草多逸季子輯之凡六卷許司馬評其文明達似賈陸詩冲逸似陶韋又言先生剛明博大得於天性起自單微備嘗艱苦動

心忍性非一事一日論學得孔氏眞傳而變化容有未盡故剛或失急大或失踈而中悃可對越神明流俗不盡諒先生者益以見先生之眞也士林以爲篤論先生墓在思溪西阡其生卒葬月日子孫婚姻之詳具許司馬志中季子名士完風格秀整清約寡欲爲吏部郎簡斥不避彊禦信哉先生子矣昔孔子論儒行三才萬善無不畢備而漢史傳儒林率以訓詁夫儒豈一端也與哉某表先生墓目從漢史義竊取孔子云爾

工部員外郎雷公墓表

豐城少傅雷公禮爲司空時先大夫以虞衡都水郎佐

下風比余入官循及事公可一歲公去國矣則識公仲
子工部公長才大器略似其父工部公子條游太學與
族父工部元亮公有豨咸之好因元亮兄余以所爲狀
屬余表墓公諱𣶒字時登晉豐城令煥裔也煥孫鏵隱
會昌名其里爲鏵舍代多聞人明誠智登進士官延平
守志載人物中傳洛陽遂冲邪鑑三世皆贈少傳少傳
嘉隆間名臣要于李繼張繼涂繼王皆一品夫人公塗
出也少傳公劉覽百世書及昭代故實所著作當經術
世用公少機敏能受學及就外傳誦不絕聲屬文研精
專思不關外事夜趺坐有所悟𢘅暫之才藻妍瞻妙析

精詣兄瀚登賢書公以任子入成均會少傳公抵巨璫
不勝得予告公請曰予舍有兄在兒乞留京師與四方
賢豪上下議論庶得當以報父而再試京兆不收
今上御極言者謂諸任子世受國恩報禮必重且家學
視尋常韋布不侔宜與諸科目起家者並進少傳公貽
之書曰夫學者仕者自有本末不在一第朝議方攸拘
攣弘薪櫄若乘時自效慰吾暮齒少宰陶文僖公亦云
然遂謁選得某府都事攝長篆凡材官嗣爵尺籍伍符
錢穀出入悉經其手最爲繁劇公饒心計左右莫能爲
姦衆利弊大者六條上之𣪘貼黃以便襲替𣪘屯戍以

寛煩科飭關監以通商旅𣪘補役以實戎行嚴覈雜以
兇進貿淸㲀文以杜侵耗事下大司馬按都事言是報
可其著爲令所隸屯衛誦聲盈耳三年奏最官屬以下
無慮千人走紳言乞留公久任諸樞府薦章滿公車矣
擢宗人府經歷諸王國封爵子孫名婚詭冒萬端上八
[illegible]加賦詿誤事以息頑風立激勸以慰羣
[illegible]以兇徼通申穢祀以重分封明世澤以別親
疏諸擬婚以矜往咎定庶糧以汰冗食復報可著爲令
上五　中官
皇太后加尊號覃恩廷臣授奉政大夫王夫人所繇封

也擢工部虞衡員外郎疏言古者匠人營國國中九經
九緯經塗九軌卽天下道路舟車輚互者敘之野之攢
行徑踰者禁之令輦轂之下徑術不端細民往往侵爲
肆舍塡咽閭巷溝渠失其故道驟雨放潦遂成巨壑非
所以示如坻如矢之範也臣忝職司分當淸理而中多
戚畹閹寺巨家富人盤互射利必奉詔方能從事
上手勅公任之於是越冒者削陂陀者平障塞者開合
方修開之政具舉而承少傳公訃擗踊號泣不勝哀已
念父勞勩兩朝人無知者疏請得贈太保奔還憂瘁遂
不可起矣公孝于親友于兄弟睦于宗族誨其才者周

其簍若解其糾紛拯其無告者尤好客過從延款竟日
夕揚扢今古羣壓忘倦士大夫翕然稱佳公子云所吟
詠逕言循章清綺絕倫又長繪事爲藝林所珍有歸正
仕錄藏閱踈藁行世公生嘉靖丁未三月一日卒萬曆
壬午十月十有四日年三十有六娶大司成胡公杰女
繼大中丞吳公祺女贈封俱宜人副室王生條有儁才
娶都諫[illegible]公夢桂女女一適大叅陳公文燧子孝廉某
孫三長文熹聘大叅陸公應川子諸生仁卿女次文熹
次文衡文二字納言李公復陽子太學生東昂子某祠
部郎將公汝瑚子太學生國璘子某初葬公烏石岡卜

不吉遷大順鄉少傅公塋飛鳳山之西余考漢二千石
以上得任子八九歲爲郎備宿衛與聞公卿論議執戟
殿陛中郎將以兵法部署光祿勲歲第其有行者自郎
爲縣令自大夫爲守相課其功召之入敎勑素而銓選
重往往得人西京蘇武汲黯劉向蕭育史丹馮野王伏
湛辛慶忌杜延年之屬緣父任得官積勲勞爲名卿國
家大臣非三品不任子類以綺紈薄之不見柄用頃稍
得爲郎官然如雷工部者幾何是可表也

保定郡丞馮公墓表

三秦多豪傑士明興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自呂
之簡而後何寥寥也今乃有長安馮侍御仲好仲好之
學益得之其父郡丞公公弱不好弄獨好學家貧無所
得書乞諸其隣手錄之口誦心唯有不解至忘寢食羸
勝屐屩負笈擔囊辨正於師友而後已弱冠爲邑諸生
諸生問難鄉者因就常忠武祠爲塾以教授邑人唐文
襄公從學於秦士稱所當意最器公嘉靖甲午以詩舉
於鄉明年父卒慟父之不待養也號哭不欲生饘菽飲
水面深墨杖而後起戊戌再上春官不第念母老矣不
及養父又何失於母乃謁選人除山西屯留教諭屯留
人學無師承公教之如爲諸生時而以澹泊馴謹身示

之範得高第弟子李尚智李之茂馮典三人歲庚子公
典越試留三幣於其僚王君所曰三人者必第是所以
志也屯留士不第可數十年其年入試才六人人竊笑
爲妄已而三人皆第三晉人傳爲神二李後卒爲聞人
屯留自是士輩出矣會有令徵諸博士高等試之置臺
省公將母還秦比入都後期除知嵩嵐州人度公或有
介於懷公顧色喜吾位下大夫祿不薄且秦晉婚媾之
國也母就養便遑顧其他嵩嵐故被邊虜數爲寇歲比
不登公相高下視肥墝序五種省農功占祲兆謹蓋藏
使僕力而寡能養六畜間樹藝修憲命勸教化趨孝弟

使安處而樂鄉審百工禁淫靡辨功苦尚完利便足用而物不屈修採清易道路平室律濬池隍增城堞遠斥候明守望使賓旅安而武略振虜覘知我有備不敢犯諸臺以寺嵗不足盡公才移之守忻忻三歲三易守宗人別封忻者奪民田宅民好爭訟而逋租庸公治體則尚覈賞不私親近罰不譁強大莅政有項宗人斂戢訟師一夕徙其家去左道惑民者罰無赦羣飲攤錢戲者罰無赦婚喪不以時不以禮者罰無赦訟簡賦平考課爲諸邊首所募商輸粟塞下及繕治諸當路塞樓櫓甲兵具飭中丞上其功賜金幣加秩奉一等尋擢同知保

定府保定京師股肱郡俗有燕趙俠烈風而善騎射者往往椎埋鈔掠爲行李患公設五溝六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圍道旁柤枑櫛比候人各掌其方聚㰒之相翔者詰之横行者徑踰者以兵趨者禁之晝三巡之以星分夜以詔夜禁三鼜以號戒巡如其晝步里相望盜無所容三載考最以其官贈父封母爲太宜人公奉弁笏帔裳以進而太宜人年九十矣遂上書兩臺請歸養問寢膳啓居不離左右朔望則爾衣冠拜床下以爲常有二女兄惟季在母所憐愛倖入必白母母曰老婦持此安歸曰然則乞季姊乎母爲喜加餐母沒養季姊終其身

先世遺居以居二兄而叜爲其子女婚姻少學顏魯公書以其書書宋儒講學語若理學詩曰此純綿裹鐵正人君子之道也詩長五言律仲好裴潢削劂之以傳仲好名從吾其兄名敬吾以明經貢皆不佞所識拔也公名友字益卿別號兌泉年六十有三葬城南木塔里其生卒月日世系配偶子女婚嫁具仲好譜傳中不佞見今之儒者學會未如朊蒼則具然欲爲人師嚴然而好說猶傴巫跂匡大自以爲有知授之以政不達民多僞態書多稠濁此其故矣馮公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養之無擾於時愛之無寬於刑吏

習而民安俗儒能辨此乎孝弟生人庸行而先王至德要道也公篤行孝弟闇然自修仕亦如是不與徒衆不自名聲吾必謂之巳學矣仲好他日俎豆於瞽宗則有不先父食之禮在程珦朱松其人也不佞表公墓門之石以詔後之學者俾論世尚友云爾

寧國郡丞王公墓表

王公以宣城郡丞拜衡王相念其母林太恭人老上書請就子舍塗出武林余方監越試事甫撤棘過公邸固留之公固辭久宦不見母抔治縮地而忍濡遲爲比公歸奉母訣人稱爲孝慼云越七年公沒其子昭文兄弟

以狀屬余表墓道之石余受知公家三世不待狀而悉
矣公名光蘊字季宜居永嘉城東山麓披圖經爲啓成
大玉洞天遂號玉洞子上世瑯琊晉徙山陰唐徙黃巖
宋徙永嘉英橋里八世溪橋公鉦長子澈福建參議仲
子激以右通政改國子祭酒溪橋公封如仲子官參議
公長子西華公叔果官廣東按察副使仲子賜谷公叔
杲官福建參政西華公娶林安人生公以公加封太恭
人公甫齔不羣體識清遠師宗老西澗公常課外覽誦
數倍侍兒植花齋前師疑出公手語之曰灑花種竹是
閒忙公應聲曰問舍求田非我事師異之此吾王氏優

者能鳳也十六邑試童子千人爲冠十九前督學使司
徒畢公以高等予廩二十舉省試同仲父上南宮仲父
第而公罷歸西華公時郎職方慰勞之士在積學積德
毋急進取也歸與族父諫議存吾公族兄明府肖華公
杲長愼軒公同學橫塘十年辛未諫議公成進士甲戌
公與杲長皆故太僕朱公所取公次稍後發視知同姓
也置公公不色愠而伯子至言爲諸生有儁與之目公
集羣從上川祠以張見心公爲師已就西華公所講業
牛山祠別搆圜焦曰靜宜日屛慮危坐其中會配林孺
人卒葬牛山伯子哀而廬墓公帥之讀禮講業如故而

於身心性命之指研索益深西華公卒公哀之毁亦廬
墓不忍歸嘗以月明攀宰樹放悲若見公然涕泣雨下
左右皆爲沾襟歌而當哭有月明兮見在此荷葉田田
白石齒齒語人傳誦之服除念太恭人老不欲行太恭
人戒之老婦誠不需兒祿養及時自効一官光若祖父
孰與泯泯牖下乎謁選得寧都令寧都萬山四塞壤錯
閩粤而負氣好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
詐其溫富者歲時餽遺令結殷勤之懽令麤餌輒生得
失積數十年無不以貪泉易心公署庭之楹曰但將國
事如家事誰道今人不古人扁其寢曰思補爲文記之

語甚謹嚴貽書諸子度家所入二給若輩一共我交際
太恭人聞之喜此先君子家法也手繰染帛緘寄公實
篋篚而丁寧言毋以官中物爲餉使人目我孟宗陶侃
毋也幸甚公於是益矢爲淸白戒私贄不及門金矢之
罰緇銖登籍無所染諸供億汰過半豫有羨金備當路
不時之需公曰盡民力以媚上義之所不敢出也里負
徂挐獄負贖鍰而察其實貧者差次與之得歸田寧家
數百千人受訟月有常期辟門虛心待之兩造備輯柔
顏色而聽之諄諄譬說而導誘之往往感泣而罷近習
之人其挐諂也固矣其自寬縶也完矣御之絕嚴堂上

無人聲焉劉贊侂有貸於廖光炫責之急陰殺假子壽
誣光炫坐死公見光炫孱夫而侂黠悍一訊而贊侂色
變振恐服罪通國驚若神明隊主劉宣賜良民劉子徵
不相能僞告寄中丞臺子徵保舍亡命轉刼四境臺下
縣案事無左驗而直指按部道寧都宣賜往愬不早芟
除產害方大直指色然而駭檄巡檢陳仲伸屬縣治之
二日而莫不盡繇公乘夜走謁直指具白其故卒從公
議邑人懽歌於途微明府株蔓盆死者可勝數哉縣廨
東南民居災尉丞毀民居邇廨者公正色曰是助火爲
虐也望火拜風反火滅歲旱諸州饑而寧都稔糴商麕

集穀買一日三倍邑人奔告公禁穀無出境商以匿名
文書訟令蘊年而縱民私譏關病商中丞惑之以爲公
之行事爲巳偵矣邑人懼仁哉明府乃以細民見累盍
開糴分謗公慰止之此奸商單詞耳審如是穀立盡若
等坐而骨亡乎我當爲請命上書道所以娓娓數千萬
言中丞嘉歎令爲民任怨幾失之自今吾信令也猶列
眉也邑僑額有大庾縣橫浦驛千七百金輸十之八其
二逋在民郡守隱所輸而以寧都吏葉覓盡沒之聞諸
監司監司怒下鐵銀鐺縛吏而語詬令甚公謂輸者受
者籍俱在吏何能沒請先覈驛而後獄究吏監司驗之

良然守實私憾娸蘖而公賢愈彰太學生彭汝通貲維
里中孝廉何修不爲下會爭塘堘各以他事相詆謂何
削籍彭引遣公念兩家口語詆訿遂成積怒深怨然亦
上之人無以平之也兩家且毀而訟無巳勢必格殺禍
必百此矣宜貰不問觀察黃公聽之兩人歡若更生入
謝黃公黃公曰若令意也其排患解紛而人不知類此
邑人化之訟牒滋省而簡諸生爲之說經爲之校文崇
獎其有行誼者所甄拔王實賢曾彥舉張問明謝子詔
輩極一時之選即有句貸亡節貲歸亡賴循循譬解之
利思義忿思難反覆不厭其人爽然自失赧然自責也

居六載五登薦剡於例得徵拜臺省而寧國人有爲銓
郎者雅知公賢擢爲其郡丞職在清軍稽尺籍伍符得
虎鷙之士跣跔科頭貫䐜奮戟者如千而肄之甲盾鞮
鍪革抉吹𦬆畢具隱然敵國矣郡久旱公攝守禱於神
三步一稽顙雨隨澍歲乃大穫更以金代輸粟粟不踊
貴郡織官之直數倍他郡官取十三公盡給之工大悅
復願以仂爲公費公麾之是月攘一雞也宜城所收稅
羿六千金亦弗納題識以俟太守至太學生濮陽修家
童誤傷人而誤修抵死有年休一生罷去巳直指委公
慮囚公將出之吏言此富室前官率遠嫌公蹙然曰寧

失不經之謂何而以嫌辭皇天后土實鑒此心修得來
滅已攝廣德守其俗精急高氣勢易爲姦治者用重典
相驚逃遁公政尚寬平輕繇薄賦而原輕罪濟病涉民
臚言王公長者何忍背各反其居公還郡遮留道爲枳
已攝別駕攝司理與革利病上下賴之邸傍小齋顏曰
又玄名士若唐一相海鼎祚守龔沈有則徐日隆湯學
等時過從論文暇則出游敬亭諸佳山水有謝玄暉李
太白風直指中丞屢疏薦於朝爲江南諸大郡首而新
進少年不平何侔名於我中之左官衆愕然公心獨快
是成吾將毋來諗意也遂歸先數日太恭人已示疾憶

公而公至太恭人起坐天以兒還我我無恨執手語通
夕不休翼日忽卒公暴呼搏胷恨歸不早眩仆久之甫
甦公事親孝朝夕受命如響恒當先逆之既長子孫依
依膝下如小兒親癠立而侍終日西華公每云吾疾不
苦見兒侍吾疾翻苦耳公乃退而私屏息褟傷覘伺勑
左右不相聞也西華公澹於榮利太恭人持家秉好節
儉白首無媟容謾語公肖之訾笑不苟燕居不跛倚口
不言錢手不執算蔬食菜羹布衣室中一几一榻圖史
外無他物或諷公不殖貨利不邇聲色足矣考槃菟裘
佚老亦人情也何兀兀爲公不答先業聽諸子息之不
問多寡有無仲弟署丞季弟錄事父事公而公愛甚篤
推故居讓之修族譜明族約繕祠與學賑貧卹孤憂人
之憂樂人之樂甚於已在鄉黨雖貴不矜倨僕僮未嘗
輕謾罵爲奴恥自見長亦惡道人短已有德於人人有
忮於已不以置懷無大故歲不再入城守令兩延爲大
賓以疾辭郡伯曰微公孰與斯舉改期以二月望强而
後可劉中丞咨問郡人才姚明府以公應曰身依子舍
德在人心一言一行無少瑕疵君子謂非公莫能副斯
語也於書涉獵極博詩宗盛唐大曆文則韓歐及本朝
晉江毘陵諸公而粥粥若無能余與周旋少日不言詩

以公訥於文辭大圭不琢別後有誦公詩者驚歎公匿
景藏采韻宇宏深非可易窺矣學重躬行而亟推薛文
淸朱文公嘗曰曾子魯日三省至於一貫非眞積久不
得領授餘姚居困衡而後悟良知學者牛毛成者麟角
行不顧言去陽明遠矣雪松潘公漪園焦公石林祝公
養愚李公以爲確論所輯永嘉縣志溫州府志有良史
才縣志則繼西華公成者所著太玉洞齋近草十卷藏
於家公生嘉靖庚子正月七日卒萬曆丙午五月二日
卒之日自郡城歸蓋手足中有邇非常不任憂邑呼盥
頮謁祖祠若辭別者至晚進少粥已語諸子我頭岑岑

也就枕逝矣配林先公卒贈孺人子男五人長至吉郎昭文庠生入太學娶金繼娶沈次至章邑庠生初娶繼娶皆林至奇國子生娶林至褒郡庠生娶張俱孺人出至宏側室高出孫男七人欽尹郡庠生娶邵欽旦郡庠生娶張欽豫郡庠生欽堅欽泰欽輿欽蒙曾孫男二祖法祖洪女二一適邑諸生林承超一適郡諸生項國昇孫女八一適郡諸生彭如翺一適張士楷一字侯應蒲一字林懋偉萬曆某年月日葬公某所寧國士民伐石紀其惠政甚著永嘉士大夫請祀之學宮余先大夫以嘉靖庚戌成進士公家中丞及西華公同榜西華公以

叅議守吾郡覩聽公父子懿美其後部南贛自蜀遷趒臬長過宣州益稔公居鄉孝弟居官廉慈之實趒君子六千人如公一不爲少也是宜表章以俟夫志文獻者采焉愼軒公與公儷德爲公狀有美而稱聲中其實矣

知邠州事初公墓表

邠州守初公其先出山東博興洪武初祖信之卜居潛江子進忠舉懷材抱德經明行修爲衛輝理官子伯灝仲源季洪灝舉賢良方正爲清河簿灝子珍鄉舉贈監察御史珍子杲進士御史累官叅政旦鄉舉爲大竹尹洪子瑮瑮子昇以明經爲南雄照磨昇子芳鄉舉爲靈璧尹芳子言號蓮湖公鄉舉配楊孺人生公名學易字時卿七歲能偶語能作字好古文辭三祖異之是吾家令器于時郭氏諫議兄弟皆有盛名與蓮湖公締社號八駿諫議公有息女簡對字公壽爲諸生給諫宦杭州就婚于杭有豪當重辟賂公千金卻之然不以白郭公日吾以不賄爲名更重人罪竊所不忍歸日篋中圖書數卷杭人有氷玉之目焉共廉平自天性然也幼從父學終無他師父寬然長者未嘗疾聲色加公而公學良苦屬文藻思溢發所經試督學郡守無不在高等旣舉于鄉同父入南雍與名下士黄學士李祠部余司成焦

太史龔右丞黄叅議游咸曰初君父子而才兄弟也司成胡公呂公金公稱其才學雙美云父因母柴孺人繼者何王有弟三人與公年相若復有兩姑公事叔姑盡禮家衆千指觧睦無間王母每語人孝子順孫萃余一門矣季父卒公方試行文偶觸諱泫然流涕衆驚問故爲之嘆息擁護季父稚子百方卜地不得請以所爲父卜者葬叔父父喜從之叔父王母卒綜理殮殯周至未百日父以哭母不勝喪卒公在京師聞耗匍匐奔不知饑寒及門頭搶地而毀久之甦蔬食三年乃已仲父疾時往候問衣食與共兩姑適兩李家者一以天年終公

且七十哭之哀一少寡于公生養死葬從弟學茂學孔學胥與巳子同師友二十年迄用有成邑田無籍里胥易爲奸公正疆界定租庸諸父昆弟蒙成故以執執弱發持數歲孤無失舊物尺寸父卒有女未𡟰月愛之尤甚長爲擇謝氏子配之裝貲必悉具客曰時詘可舉盈乎公愀然吾何敢薄先君子遺體而謝氏子亦緣公得爲諸生母病痰方盛暑公疥癬滿身不脫衣冠而侍一匕藥一匙食必親嘗後進里人有田數十畝近母舅宅欲售他人公脫郭孺人簪珥得之以分諸舅母大悅邑湞漢沮洳爲樓奉母以居黎知袁公額曰聚順嘉其孝

也或勸公仕公以母辭署其堂曰誠意正心平生學惟此四字怡顏順志一日養不易三公豎卜謂母旦暮人然猶越歲人謂孝感母没不忍視其遺物貯郭孺人所郭亡終不忍視令女弟取之郭孺人卒謁以其女弟繼刑于所格徽音並嗣郭公喪公喪之如父母焉喪畢謁選除蜀榮昌令事如素練而恥立聲迹嘗謂忠厚清白吾家門風守之惟謹豪最悍者汪清敖貴等召之溫言化誨皆垂涕悔宿過輸積逋大水振廩食饑吏持待報公不可待報必旬日民非死則逃矣當道以不先聞檄治吏罪公對曰吏無罪即以䆁闌出家有饘粥產寬一

月程可償也當道愧謝直指畀康旁郡諸小吏公言森秋責備賢者此曹素無學問奔走勤苦博升斗未宜苛求論之自新而已所平反大辟無慮數十百人修學宮勸課諸生登賢能書者相望朱公運昌勒石紀之他如嚴保甲慎封守擒劇盜闢荒郊事事辦治三載考績贈父如其官母嫡贈封孺人擢陝西邠州守邠土瘠民玩治一如榮墾荒地七千餘畝聚民韓一祥趙仕貴等若千人與之種而力能自耕者召還業黃世寬孫洽等若千人修太峪水簾及各鎮渠以席拓等若干人涖事灌田累千畝歲旱請賑亦如榮不待報而行軀王孟秋張

大爵輩誘湯子敗家者捕獮狡劉總管殺人而逸者甫六月除掊尅羨賦千餘金修社學教童子平物價逐訟師吏解獄舍以次嘗補入計書上考而會年六十力請致仕邠人走諸臺留不得後八年奉詔晉階勳如例室傍小圃城隅別業緩步吟詩其中家藏書富無不丹鉛校二十一史事關風教者筆之置四壁戶牖間殆遍書法右軍大令同志過從論道論文命弈命酌有爭力爲解搆以務學力本崇儉訓後進居第補葺無所增器具衣履無長物始生之日子製錦以獻𢖺然不悅此奢靡俗奈何溷我欲老慈幼加惠孤獨無告則不惜費既卒

諸弟號咷而語慶遠守郭公生我者父成我者兄請私謚爲廉孝先生衆以爲允慶遠者給諫猶子也公生嘉靖丙申二月四日卒萬曆癸卯正月十有三日年六十有八子性善廪生娶州守歐陽東昇女女二一適理問謝嘉材子諸生瑩一適按察副使歐陽栢子東英一適學邑劉垓子南金孫三爾承聘諭德鄒德溥子諸生亮明女次爾謙爾提俱先卒孫女一字袮丞吴從道子磁[illegible][illegible]吉喪祭不用浮屠無久停子奉治命以卒之年十月十有二日祔葬蓮湖公側余爲童子待事蓮湖公又與公同學父子闊達有肯人風致而公課子獨嚴曰家人嚬嚬終吉余兒受室于公邑周太學太學之偶公姨也悉公内行比仕秦蜀榮邠父老猶誦公不置慶遠爲狀歐陽邑副爲志信而有徵余據以表墓道之石其阡在名公山山壟若爲公設矣

鴻臚主簿封中書舍人張公墓表

故鴻臚寺簿封内史張後松公陝西鞏昌安定人也余守隴右時數過安定知公父子富好行德其役歲饑公助賑兵起公助餉司馬中丞直指使者交章薦於朝余益鄉慕之纔二星少弟維梅與公子鼎象爲同舍郎益悉他懿行屬余文爲公壽久之公没矣鼎象命其子懋德不遠數千里以表墓請則余鄉人何諭德業已志墓中石與所覩聞合按據而爲之表曰公名以選字舜舉別號後松上世顯者爲勝國千戸侯元浙江叅政其家宰西耡公勵勵子永和永和子紹紹子散官世良世良子石州吏目璧公父也元配景不宜子副以王有二子公爲伯公少從張廣文受學行文詳蔚有致爲博士弟子員石州公方以鹽筴賈廣陵公往省之見其焦神極能歎曰大人求富益貧凡以貽子孫耳爲人子者用力代勞之謂何而晏然拱手受成乎遂遊太學以例授鴻臚序班不赴除謹修家督之職以休石州公老石州公

安之得享大耋而公友愛其弟啓居無私便衣食無私美也貲用益饒而不爲吝邑令修學宮詘於財用公奮曰吾素誦法孔子不能推明其道是役也願加一力所爲棟礎籩豆幕帷之費累千金令劉哲廉而不善事上官以讒見法公傷之爲辦裝乃得歸卒子婦歲時饋天祝公也族之人蕃衍散處而地被邊征傜凌雜損其名田與族通耕與歲豐歉上下應租挈追呼不及門至今賴焉兩女兄有遺孤周之無所失從兄以楠輩若友人赤貧歲餉遺之先後賑饑助邊累數千萬此其尤章異者也他餒者予粟予米凍者予絮予布没者予斂予葬

稱貸者不責償未可悉數矣居恒不妄言不苟訾笑或告以人得失掩耳不欲聞每述馬文淵誡子語訓子孫曰伏波將軍惡好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何乃軒輊龍伯高杜季良形之楮墨將無諷一而勸百乎汝曹謹識之初奉特命晉寺簿又奉賜金旌門貺以子官封絕不作貴人態杖藜披褐與編戶恂恂如也既用長者聲入聞四遠望拜之謁願躡之請月無虛日郡國守相餽牽筐篚禮之爲鄉大賓鼎象念公老請告還子舍公健啖自如無何病作以萬曆已酉三月十有八日卒哭臨者綴至曰微張公吾曹緩急將安之乎距生嘉靖辛丑正

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九配陳教授登女從子貴封孺人副以梁氏子一人鉉郎鼎象中書舍人直文華殿娶曹庠生修女繼楊太學薰女贈封俱孺人女子一人適蘭州戶部主事段補子舉人欽孫男二人懋德渭源縣諸生娶何教諭衢亨女養德聘諸生曹應詔女孫女二人一適諸生楊四象一適都指揮使魯胤昌曾孫男一人盛澤沒之明年仲秋二十有四日窆先塋次余往修祝者之辭蓋以公方漢卜式云河隴以西數千里故漢五郡十絕在其中地淳鹵或不毛人煙希闊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倉廩虛耗良士選卒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危如累卵孰與漢武帝時設非公倡義批患折難不北走虜則西走羌耳得一士力倍百萬兵豈不然哉班孟堅謂式拔於芻牧亦擬時版築飯牛之朋而目之曰質直今視公定何如弟子鑄亦安定諸生誦世父不容口儒所謂無間父母昆弟之言者乎明得人於斯爲盛蘭臺有作且置之公孫平津侯倪御史大夫間夫公惡可無表也

浙江紹興府照磨孫公墓表

獲鹿孫觀察時濟與余同舉進士筮仕太原李官先大夫方副晉憲舉郡國高第已爲太原守歷藩臬皆在晉

談時濟事甚悉余數使使問政晉行李往來道獲鹿獲鹿人誦時濟猶晉人也孫氏世家獲鹿城南永壁鄉入明有以人才徵者畏國法嚴託於盲自廢其世次亦遂無考至孫貿爲邑掾以平恕累功官山東即墨簿娶於高舉五子其少者名璨官浙江紹興府照磨則時濟曾王父也侍父邸中與其邑人故都御史藍公章同學藍公推讓其才歸爲邑諸生有聲受廩矣進士石公鳳嘗受業其門後以例入太學娶於聶舉二子長者謙次者守正皆典晉王膳事守正傳至子無後而謙有子光祖

榮祖兩人皆以明經貢光祖官沂水尹復教授潞安是爲時濟父贈盧江郡丞祀於鄉榮祖爲無爲州訓導光祖四子時濟最顯其孫十人曾孫十有八人玄孫九人爲諸生知名者甚衆有以武成進士爲邊將者孫氏門望甲彼鹿矣當公之初仕紹興也紹興名公卿相望於朝而公北人見謂文質不相入公獨以儒雅遊諸公所其歡狀貌魁岸材諝茂敏郡治山陰會稽兩邑右族大家桿格功令邑令有故監司輒屬公攝令事事辦治而民戴其清淨之賜呼爲青天時有郡守亦賢呼爲明鏡名若亞公云已攝諸暨諸暨俗慓悍多逋賦聞公來無

不奉要束賦乃居最凡八年致其仕歸士民走謁上官挽之不得家宰王海日公與子文成先生文武大儒師表一代爲文贈行盛有所稱許二子之仕晉國也郡之縉紳學士亦寵以贈言其得人心類此公嘗令長君攜家口北還值流賊剽江淮道梗不通而藍公方開府督漕事長君往見藍公延入亟問若於孫五郎何屬蓋猶童丱時兄弟之稱也長君具對藍公喜是吾故人子胡不早相聞爲具過所屬幕下材官護行公宦越距淮不遠惜其名謁不通藍公貴倨不忘布衣少年交人兩重之云公自越歸而卜居邑西城稍斥旁畝子孫絃誦臧獲耕織浮湛閭里惡聲不入於耳備有隱居之樂見郡丞爲諸生已見其舉子而後没年八十餘矣聶媪先卒墓在邑北二里許奇石山之右久之公合葬而公與聶生卒葬月日皆失傳時濟居恒不自懌吾子孫有今日則惟吾曾王父隱德食報於天而吾子孫莫能名後死者罪其何辭惟吾子表其墓余聞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令孫公沾沾自喜博名高安得有餘不盡者施及子孫若是嗟乎郡幕官下秩也八年不調而自免能使邦人最賢最貴者稱說之田舍翁一旦通籍籯金饒帛丐名貴人爲諛墓之文碑板相望以娉鄙小縣而孫氏不敢

誣其祖又以屬余崎嶔歷落之夫皆近日絶無事可表也已時濟名化龍所居即曾王父遺宅兩子奕奕清舉五世其昌將在斯矣

署都督僉事副總兵何公墓表

何公名勳上世鳳陽府臨淮縣人祖某累功官旗手衛正千戶其傳至公其官自千戶指揮僉事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都指揮僉事實授署都督僉事其任自班軍營中軍崔黃口守備京營佐擊良涿營遊擊古北口龍固關白羊口參將再任古北加副總兵其生嘉靖癸未三月二日其卒萬曆庚寅六月十有二日年六十有八

其家隷順天宛平縣其葬阜城關外三虎橋松林村始
公襲爵時司空豐城雷公修午門樓公護作有功俄而
世宗手勑司空西內齋宮側其築室百楹以居諸侍從
者期三日甫公召諸官屬計之莫敢任公曰慮材用計
徒庸日夜從事何難之有越三日報成雷公喜吾聞隋
何稠造遼水橋神速如是若豈其苗裔哉眞將帥才也
已修京師外城簡七十二衛材官分部爲公功冠首敘
奏晉爵一等大司馬用爲班軍營中堅汰諸冗冒日討
習其強有力者立戈廸憂進退以律或有工役無不用
命卒事擢守備崔黃口在京東武清縣境萑苻之澤盜
與私鬻鹽者亡命其中出沒非時鈔掠四遠桴鼓終夜

行旅相戒公以計擒及部兵格鬬得盜魁谷扛子等三
百人諸黨與十之盜戢矣崔黃城高不盈丈則議城城
甫以月俸爲士民先士民踊躍子來城爲三門刀斗相
望浚隍環之隱若巨鎭鎭人家爲公寫眾而事之已復
專祠公有盜盜大璫家守州者懼捕盜格嚴逮桉二十
許人公獨心疑其寃縣重購蹤尋得諸京師咸服辜理
出所誣監司以金帛旌公遂擢佐擊
穆宗初謁陵公前馬
上目屬公夫夫鐵面美鬚髯是朕虎臣也至鞏華行宮召
僉甲將軍見公對曰臣神樞營佐擊何勳也甲以銅爲
之取堅耳何得有金
上笑而賜之食由此益顯名已大閱京營將士公執賢
獲以升受上賞臺省交章薦之遂擢游擊將軍領良涿
營營兵六千戚畹金吾中涓縉紳若諸生家半役爲廝
養尺籍伍符寄空名耳公覈而白諸臺雖權貴謗議不
傾也軍實大充家有鶴膝戶有犀渠長鈹勁鏃望飈而
奮諸臺特薦於朝遂擢古北口屬夷黃太極親兵延兒
有鐵騎三千桀驁不可馴徼求無饜公御以信義而秣
馬訓兵時若對壘睚眦則挺劒喑嗚則彎弓夷酋懼朝

寨貢如期嘗單騎臨其幕中酋婦女羅拜喜曰何太師幸
臨我視我猶家人父子也進酪漿及所獵禽鹿繫之馬
後而還會龍固關礦賊張守清勢甚張諸臺白司馬非
何君不可遂移龍固遣一卒持一檄入賊巢數其罪賊
懾公先聲縛一人詣公其人最梟公杖死尸之肆以狥
賊愈恐散其黨潛遁出界諸臺益賢公復移公古北口
初公之移龍固也代者浚削夷夷叛之諸臺請加公都
督副帥復故鎭比至夷歡呼何太師來吾曹復何患見
公而涕下公慰藉禮而遣之益繕兵築塞陰雨桑土拮
据奔奏而勞勸疾矣上書請解任再四後可夷聞而哭

相向也數年復有激之者復叛守將恐杜門莫知策所出督府王公言之石司馬令公處麾下備緩急王公使公諭夷而徵兵尾其後夷反唇輒殺無赦符檄雨下公言兵烏合不相習夷畜憤久其備將半以不習之兵當有備之虜鮮不敗矣誠假我故日威儀往撫庶幾可安王公從之而公褒衣大帶乘籃轝以平頭奴子隨行先使譯者語夷何太師來夷不信飛騎遠偵狀騎還報果何太師也其長趨而迎擁公輿而言所以騷繹故皆大哭公亦爲之隕涕而勞苦之曰若屬稱不侵不叛之臣凡二百年國家恩德良厚即我二三闒吏賜之不時幣

之不物以間督府可耳何遽猬然爲大邦仇自取夷滅督府以我知若曹慮實起家再鎮滕兵四合滅跡掃塵若曹其自爲策皆嚙指矢不相負公乃白督府復給夷賜如故挈妻荷子負戴成羣迴首面內鞮譯無嘩王公留公建牙公固辭遂歸久之卒公初娶於王繼娶於張丈夫子五人伯繼祿娶於徐太守維楫女也仲繼功以病廢娶於朱金吾總旗漢卿女也叔繼胤武學生娶於張閫帥世臣女也季繼文襲公官登武進士今守備儀真娶於張參政書女也少子繼武以會舉爲錦衣帶刀侍衞授所鎮撫娶於張參戎一瀾女也繼祿子一永恩一繼功子一永忠女一繼胤子三永恩永德永志女一繼文子二永懋永慈女二繼武子二永懿永慧女一女三壻爲錦衣指揮使王鎰長子承惠級德州守韋守仁長子晁陝西按察使李琦叔子勖之其諸子女婚嫁俱名族余初識季子眞州問所由起家武進士十三年爲京營督捕總有功稍遷黃巖提調調大龍門把總四遷今官體貌不殊藎儒雅恥與儈帥伍已知爲張參藩壻參藩嘗言其家空乏兩女夫時助之公弟子壽積官江西左丞故典吾郡擧勵無諱吏民迄今誦焉已得公生平則知季子廉知自將蓋內外所觀摩良多余惟京

師居重馭輕而輦轂下諸武臣食租衣稅不知兵一旦有他虞無可用又苦無恒產服食侈怵居官大率以墨敗如何公曉暢軍事馴擾黠夷受我羈靮更持難進易退之節其子孫式穀文武並與蔚爲名家良有足多者余故表其墓門之隧以視都人士鵠焉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贈翰林檢討朱公墓表

余承乏領越憲事越人亟稱爲程朱太史文寧直諒多聞之士也方校士七閩閩人亟稱其人倫鑑余心識之明年余上計坐不稱任謫文寧不鄙夷而與之交是時文寧同科爲太史者皆擢坊局去獨十五年一官不調余益重其人過從稍稔則時涕泣言其父心齋先生也蓋葬可十年矣而未有表墓者猥以屬余余所敬事文寧同里少司馬許公蔚然儒宗爲先生銘甚具不識其

父視其子不識其人視其友文獻莫徵于斯敬采摭行事而爲之表曰先生名守愚字汝明其先涇人宋有仁福者從征方臘有功葬烏程南潯之石街巷遂家于潯四傳爲進士柟並家舍築厚德庵以世供時祭而本鎮爲判狀今藏文寧家比于魏笏王氊又四傳爲丹徒教諭某又六傳爲民畏公震伯子爲月溪公經少孤食貧不能治經生業依外家吳氏吳待之厚以賈佐耕少有則分與三弟共之念其父墓卑濕行求得高阜遷葬因自祔焉丈夫子二人伯卽先生幼善病十年以長未就外傅一日塾師過宿公家先生侍坐師教以近體詩一

章受命如響驚曰此佳兒何乃棄之不教幸以相付月溪公喜遂執贄焉三年志意開解若有夙契經旣通更善屬文補博士弟子員攻制科之業曹偶咸推讓之月溪公家具差增于往然實無大奇羨而爲無賴子所嫉使長賦會三殿災爲寇蹂躪越四封賦日繁重不可支先生跽而請曰大人不能媚事上官而奴產子貪緣爲囊橐見請身往役庶幾不淪胥以敗于是東走海南走楚監門之養庖虜之勞備嘗之矣先生復善會計衆莫能欺十省二三嫉者無如之何故事邑公私鉅細倚辦典庫征求無藝無不毀家亡身者因以典庫中之檄下

家衆相嚮而哭先生寬譬之卽死與徙天也天可逃乎受事九日而中丞南海龐公按浙疏行條鞭法罷一切傜賦先生來歸意氣如平日先生雖受役動以書簏隨暇輒吟諷研究旣免杜門距躍嘿而好深沉之思而體故弱不勝又疲于奔命者十餘年病病矣嘆曰吾欲業儒自見爲吾親耳今以業儒病且死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之有也則從事養生家言旁及內典而口授文寧經簡而不泥於俗辨而不詭于正文寧以其經專門名家得之先生爲多尋亦補博士弟子員先生因自免顧謂文寧吾無以慰吾父若何以使吾不愧爲子而簸

得一卦愀然不樂吾不敢召終身之憂而將有一朝之
患者何也然秘不示人豫工某愿謹事先生久先生信
任之遺逃奴于路奴醉而詬曰若欺乃翁取幸耳何出
吾上工憤與鬬一夕死而其妻故里豪孔媼誣先生實
死之責先生父子對簿幾無以自解里父老不平朱公
長者爲人覆沒天道果無知耶數十百人相率詣佛宮
乞靈文寧文以名田市百金爲豪壽豪鄉者業悔之善
文寧之能降以相從也事小梃而御史大夫李公來爲
郡守左丞蘇公來爲郡理廉得狀理出里父老則又詣
佛宮爲先生賽而先生家益駁病復大作斷酒肉謝絕

親知一切往還晨昏定省禮佛誦經而已歲戊子文寧
領浙解第二人先生送至滸墅爲別問曰兒萬一登第
服官政何術之從文寧未及應出袖中一編貽之道在
是無多言則手題大學經文也文寧成進士讀中秘書
有懷二人亟圖歸省先生不可欲及身未憊時一望帝
京且有所訓厲汝買舟北上甫渡江患暴下抵德州寖
劇馳書報文寧文寧一晝夜行三百里至天津不及訣
矣七日而始成斂令中丞彭公爲兵使者實貧之先生
之歿也父服猶未除流涕言吾不能孝地上將孝地下
而月溪公與母葉孺人俱嚴重難事先生就養無方務

得歡心大役大獄辛楚窮萬端不令父知其翔實以損
匕箸也先生白首侍側父心不忍恒搖手謝兒休矣老
夫健故倍兒庸何患葉孺人卒三十年但言即泣下沾
襟遇母黨周旋委曲而數語文寧兄弟毋也劬勞以造
吾家吾安忍母家之衰落乎小子志之事繼母葉孺人
如因母以哭先生哀發病卒待母弟沒齒無纖芥女弟
適范氏而寡存問日不絕配吳太孺人相敬如賓無他
媵侍教文寧兄弟不威而肅有小過倚案不食以愧之
時時舉里中故老言行詔諸子弟及鄉人吾所聞祖父
如是徵驗不爽法戒易入也燕居落落穆穆喜怒不形

卒然臨之不知于色大故當前裂然高斷賁育莫能奪
矣生平無謔浪猥雜語或訐人私掩耳去之不欲聞徒
步出入必正衣冠尊瞻視後生望見遯相告曰朱公來
朱公來拱而立須過乃已人有急難赴之如不及宗人
以踐更故鬩牆亟損其橐代供此苦吾所諸同病相憐
耳所爲義田義倉決甚善未就屬文寧成之奴買而蕩
其貲徒手歸不問牧豎有惡疾不可近年正饑斗米錢
三百左右請逐之先生蹙眉曰不聞田子方之於馬耶
壯用其力病而棄之吾安忍爲治病衣食之終身以龐
李蘇三公有大造于家也歲時設主祠之諸有德者朝

夕僕指頌禱不忘鳳岡尤公森懷王公會台李公從撫
時物色卒爲聞人所交游亹亹忠告汲長孺之面折遇
龔渤海之善魏人先生皆有之卒無怨者其正直忠厚
素取信也先生遭家不造歷試諸艱子爲吉士大官賜
饌尚方給筆札未一效之膝下而又不躋上壽不終正
寢文寧以爲大恨既葬先生顧字五圩之阡悽愴怵惕
無復宦情吳太孺人趣之而忘而父之以逢掖終乎詣
闕拜國史考最贈先生如其官予勑命而代言者有限
制不可一二其詳余所表皆孝弟廉讓信義大節也子
女婚姻生卒葬月日具志中不復載文寧名國楨所以

不朽先生有石室金匱及名山在矣

故孝廉費公墓表

不佞往對公車望見費公顏色知爲長者更二十年交
公家子國聘過其家則公已病不見客獨令兩童子負
而從屏幌間竊窺而謂國聘孺子沾沾御李有以哉沔
通國人薦紳學士以迨販傭牧豎談公行事益信爲長
者非公安所得予如國聘而無何公不起矣則以國聘
所爲狀參稽所覩聞爲表公之墓公諱得智以明其字
始生而鄰嫗來爲母具饘粥之食色盡赭凡三易皆然
鄰嫗大驚以爲祥應當在子虎豹未成文有食牛之氣
矣七歲就外傅目所一見輒誦于口巳治舉子業輕重
疏密各得體宜而父故受什一日折閱則改治田亦殊
鹵莽滅裂公寄食族兄得仁家得仁好客客男女雜坐
爲長夜飲公鍵戶如弗聞也得仁時嘲之孺子腹不厭
糠覈而欲于雲吐腸子建反胃耶公不顧十六補博士
弟子員里中諸先進奇其才忘年折節交之屢試督學
使者無不高等精廬一啓士橫經捧手而至戶外屨爲
滿稍稍取羔鴈之贄共父母養頃之相繼沒典衣調棺
斂而是時母兄得義亦以狎遊廢產公與婦陳孺人脫
身出就宅旁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學愈勤文愈

工竟以嘉靖戊午舉于鄉故事舉于鄉從郡大夫請謁
受謝不患貧而公非公事不入郡庭郡歲中水則釣鮮
食之雜奄罔彫胡跂鵾雞雍之屬甘之如鼎珍而甚者
累日突無煙陳孺人卧牛衣泣相弔也頃之陳孺人復
卒繼者今任孺人任家故饒見公貧不堪其憂則微諷
公士當身名俱泰何自苦乃爾詰朝門外有持百金來
屬公爲除踐更籍者孺人曰身爲孝廉婦不具簪珥非
妾父母相攸意也君行義妾行志受之不亦可乎公莞
然而笑愧我非伯鸞致卿不得如德耀且一人除籍一
人入籍除者賄而不見德入者怨而有後言其利安在

幸不受而會國聘夙慧善讀公書公撫其首以示孺人
地忍之是兒吾送窮文也國聘甫勝冠舉于鄉公卒上
春官者再而國聘成進士公遂罷不復偕計吏國聘東
入爲吉士尋給事中歲時有遺公公於衣一再御食僅
辨味而止而戒秋歔流涕不禁則傷陳孺人不及見子
貴也國聘既以其貴貴公公猶衣敝履空徒步出入里
門無少異與釣席常祿所積治第一區有園池之勝數
召諸故人觴咏其中晚年病不仁則昇籃輿遊而輔以
絲竹不醉無歸每語人吾所爲日飲亡何非以明得意
不欲隱君賜耳國聘立朝天方授楚執政者專其門如

市公不色喜既補外得蜀遠去萬里復不容而從之秦
又中以考功法謫爲丞公不色愠也國聘自蜀還且尋
逐初賦而公不可柰何若悻悻小丈夫爲哉既再謫而
公慰藉國聘鄉者迺公誤兒兒當竟其志矣父子相嫗
煦者踰年而卒公生平無他耆惟有麴生之好病六歲
未嘗一日廢酒卒之日命治具與故人訣未至而氣逆
亟呼曰迺公長別矣孺子觴而餞之三行觴而瞑不佞
按晉柴桑公簞瓢屢罄絺綌冬陳爲彭澤八十日以不
堪折腰自免而雅好酒其卒也但恨在世府飲酒不得
足委運大化談謔而去可不謂達乎公褭逢掖垂五十
年僅得蒙夕郎虛號所涉窮宴實相當不以初終易行
不以肥遯敢名彌留之際怡然飲滿而逝亦大有定力
哉以晉書及顏延之誄爲謚則公得年又適與柴桑等
抑何奇也考亭作史書晉徵士陶潛卒公遭際明時與
彼革命之代殊科然趣行固後先合符矣不佞竊取考
亭之義不名公所封官而直署其阡曰孝廉士無爵而
榮斯之謂歟任孺人舉二子國聘因心則友有父風其
狀公他懿美文楚楚可觀故略不載

臨邑邢莊惠公墓表

邢季公之卒也邑人巷哭罷市則有頌德碑博士弟子

員謚之莊惠則有鄉校頌德碑已請祀之學宮邑人以
爲非凡民所得駿奔走就公生平課農宿安店爲祠貌
祀之歲時伏臘香火相屬比葬于宗伯爲志墓中石四
方薦紳學士誄之者數十百家按禮賢者墓表道踕域
于是公子太僕侗昆季以屬其友人某某于季公父子
有知生知死之義爲是宜表表曰季公名如約字信甫
別號邑涯翁山東臨邑人也先世著於河間而居臨邑
者自伯通公始有聞三傳爲岢嵐州政四傳爲博野諭
溥娶于許生丈夫子三人長公如默吏科都給事中次
公如愚閫司叅軍季即公少得奇病羸劣不能治博士

家言比冠于書無所不窺而不守章句卯以大義若故
實應對如流尤好司馬史記丹鉛數過詩有元白之致
太僕爲摘句詞林競誦之又以善病攻方書遂精其業
貌乃更腴魁岸鴻大首盈尺美鬚眉望之甚偉從長公
官京師福山郭公爲御史以諫得罪杖闕下血肉淋漓
公手傅藥調護甚備郭公齋廚蕭然閭市餅啖公謝已
進食比歸長公迎門相勞季無餒耶公言得周旋直臣
如饗太牢矣郭公爲大司馬語人吾創不死有今日以
宣甫弟故宣甫者長公字也有詔試諸善方書者公爲
第二人當待詔金馬門非其好也乞就德王侍醫將母

而東王知其賢禮之與諸大夫齒宮府嚴重之而時從
歷下李于鱗諸君子遊先是侍父博野朝莫視寢食寒
煥疾則醫卜禳禬沒則復含斂殯事盡禮已長公奔喪
問狀吾得季也不愧爲子其後母卒亦如之曰他日吾
以報吾兄長公宗子家廟在焉雞鳴必往朝風雨寒暑
不輟祖第北樓火更造戒不易覺庶見先人于牆長公
爲給事有吏部郎毀其少宰及里人蘭陽令修郤其部
民張左丞者公皆持不可與次公事長公如父三人無
異財同釜而炊諸子婦化之一無所爭凡三十年居長
公邸尺布斗粟出納經其手歲竟爲籍白長公長公色

喜季何不自取之賢於我多矣長公卒次公當戶次公
卒公爲政食指繁析箸田宅器物美好先二兄子而身
取瘠敝者請益請更再三無倦長公九子及諸孫羣之
一塾延江表名師督課之少惰長跪受責或子朴從子
年相若不小假顏色也今彬彬起矣從子孝廉仕茂才
任寢疾親隱窮日夕兩人每從枕上呼若爲報叔父有
華封人三祝耳朝列大夫化者長公家督每來省公公
必肅衣冠迎送旋報謁非疾病往來不間兩人俱不善
酒間日必設薄食促膝而談數前言往行所睹記吉祥
善事不及人過失長篇短詠倡酬相賞極歡而罷伏日

曝衣有布被穿而敗絮見大僕問故曰而世父宦游與
乃公相戒無入臥內所共寢處也小子識之言既欷歔
稽而內之笥中長公從祀學宮公詣釋菜而稽首謝邑
令長諸博士弟子伯氏俎豆賢人之間老夫耄矣僅見
之卒甚因泣下沾襟觀者改容孝廉沂于公爲季父無
祿蚤世爲室居其嫠而裝遣其二女女夫不自振則令
同其母居歲賦粟日賦薪水五十年如一日邢故右族
邑無兩大室廬割城之半然悉族子疏屬居無僦直均
田令下人規下賦以瘠土占公皆以腴或曰實瘠若何
公曰吾力能糞瘠田無與三老嗇夫爭口舌也兵使者

雩都李公聞而嘆之居恒言人生所最先者公賦所不
宜後者窮交秋場甫登公家租挈畢入力不能輸者代
之歲巳未大饑富人積粟坐索高賈公從吏次公各以
粟三百石但賒而私所餔糜全活邊忠輩數十百人瘞
溝中之瘠劉堂輩二十七軀其後歲以爲常木綿數千
畝家收十七以其三恣貧民拾取按方調藥藥貴重或
遠方難致必預蓄之病者身詣門或其親戚子弟來告
予方予藥醫師張龍徐嗣歲計公所與鄉人共藥物不
啻百有餘篪也省祭龐世祿引付質庫倉官趙福倉入
官無賫斧爲之辦裝鄰捌朝用困大偺鬻其墓傍田辭

田而予之直朝用德公不忍受遂爲間田云鬻黑墳者
張梅貧無婦爲之娶巳而梅流徙外縣越二十年有壯
男子向公泥首百叩我張梅息也非公世安得有我黃
堂坐法遠戍憐其母與妻無託也予田六十畝并田中
廬給之至今其子家焉龐學詩女失明墜眢井中爲拯
而爲里婦乳之卒有室家王旂劉孝等若而人故嘗以
田鬻公歲比不登悉還之凡三千畝所逋次公子錢千
萬焚其券簿李公芝與公相競爲施而晚削鬻其田公
倍酬直二星終而簿子怨宦廉州歸無家公付以故物
吾不欲人謂廉吏不可爲也謂善人不食報也此其最

顯著者諸不問名姓不勝數矣歲自祀竈迄除日門如
市貧人遮蘧篨戚施矇瞍聾聵跛踦支離鰥寡孤獨糾纆
錮鈕徽與反接無一不有所賜金錢衣服菽粟無算皆
厭其意而去人言邢李公好施如律令不爽信然以贋
金市者覺而投諸井毋更誤他人武定人市木綿予之
過當不敢受公卒予之因歲以厭絲報公報復加等諸
器物苦惡飲食腐敗持以求售輒予直盜竊田中禾邏
者縛告公公目語盜令逸所司捕得盜公家繡衣者謹
謝之緘家戶所有安必爲邢氏物巳竊徐景山鎗範金
肖人者八人謂其銷金類肖人公命合之古不跡竊器

大盜王尚朝踰隱而入爇炬見公方臥戒其黨勿驚邢
季公尚朝就逮瘐死獄中棺而出之嘗夜乘款段一平
頭奴子從而豪某者馳馬闖弓厲聲訶止公公故審諦
之君某也爲此得無勞乎某慚而退惡少醉而詬公見
者怒邢公而不免詬吾曹何加焉公召怒者譬之使我
而可詬是藥石生我也使我而無可詬又何病焉邑有
版籍訟詞連公郡章公聽之公實不與訟者言獄非可
旦夕竟也如槀饘何邢公嘗見訟訟者一切屝屨糒糗
皆公主辦小人是以厚誣長者章公嘖嘖盛德不容口
里有爭公片言立決久之爭者懼爲公所知邑諸生某

孝廉其搆詣闕上書事下御史大夫葛端肅公會大
僕初成進士公往視閒過葛公葛公私問獄何所坐公
哂之此一亭長足辦耳何至煩大府之憲公廉正天下
莫不聞瑣瑣庸足治乎其據事理應讞非爲人解何者
不則有如日葛公瞿然公排難解紛而無取吾鄉之詹
逃也敎某敎居無何李廉死兩家不爲怨府公雅負人
倫鑒擬貧富壽夭所料奇驗然絕不言性多通而門無
雜賓所往還非類終日不交談刺謁稱謂非分過情者
默不答諸生茂才異等尤所敬禮鴈納采雉脩贄夜待
脂火日待饔飱者凡數十曹學宮故隘而歲久圮剝捐

千金新之弁爲諸廣文治舍經年甫訖事形家言學玄
武地庳爲樓鎭其方隅旁及佛廬道埥橋梁堠隧什九
出公貲以故所出浮所入太僕復好客客至不能具酒
脯清談相對饑則啜麪而已而公施不替于舊無故不
受人一筳一縷每語太僕乃公近四十始生若不圖若
早達以繡豸衣我我與若毋偕老享其成何以答主恩
淸白其可乎嘉靖末墨者當國臺省餽遺鉅萬若世父
爲吏科兩歲金不滿十鎰帑不滿百束更昇乃公若仲
父令臺省能爾否太僕同其僚林侍御以按鹺政出林
得長蘆太僕得三河濟南商攜金丐公爲林居間公艴

然不說令西使者交關東使者何以謹正鹽筴愼無令
者見知觸衙卒送之三十里外而後爲太僕言也新城
少司徒王公衣縷縉指示諸子孫此非不足綺縞者惜
福留貽後人耳願汝曹似之東萊趙太宰尊人視公十
年以長以虔亭之繭貽公服之無斁太宰以我近於親
解衣衣我我以趙太公近於兄不忍敝家有陶盃用之
終身無缺遇故紙遺蔬于路輒掇而庋之曰此皆嵐公
家法也見割雞屠豕慘然不樂恒爲罷箸一日之北門
庖丁解牛牛銜刀跽公前公以三千贖而生之得四犢
牛老死帷薶之隴上人每呼公爲佛楊太宰道臨邑下

車而汲佯問汲者汲邑有善人否汲者曰邢公天下善
士公何不知已憩寺問僧佛法僧膜拜曾人不省佛法
云何觀吾邑邢公佛當如是常熟嚴相國者長公南宮
所取士太僕按吳相國亟問吾師有弟深沉而練于事
閎達大度爲公何等屬太僕言其父也相國起謝向故
度非盛德不生明公司寇王元美贈公詩一邑嬰兒半
姓邢李郡伯禮公鄉飲賓下記曰黃髮名德厥號邢父
馮宗伯用韞稱公之家少不嘗長不嬖公之里居不忮
行不洪公之庭會以馴犬以伏公之廐牛以騣馬不踶
蒸賓錄云俗忌三足蟾見者不祥公幼從羣兒之搭莊

獲蟠掣搦良久釋之卒不為祟元配趙夫人病方大雷電風雨晝瞑有大人長十餘丈冠黃金朱衣白僃鬼物從之百數麾幢鼓角震耀耳目公匿牀下大人曰當生者生當死者死君何藏之深也示之符雕篆字隱隱見若富貴壽考大昌厥後者公稽首謝歷三日流黃氣滿室中朱書能蛇狀盈几不可識夏日與友之宿安店月明熟臥忽有聲若雷從地起友人墜榻下公臥自如樂陵史太公禹城楊太公及公而三年德顏行二公卒公喟然長嘆吾安能為魯靈光至九十太僕西第成帥諸宗人輩公來上鶊公留一昔質明命觴旋吾兒夢安故

棲是先人所棲託也明年寢疾七日神氣無異斂時軟若兜羅綿輕若委蛻遠近嗟異焉傾邑之人奔走問疾籲天請代承訃白衣冠號踊者如狂輪蹄揚塵累月乃已太僕因母萬孺人德乎名家女其太父永年以人才為給事其父天敘為大使受室張生孺人季公既失趙孺人而難其對雅聞萬氏息女婉靜有禮嚬笑不輕下筮襲吉幷而歸事尊章下氣怡聲應唯敬對事兩姒婦如姑無或耦也事諸子婦如兩姒無或亢也姑如京師孺人代以執勞姑從公歸孺人獨當井臼姑哭長公目眚意所欲言身所欲安咸先為逢而左右之洟唾必以手承沐浴溲遺必身扶掖姑沒佐治喪事物必備公事丘嫂如母孺人晚亦倍敬三家子孫多攏獲手指子衣食率孺人皆綜賓客常滿坐脫不時至若流遞[illegible]月供張不匱公所損橐發廩或不給孺人以首飾相之其自為飲食衣服務從菲者先公一歲卒年七十有八公年九十有一凡三男七女孫男女皆八人外孫男女稱是經言孔子射矍相之圃使公罔之裘所延入者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使序點所延入者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史稱萬石君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予以律公其殆庶幾乎

公父諭博野不屑就子給事封如公大丈夫詎以子一御史封重王門小吏又何足云不佞故緣博野公指用鄉校薦謚直表曰臨邑邢莊惠先生之墓以孺人事附見焉四方人望其表車必下乃若里人戴之如父母奉之如神明樵牧世世不忍侵矣

贈監察御史姚公墓表

余承乏太原歷藩臬吏四歲時姚端公方為行人數以使事過里門數相見覘意琦行君子也因稔聞其家聲蓋得之父贈公云贈公名文碧字國禎世太原人也兄弟五人伯文臣以高年賜爵仲文清叔即贈公季文魁

少者文芳皆諸生贈公故業儒已習法令爲決曹見其黨有重文横入若疑誤人視聽因緣爲市受取無顧藉者心非之是夫據徼秉邪寧能爲石人乎自矢于天一介非義無以入橐片言非情無以書獄嘗給事觀察朱公朱公覘其寬饒簡易而陵謹盡察也每詔之曰刻木爲吏期不對俗之漸民久矣若壹是以奉公利人爲本當有後福贈公識于心不忘凡以殊死上者服念忘寢食有可矜輒讞之累千萬言終其任所之死而傅生比可六十許人城旦舂以下驗問頗有遂而埋出者不勝計也太原三衞軍吏以什伍中富者應之公私倚辦武

弁視爲奇貨可居特選橫調往往稱責鬻產不勝有死徙而已贈公請比要丁口徵其直雇役所出財毫釐而事集三歲舉文武士宿置幄幔器用便身之物坊廂民倩之王邸官家事竟百不一存而索償高貲莫可質究贈公請無慮若干以公帑易而徛之付典守者以爲常故時游徼支繚警夜迫晝閭訶毆聲則秉葦炬以從皆計戶魚貫受役巨室悉復猾者附蔭獨苦房民耳贈公請倣京師問架徵錢募踐更復者薦紳材官孝廉博士弟子多寡具如例不得溢額患役之民蘇矣此三事迄今不廢人人言姚公賜也冉考如京師爲後軍都督府

掾史諸出居庸山海關者府與票引而收其金名曰需燕賞率倍十之五贈公曰關譏而不征于道也京師乃先關爲暴乎罷之諸武臣以嚴見憚已叅本科有交承所好贈公垂橐與之而其人不欲去爲僞印行票引會穆皇初踐祚虜陷石州遂海薊門上谷雲中震于其鄰而奸民竄爲間諜窺我虛實贈公知狀置籍如左右券中分之以其半發關吏相勾校闌出入者捕如律指揮黃忠千戶蘇定舞知猜禍爲後府私人自詭曰長班誅求諸官屬若吏亡厭每誣以他事掠立其罪衆惴惴不免是懼公言于叅軍而斥之一府肅然自少至壯所經

上官非一其不肖者目攝之卒無如何而其賢者重之呼曰姚古直而不名惡聲不入于耳惡色不加于面居嘗涉獵經史而所好獨在春秋曰此聖人刑書也引經斷獄吾願學焉姚氏之先顯者若里中諸生多受詩而以春秋課其子每誦左氏傳累千言不誤一字經生謝弗如也贈公內行脩飭事父母出不易方復不過時夙興夜寐視膳問寢席所鄉衽所趾因時寒燠以身嘗試而後奉之先意承之事伯兄如父家政若諸禮儀去就咨稟無違貨殖所嬴田畝所穫祿秩所入共之無私雨弟之婚也爲具六禮與侍御兄弟無二已舉先世之產

授之曰先子所愛也有治命在何敢倍初娶于王產女無何卒繼以張生男女各二人亦卒贈公年猶壯有孩而豐于貲者願得備灑掃贈公毅然夫後婦之不祥人也自昔賢者以爲大戒吾家不患貧而二子皆可教吾亦謀抱孫耳彼誠多財何與吾事遂獨處迨老無二色爲財中人游而好周人之急丐貸未嘗不應負販以小物售必厚與直尤貴重儒生親故中好學而用不足召與予同社爲具饔飧筆札有賴以成名者晚除鹽官投檄不赴曰吾非敢自菲薄第直道而行難乎免于今之世矣有子可繼志也蓋見其二子成國器諸孫風氣日

上而後卒是爲萬曆戊子五月九日距生正德丁丑其月某日年七十有二葬古城之東原配王孺人無子張孺人生伯子鑑郡諸生今卒仲子鏞即侍御侍御爲行人爲御史兩贈公如其官兩母皆孺人王孺人莊而靜勤於治生張孺人儷之公客京師張孺人課子于家有晝荻和熊之風比爲塾師具脩脯雖脫簪珥無靳相夫閫內外事不言而喻贈公所爲不忍發笱逝梁也女三人王出者爲郡諸生程宗望婦張出者爲武舉楊培諸生王國賓婦孫男子二人連城連珠學生也孫女子二人一爲觀察傅霖孫從聖婦一字大司徒褚鈇孫恭侍御慟事親之日短不如伯兄而伯兄復蚤世無祿悉識父母懿德狀其大畧授余與余往聞太原士民者令余而表之如右余按周禮宰夫八職正師司旅皆王官而府史胥徒則庶人在官者也其時市井田野莫不有學即府史亦儒生耳周衰學校廢命儒也妄吏所務刀筆筐篋不協經義儒者鄭玄馮良輩恥之余觀姚贈公文無害如蕭何治獄不寃如于公不阿邑官長如郅惲廉不受饋如尹翁歸本所從來得之春秋乃知明經之益人意知也不既多乎身有牧人御衆之才未及顯庸然而七十年先矣考終命攸好德子孫食其報功名發聞

勿替引之天之胙善何遜漢諸君子哉

贈郡守馮公墓表

馮見可公名季兆字汝行仕至工部司務以伯子君愚贈爲刑部郎再贈爲襄陽守始公之卒也伯子猶諸生葬從父祭從子垂十年而始奉新命勒石墓隧蓋公上世有爲唐宗伯曰叔和遷江南有弟爲南唐尚書曰延巳遷明州今寧波府慈谿縣也絃誦簪組凡數十傳而爲公父中憲公熒母錢恭人以公伯兄左丞公貴中憲公隱君子里人嚴事之號健齋先生生公有貴徵因名之季兆稍長博學工文詞弱冠受知今曹公謂左丞難

爲尺也遂補博士弟子員左丞起家進士令泰和中憲
公屬公輔行便居邸中可極思公車之業而閒島夷入
寇亟歸省百舍重趼而至泣相勞也無何母病則左丞
已召爲儀部郎少弟占前死于孩公視疾備嘗勤苦會
癧暑汗與涕交下者彌月夜則稽顙禮斗請以身代母
卒不起哭而毁面無生氣又席藁靈牀前有重腿疾矣
中憲公故素封而公左丞貴介弟獨清約如寒畯雲間
守聞其名禮爲弟子師抗顏無所阿邑守極重之吏坐
法丐公道地以百金爲壽麾之去吾授吾經而已安知
其他雲間人誦之久之舉於鄉文典雅渾厚不逐時爲

浮靡態以故四上春官不第中憲公語之曰士在自立
豈必科名吾老矣若又善病宜有以慰我者因謁選人
得鎭平諭鎭平僻小邑士鮮師承公日與講肄蹟若發
蒙而更周其貧者謝絶諸餽遺即束脡無得及門鎭平
由此知南方之學感奮顧化有登賢能書者矣令其子
甲故嘗爲左丞屬以不任職調鎭平于左丞有憾言公
直道而行令莫窺其喜慍之色爲之愧謝嘗受聘校豫
章士故事博士受成御史無所可否公精簡覈得十三
人皆一時之選中丞王元美先生及諸臺交章薦于朝
拜國子學錄規畫一如鎭平時大司成周公每群諸生

及勳貴夷酋長數百千人立庭下令公高座談經敕𥿄
理宿辭條豊蔚聽者莫不厭心抃舞擢工部司務司務
于部事無不綜核取
高皇帝勅中語署其廳事曰精勤中貴人子弟姻戚多
竄名匠籍中冒廩食無算公勾稽無所容諸曹胥史多
越人善爲奸利工造請戒門者毋入鄉人謁即謁無及
公事中貴人與鄉人見斥者爲蜚語中公公走告江陵
江陵故知公賢不爲動而羣小事卒敗公益謹于其職
河濟大計也考昔成敗利害今所以疏排長筴與行河
使者相往覆皆以公言爲程而中憲公卒矣公居恒念

父宦十年不以家從比聞喪扶服奔還過寶應風暴舟
且覆先生泣吾得一撫先人棺足矣頃之反風登岸舟
人以爲孝感歸而居喪如喪母時而毁滋甚服除除故
官屬有兩宮潞邸之役中貴人徵材用部議削其三之
一公以告尚書楊公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貴徵賤賤
徵貴因時制宜可耳柰何爲一切使彼得藉口實而更
暴騰踊以難我乎尚書用其言中貴人語塞所省倍多
尚書以爲公功欲有所褒與公固辭適大峪陵工興尚
書疏發水衡萬金授清渊部郎爲飢氓貲以先生往金
有奇羨郎嘖嘖言非馮公清白吏安得此比報命疾更

作乞歸尚書尼之是且莫嘗從大夫之後矣公謝曰不穀豈以身殉一官遽上書去抵家數月卒公生平寡嗜好慎取予言于人無隱情行于獨無愧色人有過雖親故權勢必相規予姓昆弟怡怡相得終身沒之日左丞不勝哀笥無長物出宅不加于先世其年五十有一配錢太恭人與予孫婚姻卒葬月日具伯子婦翁顧公現及故同舍郎余公寅狀志中昔先大夫以公生之年舉楚則公宗人東崖公爲主司已余分校 禮闈得公族子比部郎盛宗左丞官楚余仲弟復出其門先大夫三仕浙實城慈谿余亦承乏觀察所覩記馮氏父子兄弟

事良悉伯子守襄陽與余郡鄰得聞其政先大夫三爲工部郎其持論崇脩多與公合者是余所爲表公意也

封郡守徐公墓表

邑楚陵徐先生先世家南州實高士孺子裔自其曾祖某徙邑某里某生某某生某娶于熊是爲先生父母先生諱麟字仁卿豫明經貢宗伯除金華訓導已遷天台教諭歸且二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八初受室譚繼以王娶男子各二人伯成脩先卒仲成位叔成伊季成佐有孫某人卒之明年葬邑東花臺鄉會形家言不吉更卜地某遷葬而某表其墓曰先生楚閒人也祖父以馴行[illegible]諱相禪鄉里化之先生夙惠誦書一再過不復忘八年喪母擗踊洶涕瘠色憂容弔賓無不憐愛者甫冠督學使楊公試其文奇甚補邑諸生即于廩食兄弟四人文酒會質比於謝氏烏衣之遊而頗厭薄舉子業聞博士劉公某受新建之學往師之窮涯而返里人孝廉魯公某冠解果而纓禁緩目以定體足以從之其持論據經守古寡偶少徒先生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每語移日盡夜食冷而復煖者數四然恥爲游談闊然自脩而已父常有大度不事生產獨母攻苦持家家日饒先生一無所問如其父父沒而伯兄任家督勞劬

益斥先生一無所問如父在時也伯兄沒而私蓄累千金諸子有言先生一無所問如兄在時也事繼母危如因母視省牖蓐燥濕數奉甘脆食物病則蚤翦露禱以身代宦浙時母老不任輦朝夕深念不置而執政者汰仕宦習爲婟阿往往牴牾不相入胷臆愈結約竟拂袖歸諸生涕泣固留之不得所竭誠盡慎奉母者十許年而母沒先生於禮不毀矣猶哭無常聲如中路嬰兒失母者三年父之黨數十百人綴之以食而弗殊冠婚喪葬豐約共之母之黨無凍餒者愛而友敬而順交相睦也先生默而識之即有所論著逆而已矣居嘗曰夫學

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四寸何足以美七尺之軀其
實莫先於辨義利吾設誠而致行之非其義也馬如羊
不以入廐金如粟不以入握有遺金數笏于途者立而
俟之其人有以拓封樹紿百金齎遁者棄如遺迹也爲
博士七載不納弟子片艇天台人覘知其貧爭捐金治
裝復不受至京口典衣貰舟而還是時邑俗侈靡富人
子盛帷帳共具擁騶從填溢閭巷而先生衣大布衣華
冠敝履宅湫隘囂塵不蔽風雨見以爲嗇而重施顧專
務振窮乏赴人之急歲入租若俸稍十九在外所解衣
推食其門弟子潘承基徐錦夏蘭之屬若而人所善故

人子共其貧沒身貢士呂某之屬若而人所謂棺斂部
署其喪事博士袁道之屬若而人所不以貴賤易交率
其子行脩如故博士黃天栢之屬若而人所折劵棄責
或陰爲人居間而陽辭之者無名數先生既宿德大儒
爲鄉祭酒又以仲子貴一命禮部郎再命徽州守而絕
無呂鉅態出入徒步從一奚奴非遠郊不乘將至里門
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雖廝役扈養柔色下之惡少羣
妻拏踼先生第誶詢不可聞敕家人扃戶無校一言家
人謂若是將不勝侮先生解之曰終身遜路不枉百步
終身遜畔不失一段彼傖傖吠而營營飛烏足與治乎

齒堅於舌而先敝乃公籌之熟矣見以爲弱而易與而
砥礪廉隅燕寢瀞者伊鬱衣服冠而坐使其子勿貌愛
其子勿面無敢跛倚侍側者嘗入京師覲仲子仲子所
友二三人治具召先生稍豐先生弗善也三損之然後
就坐已從人爲觴公四德佐酒先生執爵宣言曰是夫
賈人子往來時幾何而種德若是諸君宦京師久所行
事有可相方者否衆慚不能對先生起舉酒爲罰幸無
忘今日之慚邑故有五湖久之黃流胥凝旁郡藉爲田
士民上書以請有司爲蜚語撓敗獨先生持之堅田以
不奪而俗賦平少年儻蕩冶遊望先生來走避之所親

欲以私干者逡巡卒不得出口社中高年人人嚴重先
生也見以爲亢而難事而飲人以和使人意消揚人善
不啻口出與其來不追其往因其材不求其備無長少
賢不肖皆謂先生親已卒之日同姓婚姻知交哭於次
盡哀通國爲罷市咨嗟涕洟操魚菽而祭者道相逮也
先是天台人高先生之誼以所卻金爲先生生祠士民
日謁款受命如嚮質者邑學士大夫請祠先生學宮此
豈有發徵期會哉則精誠之致已某太父父辱與先生
葭莩親每稱說邑長者必曰前督文恪今徐仁卿其爲
童子觀先生行事而異之已偕仲子成進士備聞家訓

仲子質兼有其文武而深中隱厚式穀先生爲多世儒饜糟粕而珍敝帚其居處足以反是獨立退而省其私不能行也咫君子恥之先生不言而躬行孝類翟方進柳公綽友悌類范丹牛弘廉類甄彬趙軌儉類宣秉許邵好施類原涉范叔孫無競類伏湛衛玠師表人倫類郭林宗陳仲弓硍硍高致伯仲文恪所不配者位耳文恪豐碑鴻號延之無窮何可以當吾世而失先生是用表之俾夫道墓下者庶幾如見先進君子焉

南州高士喻公墓表

漢和帝時豫章人喻猛爲蒼梧守以清白稱至晉而高

士合隱廬山其家皆在今新建縣龍沙里至宋而全珍徙豪溪天慶徙久駐至明而玉英瀚栗三公隱德不仕栗子燓燓仲子均仕山東副使燓者字廷理豫章人所稱素軒先生者也生九齡遭父喪而買大母大母尚在晝夜哭不絕聲兒二母則破涕强笑笑終不至矧與其弟受尚書專門名家益購古經史子集與明興以來朝章國故名公卿士大夫所撰著縱觀之獨于二氏書屏不省也當是時伯兄持家秉以故得精于學兄卒丘嫂且莫抱諸孤而啼先生亦大泣曰即不敏請事嫂如事母勿過慟以貽母憂嫂乃安遂棄其學而代兄爲家督畢男女耕織夙興夜寐亡勌也稍羨爲兒三男有室二女有家三十年同釜而食久之兒子長矣先生命之爾宗子吾攡也今歸爾政兒子固遜先生不可子知封建井田乎遂其私所以成其公是聖人仁術也從子謹受教遂析箸用督亢荇宅爽塏者瀦多魚者恣所欲取東家之子尺布斗粟見于色聞喻公兄弟自失也已而弟家火屋比延燒先生贏身出寄食族屬窘矣復喪母卒不以貧儉其親益不問家人產鄉者吾不屑治生爲吾母也今柰何自苦爲而伯子起亦習事授之家秉是物也由爾世父及我及爾從兄而今及爾毋若陶朱公長

男先生復縱觀經史子集明興以來朝章典故與名公卿士大夫所撰著如少時啓居衣食無適非是而仲子均受博士家言日夕不休夏恭人謂之曰老生欲逐兒應舉子耶先生笑謂恭人如而兒子所讀乃吾少年棄弗竟者也乃公所讀書是兼三才貫千古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者也以是先生每與賓客言至前代興亡之迹與人生平臧否按覆無一遺失而口授仲子仲子博物洽聞所由來矣先生于史惜關雲長岳鵬舉兩公以忠見僇流涕汍蘭覆面而怒蒙檜姦邪髮上豎衝冠性故嚴整容室獨居正衣冠而坐與其弟俱大耋相對

如賓諸子孫莫敢以嫚容見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
言依于弟下逮斯養皆諄諄善誨之客以風雨不時過
未嘗辭語合者累信宿去然所具不過鷄黍既用仲子
貴蹟封爲郎爲郡二千石矣愛其名刺不以通有司不
修賀問之好嘗有仲子闒鄰歸而有祝氏子者追送百
里外致餽甚豐正色卻之而貽書仲子吾業卻其餽于
吾父子得矣兒毋復省過其人博名高也先生居窮以
廉直聞于國更樂善施人婚葬不給饑饉無資者叩之
輒如響故同井無轉徙之家見人過面發赤數之殊不
堪受或從旁言是其故可原輒改容待之不宿怒後進

雖以莊見憚而終不府怨仲子再爲令再爲郡守先生
就養扃戶攤書脫衆布衣不厭居恒勖之吾家代有令
德吾必無愧廬山兒必無愧蒼梧仲子爲杭郡丞先生
來避人操小艇泛西湖歷南北兩山既而翻然曰吾家
西山南浦何必減此且夫竊視而染指孰若取之無禁
用之無竭者爲適也趣命駕還豫章不復出天時地形
人事物理有所感動悉見之詩詩成擊節歌之上下曲
折倨勾一部皷吹矣仲子爲工部郎失一倉曹郎歡倉
曹郎中之執政所至下吏議左官而最後治兵天津流
言驟起遂拂衣歸竊寃先生不無少望先生迎門慰勞
之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文子屏居田間爲逍遙游者
六年而卒卒之日臺檄俯脈倉先生傾仲子比義槩士
大夫宜爲庶人倡首遂瞑先生之鄉談理學者其內行
亦必淳備先生病之銘其軒曰素以見志自約趨樂自
少迨老素位而行不加雕藻所爲詩亦題之素軒詮稿
而其持論在先養氣氣完而後音響色澤以次討論修
飾之字欲實實則沉重意欲虛虛則清逸用事欲渾渾
則無跡結體欲雄雄則不卑盛唐詩多言景言景而情
寓晚唐詩多言情言情而氣漓仲子用其說詩若文與
古作者爭勝矣先生年八十有八丈夫子五人仲子最

知名孫男十有七人其所善則仲子之叔子應益有祖
父風王司寇元美爲先生傳太常敬美爲著素軒說胡
元瑞孝廉爲敘素軒詩其標目高而情實覈仲子復述
先生遺行屬其表墓道之石某于四君子譬諸草木區
以別矣先世故豫章支郡人與仲子同成進士三十餘
年爲石交則何可以不文辭今世以子貴以子有聞者
滔滔皆是先生行誼文學自足蔭映後人一素封郡守
詎足爲重漢稱南州高士徐孺子孺子屢辟徵辟周旋
人間酬往先生跡似而年齒子孫過之故采郭林宗語
表先生墓因以徵豫章多君子也

封文林郎汪太公墓表

汪太公八十時仲叔皆自官中歸偕其季爲壽余凡再致祝辭踰年而仲子守吉州季子入南床以其令開廣槩敎之太公東南羨爲盛事太公却杖而步日與親知燕娛歡詠趣仲季之官伯氏率諸孫就京兆試惟叔子侍其年閏中秋方謀爲樂無何微示疾遂卒仲季以訃來詞旨致哀而貽比部方公所爲狀以墓中志屬鄒爾贍先生而屬余表其墓道之石焉太公上世國史家乘詳哉其言之矣其徙穎川叢睦里者在余所爲汪公父子傳中不具論太公父研丘公某母某孺人研丘公嘗夢父老偉衣冠導三貴人至寢門驚而寤太公乃生以爲祥名之曰可託亂時日强記數百千言父督學棘欲其成而研丘公卽世日哭踊靈床頭輟業伯兄賈吳門奇其才使從遊甫年十五志槩如丈夫比部之太父見而異焉字以女遂與伯分任秉利度義所入獨羸島寇方蹂躪吳賴有天幸不中兵燹燕居深念吾鄉者不能竟儒以慰親心孺子可敎也時乎無再失遂棄去授子各一經經各就一師布幣行禮若月奉甚豐而利條督課甚勤諸子之應試也語之曰士登科有錄其祖父名得達于上吾故名託仲兄舉賢書以余舉子不育更之

乃孝孝者子道也然何可以兄命勝父命孺子識之仲季成進士遂書前名而喜可報地下人矣父號研丘因號懷研以寄終身之慕晚受子封欲致之父母格于例拜命之日哀不勝每言輒與泗俱也母性嚴而卞諸子婦不免嗔恚獨公事之歡病則祈神請代刲股和藥以進爲兩兄部署門內外事無有分異析箸所受不敢與兄齒時無而供其求或數百金伯失利鹽策邑邑無俚每食必償日數啓居怡怡白首無間由親及疎由近及遠贖宗人女隸樂籍者睨宗人子迫於豪爲奴者治祖墓合荒頹者建義塾以教後進者收棄子于野者還遺金于道者女良人女爲婢者復鄰人產奪于有力者婚姻斂葬之不給衣食之不足者歲莫而苦收責者所周䘏以千百計既富且貴食有常品不致味居先世廬不增一椽郡邑大夫搢士以賓禮禮公不赴卽仲季仕迎養不就貽之橐金助廉家僮歸省覼縷問治狀復從人采聽風謠善則勞之否則讓之人有過舉勃然變色去不顧其或理直而受誣必與分疏不爲利疚不爲威惕料事成敗人禍福往往奇中里有訟就平無不服從征調有負割貲周之比部父號長者亟稱公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以克永世是吾師也公貌癯而聲

弘暘人擬之九皐鳴鶴雙岈嶸燁如曙星涉獵經史臨池度曲名極其致而養生星扉形家言尤精曾王父以下宅兆悉所定也良朋密戚詎酒高會呼五白行三雅談古今人行事若佛氏因果終夜無倦卒之年稍謝諸客時延宗人飲時召至第飲先一日覺少異欠伸閉目而坐忽索曆視之曰吉日兮辰良吾逝矣言動神氣如常詰朝遂瞑日在萬曆乙卯八月二十距生嘉靖壬辰十有一月十有六日年八十有四元配郎比部祖姑封孺人子四伯建功以廩生入太學仲元功舉乙未進士叔元功禮部儒士季有功舉甲辰進士伯娶王忠益女

大京兆方暘谷公甥仲娶方三老遠宙女叔娶鮑梁女大司徒三峰孫季娶方芝祥女女一適方士瑞司訓環山孫孫男九人昌儼昌嗣昌期伯出儼娶吳可忠女嗣娶吳一濤女期諸生娶方孝廉可觀女昌業昌明仲出業諸生入國學娶方任子以巽女大司空采山孫明娶潘內史允升女昌位昌年叔出位聘閔宗育女年聘項天德女昌祚昌運季出祚諸生娶吳太學洵美女內史雲將孫運聘潘太學令謨女孫女九人一適王希遠一適太學曹以栻鄜州同知漳子一適潘肇建一適方嘉辰太守初庵孫一適吳太學一謹子一字蔣應物子一字方太學可成子一字程內史夢熊子曾孫男七人一聘許可進女一聘余太學久乾女一字內史恭廷科子餘尚幼方與公家世婚兩公以先進君子表帥鄉國子孫式化比部公狀非兩喜溢美之言矣余惟人情所歆豔者富貴壽考子孫富不必貴富貴不必壽壽不必有賢子孫即有之其人無可稱亦妖試幸措耳汪太公被服儒術言可書悖史行可當鄉先生其爲德也深矣其置本也固矣天舍其衷故不可揖也人知公之子兄弟競爽不知其得父訓若是是宜表章使四方人士瞻望蚪樹者有所矜式焉

孝廉黃君墓表

孝廉黃君伯纘之卒也年財三十有二而伯子孝翼甫九齡能讀父書則日授書使誦之又授之以詩教之聲病父子賡和曰吾樂此當一部鼓吹客至令出拜使侍則學詩故孝翼長即以才名而慟其父行誼勳名不耀于當年日悲泣而爲之狀又數年游兩京乃以狀屬余爲表墓孝廉漳州龍溪人初名一承字伯纘更名鰲伯王父加廸不善治生產日削而好施里中號爲善人以天年終晚舉子文盛九齡喪父爲儒不就而行事類長者晚舉孝廉孝廉聰警異常兒加詩勝而摩挲其頂曰

夫以儒大吾門者非子而誰稍長從塾師受業質雖更
端弗得弗措而進止有常度隣人謝翁奇而以女字之
已受毛氏詩書所傳于師晩而貫習又筆之于簡所錄
他籍倍是夜分不假寐因有目眚父母戒勿篝燈至夜
則隱几或從枕上吾伊不休閑鴻生碩儒必造謁問奇
請益爲文宏肆而綿密諸人士服其能爲督學使黃耿
公雍章徐公高第弟子甲午舉于鄉葢晉王中丞爲理
時厲于泰王宗伯而擢之也諸孝廉乘良刺肥意氣往
往加于昔君服御簡素雖溽暑不張葢非遠出不騎乘
鄉人饉饉餘率之享悉卻不受父恠問故曰欲餌我爲

居間地兒鄉者羞之故不爲也淸白遺子孫自今永矢
勿誠僃計報罷益刻厲于學無何卒矣居恒見父母必
正衣冠而後入鞠躬如不勝有問則拱而對不跛倚不
忤視遺家長老于途不敢肩隨恂恂如不能言有所咨
訊爲剖是非決利害不諱衆心折焉愛其弟終身無幾
微之間弟有過私諷之不令親知與偶謝孺人無嫌容
寒夜必操刀尺俟卒業而退僮僕駑緩不給事未嘗訶
斥病則調護之憂形于色燕會或强灌之酒不固辭而
溫克自將貴人子酗罵坐如弗聞也同輩稱其雅量病
力白父母兒不得長侍膝下貽大人憂罪何可贖有弟

有孤孫可代兒養請無過哀無厚壑笥中故絮足蔽體
棺足容身槨足容棺可矣已目家人門有趣駕者吾得
正而斃全而歸何憾遂瞑時萬曆丙申七月十有七日
其生則嘉靖乙丑十有一月二十有三日配謝處士潛
任女子一以壓孝翼其字娶貴陽郡守謝文炳女女一
字孝廉呂貞冢孫士城以某年某月某日窆某所余按
昔賢年三十二而卒者顏子亞聖世鮮倫擬若陸績劉
敲盧詢祖之屬皆偏才小善垂名史策于今不朽黃孝
廉即不爲汝國顏子以方六朝三君奚讓是可表已矣

孝廉吳君墓表

古今豪于酒者不可勝數然以生死大故臨之而不懼則其人亦不多得劉伶荷鍤傳奕自志醉死郭璞恒恐用不盡陳暄速營糟丘鄭泉葬陶家側百年成土爲酒壺余所記財數人耳而今乃有孝廉吳君居恒自言日有明窓淨几夜有盤擻酒杯復何憂哉每會厭厭夜飲不醉無歸雖醉甚進退揖讓不失繩尺獨坐頹華散清辯綺粲類管輅談笑不及勢利類阮仲容嵬峩如玉山之將頹類嵇叔夜精神朗贍類王贍發言可喜類唐儉語爾溫謹類楙聖俞也少年慕之以酒爲狂則又勑厲

之人各有性長短自裁不見陳遵張竦耶于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衆爲小戢初父母舉君而羸藥浮於乳頓復恒有憂色王父曰是其神明意用定吾家典物髫亂猶弱不勝衣既冠膚革充盈晚年得疾或請能飲不可吾將從紀老黃泉下沽老春耳醫來視謂有風疾氣血耗宜緩之尚可延君奮曰天之美祿吾一日何可無雖加一日愈于已且夫拘攣不解孰與尻輪神馬返於無何有之鄉爲樂也疾遂增劇終無愁苦三子幼侍側請所欲言不荅惟勉其猶子學而已瞑時若含笑狀死生大矣毅然恬然如是豈不大丈夫哉然君非

直饒酒德也孝事父母以色養養親志視諸父猶父諸昆弟猶身署其舍曰怡怡仲弟早世撫孤爲之禮師受室嘗患痘時醫云法在險逆終夜不寐禱于神以百金殫醫之技而愈父與宗人建宗祠請于邑令定制舉從中貧而行賈者曰此子也才奈何與錢虜伍督之學爲諸生後進穎秀者奬成之四方士受業塡門應如叩鐘未嘗臧否人物每遊越六橋三竺吳虞山虎丘經年忘返同儕多交郡邑長吏借齎驕人君一謁不再謁謁不白事宗有悍奴凌主力言直之主知來謝君曰吾與若同此分誼非爲若計何謝爲同室有鬬多方譬曉不從

白于鞫獄者罷不問父好施力贊其成饑寒待衣食緩急待周卹者按歲額而給之曰先人之志不敢忘也所受德無不報而于師尤敦童子師識君稠人中已死厚視其子少不逐羣兒戲手一編吾伊不輟十一能文宗人朱之信召試驚嘆和齋公固宜有後謂君王父種德食報也始受易伯父以塾師庸訪名士而得業禮者因受禮師呼爲小友彌自負語必驚人亦以是受吹拙目遂入北雍歲丁酉改南日遊從諸卿交談諧酬暢夜乃誦書理舉子業三越月而畢自喜吾餘勇尚可賈分試者得君文擊節當冠多士葉福清亦奇公天下才而太

學生不得冠多士沿習久不可變差次爲第四人既屢躓南宮益縱觀諸子史百家言所深嗜六經左史老莊於今李濟南王弇州汪太函三公文則兼修而用之君卒其從弟文學應選爲述其友進士汪泗論爲狀而兄之子光奎觸熱而來屬表君之墓盖慮夫世之目君與燕市酒人高陽酒徒同類而並觀也而其大德細行有倫有脊不可泯泯無傳是用表章如右君名應試字以功患性卞更字韋明比于西門豹云其生嘉靖癸丑五日殁萬曆癸丑五月二十日以丙辰九月葬于其配程孺人獨舉女爲君納側室顧顧先君卒有子光宸光宏

光宸所婚嫁皆名家與其上世姓系詳志狀中

程太學墓表

余知程君衡父師文之賢也以丁黄門知君衡之能振人急難也以徐李生知君衡多長者游而不近膩也以蜀周侍御知君衡之好古被服儒術也以其邑范左丞左丞夫人卒屬君衡徵余爲志曰習吾夫婦父子者門人中無如程生周侍御有姊夫胡茂才來游金陵主君衡家余過之因見君衡子茂才皐羽宛陵湯司成故意氣交司成坐讒中廢君衡扼腕義形於色司成有死友唐君平亦以讒徙官鬱壹而没同人掉臂不顧司成疾走金陵與訣治後事君衡與焉復有與姓兄弟爲趙明府明府困諸生君衡以百金助之入太學而延爲皐羽師明府因以成進士于是四方賢豪長者莫不願締歡君衡君衡名謙江淮間無何卒矣蓋其年侍御卒江陵君衡實有知己之慟云已而明府狀之左丞傳之司成志之而皐羽請余表墓念吾先君子敬事先生實不在三先生下余采皐羽所述删其繁詞而著其質行如左君衡父長者貌若不勝衣而以鋭敏佐家政井井有條父卜宅終老豪侵之反覆辨論乃定比析著君衡舉以讓其兄父卒復有侵其所葬地者君衡不可使親不安

地下吾何能安地上力折之還而後已縉紳學士重君衡而及其父表章甚具語在貽穀堂集獨於父之孝未悉也屬余闡之余不敏未即具草草就往貽而君衡已屬纊若待而目瞑者弱冠游南雍以爲四方英儁所集遂家焉貴人千旄過門無虚日然無所關說名下士投分結契者百餘曹即緇黄褻人子延接無倦方燕客有遂篠縲絏拜於前者曰失官課四百金罪當戍明日不償則與死比矣聞公高誼來歸命顧其槖空無以應亟謝客謁大賈得金予之郊外遇關者揖而問之甲曰吾賣女爲代償逋女將笄不一盼我乙曰甚貧猶昔可奈

何引至舍捐金使贖女而解友壯未娶爲具六禮受室有請於君衡者曰自負智力不後人第得百金買數年可佐君施授金不復問出入孤寡疾病見即惻然必使資生而後即安邑令督過里富人以詢君衡君衡曰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令免之富人知之以三百金謝君衡固辭不獲因有兩生食貧無以相助以若四十金贈之兩生邑令門下士也令益重君衡矣賈人爲關吏所譏坐法君衡白之蘇水部得釋向後致數千金以三百金來報君衡辭之吾忘久矣辱君相念在意不在物或爲榷關所魚肉棄妻子匿白門君衡操護無恙亦

使子千里持金爲贈謝不內有負五十金而後爲鹽官卒者走使往奠對子焚其券有客死無資者爲之棺斂存問其家葢富而爲德有矣未有不富而爲德不厭如君衡者也謂河南二夫子宗之大儒手校其集授梓誦而自勵是以操行不踰閑少善酒懼失德三年不飲未病之先語其子吾生平無大過實賴師友之功師則范左丞友則劉仕敬劉南奎程起雲程嵩華孫孟陽蔡心玄范惟弼范西或孫羽極孫元敏皆直諒多聞者也謝吉甫狷士也梅季豹狂士也吳公信有道有藝者也范斗文質直好義者也趙德友堅白自盟者也故兆汾刻意爲儒者也阮季卿俠士也黃隱叔敦士也孺子尊師取友以是爲法古人善行善言書而揭之四壁皆滿稚孫就外傅其教之亦如是中秋先日起坐辟僕妾惟子孫侍日午語之詰朝吾于逝矣至期徹几斂手足子曰得無恍惚耶曰生死猶晝夜何恍惚之有請遺言曰人各具才智以學力充之耳又呼伯子吾素不好名無煩人誄案命櫛沐坐而逝嘗渡江舟幾覆人人失色君衡自如吳元名異之若具大神力予曰死生之故素所晰也范左丞恒曰人具十分識須具二十分膽君衡用功深當譽必有試矣君衡名廷鎮有三子皐羽長而賢其

生卒月日與上世若子孫若女若孫女婚姻詳狀中葬江寧縣朱門鄉鳳圭山陽余承諸君子月旦評爲表其大致于墓門之石

許處士墓表

許爲大岳之胤唐睢陽公曾孫儒公恥仕梁遷歙至處士父石泉公以俠著元配程未舉子而夭繼以江數祈子於神夢程與語吾婦也而附禰與翁並不可若特祀我我胙若從之授以栢曰以是爲孺子明年處士生遂名之栢幼而警悟受書塾師不訓然識無何父卒不竟業而家以事中之父遺貲爲削母憂致疾避之不免適

怨之理稍紓是時兩弟未亂處士以五尺童子當厄卒
無恙方翁遘之逆旅奇其才知以女女之婦善事姑毋
趨之賈賈于遂久而振以遂僻左舞袖難旋惟武林東
南都會海王之國也可以賈族祖善其謀則屬仲弟主
遂而偕之武林治鹽筴諸賈人侈而寡情實處士以約
與備雜作以直不乘人闘捷人益附之不數年賈大起
兩人三十年無遂言而族祖以病歸屬之子處士亦以
將毋歸屬之子析貲唯族祖子意是聽人稱長者先是
宗人德厚與衢陳僑隙僑誣之當道求詣衢訊洛掉臂
不顧處士觸熱走脫孝桎以歸吳越間誦其義既歸子

舍里人宗鄉之凡有閧閧得片言立解郡大夫署爲鄉
約正不發人隱不強人力所不任有忠負責而貧不能
舉者代之償以文木酬辭不納有相陵而詘者將赴愬
於邑爲治其償而解之邑令旌其門耆德者再而奉詔
賜高年爵復賓之鄉射吟口無間居平退讓縛紲而見
義必爲竊先世墓盜先祠材者必反正乃已高曾以下
支屬累積數喪卜地眉之形家言利少不利長請改卜
不可兄弟一體何少長之分乎建宗祠身爲植三紀而
成以名田歲入之羸置田與器祀事孔明矣其他扶顛
持危療疾瘞胔甃道成梁捐數十百金者無算事母以

孝聞嘗見人製褚色欲之夜即市緇製以進在武林一
母病信宿馳歸母喜而愈與兩弟白首無間毋令析箸
泣而從命居室探籌得下者則曰後衍可拓也治室取
準樸不斲鞶服御簡素奉先讌客則腆歲時之會無兩
弟不離視從子猶子推而羣從亦然姑嫠而老傀問不
絕於途族祖其貧而醫子弱周之終身弟某不能襄大
事毀金屈卮應之與婦方相莊白首而育方氏弟孤弟
事之若所生卒爲行服訓諸子舉孝順事實爲善陰騭
若先世忠烈事朝夕詔之伯仲兩子早世訓孤孫益力
蜀婦加惠二嫠二嫠得守志者節曾孫懋德婦吳未行

而殉夫三人胥受旌人以爲孝慈之報云晚闢屏山別
業樹五穀木千章旁有家圃人希飾其上亟封之喜啜
茗以軒轅之頻有茶峯遂以自號亦喜法書名畫飲可
數升未嘗爲酒困客處武林踰三紀足不履狹邪市諸
子就所居傍爲園爲軒大樂之日逍遙其中覺魚鳥親
人體故健以哭仲弟病病革屏醫藥不用語其子吾髫
年脫難丁年起家垂艾歸田爲鄉里所安大耋強飲郡
邑長吏加禮焉天息我以死吾何爲不豫哉復以治祠
治道二事畀其子成之夜分起櫛正冠曰吾歸無何有
之鄉矣請治命不答而瞑四封戚疏長少先後臨者哭

夫歸年八十有四子五人女二人孫子十有一人孫
女子八人曾孫七人曾孫女五人玄孫男女共人婚姻
皆名家與處士生卒月日具狀中余惟洪範五福一曰
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稽疑又
以子孫逢吉爲休徵自昔王公大人所不能兼而處士
邪有之天道祚善豈僭賞哉是可表也按汪侍御狀而
書其槩勒石墓門之隧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六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贈工部員外郎朱公墓表

上海朱象岡先生以隆慶壬申十月二十日卒萬曆癸
酉十月十有二日葬肇溪之南原御史大夫潘公爲志
墓宗伯陸公司寇王公沈嘉則王百穀兩徵士爲之傳
後二十年季子季則舉進士爲信陽守考最贈先生如
其官季則既擢工部營繕郎會
上建儲行慶復贈先生官如其子季則奉制詞更題先
生之墓而屬某表墓門之石以昭示永永先生名察卿

字邦憲其先世自姑蘇徙家松江之上海七世祖仲雲
善詩六世祖克恭善易五世祖木善春秋善黃石公三
畧上安邊十二策麒麟頌士林稱之高祖元振善屬文
曾祖佑以鄉舉仕南昌郡丞祖曜以明經仕清江提舉
父豹以進士爲邑令拜侍御史知福州府蓋自勝國至
本朝殆三百年文苑儒林蟬連不絕江左聞家以爲稱
首云先生少受春秋十五補邑弟子員二十爲太學生
所治博士家言同人無不誦法一再試不第棄之而專
攻詞賦之業其詩與寄清遠音節諧暢出入高岑錢劉
間而藻秀過之使寒儉粗豪者望之色奪其文考隱精

審劇琢細緻春容大篇上軼東京而陗削小語下擬柳州之勝其腹實而心虛人或有所彈射則修飾之潤色之不遺餘力片言隻字稍不直意輒焚其草一時文名蔚起四方鴻生鉅儒靡不折行輩内交客以徵文至者雖應酬旁午操觚立辦更不憚再三揚搉務厭其意乃已江左一切慶弔事得先生文重於百朋九鼎客或掩爲己有先生輒焚其草大丈夫乃以筆札作優孟耶今所傳邗寓集財十五卷精整無瑕此其博學宏詞之大畧也先生貌清揚而皙美鬚眉腹便便肥白如瓠人樂就之復好客座無客不歡客無日不滿坐又饒酒德善

吳趨子夜白苧諸曲與絲竹相和長于平康間婉孌膚彩及工歌舞者召而佐酒酒酣以往先生起舞度新聲諸伎人人自廢客舉酒相賞累百觥船申旦不休而先生色益和禮益恭客以此益廣急人之難不啻其身其人非素練驟而歸先生先生必應之即力所不能必爲曲濟之陳給事謫郡倅福州公弟子也黄明府某令上海有惠政其卒也經紀其喪甚具族有隸尺籍伍符者歸而索族人裝聚訟不休先生割田數十畝以爲歲入族不復有爭言故師事慈谿劉損齋終身誦之子孫累世通家休戚相關切韓進士貞謙死無地捐地葬之韓

山人俞臣死無木市木殮之奴產子死爲文哭之故人妻拏不能自存者歲時問遺之内外宗待而舉火者咸數十百人此先生慷慨俠烈之大畧也食客日衆而好施日甚或諷先生將不可繼先生曰鄒代公范忠宣何如人哉吾師其心耳而視不義若浼陳郡倅黄明府以先生爲重客邑人因先生白事即兩公亦謀爲先生地先生弗悅也倅與令寧能畢吾世而常相守即無令與倅吾遂不生活耶士貴自立柰何以居間取潤趙尚書文華故善福州公有寵于
上奉命視師吳越勢甚張守令長跽庭下不爲禮獨好

語上海令吾故人子朱生安在可與偕來令大驚媿初不識先生而爲先生治樓船共張先生固辭操舴艋往謁尚書尚書執手而勞苦之生欲官乎謝曰力不任欲金錢乎謝曰有先人敝廬薄田在尚書大笑爾父騃宜得此騃子禮之別舍而時與對酒投壺弈棋爲樂尚書蹤而很故時睚眦之忿必報而先生從酒間以滑稽解之然卒不識其姓名而有梁將軍者持三百金爲先生壽先生麾之去吾若以金錢故爲尚書客何愛此區區者尚書尋敗門下客散去或更姓名自免先生絕不連及而恒涕泣爲人言尚書誠負國然不負吾父子媿吾

卿者重自全不能面折廷爭使至此極耳先生事母恭
夫人就養無方母没而柴毀聲色杯酒之奉三年不御
而其兄與姊皆有子而孤子之甚於己子病且革闘其
從兄以二女子付兹工學秦聲上書力言不可狀此乇
生孝弟忠信正直廉潔之大畧也先生之友吳則文待
詔徵明王司寇世貞許太僕初陸璽卿師道歸太僕有
光文學彭年黄姬水周天球王穉登越則張司馬時徹
余大常寅孝廉張邦仁左丞徐中行沈九疇沈少傅一
貫山人沈明臣郡守屠本畯楚則祭知吳國倫同郡則
陸少保樹聲莫右丞如忠何孔目良俊潘尚書恩張知

事之象董文學宜陽馮處士遷顧光祿兄弟從禮從德
從義皆韋布往還久之胥為名臣令士其負人倫鑒若
此先生子八人家學家賓家教家法家風家聲家禮家
政人擬之荀龍家法卽所稱季則者也先生元配唐繼
室沈再繼張皆以季則贈宜人沈宜人者季則母也
婦德母儀與唐宜人詳先生自為狀中蓋文人無行結
習固然而先生厚德高誼章著乃爾且以貴介公子長
為諸生没世而無慍色子孫多且賢在朝在野彖賢若
一天言命之國史書之名與實俱美福與德俱懋沈嘉
則所云近世罕儷者信然哉余誠不佞不以一繕部郎
謂冢中枯骨庶幾中郎之于有道云爾

高行贈大夫莫公墓表

萬曆初元不佞官京師于時觀察莫思卿為浙舉首浙
士大夫賀得人既十餘年有大梁之役思卿方自許州
守擢司寇尚書郎許人誦之藉甚又十餘年有川西之
役思卿以觀察治兵川東握手如平生歡已而承筐稽
首曰吾遲子久矣不虞得共事兹土維是先人墓道之
石敢介紹僚寀以煩吾子而思卿里人顧陳兩公皆觀
察蜀數為不佞言莫公吾里隱君子月旦最著公名文
昌時泰其字別號南軒居士世為錢塘西河里人其系

可知者八世祖子逌子逼子仲弘元西湖書院山長
明高皇帝徵不就子惟一自西河遷泰和子純弟兄不
析著伯子瑀仲子璠叔子封御史璋季子郡丞琚伯仲
季皆有詩名而季文為循吏季子子宗祚配沈碩人是
為公父母而伯子子宗復配顧碩人始無子以公為後
宗復公有至行没而人私謚之明善處士其晚年置側
室蔣舉子文明而公為大宗公元配楊宜人無子以沈
宜人助遂舉三子長庸字登卿次易次膺即思卿而易
出為再從父嗣元後公方六歲事所後父母能曲中其
歡稍長治博士家言良工而明善處士老授公家秉公

年才十一任之裕如宗老賓客過者見童子當戸無不
灑然色動也已授公賈賈人設知巧仰機利公沈密靚
慎俯拾仰取他貰貸不急責息客有遺金于肆閱數月
歸之市物或直過贏謝不受吾不忍欺人實自欺耳士
人某以物來質既授之金士人疑不相當公察其色為
封識所質後二年士人更來道前事公笑曰吾鄉者故
知之今還君故物士人歎服而去惡少年為贗鼎相冐
公不復問掘地瘞癰之類孫叔敖斬蛇之義焉家人負
販牟利公輒不樂吾聞古人拔園葵去織婦乃公有天
幸居積歲饒柰何使匹夫匹婦不得餬口也家衡量殺

公府之一以為常疎節闊目師意自好府恂恂如不能
言言必可復樂稱人善亦不憚規過所埶雖賁育不可
奪亦不求勝所惡不避親昵亦不蓄怨剖藩籬去城府
風日小佳呼艇子西湖上酤酩擊鮮與二三老人燕遊
亦不沉湎流連御子姓臧獲無狎容亦不輕叱朴食指
累千周給衣食瞻察疾患甚備布冠浣衣服之無斁亦
不嗇施三黨緩急倚公安危涉多勞問相繼亦絕不為
居間忌者中以大獄貲寖落亦終不報為人後十五年
而明善公卒賴公發殷富父妾匿其槖過半若罔聞也
平居多所博覩外家之語諸宿學徵事扣之立應故善

臨池尤長八分所為詩沖澹清遠以自娛而已課思卿
兄弟為延經師脩贄甚恭而期以光大前人之令緒時
時詔之吾家自山長公肇基凡為侍御史君佐大郡長
大邑者相踵諸文學不與焉夫士即浮雲富貴然而顯
親揚名非此無繇而曹勗哉三子奉其教卒為名士公
生成化甲辰二月八日卒嘉靖辛酉八月十日楊宜人
生成化甲辰六月二十有六日卒嘉靖乙巳六月十有
八日沈宜人生正德丁卯七月二十有三日卒嘉靖丁
巳九月二日其稱宜人及公之稱大夫皆以許州守考
績最封楊宜人事公壯年宴私不介乎容儀寢疾十年

所卒沈宜人事公暮年家中葉與女奴同操機杼夜分
不絕聲所為布帛特美好而市之佐諸子讀餘以供宗
親隣里交往施予公藉之佚老坐不勝勞亦先公卒公
墓居祖父于佑公旁楊宜人居公右沈宜人居公下皆
所自卜也李某曰虎林萬貨之湊百技淫巧奇衺譸張
之所窟宅也賈而好行其德如莫公萬不得一焉公家
世多儒生以經術用世公少故為儒是以中行獨復諸
子則而象之無論思卿即登卿白首縫掖體氣高亮狀
公行事數千言具有典則矣夫儒大用之則大效小用
之則小效國有六職無一可廢者也兩觀察言公隱君

子有以哉余故不欲以爵掩賢爲表曰明錢塘秦和里高行贈大夫莫公之墓而並著其事於石之陰

贈奉直大夫張公墓表

歲巳亥余入蜀則播酋方負固不服而黔當事者喜功輕用兵其春黔是以有飛練之敗蜀少年新進不務厚集師而承責二將驅市人張空拳殉之其夏蜀是以有綦江之衄綦人張君與行爲重慶守獨持重計久遠卒不能勝衆喙坐罷矣去之可十年余游晉使人問君無恙君以書來言不佞拙宦徼天之幸衣金緋稱二千石所最恨未以其官貴先君子而思能爲先君子不朽者

莫如公往備屬吏不敢請徼天之幸公辱臨晉國先君子有厚望焉稽首奉書以墓門石乞言余稔知君長者不誣其親爲之表曰贈奉直大夫後山張公之墓而稍次第君所狀行實記之左方大夫名貞字子純世爲絳州南窰莊人所居負山因以後山爲號曾王父貴王父聰父益潛德不曜父受室于丁生丈夫子二人伯氏本官慶陽府教授大夫爲仲少時從父賈秦之上郡雕陰榆中諸當路塞其贏得過當父大喜乃公以若兄儒以若賈儒所獲孰與仲多乃公休矣授若以事大夫則輩其父歸而身行賈每歲時省覲陳槖中裝于庭告先靈

而後藏之槃褒箴管纂組小物必以奉母分賜諸兄弟娣姒無私貨也鄉黨宗族稱孝弟焉在上郡有僧行乞輟所食食之再乞再食之三乞三食之同人笑以爲此細事寧足博名高大夫曰吾食有餘而彼不足損有餘補不足天道也僧因附大夫耳語極知公長者嘗掘地而得錢如囷窌不曉所從來以畀公大夫固辭聞之塞翁得馬非福吾非逃富蓋逃禍耳僧謝曰柰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久之錢主迹盜多所連染上郡人誦張仲子廉知自將非常情所及也嘗貸里人楊氏子百金楊氏子病殆矣舉子母還之楊氏子曰余藐焉嚌依

持此何爲大夫不可內諸其篋而去南遊雲間晨寫盥水于地水入令辟隙中如注發視之有錢一罌遽掩之其臀義利之辨不以冥冥墮行如此以故在布衣之位鄉人嚴重之解紛息爭奉其言不易余讀史記貨殖傳猗頓用鹽盬起行事不少概見子長家龍門猗氏比壤知其富厚必大過人然何足列士君子之林名垂竹帛哉大夫產龍門猗氏之鄉義不苟得心不欺幽獨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班孟堅短子長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藉第令大夫生子長時未必傳余不文媿子長爲述其大致歸然者晉之富不可及也猗頓爲雄張大夫

以其義倍之什伯千萬矣大夫得年四十有三卒時重
慶君財年十二又十二年而舉于鄉已令容城贈父容
城令已守滄州贈父滄州守于階奉直大夫故表其墓
以大夫云夫公何假一大夫重重君命也

封樂安令王翁墓表

余分部虔州時延見吏民吏民往往言今襄陽守王君
之廉能均田爲諸道最蓋君嘗謫虔州從事云其後罷
歸而君守襄陽視余郡猶股肱必聞其政良哉二千石
也久之讀姜宗伯所爲碧山王翁墓志與君所爲狀則
知翁貽穀長遠矣翁諱允文字美中永嘉人也王於永

嘉稱右族無偶者翁父儼娶於薛生翁年十六而父卒
父故豐產宗人嫉之使長其戶之租庸割產十八猶不
足謂翁豎子齠齔且立盡翁習勾股算法人不能欺復
割產以償諸征斂無藝者宗人乃已於是從師受書與
諸兄憲副叔果叅知叔杲族子孝廉燾同學弱冠爲邑
諸生以文行稱其後襄陽亦爲諸生翁遂謝去稱山人
襄陽成進士令當塗時江陵相法在必行捕盜不滿品
者左官翁坐不得貤封襄陽殊觖然翁獨安之第令兒
以酷吏著聲即取一命榮我孰若野人逍遙旣謫虔州
師事廬陵胡廬山而友南海唐仁卿學大進翁喜見眉

間是勝九遷其官矣稍遷樂安令考最封翁如其官拜
命之日則翁覽揆初度也春秋凡七十人以爲異翁孝
根天性在外孰聞父喪徒跣號泣而歸路人皆泣枕凷
以塥肌肉如削已恐貽母憂破涕謬爲歡即米鹽纖芥
必稟命而行母年垂九十卒翁於禮不致毀矣哀苦與
喪父同外父老而貧迎養之其家二十年鬻衣治葬女
兄女甥各二人甚睦偕先卒念之輒泣下自少逮老三
黨之戚四隣之衆人人愛敬翁也貌若和易而動循儀
則室中器具拒拭鉀鏶作字未嘗不正襟少好著述日
閱經子史以類編集於六書之指尤晰嘗食貧時處之

晏如旣以子貴事從挹損郡禮爲鄉飲賓一往不再赴
永嘉饒山水探賞殆遍其後省襄陽當塗挾一奴先走
金陵覩諸名勝襄陽守鎭江奉之游京口金焦北固窮
其勝而歸欣然若有得者未幾遂卒子孫請治命曰彊
爲善而已矣翁生正德丁丑五月八月卒萬曆壬辰八
月二十有九日年七十有六娶張孺人偕老儷德子三
人長繼明即襄陽君次繼旦繼昭孫六人女孫五人馴
謹大都如翁富與貴人所欲高大其門容駟馬車賢者
猶責望於後人翁自富之貧自貧之貴操行不易是難
能也翁子友方子謙數爲余言翁居恒語襄陽孺子不

悉吾所以減產耶有司不飾簠簋訹求過耳愼毋蹈之
吾父吾王父積行累善吾母吾王母守節立孤孺子乃
有今日人患無德豈患貧哉抵當塗署中旬日便歸無
以乃公廿旨爲令貲其來鎭江不遽歸若就其子訣者
襄陽仕宦二十餘年著淸直聲守先人之敝廬長子孫
迫隘不容卒無尺寸加於舊廉吏人韙其名然何至以
天下儉親假令非出翁教諸子奉之晝一君何以成其
廉余故特表之以勵夫世之爲人臣爲人父子兄弟者

贈羅田令王公墓表

往余從士韓城得卷不類韓城語則今羅田令王惟德

高陵人也召而與之言不類秦聲則從其父賈江陵久
矣惟德山立玉色有大人風範余已試高陵後期因令
與韓城生同試故露奇穎乃爾又五年擧于鄉七上春
官不第將謁選人余尼之惟德飲淚而言傷哉先君子
以禰寬博終也幸而領一官精心其職得微絲綸片語
爲先君子榮足矣遂就羅田除三年考最以所居官贈
其父而錄制詞示余此邦翰所日夜拊心泣血者也今
且焚而告之宿草之墓乞先生一言表墓門石以章
君賜公名克倫字敦夫所居㞐沙鎭南漢五陵北里人
稱雲夢山故以雲崖爲號初王父夢老人授以桃大如
盎曰種之可得佳寶已而公生眉宇不凡王父拊其首
自喜得綏山一桃亦足以豪乃在此子矣王父尋卒公
孩提能哀年十二父母復卒居喪情至而不廢禮免喪
從族人賈江陵江陵故郢都負郭沙市旗亭駢坒大駔
騖㞐雜峕爭錐刀之末態不可勝窮而公能鑒別之江
陵人私怪無譎秦艇人是童豎也而智過丈夫其所挾
貲甚微細與傭保雜作薄飲食節衣服寖贏則遡江而
之蜀問卓王孫懷淸臺故事徘徊躊躇其間因以悉四
方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耳目廓弘心計愈益精要以
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行如流水得范蠡計然積著

之術十年遂與千戶侯等而公日務爲德歲饑宴人多
取食焉其族能任賈者與之本業不問子錢凡數十人
皆以貲雄楚蜀間楚蜀人有所乞假無不立應待擧火
者數十百家舟車所至其知故婦孺望見輒攜酒脯相
勞汎掃以待公來唯恐後或投贋金紿公公受而棄諸
地同事者忿不平益反諸其人乎公曰毋令更欺他人
晚而歸老故鄕悉取笥中券焚之江陵人流涕不能別
而微文于能言君子以寵其行久之羅田之江陵江陵
人聞公已卒皆相鄕而哭失聲忽一老人執羅田手而
勞之若非高陵王公子耶因泣下沾襟指其室吾婦子

十翁晝一瓣香暮一炷燈未嘗忘王翁也公以賈起家而好儒自其天性教羅田兄弟必擇江陵名士由迪之十年之中凡六吏師羅田文學政事卓爾不羣有自矣公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年若干葬于某元配陳羅田之母呂皆贈孺人子女婚姻詳宗人進士泉誌中余爲表其大者昔司馬子長傳貨殖儒者譏之余考所謂知足權變勇足決斷仁能取予彊能有守于吾儒固有合者賜夷了七策既已施于國欲用之家白圭試有所長非苟而已豈盡無當耶貨殖如王公其事類儒生夫亦不用于國而試之家者也余讀制詞質

行之士非必儒其服也而有儒行焉大哉王言與子長相發明非王公孰能當此者乎

孝廉上官公墓表

嘉靖甲子余與上官射夫同舉于鄉公長身玉立類所謂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者與之談佳言如屑驚其座人度公必且以功名顯而六上春官不第尋卒矣卒之二十有四年君二子茂才過余乞表公之墓余同榜兄弟九十人者歷四十餘年十財得一二而公復桑世未及爲縣官效一日用余不佞幸而後死是何可令公沒沒無聞也公名繹射夫其先上世爲吉安永豐人曾祖習經始徙吾郡之荆門州一傳爲任高再傳爲升升娶周孺人則公父母也先是里父夢麟游公家已而公生里中人持牛酒相賀是必英物其在孩提敏惠夙成應對捷給父深異之八歲就外傅與諸央亡小兒絕席無何母卒啼極無聲哓哽而已其事父候伺啓居抑搔痾癢視食飲所宜蚤莫無倦尤謹于侍疾廢寢食者三月十六補州諸生益通習六籍百家之言爲舉子業情理綿密風華秀令曹偶推讓弗如也二十三父卒益公垂第矣父庶幾親見之而忽然以故公哭父慟彌滋比顏色戚醮既免喪郡守縉雲鄭公督學使者逮江

吳公皆拔公冠首登鄉試第二十九人當鹿鳴燕泣不自勝同人方伯吳士彥輩詰其故公飲泣而對曰是日也實生不穀父母劬勞以有今日而今安在哉同人無不嘆異其或失怙恃者亦爲之泣下沾襟也公事母兄甚莊以文行相砥礪而庶母弟二人少孤爲之封殖其產而督課其學以不隕家聲伯兄疾公侍疾如侍父伯兄喪公執喪如喪父而諸弟不能無貳心或以非義相加公務爲優容復坐傷伯兄過遂相繼沒矣公父卜居東澗因以爲號羅文恭賦東澗草堂詩公繪圖座右別號思澗以志終身之慕羅文毅又嘗爲其王父進脩齋

作贊及他薦紳學士所爲詩若文合而鋟之梓歲時展
墓若舉常祀若宗人會食必垂涕而亹亹誦說之以相
風勸其于王文成公之學亟所服膺作童訓爲目二十
有八本之脩身姚方伯劉廷平王庶子叙之以爲過顏
之推家訓非上官氏之書而天下後世之書也賓興十
有八年未嘗請謁有司江陵方貴重其諸公子欲連姻
公公謝不應舉主州大夫應公不爲握齪苛禮每過從
公必留旬有餘日而後返公言不及私事關通國利病
輒僨賛其興除營家廟輯家乘倡文會以身爲率交游
故舊婚姻鄉黨貧弱賴以自全及焚劵棄責推食解衣

者其甖不億生平無聲色之好射獵博弈之娛居第旁
爲閣樹千章花竹稱之魚千石畦疏稱之其中方丈室
置圖史琴尊日抱膝諷詠其中暇則課童僕農桑與田
庚揭文論叙先民遺事佳客至平榻連床敷衽論心三
才萬象靡不探究雅歌投壺命酒解勞飲不必醉醉不
爲亂少慕尚子平五嶽司馬子長萬里遊而年四十有
三志不克就是時三子或六七歲或僅數月爲手書貽
之生寄也死歸也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吾何所憾
維是荷國家寵靈借計吏上公車會無所表見於世良
用爲慚是在孺子三子者曰守初曰守裕曰守祉裕祉

懼遺佚先人之名實徵文傳之公不亡矣荆門多貴善
以富者連阡陌與封君比入往往而是上官其最知名
者也自公始以儒術起家儒所謂邁種德者耶余考上
官受姓出楚令尹子蘭代有聞人要之以宦業著惟宋
怡趙兩君潛德弗耀其行歸于孝弟公行事多相類故
爲表之以俟夫述世本標郡望者討論撰次焉

貢士朱君墓表

靖江獨峯朱君年十有五游于學三十有六貢于國五
十有八卒于家從翁庶之狀其行學士江陰張公銘其
墓蓋三十有一年而不佞如靖江訪君從子光祿正初

因從其子正約正健游甚歡也一日執雉而過某請曰
約兄弟不類上之無萬家守冢次之無原氏阡以淳耀
惇大先君子而有天幸太史公辱臨敝邑則惟賜片言
表先君子之墓不腆松檟其庶免於芻牧樵采又以狀
與銘爲未翔實也更錄其軼事令其得併載焉君諱寅
之字本脩人稱之獨峯先生先世太倉人高祖遠爲政
和簿始徙家江陰馬馱沙久之割置縣祖岩入粟爲衛
指揮使而朱氏稱著姓矣父心水居士軒母劉碩人君
[illegible]而情䛇日誦千餘言師事姚江諸用晦先生先生故
民曹尚書郎屛居田間教授生徒所著錄滿百而獨器

君才嘗雪夜試君文撊管研思立而仆地君不自知也文成而諸先生覽之大稱善旣隸邑諸生弱不勝冠直指使者校藝拔君爲首會父喪怨家將不利于君乃跳之金陵居數歲難定而從兄新城少尹迹得其處攜以歸于時文成王公倡道東南君與從兄翩熱負笈往師事之晝誦貫夜討過歸而學日進試輒冠首遂以貢入太學詣特舉云方君出亡時田廬沒于人手衆謂君必屬怨而君了不措意大丈夫顧七尺軀何如耳勝敗若化儻然而來者儻然而失安足較耶少尹爲經紀得不乏資用君激昂重事人而奉少尹婉約從逸務當其意

少尹莊而君任達見則齋栗夔夔如也少尹中葉偃蹇赴選人若指索而成行伯兄因嘗齮齕君君姈其讒慝結其親驅病且革爲後事畢具比君沒伯兄洵涕曰吾幾負吾弟其於文好盲史腐令二家言而爲時義所奪未能深詣其於家政不爲米鹽瑣碎男女千指奔走承序君間一考訊其阜從事有業時無廢功館宇庖湢汜彗整潔書史几案幄幕壺觴之屬姸美有度公田一區君主藏爲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開之歲時伏臘治粢盛牲牷具宗人以祭先而繹其徹俎酢爵盡飫儲其餘以周婚喪之不給與朝夕之急者衆莫不奇君能也少受

知邑令易公及丞故廷評韋公給江䙷田千畝佐讀公暇恒招致君揚抳今古夜分甫罷客或丐君居間櫱然去之若將浼焉方壯入太學會
世宗開三途並用之制貢士或至列卿辜省而君雅不欲以貢起家後十年制寖陵遲而君愈自負與世俗相左客或勸君出君謹謝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旣無老訣又無壯事何以事君卽仕不爲膏秖離咎也終其身逐衣淺帶而已國初置博士弟子員邑不數人食之以廩歲簡而登庸之其意氣發舒而多自愛必足賴也晚近世弟子籍日增廩者不必佳不合廩

者優容不得斥士無賢不肖徂嗛嗛之食班序顚毛可坐得官貢選從此益衰矣夫豈盡士之罪哉豢養深而振德疎時過而求之晚也君生不逢時能爲高不能爲下能爲大不能爲小竟崔隤以沒察其微指有足悲者焉君娶于曹有子三人正穆娶于薛邑庠生後君卒正約娶于劉正健娶于張皆太學生穆之子肇某約之子肇某健之子肇某約年六十矣產雄其鄉屹屹工舉子業恥與賞郞伍健有美才而家赤貧婦子時啼饑然不向人索粒米君子能勞後世有繼信哉無忝爲獨峯君子矣君之族奕世載德其以理學文章才品意氣著聞

者相屬君皆具體而不大顯故爲表之如右君生以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以嘉靖甲寅八月二十有七日葬以丁巳二月七日墓在祖隴之東南與曹同穴禮也

鄉祭酒王公墓表

朝邑距蒲州四十里而遠賢科宦業之盛財得蒲十二三不佞往校朝邑士其文詞多雅馴不襲人口吻而今御丞王惟大爲冠又廉其人倜儻瑰瑋特下檄旌門其太父常齋公尚無恙喜曰吾王氏千里駒逢伯樂矣越一年公卒郡丞舉于鄉慟公不及見也郡丞不得志于春官謁選人除貳成都又中讒左遷守應州考最得以

其官贈父慟公不得逮也既擢丞濟南郡以繼母喪歸復除建昌展公之墓而愀然流涕吾位下大夫不能徼一命以光祖德使一介不遠千里而來奉書乞曰有容席先太父之靈以有今日而太父行事不著于春秋郎先君子目不瞑惟先生一言爲不朽不佞宦秦時故知公長者欲有所褒異以非職守而止今表何得辭按王高邑爲公狀公名來聘王父名文美父名紹母徐媼父同產兄名崑崑子世卿世卿以子學謨貴封戸部尚書郎世卿少孤王父簡諸孫中器公而使爲之副公事從兄屏氣而言納履而行從兄于公亦俛和之而治家類

宣曲任氏必田畜所出方衣食公事畢方飲酒食肉故田益治積粟益富而以其羸服賈輈轂以戸數擇人任時息常倍蓰王父大喜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樸乃儉德惟懷永圖此吾家所由興來聘式轂似之矣已而王父病公抑搔痾癢扶掖臥起浹辰累月以爲常王父亟憐之舉其故衣衣公以崇奬慈孫至今子孫寶之每祭陳于庭示無忘也從兄語公秦俗薄恩禮好生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吾固病之今與若非患貧也而食指益衆寧能保無貳心公曰唯兄命從兄乃召三黨之戚籍其器用田廬而析之公一無所問會司契者爲流言公舁其

器用還兄所而置其田不耕矢于神吾不敢負吾祖若吾兄其不然者神則降罰而公之父亦已令三子析箸而居見公來復析爲四以田二百畝券授公公固辭兄鄉者以祖命違大人色養數十年今何可受產且奪諸兄弟之有諸兄弟即無言吾寧無媿于心乎父重違其意然私念此家戸所常有脫有後言柰何以所析券畀其弟來朝等藏之父喪公獨經紀後事諸弟出券以進此大人治命也兄無郤公爲大慟焚其券以告夫必致父命必不受父命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父可無憾矣而主事公之母卒公哀之與因母同博士弟子高其行

合辭而白之邑令禮公爲鄉飲酒上賓公復固辭而會今上踐祚詔舉民高年有行者賜爵一級爲壽官邑以公應詔公不欲褒章服見上官子姓曰君命也非邑大夫之私也胡可逃也強起服以拜賜詩箭之而日褐寬博與里父過從徵逐自如數訓誨其子孫四民之業惟士爲尊然而無成不若農賈吾所謂成非科名富貴爲人子孝爲人弟弟而已蓋公自道云居恒恥夫有初而鮮終者以常名其齋人因號之常齋翁年七十有五質行不爽娶蔚令人可方萊婦鴻妻子二人學誦學誨雅行躬耕學誦郎郡丞父孫八人郡丞爲仲曾孫若干人

不忝烏衣門風其上世自山西洪洞徙居邑北陽洪里已徙邑西高城鎭墓在鎭東南不佞嘗觀漢鄉三老孝弟力田與邑令丞尉以事相教復無繇戍蓋有古鄉舉里選遺意自後壽民輒予官大氐由賄成無德舉者必求孝弟力田其人王公其選也寧惟王公毋弟交讓亦有足多者焉夫朝邑所少遜于蒲賢科宦業而已布衣之賢如王公固一夔足矣

蔣次公墓表

余友汪仲淹始受室蔣蔣沒而仲淹每爲余言未嘗不涕洟也則又曰吾婦之賢實得之其父余既已稍聞蔣次公行事無何游武林而仲淹以公中子太學生茂弘見其人循循儒者久之請從余游姑蘇問所以遊則曰今天下文章家能以隻字華袞人能生死而肉骨者無如王司寇汪司馬不佞希任于司馬有葭莩親義當不忘先君子將徼惠于司馬而見王先生乞爲銘先君子墓以仲淹之辱于子也願以表屬子蓋言出而涕從之而復手仲淹所爲狀眎余曰是夫也戇不阿私所好子其無辭按狀公諱克恕字行之晚以小字行曰延保其父泰仁其母胡其妻羅其副室呂其子三人希參希任俱婿于羅希禹婿于李其女二婿獨仲淹其孫七人國

卿朝卿玄卿支卿者卿懋卿某卿女孫一所婚嫁皆閭中閭家其卒萬曆辛巳八月十有三日其生正德庚辰十有二月十有五日公生而神丰標暎泰仁公使從里師授經不屑也則走星源知其邑先生游儉者績學善屬文遂行贄焉星源人好賈而公以富人子寄食都養日飯脫粟才二鬴甘之如飴游先生深異之忽一夕大水蕩其室廬囊篋殆盡乃歸泰仁公笑曰孺子嘐嘐思以儒生起家身且爲魚吾家世貨殖不可忘先人之業孺子商而伯兄賈公唯唯伯兄者克忠也公所爲商凡二南武林而北清源舟車輻湊號曰陸海其人狙詐其

物價低昂若鳥獸舉而公有心計善與時逐息入用饒巳復之廣陵鹽鹽業大起泰仁公顧其橐中金曰假令孺子爲儒當減仲之產安所得此居頃之泰仁公與克忠相繼歿而克忠有子希文善病公語希文吾不終爲儒以成而祖志也吾得爲艮賈以從而父筴也吾欲使汝賈如汝母何欲使汝儒如汝病何吾欲使汝處乎儒若賈之間內奉母而外友天下賢豪長者惟太學可耳希文之游太學公實貧之云公母事嫂而子希文歲時伏臘所薦奉必美好者嫂嚴重小不可卽誶公公謝不敏而希文竟以瘵卒公事嫂愈益莊希文之子三呱

呱泣也公亦泣吾始代而祖爲而父父今代而父爲而父夫而父孤一也而兄弟三而父之母齒長矣而母少不能持門戶其借我食寢閫以內有而世祖母若世母在閫以外乃公與而世父任之仲淹請間謂公食指衆矣何不人授一室使自便公曰吾幸席父兄之貲脩而息之吾兄與兄之子曾不得受享焉吾安能獨温衣美食自愉快乎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以是藐諸孤日夕覩吾所出入甘苦同之後必無間言且庶幾練于事倩仲淹不能難至於今希文之子世其家不忘公亦不失禮於茂弘昆弟乃知公慮深遠矣公友愛不獨其伯氏有

女兄爲羅贊汪鵠婦贊瞽而貧賴公舉火爲其子萬五行束脩受儒學萬五死贊于公乎終鵠從公賈居其貲歸而斥督亢田公置不問鵠心愈疑乃更言公負其千金且訟之官公卒不自明鵠爲內媿謝過公嘗以千金成豐樂橋通政張公實題其柱自豐樂至容豁三十里而遠治其道如砥樹可蔭亭可憩行者誦義焉歲不登折券棄責發廩粟爲糜以食貧者諸所施予事多不具論而其大節乃在兄若姊方其病困京口也趣駕還武林呼希任而屬之凡吾所以事兄若姊與兄若姊之子者孺子因之吾始所以不爲賈吾賈所以不倍儒孺子

思之吾不負吾父吾兄於地下孺子幸無負我趣主人爲具湯沐遂瞑公之篤於倫蓋死而後巳也李生曰國有四民士爲上農次之最後者工商而天下諱言賈新安賈人生而好援內貴人死而行金錢諛墓者之門以取名高士大夫至諱與賈人交矣漢設科取士首孝弟力田新安地千里山陵居七田居三一歲食仰給四方居半夫安得田而力之夫安得不爲賈賈矣與旿庶何與卽有材智氣節行不能出閭閈之外舍孝弟安之乎先王之法鄉舉里選以次而升于朝曰賢能書今其法已廢不舉而賈人有孝弟者又諱不爲傳何也次公之

族環黃山百里而居洽舍綰轂其口族衆數百千人所指名富賈亦鉅萬至次公而始知有儒至茂弘而儒有緒余嘗見茂弘子玄卿瑤環瑜珥稱其家兒茂弘晚而游王司寇司寇愛之戲謂仲淹若酒豪不若茂弘酒德蔣氏且以儒顯美哉次公始基之矣余故爲蔣次公表

處士程得魯墓表

新安有二程生者兄弟也北首燕路介徐子奉謁而造余行步偭旅若不勝衣既登成拜矣與之語言必稱先人蓋其父得魯君沒且二十年而中丞汪先生伯玉爲銘其墓先生嫺古文辭重可人學士大夫能言者折衷

焉余既卒業知得魯君賈而儒又知君以二子故不沒沒也君世家泰塘其上世多顯者至父子鏢始行賈既生君奇之曰此必亢吾宗名之參字之得魯而方是時宗人賜爲博士弟子自輸錄知名則行脩遺受賜學居無何病逐棄去從父賈淮揚間淮揚諸賈人治鹽筴談知於尺寸而銳思於毫芒君得其纖悉未有亦也而貲日愈饒諸賈人竊怪之諸賈人闚出水竅監緣其闕得所欲息且十倍君厲聲數之曰舞知以巧法漁利而生學不駢首死獄犴不止也後卒如其言君業已與千戶侯等而里中子金多往往爲柔毛綈繡文杯畫奕嗃毬跕屣靡曼阿錫相雄長君不其然夫賈所以集神極能爲羈終世不遺力而讓財者誠求富益貨也一旦敝之供玩好耳目之前無乃不可乎朴齋先君子所命也吾何敢忘於是奉身如貧與用事僮僕同苦樂戶外或滿埃堊不顧而獨喜與英俊並游所邂逅直意者勞苦如平生歡緩急許以死歲時過從盛帷帳供具四方賢豪無論知不知聞其聲爭交驩君矣君雖苦身待士乎至貧乏爲調護之尤厚舉宗爲譜骨肉之親析而不殊父死與父事仲父子鐸母死即母事季母張終其身不衰居嘗與閭里浮沉不自激昂其設取予然諾山嶽不移

金石可開也方轉轂吳楚聞所善厄在金陵亟操舟往解之至東梁山風覆舟遂沒烏虖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君豈知不出此千里赴義以身委人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鴟夷湘纍君子稱之又何疑於君耤第令勿溺死每生作既則泰山鴻毛縣絕矣又況與諸賈人兢刀錐之利扞當世之文罔乎君素不好言鬼神事山人訛言江神至牽羊豕要于路即羊豕謁伏乃大喜神愉臨矣君笑曰是覡巫左道丐糈耳且江神奚至此唾而遣之余謂君此事大類西門豹然不聞河伯爲豹祟也君卒不能渡江而還異哉語曰蠅附驥曰

千里程鄭山東遷廝也冶鑄賈樵醫之民富埒卓氏司
馬遷猶然稱之至于今若君者儻所謂以末致財用本
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者耶其名何可湮沒不傳余
壽二生之請爲表其藏衣冠之地焉二生者太學生元
倫濬臚許序班元化也徐子惟得與余同里閈今爲宗
伯尚書郎君生正德癸酉二月十有八日卒嘉靖甲寅
十有一月五日年四十有二葬以某年某月日墓在某
室吳氏繼孫氏子二女三所婚嫁俱望族

臨潼王府中尉公徐內助墓表

侍御史馮仲好倡道關西士受學者以行誼相切磋嘗

爲余言其門人中尉誼余善舉子業試爲諸生以例罷
而潛心正學敦節儉如寒士循禮法如處子會葬母介
紹仲好使使不遠三千里請余表墓門之石知弟子莫
如師重違拳拳至意爲之表曰臨潼王府徐內助者輔
國中尉敬鈔繼室也宗止條輔國中尉元配封宜人繼
則名曰內助徐氏之先鳳陽人與中山王同出從
高帝義師有功授百戶曰富富子福繼從征雲南復有
功同人擐之調西安前衛數傳曰耕有氣節娶劉安人
內助父母也生而淑慎長能誦女訓孝經言動有法雖
石態嬉前未嘗換色事　親敬養無違父愛之此女丈夫
也惜哉不以充吾宗閫婿久之輔國失杜宜人聞其賢
締婚結禱之日母命之曰妻柔而正婦聽而婉禮之善
物也持其踵而啼母子皆失聲既歸則輔國王母李淑
人在隨舅姑後滌杯而饌洗爵而飲浣而後饋百物唯
其可者將無不趨也李淑人勞之何德而孝我若是泣
下沾襟內助亦泣左右無不流涕事舅鎮國公姑惠恭
人如事李淑人室中每聞聲雖坐必起立以待家事銖
髮以上必稟之重任不辭勞假與辭受必取進止不專
輒姑好潔誤用其釜炊餅姑置釜不用自恨若無地可
容長跽謝過姑哂曰若誤耳寧以細故傷婦心事輔國

恭縞無華飾恪恭無惰容肅慈無疾言中閨閫若無人
御臧獲不怒而威即有觸忤不訶譴分職效勤輔國無
內顧焉睦于娣姒相得甚歡村宜人子宜瀞長矣內助
久未字而字瀞有恩鎮國顧天願吾賢新婦蚤舉子爲
瀞手足亡何有身相室者報曰長婦産在春王正月鎮
國喜果爾吾不惜金錢勞爾而鎮國壽卒輔國慟毀內
助哀如之至期誼余生哭鎮國不逮也保母曰此登中
所忌然猶涕泱慕次已舉次子誼湊而與兄俱善病齋
戒禱內外神食蔬糲不御肉夜不脫笄而寢焚香告北
十請以巳年畀二子副先舅地下之望頭搶地不已乳

醫善治小兒悉解服御貽之或曰不爲悅巳容乎曰子
者視之枝何愛此區區溗患疹乳者食他物起居無時
下拜陳恐我以兒爲命善育我兒我何敢忘德割笥珍
以奉而身執勞以佚之外家老媼攜二女謁詰所從來
曰適拾之道旁叱曰人失其子情勢不欲生爾非人乎
曰不知其人奈何日爾拾處正人亡處急歸之出門亡
者哭覓兒兒得還知所由來稽首謝曰徐夫人吾兒更
生父母也每歸寧傷父蚤逝對兄姊咨嗟不巳母卒掐
膺洵涕瘠色憂容治含殮棺槨甚具歲時率二子過外
家拜父母廟祏進退不失尺寸觀者改容生平衣澣補

衣食不擇味而奉姑極肥腯輕煖賓祭饔餌馨香蔬果
交雜塲協入廩協出時獻歲饋協名姓救死扶喪協孤
終會新歲謁父祠遂病自知不起告輔國妾死不足恨
姑老子脆弱弗能忍倏也賴有君在而摩挲二子乃不
見成人乎轉鄉欷歔不復言遂卒萬曆癸巳三月二十
有五日也距生嘉靖丙寅十月十日年二十有九余兄
弟卜地不吉夢母指示之驚而悟同舅氏地師相鳳棲
原佳壬子十有一月十有三日葴葬事輔國多令子喪
内助後無爲中饋者復有媵張誼漸字伯開奉國中尉
五岩詠七子社具天下耳舌矣娶孫繼馬皆封安人子
存洙娶韓某女存椿娶李某女存松娶某女内助女爲
指揮白金婦誼余誼溗俱奉國中尉余字叔禮娶李逵
時女溗娶李可言女俱封安人孫男年哥孫女伏姐小
伏俱溗出明興二百餘年文命四敷郎諸王國宗人能
詞賦者嚮臻而理學之儒如叔禮鮮矣孝莫大于貽親
令名叔禮善則稱親二十餘年不輟孺子慕所諭次母
恩可方蓼莪之雅余不敏爲仲好師叔禮因郎及師用
意深厚非此母不生此子是宜表之以風慈孝焉

詹母江恭人張太恭人墓表

常山詹惟業惟柄兄弟爲國家疏附奔奏之臣俱著名

字而合葬其適母江恭人因母張太恭人于開化之東
臯層不佞爲表墓道惟柄守成都所部諸長吏嘗徵文
不佞以壽張太恭人而後承乏領浙憲識惟業武林則
惟柄没矣耳目所睹記詹氏事爲稔蓋惟業之尊人道
南公者爲南京西城兵馬指揮江恭人寔其元配封孺
人從子封安人贈恭人張太恭人初厭於恭人恭人没
乃從子有今封所由稱太者令甲夫没後例也道南公
葬馬車塢江恭人葬湖口山會太恭人卒卜東臯吉而
相墓者言湖口宜遷則所由合葬也江恭人父曰廣文
詢王父曰司務綏而惟業王父曰星子令紳星子爲諸

生司務公閱其文奇之歸而語其父父因遣從司務公受經凡十年安學親師而恭人甫生司務公顧謂廣文公詹氏子文行不羣後必昌若有息女可室其子則恭人所由歸道南公也恭人家世儒聞内則女誡甚習而性慈良奉姑江太孺人柔聲愉色無不當意事道南公亦如之道南公謁選人而母老不能簟與俱又喪其壯子恭人亟請于公君以母爲念則安用妾以子爲念則何必妾妾處而代君爲子君出而得如妾者代妾爲君子之母君仕而善其官疏爵及母以貴之君納妾而多舉子使母抱孫以樂之此之爲大孝則張恭人所由來

歸也張恭人父曰某里中稱善人而公與恭人數數詢媒妁得太恭人合法相有懿行亟進以爲恭人副恭人御之若娣姒而時教誨之如子女居二歲以太恭人同公如京師而恭人獨留養江太孺人每家僮從京師歸輒迎門問曰張姬任身耶已而惟業惟柄生以報恭人而喜可知也則又問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張姬慶育抑得無患苦耶趣家僮入京師呼而丁寧之爲語張姬自愛善視吾兒家僮歸則又亟問曰兒日飲乳幾何夜寢無怖且啼耶角大小何狀服衣長短若干尺行步矣語若何一一瑣科條其人而向江太孺人誦之江

太孺人抵掌月加匕箸也道南公遷陪京之南城省覲太孺人則惟業九齡惟柄五齡矣公攜而授恭人揖而謝之微卿之賢不及此太恭人亦稽首曰微女君之惠不及此恭人則左提右挈而稽首於太孺人曰微大家之福澤不及此已稽首於公曰微君之德不及此已又謂公曰昔者君無子而有子也若母爲政今者君有子而使不媿爲君之子也妾爲政于是拊畜而詔訓之朝夕不離左右惟業兄弟亦朝夕若不能離恭人左右家人竊怪之非母而母非子而子是必宿因乎而里中兒時呼惟業兄弟是江氏出也其母子親愛若此先時恭

人舉伯子蚤卒而有二孤與惟業兄弟年相若恭人令四人同臥起就外傅一簞食一豆羹必剖而食之即惟業兄弟兄弟視二孤不知其爲兄之子也恭人體故羸比操家秉益悴而二孤復善病則屬之太恭人太恭人之子二孤視惟業兄弟猶子不知其爲伯子之子也爲之娶婦爲之營生産江恭人坐而論張恭人作而行之公又有兄弟之子蚤死其婦曾矢不踐二庭其姑不悅也兩恭人必成其志調護之萬端居恒語二子吾得爲詹氏婦爲命婦爲人母已爲人王母所取多矣司務公知人哉司務公之子若孫汝曹無相忘也翟冠象服非

大慶事不御惟業兄弟貴而意氣靡所加于疇曩至餽遺戚里周卹困乏如恐不及遇諸子婦慈柔愛之道子婦或小惰逸若弗聞太恭人以爲言召子婦前寬譬之向後不得爾子婦匿笑阿家今日大震怒矣家人安恭人之寬而憚太恭人之嚴閨内外雍雍秩秩如也道南公卒恭人哭之慟遂以病欵十年滋甚無守氣矣嘗中夜起疾呼吾安在吾安在惟柄趨而問其故曰謙乎今者吾喪我病革召母弟來涕泣而與之語已召惟柄暨諸孫而慰之吾故孱兼遭多難不虞有今日于願足矣復何憾已執太恭人手而泣曰樛木小星人並賢而時

相値千古不多遘若之於我至矣諸子婦無我而有若猶我也自是不覛不言三日卒其時爲萬曆庚辰正月二十有八日明月惟業舉進士不及見矣距生正德丙寅正月十有八日年七十有五張太恭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某　惟業名思虞今爲山西參政考最兩恭人當晉淑人惟柄名思謙舉萬曆甲戌進士仕至山東參政其兄名思堯所娶婦及子女婚嫁詳惟業狀及少宗伯陸公誌中不佞篤而論之人情鮮不愛巳之子而後人之子在婦人尤甚巳之子蚤死子之子蚤孤其愛孤孫尤甚江恭人不以巳子之孤加人子之上鳲鳩心一殆有過之矣衆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敎也張恭人訓巳之子與伯子之子必劑江恭人之愛無至姑息卒使巳之子成八子之子二母醇德遠識蓋男子所不如可不謂難乎不佞特表之以諗史家傳母儀者

居烈婦墓表

萬曆巳亥三月十有三日居仲子婦以殉夫死其冬不佞承乏領浙憲士民無萬數稱説之甚詳法當以聞下有司表門主者言是貴家女且其父兄皆文士文士之口何可憑也猶豫不果行不佞爲之短氣友人王百穀以書來予力不能得之表門曷爲表墓乃表之曰居烈

婦茅季之墓而書其事如左烈婦歸安人也其父憲副坤是爲鹿門先生其母沈令人其夫居翼隆是爲郡守守仲子先生六十有五而始舉烈婦母忽乳絶使他人母乳之而又甚慧先生最所憐愛爲之擇對而得仲子仲子父貴而貧或言何以愛女棄之貧士先生曰此子也才而又郡守子貧乃更佳無何仲子父卒于官貧滋甚來爲茅氏贅婿烈婦事仲子甚莊靨輔無冶由色而相其母持家秉部署有禮法人人言小姑賢也烈婦不恱一日請于先生兒聞女從父妻從夫兒婦矣不得稱女爲人子婦曾不得事姑安用婦爲即大人春秋高有

二兄在先生以爲然遣歸仲子家而仲子復甫兩母烈婦事之交相歡也仲子郷學勤獨處外塾月一歸省項之舉女女可三歲而仲子病病力而烈婦舉子舉子之某日仲子卒家人以烈婦免乳大故秘不發喪而仲子亦以烈婦故祕而不舍者經日旣浹旬烈婦始知之乃大慟曰以妾之無良而使夫子短祚以妾之不侍側而使夫子目不瞑請從夫子於地下以謝過擗踊頭搶地瀕死者數矣家人輒持之而陰納三尺綆懷中圖自繆家人益衞之卒不解謀之姆曰是可理諭難以計奪也則謂烈婦而知仲子所以不瞑故耶仲子垂死而聞其

有子欲以子託爾爾死爾之子奚託卽仲子見爾地下必恨是使仲子目卒無瞑時也烈婦憮然敬謝姆教擲其所懷綆於地家人衞稍解三年以其子屬仲兄子之以其女屬季兄女之而陽語姆吾從吾母氏薰脩不失作優婆夷皆曰然獨時時若與人對語者竊怪之會寒食謁仲子墓大哭失聲仆地留宿冢舍家人不可促歸復陽自寬吾鄉者遇於一哀而哭乃遂委頓晨興闔戶誡女奴吾疲極甘寢無譁日中猶未起排戶入則復投繯死矣先是烈婦夢仲子來相勞卿念我良苦我故過相邀耳寤而喜吾鄉者以是藐孤從姆氏言忍死今吾

二兄視吾子女猶我也死可矣五日而烈婦死距其生萬曆丙子九月九日年二十有四女曰某子曰某蓋儒者以慷慨殺身不若從容就義烈婦緩死于三年之前而卒死于兩孤有託之後是合程嬰公孫杵臼爲一者也難矣哉烈婦仲兄國紹季兄維維與烈婦同出沈令人人以茅氏父子兄弟比眉山三蘇其爲烈婦傳若詩若誄者凡數十百人皆一時名士云

汪母吳孺人墓表

朱元晦先生有言新安山峭而水清其人務爲高行奇節蓋不獨男子卽女婦亦然然而風氣稍偏遂成結習

始以貞烈終爲悍妒魚貫奪寵雞牝司晨血胤斬焉甘同餒鬼比比而是以余所聞汪明經母吳孺人抑何其識度弘遠有丈夫之槩也孺人歙巖鎭吳公鳳女歸松明汪公良樟事尊章婉而有禮飲食異節衣服異候啓居異地無不竭心目焉聚廬而處者娣姒若干人子女若干人環而乞脩脯蔬果應之無倦或就度閣扶摸之後來者無以給亦信孺人非戛羹也他內外宗若有鼓孳之故而矜寡疢疾衣食婚喪不勝費者有所貸必予不問子母有所見聞必施不問親疎所乳三男俱殤僅一女在而後先中有爲畫策者曰若非無子也而子善

天天乎人也何尤丈夫以無後爲大不孝勢必納小婦小婦幸有子視若贅疣耳若故憐愛吾曹子爲若謀不若取吾曹子子之其德若甚深是若無子而有子也若爲適母所養子爲適子何至俛眉出庶孽下哉孺人退而深念曰謂我不宜子則然吾君子壯夫非有他患而詛之以無子欲委命他人乎夫不置貳非吾意也吾君子以吾盛年嘗字不忍見割耳吾何敢以細娛妨大計力請公置側室蔡姬始至勞之曰汝外郡名門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而又屈于適無乃鞅鞅乎吾不爾也吾齒長于汝汝姊我而我妹汝首無異飾食無異味衣

無異采微天之幸既生既育汝爲汪氏功臣孰敢侮予越二年而舉明經則又謂姬產婦萬死一生此我所知也無更以乳抱苦汝昔吾三子而皆失之又安能必汝之子一舉而定耶吾擇母爲乳兒汝自善攝以需再舉蓋自是三年明經非食乳未嘗斯須去懷而又善病孺人居恒壹似重有憂者啼則俱啼泣則俱泣不寢不食則亦爲之不寢不食稍長而以其女相左右女蓋明經兒也明經嗜炙而惡腥食必坐二人于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明經必先取足焉女曰以來人不足而彼有餘在側者曰適之女不當庶之子乎孺人艴然不說是

非乃所知明經就外傅孺人晨起踵而至閾日夕必俟以歸誦其所受書欣然以喜汪氏之慶集此子矣出入顧復唯恐傷之或言孤犢逐乳嬌子罵母愛之能勿勞乎孺人曰吾兒愨而一無所事嵗歲辛亥新安有流言賊將屠城城中人狂走于時明經十歲矣孺人手之悲不自勝女父在遠吾儕弱婦人兒復稱將如寇何有死而已吾死何足惜兒則安歸夜不寐聽鼓聲則懼火光燭路則懼持明經汗出股戰積四十日溢不容泣面省瘦殆不可識明經嗷然而哭則令兩女奴掖坐示健而慰藉明經爲汪氏存亡者在兒不在我我亟得兒之母

以有兒正爲今日我雖死猶無死也兒無慟毀我靈有知待兒大吾門也奉父教思母言親師取友好學不倦顯親揚名于世翳起死人而肉白骨矣如此者數四而卒里人轉相告語爲人夫安得有汪氏婦爲人子安得有汪氏母爲人妾安得有汪氏女君乎明經爲諸生高第廩于官而數奇不得志于大比久之始貢春官待除而孺人沒已六十年卽旦莫有三釜之祿將安所奉先德不耀沉痛刺心介其弟道弘乞余所以表章母者其語甚哀其情甚篤至庶幾終身慕矣余惟詩首二南樛木螽斯江沱小星和氣致祥則百斯男卜年八百綿過

其曆恒必由之彼有國君之尊有來媵之禮漸摩已久而歷歷以逮下爲難詠歌絃管不一而足乃若庶人之婦何可求備也矧新安流俗其不類馮敬通幾何乃有吳孺人以此論賢二南盛時之風殆有過之因次其行事表于墓道之石以比魯母師焉蔡舉明經復舉道範又張姬舉道曉孺人不及見也明經名道其婦鄭文學忠臣女子康運婦吳一鵬女有子某道範婦某女子一駿婦某女康運郡增廣生雅流弘器以亢厥宗是孺人大有造于汪也其生正德丙寅四月九日卒嘉靖辛亥七月二日年四十有六葬某所法得備書張

周母卜孺人墓表

吳江周公美葬其母卜孺人吉水鄒爾瞻公爲志墓鄒公理學氣節名震當世而弟取孺人抱甕灌園一事謂富貴家克勤克儉即古治葛之后妃采蘋蘩之夫人所以美王風而絃歌萬世蔑以加矣此論推見至隱撮舉道要而公美猶未慊于志既十年以所自爲母狀屬余表孺人墓夫君子見善則說之長言之詠歌嗟歎之而況人子普必稱親肯寂寥短章已耶鄒公志約公美狀詳各有義存焉余乃衷而爲之表如左孺人秀水憲副大同公女也其母爲公逸文貢士公永姑蓋家宰恭肅公用從女孺人少穎秀讀禮書及鄭氏孝經能舉其義父母憐愛擇對而見貢士公才儁且喜重親遂以字之年十七歸舅則尋甸守公國南姑則朱恭人恒以雞鳴起從夫問寢安否公御食孺人佐餕執勿氣有問辟呷而對毋家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受而獻於姑又以姑之意分餉諸内外親舅姑喜新婦吾家出故自不凡尋甸公卒恭人沒公哀不勝喪孺人贊之襄大事其事公終身無忤容公力學夙興夜寐孺人與恒在前寐恒在後酒脯果實以佐誦讀精鑿甘旨無乏公好客客不時至孺人先儲胥無令罍恥雖累旬月必承權

歡客爲長夜飲侍者跛踦而孺人操作無倦色客或逃酒若佁酒爲狂輒問公寧有失禮耶其敬慎如此公好施而不責負孺人每取券以白公妾聞馮驩爲他人市義市名吾夫婦黽勉同心盡其在我耳公九試不售猶然吾伊不休孺人諷曰事何必身爲之孺子可代也爲之厚幣延經師日夜察其交遊毋有淫朋課業無有惰慢諸子視慈母若嚴君諸姑伯姊娣姒數輩皆名門女酬往無纖芥之間家僮婢千指皆有常職飲食以時勞逸相當不怒而事肅給公卒諸子入邑中道而邑令來弔諸子以爲倉卒主人辭令不可比至而孺人供張咄

堅辦自興隷以下並獲豐犒宗老嘖嘖陶侃周顗之册之才何以遠過生平不持齋語諸子人皆齋口吾獨齋心病革言我無一切苦第爲我宣佛號而已公有勝孺人侔得嘗夕三子一孫猶虞終鮮綿悠時顧子婦宜速爲宜男計其志慮深遠矣孺人生嘉靖甲午二月四日卒萬曆丙申五月九日年六十有三以萬曆癸卯某月某日與公合葬所産三子四女伯應愿鄉進士娶學憲胥公謙女仲應憲太學生娶太學生吳公某女叔應懿太學生公美其字士人稱之藉甚娶學士黃公洪憲女太學生吳士瑞貢士金志道烏程潮陽尹沈淙嘉興諸

生陸鴻陽其婿也孫男邦鼎邑諸生應懿出娶僉憲沈公某女孫女三俱應憲出青浦楊繼廉歸安諸生茅兆海邑人吳昌齡其婿也曾孫二德生聘奉常王公世懋子孝廉士某女和生聘應天府尹黃公承玄子太學生某女曾孫女一字憲副孫公子某太學生某子愚孺人嘗督女奴藝蔬後圃或以糞諸子見而掩鼻孺人恚曰若惡惡臭耶禮糞田必以物地相其宜草人下士也實司其事若曹藉口不學爲圃不知小人之依豈保生之主哉諸子跽而謝不敏鄒公所亟稱孺人以是然田家婦織嗇治生知或及之乃若毋黨夫黨習見貴倨態而

思下無妬忌指据家人産財不妄費而能分人不孚報皆人情所難女婦中尤不易有假令當二南時風人必有取焉余以質公美婦兄京兆公與其執友陸伯生皆言狀信然表諸墓道亦猶鄒公之指也

封君黃見洲公墓表

封君黃見洲公余同榜少叅新陽公從兄也公叔子內史與余季弟同官後先仕於朝以故知公行誼甚悉公卒且葬內史扶服而來乞表墓門之石則左司馬汪公有狀少宰朱公有銘督學使黃公有傳公五十至八十餘卿相迨布衣四方名流辭賦頌禱有德符集而冠以姬昔若雲漢爲章于天是可表也公名勤字克敏別號見洲以思其父東洲公云黃出晉新安太守元集初家歙再遷祁門三遷休寧五遷龍灣世有令德東洲公名子余配吳孺人公爲仲子其伯兄日勉未齔父卒攜李

號咷擗踊見者哀憐之十四王父及母令從伯兄賈吳越事兄如父不妄發一語不私名一錢十七吳孺人來歸率之以事王父及母盡志物之養伯兄念王父老母煢煢在疚兄弟兩人遞居子舍割其貲俾公公飭心計善知人任時人歸之如市可三十年業大起王父歡樂之垂九十而卒公號咷擗踊如喪父也夜分家衆不戒於火公驚而竄走之母所母顧府不欲去跪而泣以請負之出母體故鴻碩數仆數起母無恙而公焦頭爛額矣火化棍中白鐵淋漓毋子身里人來觀者嘖嘖孝子恭順古初輩不足道也於是黃孝子名播四遠郡邑擬旌其門語具少叅公述中母七十有九病劇公與兄朝暮侍不解衣不監寐者踰月于時年不宜致毀其號咷擗踊如喪王父也以母飭聞于上加旌異焉而求鴻筆志傳表誄之已精究形家言相伯氏爲王父母父母卜地必當乃已於是適吳孺人副室沈孺人仲子道章先公卒悉爲營葬又不欲以身後事煩後人得官山治壽藏爲二亭其中召賓朋談笑命酒曰此吾永宅也族叔詔生同物日與對奕不校勝負先二年葬詔與壽藏近命諸子爲石臺兩坐間名之爛柯處吾兩人魂遊何減橘中二叟衆人稱其達公四時之祭哀若初喪讀祝恒

哽咽不成聲展墓渉泗長潸而搆別墅淸溪是東州公生平眺聽處如或見之朱宗伯目其堂永思建宗祠手規畫體製後人受成爲立愛立敬堂與伯氏比宇析箸交讓相好無尤白首無纖芥兄子道行年相若過談必移日以爲常有竹林風味督諸子孫受儒書曰惜余蚤孤不竟此入鄉校若太學如干人伯子道明大官丞出州駕保德州距公遠致其事終養叔子季子俱內史叔子偵

建儲覃慶貤封公官公稽首祝

天子萬壽草莽臣獲與搢紳大夫齒幸甚無量卲子孫

學者學仕者仕無負國恩無隤家聲所以報也公體骨不媚見人過必規義所當爲赴之如饑渴飲食而寒賤可指制者身爲之下族若姻修隙闕訟丐公居間歡以聽令歲驗修登封紫陽橋爲講學書院爲周孝子祠爲浮屠輔學宮之勝爲文昌閣以與鄉三老化誨子弟郡邑因禮公祭酒家藏法書名畫三代鐘鼎焚香藻手而品第之賞鑒家服其多識晚喜禪妓有爲尼者知其心淨天豫山老僧憫其苦行各有圖標以居復修黃山神祠中元設盂蘭會二日以度諸歷鬼道者於檇李善朱少宰尊公諸子復從少宰學少宰父客事公特過公家

爲壽人兩高之少叅公於武林起家故公遊道兩群最廣而子孫以籍自占爲諸生數輩汪司馬同少叅公講業公與焉司馬見公言論風旨奸之遂締姻其他姻婣皆望族而吳氏爲多若秦晉齊魯詳狀中不具述吳次魯有處士之義七十五而舉子叔子欲以女字之次魯謝非偶無何次魯病叔子兄弟三人往省醫云喘息須臾間耳三人曰業已心許有如不可言雖不食諾其誰知之手書女所出與生之月日置次魯牀頭歸而告公公大喜孺子能學延陵掛劒事乎通國之人羨黃氏父子兄弟同心一德也公生嘉靖庚寅十有一月十有一日卒萬曆乙卯十有二月十有八日冬初有重腿之患孫子肩輿亟歸公患已除扶筇躡屐遊諸名勝諸子小孫左右歲暮塈戶而處忽作眴諸子掖就榻俯醒曰適有幢節車騎迎者已復眴子孫環泣問後事張目而言吾膝下五世食指數百皆和氣所致若曹念之無啼哭亂吾神間日而逝年八十有六身爲封君婦與少婦二爲命婦四子四女二十一孫十四女孫十七曾孫十曾孫女一玄孫詩書絃誦吳越千里所在而有華封祝三毿疇福五無不畢具抑何修而臻此孝經援神契曰元氣混混孝在其中余所記紀邁刑渠蘭公之屬率以孝

通神明介眉壽孝如黃公天之所胙戩穀馨宜自恒理耳呂覽有言執一術而百善至其惟孝也豈虛語哉余所爲表章公者重在此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浙江布政司左叅政孫公劉淑人墓表

扶風孫氏傳爲軒轅世裔所從來久矣而譜牒無考其
貲雄閭右者得才得才子芳芳子完完子述累贈江西
按察副使配張贈恭人生四男子叔爲叅知公公名代
字紹甫別號肯堂叅甯開國承家之意云少時器宇凝
重不逐兒戲讀書一過輒不忘十歲能行文十四爲郡
諸生督學濟南李于鱗先生好古多奇視門下士無如
獨曰公三秦才子召入長安正學書院與諸英儁講業

益縱覽百家言而本之六經所撰忠恕時中諸義深詣
理窟關中人傳誦之嘉靖戊午舉鄉書明年第進士奉
使督餉雲中不失黍絫庚申除行人使周肅兩藩飭牽
之外卻一切金幣以母喪歸隆慶初免喪選授江西道
御史首劾吏部郎僞學文姦削其籍執政徐文貞太宰
楊襄毅壯之
穆宗郊祀騎而介胄公言吉禮軍禮異服此非所以事
上帝也
穆宗覽之勃然變乎色巡山海諸關屏騶導攬轡徐行
按營壘阨塞籌度戰守方略陳之著爲令晉人張守中

備兵密雲亢厲不阿失督臣指公言督臣不宜邊而張
才任劇張後開府以功名顯薊帥某有局幹而交歡執
政司馬散倪自恣贄公幣厚言甘公嚴斥其不可帥爲
小戢以母艾歸萬曆改元免喪除故官按四川下車即
糾奏監司二人守令數人墨吏望風投劾去矣蜀藩護
衛人與某與羅江豪右辛權病涉者捕繫論法漢州民
姚宗孫手弑父廉得狀鞫之驗其尸雷忽震姚死蜀人
以爲神成都守顧褒以亢直忤前御史誣之事久覆没
公集士民訊之同聲曰此循吏卽爲白狀後官方岳著
名敘南九絲都蠻叛與中丞曾公合策舉師而督諸帥

猶豫不進者帥奮行蠻遂平帥懼後言以黃白數千他
物稱是致賂力卻之吾矢于神有一介不義必遭覆絕
之禍剡受多餽將吏感泣抵家揭示里門被薦官具謝
者以白簡從事使皆遁走乙亥按山西議邊防互市諸
利害有綢繆桑土之思焉復計禽斬守讓數輩爲虜中
行說者邊鄙無聳在晉在蜀皆大比士士得人爲盛布
在中外名臣踵武于時公資久當內遷而磬者爲政尚
誅戮公持平例數見格撫晉者某于甲忌公讒人交搆
其間以燕會小故誣皺之疏下公始知自辯數脫矣部
爲兩可調中丞于外左遷公承天郡理公不以遷客傳

令其官精心爲政有大獄積歲不決一訊而定執政閱
牘異之巳知出公手曰是才諝可急使也尋擢儀郎改
光祿丞未嘗私謁執政出督學江西三歲三試所識拔
皆衆所心儀卽黜者無怨言裁泰和浮梁二邑試士額
卝士大駭公曰文弔詭巳甚泰和蕭生其庶幾乎蕭少
年初試衆不謂然是年蕭得雋吉水諸生以巳卯無登
科欲更學公令待試何如試則首劉祭酒應秋諭諸生
領解仍當吉水榜發而驗至今三十年拜相若八座九
卿宮僚史局臺省藩臬郡邑聲稱藉甚者過半高第弟
子新淦御史朱某江陵所親信欲祀其父鄉賢按江西
者陳某爲地公不聽以去就爭憲長蜀王公解之銓曹
計諸學臣公居最有旨優敘癸未擢浙江叅政偶病遂
上書乞歸至秋病力謂伯子孺子可敎吾不及見若成
吾應得覃恩誥命以疾不果若偕計代吾爲請三試不
第卽受一官及時效用無以括帖耗精神伯子敬諾巳
勸進藥曰吾生平不以星相卜筮而貴惡用參苓栢朮
爲壽季秋旣望二日吾命盡之時也卒如其言元配劉
淑人三老增女母曰鄧媪少精女紅習文訓父與贈公
契相攸得公遂締昏十九來歸以奩具購書若筆札膏
燭之費紡紝澣濯烹飪舂揄執事有恪奉尊章共賓祭

豐腆精潔上事姒婦下事娣婦人人相得狄衣珈珥服
以拜命歲時祀先則御之而布素操作如故時公按蜀
蜀郵使取道扶風勑家人不得通問在江西每訪公士
之進退一家榮辱闗焉夙興夜寐三復其文而取舍之
庶不失人也公事親色養居喪三年不鮮食涕泗號咷
而貌省瘦四時朔望若展墓逢忌哀如初喪淑人爲公
分慟贈公有侍兒處之别舍奉事如母殁則厚爲殮葬
淑人事之如姑公兄弟蚤逝遺六子三女經紀衣食婚
嫁淑人贊之無違病革入分其產六子與二子等而爲
書遺之詩不云乎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尤矣此保
世滋大之道也繹思無忘贈公建祠事漢末三義因與
父老釀飲其中景行比德公率循修舉不令荓廢贈公
以金請官地爲業公更券爲社學敎邑民秀者旣貴不
遺故舊徒步比肩酬酢洽比祿入奇贏以匡困乏而淑
人亦捐其雜佩佐施屢遷官不受賀遠行不受贐贖鍰
未克私費課子嚴小過訶責不貸而淑人嚴倍公或終
日詬不絕聲曰子不成人無爲貴子矣公卒謂二子若
父爲名御史名學使年未五十而殁留有餘不盡以遺
若若曹勉旃涕隨言落不勝哀遂至于病葬公後十日
卒公生嘉靖乙未九月十有五日卒萬曆癸未九月十

有七日年四十有九以伯子爲令最誥晉中大夫萬曆甲申十月二十有八日葬邑東山淑人生嘉靖癸巳四月八日卒萬曆甲申十有一月十有一日年五十有二初封孺人加恭人以伯子贈淑人萬曆己酉正月十有七日祔葬公右生二子一女伯子名崇先今爲南京戶部郎中服膺父母之訓所至以廉能聞娶韓府教授羅文奎女封孺人加封宜人婦順母儀一遵淑人禮法余爲志墓繼李氏仲子名宗先邑廩生娶保定通判王衡女女適邑諸生廣元尹越仲玉孫一部崇先子世法邑學生娶贈憲副孝廉楊某子廩生統程女世範邑學生

娶知州吳峻女繼邑學生薛寬女世沐幼女一適舉人劉本唐以哭夫死一適府學生王之仕一適千夫長唐祝以哭母死一適府學生王倅宗先子世澤娶諸生唐時雍女曾孫女一幼世澤出余承乏督學關西過扶風謁公長身美髯貌恂恂退讓而意氣激昂言論質慤知可受大任佐吾郡無幾何士民能談其事已宦蜀宦晉得公遺蹟于案牘風謠間若所聞江西知言知人一時罕有儷者年不中壽位不上卿何哉距公歿三十年扶風人請祀公儒學鄉賢祠伯子民部顯親揚名申以天子之命竹帛金石俎豆烝嘗蓋穹貴曼壽者所不逮也采摭大凡表公墓道以示來者以先進之範且慰民部罔極之思焉

贈戶部主事劉公强安人墓表

余宦秦中七年數過涇陽涇陽多衣冠之士不能無爲陽鱎者而聞今藩伯劉公爲孝廉義不溷公府其里中月旦評又言公父有君子行余以吏道坐自拘不獲從遊旣二十年起家同藩伯仕蜀恨相見晚問公起居則沒久矣爲之齎咨已手一編過余而請曰此先考妣行實也乞子一言表墓益私心欲之長遠矣道阻無繇致適有天幸從子於此子善爲我辭余稔知公父子爲執

筆之役所欣慕焉按狀公名文明字元晦涇陽西里人也曾王父河張王父勤父衆累世名長者公娶于强是生藩伯藩伯名三才以筮仕官贈公戶部雲南司主事强爲安人公廣顙面方而豐下腹肥白如瓠少嘗受學郡丞强先生日記千言强先生異之而父倦于賈以屬公遂罷學顧槖中嘗笑曰此販夫販婦朝夕計耳何足自苦請於父得千金以鹽筴賈塞上廣陵用不數歲贏得過當而恥爲纖嗇日遊諸賢豪長者供張脩贄無所靳浦阪賈人與共儕爭訟久不決公片言立解邑子王某入塞下不中額上官操之蹙取公積芻應命而詰

公願倍直以償公慰遣之緩急人所時有也柰何乘人之急以爲利乎吾受如吾直足矣廣陵道中得遺金俟其人歸之其人以半爲報公謝曰吾苟利此不俟爾矣江行遇盜公潛匿盜盡胠公篋走而過鄰舟鄰舟韓某者以身隱蔽其裝盜怒刺之且死公度盜雖去舟人不生心乎乃附載韓舟且莫擁護調攝韓得無死過宋羣盜鳴鏑逐諸賈人而環攻之矢中公脅不目逃手拔其鏃盜復刃傷公首血流覆面諸賈人恐頭搶地乞哀公立而笑吾豈以財易吾身提其囊傾之無有也盜亦笑而去所至見珍異輒市而奉父母葬父不以戚廢易明

器禮儀甚設鄉人聚觀如堵嘗與諸兄弟分產聽所擠捐旣二季室燬復合產而息之自藩伯外無它子然教之甚嚴浙中丞張澤山以舉子業名東南爲購其書授讀而知冉從子三錫也才使日與藩伯寢處相切劘藩伯登賢能書公乃罷賈治田其治田占天時衡土力備人事所入十伯他人人取以爲法焉暇則閱諸史若陰陽農圃醫卜星相諸家而銳意當世之故九邊要害機宜茶馬屯鹽利病甚晰嘉靖末鹽法尼不行公謂弊在工本工本汰矣復不行公籌之曰常有僞引闌出入耳竟如所料論史以呂代嬴爲惡秦者之過漢日食晦非

推步誤老師宿儒莫能難也所共事賈人以析閱居容邑傷生公笑曰此吾鄉所語盜以財易身者也家具差不乏食肉躍馬以終天年若蔡澤陸賈可矣棺槨含襚務經營無諱日用飲食衣服器具必洗腆精良藩伯微以約諫公曰自我作之自我享之庶人食力恒事耳且今後世無以加也兒無虞我侈它日爲廉吏則乃公成之矣孺安人者母故孝廉王佩女弟年十有七歸公公爲仲子而伯子邑諸生不事家人作業叔季幼安人佐其姑拮据井臼機杼閒歲時爲二叔氏授衣壯可室則爲具六禮公友于兄弟安人實助公爲德舅氏卞而易

怒獨安仲子婦歲旱薪貴于桂炊黍立辦舅氏奇其能公時有事四方安人督課藩伯小惰輒自撾其面吾孝廉甥乃不得爲孝廉母耶藩伯大泣安人亦泣已復爲好語慰勞之吾少從母見孝廉舅積書充棟兒今所讀可卷握而盡何也藩伯以此學日博孰何所與游者非其人勃然變色旣有子婦矣服勤如故僮手指千使之盡力客滿座奉之盡歡服無純帛純帛一御旋笥之雖敝補衣澣濯若新事姑竟日立不跛倚事二娣婦三十年無異言色愛諸子諸女子若已出果蔬非時不乏共而有餘必饋諸姑伯姊當暑置水漿於道飲行者行者

歟之居恒足不出戶母家比舍歲不再過嘗省其弟疾在外法中歸而哀竊避之他所涕泗淋漓恐姑以爲嫌也目不知書而曉大義夫黨歲出庸調一金許以藩伯役什九而猶瑟縮也脫簪珥先之衆愧無逋賦者母黨坐事行金丐藩伯爲關說女人不可非其義也積金如斗吾不視之矣先是藩伯薦於鄉有司請于公爵一級曰壽官公卻之夫壽官壽者也吾財踰艾將誰欺藩伯困公車二十年而安人卒舉進士以使過家爲公進散官公復不受病革命以處士服斂藩伯深悲二人生不逮一命風木栝棬之憾狀益三致意焉敭歷中外財

勢絕路淸直聲藉甚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藩伯有焉禮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公夫婦有焉狀所載細行若生卒葬月日子姓婚姻殆萬言不佞爲釆其大者與其可徵者表而出之如右

贈奉政大夫董公許宜人墓表

柳州守董瑞翔海寧人也出余邑人西安尹魏公之門魏公少子爲余妹壻公卒而瑞翔時存問不置余高其誼心識之已共事蜀晉間後先十年所在治行高第累贈其父豫齋公奉政大夫同知太原府事母許宜人比擢柳州歸而上冢奉勑誥作考墓門之隧而屬余爲表

如左豫齋公名樹字汝立先世家大梁有武功大夫從從宋南渡居新昌傳三世潮徙海鹽澉浦八世鎮避亂徙海寧錢山通經術有當世之具蕆郡乘中生子慧是爲竹居翁以行義旌門章文懿表其墓娶太學吳深女生子讓有父風亦娶于吳生子太學生洪娶贈御史陶楷女生公幼敏悟父授經史章句通曉若素習侍父母捧手斂容跬步無所慢九歲父卒母年未三十太母尚在弟材甫七歲兩瘥兩孤弱如机上肉危如累卵釁基舅氏御史陶敬齋憐職公而字之曰汝立其無忘吾命名之義乎公飲泣而諾內佐母綜家政外禦其務有成

人識量小間從經師學俛焉日有孳孳學使祀虛齋公器之天所以胙董氏也年十八補邑諸生尋以上等食廩諸父蘿石從吾道人澐諸兄漢陽令穀得王文成傳習錄以良知爲宗惟公心會而力行之轉相授受多所發明諸子鯤學皆繡衣持斧兄弟同朝而公數奇厄一第積貲久且用明經待詔屬柳州偕計遂請老學使嘉其志行引詔賜爵一級不受布素沒齒而已居恒言涉世之道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有豪誣公勢甚張所司悉其狀坐豪罪豪猜猜如故里有大徭衆議坐豪往公曰是其家就窶矣何堪此豪竊聞之詣公摶顙謝過公家

故無逋賦賦長以逋見督有索必予索無已時公手而算則溢數十金賦長大慚始以公書生不諳錢穀數故相紿耳實如公言顧所得緣手盡莫能償柰何公笑而置之不復問睦於四鄰相得亡厭左右兩家蓋王父之所庇也恩紀有加兩家得保其室不爲豪所侵以售公公固讓宗子不能守先世所遺公過之目不忍視已欲捐募田公持不可迄今祀事無乏共其事母生則色養歿則祭葬以禮傷母節不被旌思至泣下沾襟外家嘉禾存問諸母黨踵相屬也每[illegible]諸舅必有故人謂孝思所通視搤臂嚙指者遠矣與母弟和樂且孺一切

吉凶經費租庸劇苦悉身任不以相煩弟亦敬兄雖細事必關決而行閱墻者輒舉以相責何顏見董氏兄弟公善攝生迨老能細書朝暮手一編誦聲高暢寢疾語柳州若當一官敬服三事先世義節懿徽其紹明之已三揖其弟爲別遂瞑元配許宜人給事雲村公女母沈孺人蚤卒繼母李孺人鞠之給事公以方正著名教以列女圖傳李孺人教以內則若女紅少成若性十六歸公事後姑婉婉恭順娣姒油油如也一夕聞王父沒驚而仆地因病羸劣恐傷姑心黽勉作勞如常姑益愛之初娠於子白姑置助遺者白父割其奩爲聘而身下之字其子與己子同不以姑息長傲歲時饗祀無或不蠲姑病不脫衣而侍徙月不假寐居喪慟哭殆毀爲宗族婚姻賓客通交際具燕饗爲子行束脩爲臧獲禦饑寒課耕織咸有法度差次而所飯惟蔬所服御惟椎布暮年篝燈刺繡不失文理時時勅諸婦此老婦少受之父母而長刑于夫子者也故以身教爾病革諸子婦問所欲言曰吾行事具在目前何言之有余惟國家羣俊秀於學試其優者廩之以資序貢於朝而爵之寄百里之命或爲士師法最善久乃廢弛懸牛頭賣馬脯幾類漢人諺矣廩士如董公孝友睦婣任卹具六行焉何負

于士何負于國哉春秋傳有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又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夫公效忠于國天錫祚于公長遠矣公生正德丙寅正月十有九日卒萬曆丁丑十有一月一日年七十有二宜人生弘治乙丑七月二十有六日卒萬曆甲申七月八日年八十丈夫子三人伯成身娶文學徐文翰女仲成龍郎柳州守娶三老王承勳女累贈宜人繼室平某女累封宜人叔成性娶曹掾馬守忠女叔母朱郎宜人所卜也女子子二人爲文學朱大有祝以列婦孫男若干人文行斌斌鵲起孫女若干人婚嫁皆名族墓在泉山祖塋之次葬以萬曆十有三

年日長至或言公病夢呂純陽療之事近怪不錄史太
學公而上別有傳

贈歙縣令方公李吳二孺人墓表

公名湛字子朝其先汝南人自唐長史公徙閩莆刺桐
巷至宋禮部公而族益蕃明興蔚然爲宇内聞家矣左
丞雪筠公與兄司寇簡肅公同登進士雪筠公之子靜
軒公與弟石崗公俱舉于鄉靜軒公之子別駕石汀公
與弟戶部郎篆石公又同舉于鄉別駕公四子公其叔
也少穎敏而沈靜不苟言笑別駕公奇之從父官臨安
師事蕭山蔡生所口授强識不忘日不足繼之以夜雖

聲韻聲相接也屬文濬發巧心翰動如飛師大驚舉酒
賀別駕父不得而子矣別駕亦心自喜簡肅兄弟之業
將在斯乎比歸遂以儒士偕諸生試省闈前後所歷學
使者三人皆列高等爲郡增廣弟子員而學使輒坐遷
不得食廩衆爲缺望公殊不屑也是時季弟學使子及
有僞聲丁卯與公同試省闈其文各有勝場識者謂必
並第公亦負不在人後已而子及第公不錄恚甚窮日
之力走二百里歸別駕公寬譬之一棲不兩雄六月息
而三年嗚夫亦天道也公益杜門掃軌取六藝百家沈
浸其濃郁而含咀其英華非省侍及慶弔大節不出戶
所箋錄數千百卷今所行尚書經旨其最也諸簡帙裝
潢丹鉛久而若未觸手者同志五六人爲社事之在師
友間下意問難應對如注射覺蠶之處響如振玉其文
自成機杼論微之極高蒼天而深黃泉然悉傅經義無
奇衺險怪語絕脫草杜中人競相傳寫私之如禁方秘
典而卒流播秋林以爲瓌寶庚午復不第公乃嘆息吾
方氏無不由科第起家者迄于余而以諸生終將何顏
見先人客言君年方富何患公曰河清難俟矣復憂憤
咯血病革泣而白父兒不能終事大人負罪深重大人
無以爲念且有諸昆弟及稚子在已撫其子承郁而與

吳孺人訣曰以是藐孤若一髮引千鈞其有以慰大父
心遂卒公事二親婉容愉色先意承志昆弟競爽致美
食有奇味相待乃嘗性不勝杯酌至家庭燕會酬酢忽
倦身賁介公子而能下人惡聲不加于廝豎與婦朝夕
禮儆有馮君卿樊季孫之風所友悉名下士解帶披襟
相期終始不易家席故貲塵塵給自經術外無他好而
不以儉吝施郡中寇里人遁走榕城弁日而食公自芝
城來橐亣數金盡以市糗糒充餉歲時寮三黨知故貧
其困如或不及沒之日縉紳大夫若鄉三老若婚姻若
朋友若婦孺若緇黃若素未識面者咸哭臨盡哀別駕

公慟其遂有目眚爲輓語招魂復作誄數百言授其子誦之以當泣公初娶于李爲廩生長芳女婉嫕以供婦職事夫無惰容生子甫二歲而以避寇榕城與公備嘗險阻苦卒繼娶于吳爲員外郎恕孫女與李比德舅姑與夫忌亡也公故不問生産孺人治家勤緩急豐約中度見公屢詘若有不豫色然時從容諷諫憂能傷人且無益成敗既公病力奉湯藥相起居日叩天期以身代公卒不起年方二十矣以身殉投繯者數矣諸姒娣曰毋存孤存孤存夫存也毋死孤死孤死是重死夫也孺人乃大寤憶昔者先君子遺言何敢死拜諸姒娣之誨

遂斷一切食用服御蓬首垢面柴毀不勝衣而日抱哺其子乳涕交下謂古者喪事有近無遠營窀穸葬公臨其穴呼天長號聞者莫不酸楚子長延名師教之無論束脩諸所需織細亡具子小惰掩面而啼未亡人所不死者謂何而孺子若是子爲諸生以文會友豐酒食犒之而恒戒子婦家人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自昔然矣公故有媵生女孺人視媵若姒娣視女若已出裝送良厚舅姑喪則曰未亡人代先君子爲子葬祭以禮勿之有悔焉耳矣子有室則曰未亡人代先君子爲舅子舉二子則曰未亡人代先君子爲祖愛而勞之勿之有悔焉

耳矣子既舉於鄉爲具文繡之衣不可先君子不食其報而未亡人何得有此子婦喪孺人復泣不忍兒無繼婦而忍孤孫無繼母未亡人之不以繼母爲人詬病也苦心自知耳已而復納婦愛而勞之如初子成進士爲令迎孺人孺人已病謂婦曰極知而夫念我如我命何吾語而夫勉力功名爲清白吏于孫吾與先君子瞑目矣守節立孤三十年所司按令丙以請詔旌其門子免喪復除敘令以考最贈公如其官兩毋爲孺人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三十有三李孺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某吳孺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

某墓在赤泥乾南山之麓距城十里而近子一人即承郁字伯文文學政事有聲於時婦曰余曰林封贈俱與姑同余生子曰元康元慶林生子曰元賡元某媵所生者最少曰元某詳具狀中公有才美困諸生不獲施用又不幸天折然沒而父爲之喪明三黨之戚通國之衆爲之涕泗齎咨非篤于人倫何至是以人事責報于天天之于公不仁矣有婦生子有繼其婦者成之婦以節徇其夫子以揚名顯其父不足於身前有餘於身後天道果無知耶學使子及名沆與余同舉進士篆石公名攸躋與先君子同舉進士所謂屢世通家余是以詳公

夫婦行事而爲表其墓道之石以詔後人績學敦行者
毋以一時未定之天爲天病也

錦衣衛百戶米公馬安人墓表

昭信校尉錦衣衛百戶米公凡三娶元配爲楊安人繼爲宋安人冉繼爲馬安人助進者爲田爲董楊安人葬他所其從公葬海甸莊者宋有子萬春田有子萬鍾董有子萬方馬安人未之有也而墓中之誌墓門之表獨以馬安人與公儷德並舉云公先世籍陽始祖虎徙北地爲安化人隸錦衣校尉傳某世至公兄弟五人公最少六歲而孤諸兄嫂不以叔郎齒分羨轑釜公如不聞

也弱冠粥其產將走京師受世職時諸兄弟富而重遷竊笑曰孺子誤何容易吾憂其跟踣歸耳公竟去不顧卒受職而畿輔盜起有馮璜者實爲魁公率敢死士十許曹往璜據當路塞絕險者曰石匣營公先登璜迫不知所出遂就禽脅從者悉原之是役也公當上賞而僅進爵爲百戶他冒公功者倍之公亦不自言疏歸展墓諸父老諸兄嫂里黨郊勞椎牛釃酒而賀曰誠不意季子能致身於青雲之上吾曹草木與腐耳公笑曰始願不及此即及此庸非天乎敬謝諸大人有不腆繒帛爲壽下逮三尺之童無弗霑挍者皆喜過望已集諸兄弟諸子量材授以貲使之息會歲饑捐槖金周其急者數百人是歲關以西道殣彌望獨米氏無菜色憲副楊公高其義具羔鴈過公廬而爲之銘其先墓令北地誦說之賢哉米公二疏置酒高會陶朱公千金散羣衆古今人不相遠也諸緹騎刺人陰事所至圍奪財物家爲糜滅公獨蔽翼之時規其偶曰多藏必厚亡寡恩必無後天網不漏戒之哉戒之哉至潞河或以一娼侍寢公察其容有異問之泣而言妾故良家人子婦以貧失身耳公愀然出二十金俾之贖鄰人夫婦篤老予之宅而衣食之死葬之重然諾赴緩急如忘其身負責者更給之

火其故券凡數千緡如忘其家家益落而三子蚤失母萬春三歲萬鍾二歲萬方朞歲公居榆林帥幕下經年不反則馬安人來歸公一切倚任矣安人曾王父誠尚憲廟宜興大長公主世閑女教兒時慧敏端麗讀列女傳諸書劢及他藝十六而稱人婦即稱人母爲公綜內政不嚴而肅抱哺諸子萬方病疹不脫于懷因以病瘍其就外傅也數督而數休之萬春成武進士官北平無以辦裝安人盡出簪珥資之杜太君萬春之母之母也來就公養安人奉之若母杜太君沒而呼公曰君不以妻亡而遺妻之母安人不以非母薄夫之外母皆盛德

事吾姒願爲君子女以報君夫婦萬鍾長受書課之加
萬春公月理農桑暇則召所善棊酒爲樂安人勝萬鍾
而詔之曰而父不私名一錢不忍一物失所凡以貽若
若其勉之甲午萬鍾應省試榜且放諸親夜集以待公
揖客去獨語萬鍾曰吾拙生計賴爾毋佹無敗孺子不
以此時有尺寸進吾不五鼎食得五鼎祭耳語畢而報
捷者扣戶矣明年成進士又明年公六十有九蔫紳學
士爲詩歌侑其子觴公爲色喜觴行無算吾起田間得
武階兩兒遞以文武科進且親身見之也天奉我矣雖
貧何患已從萬鍾之永寧未幾復歸燕明年萬鍾使人

迎公極知大人意不在祿養顧兒食何能甘永寧多名
山水若僊眞遺蹟大人雅意赤松君平之爲人請從永
寧始公遂往萬鍾見公貌少損怖甚公曰適有河魚腹
疾靜攝其將有瘳萬鍾避公而泣而其邑人聞公病效
方藥醫卜禳禬者塞路公初度七十徵文若詩爲壽公
讀之啞笑恐兒不能其邑以爲我憂今幸而樂有兒以
及我我庶幾色起矣少間萬鍾請一寓目諸名山水及
仙眞遺蹟公曰毋滛飲食毋多騶從我乃安攜一二諸
生潛出遊而樂之予三十時有煙霞癖以婚嫁見奪今
者遊囿非偶飲滿自慶病霍然已還而病復作邑署二

囿其一椉百畦其一茆屋數椽梧竹交映公數詠觴其
下即病日猶支策一往再越月寖篤乃入內呼童具沐
而卧卧三日而逝前期語永寧余受國恩久未有以報
執在吾子永寧泣而請治命公曰力行不在多言明旦
促斂具永寧請加冠公言掛冠久矣何加焉角巾野服
可也東首北面兩手附耳撫膝曲足而側卧馬安人偕
永寧暨孫屬纊候息公張目遍視復閉目逝矣馬安人
哭幾絕欲以身殉子婦環跽泣諫始起終不勝哀越二
年卒公之逝也面如金采奪目膚澤手足不僵永寧人
怪之目爲尸解至謂公遊仙眞名蹟有所遇焉安人助

公爲德與教子當官咸中禮法三子友愛不別爲孰氏
子鄉黨稱孝友焉夫有所受之也公卒永寧人罷市者
一月酹酒數百千人號哭送渡河有直至京師者聞安
人喪亦如之是足觀公夫婦父子矣公名玉字璞父別
號崑泉生嘉靖戊子二月十有二日卒萬曆丁酉六月
二十有五日年七十有一馬安人生嘉靖壬寅二月十
有五日卒萬曆己亥十有二月十有五日年五十有八
葬地則公所自卜也男子三人伯即萬春歷官通州叅
將娶錦衣百戶蔣維藩女仲即萬鍾娶錦衣百戶李鳳
女叔萬方錦衣衛冠帶總旗娶錦衣百戶王嵩女孫男

子一人孟騏鍾出孫女三人長者春出適錦衣千戶田
銘子太學生元德二爲方出尚幼公豁達有大度所矜
究其施陰行善而卒食其報馬安人相之雎鳩鳴鳩義
具舉矣永寧潸然而爲余言孤少失怙母不能名其行
事不幸復至於大故憂苦迷罔悉數二人生平不終其
物惟是黃先生之銘也謝比部之狀也無謾語請以表
屬吾子永寧才詩所謂彼都人士行歸於周出言有章
者也他日顯親揚名有鐘萬竹帛在不佞表其略勒之
石樹之墓門爲蹕域云耳

靈州所正千戶孟君高宜人墓表

萬曆乙亥不佞由史館出分守隴右當番虜之交虜王
俺荅西行衆時闌入塞鈔鹵而番騾寇洮泯階文間環
視部下材官無能折衝厭難者其明年提調陝西省試
得令撫寧尹孟召文讀之於書無所不闚而善爲西京
之語主者格不錄又三年爲督學校西夏諸生則撫寧
厓列冠其曹偶遂貢入太學撫寧靈州千戶所人也父
故官千戶業已屏居田間人往往談其行事甚著不佞
不得及其壯年收用又不能力爲撫寧薦一第蓋兩惜
之既別去垂二十年而撫寧手狀父母遺行乞不佞爲
表其墓曰召不敏幸得當世而稱先生弟子夫知召父
子者惟先生能不朽召父子者惟先生隧道之石敢以
累下執事矣不佞習撫寧父子深乃按狀而表之如左
靈州千戶所正千戶孟君恩者字君寵庭有雙槐因以
自號少年恥爲握齱苛禮而涉獵書記深曉兵要立義
不侵爲然諾領參將府中堅會督帥曾公銑數出塞討
虜君梟俊常冠軍獲首虜中卒然亦累困有天幸不面
兗項之貴溪分宜兩相構而曾公議復河套貴溪力主
之分宜謂啓邊釁先後所上首虜非實君與曾公胥下
詔獄久之事白放歸領職如故諜者報虜犯橫城君捉
髮走出與參將分啓肱胥突虜陣中奮臂大呼射中其

酋虜敗走畜牧蔽野無所失亡巳奉檄守鹽池鹽池延
寧兩鎮襟喉督師率以秋時擁重兵防虜君征繕齎糧
兵弩甚具至割槖中貲充之邊吏往來織路卽敵體者
身前馬執鐸終夕與於燎而會大盜起鹽池兵纔三百
大半復以踐更散諸亭障盜馳數十驍騎薄城君不介
馬而出禦盜騎能從之者甫七人行三十里搏戰盜魁
許佩杜尚義者剽疾若蜚戰數十合佯棄所刼貨于道
君不爲動從騎私勸君宜小寬挺君取韡中刀視之曰
逐寇如追逃敢言退者斬從騎殊死戰自辰至酉追北
百十里而盜咸就擒遠近讋伏袍鼓不鳴者十許年當

道奇君才往往指目而竟莫能用君以年至謝日與閭
門浮湛獨不喜見要人有何叅將者數造門請謁輒以
出亡爲辭君雖武人其事親最孝嘗監河渠纔得魚使
馳奉父母而徐烹小鮮共客度所奉父母者已抵舍而
後舉箸兩弟業中廢屢資之無倦又周族人窮乏者若
而人春秋六七十高矣見父兄行雖年少無敢與鈞禮
配王宜人繼高宜人王宜人鳴沙人鄉三老王公女也
距靈州二百里父母憐愛之君贅其家甫生子周未逾
月遂卒附葬王氏墓周以襲君爵入京師還至邠州卒
其子崇禮嗣以叛兵守城功晉指揮僉事高宜人千戶

高某女生子吉召哲其子周視三子殆有過之與周婦
居四十年甚洽比即諸子婦有過不加惡聲君有猶子
某宜人字如其子爲娶婦凡君所欲爲德宜人或先之
或後之以故居官三十餘年無多餘之羸諸受施者即
負之亦絕不言吾施義豈若出責哉西夏距長安千餘
里兜鍪家鮮知文事君夫婦說禮樂敦詩書以教其子
如撫寧兄弟西方之人此爲長雄矣君生正德丁卯卒
萬曆乙酉年七十有九高宜人生正德壬申卒萬曆已
卯年五十有八撫寧爲令三載部使者薦以十數得封
父母故事武臣受誥卒敘世系功伐無他美詞而大司

馬以撫寧移文冢宰請贈君夫婦如文臣誥褒敘甚備
君在隆慶初遇恩例進階一級今復進級與三品同亦
異數也仲子吉爲廩生先君卒諸孫凡某人吉出者崇
義崇智崇道崇德義智爲諸生質有其文武焉其先孟
珙宋良將傳至忠㝎光山仕元爲安陽元帥歸附
高皇帝授彰德衞千戶再徙平陽三徙靈州父欽膂力
絕人然刻廉布衣蔬食終其身舊史氏曰余渡河入西
夏益道靈州云習其要害頃者孛賊反鈇虜爲援靈州
守將不可下賊以坐困西夏饒米鹽號塞北江南債帥
日朘月削民生子髮未燥即以口收事屬虜款忸忕互

市將士轉懈嫚不可用孛賊之不爲元昊幸耳孟君結
髮與匈奴戰當百死之陳離霜露瘃墮之患數矣假令
曾司馬不中讒展四體以卒職砰轒轀破穹廬孟君固
軍鋒之冠也萬戶侯何足道哉卒與庸衆伍老死牖下
儻亦吾家猿臂公之數乎壬辰之役合諸鎮士馬徼福
假靈於河伯僅乃自完如孟君者數百千人援兵登陴
面無人色甚者墮黨崇讐有不可言國家歲費租稅萬
數衣食之何爲者此何可令孟君見也

儒林游先生配陳令人墓表

三代而下漢之學在經術唐之學在詞章宋之學在性

理學至於性理其趣甚正而其名甚美然一切汰去訓詁而以臆斷直取濂洛關閩與鄒魯相次自漢以來諸儒殆不得錄其所論著評騭或欲駕諸儒之上而揆之前當不無軫戾雖號爲大儒者不免焉余所聞閩叔讓游先生異是其言諸葛忠武學須靜也是宋儒主靜所自始也其言韓昌黎原道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是仲尼知人愛人之說也仲尼言性相近又言不移是三品也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世不以非宋儒而以病韓何也其言春秋之誅趙盾猶魏髡之弑不歸獄成濟貿充而上之也爲法受惡越境乃免非聖人之言

也以天子之權與魯非聖人之道也仲尼魯人故脩魯春秋假令生晉則脩晉乘生楚則脩楚檮杌耳其言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傷二語疏義耳非全詩也其言裴行儉之黜四傑而取蘇味道也味道之模稜孰若駱賓王之仗義其言儀秦不能爲逄于逄于能爲儀秦而不爲者也以逄于之心行譎諫非所以訓忠也狄仁傑爲唐臣而事周既失身矣五王事在身後成敗安可豫必李陵降虜欲得當以報漢成則爲狄敗則爲李耳漢高帝之分羹謂能權變亦以成敗論也含人勸太公擁篲迎門可罪也而賞之追不事生業之憾而誇

謂與仲孰多其心無父矣凡此皆獨見無所因襲之言視宋儒直超乘而上之葢先生之家孫太初與余遊云然而更悉先生行事不愧古所謂逸民者先生名景遊字叔讓扁其齋曰文人稱爲文齋先生其先爲鄭世叔裔唐自廣平徙建陽宋自建陽徙長溪巳徙栢峯代有聞人父介軒處士以敬子槃澗先生德俱稱隱君子而先生少爲增廣弟子員有名其同儕忌之督學使者行部適病目學官以避考報當黜先生欲白其事父慰卹之先生曰吾懼負大人耳大人既不以屑意見更何懟遂懸其側注冠爲田家裝與傭偶耕而暇則課子學搆

精廬積書其中討論夜分不輟子爲築室南陽徙居之樹藝畜牧貧給無乏先生樂之曰吾聞祿以代耕孰與耕以代祿而性卞急晚疾惡彌峻每讀史至姦讒瞋目髮上指唾罵其人不巳見忠義蹈禍則蹙頞泣數行下鄉人有過面數殆無所容而遇宗黨有恩禮所居距族三里而近歲時必親數存之竟日夕留連忘返聞其喪流涕扶杖走弔兄弟有纖芥輒自責題詩於門地下何顏見繆彤皆愧謝相悅以解酤陳令人福安熙臺名家女性好施錢穀小羨里閭仰之如外府暮年券多不償而出日浮遂就窘然好施自如又能以婉順劑先生剛

烈先生嘗促其子出應試子不欲行大人不聞龐公貽
子以安耶先生曰劉表子豚犬耳復以私愛啓爭龐公
私爲琮琦危之故取其子相譬也今盛世寧慮及此陳
令人頗謂先生吾一日不見兒卽食不甘先生爲笑而
罷先生卒子哀毀亦卒陳令人朝哭夫暮哭子亦卒而
太初兄弟兒時先生置膝上娓娓訓誨之舉三喪如禮
人以爲先生貽穀之徵云先生生成化甲午三月十有
二日卒嘉靖戊戌十有二月十日年六十有五陳令人
生成化巳亥十有二月五日卒嘉靖壬寅十月二十有
八日不及先生一歲子二人長卽槃澗先生其文行著

在儒林仲名某孫四人長卽太初名朴次大韶仲之子
大新大某孫男某孫女某葬以壬寅十有二月二十有
五日去之五十有四年太初以藩大夫部郢屬不佞表
其墓不佞觀仲尼論儒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
而不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
爲多游先生微言宏議一軌於正其爲人不醜窮强直
自遂庶幾儒行所云以子早世孫少所傳廑廑耳惜哉
爲采太初壙志書其大者陳令人於法得附見焉

處士傅公配周孺人墓表

[illegible]之第多在少者所從來遠矣余所知水部郎傅咨伯
韶令文藻甫冠而第南宮歸學三年對大廷擢上第爲
州大夫守濮州以能任劇徙澤州余爲之考曰孔門學
道愛人漢廷奉法循理語故不虛耳咨伯父亦以明經
起家爲越新昌令年未艾遂謝去就其子封邢曼容陶
元亮不專美矣常省咨伯于澤余重其高致使使問之
則已歸而手狀其考妣行實屬咨伯貽余書以墓門之
表請夫非有卓行隱德安所得子孫賢如是爲之表曰
傳處士合溪公名理德安府孝感人也其先世江西臨
川曾王父用顯王父端徙孝感之白雲鄉家焉父樂耕
公本三子公爲季生有異質父指受書覆問能識其處

久之成誦通大義旣長頎然脩幹氣充而神王儀觀甚
美出入里閈衆目屬之異人也力田與傭保雜作數致
甘毳以養父母朝夕上食恒仰鼻息覘眉睫必得當乃
已沒則哭之毀斂葬至誠信無憾忌日若歲時薦享未
嘗不於邑悲哀也而伯兄貪忍數苦其弟乃與仲皆析
箸半畝之宮僅蔽風雨兩人事兄益恭卽有譙訶自責
不敏而已室與伯鄰常伺公如廁持矛穴墻而刺之誤
中柱秘不言莊事之如故伯內愧解媾而會歲侵踐更
發軥程督狎至拮据不暇給遂廢書爲藩書掾冀得一
筭之復又僕僕刀筆筐篋間嘆曰吏道雜而多端爲人

所賊惡大丈夫七尺軀受人役空自苦爲吾褫襏襫韭牛隴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酌醴焚枯和歌相勞也頗不快哉即投牒去藩大夫以例賜爵一級公具冠服爲拜家廟輒緘縢終不御而與閭閈交彌親輕財好施三黨之族無論疏戚皆有恩義婚葬量多寡助之里人亦然年饑發粟貸貧而不責償饑甚則以糜餔以藥療瘉作鉗徒四方流民餒殆者樽薶甚衆性闊達不爲崖異雖塗艱卒遇出肺肝相示欲匿不能告以緩急立應事有紛爭居間必解見一善行聞一善言眉端栩栩色喜有過掩匿覆蓋之踆踆退讓不爲人先或以惡聲至若

弗聞也卒無芥蒂於懷里中小兒竊議之是夫不敢以聲色加乞者何足與治乎公謝曰竊效佛家平等法若以爲詈乃見推也于書不多涉獵而所寓目亦不忘善談論一笑一謔每有指趣策事可否侃侃指畫才辨之士無以難其舉新昌也年踰四十然不爲姑息孩提時見少年蹴踘樗蒲翬壁避走數舉爲戒設小楕不免夏楚新昌啼大人暮年何不愛此遺體公曰家人嗃嗃終吉不者奚取于嚴君若有少弟吾抗法于若撻以記之欲並生哉新昌敬諾折節學問研精諷誦公間以夜分

披衣起竊聽吾伊聲喜曰此何減一部鼓吹新昌爲諸生有名省試幾登錄而罷而公不待矣配周孺人年十七而歸公二十五而爲公置貳人倩以爲難貳有子子之如新昌舅姑娃卞而孺人以婉容愉色就養無方手所進滫瀡輒盡季子婦賢令吾老人口爽侍舅姑疾貌憂如子居舅姑喪貌瘠如子周旋諸姒雍穆而恪迄無違公好客坐客日滿堂上呼酒酒具呼食食具不足則以簪珥纂組易之務精腆雖窮日夕不致聶耻居常蔬食浣衣聞雞而起篝燈而績撚穫大小計口賦食夜督織朝督耕資用饒佐公施予不小靳里嫗篤老藍縷媻

跚延接賑卹無傷其意豪家婦袨服盛妝女奴導擁作富貴之容視之蔑如也此其意識深遠殆非婦流所及老而誦竺乾氏言手七寶珠若有會疾革問侍兒西行繻安在內之衣襘遂瞑蓋新昌之以明經薦也與所置貳涂有子與冰部俱爲諸生也孺人猶及見之矣公生嘉靖己丑三月八日卒萬曆己卯十有二月十有八日年六十有一孺人以生公年七月四日生卒萬曆丁酉六月二十有一日年六十有九新昌名偉少子名伊水部名淑訓其婚姻姓氏子女及葬月日墓方所具狀中新昌慟父母治生勞瘁子閔曾不得食祿而子復貴不

忍其身受享過于親弟伊九齡而孤訓誨之爲諸生以文學蜚聲宜室家樂妻孥公與孺人九原有知雖南面樂不逾此嗟乎天之于善無遠不報子之于親無久可忘余于傅氏父子重有感焉表之所以風也

方茂才嚴孺人墓表

方茂才道言者浙溫州永嘉人也字守信别號思谷其先閩人始遷祖曰彬國初爲温北驗所大使卜温東門康樂里居焉有子四人長曰普達普達有子曰祖安舉永樂辛卯仕爲刑科給事中封普達如其官四傳至顯富甲里中好行其德爲鄉三老祭酒子元遇以入粟賜

爵一級是爲東谷公娶陳孺人生女三助遣者鄭貫生君君生東谷公没矣陳孺人愛女厚嫁之所遺君產才三之一而君天性孝事陳孺人甚謹自傷終鮮所以事女兄務中陳孺人歡歲時問遺不憚餘力三姊俱先君卒每言及輒流涕不已字姊之所出子若女無異已子女即三黨之戚與比閭鄉鄰終其身相與無忤色遑言方十五歲時值大侵散粟千餘石食餓人人謂童子積而能散後必大與久之母陳孺人卒君體故羸以哭母毁滋甚服除應督學使者試補博士弟子員則病病矣踰月遂卒君配麻行嚴氏少府中川公女佐君事姑與三女姒竭情盡愼君之卒也有兩少女長子日升甫六歲次子日新在腹孺人哭夫以身從而不忍其孤日夜抱攜沐與乳交飲之後君九年亦卒君生嘉靖辛卯四月一日卒乙卯十有一月十日年才二十有五孺人生嘉靖庚寅七月十有九日卒甲子四月二十有九日年才三十有五二女適朱一勲鄭邦彦日升娶新河全氏女蚤卒繼娶獅溪劉氏女生二子三女子曰履泰履昌履泰娶同里陳氏女履昌爲諸生娶平陽全氏女即其前母族也女長適源口林師曾次適中塘胡一敏幼未字履昌生三子一女日新娶西關谷氏女生三子一女

子曰履亨履吉履長履亨娶下仙戴氏女履吉爲諸生娶千石寶應簿王之臣女女適谷光熹即其母族也日升常泣爲余言父彌留時不出一語惟執日升手不釋者竟日夕比母垂絶則又呼日升語之而父在此若等知否已復泣曰吾慟吾大父之没也不知有吾父吾慟吾父之没也不知有吾弟吾慟吾母之没也不知吾兄弟有今日自吾五世祖以至吾父皆一子而後有吾兄弟吾兄弟有五子又有孫吾兄弟稱人于世皆過吾父母吾以爲先人留有餘不盡者以貽子孫而今吾弟溘先朝露矣吾先人厚施薄取且猶早世吾兄弟薄德夫

安能自剄當吾世而幸知公不乞一言以遏佚吾父母
令德吾何以見吾父母余領其言而悲之東谷公旣沒
方氏斬矣僅得茂才君無絕兩子內美脩能保世滋大
是遵何術哉陳孺人操家秉以女爲男男卒不敢抗女
女卒不能勝男嚴孺人忍死鬻子閔斯以子後九年生
以大後九年卒子之爲孝也婦之爲節也蓋有隱德焉
天所福右將在斯矣日升字子謙以文行名里中余聘
爲兒師且爲余友履昌以余爲師余兒以爲友知其父
子他日必高大君門者也君葬于十七都建牙鄉丁么
村五峯之原穿中故有志番五十年余爲表墓道增誌

所未備以詔來者

處士羅公蕭孺人墓表

羅光祿序之先世泰和余先世吉水同隸吉安郡序之
有別業在眞州余客廣陵廣陵人無不高序之之誼顧
締交者余亟見之温其如玉君子也序之父母沒有年
所矣屬余表墓道之石其爲父也志者庶子朱元介爲
母也志者少司馬耿子健爲母也表者藩伯何公露皆
名筆也集而表之于左方曰羅公名勝梯別號後峰宋
大儒豫章仲素先生裔至公詢徙泰和至君善再徙五
雲城岡至尚文仲深用科名起家宗伯文莊公兄弟與
族人埕大魁及第門望益顯矣公王父鑑以鹽筴遊楚
澧州津市信義爲衆所服從者如雲因徙家焉父仲端
舉三子伯勝槐仲勝機公其季也三人俱業儒以蚤失父
從賈甫有室二兄復卒公遂爲家督精心計操奇贏與
時化居業駸駸起頗慷慨多大節見額語目瞬競刀錐
之末時心薄之歲時痛二親不逮養哀若初喪與二兄
出入必俱衣食讓美沒而斂葬倍豐子其子若已子皆
令遊成均師友四方名士爲之治第其華整過于身所
居三黨之戚恩隱周渥推及里中貧不自力者佽之貲
歲凶無食者與之粟死者畀之櫬貸不能償者返之券

爭訟者從中調護解而後已爲人恬愉不喜矜忮立則
磬折行則循墻加以橫逆不校往往詣門自責曰小人
不足累公第彰公長者能容以此舟車所至賢豪皆深
相結猝遇盜于湖衆或匿其槖公恣所取盜受金而返
其籍曰無負此公已而索巾屨衣被公復無靳盜曰公
眞長者吾輩胸猶有心不忍困公棄弗取嘗病劇若聞
空中呼羅善人者遂醒卒以天年終配蕭孺人其先亦
同郡廬陵徙漢陽者大司成以占兄弟其弟也生而幽
閒貞靜父填相攸歸公執女紅主中饋佐公事父母以
孝與佐公事兩姊婦以睦聞佐公撫兄之孤以慈聞公

十九于外孺人當室課諸臧獲量能授事耕耘收穫廪有餘粟圃有餘蔬夜則偕女奴作刀尺機杼聲徹戶外益孺人所治產與公行賈相等埒焉既舉二男子又爲公置媵娛之二子長而課之勤富而訓之儉所延師必茂才異等筐篚之贄若朝饔夕飧精腆累年如一日無令樺與不承也子之象賢父訓母儀同功矣公生嘉靖戊戌五月二十有六日卒萬曆乙巳十有一月十有二日年六十有八孺人生嘉靖己亥三月某日卒萬曆戊戌七月某日年六十伯子應舉光祿署丞娶彭公鐸女仲子應選郎序之光祿署正娶大司徒李公如圭曾孫

女皆孺人出女三人長適某者孺人出二適某三適某者副室劉出男孫九人長瑾士二珽士三琦士四純官五起官六某七某八某九某女孫四人長適某餘俱幼公以某年月日葬常德府龍陽縣鳳山孺人以某年月日葬前山從朱紫陽家法也夫巖穴窮巷之士不能自贍何以及物富人走利如騖俛有拾仰有取錙銖不釋手自奉而已公愛物利人見聞施舍不設町畦終身無憒悁之色而恥噉名葉相國爲南少宰與耿子健奉詔賜高年爵不受吾聞之婁敬衣褐則衣褐見無功而受服秪自點耳觀風諸貴人或檄旌其門皮之食閣儒者仁讓老氏濡弱公胥有之其刑于在伉儷惠澤在宗族鄉黨啓佑在後人稱述在學士大夫郎學而入道仕而行志何以加于公哉洵可表已

吳太公孫節行墓表

粤西武緣吳氏洪武初自如臯遷者爲秀海公八世而明府用章始廖用章生三歲失父母孫孺人撫之四十餘年不及其仕以卒居恒有懷二人慟曰俊民不天郎父形貌不復省記而其行事猶聞之吾母若長老之口縱覩揚名於後世是之謂孝孝者教之本也俊民兩司教不能以親名顯其敢抗顏爲人師詮次父母行實授

其友盧民部張民部王南昌諸公爲之傳爲之賦爲之序而屬余爲表墓焉太公名昺字國明武緣諸吳有明經起家若布衣沒齒者世累善而太公益謹厚退讓稱篤行君子少讀書一再過不忘會父母蚤世兄弟相繼死不能竟學其事父母竭力備物葬祭則倣朱文公家禮里人以爲式叔文鳳無後以所事父事之沒而葬祭降父一等嘗嘆曰學莫先義利之辨道惟在孝弟之間吾於學鹵莽而耕滅裂而耘安望有獲雖然素位而行樂在其中以博功名富貴爲學民斯爲下矣日與所知手談取適雖不善飲喜飲客客至修無算爵竟惟方罷

閑居獨坐草廬古書數帙而已卜而得賁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守志任眞得其本性天然之質無假外飾因號賁廬居士云嘗揹貲修南郭大道行旅便之周里人貧不能婚喪者事不勝載初娶于郭無子繼孫公鈺仲女二十來歸直公貧則以織紝助饔飧而歲時薦先必腆曰以仰吾不逮事舅姑之憾事公儼恪無押色舉明府三歲公卒擗哭數欲死其母慰之吾老無子獨有女若子呱呱泣將安所仗乎哭告公靈未亡人不卹死如君遺體何所有二心神殛無赦日夜操女紅爲生計外無朞功強近之親可依茶苦萬端甘之如飴里嫗或邀

宿致嬉遊若召飲者絕不應明府就外傅歸篝燈佐讀丙夜不休已補弟子員有餼廩則又詔之爾父言爾先世多顯者其思所以亢宗年六十明府具觴爲壽泣下沾襟若父不知兒有今日吾何恐獨舉此奉母終鬻子娶婦字諸孫若女益勞勩没其身疾革時語明府得事若父九京幸甚兒勉自立吾與若父須之目瞑公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年四十有四葬祔祖塋明府吏擇黃蓋村盤椅里葬孺人而奉公合焉孺人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年七十有五明府名俊氏以明經除訓樂昌擢官南雍今爲應城尹孫男二長

道奎郡諸生娶麗氏某女次聰壁娶鍾氏某女孫女二諸生豐應祚文天經某婿也曾孫鏵奎出孟氏有言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今講學家所在而有行不掩言入其室婦姑有勃谿者矣吳太公義利孝弟兩言灼見道眞得爲學之本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刑于其婦能備嘗艱阻訓誨孤兒師舊德而綏厚祿家人利女貞有孚威如終吉反身之謂也豈不信哉余故表章之以風世且勸學焉孫孺人以節行著自有傳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封左布政使王公趙荀兩夫人墓表

余同榜四百人惟晉王陽父最少陽父官秦中輩其尊人作齋公來就養公已從子貴再命爲郎余偕僚友孫順父曹以漸謁公衣冠言論先進君子也又十餘年陽父以方伯三命公如其官巳爲京兆尹御史中丞撫黔歸而後公卒故事入座大臣曾貤封其親墓當有神道碑而陽父以未考績不與又再二十年余起家入晉陽使使屬爲表公墓憶去秦三十餘年孫曹兩公亦以御史中丞没獨余浮沉若故辛未即家受陽父筆札之役則何可辭乃按同榜藩叅劉與居所爲狀大學士王忠伯所爲志表其大都焉公名應時字伯起其先自龍門從太平國初者德賓于鄉者曰孝孝生進進生寧皆隱君子寧生倹號西園公貤如陽父官其人介然特立無所迴容而好施貸而不書年八十有二爲鄉大賓配贈夫人趙年八十有三生三子公其仲也公生而慧從師受易輒通曉屬文多驚人語作字雖謥詷必有楷法弱冠爲諸生試高等食廪巳受他經旁及子史手錄性理集要通鑑備忘若干卷扣之如響父居積饒而三子食

指褒分授以子錢券俾息其業公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乎悉召負者來焚之爲父市義無令馮驩小子驕人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出必有方復無越時没而爲孺子泣色如苴伯兄卒遺孤弱爲婚爲助生產而擇對歸其二女族人嚚訟鬩閱每爲解媾著族譜以歲時置酒爲會綴爲之俾無相尤也學使閔公陳公嘉其至行擬旌之初舉子體震比四十舉陽父以下四子陽父總角綴公爲諸生巳舉於鄉公亦久次當貢愀然曰吾不及觀在取一第以祿養今親没雖五鼎安所用之且吾所欲爲者吾兒可任也遂上書謝諸生籍以例授訓導與貢士等陽父成進士官水部郎公數教言吾家世隱德不曜若始通籍金閨所不足非温飽也書勤敬兩字揭之壁以此承家以此報國無餘道矣陽父爲藩臬雍豫閒時執政以刑名繩下臬臣率深文藩臣率急斂陽邑風旨恐後恒諄諄舉爲戒公年位彌卲而衣服飲食居室不改於昔撙節退讓與故布衣交手談取適命酒相勞曳杖散步鄰以田宅書致來辭之再四不可倍償其直愛陽明先生諭俗語寘座右客來陳說其義以相風勸錄古人嘉言善行爲觀顧集而身率循之耄耋不衰用是能化其族多禮法士矣陽父出撫黔過里念公

老不欲行公曰老夫荷國恩無以報若宜致身公家小孝用力中孝用勞有諸子在毋庸內顧陽父橫被口語未五十致仕人爲不平公使人勞之若鄉欲歸養我不許今天成若志也明年公九十通邑人持羊酒爲壽其能詞賦者考金石播管絃以次侑觴公揖拜酬酢節文終遂焉至秋俄病卒公生弘治乙丑二月六日卒萬曆甲午八月十日元配趙夫人生正德丁卯三月二十有一日卒嘉靖乙未九月三日副趙夫人者荀夫人是爲陽父因母生嘉靖乙酉二月二十有三日卒萬曆乙未八月四日趙夫人奉姑嫜以婉娩相夫以貞靜待後先

以和順育諸子以義方贊祭享供賓客御臧獲靡不中度荀夫人少而受戒于女君無違晩獨當箱篋佚公以老井臼劬勞米鹽繁碎事事肅給其節儉尤與公儷德初荀夫人未笄夢見盆水中有物若龍蛇者或指示之是皆爾子陽父與弟恒之舉於鄉也夫人皆夢東壁光照室公服小祥而病謂諸子爾父召我我當往先忌之六日而逝其年十有一月十有六日葬公邑城南七里新阡兩夫人祔子五人體震先卒次體復卽陽父次體恒舉人爲隆平尹次體益廩生次體豫庠生女三人適文繼先者早卒次適武邑尹鄭應熊次適廩生張承業

孫男九人桐陜西西鄉教諭梓庠生先卒楠梧庠生俱震出椿庠生復出楷模標恒出柘益出孫女八人適原受益李錦韓受釆餘尚幼曾孫男五人炳煥燿爍焯蓋陽父貽余書曰邇來吏治寖敝民生滋病有司濫罰羣小作奸需訪橫恣而挾官僚訟師鼓煽而禍善良習尚奢侈僭越分義異端熒惑蔑棄名教責實在子余服膺其言未效萬分一也陽父敭歷中外信能行此數者雖齟齬流俗曾無怨悔不得於國而修於鄉不盡用於己而厚望於人則本之公觀頤者爲多禮曰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信然哉

贈左布政使吳公程夫人墓表

半村吳先生與程夫人者今江西左方伯吳公考妣也先生以江西廣信郡丞歸歸九年夫人卒又十六年先生卒方伯公爲紹興李官則奉先生與夫人葬于國清里五馬山之原業有志而銘之者矣其後徵爲天官尚書郎出爲浙副憲遷叅知以考最贈先生如其官夫人爲淑人旣遷方伯值建儲行慶先生復贈如子夫人晉今稱勅策命于石樹墓門而屬其故僚李某爲之表蓋先生兩仕越而方伯公凡五政先君子亦三仕越而某一得從方伯後不能奉令承教以掛吏議爲先君子辱

方伯公善繼述治有異政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先生仕越時先君子實以僉憲同事又從越吏民聞先生治狀鄉慕之采故狀與志而表之曰先生名三畏字曰寅甫之澄塘人也父正誼公母林孺人少覃心經術郡丞林公應采者有才名兩人相友善屬爲文章典裁淸挍閎有雙文二妙之目焉嘉靖癸卯舉於鄉兩試春官不第輒就乙揚時年方壯人許之先生對曰古人三釜之養喜逮親存吾柰何以一第而使吾親不得食公家祿且夫士君子所爲不朽寧在科名旣授寧海諭徘徊方正學故里誦其詩讀其書以風示後進而倣蘇湖設科士

行必規矩準繩文必澤於道德仁義出門下者咸爲名士六年擢嵊縣令嵊故號難治先生省刑罰寬收事惠先於單赤而禮隆於耆宿其敎誨諸生與寧海同行之期年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締之屬爲之化而調而浙承平久民不知兵倭覘我無備時闌入海濱嵊城圮先生憂之亟壘石爲城身先士民操畚築工未竟而倭至矣鼓舞其民盡力拒倭城所未繕治者列柵固守朝夕鉦鐸不絕聲倭圍數重莫測虛實遂解去父老謁庭下謝先生搖首言此倖耳不可再必爲萬全計者非更城城不可時訕舉嬴吾亦策其非便然其如

就死何度城廣輪九百丈有奇計丁口田賦以五十人任一丈可以集事父老皆諾唯明府命不數月而城成樓櫓隍塹一切攻守之具悉備倭不敢犯王龍溪先生偉其功而記之是時都邑或坐無城中倭或以議不合輟事不當城不時就或因城以浚民衆口交詛先生毅然行之民通力合作勞而不怨於是紹興諸邑士民嘖嘖思受吳嵊縣一廛當路並下檄褒勞薦書交滿公車而謗亦從之矣六年擢廣信郡丞嵊人以不得走臺省徵爲失望皆深惜公去之日攀號咽路貌先生像築宮而生事之佐郡無幾何惠問流傳卒用嵊事罷卷一襆

還吾以此始亦以此終歸則登武夷窮九曲之勝翩翩有遊仙想會莆亦罹倭難率其家子弟與比閭族黨守望聲援宗戚家燬于倭者經卹甚至難定稍闢其舍之壖爲園花樹果蔬列塍如錯繡與其兄月川公若執友楊台南林秋麓歐次溪張洙東陳山泉諸公脩洛下香山社談諧歌詠不復以升沉毀譽往事關懷即家計有無豐約不問也先生故長於詩興至揮毫風調蒨美又善書徑丈以上有王逸少運帚韋仲將題榜之勢一日舉酒屬客曰此青山白雲足四時眞樂客與之唯唯而退尋召伯子來卒無一語正襟危坐而逝程夫人者侍

御史一嘉入公從孫女相先生事翁姑孝敎子女御臧獲有禮法從官二十年敝絮單席麤糲不厭若田家婦所裨益先生爲多先生上世出唐屯田員外郎祭至明而有學士希賢文行載入閩郡邑諸志是爲先生曾王父遺集散亡先生在越嘗輯而傳之寧海台屬邑方伯生馬先生名之曰獻台其理紹興兩邑遺黎猶有存者爭詣幨帷前流涕而言是吳公子耶何相肖也方伯展拜公祠下泣不自勝而酹酒矢之所負越士民者父不以爲子澡心浴德發政施仁一一先生家法朱邑有言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其子葬之西郭外爲起冢立祠邑

祠有待而興亦不聞其子有能爲桐鄉政者以先生父子論之賢於邑遠矣是可表也先生三子方伯最少子孫十許輩皆象賢聲稱藉甚其名字與諸婚姻氏族非表所宜悉者不具先生生正德丙子九月三日卒萬曆壬午六月八日程夫人生正德庚辰十月二十有七日卒隆慶丁卯四月二十有八日

贈河南副使周公王太恭人墓表

周柘溪先生王太恭人者吾友啓明叅知之父若母也先生以成化戊戌十月十有二日生于江西吉水縣之大水田以嘉靖丁巳十有一月十有三日卒于湖廣南漳縣而葬于縣之青泥灣年正八十太恭人之先爲河南唐縣人其父鸞始徙南漳以正德丙子正月十有九日生以萬曆丁酉二月二十有九日卒年八十有二弘治中先生年幾壯未有室而爲楚游至襄陽始有元配蕭恭人正德初徙南漳蕭恭人舉女女適南漳諸生王民化而寡嘉靖癸巳先生年五十有六而後有太恭人生伯子夢賜先生年六十九矣又十年生仲子夢吉又二年先生卒太恭人後先生卒者四十一年祔葬其左啓明以少孤於先生行事不甚詳迹其大致而爲太恭人狀數千言徵志銘於于宗伯可遠納諸坎而使某表

其墓道按先生世系自吳公瑾始江西譜以汾翁爲宗汾翁者隋會稽刺史初家廬陵五世遷吉水泥田十五世以贅壻遷大水田世受農而先生父欲壽公獨使先生受儒先生亦刻意讀儒書父以千金產畀之先生不欲也分與其兩弟兩弟初見兄爲儒竊非笑之已見父獨畀兄厚產竊忌之已見兄讓其產竊疑之先生曰吾以舌耕安往而無良田辭其父母之楚道廬山諸儒方講學白鹿洞中留而受業者二載遡江漢而上樂襄陽山水之勝棲遲不忍去而居停主人在闤闠市聲如與譁退而謀諸野有吳氏者見先生魁岸美髯寬然長者

而銑敏甚口遺弟子來學里人多就之蕭恭人家近焉
所繇歸矣三年徙南漳南漳土厚水深斗辟萬山中其
民質木少豪桀易長雄遂占籍爲南漳人凡三以儒士
應湖廣試督學使許公使爲諸生不應南漳令朱君陳
君使爲其子師亦不應而先生所授徒起家待詔公車
者相望四方負笈執贄者歲數十百人先生具爲里區
謂今時既廩之其說經自宋諸儒訓詁子史百家無所
不周浹而於詩易尤深居恒念其故鄉以柘溪自號柘
溪者大水田之柘塘也人稱柘溪先生云先生之久客
楚也父母無恙家復有兩弟可代定省歲時書問不絕

而父母卒攜囊中所得月俸匍匐還治葬因與兩弟約
曰先人之廬可蔽風雨先人之田可共饘粥脩蒸嘗則
吾弟有焉天之奉我其在南漳矣父母没可脫然遣逝
也於時復家南漳門徒益衆而迎其寡女歸授以家秉
兩恭人叅佐之家日饒而更好施太恭人夢日入其榻
怪之已啓明生先生大喜小字之夢名之夢暘更字之
啓明人以爲善施之報而先生終不以得子晚爲姑息
愛日置膝上口授書屬對對不屬書不成誦輒予朴啓
明十二失父太恭人將以身殉念兩孤靡託强起治葬
訖課啓明兄弟嚴與先生等小惰撡大杖撻之撻已復
大慟所食饘粥粟而食兩兒務精鑿夜織兩兒就機杼
閒書聲如倡和者爲治衣按禮深衣法必中規矩準繩
宅有小圃種諸物之可食與可織者其政數米而炊
而資不窮權衡鋟斛牧豕飼雞亦不能舉其數諸藏飲
食器雜列几案出啖人其人道佳盡舉以相授布帛脊
珥之屬度人有欲色卽解與之衣無完采器屢空若無
貲省也聞人疾痛及無辜受刑戮迫欲得其生凶歲必
分遣奴食餓者於道啓明司理漢中嘗一從游自公退
食問所平反若干人以有無多寡爲喜怒而苦其公署
偪仄遽命駕還何若歸種吾圃之適也啓明宦二十年

太恭人家食十七衣食非力所出絕不御三爲命婦服
其服禮天地稽首先生祠下旋篋以戒守者吾目不瞑
篋不發也其事蕭恭人莊蕭恭人愛之日籲天祈其有
子而寡女年長於恭人某歲太恭人事之如兄女事太
恭人如因母兩髮相守垂五十年而年皆八十南漳人
稱母儀女德用爲口實焉啓明童時有侵其圃垣者里
父共爲不平太恭人謹謝之吾圃尚自寬何愛此旣而
垣主侵更甚啓明方爲郎仲子斬之欲修郤太恭人曰
而兄居約尚以垣讓今所不足非垣也何若徙之啓明
好藏書宦游還每舁十許篋太恭人不悅不聞吳氏兒

許氏竹者耶夜卧不侍一婢病困予婦令諸婢代侍侍者倦逃去卒不問或懾之不虞鬼物乎則曰吾見鬼物當令折脅摺齒而末年頗好佛日誦佛號千迴又好潔日一浴三沐浣衣汗私室中瀋淋漓也比哭寡女哭仲子哭伯子之仲子不勝哀而病病可歲餘卒啓明之婦李爲某文㸙卒繼劉爲處士源清女累贈封皆恭人男子二人伯曰輿岐太學生娶黄貢士夢星女舉女一仲曰輿豐先太恭人半歲卒女子四人長適汪都運京季子紹慶次字曾太學某長子黯餘未字啓明之弟夢吉邑諸生先太恭人一歲卒娶雷文學廷器女啓明之姊

一人即蕭恭人出也先太恭人二歲卒同産女弟一人爲陳國安婦外男孫一人曰陳論外女孫四人初太恭人之生也父母不快舉女將棄之若有神物訶止者得無棄及先生來委禽母若夢見天神以褕狄覆恭人身卒與先生儷德偕年不偶矣易離之九三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説者謂其義若詩所云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耳獨蔡伯静解云鼓缶而歌當衰而樂也大耋之嗟當衰而哀也盛衰天道之常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爲其動心而失常者故凶有味乎其言之也先生以老儒生道不施用以老夫得其士妻以老父侂得子太恭人以老報未亡人日昭昭寖以㢮所經盛衰之感非一然而行所無事不歌不哀與天爲徒榮瘁靡忒卒以大耋考終命宜哉夫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者死晚矣

贈翰林檢討朱公吴太孺人墓表

朱心齋先生卒且葬十有三年伯子太史文寧屬余表其墓是時母吴太孺人方里居文寧上書乞歸省踰年而太孺人卒合葬先生之墓又二年文寧復使使更爲表表曰先生父月溪公少孤依外家吴氏吴有在溪公三世同居其弟在川公教授里中門徒數十百人獨奇

先生語兄曰爲女擇壻乎無如朱生艮遂定婚先生二十而受室孺人少一歲月溪公與媪葉孺人嗃嗃爲政先生雞鳴起問寢上食柔色以温之孺人先覗沃盥烹茗治饘飿脩脯諸物從先生後侍立已於事而竣先生爲父代任役始則長賦終則筦庫艱難險阻靡不經涉孺人傾筐倒篋如不及又不欲傷兩尊人心相戒秘弗聞也葉孺人卒天嚴寒先生哭無時道路聞者流涕孺人哀如之月溪公卒先生毁不勝喪孺人哀亦如之繼葉孺人者又葉孺人也先生事如所生孺人養必盡物三十年若一日先生友愛母弟及寡妹有無相共嚬笑

相通孺人字兩姊奉小姑訢訢如也先生以吳石松先生之有德於祖也以母葉孺人之造家有大勲勞也以孺人父之賢而無後也覸三黨戚有加等孺人因之其夫觴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夫道也先生初思以儒顯手披口誦三餘無隙晷恒獨處於外旣困大徭中大獄委頓憔悴幾不可識面孺人憂之毀與先生等先生復兩遘大病不能竟故業則從導引之士吹喣呼吸吐故納新趺坐丈室中焚香誦經孺人執家政撳掲不小休簪珥悉歸子錢家復以勞得食膈病謬爲好容不令先生知文寧長先生出其書授讀

吾之不竟此命也非書之罪爲吾吐氣是在孺子孺人曰此子也才君無憂塾師貧或醵金助之文寧窺孺人奩中金蜣蜋輒持去孺人曾不誰何區區者而爲吾子靳乎他日將倍償我里媪竊笑之必而子償者當行乞耳文寧爲諸生先生尋罷去生平感恩知己歲時爲主而祭之至怨家絕口不言文寧旣貴孺人亦謂先生吾不欲兒以金蜣蜋償我第欲無忘里媪竊笑語耳先生捐槖以資族之苦收事而閲墻者縱奴之賈而侵牟者活牧豎之惡病者孺人以金脫賈人之沉舟而厄于漕校者先生爲豪所窘里父老扶攜奔走乞靈迦葉文寧

亦夢金甲神告之日者君舟觸礁而無敗何以故君毋有善念以美報也病綿惙老奴乾没事露文寧且治罪猶揺手力言兒之作福而後已先生衣十升之布食一豆之飯孺人綦縞蔬素門下士有以文綺爲壽者訶之以誡女孫必手能成之身乃可服之耳文寧免先生喪趑趄不出孺人强起曰兒虞我老耶老婦偕兒詣闕應幾得一命下報兒父文寧欣然就道三年考最贈先生如其官孺人受今封尋奉使舁孺人還家明年文寧予告孺人正七十又踰年萬曆壬寅八月二十日卒距生嘉靖壬辰六月一日年七十有一先生卒萬曆己丑十

有一月十有五日距生嘉靖辛卯五月七日年五十有九墓在顧宇五圩之阡余按周官先王所以教萬民而賓興之者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如朱先生爲人子爲人兄爲人父爲人宗族爲人婚姻爲人故舊爲人長上于十二物者亦何不備哉而吳孺人克相之生不逢時不得與賓興書登于天府幸而有子文寧揚名以顯父母天道與善不於其身於其子孫其此之謂耶余爲表其大者以詔後人他細行及世系子姓之屬不具論先生名守愚汝明其字慕顏氏之子心齋因以爲號其爲志銘納坎中者少司馬許

公御史大夫沈公兩公直道而事人不為虛譽者也

贈翰林檢討孫公陳孺人墓表

兩浙望族首餘姚孫氏自唐三司使招討大將軍岳由睦州遷梅川其後顯者宋燭湖先生應時善理學元山陰教諭原彝拒偽吳命入明四傳而忠烈公燧取義成仁名蔽天壤忠烈公三子伯都督公堪仲尚璽公墀叔冢宰文恪公陞尚璽公四子而季為端峰公鏊字文器生之日文恪舉于鄉鼓樂聲譟里門王母楊夫人喜曰是兒之祥也定非率爾人五歲從母鄒宜人如京師會病疹甚惡宜人禱所奉觀音大士忽遇異僧持盂水呪

而噀之遂起已受書善屬對試之如響已治經生家言及古文法書悉合作者間代文恪譔應制語典麗稱旨已歸就婚補諸生已入太學時文恪為大司成公寅出酉歸為諸生先諸生斂衽而拜撫委而服身執禽而隨諸御而公益好為詩賦視章句帖括不屑也從尚寶公展墓會島寇剽邑四境稛載委積或議斂兵城守公言禽困覆車民雖困于賊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悉五尺至六十不患無人下走願竭區區底厲鋒鍔奉萬分之一賊飽而驕徼其敝可以雪恥從之果然胡襄懋公延至幕下公明而執于計知而習于事然秘不言事竟亦不居功尋遭尚璽公喪服除拜上林苑署丞復遭母喪服除除故官尋使楚歸闢小隱洞讀書其中已除良牧署署所部民事畧與有司同富者倚中貴人主斷莫之詰何公涖政有頃得其主名語中貴人曰丞雖不腆白天子所謂我來矣三尺法具在若輩矯命衡行民無所聊丞亦何愛此七尺軀不為民請命自今伊始民事若無所與丞乃與若可共處此也而為號曰有詣中貴人白事者論如法歲課不貢有常刑入奇羨納饋遺者罰無赦嘗為明國法疏示大璫且移書使檢式其屬終公之任毋犯者從苑入朝所過富人卻行為導跪而

拂席請獻一朝之費丞中其餌雖有百罪不加法公麾去之小人都不可與作緣苑旁蘭若歲以五月五日作佛會男女同席履舄交錯公屏之出界有父訟其子召之來垂涕泣而道之以孝慈也其人亦感泣卒為父子如初殺人亡命者前兩丞捕不獲聞公至喟然愁悟詣公自負以要領之罪故不敢為辭說具首實對所部肅然萬曆初修兩朝實錄令諸司籍記上史館苑事屬公纂輯精覈為諸司最有詔覃恩公應封其身而辭以迴貽尚璽公報可拜命之次深念吾散吏邀恵及先人足矣不歸何為司徒檄公督浙賦署民遮留萬數乞定均

輸法乃許行爲別戸三等課牲以是爲差署人至今便之而中貴人娼嫉公者中之銓曹出公判膠州州濱海可望蓬萊及鮫蜃氣結爲樓臺者或以公雅好遊觀僞而公不可指其室曰逍遥遊人間世此卽三山也何必膠州堅請以故苑丞致仕而更築堂東園稱大隱焉雅慕陶靖節之致東郭臨蕙江爲五柳莊地僅十畝而曲折迂迴窈窕若不可窮壘石引泉嚴谿池亭可供吟眺者百數皆摘歸去來詞中語名之恒以花時召客曰獨樂樂不若與人樂之暢也夏則披襟而當荷風北窗羲皇上人如此矣又爲嘯臺倣其家公和故事雪後登臺空

四望撫掌大笑吾鄉者謂三山在人間是非銀闕耶嘗遊蟠龍山大江如縈距莊孔邇且與嚴陵相望語諸子而翁遺世樂生以所齎志屬爾曹此吾長夜之宫也公師友造化不爲世俗所役而篤于人倫行先孝友母宜人善病辭不就省試尚璽公卒晝夜號慟柴毁宜人常自守視譬抑之乃起居母喪如父喪晨必肅衣冠率子姓謁家廟出入必告時物不薦不敢食哀端所觸哭泣猶祖括之日也事鴻臚兄甚恭私用養求不給則應比歿而見其袍敝取新製緋衣以斂又割產業其幼子御諸子嚴毋狎見卽幼穉毋敢諱以禮讓訓族人不犯有司窮窘之徒特能振恤待公免飢寒者甚衆再葺忠烈公祠建清白堂爲齋所修邑城隍諸神廟文昌漢壽亭侯祠莊之北爲樓奉大士以宜人舟中禱有功也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公之義蒲阪楊冢宰萬安朱司空毘陵唐中丞銅梁張司馬嘗譽之此幹國之器非直保家之主也與文博士彭徐方伯中行歐郎中大任何太史洛文爲社有金臺梓北遊梓余嘗以通家造公陳說古今無不貫悉祖士少風領毛骨沒世不見如此人矣于家與弟司馬鑛方舟遊賞有宋薛荔詠呂少傅本楊山人珂往還最稔有漆園梓游白嶽字

從汪司馬道昆郭山人第有白榆社草園居有東園漫稿舒嘯軒稿嘯臺詠遊招寶山西湖有四明遊覽編虎林雜詠可謂綜采繁縟杼軸清英矣書法出入宋元諸名家署書大草踰數尺者流爽淸舉素强飯無恙萬曆壬辰元日衣冠而坐召子孫進酒曰吾先人年不及指使乃翁今比老爾曹第循先襲業不遺故舊吾何憾焉因偃卧有頃息漸微恬然而瞑距生嘉靖乙酉九月十有三日年六十有八配陳孺人邑之眉山人曾王父司空雍王父詹事主簿文簏父高郵州判官孟莊高郵公與尚璽公俱娶于鄒葢從昆弟女所生子女交相愛兩

公夕寮壻相善也因以孺人女公孺人姿識不凡通詩
小楷與公相當而鄒宜人以從母爲姑虞其有挾而亢
御之奇嚴孺人不自矜倨察姑顔色爲進止務當其意
姑病數年性益多怒嘗省藥物食飲爲之舉箸以進而
姑安之卒未嘗被訶家在邑東北三十里避寇入郡城
孺人母亦同處焉前奉姑後奉母五味之膳日三至適
娘強禮宜人喜謂鄒孺人吾姊妹俱高年吾子若壻吾
婦昔女孝敬不衰不知老之將至矣諸姒若諸母及里
媼行輩尊者傴身下之司馬公兒時以扇乞公書孺人
在坐目不旁視移時不出一言比伯子諭德與司馬同

學黃先生黃先生者文恪弟子方正不可干兩人受教
無違師亟稱之司馬時因諭德入見孺人孺人乃始言
叔郎幸與吾兒相觀而善也少精九九數爲父持籌會
計如男子比爲婦以其奩佐公治產諸僕謹察其能農
者市者供僧纏采薪者諸婢能織者爨者因才受任稍
惰則斥不用家具大小井然懸垂之類無時而隊枝格
之屬無時而弛食不厭蔬衣數澣如新舅姑俱卒迎鄒
孺人及兩側室子同居終其身居恒語諸子厚者不毀
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人有非則顧爾曹掩蓋
之不欲明罪之也人有過則願爾曹教諭之不欲明棄

之也或摘觖以揚人惡輒以瑱掩其耳諸子就外傅必
謹其所與處者焉囊不令貯一錢而購書則不惜費時
問所誦書大義及談說古人嘉言善行聽之忘疲諭德
舉鄉試第六人戒之曰此爾家尋常物不足多尚公好
客客常滿坐又傾率有勝致暇日涉覽園池及境內佳
山水孺人淅米而儲之薦羞質而無侈求可繼也子俱
受室則曰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佚
用之寧無橫乎析箸俾各食其力而養不得過豐或有
盛饌對案不舉吾昔函三爲一未之敢忝今以一爲三
能堪此費耶公初無媵侍比居京師納一姬孺人爲書

詰之辭甚悲惋類蘇氏迴文公出以示司馬因遣姬去
孺人卒遂虛東房之位公既卜兆蟠龍山孺人往視大
以爲佳告公同穴之信有如皦日公先葬孺人而三子
以公合孺人生嘉靖丙戌二月三日卒萬曆癸未九月
六日年五十有八男子三人伯如游即諭德以檢討贈
公贈母孺人娶興化守徐紹卿女如浙諸生娶商城尹
韓堺女如淯諸生娶廣西叅政胡維新女女一如潢適
工部主事諸大圭子太學生士彥如游子三人應本應
采應樂女一人應秀如浙子四人應策應榮應乘應東
女一人應相如淯子一人應杰本聘岳州守胡旦女采

聊零陵尹蔣京女策聘孝廉陳所志女秀字方伯鄒埜桂子光緒枏字孝廉張釜子治化余惟忠烈公子孫文武互用八坐九列名實相望後有作者蔑以加巳上林公貴而能遺權如謝宣遠翱翔文苑如顏竣扈得延之文義醇厚爲行如萬石君家子孫歸田適志如何準第五不減驃騎純終須聞與祖父兄弟並傳豈不難哉許文穆謂古逸民夷齊虞仲皆世家子公才具過人小試而遐斂之曠而有檢通而不雜目之以逸文穆知人矣

故孝廉封給事中田公何孺人墓表

隆慶初察舉天下孝廉文行異等者蜀以趙文肅公弟

小洲先生應詔除國子博士余時師事文肅得亟見先生先生每爲余言其鄉孝廉伍少竹公之賢也名在啓事中而不就徵余私心識之垂二十年今給事田公來尹鍾祥以廉潔慈惠著聞不腆下邑實波及焉余季弟從給事公後成進士悉其家世則知田公公季子也公之先楚麻城人勝國末徙蜀與李伍兩家以籍自占而伍最微因以爲姓田氏子亦冒之公初以伍登賢能書而後乃定爲田云又垂二十年余起家官蜀則公與其配何孺人後先沒矣給事昆弟樹石墓門前除使余表之其女弟夫李君爲公與孺人狀數千言意致詳序詞條豐蔚不啻李漢之於昌黎而亟稱公以孝廉終其身有古獨行逸民之操鄉人亦遂目公孝廉明所貴非爵也公名騰字孟升別號少竹以父竹岡公故竹岡公用明經久次爲遠安訓導初娶楊孺人無子副以王孺人晚舉公及弟勝憐愛之不苦以學而公童少時神爽聰令雙犇電燭居然不可陵踐其處見遠安諸生橫經捧手雍容都雅而心豺之潛挾筴坐帷中讀音調英發所未即解以如意帖之沉思丙夜不寐母閒過其室積書連案驚曰是不療饑空令兒劌心竹岡公笑曰故非婦人女子所知益市經史百籍授公久之父還蜀楊孺人

老且病公扶侍兩母必先楊而及所生楊孺人大喜所過神祠爲公祀釐兒事我孝神其右之年十有七補邑弟子員學使品其文是拾遺端明流亞也邑令胡濂崇奬人倫以公爲首令子弟受經門下而會遷縣治宣言於衆爲此邦文獻開先者必田生矣公於學益肆評書翼易廣史論凡數十萬言戊午舉於鄉浮瀘江登大峨豁然有囊括宇宙總攬人物之意而楊用脩先生在渝中特懷刺造門自有一往儁氣名理奇藻語無空設先生肅然堅城壘待之已而謂人此家貲適逢時張傳望班定遠安足道哉爲贈詩相期許也南宮之役主司覽

其文乙而不能竟再試再格而心念兩尊人老不宜遠
遊遂不復應公車朝夕非手所滌器不以上食食旣乃
快家故無多餘之羸時斥以市甘毳而身所衣食下與
僮僕等父性卞左右小牾作色不夷務爲歡端劑之父
病顛眴常以夜分齋沐禱於天請損身壽益父泣盡繼
以血空中窅然若有應者其事秘家人莫知也後有相
人者語竹岡公而年當四百五十六甲子而子得請於
天矣忽不見卒如其言云最後母王病察脉和藥有差
而左手足不仁公相之不用杖者六年居父母喪至性
過人號叫極哀言與泗俱飲食損少形臞憔悴未殯不

離柩已殯不離墓其治墓若守舍畚築之工以身先之
緣是亦病痺歲時上冢若廟祀俯伏涕泣如初喪舉於
鄉四十年子貴矣衣敝履空飯粒脫落盤席間必拾噉
之一畝之宮百畝之田受之先人無有加也行年六十
里中推祭酒出入無葢恒以徒步而更簡出卒逢之不
識爲公識者或盛車騎望公來輒避匿終不令知也與
何孺人白首相敬如賓旁無媵侍愛其弟勝老而彌篤
女兄失所歸于諸其家事之沒身置祭田若干簡宗人
典祀事而以其羨周婚嫁死葬之不給者西郭隙地以
畀窶人子生則養死則瘞焉客死經紀其喪歲薦餓民

卒流亡賴公無暴骨某子甲富而豪阡陌闕行公騎誤
蹊其間諸少年鬨集辱公百方公自引謝而已或問公
何得顏面不異公曰息謗無辨止怨不爭直是順受故
耳閔某氏子貧召而衣食敎誨之一旦竊書劍衾裯去
公諱不言兩人者旣而悔之泥首來歸公遇如初與人
落落穆穆可得同不可得雜而府輿傾寫不爲關鑰少
年好修奬進特至凡所題目必爲名勝李大夫爲舟所
深器許而以其子妻之者也鄉有鬪鬩乞公居間或到
而情首或中途改辭或託狂易去而公平時不出一疾
言不談人過桑椹甘香鴟鶚革響醇酪養性人無妬心

矣其學精于易尋微之功不減輔嗣禮則日執之三百
篇後善陶靖節所言詩雅相類要以抒性靈自成一家
不襲人口吻爲諸子談析經義商略先往名達論霸王
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斟酌時宜中窾破的已復令諸
子更相易奪言無遺失而公亦爲解頤相樂也生卜兆
豫知亡日咍臺大鼾而卒何孺人者父曰處士瑤母鄒
媪媪爲名臣鄒立齋公從女而瑤世父悌爲御史媪舉
孺人而歸寧立齋夫人視之喜是狀甚肖先君子必亢
而宗稍長夫人命其母敎以內則女誡諸書既有倍年
之覔而姿貌端麗夫人益愛之兩家求簡美對得公而

孚公事親孝孺人佐之雞鳴候寢日治具瀹一茗炊一粒不假手女奴逌其老也廩廩敬共不衰王孺人疾立而侍衣而假寐經月不懈楊孺人病久不起女奴嫌積垢穢以故自遠而孺人執其𣝣褻惡者楊孺人聞而泣數行下視天異日以賢婦事吾婦公好學盛暑嚴寒坐夜分孺人亦坐夜分購書貲不足則脫簪珥諸子見公老而好學請少休孺人正色曰吾聞之家御史鄒吉士學寧可一日廢乎衛武公年九十猶作抑戒寧爲應明經舉耶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能矣與公三居

喪事必諧禮凡喪闈以內孺人主之闈以外公主之無相瀆也歲時之祭自掃除以迨酒醴肴蒸督戒諸子婦有一不虔先神討之諸子婦執事有恪無二心者事外神亦然晚年病目齋戒誦經目乃大開他人效之無驗也御諸子若諸子婦嚴而行之以慈足不踰閫親屬家燕會絕不與諸子姓謁者止於門外曰此文伯之母之教也既爲命婦諸子以命服進非祭饗不服而枲麻織組作苦如故諸子孫或與人小有言對案不食諸子孫詶過乃已臧獲無老稚調其饑寒而檢約其出入數問諸子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問邑若鄉之貧債而食有

別券者幾何家問獨夫寡婦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遞不耐自生者幾何人以言於公爲助之通窮捘絕而施惠焉居恒言兒曹震華鼓建朱旗轟隱交路無以我豁平昔時意氣古語有之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老婦獨當君子內政五十年攻苦茹淡誠慎之也年幾七十矣失公不勝慟愛其少女女從李大夫鄧州謀聾母以行孺人持其踵哭曰我極念兒顧兒父已逝未亡人何得遠出病且革諸子子婦各以次進受訣已總命之曰田氏之男教與吾鄒氏之母德若輩所耳目者勉之無忝其先人且寄聲

吾女交相勖也遂瞑當伯子舉於鄉則竹岡公已卒又六年爲甲戌公攜伯子試南宮伯子成進士授華容令所教當官法備具伯子貫行無爽以高第徵爲兵科給事中已而仲子貢太學季子舉於鄉又十四年爲丙戌公攜季子試南宮季子又成進士公不色喜仲子績學似我而數奇天其或者晚成乎又三年爲戊子仲子果舉第三人而季子授鍾祥令所爲教當官法如伯子季子奉之復以高第徵爲兵科給事中兩子爲令同所拜京朝官復同蜀人益慕服公爲口實兩子按令甲所封公官俱當給事然公挾負大其餘緒僅見之兩子兩子

原缺第二十七葉後半葉

逡巡不敢以賢知先公公歿而季子始舉封勑若曰教子能仕國恩逮之而不亟就者意誠愛其所自奮非姑爲讓而已也知臣莫若君信哉是言矣末俗溝瞀之儒仰面看屋梁籍口性命玄虛以文其固陋其次攟摭垢蠹逐鄭康成車後如蠹魚生死竹素中安足道哉公幹國之器行應規表披文相質士林宗詠令端委廟堂綱紀天下其軌轍必偉異不羣而一辭徵再辭封抱膝閒靜陵遲不仕所謂善於托大長於自藏矣余故表公之墓令後人知蜀有儒者田先生比于揚子雲之玄冢焉其世系與生卒葬月日子孫名字婚姻載志狀中

析理分明治舉子業操筆立成貧無尋檢才藻爛然年十四爲邑諸生試輒冠其曹偶而六上省闈幾第者再卒報罷喟然嘆曰夫孝友爲政居仁由義大人事備此非孔孟家法耶何屑屑科名遂謝去一意事親爲色養先意承志孺人亦同此誠竭力將順兩山公治生饒給喜客一日無客客食或夏屋不承權輿則不歡贈公夫婦親治具有優無匱客無不厭飫兩山公日酣暢忘老之將至也贈公慕郭元振范希文之義所周急矜無告必先其親者坐是趣窘然一縷一錢之入終不忍私兄鎧無子割名田十畝俾置妾妾子二人贍護成長矣兄

字禮老而貧衣食以時給終其身不衰中表劉某游楚發罰財故衣數事授之具資斧受業師羅東之以應明經行室如懸罄也謀之胡孺人典衣子錢家得八十金辦裝羅卒京師舉務還其子其子泣拜稽顙公益感然更爲經營三十金俾扶櫬還其重倫義爲德無已如此類雅好玄言游心於淡合氣於漠抱德煬和以順于天有善叶卜者致諸家受命如響早舉子女不育四十後禱于邑名山而得丈夫子三人皆胡孺人出孺人名良玉父爲安鄉令三江公袤母爲濱州守劉公某女弱年貞靜有禮法父母愛之不輕字而習郭氏世德又雅聞贈

公才遂以歸焉奩具極豐贈公若有不豫色然者孺人曰君意欲妾爲少君孟光是易易耳盡汰其冶飾而椎布操作事尊章甚謹兩山公祭先籩豆殽核精腆有不時客則以簪珥易贈公不問家而好施如故孺人委曲應之必當其意贈公之謝諸生也孺人贊之士君子立身自有本末豈以青青子衿爲重哉而侍御十七爲諸生有聲學士子弟執贄者輻湊其門贈公曰此足繼吾志矣父子聚談皆聖賢學術古今政體曰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非異人任也圖之易舉而措之斯無難孺人亦時督課勉旃無愧哲父而贈公卒孺人撫侍御而號若

考作室治田子弗耕穫構堂何以慰先人地下侍御强力專精舉于鄉第二人而孺人詔之若父志不在小故無事科名若其勉之無以小成自滿侍御乃從王塘南先生考德問業傳道解惑爲入室弟子舉進士令東陽循良冠浙東西在南床以讜正名蓋一舉足一出言不忘父母云贈公生正德庚辰十有一月七日卒萬曆甲申四月二十有八日年六十有五祔葬司理公墓孺人生正德辛巳七月三十日卒萬曆庚寅十有二月二十有九日年七十祔葬高王父墓丈夫子三人長一鵾禮部儒士有儒行次一鶚郎侍御戊子舉人辛丑進士次一鵾藩府典儀鵾娶于某子鎮東諸生鶚娶于某封孺人子鎮方國子生鵾娶于某三子少者鎮宇諸生閩陳侍御達卿序汝薦三世先德錄言鎮方楗戶擁書訿疎邑市賢行諸儒不逮鎮東鎮宇湛精下帷嶽嶽庠序間以方東京楊氏淸眞愿慤門風不替陳郭兩侍御同籍陳又令吉水故覩記稔贈公孺人承前啓後功于三世爲最試以東京郭氏名德相提而論不賤道而畏貴則關東觥觥之憲也小心孝順爲都講諸儒敬重則穰之丹也師事李固死任殮葬則朗陵之亮也帷帳錢穀散宗親九族無遺則茂陵之伋也以汝薦爲子忠正朝廷

上下平必能爲雒陽之賀矣賀祖堅父伯游並修淸節而陽翟之甥子孫公一人侯三人廷尉七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二十餘人侍御史王監平者甚衆史稱甥推巳讓物舍狀探情慶延于世蓋由此也郭祚傖詎遜楊令郭又詎遜漢哉余竊取陳侍御之義屬詞比事如右亦庶幾中郎爲有道碑不愧辭耳

贈刑部郎中沈公吳宜人墓表

曉峰沈公以子憲副公貴封中書舍人贈刑部郎中配吳封孺人贈太宜人葬久矣羅宗伯某中丞爲志藏穿中蒸門之隧樹石蹕域憲副則以屬某某同籍進士且

原缺

承之浙臬司知公父子稔按兩志爲表于左公名綱字
擬之其先汴人從宋南渡家仁和芳林里傳其世至漢
屢公廷璽娶萬孺人生公舉止夷雅若儒生中悕達於
面貌不設城府同里吳處士泉婦彭媪無子獨有女以
字公是爲宜人能以女代子公幼喪母獨治生奉父公
父卒宜人又能以婦兼子屬倭內犯郊堡之民爭入城
避難而公亟襄父窀穸事乃行痛母早世見遺物輒流
涕不已歲時常祭必哀宜人之父母壽卒佐公治喪如
子禮人謂公夫婦盛德必有後舉五丈夫子家督則憲
副舉進士官中書舍人奉使益王邸視作高文端斥上

字
得便省覲已事還朝請公偕往不許若致身事主貽我
令名足矣吾雖老有若諸弟不煩內顧既封如子官益
自抑損非有大故喪禍自如未嘗入公門守令有竟任
不識其何狀者時與故交談農桑及古今盛德事以化
誨後進間置酒爲歡客去掩關獨坐澹如也憲副遷工
部郎宜人從之京鑄錢令起貴人請託諸胥史夤緣爲
奸利憲副謝絕一切造請譏察奸冒宜人爲申儆關鑰
三尺童子不窺外戶以清直名郎曹間而公病憲副欲
請急還宜人慰藉之吾當與諸弟侍疾若專意公家有
萬分一補即若父樂而加匕箸矣公體果平久之病復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九

京山李維楨本寧

遼輔國將軍朱楚棠公神道碑

公諱憲熬、字伯淳、遼輔國將軍也
高皇帝第十五子遼簡王植、移國荊州、是生益陽安僖
王貴煣、三傳爲康恪王寵瀩、四傳爲鎭國將軍致槻、娶
孫夫人、剪桐貽緒、訓梓垂芳、其所由來遠矣、孫夫人孕
時、夢有以佛像贈者、金粟如來、青蓮居士、前身非偶、異
代同符、既生、髮際有骨如珠、膚理娟秀、河目公侯之相
隆準高帝之孫、乳虎食牛、龍駒汗血、屏綺紈而佩觿韘、

敦禮樂而說詩書、一目不忘、五行並下、鎭國旁招耆碩、
妙東哲英、石首則成仁卿、華容則孫兆孺、山東則宋應
元、吳下則顧季狂、處王盧季孟之間、結融衡爾汝之契、
琢磨問學、斧藻明嶷、漱芳潤于六經、咀風騷于七略、秉
太乙青藜之杖、天祿先登、披長庚紫綺之裘、風流自賞、
是時鎭國方老、公載詠蘭陔、用娛蔗境、却賓朋之請謁、
顧復不違、倣嬰孺之笑啼、婆娑屢舞、昏定晨省、夜寐夙
興、雖中郎之于舍無虛、而北海之客座未滿、鎭國弗善
也、公乃與客約、以鎭國就枕爲期、月明而鄰蓋斯飛、燭
焠而刲書無誤、鸞笙鼉鼓、聲音隨鷄唱俱闌、玉斝金尊、

涓涯等銅儀共徹則又叩中閨而問寢衍內則以羞珍矣時人不察謂公夯長夜之飲卒不自明也鎮國病思南海豚相距數千里公以百金購舟人旦夕獲之一七而愈昔闘鮮出筒中鯉浮井上他岐豹逝別帳蚊飛抑有孟筍解藤焦爪劉韮事由天授力匪人爲大孝直通於神明休徵允叶於圖史至今里巷之間侈爲美談焉鎮國以天年終公口廢蓼莪貌微苴枲支床鷄骨柴羔之齒不形繞樹烏啼皐魚之淚頻下緜此朱門跡掃綠野躬耕閒三逕其誰從搆層樓以獨處既而中丞曹公謝政里居鮮所交往間從公遊詞酌餐生之旨經營邦

老之方并門妙麗不觀翻添公案淑德清貧自約未諳酒籤須令火宅生蓮庶可須彌納芥儲安石東山之絲竹盛季長後帳之筦弦封侯醉鄉遞長詩社阿谷珠貽神女石城槳送莫愁漢上題襟花間著集蓋知空即是色有託而逃是以望之若仙無入不得中丞俄騎箕尾公亦召賦玉樓先時夫人復夢蓮座寶幢自天而下迎公西去生原有自死詎無歸維是歲在龍蛇庭棲鵩烏善人忽焉殄瘁通國爲之欷歔耳公鎮國家督諸弟六人首以楚棠爲號諸弟從之塤篪迭奏籩豆孔偕唐棣之萼相輝田荊之幹不析至于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冉

雍使臣如借劉四罵人不恨心許徐君之劍諾重季布之金解晏驂而贖僕分邴宅以收孤欒懷待雅倩在樂施原涉朱家義先振急不可一二其詳也公生嘉靖壬辰正月二十日卒萬曆壬午十月二十有六日春秋五十有一娶王夫人別駕王覲裔孫二子長曰衎埣衎埣飾塗茨以丹雘緣弓冶爲箕裘能不朽公者也其他子女行嫁與墓所葬期具行狀墓志中銘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汝則帝胄汝則國士文人無行結習靡靡汝則祭兄汝則孝子晚遊歡伯復躭聲妓佚汝以老休汝以死死生大夢託諸竺氏所不可知於汝足矣

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陸莊簡公神道碑

陸莊簡公名光祖字與繩嘉興平湖人也其初爲顓頊裔齊宣王封少子平原陸鄉因以爲氏歷漢至唐徙家于吳唐平章事贄宋樞密副使旋吉最知名六世正博以宋臣不仕元學者謚之靖獻三世宗秀布衣入朝仁廟對稱旨予之官不受賜金幣歸復以出粟賑災旌其門子珪好行義如父授迪功郎子張官程鄉令贈副都御史子淞爲公王父舉浙鄉試第一人官光祿卿子杲爲公父舉進士官刑部主事母沈夫人感異夢生公知其不凡四歲見隣許翁必揖已謂翁何以敎我許授

之二南郎成誦復為言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若知其解
乎曰謹受教翁走賀王父是必一代聞人既就外傅手
書范文正自秀才時以天下為已任於簡端得刑部公
案頭三子口義而好之誦之不失一字刑部公攜如京
師道逢故人馬工部崇謙方議安南事馬以策公下筆
千言莫登庸弒君自立人心未附聲罪致討必懾而歸
命兵可不血刃也卒如公言年十七舉于浙刑部公亦
舉京兆丁未成進士夏文愍首擬與伯父善召之不往
除濬縣令濬負山帶河編戶五十里水旱無備民以流
亡為損里五之一上官難之力請而後可虜奄至都門

中外戒嚴而濬無城所取土沙則勃壤山則騂剛不相
入公令和而杵之逼迮捆緻土乃堅以農隙鳩工城成
而民不告勞大司馬議徵畿郡民往築塞公慨然曰是
剜唇而治齲潰小皰而發痤疽自覆之術也按臣用其
言入奏大司馬憑怒何物強項令阻撓軍法當治罪
世宗赦不問而用司馬言如故公請如漢踐更以戶口
出錢募塞上民受役遂為令畿郡人人誦德矣大僕徵
戰馬開府督檄如雨下公殊爰爰開府瞋目髮上衝冠
責公以囚服視事公不為動已而市馬廥集公得平價
市之費倍省而馬先期至真人陶仲文以方術幸公案

其私人李榮罪陶為關說不免出祠部鄲郡邑迎謁致
餽公不與內鄉王奪民田封丘王私販長蘆鹽索田還
民而治私販者趙魏民氣決敢往聞虜變頗生心則募
壯士為義兵羅詰不逞者其中與之更始皆願為公盡
以一當大豪李以平而隣邑盜李邦珍攻城以十數及
有詐為緹騎切滑令者就縛問之若何不犯濬曰濬令
嚴敕戒備也公且去濬而師尚詔反坐邢亭中召壯士
馬忠仁與尚詔妻弟往招之尚詔故憚公吐實曰吾為
官吏毆至此不知所委命陸公幸生我願得謝之醮酒
椎牛款忠仁呼其黨且來歸而他路兵奄至詔疑忠仁

賣已殺之勢日張流毒數千里聞者悔不早知公計也
邑人盧柟善詩賦而傲倪人前令憾之傅以殺人罪深
文不可反公為理出前令讀其辭曰非漢廷老吏手何
能破我獄邑中水野有溺死者公蹙然問閭徒白錯其
民力竭也安猶取哉疏請蠲且自劾罷大司徒為蠲三
之一治行冠三輔而宗人炳官執金吾有寵引公為重
公請南得祠部郎會倭寇江南大司馬張經少司馬楊
宜以公叅佐于時名將俞大猷盧鏜輩從罪廢起公厚
禮之而勸相之悉得其用嘗操小刀偵賊於黃浦猝遇
賊河漕舟人恐公坐晏然賊舍之去而已得其虛實有

以制之矣分宜相容用事軍中者忌公公還署而與趙文肅貞吉殷侍郎邁王太常時槐講學栖霞牛首間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暇則討論朝章國故經濟天下大法給事中吳時來故與公善吳論分宜相仇風霾計吏咲其黨媒蘖公公棄請急省母太宰王用賓持之免尋遭母喪公除則金吾卒分宜逐朝議重公推擇爲祠部郎已改儀部郎

世宗求長生譆忌諱憲懷太子薨百官不赴祭比靖悼王薨亦然公奮筆曰昔已誤豈容再誤

穆宗在裕邸知狀使閹迎公於路王慕公讜言祭拜時

稍前王幸識一面公諾然立不踰位也

今上生當告廟秘不敢言公勃然見乎色龜生卵鹿生麑且致賀而生皇孫乃不告乎趣具疏疏入

穆宗遣人十數趣恐之是無益而有害也乃已諸以方技進者與諸王國行媚於內者干澤無度必裁之正伊庶人典楧罪發太醫院吏目何雲龍乾沒狀汰諸王國名封婚葬私賓冗費以萬計甘露降顯陵閹張方以進因丐加恩公不許景寧王微服入都言設醮祝萬壽而郊宦都御史兌以平州同知邊維垣毀之大不敬公舉以湖王不得擅離國若明犯禁而以無左驗事繩人長正安窮罪在王

上置不問吏何東犯法公笞之吏怨大宗伯嚴文靖曰吏非郎屬郎輒行笞是無大宗伯也嚴公恚甚欲兩人挽公謝公曰我無罪何謝兩係乃代公謝文靖意釋更重公有以公清郎宜爲清卿者將授尚璽公以讓其同撈王時槐文靖公既爲太宰即移公吏部郎

世宗罪諫者不復序錄徐文貞柄國與公議以次賜環而仕宦觭重進士一途公破除資格擢舉人御史劉陽爲光祿少卿貢士知州張澤爲僉事吏典史薛侃爲知縣而亟甄進廉吏樹臣鵠焉徐文貞嘗言某可爲少司

馬公不應文貞曰吾業密以上聞柰何公對曰夫夫異日必負相公所舉某不敢負相公故事吏部郎寡交接名曰引嫌公時會客咨詢人才心識之大計吏皆按籍默定等差公廷問極詳人莫敢以愛憎行私有名臣子挂吏議或曲全之公訟言此隤其家聲中文羞以爲子何足惜哉太原衛經歷王某巨璫王本弟也以年老黜欲倚本奏辨太宰患之公移檄五城凡黜吏不服妄言者發口外爲民某當官多罪狀宜削姑以老致仕而匿京師熒惑是非亟捕論如律璫恐更求貰也其負時望若胡莊肅松吳介肅嶽王恭節廷毛端簡愷海忠介瑞

張恭懿瀚王襄敏崇古姜宗伯寶方司馬逢時張司馬學顏王司馬一鶚或在田間或在散地或在外僚或有流言超拜之保全之終著聲績甲令有司必三薦方考最封親公以兩京多撫按臣取薦易遠方不然非所以廣孝理自後得撫按薦者卽許不待三進士選庶吉士不宜間一科舉人就教職試中書得會試任子得爲郎辦吏免支鹽皆從公發之初吏部事大小關決分宜閣視部若屬公獨行一意卽徐文貞不爲下已擢太常少卿而太宰孫丕揚時爲御史劾公專擅巨璫馮保所親爲吏遺公重創與王本爲輩語中之衆爲公危公疏言

近日南京刑部缺尚書應於侍郎資深者推補則無如吏部侍郎朱衡而丕揚謫臣以郎中升侍郎爲專擅
上總覽朝綱大臣兢兢救過不給小臣欲專擅誰敢者吏部失職權歸姦佞幾三十年賴
陛下聖明得反正臣不自揆精白一心庶無負任使令罪陷不測恐後人相率委靡自全如國事何
上爲罷公謝御史屏居七年
今上卽位起南太僕少卿關中李時達爲長吳興許孚遠爲丞胡布衣順伯周文學彥秀五人談詩論道有切磋之益踰年遷太常卿未幾遷大理卿至維揚心動亟歸而刑部公寢疾矣二日而始受訣服除起南大理已遷大理先時給事余懋學御史傅應禎劉臺以言事得罪公遺書規江陵相不報江陵歸楚楚按臣趙應元稱疾不會葬臺長黜之刑部郎王用汲劾臺長語侵江陵或謂當如諸諫奪情例與廷杖公訟言前事出意外故有嚴譴今事定卽相公何樂爲此王遂得鐫職江陵還朝衆以素服見惟公衣緋見不設坐公厲聲曰公卿坐而論道于坐爲是據上座江陵曰五臺兄別來十五載英氣尚爾公笑曰薑桂之性至老猶辣公聞江陵尚不釋然於王郞排闥而入故迂緩其說忽言曰某近頗

進德江陵問何以自知進曰能容人耳江陵知其諷已而王郞得全已遷工部侍郎江陵謂公何不近卜居得數往來曰猶恨不遠江陵恚往者兄力求去以遠分宜豈分宜我乎公起而答曰外人側目公者不啻分宜而御史耿鳴世以決囚不及格謫公言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謂何而江南議秋糧改折者江陵欲增其額公爭之江陵艴然浙人難事如此公亦拂衣出備員九列不得論天下事誰爲公言者御史張一鯤乘間刺公公遂謝病時盛夏維舟潞河納凉而譏人道公有別圖江陵知公無他腸必不爾公歸益自秘吳興有陸山最深

人跡稀少築室居之顏曰大休四年起南少司馬請改
少宰佐其長程才拔賢一如爲郎時有臺省坐忤新鄭
退居十五六年人不省記擢之而以他事與言者齟齬
復出公爲南司空御史周之翰因刺公耿恭簡定向疏
辨其誣且言臣與之翰同鄉不能與別白人品實臣之
罪臣宜黜陸某宜留公行至潞河而銅梁張少保鎮檀
州相距二百里迓公過之御史楊有仁以爲言下吏部
議公疏言臣少喜談兵密雲牆子嶺虜所從入臣恨未
諳其翔實故以阻凍馳往一觀部議二臣素以功業相
明許究論邊事人臣爲國之義何所可疑

上詔速公往任而公力求歸得請二年復起爲南司寇
往南臺省無出位聽訟者後乃有之公不許御史某庇
其鄉人誣主事劉某鬻獄公糾御史御史去而主事得
白太學生潘揚善爲奴所弒僞無死而司城反謂潘殺
奴隱之公迹得奴伏辜蔡御史時鼎讁矣或誣蔡受他
商賄私票行鹽公問之當塗令章嘉禎知其謬謗不行
諸郎中如王學曾譚希思馮景隆馬伋黃洽中之屬以
才淹卹力薦之不令其知也而梁端肅材有任子以清
貧無爲地者公代之請可謂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
之迹矣儲議未定巨璫張鯨懷二心公與耿莊簡合疏
斥鯨不法狀復救給事中李沂復疏請建儲而誅鯨以
明示天下不報已改北司寇賈人子徐性善富而府怨
御史某奏其盜內帑
上籍其家下法司議重辟公奏罪不當辟擬戍爲允凡
三上然後可公貌不中人而癯復不脩飾邊幅取與一
介不苟聲吐洪暢骨力勍挺雙眸子烱如星
上稔知之此着破靴陸郎中也用公爲太宰御史王之
棟卲以仁陳登雲阻之不聽公受事不復謁政府而絕
中貴干請更嚴選郎王教與公同志公常嘆曰王郎助
我猶我之不負嚴文靖也而亟用建言得罪諸臣及高

賢遠引者客言後來之彥何不多自樹公謝曰彼其時
有待若夫宿望不以時登進將漸彫落矣人服其公雲
夢鄒郎中觀光清正能知人公以爲考功郎計吏舉公
廉清苦之臣二十一人斥其貪而狡者雖已爲臺省不
貸海內翕然嚮風先是長洲申公去國疏薦蘭谿新建
上手詔二公入閣公以閣臣例由部推其由閣中薦非
制也請如制永年伯王棟乞襲父爵公言外戚恩澤封
不得世而鄭國泰以貴妃弟授錦衣衛都指揮使當與
中官有辨請授棟都督僉事兩戚畹深啣公掌司禮者
田義爲貢生求令不得御史于永清論義不法實以前

事義疑出公指從中搆之嗣以擢饒仲萬國欽兩言官
有　旨盡黜選司三人公言二臣第論閣臣非敢犯乘
輿卽閣臣亦謂當優叙臣實注擬乃蔽罪三司臣臣何
顏立于部上
上切責戒勿激而推閣臣廷臣以公爲首蓋援往例
上因詔讓公給事中喬胤復有言公遂求去疏入卽報
可閣臣王文端亦以不奉詔同日罷公疏謝復請
上愼簡萬壽無疆之聖躬早定萬葉永安之大本其忠
愛如此公精心爲政夜恒不寐燥渴飲水而樊御史玉
衡趙考功南星來會坐談久痰上攻而厥卧一夕強起

既歸日整衣冠危坐於朝事未嘗寘懷爲司馬石星言
東封非便任者市井小人不可信雖杜門簡出歲時祝
聖謁祠展墓不廢禮臘夜坐忽仆門人掖起自是足陛
企微呻吟凡兩月子孫環問何所苦公曰遂兩月耶殊
不覺所苦劉中丞行縣視疾聲嗽咽猶訊朝鮮事若何
至冬絕粒五日應對如常盥而整冠遂卒貌如生赤潤
若泚手可屈伸觀者異之遺命戒子孫無請卹而守土
臣以聞朝議謂公名德宜有褒叙贈太子太保予葬予
祭加一遣刑部郎孫成憲視作斥上聚公素行以端簡
莊簡二謚請

上曰莊簡可科臣趙國璧猶以前推閣臣事爲疑而復
有議及謚者然輿論自定莫之易也公世膴仕而無厚
積至老布衣疏食不殊寒士刑部公喜施予公佐之置
田十頃周族貧者諸弟先卒子其子女其女不啻已出
就家塾爲鄉約率父老子弟誦
高帝聖諭諭之已具酒脯聘鄉有德者爲社子弟行酒
歌鹿鳴如鄉飲酒禮又以田二頃助里之役於官而不
給費者過秀水復禮鄉憫其災用布衣張守約議以田
五頃米千石爲義倉如朱子社倉法鄉人各以其貲來
助凶歲設糜食餓者爲池放生邑人效之號仁里焉徐

文貞與高文襄鬩文襄召入脩郤滋深海忠介撫吳剛
腸疾惡吳少年蠭起窘文貞公反覆言其不可忠介意
解而張中丞來代語公以徐氏事爲憂公報曰徐氏安
張必危然公名繇此起張從之文貞嘆曰吾愧與繩矣
江陵子孫纍纍下獄且誣以反公與廷臣議江陵罪在
剛愎操切耳反狀安在皇天后土實照臨之議遂定遭
孫富平於路左右請避曰是何傷哉揖而謝之君言甚
善第專擅罪重非所敢承孫公亦遜謝後更爲知己推
轂甚至而朱少宰于維京爲郎有直聲擢光祿丞御史
陳登雲引與共事王之棟以公故謫未幾擢祠郎人稱

之不念舊惡夷齊之清也少以禮起家旁及他經史如
左丘明韓嬰劉向諸書屬文典則所著述悉燬于火惟
奏議尺牘雜草若干卷藏于家素談禪有精詣非夫道
聽塗說陽闢而陰附者出國門巾籃輿游五臺還益于
山有宿因其別號五臺居士云人因傳公卒時事為尸
解先日海上見隕星大如斗擊地有聲者三公當之矣
卒為萬曆丁酉某月某日距生正德辛巳某月某日年
七十有七子三人陶夫人出者伯基忠為刑部郎仲基
恕為工部郎皆以任子如夫人支出者叔基志以貲為
南京詹事主簿女一人孫男某人曾孫男某人曾孫女

某人婚姻俱望族與公葬地葬月日詳狀中先方伯三
仕浙嘗案治嘉善甲科為令者受知公深其不佞數喜
論說三朝名公卿將相之業自所見冢宰楊襄毅嚴恭
肅宋莊敏孫清簡陳恭介張恭懿海豐延津富平之屬
有以方格有以度量有以醇謹有以和平著聲往往不
久於位久亦患牽制不盡如願惟公鑒裁幹局卓出意
表使一時人情振肅吏治脩明殆兼諸君子之功矣公
于制應有神道碑叔子既登仕從四方之士及鄉先進
所聞公行事殊詳更為狀四萬餘言以曾太保同亨傳
張新建位志屬其為碑文而銘之曰所謂大臣道大無

方以贊三靈以綏百昌鈞軸在秉片善莫當豈無清修
皎皎冰霜投之鄭鉅尺短寸長維公武庫維公智囊有
倫有脊之紀之綱理劇餘閒應猝若常豈無直節衆莫
爭强或廉而劌獲不勝傷公也淵達為百谷王是金則
冶是草則嘗舍己愛憎因衡低昂不競不絿一弛一張
淳風邈矣流泉淪喪自公典銓羣渙朋亡既汰黷濁亦
戢猖狂老成典刑顒顒卬卬為鄭緇衣為周羔羊丹青
神化領袖冠裳孰者浮雲翳此太陽一辭遂退千仞來
翔完名純嘏終焉允臧高丘埋玉氣凌穹蒼維石巖巖
勒史銘章儷景鐘銘副金匱藏三朝宿德令問無疆

贈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姚公神道碑

余承乏以參議守隴右時大司空姚公守河西同官奉
令承教幸無罪悔別十年公以右丞涖楚余自越遊還
晤公江夏更十七年余以領越憲入計而公為司空娓
娓相勞苦如故也無何公病瘵覗數請賜告歸踰年卒
又十年而孫參軍始以神道碑徵余文誼不得辭公諱
繼可字光父先世晉人國初祖子寬徙家襄城四傳澤
施德于鄉以子汝阜贈職方郎復以公贈右司空母某
夫人方有身伯父夢職方公啟書篋一重倚立神姿娟
秀持書誦之已舉公應其祥稍有知不爲一切兒戲七

斃邑令見而奇之曰駒齒未落已是龍文當繼職方公軒舉矣所爲號乂軒志國士之知也嚮學屬文茗穎特發蝸髻補邑諸生職方公廉介身没家計蕭然公處之泊如事母字弟情文隆茂鄉人以横逆加不校識者嘉其雅量而業日奇進小試恒爲冠鋒甲子有白鶴集庭白兎馴垣雙瑞遂舉于鄉明年成進士除南陵令南陵俗囂譁儇詐公奉法無私豪猾歛手而奬勸孝弟捬邮單赤汰里甲宂徭宂費邑乃順比聽决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有失金者大索不獲公呼其詰之爾盗金不仞陰令人持其衣問其家金所在頃之至儕屬驚嘆公哂

曰往覓持大刀柄有異訊之果從刀柄出衆稱神明四境聞風無爲賊囊橐者夜戶不閉矣舉最授監察御史出按宣大兼督學政士服其教吏循其法而俺酋以愛孫故乞封貢互市守臣代爲請公抗疏言和可暫不可久利于虜不利于我彼數入塞知我虚實而我狃旦夕安虜益驕嗜欲無厭我無以應產害滋大政府主斷朝臬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獨公相牴牾坐是外補四川僉事播酋包藏禍心憚公嚴明奉命惟謹以入賀遷家爲兩猶子受室而盡畀之先世田廬已遷河西河西近邊調兵食屹然西北保障已遷副使備兵定邊與虜

幕鄰簡卒選將修城堡墩臺數百虜不敢南飲馬閱者以功聞賜祿加一等所佩綬張起大如斗覩者以爲異徵云已遷其省叅政平凉饑民彫殘而宗人悍䟦法綱剃聯屬弗其百苛大閱再論功晉祿一等尋遷山西按察使當戮囚服念反覆有兩人萬無生理心猶矜之與直指某共焚香告天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第誅不用命者展爰書得之果前兩人衆嘖嘖服公明愼遷湖廣右丞會猶子祗肅補邑諸生爲之置產别構室數楹曰義宅族無露處者燮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入楚攝

篆蘆浮蠹奮權量左右莫得爲奸越歲遷陝西左丞取道里中邑久不登貸書形家言尊經閣壞慨然繕新之乃之秦秦四鎮軍興廢鉅萬屬歲屢侵公私之積如掃而虜酋掠番寢渝盟公悉意經畫餉足而民不告病虜旣知内坳狀不敢動涇陽李恭簡貽書當路稱其能是繩縛梁州泥封函谷也入計傾城人遮道留行而中州示饑飯邑人家粟戶一鍾兩臺以聞下檄旌門其冬遷中丞撫寧夏庀羣司裕儲胥險走集明伍候不懦不耆完守備以待不虞有降夷立功爲裨將而召諸叛人爲家丁公操縱有方帖耳就鞫縻捕酋戒其部無輕犯西

叐以母喪還孺慕柴毀而凡復饑貸賑如初服除有寧
夏之變起撫陝西畨以公五政有大造西土譬如田獵
射御貫則獲禽而思寧夏所條奏防守三事一曰抵軍
糧以甦合鎮之窮二曰築邊墻以嚴華夷之限三曰修
河防以免不測之虞有先見也幷道入關虜謀絕我河
西餉道民入日駭勞罷轉徙亟走河州授兵登陴潛以
銳師敗、、先寇者盡募死士將搜捕虜穴虜懼宵遁餉
畢達靈州士氣倍奮寧夏平而叙功者掩之僅得紀錄
公疏言酋受撫賞久一旦貪利助叛禍幾不測逆賊正
槀街之誅當數責虜罪狀絕貢市專事戰守即權宜許

之宜定新約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句奪庶鮮後釁
復上五事足餉以鼓士氣重犒以任哨瞭布花以資捍
衛養廉以優將領戰馬以便征剿
上悉嘉納之俄伯子喪公不勝哀朝議念公勞宜少休
請爲右司空代歸葬伯子而孤孫稚請告不允乃之官
內廷土木無已時公視將作殊勤而又喪其仲子懷抱
殊惡復請歸報可所以敦叙九族惠濟四境爾廣勑制
僮僕足不入公府至因革利害大要則直言無隱邑土
城多圮西南濵水善崩辛苦執隘無所控告從史令易
以石若甃城成稱壯縣復召爲右司空考最賜金幣任
子太學生尋廷推大司空疏辭
上曰卿才猷敏練簡任邦土其即蒞事勿讓方建兩宮
治漕河冊立冠婚明樸都城三歲告成
上特賜鶴衣稱異數焉而以勞欬兩目失明上書言瞑
臣以杖擿地而求道雖在白日無異夜行何以巡功使
官屬懈媛誰執其咎
上優詔慰留凡四十五上而後許乘傳歸疾革詔其孫
吾自童稚至老非義不動非信不言行無越思如農之
有畔官八座年七旬夫復何憾惟　主恩未報萬分一
是在若等命沐髮正冠盥手開目與家人訣而瞑邑人

無少長哭臨爲之罷市鄉三老官師舉鄉賢祀于社
上輟朝一日䘏典有加兩夫人得並祭附葬又以長陵
工贈太子少保任一子入太學公生嘉靖甲午八月三日
卒萬曆戊申六月二十有一日年七十有五元配趙封
孺人宜人贈夫人繼王贈淑人夫人子二長祗承次祗
適廩生俱早卒女二長適邑人丁虞俊次適邑人張三
桂早卒俱趙出祗承子一成性今爲陪京叅軍曾孫兆
豸成性出太學生成性狀公學以倫紀爲宗以操修爲
實與人談明底其情重名節而歸于忠厚絕不及官中
事重報德忘舊怨宦四十載質素若儒生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余數寄徑襄城徵其鄉評不虛也爲文典雅有度所著寧夏關中奏議河工覆議八卷藏于家銘曰峻極于天嶽高嵩襄城之野倚空同地靈鍾美維姚公柔惠且直良翰戎夙夜匪懈事君忠申甫令德有諸躬出宰百里恩龐鴻服以豸繡乘以驄澄清上谷與雲中蜀秦晉楚何宣功朔方咸京兩憑熊三讓三遷大司空文經武緯望顯顯身名俱泰始衷終貽厥孫謀福來崇載魂魄今窀穸宮作考歸然周道東居今稽古大臣風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郭公神道碑

江夏郭公自爲諸生有文名已舉進士入讀中秘書除

史官所著作流布中外紙肆踊貴而方正有經世才則稍干宮僚司成見之公侍儲闈五年例不外遷即遷不宜南取道過余里中余始相識私問所以公謝曰輔導太子有諸名德在因人可以成事今太學聚天下士而以子然不肖軀爲表正何容易哉余深服公雅量故事太學諸生廩餼諸郡邑不以時至至者官師諸日用取給其中俗有金祭酒銀典簿之謠諸生逋蕩輒罰金家温厚者視罰爲得計公嘆曰吾曹有祿秩而奪諸生糈是以爲賄訓而導之偷也自今非公舉無干公帑錙銖經費悉籍記焉諸生朝夕出入月季考課稽事復畫

抑曠者有夏楚二物在所爲文根理道振經史浸淫二氏之說即才士必斥三吳俗紛華四方嚮風齊之以禮衫履諸小物皆有儀式請倣司馬光十科胡瑗二齋廣士額以搜眞才六館官不得輕授授者三年考績優以京秩無外徙廣師道立而教化易行又請罷納貢不宜以明經之選等于鬻爵文體士習翕然一變矣浙人李文政爲陳御史幕客言事多效睚眦之愆必讐號爲太歲以收責繫司徒祗役人數十置兵馬司獄中攝司徒者莫敢問公矍然曰彼僞稱太學生交通朝貴魚肉細民賢士之關蒙其醜聲可無治乎明日張檄九達之衢

而不書名衆見之曰李太歲亭也訟者千五百人俱下吏訊遂坐法有王生者條亅太學利弊諸生聞而譟將羣毆生公陽治輿臺解譟者而陰廉得其魁率罪之余仲維極爲學錄李寧遠子都督者騎而過文廟門不下捉而挾之須臾李家奴百數躡邸門思逞而都督媿公公曰得無徽服行耶曰然公曰白龍魚服困于豫且又何怪焉曰吾家封券子孫得免一死願以抵學錄公曰朝廷有公法不下廟門罪固不當死公侯嗣入太學尊事先師禮與凡民俊秀同今以先師扶若非以學錄扶若也已而徐魏國至色殊不平公曰勳戚臣公爲長文

學臣我爲長各平其心即事平矣魏國色稍定曰治行
杖人不可乎公曰何言之下也行杖人乃足對都督耶
吾持平不如是明日令諸門交相謝而罷萘辛丑余入
都見四明相猶向余曰阿弟少年盛氣乃爾寧遠家公
子馴謹那得作如許態若猶以公骫法云馮僉事京抗
閹人陳奉去官歸至留都復有詔逮繫獄逮者先入楚
馮遂就逮橐如洗無以望其欲且不免榜掠公盡以月
奉資之移書楚淮上諸臺各助有差馮乃無患其年遷
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纂修玉牒侍儲閣講如故公
爲講臣屏絶嗜欲及諸訓徃入則齋遫反覆開導 太

子屬耳聽之有啓沃之益冊立未舉言者章滿公車公
間語所知
聖衷自定無以口舌爭徒磯
上怒耳卒如所料其詩曰曾誇麟趾周公子不俟鴻飛
漢老人盖有自負定策功者故云一日謁四明曰馮僉
事爲楚人不顧其身去楚之日香煙蔽天哭聲震地公
能救之功德宏矣四明曰吾欲將歐稅監者誅數人族
可寬馮耳公曰烏合之衆安得主名四明曰豈必眞者
公豗然人可無罪殺乎相公安得此言商丘入相與公
甚合公告之曰先生憂國勤矣願以二言相盜一曰同

一曰緩何謂同每奏與兩相共之古人所恥獨爲君子
也何謂緩釋寃獄罷礦稅用言官人思此三事不啻解
倒懸然安能以一日必行請以諷諫巽而入之巳晉禮
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兼官如故疏言
世宗朝罷内臣鎭守及督珠池貢方物擾遠遞濫奏帶
開銀塲者按問譴謫不貸備在實錄寶訓
上幸繹思罷諸中使以郵民隱以杜亂萌語甚切至其
與在事諸臣言則曰閹亦有人心視之如海鷗狎之如
獼較廉使民陰受一分賜猶愈于相抗相激爲民患滋
大也巳遷部攝宗伯事宗伯無私吏四司吏即其吏也

宗人請名請封吏誅求稽故百方或難一宗曰毋封不
明而奏者以毋封誥至或難一宗曰是其字出改洗公
詰之改洗從彼來則彼罪今冊在部是部吏罪也比具
奏復逸其名公姑朴以懲衆而有給事疏言朴吏褻儀
郎體者由此與郎郤矣
上復以陳奉故有旨切責武昌胡司理家棟公爲商丘
言救亂非司理事奉鑿齒楚人賴馮僉事與司理覆護
之是楚功臣也何罪之有歸德申救乃免閹晉保竊兩
淮監政兼南京浙江織造請專勑與關防公持不可白
内閣内閣曰勑去矣公曰無乃不可乎四明曰此吾不

及公處山陰曰勑中多勸戒語公曰今文武臣奉勑者
孰無勸戒能一一奉行否何望於閹退而具奏南京浙
江各有内臣名有職司實保欲任二職部兩地倘諸閹
效郵以請將誨爭無已時非禮也關防得無給西夷以
玉市而不得直長跽泣道傍公疏上
上遣令承運庫與之公手額曰
明主可以理奪可為忠言愧臣下未能將順耳開化王
遣僧入貢例予鈔得鈔無所用棄之而市猾昂鈔直規
利公謂主客郎以錢易鈔良便若為疏請無向内閣言
出我意遂得請孟夏朔享太廟屬日食衆莫知所從公

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終禮者四日食其一也當
祭而日食牲未殺則廢宜以朔日專救日翼日享廟從
之凡救日于禮部則教坊司具酒脯饗諸僚公蹙額曰
薦紳而食優伶之食殊不韙且懼災忍求飽乎公復以
四月為正陽之月日食值此變故不小日為君象君有
故天下見之更也天下仰之請郵小民重大臣錄臺省
簡方面請宗法嚴邊儲省内供賤貨玉赦諫臣修朝堂
以副天下仰望大風雷震祖陵稜殿請崇恐懼修省實
政檻塞災異無以百官素服角帶虛文塗飾耳目復以
夏至請助祭臣託疾不至執事不虔由

上久不躬祀所致下詔勑厲自是對越駿奔走成禮矣
封益王使者將發王薨公按聘儀遭喪入境則遂也不
郊勞不筵几不醴賓主人事畢歸賓賓受饔餼諸侯相
聘必致主命況天子之於臣耶卒遣使行常禮諸生試
于郡而以小忿辱郡守或謂人衆法所不及公曰以衆
廢法孰不與衆有力者藉衆犯上而以寒畯抵罪長此
安窮請勒停一縣諸生不得試使相訴悔庶有懲艾其
倡亂者必以三尺從事報可廷臣言謚法濫下禮官議
公摘其黨嚴分宜者搆海忠介者以計典為分宜修郤
者即舉主無所私於是諸任子世家及姻戚鄉黨側目

公矢格其奏不下公復奏貫内外臣無辜長繫者而楚
假王之議起初宗人華越使儀賓袁渙奏楚王非真恭
王子四明語納言無為通公時在院而納言其以問公
公對不知呼取原疏觀之公不欲預聞比公視部事而
楚王劾宗人疏至四明問計公對以宗人疏未上當行
楚撫按臣勘三閣臣首肯而華越來言匿疏狀納言取
其疏易日月以聞有旨部院科道參看公復以行勘請
四明曰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公曰某與楚王同城一
有偏狥禍且不測不勘則楚王跡不明各宗人罪不定
王疏勘各宗疏不勘何以服人且王奏華越殺孩婢迫

死王氏毆傷胡氏弃毀黄僉事呈詞情易見事易竟華挺奏王非恭王子亂皇家世系神人共憤罪伯十倍于華挺但二十餘年迄今始發而又發女子骨肉之間王論華挺一人而二十九人同攻王果有與見出公憤否王假則華挺當別論王眞則華挺罪不啻如王奏請下楚撫按勘從之而王持百金爲壽許以萬金報公欲執其人以公首而念事在楚設有反覆得以借口第爲書復之是有公論有國法非可私也宗人亦疑公左袒王相與約曰俟渠歸鄉人持一炬爇其廬執一石碎其顱丌已見公疏乃豁然而楚勘疏與王辯疏至

上以有異同令九卿臺省詳議議不下抝言槩括大旨以奏而遂有以爲公過者臺省臣與楚王謂公故王護衛中人去其籍王嘗銜公父公又奪王地以此謀害王公兄方官國子華挺所居停公疏辯甚悉後數年按覈改籍奪地事皆誣云大比請京朝官往典浙江江西湖廣試十上方報而前辯疏直言四明齟齬故無小諱不能安其位矣遂謝病去四上甫允而妖書之獄起書不知何人所爲語侵宮闈而臺省忤公者搆之適捕得皦生光而某侍御願寬數日則父子兄弟可授首闕下余郡有爲兵馬指揮者于醫士槖中得吏部郎王公薦比

部郎于公於公書欲因此窮治兩公削籍矣公舟行次楊村河氷不得前而邏卒圍守國子公舍絶一切往來唯老婦出取薪米家人役卒乳媼子女醫人與其僕從及傭書者一一考訊無所得司寇袖片紙授郎脫生光而歸罪公郎王公述古正色言曰某歸省父已無宦情夢神人相促朝有大獄須爾定今日之事神之聽之夫有獄情不出囚口而出大人袖者乎郎何惜一官不敢殺人媚人訊曰御史牛公應元曰天鑒在茲傾者神殛之御史沈公榜曰以此報怨人人自危業有疏矣明日九卿臺省畢集司禮程矩得訊語即書書即授木無一

字及公兄弟者奏上華亭學士唐公率同官晉江楊公會稽陶公即墨周公詣内閣言今以妖書坐郭天下後世謂公等何兩相指子孫爲誓唐公爭之更力有邏卒登公舟曰九卿意在大人大人急自裁公曰即有不可知當一言而死何就草外自屏是必有人令爾恐我匹夫之諒我不爲也室人號泣公自若是日初度五十因爲詩曰濁酒一盃聊自壽大家頭上有青天京兆別駕孫公許諷司寇外人皆謂誣郭以妖書楚事出公意司寇懼語當事者少挺妖書而專意楚事矣公毋未明向空而拜知我者其天乎夜夢羽士曰勿恐吾令靈官證

爾有黃巾服金面赤髯繞船行驚而悟火光猶在目中
邐明忽一人登舟于衣領取四字授之曰湯網漸解叩
之不言所自夢有徵矣久之乃知爲唐公所使也國子
公亦得請歸而家衆纍始釋公五歲時目忽盲夢神人
抉之復明舟火燎眉鬚有神赤面自火中引出歸捨舟
登陸失足墮水滅頂若有木踐而升者渡江風作舟側
且覆亟泊蘆洲露宿終夜公自哂曰吾遭罹厄運豈盡
人力耶賴江神有道不助人爲虐耳猶吟詩不廢公正
直可質神明往往陰隲如是居官不爲人請寄而見厄
困必救族子損運餉赤身無俚以佩帶簪珥轉貸子錢

償之盖十年而償責始畢也夢偉而髯者拜曰吾其王
父也吾孫賴爾不死以四子相遺公四十以前艱於子
後果舉四子嘗立義倉賑族貧者歲飢許京兆施粥食
餓人公請更展一月曰苦粟不繼公曰誠下令能活一
二人者免其踐更倍此者旌門又倍者賜爵一級我以
虛名動人而人受實惠許公稱善此足窺公仁政緒餘
矣武昌水災語張郡守拯濟策吏詳翰林以辭賦爲業
邇時作者蔚與公體無不賅法無不合而所重乃在用
世討論朝章若河漕鹽屯兵食大計訊問四方風土人
物與其利病興革之宜事至明如燭照發 如省括義所

必爲白刃可蹈無論 毀譽榮辱矣少受書塾師若爲弗
聞者而大義微言叩 之井井爲舉子業緣飾古文與時
論不合督學使慈谿 顏公奇之錢塘中丞金公拔爲楚
士第一諸臺試則與 國子公相甲乙曰趙州連璧以公
父守趙州也中丞新 城王公延爲子師持所讀書簏入
閱訖乃內之公曰此 自開府體顧吾自失賓師體耳三
日稱疾出中丞以此 彌重之有太守徵文使吏立而須
公語吏此試士法非徵文法也太守銜之入闈從旁毀
曰是夫小有才沾沾自喜錢直指曰必有志節者亟舉
之大宗伯徐公故知公語都人士曰南方才子至矣爲

庶吉士閣試居首者二尋以毋喪歸而四明沈公始爲
館師丙戌除編修庶吉士於館師稱門生公以四明未
親受業也不稱門生己丑以父喪歸壬辰除故官司
誥勅注起居甲午充 皇長子講官乙未遷右春坊右
中允兼編修丁酉遷左諭德兼侍講戊戌遷庶子兼侍
讀凡一十六年未嘗與鄉會試事門無雜賓泊如也雖
位卿貳守先世所遺不改其素公名正域字美命別號
明龍上世習武高王父從
高皇帝兵間嘉其勇賜以弓矢至公父始用文學舉于
鄉仕至趙州守三子季早卒伯即國子公正位次即公

父與祖俱以公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祖母朱若張若黃前母上與王皆贈淑人趙州
公爲杞廣文王淑人夢仙官唐帽從月中墮入懷寤而
生公于杞小字杞生盖嘉靖甲寅十有一月十有六日
也生時三夢爲城隍神入廟治事事歷歷可指數没之
前二日夢城隍神約公二十四日代以某爲水曹萬曆
壬子五月以其日老僧誦維摩經家人誦佛號正襟危
坐聽之而瞑年五十有九後一月某亦卒公嘗言李卓
吾不勝匹夫之憤引書刀自殺生平說無生講最上而
小境當前便墮溝瀆道安在乎故其處患難死生無異

安常履順垂絶爲詩貽兄共我讀書消白日自家酌酒
駐紅顏其禀受學力過人遠矣世以氣節經濟文章三
事目公殊未盡也所著合併黃離草批評文選韓文杜
律補注十三經江夏志武昌志皇明典禮志若干卷行
于世配張淑人恭某女如淑人者二人畢與劉伯子文
封官生叔子昭封李子宣封畢出也仲子武封劉出也
文封聘禮部主事陳汝璧女繼娶舉人劉邦靖女武封
聘進士梅開先女昭封聘御史熊廷弼女宣封聘禮部
主事田大年女女二一適宗人蘊鐮一適兵部侍郎李
盛春子廩生楙令浚而國子公不勝哀所爲公狀可五

千言猶若有未盡者而伯子走金陵謀之熊侍御以公
數㽞及余雜見集中因屬爲神道碑楚士民奉公配食
于學諸臺疏請卹于朝海内無識不識望公拜相聞訃
皆爲隕涕朝議褒叙名德祭葬贈謚典策備物豈余不
腆之辭足爲公重惟不欲負知巳因詮次其大致而表
墓門之石以俾後之展謁者矜式焉銘曰維公襟宇高
大光明爲海納川爲壁連城維公志槩凌厲騰超爲翔
千仞爲昂九霄維公學術浩瀚淵深爲三才府爲百家
林維公材具凝重奇瑰爲廷柱石爲鼎鹽梅維公著述
爲堂馥郁爲天河漢爲帝黼黻簡在元后羽翼　儲皇

前疑後丞日就月將恭敬溫文其成也懌薄海謳歌顒
蒼來格迺教胄子迺佐春卿多士譽髦三禮寅清邦有
司直羔裘素絲嶷嶷者角時廷折之入官妒女當門鋤
蘭譏夫高張後甲日難無雲而雷無風而波有兎爰爰
雉離于羅急若燎毛危若累卵心可剖明舌可擊斷宗
廟社稷冥冥擁佑堅白自如聲華彌茂學焉而臣師宜
爲相謝氏東山蒼生屬望審象方求箕尾俄乘邦憂殄
瘁士失師承昔也尤人今也怨天人所心儀天胡奪焉
江漢衡和地靈豐秀日夕委輸公身全受不朽者三曰
德言功豈其忌盈歸之太空何必期頤何必宰輔何古

非今何今非古神理常存榮名是寶寵辱死生公所了
了墓道有碑載在典禮百世之下如山仰止

南京太僕寺卿費公神道碑

萬曆某年某月某日鉛山故太僕卿費公卒於家按典制大臣三品未滿考而先為外臣三品以上官滿考者予祭公為布政使時奏最矣其子元祿奉公治命不請卹而制應有神道碑礱石使不佞為之文曰費公堯年字熙之蜀漢將軍禕裔勝國時居橫林者曰友常友常生廣成廣成生榮祖榮祖生應麒應麒生璠自榮祖以下皆以孫宏貴贈少保大學士宏弟完為公王父以鄉

貢士仕工部郎居五湖生懋文為公父以鄉貢士仕臨武令皆以公貴贈左布政使母張夫人公生八月即識門字八歲父舉石潤苔生綠屬之對應聲曰林疎杏落紅十五為邑諸生縱覽百家言更習騎射材官良家不如也辛酉舉省試壬戌登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
世宗以宮變出居西苑祈年香火不絕離宮數災益疑畏遷徙改作無寧日閹人夤緣侵牟多方公以廉知自將省十餘萬金屬賜金綺晉員外郎出榷武林榷司兼督漕艘工不居肆政出多門公白司空以其事專隸藩司督儲者艘可支永久矣還朝有羨金三萬留為浙織室費家宰嘉其以廉成惠上下兩利焉晉都水郎中
穆宗踐祚奉詔裁中官濫增諸共張甚者御馬監御作尚衣諸局悉引會典釐正省五十餘萬金一日宮中別索朱雀文錦藻龍綺繡公請尚書封還手勅衆為公危公曰古人以死守官何所逃罪
上知不可奪事遂寢復傳造萬歲橋計金錢二十餘萬公爭之強閹人詬司空尚書固受制郎耶司空恐機上怒出為順德守意公有不豫色公顧樂之夫當官而行得展宿心無如郡守邑令而邑吏親民吾恨不為令猶幸領郡耳或曰讀書萬卷不讀律無當也宜用孰法家

言者公笑曰法家言本儒生所為何乃以吏為師至則備兩造聽五辭而按法郵罰焉明不留慎不擾嚴不殘老吏吐舌落膽也郡盜賊羣輩禽治其魁首若為囊橐者餘得自新砥路稀鳴桴矣諸廐置疲於奔命汰其浮冗而以月奉佐之市猾以巨室為隱蔽作姦犯科有司莫敢問公捕論如律而傜賦獨苦單赤下令富者先輸後責貧者於是富者雖先而貧者利小緩亦無復逋不朞月順德大治朝貴有與閹人比而忌公持正中以考功令坐謫汀州倅順德人老幼扶攜泣送三百里外走京師言狀值王少宰於途啞之盲哉夫也取我於慈母

之懷而舍之更爲立廟以鬼饗之焉公後行事過郡父老聚觀如堵墻簞食豆漿相勞苦也汀州征調無藝民受役如就死一切爲顧役法困乃大蘇高文襄起攝冢宰道順德知順德人去後見思晉公太僕丞公意不欲出其門謝病歸依依二人膝下生養死葬無纖微遺恨服除除兵部職方郎中佐其長擘畫諸邊事而專督治盜誅鋤其有權力保納舍藏者盜失據遁走已犒師遼東討論士馬强駑將吏勇怯城隍堅瑕山川險易夷落情形與所戰守機宜籍記之已閱薊鎮邊工延袤二千里或騎或步身往覈之不假耳目他人知胄家寨之要

害也議屯兵其中費省而事集入掌武選介冑世系功次勾校無所軼漏朝命大簡武臣有以璝環饋者麾而去之會浙兵戕殺撫臣橫民乘釁倡亂或言發楚蜀百粤蠻夷酋長兵亟攻之公訟言不可有如二憾懼不免走連島寇爲禍將大宜簡膽畧大臣出鎮陰攜其心而徐以刀銛從事可也後大司馬張公往戡定如公言語具茅公碑中已晉副使備兵薊州屬夷爲東虜鄉導有二心設伏殲之虜無聲援不敢南向牧馬臺省交章薦邊才以公名首而浙尚未解嚴因移公浙主者懲卒脫巾多與之餉襲爲常公請量穀賈低昂先時給而小省

之徂公賦茅術也士飲其德伐石樹營中有欲毀回夷祠者夷鼓煽幾踵軍民之變公召而以禮法譬曉之應時解散已遷福建叅政部漳南簡軍實嚴警迹置田於學膳貧士而撫臣以私怒縛郡倅某罰數百金公持其檄此法所不載也言而免之先是倅窘闔門將自焚而戴公更生恩以金謝公公好語之曰陽罰若吾且不爲而陰受若賄乎已晉按察使晉右布政使省覽刑書恒傳生比其所不原流涕裁決出輿泉寇誣平民者五十餘人而永福盜起撫臣謀厚集兵備非常公言此所謂鼠竊狗偷也永福介萬山中寧渠能離窟穴而我張皇

若是乎某邑令武健足辦此三日當有吉語卒如所料諸生有才而跅弛中文罔者言於督學使耿公釋之已晉廣東左布政使歲貢翠羽明珠荃葛五木香諸方物往往摧直商人墐戶竄徙公平市價予不後時商以安包匭無缺倭犯朝鮮大司馬聽一妄男子言官以游擊得便宜召粤兵入暹邏約共討倭公極言其失策是示中國弱也彼窺我淺深郵而效之更將何賴使未出覊而樓船傀餉所需粤巨萬粤久中兵不息黥補刖而浸獲蘄乎獨香山澳貢夷所入市處今結廬類大邑狠子野心叵測風利可達釜山與倭合即不然卧榻之側容

他人鼾睡耶亟以郡丞屯兵鎮之庶無後患蕭督府與
公意合疏罷使無遺粵人舉手加額費公仁人之言其
利溥哉考最兩臺以公具文武才宜秉鉞開府僅擢南
太僕卿而南省有浮言矣朝議重違言者以故官用公
公即謝歸日居甲秀園園中九石五湖臺榭亭館花竹
禽魚具備與客琴尊詩賦往來酬倡入則偕萊婦鴻妻
課子抱孫陶陶遂遂不知老之將至中外推轂章數十
上了不報答公事親盡志極物沒求美櫝不吝千金三
年居家舍負土成墳哀悴勞勸年甫三十而髮須白復
有目眚楊夫人治之乃差鯉魚山中白烏來巢虎馴於

松楸間遠近駭嘆焉構家廟橫林丹艧軒翥歲時饗祀
必躬必親子姓非有大故毋不駿奔奏年已七十展墓
悲涕客諷公老不以筋力為禮公不可禮為朋友賓客
耳人子於親何分老幼兄弟五人伯氏無嗣祔祭於禰
無令鬼餒仲兄已出後別子分予田宅恣所美好父沒
持季氏泣而目屬公公泣曰千秋百歲後季也所不如
今日者神殛無赦食之教之迄用有成弟膺霜露之疾
公業已老朝夕瞻察痌瘝在躬病革猶以兄喪未葬為
憾族有貧不能昏嫁沒不能棺殮者語其子周之無失
也魏夫人早卒楊夫人繼之[illegible]訓敎如賓雖有姬侍

禮秩截然或請得與廟祭接友賓公正色曰帷第之愛
一無所異惟名與分未可假人公家故世祿兩夫人裝
送又豐以此歷十許政垂四十年不為非義之獲盜嘗
胠篋怪其無羸身後羣從咸集檢料田產家具亦粗增
於往耳嘗製綾袴同榜蜀羅公規之自是務為節儉溫
飯煖羹不餕不易補衣桂履不敝不更至於師友故舊
患難相䘏若莆田林西庭南昌黃文煒其尤著者也惡
夫口惠而實不至者百爾交游無苟然諾鵝湖故有書
院祀朱呂二陸四先生久圮南昌劉幼安宗伯與邑令
攺建而鄰大義寺寺香火日盛四先生不血食也公念

邑中有宅一區可立祠更為精舍數十楹居學者而以
田租百石為廩餼又以三百金新文廟無令緇黃之宮
勝我聖域沙田朱神君祠則以子禳禬有驗加飾也河
上舊戰場枯骸枕藉命子斥地為之掩瘞官九列年先
矣無衆寡大小無敢慢車必下道必讓見才儁士折節
待之為守時魏吏部允中以諸生幅巾上謁倒屣相迎
分庭授簡人兩高之羅近溪先生講學都門招致公公
對曰吾志在實行不願多言先生語人此公意在功業
不當強以譚論而大倫大節率履不違夙興夜寐惰慢
不設於身子孫有非然者必戒責之不吹呴呼吸吐故

納新而生平不嘗△物入夜不進食飲江行候風不嫌
爽猶不誦貝典不佞佛而垂沒沐首整冠斂容危坐曰
吾歸向天宮矣拱手而逝訃聞遠近爭門而哭賢士大
夫誄之者數十家邑博士弟子員請祀之學宮復郎先
生所爲書院專祠焉子元祿績文敦行里人以孝廉舉
今爲太學上舍生公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年七十有
某兩夫人及子孫婚姻詳狀傳志銘中銘曰鉛山鵝湖
號冠蓋里費氏聞家世濟其美成弘靖德有兩君子文
通文憲鄂不韡只太僕紹之位小遜耳按彼謚法考茲
素履脩治班制施而中理慈惠愛民忠信接禮事起而

辨行善可紀六言六德公具之矣奉嘗桐鄉尸祝畏壘
素王之廡春秋享祀易名今典時將有侯豐碑在隧史
采衆誄一書詎足洋洋纚纚民所具瞻恭敬桑梓人傑
地靈發祥備祉子孫千億貽穀穀似

封南京尚寶司卿沈公神道碑

湖州今有二沈公皆舉嘉靖己未進士皆貴爲九卿皆
賢而少司空父子最著少司空父則所謂巽洲公也名
墊字子居其九世祖爲撝和公五傳爲贈儒林郎同知
徐州孝清公維又再傳爲樂愚公仝怡空菴公汝粲空
菴公子爲兩川公㷫正德己卯舉於鄉公其長子也兒
時從空菴公膝上受書語以大義輒解已更受易受禮
禮成而復受春秋補博士弟子員已采三傳著春秋說
類奏漢間語予疏經史百氏書疑義數萬言以目眚弗
專門宿儒遜謝弗如也於是春秋有沈氏學爲文往往
竟而兩川公屢上春官不第棄之隱處傳公家秉公兼
農桑之業比於素封然口不言錢掘地得金役者以告
曰公地中物也公笑曰當藏金時地屬誰氏趣告邑令
邑令多公之義會島寇薄郡公挈家衆走避難常以身
蔽翼得免頃之白巾賊起遠近大震公語里人無恐募
少年敢死士二百人厲兵待之賊聞不敢入界壽解歲

潦穀暴踊貴守李公欲小推其直問計公公對幸以踊
故穀集不則無所貿利雖有金庸可食乎趙清獻增直
富文忠聽人爲直而直卒平已事之明效也李公從之
是歲也饑而不害李公故嶽嶽士大夫以嚴見憚獨昵
公多聞直諒益矣司空奉公義方廩廩東脩毋休沐杜
門謝客公曰何示人不廣也鄉有大利害人有大枉抑
薦紳不言誰爲言者屋漏有愧雖避人何益司空故與
太宰平湖陸公大司空吉水曾公同爲郎相善已兩公
入吏部司空引嫌自遠公不謂然兒前交曾陸不以吏
部郎故今若此豈兩君反以吏部郎取輕耶司空唯唯

上不以時定國本噉名者爭寘力焉卽公少子亦有言
公以宮禁事外廷不必悉多言徒今主疑而奸人因間
以爲利事必敗不復可救夫言事易任事難我以言取
名而人以任受敗是誠何心哉而季孫濵官陪京亦數
戒之曰人惟眞心眞行俯仰不怍耳建言講學兩者靡
不有初今至作終南捷徑吾不願爾曹有此也其曙於
人情國體過經生遠矣自少奉養父母必洗腆不嘗不
以進卽不甘食不退食也事毋之接亦如之遭三年喪
率由禮經而戚爲甚居恒慟兩川公不階一命頊歲同
産弟政和公始以其官封公八九十老人酹酒松楸間

哀慕猶孺子也先廟故有禴無嘗迄公始備更廣兩川
公所置公田以贍族衣食不繼婚葬不舉教子弟不給
脡脯者具爲區處族人薰其德而善良者數十百人已
譜沈氏世系于姓而敘其大凡讀者以方宋歐蘇二公
性不喜姢婀慷慨爭得失或面數人過人不堪去退而
省其私無失德則交口誦公長者躬自厚而望人固不
薄也門無俳優器無淫巧服無華綺郡守常過公公爲
素食款之或言宜陪鼎加籩承筐設樂公搖手曰吾家
法不可壞其守正類此年八十有二矣卒之日起坐正
冠而後逝公以司空初命爲禮部主事再命爲光祿丞

三命爲尚寶卿而不及以司空封
上特前司空請予二品祭葬其孫太史爲述其行錢光
祿爲狀太倉王相公爲銘新安許相國爲傳其奕而某
承之爲神道碑故事非實二品神道不得有碑
上卹公有加常等以義起禮公神所出入道爲碑表之
其詞曰不然公子五人長少司空節甫名之鏖以字行
叔之鋆舉順天鄉試少之鋐禮部員外郎孫十有四人
淙舉浙江鄉試漼翰林檢討演禮部員外郎曾孫男九
人居太學上舍若郡邑諸生高等者不具載銘曰父以
子貴子以祿養世故有之不足多尚公歷三朝三承帝

命高年祭酒嚴君爲政今子聞孫泰階兩兩聚其百順
埤我心賞皇錫福民嚮用以五猗與休哉惟公純嘏鄉
有月旦國有惇史瞽宗配饗寧惟孫子花城鬱鬱華表
峩峩後來觀者下車迺過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兵部右侍郎沈公神道碑

肅皇帝享國長久本朝無二諸臣得罪甚衆比
穆皇帝踐祚下詔褒卹凡坐直諫及大譴大訶者雪有間矣其齟齬權貴以他故罷沒而名迹不大著後進多不悉其事與人子孫或堙替不能自言蓋至今垂五十年而伲得白見者則兵部右侍郎沈鳳岡公是也公諱良才字德夫其先吳人國初祖成遷泰州爲泰州人成孫博士儒儒子明經總俱以公貴贈兵部右侍郎總娶

進士張璥女累封太淑人生公九歲而孤母摩挲其首嘆曰成敗皆由汝公立應曰英雄肯讓誰毋大駭服聞者知其非常人或視公古法書默誦而指其腕無使豎子獨擅名日强記多聞大放厥辭十六爲諸生宿儒毋能出其右者而家屢空凶年食不足富人劉欽出粟賑諸生公恥之不受會直指李公校士得公嘆曰國士無雙檄學官爲公加冠州大夫爲具六禮以婚郡守待以上賓之位遣其子師事焉年二十有三與林東城公並領鄉書明年林公舉會試第一人而公罷歸學益精勤三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博極羣書明治亂嫺辭令三年授兵科給事中遷吏科右工科左引大體采輿論無忮心盛氣所著奏議若干卷今藏於家正直忠厚有古大臣風度詩文稱是越盧綱孫存相搆訟於朝久莫能決詔簡科臣同越兩臺讞狀以屬公公片言摘其伏如神罪綱而貰存越人以爲允比還値
上以祝釐相分宜分宜故肜小丈夫竊虛聲見爲文弱愿謹而公察其人從諛承意持祿以容小醜備物究將禍天下疏論其不可
上不報已分宜執政列勢次主求欲無窮文致言者罪故僇辱以懲後公遷吏科都給事中復疏論之不報人

稱公先見與宋新叅彈文相編而分宜啣公深思有以螫之矣歷七年遷南京大理丞故事都給事遷九列率四品無五品且在南者則分宜不足公所也已遷北大理右少卿攝卿篆虜犯當路塞突入畿輔烽火徹齋宮
上赫怒下丁司馬獄公與司寇御史大夫傅輕比失
上意逮公等杖之庭司馬棄市分宜惡巳執身若射的所報怨先其甚者公獲小挺而廷推公以僉都御史撫鄖陽鄖陽斗絕萬山中界楚蜀秦宛四方亡命刀耕火種無恒業無名數而礦徒實繁黠者能以兵法部署其伴侶潛鈔掠辟匿窟穴中從之如摶影公寬繇省刑[illegible]

戶安堵褕衣甘食而勒習麾下士分布要害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購告姦置伯格長收司之行徼要遮出不意禽斬渠魁厚賞黨與終公之仕四封容如大侵虛郡國倉庾以振貧民爲饘粥醫藥以食饑餓及贅聚而病者所全活數十萬爭走衆嶺謁方帝泣而呼非沈佛爺不至此帝幸爲我報之二年入爲大理卿富人謀奪鄰田陰殺僕誣田主立爲理出他所平反不勝舉已遷兵部右侍郎前爲給事兵科時於九邊形勢險夷將吏殿最士馬强駑無所不研究佐其長許司馬運籌帷幄病亦白囊賫命書至受命如嚮島寇暴起駘藉吳越而

汪五峰者故新安人奸蘭出物市海中諸夷知我虛實因鉢倭以來所過無不殘滅

上擗髀簡於衆好奇偉倜儻之畫策善批患折難者首舉公以所居官兼都御史趣治行而分宜私人趙文華爲通政使心害其能疏請自效徼一時之權而務調納其說分宜主之以文華爲尚書往二年文華詭上功受爵賞至改玉而六歲察內吏公自陳分宜謂公初當經略縮朒不即任擬旨謫南京用明日臺省糾諸大臣不職者罷公勿論分宜復擬旨削公籍其子世蕃誇於衆鳳岡福人甚幸公全歸有餘憾云是時公年五十有二

母九十伯兄亦七十希鞲鞠胵遞上食自效斑斕兒戲以爲常母子兄弟衎衎如也又七年母卒則文華先與分宜不相中憐死巳分宜放竄籍其家不得名一錢世蕃死東市而公壽可知也家並河治園亭蒔花竹詠嘯其中不造請有司戚黨慶弔徙復亦疎士載酒問字執經問難亟延接之正色莊語侍者斂容上官使使存問尺素報答寒暄之外言不及私一夕病脾漸減匕箸遂卒是爲隆慶丁卯七月七日距生正德丙寅正月一日年六十有二元配王氏累封淑人生男子二人長際可娶兵部主事何璿女次獻可聘寶應御史張旦女蚤卒

女子子一人適諸生陸應昌踰年昌卒守節四十三年

詔旌其門副王淑人者韓生男子二人長試可諸生蚤卒娶都察院照磨徐岱女次成可廩生娶秦府典儀蔣夢占女女子子一人適僉都御史凌儒子太學生鳳毛孫男子八人道隆山西沁州知州際可出娶盧氏元隆治隆望隆兩爲諸生俱試可出義隆運隆俱諸生譽隆會隆俱成可出曾孫男子某人俱幼公爲少司馬考最任子際可未拜官卒不及以公請於朝而道隆以任子爲南京戶部照磨擢判延安府與悍帥格徙夔州考最封父以其官母爲太安人妻爲安人上書訟公生平大

致下家宰議具如言

上爲復公官而道隆勵父不及養又悲公早故有㴱手述其行事乞陳太僕狀之而公於例得樹神道碑屬不佞其爲銘道隆繩祖武佐郡領州直道而行矜矜不欲没公公名德固宜有道隆爲孫謝玄之靈運范馨之喬沈氏兼之矣銘曰剛柔消息陰陽寢長早辯坤順夙吉解往極深研幾哲人攸覽童覩醜闚女壯示象公曰羸豕金柅繫之無俾蹢躅負塗而馳冥豫勉渝出門同隨斗見豐蔀孚乃得疑輿師左次笑號戎伏悔音登天明夷左腹履虎咥人噬腊遇毒首如施尻棟撓俠殺雷電

合章貞勝變通獲狐黄矢射隼高墉三褫鞶帶大耋嗟凶有嘉折首妻不見宮其初難知幾者微動口舌毁折受之以訟誣善辭游十年勿用卒成之終言曲而中再傳主器用圭告王疇儆月望嘻惕履霜作事謀始思患預防輿曳牛掣哀且劓傷未濟男窮匪躬之故胝世無悶獨立不懼矯輮繩直推如克裕先否後喜往蹇來譽善言必應于以尚賢鶴鳴在陰好爵靡焉心測井渫迺食寒泉稼也反生究爲蕃鮮善積家慶承考幹父揚于王庭進過其祖大君有命感應相與若遇其臣旬尚配主可大有功可久有親微顯闡幽革故鼎新維物撰德脩辭立誠介石貞吉删而嘗名

南京戸部右侍郎贈戸部尚書趙公神道碑

國家以科目羅士士非由此途即貎貴不爲榮而父子並起家進士同時位列卿在萬曆間獨有㵟州趙公耳公爲南京戸部右侍郎長公爲太僕卿督翰林院四夷館太常少卿事嘗出使豫章過金陵省覲人倫豔之無何長公卒公以鍾情乞予告廷議推爲戸部尚書御史大夫者再三公不待卒矣豈天道虧盈物忌太盛耶廼公處盛持盈固有道也其事父母孝自爲諸生及仕宦就養無方没則慟且毁而葬祭必以禮歲時若思至哀

如初喪其事諸兄弟友敬其三兄無違幼受經仲兄隆以父師之禮叔兄及少弟蚤世撫孤子女如巳子女諸子任學者教不倦勤官中月奉若小物必以分贈無私蓄焉其遇族屬若婚姻鄉黨故舊助婚葬贍饑寒歲侵傾廩傾橐錢穀累千存問督學宋公侍御楊公家具有恩紀子孫賴之其守廉監兌及司梁越大藩有奇羨緘而籍紀之一介不苟取左右以例資輙斥去無汙我其尚儉爲諸生飯糲䊪而飽父見之泣謝曰此天所以玉

兄也即位卿貳布衣糲食不易其素後生巾構鮮麗补遜逡巡而退其居鄉讓每訴王父厚德有訴者閉戸

不校久則飲以醇酒曰得無燥耶諸者慚而走或投石
中其扉碎痕猶在指以詔後人今之高其閈閎者所謂
忍而就此也少時里人毆詈公見公責悔恨自厝御之
如初布衣之交久而不替雖厮賤延接温欵其檢身嚴
倣昔人以黑白志善惡有過揭之座右從某日始矢無
復蹈前非也飲不至醉夜所居静室擁褐而坐達旦雖
老五官之用斂壯大其爲令爲守爲藩臬爲京兆尹爲
少司徒所至有風迹于齊三任𨽻郵傳之累平口率之
科講庠序之教流俊髦之譽嚴干掫之禁驅逋結之寇
理寃濫之獄齊人生祠之于秦再任采救荒之策創織

造之利于楚于粱于越一任于留都四任覚征歛之額
䘏水旱之災制貂璫之横審殿最之評疏加賦之苦修
屯田之利約補餉之則汰稍食之浮輿誦在長老口耳
其學自童丱至耆老不衰所著奏議書牘會文切理尤
精研六書旁及各家有南華離騷文選音義詳校篇瀚
及地理纂要漢前將軍關公祠録若干卷其生嘉靖丙
申正月十日其卒萬曆甲寅二月十有四日年七十有
九配陳夫人二子長標丙戌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御史
歷官太僕卿次楨太常典簿祖父皆以公貴贈如其官
子女婚姻悉右族與世德家範詳志狀中廷議以公宦

兩朝歷兩京綜十六政四十年爲國奔奏疏附之臣蜚
英聲而騰茂實宜贈戶部尚書賜祭葬如令丙
上曰可以陳夫人祔余于公同成進士同遊秦𨽻知公
殊深公遺命屬余身後事既爲志墓中石矣茲典制當
有神道碑復書其生平大略勒之以示行路北于周禮
輿域斗銘曰箕疇五福嚌克全公也今之有加焉位躋
六卿子象賢西雍振鷺羽聯翩四國于蕃四方宣筦
留京討相權名實上下無間然
帝念勞臣多歷年君且休矣静自便黄髮番番則罔愆
人惟求舊側席延天不憖遺朝露先宮中拊髀深哀憐

贈官賜祭營新阡龍光揭日燭三泉表裏河山長幅員
晉雖仕國鮮比肩作逝公考樹墓埏與河同流山不騫

南京通政使司通政使徐公神道碑

歲己丑余分守大梁則潞王就封騷然煩費而復苦旱
徐沛河決司空以上流壅故行河莫知計所出官屬士
民數爲余言令徐公而在寧虞患哉葢公按中州首上
書言歲災民流狀詞旨酸楚書御
上覽之動色出私府金贍䘏隸蠲租挈逋貸公率有司
設糜食餓者而時綜核虛實遲速衰序舉刺之身貶食
省用約諸司無醵飲宴樂羣不逞之徒或圉奪私廩或

禦人國門或相墓扶口皆言權救饑耳可無慮公毅然曰移民移粟何等不可奸人內鼠長此安窮下游徼賊捕掾治無赦居者行者晏然矣暑雨河小漲步而乘堤分曹賦功卒非受平賈爲著外繇當要害捷蓄畢具乂猶翕河而盡籍所部贖鍰貯之帑司以墾蓄除害他科條度于本末而立衷規摹宏遠余恨不及公共事時公方按順天踏王道通州中人羣噪其守張御食飲不具有言宜劾守以謝者公不可王行二舍守遽得罪人人自危王且蒙不韙聲屬其黨談笑解構而歲適登穀直賤蹠亟收糴京庾流行向後大殺人不止懼巳視畿輔

學政先德行後文藝謝關說精品藻士爲一變而以忤鼎臣意予告二年除故官宜遷廷尉丞讓其外至者儳遷京兆丞當初爲御史祭酒某夤緣侍講筵公摘祭酒多行不義詔詰主者何比匪人祭酒罷已按宣大值虜欵犒士恤不修備公蒐簡征繕府庫慎守官人肅給申畫郊圻虜亦稟印要束金繒市無闌出而兼兩鎮學政進顧其安使由其誠教盡其材士斌斌嚮風秋舉京兆及山西第一人者胥公所錄第二人也揆地善故中丞某屬以閱邊薦公不從又手劾其門人爲監司者趙少宰失揆地歡嘖有煩言公倡議直趙而三王並封事起

僇太理乾亨及廷爭者俱遭譴逐公抗章救正甚力御史大夫李公惡都給事某之容悅也公復直李以此牴牾于時而孫富平極知公旣爲太宰擢公左通政以後母喪歸服除除故官凡三推開府有故吏銜公嗾言者詆公左授南京兆丞久之晋爲尹公故習其謠俗安槃樂伺發辰脅之半士之陽驕市井以兆驚豪右之豺虎伏[illegible][illegible]孤城社者歛手避矣檢故牘得京兆崇陽汪公規畫便計以次貫行而中人寖用事傳造上供沓至官無見財公愀然嘆息金陵王迹肇基地也不思道利而忍浚之乎請附寶源局鼓鑄錢十六邁得息六千金

諸器用玩好非常徵索取給焉編戶以丁口供役費不貲浮食奇民詭名數庾蔽若諸賈有市籍病榷直者悉[illegible]之中人以馬場變直爲奇貨而武夫羽翼之捍格不行故事都匠制尚服富人賄免無賴冗食爲盡塞其孔中人魯寶兼攝織館徵工往公第以直風拔巨室門樹誣爲金穴言延屬諸山皆產金走告中人司丱者公持之是山皆長陵脉絡邪得取一坏土中人咋舌而止酌諸算事爲籍曰指掌日成月要宿猾退聽輸金若方物至府封識宛然以輸京師繩尺衡量畫一有司代中人專榷爲奸利汰十之三貨乃仍積棘闈迫隘千抓無所

施以羨金拓之不煩里旅都民爲惠澤祠祠諸京兆有
功德者象公貌配食而公往往言邑令最親民令能業
其官卽無事不可爲凡吾所以悉民隱自令始其令海
陽粤南中兵瘡痍未起流庸未還寬刑節傜民復其所
四封多盜計禽魁宿或阻海爲窟宅招來受田受廬而
翕儈儲粟築渠捍水不虞驕陽滛霖均田令下屏騶導
周覛阡陌雖窮里必集父老子弟田部鄉佐相質究無
欺謾者得隱榻千餘石而單產孱民蘇決獄如燭照燃
多縱舍受記考事援不坐之比千餘人羣邑校諸生恩
漸濡而義規摹之稱上德通理之吏焉故其當官所至

有名迹蓋辛丑公與余俱入計爲具述如此語次尋繹
迄今不忘別之數年郭文毅議楚宗事開隙四明林御
史秉漢斥四明給事中某者咻林朝衆賤惡其人出給
事于外不果行已授之黜籍四明庇得留公移書言某
素非諍臣聲敷物聽也據徵乘邪以妖言中大臣幾在
大譴大何之域乃外補留考察復留祿賜顧賢豈以懲
奸夫六年一察內臣獵名席奥者不能營脫所以儆人
心維國紀執事之大者也未有朝之斥小臣靦顏就列
請張爲幻膽勢益殖怒者髮指笑者齒冷閣下不察于
衆惡乎比者士大夫負意氣標門戶勢成朋黨有識共

憂不佞以破朋黨必大臣損成心而用含實大致繁閣
下身爲射的成心未化故也至于楚宗反謀無迹見以
卑辭轉易重文橫入析律二端深戕不平臺臣以爭楚
事謫既爲王叢怨科臣以攻臺臣幸言路解體何利而
爲此其不識忌諱效款款之愚非直爲朝廷亦爲閣下
耳都下傳寫其書爲之紙貴楚宗之究中外亦緣公議
一洗之矣公敭歷兩都三十年稍遷通政使識量局致
棟幹之器士林心儀當大用年未及謝遽以讒口去位
俛仰從容含飴弄孫有散髮歸海闊揮金樂當年之意
焉方三歲失母十九歲失父既貴且老思至若哀端所

觸慟如初喪已葬虎丘或曰穴有水飲泣卜于神神語
復然啟之果沮洳而有夢贈公遊李王廟側此吾新居
改卜地近廟人謂孝感後母御之嚴溫凊奉引崇養無
違諸弟挫其產所以裨之再三有早世者阿保孤寡優
然贍養之毋沒稍篋殊饒悉以讓弟與諸子不受寸縷
斥田三百畝贍支親建祠直塘之塋春秋享祀不忒生
長脂腴自奉省嗇室不置媵門無雜賓衣食疏素談優
抑客絕不得通監奴童騎斤斤如也所親丐居間者拒
不應獨陳說民疾苦不顧忌嘉善丁司空錫山顧光祿
崑山張給諫皆民譽也引爲金石交少年白晳而頎如

琊林玉樹居恒不稱疾不佞佛垸歲忽若有悟疾棘言笑如常其日側身屈左足而逝臨者異之此佛氏吉祥化其然豈其然乎公名中字維嶽生嘉靖戊申十月二十有九日卒萬曆甲寅十月朔日年六十有七先世出南州孺子遷吳十七世有名德王父耀父履和俱以公貴累贈應天府尹王母某母陳後母某配馮俱淑人子三人伯泓太學生娶故刑部尚書吳公孫孝廉承熙女先公卒仲泂舉癸卯順天鄉試娶故禮部尚書吳公曾孫貢士安仁女繼憲副杜公子諸生世文女叔瀚太學生娶故兵科給事中湯公子太學生一鳳女亦先卒孫

男三樹明恩生娶太學生吳師范女泓出樹誒聘故刑科給事中吳公子諸生承科女樹藩聘孝廉王騰程女俱瀚出孫女五俱泓出曾孫女二樹明出所許字俱名族觀察馮元成一代龍門爲公傳與狀曰內行淳備如第五倫贍知足用如劉穆之剛腸嫉惡如李元禮廝決能斷大事如韓稚圭蓋與公同里同朝白首久要非出筆矣觀察又言仲子自拔于俗不獨文學過人既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某所按禮當有神道碑以屬余余以大梁之役知公以武林之役晤公僑寓金陵士民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故次述官中事差詳而自爲諸生至成進士所經涉邅會與上世伐閱濟美不具論銘曰

東南都會吳郡斯首顯名厚實衆競奔走維富與貴徐則代有糟者猶糟酒者猶酒公也獨醒涅而不垢我我惠文徽纚繆斜三台歛衽萬乘納牖燕雲嵩河驄騎巡守廉吏吏治觀民民阜造士士髦奮武武赳迺尹舊京權倅留後義則師保恩則父母尸以其身碑迺在口赤爲遜虛素履无咎通班納言踰耆良壽象賢繩武克昌厥后天人福德世疇比耦司空助塴哀材嬰柳哀策五文秩宗所授岸峪喬峰具區大藪谿谷爲牝丘陵爲牡坍玉中央永言不朽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雷公暨配聶孺人神道碑

中丞雷少郭公以嘉靖壬戌六月二十有三日卒以甲子二月六日葬邑南河塘津頭橋樹渡山則少保歐陽公爲志公之元配聶孺人以萬曆癸酉十有二月某日卒以甲戌十有一月二十有六日祔葬則司寇李公爲志公之子郡丞元亮過余而言曰眇不天不能使吾親及見今日四十年於茲宰木可材矣恐行人樵蘇之不禁將樹石蹕域焉惟吾子其文之憶中丞辛酉爲河南左丞至乙丑先方伯叅議河南攜某以從聞官吏士民稱說中丞甚備復繼公後領浙臬其遺事往往在長老

之耳令辱交于元亮得效筆札役幸甚乃據兩公志而
敘之公名賀字時雍其先湖廣通城人也宋時有進士
繼遠以抗和議謫豐城令有惠政值亂遂家邑之城東
于姓蕃庶代有顯人公王父爲禮和公春省受知於楊
文恪公父爲郭東公述以鄉進士仕保定別駕祀鄉賢
公別號少郭志思也既貴而贈郭東公爲南京吏科給
事中母劉爲宜人郭東公倜儻大志不竟其用已舉公
有奇表夙慧嘗病且死夢神人與言達孝繼志事覺而
告郭東公喜曰兒能繼吾志神授之矣何患夭病立愈
公遂書神夢繼志於精舍之牖以自勵弱冠爲邑諸生

六籍百家言多所研討而于尚書稱專門郭東公擇婦
得聶孺人聶爲同邑富塘望族其父紛以馴雅聞少卿
丁公以女女之是爲孺人母七歲而丁沒事其後母胡
甚歡二十來歸綜家政不肅而給郭東公時語所親吾
門得新婦而用日饒吾兒學日進無何郭東公卒公與
孺人治喪如禮其後劉孺人卒公方入郡就試孺人出
其手所織帛以殮身經營諸費不煩後先也公匍匐還
謝孺人微卿吾幾愧爲子則益擗踊號哭面爲瘦削嘗
以大雪展墓雪没脛涕泣不忍去而賦哀夢詩吾不能
繼先人志有如此日自是公與兄弟析箸屬孺人當室

一無所問得肆力公車之業庚子舉於鄉第十三人明
年舉於南宮第十二人其文爲士子程式已除池州郡
理理故事以刻覈取名公獨持平例嘗按廣德有逋賦
而坐盜刑者十有七人訊得諸逋戶主名爲之期輸入
額而止十七人得無死安慶饑開倉賑貸全活人不可
勝計鄰國願就公質成繇屬不絕兩造以次對簿斟酌
其情僞而折之不移時而畢池人爲之語曰飯一升米
雷公訟理以治行高第徵入拜南京吏科給事中言事
務持大體嘗兩計方面官汰其失職者若干人奏劾宗
伯司馬各一人留後璫多不法方有寵於

上公奏其狀
上信之罪璫如率四年擢湖廣叅議太和山當部中
世宗以崇玄脩諸宮殿主者貪緣侵牟公綜理周悉吏
不得爲奸民不煩費而工易就嘗宿山中夜有異人造
門對談申旦捋鬚相勞公廉明人必昌厥後遂別去不
知所之是時公與孺人年俱踰四十無子以兄之子聘
爲子已而映生人謂公厚德食報亦孺人有樛木之風
神所福右云工報成司空請進爵一階公辭不受力不
任斧斤何敢先匠石受賞且安往非臣子分義而徼功
爲四年擢河南副使督河工復歷楚叅政浙憲使廣東

右丞河南左丞所涖不爲赫赫名而砥節守公雖要路人關說必不聽其於錢穀出納詳繳吏胥拱手抱案唯諾奔走而已擢副都御史撫蜀方延見吏民布要束與之更始而尋以河南事中蜚語罷歸先是公在楚在汴俱有事于棘闈得人爲盛而最後以左丞提調汴試事益勵精會議錄文與主者相持至形之聲色或諷宜少遜公不可吾忝方伯外僚最貴矣安能仰覘後進鼻息遂以此媒謗朝議惜公予勘計且有昭雪期而公歸無何卒矣孺人數從公宦邸敕諸臧獲無得私名一錢而佐公爲德於家公斥郭東公之遺以畀兄子而衣食其

族之貧者卵翼其孤弱者宜人捐槖傾廩應之恐後暐暎長受室矣出入顧復如孺子而督學則無間寒暑朝出就外傅夜焚膏緝絲枲而置二子座右讀所受書小倦則訶之吾老矣且中夜織無倦而少年若爲欠伸諸婦事大小咨決不應即不敢復請布衣蔬食驟見之不識爲貴人婦也以故子若婦勤儉有禮法無富貴容通國之人宗鄉之公生正德丁卯十有一月二十有七日孺人生弘治乙丑某月某日後公十二年卒公年五十有六孺人年六十有九暐娶諸生江公奕女暎娶司寇李公遷女即爲孺人志者暎母郭助孺人遣者也孫四

人楙相楙桓楙娶陸邑簿夢鵰女相娶孫太學實女孫女一人爲孝廉黃士塀子啓容婦元亮豫章所目爲才子也距公某年而登京兆賢能書數不得志公車念其因母郭老矣謁選人褎然舉首除荊州郡丞文學政事冠絕一時然實得之中丞公余嘗觀其律選與初盛唐名家相等埒世人知公勳名未有名其詩者公於是爲不可及矣銘曰昔在嘉靖禱祠土木方士梓人冠冕佩玉公埋玄嶽以介景福口不言功上書辭祿貫溪分宜秉鈞當軸鄉里衣冠八座踵屬公仕廿年不居華轂熊車未駁遄返初服爾時詞林如彼棫樸七子者流中原

捷足與公並驅疇得其鹿韜光斂鍔恥爲標目沒而後傳貽子式穀委運去來靡驚寵辱猗歟公哉上德若谷亦有令妻員於爾輻開國承家令終自叙荷塘之原壓此雙玉氣若白虹江阜駭矚

南京太常寺卿顧公暨配周淑人神道碑

往余爲吳越遊道嘉興顧公方爲邑令得聞其治狀心服慕之已公自蜀移霸州道下邑枉車騎過我語次誰差天下求索人材知公爽邦哲匠當有節鉞之拜而僅以南太常卿無何遂罷竊用扼腕叔弟爲公邑諭數奉人撈排松國子伯欽教稱通家好余因是以交長公而

公已卒且葬于制當有諭祭及神道碑祭未及請長公以碑文相屬余兄弟不佞知公父子深謹次第其生平如左公名雲程字務遠先世吳人曾王父江贅常熟薛氏生子賢冒薛姓是爲薛公薛公善爲生以貲豪其鄉生子爸娟復顧姓樹德務滋而短于年兩世皆以公貴贈太常卿公生四月失父所居十里内外數百千家不識青爲何物諸父諸兄弟諸子十餘人習牽黃臂蒼博塞蹴鞠之戲公髫髻輒好讀書耻與羣兒伍心獨喜自負必成進士間問日者不以進士對必唾其面衆竊笑之年二十四爲邑諸生耿恭簡公開講學會吳郡則管

登之先生常爲先進公與邑名士瞿元立輩師事管先生元立揚榷論難解疑釋結飛辯騁辭溢氣坌涌公少言不泄叩之惟曰樹名節存忠孝積德累善而已要言不煩聽者爽然自失矣萬曆癸酉舉于鄉又四年成進士授定海知縣未發而喪母陸淑人讀禮之隙明習文法練國制度適元立有家難公居間爲道地得直服除除知淳安縣而有均田之役諸邑希旨增額賦歛以趨辦公按故額覈之如額而止閼更減賦蠲徭力役有山介杭嚴兩郡間民爭久不決其人宗族盤互獷狡鋒俠兩臺檄公往左右請以兵衛行公不可籃輿從數人入山刺知魯某者居家富逸爲閭里雄好語以若爲一方藩蔽民有犯上者罪坐汝頓首謝不敢兩造吐實山歸杭民矣歲惡上官令遏糴公更爲示民市米者艤舟于岸十石官留糴一餘聽出境商民兩利而米不騰踊有蝗禱于神風雨殺蝗滿道民廬延燒公拜反風滅火傳誦爲神居二年調嘉興郡守某子甲執政婿弟以公善趙少宰少宰嘗論政府將齮齕公命調乃免嘉興事故繁又孔道秀水令缺并攝秀水吏日視事事至首尾銜決時諸獄閱囚訊其呼冤者有黠盜詭出獄復行劫前令誤坐十八人公得其情白御史御史曰奏當不得反

異公大言曰此所謂造獄者也今部使者慮囚多所貰貸奉欽依者十二三何不可之有御史從其言十八人無盆死故事邑徵賦郡佐若丞簿驗船戸曹驗米公曰使狠牧羊其餘幾何請以身從事省費無算以治行高第徵兩邑人爲祠肖象祀焉初御史大夫姚江趙公有弟遊嘉興公不爲禮使奴請事笞而出諸境趙公賢之曰顧某彊執宜在臺中授雲南道御史或語公新御史宜與道長合公曰是發臣素諛日久招權顧金錢何足置齒牙間寢默抑心非朝廷之福也郤之與同比者李公琯輩危言覈論展意無所依違露章薦趙少宰御史

大夫沈公思孝及師管先生當路以爲杜置心不便出
公江西僉事李公亦出福建恚而數上書詆時政拂衣
去所知私爲公不平公謝曰臣委身而事主内外何擇
焉即之官凶年饑者毛食中丞陳公亦有遏糴令且勸
分公曰使富民吝貧民驕必此之由陳公不聽請緩南
運糧減價糶之比秋糴以充賦所轄三郡道無捐瘠灾
界之慼爲陳公後以前事去悔不從公言有盜三千人
聚景德鎭爲亂其渠率曰藍芳威中丞莊公檄公討之
公走豫章白莊公盜三千人討之兵必倍勝負未可知
藍芳威者嘗識之武舉場中跅弛士不得推擇爲吏計

乃無聊可招降也屬所善往說之芳威即散遣其衆焚
營去然猶匿不出會盜劉汝圀轔藉蘄黄聲震于鄰公
復令人往說芳威顧使君欲灑汝恥技抾用汝芳威心
徇豫若言使君官二年餘每能回容人宥其小失未嘗
欺一甇弱況汝將材也用後勲雪前咎不者顧公旦暮
遷後人事安可知乎芳威負荆詣府願改往反過以死
報德公與之兵數亡千擞寇不入界後平劉寇救朝鮮
勦播酋芳威戰功多號冠軍尋遷貴州參議有議用兵
客山銅仁苗者公曰侮食左言惡足治乎用兵必且避
匿冉三發輒隤日煩費鋋而走險又何擇焉榜諭苗爲

奸民所覈沒者得出自理苗矢不復掠釋兵伏謁公道
本指所以爲者遷雲南副使苗率妻子哭送數百里參
將鄧子龍敗績失官中丞吳公欲爲地僞使人上飛變
告夷丁改判事詔鄧勦之僞增劾首虜公語監軍楊寯
使鄧初報六十級翼日財得十五更數日乃足情見力
屈足貞哉否楊以告吳吳欲杜公口檄公往覈公不從
吳捉吏杖公對曰日杖殺一吏不猶勝殺無辜千萬人
耶竟不可奪復檄公屯田蠻哈府公曰此夷地何與中
國事吳公曰諸將力戰得之獨不能也何怯也公不對
退謂同列吾至彼問居人蠻何年入犯將何人禦敵口

語藉藉將大不利于開府吳公遽止積不相能卒亦有
以中公也或誣黔國反公曰兩臺黔國權誠太重誣以
反則過渠寧強伏耶黔國德公厚薦賄公艴然不悅令
吾阿邑誣君得美名安事此遷四川參政未數月調山
東備兵霸州方有朝鮮之役石司馬所親邀與共事公
報曰司馬寡謀自陷師必有譴遠之尚恐餘波及我況
可褰裳就之乎後同邑有與事者旋及于難閹人司上
林苑爲大盜藪築堡苑中自守公設方略搜捕無噍類
毀堡爲舖數里一舖守望相屬桴鼓不鳴房山盜卝者
數百千人鬬出不意禽八十人予杖遣歸散爲農妖人

許油瓢稱王以術蠱淫女稱后收縛寘法中丞李公以
獲誅反賊奏公第坐左道律李公意不悅已而淮徐張
大妖人趙古元功嘖有煩言李公揖謝今日發㡿𣾰然
巳昭矣覇州諸邑大璫以千計有罪上必沒其產所株
蔓村無雞犬公寧失不經閹馬堂橋虔乘勢以侵蒸庶
公與撐距民積怨深怒驅其牙爪堂疑公所爲哭而投
地窋聞于
上公按部良鄉邑令告公金吾逮繫且至公曰願以身
代百姓獨坐具赭衣候輿俟命詔下逮庄民數十人而
巳公爲牘上諸臺慷從虎而翼諸民罪儿當劄諸臺如

公指具奏
上釋不問三殿灾内外臣捐俸助工公言俸以養廉捐
俸捐廉也監司不捐俸自公始五年遷按察使備兵永
平繕城郭起塢候齎糧兵弩甚設屬夷朶顔機變公以
言語爲約束無爲寇歲與繒布必堅好居八年塞無宴
開之警一小入大敗之紅草溝諸將襲並塞零虜名曰
搗巢以邀爵賞帥尤繼先啗公吾未改玉公自右使遷
左使未開府一出兩得矣公厲聲言異日開㒅抒傍君
身潤磧質吾逃死非逃賞也朶顔大饑尤招其亾卒三
千人爲夷丁公覘之將使中國負藏亾納叛名此寧薄

物細故其議限列不從而夷丁後誘虜入寇永平城幾
陷代公者寒恐死尤亦坐劾憾公甚公入留都不䞇臺
省諸要人周旋無知公本末者尤謗書至南臺遂以拾
遺中公或偵得其誅諷公營救公不荅退而嘆曰吾起
田野官九列貤封祖父母及妻邀天之幸厚矣騎龍弄
鳳遊婧雲間耳何不識去就之槩俛首年少前哉即命
駕歸朝議以左布政使調用大閱叙功議復除京卿皆
不起家居七年卒元配周淑人常熟支塘人父瀟溪公
某爲諸生食貧棄而力田初田六畝季年乃數千畝教
三子皆爲儒長子鐵川公某有人倫鑒淑人其女弟也

謙恭慈順在孺而勤鐵川公異之愼簡所對而識公童
子中非庸人啓父以淑人字公其荅納徵書曰有女不
嫁凡子閱人無如此郎云公發憤嚮學婚數日即負書
入城淑人從叓之非歲時伏臘不歸歸不三日猶讀至
夜分乃寢公仲父以農課諸弟惡聞讀書聲淑人置燈
室中央身當戶績公隱處就燈默誦不令仲父見以爲
常而出其機絲充楮墨賫數慰勞之毋以他事混公舉
子女數人不肎公登鄉書有司遺金樹坊淑人勸公鄉
語君置妾滞涸窮路此其時也事無大此者遂得張孺
人學生長公次公公方赴南宮淑人遣信及之吳門趨

歸公喜語友人曰吾婦饒爲子母寧須我乳耶而反顧爲張孺人羸不能乳兩兒而淑人舉一女適殤謂孺人兒在我猶在汝汝乳先生者吾乳後生者孺人病乏乳復分乳乳之公有事四方淑人恒從後以子長試事婚事數歸部署而張孺人復有助篷者何與李必留侍公居邸慎闕鑰內豎毋踰閫邸有隙地種蒔蔬果令男女治衣織屨曰執勞則可毋佚而生侈心在途敕舟人若從者毋爭人前毋附商貨在家訓諸子親賢師友出入敂居囦或不欽而防其比之匪人以疏儉率下衣禁襲味禁珍晚歲奉佛仇肉食之味同女奴操作如故毋黨

或諷之諸子皆康出家有餘財曷不自享以其餘惠吾黨乎淑人怒吾夫之子非吾子耶言者色沮而退待夫黨傾橐不吝而毋黨未嘗私假與御諸妾諸子女無賢愚長幼恩禮如一寡於言而容人過嗇於用而周人急長公罷春官歸見毋羸劣哭失聲慰曰以汝兄弟才不患不富貴但恐吾老不及見耳凡生三封孺人淑人夫人公爲太常改贈淑人公知略謀慮朝之淵藪東修厲節華首彌悍鄉人當國耻員囦委曲立朝未及歲而出奔走滇黔蠻夷間前陳公爲冢宰顧叔時爲選郎秉執政休沐甫移公鄖州諸邊臣三歲則晉爵一等公官簿常爲邊最取中丞司馬如拾芥而十三年財爲列卿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然以政府姻戚撫臣權勢闒尹膚愬無如公何既去而朝議推轂數上其心事囦然若于天下矣周淑人同公微時拮据造家能早開滕路肓諸子孫世濟其美偕老令終天之與善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也狀稱公與淑人卒時神氣俱恬無一言繫戀夫非篤信固守能然哉公生嘉靖辛丑二月八日卒萬曆癸丑五月十有七日年七十有三淑人生嘉靖壬寅三月八日卒萬曆甲辰八月八日年六十有三子五人長大章萬曆丁未進士娶侍御蔣公以化女次大

韶娶嶧令何公某女次大夏娶少宰趙公用賢女俱張孺人出次大濩娶運使黃公門女次大成李出聘嚴文靖公季子內史澤女女三何出長適金壇儀部于公某子玉珩早夭次適封君陸公某子尊禮次諾孝廉翁公某子某孫男二麟生聘崑山㳟藩葛公錫璠女大章出鳳生聘孝廉陳公某子太學生令升女大濩出孫女四人章出者二一諾前趙公子太學生某子士晉一諾太僕申公用懋子某大韶出者二一諾孝廉孫公某子某一諾前何公子庠生某子某長公卜以某月某日合葬于其所銘曰穆穆敀攸趣知恍恂爲儒則醇其政宜民

四時同春爲吏則循豸冠嶙峋驄馭斑璘邦司直臣志
慮忠純正笏垂紳王路是遵秉國之鈞悅夫哼哼廡仕
婚姻用頑與囂進者綠貧退者逡巡侃侃誾誾佹無逆
鱗征大駪駪夙夜惟寅諏謀度詢饑饉荐臻誰極誰因
邈若越秦下車溯洵發政施仁其仁肫肫傾篋倒囷食
得目瞯僶蜒蜓踬反風焚輪樹起菑神旱雨與蝓原隰
可畇授之拵拵屆之鴂鶌南行勞卹夜郎金㳢要服荒
屯雲雷經綸解網弛綱鹿走甡甡鉏耰棘穜無敢以關
旅揆咸賓北平亼益津密邇紫宸象帝鉤陳文質爲彬文
武爲貳戎服以祠旌所三辰相此沸脣其犖若磨其狡

若甝虪麋就馴城有重闉堠無騎塵洞無冶鉏木刊井
堙鬱飛頻頻犬吠狺狺所在告緡桑柔劉旬魴尾赬鱓
艮限裂䐜貂璫怒嗔以叩蒼旻蘇此赤貧一紀積薪櫃
置河源已事而竣如玗琪珣豈磨可磷如竹箭筠植節
亢身如栢栝杶霜皮凍皴如蕙蘭紛馥郁紛繽我車既
巾返我江濱偕我隱淪飫我鱸蓴亦有嘉嬪桃夭葉蓁
德與之倫關雎匹鶼脣蛾首螓不妄笑嚬告虔栗榛列
鼎重茵蓼豈忘辛乃組乃紃采蘩采蘋饗醴濯淳籩豆
斯僨無妬無嚬嗣音任華高禖克禋吉夢載娠螽羽詵
詵鳲鳩儀均宜子振振五桂一椿義方誨諄佔俾其呻

毛鳳趾麟虎賁龍荀室家溱溱燕居中中僮僕斷斷天
何私親善者常仰樂終搡魏星隕聲墳生則開人没則
明神遄返于輴言返其眞長歸于窀靈既自甦佳氣氤
氳後祿無垠撰德貞珉夜臺可晨令聞靡湮奕世維新

贈太子太保蹇公贈一品夫人江氏神道碑

蹇沙坪公生弘治癸丑閏六月十有八日卒嘉靖戊戌
六月十有四日配江媼生弘治丁巳七月一日卒嘉靖
丙辰十有一月十有五日合葬青巖之原五十年矣公
以子僉憲公貴贈武選主事以孫督府司馬公貴贈大
理卿右都御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太子太保江以子

贈安人以孫贈淑人夫人一品夫人司馬公勒制詞於
墓昭先德彰君賜已按典禮爲神道碑屬不佞其識之
憶昔先大人同僉憲公成進士兩家各奉母之京師司
馬與其皆童齔從行邂逅中道陞堂拜母啖以果餌去
之五十年許歷歷如目前事累世通家非若昔人謾語
也敬志其凡如左公先世自楚從軍入蜀有從權者以
功授重慶衛百戶生二男子伯淵仲洪洪娶於耿實生
公贈官與公同耿亦一品夫人淵子臣世其官而宗人
散處郡城若石橋木洞間者以百數公佐宗子爲約歲
春秋舉祀祖廟族無小大悉授以事事既餕胙而燕尊

卑親疏有等則又立而訓之曰孝親敬長力田奉公毋
扞文罔毋墜先業皆拜手諾公退而力行以先之其事
父母晨昏必定省養必備物病必親嘗藥附於身若棺
必誠必信時物必薦然後食宗稱孝焉相觀而化督學
使者嘉其行下檄褒勞邑長吏尊禮之然非公事不修
謁兄所部或乞公爲地公不可事有枉直吾故不悉脫
令貞者受誣能無愧心乎且士所貴行已有恥耳今造
請勢必縛紲其利幾何所失多矣夫士也與錢通異日
當官何加焉郡守聘爲子師出入經年卒無一語及他
比鄰中丞任公輙問卿粟公登非慶弔不往還既舉僉

憲公有倍年之覺長壽大司寇聶恭簡公見僉憲公而
奇之介所善語公願以息女爲公子婦公謹謝之曰聶
公貴臣乃欲與淺帶縫掖婚此其誼甚高然竊聞古人
齊大非吾偶也不知者將謂諸生實攀附傷聶公盛德
聶公亦服公識量而公更爲僉憲公受室於江渝人有
知者謂蹇生何詎不爲恭簡非此其身在其子孫矣公
督僉憲公勤夙興夜寐無須臾之間一話一言務軌於
正僉憲公就督學使者試第一公不色喜而里中劉太
僕公方正有標準門無雜賓公嚴重之是可爲子師以
布若葛各一兩爲贄率僉憲公北面稱弟子公不以子

冠諸生亟爲擇師劉太僕公世家身貴顯矣不以公父
子爲簡亟爲獎進渝人兩賢之卒兩相成也公垂髫而
游郡庠卽以高第受餼廩渝人負笈受業者不可勝數
而於故孝廉衡山令王氏父子兄弟恩義尤篤數奇不
得志然不以其故小懈日讀書黌舍及崇因蘭若中誦
聲琅琅恒相及也夏酷熱厲文甫竟體中忽作惡執僉
憲公手而命之曰吾力學三十年不獲施用命也夫然
自省無失德天其或者將以而大吾門積功累仁可以
長世遂卒渝自中丞李公文進構奉仙樓以祀純陽子
其神數下言禍福不爽公沒久之蘇僉憲兩陳觀察善

治乩諸生叩乩乩云蹇良弼德行人將大昌其後良弼
公字也沙坪其別號云江夫人者江津學生孟明公女
其王父官參政夫人貴家女爲諸生婦攻苦食淡有桓
少君孟德耀之風相公事父母洗腆酒食當祭益肅慭
豐潔公有二女弟夫人損其奩裝遣嫁姑大喜新婦能
使我不愧爲人母老人何以報德願新婦多子孫子孫
婦一如新婦耳公無祿蚤世夫人教僉憲公及仲來朋
叔來碩季來連不爲姑息司馬公兄弟雖少御之莊而
時語王夫人未亡人痛若剪之齋志以沒也所以報地
下者惟是諸孤古重胎敎姆訓若無以中饋自委王夫

人唯唯即大寒暑諸孫無不就外傅暮歸考驗所業僉
憲公既告計屬王夫人兄敎諭公綸課諸孫繼以夏楚
鄰母任中丞粟問卿二恭人者聞之嘆曰江孺人女而
丈夫者也天胙蹇氏可立待矣僉憲公宦遊爲夫人製
絲衣楓垂涕種德儲祉者何人而吾安忍獨食其報又
詔司馬公兄弟若王父有言惟儉持家惟儉礪節生平
大布之衣澣濯數過若父試第一以所得賜金市一綺
衣而後服之於今若新若父習聞父訓必不家於官以
累清白汝曹目所未見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有直質而
無流心孺子勗哉夫人素敬事文昌庚戌春二月大足

劉叟忽踵門請見夫人言文昌趣我報蹇伯子成進士
爲蜀冠首夫人館之別舍已而捷至如言僉憲公之來
第也粟問卿子將廣其室使鄰嫗請以善價易宅夫人
不答問卿婦責其子來謝過夫人因語僉憲公吾聞人
一言善星爲避舍兒輿日毋易粟氏舍以旌善也其後
粟氏孫操書致僉憲公以母命不聽而售之諸生劉輔
仁踰五十年輔仁孫無後宅始爲蹇公有人謂夫人之
能守先宅也能嘉鄰母之悔過也能使其子沒世不忘
母言也備三善焉渝中月旦評目蹇氏父子爲令德祀
之學宮銘曰蹇之先世赳赳武夫公邁種德爲君子儒

容身而遊擇地而趨無以勢訕無以利濡嚋則相之實
惟女士貧不隕穫貴不汰侈謀用貽孫穀式似子華陽
士女於古濟美公何短祚俾偶媚茲天則未定人莫之
爲積德百年來許昭茲司命純陽實鑒格之先朝忠定
勳名彪炳公身寔士德與之並一品追崇九京可瞑渝
水巴山兩蹇偕永

贈榮祿大夫都督僉事蕭公神道碑

延安蕭氏父子兄弟皆以武功顯而大將軍如薰尤著
如薰儒將也守孤城退強寇以完寧夏學士大夫類能
言之其初出漢鄧侯歷世綿邈莫得而詳明興始祖春

家廬州合肥從
高皇帝累戰功授延安衛其所百戶遂爲延安人春子
旻旻子瑛瑛子鳳俱世其官鳳子漢爲南峰公性聰悟
讀書目所經涉即不忘九歲能屬文總角爲諸生有聲
會父病且死與之訣曰孺子沾沾欲以文事自見夫先
人枕戈寢甲間關百戰而得一官子孫奈何忽忘之耶
公泣受命則益精韜鈐家言覽觀邊塞要害虜部落情
形所以防禦之策晰若指掌正德末襲爵以能選視所
纂尺籍伍符不擾而事皆脩舉嘉靖初詔舉材官爲榆
林奇兵營操備名將趙瑛梁震見公膽略每出兵必以

公從當身先肉薄虜營多所斬獲其最爲許直山固原乾鍋底湖謝家莊三井兒首虜中率過當遷千戶副正至指揮僉事復晉指揮同知爲世官總寧塞營隸游擊鄭東部親虜亂塔澗墩功爲最中丞張公珩以鼓吹旌旗儀卒從能送歸邸鎮人榮之虜酋吉囊寇定邊制府劉公天和素聞公名檄從副帥王陞禦之固原哨口打狼山公設伏邀遮虜虜敗走少司馬尹公嗣忠薦公才可當一面而又有金剛溝川戰功遷平虜城守備中丞范公總督府楊公守禮交章言公宜爲裨將屬虜五百餘騎從威鎮堡馬頭墩入犯公馳至誅其酋收獲駝馬

弓甲困載而還遷延安遊擊將軍領正奇兵三千應援宣大直指周公南薦於朝尋以常樂堡功遷參將分守大同北路督府翁公萬達直指谷公嶠中丞詹公榮皆以公每冠鋒虜望而震之宜授鉞稍遷涼州右副總兵虜以元旦突寇邊公方食投箸躍馬率敢死士格鬭虜見公鎧冑鮮明持刀擬公一僕嘗以身翼蔽公僅中流矢不顧督戰益力虜知無可如何遂解此視李將軍爲虜生得何若而文墨吏見爲怯公坐罷庚戌虜寇京師中外戒嚴廷議推轂公召爲神樞營佐擊將軍五軍二營練勇參將五軍一營副將已領入衛邊兵駐昌平與

薊遼督府計所便宜施行益武臣體貌等咸所未有也然第蒙虛號而實中制更二年公自言犬馬齒衰非復故態虛糜豢養請賜骸骨歸田大司馬覆奏報可是時春秋已七十矣伯子文奎爲遊擊將軍仲子文璧舉於鄉諸孫四人咸繞膝分甘而元配吳夫人偕老無恙武臣以功名令終壽考子孫熙事備成又所未有也余三仕秦最後領河西節治延安延安人道公知深而勇沉居官自常俸外不苟取與士卒同苦樂所至衆先食然後食先飲然後飲家無長物所爲教訓子孫者曰不負君不負親不負所學故爲經生夫有所受之也公領職

自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至署都督僉事封鎮國將軍以仲子文璧禹城尹報政加贈定國將軍以長孫如蘭功加贈驃騎將軍以如薰功加贈榮祿大夫三世以上同妣皆一品夫人於制得樹神道碑而如薰以屬不佞爲之銘曰士非無文佔畢雕蟲胡以從軍士非無武劍一人敵胡以格虜猗與蕭公文則儒生武則元戎青海賀蘭雲中上谷榆塞蕭關與虜終始或鋒或殿或角或犄上功幕府帝有大賚世封萬戶矯矯虎臣從事獨賢盡瘁其身年至請老知止知足榮名是保子孫似穀文武並用以綏後祿三命洊及顯號崇階夜臺如燭窀木已

拱代石作考萬家守家史作斯銘傳之來許濯濯厥靈

封一品夫人少保張公元配曹氏神道碑

少保大學士張公元配一品夫人曹氏卒

上聞手諭弔公已遣中涓賜金幣粟布爲助斂費明年

柩還豫章

上賜祭有加常等勅乘傳使使臣護行悉出

上旨不煩禮官議一時傳誦以爲殊絕之遇久之夫人

始葬故事有墓志有神道碑必位望與公等者任之乃

公走使千里外屬某代匿此其故難言之矣其弱冠從

公讀中秘書江湖土風相似約以次日共三飯他過從

燕會無算是時亡妻王淑人實嫂事夫人所睹記内德

甚具夫既不以位望爲限則其固宜志夫人夫人蓋南

昌衛指揮僉事雙湖公椿女也母鍾恭人恭人一乳二

女尋失其先生者雙湖公異之一淵不兩蛟是必大貴

沈吟相攸而歸公公累世名貴人其時王姑尤夫人舅

聯少保公姑陳太夫人具在夫人以貴家女爲貴家婦

力行節儉朝莫上食兩姑候問啓居安否下氣怡聲諸

姑伯姊内外宗婦以逮臧獲數十百人尊卑少長隆殺

疎數莫不中度公秀羸而好學少善病夫人精治饘粥

藥餌進之更洗腆酒食以餮朋友比偕計爲裝槖僕馬

芻賃之費一切具給太夫人陟屺倚閭繼之涕泣夫人

百方爲歡端以解聯公卒相公與太夫人治喪戚易相

得也公爲吉士夫人從姑入京師已授史官修

世宗

穆宗實錄典起居注侍

上講讀研精覃思良苦夫人調護益勤而太夫人有所

愛女念之不置夫人贊公請告扶侍太夫人歸其後執

政有父喪不解任廷臣上言不可杖之闕下投荒萬里

公與二三同志救之執政不善也以星變察京朝官公

自經筵出爲南京國子司業又中以考功法謫同知州

事執政既得罪召公還侍經筵天下延頸望公大拜而

夫人復贊公歸歸則太夫人病矣夫人爲婦四十年未

嘗一日離其視病不解帶不盥沐浹辰累月所以殮葬

倍敦太夫人御諸子婦嚴夫人恒先意承順即有譙讓

退而自訟起敬起孝而當歸公之八年年財二十有五

輒爲公置媵擇良家子姿首端麗合法相者引與鈞禮

後先凡若干人公或御則喜或有身則伺伺其寢食狀

惟恐不愼或舉子則保抱攜持與姍媼分勞或不育則

悲號家人至不忍聞嘗語人吾未得子患得之既得之

患失之人知吾失之悲不知吾患失之苦也以故從公

三進三退無使過勞蓋意在急公有子亦坐數失子慟甚病深矣公宛太夫人喪而如夫人者舉大朴上印公家召叅大政明年從公入京師夫人翟冠佩玉至貴倨矣然猶退然自下先姑見背未久吾何敢儼然稱人母而有兄積貲爲禆將時勅厲其子弟毋以我故意氣加於昔日身布衣蔬食如刑家婦侍兒竊笑夫人喟然曰高明之家鬼闞其室吾留有餘不盡之享遺後人耳聞有饑寒解衣推食及利益人事雖費不恤也居逌不輕聲笑入其戶闃若無人非客戚莫得見面與公反亨無片言忤就之決事依方辨對公爲相不忮不驕

正色率下事不避難夫人有相之道焉廼皈依竺乾悟生寄死歸之旨病且殆不憂不懼恬然而逝則公所刑於夫人非朝夕矣夫人生嘉靖乙未九月某日卒萬曆癸巳閏十有一月三日年五十有九葬以壬寅十月二十有四日墓在某夫人卒之六年大朴復有弟大節大朴聘叅議熊公宇奇女大節聘某女公傷夫人不待舉大節也爲狀千餘言不勝辛楚余讀狀思王淑人亦感年爲余置媵有兩兒及見其一畧與夫人同顧年不逮夫人八歲生財封孺人余拙宦愲多口無似公萬一以此愧淑人公文生於情余情生於文卒之文不逮情也

銘曰仲尼錄詩周南召南三百篇始關雎之亂琴瑟鼓鐘洋洋盈耳求賢審官左右采之乃多男子凡厥室家徧爲爾德騶虞麟趾張公作相相彼周道如砥如矢拔茅連茹以其彙征用人惟已誰相相公維曹夫人其德樂只螽斯樛木江沱小星具茲四美爲相公易爲夫人難自昔鮮矣夫人溘喪公亦東山赤舄几几二南輟奏天乎不弔奪我女士我志其墓百世之下可圖可史

贈一品夫人李母魏氏神道碑

歲在戊子耿子健中丞以成都守拜閩督學使者過余談蜀事亟稱今元戎李公賢又十年余起家入蜀則公

已屏居里中而播酋叛勢甚張蜀士民藉藉李公在無今日矣時督府御史大夫李公集諸僚咨詢諸將帥可備緩急者衆以公對余亦陪末議而會量移入越歲且除聞公已召用竊喜已聞公除黔帥則益喜明年播平讀捷書然後知公提孤危之兵振敗衄之氣破諸囤斬三關抵白出審處女脫兎之機而神於用卒掃盪夷氛爲國敵愾貽西南百世之安而震疊四方觀望心勳名爛然子健信知人哉其後當事者復爲播善後計因請公鎮蜀而治播新郡以便宜經畧且慰蜀人去思先是公在蜀母蔣太夫人卒以兵事嚴葬故有闕會

上建　太子大賓廷臣公以都督同知𢌿贈其曾王父
以下三世如公官自蔣太夫人及曾王妣皆一品夫人
而公上書以母喪禮請
上從之下大宗伯于祭下大司空治葬具如令公乃勒
石樹之神道而屬余爲之銘蓋宛陵徐司寇嘗開府蜀
與公同事有將相父歡之美既爲夫人志墓中石矣按
志將夫人者指揮使世祺女也年甫笄歸贈都督公勳
則都督公父仙厓公森母陳夫人大父崑岡公玉咸無
恙夫人婉孌稚齒而奉尊章有禮法十九舉伯子應禎
二十二舉仲子應祥卽元戎公舉元戎八月贈公沒矣

夫人且以身殉陳夫人曉之曰新婦今爲而兩孤父爲
而舅氏子爲余舅氏孫身繫三世安危何可死也夫人
乃强起字二子稍長遣就外傅昧爽則促之起爲櫛沐
而送之夕則焚膏瀹茗課讀而刺繡其旁瞻察寒燠恒
以丙夜爲斷二子嚮學屬文王父曾王父摩挲有喜色
夫人則思贈公不及見更攢眉不禁涕之橫集也又數
年仙厓公討麻陽賊暴疾卒於師而崑岡公踰八十夫
人隱而涕泣懼傷陳夫人與崑岡公心佐陳夫人事崑
岡公彌謹伯子年十二受父爵爲娶董指揮使其女踰
年戍靖州以寒疾卒夫人益不堪其憂而陳夫人倦勤

授政夫人會董氏女不安其室外人乘崑岡公老悖令
遺貲且盡尋崑岡公陳夫人亦沒矣夫人出入顧復元
戎不忍暫離去而拮据治夫若子若姑若王舅喪必誠
必信無之有憾元戎年二十甫遣受父爵還夫人數泣
而訓之自吾爲汝家婦皆襲故官無橫草之功拓尺寸
土是在孺子元戎感奮居則習金版六韜出則勒騎射
欽欽常如對敵奉檄勦金筒賊功多是以有鎮篁守備
之擢屢遷廣西思恩參將偏師勦十寨獞賊功多是以
有松潘副總兵之擢而粵臺臣難其代奏以所擢官仍
分守久之擢都督僉事爲五軍營右副將爲南京右都

督府僉書中外所至率藉夫人以從夫人訊其行事善
則加餐不則爲罷食故元戎慮慮效當官之節而蜀叛
卒辱主帥廷議推擇之鎮蜀心念夫人齒長矣蜀遠在
萬里外躊躇牽衣不卽發夫人艴然不悅也乘人之車
載人之患衣人之衣懷人之憂兒爲大將
上恩厚甚何至作兒女子態不思得當以報吾與而婦
抱孫分甘致足樂也乃單騎入蜀至則討松潘羌首功
中率
天子爲告廟宣捷已平建昌桐槽猓夷已平馬湖賦乃
夷夫人聞而色喜然其少時愁苦劬勞過當服無綺紈

食無肉味驟遇患不勝藥而卒卒之日目婦若孫吾兒幸有以報國老婦亦可以報先君子矣時萬曆丙戌八月十有四日也距生正德辛巳十有一月二日年六十有五應禎叅卒無後元戎娶於周封一品夫人如夫人者楊舉二男子曰師靖曰師沆一女子爲指揮汪治子其婦靖應受爵而與沆皆治經生家言斐然有聲萬曆辛卯八月二十有二日葬夫人澧州松山岡余嘗負史若楚子發李景讓母皆成其子爲名將李母鄭猶假鞭撻示威人夫人稱未亡人垂五十年艱危不二心使其子速肖而默成元戎將母來諗老而彌篤有以也上馬

擊賊下馬作露板令人知元戎若傳修期不知其慕親若此曾子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元戎勳名有自來矣銘曰十有四年爲良家子婦十有九年爲材官母六十年爲大將母爲

天子命婦猗與夫人既貴且壽二十有二年失其夫二十有二年奉其婺姑三十有一年奪其姑吁嗟夫人其苦如荼夫有子而孰爲之父夫有親而孰爲之子可以死可以無死夫故之以子無父而有父親無子而有子死者忘亡生者不愧死白首而從夫死覘其貌則駭察其心則喜勞爾以生不如毋死之佚矣王姑若婦王舅若子之子疇使改玉改步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沒則表其墓生胡不表其閭惟

天子有誥晉舊史勒銘以副石渠

太泌山房集卷之一百十終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楚西徼治道碑

今荆州府所部州曰夷陵曰歸縣曰長陽曰巴東故楚所走蜀道也磴斗絕造天阨束裁容身左擔不可復易猾背羊角而上如畫重累人其尤甚者若度索尋橦之國級不能盡受足二分垂外下臨幽壑恒有落勢即輕趫少年無不累息股弁䠆跂雲陽虎豹蛇虺之屬因緣其間以虔劉我行旅而倀多於望帝之魂燐多於萇弘之血矣萬曆十有四年撫蜀者宣城徐公元太撫楚者

先武定李公江後雎陽孫公坤填鄖者先歙方公弘靜後豐城李公材按蜀者南昌陳公瑫按楚者先芮城任公養心後晉江張公治具荆南藩參莆田張公純治兵觀察使者任丘田公樂合筴議治道於是以荆州守張君斗處財用倅陳君道淳計徒庸夷陵守殷君都歸州守李君韡巴東尹高君尚德長陽尹陳君洪烈畫地爲主修除百執事悉遴柬以充田公痛卒徒而玄黃其馬以身試九折阪五尺道爲規畫利便操斫斷而先之鼓磬而戒之椎牛釃酒而勞之扶而懼之如此者再爲記若檄程趣之者無算榛莽芟刈之礙則徙之碞則斷之

堅則沃以酒而焚之㕓巖則下之陜則斥之詰曲則直之突出則鑿而爲之甬之壁立則伐而爲之城之徑斷則爲之棧之岸脅善崩則爲之封之淵若瀨則爲之泭之梁之最橋以石者九以木者二十中爲亭者一道以丈計者九千三百有奇力以工計者六萬八千二百有奇費以兩計者九百有奇經始於十有二月而以明年六月落成里之樵者牧者農者郡國之置郵傳命者四方之宦者遊者賈者負戴者輦者騎者牽挽者西南夷之朝貢者陸辟褒斜水辟灔澦緩可憩急可馳百物神姦莫能逢之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不佞考古今入蜀

道秦四而楚一自階文爲陰平道自兩當爲故道自褒鳳爲連雲棧道自洋爲斜駱道楚則今治道是也取蜀事著者秦司馬錯漢岑彭吳漢魏鄧艾晉桓溫唐高崇文郭崇韜宋王全斌明傅友德廖永忠其道多出秦公孫述明昇之役秦楚並出李勢之役出楚而出楚者實倚舟師三國時荆州號必爭之地兵皆水戰獨昭烈從秭歸攻房陵屯猇亭通佷山升馬鞍燒鎧而斷石門拔其地在今治道耳由秦而入勢居蜀上險在我由楚而入勢居蜀下險在人且帝都非長安洛陽則許昌大梁道秦便東晉明初都建業道楚便道楚勢固不得舍江

而趨陸公孫躍馬稱帝所據扞關荆門虎牙漢不得不
自楚陸應之耳明兩都並建九有顧化蜀晏然稱文獻
國者二百餘年冠帶之倫食貨之利幾遍天下其道秦
者十三而道楚者七道楚者水十三而陸七故今入蜀
道莫重於楚楚莫重於陸利無事不利有事與古異勢
也水險倍陸道水者聽命於天人力末如之何道陸者
可以人力勝而二百年於今甫首事何也秦越人視肥
瘠則同心難藉口仍貫毋開非常之原則創始難舉大
事不惜小費一木一石吏持三尺繩其後則遠嫌難此
五六公者輔車相倚埍麃叶奏涂痌瘝之慮破拘攣之

見而後就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
也非有道之世烏覩此乎昔在成周代有明德以格於
大西顧與宅式廓日增高山之頌曰彼徂矣岐有夷之
行皇矣之雅曰柞棫斯拔松柏斯兌迨其盛也則有掌
固司險合方形方野廬氏之官治其城郭溝池樹渠設
其飾器周知其山林川澤之數而達其道路通其財利
除其怨惡同其好善正其封疆禁其橫行徑踰故其詩
曰周道如砥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蠻夷戎狄之屬奔走
王會若蜀人以文翰巴人以比翼烏是遵何道哉炎漢
之季李翕平西狹修折里郙閣楊厥營益城子午同谷

堂光其小者也然且勒石垂勛比於雅頌
今天子纂大合華守在四夷是役也於以見王道平平
天下爲家聖人有金城湯池要在此物此志耳雖雅頌
所稱何以加焉誠不可以無紀因倣伯都孟文二碑爲
記而系之詩曰蠶叢魚鳧鼈靈杜宇非我族類而君西
上帝隔閡之以固吾圉譬諸太阿其柄授楚授楚伊何
維道之阻山何巍巍刻削喦齴石何硌硌盤牙横牾左
右迫脅前後贅撤捫參歷井天可倚杵日月蔽虧反出
其下其下沈沈莫知在所進不得援退不得佇立而熊
經足盡汗雨魑魅方良鑿齒窫窳大匈哨後縕巡歐紆

負嵎塞路莫之敢禦肉林骴丘不可量鼓巨靈安在共
工自若誰命夸蛾疇咨神禹相彼都盧塵能一取哀我
人斯登陀終古
明明天子聖作物覩懷柔百神及白招拒黃人捧日青
雲干呂外薄四海無不臣者蠻夷通道葵貢西旅罔俾
楚人挳蜀如虎亦無俾蜀將楚是詛二三大夫分猷分
部爰集我衆登庭而語萬口響應子來趨父乾餱不愆
畚甬備舉頳砠之石受命斤斧百轉赴谷留霆震怒騂
剛䃌犖何憂不去般翟施巧雲梯浮柱亦有飛梁笮繘
爲輔陵巒絕阬接武布武宿息井樹具爲區處無有苹

犏掤斂摟敷率逆異物則莫予侮馬不契需鞶互用敘以同貫利我東道主沃野千里爲我外府蜀道何難難自今抒紅塵騎一金牛丁五懷誘導欲曾何足數蕩蕩夷庚德施斯溥八荒爲室西南其戶無反無側正直是與小大由之委功載祖噫吁嚱哉易而歌舞矢詩遂歌昭茲來許

重濬沔河碑

按山海經嶓冢之山漾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沔桑欽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東逕沮水戍而東南流注漢漢沔得互稱矣吾郡沔陽州者居漢之陽漢自

郡東播爲蘆洑河東南至於上新口逕鮎魚套白汊達於三江口又自上新播於下新逕柳口環城之三面而復折於三江口合流趨於白湖曰河曰江曰湖方言之訛也曰洑曰汊曰套曰口象形之似也總之不離沔近是而州人獨稱環城者爲沔河云河歟廢久矣觀察蜀蘇公以時始濬之其長某千某百某十丈有奇其廣某十丈有奇其爲橋石堤石甃竹揵費某百有奇其役某某有奇其日某某有奇其受令部署文武吏若而人所不奪穡地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工成而不愆於素於是州大夫李君介邑之令王君過某而請曰美哉使君之功舊史氏盍記之某聞之楚伍舉云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如其盡民力以成私欲使民蒿焉忘安樂而有遠心安用目觀大夫起謝某不佞請徵諸四民之言蓋河通而工商權於市曰鄉者負戴輓輅道回遠得不償費其材不足以備器用今而一葦杭之矣土物無所不得入不翔貴騰踴而泉幣無壅旗亭闤闠朝滿夕虛可以爲美乎某曰美哉大夫曰未也蓋河通而農歡於畝曰鄉者恒雨則陸沉驕陽則金鑠今而後蓄爲屯雲洩爲行雨受命於三尺之桔槔而無閔閔望歲且夫綆汲而瓢飲葭炎榆柳而炊

蔬俎而鱻烹佐我黍稷以事我父母樂我妻孥可以爲美乎某曰美哉大夫曰未也蓋河通而士權於庠曰水之爲德也鍾滙之區珠玉斯登枯絕之野林壑不毛先王建學辟雍頖宮義謂斯矣乃者河涸而地脉斷焉漸盡今而後縈之如帶抱之如珥而風氣聚矣將使二三子覩盈科而進道放連漪而成文可以爲美乎某膝席而對曰美哉一舉而四民歸德焉是可記也遂不辭而爲之銘沔彼流水鬩者誰原田每每不可治搤吾吭兮倆曰儀考量橐括謀孔多孰令聽之競作羅吁嗟蘇君手鬟河馮蟜切和神哉沛水歸其壑焉知外帶有結兮

衣有褕萬夫畚臿千夫杵鼛乎鼓之軒乎舞蜿蜒長堤
逶如許雲漢爲章章於天皎若玉繩墮我前金城湯池
相鉤連以溉我田𣏌而䴸麥秀漸漸黍油油蟹螺汙邪
滿其篝藪有新蒸澤萑蒲虡侯舟鮫與衆俱佩以茝蘭
裳荷華鰷鱨鰋鯉魴鱮鯊鷗鷺鴈鶩鴐鵞唼喋萍藻
萩蒹葭青翰之舟青絲筰芋魁羹兮蘭生酌歌玉鳧兮
胡不樂天下熙熙爲利來廓開九市聲焞焞與我百物
佐三才鄭國在前白渠後我思古人君爲偶有穹斯石
不以朽

魏信陵君祠碑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
之東門也今志稱夷山亦名夷門山在府城安遠門内
則北門矣獨稱信陵君墓在城東揚州門南耳余官大
梁二年裴徊二門間莫得其處夫侯生非信陵何以聲
施後世乃今俱没没也已更讀志則濟源之軹鎮有聶
政廟汝寧之西城有荆軻廟兩人皆以俠血食而信陵
顧缺焉漢高帝英主也其過而以太牢祀者惟孔子與
信陵詎無謂哉魏人尸祀俎豆者何限信陵何以無半
椒之奉乎於是相地得上方寺之右方實在東北門間
度生時車騎所嘗經涉乃爲之祠祠與寺通俾僧領祠

事無煩有司庶幾不以費廢餼羊又虞夫後之人不察
猥以爲荆軻聶政之俠同類而共呰之也稍摭其行事
而識所以創祠之意曰信陵君蓋戰國之才臣也以客
掩也蓋魏之忠臣也以俠掩也請以三君爲春申始而
强楚繼而賊楚棘門之誅孽自己作孟嘗既相齊滑矣
去而之魏合四國兵以破齊死其君於莒身得無爲戮
幸耳彼夫曳珠履而居代舍者余不知何人要之皆亂
賊之黨也平原有士如毛遂毛公薛公者而不能用失
計馮亭以挑秦禍幾喪趙國之半賴信陵而得比於人
數因人成事寧獨十九人耶譏哉信陵雖多客實無藉

客何以明其然也邯鄲之圍秦目無趙矣信陵竊符以
有魏師而其人皆畏秦者也又縱其父兄若獨子歸者
二萬人卒以偏師拒秦秦不敢入秦乘信陵出而伐魏
目無魏矣信陵以二使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皆敗衂
之遺也國異兵兵異帥驟而合之大破秦軍於河外走
蒙驁遂北至函谷關而不敢出舉數十萬不相習之衆
一旦得其力爲己死此非客之能也其勸魏王親秦料
秦必滅六國乃休亹亹萬言審天下之大勢深切著明
可爲絶世之算客有及此者乎藉第令魏王早用其計
糾合楚趙以助韓則韓不至失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

國何遽折而入於秦乎故曰信陵才臣也以客掩也以魏救趙而魏重以五國爲魏却秦而魏安去魏而魏受秦兵還魏而秦用間罷將而魏輕身沒而魏隨亡魏王畏之怒之再以毀廢而不懟故曰信陵忠臣也以俠掩也然則何以竊符符不竊則魏師不出魏師不出則趙必亡趙亡則魏從其後身數請王賓客辯士說王萬端而不聽也將坐視魏亡乎於其身以善其君古之人行之然則趙全之後何以不卽歸魏魏王之忌信陵自其能探趙陰事始矣早歸而逢其怒必以矯令誅卽無誅而秦間早行信陵必不將誰可以當秦者秦不伐魏魏

王必無迎信陵伐魏不急魏王亦必無迎信陵秦益急魏魏益急信陵急而後任專任專而後得畀其長是忠之術也若是非要君乎然秦兵却而未聞魏賞有加也何要之有已却秦存趙使將其軍歸魏而獨與客留趙自言罪過以負於魏至今趙之君臣口不忍言五城彼固知信陵與不負魏也非聲音笑貌可假借也是忠之符也然則何以飲醇酒近婦人而死操上將軍之印諸侯將皆屬何有於魏取卧內之兵符如探囊何有於王而終身北面不失臣節卒無以解王之疑是故溺酒色以自汙也信陵而愚人也則可信陵而非愚人豈不虞酒色之足以死哉秦間行而魏將代魏之必入秦以日計耳不欲生爲秦虜有託而逃是忠之歷也太史公傳其完趙時有自功之色客進說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斯可諒信陵之心不忘忠魏矣揆事設策能成信陵之忠而有功者莫若侯嬴朱亥與毛薛兩公充君不可忘之義並祀亥嬴其不及毛薛者非魏產也祠成而中丞吳公聞之謂是舉也於祭法合以酎金來助則刑牲釃

酒偕邑令蕭重望奉神入祀而爲騷一章授工歌之曰河流兮不返夷門兮爲墟思公子兮日晚雲車駕兮旆建紛從騎兮婉婉右朱亥兮左侯生闞如虓兮軍聲敵王慄兮秦羸完邯鄲兮金城封函谷兮無人行王安坐兮大梁呼萬歲兮傳觴功不賞兮中流謗瞻王庭兮無良哀莫哀兮國將亡國亡兮身胥靡爲秦俘兮孰與魏公子憂生兮局以樂死飲酒兮御女疇知我兮良苦四力兮不可以處雖有五國兮非吾與作新宮兮故土坎坎兮擊鼓蹲蹲兮綴舞魂歸來兮栩栩

尊德祠碑

尊德祠者河源邑之薦紳學士與四境之旄倪祠其鄉
大夫叅知李公者也公名學顏故以明經待詔公車而
其子覲察燕起家進士歷中外有特操惠政數以其
爵貤公至叅知則取制詞語而顏其祠爲尊德云公德
之可尊者何居以城河源也河源縣始南齊至宋熈寧
以爲循州而累土城之匹夫可騰踔而上城下池仰給
於溜門嘗從紅硃門築壘開塹東起高風坑西至佛跡
潭排開畜水而水以無本易竭何左丞鑾瀧下填巨石
成渠而渠以流不長易塞不待褰裳而渡于是邑人之
中産者屢矣寇退則依城外湹水而居是爲上中下三

郭明興郎中下二郭間龍川湹江兩水之會以爲縣而
以故城爲河源守禦千戶所然三郭地卑每淫雨汪汪
若千頃陂廬舍蕩析于是邑人之中水者屢矣李公憂
之諗于衆曰吾歲虞水而日虞盜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大城故在也復其故而二患免矣或曰自故城之棄也
且二百年其地腴者耕瘠者墓將柰何公曰耕地吾固
有之吾捐以入官諸有地者官予之直以市地之直助
徙墓之費可矣或曰城不易土以甓猶無城也甓而不
高且厚猶無城也此其費不訾將柰何李公曰吾請以
不腆之賦爲一實諸有家者爲其家謀諸子民者爲其

子謀無患乎不給巳而公之子同榜中人有爲侍御按
粵者以贖鍰及盜田之買來凡五千金有爲郡守者拓
城四址悉如舊制毋覬速成而小就城有緒矣李公復
諗于衆曰夫有城必有隍今溝洫之水雨集皆盈可立
待涸耳城將安守乃召集諸耆老西至瀧下東至逍遙
岩審水勢察地脉而爲之圖此可引水環城爲渠若堤
以時啓泄郎三郭不虞水甚善吾請操畚臿以先士民
而公尋病病革以其圖授謝成學曰俟吾兒歸必令竟
吾志遂卒觀察奉公圖以從事東自高風坑繚峰塔之
下開渠一而于逍遙岩東築堤過之渠工最鉅今周公

炳爲政所謂周公渠也西自麻地凹九曲灣白沙開渠
五而下於埠瀝萬年社築五堤過之萬年隄工最鉅制
府陳公蕖以二百金來隄高四十尺滙水爲湖所謂制
府湖也湖並城西俱會于瀝湖城三面皆臨水獨南織
女池涸如故則導桂山分箕谷之水爲天河橋連城堤
織女梁開金湯源注池中城周遭水縈如帶四時平亭
不減望之氣鬱葱名壯縣矣蓋自南齊迄今千餘年而
公始爲新城之策自隆慶迄今二十餘年公父子相禪
而城隍始備具觀察以爲排羣議舉大工禦災患者前
後非一而惟兩侍御龔公懋賢詹公貞吉爲尤著率邑

人祠事之邑人聚族而謀曰是役也孰首事者非李公耶孰令其子登第而同子登第如兩侍御公者爲吾邑人造福非李公耶且也周以渠陳以湖各取一端名不朽李公于全城有全力焉吾儕小人城以內夜戶不閉城以外水不爲災而爲用幾與造化爭衡食其德而不思報非人也公嘗創樂會所羣族之子姓及親知之子姓而督課之人文蔚起則即會所後建祠祠公而以不佞某亦嘗附公之子同第進士俾爲記所由立祠之義某不得以不文辭作而嘆曰夫士大夫之居鄉者富則千相役萬相僕貴則一命而鉅呂再命而車上僔三命

而名諸父固不足道不然則逡巡退讓與閭閈浮沉不棄丹雞之盟以博長者稱抑斤斤束脩爲鄉黨自好之士而已未有開非常之原建必然之畫沒身而不忘使其子勿替引之澤被萬戶功垂百世如李公之爲河源計者其可謂至德也矣觀察繼志述事善則稱親皆可紀也既已志其略因爲樂府三章使祠者歌以侑公有城言言堅如石重門擊柝禦暴客環而睨之驚辟易更我爽塏作我室昔何墊淵今加膝士夜誦兮女夜績聚百物兮養六戚桂棟葯房蘭蓀壁清酒既酤牲在滌詒我多福公神弔　右一　滄波漭沆城四隅龍江鯤海相灌輸如彼辟雍博山爐金隄屹屹九軌衢虹橋跨之走艖艄魚水相得藻趨鳧黃漈改色凝脊胅我耕我釣日宴娛後人利兮前人圖言獻于公比雅媵　右二　織女機絲日七襄欲往從之河無梁城南尺五天相望倬彼昭回雲錦章公乘箕尾與翺翔東山梧桐西鳳凰覽德輝下千仞岡宜爾子孫百羽王俾我通國爲朝陽片羽千金人吉光　右二　梧桐鳳凰俱河源山名

少司馬魏公祠碑

魏人少司馬魏公兄弟三人稱才士而公名位最著初舉進士除荊司李時江陵當國有震主威又值父喪上

自兩宮下薄四海輻輳其門子弟親戚鄉里知交借力勢駕人衆無如之何公危行言遜以廉知自將夸毗之夫望之色沮即江陵於公不可得親疎用治行高等召入京而江陵病劇不復能關政矣拜山西道御史無何江陵事敗削其子科名起家者

上夙忌江陵專擅身死而言者攻擊之取幸于是拾唾餘箠甕虎紛然競作公疏論諸閣臣子與江陵事同罰異非公道無以厭衆心當事者憾之謫公判許州天下偉公氣節不隨人嚬笑如此尋擢郢鄭郡南吏部郎光祿丞已爲少卿爲京兆納言所居有聲績而最後乃爲

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兩滿三載考久之甫遷副都以父老諸昆弟卒請歸養既歸以閒邊功晉少司馬公之撫山西也巨璫出領礦稅爲民蠹齒窶蔽而犢璫爲甚公力持之璫亦反噬以激
上怒而公又上書言朝政得失譏刺宰臣不能輔導挽回使刑餘之人播惡天下
上切責公惡而嚴憚者至設爲大不道語中公猶賴
九廟之靈陰隲不爲動以故廷推公入佐九卿不報而山西因得久覆公德宇若西伯父母孔邇忘如燬者之厲已可十年既惜公去攀援號泣日千百人爲羣度不

能留則相率醵金置地當國中爲祠祠公以志沒世不忘之思又三年而公卒所司具言公生平爲國名世其在晉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宜嚴禋朔賞以行旌異事下中丞李公侍御康公而余不佞承之攝藩篆褱輯諸道諸郡將吏士民所陳述公狀凡數萬言數十百事以上兩臺大要謂公孳孳小民之依慈父嚴師交相爲用內治則除貪墨廉徵斂慎刑獄鋤豪强扶單弱飭紀綱正風俗自諸王以及縉紳閭里一切繩以禮法毋敢踰越即有銖兩之姦無所不察偷魁市猾聞風遠徙一二狐鼠之徒口實礦權虐政流言熒惑幾搆大亂下令捕索不崇朝而定又爲復書院表章唐虞以來立德立功立言之賢爲宮陳俎豆駿奔走風勸後進而督課士之秀者人文蔚興外治則繕亭障築塞垣延袤千百里刀斗相聞治器械儲芻粟足支十年悉捐其金矢之罰以從事民無所與省司農餉數十萬禦虜善操縱款市無譁而仓帑不加益其餘力且以禦倭討播爲天下倡人人誦功歸德而出於晉之外例不得舉矣公取予嚴一介入其室蕭然如素士鎮重如九鼎應變如轉圜知幾如卜筮中情見貌始卒不易如屈軼之指佞神羊之觸邪性定不移公家之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爲爲無不計遠

大則皆未之詳也又有公鄉人同事于晉以私智小惠干一時之譽而得與公並祠竊謂非所以妥公靈已而左丞鄭劉希曾爲余言夫巳氏私以平陸蒲州稅媚璫至今不入少府其所信任刀筆吏攘爲功取璫千金而立券友人趙夢白文部復言其人行不齒于鄉璫之誣公也實彼嗾之且爲言官而受人指使汙衊選郎之以清名者其同官用爲恥此何可與公同享血食子陳晉臬不一釐正之安用子爲會公門人吳從道以祠無碑伐石屬余爲文余謂公祠與夫巳氏同門然不同室因爲牆蔽之中唐有甓而別高大其門獨以公顏門之楣

既不失晉人報公私意更不悖賢士大夫是非公論于
義爲允公名允貞字懋忠別號見泉大名府南樂縣人
舉丁丑進士生平自有國史家乘不具論論所以更祠
故六爾朝衆方議公卹謚請俟後之載筆者余楚人也
爲楚辭一章祭公聰戎索兮晉疆何豺虎兮披昌肆
遺兮膚剝床中丞畫熊兮省方左貂右璐兮扼其吭排
閶闔兮敷腎腸渰君側兮無良畏日愛月兮遮流光蘇
曳葉兮無淪喪河汾兮霍行功德兮山高水長客并州
兮十星霜將無同兮故鄉無以公歸兮胡以公亡尸而
祝之兮國中央簞食兮壺漿走謁款兮皋呈魂陟降兮

帝傍尚顧茲兮烝嘗我有二天兮德靡爽均四時兮歲
禳穰吁嗟魏大名兮無量宜爾子孫兮世發祥

平播碑　代

皇帝聖神文武久道成化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哮賊叛
寧夏島夷犯朝鮮應時戡定即東虜突闖遼左今少保
大司馬長垣李公時以中丞撫遼禦之斬首五百餘級
中率過當
上晉公少司馬廕賚有加自是諸虜咋舌無敢內訌矣
獨播賊楊應龍憑險聚黨縱部夷虔劉我蜀眊赤白虆
抑至

上一再聽督撫諸臣布文告橫貸其罪使詠反測自效
賊膽勢益殖疽食淫飛練之役我師大失利諫議楊
公疏聞
上宵旰西顧拊髀而思公公正在告特允廷推就家拜
公總督四川湖廣貴州軍務以己亥六月并道入成都
賊居綦江城叅將房嘉寵故游擊張良賢死之公奮然
曰吾誓不與賊俱生集藩臬諸大夫議征糴既有緒上
章請速剿無蹈故轍直指趙公崔公先後按蜀奏如公
議大學士趙公沈公贊宸斷大司馬田公申軍令大司
農陳公預庀賦太宰李公御史大夫溫公更置諸有司

上悉嘉納聽公便宜行事公以計緩賊需所徵漢土兵
畢集分爲八路四川以綦江路屬總兵官劉綎南川路
屬聽用總兵官馬孔英而以叅政張君棟護之永寧路
屬故副總兵官曹希彬合江路屬總兵官吳廣而以叅
政謝君詔護之督餉兼紀功者叅政張君文燿叅議劉
君一相副使史君旌賢僉事徐君仲佳也總兵餉大凡
於成都者左布政使前程君正誼繼盛君世承按察使
沈君季文也紀功於渝者叅政王君嘉謨副使傅君良
諫也督餉永合者叅議熊君宇奇渝守傅君光宅也分
理四路兵餉並贊南川路事者推官高折枝也貴州分

爲烏江沙溪平越三路屬總兵官李應祥而以按察使楊君寅秋參議張君存意護之督餉兼紀功者參議郭君廷良副使洪君澄源尤君錫類參議梅君國樓也湖廣偏沅爲一路屬總兵官陳璘而以按察使胡君桂芳參議張君養蒙護之督餉兼紀功者參政詹君啓東副使王君應霖路君雲龍陳君與相也撫黔者中丞郭公撫楚者中丞支公並受公成按黔者直指宋公按楚者直指王公咸分猷念以相從十二月公移鎮重慶明年正月奉賜劍登壇誓于師曰播賊逆命稽誅日荼毒我西南赤子九廟萬邦靡不憤怒督府不敢自愛其死以

敵王愾文武吏士所不同心僇力者殺無赦三軍敬諾摩厲以須公又計不入虎穴安得虎子賊穴在海龍囤號天險勢必據囤以老我師緩須臾之死是宜協攻囤楠木山羊簡臺諸洞爲通逃淵藪婁山崖門桑木諸關爲門戶賊擁悍苗拒守是宜先斬關則責在蜀將矣湖廣偏橋內外九苗遺種賊恃爲援四牌不掃三渡不通囤未可攻也貴州夷狡而兵寡軍興不給水西與賊婚媾脣齒宜有以制之俾無爲賊鉢則在楚黔諸將矣密授機宜而行二月丙戌八路兵如牆而進計蜀漢土及黔趙越粤秦沭滇南馬步凡二十餘萬芻藁糒粻不移

而具甕旗組甲朗耀天日木樵枝聯千里不絕諸爲賊守者悉下殪其逆者貰其順者戊子綎破楠木羊簡諸洞獲賊之驍楊朝棟三月辛亥折枝負矢石先登將周國柱等從之大敗賊于官壩望草壩乘勝衝桑木關拔之孔英敗賊金子壩壬申綎破婁山關四月朔甲戌廣兵薄崖門刺殺其僞將郭通緒丁丑崖門破巳力戰於水牛塘因據三圓山山倚海龍囤高囤數十仞賊所部苗萬餘列柵甚堅廣督希彬死戰拔之綦南二路各以兵三千助我兵據山俯視囤囤樵汲斷絕矣南川路衝其前綦江路爲啓胠永合二路乘之破養馬養雞諸

城海門龍鳳諸關賊大恐不復格鬬涕泣率妻子夜遁囤上而以鐵鑄關爲守會霖雨白日晦冥按察使張君俾三傳公檄督兵併攻關破之囤前重岡復嶺較囤後更險賊伏弩藺石雨下我兵苦仰攻不即克而或訛言酋巳死公適奉大公諱處諸將解體技淚草檄爲師期益募敢死士先登者奪誤報酋死者官令斬賊自贖璘亦以偏師克九苗通道進兵而中丞江公符受命撫偏沅馳至鎮復與公及支公計合連破長坎馬瑙青龍三囤所向無前郭公控御水西酋大敗賊母氏囤應祥兵入三汲抵白田壩與璘俱集囤下公下令五總兵分日

攻囤先以綖應祥繼以璘廣攻其後祈技孔茂攻其前
六月丙子前後夾攻破二城丁丑廣璘夾攻六路兵蟻
附雲梯而上賊窘莫知計所出縱火焚其居雉經而死
赫其孥若子女若噍類與若干人無噍類矣是役也獲賊
巨魁一生致其諸部落酋千二百有奇斬首二萬二千
六百有奇俘賊屬五千五百有奇招降賊十二萬六千
有奇獲沒賊生口一千有奇拓地千餘里公露布以聞
上御門受俘告捷于廟百官庭賀詔示天下公屢請歸
執喪
上亦念公勞苦許之而以少司馬王公來代策所以善

後久安長治三隅者右布政使周君嘉謨往來黔蜀奉
要東於王公郭公羣策具舉巳直指李公覈功最大司
寇攝行大司馬事蕭公袞次以上而公已晉御史大夫
治河漕復晉公少保大司馬服象龍之服誥贈三世如
公官官其子世爲錦衣衛指揮使諸列鎭監司而下論
功爵賞有差播州故爲漢唐郡縣乾符閒陷於南詔楊
端取之因以酋長保當路塞寢尋遂爲夷穴公用夏變
夷疆理其地置府二州一縣八衛一與中土等
上名府曰遵義平越分隷蜀黔設元戎憲使鎭之建學
校羣博士弟子員訓誨之修文偃武仁懷琺州之間蔚

若一都會焉西南諸夷憑陵負固懸車束馬則長技無
所施左擔懸度則輜重無所入自古用兵未有甚得志
者明興麓川之師罪人竟脫蜀都蠻么麽耳大司馬提
兵十八萬討之久而後克俄復嘯聚豈不難哉播酋之
初叛也一撫而不效宜用剿一剿而不勝宜用衆習用
撫而國體輕輕用剿而軍鋒挫公料賊若觀火操算若
持衡故支吾影響之說莫得而熒惑焉蜀往歲平蠻率
藉兵土司彼其皮毛相似狐免相弔或陽戰而陰利之
甚者以餉不足難我即幸而勝輕我志益驕公請調諸
鎭兵令蜀見兵恃以氣壯土司不測我兵多少俛然受

約所至有餘餉無以藉口逗遛故譸張跋扈之態莫得
而騁焉其爲國家謀爲西南謀何切至也明炳幾先而
動中窾會驅四方烏合贅聚素不相習之衆耳目若一
呼吸必應整旅財三月經費財二百萬而八百年盤結
根柢之强寇卒就殲夷且申畫郊圻則壤成賦瘴雨蠻
烟之鄉化爲衣冠禮樂之國公之功宏矣遠矣而公不
自功也一切歸之
天子昔召公平淮夷南仲征徐國至顯庸也江漢之雅
必曰明明天子常武之雅必曰天子之功大臣義固當
如是潜泉諸大夫則謂召公南仲善則稱君以作民忠

然而作詩者不以此沒二公功播之絃誦考之金石以
彰其主臣相得知人善任之美吾曹不可但已請勒石
玉壘以永蜀人甘棠之思且詔後世知天純佑國家必
生社稷臣如公其人者應雲龍風虎之會垂鼎彝竹帛
之名盛德大業配天罔極而授簡不佞某不佞受知公
稔義不得辭稍檃栝其事本末如右而銘之曰維
皇憲天秋殺春生九夏八埏蕩蕩平平東征島夷西定
朔方昆池罷戰玁狁于襄夜郎小醜闇奸天紀三垂之
民罹茲鑿齒
帝謂蠢夷禽獸何難更新是圖已往勿棨舞干解網爲

舜爲湯彼昏無忌跋扈跳梁交章告變
皇赫斯怒心膂股肱訏謨肆布簡命司馬汝昔撫遼鞭
笞左賢類漢驃姚汝往專征朕不中制佩汝寶劒惟所
芟薙公拜稽首夙駕渝州閫外集思惟中運籌揷羽徵
兵飛書督餉擐甲登壇肆師命將蹻蹻虎臣赳赳武夫
如江如漢鋪敦坤隅分少絕甘馬騰士飽鼓行無前若
風偃草旣斬層關遂拔列城兵從天下鼓作雷聲魍魅
膂闕寨柵披裂取彼凶殘斧膏刃血累卵一髮將安所
之兎窟旣窮螳臂莫支席勝折北圍之數匝破竹擬趯
枯摧朽拉梟獍絕種鯨鯢封觀雪我仇讎拯民塗炭氛
祲廓清山川濯滌并鉞載韜參旗斯閟乃疆乃理乃城
乃隍授爾廬舍訓爾耕桑郡縣棊置庠序鼎構漢官威
儀孔庭俎豆昔也播土深箐叢棘今也阡陌五穀蕃殖
昔也播人雀啄四顧今也安處無譸亞侉昔也播俗左
衽椎髻今也章逢垂帶而厲梟懷好音式歌且舞四夷
聞之轉相告語天無二日我朱孔陽光天之下來享來
王胡不日戒前車在播咫尺天威無敢違惰五月渡瀘
羈縻而已公夏出師闢地千里殷克鬼方必以三年公
甫半歲遂霽漏天
帝嘉乃績錫爵三孤象龍命服司馬筦樞賞延於世載

在盟府錫盾雕戈總朕禁旅公拜稽首
天子聖明小臣不敏代終無成
帝曰往哉汝惟不矜汝惟不伐莫如汝能有君有臣允
文允武昔在成周南仲召虎平徐平淮絃歌大雅與古
爭烈今誰匹者我作銘詩揚休述美於萬斯年雪山錦水

甘臨安平三夷碑

臨安故漢牂牁句町境也與夷錯處其梟者曰猓雞猓
猁乃阿迷蒙自曰丁苴白改居嵋峨曰沙儂媽容居別
者宅曰楊紀居納更山而以羈縻夷祿華詰防蒙自祿
有德防阿迷祿天民濡嵋峨白極捕丁苴皆世其官公

家之權與祿氏共之而先是徼夷那氏兵剿沙儂那氏
因是以挾請襲守元江歸訖無功豫章甘德夫爲守之
明年楊紀殺其主亨而自立輒入寇督府檄華詰衆往
討華詰請以次子襲知蒙自守不可華詰世守寧州而
兼蒙自尾大不掉那氏非前車耶乃召把事楊資和楊
棟而語之曰而父子受亨恩亨死遺孤故在豈遂忘之
乎皆頓首泣唯公所命已召楊資仁王近塘王節之楊
起徐紹祖而語之曰而爲鄉導生致紀者予百金而資
和怨家告言其不法事守以眎資和功成一無所問不
者請畢命於此資和益感泣思自効已召郡丞蘇兆印

郡從事謝九東而語之曰各以卒二十人後七人者往
無失期又授之二檄曰即得紀出檄赦諸脅從巳出檄
立亨孤俾資和輔之七人者厚遺紀腹心刺捕猛擻結
自之屬皆願爲盡力丞與幕陽爲勸事者而誘紀出勸
至便反接之從紀者數十人皆束甲駭不知所出幕乃
出檄曰府公固貸汝遂解去復出檄索亨子而立之其
衆二千人頭搶地謝非府公吾曹無噍類矣納更平明
年而嶍峨有龍文瑞龍現文之變二龍者祿天民舅氏
也天民孱委政焉二龍時禦人於境上而奪之貨尹洪
鐙上變幕府下藩司捕之急謀者言二龍合丁苴反有

衆數千郡人大恐守私度丁苴必無反游徼吏白即丁
苴無反二龍豈易得哉非調他兵不可守曰無庸第用
一祿華詰足矣二龍祿氏之腫也華詰祿氏鴟二龍如
發蒙振落耳乃呼華詰來若不得志於納更其以二龍
復蹄哉詰頓首受命畀郡倅張邦相督以行不數日而
詰縛二龍來丁苴二千夷自明不反幸不以反誅歡聲
如雷其明年別者龍復有嬀容之變嬀容寨外沙儂也
有衆數百流入別者龍頗殺人然轉徙無定處而會別
者龍五官保無後其母與普定祿爭長嬀容乘間襲其
二寨府之事聞幕府切責諸將何不以一矢相加遺守

曰普伍猶唇齒而以相惡誨盗固當遺百戶錢應爵爲
媾與之盟而陰令人說嬀容普伍莫適爲後縣官方擇
可後者若何不身請之身請之則別者竟世世若有也
柰何竊據而爲盗盗能久乎容喜偕其酋十六人詣郡
守庭見數之曰而以好來挾刃者何皆對曰無有守呼
左右索之刃在其袒中容等語塞伏罪遂下令普伍各
畫地而守以爲常臨安自隆慶來中兵者十歲騷然煩
費不支矣其始燹率與三夷等封疆之臣非躁則怯請
師益餉夷未得而民先斃守官四年而夷三閧悉以計
定無亡矢矢鏃之費臨安人如出湯火而就袵席直指

使者省墨而佻守持論齟齬中蜚語遷爲鹽官以去而臨安思之不置余游大梁實代王使君元德元德者臨安人也稱守不容口間出所爲平夷三事授余而屬爲文勒之石以垂永永余觀三代而後漢治最近古其法在重郡守守秩二千石一切獄訟筦與錢穀辟召賞罰悉以委之不中制治行最者賜金下璽書褒勞三公闕於九卿郡守取選諸爲守者書生而嫺武武弁而習於吏往往能自見其奇國家設郡秩中大夫而上有監司若撫按臨之郡體甲不得自論鬼薪賦一鍾粟發一旅兵委瑣握齱拘文牽俗與漢懸殊獨滇粵貴竹間郡所

理多蠻夷道有事稍得假便宜守之奏三捷有以也而讒邪之口從其後矣知人善任詎不難哉河平中夜郎王興句町王禹舉兵相攻刻木象漢吏立道傍射之牂牁大守陳立行縣召興入見立責數斬興皆釋兵降諸葛忠壯平南中以其勁卒爲五部號飛軍分其羸尪大姓爲部曲置五部都尉夷絫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與夷爲姓謂之遑耶至厚者謂之百世遑耶皆使爲我用守三事殊類前人夫不借兵於夷使無覘我虛實而中國勢常尊正也無輒發銅虎符民免死鋒鏑能轉惆恩也知彼知己坐而策之百不失一謀也羣吉盈庭有掣其肘者毅然不顧斷也誅其酋而衆不報怨假其力而無敢以驕我操縱如意勇也功成而不賞無慍色義也彼讒夫者能抑守功其能坊民之口哉余既取徵元德記其本末且爲詩三章比於莋都之歌焉亦漢事也先民有言佳兵不祥訓以鱗介易我衣裳與尸野鬼存者直創糗糒芻茭既殫我藏沴戾見天三歲不穰太守安坐在帷中央丈二之組繫頸跳梁簫勺羣慝以莫不王矢不出氷馬不佩纓比耦而田農夫之慶歌以言之永矢勿忘 右一 維彼四夷時帝臣妾笠薙獮之以力相刦小醜何爲挺竿胠篋敢勤天兵千里血喋太

守止戈止戈匪怯發尺一書下之舌頰孅厥渠魁釋此迫脅聚落讙呼君長震讋回首面內輸僚貢答抱哺其子刀耕火獵歌以言之盛德大業 右二

皇帝聖明作民父母卵而翼之俾我太守太守廉平屈此羣醜外□不閑罷其干振竹王沙壹來匯奔走闌干桐華□洸不朽貊獸人言猩猩鸚鵡以市以貢于何不有君子有酒小人擊缶稽顙崩角

皇帝萬壽太守作朋在

帝左右 右三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定申公碑文

今上十齡踐祚委政張文忠又七年申公同居政府又三年江陵物故張文毅首揆未一年奉諱歸公當國又九年始謝政年未及耆也又二十四年年八十卒公去閣臣不得關其忠日成慫府往往以公爲口實余考公當國以來得君行政非遍日諸閣臣所易爲也四方災請發蘇德兩倉餘米太僕馬價江南災請發帑金數十萬遣省臣賑或以公家江南爲嫌正色而對曰窮民易與爲亂憂不在吾鄉後兩河大侵思公計復以帑金賑之早甚請

上省躬罪已布衣蔬食虔禱郊壇

上平明自宮至郊却輦徒步數還顧公近前禱畢請敕羣臣罷一切苛政河決請用故司寇潘季馴治河滇隴川變告撫臣請增兵三萬餉百萬公弟令調所部兵食無增蜀番內侵請以勦爲先羈撫爲權術毋輕發

上曰善而蜀方采木具言艱難狀請寬其期守臣得一意討軍實遴仰遐二奴侵海西屬夷撫臣顧養謙議勦兵備王緘議撫養謙論緘

上逮治緘而以省臣言欲并罪養謙公疏爭不報

上覽緘獄詞詰貪功生事者主名公復言御夷之道撫順勦逆養謙主勦議是得無罪㚫虜火落赤掠洮河熟番據莽剌川射裨將李魁創甚還營死遂寇洮河副帥李聯芳死焉朝臣謂虜渝盟必罷款決戰公言戰未可輕舉也虜王以迎佛爲名規取瓦剌遲留西海上屬宣大督臣檄諭之而推大臣往經略師自大同塞外行他酋爲火酋援者稍遠徙虜王亦東歸宣府史車二夷叛出邊令邊臣諭虜王縛兩夷以獻是役也言者議公主和誤國章數十上公乃極言邊事夫虜貢則奉表稱臣市則以馬易貨與孫顏二衛撫賞遼東諸夷開市同今等北虜于遼金夷本朝于弱宋是不詰國家之體也兵

難險度臣以火酋背約當戰他酋未合謀當撫責成督撫諭虜王無助逆華火酋撫賞窮圖剿處後先擬旨具在豈專主和不戰事可否相濟計慮宜周若輕以主戰迎合衆意安取匡弼是不明大臣之義也臣前疏以專力創西虜以全力制大虜請終言之虜款則利歸酋長掠則利歸部衆故散夷恒喜戰而我將吏偷安武備單弱以久不習之兵當方奮之虜何能決勝此彼已之當較者一宣大至甘肅虜雖一家俺荅物故勢亦漸渙頃者酋西牧傳調諸部有應有不應其威令可知已火酋犯順則必誅撦酋助逆則華賞其他守約不渝者羈縻

勿絶我得西征無牽北顧此順逆之當別者二西虜距
京師遠聞警輙動色相戒宣大地近虜衆強兵端驟開
朝暮卯至虜起如蝟洶洶之情嘵嘵之口百倍今日即
盡誅邊吏盡易大臣何益於事與其驟而激之也寧徐
而圖之此緩急之當酌者三凡言戰非能以虛聲喝虜
空李驅上士又非能枵腹徃也語云興師十萬日費千
金北歲災沴公私耗竭大農見儲不支一鎮年例所恃
兵部馬價耳巳徵發數十萬一鎮擊虜他鎮復然今年
索馬價明年復然太倉太僕之積烏有可爲寒心各邊
撫賞費歲不過四十餘萬不能當薊鎮什三而可制諸

虜毋動我集餉選士聲二酋罪致天之罰兵費有限國
威亦伸若兵連禍結財匱力殫厯河之衅臣何忍言此
廟謨之當權者四是不察邊鎮之情也請召九卿于廷
質以臣言使商得失無熒惑視聽
上手詔褒荅下九卿議冢宰陛光祖等奏元輔計是
上曰申閣老調度正合朕心羣臣無復妄言江陵見籍
公言老母無依子孫繼死非罪人不孥之道
上爲給田宅䘏其母又以餉緩逮平樂守周祈于獄且
弁逮監司臨江守錢若賡多殺人杖下命傳死比公皆
疏止之畿內墾水田中人蜚語聞

上將罪建議者公言建議何罪病在奉行不善求效太
速耳都御史李材撫鄖陽爲部卒所辱得無逮後以月
滇功逮治當材罪斬得無坐行太僕卿能瑞憤御史崔
景榮劾之亦劾景榮相抵景榮得無問皆公疏救也丁
御史此呂論高宗伯啟愚詞連楊冢宰巍
上罪此呂而給事王士性御史江東之因劾冢宰及公
公三疏乞休請還諫臣職郎高桂以王文肅子衡與公
婿李鴻中式爲私公請覆試衡舉郎饒伸直斥文肅
上下伸鎮撫司公特疏伸所言臣等子婿事伸以臣等
得罪臣等罪更重進士薛敷教等劾都御史吳時來語

侵公御史魏允貞以邊事刺公翰林劉應秋等亦有疏
南京御史李用中刺公疏留中南禮郎湯顯祖僉事李
琯繼之公六疏辯五疏辭空匈腹焉
上又授公主事王德新顧憲成疏云朕非幼冲何言左
右簧鼓命公重擬不從御史馬象乾以諸彈章見格疑
公等有意庇之而劾幸閹張鯨請置之理
上逮詔獄公封還御批給事李沂復劾鯨
上怒甚逮沂廷杖公率同官叩大內疏救
上元旦召見公示許事雒于仁疏誣朕爲酒色財氣所
使觸怒致疾聲色俱厲公言小臣輕信失真疏久留中

方仰聖度優容一旦嚴譴劾成其名以疏還眞御史者
三反覆寬譬諸言事涉公者公自理不督過其人若給
事鄒元標御史范儁主事盧洪春之屬事關乘輿必婉
剤之或不盡俞而所轉移多矣中人視太和山香稅
上命勑兼分守行都司示以先年王佐呂祥勑公言此
未嘗鎮守前事與亂同道臣不奉詔
上不爲忤也張鯨恣睢沓墨頗有寵公與王文肅密奏
會入對命公訓責鯨鯨後竟被逐
上謁陵幸東山口諭公口應築墻蓋司陵中人借墻工
侵牟故公奏西北諸水俱由此入築墻建橋難成易敗
口通黃花鎭已有邊墻此工可已
上曰然東南織造歲增至十二萬工費至六十萬公請
減三之一已取太倉十萬行賞賴公言裁其半公屬戸
部以金花銀應用於來歲卯除復取戸部太僕銀三十
萬他宣索如採金珠及中肯歲時進奉從公十省其五
江西磁器製日詭異不可用
上聽公言幷罷其難成者部科請停歲買辦銀二十萬
上不允公鋭奏得免三之一臺省請罷內殿諸工
上曰殿任其壞後當更費又問公嘉靖閒撫按進助工
例公以工所重在壽宮殿非常御可緩撫按贓贖已解

京不宜再括取俱從之中人禱五臺者還奏紫荆關外
諸邑亾命寓居竊礦可設官鼓鑄公請下守臣捕其魁
伏法塞諸礦奸民復以爲言公屬文肅爲疏言有四害
上再傳更票旨公奏如前事得寢不數年而中人以開
礦禍天下矣遼庶人子藉口江陵訟父寃乞復爵土
上將許之公言庶人所犯自足亾國是以
皇考法不避親貸之啟得罪諸宗覬覦事乃已周中尉
勤僘奏鄉官卓世彥慶成庶人知撫等奏王與有司比
上意遠諸臣公言勤僘等事行王勘不信王而信偏辭
不可知撫犯札毋罵王奉旨革禁更行誣衊宜付撫按
雜治夫親王于宗儀將領于軍士有司于百姓提學于
生員各聽管束則紀綱正而天下治違此則亂
上悉如議
聖母父李熚卒欲贈國公公言
世廟釐正國戚封典無贈公者
聖母孝思無已或可贈太傅耳又欲其子文全襲侯公
言偉封伯而子襲侯據國典非制酌人情非體或姑令
襲伯爵一輩從之
上召公示御史董子行疏謂撫鎭官宜親巡歷巡撫宜
久任邊方司道宜優異治邊佐貳官宜愼選用破格遷

除公且披且奏
上首肯向後有事再與先生計此公被召對之首也又
召公諭以奏報災重公言要在蠲賑擬手敕進
上行之又言故事題奏本上次日發閣擬票次日批發
大事則即日行邇來章奏間有停留望特垂省覽
上遂批答如常已因輟講久疏言
太祖經營草昧備極勤勞日與儒臣宋濂等講論經史
壽幾七十猶命博士許存仁進講
世宗經筵日講外復講大學衍義請以辰巳時御經筵
或有政事臣等不時聽召

上報聞至日以唐太宗多慙德魏徵厲大節罷貞觀政
要講禮記公奏通鑑纂要大學衍義可兼進講閣中得
高皇帝御筆七十六道裝潢以進因請法
聖祖宏綱細目無不周詳大廷深宮無時暇逸
上喜留覽
上遣内豎二千大閱兵公請罷以安人心杜亂萌養君
德省濫賞不報臺省亦有言者而主事董基言尤力
上怒欲行遣公疏解之得薄謫語諸大璫諸人未明荷
兵仗進大内設有奸徒竄其中外廷不得聞宿衛不得
入若等安所辭罪諸大璫恐奏當如閣臣言乃止

上祀山陵薊遼報火災諜者稱土蠻蠢動公請免鎮臣
調兵守黄花鎮督撫無候鞏華城
上曰此朕意也祀畢
上閱吉壤毎登陟命中使扶掖公至感恩殿餉公加常
等而傳旨體倦且息一日公請暫憩半日以午刻就道
宿鞏華行宫不報翼日幸東山口抵暮方還公疏云山
氣更寒陰風易襲末引伯益戒舜晏嬰戒景公語
上曰是誠愛朕詰朝回鑾初命公往視大峪山御史李
植等謂不吉公有偏黨公疏辯
上曰閣臣豈以技術爲輕重尋親閱稱諸陵不及此

上御東室將召公前勞苦之賜以所御玉帶重九
上循諸陵行登鞏華城樓飲夜半公叩閽請駕還行宫
上久不視朝公請清明平旦視事須臾燕閒聽講
上命公諭諸司候萬安日行宫人閹宦以小過捶死者
衆疏言養生之道寡欲爲先調氣之方平情爲要炎月
燥火易升夙夜寢興宜備加慎又疏請朝講
上諭明日出朝受賀常朝暫免朝罷公復疏曰諸司章
奏留中下情不達上意不宣爲害非淺
上食頃省發略盡矣
上屢遣官代廟享公言神不歆非類未可習爲故常

上諭病艱於拜故暫遣官朕欲見先生因此不得公奏
曰君臣猶父子俯垂延訪隨便趨見以尊臨卑志意自
能舒展談論自可從容何忠失禮已而彗星示異
上特諭公朕怒小人蠱惑以損朕德邪銳擅威福結宮
婢與何成趙昇等通同鍥刺已斥逐矣又奉諭罰言官
俸公奏云即事觀理則氣自平緣情用法則心自服邪
銳等人在禁庭耳目所不及事初發覺言語所不詳其
煩瑣觸忤之詞誠屬可厭而傍觀避禍之意或亦可原
以理照之不必怒也渠魁先逐黨與就擒命內監鞫審
其情立見下法司究問其罪立決以法繩之不必怒也

內操雖罷帶藏兵器者尚夥請申禁制防微杜漸
上覽奏曰元輔真忠愛憂慮之至矣降勅慰公公復附
奏孟夏時享請親舉行
上從之初　皇太子五齡公疏請曰昔
英宗二歲
孝宗六歲
上恭未周歲皆正位東宮元子聰明克類臣民屬心宜
蚤建儲位慰兆人之望固萬世之基
上以元子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公復疏曰古者輔養
太子自孩提有識已備師傅之官抗世子之法今修講
學故事備朝賀盛儀恐元子弱年未習若建儲在宮中
一受冊在文華殿一受朝未爲勞也疏入
上曰朕知卿忠君慮國矣姜給事應麟沈吏部璟有疏
被謫言官復合疏援之
上怒令閣臣議重譴公與同官力諍
上特諭云我朝立儲有成憲朕豈敢私已意壞公論彼
意置朕不善之地故以是處傳示數番公僅擬薄罰而
語同事異議漸起將建儲封王並舉庶于體統名正疏
以永樂二年立
仁宗爲皇太子即封趙王天順元年立

憲宗爲皇太子即封德崇等王今　皇長子宜正東宮
皇三子宜分封會召見
上可公奏公叩謝出
上遣令司禮止公俟宣長哥與先生一見公聞喜甚
上令內使覘公申閣老聞召長哥喜否內使以實對
上微哂之已　皇長子　皇三子俱至
上於榻前手携　皇長子向明正立公等注視因奏曰
皇長子岐嶷非凡實
上昌厚之仁齊天之福臣等造膝一見賢于苦口萬言
公顧謂同官時不可失即疏請曰　皇長子　皇三子

倫序已定聖心知之外廷未也臣等親承面命知之深
內未也今春冊立出閣使天下知
上篤於愛子不出臣下仰贊而出淵衷重于升儲不由
外廷陳請而由特詔臣等見　皇子並侍膝前未有章
服冊　皇長子并冊　皇三子尤臣等款款愚忠
上曰卿等見　皇長子本質尚湏豫教朕已知冊立候
旨行勿再煩擾以閑天性越旬公復請曰所謂豫教非
但誦句讀倣字畫而已又非但處宮閣伴以內侍而已
將何讀不若講論經古可溫故知新倣字畫不若解釋
文義可旁通博識宮中見聞不若外廷之廣內侍褻近

不若師保之嚴望朔中旨期酌定禮儀不報又因遇災
修省以請復屬文肅疏請不報越二日公特疏曰
祖宗家法儲位必歸元嗣　皇長子當正儲位萬萬不
可遲疑一也先年奉旨立儲以長幼爲序今年奉旨父
子至親長幼有序
上親孝元子令臣等諦視親諭臣等長幼自有定序豈
得失信天下失信臣等二也道路訛傳　皇貴妃最蒙
眷注屬意所生獨臣不信以爲親奉玉音謂　皇貴妃
毋勸冊立安得有此不根之言今鄭國泰疏上不報已
票不行外間更疑　皇貴妃以國泰空言塞責疑在宮

[illegible]在宗社三也一言冊立盡釋羣疑矣不報
上特命中人傳諭卿等安心贊襄不可學此輩激言公
復言此舉一日不定則流言一日不息
上心事一日不明或先令出閣讀書再議冊立
上覽奏報可仍示候旨行公顧謂同官
上意無他第大事不欲自臣下發之吾輩宜拱默竢耳
先是十八年冬
上諭閣臣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官不瀆擾明年
冬傳旨行再瀆擾直待十五歲中外無復言者而工郎
張有德疏請治東宮儀仗

上怒小臣敢爾沽名時公在告許文穆王文端具揭首
列公名公別具揭謂前奉旨于十九年冊立不許羣臣
激聒羣臣言及此臣即止之昨同官揭臣杜門不與聞
乞
上如前斷勿因小臣妨誤大典
上荅云覽卿奏已悉建儲業有旨卿安心調攝即出贊
襄以解朕思給事中羅大紘等謂公遁詞買友秘語欺
君而公遂決去矣其疏曰比年還讁諸臣孰非宸斷明
言之則謂歸過于上不言則疑臣修憾留中章奏都經
御覽不請則疑臣蒙蔽請則謂臣虛文邊務難臆料敗

則詆臣失策勝則疑臣借以叙功召對盛舉秘之則人
妄傳播之則謂臣誇寵衆所擬不當則以爲私當則以
爲僞衆所賢未用則以爲有意疎遠用則以爲聊事虛
縻事不得不辯辯則以爲爭勝必欲推之不辯則以爲
氣餒愈益攻之非理相犯不容則以爲狹隘羣然非之
容則以爲與緇肆然侮之人不論賢愚事不論當否與
臣異即是而引之與臣同即非而擠之將使予奪不聽
于朝而聽衆废去留不在于君而在小官臣不去則弼
臣益賤國體益輕國論益淆政本益褻
上乃允公去是疏也所謂閣臣日爲怨府者今彌彌滋

甚矣公疏辭謝因陳三事蚤定儲宮以安宗社力持廟
議以眞邊疆甄錄逸才以充任使復請愼起居平喜怒
節用愛人親政典學娓娓數百千言
上嘉納之後十年　皇太子册立禮成
上念公始事賜上尊肥羜白鏹文幣遣郎黃琮存公于
家勅曰卿屢勸朕册立朕志已定待期舉行但因激阻
故從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尚鬱于懷今已立　皇太子
冠婚並舉念卿家居係心良切公之心自是白矣始公
以進士對策擬第二
世宗擢第一徐文貞亟稱公後來之彥當大任而高文

褒亦招致公公不應
上初出閣講官當及公新鄭私所取士有欲爲公言者
公曰此故非論資可執簿呼名而得余何敢濫巳掌文
官誥勅訓詞典雅一洗蕪蔓沿襲之陋
穆廟升遐詔誥箋表出公大半
聖母覽之色動公年方三十有七以過思須白矣
上發極進废子入直日講證引古今政治得失舉止詳
雅音吐洪亮
上嘗曰申先生與衆大異虛巳歛容受之公爲諸生力
學作袪倭鬼文自署南州子

上得之舊籍中改鬼爲魔寫之御屏
穆宗實錄成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視院篆兼理清黃
削蕪正譌而乙其互異者巳修會典自弘治來八十餘
載損益因革分合異同會計典禮邊防河漕諸大事討
論故實而潤色之進禮部右侍郎
世廟實錄成加兼太子賓客巳改吏右時江陵奪情諫
者廷杖五人趙用賢沈思孝鄒元標公所進士吳中行
同年也拉王文肅解于政府政府擽之感兩人聚譚泣
下遊醫覡創露立候報沈遠竄爲遺砦頭護行江陵歸
請增閣臣銓部以馬文莊及公名上拜吏部左侍郎兼

東閣大學士叅機務題座右曰收歛精神平居如對君
父講求政務夢寐毋忘國家手疏江南郵災四事以開
濬修築之要俾御史林應訓行之淮揚民流田荒議先
招民後墾田減班軍班價四之一瀕江海郡縣爲潮所
没請改折漕米米以雨浥爛司倉郎却回公曰是一歲
兩輸也民且生變以十七留通州十三入京師給軍循
□漕色□□部官封□炊食之然後已宗人宸凉等相訐
上猝召閣臣問狀公奏宗室封婚必按臣覈實部臣題
許擅婚所生子女許名不許封以例則六百餘人當削
以情則封在嘉靖二十八年例未布可以二十八年爲

斷
上曰可後宗祿告匱請遣給事集議分嫡庶限封等定
令數補缺額請舉潞王成婚建府之國諸經費
上曰申閣老周詳如此事多出人意表而中窾會其所
講求素也江陵病王冢宰爲禱于神請公不應病益劇
冢宰醮如前公笑曰冢宰今再醮矣長安傳之捧腹蒲
州爲政語公狠孱已盛要在芟刈公以 皇太子生乘
此施惠天下布詔省煩擾緩征徭守成憲舉遺逸恤災
荒酌馳傳停丈量平刑獄禁科罰罷工作一切寬大從
事後應詔陳言催科加派用度侈靡語義類足司禮馮
保私人徐爵爲奸利嗾御史劾不便己者公密以聞
上錮御史官督過保語浸淫外傳言官揣知指劾之擬
旨下爵論死竄保公子用懋蒲州子甲徵中會試魏御
史允貞引韓忠憲事抗章云侯兩輔去方入對公懇
上行其言御史江東之張文熙復踵前議公辭數四請
罷試御史趙應元以江陵黨未除請行考察公深言其
不可而首請加言事得罪前趙吳兩公官諸臺省耶鄒
沈之屬凡數十人皆不次用御史張文熙以閣臣專政
請華公言國事部院分掌歸統朝廷如閣臣全不與聞
何以對顧問何以酌票擬陝西災傷遼東虜情雲南莽

賊皆國大計各官投揭不爲阿承臣等商略不爲侵越
言官懲前人弊習防後人將來不知專權在人不在法
擇人守法則可因人廢法不可
上命中人傳諭如公言公又疏議論不一詔令不行非
獨民生之害害且在國欲一議論則題覆必慎欲行詔
令則查叅必嚴廷議從祀以王守仁雜霸陳獻章僞學
獨布衣胡居仁無議焉公疏三人學行皆不愧聖人之
徒祭法當並祀羣議遂息
上先後召見齋宮壽宮煖閣毓德宮者七臨觀渾河命
公作歌執政稱病命中人及鴻臚寺宣諭

上特命冢宰諭留公數十背温而語切最後留公手詔
九俱自中出親灑宸翰中有效晉唐人書法
上所珍重詢中涓申閣老道佳否其稱公曰閣老曰先
生而不名輔臣九年考方賜宴禮部公初考得之以累
朝訓錄成晉太師以㢈川功任子世執金吾以西事得
策入[illegible]蔭[illegible]祿復賜宴禮部公受宴而
已仍勑賜獎　皇太子立
皇太后上徽號公表賀兩膺子中書舍人八十存問
上以閣臣言亟許前此有過期不得者公上遺表復加
賜任子尚璽祭九壇增四謚以文定文恪兩請用文定

館閣臣尋常得謚文而義十有一取道德博聞惟徐文
貞定義有四取安民大慮惟公
上知公深大臣始終恩禮優渥五十年間不再遘矣公
在閣恒以昧爽入以日昃出十四年間僅壬午冬休沐
月許向後無一日閒客無問崇卑降體延接諮度諏詢
和顏色而受之分校禮闈主考京兆兩典會試三選庶
常吉士所識拔俱人倫之選濟濟表著或操戈入室夷
然不屑也遇大郤大郵裂然高斷無論親昵知故即三
易旨五更票必伸其志江陵初敗口誅筆伐過於操莽
迄今思江陵何可得公爲世詬病亦復不少迄今思公

又何可得哉按申氏出四嶽宋司馬堯佐南渡居吳中
二十一世其居姑蘇譜軼不傳而吳山麓七世丘墓具
在可考者曰斂斂子官保官保子恭恭子源源子鎰鎰
子博博子周周子乾少育外兄徐翁所從其姓乾子士
章周以下俱贈如公官毋俱贈一品夫人公復故姓名
時行字汝默別號瑤泉晚號休休居士又以名其園偶
病病而差更號蘇菴以祿不逮親語輒迸淚恨居約時
葬有闕戒子無厚葬重吾過繼毋黄夫人長公財數歲
視膳問寢雖白首如赤子以徐爲大父所自育視如同
姓歲時與先人並享二毋之黨咸待公而有家從弟五

人若支屬數十百人資之衣食婚喪置義田八百畝贍
族二百畝佐里役百五十畝食貧士中丞臺平賦薦紳
家任賦長公首應令单赤以蘇生祠公金閶西鄉子孫
十有五人所任子數相當無一任者務治經術吳俗侈
公節儉室無玩好衣冠儼從簡約降等騶遇不知爲故
相也慶弔報謁蚤暮風雨不避謁有稱晚生及行坐執
弟子禮者爲園曰適適日與客游詠頃刻百千言傳觴
對弈夜分無倦登覽山水却杖徒步鬚髮如雪而顏渥
丹厥至人縱觀目爲天人偶病出臨
太后喪覺小劇存問詔使將至語二子吾病難成禮勑

原缺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十二

湖廣布政使司左參議王公墓碑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潁州王氏其先山東蒙陰人葢漢丞相陵裔明興有仲和者徙東平從徐中山王征伐有功嘗結陣潁東七十里會文屯樂其土風遂徙家焉五傳爲潁諸生冕六傳爲封給事中邦益娶郭工部女孫而生東軒公名謨體[illegible][illegible]幼聰悟受經則里師郭公奇之長善屬文則觀察[illegible]公奇之舉於鄉遊南雍則司成潘公奇之已執贄從學諸聞人則太史毛公泰公復奇之壬戌成進士則

宗伯丁公董公相國袁公復奇之公甲第可得秘書客或言須詣袁相國爲之地公不可吾始進而屈身後當若何莫非王臣何擇焉且吾起田間悉民疾苦願執民事自效授保定府推官故事推官從侍御史巡行背繩墨案空劾飾文增辭以爲固然公獨寬文罔有過誤所出疑獄數十百條有屯田使者逮繫百許人下公竟案公入見母有不豫色母問故公跽而對曰兒欲分明枉結恐失使者歡以貽母憂母曰兒爲仁人吾不難爲仁人母公因得申其志畿輔之民號爲王佛而是時冢宰富平孫公中丞洛陽董公先後爲巡按御史廉公文無害署其考上上徵爲吏科給事中是以有申成憲恤民隱四事之疏有陳膚見飭吏治之疏有責守巡慎吏調之疏有竭忠諫防壅蔽之疏擢工科右是以有糾欺蔽武臣漏網貪官之疏稽冒濫積弊之疏慎工作隆新政之疏奉使甘肅是以有目擊災異敷陳愚悃之疏擢戶科左是以有豁新軍運軍議通運道之疏其最爲薦紳所傳誦者大璫李璋與新鄭相二彈文然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出爲湖廣參議督糧儲端平法度簡畧苛細而執政脩隙非時計臺省中公以浮躁左遷陝西興平縣丞凡臺省左遷率偃蹇不樂就即就不事事公單車之

官治簿領夙夜匪懈士有文行者從公游耳提面命手指事示莫不灑然自新而臺符有天鵝池之役公操臿爲役者先工不日告成復白臺言關西水利洪口堰爲大議者引涇入渠涇下而渠高故見害不見利惟諸山泉自趙家斗至篩子洞順流而納之渠良便臨潼高陵涇陽醴泉三原諸邑士用益饒事具冢宰張公記中已擢成安縣尹凡臺省左遷丞例不擢尹葢執政猶以前憾故公得除目喜吾鄉願爲親民官郡理有民矣未親也丞於民親矣未專也今甫諧所願耳公故爲理數有事成安士民知公來喜相告是鄉者王佛耶至則方苦

旱齋戒步禱三日雨大降邑人歡呼歌舞而前執政得罪罷代者稍擢公南京戶部主事尋爲郎中擢僉事按察浙江遶熒熒之色放錚錚之聲絕恬美之味疎嗌嘔之情諸贓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武林士女好遊西湖附城趾油車畫舫月鮮虛日公下敎禁游者省民間財萬計會念其兩尊人上書以病免當事者惜之三上爾堅前得歸歸而封給事公病藥石饘粥必嘗而後進刺血籲天請代卒不起哭而仆地涕血俱出久之始蘇公歷宦南北封公有家政不就養病革目仲叔兩弟而語公若幸佐藩臬衣金紫以其貴貴我又棄而與我訣爲人

子如是足矣不盡之福幸留與子弟公泣而諾復念郭孺人老戀戀膝下如嬰孺中外薦書十上周石兩司馬推轂更力公不復出而託指於弈作弈箴宦猶弈也早見先收者得躭多不止者敗人以爲名言已郭孺人病痿左右承事二年比其卒也公年已踰六十哀毀猶封公時其友兩弟由童稚曁白首如一日弟時有霜露疾旦暮臨視寢不成寐仲氏子尚御叔氏子尚胤輩飲食衣服敎誨家無常子矣少年愛仲弟小象簪取簪之綿惙勅諸子無易此吾兄弟四十年情所寄也歸田垂二紀非大故不入城府關說居閭之語不出於口亦不聞於耳蔬食布袍款段下澤平頭奴子從行而已

穆皇帝賜羅衣一襲歲時服而北鄉稽首若大賓祭輒御之章君賜也頗多貴人名田宅相望公守先世所遺歲大熟收入小贏三黨四鄰共之頼人稱貴而貧者雖婦孺必首王公王公云平居塊處一室左圖右史而不好著述曰古聖賢言之詳矣吾患不能行耳惟集方書日用可取給者版行之以濟貧士一日有其郡守踵門値公上冢九頓首而去迹之則故爲孝廉中文罔公所原免也頫卒代他郡轉漕艮苦公草奏言狀未果子弟請治命惟曰當成吾志一語不及私生平無他嗜而於

山水有清賞東西嶽一再登陟遊少林將卜築力不給友人司空劉公成之名曰靜坐頗有華嚴寺殊勝結廬其傍名曰味禪晚於竺乾書有深省焉初公偕計取道梁平將謁其宗人中丞岱麓公岱麓公者大司馬康毅公子也其夕夢司馬促起南家有貴人來可灑掃以俟已而公至中丞攬衣出迎告之夢曰康毅公以庚戌吾以丙戌成進士今歲在壬戌君必第矣公貴遜中丞司馬而出不負官守言責退有月旦評沒則俎豆學宮祀肅公奚讓焉余在史局閱有王給事者巡十庫

穆皇與諸閹遊虎圈前駈呵避給事正色曰吾輩奉

上命綜覈諸乘輿物豈闒人耶何避爲肅衣冠而待前
駈不能奪馳報
穆皇輦却還實錄不得給事主名失載今讀公叔弟與
劉駕部狀始知爲公是可特書公卒萬曆辛卯四月一
日生嘉靖戊子十月十有九日年六十有四自卜葬地
河北棠林村以水患遷河南田家湖距先隴一里而遠
元配姜輔女贈孺人繼室劉楫女封孺人男子一人尚
循太學生娶李郎中薦佳女繼雍繼盧孫男子一人遵
良女子子三人長適諸生尚辭子克孝次適知縣郝經
子以述次字通判李錦子清孫女子一人未字尚循好

倜儻大節文翰之美足絫汝頻上流與余善銘曰後進
少年見事風生李官法官敢往取聲公也長厚如劍椎
成長厚之過含嘿苟容公也亢直諤諤詞鋒薰鼠大社
射隼高墉亢直不遂易爲怨怒公也曠達無斁無惡大
猶龍委形寄寓曠達不已汨沒世緣公也未艾遽賦
朝則名臣鄉則先賢賴上使者敬式公閭九京靡
敝與石表墓門以副石渠

部職方司主事柴公墓碑

勑御天下四十有五年大禮乙工大獄屢興諸官守
言責被罪之臣不可勝計
穆廟初十九淪喪矣而所司騎重死者又騎重詔獄廷
杖若大僚若臺省及罷爲編戶者其薄譴而不幸死無
所與蔭稍失平矣今
天子嗣萬年曆且遠過
世廟而官守言責之臣得罪滋多不及待賜環以沒知
司馬郎柴公甚無辜他日何以處公事不可知爲撰次
翔實以俟夫議褒䘏者采焉公名恪字子舒別號愼菴
郡潛江縣人也柴之先出齊侯子高至孔門弟子柴以
名爲氏代有聞人明興梓林自鳳陽徙潛家河東三傳
爲孝子浩浩生蕙孝友有父風蕙生明是爲公王父宅

西嶺土沃名田在焉因以爲號而治園築室課子其中
娶於廖生贈公廷杰故邑增廣生里有水災令責西嶺
公代償逋租毀其產贈公自傷無能爲親地邑邑而夭
娶於余是爲公父母以嘉靖癸卯十有一月二十有二
日生公其日西嶺公方搆室而公生以爲祥少就外傅
受毛詩二三言不卽誦父爲他人說經公竊聽忽大悟
自是日誦數十百言十歲能爲文十一而父卒則王父
子之十四而王父卒則婦翁（郭給諫）子之十七而試學使
者胡公補邑諸生胡公謂郭公此君家快壻也郭公督
課公不爲姑息舉以高等食廩益讀六籍百氏書而雅

好弈偶有所懲擲局焚棊之學彌勤應以誦通貢太學學使者金公召公前若所就詎止此其年果舉于鄉王母與母猶無恙歸而兩母迎門相勞不圖未亡人得見今日公悲不自勝王母八十有六矣孳孳色養惟日不足而母顧先卒又二年王母復卒黽勉治喪服闋上公車與張太史孫參知任侍御及婦兄太守郭公相切磋而竟不第乃卒業南雍深爲司成趙公余公所賞識以其間覽山川宮闕之盛人物聲明之美文日奇進在雞鳴社草中遂成進士少宰朱公評目甚高明年除令無錫無錫于三吳號最劇奸利蝟奮蠭起公開誠布公人

不忍欺故事攤賦者以寠人隸役名若附庸而實一切倚辦無不立斃公下令家不千金田不百畝者不入籍痛懲諸豪猾影漏官不得一楮寸莛取民省費無算民大說邑鈔課金上府府上留都苦額外科求復以委邑邑委之行頭公曰府且不勝而區區者何以堪之爲計便宜釐正其法其於刑獄尤慎當大辟者十餘年前官嫌翻異公亟辨其誣所活二十許人仕族年少誤扞文罔奏當未嘗不疾首蹙額也有父訟子者跡之無它子則縱之歸曰必而父赦若乃得生父悔卒爲子如初有弟訟兄者直在弟兄當坐公曰是終身不復爲兄弟也

諄諄諭遣之釋憾爲歡矣民有忤於溧陽溧陽誣以殺人公奏記中丞所曰無錫兄若此溧陽聞若彼亦各爲其民耳自明公視之則一也試平心鞫之中丞稱善民得無死或鋤而得千金豪奪之不服則請沒爲官貲公判曰鋤者得金宜鋤者有其何故奪令何故沒御諸僚掩過揚善有張安石寬郎淫官婢丙吉不去丞敝吏風諸僚德之相戒濯磨奉職懼有臧數一時三丞用高第擢爲令前此未有也宜興陳丞中蜚語公爭之强朱郡幕以觸上官忌被逮力救乃免卒不令兩人知歲旱禱雨痛心變形金中丞公見之語人曰未有憂勤如無錫

令而不能動天者雨隨澍秋大風禾盡偃禳之風輒反禾盡起吳人奇其事歌誦之史臣特紀爲邑故才藪簡其尤飲食敎誨之又爲繕文昌閣造淸寧橋以輔學宮之勝旁邑若晉陵荆溪負笈受經與邑等辛卯分校畿闈得士爲盛時毘陵李閔公長洲令江公與公俱楚人也武林江公亟稱於人三楚鼎立已而蘇郡李朱公復楚人趙司馬嘆曰維楚有材維吳用之矣後先開府劉公李公朱公前趙公直指甘公監司前江公雄俊自多恒引公爲助故公被薦章自諸部使者若司徒司空之屬凡二十有八再滿考擢職方郎邑士庶譟治行若是

而無特拜爲善者解體矣公𨓜謝曰長吏日折腰督郵
艮苦辛從省郎後委蛇退食猶未足耶邑人無萬數遮
留不得而伐石書其善政之大者以示後人更爲祠生
事之入司馬省甫十日
上以封倭使辱命欲更遣科臣廷議多同異不決
上怒詰宗伯司馬官屬及給事中嫿慢狀凡斥者十九
人公與焉同人將草疏申理公不可是愈磯也遂除陝
西延川尉幞被僦柴車累月抵官舍走榆林延綏間察
虜情形士馬將吏能否軍實堅瑕甚具庶幾得當以報
上恩已請急還登太華酌金人露摘玉女明星翩翩乎

欲仙矣歸則卧城南圃取考槃之詩顏其亭曰寤言而
數從諸季若布衣交杖履過從談說田野事命酒敲碁
陶然自暢北鄉而呼非君賜不及此歲時若
上萬壽節肅衣冠稽首天威不遠咫尺矣自爲諸生非
公事不至邑令室已偕計令朱公有履畝之役衆居間
借潤獨公無一言歲適大侵客諷公不爲兩毋甘旨所
耶公嘆曰即不食長安一囊粟廣文苜蓿盤可飽也何
以口腹千人毋喪時令王公復欲以事賫公公峻拒之
曰人未有致者必也親喪乎此而須人不得爲子矣十
有五年無侈長物江南饒古圖畫尊彝諸珍異公不一

罣盼也其行事以敦倫爲先毋弟諸生悰終身無非刺
宗黨姻戚贍卹殷勤無相棄者勅舍中兒管生口業之
外勿以聲色加人寒畯齒高於公者坐讓下食讓惡女
夫謝太學爻沒而嫡母據其遺訾太學意不平公規之
母子兄弟鬩鍥爭財所耶太學敬諾母因安其子公素
健鬚髮如拭馬肝石坐夜分不欠伸一夕夢郭公語之
曰公可含笑地下矣葢婦弟是年舉孝廉孝廉故執經
公之門公所以報郭公也明旦述以示兩郎竊怪之歆
噉步趨無幾微疾容薄暮小示疾移時于貟少子口授
家孫詩遷坐胡牀瞑矣萬曆癸卯十有二月十有七日

也年六十有一以卒之明年十有二月十有六日葬荆
門青冢之金紫岡距縣七十里而遠實公所自卜兆冢
舍松櫝畢備數與友人置酒遊燕此吾眞宅君子以爲
達配郭封孺人即給諫公女男女子皆三人郭孺人出
者四伯一眞邑諸生食廩矣娶張茂才文明女公之甥
也繼吳縣簿初莘女仲一德邑諸生娶德慶守歐陽東
白女次一谷聘隗太學建章女女伯字孝廉郭銑叅卒
仲適太學謝牧子季未字公歿後五月始生與一谷俱
側室朱出孫男子應瑗聘劉茂才道裕女余仲弟爲公
同榜以通家兄弟內交艮厚如潛哭公國中士大夫爲

余言郭孺人之愛其少子季女也兩郎君之愛其少弟若女弟也愈于公則公孝友之德所儀刑深遠矣公墓宿草而按陝者黃公猶薦於朝其領時望如此人士上不負國下不負民中不負所學斯足術也其不然者即亢寵邇取訴耳如公夫何負哉人貌榮名寧以時代爲限余所計身後褒卹事固哉細人之識也銘曰令六年而郎衆不謂榮薄爲常郎十日而尉衆不云絀名乃貴吳有桐鄉楚有畏壘子孫繩繩世濟其美疇表新阡維舊史氏猶歟柴公沒不朽矣

判廣西南寧府事茅公墓碑

頃歲倭蹂躪我與國以勤王師縉紳介冑草莽之士爭起而言東事卒不得要領僵尸百萬費財無萬數七年僅以遁報得不償失于時人乃思胡少保少保填撫浙浙承平久不知兵受倭禍最先且烈而終戡戢之夫安浙者胡公安胡公者南寧郡倅茅公也方倭屯嘉興乍浦勢甚張公所徵四方兵未至部下僅三千人不敢嘗敵姑爲通市以緩之而流言謂其賂賊要功留都臺省將糾奏胡公聞之心悸以問其同年友茅憲副公皆莫知計所出憲副公者南寧公仲弟坤也出語南寧公公曰南中人覘趙光祿鼻息爲安危是與吾善吾見趙公當自定趙光祿者文肅公貞吉也比至而趙公已北則走之大司馬張公鰲宣言曰公有大忠而不之憂陰受人賜而不之報張公愕曰何謂也公曰留都與浙勢若脣齒輔車以倭之矯捷若風雨飛鳥而不卽入留都界者豈公威稜懾之以浙爲之蔽耳公柰何身撤其蔽耶張公曰蔽則是矣撤則何敢公曰胡公按兵不動多方間倭倭舍越而走吳懼胡公之躡其後也言者不悉情形中胡公白簡胡公去倭何有於越越危吳且爲之繼留都能晏然已乎司馬避席而謝微子言吾幾失胡公徧見公諸當路反覆曉譬胡公因是以從容禽賊渠率

若汪直徐海之屬吳越甫有寧宇縣官晉胡公爵至少保而公時爲太學生於例無可論功少保恒言曲突徙薪無恩澤吾乃愧茅君矣公少與憲副公治經生業輒棄去習金版六弢及諸方書招致四方賓客命酒徵歌綦局壺矢之樂窮日夕靡倦又好方士爲黃白術者傾槖無所悔年十六其父南溪翁長里中賦令某奇嚴難犯公應對從容無膚撓目逃已部漕艘入都討曹及中貴人費且三百金而南溪翁方困以其半授公陽曰向後徐致之公察諸漕者多用舍翁而所倩無賴子以中貴人爲名掊克百端不下數百金先謁諸中貴白狀諸

中貴見公少年美丰儀語侃侃有條悉聽公處分無賴子計阻所省不貲諸漕者德公分其贏謝公公因以完漕而復市禍寛博歸爲南溪翁壽南溪翁大喜過望已父卒當析產茅氏法重家督產獨腴於諸子公三分之而以聽之鬮尺布斗粟無私也修計然白圭遺策與時逐舟車南北數千里貲累萬得以例入太學酒人劍客聞其名而慕之過從無虛日會虜犯當路塞矢及都門詔諸鎮兵入援而咸寧侯仇鸞拜大將軍禮公爲上客所料事奇中鸞駭以爲神明而以其麾下首虜饋公爲上賞公策鸞怯必敗辭不受又皆公以巡邊之役公不

知其故將行忽數百人羅拜道左幸得從公無憂貧賤矣公訝之入辭鸞鸞笑曰君豈有所不足耶是役也非大有力者爲先容莫能得安坐馬上而致千金孰與賈公曰賈吾自爲之吾自得之吾不色喜吾自得之吾自失之吾不色愠柰何取非其有以與人吾從大將軍游冀得一當虜豈望金哉吾不樂無望之福而憂無望之禍鸞不能奪明日遂行久之調選除廣東都司經歷故事幕官謁其長長跽庭下公第長揖長銜之不爲動嘗侍直指使者蔡公有所咨承響而對試以事悉中窾於是諸監司人人知茅叅軍才爭羅致之權重幾與郡邑等矣海賊數百艘集波羅廟距會省三十里許而鄉大夫兵部郎李公故爲儁李令習公與其偶十餘曹請于蔡公屬公兵擊賊直指疑爲關說不即應一日驟問公寇深矣戰與守孰便公曰利在守直指復疑公是陰爲解諸鄉大夫前語者已而它將兵敗北直指頓足而嘆悔不用茅從事言會省城壖隙地小民結廬而居有年所矣蕭都護以寇故撤民不得廬卽廬當量地以助軍輿居民嚣然將不利於都護公從外來聲言入租非便而咨察一二首亂者杖之衢市潛使人收檄遂用帖然都護素睥睨公乃大愧謝而有攝新寧之役新寧盜藪

芟薙而縣之横民不可化誨懷服奴視諸曹掾無一不染于辭逮繫相踵厮虛無人公微得其魁宿禽治之四境肅然曹掾積案若掃逋稞十年以往爲蠲太半料其丁口多寡與產貧富約以五歲足額先新後故民大悅將輸恐後事上諸臺下諸郡以新寧爲式鄰邑有舊族基自趙宋來木拱矣而旁富民爭有之介張觀察爲地慕主震恐公命駕按行以木大小遠近爲左驗富民語塞觀察無以易也已直指陳公來偵諜知倭内犯議發兵迎擊而有兩債帥罪廢夤緣以擊賊自贖陳許之以問公公不可按月令今多大風其勢在賊賊巨艦容千

人我舟小大不敵何以逆風仰攻宜用奇兵取他道繞出其背乘風縱火可盡殪也兩債帥不從師遂沒南海故相梁文康公孫文爲諸生王其婦勃谿其姑自剄死婦翁欲致王大辟而其姻龎中丞公復佐之諸人爭言王生殺其婦陳檄公往視梁族衣冠數十人環死者左右公視良久此自剄耳衆大譁公爲手勢示之郎生欲刃其婦能令婦仰面受刀耶且夫而忍手刃其婦婦寧無罪爲出王生龎中丞心折公矣新會有兄弟鬩牆者值其弟婦之弟與兄鬬十八日而死誣爲兄所殺奏當矣公檢其尸傷甚重當立死不能緩至十八日且死弟

家必有故因繫其少長各一人別置之它所廉問之得其弟與妻謀坐律而理其兄時廣州司理俞吝益南海令湯其並治行高等而公儷之直指數稱公於人制科安足以盡才才如茅叅軍何必繇制科進巳擢判南寧府事屬以督賦故督賦者先入千金餽而後程租挈公拒之此以充公家賦得十一矣吾何敢私民踴躍爭門而效賦賦乃爲諸郡最直指朱公察廉推轂公于朝而公意倦遊三上書移病乞休不報檄南寧丞越公固留公公曰吾雅意功名豈薄一倅第視其髮種種矣將安之遂歸所救新會人于死者以盒盛三百金夫婦泣而

贈公作念公曰盒可受也金則非義返之夫婦復泣而歸以金範公像祀之家廟而公存其盒以示子孫吾欲爲楊夫子之清白而又不欲傷卓密侯之人情耳里人朱臣貰酒于甕游燕盡亡其貲則割名田償公公亟取其券焚之雇傭蕩耗千金懼公覺私鬻其妻公不校遂爲夫婦如初友張某且死託公以子而貽百金人莫知也公育其子長爲娶婦歸其金其辭受出處大義炳然矣既還初服奴產子侵牟其裝過半公拾所餘分諸郎治田園然不能復還舊觀而與故舊琴酒歌詠爲歡嘗曰吾寧爲張釋之久宦減仲產不爲陸賈割陳平奴婢

車馬金錢遊漢公卿復以越槖中千金裝分五子也屠長卿言公修布衣俠節居然三河五陵風朱直指爲檄旌其門曰急流勇退越郡丞爲文贈行稱公清德類邵堯夫嘯咏類揚次公樂天知命類陶靖節無愧詞矣或謂公知仇咸寧胡少保不可與久處樂先去以自全此猶有所畏至爲從事爲別駕兆足以行掉臂不顧殆非人可及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假令今倭事有公議何患不定事何患不濟乎余又聞公爲粵幕時故大司寇舒公以弱冠令東莞陳直指舒座主也疑其不習吏事使公夾輔之公入其邑觀其政三日遽還報舒東莞

台鼎材也於今何有卒如其言公晚好黃白術不衰與仲季兩弟皆七十餘老翁衣冠甚偉出入相隨行人望之若仙以爲從黃白中有得其然豈其然乎公名乾字健夫別號少溪則以父南溪翁故生正德丙寅八月二十有二日卒萬曆甲申九月九日年七十有九元配王孺人生女一人適朱繼芳繼室郭孺人生子二人曰一相娶金氏曰一桂娶稽氏一桂今爲句容尹亦猶南寧之政也女二人適王漢齡施守官助遵者三人孟氏錢氏王氏孟生子二人曰一楨娶林氏曰用可娶施氏錢生女一人適李文麟王生女一人適嚴與敬孫男十人

明徵偉徵愛徵煇徵信徵彥徵福徵嘉徵甲徵孝徵孫女九人長適余士恒次適吳君鉠次適張永載次適陸嘉觀俱庠生餘尚少曾孫男二人女二人所婚嫁俱名族詳狀中以萬曆十有三年十有二月十有二日葬公露字圩之原所著晚汀吟草藏于家憲副公父子言語妙天下損益輿運文彬遞行則公爲勝矣銘曰俠而賈無爲利尸無爲怨府儒而武南策狡倭北策勍虜彼炎炎者易說難事既易所難亦難所易辭命若畢畢乃允志從富得貧貧乃適意功成身退爲谿爲谷其神不傷其名不辱多壽多男貽爾戩穀天無私親因材而篤

贈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程公墓碑

今天下爲方伯者必積資二三十年甫得而已迫進幕倦勤而其階去公卿纔一間惟恐失之不能無阿邑覬速化又所職重錢穀手足拮据無復遊戲翰墨之日而余出爲藩臬所事方伯凡數十人晚得永康程叔明公公年踰艾晨興夜作郎居恒燕談每有不盡之興而又善爲古文辭及晉人書應之如流其執義甚堅部使者悍塞相撑距不爲動而一切出納明審媒蘖之卒無端余甚異之久而後知公之賢益受其父方峰先生云先生名梓字養之先世爲徽槐堂人勝國有廉訪副使楷

者避徙永康二傳徙方巖又二傳徙附馬堂又三傳爲伯詳娶于楊郎先生父母也有三子季則先生先生生而明惠若神六七歲無戲言媟容臧獲不敢以惰見見輒詆訶之既長聞婺有何王金許者聖人之徒也就外傳問學傳不能對久之讀正學編至所爲眞實心地克苦工夫者躍然曰學在是矣又進而求之濂洛關閩又進而求之鄒魯未得則終夕不寐已得則若饗大牢而其父不悅也是安所當舉子業乎先生長跽而請曰世不乏公卿惟聖賢不數兒雖不敏願大人爲聖賢父父譙讓之古公卿獨無聖賢耶未聞合之兩傷離之雙美

也先生乃出就試輒裒然舉首爲邑諸生矣而是時王文成公學大行先生與李生侯璧周生德基輩負笈執雉文成奇先生年少而志銳令從高第弟子錢仲實王汝中諸君居陽明洞中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學聖人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凡六年文成卒先生謁邑故多大儒自陳同甫以來何寥寥也乃偕從父文恭公及司丞應公爲五峰社而推二公長之衢婺括蒼諸郡邑人士其從如雲矣五峰故有招提朱晦庵吕東萊陳龍川三賢所講學地而中兜率臺有晦庵遺書臺傍多隙地又石洞爽塏可居

謀於司丞及李周兩生搆屋數十楹其與以祀三賢而左右个以居四方學者命之曰麗澤之祠學徒雲集幾與陽明等先生雖宗文成而文成之徒往往以通脫無規檢爲得良知本體流弊不可勝言故壹是以眞實心地爲本瞬有存息有養言動啓處不失尺寸其意氣鮮所服下而恒以謙受持之穆穆落落如渾金璞玉事二人孝一舉足出言未之或忘沒而擗踊哀號廬于墓者三年弗忍歸葬祭一準於禮自曾大父以來惑形家言不葬者數世食指益繁皆相仗無適任者先生不愛重貲悉爲卜地而厝之不以煩衆子姓伯氏貧而仲氏鰥無子先生事之沒身衣食豐腆逾於己其喪也附身若槨無不誠信盧生德卿者故授徒兜率僧舍僧兄某里豪也惡德卿而辱之德卿訟諸官懼無左驗則陰署諸生名而首先生豪訟先生及德卿以下若干人於御史臺是建淫祠倡僞學熒惑衆心者御史故不善文成而中豪言削先生諸生籍廢祠四方學者扼腕薦紳大夫宗伯黃公綰方伯應公良數十百人詣臺言狀復先生諸生籍祠以不廢先是有司受臺檄逮先生及德卿德卿亡匿而獨先生詣臺對簿榜掠百方無呼暴聲又亟爲德卿明其無他人言德卿實首難而子爲受惡乎先

生曰德卿以諸生爲豪所窘固當洗之且渠首署吾名正爲今日賢者急病而讓夷臧文仲固知之吾所學何事而負德卿爲德卿卒不挂爰書更與同學如故口不道前事矣先生雅不樂爲諸生奪于父命已舉叔明善屬文上書請除諸生籍而數數誨其子曰若太父所望爲公卿者公卿而聖賢其人者也士尚志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誠得爲聖賢固不害爲公卿不者取詬病更易適足自點耳所耳提面命皆嘉言善行無一及私叔明舉進士司理武昌先生來視之吾往所訓汝者何若無負吾所學則可以不負君兀坐一室左右琴書啖

葵羹麥飯而甘之無令司理以養傷廉居二年語叔明爾不嫌以葵羹麥飯養我幸甚然吾家固饒此何更費爾買舟從兩奚奴負所攜囊衣琴書歸而過匡廬則晦庵講學地盤桓久之乃去自是叔明爲比部郎及陳滇臬皆不就矣先生年七十有奇無他房御既喪其偶孫夫人不復娶素髮長委至地步趨强駛日與故友講學五峯而猶及二氏家言搆亭五龍之嶺顏之抱一時據梧若固者而實未嘗欠伸振襟跏趺賓客來造請輒先知其候亭瓦有朱光月朔掌文作丹砂色人異之以爲仙叔明司理考最繼爲比部主事爲郎中凡三封先生

如其官先生北鄉稽首拜璽書之辱已服賜服朝于先廟彙之不復御足不履公府郡守王公以鄉飲酒禮禮先生爲上賓者三卒不應邑大夫吳明故遍家子三年僅得一奉杖履亦不報謝而叔明爲主事當國者以申韓治至歲課誅發多寡爲殿最叔明決囚吳中還上先生壽先生酌而祝之以無寃民壽我而叔明坐決不滿品罰先生顧大快樂之壽以郎治獄山東復劾厲如吳中時所平反殆千餘人還朝遷副滇憲事念先生老不欲行先生艴然曰緬夷聳我邊鄙

天子旰食兒官稱治兵使者所部臨安當要害食焉而避其難吾不以爲子老夫强飯恨無階執殳前驅兒顧戀戀膝下耶即定省温凊有諸孫在叔明强起之滇未二年先生卒矣先生蓋下堂而傷其足猶時令童子舁筍輿眺望谿壑間輿至口占成韻語諷諷可誦於古好陶靖節邵堯夫之爲人所著白翁吟稿與擊壤同卒之前一日命諸兒治殮具曰吾逝矣吾内省不疚不倍學矣小子勗哉其與靖節委運去來又何符也先生生弘治戊午八月一日卒萬曆乙酉八月十有六日年八十有八葬于五龍山之陽又十有四年叔明以四川左布政使奏最贈先生如其官配孫四贈爲夫人丈夫子一

曰正誼即叔明娶吳四封爲夫人女子子一爲邑諸生徐文育婦孫男子五人明志婦朱叅政方孫女繼盧諸生仲呂女明理諸生婦黄諸生伯新女明允諸生婦張經歷泳女明試諸生婦徐知縣顯臣女明見婦李從祖文恭公外孫女孫女一人爲太學生黄志道婦程於發歙爲望族當嘉靖朝文恭以斥大宰詔墨及不奉玄調復以上疏忤旨罷廩廩大臣風節後進稱説之實爲永康程起宗至縫衣淺帶之士浮英華而沈道德則無如先生矣先生學如射不失正鵠其所旁綜兼該雖小道必可觀鴻生鉅儒洵不可名以一家即位不逮文恭而

名埒之多壽多賢子孫殆有甚焉叔明行且爲文恭治穀似穀異地則皆然耳先生身先後四命通奉大夫郎者器不言第目之方峰先生余因以陳太丘郭有道例爲樹碑表墓而銘之其辭曰其人士而其學希聖賢其道正大而其游藝無所不詮其跡田野而其遺澤在吳與齊楚蜀滇其福考終命而其示化若仙宰木鬱然有光燭天是爲永康大儒程方峰先生之阡

封工部員外郎顧公墓碑

吳中四著姓顧居一焉而本支最繁衍溪逸公顯始家封溪至子半野居士鉞而富有子三人仲爲封工部公

則今山東方伯君父也公生而開敏讀書三行俱下爲蔡耦滄語夭出父奇之是能大吾門會鄰豪修郤中父大獄公上書訟冤請以身代事得解豪陰搆盜焚其室無何盜坐他事收捕父將往證之公諫而繼之以泣須史不忍搆怨無已時矣豪聞以計殺盜滅口而銜公伺公出捽而投諸水得無死父卒慟哭酸感傍人居處飲食每事有降逆老對子孫但言淚如綆縻已爲諸生有文名四十以高等廩於學官時方伯亦授書郎俊機警公喜曰吾豈以吾兒成吾志耶因命之其志質庫物落偷兒手或持券收責稱貸償之人目公長者產遂挫元配王宜人因是病悸卒獨母韋在老矣桴鼓夜相鬨因徙城居明年島寇起墟里無人煙衆服公先見以爲純孝之報也伯氏好生分公推讓好者色養母三十年如一日母絕不之他子所比卒大事身任之父有孽子女各一人于公婚嫁授以產之半非時索無不立應復食其母與妻弟感悟自訟其子若孫迄於今依焉公有書淫雖元旦宗人賓客冠蓋相踵手一編唫諷不休晚好爲詩渴以飲饑以食勞以息意有所會曼聲高歌擊唾壺爲節而令善歌者和之皇甫子循司勳劉子威侍御張幼于周楙修二文學吳中作者公每奏其詩無不賞

譽築小圃雜樹梧竹日憩其中勅毋以外事妨吾理詠方伯舉進士令長興詔之曰而忘而太父冤耶爲民父母百里內不得有冤民令遷官歸囊無長物公大悅所親謂公令以祿代耕廉固當抑何以貽諸子公笑曰吾學龐德公貽之安耳向後方伯宦豫章秦楚以板輿迎公公謝不往而獨之京師一窺宮闕宗廟之盛而還申少師父與公俱受室于王少師修甥禮甚恭公坐上坐不讓亹亹言天下豪賢長者及三吳利病無一語及私

而方伯爲縛郎

上有營建大璫覗爲奇貨侵牟萬端郎唯唯不敢駁議

移書戒郎郎謹奉教而公以食廪久次當貢舍之曰君恩何可久曠就郎郡丞封復就郎封郎爲製大夫冠服公服以拜賜旋筍之逢掖淺帶緩步當車猶然諸生態也應門三尺童子客至不以出亡爲解力不勝杯酌而恒留客飲蝦菜四豆酒五行爲率譚竟日無倦其卜鄰也得博士王敬臣巷而爲園就忠臣朱公統祠傍所往來最稔惟袁宗伯顧水部兩公性疾惡如風時面數之而不匿怨少年有不善懼爲公所知終歲足不至公府貴人干旄過臨匿不見郡守旌其門曰斗南風望隆慶初元所司請以文待詔王國博故事徵公公力辭見人

急難如身有之振之若不及受業師老而無家㑹之終身及其子舊居金湖傍多魚利捐以助里人租庸諸相知問遺若方伯俸稍之贏以給親疎有差不私蓄一錢日行一陰德則食加餐夜熟寐不輒皇皇如有失一旦躍如曰以吾清白而求博施濟衆猶泣而益河之少也與以吾一人施人孰若人人施人取往牒中諸懿美事彙集之爲樹德錄勸戒編讀者興起王司寇所謂工爲仁術者也王宜人先公四十年卒葬武丘之東而公營生壙其左顧而樂之因賦詩云他日青山埋白骨玆辰紫氣護滄洲人以爲不滅漆園彭澤素少疾行年七十

親知舉觴相慶忽愀然不樂呼諸子前吾少遭多難瀕死數矣徼天幸及此汝曹強爲善而已越數日卒公故名王汝取子厚西銘之旨學使者愛其才更曰汝玉而公亦自更其别號庸齋爲栗如字則稚圭家園饒竹公以五月十有三日生是日也田家稱竹醉因號醉竹翁已摘南華語號長梧封人而諸集名因之屢變云公生之歲爲嘉靖甲申卒之歲爲萬曆癸巳其日二月二十有六繼王宜人者莊封如之子三人長其志郎方伯娶於丘次其德邑諸生娶於許次其俞娶於黄孫男六人樹章共其孫女五婚姻悉聞家狀公行者王太學志公

墓者中少師表公墓者潘尚璽其事核其言信而方伯猶以格不得爲公治神道屬不佞倣漢文範先生陳仲弓爲碑而系之銘曰俠客輕財以快其志取或傷廉予不皆義隱士殉名外恬中躁矜也忿戾彼哉高蹈文人無行憎玆多口詢事考言實則何有公不貨取而雅樂施有無人共如劉驎之亭亭物表厚德能容貞不絕俗如郭林宗篤信好古窮愁著書尊其所聞如董仲舒三吳結習權利相競君子居之儀正景正武丘新阡刊石立碑尚有典刑百代可師

贈兵部主事王公暨元配徐安人墓碑

青陽王氏盎周太子晉裔李唐之代有爲太平令者卜
居黄山七世遷新豐宋末九萬公遷青陽名其地王田
傳至友益公富而能仁立宗祠置義田族人無終窶者
建李青蓮書堂于九子山教子姓而割名田共祀事又
三傳皆行善天倫公倍敦鄉人稱王菩薩其偶沈實合
德焉是生贈公名世祿字蔭臣公生韶秀警敏而溫文
退讓不以賢知先人娶徐安人安人名家女閑内則既
歸公曰君將爲富翁抑爲儒生耶家有藏書唯君所習
大中饋姿自足辦無所煩君矣贈公喜艮合吾意于是
杜門下帷晝夜誦不休而安人執女紅助之年二十三

爲邑諸生通經善屬文士從學如歸市貧不問贄告不
厭漬名下士出其門者甚衆所著心易說史鑑評人物
類考儒林盛傳之既愛九子之勝復葺青蓮書堂講業
其中而爲之記爲文弔供奉有佛中金粟天上長庚謫
而下世駕風鞭霆句人謂才可敵青蓮也山有縞溪林
水翳然具清遠之致每以佳日獨酌其間嘯咏而歸故
號南溪以此館于外念父母每飯輒泣而安人時以甘
毳進母病公禱神以身算益親神許之安人復刲股和
藥病旋起里人欲舉其事公辭不可父母以天年終泣
血骨立不入内寢既塴廬墓不還安人贄葬祭甚虔公

自是蔬素爲常盎不忍其親而託之奉佛教云每迎致
舅氏于家奉之如母安人亦奉之如姑兩叔父早世爲
其孤受室而教之母失業安人時經紀其家視伯叔子
如子先是嘗與安人乞靈家廟安人夢龍遶身公曰是
男子之祥也尋舉憲使長而爲舉子業古文辭皆斐然
成章而公尚厄一第安人諷公兒子輩足繼志君可息
也公曰然吾聞之荀子賤而貴貧而富愚而知其唯學
乎卽吾教子舍學何之羣子弟談道論文俛焉日有孜
孜没身而已嘗讀范仲淹傳沉吟移時若有所失憲使
怪問之夫夫畫粥斷虀力學不倦雖在茨簷以天下爲

己任是吾師也小子識之又語之曰世之所貴道者書
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釋氏每于片言隻字中忝悟頓
進學者博極羣書無當身心是内堅傳令女史誦詩耳
又語之曰三代而下諸葛武侯學術最正濟泊寧靜所
言自道書中出其生平事業可謂豪傑而聖賢者斯善
讀書矣憲使服膺不忘初以童子試公讀其文是不舉
首卽置不錄時督學使郭公評隲士卜其異日所至較
然不爽極稱觀察遂以第一人入鄉校公居恒亦曰若
定非青衿中人既用高等生受廩不色喜是奚足哉父
子間自爲知己如此公不治生産卽月奉所得以濟人

殺急殆盡安人亟稱善旱疫爲給食與藥而棺斂其死
者所人所全活相當族有訟而毀家爲之解搆謀諸安
人以母錢爲貧者貸不責子白氏子廢養之旁舍一童
子侍晨夕問狀安人推食相續公好客日以十數飲酒
無算安人竟日不乏供御僮僕莊未嘗厲聲亦頹然而
鮮有佚惰浮食者安人蚤作夜罷以勤率先之糲糧繒
布以儉檢制之也安人病革語其子死者人之大歸吾
無所恨但得若翁百年見若致身青雲耳善事父愼行
立名啓佑後人公聞之而悲沒則擗而號曰夫孰有佐
作孝友成吾恬退如吾婦者乎不勝哀思遂病踰年病

力憲使請治命曰有志未伸託之子有子未成聽之天
若等力學不辱親入仕不負君吾含笑入地矣邑令用
公少所服下獨目公有道氣學博李公諫公長厚似陳
仲弓高雅似郭林宗經學似馬季長座客常滿以酒自
至似孔北海蘇養直安人婦順則鹿車椎髻教子則剪
髮孝姑則䑛目無愧辭矣公生嘉靖戊子九月二十有
六日卒萬曆戊子七月二十有二日年六十有一以憲
使爲鄒令爲兵部郎兩贈如其官安人生嘉靖己丑九
月四日卒萬曆丁亥六月二十有二日年五十有九贈
孺人再贈安人子四伯一民禮部儒官娶杜某女仲郎

憲使名一楨娶沈某女累封安人叔一幹庠生娶江某
女繼陳某女季一讃縣尉娶徐某女孫某人之屏庠生
娶汪某女之璉庠生娶沈某女之瑜娶方某女俱民出
之璘庠生娶某女楨出之旦娶沈某女之恭聘州守江
之龍孫女之璣聘孝廉施鳴謙孫女俱幹出孫女某人
楨出者適同舉孝廉江有澧子士遇幹出者一適施國
柱一適太學生羅士璧子某一字某讃出者一適縣尉
余賢子某一字太學生袁承昌子某一字某玄孫某人
命揆聘徐某女紹揆聘正理問江鯤女屏出端揆聘侍
御劉公某子庠生永祚女璘出道揆聘某女璉出建揆

聘太學生孫選登女憲揆聘某女旦出萬曆庚寅十有
一月某日合葬洪海山右俗所名泥湖冲嶺也垂二十
年而憲使樹石表道屬余爲之銘曰文以君子之辭實
以君子之德遺榮遺名沒齒而無慍色貽子以穀畬菑
肯播而穫黍稷動靜云爲維先人是訓是力帝曰予有
賢臣厥考寔能生殖再命疏爵以旌善慶以爲民式有
女士然後有良士有令母然後有佳息從夫從子其並
賜之勑龍光自天于家于國迺礱貞珉以書以勒昔史
爲銘副之用蹕墓域詔爾萬子孫儀刑其永無忒

贈鴻臚署丞朱公暨配王孺人何孺人墓碑

友人朱光祿在明少喪其母何孺人又十有二年而喪
父古沙公並葬靖江西廓官房里公所自卜也會海溢
水且及守家舍在明以爲憂又二十年而遷葬江陰之
綬山又某年因母何孺人卒遂祔焉在明初爲鴻臚署
丞值覃慶以其官封公而兩孺人格於例既遷光祿署
丞將考最兩孺人當封而忌者讒之出爲王官歸兩孺
人有令瀕要以子貴義起耳又五年余游吳越訪在明
於家從上公及兩孺人墓在明嘆曰是誠無虞水不有
帶劍登丘者乎子盍表而示行道之人按始爲公若王
孺人遷墓志者王司馬繼專爲何孺人墓志者劉太宰

蓋不言合而余始合爲之碑公名習之本儒其字父軏

鴻臚寺序班母劉孺人太父巖嘗入粟助邊爲太倉衛
指揮使性好客客常數十百人公以童子行酒輒人人
厭其意甫丱補邑諸生大放厥辭婉縟有度太父益愛
之將使爲家督不果太父故以貲豪沾沾自喜多易序
班公復免官故嘗所睚眦輕薄少年惡子爭起大獄相
讎序班公念父老不勝獄身請囚怨家謂指使旦暮人
公眇小無能爲也持序班公窶急法當傅考以竣文詆
之公懼選召所善客出奇計走序班公於楚而自願會
逮則又以沈命法榜笞公五毒參至卒不言父所在久
之事盍解而序班公業已死楚公陰使人以父喪還歸
而里中人乃更服公孝邑令且悉覆没狀公甫脫獄也
於是除諸生籍修祖父業積貯倍息名田萬畝他財物
充牣稱是邑令更舉君醫訓科公之爲訓科可二十年
前後更數令尋皆倚辦公吐奇舉善彌縫其闕又不欲
翹人過凡功陰爲地而陽避之曰非我之爲公雖不操
令權識者固然重之愈自詘不傳時爲薄在前者奉之
在下者扶接之路逢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
之即怨家遭公愞墨而謝公第笑指其腹中是空洞容
卿輩無算且善忘不復省記矣公治生大抵祖其先鴟

夷子皮之法以散爲聚與親昆弟絕甘分少而時贍其

疏且貧者其二弟好學不問家人生產賴公成其志族
兄雷病金陵且死而公挾醫往療之爲置木甚美雷卒
無恙則時登木而歌原壤之歌曰吾以彰吾弟之篤於
倫也公没之日廩餘米萬石橐中金亦近萬而在明方
弱冠散與貧交諸宗戚畧盡人以爲賢而智不蘊利生
孽稱公有子王孺人江陰名家女儷公財某年而巳爲
公選良家合法相宜子者公則有何孺人何孺人者京
師人年十四歸公王孺人以身下之而孺人謝不敢兩
相得無間姑劉喜曰吾有兩賢婦何患乎無家悉捐莞

庫付兩孺人兩孺人事之能竭其力以佐公養生送死無小憾何孺人旣卒在明王孺人咽喃持擒病疾而與咻之不啻若自己出顧不幸不及見在明長何孺人但言必爲隕涕何孺人雖獨子絕不爲姑息在明少跅弛而晚折節爲儒有志分則孺人力居多在明嘗迎孺人之京師不許曰吾何敢忘皇辟女君而獨有其子祿養已念何翁媼無後則輦之來靖江而死葬之朱氏之別墅青蔬白衲至老不厭盖名事佛而實有微指云在明女兄弟凡五人同在明出者一王孺人出者二別出都與縿者各一在明有子五人皆美秀能讀父書婚姻名

氏爵里與其曾太父以上世系及公若孺人生卒葬月日詳志中在明者世所指名朱十六正初也銘曰而無以而父死獄也宜而之不以獄死有後祿也而無以而父暴骨於楚也宜而冢中之骨不暴江滸也而之偶不畜爲子置毋也則何以百歲之後穴同父也而子之毋不有令子也則何以匹嫡從夫身蓐蟻也陵爲谷也海可桑也一坏之土終焉藏也遠而行者文也死而生者名也不騫不崩名之以文也

汪徵君墓碑

汪徵君名淮字禹乂徽郡休寧縣人也縣有松蘿山取以爲號故人或稱松蘿山人隆慶初元詔徵賢良方正之士所司以禹乂名上故人復稱之徵君自州郡庶幾四方豪賢長者則專字之故禹乂名最著君父寶新安衛指揮僉事任俠好施往來浙淮間人趨附之嘗捐千金治於瀦之大彭橋所幸姬馬夢羽衣人立橋上曰嘗爲爾子已而君生眉目疎朗聲姿高暢知意所及有如成人稍長受六籍百家書無不開解屬文立就若成誦在心借書于手者宗人司徒天啓見而嘆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請於其父得子畜之父不可司徒故程宗伯壻也因以宗伯從孫女字君君籍博士弟子員屢試高

等食既廩矣而後入太學太學師臨海閩縣烏程三公者射策魁天下鮮所許可獨才君不敢以爲弟子而客之三年咸寧王冢宰永新尹宗伯德清蔡司空皆折節與交既歸松蘿則山人陳達甫江民瑩王仲房方伯江民璞中丞方定之司馬汪伯玉邀君爲社白岳汶江間君書法山陰吳興而詩宗王孟每奏其篇諸君子有二濂之目焉君故與韓生善生有奴產子沒其貲擠生海中丞所守阿邑中丞旨左袒奴邑父老爲言不聽君逢掖入見守鈴下誰何之君徐對曰故邑諸生汪淮也願謁明公及入延語奴世世子孫不得倍其主人翁今韓

生以奴受法主人人人寒心明公柰何以一奴産子爲
萬主人怨府守瞿然色變下階揖君卒坐奴産子罪新
安人高其義至今稱說之令長博士表君與吳子玉兩
人文行可待詔公車君自陳固陋新安素封侯比屋不
必文士願設有之易爲雄伯使民受過差之譚非其實
也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内省頑薄日薄西山巳成老翁
但未白頭耳幸聽野人山叟之願使得盡微命書奏事
旋寢郡邑大夫後先徵辟不就東莞陳明府初上紀綱
白承前致版謁君明府教曰汪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
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板謁可光飾哉率僚佐諸生造

門致羔雁玄纁待以古人之禮梓其集若干卷以傳爲
文清綺絕倫然不欲示人獨好稱其詩王司寇元美劉
侍御子威屠儀部長卿序而行之新安人善爲市而因
以市交甘爲貴人僕役其在休寧爲甚君通倪不率常
檢而骨體不媚意所未合氣湧如山清談高論噓枯吹
生薦紳大夫以嚴見憚少年能文辭翩翩自喜抑尊以
鳩合爲務攬世沽名外示苞容而胷胃腹訕君解帶寫
誠通彼我之懷爲諸家驛騎家故饒千金斥以食客環
堵蕭然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經典交至檢
括參合年未艾治殮具以待盡效陶彭澤爲挽詩遺勅
諸子勿厚葬人服其達男子四人懋孝有父風不佞嘗
游新安就伯玉司馬問其鄉士之賢者司馬首舉君名
字昔虛欽論徐邈世貴清素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
徐公不改其常比來奢靡相倣徐公雅尚自若杜恕評
張閣不知天地間何者美好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
患禍從何而來此兩君子者求其對惟禹乂哉司馬不
爲虛美與君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矣故
以郭有道周巨勝例樹碑墓左而銘之曰文章大業後
有代與前有驅除黃山白嶽作者如林疇則權輿維兩
汪君禹乂伯玉左啓右胠雅道凌遲獵華拾豔廣交延

譽慕羶爲蟻趨時爲鶩巧取爲狙儌君矯矯俯不戚施
仰不籧篨退然自下衣若不勝堯腊舜腒意氣所激以
說大人視之藐如其羽可儀戔戔者帛翹翹者車揮手
謝之山林皋壤使我樂與大牢九部洵美且甘詎饗爰
居一觴一咏偕我婦子瓜牛之廬委運大化其覺于于
其卧徐徐藏諸名山以俟後人有一編書後來觀者野
式其墓邑式其閭

王處士墓碑

處士守愚王公其世所名才子稱登父也其生弘治丙
辰八月十有五日其卒嘉靖甲子六月二十有四日其

年六十有九其父景宣母朱媪其妻顧碩人其子稱豐稱登其婿劉佩何銓詹作豐娶于馮繼娶于丁有子無由稱登娶于陸有子無出無回而皆有女爲名門婦處士家毘陵故烏氏裔代仆閒人高王父金安公善爲星從中黄門三寶奴下西洋望氣知有風䑐同人一壺懸之未幾風發舟覆以壺免而律令出海歸而失符者論死金安公亡邸家家人不納也則跳之蘇州久之家人察其真往從公而公已變姓名爲王翁孫洪復贅于王遂冒王氏洪子景宣好方外家言黄白冲舉之事產隨手消盡而處士年十四奮身持門戶廝役㕫養各受職

考成會大水潰田處士周行田家出節食豆羹咽哺其老弱募介待使築堤捍水貸毋錢諸農人爲芟捷石畚賁灑諸渠股引水竟無患亟收一鍾而米痛騰躍得倍稱之息操其奇贏廢與與時轉貨貲寖寖隆富矣吳俗即富無不封已養高服食器用競爲詭正非常也者而處士懋世俗之靡溥華冠縱履與僮僕絕甘分少至葬其翁媪極物于林無纖憾遺也毋弟未有室爲受室周女弟二未有家爲相攸字之遣送甚豐以歲時已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年饑發廩國亡捐瘠宗戚知友多得其力者既重絕故業則劃居第畀季而脫身來毘陵斬艾

蓬蒿而處焉崇再致十金米貲趙司空視師海上勢糜滅人其部卒烏集醉飽吏民之家漁奪無厭毘陵諸富人大恐避宅處士私計師之出入此行也將安逃之且夫啗賊孰與犒師持牲醪迎致其將共皂牧輿馬小者衣裳劍帶給炊食器席蓐皆大喜過望相戒無傷王公薪木而他富室踰隱搜萃魚肉之矣處士初置毘陵宅也主人臥病奴牆下欲以嘗處士處士爲具湯沐好飲食親數存之奴病已泣而謝曰吾主人殊愧王公無何鄰人與奴鬩死坐覆沒此兩事者人人謂處士善用柔也而島夷日内侵東南徵發如雨有司重仍以大徭困處

士處士貲用乏更去毘陵之蘇而長子稱豐能修父之業而息之矣于是推家政豐而日剌小刀擕鴟夷與同比者之虎丘石湖諸名勝相羊容與其所得意則遒然而笑或慷慨悲歌流涕人莫測爲何也處士雖業什一而力于仁義行過人遠甚毋哭景宣公喪明旦暮以舌舐不休季夫婦死子女十處士婚嫁與人多可少怪而剛腸疾惡面折逆不同有訟鬩片言立解絕不受謝里婦姤者及惡少年嚴憚處士望見輒斂匿處士生之夕月五彩甚而涉獵青記對客應聲占偶語比稱登八九歲能詩而處士獨不悅言少日饒爲之以善誤人故未

竟兒復中之耶其後穉登詩益有名入太學故相國袁公辟直史館客走賀處士處士笑曰孺子彊執自遂行且罷矣何賀之有始蒯碩人卒葬粱谿後某年厝處士今梅灣之丘以碩人祔海內文章家論次處士行誼甚備而虛墓道之碑屬某代匱焉蓋穉登之言曰周公作詩書逆逆言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武其制禮以祖考配天七曜居下郎文王可謂至德公亦不遺餘力而游揚矣司馬遷成一家言推本父談善則歸親以敎民孝聖賢所操一也三代直道爲公以子稱父信如四時後人虛美近誣必易子而稱碑碣表志傳贊狀誄由此其

選也穉登後死幸得與於斯文豈其不能焜燿先人之望而藉手二三君子二三君子不以穉登故諛朽骨先人庶無以穉登故蒙疑後代是在史氏李生曰處士浮沉閭閈不言而躬行非沾沾自喜俠烈士者流也然而才稍見于治生智稍見于暴卒病奴感慨激昂之氣稍見于誡子爲詩與晩而嬉遊夫夫也寧陳人乎哉穉登斐然託於處士以老藉第令不深交其人直以文士少之如守愚公者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又何怪焉銘曰無以利府爲怨府何薄買無以貴生能貴死何賤士謂不近名名自隨子述之謂文無益卒乃益視兹石

汪子山墓碑

汪氏於歙最久最大其族在叢睦坊最盛賢豪長者不可勝數而子山景純最著兩人余未及見心嚮慕之友人汪仲嘉既屬余傳景純今陸無從又具子山行實屬余倣東漢郭林宗例爲墓碑當吾世而失兩人可借此自解矣子山名宗尼別號一梧而以字行始祖華叟公屢傳至璨子山璨季子也頎而白晳紫髯若虬爲舉子業不守章句一試不效輒棄去入國學飮可一石酒酣耳熱詬詈座客貴賤親疎無擇如謝方眼客不能堪然察其中無鱗甲事已相遇歡然也里人某氏子倚酒爲

狂多把人宿負恣言極切見名勢則垂首嫗嫗子山見則引避之人以此辨其優劣子山家故饒數置酒召客佐以聲伎閉室酣飮累日常言周伯仁渡江無容復有三日醒然亦不强灌客客辭不任杯酌即代之一吸而盡又爲投石超距之戲几案高五六尺許竦身而踰之如平地時冠小赤幘白晝贏而走市中觀者如堵墻道爲哽咽或大笑舉手歔欷之擲瓦礫雨下子山了無慚色也所知病其任誕厲聲訶之禮豈爲我設哉劉伯倫小子以天地爲棟宇屋舍爲幝衣吾病其隘因而廣之使市人共見耳躍絕世俗飄飄神舉卒爲禮法士所嫉

怨家乘隙轉相壓迮以竣文詆之鐫國子生籍爲編氓子山狂彌彌滋甚時自誇咤生厚故安存之慮深事苦故矜全之情薄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胥靡之人登高不懼吾復何懼之有已拜醉鄉侯烏用是儒冠爲哉衣短後衣行歌于市家弊十七八不復問而所施窮乏至轉貸於人以應之性捷悟經覽成誦日可數千言學爲詩服膺王右丞孟襄陽劉隨州於今則宗歷下歷下卒爲位哭之而私淑歷下者退有後言子山唾其面逢蒙盡羿之道殺羿若於歷下所窺幾何而操戈入室乎吾將磨厲以須言者踉蹌而走子山隱居放言鮮能抗拒翹

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獨弇州愛其酒態每延致左坐比之張思光此人風止詭越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已讀子山詩益愛之曰新安多詩人子山晚出而奇惜爲酒所奪未詣極造微詹東圖述其語以序子山詩可謂不虛美不隱惡矣子山好古博物家藏鼎彝敦洗之屬必三代以上法書名畫必宋元以上有貴客欲得其畫子山不可米元章豎儒矢以死必易右軍王略帖宗尼三吳奇男子乃不能守所固有耶貴人含怒陰中以法以子山素高欲更楚辱將畢命于箠楚賴弇州占護獲免家益貧所入不足了麴蘖事聞弇州訃嘆曰崔公

死誰更能容聇夸久之卒婦鄭臬幕椊女生伯子聖龍邑諸生婦孫繼潘季子玄龍婦方生女四爲吳紹彝程明兆吳士博方某某婦側室顧生仲子彥龍婦劉滕王生叔子季殖婦梅而側室徐取子之令卒男孫四泰升某某聖龍出也泰址季龍出也某某玄龍出也女孫亦四俱未聘字子山生嘉靖某年月日卒萬曆某年月日年某十有某墓在某銘曰名爾以才士名爾以隱士名爾以狂士未爲不知爾未爲深知爾余以爾名編于古三子題其墓曰酒徒汪君神道志其坎曰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其側陶家百歲後化土取爲酒壺獲爾心矣

黃伯子墓碑

海陽潛川居安里黃氏蓋江夏文彊裔晉新安太守積家歙黃墩數傳縫家海陽五城又數傳明永樂時伯善家居安子仲餘舉進士官行人子純福純福子祉佑祉佑子岩暹岩暹子世寬曰蒙泉公娶於朱生伯子廷吉仲子廷義繼以孫生叔子廷紀伯子兒時聞人言文彊事覩暑扇牀枕寒以身溫席嘆曰此余祖也孝通神明其子孫瓊琬爲漢名臣迄今本支百世未艾吾何敢忝前哲諸長老奇其言十四歲母卒哭無時幾滅性父强之乃起致喪三年甫冠從父賈梟再遷合肥所條畫便

宜往往奇中其於貴賤兼取若執左契諸老人皆自以爲不及父大喜是天以孺子休我老也何自苦爲父乃歸而病作矣伯子聞徒步而馳五日至奉藥物相啓居不食或浹辰不寐或累月卜筮禱祠靡事不爲父得無死蓐卧踰二十年乃没人以爲孝感伯子擗踊哀號猶孺子泣也有薦新如朔奠思至垂涕洟不能已已其在合肥與兩弟俱斗粟尺帛無所私兒女子或反脣相稽地忍之而後母篤念所産子趣其父爲之策父未卽應夜分伯子屏左右而請大人似以兒異母故難言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兒家督也唯力是視父撫牀而解顏甚獲我心我復何言治裝以其弟歸弟有子四人資給婚姻諸費無不畢具而父與母喜可知也父亦極愛其叔弟且死以屬伯子若視叔父猶吾視弟伯子父事之生養死哀從叔父累富而子卝不習事又以子屬伯子門捍蔽竟無恙今業滋起矣有誣從叔父之子婦殺婢而中之獄者伯子爭之强得白從兄亦以子少託孤如叔父卒有樹也從子孱惡少年搆之邑令將傳死比伯子損其橐爲居閒脫之再從子正朝伉厲守高其嫂惑於讒口將嫁禍焉伯子力折羣議而正朝因以出居金陵

子弟才者禮儒生督教之女弟寡外生二人煢煢也以本業之母黨貧數喪未舉二孫未婚具爲卒事里人有爭陳說得失利害相悅以解卵翼其稚弱而周旋其緩急地與人比壤其人欲之未敢言卽讓之不能償券者焚棄之終身無狎邪之遊無靡麗之服無沉湎之飲無樗蒲之食恒語家人吾力豈不辦此留不盡之福以還造化且貽子孫暇則讀書咏詩討論古今典故意有所會良夜忘倦又涉獵二氏言時而吐屬閒合玄空之旨邑鄉飲賓率以賄成惟伯子稱德舉云既病其子奉母來省語其子吾勤脩以潤身雖病身猶潤庶幾儒者之歸全矣兒專力於學家人産有仲父在叔父則卽安里居耳已命駕歸病革無怖無苦晏然而瞑舉宗之人舉里之人哭之盡哀伯子名廷吉字克順歿萬曆壬子六月四日距生嘉靖己酉某月某日年六十有四配梅林汪洪女舉子如玠娶蟾溪程惟敬女副室張舉子如璋娶臨溪吳文泮女女六人汪出者適由溪程太學一繪副室蔣出者適竹林汪某臨阜吳太學子某宇率口程文學某宇洪坊汪一貢士某一未字孫二肇泰肇昌俱如玠出泰聘草市孫學尹女昌聘劉村江斷事某女卒之十有二月十有三日厝於古城之麓如玠爲父狀千餘言正朝

為徵余觀其生平有才諝有信義有友愛敦睦濟人利物之美狀以為是皆孝所推知本哉文强孝行載東觀漢記范曄後漢書第傳之文苑復不言其孝其為孝子劉平諸人傳毛義薛包纔見序論而蔡順附於周磐何所差等曄亂臣賊子也無足為文彊重伯子有子如如玠庶幾不匱錫類已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其辭曰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天性然爾惟聖承天率性脩道必先孝理仁義禮樂百行萬善無不繇此孝哉吳君不學不慮自仮年始母也繼母弟也後母視猶一體善推所為五服九族具有恩禮慎行其身貽親令名要之沒齒

子視於父知其父者則莫若子若子狀之舊史書之以為民紀庸行庸言後有作者莫之易矣

劉仲子墓碑

海鹽劉氏其先陳留浚儀鄉人勝國時以明經擢第仕鹽官學正卒遂家海鹽者恂也其以子貴俱贈御史及贈郎贈縣令者學正鳳與子顯從孫玨曾孫滂也起家進士庶吉士官御史者泰也煒也熠也官兵部工部郎者演也术也官右方伯者炌也立朝有功居鄉有德邑望姓無兩矣其年與位不逮而行可紀者太學生世坊也方伯四子伯世埏進士為比部郎叔世教孝廉季世甄亦太學而世坊為仲子敬止其字母錢淑人永州守芹女婦嘉興項太學元汴女裹毅忠從曾孫也生子祖錫娶陳給諫所學女孫濛念娉光祿徐必達女徐之妻祖錫之妻兄弟也濛養聘鄭端簡曾孫文學端胤女端簡則方伯之同產弟也孫女二未字俱陳出方伯初為金谿令仲子生縣邸中已為撫州守仲子從金谿謝文部廷寀受尚書十七以童子試第一為諸生韻宇文學比部稱辯弟矣項太學伯兄少叅為端簡子婿與方伯同師端簡交最稔少叅因屬太學以女字仲子十九而婚已入太學文弱貌不勝衣而克勤小物事父母孝日用所

需必手綜理嘗錄諸方以進方伯善之此寧養口體者父且老執母喪若孺子慕比葬居家舍自操畚下土仲子從之拮据不懈父泣曰非吾親累善焉得有慈孫事兄敬字弟和室人化之後先洽比焉季之議婚於鄭也端簡女孫又仲子大母所自出為具六禮不以煩二人所受田粟不足食務為節儉而婦斥奩具助之旁畝日辟所以奉養親彌厚憫族之貧者曰自吾先人視之一體也吾何忍自豐歲出粟量親疎緩急賦有差而粺其婚喪之費或以奴與產易粟陽諾之而徐以他辭卻之正綿㣲時聞外饑猶計其庾中粟百石是可賑也方伯

宦黔中夢毋抱一兒授仲子而婦果舉子名之曰祖錫以食指衆亟爲諸子治第仲子請構重樓詰其故對曰兒病病矣有不可諱無令孤寡聲聞於外以傷大人心父從之手書貽陳給事爲祖錫締姻季弟之師馬君端人也指錫而語之他日幸爲吾兒師遂卒嘗卜地九都原吉婦慮之是距家遠未亡人義當執紼如重樓之命何姑厝工部之側又十年祖錫長乃遷葬方伯過而流涕是婦也能以節成夫之名以信終夫之志吾兒素所刑于豈伊朝夕哉仲子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萬曆某年某月某日年財二十有六生平於經史多所發明

逸其草獨輯先世遺文如石屋公尚書解雲巢公譜牒方伯公訓誡編次成帙以傳晩修西方淨土之業祖錫嘗以浴佛日奉其像入雲棲寺有人夢君被緇入山云我今得皈命三寶爲佛弟子矣祖錫未二歲失父母代父而爲之師文行具舉游太學名公卿皆倒屣延接之而毋項年踰六十上宗伯詔下表其門四方能言之士賻述累數萬言獨悲父早世不能睹記行實垂四十年不釋於懷而乞焦太史爲墓志李明府爲墓記謝郡伯爲墓表鄭治中胡孝廉爲傳鄭胡其婚姻及外生也郡伯方伯門人與共學者也焦李祖錫之游金陵所嚴事者也又以余爲方伯同榜中人子三世深交必欲有所不朽其父余觀昭明文選有碑文有墓志有行狀墓志有銘而無志蓋古體如此而碑文則與今墓志銘相似因倣蔡中郎體爲之銘曰君也才士君也孝子胡畀之生修奪之死魂無不之魄藏於此生天成佛其說可喜儒所不道質之常理有婦從一有子濟美垂四十年君名彌芘是在彼法無量壽矣

吳子登墓碑

吳太學子登之沒也洪少卿平叔爲狀董太史玄宰爲傳　爲志所稱引高矣美矣其子元龍猶若有未

足者而介其友潘景升來言使君幸善爲我辭書而勒諸墓道之前按三家文子登名世科世人以科名入仕目館閣清華之選爲登瀛洲子登父南坡公既名子登且字之而更語之曰科不登瀛洲無爲貴科矣因取瀛洲爲別號以見志而士林第稱吳次公云子登蓋南坡公仲子也其系出唐御史少微其遷吳田在宋慶元間其遷巖鎭則自大父榮始南坡公爲人長者富冠其里而好施名可借人而好讓年九十有四里尊之祭酒邑禮之大賓娶於鮑生子登子登體弱不勝衣父嘆曰微天之幸兒長得爲我負杖亩于事巳足何必讀書然後

為學子登既長恥不學無術屈首受書治博士家言然
非南坡公所急也已負笈游南雍宗伯姜公方為司成
功令嚴子登誦讀朝夕不輟聲又善屬文舉京兆試不
第志益奮且悲[illegible]然矣南坡公許之吾昔者言若何今
定何如而會其兄卒父乃以家秉授子登子登不得辭
虞諸賈人乾沒其中以貽父憂心計手籌出內子母錢
雖銖兩必親之終不分以逢掖老肆其業不廢蓋不第
者四五舉而倦且病矣始謝去歸于舍父有齋肅衣冠
而露禱曰世科非壽者相業自知之脫不卽先狗馬填
溝壑幸以賜吾翁雖加一日愈於已父果以大耋終鄉

有售宅且徙而其人病且死或悲之曰死等耳徙而死
何益不徙而死以難吳氏若子庸有利焉其人蹶起曰
何以死詛我我故無恙遂去去不終日死矣故所善傭
狂易而自繆少年將嫁禍負之置子登門子登出見之
曰某也之死而致生之可乎卽不然其忍令骨膏原野
之室而藥之則已蘇稽顙謝而去鹽官之市溢炎妄
起邑長吏披衣出救子登肆在焉見其屋之危若有如
十人升而甍輯者迹之無有也千家煬而爲煙獨子登
肆巋然衆以爲神中貴之以礦稅罔利也視新安爲奇
貨藉諸富室獨以子登易與邀緩之而事敗子登免矣

叔父文達疾革趣子登來訣甫入門叔父驚曰科來耶
何忍之哀也入而瞑為南坡營兆因習形家言涉水渴
河登頓巘嶺間久之而後蕆葬事晚居一室藥囊茶竈
間以圖史莞鑰灑掃不屬臧獲詔其子曰士有百行吾
所未能大要在心無愧耳獨於禮缺如也蓋謂其端居
不涉外事云初苦癯人謂不宜男不必壽然行年七十
有七舉子四人女七人君子曰此仁孝之報也少卿與
子登同舍生又善其子稱子登薄自持而厚倫理畢自
牧而急宗親以退為進以約為豐又曰父任俠而公儒
父輕千金而公子慎一介父喜交遊而公杜門距躍居

恒言以吾之不可學先君子之可其言信有徵矣子登
生嘉靖壬辰二月二日卒萬曆戊申八月二十有八日
元配汪孺人鄭村汪文學大倫女繼劉氏內全女朱氏
懷山女皆金陵人子四人伯之麟卽元龍太學生娶潛
川汪大賓女繼廣陵夏時季女仲之瑗娶王之嬉繼孫
繼志女皆里人叔之麒娶託山程光祿九齡女季之德
娶同里佘文慰女麟瑗德劉出也麒朱出也女七人汪
出者適朱坊徐秉彝同里汪日舒石岡汪國表劉出者
適潭渡許德良叢睦汪重巽朱出者適同里汪太學明
庶王承祜孫男五人麟子壽佛瑗子亮二亮節德子亮

罙其孫女四麟出者二長聘洪文顯子嗣啓其一與殺
出二女俱未字銘曰不祈長生而七十老而傳不殺無
子而有子若孫多且賢曰儉曰慈曰不爲先老氏三寶
具焉夫是以多男有年其友知之曰天安能全公所自
全誠哉是言也人定勝天

高母李宜人墓碑

李宜人者清苑高太保公副室郡丞因母也其父處士
李桂母張碩人宜人早失父母而王母陳字之兒時視
無還立無跛笑不至矧行不踰閾纂組織紝不學而工
里中人聞其賢使媒氏通言王母弗許此豈歸凡夫者

而公業已爲冏卿數舉子不育謀王夫人請以宜人來
助王母大喜此老婦所以愼相攸也王夫人嚴重宜人
事之恭而婉鼓筴播精挫箴治緉井臼烹飪事執其勞
者不以僕卑爲嫌夏汗浹背冬手足皸瘃晏然無怨王
夫人愛之巳而伯子奎生而孱而王夫人取乳抱之宜
人戴星抱衾裯自若也公課伯子嚴夜分不得寢宜人
亦爇脂火執女紅坐其旁戒無欠伸伯子舉京兆公與
王夫人勞宜人非此母不生此子宜人謝不敢當主君
與女君之德也鄙薄微天之幸偶然而巳巳而王夫人
病宜人調食飲視藥物拊摩痾癢扶持卧起坳而哭之

哀朝夕奠如禮
世宗末年禱祠土木歲無虛日公爲司徒經費朝下令
夕告具而北虜東倭數有警軍興百萬焦思紆體持籌
會計宿省中不歸乃以家秉屬宜人井井不爽毫髮其
字仲子坦叔子堦視伯子恩禮優渥公無內顧一意公
家比歸里食指衆戶外屨滿供億能卒辦歲時祭饗若
鄉黨知交吉凶問饋豐約一一當公指生平口不言短
長御子婦嫗煦惟恐傷之瞻察臧獲饑寒或醉飽過差
覆護之不令公聞宗戚鄉里無告者脫簪珥周之自奉
澣濯之衣麤糲之食而巳雅好竺乾家言晨起盥漱焚

香膜拜而誦終其身如一日伯子八上公車不偶欲乞
一官養母宜人不可乃翁神王家非貧何遽謀祿仕乃
巳有女爲徐都護婦宜人素所鍾情卒于睢訃至舉聲
長號擗踊無節淚爲之枯因以患瘍食日減貌日劣遂
卒通國中無男女少老爲之隕涕部使者以下臨祭誄
其懿德甚具伯子既啓王黃二夫人兆而以宜人祔服
除除山西夏縣治行高等擢彰德郡丞凡兩考最勑命
贈母孺人誥命贈母宜人宜人生嘉靖戊子十月十有
五日卒萬曆丙戌十有一月五日年五十有九太保公
七子王夫人劉碩人出者具太保誌中宜人生丈夫子

二人長曰奎即郡丞娶福建左丞陳典女贈宜人繼陝西副使劉敩祖女封宜人次曰臺國子生娶南陽郡倅沈紹代女女子子二人長適徐文衡即都護也次字都御史孫愼子諸生重祥蚤卒孫男子十有三人鈐鉉俱諸生鈐娶參將尹志華女鉉娶諸生許其謙女鑒孝廉娶左史王鈒女繼材官王純臣女鎰鑿俱諸生鎰娶明經孫濟女鑿娶都御史王汝梅女繼材官由容舒女鏊娶陝西副使邢雲路女繼諸生孫重安女鏌諸生娶諸生傅守經女繼諸生張以默女鏘娶孝廉張崇壽女鏸娶郎中孫重光女鍰聘郎中甕幼金女錄鈺鎔俱幼孫

女子三人一適諸生陳居愼一字國子生劉以栢子某一未字曾孫男五人泳聘材官王心傳女澤聘孝廉王思明女浩淳俱幼曾孫女十有六人一適諸生苑從訥子簡一適諸生陳士僑子某一字諸生邵弘圻子某一字明經許爾顯子某餘幼鑒鏨鏊鏌鏸鍰錄鈺鎔奎出也鈐鉉鎰鏘臺出也銘曰司徒太保古大國君內有世婦位次夫人天鸞女士歸我上卿女君之貳於禮不名高公舊德多男多賢美鍾爾躬發祥開先其系維李其產維燕徵蘭絡秀今古同然子爲家督官爲大夫毋以子貴卑不可踰貽厥孫謀五世鳳雛天子申命成吏成圖祭從長公葬從內子存順沒寧於戲備矣小宗之所百世不毀我栽銘詩鍾萬並紀

朱母滕安人墓碑

滕安人者民部郎朱康侯因母也康侯五歲而安人卒卒二十四年始葬葢其尊人方伯公與適母張夫人俱無恙而安人卒于滇殯之東郭葬不得祔公與夫人而康侯方困諸生第號其母曰碩人心慟不忍乃以葬之日吏持三年服而爲祠祠張夫人以滕母祔其必祀張夫人者示不敢忘也不及方伯公者示不敢敵也嘗屬余爲祠堂記記其合于禮以詔示後人久之康侯成進

士爲民部郎贈滕母爲安人而以使事入金陵過余言子鄉者謂母以子貴幸而言中徼
天子一命寵光母氏爲樹石羨道彰君賜爲子其再爲之辭滕之先爲河南人有仕黃州守曰九臯公胥多惠政既遷而黃人泣留之重違其意因家于蘄水之巴河裔孫石潭處士實生安人方伯公成進士則張夫人所舉伯子已九齡而善病夫人憂其終鮮也星家言夫人不利于伯子方伯公心動會有以滕氏女賢告者方沈吟而出使宿巴河夢神語之是人種不可失也公使媒妁通言處士謝曰吾貴人後即壻晉女恥爲媵而其夕

處士夫婦亦夢神連言大好遂以助張夫人之澹五歲
時偕諸姊爲黏竿戲伯兄見而訶止之自是禁足不踰
閫善治女紅既歸善事張夫人得其歡厨中饋炱鮨
醢臡腊脯膊膾客嘗之覺異於昔也夜候夫人寢而後
復其所聞雞聲起矣灑除濯漑褫枷巾拂位置都雅無
不如夫人意所欲出方伯公居南臺則御毋姚恭人以
從而夫人病安人代夫人養恭人而朝莫侍夫人藥餌
飲食口嘗而手奉之秉燭侍榻燭花數炙其面又焚香
叩天願以身代夫人病差而更勞苦之若事我即孝子
不如必有佳兒相報也而安人亦善病乃亟請于公昔

者妾之父母以有幽室數辱之產諭於傅母之敘得承
執衣裳之事敢不重拜亦惟是神之聽之庶幾有豚犬
子奉膝下歡而今若此其更爲廣嗣計公大賢之男子
居寬地行廣塗無以相容相讓至於傾軋況婦人女子
恩怨縈於枕席咫丈之間而能容讓又況在盛年哉於
是如安人者復有李姬而安人身下之方伯公爲守從
公常州當孔道日未出而出日已入而未入安人終夜
不寢以須公歸而瀹苦茗酌醇酒解勞聞獄岸多餓人
時佐公行糜粥活之其誦佛號而祝宜男者與公等從
公治兵金城則奇寒從公佐藩滇中則善療安人意不

欲往而公與夫人非安人食不甘寢不孰卒以安人往
公與黔國事相枝柱恩結歡公無繇而會大比與賢能
歌鹿鳴而饗之仲子往觀黔國憐其娟好知爲公子公
出行縣則爲飾屨雜佩諸玩好可千金叩閽而奉仲子
爲嬉弄具安人叱舍中兒公門禁故嚴是薦賄誰敢者
急其撈澗乃公清白黔國慚吾知不及一少婦朱公之
刑于家可知也已其後部使者薦公書有門絕私交語
公不審所以而門者爲言故公笑謝安人若識過管家
婧遠甚吾令且師若其母賤賤毋少少毋弱弱乎哉黔
國益敬忌公篚篚不及門而第餉家釀公計絕之已甚

非人情受數罌或疑有鴆而安人酹之尋以病卒安人
產仲子兩月而西行蹙鄉手足皸瘃又兩度入滇跋涉
蠻煙菌露中非所願也先是爲酒食犒舍中兒舍中兒
醉飽頓顙謝而安人涕潸潸承睫曰人生非金石豈能
長壽考滇楚懸隔無方縮地衆皆泣下沾襟竊怪其語
不祥疾棘臂仲子而語之有父在安用我爲惟不負朱
公家兒我目不瞑矣其歲隆慶庚午九月二十有五日
距生嘉靖丁酉六月十有四日年財三十有四葬蘄州
之兆二山去張夫人墓一里而近去公墓百二十里而
遠仲子名期昌康侯其字貢才子十二人之一也或蚤

箕裘世或厄窮以死而康侯身名俱泰冠絕一時非此
母不生此子矣在昔趙無恤周顗陶侃崔道固之屬皆
以庶子開國承家垂名竹帛不聞其母行事若何獨周
陶兩母賢差可紀余觀滕安人順于夫子媚于女君孝
于皇姑睦于娣姒宜于家人至却黔國餉一端大有丈
夫節槩而不及見其子亂又輿尸萬里外無祿甚矣然
伯子與公相繼沒朱氏如一髮引千鈞于今昭明有融
永錫祚胤雖假樂之雅何以尚玆其誰假之而令終若
是是宜爲之銘銘曰滕故名家振中葉以復起者一女
子也朱故世家又弱一箇而鶯停鵠峙者小婦之少子

也顯親揚名帝用褒美者賢母之令子也華表峩峩截
筆紀者方伯公通家子也論祠蒸嘗延于宗金石竹帛
垂于史者天聾女士從以孫子也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十三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蹇公行狀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公名達字汝上更字汝循別號理庵先世荆州監利人
也國初祖法興從軍入蜀隸重慶衛屯來鳳山有黑羊
臥其下倏不見因號黑羊溝稍南爲石橋法興子文壽
文壽子思義配于闞闞吳門女習形家言每出入望臥
羊石橋有佳氣購居之思義子綸綸子應權以功授衛
百戶應權子洪洪娶于耿生文學廷相娶于王公王父
母也廷相子來聘舉進士歷官僉事娶于王公父母也

洪以下皆贈如公官母皆一品夫人公兄弟四人伯光
祿丞逵叔茂才遷季萬戶迪宅在郡夫子池旁生公時
有異徵僉憲公以爲似已愛之甚卻而授書書成誦屬
對對成文爲舉子業若宿構而更學爲詩多俊語僉憲
公以妨業禁不許學日奇進確山令許公與僉憲公友
善奇公以女字公是爲許夫人許夫人歸父母課公彌
勤王夫人篝燈績夜午不休公侍側讀亦如之甫冠爲
諸生督學使者丹陽宗伯姜公深器之尋舉鄉試第七
人明年成進士出寧國許公門生卷多不定取舍焚香
告天願得名世之臣而得公公後知之曰天數也皆

資人力以求官職如天何就常調除穎上令邑隷鳳陽而同城千戶所隷河南不相下歲凶盜起以計禽其魁貰其黨六十人而治武弁掠盜者輕徭薄賦貶食省用務穡勸分與學造士崇墉浚隍獎帥諸材官置什器儲偫而時緖肄之不數月而穎大治有中貴人過穎不爲禮詬於中丞曰是黃口兒寧堪吏耶中丞哂之語人此即異所爲當封也以能勝劇移祥符穎上樹碑志去思焉祥符都會罔密事叢令長疲于奔命日不暇給公應之如流訟牒數百千計麻沸不可辨摘一二窾會詰之倉卒莫能對皆頓首自款有大獄累年不決一訊而服

訟簡矣周宗人無萬數富者藏亡納叛禦人郊關之外貧者爲胥隷圉奪負販子一切繩以法相戒無犯而禮其有行誼者使有所矜式三年考最以限年爲祠郎出使鄭邸謝諸餽遺稍遷儀司員外郎明年實授有事南宮禮成而加之以敏日讀書屬文當其研思不復知有旁人高文端爲大宗伯恒屬公視草而廣公不習吏事出爲山東僉事備兵曹濮捕巨盜若而人桴鼓不鳴操三尺不避豪右許夫人請剩以寬獄無冤結者出行縣縣以故事共張邸中許夫人奉公命命家僮辭卻之諸官屬欽其刑于之化焉會南臺傳侍御上書論文端傳

爲公里人疑公與謀省中有言公短者魏少宰持之而孫侍御與其僚訟冤遂出侍御守岳陽左遷公知平定州裁征商過暴者汰里甲溢額者罷租入之奇羨者州有守禦所隷北畿與穎上同公請得受山西監司要束西北山俯闞城中請增高而易以石取歲餉之羨可五百金爲期四年而畢已葺學宮圮者州煥然改觀矣遷皖郡丞兩臺重公句稽簿書平亭獄訟掄才察吏悉委聽受成皖卒反側者遺黨不自安夜常警公推赤心置腹而鎮撫之江防兵離次失伍或與盜通出不意乘片艇巡儌萑苻晏然盜魁華札父居中丞幕下衆無敢問

按縛之置法市井豪盜踞居民間者以次芟夷且盡形家言郡城宜有浮圖首捐俸爲士民倡望之如天柱然皖士科名滋盛其不以遷客自矜抱功修職類如此江陵之不終喪也沈君典嘗爲書貽其子不聽因病免而有諸生譏刺江陵某中丞阿邑致之理并中君典以間公公不可乃已所善惟顏秘書素卒爲清卿三年擢平陽守至則下教勅掾曹毋爲姦利清廐置平出納抑侈僭凡以餉金輸府者如其封達三邊宗人從富人假貸以所得祿償緣手盡出帑以佐祿之不給給必以期有能文者使與諸生游處大起館舍羣茂才異等講業其

中而振其窘寠士爲感奮輯錄清愼勤三事寘座右自
儆授諸官屬訓行焉所部三十五州縣民之情僞吏之
得失一一坐照如身親諸官屬亦朝夕恪共若公儼然臨
之也終公任諸官屬若諸宗人毋以片牘益漿造公庭
者三年入計治行爲郡守最擢山西副使已爲山東督
學蓋江陵與蒲州二相深知之而公舊僉憲時士故習
公文學願以爲師云于是取新奉憲書布學官令誦法
與之更始而所重在尚實行養士氣有生卷殊佳夜夢
婦血淋漓若訴者意必此生所冤死覓而訊之果然坐
如律三年而三試之所奬拔名下士爲公卿臺省方嶽

郡邑著聲績者三十年纚纚相屬也其校試于振識防
嚴密士鎭日無譁而取舍不苟卽被黜詣前問狀指摘
紕繆人爲心折而判則如南山不可移太宰從子試殿
當朴私衣盡華錦公怒太宰方以羔羊素絲之節表正
有司若侈如是吾當爲太宰董正爾杖不貸長安貴人
請謁書遝巡不敢入德王妃頗干政欲得府學堧地爲
子弟治室公持不可王有燕會公亦不赴部使者視學
藩臬迎門外公不從令諸生亦長揖道傍諸生欽其風
範號曰蹇夫子三年擢其省右參政部海右而有詔南
北臺省薦文武具足可折衝禦侮者交章推轂公遂擢

湖廣按察使備兵蘇松余方爲吳越游逄公金閶時徽
寧兵使欽復以公攝簿領山積不移晷而畢燕享筆札
之閒行酒賦詩致足樂也婁江王文肅王弇州與其兩
弟海內有四王之目每向余誦公不容口語具弇州贈
言中尋以僉都御史撫順天銅梁張太保旣定越難爲
薊遼督府請得公來贊之故有是命公延見吏民講求
利害以通州京師左輔庚戌之變王司馬忬始有城後
來埤益者土性不相合爲撤而式廓更新之夷掠我戍
卒戍卒家私以賄贖夷視爲奇貨猛可二酋柤習徼利
無厭墻子路礬水川曹家路黑谷溝數有失亡而酋阿

卜戶寇羅文谷命將禽其黨十八人斬其首亂者四人
酋懼歸所掠卒一百三十五人釋劒振委南聽罪公乃
反所禽而留小酋六人于古北口歲代更夷自是戢復
市賞如故歲侵請蠲請賑又條五事曰寬工作曰放本
色曰便饋餉曰免扣留曰修馬政民德之如解倒懸初
議調南兵近萬人以待戰廩餼倍於北兵十數年來虜
不入而邊城數十里墩臺棋置乃分南兵據臺而守臺
滋多兵滋增公議臺用兵五名十五臺爲把總三十臺
爲千總新臺補兵不補官而諸將冗濫校卒去其太甚
以餉餉新兵諸南兵願歸者聽予之資斧部以爲允覆

上報可南兵營書記稽故支餉之籍而姦人吳公泰造
無所牟利以減餉嗾南兵譟而叩公門公從容開諭兵
頓顙受命而捕吳公泰等以聞梟于市南兵多閩人其
後閩爲臺察者遂螫公朝議南北兵之不平久矣非公
任怨任勞莫之解散不以爲功而以爲罪乎臺察坐謫
三年召爲大理卿而御史甘公士价叙公功給誥命賜
金綺尋擢戸部右侍郎俄轉左改兵部公乞歸省會督
府張公報薊鎭捕虜功復賜金綺公官爲卿貳二親無
恙蜀人榮之尋擢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督
薊遼保定軍務既拜命泣曰余通籍三十年侍親財三

月奈何復勤兵革之事疏辭不允僉事公曰聞之管子
持宗廟社稷者不讓事不廣閒若受國恩厚悉忠不懈
盡能不離在此行也吾僉臬滇粤有兵寄俱不敢多殺
戮寧失司馬中丞意若無枯萬骨博功名公諾遂涖鎭
虜入黃花堡遣將遮虜斬首過當復上疏曰諸邊議戰
議剿以俘馘爲功薊遼則不然西則兀良哈是
二祖所置衞授官而東毛建諸夷所羈縻勿絶者也道
在御之而已疆場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
備焉事至而後戰弘治中用燒荒截殺啓釁嘉隆中誘
御逞二奴爲患往者虜犯遼不窺薊薊稱天險形勢利

便督臣譚綸始議建臺建墻可以固守臣撫薊亦以爲
言顧議論繁多或遞修遞輟或聚修分修或春秋修練
或分班輸修葺舊兼新今虜未蠢動牖戸綢繆此時爲
然臣以爲墻工最急臺次之墩次之他工又次之每年
發卒四萬五千人可修十里先其要害餘以次舉計之
等者也潮河川潘家口桃林口難以修墻則增兵戍守
延綏宣大入衞兵無事贅聚耗餉量春秋警緩急調徹
可省萬金薊鎭屬夷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不虞其合虜
其鈌東虜土蠻耳東虜來必合西虜青把都西虜戀撫
賞宣鎭諸臣可制其命儻東與西連則遼鎭即搗其巢

令還顧守臺軍火器爲尚將軍滅虜虎蹲等砲以五爲
列軸以三眼諸鎗虜至輙發馬不得近萬毋失此長技
南將統南營兵以時練習報傳更籌即雨雪深夜毋得
惰慢哨軍賞加數等哨得實而我有備無患以首虜功
論者夷跡虜驗者亦倍其賞提調守備事權一而昌平
鎭俱守備薊鎭俱提調乃或以提調遷守備非同功一
體之義宜皆爲守備近關邊寨軍多于民者責邊臣十
里以内責有司有警督軍民收保毋爲虜餌河南山東
更番戍卒揭竿爲梃將安用之令具甲冑弓矢宜大兵
將入關應援故有信地紀律申明率守凡十事者爲令

而東西虜犯河東督遼鎮文武臣自鎮虜營以銳師宵
加虜斬二百四十七級而按遼御史胡公克儉言公謫
罪爲功公再疏辭任
上優詔留之科臣鍾公羽正等以吳縣去國公其同榜
中人復行彈射公三疏辭不允先是長昂以停撫賞歲
失二萬六千金糾二虜犯邊撫臣王公致祥鎮臣張公
邦奇報公公屬所部戒嚴未移文征調也而御史林公
祖述謂公張虜勢損國體公復再疏辭不許閱遼事者
省臣侯公先春論功公得給誥以所居官封二世壽命
協理京營戎政而王夫人訃至矣會倭寇朝鮮軍書旁

午强起治事于山東遼海間設斥堠謹偵探而陳備倭
五策分重臣管南兵留班軍儲芻粟預戰艦謂寶坻尹
袁黃有將才請隸幕府日夕治東征甲仗舟楫糒醪摧
秣灌輸不絕所簡精卒會戰於金山揚州諸路戮數百
人其年虜入鎮夷堡授方略斬馘過當公初拜戎政命
則已廉諸文武臣應薦劾者爲疏未發而有母喪例不
報命或謂草泄貽患方大遂上而歸諸官屬之以聘來
者逐毋近轅門而僨帥吳惟忠以餽公爲名斂其下二
百金詭云饋訖明年京察臺省因言公以憂歸而具疏
意在薦賄公亦疏請案問已而諸督撫臣論公功而御

史陳公遇文高公舉衆事皆誣惟吳惟忠一事罪自有
坐于公無與太宰富平孫公御史大夫南昌裵公言公
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極身無二請俟終制召用報可
適薊遼總督缺部推尚書王公世揚侍郎王公基趙公
可懷公居次
上用公公疏辭不允趣之官益濯磨振奮罰不諱强大
賞不昵親近首言標下奇兵歲糧殆四千而以轉移無
常事人司之是以狼牧羊也請設遊擊將軍一人領之
保寧營兵在石匣營協守兵偷安乞改標下　仍令戍
石匣便標下聽用官七十員名增至二百率賈竪厮養

糊口四方之人請如舊數而止分番執事南兵諸匠作
附名標下者以其壯丁守臺而驅其老弱總兵尤繼先
招夷丁日多恐有他虞不得再收十二路守臺兵重戀
[illegible]卒之朘餉者臺兵安土重遷矣修邊之議公去後
[illegible]止無常至是停內地而務衛邊如可固守不必爭高
厚於尺寸禮部以三衛屬夷賜予過濫欲革名數公恐
其觖望生變惟酋故之日襲者有世職無世賞而更易
勑書授之若朶顏酋小歹青馬木二市三年奉約請加
賞公令東西二虜如之而領以道臣毋委諸武弁獐撥
二酋爲寇官兵禦剿之寢其賞額二酋悔罪鑽刀說誓

雷火焚長陵明樓蟲食諸陵松栢大雨水逆行神路石
橋及諸邊墻臺損者過半疏自免以謝災異并乞太僕
十萬金通倉米十萬石以賑罷礦稅釋繫囚賜環諸臣
以言責官守得罪去者又言工部通薊昌遼保餉金八
十餘萬部旣匱竭兵又不能束手就斃請發內帑濟之
不報而密雲城亦毀于雨以標下兩營兵濬河渠築城
斬爲粥食餓者三年報政晉司馬任子太學生已御史
沈公時來論功加太子少保賜飛魚服以十年中招回
人口六萬四千加太子太保復任子公疏辭不允長昂
與東西虜犯界公早爲計虜遁去轉犯遼遼復有功長

昂奪鬼墮馬死而公里人御史與四明稔四明庇之免
計與言四明者謂公因御史通四明用公公兩疏辭不
允薊帥尤繼先收降夷八百公先已策其不宜繼先榆
林人也請調之榆林而未與撫臣涇陽劉公議兵科以
公縱長昂與撫臣立異爲非是公復疏辭不允閹高淮
之播惡遼也公首疏論淮招亡命數百人以寒月行邊
士庶産不及中人者椎牛釃酒以獻小不直意席捲稇
載其家具如洗甚則搒笞雨下暴骨草野父子老弱繫
虜相隨於路每言
上許爲鎮守共威內扶其輔外布藉口入貢從五百騎

悉擐甲持滿次廣渠門遠近震駭進退不請擅行不顧
逆節萌生其歸虐焰必張遼人莫保首領有走虜閼匿
耳無遼且無薊如京師何不報淮致書公謝過以厚幣
爲贄公麾之而所私役遼鎮紅旗馬一千四百薊鎮東
路兵三百九十悉歸官矣淮徵稅遂三萬有奇私賦倍
之竊虜市奪其善馬駑者強勒堡軍以重價購遼人正
營兇亂請亟召淮還京治其羽翼宋希曾輩雷擊天壇
旌竿復論如前不報公方與撫臣議西虜班白二酋連
東虜入犯所以制禦之策而淮忽自疏其按邊調度兵
食指揮諸將矜詡功伐公見之髮竪皆裂疏言內臣不

得預政典兵祖訓炳如日星淮矯制侵官開釁與戎廉
問禁錮庶無養患不報而前屯高領松山廣寧開原諸
兵變作中外洶洶言者章數十百公後先五疏暴其罪
上始從公疏徵淮還京而宋希曾度遼人不容謝病還
廣寧將寘奴酋爲中行說公又疏論淮先檄守臣懸購
兩惡下獄而其黨徐文勝陰結力士奪希曾衆知狀木
石雨下兩惡斃死矣淮之未歸也辱監司郝大猷弟衆
噴而譟甘心于淮淮迫脅主事李如檜刑駡王修行蔽
翼以行公所遣叅將米萬盛李登監淮者至通州二十
里遇淮淮潛居延壽寺闕

上意兩人以君命不敢宿促之入都門公知宋希曾徐
文勝之死也淮必藉爲口實疏言淮贓賂鉅萬皆藏其
家寶坻之龍窩或轉寄京師其黨惡尚數十人并請逮
問淮遂誣奏同知王邦才叅將李獲陽掠其貢物
上遣緹騎逮兩人公三疏爭之不得淮憾永平郡守高
邦佐不爲禮且治其下人誣邦佐爲之周旋始渡灤河
郡倅王修行爲經紀行李無長物兩人與李如檜恥之
公復代爲分疏不報公所糾偏裨將與諸邊監司之以
計典去者部覆部推不下逮按臣亦不下而千戶李英
妄言畿內牧馬草場地可加課二萬金田野嚣然喪樂

生之心公疏力請如水投石不任憂悒而坐淮事益憤
食不下咽臥不帖席疏乞骸骨歸里三日而疽發背猶
草疏傳檄如故爲書與長安薦紳曰民力中乾虜情外
狡兵餉久乏稅使日橫封疆之臣計無復之有死而已
其志足悲矣議者謂淮不去薊遼禍不忍言
上獨采公言去淮人謂其功萬于誅虜焉淮百計撓公
廷推大司寇大司空皆不報初公奔毋喪哀毀垂絕而
重傷僉憲公意與兄弟及子孫破涕承歡司馬趙公中
丞曹公憲使傅公最爲衿契月數過從又使其子與張
工部高郡丞歐陽邯鄲沈劉孝廉諸君締社所分賦詩

及課業時爲僉憲公誦之解頤也先爲王夫人請卹得
旨加祭一壇司空下所司治葬葬龍山之陽以許夫人
祔服竟而僉憲公病沈滯公相起居視藥物自非祭暑
師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或浹辰父卒公年且耆而
躃踊號泣拜稽顙哀慼之至隱也弔者莫不垂涕其卜
鳳凰山以葬有神前定事甚奇語具李宗伯爲僉憲公
狀中叔弟早逝事伯兄如父丘嫂嘗乳哺公仲子伯兄
無子因以仲子爲後伯兄久困諸生爲入貲除光祿丞
而丐四方能言之士稱說之季弟父所愛也累鍾之奉
分與之共而先世重慶衛百戶傳至遴爲再從弟無後

以季弟承之加級爲萬戶葬僉憲公預治冢左右曰異
日父子兄弟魂魄聚于斯也歲時伏臘子孫上觴望二
人墓而拜酹已再拜呼兄嫂奠之而後舉季弟與伯子
匍匐走檀州哀不減於二子守備遴有遺貲千金則以
付從弟茂才遵與其子宗稷宗召從弟茂才選艱於子
爲之置媵從弟進失其養地給之無倦僉憲公欲立家
廟未就公爲專祠屬宗子主之而置祭田若干畝以其
贏振族之居郡者若居江津者僉憲公有所蓄族子割
田贍之毋黨窘而待舉火婚而待六禮沒而待棺斂鬩
而待解搆寃而待昭雪者甚衆嫠婦之黨有妻無子而妒

公去之爲娶名家女舉子許氏如綫之緒延至今弟遐
婦任從一而終任外家爲安居胡中丞僕盜其財以富
無禮於主人執言于當事者正其罪蜀歲饑貽書伯子
悉發廩粟以食隱民里人汪侍御卒京師部署其喪占
護其孤從僉憲公觀察秦中其長爲山西裴公督學爲
羅山尚公三公子弟與郡邑高等生爲文會而令郡邑
吏士第之每以公首公歸應試尚公厚爲禮而䜩之曰
甞倚子他日必爲名臣吾兒亦可望科名懼不令終惟
仲子念之尚公子以進士家居遘奇禍公爲大理得減
死論守平陽裴公已沒存問其家又召其孫麾下累功

得官其于人才特有鑒識丞晼善其理吳璟璟有子壻
謝廷諒覽其文曰必爲名士督學時以于中丞若瀛不
舉第一至與同人爭于卒爲閩人里人若鄒給事之嚮
皆物色稚齒中不可一二數也然絕不爲人居間余入
獨比一歲書疏往返以十數面晤四五語不及私國計
民隱則慷慨盡談無諱檢制僮僕有入公府若聲色加
編戶者雖細不貸服食蔬儉母夫人以吳綾製衣衣公
終身服之無斁也播酋初叛持重幣乞公爲地公撻其
使閉宗泰趙以仁束而詣吏有所親從吏者斥之愧而
逃以債死伯氏奴與播人于仕進市木白郡守行法而

爲當路言酋必反雖然阻兵無衆安忍無親可計取不
必血刃也酋憾公甚既佗蔡江聲言入郡將不利于公
郡人懾竄公佐文武臣城守而以金錢勞登陴者吾爲
大臣恨不手戮賊卽若等逃與守死等耳孰若死守然
賊必亡無懼蓋邢司馬勘酋都中士大夫言酋可無誅
流言士大夫㕍利養惡縻爛此一方公卒不自明先是
太保粵葉公聞之以告申吳縣衆猶未信比酋授首簿
錄其家得所計行賄主名巨細無遺獨公不與少傅魏
李公太保粵葉公學使齊傅公司理汝高公先後聞于
朝朝議嘉其廉正公所繇起家矣播酋平有欲加兵安

酋者極言其不可黔蜀人陰受賜不貲公碩大魁岸美
鬚髯長者尺許聲如洪鐘自少卽有志天下事坐而策
之百不失一如寧夏楚宗之變皆中所料最嚴事漢壽
亭侯每事必告居皖夢侯語之爲我公祖已守平陽解
在部中高淮張甚公請于侯更力陰得濟其請內絺亦
然累世信卟叩之奇驗嘗與聰和至百韻後爲一小令
贈公末云再揮戈薊北重整舊江山驗矣銅梁張公爲
僉憲公同榜鮮所服下惟許公可當艱大由令爲儀郎
謫爲督學爲督撫司馬宮保功名相等埒云公卒萬曆
戊申七月二日城中聞有聲如雷者三有掾夢百人舁

公入雲中呼其從行越三日掾卒距生嘉靖壬寅八月
十有七日得年六十有七當生之日祝
萬壽竟輒杜門謝客以爲常遺命無請卹伯子復却諸
賻以成公清德言者因遼左以地予夷詞連公四年而
兵部以御史吳公崇禮錢公桓蕭公淳論功請
上特爲公任子下宗伯從優給卹與公好學至老不輟
詩文不循一轍而合古法然以功掩奏議二十四卷集
若干卷可窺其政事文學大略焉最公督府斬首生得
虜踰五百他小捷與得夷牛馬器仗諸還我生口若奉
金綺之賞不備載以公不伐功佚其籍也元配許公某

女繼朱某女俱先公卒俱一品夫人子三伯宗伊恩生
娶兵部尚書趙可懷女繼光祿署丞蔣汝龍女仲宗傅
娶御史楊鳴鳳女繼布政劉世賞女俱許出叔宗呂聘
博士江應渠女未行而卒繼聘喻太守某女側室王出
也女四長適兵部左侍郎楊芳子恩生士偉次適右都
御史劉世曾子庠生縝次字御史張似渠子頤南次字
主事張孝子某孫男二以履聘孝廉羅世彥女次以升
俱宗伊出孫女三長宗傅出二三宗伊出俱未字先方
伯同僉憲公成進士同官郎署甚歡甲寅先王父攜余
北上公亦奉其王母行公十三歲余八歲以通家兄弟
過從無間五十年善相摩情相洽也公謬以余爲能文
數爲公子稱說之伯子伊臚列公遺事七十二章事核
而語工不遠數千里過余泣而請曰先君子所號故人
知巳惟先生在耳幸爲先君子狀將丐志若神道碑于
名公卿大夫余不得辭以所睹記質諸仲子所錄合者
詮次如右無敢爲所喜溢美之言也

太僕寺少卿王公行狀

王氏之先山東曲阜人元時有爲德安路總管者曰安
値紅巾亂留家於京山縣東馬耳山四子季曰福四福
四子曰子禮有局幹部署徒衆據縣張良山自衛

高帝義師略郢子禮以衆附授之官不拜而占籍爲京
山縣人子禮子曰思文思文三子伯曰諒諒五子仲曰
伯珍伯珍三子伯曰易叔曰希旦舉進士累官按察司
僉事贈伯珍太理評事易三子季曰大韶贈按察司僉
事娶于陳贈宜人世有處士之行而僉事公兩以儒士
應辟召當得安陸州廩生憚遠遂弃去隱大月山學徒
歸之如雲三子伯曰橋仲曰棠叔曰格字汝化是爲少
泉公與伯同舉進士伯累官左布政使公累官按察司
僉事晉太僕少卿僉事公與宜人皆以公贈也公生弘
治壬戌十月八日骨相奇偉精神端審五歲猶寡言笑

七歲聰識過人一閱必記僉事公授孝經恭質同異縱
橫敏贍八歲僉事公授經歸德蘭若以公從老僧衆春
臺四角正使屬對公應聲曰佛殿兩檐高僧大驚服自
是日誦萬言暗爲略無遺脫爲舉子業才意新拔率爾
執筆亦有奇致十一歲僉事公與陳宜人俱病而語布
政公季兒邵亮必成令器可善教之無何僉事公宜人
相尋卒公哭無常聲無常時面深墨唯泣涕處見其本
質爲布政公寢則接席誦則對案至應休散獨留不起
恆以夜繼日燈燭或不給移書就月寒甚取束藴火稍
爇之烹杯茗佐渴詣微之時卽雷霆不入也已從布政

公游南雍諸先輩鑒識公周旋異常嘉靖元年元配潘
宜人來歸七品散官九德女也公出就試德安德安守
李公重有廉直聲督學使者屬以試事得公文絕愛之
使騎迎入便坐問六籍百家之書承響而對已問漢淮
陰宋鄂國兩將孰優公曰鵬舉哉反復千百言守爲避
席起敬而出見其妻子深相賞好如布衣交已爲縣諸
生督學使者秦許公宗魯高流特譽鮮所服下擊節嘆
與公此吾輩中人以第一人應鄉試登第十一人明年
試南宮學士姚公淶首薦之同事者持不果榜放都下
傳誦公文幾于三都賦其年選庶吉士二十人讀中秘

書公與焉吳袁永之華子潛陸浚明越屠文升秦趙景
仁一時人倫所宗上下倡和文必秦漢詩必唐大曆以
還雅道蔚興館閣體爲一變矣方是時楊文襄張文忠
兩人不相能而諸吉士私議大禮常左文忠文襄請授
諸吉士史臣若臺省官文忠執奏不可公坐是出知永
新縣朋士名素爭意罔罔公退然謝不敏莫非王臣奈
何擇官自效趣命駕行比至而前令胡公亦邑人以他
故未發公舍外館須之已于事而代首原逋稞罷雜徭
檢行饑傷而稟賜之邑桃花洞故盜藪蠶食民田不應
租調復四出抄鹵上官檄公部下戶所兵往討公度兵

貴先聲不在殺戮啓行有爲淫祠以其神嘗道公奮曰
吾方與問罪之師罪莫大於左道惑衆鞭像而毀其祠
盜聞之恐是不畏神寧畏盜弃甲仗持牛酒犒師公慰
遣之按行其窟宅秋毫無犯履畝平賦視民無觭重輕
衆歡然受要束到于今無異議有富人子他人子而後
有子者其人死所子子賂公覬中分遺貲復介長安貴
人爲地公正其罪邑人稟然奉公符如火手無小留而
爲春風堂羣邑士秀者講貫其中如尹宗伯龍觀察十
數輩爲世名臣又遴得節婦賀劉若而人表宅里教化
大行三載考績擢南京戶部主事從游呂文簡先生之

門嘯辭道眞涵泳聖涯踰年改刑部數月擢戶部員外
郎監兌南畿蘇松諸郡而袁永之里居矣婁黨搆誣之
公力爲白巳擢四川僉事取道里門脾病大作再踰年
爲丁酉入蜀則代公者久矣部使者大比士留公爲錄
文以式其冬如京師待除司寇楊公遣予守魯守愚從
學乍爲間人戊戌除河南分巡河北三郡繩貪墨蘇單
弱中枉抑興學校數過崔文敏何文定兩先生考德問
業諸孝廉甯策輩著錄弟子籍河朔爲之響應會
上南狩次衛輝而行宮火火自宮發于外無預而先時
中涓崇撫臣賄速手縶之公排衆而入扼其魁吭數之

曰何物細人當輦下辱大臣衆始戢翼日忽旨內降逮
公及撫按藩臬七人杖而削籍後陞中尉向人道其事
蓋中涓流言熒惑上聽故及於難而公角巾衡門夷然
自暢矣辛丑郡臣請修輿都典制則顧司寇華玉主其
事而公與顏亳州維喬王裕州稚欽載筆皆楚之望也
公所論譔最多書成受金幣之賜乙巳建郊廟大赦復
公章服如故里中從學者數十百人去而爲顯官以文
行名家若劉方伯侃魏進士艮知董郡丞艮卿朱令朝
相馬令政田令登庸夏令崇誠郝廣文承志其著者也
隆慶初朝臣請錄敘耆舊公年六十有七不欲煩以事

特授太僕少卿致仕諸言事得罪京朝官如羅達夫楊
用修贈不過五品惟公等數人由外察晉九列階中憲
以上其聞望殊尤可知已所著詩若文近百卷京山縣
志二十有三卷弱年師古晚節匠心不因循寄人籬下
耳目所接家國憂喜之事播在聲詩大篇短章諷詠虛
室侍兒從旁錄之或有句而無章章成而無草草強半
亡失不問客請公緒正公言吾游戲翰墨且以永日寧
與雕蟲童子鬭健耶嘉隆以來才人若胡元瑞詩藪顧
玄言國雅李時遠詩統余汝成百家詩謝少安詩抄李
于田藝圃江山人風雅公諸體咸入選全篇則高仲武

之間氣殷丹陽之英靈摘句則王融之采柳惲沈約之
錄王筠方諸古人奚翅無愧色哉序公集者若崔仲鳧
顧華玉王元美高伯宗劉正言陳玉叔諸君子盛相推
許越人王夢草吳人方尚贇趙人宋登春負笈載酒虛
往實歸吾邑二百年文獻天授公造草昧矣蚤孤終慕
父母言淚恒并嚴事布政公旣貴且老矣鞠躬屛息不
呼前不前不令去不去布政公意烏猝嗟子孫輒長跽
移日莫敢一言公隨爲長跽謝而布政公甫霽威兄弟
同宦于朝歲時割俸稍相貽曰吾祿不逮父母伯兄吾
父師也一飦能忍忘之郭有盜警公仗劍督家人往禦

盜遮逝布政公沒齊衰三年丘嫂郝夫人方安人執小叔禮甚恭潘宜人象之後先白首協和布政公家子侍御史贈光祿卿宗茂少公十歲有籍咸之契迎之永新郎中談道程藝光祿公日闢所未聞旋登第爲御史憤分宜濁亂朝政露章劾奏實公舊相評議也光祿公沒覆護其子孫與仲兄子孫恩隱周渥宗黨千人錯居四境或不識面公撰日率以展六代墓爲文勒石蹕墓域已置酒大會爲凡授仲子譜其世系有無相通慶弔相問仁讓之風師表百里嘉禾同穎驟見名田中是孝弟之徵也翰林體貴倨年少不無矜尚公布袍浣補菸菜

絶魚不厭徒步往來以爲常所涖官請謁絶路白晝垂簾門階闃寂罷歸吏民憐念送故甚豐堅拒不內居止附身所須無長物也久之子孫爲公經紀而壓產差具態太僕應祥語人王汝化非三寸不律是腹笥五經不堪救饑也食指緐邑屋迫隘諸子出就別第一夕載敝麓數事而去公笑曰張岱分財封置箱中張減隨後改易吾所不如然亦不爲陸賈煩汝曹給人馬十日酒食其清約如此公雖文士而明甄故實練習律令黠吏抱訊牒百數嘗公一覽而盡暴其舞文舞法者若干條吏咋舌斂手同舍郎監貢金公目左右此一鋌覺有異投

之火則贋物也衆駭若神亢村行宮公爲植走馬步地計馬足賦功區段次第不失尺寸郝倅不如約縛而杖之事力數萬人無吳譁失次者其在南雍宸濠犯順將下金陵金陵姦人私與通將吏戒嚴公策安慶城堅守將楊崔輩饒膽略濠難飛渡果如其言施中夷黃中叛楚憲使王公提師征之謁公問計公以桃源夷相譬王公唯唯夷卒降附日者芒屩齋前習行示諸子孫安不忘危循陶公運甓之意也嘉靖初柄臣不悅王文成抨擊紛然公草疏且上同志者尼之是徒爲文成樹敵耳乃已其論湯武放伐有慚德論昭烈取劉璋非過論程

正叔覆冊不宜正襟危坐論羅文毅李文達彈事非孔子親故之道悉本天理人情歸於正直忠厚識者韙之淵源所自得之涇野先生深矣游峨眉遇道人韓飛霞還山遇雪蓑翁領受秘密旁綜服食吐納之術蓬首緩帶屏絶人事跨積寒暑坐榻爲穿以故屢遘危病分必死而迄無恙身長八尺肥白如瓠鬚髯如戟腰帶倍人而步履矯健太和太洪兩山峭峻摩天却杖而登少年瞠乎其後庭無日無客客亦無所不有酬酢談諧觀博弈勝負雖午夜不欠伸風日清美心賞諧會則呼二三子及門人密戚舁籃筍擁輕蓋放浪山水間一彈一詠

與謚而返始雄於飲偶醉小劇勑斷酒不復進年方強
仕無故而投之林壑若塞翁馬海翁鷗得喪浮沉未嘗
關懷
世宗崩遺詔至號哭失聲哀感路人阨窮不憫遺佚不
怨何以尚此布政公之得謝也邑父老為社者九人公
年五十有五以司馬公例入萬曆甲戌為會者五人先
太父南臺公祭酒公七十有三次之壬辰為會者七人
公年九十有一祭酒諸尊宿相踵逝而公巋然獨存楚
臺臣前後以人才薦者章十餘上奉詔存問者至再鄉
禮公大賓財一赴虛席待者四十年卒之前期曰與少

子宗寧揚扢性命之學宗寧辭理清舉公為解頤已聞
周元公父入祀學宮喜而為紀之已夢伏犧有熊二帝
召為九日飲促宗寧視日早暮俄大星隕公遂卒萬曆
乙未九月三日也年九十有四距其成進士之歲七十
年父老傳有形家望靈濟山是當出異人公家其下生
時繼祖母張夢陳宜人手捧二日則公兄弟當之矣齊
武帝有言百年人何可得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然而
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如楮炤所恨抑處士無才能
圖作大老子如沈曇慶奚貴焉某慕鄭莊之為人好稱
說長者奔走四方三十餘年於茲其有琬琰為心玄貲

成采出則龍光處則鴻儀歷五朝垂百年子孫蕃碩龍
鳳虎豹未易優劣下逮曾玄身親見之如公戩穀純嘏
者天下一人而已耄耋必八座三公專使臨視非是與
庶老同竊議古養老禮筵序年德不以官秩為限安車
蒲輪徵公備三老袒割饋食人瑞國華其在斯矣而未
有為言者少卿四品沒有賜祭又以虛位不與壯不顯
庸終不備物是缺事也然公所以不朽安借此乎明興
謚文端者若蕭山魏冢宰洛陽劉少師兩公年踰九十
公位遜而齒德儷之邑縉紳大夫學士倣漢東京清議
諫所以易公名者某謫用兩公謚僉以為允諸子孫復

委某狀公意沈隱庾云謝安石有碑無文緣時乏麗藻
恭何斯人而任斯役先妣嫡夫人為公從女弟亡妻贈
淑人為光祿公仲女為公從女孫有少不誄長之義固
辭不獲悉數公嘉言善行更僕未終第按少子年譜諸
孫筆記述其大略如右金石竹素圖芳撰德以俟夫命
世立言者潘宜人先公五十一年卒繼謝宜人庠生廷
言女也遣兩宜人者有陳孺人張孺人俱先公卒最公
子七人女二人孫七人孫女七人曾孫十有八人曾孫
女七人玄孫四人玄孫女九人晨興乳媼抱諸兒女來
盛以大箕環列几筵公逓摩挲一味之甘分而食之跳

跟蹄笑胥公丹棘青裳也子一曰宗予二曰宗彥三曰
宗教四曰宗休五曰宗寧六曰宗楚七曰宗兗宗教早
卒長女適楊太學暐子叙州府知事廷策次女適唐任
丘縣丞人子鄧州同知應蓮子彥教楚廷策婦潘出也
休寧張出也兗謝出也應蓮婦陳出也宗予廣西藤縣
丞先公卒倜儻瑰瑋治行流聞事公就養無方輿論謚
曰惠孝婦袁引禮舍人章女年八十矣娣姒中首稱壽
母焉子四人曰超曰準曰垣俱太學生曰召茂才公命
爲宗楚後女二人長適魏典膳鵬子奉祀良度次適董
鄒丞良卿子茂才斅垣二女袁出也超準貳室黃出也

召貳室宗出也超婦廖平湖丞亨女子一人應碩女三
人伯適董茂才定之郎斅子仲適景陵邵宗易子茂才
維垣叔適魏茂才準子茂才翼明應碩婦魏郎良度女
有二女一字孫郡丞鳴教子諷一未字準婦楊郎廷策
女子二人應秩婦魏茂才試女應葵未聘女二人長未
字次字潘茂才曙子文燦垣婦朱宣平令朝相女子五
人應巽舉巳酉鄉試應軫應奎應璧俱茂才應箕女二
人長適馬茂才呈極子茂才偶次未字應巽婦廖茂才
潤瑞女有二子一女長子鑾次亶應軫婦謝儒官懋賞
女有二女應奎婦高太學思讓女繼吳茂才天授女應

璧聘唐郡倅堯臣女未二十而多子甫三十而舉孫亦
以垣爲首宗彥嘉靖壬子科舉人先公卒德守寬裕詞
遂梨煥侍公疾能不應試婦秦貢士宗道女貳室李隱
君甯女子一人曰塗茂才先公卒婦楊甌寧丞蔭女子
三人應聘廪生婦廖茂才潤璽女應召茂才婦劉封御
史瑜舉女有二子二女長子玄邑諸生聘董茂才啓女
次子慶未聘公初得玄孫故名之玄長女字屈州守仰
之子子偃次女字胡孝廉機子其煌應揚婦孫監事鳴
和女繼彭太學三省女繼胡茂才宗渭女有二女長字
茂才彭鯤化子孔比次未字宗休茂才含德之厚比於

赤子亦以侍公疾辭不就試學使者高其行誼賜一級
爲儒官後公四年卒婦潘宜人弟處士輅女子一人曰
制萬曆甲午科舉人女一人適潘茂才國修子達與制
同舉須福善者取爲口實焉達今爲成都尹制婦孫鴻
臚鳴謙女繼陳應城茂才邦賓女繼李某少弟中書舍
人維楫女子三人偶亶聘余長男太學嘗易女于亶聘
茂才魏九扈女天亶聘明經孫鳳翥女女三人字某字
某皆某外孫也宗寧茂才經德不回有古人風婦周潮
州通判延祚女子二人郢郢俱未聘側室李氏出女一
人側室陳氏出適李茂才維翰子茂才自實宗楚嘉靖

甲子科舉人先公卒某同社同舉崖檢峻挺而闊覽博
物與仲氏可謂並得公筆婦胡贈太守鈍女未三十夫
喪矢志不更二庭今年六十矣有司屢旌其門子一人
卽召女二人長適廖茂才潤瑜卽亨子次適張尚寶崇
倫子同州同知東召婦馬麟遊令政女子四人應侯茂
才婦潘卽達女應鍾聘劉茂才挺女應列聘胡茂才栻
女應門未聘女二人長適李茂才鍾陽子滋至次未字
宗竟楚典儀先公卒舉止醞藉襟情朗豁婦謝昆明丞
友益女子一人曰赫茂才婦方茂才㘈女子一人應良
女二人長字郝給事敬子千石次未字公卒之八年壬

寅歲十有二月二十有五日葬于歸德山抱丁負癸凡
六十一年而踐宜人同穴之信云

應天府丞孫公配張宜人行狀

吉士孫廷揚遭其父京兆公之喪余往弔之吉士歔泣
言曰孤少而失恃今又奪我先大夫願先生爲狀將求
銘於世之君子使孤二人有聞不沒沒也吉士蓋余所
進士而家大人宦晉則善京兆公嘗舉吉士於鄉以故
知公家世行誼甚著公之先高郵人也始祖禮佐
高皇帝以功授武略將軍詔從太原遂爲太原人禮三
傳爲銘銘生景景生憲公父也以公貴封尚寶司少卿
毋錢爲宜人先是里中人夜夢電光繞孫氏廬怪之旦
日公生里中人持牛酒往賀父亦心自喜爲供具食諸
客甚驩稍長摩挲其頂曰亢吾宗者必此子也父苦爲
士因之商有殷氏者女爲晉王妃故與同商已爭子錢
訟父官王陰庇之嗾當道者逮繫獄公時七歲耳脫身
侍父獄中父素孱弱又病公調護之甚力日夜擗心稽
首爲請一旦之命久之夢一白衣人呼曰汝無恐令汝
父東向坐飲春根水兩盂差矣如其言良然父苦地埤
薄白獄吏向門臥不聽公自往請之繼之以泣獄人無
不欷歔動容者會有乘軒者過傳呼甚寵公從隙中指

之曰彼何爲至此父曰是讀書人耳公卽索書從獄中
讀父因遣從任生學生殷氏黨也公日誦數千百言生
奇之乃更與父驩中丞黃鍾馭下嚴衆莫敢仰視公欲
爲父自理所親難之曰若無往往見困耳無益公曰我
固知之父危若朝露而子以嚴見憚人情乎卽死且不
避遂往長跽遮道而言事黃公目擗之前已聽其言徵
婉篤至了無悸色黃公嘆曰嗟乎安得此寧馨兒左右
咸吐舌異之是時里人張曰祥者有息女甚慧能誦列
女傳諸書曰非孫氏子不可以對吾女遂以字公是爲
張宜人公名繇此愈著而殷氏謀益衰無何

肅皇帝即位父以赦免任先生辭曰予不能爲若子師若子大器未可量也而父困對簿浸削故貧已又稍克則散遣其黨一意督公學張宜人事女紅篝燈火佐之公或委起則斂衽而言曰即不念兒女子布蔬獨不爲尊章地乎公學愈益苦夜分乃寢思有所得輒起筆記之所交游有閎覽博物者質問疑難往復不休里中人日無不見公往來學舍廼公視里中人無有也其篤志如此尚書劉公儲秀爲督學得公文擊節嘆賞不已文日益有名晉人士皆以爲莫及也戊子舉于鄉甲午錢宜人暴卒父屬在外公徒跣號泣聲聞四鄰鄰人驚怪

走視皆泣下頃之母復蘇曰我不起矣第冥司憐而念我令我暫視耳而亟爲治後事公遂部署鄉人某治某某治某經營甫畢而母瞑矣比葬有白兎自穿中出人呼爲白兎冢云丁未舉進士張宜人從之京公慟母不及見也涕下沾襟尋拜襄陽府推官會張宜人病便道還家次日宜人病死矣公單騎往襄襄孔道介羣山中稱難治公家食久素抵掌言天下事至臨事無不裂然高斷者吏以案牘白署字輒揮去日問民疾苦及獄所出入不中情法者以爲常徐文潮童子也爲盜楊世金所誣以敗馬屜爲驗公曰夜分爲盜在得財耳何暇乘

馬且童子安能及此文潮得釋羅錦誣其母與金祥通公曰以子訟母大變也母且老矣執其妻龔訊之則錦與少弟爭地而祥督錦租迫遂服辜龍學居宜城潼口間多不法公下車廉得其情佯不爲問有言者曰是安得有此人龍聞之愈縱公密伺其出禽之立箠死襄人爲之語曰孫公孫公手屠龍襄故有舟梁七十歲費二千金公得其可仍者十五爲新修四十五凡省金十之六又爲議樊城商稅十二事商民便之辛亥考績入會城值漢江溢溺者以澤量公刺舟往救之已見兩漁艇來急呼曰能救一人者與金若干漁人爭相援拯公出

行厨粟爲糜以啖凍餒者所全活數十百人公在襄久政聲藉甚徵入爲給事中時太奄據太倉爲姦利司徒莫敢誰何公疏請令科道官監臨諸奄稍稍斂避矣已復巡視光祿光祿素稱耗費條其冗甚者汰之歲省司農鉅金而奄滋不悅思有以中之矣無何奄杜欽家僮闌出上方物光祿卿馬公捕得劾奏欽欽誣馬公素訕上無人臣禮公上疏極詆欽曰光祿歲用皆民膏脂陛下使廉靜者主之猶恐不勝廼欽監光祿未數年私家之藏動以萬計幸而敗露又持言者短罔上蠹國莫大於此疏奏欽陰爲地廷杖馬死而公落職爲宜川典

史矯矯直聲動中外矣甲寅稍遷寧國推官故事左遷
者不兩事公在職閱月完積案七十餘事頃之以賀
萬壽便歸省念父老不欲行父强之至歸德擢刑部主
事未幾改光祿寺丞左右循故事嘗試之公叱曰汝謂
乃公食言者耶中貴戚里一切燕會俱謝不往門不受
私謁寺人謂風采視前更勁云丁巳遷尚寶少卿尚寶
閒曹任者往往求速化去公日取九邊圖與其僚商確
兵食大計皆鑿鑿可行辛酉遷今官意復不樂往父復
譙讓之曰三載比士重典也兒以老夫故不去如公家
何公即日就道至則長史缺經理內外事咄嗟而辦壬

戌副廷推通政大理少卿都御史者各一竟未用以
內旨罷既歸朝夕侍父備極色養而父殊不樂竟卒蓋
公歸甫踰月也居廬三年足不入公府不問家人生產
時與布衣交杖屨相從不設城府見者依依然不忍去
公居官崇大節黜苛細其在鄉尤以恤困窮為事不求
報也翩翩兩京每與望雲之感得四方珍味必緘致之
其卒也食必薦薦必泣雖祁寒盛暑不輟事繼祖母飲
食必與俱出入必拜歲時伏臘率子弟長跪稱觴今八
十有三矣猶康强如四五十許人待諸弟友愛終身無
疾怨語至捐貲為嚮爵分所居第讓之讀書不求甚記
為詩文不假舊說亦不事雕琢所著有慎君余思三一
子集藏于肖宜人沉靜寡言厭華美而愛朴素事舅姑
孝有不豫則憂形于色姑妐娣姒宗家支屬處以恭讓
事不嚴而肅給僮僕訢訢如也公弟五人飲食衣服無
分爾我冠者謂公室之童者謂公教之五人之興皆其
力也宜人卒公思之不忍爲繼者二十七年公名允中
字伯時號阪泉生正德丙寅十有一月十有六日卒萬
曆元年正月十有三日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年六十有
八宜人生正德丙寅六月十有四日卒嘉靖丁未十有
一月三十日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年四十有二墓在某

子二人長謨太原右衛指揮僉事娶徐氏某女次訓郎
吉士娶潘氏某女女四一適舉人姚孟吉一適郭登高
一適李之暘俱為諸生一尚幼孫女一人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十四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虞城令胡公行狀

萬曆己亥六月十有六日故虞城令心泉胡公卒距其生嘉靖丁酉九月二十有二日年六十有三是時公弟憲副公分部蜀北道而余亦承乏蜀以督木事駐夔門憲副公友愛特甚恐傷其意蓋久之始以訃聞又數月而余與憲副公會閬中每語及涕泗交頤衆不忍視余輒罷坐去今年歲在辛丑余謫居壽春而公之伯子栻書來云卜十有二月二十有七日葬公幹畈孤不文無

能狀先君子又不敢謀之中父以增慟惟是先君子執友莫如使君舍使君誰狀先君子者余乃按栻所陳說崖略叅以生平所睹聞而爲之狀如左方胡氏之先石首人宋末避難徙京山從勝國至今纓緌相屬田廬無二姓門第最稱雄右而爲邑諸生者自淵始淵子思忠以貢爲青田簿思忠子偉正德辛巳進士繇永新令遷知潁州祀名宦偉子五人其季爲西朴公鈍仕壽府典膳累贈中憲大夫敘州府知府娶於黎雲南憲副黎遵訓女弟累贈恭人則公考妣也公名宗淳字師洛別號心泉初娶國子生楊廷夔女繼娶廬州府別駕董孜女

黎恭人貴家女甫勝笄于歸操作如田婦而西朴公倜儻有大志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其督課諸子嚴甚公少沉靜寡言笑鮮造次之華而風神内朗西朴公識其非凡時語黎恭人吾少孤不能就公車業嗣先公而興者必此兒也十九爲邑諸生試率在上第而憲副公顧先舉於鄉歲甲子公兄弟及肅寧令郝惟順高淳令董元顯王孝廉時善兄弟結社城南而余以童子與焉資縣令田徵卿先生爲之長朝夕相切劘甚至久之不無狎戲作輟而公恒以夜分寢雞三號披衣起兄弟自爲師友孜孜如不及社距城百步而遠諸夙夜行者聞佔嗶

聲曰必胡氏兄弟也迹之良然是秋邑舉于鄉者四人而余與公若王時善皆社中人傳爲奇事無何西朴公捐館舍公三上春官不第念父不及食一日祿以爲憾而黎恭人復憂瘁滅乜著公喟然曰仕有時乎爲養昔已失於父寧可再失於母耶且士所貴詎在一第筮仕而得虞城虞城地僻而民好訟頑嚚不友大豪數逋逃椎埋鈔鹵桴鼓徹於四境公微得其主名禽治之吏勒迥卒繕樵櫓嚴警跡修汎命法居有頃夜戶不閉狗生氂訟者務以情理譬曉不爲深文窮致其或當坐決罰之未移時而畢輿人爲之誦曰胡公聽斷食糜財半邑

頻河歲苦河決丙子決更甚公乘堤操畚臿爲然民咒
萬衆胼胝蠢力堤迄無恙明歲大饑公故積穀萬石請
悉發以賑饑而不害所全活鄰國就食者萬口巳劉其
奉稍爲衰城削之憑憑若漆若金巳擇諸生有文學行
誼者處之別館而飲食教誨之得人若都諫楊公東明
者爲時名臣巳葺邑乘徵文獻紀故實垂示來體三年
報政予上考某子甲數以私干公屢咈之而會
上大婚選良家女合法相者其人欲以女應詔公持不
可因大怨望中公蜚語公繇此謝矣向後十餘年余守
大梁行縣至虞城虞城父老子弟就余問公起居叙說

其政理殆古之遺愛也初公謁選人實借憲副公天官
郎難之公以亟養母對郎歎賞兄弟盛年脫屣科名孝
哉可以風矣憲副公別駕檇李黎恭人御魚軒遨游二
子間閱歲而更會念其叔子歸兩家聘問之使不絕于
路甘旨月遞供無何恭人沒公扶服奔還哀而柴毀既
禫公乃屬仲憲副公曰可仕矣屬叔太學公曰可學矣
是二人所待以瞑也以故憲副公敭歷中外廉能聲籍
甚而太學公蔚然爲六館翹楚會數奇不獲售于有司
敎其子機甫弱冠登鄉書明年憲副公入賀以先守叙
州考最贈西朴公如其官黎恭人晉今爵所司具鹵簿

頒五文之誥于墓次公炎暑中率家衆行禮汗與泣並
下沾襟也公子栻曁機俱受業于余才固伯仲機得售
而栻見放意不無小動公踊躍引滿自賀且慰藉栻曰
吾弟也才而坎壈不逢時天其以機奉之且阿翁與若
中父先嘗之不於其身於其子天之祚吾門何彬彬適
均也兄何病兄弟三人自亂卝以迨耆艾無纖芥之嫌
三女弟爲名家婦從昆弟數十人宴會徵逐無虛日娣
姒子姓化之有衣無常主之風焉里居二十許年非公
事不至邑大夫門男課耕女課織夙興夜寐視黎恭人
家政同而蔬食布衣躬先節儉過之從兄守延平與憲

副公同時朱轓五馬並駕蓀驅諸子弟席珍待聘華腴
踵武公意氣無加于昔旁畝日拓閈閎高大要以拮据
力作得之不苟取人一介極爲鄉曲所安邑大夫慕公
行誼禮爲鄉祭酒公以年未及杖朝辭邑大夫身親勸
駕迫而後應酒一再行告不勝而退生平絕聲色諸技
藝之好獨於濁醪妙理有深契而亦善醉無貴賤召必
往流連不能巳尤健噉是以罕疾首蹙額之病病不數
日忽不起余叔弟柱晩稱公從子婿公於之甚至其病
與沒也柱調護醫藥稱娖含殮甚具而從史栻乞狀不
置余念公同席研書是二終

帝三朝矣化爲異物者過半僉憲副公與余在來日無
多往者不追泚筆狀公蓋屢廢而甫具草其紹明先世
則有佳子弟其表章名德則有當世鴻筆之臣在焉公
子男子二人楊出者即栻邑諸生娶眉州別駕王公崇
德女副室蔡出者棫聘涿州別駕張公袞女女子一人
適鳳陽郡丞孫公鳴教子謐早卒男孫二人其焜聘諸
生王公埘女其燿未聘女孫二人一字諸生王公召子
應某一字南溪令王公顒子應曆憲副公名洵太學公
名流墓在邑西十五里負某抱某公家若上世丘壠遠
者隔一牛鳴哭於斯聚族於斯無異輪奐之室也公可

歌於斯矣

文學王公行狀

王氏之先蓋孔子里人也勝國時有爲德安路總管者
值紅巾亂留家京山之馬耳山其子孫以行能見推州
黨因擁衆自衛而會
高皇帝西略楚率部落歸附授之官不拜自馬耳山徙
天王寺傍寺今廢而王氏族日蕃至贍評事公伯珍生
子某公易與僉憲公希且易子四人其季曰某公大韶
大韶有子三人其季曰太僕公格與伯兄方伯公橋同
舉進士選庶吉士坐忤執政出知縣事累官河南僉事
以行宮災被鐫職久之奉詔復故官中外推轂章數十
上至隆慶初錄諸耆舊名德晉太僕少卿九十四而後
卒有子七人早夭者一爲貳尹者一爲孝廉爲茂才者
各二爲典籤者一而諸孫舉孝廉者自幼度始吾楚所
稱才士也其父曰禎石公於七子中第居四太僕方伯
兄弟貲盛皆有子起科目圭組蟬連邑無兩大者其以
茂才遊掖淺帶沒身韞藉標持不忝祖父兄弟甚乃軼
而上之則禎石公一人而已公名宗休字時澤母曰張
孺人張孺人者助太僕公元配潘宜人遴者也嘉靖辛
丑楚中丞顧華玉修興都志開局郡中太僕公方與齊

安王稚欽鄖子顏子木兩先生共事家僮報公生兩先
生舉酒爲壽而字之郢羸不勝衣潘宜人憐愛過于諸
子五歲宜人卒弟處士公輅哭甚哀太僕公哭而語之
曰吾不幸失君姊請以君息女女吾季子夫季子君姊
氏所鍾情也處士敬諾公從旁竊聽更大哭家人莫不
潸然流涕者長通倪恥爲齷齪小禮而善屬文二十補
邑弟子員處士公女來歸而太僕公善病以食指繁諸
子析釜而爨所貽公產纔足自給公偕伉儷率僮僕力
作稍稍治別第斥旁畋所以就養太僕公無方太僕公
病瘵相臥起視湯藥五年不懈疾亟不脫衣冠而侍者

累六月仲兄孝廉亦不欲去左右公從吏之吾請弃諸
生從兄共大人色養耳遂奏記督學使者吳公吳公嘉
其義許之檄下有司褒叙有加等而伯兄自蒼梧歸開
說公爲貲郎公笑曰夫以貲郎自兄如司馬長卿惟兄
能非小子所敢知也太僕公病差出游諸山水名勝所
歷或經月或數百里必以公從邑居坐客月恒滿自薦
紳學士外酒人博徒談優劒俠琴師鼓吏田庚鼎士射
工癱夫日者星家牛醫馬儈擊鞠投壺卜祝緇黃胥史
輿臺之屬一一酬酢盡歡數出致語傾其坐中人太僕
公解頤抵掌忘其病也太僕既早喪兩孝廉于七十而

後又喪其最少子與伯子公之因母與繼潘宜人者謝
比肩因母者陳俱先後卒公出則痛哭入則破涕而取
太僕公驩太僕公杜門不出所以娛耳目口體者窮萬
故太僕公好弈公亦工弈太僕公好聲伎公亦致聲伎
太僕公既弃賓客卽一切謝去擗踊號咷倀倀若無所
之苫凷中恒咨嗟吾與父五十餘年未嘗食頃離今已
矣願得從地下遊一夕忽端坐而瞑公伯兄性嚴重難
事好面折人過獨于公無差互咨議相盩或盛怒不已
諸兄弟子姓窘甚以質公公見爲一粲而解之仲兄孝
廉儒雅恬粹體似晉人婦孺厮賤樂從之遊六弟孝廉

睥睨一世所過人辟易公剤其中而用之不言人短不
爲人居間自謝諸生足未嘗至公府攝敝衣冠徒行里
中不喜見貴人貴人呂鉅車來輒引避之舍人子有外
侮輒自刻責厚謝其人而遣之惡少年遵公城闉嬲之
不置衆弗能忍公泊如也歲時上冢雖風雨不避墓田
冢舍躬自經營家忌擗關不飲酒食肉治居第先營祠
廟別大小宗分祧祔悉準古昔坐臥一小閣灑掃焚香
几案鑪勺都雅精整思先世創業之艱難負劒辟珥以
詔羣從兒女座右置周易老子楞嚴而手書知雄守雌
章比于韋弦之佩蓋深有會云公配潘碩人卽處士女

旁絕勝侍與碩人白首相莊尺布斗粟悉碩人手畫一
無所問至折券弃責匡困貸無公意有鄉碩人輒順承
不違也所舉子一人曰制幼度其字女一人婿曰孝廉
潘達並恣柔愛之道而以身爲師時術顧化其教兒必
先秦兩漢諸家言不令襲博士口吻六七歲時取太僕
公詩口授之次及漢魏六朝盛唐諸家詩能成誦者千
餘篇舉孝廉遊金陵金閶吳興淮南歸問所過名山川
及所知交聽之無倦以當臥遊先方伯公善公之爲人
每語太僕公君家季子貌不勝衣言不出口而料事奇
中有君子長者之行遂以仲氏女字制未行而天制後

娶于孫爲與容鳴謙女亦卒繼娶于陳爲應城文學某
女子婿才兩人一歲並舉于鄉邑人嘖嘖以爲善報公
生于嘉靖辛丑二月二十有三日卒于萬曆戊戌九月
二十有七日年五十有八甫毋太僕公三年之喪葬
以某年某月某日夫太僕公墓百武而近余於公爲子
婿行而最晚合公不以余無似使幼度受學一日從酒
所道漢淮陰侯事公纚纚舉馬班列傳及輓近世傳奇
按之不失一字余憮然自廢王氏乃復有汝南藍田其
人矣既久與處覘其他神解稱是公卒之月三黨之戚
四封之內臨哭者無慮日余及里中賢豪考依古義謚

之曰貞宣而適有蜀之役幼度屬余狀其行事卒卒不
具備世有能門公不虛美者知小子汗不阿私其所好
其采而傳之

文學汪次公行狀

慶曆閒左司馬汪伯玉先生文名天下而二仲佐之二
仲者仲淹司馬毋弟也仲嘉司馬叔父仲子也仲嘉在
從兄弟行居三而人以其比德司馬皆呼爲仲汪氏族
新安無兩大所在人以千萬計而千秋里以司馬兄弟
最著仲嘉父任俠不侵爲然諾振遠貧窮有存亡繼絕
之義人所稱羅山公者也毋祖孺人禱靈金山而生仲
嘉小字之討少好讀書及名家墨蹟諸文房物日陳案
上以爲娛曰先民與刑在焉非玩好嚣華之美也十四
善詩司馬奇之他日吾難爲兄毋卒哭而毀遂病瘵瘥
父慰之曰兒毋念兒望早有樹兒乃欲滅性乎杖而起
同仲淹學啓居食息無一不同二仲名自此始已爲邑
諸生舍之入國學凡五入省闈不第而父卒輒罷舉子
業司馬及所知不可謝曰學干祿以養親也親不待即
祿奚益益攻六籍諸子史漢魏六朝三唐詩賦爲學精
熟所問非一師也而通敏人事練於世故嘗以通家謁
陸太宰不即省見貽書誚其拒客即命駕歸太宰讀其

書驚曰此高士不可失亟造門拜謝過再拜定交曰昔
者外太父陶公不謁人都玄敬稱之吳文定文定大儒
優士屬玄敬致殷勤比往見閽人不納爲書讓文定文
定亟來拜公節與外太父等而文過之吾所以後先八
拜公蓋文定例也因相友善通人聞者日過從以得一
顧爲重渡江忽暴風雨舟幾覆謂舟人可縱風所如須
臾至和州艤岸豎子負裝入關關吏異其狀詰何稽故
之遇奪豁釜於涂以白州守閔李君李君問其名知爲
仲嘉此吾所服慕有年者也躧履出郊勞曰聞先生君
聞古人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不自意微靈風伯辱先

生玉趾之至于斯也迎入邸避寢舍舍之賓饗如上客而加之以宴好稱詩譚藝歡若平生州人驚怪閽吏恐叩頭請罪公和其顏色曰嘻若職在譏非常何罪之有且吾非若安得見州大夫而更語李君善視之久之別去李君備輿隸廐傳而厚資之金幣謝不受太學生見國子先生郎不同時稱弟子仲嘉獨具賓主禮司成劉公召使復次可得官以耀之艴然不悅曰貲郎詘節卑體何足美七尺之軀孰若爲國子先生長揖客劉公愧知仲嘉淺也中人劉朝用雅好文墨欲交歡仲嘉仲嘉以出亡辭已而來新安治廾羣不逞相扇而起發取市

物百賈震動令下掘富人家或徙其數百年居第薦賄無厭相牒入獄羣小誧辱婺源余太僕家鄉大夫及郡邑長吏計無所出以語仲嘉仲嘉曰吾當以三寸舌折之及門門者不爲通仲嘉直前入朝用日攝之左右用是迺公卿者所欲見汪先生也朝用起而延之坐曰丈人芒然遠至於此仲嘉厲聲曰爲公解紛耳何得以目皮相恐朝用愕問故因言
上命公榷稅不命殺人今且殺及薦紳四面内望以太僕爲口實衆庶成強增積如山將刺刃公腹中不然羣走闕下上書以血濺玉階石

上之所以收公禍豈小哉請亟釋太僕則薦紳安薦紳安則郡邑安郡邑安則民可定也不佞爲公安此朝用俛而曰諾今固且圖之遽還金陵事遂寢先是朝用以千人圍黄太學立朝家立朝司馬婿也亦得免于難人方仲嘉如曾仲連一矢而聊城獲全爲氣節者皆歸慕之守沈公楊公令錢公方公張公鄭公就而問政展意無所依違諸公稱善以次貫行客游諸公必謁仲嘉仲嘉除館授餐所費與郡邑等或屬白事度其事可行則成之不則否以故游客無開罪於鄉人而諸公亦不以客故損名乃仲嘉則坐客趨窘矣鄉太僕孚如門無雜

賓一見把臂入林贈之詩期與締社詩成之明日卒盖絶筆也士林盛傳之仲嘉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日盥濯以十數計櫛髮以千計拂拭書籍几席以百計所居必灑掃無纖塵唾不及地雖千里遠遊一昔假館亦如是所儲圖史法書名畫彝鼎諸文房用物悉前朝所遺位置都雅與同好焚香啜茗評校品第授簡賦詩已乃行酒豐腆精好徵歌會舞必樂府少年好手客意味所投或究苦失職傾橐以贈或舉所珍付質庫應之緇黄行乞曲爲處分四方之人與其鄉郡冀幸仲嘉一言爲光寵金幣羔鴈充閭累案然卒不償費也客雜進

經所拒而中有鑒裁李姚安與僧達觀吟曰名聲如日月其門如市仲嘉避不見是夫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乍聽令人詫傺察之詭正非常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二人後皆及禍楚有夏某者多大人游請師事仲嘉仲嘉不納後以雲間康季修蜀張侍御淮陰王大將軍爲先容遠之如初日久當自知其人後果敗大將軍歎曰昔郭林宗知黃允謝甄陸遜知楊竺汪君何讓焉庶母舉伯兄道坦而後母莊孺人舉弟道耆道耆卒其婦以死殉仲嘉方試京兆聞之亟還而羅山公以哭子婦慟病矣焚香叩北斗請代死三月不解衣而侍父以其適子

私授千金業悉推與兄弟通國賤石以上皆道其孝事司馬甲恭如子然時進規仲淹剛毅多酒過調劑更備怨家吳花吳玄秉仲淹卒謀取其嬖姬百端鬩說縣令嫁有期仲嘉以死爭不許縣令高其誼從之尤善司馬仲子無競每語及流涕不勝情于諸姑姊衣食饑寒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爲棺殮勞倈畢葬十三世祖仁高公墓居人程佳等盜葬其間司馬訟之三十年叔父比部侍御父子繼之不決訟宋侍御所丐有力者道地令宗衆暴棺滴血以難之郡邑皆愕曰千年枯骨有無安可知客語仲嘉可無對簿仲嘉疾言爲人後者有不挫祖考難而安處乎佳度仲嘉不出可指爲理曲既出郡邑大怒呼佳扣其墓佳迫窘不知所爲仲嘉曰人各有祖吾安吾祖足矣而令人祖暴骨可乎墓得無扣佳更德仲嘉自遷墓求成與盟而罷孫祖登未離襁褓鄭遷以孫女字之登有惡疾女及笄使媒妁言孫病不可婚久待無益無故而寡君之女不仁登卒廢而鄭女有歸感可知已配羅孺人卒執喪哀不置文衣之勝曰吾不忍負吾婦令德人有父子兄弟相夷法語巽語動其至情聽者悔悟如初有恩于人不自言所受恩終身不忘獎稱人之善不啻口出宗重身尊質成者或望廬

而返或懼爲所知張劉兩縣令嶽嶽不可干鄉飲酒禮禮爲大賓聘修邑乘固辭不赴佳辰暇日杖履逍遙於前溪松石間望之若仙遊焉弔王弇州公見兩屏遺言歸語司馬朝聞道夕可死何乃剌剌身後事不置司馬歎曰弟能出世矣後侍司馬病數有以叩會之司馬首肯語其子若父其至人乎非特魯仲連也大將軍王公迎入嶺南因遊匡廬彭蠡覽五羊羅浮諸勝歸而病肺啓居食息自如明年七十終日不釋卷第不作書初夏爲潘景升草亘史序已賦律詩一章云隨照或能參道念强持終自失眞心千金難買延年術古德誰能直至

今越三日語諸子病殆不自濟無厚斂無造下里僞物惟無負諸知交責已命子按脉得毋散乎曰如初沐浴竟體跏趺坐而瞑嘗從司馬肇林與高僧談無生之指多所領悟故臨終不亂如此先三日西北隅隕星如斗或曰此少微也宗人鄉人哭臨咽路有四人者泣曰哲人萎矣將安所仗徙宅而去仲嘉父母慈兄弟友婦順子孝內外賓服寬樂令終人倫之美其所遘會雖司馬未能過也遺文小山樓稿百卷本原六經而班馬及唐宋諸大家出入上下書法晉人世自有知者天下稱詞人游客吳越間不勝數然所持操悖謬襲陳言以博名

樹私交以營利廉恥貿亂爲世詬病如仲嘉者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可謂萬人之雋豈直百夫之特已哉族兄明經道暄以馴謹師一鄉從弟道弘義俠聞於四遠仲嘉於之尤至兩人來訃辭旨甚哀已謂不佞交仲嘉三十餘年知最深俾無虞無極兩孤詮次行事請余爲狀余方與道弘祝仲嘉使未行而忽然失我良朋令人不耐生搦管陳狀覺掛漏未盡無一浮誇語也史有列傳志有鄉賢微斯人孰與歸仲嘉名道會生嘉靖甲辰十有一月三日卒萬曆癸丑八月一日四子伯無咎仲無虞叔無極季無過伯季先卒極爲道者後無咎娶徐啓蓮女無虞娶吳時英女無極娶潘之恒女無過娶梅酒女長季婦亦卒三女長適吳應藩次適吳學思次適方應儀孫六人祖登祖襄無咎出祖越祖高祖茂無虞出祖修無極出襄娶吳應曙女亦先卒越娶吳正倫女高娶黃自全女餘未聘孫女二虞出者字鄭三省子其極出者未字曾孫女三襄出二越出一俱未字外孫五人吳淑文淑武次女出方民式民儀少女出無過事父以孝聞仲嘉爲詩哭之今虞極亦能爲孺子慕者也

文學汪長公行狀

新安越國汪公之裔蕃盛于東南爲最余所知交卿大

夫士若布衣賢豪指不勝僂踰五十年而耆宿僅若向晨星人言後來之彥有四龍四龍者伯虞龍仲見龍叔人龍季猶龍蓋同產也而伯仲已先卒獨見叔季標鮮穆少足副時談與之游處有苧縞之歡客謂恨使君不見伯讓耳伯讓者虞龍字也父太學宗時母鮑孺人少而神氣儁爽敏于見聞父授書乙其處輒請益曰我饒爲之覆誦果不忘父喜若假其年必爲偉器少長治舉子業造次所成豐贍雋永郡邑試皆舉首遂爲諸生太僕畢公理郡校兩庠生亟取之督學使者陳公置第四人母氏欲其速成也令入太學而陳公復校士新安評

無伯讓名令銓公曰其故陳公曰此子固芥拾一第何
用銓刀爲亟召來慰藉之若當食廩久需次取其公移
從廩例所以旌也夫太學郡邑學士賓興等耳勖哉自
後凡四入京兆試癸卯丙午幾得而復遺其學不替初
志太學諸生推服之生平事親敬愛而致文父有外侮
不可堪瓊譬而婉劑之曰詧以相忍爲國乃能久存而
況白屋之士乎卒之解媾而父深思其言吾得此子無
後患大璫囷奔鹽筴諸賈人有牴牾者三木囊頭諸賈
人恐嫁之伯讓父是必以十萬方貫伯讓在留京聞之
一日而馳至維揚謁郡守涕泣請命郡守避席而勞苦

之而才士而父善人亦見厄耶力言于璫而免之其後
里少年倚璫蹈籍一郡及他璫乘間起覬求無度父墨
墨不自得伯讓諫曰阿堵物去來何常孰與吾身親投
守犬以骨則可止吠吾姑啗之飽所慾掉尾去耳父從
其計今所存六監執照其左驗也而譏口呶呶伯讓父
子爲璫作使豈不冤哉諸弟以伯讓家督不惜傾橐脫
父于難歡然唯命而伯讓益率諸弟力學吾聞黃金滿
籯不如教子一經雪父恥光復舊物舍此何之矣兄弟
相師友同苦樂終其身如一日伯讓于婦潘有琴瑟靜
好雞鳴儆戒之風而婦亦睦其後先諸姑伯姊自伯讓

王父三兄弟世溫厚五服之外其貲不億有寧于氏非
若朝夕者隨所有佽之必成事乃已門客洪某行年及
艾而鰥爲之納婦踰年生一子而夫婦時詔之曰汪長
公若父也沒世不可忘或有貸而不能償他日遭于路
其人赧而走避伯讓揖而前吾與若有總角之好而以
是薄物細故介介于懷是吾重利而薄友不足取信若
也款語移日乃去嘗攜其子讀書留京之皇姑庵見道
殣彌望爲言于祝給諫朱侍御汪儀曹曰禮月令掩骼
埋胔則有司存吾逢掖生何敢任德顧不勝區區惻隱
之心願效藥梩之役三公幸甚爲市槥櫝瘞之凡四千

具而嬴而以錢傭諸貧者使舁而掘坎復土焉所濟亦
復數千人伯讓之卒于留京也其所瘞死人處有光如
燈照其靈牀三夜而將聞號泣聲觀者異之謂鬼有靈
響云伯讓才藻煥發而沈靜有檢局聲笑不輕發薦紳
大人折節下交然無所婉媚直以真率勝人多多許道
逢馬卒牛醫家居御僮僕于指煦嫗溫爽而事有不平
義形于色排患解紛不爲勢詘沒而君子惜之小人思
之其父黨語及猶潸然隕涕也伯讓生以某年某月某
日卒以某年某月某日年三十有六婦某公女子八人
長從窻太學生娶內史許立功女文穆公女孫次泰階

亦太學生娶太學吳湛女次泰寵娶某曹某女監官武夫周女孫泰庚聘某許某女州牧天叙女孫次泰京次泰和次泰元次泰維幼未聘女三人長適某黄某太學生某子餘未字孫男六人嗣榮嗣顯嗣昌嗣彦嗣俊嗣奇彦以上與女憲出也俊以下寗出也伯讓早舉子而多然教以義方不納于邪從憲深中夙敏有父風奉書乞狀而其叔父申之曰傷哉伯氏二人之孝子也三人之哲兄也三黨之仁人也八子之嚴君也交游之義士也藝林之茂才也而六不收于鄉閭不無小望素強無疾疾二日遂不起諸孤穉不能名其父諸弟稚能名之

不能文之以行遠敢徼惠于使君不佞少治詩見詩所祝頌必先以多子孫裕後昆錫胤祚不一而足伯讓三十有六而其子遂與高陽高辛氏等此非古之王侯將相所深冀願而不可必得者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憾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以應之天伯讓所取盈矣寧復能得志于年與位也身所不盡貽之來體殆未可量要以伯讓浮英華而沉道德有不待位而顯不待年而永者則通儒良史有華衰之筆在焉是爲狀

金仲子暨配孫孺人行狀

金氏肇姓或曰少昊金天氏或曰漢日磾世遠不可詳矣其有據者宋光祿大夫忠順公家潛阜十傳生瓚公瓚公生獬公獬公生道生公道生公四子伯仲嫡其女人出也如安人者某舉叔季仲爲少塘公泮字一爵年十五治舉子業時家具寖廢矣公奮曰大人所以名我字我欲我爲青青子衿耳然而泮宮黌舍之中白首無成不免凍餒者何限奏貍首射侯不當强弩趨發吾寧能坐槁耶遂從父賈金斗多知善諜察時宜物情應之屢中又闊達有大度不競錐刀之末市人趨之如流水所獲倍蓰他賈居頃之遂致巨萬而與諸兄弟均之父喜若大有造于金氏濡須舊業用酬若勞謝弗受酌其

居之直以授諸兄弟而後託處焉聞父病一日走三百里歸而延醫治之病遂除久之父卒以父命出不及訣慟不欲生形容羸劣面目黧黑崔九行孝風吹欲倒矣兩弟少爲之經營其業息倍稱還而歸之一無所私而未嘗有貴功之色爲弟入貲游太學拜大官丞同知郴州少弟亦受爵焉戊子歲凶死徙彌地踵道出粟賑之活千人州大夫聞而造門義者衆庶之所高也以白漕府劂其居尚義宗人廟祀豚肩不掩豆慼然改容吾輩刺肥擊鮮而儉于先人神其不吐之乎自是犧牲必肥腯者以爲常族父英族弟佛祖皆字其孤如己子而更

以千金授佛祖子使濡餘潤外舅屢空而老復無子衣食其家衆語其子即我身後無忘也歲所棺斂死喪殯薶暴露周䘏困乏若焚不能償責之劵不悉數治佛寺道靖除道成梁盖鄉與江北功倂半里中石橋以水圮更新之彌爲弘鉅建亭稱是千里內外誦義無窮有昏莫叩門者主人弗納問其姓名曰吾金少塘支屬也主人曰金公家當無敗類止之宿而飲食之明日予之騎以行其爲人所嚮服如此居平樂親賢士大夫而恥爲纖趍周容聞讀書聲輒屬耳聽之喜而忘倦識汪材仲孝廉于諸生時禮爲三子師申之以婚姻三子皆通經

術有美才姚氏倩亦太學上舍生矣諸賈人推公祭酒公雖飲人以和而人嚴事之平忿解紛無不唯命家素封食克虛衣禦寒而止惟賓祭必豐以貲授禮部儒士大司徒李公爲郎重之賜其父高年爵而顏其堂雙壽晩年罷遣諸侍兒屛切嗜好邑大夫以鄉飲賓賓公不往病革夢金甲神來周旋左右患食不下夢冠弁垂纓絡如大士者命一兒䘏勿其咽遂能食適門外僧雛比丘與夢合因鑄像事之里人盛傳其事初娶于鄭早卒繼以厚村孫玄應公女其母詹生孺人而有淑姿不輕字孫公見公有丈夫槩曰是吾快婿遂締婚事尊章無儀容操井臼舂揉莞蒲釜庾之事咸有倫脊公十九於外以孺人無內顧性善容字媵女如己女已自舉子視之無異娣姒五人相好無幾微見顏色婚姻里婦咸宜之雖甚愛其子而督學則嚴爲塾師致餉若款客有加禮侍公疾三月衣不假寐夜禱于神以身代富家媼翡翠珠璣落莫連飾獨安綦縞毋作法于奢老身長子執勞煩微三十餘年如一日不喜聞人過聞亦不爲人口言御家衆晌煦如也好周人困厄與公等病棘子問治命曰善事而父父母之下莫親於兄弟諺言桃花千樹集衆故也萁豆同根莫相煎也遂卒公卒萬曆丁未九

月二十有一日距生嘉靖壬寅十有二月三日年六十有六孺人卒萬曆癸卯五月十有九日距生嘉靖庚戌五月二十有七日年五十有四子四人伯文煇太學生娶景州守程公邦達女仲文佳太學生娶朱君濱女繼娶程君贊女叔文衡太學生娶永平郡丞范公椿子煜女季文郁娶武平尹孫公慶說女女五人一適太學生程元旭一適范仲圻一適汪某一適太學生孫象賢一適程廷陞孫男十有一人懷德懷勤懷慶懷鵬懷仁懷瑞懷葵懷功懷忠懷某懷某孫女十有二人所婚嫁皆名族余所知交金氏士人數十輩雅誦公父子賢煇佳

從余游舉體無常人事藍田丹穴所產應爾因次其二
人行事而乞余爲狀如右以俟夫椽管字哀者采焉

黃母熊宜人行狀

往余游梁則令藩伯黃公方爲陪京侍御史數上書闊
切大計入座有負時望者亦在彈事中其長以不白副
封相持至廷爭卒無如何而擢僉廣東按察事蓋遠之
也于時薦紳想望丰采惜其不久居言路乃復謝病免
則疑爲不樂外補久之知以母熊宜人故宜人南昌蟂
溪里人也父處士雪梅公某母章媪媪先時數舉子不
育其冝婦夢神衣緋而挾一逢掖少年詣處士公廡謂

且生男已舉宜人問之占夢者詩大雅有之釐以女士
是女也而士行必爲名士婦且爲名士母環蟂溪而居
者其人率耕農不習衣冠文物獨處士公緣絺以儒雅
宜人肖之俔靜有禮法處士公絕憐愛難其對久而得
黃贈公是雖貧必不爲人下遂以宜人來歸無何贈公
遭父喪泣而號傷哉貧也無以爲殮宜人慰藉之有不
腆奩資在君何傷事更辦治贈公母老矣伯氏賈折閱
叔氏力田不逢年贈公復泣而號傷哉貧也無以爲養
宜人慰藉之有妾在君何傷身先操作爲家衆先昧爽
而余游務而罷聘察姑飲啖臥起寒煖痾癢非所楷揉

烹飪不食非所織紝浣濯不服姑乃大安贈公不問家
人產日受詩楊孝子塾中以宜人寬內顧而宜人養姑
之餘餽餉必腆處士公夫婦時有所貺遺爲置田數畝
已贈公補邑諸生處士公則率其家子弟來從學月奉
所入差不薄姑愛少子宜人因以所受父田白姑請畀
叔氏贈公與伯兄亦各捐資斧束修授之出入一無所
問叔氏復不逢年又不能與時逐資耗廢而宜人所受
父田遂爲子錢家物他可知已兄弟窶滋甚姑大恚兒
貧固當獨柰何失仲子婦產宜人起謝自婦入門見諸
舅衣無常主家無常子是區區者而何惜焉處士公一

日詰宜人吾與若田何在而食貧若是宜人對曰兒不
敢私大人之惠與婿共之婿所重在母弟兒所重在婿
田之得失兒何知兒幸有豚犬子年十有二矣父子以
筆舌耕大人幸無憂處士公異其言是識量遠勝我歲
除宜人治酒爲姑壽諸子姓咸集收責者噪于門姑愀
然罷酒宜人更爲愉色好語寬解之而還顧其室如懸
磬日不能人再食宜人恒空腹以哺藩伯兄弟遣之從
贈公門下士相師友歸則置槃案于側使誦所受書不
中宵不令罷久之藩伯亦爲諸生又七年而登賢能書
有司所共道里賁稍羨將謀復所受處士公田宜人亟

計之當如叔父何而是時三家業已析箸姑終不忍於叔子夫婦俾就宜人同釜而爨尺布斗粟無私當以身下之叔姒益敬事宜人而姑益稱仲婦賢是宜有令子居頃之姑寢疾宜人嘗藥物相啓居籲天以身代卒不起則語藩伯若太母雖老耄居三之一不及若祿養附於身若棺者敢不盡力藩伯敬諾宜人哭無常時極哀一蔬一菓必薦然後嘗四十年無易也藩伯七上公車不第宜人喟然曰若不聞三釜之祿喜逮親者耶俟河之淸人壽幾何獨不爲若父地藩伯私念贈公善攝生不以趨蹶動氣不以厲聲色加人而又少壯無恙獨

宜人劬勞善病將無自道耶謁選人得樂淸令使使迎養贈公者三卒不應宜人亦不勸駕藩伯竊怪之踰年而贈公卒宜人治喪視舅姑喪時豐矣自藩伯之官而孺人私預凶事止贈公無入樂淸得正襟牖下其先見而能哉以成夫婦父子之義如此藩伯免喪依依毋膝下不欲去宜人復治裝趣之行若爲郎爲百里長貴矣若父以士葬其謂之何藩伯是以有壽昌除旋以能經營劇移湘陰凡三爲令治行在高等三載奏績贈贈公如其官宜人爲太孺人宜人慟贈公不及見也哭而仆地急走醫療之始蘇歲時服命服拜先靈即不復御毋

宴會輒流涕橫集而當除夕更悲吾哀往者先姑此夕闔妝貢而不堪其憂也今何能甘食藩伯三仕宜人皆不就養既爲侍御史在陪京道里非遠官舫安穩屬諸弟迎宜人宜人卒不往而自喪贈公後喪子若孫若孫女者各一人創鉅憂深匕箸日損遇寄聲藩伯兒且休矣屬有巡倉之役將事畢先遣其室還而後請告而會以前彈事忤當事者指或謂是將以去就爭而僉憲之命下矣故事臺省外補在春秋中月藩伯以歲十二月其故可推也歸而宜人迎門相勞孰使我病而無憂子行役孰使子拜官而得以其間視毋病當事者有德于

吾毋子哀甚而宜人病色彌深藩伯上書乞休宜人僂指計其報聞之期曰吾不待矣顧諸子吾後若父十年而始地下遊得以御史白簡向若父共讀之幸甚夫孝弟爲仁之本天之所胙未有不由此者而曹引之無替猶我在也已命取心經焚之而卒卒之日內外宗男女哭失聲既成服通國士大夫諸臺使藩臬郡邑門生故吏素車白馬生芻炙絮爲誄以章德爲些以告哀者無虛日豫章人以爲美談藩伯里居七年南北臺省交章薦除故官河南則潞邸在部中數爲微行禍且不測奏記兩臺以聞

上遣中涓治邸中諸内外臣不能匡輔者王亦自引過
而藩伯復解組歸矣先是宜人以形家言贍公居地纔
容棺不宜附宜更卜勿遠渡江歷年而後得東郭之大
沈橋以葬龍穴沙水于法皆吉又五年而藩伯復起家
湖廣值
上建　儲行慶贈公加爵爲僉事宜人晉今稱云宜人
生正德壬申十月二十有五日卒萬曆庚寅七月一日
年七十有九葬以庚子正月某日舉丈夫子四人孫十
人曾孫九人子伯仁榮卽藩伯娶于魏累封宜人仲仁
華娶于陶叔仁富娶于萬季仁貴娶于諶孫曰蔚曰茂

曰蕉曰芥曰蓑曰藻曰萃曰芷曰蒞蔚華出也茂蕉蓑
榮出也皆諸生食廩矣蔚娶于鄧茂娶于戴蕉娶于魏
芥娶于傅蓑娶于陳藻娶于羅萃娶于陳未聘者二人
曾孫曰維城曰維垣曰維藩曰維屏曰維楩曰維昕曰
維楨曰維棟城聘于游垣聘于劉藩聘于謝未聘者六
人孫女三人吳良翰謝維圻劉仕勛其婿也曾孫女五
人長字萬某餘皆幼宜人以田家女爲士人婦攻苦食
淡人情或不免隕穫而能相夫爲孝子爲弟弟教子爲
廉吏爲直臣婦順母儀純終領闔圖史所載夫何讓焉
至貴而爲命婦壽而躋大耋多賢男子繼之以曾孫天

報宜人可謂純嘏矣是宜表章以風來者不佞辱藩伯
公知狀其行實大都如右名世君子片言華袞尚考鏡
於斯云

許母汪太宜人行狀

許文穆公爲翰林抗言柄臣不終喪非禮柄臣銜之以
星變計吏斥諸諍臣公方侍
上日講徙南司成去既爲相與同官爭　儲議罷歸居
恒傷二親不逮祿養孺慕無已時飲酒以小巵酌不滿
曰先人遺戒每燕優人奏伎至父子間流涕歔欷不勝
情余承乏史官從公後八年悉其節孝大致家修而朝

用之其家若仲公之偶許太宜人以節孝名信有自哉
太宜人汪氏歙叢睦里人唐越國裔望甲一郡光祿丞
松崖翁王太孺人其父母也少聽諸兄讀書聲而悅之
從姆師受孝經列女傳能尊所聞事有禮法事父母無
違父相攸積年而文穆授徒禎源以仲公內史從翁見
仲公而喜吾快婿也遂締婚年十六于歸文穆既貴爲
天子師臣而廣富家女不習事宜人于婦職無不修舉
率以昧爽朝尊章問寢安否而洗腆酒食進之下氣怡
聲唯謹事伯姒退讓毋敢敵耦文穆以南司成應召北
上汪夫人病歸宜人侍時已舉伯子而又有身所爲先

後扶持抑搔疴癢奉湯藥饘飽者朝夕不懈退則代綜家政咸如汪夫人意所出夫人爲色起是有女德而有女才許氏之慶也已而仲子生夫人以爲孝婦之報云比夫人卒相夫治斂衣若干稱必列采楔齒綴足浴而飯含必躬親蓋物發㡬擊心爵踊而哭仲子幼以衰抱之見者謂之知禮服除仲公如京師拜官每雞鳴趣入朝君大人方夙夜在公君何可自安仲公以是勤于官所往還悉海内名流晨起呼童子掃除應門其或召客盛饌美酒鎮日不替客即不時至咄嗟辦具文穆以先世葬有闕請輟所受封爲治家

原缺第二十九葉後半葉

子也且吾旦暮人能更爲若子地耶光祿公亦誨之婿所不暝者仰有父俯有子惟兒是賴兒死而無以慰死者匹婦之諒不足道也宜人大悟受命强起而沉痛切至卒不可遣病生矣新安俗婦奇妬宜人女視仲公媵媵德之之死矢靡他文穆晩有少子居官廉所餘財圖史衣履器用田宅無他長物宜人所受唯舅所予不厭敝陋栻室者不平巫杜其口此先君子克讓之素心也未亡人何忍蕩之而又以錙銖傷舅氏庶姑少子之愛乎文穆曰吾不意吾有仲又不意仲有婦一家讓矣文穆先失長公已失其季子已復失仲公憐憐不自得宜

人數命二子破涕爲歡端以解之所善知交太父行恒以暇日及歲節延致談諧酬倡爲樂而侑以絲竹俳笑嘗深夜與父老步池亭月甚佳四顧徘徊安所得酒乎則宜人遣平頭奴子以榫榼來矣文穆抵掌誰謂孝子養志雖巾幗中固不乏人

仁聖皇太后崩詔下正冬文穆入臨中寒疾宜人侍疾如其夫二子周旋不去側比卒宜人噭然而悲吾君子得侍父于九京而吾不得爲君子蓐蟻乎病復生矣文穆有遺笥衆發視爭取幣帛宜人獨令二子輯遺文葭莩之戚比閭之衆有窘乞貸周給以差而用夫若舅若

子行之不自居其達大體類此父光祿公故善飯無恙忽以疾告宜人馳視之不及含號痛欲絕而語二子吾舅姑吾夫俱先吾父逝吾無所制其爲吾父三年喪如爲文時病寢深矣伯子兄弟蚤孤而不爲姑息愛日受書塾而夜則置座右稽其所誦有遺忘若欠伸輒譙讓請于文穆閭里之名儒爲師友諸燕朋狹邪無容擲衣裾其門伯子官留都治中宜人就養考問治狀特聚文穆之持正內史之馴行以勑厲之而光祿公伯子以恭革孝陵衛贈父如官母爲太孺人宜人謝曰未亡人先母而貴得寵若驚今借手吾兄報母恃甚具于母當兄

弟甚睦從兄民部趙超上公車宜人勸駕仲兄孝廉小試有利鈍贊之入太學尋得第無何孝廉卒其婦殉之已宜人仲子婦亦卒宜人亟歸而王太孺人復卒哀毋甚於父飲淚自傷未亡人豈有隱慝爲天所譴耶不數歲而太變押至若是食不一溢米病不可爲矣戒無使伯子知伯子偵得狀不挩衣而馳痛及屬纊內外宗長老若諸耆舊鄉黨博士弟子員以宜人從一而終而喪夫年踰三十行年未五十又兩受命婦爵于例不得旌節其死也以毋故不復忍沒其賢私謚之節孝云宜人初以仲公封孺人晚以伯子封太宜人稱節孝太宜人

大泌山房集卷之二百十五

京

祭陳文端

先生居相位才四年耳天下陰受其[illegible]

先生致位家食也十有七年天下咸高其迹而其心嘉靖之季官邪敗政海內虛耗

先帝踐祚當事者稚欲改絃易轍然其人素未飭心也先生以舊學爲輔

先帝恭巳聽之協恭和衷更化善治天下晏然享恬和平之福

先帝既垂拱蒙成而一二在事者或驕揚恣睢快其怨或陰重不泄峭直刻深先生知其難與口舌爭也以身遠之稍濡忍旦莫當以次枚士南官豈不能廣門桃李自衛哉而委之若遺廷辭之日先生涕泗

先帝亦爲惨然不樂先生豈忍於忘君誠不欲蹈踐畏途以傷

先帝委任大臣之意墜廉遠堂高之勢耳然者有內江謀國之忠任事之勇一時無兩昂之過不一年而罷曾不得究其施後興化歷城可謂蟬蛻塵埃矣借其不

鄭江陵身幾不免國家仁厚醇茂之
相方然後知先生進有功於宗社生民
有功於國體士風而不暴其名明興以來
主上復明辟徵宿德海內拭目望安車蒲輪
然卽如夏周九鼎皮之弗試猶能爲國增重奈
人世而歸還於造化耶山頹梁隕有識所慟遑家
之士宜倍萬恒情矣嗟乎朝有褒卹之章家有廟
子國有史臣之書野有輿人之誦小子何知祖陳
退大致以詔來者先生其以斯言有當於心否乎

祭馬文莊

自關以西地靈人傑作者後先相望然明興二百餘
而公始獨爲宰執何其發之遲也舉二百餘年醖釀
淑之氣悉屬公之一身固宜陟元輔歷大耋而入
半歲奄然謝人間世而歸於太虛何其奪之速也
者意天將降大任乃眷西顧維公實簡帝心而不
畀之匪人其速者豈天道衰慊廢伏盛盈虧息
耶公既身殘其祥且處其全而稍留其有以
貽後人耶夫爲帝者師爲帝者相公之位
人以爲不究其施年踰六而望七子孫多
沒不可朽矣而人以爲未隆其報譬

則世目之爲非常之變而錯愕疑慮
陏行潦或突或窅或溢或涸人亦何所
才差我二華公之德吐吞三川薦紳士夫
識幸公之有今日而悲公止於今日者又何 焉嗚呼
上方欲專任公而公不待矣四海方得公以卜太平而
令已矣某等酹酒繐帷潸然隕涕葢非直感恩傷逝之
情已也公其鑒之

又 代

雍州千里帝室藩更既弘用物亦多取精月至辜洿未
達區萌天地禁闈啓者

皇明發祥誰何鉅學鴻生公家世德神相厥成乃生男
子高其閈閎至大期時吉夢告禎夢維龍矣頭崢角嶸
少不好弄步繩視寬春秋墨守洗爾譽譚寸管柔翰矯
矯西京庚子之歲呦鹿食苹周棟其處麟趾何呈大人
占之是得豪英公斯首舉驅虬上征玉堂載筆金馬彯
纓頡頏遷固伯仲雲卿再領成均四典文衡桃李菁莪
秋實春榮乃作
帝師補緝元紘巖巖正色亹亹悃誠若金
槃俄遺家難闊遠天帳
帝念甘盤甫禫往迎入仍啓沃出佐

燕靡爭晉典三禮夙夜寅清品式具備
价藩則莫敢請慈盈切冒頓金繒勿操奇羸
或黷營苦口爲良逆鱗可嬰
帝曰鹽梅爲朕和羹遂執鼎耳亶副輿情垂　以陪直
躬而行周庭㪚戾商正保衡人宗著蔡世卜隆平胡天
不弔不俾爲政今呈切兆逢二豎孽自三彭北斗星隕東
岱嶽傾六鼇不負八柱何摯鷹紳皇皇喪我宗盟輟朝
減膳
帝用惸惸黃腸題輳尚方丹賴顧謂宗伯諡以易名詔
大將作窀穸是營茫茫萬有宰之黔嬴秦相自公不終

永年　匪茲滿溢而彼忌盈公履修潔太華雙並公
望顯印天府金城公書博達陸海奫泓公度醇和渭陽
玉映第無樓觀至絕姿娛尺朽罔棄片善必旌孔諸同
處五常三劇慈烏遊瓜彰德表廬　裴帶范麥一揮
材標家乘國史作考勒銘識其小者愧余蚩氓素車白
馬四郊輷轄薤露萬里門人互賡豈直心喪涕淚縱橫
公其來思酌彼兕觥

祭呂文安

先大夫昔僉浙憲公在政府無一事一言
公家子弟與其鄉黨姻婭若忘有公於

代四詞林從諸先生長者遊得交公等
焦翻之故事文學侍從臣不樂居外坊局
館苑優游而升殿閣至日司成爲遣處文　一會
南少司成缺諸詞臣皆不欲就獨公請行經　斗稍遷
官秩久之爲大司成
世宗用知公難進爲來相再疏始及公公名最後甫上
其麻送下矣詔以四品位次尚書嘗特命祭大臣臺諫
諸委任體貌類此而分宜父子方以倖幸寵賂日彰忌
公謀所以中之矣公靖共在位委蛇遠禍處諱言齎爵
之朝陰爲士大夫培直節挽頹風

世宗恩威不測凡驟貴者率不免至遇公終始如一而
分宜竟亦無以傾公士大夫見分宜離心解體既謁
復幸有所倚毗故相臣之業未有若公難者也公等
三十年在事者不能虛首揆待公而陽浮慕則人
比公八十與其沒而
今天子所爲存問葬祭贈諡之典有加常等故
遇未有若公久者也公年垂九十負東山蒼生
三十年而夏夫人儷之五官神明不小減諸子
千石若尚書郎內史至解綬以奉公於前
而諸孫起家進士待詔公車者後先

未有若公全者也以公醞藉爲相十餘年猶
壽大耋子孫多賢且貴猶不盡其享夫
朝重在野野重垂之後世滋益重然其用之
歲不一二而爲寶人間則不可以世計其所可
在用也公之取重於世殆若此往歲薄遊武林
江一望公顏色今老成人不復可覩矣辱諸公子
之好念先大夫一日之雅束芻椒漿馳使爲公公
以爲無因至前也而卻之耶

祭陳文憲

公昔以禮經魁天下余附榜末同觀兵部政已同爲吉
士是時文端先生方當國貴公子少年負盛名而獨昵
就余兩人若相引重文端得謝公扶侍入蜀再還朝
屋而居往來愈密而時規余慎言寡交余佻不省
公遭太夫人喪歸執手丁寧幸毋忘陳生言歸數
幾中考功令外補矣公以文端稱老特請省覲余
之褒城促膝款語依依不忍去豈謂生死之別
時耶公博學閎詞自其緒事而練習朝章周知
濡弱謙下爲表而周慎不妄發門絕私謁人
宰輔器甫艾而公相矣余遙相賀無書
問遺余余嘗報公往在館日有老人腹
肩炊食器而至者文端爲吉士時蒼頭也貴能勤
儉非文端不有此僕是以今有公願公無忘雅
領其言余益嘆公不可及能惜福者必能造福
相未三年而病病不浹旬而遽沒耶國家取士
二百年無父子拜相及生而一品者自史官
然不掛訾議者僅見公父子天道忌盈雖以公
讓而其所得益美故奪之益速耶昔年夏公婿兄王方
伯過我言公家居業已營墓域余謂太蚤言未幾方伯
卒官公亦厭人間公誠達生抑前知耶余少公才二歲
追憶三十年綰帶比肩才如旦暮夫安知余之非旦暮

人也西望招魂酹酒陳辭涕之滂沱寧無從乎公行誼
自有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者何所事余余辱爲生死
交聊言其私而已

祭于文定

公髫齔以奇穎聞齊魯間極爲朱司空鑒賞余偕計吏
從司空父子所識公公不鄙夷余折節下之已同成進
士讀書中秘爲史官以道義文字相切磋情好[illegible]
余坐不勝任外補十有七年再會京師公時爲[illegible]
不替疇昔之愛又十二年上計過公家公方病
前擁絮帕首語亹亹不休雜三號執余手言趙文[illegible]

生三十三年復還官端子年數適與之符行矣遂川年余掛吏議謫公數相聞慰藉有加每對當途惜余無辜轗軻思有以振之令穀城山房稿有數章余初不知也丙午年甫得見明年甫以書抵公□公壽拜相絕不致一字公門人邢子愿怪其如是余謂天下方想望公手釆公先務之急事不勝舉而故人輒以寒暄問勞語溷之公口不言且心薄其人是希子公力入京城耳詎謂公未拜恩溘然長逝耶公出處與隆替對余即不爲私賀亦寧無國家天下事可爲公言者而以微嫌自疎外豈不固哉恃公知我不望我相忘也

進士一科七相惟吾榜爲然甚美必有甚惡公大拜稍先晚天意或重有屬而竟齎志以沒僅託之尸諫空言天亦何爲被公以宰相之虛名而不令公爲山中相檢鏡所歸使縣官猶有敬忌爲愈也憶余屏居田間公書來俾序其詩文謂公勳業未艾豈宜與雕蟲輩較勝負稍爲評目而已由今言之公或前知其勳業之不究而姑處其次耶悠悠世路知已何人榻前竟夜語邇向訣言猶在耳我心傷悲余於公非愛而哭之葢所大矣走一力告公靈述吾兩人生平相與略如此生時不欲附公立名聲又何可因身後而取公所以企相冀余者自營公居其可忘余居其不可忘者什□若公之所以爲公在天下賢士大夫之口與企□之藏可無論也

又代

莊皇嗣服恭默爲政當元二時臨軒清問帝賚厥良則篤其慶一科七相得人綦盛貽謀燕翼公實豐芑袞衣居東蒼生望起

上下相麻亦云晚矣胡甫入朝大命遄已賀者在門弔者在閭倏乎倏奪天歟人歟昔公入館國牒斯儲淹通流略苞舉堪輿文章大業卓爾不羣兩朝信史直筆方

聞談經廣廈啓沃維勤鞠躬正色功懋格君炎炎宰執衆皆唯阿掉三寸舌以障頹波拂衣肥遁將如公何雪消見晛堅壁詎磨既掌北門尋登南省前星未耀憂思悧悧巽語法言靑規屢請爭以去就里居自屏赤舄遜膚十有七年商顏羽翼主器靡遷甘盤舊學

上意拳拳人情夢卜同辭曰然三揖而進匪棘匪懈豈豈鸞聲君子所屆九閽萬里肅焉虎拜民具爾瞻頁三稱快三姑姤之若躓若胥露章引咎詔答殊溫□藥且以調元中台俄坼箕尾載奔忠心義氣之□口占封事尸諫同符一字一淚一淚一珠其光燭天

日月俱
上覽遺疏哀我師臣邦之殄瘁云亡善人凡在
隕眉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薄言奠之桂醑椒漿
明神陟降帝傍啓牖
聖東瑟敵更張太和闓懌風動萬方

祭朱文懿

別公二十年矣武林之役不及訪書疏時往返差解勞
結公家有逍遙園索余賦詠不及報謫居壽春聞公拜
相試有先夫人喪不及賀明年公入朝恩賜予奠服除
而兩弟爲京朝官始以尺素展謝比起家宦泰晉三年

公數寄聲相勞會公鄉人高參軍來詰余何無隻字則
公方被人言如困圍城中正欲以聊城一矢爲公解紛
無如三十六計中一計而尋報公病革又報捐館舍矣
進士惟吾榜一科七相而七人者四客死都門公抱最
苦惡庚癸而後執政子姓登第率中人言獨公以宗伯
遭母喪歸而後子登第歷宗伯天官郎不十年至奉常
卿亦遭母喪歸而公甫相無染于詞奉常復除
言擢三品卿公疏謝不受趣之以使事還其懼
此乃不虞納言遽卒卒亦不得在牖下公貌不
不勝哀瘠不勝病難以生矣兩浙天下首藩科第公
項背相望所從來久自公秉政而鄉人二三位九列
與公名數在彈事中公之後五科詞林遂無一
人隨聲交謫至以及門問疾爲諱財兩少子侍
覵從耳讀公病革時疏壹似重有憂者即沒尚遺
盛事全名天靳之不畀人抑浙縉紳適逢厄會耶本朝
殿閣大學士文華殿僅五人在洪武宣德時制未定然
皆不預閣務預閣務而後絕無授者當必有說每見任
籍公列銜文華下坊刻多誤不應至此懷疑不解不及
問將無此爲祟耶公雅尚逍遙逍遙者以生爲附贅懸
疣以死爲決疣潰癰今日逍遙之遊視園若何公稱老

與奉常蚤世何殊得沒于地何分燕越謂公有遺恨小
丈夫之見也同公登第四十二年同館三十三人存者
五人逍遙林下而余名位最劣類疲馬戀棧豆寧不爲
鬼揶揄禮弔生傷死凡民宜然別四十二年同榜之好
不敢希蹤逍遙爲編曲鼓琴之達而以秦失弔吾家柱
史三號則方外方內之辨也高參軍者知余兩人相與
情形不腆炙絮屬其薦諸几筵公式饗之

又代

萬壑千巖山陰斯邑雲霞藻蔚扶輿具翕八座力
屬鱗襲獨公三少而官宰執閒諸形家種山卧龍踞

中央俯視四封有神祠焉鼇冠而垂献彼龍首相[illegible]
從祠燬於火公遂拜相新搆甫成公忽云喪天
地靈故壯禍福響荅術師非妄維公華胄秀[illegible]
林史館椽筆蔡燈南宫京兆載典賓興仰斗方俞[illegible]
比膺廣厦細氊引經據古字吐珠璣音諧律吕
帝聰煥發啓心自汝曳履星辰文昌之府直哉惟清夙
夜惟寅以和上下以洽神人卿省惟月官信如春素冠
欒欒遵處海濵如謝安石東山望起振內子鼻恐不免
耳十有二年相麻入里三讓而進其進以禮忝諫玉鉉
陪黃宰司始願不及時來則爲被服儒術醞藉可知聲

色不大喜怒靡窺既正專槐以柔道勝如曹隨蕭葳其
清淨如侯君房寬大令如陳昭公椎成無競家適早
貴虞龍納言繩繩子姓結駟高門家公踰耆飴哺曾孫
番番黃髮天下達尊戩穀純嘏世所歆慕晃瞰其室忌
盈誨姤納言奄殂于彼道路慟矣西河形神改素踰歲
困篤尋隕上台
帝眷舊學臣哉鄰哉百身莫贖輟朝而哀壬人將[illegible]
賵頒來深味遺奏和羹鹽梅趣下所司贈謚祭葬
無因用昭特貺没者虚榮存者增愴二三藐孤[illegible]
向多口見憎盛時且然矧迺物故憐豈勝捐沙堤無

繐帳空懸浮雲世態朝莫變遷貴賤賢愚同一坏土
脫垢嚣而歸真宇生死交情暝目不牾息我以[illegible]
何苦金庭桐柏福地洞天別號所署志在游仙[illegible]
竟川洞山鶩孰與無生是爲大年

祭宋冢宰

公昔爲侍御史出按晉陽則先大夫爲按察副使公事
多從節省而先大夫議軍政驛傳當稍寬裕庶幾可久
公卒不可比公入爲京兆而某時備位史官每聞公爲
人言楚李公長者悔未及薦之葢二十年而某承之大
梁又二年矣公自司徒爲冢宰某未嘗以書通公亦無

所致殷勤於公里第乃公又時時言某能官不愧其先
人而公方厲精秉銓抑躁進振淹滯即欲錄用某輒以
資俸不逮例而止且無令人謂私其邦大夫嗚呼公於
先大夫持論不相入而不以損其生平某既受知而不
爲私厚此兩事者有古大臣識量風節矣士君子以道
義相期以心相信雖歲九遷其官謂之感恩不謂之知
巳公於某父子可稱知巳九遷何以勝此哉公没寺[illegible]
某分得執事而會有贛州移不果使使脩薄奠告
情不欲爲諛語傷公之高誼也

又代

嗟乎公筮仕而爲郡司理入而爲侍御史按江南出
而爲御史中丞撫畿南諸郡退而家食再召爲
司徒其勳猷風節歷歷在人耳目然而上維國是
人心則莫若爲冢宰時功最大蓋今天下爲行者
以高爲禮者相矜以僞煩撓以爲慧爭爲佹辨久積而
不決釋職事而聽非與棄公勞而用朋黨奇才俛長而
于次守官雖退而不進賢豪解體國柄旁落弊亦極矣
公自司徒爲冢宰未一年爵均以賢賢均以勞勞均以
歲無車內而稽外無采華而遺實諸曹城狐社鼠作姦
犯科者一日謫百許人郎吏卯入酉出兢兢惟恐觸禁

蓋公獨行一意無所依附生平一介不取爲士林所心
服故雖以執政之貴以後進好事及怨家之口以多方
請託之巧不能奪公吏治修士習變海內方延頸登太
平而公騎箕尾逝矣公形癯而神王室無媵婢晚獨處
二十年與人立談娓娓移晷申旦此於理應躋上壽何
以甫七十而歿天道安可知也公好執勞即病革猶省
文書不休然食不過數溢米將無蹈諸葛公之轍耶
者謂春時熒惑犯文昌又客星在宋分野而公之
與其系姓皆當之卒以不免洵如是天豈未欲
下耶何奪公遽也吏治士習滔滔江河莫知所底有

道之處者宜何爲勸其等官公之里公無所私厚其
秉銓而喜聞捐館而悲要之爲國與天下之公言
生爲名臣沒爲明神即生死不介於懷亦必爲國
下抱深戚於冥冥之中矣

祭王太宰

公弱冠成進士紬石室金匱之書稱文學侍從之臣已
爲國師爲宗伯冢宰保傅青宮淸華如掇曾不挂於後
進之議人謂公立朝亡何尚通而已退居於家車不敢
及有司之行馬坐不敢先宗戚而祭酒田夫走卒父老
童稚皆與鈞禮御臧獲無疾言厲色惟恐傷之客至鞠

𦜕奉觴即達曙不倦匍匐助喪家綈諠或行十里許不
以寒暑饑渴爲解人謂公居鄉亡何曲謹而已蓋
穆皇龍潛而　皇孫生左右更爲飛語聞上
世宗弗善也手詔公劾奏裕邸人暮夜行金錢爲地公
曰吾頭可斷何劾奏之有然何敢受金久之
世宗意解事遂寢容城見法公爲申救於分宜相所竟
失其歡此兩事尚通曲謹者所能辦耶然朝之人士
知鄉之人無能知公亦不自明也公外飲人以和
宗社大計獨侃侃持正論不衰又不皦皦然暴自
大臣如公無愧古君子矣公爲善不近名且急流勇

與閒閒浮沉幾二十年取者不盈報者宜厚胡不少
數月而不得以耄稱耶公實與在正德己卯卒步
是倘三泰之士後己卯而興者將有如公其人乎
其所有餘不盡以貽之耶公生長五朝服官與
世宗相終始今
神孫御宇俾訾五三公從鼎湖遊也當繼纏誦述以慰
世宗在天之靈矣某後公五十年爲史官更十年官公
之、侍函丈有虛往實歸之幸哲人其萎失我儀刑
嗚乎痛哉生不能致安車束帛之禮沒不能爲銘表誄
傳之文聊舉兩遺事告公將曰小子識其小者也而聽
之耶

祭謝司徒

維楚有材疇昔則聞公年弱冠含藻揚芬辟諸大匠月
斧雲斤袞然舉首遂附青雲彯纓玉署紬書金匱往籍
朝章閎覽强記旣踐瑣闥不懈於位拾遺補過爲名諫
議隼旟熊軾往撫句吳雖則膏衍曾不是渝却金莫夜
風露氷壺衆憎多口公永終譽簡陟銀臺出納惟、
貳司空率作膚敏陪京副相士論標準自公居之
黃吻旋領邦禁亦在白門緩深故罪輿誦平反二
攻北叩宸闕

帝嘉乃績洊錫新恩洊作司農日成月要庶幾蚤夜
匪清廟凡我薦紳欣茲廷告二豎俄纏胡天不弔
君山珠徒洞庭哲人奄謝式損地靈吾黨之士忍
刑甸匍往臨潸然涕零謂公數奇歷事
三帝北斗喉舌榮名匪細謂公遭時溘焉長逝弱女非
男身爲泰厲維天難諶事有適然順受其正命曰大賢
爾生無忝詎用長年旂常尸祝何世不延生寄死歸公
其瞑目駕彼素車秋聲謖謖桂醑蘭殽薄陳楚俗魂兮
何之復我邦族

祭耿司徒

蓋自王文成公倡理學以來而海內士斌斌與濂洛關
閩相等埒然其傳久遠微言絕大義乖不無生得失而
綜覈操切者出幾有宋末理學之禁小子不敏登朝籍
時始稍聞吾楚有先生之學而佻不能竟其義先生方
家居無所從請業其後自史館外補乃得拜先生于逆
旅中望之儼然卽之溫然其教本乎人倫日用而其功
歸乎力行無倦乃知先生之學非直得之文成卽
日所誦法孔孟顏曾四書與五經中精蘊也又十
有大梁之役及病免歸田與先生書疏往返稍密
不鄙意欲置之門牆之末而往往以他故奪其得與

生同里同時未及北面著錄弟子籍中今已矣虛此
矣嗟乎小子即不得著錄先生弟子籍中而遊於
之所習處者其兄弟怡怡如也其子姓振振如也
僕訢訢如也其朋友切切偲偲如也此豈可以聲音
貌相感動乎語曰存則人亡則書先生之書具在識先
生之大者小者其人在也小子不獲師事先生於生前
而私淑先生於身後爵酒陳辭以盟此心先生所爲不
待生存不隨死亡者其必默牖余衷矣

祭林宗伯

嘉靖之末某入試南宮先大夫攜以行而先生從父竹

溪公亦同謁選人已同官山東河南相得甚驩無何竹
溪公卒先大夫爲治後事極備而先生除服北上過大
梁哭竹溪公以先大夫之篤友誼也臨況有加禮時某
侍郎中先大夫歸而敎之太史貴倨而馴謹若是君子
哉兒當以爲師比某再上春官不腆制業辱先生隻字
之褒復濫竽中秘史局從先生後稱門下士先生推先
大夫之好施及不佞所以接引甚厚先生其中退然
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人以爲類趙文
粹通遠溫雅融暢人以爲類謝安石左右圖史𤇢
席人以爲類楊綰見一善盱衡扼腕遇一才揚眉抵
人以爲類鄭當時森森如千丈松磥砢節目自具棟
大廈之用人以爲類和嶠其朝莫見飲醇挹清英
大人知人少年儻蕩無能步趨先生萬一蝎謁驥
官隴右遂與先生別矣當是時執政之臣自負任
重朝貴阿邑如騖之靷先生侃侃無所附即位至宗伯
率以序遷竟不能安其位里居殆三十年中外推轂章
數十上先生山水自娛任眞推分澹如也其有弟其同
先生仲子舉南宮頃又與仲子同官越意愛綢繆不減
竹溪公之於先大夫因得備聞先生屯居精神挺動過
壯夫何遽以訃來也漳浦聞文獻鉅邑而八座自先生

始闢及第而八座者亦自先生始年踰七望八出則羽
儀朝著入則表正鄉閭義方貽穀多賢子孫繩繩奕奕
闡揚光大自某所睹記完名純嘏及先生者幾何人哉
國有褒卹史有華袞賛宗有秩祀其魯人不解誄素旐
表章萬一目仲子奔喪慟感路人追憶四十年間通家
父子兄弟生死離合之蹤有涕漣如將以絮酒侑以束
帛先生不訝其無從矣

祭劉司空

先生風格秀整高自標持以名教是非爲己任即
禮其人也汪汪如千頃陂澄之不淸撥之不濁則黄

度其人也渾金璞玉皆知其器莫名其寶則山巨源
人也土木形骸不加藻飾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爭千懷喜怒不寄于顏則稽叔夜其人也恂恂善
俗無失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則郭林宗其人也蕭
事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則阮光祿其人也
通達國體有王佐才則賈長沙董江都其人也貫穿經
傳馳騁古今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則兩司馬
其人也雲中白鶴非鷰鷃之網所能羅則邴根矩其人
也肅肅如入廊廟不脩敬而人自敬則夏侯大初其人
也言為士則行為世範天下謂先生出處正與隆替對

故雖服事三朝自九列躋八座而以為未竟先生之施先
五十不稱天考終命又五福之一也而以為未竟先生
之報嗚乎江漢炳靈世載其英先生不世出意其富貴
福澤沛艾未央何奪之速也豈南風不競善人淪敗即
如先生者天亦忌其完名全節而重厄之耶嗚乎絕塵
而奔趨乎其後弟子之不得如先生者天也服勤致死
左右無方弟子之不得少效於先生者人也草莽之
不在其位進不能為先生請易名之典有母且病衣
無多退不能為先生致治任之慟如此者屬之下
之人乎先生其有以諒其之衷矣嗚乎下喬木而入
谷以為先生辱其之所不敢為也知足以知先生之
不阿私其所好其之所可自信也先民有言山□
魚鳥何依撫棺長號百身莫贖嗚乎哀哉

祭總河劉司空

公頎然魁岸長可八尺許類郭泰鄭玄而山澤之癯弱
不勝衣類衛玠皇甫謐其神王其氣清其骨健其食朝
夕不過一溢米其談辨注射若懸河霏雪音吐若洪鐘
其方正不回介視台鼎飴視鼎鑊而肝膽在舌無藏怒
宿怨其公廉不受私謁官至司空才中人產而匡困贅
無不難㪚衣食所必須以與人其面折人過刑於斧鉞

而雅意憐才親知故舊慰藉特至晚年歸依竺典疲於先
津梁有廣大教化主之風世衰道微環視八座如公者
指不數屈而何奄然物化耶公起家治河漕朝拜命而
夕就道手足胼胝不遺餘力頃日河南徙入淮上流而
奪其勢徐沛邳道塞泗州　陵園且不免公適有霜露
疾憂國憂民食益少事益繁遂至於大故嗟乎今何時
也而令砥節首公如公其人者又弱一個耶其與八
舉南宮同入中秘三十四年于今中間離合升沉情
非一而襟期莫逆可與管鮑莊惠相等埒河之□
患也則有司存一切須公擘畫而天忽奪之伥伥乎

仰安放耶初秋謁公濟上公方病困立榻前移時不
一語心竊憂之謂天惟純佑命則商實尋當勿藥
後會固可期九月得公手書以河為念諏謀度詢於
如不及心竊幸之而訃不旋踵至矣所謂鞠躬盡瘁
死勤事者耶有酒如淮縮茅酹公蓋深為國失社稷臣
無老成人慟也匪直朋友之私而已維公其右之

祭吳總憲 代

昔嘉靖之季僉壬孝眦自結於上竊威福之柄熏灼天
下天下習為容容保祿公獨請劍裂麻無所顧忌
今上改絃為政有止輦轉圜之風天下爭以言取名高

公車之牘乙夜乙其篇不能竟公務在寬厚不為畦畛
鋒距致一物於必窮之地蓋前有公之峭直而後指佞
之屈軼觸邪之神羊相繼而產於庭寖尋移
人主之愛而四凶兩觀卒行天討今有公之坦夷而後
快恩讎矜聲譽巧於追趨逐嗜者稍稍見格
天子雖燕居大內稀見羣臣而國是自定人情自安故
以迹窺公判若兩人而不知與時高下與道汙隆公之
之所為賢也環視槐棘之位逮事三朝故罕矣即事三
朝而屹然大臣之望如五行在繁星中芒寒而色正者
公一人耳天胡不憖遺令公一朝成千古哉嗟乎當公

批驪龍之逆鱗犯九關之虎豹身在大譴大何血肉全
藉可以死矣而不死也當公投荒萬里塿風茵露之所
侵蝕毒溪惡草之所踐踄封豕長蛇夔跂方兩之所嚙
齕可以死矣而不死也
上眷求舊德俾公佐冢宰為御史大夫以表率百僚中
外冠帶之屬或推之或輓之唯恐不及日伺公眠食增
殺以卜安危而公何以是時死耶其生也既幸以簪筆
事公數年公不責其不能而嘉其無隱職任所關得自
効愚忠皆公主持為多而今已矣老成淪喪不勝山頹
梁萎之感先為世慟而後及余私然實非余之私言也

祭王少司徒

古今論世家有世業有世勳有世學其後有世科而要
以世德為上求世家於今宜莫若公家求世德於公家
宜莫若公公為諫官在嘉隆鼎革之際言路鬱而驟通
人人建白自賢鏡為辯囿公持大體無妄發僉封事出
後進甚口望之意消已當鄭楚構忌交訌之日朝衆分
曹植黨公中立無倚天方授楚中外奔走風指恐後公
為中丞開府其地行所無事清淨寧一比入佐司徒尋
歸養太夫人則子若弟若孫為御史大夫為太史為編
衣直指為曹郎為藩臬大吏為孝廉待詔公車車騎咽

路羔鴈充庭公深自抱損布帛菽粟下澤款段浮湛閭
閈與褐父田庚鈞禮蓋正直節儉溫柔敦厚泰不驕威
不猛來不拒往不留窮不餒成不雄始終不易其素蘗
陶漸染一家與仁興讓四方人士入公之里見其太
言動恂恂秩秩豈伊異人必王家子姓也某等幸及事
公又多從公子孫遊每誦公德於其鄉類萬石君孝友
醇謹齊魯諸儒質行莫及于其宗類睢陵百行斯融始
與識量清遠諸以勳業科第爵秩蟬連不絕爲公家歆
豔者抑末也公祿位名壽子孫考終命攸好德於世情
無復遺憾卽賦招魂之些歌薤露之曲溺安從出而竊

於公隱德窺萬分一將誄之素旂以備國史家乘之采
公靈不昧庶其頷之

祭曹少司馬

昔者先大夫與公同事於浙兩人皆砥礪廉隅稱莫逆
交先大夫遭讒徙官公謝病里居十年而先大夫官梁
時時過從公客語移日公所具麗家之黍庾郎之韭而
已無他肴烝也諸子下食行酒進退魚魚雅雅無[illegible]
御也先大夫自公家歸輒呼其兄弟而語之曹公清標
雅致殆不可及小子識之隆慶初元公起家畿輔明年
某上春官以先大夫在梁亟歸中道而遭公出錄示之
具輿隸趣其還京雖邂逅造次儼然長者之度藹然家
人之好旣公入爲京兆佐司寇其意愛復如是而是時
公姻家方秉國政里黨故舊怙寵勢甚張公自守泊如
執政罷而公賢益著然公不欲獨爲君子遂拂衣去
討養生家言某尋出爲邊吏聞之以藥物餉公公書報
謝其辭甚美嗣後向人問公體力殊勝恨不從之遊蓋
二十年復遊梁則公先一年逝矣某所居實先大夫故
署思其志意笑語所爲與公往還之踪若在目前而款
款於下泉不復可作矣豈勝悲哉禮曰父母之所愛敬
則愛敬之終其身不衰先大夫遊梁所愛敬無逾公公

雖沒而諸子馴謹無貴介綺紈之習不忝公家法家聲
如某不肖先大夫萬一足愧死耳今奉
天子命臨祭公以表章耆碩風厲士林庶幾藉是少伸
通家後進之意而念先大人德足配公乃其爵位年算
生沒所蒙國典視公縣殊不禁涕之浪浪下也公篤僚
友之誼且以某執事公几筵分杯羹卮酒而貽先大夫
曰茲而子所將也先大夫實靈承之

祭董督府

嗚乎投艱遺大治劇理繁若庖丁解牛十九年而刃猶
新者公之才耶見義必爲奇矯無前若行者赴家射者

中的而期於必至公之志耶橫厲八極睥睨千古若洛陽博徒家財儋石而一擲百萬公之氣耶無爲呫呰慄斯無爲突梯滑稽非義相干勢不可詘若蒼松翠栢百尺無枝亭亭獨上者公之節耶竪義未終更端忽起俚并陳今昔總至而座客莫能贊隻詞若小巫見大巫神色索然俱盡者公之論辯耶其振人之急也若忘其家其推轂所善也若忘其身嗚乎若公者可以壽百年位三公多賢子孫之樂矣而如斯巳耶少司馬非卑踰五十非夭顧獨使伯道無兒中郎有女人情天命無乃不相直耶更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死懔懔恒有生氣

假令曹蜍李志雖見在奄奄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恐爲猯狢噉盡然則公之所以不朽而可傳者必多壽多男子耶其等受公國士之知由前言之爲公悲由後言之爲公慰公且歸葬於鄉酹酒涇渭之上踞而陳詞公其翩然被髮而臨之耶抑將凭虛御風逍遙乎人間世之外耶卽余等異日以國士報公亦不在此巵酒也

祭鄭督府

吾榜四百人而位公卿者至七十餘人德行功業表著相望明興以來諸科未有也迺余所心推讓以爲可當社稷臣者無如公公長余財一歲翼翼然言有區葢行有準繩日與同志講學而以寡欲養心以偷物實踐不爲口耳空談不索諸無何有之鄉所歷司寇宗伯冢宰三省法比綜覈請讞精明自郊廟宮闈藩封勳戚學校爲國政無不飭自八座九列臺省藩臬諸曹郎郡邑吏考課黜陟人無不當出而仕閩粤河洛齊魯秦晉楚文奮武安內攘外職無不稱所謂以聖賢學問爲豪傑事功無論吾榜中不多得余目睹記當世之聞人公其選矣公再爲中丞塡撫楡中余起家上郡見公所以將將禦夷規模宏遠機略深沉覘諸號爲邊才者率膚立冠玉耳既擢宣大督府將虜王垂死五路狂逞西北將

吏動色相戒竊計非公不能辦此戰守相資款市不敗貽國家數十年之安迺視事甫一日公遂病矣公頎而秀清而健或端坐或雄談鎭日不欠伸是於耄耋無難在楡命將討虜中率過當又三歲大閱名實冠于諸邊應有封爵之賞卒不及待也方今上下不交陰陽失序天變人妖物怪所在而有可以備緩急寄安危士林首爲公僂指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余心悼慟公匪直以第之好知巳之私也公誠達於死生聞余斯言無亦爲國有遺憾耶四千里外涕隨言落嗚呼哀哉

祭方少司徒

公與先大夫同登進士第是歲榜中多文士如七子三甫之屬居其大半此外復十許人公所論著實相甲乙然不標聲迹至晚始傳新安名公卿相望而壽大耋者殊鮮獨公卿貳近百歲豈惟一郡固無匹合于天下郡比屋富人易爲驕奢靡濫振蕩雖賢者不能無波公節儉正直自弱年至篤老執極不變後進跅弛之士衣履詭越若諸戲劇見公却避不敢前而里俗亦漸還朴茂屬者華亭石埭海豐蒲圻三四元老相繼殂謝廑公在耳故公之身其于鄉國若橋直指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其于朝堂若周九鼎不遷而奉爲寶物固有以不用

爲用者公善治生五藏無蔚氣百節莫苑飲醊談論壯夫不如翅復不爲人間世稍旦夕留耶公與先方伯同庚先方伯稍長而背養已三十餘年小子不奉公杖履亦且三十年頃以急難留滯廣陵金陵間冀小挺緩當往供父執之役如事先方伯而忽以公訃至矣公得位得壽得祿得名視先方伯遠甚又多賢子孫亦何所憾惟小子兄弟不肖致降割先方伯不及公萬一因公思先方伯不禁涕泗之橫集也公雅善先方伯施及小子嘗貽詩及書載諸集中附青雲之上聲施後世曾未隙銖兩之報今已矣觴酒豆肉使一介薦公几筵公與先方伯相遇於九京也幸招而共之且爲道小子幸不見棄於公以慰先方伯心

祭楊廷尉

嗟乎先生勳名顯於朝孝友式於鄉此天下之所具瞻不獨吾楚人得襲其芳先生之後先涖吾楚也政行教飭德溥化光固楚人之所共戴亦何待於余二人者之游揚第念昔者以垂髫弱齡鼓篋膠庠先生前拂顧眄因是以脫穎入彀獲比跡於巖廊則其受先生之賜爲尤深而其知先生也爲宜詳巻先生有探賾索隱之學而守之以約有風生霆擊之材而用之以剛有敷瓊炳

縟之文而藏之以默有兼容并包之度而涖之以莊睹其容者如岱宗華嶽奇峰絕壁蔽日月而摩穹蒼聽其言者如河伯之逢海若心搖神悸發浩歎於汪洋是以畫熊幡而問俗則閭閻安堵坐皐比而講藝則士類知方嗟乎使先生得久任於吾楚可以興禮樂於衡湘使先生得執政於樞要可以挽澆漓而爲敦龐詎意龍蛇入夢鵩鳥爲殃既厄其算復斬其嗣士民之所尸祝而俎豆者獨缺然於孝子之蒸嘗此海內縉紳韋布之倫無論識與不識皆爲隕涕而悲傷也嗟乎顏夭而貧原壽而昌鬼絕饗於若敖女傳業於中郎此運命不齊李

蕭遠所爲著論而屈子問天曾不思彼蒼者之茫茫以
先生達觀遠識超然物外復何計乎後之有無與年之
短長其等死不得凴其棺窆不得視其藏國士之報敢
古昔以懷慙戚我之恩矢肌骨以靡忘自今以往惟砥
礪名節奉揚雅訓庶幾錫先生知已之光南望雲間設
位而奠先生之魂氣無不之也尚右享於斯觴

祭陳大理

公弱冠以詞賦名家未三十而成進士非夫金馬承明
著作之庭莫可居公者而當路阻公不得入試制科就
常調爲廷中平久之出守及藩臬京兆廷尉司刑名錢

穀終其身僅爲蜀督學使稍稱清貴而已爲廷尉時驟
驟八座而蜚語横及不得安其位以歸歸三年方有脩
國史議中外僂指公待徵而公以今歲稱耆遂病無何
没矣自先大夫同公之尊人觀察公成進士稱兄弟講
世好而余與公同朝倡和往還意愛甚密公寛然長者
使之羽儀聖代冠冕人倫固當而中道見奪扼擘於公
之去位流涕於公之不祿白其情也然前公而有長沙
其於古文辭若陳涉爲秦湯武今血食斬馬孰如公子
孫象賢稍前公而中原七子有與國官不過外僚中大
夭孰如公位九列身後禮官且奉令甲致祭矣二酉之
絹倍於懷麓甂甌後世知有公豈以廷尉爲重豈以六
十年爲限耶卽無論其遠者沔𤰞濕士大夫鮮上壽惟
公家觀察踰七十王姑之子傳司徒踰六十差勝公而
觀察位遜公司徒遺文遜公多矣卽無論其死者昔與
公同朝方子及李元甫及余四人皆年家兄弟子及三
十年一銀艾不離身播遷數四余叅政十六年不得調
人挪揄爲千斤符鎭猒不可動惟元甫官宗伯而有敬
通擗田園丘壑之僥姬侍緝御之奉不逮公遠甚消長
乘除大都類此余奚必爲公抱憾公亦足自慰矣

祭吴中丞代

先生之筮仕毘陵也以一旅之衆而抗沙賊數萬之勢
於方張其入爲比部也自郎官之後上書闕下而欲脫
大司馬於劍鋩其視學齊魯也手孔孟之道以教其鄉
之後人而不規規於文品之低昂其開府貴竹也運籌
決勝使百年負固之寇一旦款塞而來王此則敭歷中
外三十餘年之功至今縉紳之士類能言之而亦何待
於余二人者之游揚惟夫清白自持初終若一不骫骳
以眩奇恥就圓而違方故以御史之權能可否人而不
能屈先生之車於登岱以宰相之重能進退人而不能
來先生之刺於門墻銓曹以不義而得則貴不欲加諸

身朱衣以非道而饋則斂不與之同其藏愼慮而言言可爲式擇地而動動罔不臧此在先生可以自信而未嘗求知於人在人或僅得先生之槩而惟余及門之士爲知其詳也嗟乎蹇帷秉鉞文武惟其所用先生之位艮顯矣而未究其施思風發胷臆言泉流脣齒先生之文不朽矣而未盡其長向使天假之年以身處樞機之地而際日月之光則上之可以維持國是贊帝業於巖廊下之可以領袖人倫疇若淑而不昌胡爲萎菲成錦既投車漣漪之津龍蛇入夢復游淜澨之鄉也耶海內人士無論識與不識舉戚戚然𣸣善人之淪喪而況

先

余等荷知巳之恩有不泫然流涕盡然悲傷者哉雖然生無擇行没有榮名彼與草木同腐者固巳𣲖乎其不可望而達人大觀又以爲莫夭於彭祖而莫壽於三殤倚與先生豈與世爲存亡某等陳詞濆酒聊以告哀而巳自今以往服膺大訓砥礪官常求無負先生國士之遇者蓋儼然常若陟降先生之傍也

祭王太僕

士大夫有文學者不必有操行有操行者不必有政蹟而公具美矣有名位者不必有壽考有壽考者不必有賢子孫而公備福矣生稱國老没祀鄉宗望廬者式過墓者下其文辭後學誦之其事實婦孺談說之遺壺于鼎呂名氏垂諸金石自有邑來公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矣昔子桑戶死孟子反子琴張臨尸而歌老龍死神農𥥛然放杖而笑鄉以爲虛語耳小子游方之內於公即不敢爲歌爲笑而無所造哀端徐而思之妣夫人爲公之女弟也而死嫡孺人爲公之從女孫也而死先王父先大夫爲公之客戚稔交也而死其死先先公者或五十餘年其壽不逮公者或七十年至于女弟諸弟之女字公之子若孫者或不離襁褓以夭而公今日始歸于土以此與哀哀誠有之嗟乎以公百年而終不免今日

鬼

則又誰可免者雖哀奚益公達人也其鬼不祟其魂不疲有南面王之樂有偃然寢巨室之安必將嗤小子之不能爲歌且笑而顧以哀怛化也

又代

公文章之美行誼之醇子孫之盛名壽之高非但冠絕吾邑即環視方內鮮有其偶小子雖欲希楚些而奏哀涕固無從也念我先姑徼天之幸爲公伉儷先人叅世諸孤孱孱外侮内難之並集其不斬焉滅者則惟公以先姑之愛實覆護之公多賢子其爲貳令者一人爲孝廉者二人皆先姑出而諸子又推公與先姑之愛情好

倍敦貳令公疾革而屬諸子當與潘氏重親是以[illegible]息時有孫得約爲貳令公仲子太學公之館甥蓋自先姑歸公于今八十餘年潘氏子孫游黌序高閈閎者方興未艾而先姑沒五十餘年矣先姑所出三男子無一存者矣公今又沒而與先姑踐同穴之信三子先祔焉思三世之所以立也微先姑無以至今日微公無以庇妻黨微先人之種德無以有公秉龍則不勝感而涕因之公百年人也不免於窀穸何況先姑之三子何況先姑之父母兄弟何況先姑兄弟之子孫先後遲速其安能逃此則不勝悲而涕橫集矣孝子若孫酹酒陳辭是觴

也公其與先姑若先姑諸子共舉之是言也公其與先姑若先姑諸子同聽之

祭王敬美

公長於余十二歲余弱冠登朝而公已負海內重名談者目吳中二美如祥麟威鳳冀幸一見不可必得至隆慶庚午始會公京師公尋以請急歸未遑深語也其後公再官祠部會與周旋日客余楚之鄙人也學鮮師承公時引而敎之大有開悟余所賦咏每就正於公公不爲虛美而獨向人稱余不置已司寇先生入爲太僕進余從遊因益得窺大方家藩籬未幾有所抵牾出爲邊吏公甚憤爲古意二篇贈之至隱其名不欲令讒口知也居無何公亦被讒補外矣關中之役公實代余故事督學使至各有條章不相沿襲公一仍余之舊無所損益一時傳爲盛德事蓋公好成人之美而恥爲阿邑丞稱人之善而不自滿假卽其所以交余者可知也公與司寇爲先大夫銘表余服竟如吳謁謝時公已高卧久客余於澹圃弇園者浹旬公故姿容玉立酣歌申旦不寐無減長安時態也而又遇上眞授以靈秘私計公卽厭世必當大耋尋再起視閩學召爲太常少卿司寇亦再起家公卽以病告余謂是鍾皓辭辟之意耳丁亥臘

仲弟自太倉歸稱公病力尚手書寄余亹亹數百言精神殊王余不以爲憂未及走訊明年秋遽承公訃矣世何限曹蜍李志輩鬼伯曾不相催促乃令公死耶念生平知交如公有古人之誼者殊所罕遇每欲爲文祭公輒淒其不能下筆而公文章宗匠所謂死諸葛能走生仲達者司寇猥以序公集見屬綣朒不敢任公墓再宿草而後余草甫就聊以塞諾耳何益公毛髮事昔顧雍志感於元嘆伯牙輟響於鍾絃僕於公情實類之豈惟風流相悼而已且晚得謝當命駕展公墓脩薄祭以敦舊好斯旨其質也與

祭沈少司成

余同榜中及第與庶吉士之爲史官者十有八人自七相外皆二品以上獨公與沈道立官不過爲郎道立蚤世而公以壬戌舉進士壬戌三及第皆拜相一品則兩榜中之拓落未有踰公者公上春宫以讜言爲袁文榮所嗔六年而後奉廷對爲吉士踰年告歸三年乃除編脩以實録成升脩撰一分考會試一主南畿試擢南司業尋以人言謫稍遷太僕丞遂不復出矣同榜十相當朝姻家太宰秉銓公曾不借資終老丘壑讀書談道以通經博古爲學問以孝弟廉讓爲實踐儀刑後進表正

鄉閭垂三十年而歿不究其施於天下豈不惜哉余甲申東遊會公於家已亥領越憲會公于武林公所敎誨余期望余者不小余頑冥無以仰副頃坐急難僑寓廣陵金陵間手書還往以十數猶遲我作十日歡蹉跎未果而倏以訃聞公寡慾養心又嗇取名位即大耋期頤無以補所不足豈不哀哉夫踰七望八未爲不壽而其所不朽可傳者即十相無以遠過余第以恒人俗情惜公哀公公達者也彭殤壽夭辨之已早又何憾焉四十五年中舊遊蹤跡宛然在目恍然若夢生人世界大都若此惟一抔土當同歸耳絮酒陳辭公其聽之

祭沈太史

嗚呼沈君遽止斯耶吾黨與君遊最久知君最深君論文喜司馬子長而所著作在宋南豐臨川與近代毘陵三公之間詩稱大曆以前而尤好陶彭澤王右丞孟襄陽韋蘇州柳柳州五君子者之撰君與人揖讓詘要僞旅若不勝衣而未嘗失節於顯者見顯者不樂言事即言亦期期不能出口退而與所善者語則詼諧滑稽不可勝窮理不必天地有而事不必古今道者亦往往肆出而無諱蓋世有俶儻瓌瑋之士建功伐而流聲名者衆議不以屬君至夫一丘一壑杯酒咏歌以玩世而窮

年則君固自負以爲人莫已若也嗚呼吳人懷詐諼少情實而君無諂識與不識輒握手出肝鬲相示久之如一日南方之學得其精華作爲文辭往往工色澤取觀美而君雅有醞藉誦之泠然若清籟之適於耳菰蘆中得士如君意其功用方興未艾不者亦得老死牖下而年不過四十秩財徹仕郎其死也又以悍卒之手詎不悲夫人或謂君貌寢不宜壽然君一舉而冠南畿再舉而魁南宫晉而讀中秘書修國史稱文學侍從之臣數非不偶矣乃終不得其死豈昔人所謂相法當封侯而竟以餓死者乎亦異矣比年以來漕卒暴甚中流無與

方舟者一語不遜遂鼓譟毆奪有司莫敢誰何
天子以君故戮其鴟張者於市少戢矣豈天藉君以甚
諸悍卒之惡而明國家之法貽徐沛行旅之利耶豈句
吳偃豬地力薄不能勝君之材耶何其不死吳而死徐
也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君死誠輕顧昔之賢者
死或以水火或以兵刃或以寇讎要視其所繇死何如
耳君之死不猶愈於馮生作氍陷當世之文罔者哉追
憶向者與君聯鑣接席上下其議論君日怡然譃笑無
疾首蹙額之容謂君爲達者今死矣其將順而嬉耶抑
將憤恨鬱紆而視不瞑耶君有一子諸孫能守其家脫

有它故當爲君周旋之君遺文稍散佚當爲裒而傳之
可無憾於九原矣雖然君不能保其身又何暇計乎身
後之事耶吾黨三十三人獨君早死死且逾年始爲文
以祭蓋傷君不幸其情有蘊結不忍言者耳東向再拜
設位而哭君無它深交必垂聽於吾黨之言矣

祭張侍御

嗚乎資財如公事至則首尾衡決若峻阪走丸疾風卷
籜而胡爲乎沉迷簿領沐不終湯寢不帖席即溲溺無
暇也公衣服飲食輿馬悉以裁制省嗇手執槃量籌算
左右曾莫能私一錢而振人之急惟恐不贍四方賓客
造請贈遺靡財單幣遂爲無貲省也公操下急如束溼
遇所不直意盛氣軌何之背溢而髮上指見者股弁脅
息至其酬酢揖讓宛委繁縟俛眉紆體應對唯唯若不
能措一辭也公以鷹擊毛摯爲治財勢絕路所躡尋并
兼之豪沓墨之吏榜掠不勝痛楚呼暴即無事嘗窮竟
而民之疾苦若己貽之原輕繫度非及瞻傷察創又何
其曠盪周容也縣官方銳情理道綜覈名實微公等莫
稱意指寧獨陝以西賴之而詎謂其卒然不可諱耶死
生亦大矣病不飲藥訣不及私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嗚
乎中衢置尊酌者立盡七尺之軀精神幾何而煩碎米

鹽如黃霸罰斗粟必親如諸葛有不仆者鮮矣夫以死
勤事則祀之禮也知死者傷亦禮也某等與公共事於
秦知公之所以死能無傷乎公生不有其家死將安之
第聞公有老母陟屺倚閭以日爲歲今仲子輿櫬而東
也魂兮歸來乎西方不可以久留矣

祭徐侍御

公舉於鄉二十年而後成進士筮仕爲令十年而後召
爲侍御史爲侍御史十年立朝僅三年餘耳其進取不
驟其受享宜久而何以遽沒也二十年爲孝廉足不涉
公府以文會友祁寒暑雨無小間爲令所至有聲去後

見思爲侍御史不追趨時好父子並立臺繡斧相望此於國於家貴盛罕遘酌而不盈宜其注而不竭而何以遽沒也公軀幹魁梧修眉闊顙而美髯音吐洪暢肩背豐盈法應得上壽而何以遽沒也夫仕宦不論鉅細貴無負官。年筭不論淹速貴無忝生。公二十年稱孝廉十年稱循良令十年稱名御史在國國重在鄉鄉重此足不朽矣年逾六十烏得謂之短祚有子勳名軒傑他日鐘鼎竹帛傳之無窮猶公身爲之耳亦何憾焉余幸識公南宮晚而守大梁公之里實在部內歲凶民貧罔寄事叢士大夫未必人人有鄉曲之愍而革小滌惡日亦

帶脇衣冠投鼠亡忌自余在事公無一言私請公家人無一掛吏議余方藉公風示四境而九京不可作矣往者哭公繐帳卒卒不能撰一誄表公高誼比余督漕山東還公已就窆素車白馬如期會葬我思古人實愧我心使使酹酒公墓陳詞告哀公其聽之

祭李評事

公髫而爲諸生工舉子家言又嫺古文辭試輒冠其曹耦顧二十餘年不得薦賢能書則人皆扼腕而嘆公之詘年四十有四而舉楚第一人又六年而舉進士高第司天下平則人皆盱衡而喜公之信夫其不早達也謂天將老其才而其晚成也謂天將大其用乃筮仕甫二載沒於客邸彼爲公扼腕盱衡者其悲悼可知矣亡論公束脩至行內不媿室外不媿友卽公貌甠岸而美鬚髯玉色山立其受享寧渠如此耶豈蒼蒼未定之天固難問耶抑吾鄉澤國地力庳薄不能勝多賢耶嗚呼以庸衆人之見論公則廷尉屬非早五十非夭身成名子象賢沒無憾矣以士君子之見論公卽位台衡壽期頤名垂彝鼎胙錫山河同歸於泯滅斯盡而已素車白馬攀輀奉酹公故達者聞斯語也嘗嬉然九京遊矣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祭吳方伯

當公居諫垣時楚人方執政炙手能熱公可以附離無外補而卒不得登九列既爲藩臬大夫長楚執政勢益張可附離無蕩搖而卒不免已楚事敗公之不附離者可自明而卒不謁選人推轂勸駕不復應二十八年以一壑終老奉太公若繼母生養死葬無憾子復有孫孫復有子田園之奉詩書之業庭闈之樂靡不備具昔之爲諫垣爲藩臬而附離楚人與以不附離楚人詘而信

者皆先公爲泉下人公不得於人而所得於天者多矣余髫年偕公偕計四十有三年後先謝病從公可二十年又以季子爲叔弟倩情好較深憶昔同偕計者謝比部不稱者周藩伯不稱老公善服食導引定可百年而復失之天之所賦有定數焉人安能爭勝取贏余年六十尚牽世網攝生不如公萬分一承公之訃愴然悲且內省悚然懼也且晚遂初將哭公宿草之墓先以此白

祭王叅知

自公之伯氏西華公與先大夫同舉進士講世好也而不佞隆慶初亦叅以進士觀政司馬署中公時方爲郎又居比隣以通家子見公結忘年之契甚驩無何公出守魏不相聞問者垂二十年而會公修永嘉學諸生以記介友人朱光祿爲請不佞臥山中無以應比官大梁再得書皆自公先施之而最後門人郝給事爲永嘉令延公姊之列孫方生爲塾師則歲與公書疏往返勤矣舊年冬承之領越之役亟馳使問公啟居與少年關健其治家類黃頴川米鹽煩碎而時作手字及因方生示我矯矯神王前月公書來言偶病浹辰遂勿藥而不佞不善攝生行年五十有四始爲瘧鬼所陵摩頂放踵無所不受害生死不卒者半月甫蘇怪公何渠能却病乃

爾頃之方生云公卒坐前病沒因不佞病諱以聞耳公春時欲入武林見訪不佞生平慕二鴈勝冀可假他事迂道從公杖屨快其宿願而託諸空言矣公一子二孫子爲大官丞以侍養不謁選人繼室陳夫人事公甚謹兩孫大者推擇就省試次補博士子弟員羔鴈充庭冠蓋咽闐公布席行觴終日百拜不倦人以爲百歲可無恙何慶弔之相尋也公兩爲令吳一爲守魏後以觀察按吳四郡久在所尸祝之歸田時凡有大工作公身先爲倡而其鉅者築永嘉場堡貽千百年安自少迨老雖耳不廢絲竹而實不近內啾生菓餅餌不輟不爲患八

以爲百歲可無恙何感應之相謬也今天下士風薄惡兒童項領成輒呂鉅而舞車上蠶食囷牽其同儕東睨一郡賴公有所矜式向後當不能然橫政橫民上好下甚爲寇很子野心殆不可測卽有事不敢望公爲馬伏波趙營平就而問計無踰老臣今將安取束哉不佞所爲致慟於公匪直五十年休戚相關之私情也若夫功在閥閱杓建畏壘生稱祭酒卒祀瞽宗以三品之爵斂五福之疇青箱烏衣世濟其美於公足矣復何悲焉

祭馮參政

余與公同榜三十年而不得亟見得亟見無如游梁時

踰月而公調易州別時黯然恨未及與足下盡歡笑耳然書疏往返歲可十計又二年余調虔州尋中白簡遂以病謝而公復遷守河南未久亦予告長君宗伯扶侍行更一歲還朝心儀公有託而去豈謂未盡歡笑者乃永訣語耶國家用人極重科目造物亦靳不予歷三四世者鮮矣間有之或大小宗相錯而公家四世不旁出年未四十見宗伯爲翰林巳宗伯爲官端學士而公方參知政事高明之家鬼誠宜闞其室顧公非酌而易盈者也生百日失父宗伯甫成進士公以讒廢十年從讁所起廻翔秦晉燕代間拮据兵事良苦曾不得一休足

華下公不告勞而更以爲盛滿力求引退惟謙受益可不謂謙乎公闊達大度而執義屹如賁育莫奪與人言肝腸在舌諧謔萬變若不經思而知深勇沉卒然臨之不知於色折衝厭難每從談笑得之方內多故令授公節鉞專制一方何憂倭與虜哉用之不盡其材斂之不盡其福卽使公白首林泉若王文成楊文忠之父及子拜相封侯著文武勳豈爲過泰而何奪公之遽也宗伯聞公疾請歸省特賜金乘傳歸未滿考得請封公如其官人歆豔以爲榮故事講幄大臣容有之所最難者上久不視朝宮府情隔卽宰執六卿有大奏議動經歲

月不下而近萬壽期宗伯兩以父病請不爲嫌朝入夕報五日而歸侍疾三日而沒此則遭逢之幸萬非諸大臣所及公父子所以結主知者深矣少孤而能振其家被謗而能全其名出不遺親而慈母之節滋彰退不忘國而教子之忠滋勵身爲藩伯子爲帝師卿貳之命先施以待暝祭葬之禮不以例爲限國有史家有乘里有瞽宗部有尸祝雖年未及耆生順而沒寧矣天之福公要未爲不厚也公里居十年有方外司馬江東步兵之致再出而益練於物變鷗鳥朝賢蓬戶朱門寵辱得喪不攖其念疾革了無恐怖猶與友人諧謔非定力神解

未易臻此余所爲哀公慰公者世情世法耳比於劍首一吷以博公之一粲公尚聽之

又 代

青州東北據海而西南負岱宗靈秀委輸實多人傑先生其卓然者也吾黨小子幸出吾師門下稔聞先生家世詞人才子名溢縹囊列卿岳伯步接青雲所不具論先生孝友大倫出處大節亦不具論其身繫世道隆汚要有數端州縣職最親民吏便文自營而秦越視民肥瘠先生以世家子爲令以觀察使謫守州孜孜佐百姓之急所經畫務垂久遠其民謳吟至今不忘比來邊政

窳惰不可收拾病在文臣掉三寸舌束濕諸將吏使不得展布四體先生爲兵憲身以廉謹表帥將吏寛文法而任之皆樂爲効死諸稱邊才者居常健談卒然有故錯愕不知所出先生不動聲色誅脫巾譟呼之卒定訛言驚走之民口不言功履加冠首倒授大阿上畀下驕法紀陵夷非一日其弊則兵爲甚始以朘削府怨繼以倉皇示怯故兵勇於犯上而弱於拒敵變者四起易生民心先生在雲中隴右晉陽易水三軍帖然成指臂之勢至今虜王驕子稽顙麾下如犬馬受羈勒功偉矣仕宦墨顯成風垂橐入官捆載還鄉恬不知怪勢便於關說而財饒於弁兼小民困甓職此其故先生累葉貴人旁畝不拓甚爲鄉里所安非公事不溷有司請寄者闕其口嗟乎今先生秉國均宰天下何吏治之不修何邊事之不飭何亂萌之不銷何紀綱之不肅何鄉士大夫之不刑仁講讓先生所裨益于世宏矣雖不盡其用如九鼎大呂不數試而人知其珍如景星慶雲不數見而人知其瑞乃世棄先生先生亦棄世耶先生不爲世用凡以吾師在耳宅揆迓衡古相臣之業豈必身親之今斬然衰経中未卽登拜天下卜其期而悲其晩矣吾師帝者師也先生衆父父也山頽梁壞有識所共悼慟吾

黨小子不得以其私悲先生生爲聞人沒爲明神其英爽當與海岱之靈旁魄四塞擁佑吾師俾天下並受其賜炙鷄絮酒千里爲奠以其内心也豈曰所操者約而所求者奢乎

祭陳憲副 代

嗚呼廣顙豐頤闊膺高步軒然霞舉巋然山立者公之貌耶運策沉沉深於九地事機猝至則灸輠無留游刃有餘者公之才耶見義必爲深谿可赴百尺無枝亭亭獨上耻與軟美纖嗇均茵席者公之槩耶飲人以和各滿其量傾蓋如故久要不忘以身振人之急惟恐不贍

者公之情耶方其郎司馬備兵井陘之上國家蕃多故矣天將使公南臣尉陀北繫單于鐘鼎有考河山錫胙而公一蹶遽歛不試歸而堂成夏汭磯臨漢上二美四難之勝輒湊於杯酒八荒六合之外縱橫於寸管公誠自許以天際眞人方外司馬選名山而藏墨搆不死以爲庭而天則靳公以大耋其所優爲者公閟而還諸造化其所欲爲者造化取而還諸太虛儻所謂天人交相勝者耶是奚足爲公悲也獨憶往者南宮同舉吾郡蓋有三人焉伯宗沒十有七年矣而余兩人無恙以公醞藉受享雖期頤無難豈謂復厭人世耶三紀同袍之雅

恍若蕉鹿之夢自非無情詎能釋然於懷向讀公手刺其亂數語筆勢變幻半不可識謂公若有神助無何訃來是其仙遊之兆永訣之語耶毎舉篇見字益不勝人琴俱亡之痛矣嗚乎不朽者文善繼者後公之遺文當與江漢並流海內公之子孫視太丘省華可相伯仲誰謂公沒不復起耶酹酒繐帷以茲慰公特庸衆人之情耳公有道士也其垂聽余言否耶

祭唐憲副

先帝初臨軒策士余忝附公榜末同榜凡四百人今三十年矣槐棘之位肩摩踵屬得人爲盛然或未受一命而卒或一試輒蹶或浮沈下僚終身不能博一銀艾公筮仕郎爲大夫牧雄州入爲郎出爲郡守遷觀察使分部海南操文武權堂上絃誦堂下組練黎夷島寇稽顙交戟之外何顯肅也釋褐之後近或踰句遠或踰月有溘先朝露者其年或不及壯或以凶終或不得飾巾牗下公春秋七十矣優游林壑又十餘年何壽考也四百人者未必有子子未必有孫有子孫未必賢賢子孫未必顯有賢子孫顯未必親見之公子五人諸孫十許人登賢能書者相望而孫繼其王父成進士王父身親見之獨公一人何愉快也四百人歷三十年物故十六七

其初稱兄弟講世好甚密而時移事變悠悠如路人甚且爲怨府又安望其子孫敵惠公之孫以名進士爲吾邑侯而緣公雅素以太父行禮余甚恭公時手書屬邑侯存余余遭家不造脊令在原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惟公惻然心傷之邑侯錫類推恩得安其田里則豈直公勳名福壽度越同榜兄弟即余所遭遘於公何厚幸也公魁岸而豐下豁然大度不爲齷齪小禮飭酒德與漢于廷尉等而所居官用仁厚著聲其享有勳名福壽度越人固當公初度在孟冬邑父老子弟無萬數戴邑侯之賜思公貽謀之美方欲爲公稱千金壽而遂以訃聞

父公純嘏考終返於眞宅夫復何憾邑侯重念其王父必不薄視其王父之友余可恃無恐然以三十年之久四百人之衆僅得受廛公之孫爲子民不一歲而公遽捐其孫之養死生慶吊倚伏無常三十年若旦莫四百人若晨星而余業踰艾來日無多薄德寡祚不逮公萬一徼福假靈于公邑侯惠顧前好以苟餘生而已遇於一哀而哭涕豈無從公靈爽無不之也當自蜀而楚顧其孫之將乎亦庶幾顧予之將矣

又代

王種方流珠胎圓折維蜀地靈維翁人傑天球粹温氷

壺朗徹瀓鑒燭清平齊烈蚤擢上第遂牧名州英猷窺遠雅量鎮浮市絕飲羊野無佩牛公車薦達行道歌謳簡陟詞曹在彼舊京握蘭儷德起草馳聲麟符熊軾瓊管專城召公是似南海經營龍戶趨衙馬人受約虞舞軒鴻韓徙溪鱷兩岐春繁五袴宵作芨棠蔽芾騎竹踊躍合浦載還天池獨運豸冠峩峩以臨故郡民安士附文揆武奮京觀鯨封越裳雉馴道大莫容功高媒毀采藥峩眉浣花錦水桔槔機忘蠻觸爭弛旣澆磊塊亦行蓬累霄竈之野廣莫之鄉三靈吐欲六氣翺翔西河于木太原彥方入閭必式問歲屢穫鳳皇開穴圭璧藍田振振子姓濟美象賢箕裘鮮次紳組蟬連太行萬石黃髮晏然肇啟開孫臨我下土煌煌福曜祁祁甘雨陟降于庭念兹文祖凡厥云爲歸諸繩武吾儕小人陰受其賜燕境彌佳蒲輪具備所祈難老永言錫類曾幾何時凶問猝至楊家載玄子嘯帝蜀令公哀慕徹懸持服城壚市罷耄倪巷哭九原誰起百身莫贖嗚呼位登秉憲齒及杖朝視履考終德音孔昭社而稷之爲衆魁杓家聲奕奕慶胄遙遙三祀致華五福斂箕言存竹素行在鐘彝生而壽豈沒必享壚朋尊楚灑二簋江蘺巫招流俗些些奏遺響介紹令公以歆靈爽在帝左右吉祥肸

蠁駿惠孝孫施及吾黨

又代

蓋聞古之言禮者雲雨則有開先河海則有原委所以重本反始也下邑褊小逢時不淑菑害並至天授令公作我父母雲雨之澤河海之潤滋液滲漉何生不育本所自出實維太公太公敭歷中外蜚英聲而騰茂實功德不可勝舉其筮仕守六安六安畿輔股肱地也下邑辱在湯沐恩數有加令公以六安之治治下邑故邑治其後守瓊州在海南詩言召公經營疆理自江漢而至于南海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下邑介江

漢問令公以瓊州之治治下邑故邑治太公功德及吾邑者宏遠矣若海之有河若雲雨之有山川本可忘乎無祿太公即世令公衰而哭於位邑人無貴賤長少縞素而哭於其所本始之恩情禮固然況某等辱在通家曲被恩眷者哉玄酒太羹因令公薦之太公示不忘本且以昭德禮也太公其幸鑒之

又代

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率祖率親以三爲五民生有欲亂於無主侯王君公代天御撫生三事一道通今古爲民父母爲衆父父非甚盛德其孰能與葴爾者邑僻在荆

楚天降鞠凶封豕窫窳維公聞孫我恃我怙哀此惸獨疾痛喚咻不害三時用修九扈鴻有中澤鵠無集栩乃來多士羣聚教語叩之則鳴來者不拒齒牙餘論九鼎大呂仁風駘蕩恩波滃泞深山窮谷田庚紅女含醇詠德式歌且舞凡兹惠政悉繩祖武述公懿美指不勝僂爲州大夫在帝畿輔爲二千石海南島嶼循良卓異龔黄召杜如春登臺開秋憲府忠信甲胄禮義干櫓士既譽髦黎夷卽叙人所謳吟受天之祜振振麟趾詵詵螽羽堂構葘畬傳圭襲組康成名同升卿宇詡續戎祖考準繩規矩九萬里程發軔下土譬諸山川出雲而雨有開必先德施斯溥徵公貽謀斯將焉取公陰隲民昭兹來許召伯甘棠江漢之滸其孫似之曰穆公虎作考揚休昭明令緒爵在辟詩輝溥庶宦邑人戴公若爲報補籲天而祝多歷年所天胡不弔厄公二豎邑疾奉諱如稚奪乳食泚蔬糲庭徹筍簴凡民有喪春不相杵剡我所天令辛茹苦知死知生弔傷並舉設位遥奠蘭蒸桂醑血碧長弘魂啼杜宇公靈則然庶幾無吐

又代

自吾師之蒞下邑也而士知有先生先生嘗守六安瓊海又奉璽書督學政凡吾師所以訓誨諸生皆先生所

以訓誨其子孫而達於六安瓊海者也自先生之訃至下邑也而通國之士白衣冠而哭於庭下瞿瞿如有求而弗得皇皇如有望而弗至若吾師所以衆其祖也此豈可以聲音顏貌相感動發徵期會相迫哉昔者孔子與子夏論三無五起其言無服之喪内恕孔悲施及四國以畜萬邦純德孔明施于孫子下邑士鮮師承吾師以薰然慈仁之心載色笑而教之如馬反駕而蛾時術士相悅以解敬業樂羣庶幾斐然成章之盛可謂恕且明矣先生身施以畜六安瓊海而藉手吾師以施下邑備有五起諸生之於先生無服而喪固其所也諸生又

竊聞諸禮古之孝孫論譔其先祖之德善功烈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顯揚先祖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顯揚身比大孝大順是在吾師諸生惟承聽明示之教而已允若茲先生之靈雖沒猶存閔諸生無服之喪其必寵臨而陰牖之矣

又代

嘉隆之際先生名德無雙而惟吾師能爲之孫幷絡之次吾師名流第一而惟先生能爲之祖兩生豎儒耳猥以菅蒯薄技受知吾師而又不鄙夷某謀諸太公使得授業介弟經太公所爲庭訓則見而知之矣先生所爲

庭訓則聞而知之矣恩莫親於父道莫尊於師兩生幸皆吾世而事先生孫受廛爲子民執經問難爲門弟子有父之親有師之尊焉莊生之言曰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不可以爲衆父父又曰吾師乎吾師乎長於上古而不爲壽雕刻衆形而不爲巧等吾師而上之兩生之視先生其斯之謂矣居恒見太公父子日引領西望先生安則色喜聞有恙則色憂兩生憂喜同之今先生沒而太公父子哭之哀兩生哀可知也先生生平國有史家有乘部有尸祝鄉有瞽宗今聞長世沒而不朽兩生何所爲效維是太公蒙犯暑雨跣踊而歸吾師哀王父而復不忍違其父父子之間艮難爲心先生在天之靈貽其子安蜀而貽其孫安楚兩生庶幾徼餘惠焉

又代

古今學術莫如鄒魯而師弟子恩義亦莫如鄒魯孟子未得爲孔子徒私淑其孫子思之門人而放淫辭息邪說距詖行以開孔子之道至蒙世詬譏不少衰止雖未列於就養無方服勤致死之儔而隆師固已至矣今下邑宗鄉吾師若鄒魯大儒而某等無所比數得著錄弟子籍考德問業虛往實歸歡然若醯雞之發覆爽然若河伯之望海若自失也吾師居恒稱曰此王父之教則

然而後其等知家學淵源所由來遠矣語曰存則人亡則書孟子去孔子百年不相及卽子思未親受業僅傳餘緒於門人而不敢一日違孔氏家法太公貽厥孫謀吾師繩其祖武章志貞教以造小子是小子之於太翁非直私淑也太公負劍辟珥而授之吾師吾師耳提面命而授之小子卽謂太公及門之子弟可也而敢忘所自乎孟子又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彼所謂澤者託於餘言與其後裔而吾師之於弟子勤卹其隱而擁護其家休戚相關非譽不搖此之爲澤又孟氏所不能得於孔門者也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不親小子之五服

得吾師而益親今吾師哭太公而小子不爲分慟者非夫也治任之役力不得從心喪之禮義可自盡昔楚有學孔子之道倍其師者孟氏比諸戎狄小子舉以捐告戒尊所聞行所知用是以廣太公之教以無負吾師率祖之義而已太公有靈實鑒斯言

又代

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蓋河圖括地象志之舊矣太公起家進士歷州郡郎署治兵督學于南海之外勳績聲華冠冕人倫至其子孫蕃盛表德言而襲圭組太公以傳政杖朝之年坐觀其成景福畢

集得全全昌汶山江水間間氣所歸猗歟盛哉下邑有天幸太公聞孫爲之父母發政施仁章志貞教率循太公貽謀士有經業民有寧宇以方太公猶之汶山江水興雲物蓄財用利益天下不可數計而周知也禹平成天地導山川自西北始而蜀居强半會昌建福信非虛語某最固陋邑侯秉道路之言體貌有加兩兒弱稚受國士之遇更深此皆徼太公賜然不敢以私惠歸德何以故上德不德也聞太公雖稱老健逾壯夫一旦永謝人間邑侯不勝分甘之慕捧研之慟某則謂太公秉蜀山川靈奇翩然而來翛然而往其生不偶其死不泯且與會昌建福者上下左右何云沒也在禮有之降於祖廟謂之仁義降於山川謂之興作太公明神在蜀山川昭回沛艾禔福衆生邑遂百昌俾我邑侯應期贊世配業光國下邑首善含仁履義長有今日於太公有厚望焉要非爲某一人之私也

祭歐陽憲副

蓋今之學者呫佔俾工括帖既博一第輒棄之如遺迹抑或工談說騁文辭質諸所行判若蒼素淄澠矣蓋今之仕者憑意氣獵聲華以爲尊顯之媒抑或追趨逐嗜實其橐中裝美田宅盛服食以驕妻妾貽子孫耳先生

之學以孝弟事父兄以仁愛睦姻戚以廉讓表鄉閭自六籍以迨百氏之書靡不該覽自髫年以迨白首諷誦不懈尊所聞行所知非夫詭鈐心口不相副陸沉知古不知今也先生之仕爲民父母則豈以强教弟以悅安爲侍從諫議則不曲學阿世又不以搏擊爲名高要歸於正直忠厚爲藩臬大僚斤斤奉三尺愼一介利不能誘威不能屈遭謗不怒錮之山林而不怨對耑先人之故資無所加讀書談道貽子式穀晏然不知老之將至嗟乎求古人於今人如先生者直可謂學優而仕仕優而學始終合表裏符俯仰無怍矣方今道術決裂士習

流濞先生即仕未竟業學未竟用而後進有所師承嚴憚田野細民望廬而返宦其鄉者式閭致敬不敢撝惡于下猶有賴焉而奈何一丘一壑不令先生長有也先生清心寡慾貌癯而神王余以爲不足於位者必有餘於年七十有五距耄耋幾何而不令先生受也世喪道道喪世天不憖遺一老將所謂世棄君乎君乎亦棄世耶余附先生驥尾垂四十年于朝于野必以先生爲典刑今將安仰安倣哉酹酒陳詞流涕長太息豈直私昵之好先生鑒之

祭胡憲副

憶昔甲子公已偕計吏講業城南余爲諸生不鄙棄而納之社中方在髫年相期終始其秋余遂與公伯兄同登賢書自是情好日敦乃先公叨一第又六年則公以失太公急謁選人余百方留之不可至跪而涕泣然公得奉母宦遊而卒所重在一日養不屑一第也向後十餘年公爲郎歸里戚黨每有燕會無余不歡伯兄常嘲余足下得阿仲不家食矣其綢繆若此又十餘年余起家入蜀部川西公守川北代公撫督采木奉循要束幸無失隊而蜀兩臺相左旁猜及公公是時方遭伯兄喪悲不自勝圖歸持服而讒口中之若成公從兄之意者公兄弟三人友愛無間爲吾邑盛德事與余周旋不殊兄弟之好余入山不深別公未四年罷以急難留滯廣陵金陵間余叔弟公猶子婿也爲公稱七十壽屬余致祝余言邑不可無公所關士風友道甚重二三耆舊與公結香山洛下之社竊度公寡欲攝生神定氣完追隨杖屨之日未艾而何溘然長逝耶蓋一歲中公喪愛弟與其女兄弟不任憂邑之故公家邑望族然惟公位最顯功業最著年踰老傳雖舉子晚而已抱孫復何遺憾獨惜邑人失孝弟廉讓之士爲後進師表四十年執友艮朋若爲痛楚緘詞哭公胷臆約結公其垂聽焉

祭邢子愿

余以公登第之年知公以公叅藩之年交公蓋四十年矣兩人不知其所由合而膠漆苧縞針芥金蘭可方古人已酉秋余因急難解官問舟東下迂路而謁公里第三日夜始別公餞之中道風霜襲袂村鷄啼曙依依不忍去昔公少年姣好至是肌華豐盈鬚髯尺許如拂馬肝石而嘆余已龍鍾謂當先作泉臺主人既羈旅白門書疏往返以十數舊年公喪伯子覺不勝哀今年公書來謂某公品題詞場以邢生與李君並須足下墓志中入此論死有餘榮私怪言何不祥而詎意其爲永訣語

耶公詞翰雙美鷹揚虎視於江河之北好客下士其門如市天下人愁知之其居官獨持風裁吳兒善甈謕欺人莫之熒惑吳俗紛華靡麗一無所染理鹽政河東捐萬金不顧督漕於楚蠲除苛政垂久遠利爲南宫令去後見思天下不盡悉也太公家饒益而好施又聽公施與諸子析箸家督居薄客以平昔意氣望公公無以塞客之腹衣冠滿座濁酒啖麵與之書一紙詩一章或小畫一幀而已詩不恒作畫尤不易得惟八行書貴於南金即朝鮮諸國爭購之而公貧日益所構黎丘園頽垣破椽鞠爲茂草子女婚嫁事繁取給麥與木綿往往聽

命于歲不足用流移見公出擁輿而啼極知公亡何有然舍公將安仗蹙然沉吟爲貸質以資之天下不盡悉也于相國可遠檢鏡所歸往余過東阿相國正病坐余床頭慷慨言世有兩賢負俗之議每用扼腕君與子愿是也君肝腸在舌口不擇言雜以詼浪人短君浮薄倨傲無妨大致若子愿乃誣其失節冤甚矣子愿自以治行高第拜御史于王夷陵何與夷陵慕子愿才名以其子舉業丏之延譽且不直夷陵子也所請不直子愿也與子愿同臺爲夷陵奔走交者自有人柰何以子愿同類並觀乎陳太丘弔張讓狄梁公與武氏决賭程明道爲條例不損賢聲子愿竟廢夫子愿孝弟廉讓君子也吾不阿私所好公之心行晚年少白于賢士大夫諸談鄒魯人才者率推轂之天忽降割抑何故哉公病四十日恃其壯膚醫以利下藥治遂華大呼海內知已惟李本寧一人嗟乎知則知矣何補公生前何益公身後悲憤之極爲文祭公涕泗哽噎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民今方殆視天夢夢爲此詩者先得我心公事可遠有服勤至死之義地下周旋定不苦寂寂耳

祭傅叅議

公家世素封又王國外生也能不溺綺紈狗馬之好爲

富貴容而工儒術與其兩弟相切劘後先起家通金閨之籍于時宗正條引嫌如故坐不得京朝官而所領三州爲壽爲華爲平度其陳臬叅藩爲梁爲郢爲遼海又皆要害繁劇中才所縮朒不敢任公治之裕如也于時宗正條已更九列八座以次升而公遽遭譏罷矣叔氏爲侍御方予告至上書闕下爲公訟冤且尘謪廟議不敢信公以開私昵之端而嘉叔氏之爲兄與公所以得此于弟詩人急難之義夫何加焉不佞郢人稱公部民而宦游梁陳壽春二華悶悉公治行恒心識之又與叔氏共事泰相善且先大夫善公今幸繼先大夫後行役

晉陽將就公問政公已捐館舍相距財半歲耳悲哉公
里居施德于鄉鄉凼之譽藉甚功最鉅者爲永祚寺浮
圖贊地靈開文運不佞謬欲竟前緒而恨無從起公九
原奉籌畫也公式靈之陰相爲助乎讀公遺集矯矯西
京之氣三子羣從紹雕龍之慶者如林愧不佞序其文
傳其行實每以見大巫漸沮靈輀載駕酹酒陳辭寂寥
數語意滿口重

祭陳僉憲

東南之美會稽竹箭美鍾于人厥爲邦彥公起明經專
門業擅蘭芬玉立雲蒸藻絢筮仕得州于彼海甸民有

窕財家有與援當其任者衆皆相嗜公曰利器盤錯斯
見叱馭長驅戴星征繕事假便宜毋以拘攣治用重典
毋以寬縱諸豪帖伏兩臺尉薦稍遷佐臬而公遊倦返
其初服浮雲簪弁執素守玄黜聰去羨有子似穀蔚然
豹變夢刀何所公位是践詿誤儻來臨我鄉縣吏事所
長儒術以緣咻噢夷傷東濕曹掾初政一新久迺彌善
驟承公諱士民驚聘若失所天家哀人戀孤於令子叨
私顧眷因子識父如覯公面弔生傷死絮酒遙奠公其
鑒歆無邦疵賤

祭米[illegible]叟

萬曆十有五年冬十月十有一日故廣慶守朱君子得
卒越二十有五日友人李某聞訃爲位而哭病不克往
蕝乃遣奴致魚菽之祭而爲文告之曰吁嗟子得不聞
子病忽聞子故謂爲信耶子匹何遽謂爲非耶胡有此
訃訃自尊公如泣如訴秋時驛使以子書來詩余江遊
亦何快哉憑虛御風西興欲摧江波峭沸若酒一杯下
雉主人與子徘徊翫子新詩加于往昔江山之勝師友
之益期且過余左挹右拍揚抗千古嘯爲雄伯子書未
至余亦念子子兒母喪琴成聲矣何日赴闕遣奴往視
奴以他務滯留江汜既抵子廬總帷已設豈虞前言遂

成永訣余時病困驚悼欲絕同心幾何堪此長別憶余
垂髫子甫勝冠偶附賢書遂若舊歡余歌子舞子戚余
嘆所欣獨契寧顧衆讙子之筮仕天方授楚炙手可熱
覆手爲雨子行踽涼無書政府卒就常調除郎民部余
亦遭讒出藩西陲千戈版築番虜交馳子恒勗余無較
祟卑自靖自獻何地不宜子司錢穀而厲好修清源典
榷氷蘗與倂含香入奏分念分猷一麾出守乃得懷州
冠蓋絡繹疲于奔命謂子鞅掌其衷自定體崇惇大政
尚清淨自公退食委蛇燧詠亦有名山太行王屋亦有
亙川黃河濟瀆詞源並寫詞鋒競矗經術緣吏儒雅化

俗興誦遞與薦剡交飛榮問休暢吾黨有輝文人寡用雪此非譏喪厥聖善匍匐以歸旣哀慈母亦戀嚴君栖遲子舍讀禮修文黃人之口蜩螗紛紛誦子高誼千里相聞子故善病矧當大事雞骨支床殷憂盡悴子於世情悉無係累每向余言詩魔爲祟終夜不寢日昃忘食勤思九玄馳騖八極奔走萬靈抉精奪色鉤胍鴻濛無使閟匿眞宰讐子人何尤焉旣匱其嗣復厄其年老父淚雨少婦隕天神理荼酷聞者惨然子有介弟蔚然才藻褒子著述傳諸同好竹素流光琬琰非寶江淹采筆揚雲玄草文卽子後名卽子身下爲河嶽上爲星辰英

靈不沒景曜常新子方寢室而余沾巾知我生我所重惟一牙慟儀亡管分鮑疾國傷罕逝莊瞑惠卒吾汝之交古人可匹絮酒哭黃白粥薦呂屬病未能自貽伊阻傚子之靈霍然病去素車會葬寧忘心許

祭柴職方

自余爲童子而公已著聲潛沱間爲士林所宗乃垂四十而後偕計又十年而後登進士謂天將降大任於公老其才故不速其成耳巳令錫山江南所最稱繁劇邑拮据盡瘁薦章交滿公車宜徵拜臺省而第擢爲郎曾幾何時坐其長株累謫至亡辜矣中外惋惜推轂者彌衆旦晚賜環公卿可立致卽不然者林泉之樂取無禁用不竭而公何復捐館舍棄賓客而卽世耶天道積厚者張必大發舒者流必長獨於公不驗抑何故哉人或言自頃橫政日出薦紳大夫或三木囊頭荷戈萬里而臺省爲甚假令公在臺省宜不免海內囂然不樂生亂萌麻沸四起假令公在職方且寄命于鋒鏑莫知所稅駕而安能晏然正襟牖下若是是則然矣然豈天所以生才之意乎公之舉於鄉也仲弟實託後塵而豚犬子於公爲姨子壻有通家世講之好知公爲深深怪夫天道之無知也酹酒告哀公其聞否

祭王左史

東甌爲越名郡而王爲郡名族如西華先生之淸貞端亮暘谷先生之虞敏慈惠伯仲年德俱邵生而爲鄉國酒沒而俎豆於瞽宗葢繼盛難乎其繼矣公爲西華先生家督貴介公子甫弱冠登賢能書然而容貌若愚言若不出口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下交上交銀手如斷廩廩然有德讓君子之風其出而仕也寧都邑俗惡訟者株連數十百人累年不解公中心惻怛不以文法從事而勤訓誨之悉蠲束金鈞矢之罰民不忍欺有積逋三千餘金取諸橐代償余嘗部嶺北習知其邑令以善終蘇

鮮佳公用治行高等薦於朝擢佐寧國郡郡佐事敵簡其地達官長者輩出公忠信之美優游之法祖洽士大夫庶人之心余過寧國始晤公徵公治狀輿誦盈耳公偕計四十年手未嘗一日廢書卒以乙科就常調除嚴邑令盤根錯節迎刃而解此不當徵拜臺省耶而僅貳守郡庶幾秩滿爲眞守不者亦入爲曹郎而復左官與褫王門令學者仕者解體矣公謝歸再晤余武林無幾徵見顏面歸不數日而侍母夫人含殮人曰孝感公年六十七而神王於禮大夫爲父師上老坐于右塾是亦爲政奄捐館舍通國悲之竊聞公有愛弟橫遭冤誣驟

得耗傷心短氣病不踰日逝矣脊鴒在原兄弟急難古人死忠死孝而公死弟琳之先季黴之之請代黴之嘗靈而卒王氏于公四見矣夫文行不愧其先爵祿無負其官仁讓化於家信義孚于鄉宦游所至萬戶尸祝三子孝友今日如公兄弟諸孫繩武異日如公父子天之報善豈眞難諶公靈在天其垂裕後昆無數哉

祭鞠郡丞

金馬騁光碧鷄耀儀寔生喆人筴名淸時初官司理帝允名郡繡衣持斧屬之視聽退然自下飲人以和淵魚不察善無求多除苛解嬈與民更始卽所不原時從生

比析楊委地門可羅雀齋厨索然嘯歌盤礴既陟郡丞大江之西贊二千石覆露黔黎臺使尉薦章滿公車朱紱方來而尋遂初不盡有餘以遺其子子之能述功不必已矯矯長公箕裘似穀再命于廷存我湯沐民戴其德吏懾其威譬之嚴君衆所瞻依長公行役陟岵而思白雲親舍遠莫從之謂翁健噉期頤未艾胡不遑將而倏見背長公失怙郢失長公茹哀銜恤兩情則同生死晝夜其誰能久後昆濟美斯曰不朽薦翁蘩藻是出漢濱翁毋爲訝令子之民

祭陶郡丞

夫少孤而家漸落可以自振者亦多術矣公獨厲精于學不少衰止遂以成名蓋欲究父未竟之蘊成母立孤之節也舉于鄉數不利於春官可以仕矣而偃蹇二十年始謁選人益不欲以其身之貴易母一日之養也爲令六年部使者屢舉治行高等于時鄉里衣冠灸手可熱曾無一字相加遺卒就常調平進不得休足輦下蓋知氷山之必潰而預遠之也明辟既復舊染維新以九年佐郡之勞旦晚且晉金緋而謝病去不少遲留蓋審止足之分以所餘貽後人通死生之故無以鐘鳴漏盡顛踣道路也祿不必豐惟在適志仕不必達惟在宜民

隱不必果惟在全身子不必早惟在有繼春秋六十有八考終令命嗟乎爲公計無遺憾矣昔先大夫交公于布衣申之以婚姻所婚姻五六公者皆相次凋謝獨公巋然若魯殿靈光而今亦從九京遊也老成典刑不復可覩吾黨之士所共咨嗟而況諸孤以父執之哀哀公固宜涕之漣如耳諸孤不肖無足報先大夫於地下賴公往還慰藉而已至兩家子姓交誼當黽勉師公與先大夫生存事公而有靈其鑒茲言

祭陳灤州

三代而後學問之士有三漢尚經術唐尚辭章宋尚理

學理學之名甚尊而可喜而厭薄一切見聞以爲糠粃瓦礫不足尚固陋者逃亡何有之鄉以自諱其短至于今則拾宋人糟粕歧性道名物而二之而博雅之儒不數遘矣先生目下十行胷羅萬卷津涉九流鈐鍵六藝所著書數十種擷菁采華漱芳挹潤探賾索隱徵奇捜怪考誤釋疑析同合異譬之二酉之藏羣玉之府夏之鼎溫之犀博望之槎使人耳目應接不暇驚心動魄隻字千金葢弘覽博物君子也昔王儉自以博學多識過陸澄澄謂僕自少至老惟好讀書無他事以縈念今公少卽鞅掌王家雖復一覽便諳所見卷帙未必勝僕後

兩人徵事儉卒屈於澄先生踰弱冠舉進士仕爲州太夫不數年年甫踰壯而罷里居五十年年至八十餘而聰明不衰門庭著紙戶牖置筆廣抄異書舌耕掌錄未嘗一日忘研究是天假之年以縱先生學問也假令先生少年登進士優游而致卿相蜉蝣之羽日及之華耳安得著述斌斌可以傳遠令聞長世若此哉先生上資天授下極人力非偶然矣某於先生爲通家子三十年登仕籍而山林草土居半距先生百里而遠每欲觀杜預之武庫叩任昉之經笥泛何休之學海遭家不造多病沉綿而先生修文地下矣將安所就正哉敬弔先生

以志愧恨至於挽歌誄章表玄冢而立思賢碑則先生之門人與四方賢豪有任其責者焉

祭初邠州

潛沱望國右姓爲初雕龍紹慶奕葉簪裾公年方壯登賢能書風華標令玉樹扶疎抵掌談諧河懸珠吐網羅百氏提衡千古豪吟縱揮烟雲風雨好鳥答歌落花起舞設禮非我養生在肆寄愁上天埋憂下地放則竹林和則柳惠且以永日且以適意五十曰艾如此頭顱公車蹴躃將何爲乎一命郎官再命大夫于蜀于秦傴僂以趨萊蕪釜魚壽春圈犢蝗出其境鸞棲在木萬戶口

碑諸臺薦牘去而臥轍生而尸祝手撫五絃目送歸鴻
知足知止身退成功九折回馭無泣途窮百石自免無
悶萬鍾范蠡蝦菜張翰鱸蓴籃筍青雀羽扇綸巾爲鄉
先達爲帝外臣徜徉物表領袖人倫醉白顏堂高陽名
里卽境華胥建杓畏壘藻麗蘭芬則有令子霧深豹變
風培鵬起不佞附驥孱焉垂髫歷四十年白髮蕭蕭攄
愧公野仕愧公朝音問頻數會晤迢遙余之兒婦爲公
姨女沐浴恩波綢繆情緒欲往從公煢煢塊處屈指來
春可摻杖屨公年望七澤雉神王香山洛下祭酒無恙
俄以訃來我心悲悵老成不遺典刑胥喪同榜兄弟三

朝四紀堇堇曙星滔滔逝水公不長生誰能免死巵酒
告哀聊復爾爾

祭喬華州

公貴介冢適生長華腴不席寵借資能自致身青雲之
上其賢於人遠矣甫三十而登賢能書又數年而威進
士仕州大夫項者入官道晉覲尊人方伯公我輩以通
家通謁公修父執禮甚恭衣冠質素言若不出諸口親
粥粥若無能其賢於人又遠矣方伯公多賢男子公復
多賢男子長者爲茂才席珍待聘且復抱孫天之福澤
聚於一門我輩不任企羨讚誦乃別僅數月而忽以公

訃來始爲疑愕旣爲恍惜造物者之於公何全畀之而
復靳久有之亟予之而旋收之也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此諸侯之孝所以長守富貴者何
獨公爲不然豈夫將張故噏知雄守雌陰操造物之權
而造物更深忌之耶情之所鍾正惟我輩孱在尊公伯
仲壎篪無以分西河之戚惟公生爲閭人沒爲明神擁
佑尊公以觀公子孫世濟其美之盛而已緘詞祖奠公
推尊公之分其勿吐諸

祭夏徐州

余與公別於壽春十有二年而公以己酉夏謝病其秋

余亦謝病會仲弟急難爲之周旋留滯江淮間公數書
招余歸余不能歸也謂仲弟事且竟旦暮可從公杖屨
而公忽棄我去矣病革猶以書爲訣且謂其子知己者
莫如余宜以志屬之余不悉公官中事其髫丱相與垂
五十年情狀復坐老憊善忘抆淚而書無論文不足采
且不得事萬分一甚負公生死之託念公與余兄弟相
與第異一姓耳余闒弱無以爲諸弟矜式愧爲家督惟
公好與人爲善匡余兄弟所不逮公之賢通國人雖婦
孺莫不知在余尤不可一日無公公齒又少于余豈意
余猶靦面目人間而公顧先余逝耶余妹夫魏穎超過

金陵稍談公居家及逢疾以來一切後事區畫詳盡公故不凡去來自非偶然穎超稱公知已不在余下余伎穎超不在公下幾何時而穎超客死濟上矣天其祝余乎非公之慟而誰爲慟顧慟有難以口舌見者爲文祭公說止此矣公其心知之

祭洪明府

余覩邑故志嘉靖中年以前邑令以遷行者十不得一而故老相傳市井細民单詞訟令于朝卒從吏訊民入粟賜爵一級與令講敵禮其亢如此自余有知令遷去者十七而邑薦紳差增於往民風嚚頑詆諆滋甚宦其

地者率以爲薦紳罪薦紳既負不避聲而令之憚悇益工且肆上官即有所聞輒曰是薦紳譊口耳余忝薦紳四十餘年見諸邑令可二十人其守之清白也其衷之坦夷也其政之慈祥也其貌與辭之溫文也孰如公者深爲邑幸有二天凡三月別去不二年公被刺以力不任劇當調此其故難言之矣公獨處邑二年家口甫至則已解職橐如洗不能歸邑薦紳與其細民臥轍者辦裝者各以班將事莫不究公然薦紳私虞有開罪公所者而公顧曰京山薦紳易治也人言殊不足盡信嗟乎使公三年報政成入爲臺省曹郎向朝衆訟言庶足雪薦紳恥而又奪公去公即不爲薦紳罪自公外見原者實鮮是使邑負不避聲終無已時也豈非天哉公于例不當爲博士而復乞博士乃得莒州令之謫爲博士者不三年淹即平進可復爲令而又不遷而客死妻子不侍側視去余邑時其窘苦可哀憐倍之寧惟余邑人福緣淺薄不得長稱公子民天之所以遇公亦大不仁矣何有于余邑公子以墓志見屬屢投筆而嘆無能發舒士民不平之感今爲文祭公稍索言之邑人業已尸祝公世世勿替公其尚以邑爲桐鄉世世子惠之乎

祭董高淳

昔公弱冠裒然爲諸生首余方從竹馬鳩車之戲見公來輒避匿公就而揖之語若以孺子爲可教者余垂髫充諸生而公已久舉於鄉名聲藉甚城南之社諸君子與公幸不棄余而內之則公益暱就余共席研書風雨連床即同生不殊也公形容甚癯而神鋒標映纖妍白皙如瑤林玉樹朗然照人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爲人陰重不泄而綴皮皆眞終身所往還無厲言遽色相加遺而砥節厲方不追趨逐嗜余誠無所似私心恒推讓公他日功名福澤雲蒸霧涌而詎謂公卒不利於春官守博士七年就常調爲令今未三

年而先朝露耶當公失恃時余有先大夫喪公貌日瘠
宦情日減嘗語余除服後謁選入聊爲博士送窮便歸
作菟裘計明年余浪遊吳越公在高淳三使人招余於
虎林姑蘇驥渚之間除館共張甚設而余以輿盡返公
意若望余者余迫念母度母氏無恙具鷄黍直造公未
幾母病余不能去于舍又未幾聞公病遂繼之以不諱
矣世路悠悠如公雅故幾何千里命駕艮愧昔賢幽冥
之中公將無薄余耶公子余女娟秀可念婚姻之好期
諸百世不幸俱夭死尚有待也而公今已矣城南同社
八九人者不三十年彫謝若晨星又獨公在旅邸自非

無情其何堪此公有子紹雕龍之慶屬余銘公墓雖不
文頗似中郎之於林宗無愧詞公歿且不朽余之不敢
負公地下請以公子爲左驗丹旐載發醴酒別公公如
惠顧舊好其必無吐之矣

祭陳明府

古諺有之仕宦不止車則生耳公筮仕令在彼錦里有
逆於心拂衣而起盛年肥遁功名敝屣視邴曼容無六
百石視陶彭澤過八十日衣惟量形居僅容膝園葵既
剪機纑何恤人言廉吏亦何可爲披褐負薪叔敖所貽
公有令子名重當時疋芴垂紳青瑣彤墀白雲親舍常
在心目露章上請從公初服城東別業碩人薖軸聚順
承歡惟日不足兄弟貴盛炳炳載籍家十朱輪門三列
戟棠棣名碑梧桐表宅五福先壽彼蒼所惜並以壽聞
其人罕有獨公兄弟台背黃耇言成侍史禮尊祭酒耄
耋期頤鴈行先後箕疇華祝公斂其全山中有相地上
有仙乘彼白雲帝所翩翩薤露蒿里復何悲焉吾黨小
子密邇師程九鼎古色八闋希聲天不憖遺喪此老成
椒漿蘭糈敬弔先生

祭董太公 代

嘗觀漢史所傳循吏代不數人人不數事雖以吳公治

行爲天下最而史至佚其名其徒賈生亦無所頌述則
知古之所謂循吏者奉職循理平易近民不爲非常可
喜以徼赫赫之譽於當時故民感其恩而莫能名後之
人慕其賢而亦莫能詳其事也明興爲通渭令者若干
人以名宦祠者僅某人而我曾祖與焉可謂難矣至所
以治通渭之政其詳莫得聞也惟邑志與碑尚在而所
書獨重在繕城一事而已豈其發政施仁寧不可勝書
後人欲書之而不可而聊志其大者以信今而傳後是
古循吏之道也嗚乎我祖昔丞宜君凡某年而推擇爲
令爲令九年竟不調謝事而歸遺功餘澤能使通渭士

民不忘於百年之後而不能使其身顯庸於百里之外爲祖孫者能不逮先人之萬一而所受享倍蓰過之蓋通渭尸祝我祖欲報之德而及其子孫我祖有大造於通渭身不食其報而留其有餘不盡者以貽我後人後人其何能忘之夫先世有美而不稱能稱其美而不能似之者皆不得爲孝乃今其所以稱我祖者止此矣某又聞通渭自築城後虜不致寇而日夜思齮齕其縣令祖嘗郊行猝遇虜伏叢薄中久之散去鬢眉一夜爲白而百餘年來通渭城稍頹圮爲廓而新之其他塞垣亭堠與內地郡縣之城隍以次綢繆三歲間無敢佚惰亦

努髯我祖治通渭之意卒未能似其美也嗚乎通渭曾孫所撫之屬邑也我祖在通渭視通渭如其家假令在今日視陜以西亦當如通渭嗚乎我祖不忍使曾孫之不穀憒其家聲則必默牖其衷助所不逮使無得罪於萃僚百姓我祖不能忘情於通渭則神靈肸蠁必爲和風甘雨順成百穀以終惠此方之民將自陜以西實靈承之寧獨通渭酹酒祠下㾓茲㥜憶怵惕悽愴良難爲心惟我祖其鑒之

祭梁明府

吾邑故稱沃土自嘉靖之季隣郡曲防以邑爲壑無歲不受水而民病矣景瀦之封也割名田以爲私藏政煩賦重而民愈病矣其牧吾邑者横政日出如水益深而爲王門虎翼垂五十年民蕩析窮苦上刻覈益甚則亦出其不肖之心以應之而吾邑乃遂爲仕宦者所鄙夷幾無以自解徼天之幸公來爲政其持守甚廉廉者或峭厲不近人情而公禮賢下士救乏振滯宥小過收孤特中情見貌與人言娓娓不置其意念甚慈慈者或姑息惠姦而公鞠訊詳審持三尺堅如金石舞文武斷者戢不得肆強藩中涓怙勢洊削寧拂其意而征斂必不可使無度監司慘礉少恩寧犯其怒而無辜必不可使

故入漕輓之令迅如雷熾如火寧以逋稞受下考而鷄犬必不可使驚天吳爲虐湖堤且潰城中萬戶束手就斃公晝夜乘堤與飛濤撑距而隄卒無損民不葬魚腹詩不云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自余有知五十餘年所睹記爲民父母未有若公者也顛連無告稍有起色而詎意公棄之不御耶比者大陵積尸二星示沴死可澤量其孑遺者方待公以生而公顧先往耶公之尊人春秋八十兩子稚從公宦邸未嘗有甘旨之奉綺紈之樂而公年不及強仕沒無以爲殮嶺海萬里遊魂安之神理荼酷於斯極矣豈吾邑薄德宲祚將淪胥以敗而不

能長庇公德宇耶抑陽九百六叔季之厄運吾邑與公俱不免耶不佞兄弟僑處隣邑不以朝夕承顏接辭而沐浴德意殊深因是以安其田里自今以往事且不可知有愛而哭倍從儔衆然此一家之私言也言不盡意而弟述吾邑輿情所爲愛戴悲悼公其大略如此吾邑誠不忍忘公公靈不泯亦不忍忘吾邑則有朱桐鄉故事在不佞與邑人共圖之

祭李進士

大丹君以才而奪其算使其才僅施於舉子業芻能土狗罷則無所復用君以才登進士嫌其早成遵養時晦

意在惡盈而天亦不益其謙此理之不測者也士若數奇若史所稱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者何限而君髫丱裒然出諸生上無何輒舉賢書升於天府探囊取物應手而至不捷於此矣五月披裘而負薪百歲帶索而拾穗彼其人勞筋骨餓體膚流離瑣尾生死不卒以速盡爲快而不得而君少年滿志豈厭世之喧卑耶日方曾泉湍焉先朝露又何驟也此事之不齊者也嗟乎自古皆有死死等耳即倍蓰君而壽且貴若胡廣更六帝周流四公三十餘年張萬福食祿七十年未嘗一日病馮道歷五國十一主出入將相三公三十餘年安在哉徒汙後人脣吻爲也與君年相若者禰正平以究死少於君者王文考以溺死孰與君正襟牖下爲得所乎其他鴻生鉅儒血胤斬焉爲泰厲者不可勝數而君有子娟秀可念能行服稽顙哭泣拜謝弔客矣所得不既贏耶余既已誌君不復詳君行誼第爲是說以寬君長夜之戚云耳

祭唐內史

吾邑冠族相望公又累世名貴人者也然起家貴郎官內史稱天子文學侍從之臣獨有公耳嫻於詞賦而多才藝書法書名畫古器用之屬兼所謂好事鑒賞二家

亦獨公耳郭有道之折角巾王右軍之蒲葵扇好尚小異邑人爭趨效之下至臧獲衣屨纖豖莫不取則亦獨公耳仕宦二十餘年而立朝與家食之日相半良田廣宅所不足論負郭不五里選溪山之勝爲園亭臺榭巧於承睞而工於取致于時唐中書嚴名傾楚中四方游屐無虛日而主人好客爲飲食歌舞以樂之朝夕無倦亦獨公耳不幸中讒口家見藉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而無流離瑣尾之態息黥補刖還於舊觀亦獨公耳公眞人傑也哉公沒而吾邑縉紳風流標致頓盡矣輶車既駕卮酒爲祖公聞余言將無若金谷敵蘭亭有欣色耶

又代

公之先世繡衣持斧施及於公蟬連圭組奕奕夙生軒軒霞舉鷄樹翰音鳳池接武昔在髫年秀美而文既登華貫綜覽彌勤盤盂科斗丘索典墳帙緗䌷錦杖藜閣芸抑有法書唐臨宋榻大觀大清絳潭雜遝安樂神龍雲光聖鴿顧厨米船丹青合沓鞶鑑罍尊瑤甕玉櫝褐紫砂朱鏽翠堂綠柴哥汝定秘色爲獨蠟鞭層鼎不混魚目西郊别業天造溪山亭館臺榭紆曲璘㻞隱囊紗帽翶翔其間路傍觀者睎此令顏芙蓉養紙荳蔻熏衣劍則櫑具纓則翩飛木爲蠟鳳詹蔔偃機匠心擘畫疇

其庶幾鍾鼓前庭絲竹後房教傳素女體盡天皇啓嘘閃電游戲窮桑維日不足問夜未央當生之樂公何不受鬼闞其室中以讒口雖則顛沛曾不疾首委運大化歸亡何有風儀文采照映後來蘭亭梓澤今安在哉我辱葭莩能不心哀公也達觀衎衎泉臺

祭梁學錄

朱明之天負嶺帶海地靈人傑興茲服采梁實多賢步元游愷公也嗣與醞藉魁壘詞華絺繡德馨蘭茝穎須囊脫珍惟席待豹文炳霧鵬翼培風廼登天府廼試澤宮飛黃服皁驥騖接侗及秉教鐸於畿甸中絃歌洋洋棫樸芃芃薦剡屢騰譽髦歸功賸我留京帝基肇始車書一統朝宗萬里登庸六館模範多士小大從公思樂泮水李下成蹊槐陰成市不言而喻躬行君子凡我朋儕合志同方情無適莫事有裁量塤篪伯仲久要靡忘曾幾何時罹二豎殃慟國殄瘁斯人云亡濟濟門徒戚戚心喪齋厨索然儋石瓶粟賻賵假貸僅而就木弱息踰若孑然誰屬道之云遠委頓與匱茲茲神理遇公何酷百年甫半百身莫贖南枝越鳥丘首正狐招魂返矣故國舊都生寄死歸壽夭同塗所不盡者遺若藐孤酹一卮酒遣一束芻況也永嘆友如斯夫

祭徐孔目

夫士之能流聲今昔者非其剖圭書帛不可廢之功則必有脩然矯舉不易詘之節若乃浮湛末位與俗推移仕則非通而其身不辱隱則非遠而其道常信如此類堙没而不傳者何可勝數也公今殆似之矣公嘗爲博士臨邛久乃稍遷至今官皆世之所謂散局下僚而善宦者之所不樂就也而公先後於此且十載矣身守儋石之祿食董給耳顧喜與賢豪長者游日致雞黍之奉必盡驩乃已故衣羸馬形容甚癯然揚衡矯首了無慍色居嘗手一編自娛至紙弊累渝不少休諸顯者之門

非公享未嘗一挫剌謁也嗟乎若公者豈亦古漆園柱下之流依隱玩世以容其身而自適其適者乎死生亦大矣其卒也無以爲殮其家數千里外無一語及他此其人豈難於儻然矯舉者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假令遭離運會充其志行安知無剖圭書帛之功可睹記乎乃今處乎溝不遇之間而不得以前兩者稱良可悲矣然亦安知後之人不以與夫柱下漆園者並談也先民有言荆楚古士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余等託交於公其若是矣世有未能深知公者則舉斯言告之雖然隱不絕俗廉不爲名士之上也彼身後之

事公又何擇焉

祭朱光祿

光祿朱公在明以萬曆丙申三月卒明年八月友人南新市李某始以炙鷄絮酒使奴之靖江祭公而爲文告之曰萬曆初元余與公定交同酬往者爲太倉王太常麻城劉金吾丘郡守獨余僦舍距公步武過從更密諸君子才藻蔚茂意氣激昂不敢以貲郎目公公自諸君子外殊鮮所許可至三年余以忤當路從史館外補隴阪公亦坐鄉里人讒言出爲王官棄之不赴自後諸君子升沉生死蹤跡無定又十餘年而余爲江湖汗漫之遊因就訪公後先凡兩月有奇公送我南徐依依不忍別又十三年遂永訣矣公故席父業米數萬石金亦累萬父死而散之與族人族人桀黠者故嘗有憾於公父德公爲扞外侮而少年跅弛不問家人生產頗好爲俠邪遊益置古鼎彝法書名畫家計坐損然江南北知有朱十六矣中年折節爲儒喜稱詩詩聞公卿間而好客彌甚客日滿座家在馬馱沙襟帶江海再涉風濤之險而得達以故客至不即去經時浹月無日不擊鮮佐以聲伎而時或不給則以其所愛古鼎彝法書名畫質子錢家繼之四方酒人詞客俠烈士游閒公子公無所不

入而公之名亦無所不具至晚舉九子復多孫後堂絲竹日異月不同卽江左累葉名富貴人善受享者莫能及公而公幾稱六十沒矣公所著作余爲序而行之奕奕可傳聞其家督賢內外肅給有身後之名無身後之累公生死復何憾焉念昔所游諸君子悉化爲異物未有至六十者僅公與余在不虞又弱一個矣余齒諸君子末固應後死然遭家多難極有憂生之嗟亦安能久爲世有諸君子墓宿草山川悠邈迄乎于茲未將卮酒良愧于心操筆哭公有來日無多之懼其意不宜備而詞不文飾也有由然矣公惠顧舊好尚其聽之

祭楊典客

人情莫不欲壽而公僅兒稱夭人情莫不欲貴而公受公名爲郎不得一日侍交戟之內人情莫不欲有子而公以兒之子爲子人情莫不欲正褓廡下與婦孥訣而公遠在千里外邑邑誰語此四者淫威等于六極而天廼以畀公公一鄉之善士也桀備馬卒舉公姓名相讚頌而受此酷罰覗天夢夢使爲善者懼矣外父光祿公子女各二弃婿而六女則余室子則內弟太學公一年之內相繼早世婿復喪公骨肉至親存亾各半亡者不復生存者安可久乎公以少女字余次兒身後之事一以委之余不德天降之割致夭余兒殊負公於冥冥比臨公之襄愴然不勝悲匪直悲公已也余爲公墓志涕與筆俱落爲文祭公復何忍剪辭公歸矣姨氏在女在余一日不即從公死矣不敢居薄公見余兒地下簞食豆羹之享其時分而餔之當亦不事余言矣

祭周紀善

嗚乎周公已矣世復有博極羣書著作不休如公其人者乎有難進易退一官拓落終身晏然如公其人者乎有不挾長不挾賢撙節退讓如公其人者乎有肝膽在舌傾蓋如故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如公其人者乎公滇產也滇自楊用修先生以博雅爲士範而士始斌斌好古公實稱入室弟子其後宦四方中原七子之屬若于鱗元美子與明卿者於公居師友之間而公文日益有名既爲襄邸史幾二十年以右文下士叅佐其主而襄比於河間東平蓋公之功居多夫在滇則滇重在楚則楚重在交游則交游重在諸侯王則諸侯王重人位不足夫爵有餘于公足矣獨以公之材美行誼不容於令而厄之以廣文又不容於廣文而厄之以藩僚又不容其久僑寓於楚叅首丘於滇也可勝悲哉余與公相見晩而相知殊深曾幾何時公遂捐館舍即有成風之斤安所得其質乎停車峴首以卮酒酹公聊求免於腹痛之誓而已無能毫髮益公身後事公其鑒之

祭李判官

公之先世與余俱出自吉水谷村蒜西平忠武王之裔也余家徙自國初而公稍近然余高祖傳五世不滿十人而自先大夫貴顯垂六十年于故業不甚增廓公之產雄一州而子七人修其業息之諸孫又多材諝方與未艾公雖起家貲郎然實邁種而興屢仕皆有聲謝不待年享林泉之樂者可一紀余秩秩公稍加而進速官謗退無鄉曲之譽先大夫終始完名誠不敢望其去公

亦遠矣夫均爲西平之裔而公特起自楚以振中葉之
運余廝祖父所遺不能自表見于時豈不愧哉公于谷
村德有點籍征繇本支之親緊而不殊而余頃官虔州
過故鄉謁丘墓頗有他族相冒者紛紛聚訟莫可盡原
恨不及先大夫存日討求故實則尤終身之負也嗟乎
公所謂自遠而有耀者乎即欲如五世首丘故事不患
族葬之無從矣古之祭者有祝與宗余爲公宗人故酹
酒而祝公者亦宗人語耳

祭徐丞

嗚乎千金之資斥而食客連車騎結守相一何腆也晚

乃廢業而負進三載丞邑歸槖如洗夫孰不嘲公爲失
計七尺之軀矯健亡患恣意所歡垂四十年晚乃病不
仁轉側帷第以沒夫孰不哀公爲鮮終嗚乎以所嘲嘲
公則久宦滅產呼舉阿堵物者其人何以書簡冊而膾
炙士君子之口以所哀哀公則闒跂支離無脤無趾其
人何以尊生自樂走公疾而齒痛尼適來時也適去順
也公素捷悟縣解豈與夫疏屬之拘同苦哉儒不盡其
術仕未究其施視而不舍或在斯乎而公二子傻爲之
矣循題奉酹攺慼爲戀公將無栩栩然其色喜僊僊然
其獨往耶

祭王少尹

夫搢士君子之素履非鄉評則宦蹟此存乎人者也搢
士君子之福應非壽考則子孫此存乎天者也存乎人
者過不必盡合施不必盡究取足於力之所可爲斯無
怍人存乎天者或過或不及其分數愈不可定而要以
得之非倖斯無愧天故天人交相成而亦交相勝然成
之權常在天而勝之權常在人苟有以勝之即不相成
何病焉公之處於家也上有察父貽謀燕翼不得爲殊
尤卓迹表見於時而宗族稱孝里黨稱悌是亦足矣其
出而仕也職在貳令非可以便宜擊斷獨行壹意者而

上之人嘉其廉幹下之人驛其聲而唫之丞何負人哉
公年甫及指使丈夫子四人通經術有美材公不少待
覩其嚮用彼長樂老多幸民並以遐齡歷踞華膴想其
生存時委瑣僕遬奄奄泉下人耳孰若公正襟牖下考
終命也壟斷富貴誠無所比數即萬石之後醇謹少衰
與公慚卿卿慚長者又何可與公象賢來體相方也公
修其在人者分以內無遺行天之報公猶若有不相直
然庶幾能成公而公居然自勝矣故曰人之君子天之
小人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不逆寡不雄成畸於人
而侔於天者則天人也嗚乎執此以論公可矣

祭蔣參軍

君修幹而豐頤音吐如鐘起家曹掾五仕至參軍歷
中外垂二十年所至抉姦剔蠹以廉能稱生平立義不
侵然諾急人之難不惜傾橐四方豪傑趨之如市而其
事大者人或未必悉獨余從君遊久晧記爲詳　永陵
晚歲彌切枌榆之思號曰家裏而會有盜　獻陵衣冠
珠玉者中貴人嫁禍有司懼莫知所出君獨曰中貴人
與有司共典守山陵者也有司急捜盜盜得矣中貴人
何辭彼必行賂求脫脫則俱脫耳於是下令大索之三
日盜獲而中貴人行萬金變倖匿不以聞自中丞直指
以下亦捐萬金付君不問出入君才用十之二三其餘
悉歸公帑而　景恭王之國兩承奉挾勢榜掠長吏圍
李氏無饜君從中貴人掌司禮者乞一言下承奉所承
奉戢不敢肆所全活與所節省無筭矣君初仕文思院
大使而
穆皇帝大漸當治山陵朱司空方攝部事行河君過余
言嘉靖中嘗治陵將遷葬
肅皇帝後以
容后梓后南祔不果用此可因也馳使報司空司空從
其議所節省益無算矣

慈聖治胡良河橋屬君視作度支稽覈中貴人乾沒無
所容
上御講筵江陵相薦君
上顧馮司禮俾記其名于屏時君外補且有母喪司空
特留綜事擢二級已父又喪服除稍遷衛參軍而世無
復知者仕遂不大顯然歸十許年年七十餘而後卒亦
無憾矣君諳世故而推少文余謂君所以能俠烈正坐
少文故今縉紳善文墨議論其名實不如君者何可勝
數哉先君之沒也葬以除夕元旦惟君蒙犯氷雪過而
執紼慟哭流涕余深嘉其誼去之終一星而余復撫君
棺也涕豈無從君之靈其必能鑒余衷矣

又

君沒四月而余得憑其棺酹一卮酒是時君之後婦踰
艾少婦稱老二子壯諸孫五六人舞象食牛家有餘粟
郎而里黨睦余竊爲公身後喜今三月矣君季弟與君
家子積不相能而至於訟罪以久不葬君故於是卜以
今月之吉舉葬而先期余急難詣郡君弟與其子與君
之子皆就余邸中相顧甚悲且内自愧也夫葬親恒事
而君之葬乃以訟舉君生平爲人解紛拯難甚衆而沒
後不能保其子弟無鬩墻可不爲流涕長太息哉余居

郡二十日事未得决而歸歸則雨木氷栗烈之氣中人病不能爲君助執紼然余以兄弟禦侮而病致闕禮於朋友之葬君固明道義者其諒我矣

祭田翁

蓋嘗鬥力與命之論功矣力固無功於物而命亦莫能制力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壽夭富貧不知所以然而然此東郭先生所獨見而西門北宮二子之所寐也以今觀翁詎不其然翁席父貲而饒貌媿然便便其腹大嚼轟飲嘗入粟爲王官不赴里中無豪易高每會輒上座祭酒幾於廉頗斗米秤肉周伯仁歲才三日醒矣其漁

色不擇稚齒婁婧里婦之陋重臺之賤夜無虛御而神自王擭臂離跂謔浪吳譁曾不小倦初舉子有迷罔之疾翁愈自恣斥其產以窮當年之樂無貽所不知何人乃迷罔者久之若王濟能御惡馬至畢孫數人翁晚又舉二子皆有知慧六十而足稍不良於行然不疾痛害事大嚼轟飲與好内自如七十有奇而後沒而產落者亦日還舊觀翁於壽促之而彌長於子置之而彌有於富散之而彌聚豈非命之所爲力不得逆耶竊悲夫世之人皇皇然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然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若疏屬拘而怪哉鬱也卒以精慮煩散傷其天年則何益哉余將假翁以開世之寐且併告翁翁亦偶合者耳始願寧及此如及此而爲之抑不知命何以待翁矣

祭辛鎮撫

昔漢將軍辛武賢勇略顯名未竟其用有子慶忌行義修正謀深慮遠位至左將軍執金吾爲國虎臣武賢之名繇此益顯矣武賢從狄道徙昌陵而後留長安公亦長安人也長安之材官騎士良家羽林以百數而名梟俊者指爲公一屈然生不得受偏帥之任展橫草之功位才武略將軍沒不得象冢祁連在牖下尺寸地耳乃

公之子備兵塞上分閫秦中雅爲時論所歸異日當爪牙肩臂之帥西破羌而北分黎單于金貂閥閱或不在子眞下人且以武賢目公公豈其苗裔耶何迹之肖也語曰人貌榮名寧有既乎夫名豈必在其身因子以名名固遠矣余等與公之子共事於茲公歸窀穸酹以卮酒所引說辛氏故實也公其聽之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祭李太公

蓋嘗聞之生非貴之所能存亦非賤之所能夭身非愛之所能厚亦非輕之所能薄管夷吾告晏平仲以養生之道肆之而已勿壅勿閼子產之兄朝與其弟穆娶酒千鍾積麴成封雉齒姣婧盈於後庭三月一出意猶未愜而不足於子產之所以治鄭者以爲持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矯性情以招名非自然之道也世未嘗不怪誕其說而今以翁行事觀之良然翁故以孝弟力田起家而車不就公府之辟有子貴爲人主師以其身爲人主師父而衣不緇京洛之塵居無戚容無疾言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公卿守相之造請田父樵叟之往還牧豎馬傭之奔走不以倨見不以出亡爲解也江淮以南山可登溪可釣花石可槃名園別墅可遊縉黄之宮可棲者無不歡至也耳不聞理亂之事而繁絃急管吳歈越吟遏行雲而動梁塵者不絕響也目不涉黜陟之章而娥媌靡曼鳴瑟跕屣與龍陽子都環左右而競妍寵者非闌御也力不勝杯酌而性好客客至剸肥擊鮮樗

蒲博簺藏鉤射覆壺矢弈棊遞進並作遺簪墮珥滅燭絕纓客醉言歸主稱露未晞也手不操籌算口不問家人生產而顛官談優詼諧滑稽之說丱童娠女巾拂丸劍之舞尋橦復索之觀伶工幻人曼衍魚龍角觝之戲未嘗不諦聽審視繼日以夜也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爲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如此者蓋八十餘歲而翁始沒而又以其道授元子石鹿先生先生所爲相天下者誠非管晏子產所敢望然其爲道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因其勢不爲事始順其情不爲物先蓋與翁之指脗合而天下晏然受其賜者十餘年嗚乎世亦有以翁之道養生者而反以捐生世亦有以翁之道爲治者而卒不可治而翁以養生則壽且多富多男子以授其子則天下治且及翁之存歸而藏之共樂其樂者有年矣豈所謂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可推之於天下者耶某等皆先生所舉士不能以所受於先生者用於世而竊窺夫先生所得於翁者世或未盡知也翁今逝矣極生之樂者忘死之哀其聞某等斯言也當無有听然而笑逌然而適者耶

祭張太公代

天祚有明賚國之禎爲萬世程眷求禹迹深山大澤蛟

龍所宅得楚江陵三峽是承二嶽在焉維太虛翁玄衡
爲躬江漢盪胷帝庸嘉止盩厔以元子克濟其美令聞令望
先皇
今上師然後相爰秉一德用其全力以匡社稷王道平
平無黨無偏作周孚先北斗斟斟運策沈沈利若斷金
衆法布専衆才著傅衆生嫗咻降五單于南粤蒼梧如
薙萑苻九廟有那兩宮樂飫四海謳謌偃武修文伊誰
之勳
帝曰相君相君不有臣有父某敎臣臣受
帝則貤恩疏爵而尊高大其門

二后曰猗嚌謂
帝師師其父其尚方分織大官績食以彰翁德翁安五
鼎相安九鼎壽與國並翁乎何歸朝露以晞相君欷歔
上書解組不能事
主將還於楚
帝曰先生重所自生朕身匪輕
先皇顧命柰何弗敬而致國政相君揮涕屢請於
帝願臨父寥
帝甫允辭與先生期襄事返而君義臣孝於人心恔契
合非貌相君持服翁瞑其目綴以後祿父子君臣序厥

彝倫百代所遘闡諸昔也凡稱相者父母天下相爲衆
父翁衆父父德施旣溥兩戒山河其原維何秦野寔孕
爲秦封吏援茲分義告而揚觶弔生傷死禮有之矣翁
其歆只

又代

嗚乎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彼爲善
人者身雖不用於時而心固屬望其後人可以亢厥宗
而大其門顧後之人賢者未必顯顯者未必賢又未必
賢爲名世而顯爲達尊卽有之或晩達非蚤貴而風木
增悲鼎茵虛設孰見其親之猶存蓋功業聲名本乎人

富貴福澤本乎天畸嬴豐嗇天人交相爲勝而古今難
以同論嗚乎翁之元子少師先生三十爲帝之師四十
秉國之均以
先皇之恭默而大阿之柄不失以
主上之幼沖而黻扆之化日新
祖宗二百年頽廢不可復之法爲之更舉唐宋以來驁
驁不可制之虜爲之外臣此所謂賢則名世顯則達尊
而舉世莫望其後塵者也無論少師之孝翁卽
天子尚呼爲先生父而不名居第服食悉出於尚方御
府絡繹駢蕃不限以常程而

二后亦時時慰勞存問謂翁之起居食息有係乎國家
蒼生無論國之酬翁即天亦錫翁壽豈年踰七十而步
履矯健視聽聰明又耋以合德齊年之配錫以諸子諸
孫有文有武車結駟而冠聯纓翁不試其身而詒之子
人因其子而歸之翁功業聲名若藏外庫而取外庭何
思何營翁有施於人天有報於翁富貴福澤若責左券
而探囊中孰缺孰盈天人之間遇合感應可謂千載一
時莫之與京矣而獨靳翁以百年此則不能無惑於人
情嗚乎遺弓墮髯天下臣民至今猶想
先皇之儀形方其大漸憑几手以

主上付之少師諄諄顧命有耳者所共聆五六年間官
府一體海內安若覆盂而固於重扄翁今往矣從
先皇鼎湖遊也其爲陳說
主上所以眷遇少師與少師所以忠勞國家者必大慰
先皇在天之靈即
二祖　八宗吾知其居歆血食而妥宴於冥冥嗚乎翁
欲以功業聲名付之造化而天卒以畀翁無勞而功自
高逃名而名益親天欲使翁之富貴福澤於世無兩而
翁留其所有餘者不盡享於百年之身來或掇之去或
棄之夫然後知天人交勝之說誠有脊而有倫嗚乎翁

生爲哲人沒爲神明儻以某等之詞有明信也其享此
澗溪沼沚之蘩蘋

又　代

嗚乎翁之存也身爲國老子爲
帝師富貴福澤凡人間不可希冀者畢集於一門而冠
絕於一時此豈天意有擇而私翁之沒也里巷不歌罷
春禁烟至於薦紳韋布無論遠邇親疏皆竊比於動輪
之賓潰酒之賢此豈人情有爲而然嗚乎翁子少師公
十載台司兩朝倚仗玉燭既調璿閭無恙驕子稱臣海
氛掃盪使八荒億兆生靈得以相生相長充然太和之

醞釀微翁則孰爲少師父微少師則孰爲聖明相是天
之所以富貴福澤翁者匪直私厚其身固上以爲社稷
之計而下以答蒼生之望也方翁訃至
天子當宁輟朝長喟璽書郵唁即家人父子何異附於
身者尚方之秘器視其兆者左貂之中貴
二后脫簪珥而賵賻大史馳六傳而襄事殊恩異數不
惟二百年令甲所未具從有君臣以來耳目所未睹記
也嗚乎莫尊於
天子尤莫尊於
天子之親而其所爲翁身後慮者猶若欿然其不偕況

某等忝官九列嘗爲
主上分憂且受少師公國士之知休戚實相維繫者耶解驂而賻涕非無從生芻一束千里將致蓋不以生死之恒情而以天人之大義維翁有靈彲彲來歆

又 代

世言五嶽四瀆能出雲雨生萬物與寶藏殖貨財其功德與二儀並而後人所以報享之者其禮視諸三公其義達諸鴻世至於崑崙星宿嶽瀆所發端也名不列職方祀不載祠官豈所謂至仁無恩大海無潤者耶自翁之元子少師先生爲相而宗社奠安宮隣昭泰吏修其

職民狎其野黠虜來王寓內晏然功名與五嶽爭高利澤與四瀆同流矣外則四夷之君長僻則山谷之耄稚皆能誦少師先生之相業而積善之慶所蓄者厚義方之教所成者遠其知有翁者或無幾也此與祀嶽瀆不知有崑崙星宿何以異乎國家生靈不可一日無少師即不可一日無翁而翁年才踰七望八瓢已遺矜長逝矣詎不悲哉翁爲國家生靈生少師少師忠國家福生靈以事翁雖重茵列鼎不足爲享雖橫玉鳴金不足爲榮雖子姓貴盛不足爲福雖冥靈大椿不足爲壽雖鍾彝竹帛不足爲名今又何以違養長逝爲悲也某等爲少師先生所舉士譬則五嶽不遺土壤四瀆不擇細流功德高深未効涓埃之報而頃者有事於泰西望崑崙星宿出焉推原本始翁有大造於某矣椒醑蘭蒸聊循楚俗以薦翁之几筵禮曰祭先河而後海竊附於古人源委之義翁其鑒之否耶

又 代

世有負豪傑之才而斂之不試考槃以樂若鹿門谷口不足以論翁中之所持世有處布衣之位而化行於鄉俗易風移若西河畏壘不足以論翁外之所施世有積善累行位不稱德而留其後人以必爲若高門植槐不

足以論翁身之所詒世有子孫多賢貴盛無兩而身猶得及其時若八龍萬石不足以論翁後之所綏太和會於今日曆數歸於聖人而翁之子少師公應期名世學焉後臣爰立十載玉燭調均天下晏然四夷咸賓此其聲華福澤豈尋常所睹記者可得而比倫蓋國家二百年間豐功厚德周浹旁皇薄海謳歌協氣洋洋天則生少師以爲之相使天柱常立而地維永張扶輿萬里靈秀渟將將全畀之少師而莫發其祥天則生翁以爲之父如名山喬嶽方能興寶玉而毓鸞鳳故翁之籍不通承明而勳勞在社稷翁之政不出戶庭而利益遍遐荒

翁之繼述非孝子慈孫而百僚萬民翁之受享非金貂圭組而鍾鼎旂常嗚乎孰位極人臣而父母無恙翁鶴髮駘背見元子之爲上相者六年況文武斌斌諸子諸孫後先若彼其相望孰爲人臣父而受天子之母之貺兩宮深閟識翁之名姓車馬如流水游龍朝有饋而夕有餉在令甲大臣之親没則賜祭與葬然得之者或以爲難而翁訃一聞楓陛椒塗咸輟樂減膳以助悽愴至損尚方經紀其家又特馳肘腋之大璫爲之部署喪事視作斥上凡臣所不能必之於君子所不能致之於父者惟翁之存没爲俱全鏤諸金石筆諸史策足萬世一

特也復何憾之有焉某某骫髒濩落受少師公特達之知而非以私昵取憐語曰蔭木者思本飲水者思源某於翁情關休戚奚必其生平杖履之周旋瓣香束帛斗酒豚肩聊以侑酎云耳翁其無以爲薄而舍旃

祭劉太公

昔少宰公舉進士讀中秘書迎養太公京師而某以通家子登堂下拜承顏接辭蓋有烈丈夫之槩而敦隱君子之行者也少宰爲給事中忤權相坐謫某往視之而泣少宰亦泣僕不惮一謫第以考功令中我家大人謂我誠不任職媿相負耳而太公聞而色喜令兒謟事貴人郎一歲九遷其官老父羞覩其面而少宰始安蓋迴翔於邑之丞若長者三年而後就常調入爲郎又數歲僉觀察事太公或時從遊或時家居升沉淹速不項焉干之胷中而少宰奉其訓寵辱不驚喜怒不形公清直亮甚爲士林所宗太公以大耋之年垂拱而觀其成教忠燕翼發祥贊祉太公之爲謀長遠矣太公少也嘗有委吏乘田之任而不盡其用以貽其子子之能仕又不以名位升沉淹速動念而卒能收其令譽窮福極考天之默相太公何至哉少宰善視某三十年如一日而其官楚也兄弟急難賴公得無覆没感恩知己兩者胥有之

少宰今斬然衰絰之中休戚相關能無悲耶三十年才如一日而少者老不可復壯老者没不可復生追數往事有涕漣如太公其顧予之將乎

祭劉太公

昔漢于公賢而隱者也嘗高大其門令可容駟馬車而其子定國卒爲廷尉丞相封侯夫于公身不試而貽其子以貴顯若責償左券定國有聲漢庭世因以知有于公蓋兩賢之然僅聞于公耳其爲定國之母者未知與于公儷德否也定國貴有駟馬車矣于公身及見否未可知也說者又謂于公當積德於冥冥不宜自引遠高

大其門以望報又以定國爲廷尉處宣帝綜覈之朝刑獄失中其史路温舒言之而定國無能攺於其德至疑所謂民自不冤之說爲非當葢人無全善而天無備福率類此嗚乎若翁者兼之矣翁續學綴文閚荆楚間業已待詔公車而棄去不爲有老萊子龐德公之風焉秦淑人裘褐相之山中澤畔相對晏如也若梁鴻冀缺之婦焉世所稱小魯先生者爲翁之元子翁授以經爻爲帥子爲徒要以問學行誼無媿古人而止先生起家秋官郎晉隸天官嘗一大計天下吏天下吏稱平而獨不榮爲選郎翁卽不令先生爲選郎爲郎久貲得貳北卿

寺而先生乃請南翁卽令先生南先生爲南光祿勲四載始入爲太常已爲大廷尉心念翁與淑人齒暮矣不欲離膝下翁曰士持一經博九卿吾從田野間服九卿之服稱草莽臣主恩不薄惟平亭三尺以佐天子中興之治吾夫婦當日加匕箸耳先生遂不得歸而翁且病無何遂不起淑人者慟翁亦病亦不起矣方先生爲吏部廷尉時郡國守相過其門以奉翁歡而翁輒避不見望其室庳若衡宇三朝屢以先生之爵爵翁而翁不以加於里黨冠佩伏臘祀先一御而已先生有所享必稱二人之貽有所事必曰二人之教然自常祿外不以四方珍奇物爲翁與淑人壽數歸省徒步里門身若寒素然學士大夫交口稱先生者不曰𠀤尺無枝亭亭獨上則曰夜光明月萬鎰連城而推本翁與淑人之善誨恨不得一式其廬以爲快嗚乎翁何媿于公淑人能爲于公配至所以啓佑先生者則不在駟馬車亦不預大其門以待也先生才賢何啻爲定國又及翁與淑人存日貲以廷尉之秩而食以廷尉之奉至所以孝先生者亦不在駟馬車亦不必大其門以侈先人之志也明德過漢遠甚自翁與淑人有徵矣又何庸垂髮齊眉期頤耋耄而後稱壽哉某等皆先生所舉士知先生

純孝其哀思翁與淑人也無異孺子之慕卽養以三公算以百年猶爲未慊於志今祭翁與淑人其詞多以慟而不敢以哀翁與淑人試垂聽之否耶

又代

楚人稱龐德公爲賢以其隱鹿門而遺子以安楚人稱老萊子爲孝以其學孺慕而奉親之歡夫子之能仕父敎之忠身既隱矣又何必與其子同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彼斑斕五色以爲娛孰若顯親揚名而垂無窮之聞此兩人者豈生當周漢之末造道有所不可行故父子子甘白首於丘園而蟬蛻世之浮榮耶翁與淑人

則異於是翁蓋闚覽百家況酣六䄵譬之于政天祿秉青藜於金匱登高能賦稱詩論志譬之淮南鴻烈寓風霜于隻字澤宮中選公車待詔方斯時也四方之事翁所優爲百代之名翁所雅好而廷尉公業已登賢能書矣翁曰惟名與功不必其身留所有餘以及後人於是乎始藝秫歸之野而垂江漢之綸淑人相之椎布操作中饋聿新教子義方宅必卜鄰蓋聞之者莫不喜梁鴻之得婦而見之者莫不擬冀缺之如賓維我廷尉文經武緯玉質金相敭歷三朝績用彌光山公啓事定國無冤卽古人可與頡頏而鼎食鮮衣鳳誥鸞章芝蘭玉樹

奕葉煌煌天之祚公亦已備百順之祥翁之隱如龐德公而篤生令子爲國楨幹則非絕人逃世以爲高廷尉之孝如老萊子而身試其用報及其親則大孝不匱奚啻用力而用勞此載之圖史索之海寓爭仰止其休美而況余生同桑梓又況余之于忝爲廷尉公門之桃李耶生不能臥元龍之榻卜仲宣之里於其沒也生芻一東庶幾乎南州之孺子公與淑人或其鑒止

祭朱太公

昔漢班定遠安集于闐以西踰葱嶺迄懸度致天誅蠲宿耻出入三十餘年得遠夷之和而同異俗之心勳名迄乎今茲稽之史則定遠實受成于其父司徒掾叔皮當隗囂死時叔皮上書請復置涼州部護羌校尉理其寃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得儆備從其言良然范曄傳叔皮不載此書而獨於西羌傳見之世知叔皮文士耳不言其詳將略習邊事也今天下稱折衝厭難有社稷功者無如中丞和陽公起家進士嘗爲令洛楚間及南北司馬省而任西事獨久繇觀察治兵金城酒泉武威張掖之間十年晉中丞討西夏叛賊致天誅而蠲宿恥其功倍徙定遠某有叔弟爲中丞門下士竊聞太公故嘗

爲茂才以高等食縣官廩而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中丞秉鉞於西也太公實授之方略而中丞奉以周旋無失隊是以隨試而奏膚公史稱叔皮通儒上才行不踰方言不失正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守道恬淡之篤雅與太公合叔皮年才踰五十不及見定遠封侯萬里之外而太公於中丞適覯厥成

天子行延世之賞以中丞之爵爵太公寵靈光大朝野豔談之仲升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而中丞赤舃遜膚緜野開堂視太公寢膳就養無方太公又以大耋考終遭遇之幸福祚之厚班氏父子未有也太

公胥於兆四方客操炙絜而擂挽誄者不勝數某特以
班氏父子相方使史氏有所考述焉善則稱親禮也亦
中丞公意也太公其垂聽乎

祭韓太公

孤從翁之子伯仲遊也十有七年而後得見翁里第於
時仲子今宗伯為大司成稱天下模楷而翁年八十高
矣天子嘗雨以其子貴貴之即吳中多貴人如翁為貴
人父者幾何吳中故重貴人諸為貴人父者一命而車
上傳矣翁不其然當孤之候翁也門者以出亡辭而微
知孤與宗伯交好則延入中堂坐上坐天方雨小項俄

而有老人衣大布衣冠白麓冠履編蒯不剪之履徐徐
從外來孤殊怪之以為翁不應挹損若是以為非翁其
神理非翁莫能當也蓋踵及於階而使者報主人翁至
孤走迎翁翁吳音而揖孤就席其容寂其額頹凄然似
秋暖然似春悶然後應汜而若辭不憤憤為世俗之禮
以觀衆人之耳目孤為之卑阪失色項項然不自得也
翁初度七十宗伯以安車御翁翁不來孤為修祝者之
辭盛稱引吳中多快意事謂翁必不能忘吳而遠就其
子之養蘇今言之翁奚啻忘吳且忘有子奚啻忘子且
忘有身其古之至人和天倪休天均鶉居鷇食者哉而
奈何以世情世法之言為翁道也嗚乎翁忘身則忘死
生既晏然寢於巨室而孤奚以哀為聊以自志其媿若
雲將之於鴻濛遇天難而卒不能與天為徒也

祭徐太公

翁春秋七十有九而視聽不衰趨拜强駛
天子又以翁子之貴貴翁朱輪盤紱後先相望可謂壽
且榮矣雨為博士其子弟尸祝之歸於鄉而父老推為
祭酒有司禮為上賓沒而祭於其社可謂有令名矣仲
子文學治行度越楚林功用未艾諸季若孫懷瑾握瑜
處囊而脫穎者踵相屬也可謂有賢子孫之樂矣窮福

極考以其全還造化即欲為翁奏楚些舉紼謳溥固無
從也惟惜夫今之時翁不多有而傷夫邑之俗翁不可
無田舍兒贏儋石儲輒恣欲極奉不勸敝不止而翁衣
原憲衣履敝東郭其為人小有才或差得志動以意氣
加人而翁恂恂退讓雖息養廝役必柔聲婉容接之蓋
少年輩竊嘲之翁自若也然亦畏為翁所知稍自戢檢
而翁今已矣末流之敝不知所究矣舊歲先君子不禄
梁傾岳圮識者有殄瘁之嘆翁復繼之後生小子將安
倣耶某與仲子皆以薄宦遠遊病不聞狀沒不及含以
此思慟慟可想也語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兩家子

姓各守其家訓毋爲薄俗所移地下之目庶可瞑乎醴
酒告公公從先君子夜臺遊也其分巵而以斯言聞之

祭陳太公

翁昔弱冠與先大夫並以諸生知名兩人聲相慕也一
見如平生歡先大夫通籍領方岳而翁猶不偶然先大
夫每過蒲騷未嘗不存翁翁雖襴衫側注乎視先大夫
騶從軒蓋茂如也士論蓋兩高之翁將艾始明經貢太
學而不伎某有天幸從翁仲子伯含之後成進士伯含
方正有標準某么麿無所比數獨以爲是父執之子也
昵就不伎既而伯含拾遺補闕在禁闥之內於時天方

授楚從政者新炙手可熱而翁第以常調傾監州行甫
踰年遂自免時移書督敎伯含侃侃持論無阿邑貴人
居頃之伯含外補矣某亦出爲疆吏稍移長安而伯含
來守關西則以李恭人喪歸又踰年某以先大夫喪歸
服除伯含念翁老不欲去子舍而
上方勵精政事大臣多所誅進更置海內諍臣烈士推
轂伯含甚力翁於是復迫之官入秦幾何時而翁奄然
不祿矣嗟乎秦豈其鵩鵲也哉而不祥人若是天下有
無父之子乎病不知狀沒不奉訣楚人有七月哭於秦
庭者某與伯含凡三遺焉事而可先知褰足不敢入秦
矣以某之慟憶伯含之慟以伯含之慟益某之慟寧詎
如恒人傷死弔生之情耶九京之下翁有先大夫故交
甚善顧先大夫壽不逮翁而子復不若伯含是不能無
遺憾矣不腆絮酒漬之包茅聊以告哀云耳於翁懿美
勳伐莫贊一辭抑所謂意滿口重詞殄不流也

祭費太公

今所謂封君者其人非閭巷田野亦必由他途起家不
敢其子之貴者也今所謂鄉舉者卽不能盡成進士朝
謁選人而夕拜官卽不能大貴內則卿寺郎曹侍御史
外則岳牧以下饒爲之固未有棄之終身不仕者也其

父鄉舉其子成進士父必仕仕不如子官始就封意若
不欲因子以貴父子之間有兢心矣子既仕得以貴貴
其父父必欲貴自已出不卽就子封若薄封君不爲是
臣懟主也兩者何當焉而舉世蹈之不知其非乃今獨
見公公之舉於鄉也先後凡七上春官子國聘以進士
讀中秘書爲給事中會覃慶公遂就封而國聘又以忤
當路出僉觀察事無何復抵謫籍矣國聘後日顯庸誠
未艾今秩不過下大夫公力能自致而急於受子封子
之能仕父敎之忠子之能忠何必父仕此祁奚所以舉
午也禮於君賜有受無卻辭卑取尊庸有愛乎國聘以

給事之年受命於朝公卽以其年受命於家無敢或後得寵若驚則正考父傴僂之指也君臣父子人莫大焉微公誰與明此者公爲德於鄉月旦評甚善國聘儒雅風流後進所宗里中人又多君子必有能爲公不朽地者不佞獨舉君臣父子之義可以備傳誄銘表之采矣

祭周太公

翁席父業擁高貲而跅弛不治家人生產獨秉良剌肥曳綺履縞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前有墮珥後有遺簪六博投壺履舄交錯申旦不寐以爲常而歲入不足共費家具爲耗幾盡矣不二

年而參知君起翁豪舉如故居恒語人唐舉相蔡澤食肉躍馬才四十三年耳其人又曷鼻巨肩臂之沐猴而冠孰與乃公頎而偉且奚啻四十年天假以溢我足矣蓋古之人有行此者齊管夷吾晏平仲鄭公孫朝與其弟穆衛端木叔至公而六翁其有道者耶當其贏不留如詛盟何知夫後之詘也當其詘不殺如歘冬何知夫前之贏也當其再贏又若固有之何知夫前之詘也彼視夫儻然而來儻然而去者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安時而委順哀樂不入焉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帝之懸解矣翁男子七人孫若曾孫女若女孫幾四十人生而棬韝鞠𦠆侍酒匕食沒而哀免擗踊涕泣號呼廝事至不可容人皆羨翁極生人愉快事不佞謬謂翁無畔援歆羨不狥生執有得其所謂于爲光孫爲水者自有蹠無自無蹠有一也奚以子孫之樂而樂翁以子孫之悲而悲翁乎

祭王封君 代

今世之都膴仕而受重祿者有能皭然滋垢之外而不以衆所淋漓艷冶之慾緇於其心者鮮矣況夫抱關擊柝之吏固爲貧而仕者乎今世之都膴仕而受重祿者有能諳止足之義崇易退之節先去以爲民望者鮮矣

況夫抱關擊柝之吏固可以浮沉而無事者乎方先生之仕北峽關也其職蓋比漢障塞尉譏客出入云耳豈有所大郤大窾不可爲者哉曾不踰年卽謝事而歸可不謂貞乎其歸也視囊中奉才二金則又笑曰膴矣吾何功而堪此不可謂廉乎世所求於膴仕重祿之人而不可得而得見於先生抱關擊柝之吏固非世之所責望者也難矣先生卽貧脫身爲人緩急且日與里中父老醵金爲驩若不知其室窘然者先生卽隱又能敎其子以成名出典劇郡歷方岳莫非奉先生之敎以周旋若先生者豈所謂貞不絕俗廉不爲名庶幾躬君子

之行者耶余與先生之子爲同年得聞高誼爲悉乃者
仔先生之鄉未嘗不望閭而式也而今不可作矣鄉之
人士失其所矜式士大夫之仕是鄉者無所禮於其廬
陳詞酹酒維以告哀固不專爲通家休戚之情也

又代

夫人懷當時之志而不能以自用未嘗不欲託其子夫
人履尊膴之位而顯名於一時未嘗不欲報於親然而
父不得傳之於子子不及効之於親斯二者往往有之
此其際蓋亦有造物微指焉非夫人之可以意度而必
致者也余聞公少時嘗投牒爲郡從事矣其爲從事也

不以升斗筐篋之役自苦而以嶄岸環瑋之行自喜曉
乃俛首受一官官且卑不足以行志即謝事去則以有
龍池君在也龍池君弱冠舉進士典守劇郡恭藩陳臬
於秦楚齊梁之郊輙以能聞蓋奉公素所督誨與其就
養時所指授者而又嘗以考績封公大夫之秩列鼎重
茵垂二十餘年公之所不施於身者得見於其子龍池
君之所施於身者得報於其親若公者可不謂得天之
厚者耶余幸託交於龍池君而復薄宦於公之鄉見公
舉履矯健神完而氣和意天之所以厚公當不止此而
公溘然一疾不起豈天道忌盈始之所爲厚之者乃今
不盡然耶雖然龍池君公之愛子也頃者自梁遷留得
取道歸省夜定省已乃親含斂無憾送終大事豈非天
哉假令龍池君勤勞王事不遑將父蜀與晉遠在萬里
外缺然永訣爲恨終天矣自今以往龍池君位益高則
道益光聲施沛艾若風行而雲馳後之人慕其賢考其
家世而本其所自出公與有無窮之聞焉繇斯言之天
之所以厚公固不係於年之永不永也嗟乎非公無以
成子之賢非龍池君無以彰公之美世之人欲如公之
得託於其子則不可無義方之訓欲如龍池君之得報
於其親則不可無承家之學以此表正鄉閭興起後進

雖謂翁不死可也

又代

蓋自祿仕之説興而世之人莫不欲貴其身自尊養之
説興而世之人莫不欲貴其親夫謂爵祿可以榮吾身
則敝冠縱履之貧不若連車結駟之貴也雖都榮食膴
衆皆浮湛而不忍去況所謂稗官散秩之賤乎謂爵祿
可以顯吾親則生不必以禮之事祀不必仁者之粟雖
都榮食膴秪見辱而無所於榮況所謂稗官散秩之賤
乎此孝廉之士所以寡見於叔季之世也公兩仕皆爲
小吏假令澳涊旦夕亦非有大不可者且其仕固以食

貧故也而一旦蜕然而去恐恐然若不勝其任公之子龍池君嘗以大夫秩封公貴倨矣居恒不自滿蚤夜濯磨無忝所生以故忝藩陳臬藹然負當時之望惟公留有餘不盡之福是以能有子惟子奉公義方之訓然後人知有公繇斯言之公就仕非不爲禄禄不爲竊公有子非不顯顯不在爵使禄仕者人人如公則卑布之徼可以抗王侯使顯親者人人如公之子則菽水之驩可以薄三公余等附驥龍池君於公稱通家子也孰不在仕孰不有親顧身之所效於君與親之所得於子者能與公印可否繐帷既徹靈輀在駕有酒盈觴侑之以詞

未暇悉公之平生而獨喋喋及此者亦良有微指焉且以慰龍池君永世之思也

祭謝封君

大播畨搆堂之子何代無之而未有張二姓如翁之於甘與謝者也門閥閥閱之盛何國無之而未有辟二地如翁之於楚與蜀者也斯固難矣然人力所至或庶幾焉所最難者惟翁獨具之創業垂統孰不欲其可繼而我躬之後或不遑恤濟美繩武孰不羨其有種而九地之下未覩厥成翁高大其門以貽子孫子孫敦禮樂而說詩書襲纓組而登廊廟者相望而翁以龐眉鮐背坐而閱之豈人所能爲哉蓋天授也得全全昌夫復何憾狐死正丘首翁其以未歸葬於蜀爲非禮耶若夫魂氣則無不之梁鴻之傷要離朱邑之桐鄉建安之朱郊之蘇古人有行之者矣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不通翁其以未復故姓爲非禮耶古之更姓者或以避仇如疎之爲束或以避諱如司空之爲司功或以音訛如申徒之爲申屠或以省文如郇之爲荀去邑或以省言如閭丘之爲閭或以生而有文如子仲之爲鮮于或以一事如田之爲小車或以一姓爲五六如炅與勾其系固自明也且伯子業已爲甘氏譜行有待矣造物佚

翁以老息翁以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乘回風兮載雲旗入不言兮出不辭其翁之謂乎

祭鄒太公

夫就藪澤處間曠抱影空廬仇絕萬物者世之隱儒也而先生與間閈浮湛無江海而潤危弁褒衣高視闊步喬宇委瑣小言詹詹世之理儒也而先生行不矯性迹不駭衆劌心腐毫鑿空弔詭豪吟縱揮汗漫縟藻者世之文儒也而先生匠心自運歸之雅馴謂先生逃名而名以子愈彰謂先生有子而身不以子貴敦若樸曠若谷澹若海彼欲俎豆先生於賢人之間將執何德哉嗚

乎萬物蠢興若有若無春乎大盈若冲其用不窮淵乎
斯先生所自命者也尚享

祭曾太公

吾邑環萬山爲城西偏以次陂陀陵夷至翁之里蕩爲
大野漢自西來縈之瀟湘之水旁滙爲湖者十數蓋山
川之氣所委輸云食土之毛率以貲雄不屑爲儒卽翁
族數千指皆餘粟餘布乘良刺肥而獨翁好儒以儒術
誨其伯子余髫時與伯子試相甲乙余謬叨一第而伯
子困諸生二十餘年方翁令伯子儒也里人見爲失策
伯子復久困諸生則里人愈不樂爲儒相與非議翁翁

不爲中輟卽伯子困諸生二十餘年夷然不屑意也乙
酉伯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拜廷中平里人甫服慕翁
治儒有效稍稍好之衆謂翁父子晚達其富貴壽考且
未艾無何翁遂沒矣夫天之道愈蓄則愈暢愈緩則愈
久愈詘則愈伸以山川之氣所委輸年代凡幾而畀之
翁翁不自用而貽諸子子不驟施而堅忍於二十年之
後凡人子所爲養親榮親一切可喜之事緃若區萌之
達也而翁卽斂其享而還之造化豈其得寵若驚以有
身爲大患耶無亦懲於見卵求時夜者之遽也將欲取
之必姑與之而巧以奪造化之權耶翁之先子與氏者

[illegible]不過鍾釜樂其逮親其後堂高九仞轉轂百乘北嚮
而涕流悲親之不逮也他日伯子大貴情寧殊是竊以
爲非翁指矣卽翁不及有伯子今日而餘粟餘布乘良
刺肥稱太平無事之民六十餘年所取於天不已贏耶
余故推本天道之說以告翁翁其然否

祭謝太公

余等東西南北之人也未及奉先生顏論而獨與先生
之子鳳岐君遊蓋恂恂然類有道術者動無缺彝言無
判德問之則曰家大人之訓不敢忘也已而試政天曹
服官使職錦衣祿食了不色喜問之則曰家大人之養

[illegible]及親也觀鳳岐君之所以事先生而先生之行大都
可想見矣今年春鳳岐君出使晉陽事竣而歸趨庭稱
觴爲先生壽聞先生猶然諄諄命之也曾幾何時遽稱
承訃夫四牡之什在使臣則以不遑將父爲念而父之
望其子也亦曰上愼旃哉猶來無止公義私情不可得
兼久矣今鳳岐君夙夜王事既已無忝於戲駸駸之
節而其歸也又得以從先生治命而無憾於送終大事
君臣父子之道實兩得之非先生積行累善之報使然
耶不者鳳岐君在外未及一永訣恨與天終卽先生亦
豈能晏然九原已乎語曰子之能仕父敎之忠鳳岐君

能移所以事先生者事君卓然為世名臣異時當有按次其家世而推其所自出者先生之名亦久存不朽矣此余等通家世講之誼所為悼於前而慰於後者也顧遠在千里不能致匍匐之情而第遣使陳其哀悃如此先生其試聽之

祭孫太公 代

今世之明刑者內有司寇中丞廷尉而外有觀察司理蓋倣古五聽三宥之意並建雜治以洽好生之德於天下云耳居其職者以刻為明轉相比擬亂名違制不可勝條余未嘗不私心嘆之去年秋奉命來觀察晉陽而

先生之子鹿陽君時為太原司理太原在會城中而司理之於觀察事又多相隸余日從吏牘中見鹿陽君所上爰書率以平反為務所亭疑獄凡數十事蓋期當於象刑之指而不欲以文法徼彊幹之譽余未嘗不私心善之久乃訊其所自則知皆先生之敎也先生嘗仕為縣令以道不合罷去獨敎其子鹿陽君以成名於世其為司理也先生又日夜以余前所稱說者督誨之鹿陽君奉以周旋無敢失也以此雖弱冠治太原數十州邑之獄不朞月而聲名輒藉藉三晉問先生之言其利溥矣嗟乎先生之行余雖不盡覩記繇其所為訓子者覩之謂之長者非耶夫治獄之吏民之父母而命之司也父母之於子非樂加刑焉凡以約之於善而已先生訓其子治獄不苛而太原之民戴先生之子如其父則必祝先生之壽使其子得以終惠於斯民而先生何遽違其子之養以歸也此豈惟鹿陽君終身之悲太原之民失所怙恃亦不減於子之慟其父矣余不佞不能陳時臬方資先生之子與共理而余之子與先生之子又同舉進士則通家休戚之情上下交助之義何但如太原之民於先生之子巳也遣使馳奠以斯言告余聞有陰德者其後必有達人先生可以無憾矣

祭胡翁

余等與先生之子後先同舉於鄉也近者比閭閈遠者或數十百里則聞先生之行為悉先生嘗以膳父事故徽王而王固殘王也數驕蹇不奉法先生既彊諫不聽遂謝病而歸未幾

天子遣吏簿責諸從官不共職者諸從官各以罪廢而王亦削爵比於卒伍蓋先生逆睹之久矣夫梁園淮南之客多豪賢長者或以隕身夷族為後世羞彼其烹鼎曳裾之榮縕於其心而不辭其勢必難以得長久若先生遠覽深識恥以其身與汶汶者共盡豈易及也先生

壯時扼腕之間志無不在千里曉乃困一王官又復早
罷計必憤世疾俗闕鬱不能自如而其歸也輙與里中
父老醵金高會浮白大𥗝六博彈碁日沉酣於吹竽鼓
瑟遺簪墮珥之前而鄉者顯晦去就之迹視之若幻夢
之適也夫居其位不能諫諫不聽而不去去且怨怨而
至於傷皆過也人言楚人深於怨三閭既放疾王聽之
不聰而作離騷卒以溺死君子病之至夫執籥荷鍤之
倫有託而逃焉者衆率稱引以爲高顧其心猶懲葪不
忘也而先生則已皭然於壒塵滋垢之外矣夫明哲可
以保身逍遥可以窮年兩者先生有之而不得以上壽

稱儻所謂天道非耶然余觀二子絕賢雖隱鱗戢翼意
若颷去將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耶余聞之年不
必永令終斯吉人不必壽名存斯久功不必身善繼斯
光先生達人也其審所處矣

祭包翁

沔之洋洋北爲雲夢東爲滄浪彼其之子築室於茲汀
蘭岸芷咀華含英發爲辭賦玉潔金聲我聞弱冠鼓篋
攡㸑朱芹在泮輪囷離奇丹青楝宇誰曰不宜時乎不
遇偃臥中途匠石莫顧吁嗟彼童焦思紆體篆刻雕蟲
夫何爲者逃而去之衡門之下有酒盈尊以歌以[illegible]
髮朝暾扁舟南浦擊汰鳴舷風月煙雨老父漢濵丈人
江上縱蹕因循無德不售不於其身克昌厥後矯矯長
公肅將帝命褎誠秉忠帝嘉乃績推恩所生爵紱是錫
黃髮皤皤靡仕而爵其樂云何聘彼昊昊子奪胡常不
遺一老維是吾儕長公甲子同與計偕通家昆弟咸服
在官疇臨公窀既錮蕙肴亦載椒糈藉用白茅千里遣
使薦之素帷神其來蔵

祭謝翁

嗟幽人兮褋和含素在彼空谷豈乏明時顧瞻衡宇藐
哉華屋曰胡以生乃觀溪釣乃課山牧先民逖矣典刑

則有惟後之服是用夙夜循習古初以暢心目惟名與
身孰疎孰親於焉䢵縮萊子接輿高蹈飛遯芥視爵祿
往者不追吾黨之士於何能淑嗟幽人兮胡繩纚纚襲
此芳馥天時臨只誕畀哲胤以嗣以續誰其似之惟隋
之珠惟荆之玉祇服乃官聿省乃事展也式穀自今伊
始列鼎重茵永介茀祿何不憖遺隕麟於野毀玉於櫝
善敗之致淹速之度安測安屬凡若人倫允悼高雅矧
我邦族既𣢾楚些亦滁江籬潸然盈匊知生者弔知死
者傷盬茲心曲

祭林太公

不佞兄弟於太公之子稱治民然而散處田中廬未嘗執踐更之役於邑庭蓋三歲中纔一再望見令君顏色又安能從閩海之外悉太公行事而稱之惟是令君治邑之政三歲中所睹聞爲詳而因以窺太公家範也令君不畏彊禦一切請寄瞰伺無所施用嚴矣家有嚴君得無出太公之訓乎令君矜憐無告施仁必先卽政拙催科甘之無愠色慈矣如保赤子得無出太公之訓乎令君自月奉外餽遺無所受廉矣爲清白吏得無出太公之訓乎溫陵比屋貴人田宅不易賻仕宦歸橐中金不多安所供俯仰三歲爲令而載惟王陽囊衣舟惟陸

績石太公所以責望其子者可知也可不謂賢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況爲令君子民有知生則弔之禮哉招魂設奠陳詞酹酒太公聞不佞兄弟之善其子也將謂是言也非直知生亦知死矣

又

裂百里之地而君之色顰笑則物以榮瘁手高下則家以興敗是不有父之尊乎分也非情也詩有之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斯無媿父矣受百里之祿以奉其親甘旨輕煖足於口體宮室輿馬便於啓處犇走唯諾極於承順是不共爲子職乎養也非孝也禮有之國人稱願曰

然幸哉有子如此斯無媿子矣不腆下邑以太公之子爲父卽竭父老子弟之力以効之太公固嘗而太公父子不有也閩楚相距萬里靡使歸聘而安之若晨昏定省之樂齋廚索然從者號寒不能具木綿裘而聞之以爲快若重茵列鼎之享邑數中水租挐歲逋上官督責符檄雨下明府不忍浚民至以催科不如額不得考最取一命榮太公而深嘉之若冠冕珮玉之華嬴者邑也明府實卵而翼之父事明府固其所矣明府事太公亦不以一人惋容愉色而以萬姓歡心喜氣是父是子雖詩禮所稱何以尚之方早夜祝天願邑長有明府願明

府長有太公而何遽奪我衆父父也明府失父無怙邑失明父又何怙焉故自承太公訃而明府擗踊號泣於室邑父老子弟齎咨涕洟於四境通國之人若家人父子明府卽歸而寢苫枕凷寧詎能忘吾邑太公推明府之愛抑詎不欲使明府終惠邑人炙雞絮酒因明府而薦之太公幸爲我擁祐明府他日更造福邑人邑人尸祝蒸嘗引之勿替太公豈不亦式靈之哉

祭吳翁

翁子廣文君蒞下邑也屬先孺人新棄諸孤君垂過誤之寵不以諸孤爲不孝而時臨存之又自爲文誄先孺

人甚麗諸孤稍就君問禮君言必依道義且知以翁故
謀祿養而祿殊薄先君任者詸求弟子萬端君一切罷
之士欲然誦德矣傾橐得一鍰遣童子買舟迎翁未至
而翁已捐館舍距君滸邑時才數日耳當署中爲位哭
無常聲而室縣磬無所具端衰苴杖諸生哀君窮爲白
上官助賻因以表君廉而媿夫逐逐爲利者嗟乎君不
濡忍待詔公車冀得以釜庾粟奉翁以博士衣冠襲班
斕庭下娛翁而翁卒不逮矣事如可前知者君豈不能
爲三年淹而亟謁選人哉昔先大人先孺人之不祿也
諸孤有不在側者至今抱恨不欲生兒似目瞿慟可知

已禮言君子之所謂孝國人稱願曰然幸哉有子翁子
宦三月而門弟子與邑之薦紳大夫及諸臺使者於翁
素昧生平而炙雞絮酒之奠相望於萬里外惘子之不
勝喪也情爲分慟又虞其以貧儉親也義爲通財爲人
父如翁有子爲人子使人推愛其父翁沒無憾矣不腆
束帛爲先孺人報施翁其以令子一日之雅而享之

又代

翁處南海距楚風馬牛不相及也安所從知翁而翁有
子爲邑博士日誦其家言寒擁穴衾夜籌燈卽將迎上
官風雨濘淖坐籃笥中吾伊不輟以是知翁勤不欲子
伊也博士月奉一釜粟諸生脡脯悉謝不受朝莫一溢
米而晏然無慍以是知翁廉不欲子汰也夫南海侈雄
象明珠翡翠其人仰機利而食非佚則汰而博士至不
能爲翁具三升之布絛屬之冠稽顙躃地無容哭若往
而不返弔則唯而不對君子謂之知禮令爲人父者善
敎其子爲人師者身敎其弟子皆若博士顧不懿與吾
曹雅重博士而哀其遽遭翁之喪又哀夫邑二三子不
能久留博士也醵金爲酎招魂而望祭翁情有無量豈
直曰相趨掛問見也而往來相爲賜已哉

祭劉丞父

公之子以明經高第就常調而佐吾邑不卑小官夙興
夜寐奔奏鞅掌日有父訓在不敢爲逸也祿奉薄無以
餬口然未嘗入暮夜之金卽受訟牒而問贖鍰相沿故
事亦且謝絕曰有父訓在不敢爲墨也吾邑在萬山中
濱水地財十一而自漢盜以來隄繇不息者四十餘年
民甚困今歲又爲他邑代受役怨讟繁興令子身操畚
臿爲先饑寒不辟風雨不避貌省瘦而色皯黚又善拊
摩安集其民民用忘勞率作就工堤高厚甲一郡可貽
數十年安子之能仕自父敎始邑人愛戴令子共歸德
於公固恒情也自府若監司無不課首功予上考直指

原缺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十八

京山李維楨本寧甫著

祭曾孝廉

昔新建倡絕學闡微言天下士鵲起從之而邑中惟先生與二三同志之士私淑于數千里之外然不盡守其師說要之以倫物爲實踐可家喻戶曉耳非有希夷不可欲測之談也先生少登賢能書慨然欲見諸行事至其末年髮可以鑑而足不良于行蹤躡上公車者十許度卒不見收而所居莞葭爲垣蓬蒿沒逕鼓琴談道樂之忘倦也擇地而蹈擇言而談造次被服不爽尺寸而

即之也溫戶外之履常滿無貴賤少長賢愚僉受其益蓋邑有文恪公如庚桑之杓畏壘先生固及事文恪文恪沒而民譽士望翕然歸先生兩人代不同系而姓相符學不同方而道同歸位不相敵而名相亞子孫象賢教成于家而行于國邑之文獻于此焉出而先生今已矣哲人其萎衆將安放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先生當在文恪之間其尚有以穰吾邑也夫

祭尹孝廉

士束髮受經思以身爲國家効奔走無繇也既舉于鄉用有地矣不幸而不能奉臨軒清問又不幸而溘然若朝露以死沒沒無所聞於世豈不悲哉君往與余等九十人者歌鹿鳴而來也其意氣皆翩翩自謂青雲可立致曾未幾何而或仕或不仕或死驩愉悲戚之態紛然不可勝數孰謂君復齎志以沒也夫仕者嚮用于今未仕者待用於後剖圭襲紫連車結駟執社稷之役刊金石之勳而君獨以樺榜爲居以無常爲鄰以何有爲鄉荆棘稂莠蔓延號嘯于墓宮牲石之前凡我同儕見者聞者有不喟然長吁泫然流涕矣乎雖然天地者羣生之總寄而終始者萬物之大歸也即九十人之衆未十年而化爲異物者已十之一過此以往余又安能知也

彼所爲剖圭襲紫連車結駟固亦蜉游之羽木槿之華而已是故陽文之于敦洽倚頓之于黔婁百歲之後同滅共盡區區升沉顯晦之迹寧足較哉莊生不云乎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爲夭君如聞斯言也九原之下其可怡然自適矣

祭王孝廉

吁嗟王君遂止斯耶余等與君接塵而游得悉君之平生其志意激昂恥與閭里浮湛若黃鵠摩空赤兔躡景而不可以樊籠羈絏其論議恢詭傲睨百代不貶下從人當之者若小巫見大巫目駭耳回而神氣俱盡其砥

孺名號不以騫汙傷行若陟太華拳芙蓉餐露盤之玉
屑亦滌然舉世之塵垢無所緇於中其爲文辭宛轉淸
便若流風迴雪點綴映媚若落英在草而深沉渾厚之
思固願學而未能也嗟乎以君之材使居持槖珥筆之
班必能伏蒲請劍排戟牽裾雖鼎鑊在前甘之如飴使
與芸閣石渠之選必能藻飾太平游揚盛美問以其餘
成一家之言垂諸不朽而姓字未通於仕版年齒未登
於三十巳儵然永與人代絕矣青鳳吉光之裘片羽千
金藏龍如意之珠一照累乘豈期毁彩沉輝世不復覩
凡在人倫寤寐嘅嘆況乃締金石之交同芝蘭之臭者

哉嗟乎高陵爲陸日月晦蝕盈虛消息之數天地且
不能違而俶儻權奇之士宮商出其咳唾陽秋定其屑
吻鬼神欲泣花鳥爲愁此又眞宰所深忌也以君之材
中道摧隕抑何怪乎夫何烱王弼袁耽禰衡衛玠鄺炎
陸厥沈友之屬皆懷瑾握瑜弱冠凋謝雋聲淸卲至今
未泯君脫與諸子周旋於地下也且驩然相得不復知
倏夜之不陽矣余等炙鷄絮酒走使者千里而哭君之
靈則亦拊心流水之絃灑涕山陽之笛傷往憐才人情
所不免耳君其翻然披髮而臨之否耶

祭初孝廉

夫鴻生鉅儒道不施用則喟然不得其平而或深於怨
超然豪舉以方外自命則或儻蕩負俗之累而流於放
斯二者所爲皆過也先生少有雋才扼腕之間志無不
在千里乃其爲諸生且三十年而後與計偕待詔公車
亦十餘年矣而卒以射策不得遣又頹然白首綸巾枉
褐而沒也斯不稱窮尼哉然余觀先生終其身無愠色
獨取昔人所誦說持螯荷鍤之賢而竊比之無論里中
父老與四方賢豪長者從先生游甚驩即余輩子行懷
刺造門先生不以出亡爲解飲之酒輒醉醉輒袒裼岸
幘浩然放歌聲如出金石中也人謂是跅弛不可羈紲

而先生闇然環堵之宮無它營倚瑟跕屣之樂未嘗不
酣酺不以姓名涵於公府六博射覆之戲未嘗不往而
家人生產作業置不復問戶外之屨嘗滿而影纓結駟
過其廬者顧掩關而謝所延見雖三尺之童改容下之
聽其言若懸河東注座無不灑然變色也而與顯者交
獨傲睨箕踞四若無人至移日不一二語數奇而窮窮
不爲怨任情而達達不爲放先生其傑士耶語曰溺者
匿也有所託而逃焉者也先生旣巳齊得喪寵辱而一
託之於酒當其飛觴浮白意所極至天地瞬息彼彭殤
孰天孰壽又何屑較哉余故於先生之藏也不敢以嘗

烹而特為絜酒酹之曰先生自今其可以憑虛御風而汗漫六合之外矣

祭曹孝廉

昔與公同舉士凡九十人其顯者無論或蚤死而不及仕或仕而死或不死而仕早罷即未有三十年而不仕以沒者也魁梧奇偉晳而美鬚眉廣顙豐頤便便其腹玉色山立鴻大多質有威重即未有公軀幹相貌終身不得仕者也故家華冑不封已養高吐口如傷紓體無骨旁通多可如山濤屏風屈曲蔽風露如王袁禮於國人才無不事親無不卹如公子鮑好客如陳遵鄭莊書

問款密如劉弘即未有公風度才美可仕不仕以終者也謂公通耶三十年稱孝廉曾不係半通之銅三尺之組謂公介耶與時浮湛延接酬往無貴賤少長人人厭其意將所謂人無常而徐邈有常通與介不足名公耶今公出而效用必且刃往牛解弦鳴鴈落而卒不以不貲之軀踐畏途履危機壓壓小試於交游鄉里取自快耳若公者余安能窺其際耶公多子而材豈其所欲為者付之身後不必自己出耶不然探公所挾持類非忘情人世者之為而何以不仕終其身耶嗚乎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彼先公仕而死不仕而死後公仕而貴壽死者且有異乎公能無以不仕詘仕必無以死羨生矣

祭梁孝廉兄弟

余昔督學君宿以童子應試實首錄之其後僑寓廣陵而君肇來從遊則兄弟皆魁秦士久矣廣陵諸公結社稱詩獨君肇來會而余以通家師友之契兩君時時抔酒宴語所居池亭花竹殊勝是時太公夫婦七十無恙兄弟五人皆有時名其從弟嘗乞余文稱壽余以為人倫樂事即方之富平太宰殆有過之曾幾何時而聞君肇病在不治乃君宿一夕暴卒君肇後一月復繼之君宿又無子以君肇子為子豈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兩君

以忌盈故遘禍耶何始者畀之全今者奪之遽也古來才士或厄於短算或斬於血胤何代無之古詩不云乎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達人以身為天地委形以子孫為天地委蛻我躬不閱遑卹我後兩君高明詎不達此指乎所不目瞑或以太公太君暮年不堪失愛子故然而佳子佳孫代兩君承歡繼取功名以顯親不必身為之矣余一歲中遞為慶弔天命難諶人事何常良可慨嘆既為兩君悲復為兩君慰并以寬太公太君而勗諸昆弟子孫魂而有知其以余非丘言乎

祭夏明經代

嗟乎夏君一鄉之善士也蚤以文學紹振家聲其意氣瓌瑋蓋不欲以尺度之業負其身其坦中易與蓋未嘗立町畦之態以蒙詬訾于人人謂君可坐致青雲榮問宜暢而屈首學宮三十餘年始以明經薦于有司旣而卒業成均待次銓曹人謂君且剖珪紆組爲郡邑之吏雖位不滿其才或猶愈于賫志以沒者詎意君不能少待竟以一介之士客死耶君有二子長者舉于鄉幼者遊于庠生不獲以其身取貴顯之名死不獲見其子盡含殮之禮嗟乎君可謂遭時不幸之甚者矣迹君素履

不宜厄窮又不宜客死而今卒窮卒客死也猶謂天道有知耶運命之微常情叵測卒然而値倐然而失雖所謂天者無容力焉故得喪不足自律而成敗不可論人世之齟齬猥瑣行不齒里閈者何限身都尊膴白首牖下與子孫永訣至于賢智之士忠義之夫或困塗泥或罹僇辱載籍以來種種可睹也君今雖窮雖客死較之諸營尊膴死牖下者相背絕矣夫死者萬物之歸也假令君不窮不客死位都尊膴白首牖下與子孫訣誠非爲倖然自達生者視之何足爲加損靈卉腓于名園凡草炎于荒野騏驥捐于上乘駑駘斃于鹽車材品殊科遭遇異途總其大致則亦同滅共盡已耳君通人也其以窮且死介于懷耶君之季女女余幼子女則有母婿則有父君勿以婚嫁未畢爲念雖然死生窮達君不能必之于身又何計乎身後之事也

祭周太學

余少官京師得奉太公杖履因悉君門世德與公行誼心鄉往之垂三十年而介紹徐右丞締婚姻兒受室舉女蓋六年而後造門始識面論心多所開益明年公來報謁又明年余起家分陝公顧我漢浦舟中先後財三會總不踰二旬別復六年書疏往返差解勞結今年夏

公念我急難留滯廣陵金陵間使使相存秋初使還而公已捐館舍不及見報書矣相遇晩相知深相失驟而兒以肄業南雍不能攜婦歸撫公棺一哭不意渴葬即歸墓有宿草攀號何及休戚相關不若是恝負負無可言者公治經術善文辭有踔絕之能應時變如數一二而韻宇弘深善藏其用棣棣威儀端凝若植而從俗浮沉煦物如春遭飛書之禍發者文致多方事終二星而不怨不懾卒以人定勝天余每勸公駕放用明時以竟倜儻大志公不應晩年以知養恬所謂過嬌仲彥論昇仙之道從蘇博文談超世之高可馳騖松喬何細焚之

兄患而遽以不諱聞耶公子五人皆荆南杞梓將留有餘不盡之享以貽後人耶天所墜覩人所屬望亦拂戾甚矣余病疽兩月患與公同幸而後死瑣尾流離憂懼攻中伏枕口占授兒書之走一力告公几筵意滿咽塞公靈有知其垂聽焉

祭徐太學

世道交喪儒爲詬病祟談弘議實長華競公汰其流刻意尚行事顓師古歸之檢鏡舜揖褚彥回腹邊孝先足樂正子嬖散夷延疏屬之拘若帝舜縣歷卽假蚩夔復憐蚿切雲峩冠豐衣博帶管遊觴燧槧若綷縩器尚胡盞

尊用虞泰居不主奥視不過袷僂藏萬卷手自潢池篋衍梔夾緹錦是施梯級鱗次升若騎危鼠礫蠹硏寧借一瓻青首朱目各從其彙涉獵穎疏片臠鼎味二名嫌名臨文必諱河朔少年餘沓拕氣盤盂勒箴戶牖書銘臥游一室隸几素屏門無雜賓長者車停季孟之間如原鶺鴒孟之季氏後公克肖沒而遺腹替而虎跳俛得非幸維賢所召公有隱德卽世彌耀粤余仲弟君家館甥心師懿矩耳習令名識其小者誄此旐旌神理綿綿吁嗟九京

祭吳幼時

新安斗絕萬山地不足耕其人營十一之方往往鬻良雜苦邪贏優而足恃獨君擇人任時無畔援歆羨如布帛之有幅焉仰不必有拾類不必有取高貲者者欲不制僭差亡極或侈宮室飲食之奉或極聲色狗馬之娛君無作法於奢服食器用不致美嘗爲園因臺于石因水于溪因材木於土所宜而已或連車騎結守相乘寵預權與錢通君非故舊知交不請謁處閭閻中稀騶導訶毆之聲或任俠豪舉背公植黨報所嘗怨德君不自激昂簡易佚蕩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或陽浮慕文苑則偽爲嗜龔奏愚爲陽伍伴侶詩君涉獵書記周知世故

而匿景藏采不窺其際君家善富數世蚤失嚴父而能自振於綺紈之中自超於風氣之外可不謂難乎不佞嘗謂君彖類許文穆其情度淹粹亦相班君之宗人鄉人以至四方交遊人人樂就之如周公瑾飲醇何次道傾家釀直指風聽臚言以雅士擲君門副其實矣天中節之先一日君操舟顧我瓜步丰致神爽無所損益乃踰五日而聞君病又五日而承君訃悵然噤口不能言芒乎無色天何不佑善人乎是歲君春秋正四十值覽揆之辰長君自家來爲壽康爵未行遂遭大故其猶子君而人奔走醫卜禱祠百方哀戚行路然于君何贖哉

語曰地柱折天故無椽柰何貴人於全君尊人內史公九子君亦九子世之老而獨貴而君食只者何限以君强年而子孫視高陽里殆過之君故不欲取盈于年以中天道所忌耶自今而後君子孫升青雲名華朕以光大君者殆未可量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君何戚焉

祭李太學

公家父子兄弟連車騎結守相者數十人其與余往還亦不乏而好文好客惟公為最有亭臨溪古松數株摩空蔽日公時酣暢其中余亦嘗從之為信宿歡四方人士為公品題歌咏其雅尚越俗有如此者公頎然魁岸

而美鬚髯無所不合余竊謂公即出而仕當不在人下遽意公以國子無祿蚤世耶詩不云乎巷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辱在宗盟能無殄瘁之悲奉酒醴以告公其式靈之

祭張文學

公長於先方伯公一歲而同時為諸生先方伯兄事公公弟事先方伯不以貧賤驕人五十年如一日也某從公為諸生父事公公子事某不以齒宿驕人三十年如一日也先方伯名位差勝公而壽不逮沒而能見夢於公公於先方伯稱後死而意念不置徵諸夢寐又庚某兄弟之必不負先方伯薄視其友也而以子若孫為誼交道如是艮亦厚矣吾邑自項纓綾之客相望然友誼若市朝攘臂而趨暮掉臂去之不顧甚者麥許鬮閱視為怨府如公寧多得也公子不遠千里而來以公墓石相屬是能知公之心庶幾不愧公子者憶公謝諸生時某從先方伯游梁命某撰一詩以寄某謝不能先方伯色不悅今所居先方伯故署思其笑語志意不勝悽愴怵惕之懷焉簿領沉迷取隙而銘公又為文以祭卽其詞不足存要以無忘先方伯石交之誼而已

祭曾翁

公與先大夫比肩而游鄉校先大夫甫丱而公稍長兩人意合膠膝言芬蘭蕋先大夫登賢能書成進士位金紫顯矣公數奇不售有司尋罷去舉子業布衣鶡冠以老先大夫不以新間舊卽宦游四方歲時存問不絕歸而徒步過從無異諸生時也公不以賤詘貴弟事先大夫所書刺輒自署為兄策杖造門促膝深語必浹旬乃已士論蓋兩高之先大夫解廣右組與公往還益密五十年間同道之朋自公外僅三四君子而已先大夫不幸棄養公蹴蹐哭臨甚哀諸孤竊自恨罪通于天使先大夫蒙罰不得如公乃不謂甫踰年公復不祿也耆宿

衰以交道陵夷諸孤悼往傷逝情艮非一嗚乎公從先
大夫地下不苦岑寂諸孤最不肖生無以事父毙死何
忍倍德兩家子姓當溫繹前好無貽識者訶病豚肩斗
酒告公之靈公其與先大夫共之且以斯言相慰藉也

祭屈茂才

昔者仲尼恥有道貧賤而石季倫因爲之說士當身名
俱泰何至以鞶𨈀語人孟氏稱說大人則藐之而田子
方遂曰貧賤者驕人耳有可以恥有可以無恥彼可以
藐我不可以驕此其故難言之矣士遠下今雖有道之
世不能舍佔俾括帖之徑自致青雲者大率士悉主悉

臣無所爲投河蹈海之行以自高當事者持繩墨而禮
士又不能越尺寸以弓旌玄纁式閭枉騎爲士重故士
大人日背馳無可用藐即貧賤不爲恥豈不合於孔孟
徵指哉公雅行修能不逢鄉舉里選之代徵用於世僅
守博士家言以老退而閒閒於十畝之間王公大人終
其身未嘗相値不得以仲尼之恥議公又何若孟氏校
量短長高自標幟耶彼季倫子方尤齷齪無足數已公
三子才士他日雲蒸龍變不可測量今所遭雅若公與
公之子往還者爲公易名曰簡肅余以爲其意似觕重
於孟氏若與仲尼左也醵金奠公以此申之公其云何

祭李茂才

公之先世蓋自余谷村徙又再徙荆門百年之內子姓
蕃衍而與余往還實自公始公之尊人以力本致富而
公爲諸生父之罹于難也賴公得免公子亦爲諸生雖
在中葉得無堙替隸圉之憾問者闊焉不相聞問者三
年而凶耗至矣嵩𧕝猶能庇其本根庇焉而或尋斧斤
斯焉公家兄弟父子中時有之身後之事不識作何狀
公身之不閱遑恤其後乎禮生而相趨相揖相見相問
者則必哭臨其喪況余爲公族人生時洽比沒安得恝
然如秦越耶斗酒不爲薄叙此平生親公其舉之

祭魏茂才

昔馬新息旣貴立功南越而思其弟少游言士生一世
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
稱善人足矣仲長統著樂志論使有良田廣宅背山臨
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有兼味之
膳無苦身之勞躑躅畦苑游戲平林豈羡夫入帝王之
門哉此兩君言有深趣可與知者道也公逢掖之士不
爵而尊何有於郡掾而自上世來美田宅垂拱蒙成所
以樂志過長統遠甚蓋六十餘年而後還其眞宅是夫
椒房之親封侯拜相者所不能望也余又覩古英傑之

士蓄豪舉往往在酒若孔羣之七百斛秫鄭文淵之五百斛船鄭康成之一日三百杯周伯仁之渡江惟三日醒孔顗之二十九日醉劉玄石之千日臥八達之不分晝夜陳暄張季舒之老而彌篤張季鷹之不欲身後名其槩豈風旨有足多者公六十餘年於此妙理復不淺矣酹公酒而歷舉古人事相方公靈不昧其能爲夏侯史之衣貌形容不異平時執盃似若獻酬耶

祭譚翁

夫天之與善不于其身于其子公業儒好脩而名不出里閈年僅踰耆幸以田庚褐父終其子乞博士章拜公

庭下遂不能待鄉里兒童稍成項領則父兄以氣力漁食齊民號爲素封盛衣冠僕從呂鉅僻車上矣公之子偕計吏上公車可十年而公隱約退讓不改其素貸監河而嫁於衛也無歲無之謂公汰故損之耶則公終窶且貧謂公矜故下之耶則公容貌若愚此於施報之恒理乘除之定數無乃大謬不然乎嗟乎如公操行必致身青雲然後可則世何容有巢許彼其時比屋可封將不勝用矣屈必伸抑必揚則欲取姑與者得逞其機心可以術市貌取矣古之論天地者曰無心曰不測故施報乘除有時不相侔使人必爲善而又不能以善必禍

使人必不爲不善而又不能以無不善必免禍于是天地之道始尊而不可狎神而不可度易以復見天地之心而儒者言聖人無復非天地不若聖人其無心不測道固然也公之所値豈天地未復時耶公故深于易既以游無何有之鄉與天地彷徨而余猶爲公挈生平脩短豐嗇偶然不齊之遇亦不達矣

祭屈翁

翁蓋某太父行也太父長翁九歲與邑諸封君若仕宦年至謝者十餘曹脩香山洛下之社而翁用邵康節例以故文學與會性既溫克又善綺談諧語傾其四座座

客無翁不歡久之諸公沒或病不任惟翁與太父在徵歌選伎彈碁呼酒過從日益密而太父稱大耋以沒翁撫棺哭不勝慟也自是翁齒冠一鄉子孫多賢且貴身亦比封君然時與肩隨鴈行者及諸少年游無高倨之態每旦自田中廬入邑可數里步而不騎亦不假扶筇卽不善酒而饒酒德卜晝卜夜無倦惰之容上則薦紳大夫下至牧兒樵豎延接如一無違忤之色少嗇晚豐委運於去來終日談笑無抑鬱之懷古之達人有言大塊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翁不每生作勞迨老而能自佚行年九十正襟牖下其魂氣無不之也知且

倏然自遠矣柰何以世法俗情慟公維是宿素衰落後進習漸澆漓天胡不慭遺一老爲之典刑哉翁遇太父於九京幸爲言鄉時分甘着膝之孫年垂五十業已致仕偕翁家伯仲稱耆稱老者遊矣臨輀祖奠憶太父與翁交三十餘年其速如駒之過隙其幻如鹿之覆蕉愴然今昔之感翁其享之

祭黃翁

不佞嘗聞翁之似矣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蓋諄芒之所貴也臥則居居起則于于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蓋

神農氏之所治也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蓋赤張滿稽之所慕也自翁四子以力田拓家廩而翁出有乘鼠壤有餘蔬自翁伯子稱茂才而其鄉人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矣吾不識翁而識翁於翁之子吾不能名翁而翁名以子聞是梱之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也九方歅謂之祥而子綦索然出涕者也行年七十全歸造化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以天地爲春秋豈減南面之樂哉而衆嗷嗷然隨而哭之不通於命矣強而誄翁又強而以

賻羊酒祖翁聊以翁子之故耳所謂遊方之內者也

祭程時卿

公之締交于余也自先太父始蓋三世矣公故善方脉形家言旁及日者人謂以技合耳公新安人類好結客而又談傾其四坐時爲詩歌楚楚有致人謂以才情合耳不知余之所得於公深也余素不治家人產先君子無蔴叩世所貽田宅日就荊廢得公爲營綜而苟完妣匡孺人嫡王孺人之沒也得公而安窀穸長兒失乳病在死法中得公調護而生公明於擇人而長於料事成敗若符佐余所不逮事雖枚舉公義不苟取即捐萬金

不問出入卒無所私公不侵爲然諾振人之急如痌瘝在躬公剛腸疾惡不難面辱人余于公稱莫逆然有愆尤輒艴然作色相戒以故余當官不敢爲饕汙之行取罪士民居鄉不敢習凌競之態遺詬里閈則嚴憚切磋公爲多家僮僕千指廩廩畏爲公所知古稱直諒多聞益者三友公兼之矣余倚公如左右手安能一日去公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使彼其之子存公溘然先死祝予之慟其何能解耶公長子未抱孫爲置妾因就余舍而居授什一之業復以察脉占夢有所遇合今歲亦舉子多異徵而數謂余是處青山可埋骨吾不歸矣向

君乞一丘若朱氏之桐鄉耳公慷慨不懼死病困余尤卬所言第以幼子未兩月失父爲託手書滿二紙余別公入邑六日而公不起矣余嘗以一幣貽公是先君子在浙監造者後有名氏先期倘舉以還余此可付子孫守之其執義不亂死而後巳嗟乎公眞人傑也哉公年六十有六婦子自新安來省公七日而後訣棺殮如禮無遺憾人目爲非偶顧天何奪我良友之速也公甚裨益余羊舌郈成下泣分宅不足報公業與公有成言上下神祇實共臨之敢有負乎公遺撰尚未葺他懿美當爲伋誄銘表以垂永永責胥在余聊按東漢故事探謚

法誠意見外好廉自克而謚之曰宣節酹酒陳辭明余所以深交公而重慟公之死者如此公其鑒之

祭陳君

昔大史公傳貨殖稱范蠡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越世家末簡又言蠡長男重棄財有所不能忍不若其少子故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夫越甘心事吳卒以沼吳蓋自棄財能忍得之傳亦言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強吳然則蠡之貨殖用於國以立功用於家以立名彼脩業而致巨萬其小者也君吳人而賈於楚楚士大夫或從君遊或從君之子遊見其行賈往往與他人殊大要貴出而賤取務完物無息幣而雅好容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行聘享所至士大夫無不分庭與之抗禮有游閒公子之賜與名而其贏得過當則所謂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者也君父子賈人而能使士大夫重之君父子吳人而能使楚士大夫安之君沒於吳而楚士大夫就君子舍哭之不可謂無名矣如其重棄財有所不能忍何以得此蓋楚人也楚人用之於越越人用之於吳君吳人也用之於楚用有大小而名亦因之君之子不媿爲蠡之少子君沒可無憾矣

祭劉處士

里中壓隧骿坒上者驅儈下者羯羠而君獨不爲邪廬秉心無競亦有天幸不乏賈暴起輒善敗或不終其身未有脩族世之所篤者君脩父之業而息之以授其子三世不替田舍翁於貴家有葭莩親輒恣睢衡行君父子爲社祭酒復以女門楣益光大而意氣無所加於昔沒之日族人哀里人嘆此於君足矣君行舉天性寧有意爲善耶自頃里俗日惡設舉郊遂之移行有北之投安往非是以是思君遇種德愈爲難耳君二子能禪紹其緒然所託重而恃力者在女女歸余十五年僅舉女

君倫歡望後君一年而余女復夭君如有知僂楚宜何
似也女項載震君能爲魏顆乎旦暮從孔釋抱兒送矣

祭王處士 代

夫闉跂支離叔山王駘之屬世所疾也而公魁岸奇偉
趨胻淹華衣被須捷糠覈不厭之子世所患也而公家
有宛財餘糧棲畝夭年不遂黃馘殛瘠世所悲也而公
踰耄望髦華顛胡老門無孑遺游魂泰厲世所苦也而
公有子秀文諸孫濟美南荊東陵名編凶條世所辱也
而公位在布衣激昂感槩閭里常爲稱首糾墨質鈇髡
耐鉗灼每生作慨世所諱也而公不亡待盡正襟牖下

蓋封人之祝三箕疇之福五公且兼之卽爲公作雍門
之啼與斥苦之歌哀端固無自也惟吾伯子室公女孫
伉儷未久子遂蚤世何脩何短安測安究女不識父之
遺容妻不逮夫之弱冠自非無情能不痛乎公今且歸
有不腆之祭祖公于路九地之下儻與亡兒遇也其以
女孫之愛分豚肩斗酒而勞苦之嗟乎情有專至亦有
寄寓吾涕浪浪非無從出尚享

祭李處士

昔太史公論素封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帶郭
千畝畝鍾之田其人皆與千戶侯等不窺市井不行異
邑生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至其所稱引太
抵用鹽鹽畜牧鐵冶子錢起下極於販脂賣漿洒削胃
脯博戲掘冢抑何穢也獨宣曲任氏取貴善田非田所
出不衣食公事不畢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
富而主上重之此與夫業末者大有間矣故曰本富爲
上末富次之則又何以言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
太史公之取譏班氏何辭以解然當武帝時言利事析
秋毫農不如工工不如商比于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太
史公抑本重末無乃憤激之詞乎卽任氏之先爲督道
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至楚漢

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米石至萬以此起富則其所力耕
貴善田亦非豨田得者也自漢以來富不絕稱而豨力
田起者愈鮮乃今見之公公兄弟六人所受父產自田
外無他物而公自力田外無他事久之菊畝益闢遂以
貲雄其雄不能如漢卓王孫僮千人袁廣漢園廣輪數
里而楚人呰窳無積聚公所居山阪磽埆遠則沮洳卑
濕而能以潑穬錢鎛累富諸子各爲治第一區所名田
各千畝材于山漁于沼疏于圃衣于桑麻雞鶩牛豕以
時字割鐘鼓帷帳不移而具斯亦足以豪矣兄弟或由
貲顯或連車騎游諸侯而公裘褐七十年如一日他富

者或轉而爲俠作奸犯科不則馳騖閭閻干相役萬相傒而公雅行躬耕更徭租賦不愆于期其家約與任氏相當諸子孫受經爲諸生斌斌多文學士則任氏未有也生遇太史公其必傳無疑余辱在公宗盟且嘗從史氏後故於公之歸也具述其行事大致以俟夫龍門之彥采焉公其無憂速朽矣

祭王君 代

公家世以醇謹稱而先君子與公先人爲莫逆交公兄弟皆磊塊士余姊所繇歸公也公少舉茂才會數奇不售於有司晚而謝去春秋蓋望耄矣名德爲時師表自

學士大夫里豎褐父無不敬愛公者先有賢父兄而後有佳子弟生有僑聲而沒有遺思可謂順矣棲遲丘壑師友造化解人羣之累而傲南面之樂可謂適矣余即爲公悲涕能無爲達者所譏弔生傷死自人情宜然而況骨肉至戚乎吾姊七十有五幸而猶存偕老成言豈忘旦夕哭公嘗有子蚤卒僅一孽孫而家不造余伯兄頃又卒于官誠不忍見姊少哭其子老哭其夫余既哭余兄又與兄之子哭公數十年間手足同胞淪亡幾盡兩姓百世之好與公嘉言善行之遺聊託之負劍辟咡之傳說而已余顛毛種種來日無多以此思哀哀可知

也嗚乎從公地下遊者同姓則有公昆弟有公子異姓則有余兄而獨余姊撫其孤孫余與余姪若星之將曙也夫安得不哀公而有知且爲余興哀矣

祭梁太公

公臣仙聖而使原憲少不勤行長不競時不背逆而向順不親巳而疎物橫心之所念無利害橫口之所言無是非目如耳耳如鼻鼻如口者八十一年於茲也天勞公以生而公不作勞佚公以老而公忘其佚全公以死而公得全矣彼拊棺執紼而歔欷流涕者皆公所竊笑也雖然在公則不可哀在公之子孫若女孫則安得無

哀蓋某母黨之族有四稱太父行者無一人存焉最蚤世則王公次則匡公獨陳公七十猶少公十歲先太父詩較公加四而先公不祿先君子因以毀滅性致令我母氏稱未亡人撫今思昔女傷其父母子傷其父孫傷其祖欷歔而流涕固人情也公生平獨好杯中物子女婚嫁與一切家政媼高孺人任之孺人七十又七而沒則以家政授子婦而公晚有末疾燕居自語何不令我與媼蚤歸乎孺人五年不葬意亦若有待焉者輀車並駕九原以嬉某等跪而陳祠祈以公之壽而壽吾母又屬公慰藉先太父先君子及諸母黨翁媼於地下夫人

無賢愚時無後先筭無修短生寄而死歸一也

祭陳三母舅

蓋吾母夫人兄弟有五貴或至少尹富或號素封其以明經脩辭而遊聖人之門者則舅氏一人而已吾外祖目及見曾玄而後沒五子之子孫殆百人有子兩人讀父書而遊于庠女夫廩於學女子舉于鄉彬彬以儒術顯者則舅氏一人而已進不以倖成退不以業隳子若弟若族人之衆不以不善言色相加則舅氏一人而已婿若外孫之賢女弟若女弟之子之貴不以驕人兄若鳴乎舅氏沒復何憾諸甥所爲痛者三年之閒五舅亡

過半舅氏長先君子一歲又後先君子兩歲捐館舍先君子殯舅氏凌犯霜雪而執紼悲號遂爲寒氣所中其卒之日即先君子安厝日也諸甥今凌犯霜雪而執紼悲號敢曰爲先君子報賜渭陽之感實勞我心

祭陳四母舅

蓋聞之名者實之賓也居其實逃其名此猶揚湯止沸逐日卻景耳故孝弟力田上以設科獨行高士下以立傳好名者爭寘力焉名日尊而可喜而實德愈益衰若舅氏者吾不知其實吾固無能名也外太王父有丈夫子五人或以政事或以文學或以布衣慷慨游俠爲里

兒而舅氏處哲父察兄之間容容嘿嘿不聞鄉黨稱孝宗族稱弟也所業自南畝外無他長物然亦差自給耳非上農也行年六十身不絓訟牒足不履公府然不能絕跡城市爭席爭煬鄉曲不爲譽也其臥倨倨其興盱盱其行顛顛其視瞑瞑即欲名舅氏莫知端倪矣豈所謂無愛惜頗忌山谷不蹶其步者乎醉者之墜車信偽者之泳實於河取錦於火者乎爲其妻爨食豨如食人者乎仲尼有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舅沒矣求其名而不得舉而歸之於無能名夫無能名名之至也是以知名之果不可逃也

祭陳五母舅

吁嗟舅氏布衣之雄頎然魁岸有赤干瞳少而受書晚乃稱農田連阡陌場積筥稷圃何所蒔春韭秋菘野何所樹翠栢丹楓谷量牛馬池彌呂鰻販蒲雨金埒於二翁氣食閭里古俠士風被紈策肥驪槊鬬弓造請無虛自西徂東尊開泛綠燭照妝紅明瓊博塞格五蹙融讙浪叫呼丙夜未終酒債潘璋茶厄王濛秘戲服食丁女壬公伐性之斧鴆毒交攻垂五十年齒豁首童盧先朝露竟祟三蠱疇昔豪舉杳然遺踪兩子早世嫠也固窮牞牞孱孫以延厥宗凡在交遊閔茲遘凶諸孤自出胡

不忡忡丹旐晨征總帷夜空雨雪雰雰歟瘃我躬奉一卮酒爲舅御冬舅所雅嗜時復一中

題考堂祭文

嗚乎痛哉天何奪我父之速父何棄諸孤之蚤也王公卿相世不乏人然其才豈能出父之右我父歷官三十年竟未得一休足鞍下此可痛者一也耄耋期頤之壽往往有之或年浮於德我父德什伯人享年僅六十有五此可痛者二也卽有位不盡才年不滿德者其生前自奉必厚亦足快愉終身我父曾食一精鑿之食衣一鮮麗之衣其它受享稍有過於衆人乎此可痛者三也

卽生前自奉不豐其子或能顯揚承順亦可含嬉地下諸孤得稱人於世有能出一言措一行當父之心者乎父日夜訓督諸孤屑爲噪而體爲疲有能領受奉行其萬分之一者乎後先忝竊衣冠有能具粒米縷絲奉養者乎此可慟者四也嗚乎我祖有父一人遂以布衣佩金紫聲施海內諸孤席父餘資無所比數積罪累釁上干天怒又不自蚤死以謝而令我父蒙罰是諸孤之罪也我父爵冠藩臣譽望藉甚旦莫將登八座念我祖高年委而去之如脫屣八年之內色養何所不至諸孤大者久曠定省而就遠遊次者雖在左右不虞父病醫藥調將未有一効是諸孤之罪也祖父八十有五無疾考終衣衾棺槨父皆手自經理無絲毫歉父尚且哀毀如孺持服倚廬竟以身從父棄諸孤今且改歲諸孤猶强顏人間是諸孤之罪也嗚乎父嘗以先世單傳身無兄弟爲憾既生諸孤喜慰過望豈意豚犬不肖重貽其憂有子如此生不如死多矣以爲嗚乎痛哉母氏垂白在堂五孤若身五官缺一不可父存日望諸孤舉孫夢寐不忘所以忍須臾不死者職是故耳日月浸久禮制宜遵卜以來春元旦奉我父葬於韓山詰朝發引家人內外少長畢集於前獨我父不可起矣嗚乎痛哉昔者得

憑父柩聲容儼然如在今卽欲攀父柩而不可得嗚乎痛哉諸孤不肖我父目必不瞑維是遺訓遺範炳炳人間諸孤安忍背之封牲釃酒與父永別耳目所及無非悲苦舉聲長號父其聞之否耶嗚乎痛哉

祭妣堂祭文

嗚呼諸孤今夕與母長別矣若爲痛割尚何言哉母在時諸孤散而之四方遠者或八九年近者或一二年母食息啟居不悉睹聞諸孤以食指繁析箸而居居恒無事定省溫凊曠缺實多私意母良食百年未艾諸孤遞入遞出承歡有日豈謂母遽棄諸孤耶冥頑不肖食我

祀我父修德不解當戶自祖父相繼沒而覲閔受侮二十餘年殆無虛日母爲之悼心失志故母雖後祖父二十餘年以沒有死之憂無生之樂諸孤罪通于天矣私意天憐母以諸孤茹辛將錫之百年庶幾相補豈謂母遽棄諸孤耶諸孤罪可死賴母寵靈苟延至今使母死而諸孤生天其謂何人孰無母母身繫諸孤之生死人孰無死母以欲生我諸孤而死嗚呼諸孤雖生猶死矣以死贖母而不可贖以死從母而母不忍其從率我父子曾孫哭與母別嗚乎母聞斯言當更增悲憤諸孤又安敢繁詞也

生妣堂祭文

嗚乎諸孤有四母獨吾母事父最久母年甫踰三十父爲臬大夫始稱達而母巳留家事尊章不及從其後從之大梁未十月而歸從楨于京師可二年而歸是時初入官秩入薄無異寒素巳從之隴右可一年而歸隴右荒陋人不厭江南鷄鶩之食烏名祿養哉又六年而父棄諸孤則母有憂悲疾病而巳矣有亡黽勉惟恐育鞠曾不得享靡衣媮食之奉蓋四十七年如一日也諸孤竊衣冠從公卿大夫之後不能以一命婦爵爲母榮此自有國家名分在諸孤無所恨夫田媪市嫗無毫髮益人間事耄耋而不死者何限而母春秋才六十有五世有爲人王母爲高曾王母見曾王孫者何限而母未及抱孫而沒勞苦功高不食其報諸孤所以痛心泣血不自禁也嗚乎吾父當楚人用事之初急流勇退吾母當盛年慕班姬趙母之風辭寵居下人情殊以爲難而壽算皆相若天道損有餘補不足吾父母所不足亦既多矣視天夢夢諸孤能無憾乎嗚呼養則待命于天諸孤又無計可以留母母新兆距父墓次不三里神靈相從遊也爲問天所以奪諸孤父母之速其義安在輀輴載駕會集家衆與母言別嗚呼諸孤何嘗一日忘父母保

此遺體他日歸全以事父母地下特蚤莫不同耳嗚呼哀哉

祭信陵君

萬曆十有九年春二月郢人李某物土方處材用爲信陵君祠其年九月十有五日告成則又以意爲信陵君像配以侯嬴朱亥饗以剛鬣柔毛而代爲祝史之祝命曰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君爲魏將內輯和其民人而外聯屬五大國必有法矣爲魏菑患者莫如秦力抗之使無東死而後巳可

詞勤勞矣雖然此已專也非大夫所以爲魏人祀君意也大夫問之生而精爽不貳者其死必爲明神君之神不與其人俱銷亡所禱於君有三事今大梁之都爲王爲郡王爲將軍中尉以及諸無祿者數萬其於國稱肺附親猶君之于魏也食租衣税歲費二十萬不能爲國秋標末之功民力大詘而甚者漁食閭里藏亡納姦舞三尺法其在大誰大何之域頸盭捽抑而就刑者無歲無之國家稍開四民之業寛越疆之禁廓仕進之路矣君何以牖其衷有如君緩急可使者出其間爲國効一臂之力乎君嘗爲魏王言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

灌大梁大梁必亡君沒而秦果引河溝灌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設君在秦即灌梁必有以禦之自頃河溢阜陸魏人苦隄繇不息踦跂畢行殆無虚日彼河伯陽侯爲夷之屬倍有之乎有之神固相從遊也能殺其勢無惡吾民抑能使金隄千里永無崩潰民有息肩期乎夫魏東則豐沛東南則蘄黄豪傑渠魁所自起也南則荆襄古戰爭地也西則嵩盧之間礦盗聚焉北則河朔山東燕趙多大俠易與爲亂而魏居其中于今爲腹心重地大陸坦坦無險阻之固脱有一夫揭竿而呼百城自廢憂國之臣議宿重兵大梁以示彊幹弱枝備不虞徵調而兵殊縮朒不可用坐耗食耳君往所指麾而敵強秦者其兵非魏人也耶何古今不相及也諸侯之客進兵法君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其書安在將待其人爲北上之傳與神有是類是橋者君其馮依之以作我士氣與大夫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前徵顯闡幽以君爲忠與才也而特祠君此可爲知者道難以家戶曉也大夫日夕爲魏策三事莫知所措徼福假靈於君陰相之而明有徵則是祠也勿替引之矣酹酒與君約豈大夫魏人是爲帷君血食是計君其與嬴亥實重圖之

祭江神

國家采木之役自嘉靖末迄今未五十年凡三四舉矣惟蜀分數最多征傜最重官吏商民上下困詘此神之所知也且今日蜀又非昔比征夷之師屢興費無萬數頃將有事於播大兵壓境供億繁苛莫知所底中消秦餉書権貨采金爲患滋甚舊年旱疫死者枕藉塞路此亦神之所知也賴先時濬泉諸大夫董率百執事同心僇力二運木幸而集於夔門某不佞代匱撫理按曆今月二十有二日木開因以是日啓行刑牲釃酒徼惠于神自瞿塘而下達于揚子神所專司也自爪步而上達

于京師若河若淮若諸水神同功一體也願無風濤願無氾濫願無排觸願無沉滯俾蜀官吏商民克終王事實維神休夫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祭法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古五嶽四瀆視三公諸侯國家正名直稱江瀆之神固以神聰明正直而壹必有功烈及民豈其若淫昏之鬼爲人菑患者乎木天地之所生也物不謝生于天地天地不言功而山川始有其功然要不無辨由山而出之江功難及江而運之京師功易山靈助順先其難者爲神計當不遺餘力而讓山靈功于霄之材蔽江而下寧惟民膏脂在焉郎

山崩谷隕強死之魂魄所憑附不少矣神恝然不爲陰隲脫中道有他虞秩祀之謂何不佞何以與衆請命爲也不佞之先蜀郡守氷鑿離堆爲石人石犀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腰蜀人賴其利到今神有無窮之聞彼一郡地當平居無事時不大勞民傷財是役也全蜀之生靈所竭歷灌輸萬萬離堆不佞氣決不敢望氷兒靈於前而泯泯於後德於細而忍弗予於大神不其然詩不云乎伐木丁丁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惟今日矣

祭三聖祠

神蓋三婦也不詳其所始其廟而祀之也亦不詳其所始余頃赴西夏至馬嶺而雨作河漲不可渡倉皇入廟中揖神爲余止雨行當以豚肩斗酒爲謝又揖其左白髮髯冠切雲而搢笏侍者曰爾非茲土神耶爲余障水牲醴亦且及爾已而雨霽漲平遂渡河去僕馬二百許得無暴露淳淖之苦意者其神力耶余奉天子命贊憲視學法應汰淫祠不應張大神靈以愚黔首然余雅不欲食言屬其邑令以豚肩斗酒告神使神因余言能爲福於茲鄉無負鄉人歲時伏臘禱祠之意豈不猶賢於巫峽瑤姬第爲朝雲暮雨瀆禮誨淫無異乎蝃蝀之在東方者哉夫雨之霪霽水之漲平造物者

實司之而以歸之神造物者之功德難名而神可名故也神其毋遂貪天功爲已力乎

告谷村祖祠

昔我高祖系出谷村移家楚郢傳及雲孫維楨不肖叨祿于虔道經故鄉敬謁几筵衣冠世忝祖德所貽木本水源永言繹思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十九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祭陳夫人

在詩有云無非無儀維女之德女德何徵維夫暨子乃
觀内則於戲夫人婦順母慈初終靡忒始事少傅椎布
操作亦孔之棘童僕訢訢内言不出衣食滋殖尊章自
首何以奉之絲枲黍稷春秋華盛琴瑟靜好胡覯於息
斂已求賢於以助遘瘏瘵反側協氣嘉生以祓無子如
播斯穡鬻子閔斯離褁屬毛罶不是力伯也賔與問母
所出則莫可識公起明經爲

帝者師首補衮職三命夫人象服魚軒比於郡國公篤
忠貞夫人相之小心翼翼厥子似穀有良史才衎衎鼎
食貴不期驕富不期侈是訓是飭公居綠野夫人從之
而康而色所期百年溘先朝露彼蒼叵測煢煢孑孑擗
踊號泣萬里匍匐吾黨之士雅習閫懿罔不傷盡升聞
於
帝帝曰哀哉遣祠用特生死所同荷
帝寵靈萬不一得於戲夫人生榮死哀備具品式西望
嘉陵酹酒陳詞共巾悃愊若夫魂氣無不之也庶其來
卽

祭王相公繼母

昔者某有天幸得託於夫人之子學士相君同成進士
已同讀中秘書同載筆史垣兄視相君母視夫人凡七
年而某出補外相君以經術爲帝師晉參政柄某遭先
大夫喪偃伏草土山林者又七年缺然夫人起居相君
不忘雅素嘗手書問吾母狀而分所以奉夫人海錯饘
絲之餘以貽之於時母病困舉手加額曰兒無忘相君
之賜至秋而夫人與母後先沒矣故事廷臣非三載考
績及覲有大慶不得封父母三品以上父母非受封不
得予祭葬夫人沒而

主上爲悲悼卽予封予葬惟恐傷相君之心天下羨相
君之孝能感動人主而誦
上尊師重傅施及其親蓋二百年所未有不必離裏屬
毛而養生送死備極人間不常遘之榮嗟乎爲人子當
如是矣小人有母生而無以身之貴貴之死而無以大
夫之禮葬之較夫人何啻霄壤夫人尊養無遺憾而相
君猶若未慊於志季弟標從都下歸言相君哀不勝情
如孤不孝罪不勝死矣炙雞絮酒爲母報施以母之哀
哀夫人以夫人之哀哀母辭之無倫固其所也

祭從夫人

葢人情所最願欲者惟貴與壽而女德所藉以自見者惟夫與子夫賢不必貴貴不必賢賢且貴不必偕老偕老不必有子子賢不必貴貴不必賢賢且貴不必身親見之故翟褘之婦鮐龐之嫗恃其有可兩相勝而究其無亦兩相憐未有若夫人得全全昌也夫人之偶爲余父執陽曲先生其子爲以三太保司空先生起家進士歷官參藩大夫自免而司空復以其貴貴之父子佩玉於石城漢水之間望之若神仙中人而夫人亦佩玉於婦秩稱一品無兩大其年與先生俱近耄華髮蒼顏相映也世之賢先生者歸功於夫人之內助世之賢司

空者歸德於夫人之慈訓華袞之褒金石之辭上自人主下逮於學士大夫芳郁炳烈遠近咨慕夫人抱孫孫復抱子長者齒於冑少者游於庠衿裾紘誦絛蕃棊奕明興以來方輿以內指寧再僂乎夫人生有餘享沒有餘榮即欲爲楚聲而歌雍門悲從何出當司空父子盛時重裀列鼎夫人若固有之不知於色晩而詿誤家見籍徒四壁立夫人尸饔怡然無慍長夜之官余意其含嬉遊矣即欲噭然而哭夫人其不笑爲愚乎自昔先君子偕先生舉於鄉兩家父子交好如同生者五十餘年某不幸早失怙功名壽考不逮司空父子事非一端乃今覩先生之悼亡司空之哀母也寧獨於心戚戚耶夫人覩某君子必且諒余涕之非無從矣

祭羅宗伯母

當隆慶初開進士科而夫人子宗伯文懿公褎然舉首天下稱宗伯爲名儒者由夫人教子先行誼不在文也宗伯秉史筆侍經筵爲國子師敭歷兩京佐冢宰董正百官以至典秩宗天下稱宗伯爲名臣者由夫人責子以善養不在祿也子八座而親見其貴帝命洊申婦爵最崇身九十而得正以沒春卿賜祭司空治葬蓋宗伯之聞望爲吾榜中第一人而夫人之福德亦吾同儕中

無二母也所不滿意者宗伯未拜相而又先夫人卒然今國是日非執政之臣進退維谷天下四面交責即宗伯在事安能保其令名以無貽夫人憂宗伯有知必以得事夫人地下爲幸即夫人亦慰宗伯官無論宰相壽無論百年同歸一抔土而已

祭施夫人

昔者先大夫同少保公舉進士則某通家子行也父視少保即母視夫人矣歲乙丑先大人攜之偕計吏始得拜少保廷尉邸中已而先大人參藩大梁以某從而少保實秉中丞節行河嘗疏薦先大夫於朝先大夫屬孺

子識之無相忘也蓋又二十年而季弟標復同夫人家子舉進士則先大夫墓五宿草矣又四年而某復有大梁之役居先大夫故署少保復以御史大夫行河某父子兩世辱在公之末屬豈不有天幸哉記少保初行河以太夫人喪歸先大夫詔某爲文以祭草奏先大夫弗善也孺子稚少文不能暢吾意某今受事復與夫人之喪會自惟奉職無似旣無如先大夫治行可當公褎錄而稚少文如故卽習聞夫人懿美卒不能有所論纂至履先大夫往蹟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有涕漣如而已禮有之見似目瞿聊述今昔情事之槩以告夫人夫人其謂是通家子無飾詞也而不鄙之耶

又代

今天下稱俶儻奇偉之功若鵬徙溟而鼇立極者無如潘公今天下稱夷險不二心寵辱不改色砥節褎忠不遺餘力以庀王職者亦無如公而不知夫人有相之道也蓋公敭歷中外諸艱畢試獨治河爲最者其治河凡再廢再用而最後居大司寇以伉直忤新進用事者讒口交搆熒惑天子盡鐫槭官階以去會河決言者暴公功天子追羣議卽家起公夫人趣侍兒辦裝吾當從乃公遊公宦跡幾遍江之南河之北夫人不盡從旣老居里日高臥諸孫問寢上食分甘哺之豈不適志自便且病見端矣不勝遠遊顧亟從慂公蚤發不憚以身勸駕公拜命倂道走濟上拮据鞅掌河以安瀾夫人始歸而長公令溧陽去吳興三百里而遠夫人卒不一往視也可以病解而不言病可以無從而必相從凡以寬公內顧俾一意公家耳可以無歸而歸可以就子養而無就疾不欲令人急沒不欲令人哀示公當盡瘁報國無移愛妻孥耳卽公忠貞天植而夫人所勵相裨益固多矣易曰無成而代有終妻道臣道夫人殆兩相成者哉夫人訃至徐公方乘檋視作不遑爲夫人服而枕塊時有涕泣處知夫人所重在王事也某等代匽下走無能爲公負宣房之薪下淇園之竹竊聞夫人炳炳大義內媿於心令者清酒陳詞不敢及私好明夫人所重在王事也

又代

天胙明德世用曼壽誰其相之厥有司寇司寇競爽爲社稷臣誰其相之厥有夫人夫人華腴著在西越相攸於潘德音來括諸舅婚媾煌煌金轂藐焉介婦以經二物貴不爲驕富不爲忲衆媍奇麗不視而襘蝨飛雞鳴請無懷安司寇亹亹學古入官黼斧所至旣嚴干掫夫

人當室杜其門牡臺綱閭範靡不肅閑升聞於帝帝命
三錫河隄謁者御史中丞夙興夜寐四載是秉赤舄遜
膚君譽之開擀布摷作亦輯爾顏司寇起家鼎渥方來
魚軒翟茀夫人與偕虎豹九關狂吠而噬解司寇冠角
巾就第躭躭未已朝衆正營夫人曰咨
天王聖明驟雨疾風不終朝夕霜雪誠嚴見晛將釋人
惟求舊司寇賜環於時河伯褰陵懷山授以玄圭往平
水土夫人趣駕腁胝報主有斐長君剖符赤縣衣帶一
水將毋斯便夫人不可代受國恩毋以雛集而廢駿奔
落落君臣沾沾兒女猶與夫人義高千古宜爾遐齡象

服偕老有駹者婺隕茲江表司寇朝雉長君夜烏百城
罷市萬卒輟披爲公助哀爲子分慟矧余小子休戚與
共昔役吳興司寇里居考德問業來往虛夫人主饋
飲之食之諸所睹記士女之儀鄉使傳訃俾我驚惻則
有司存將焉觴侑何以祖奠清酒在絮懷舊傷逝鑒茲
情素

又代

蓋聞捐佩迪德斷織勸學其功有裨於夫而其施或未
及於國漆室嘆魯緯嫠憂周其言有關於國而其力無
所效於人乃若謀國之義居雖無懟而沒齒無二相夫
之功上逮國計而下施生靈則未有如夫人者也夫人
伉儷少保公自侍御史以至司馬司寇出則爲肅公府
之禁處則爲飭有家之閑而又奉公義方以啓佑其嗣
人長君奕奕蚤有聲於天下其功用甚著自某所知殆
有進於此者公嘗以治河中蜚語再起而功成受上賞
又嘗於壬人之口至羸身爲編帋詩不云乎彼求我則
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而夫人獨舉手相賀是
天子佚我以老也下若取醉顧渚解酲何莫非君賜哉
少保無正月大夫之戚此無故夫人相之也河伯不仁
民胥及溺

天子重違言者復召公詩不云乎大夫不均我從事獨
賢而夫人謂公是
天子不含怒不忘故也朝而拜命夕而趣駕至扶疾以
從遠遊少保無北山大夫之怨此無故夫人相之也夫
人不言病而黽勉以從夫少保不言勞而黽勉以從君
夫人不以兒女子之戀就長公官舍少保亦不牽帷廧
之愛而强留夫人官邸夫人病力猶執女紅不廢以示
無恙無貽少保憂少保聞夫人病亦荒度土工不輟以
示無私無令百執事有懈心而河工始告成京師仰給
東南漕粟如赤子之於乳哺而需者薦饑市無赤米非

公則漕道廢壅脫巾者呼庚癸者羣起輦轂之下自幾矣河以北山以東旱魃爲虐大陵之氣乘之民死亡過半而河伯且欲盡驅而爲魚非公則數千里之地蕩爲一壑民其餘幾乃今轉輸相屬太倉之粟紅腐河自龍門而迄於淮海州自豫而及於兗徐揚民狎其野以相生聚頌少保之功不衰此無故夫人相之也某覩公之憂勤而聞夫人之內助有日矣夫人訃至凡有事於河者瀕河而處者家凝隕庇之愁而況辱在賓從之末休戚相道者哉溯回非無從也古者號河爲德水酌彼黃流以代玄酒用昭夫人之明德夫發鳩山之木石帝女

采爲以堙東海夫人未嘗一日忘公於河上其靈爽詎減精衛必黙相公以終平成之業開上姓之胙矣

祭張夫人

蓋自江陵敗而里黨婚姻株累蔓引迄於今終一星難未歇也其終始不染於詞者吾師司空先生一人而已清標雅量海內薦紳學士之屬類能言之而不知有夫人之內助某爲先生門弟子所睹記稔矣昔先生官郎署江陵官翰苑官位相亞氣味相投因是以結二姓之好其後江陵顯膚於人臣無兩又獨文最所憐愛夫人不以其父之貴而廢敎婦之禮裝送資賄甚豐夫人不以其婦之富而忘勤儉之訓卄白蔵組不殊里婦爲夫人子者不以其婦之黨而有矜倨之色衣冠趨步常居人後蓋家庭所漸靡非朝夕也天乎不弔先生即世而忌先生之完名者起而齮齕兩公子或陽掎角之或陰發縱之行且爲覆巢㲉卵而夫人所以持門戶御外侮操心慮患居然有大丈夫之略焉故二子無及於禍嗟乎此其詳某難言之矣夫克相其夫其功易而保定其子其功難夫人者天造之以安劉氏者也劉氏甫安而夫人何遽從先生地下游耶以夫人婦順母儀方之圖史所稱寧有多讓而自門弟子外或罕悉其賢者在夫

人以三從之義無非無儀固當而世之傳列女者將安取徵乎豈惟夫人如先生純終領聞而易名之典未及如江陵相業而身後之事所不忍言烏在其爲輿論爲國是哉某於夫人沒所寄憾非一故第述夫人悢悢大致以資素旂之誄無庸兒女子私戚爲也

祭李司空繼母

昔者夫人子司空公成進士也與某同出西陵劉司空先生之門凡二十九人而其踐八座歷兩都爲國大臣爲世名臣者惟司空一人而已二十九人者其父母或不逮子養至於見其子踐八座歷兩都爲國大臣爲世

名臣者惟夫人一人云而已夫人之爲母繼也司空兄弟
親之有離裏屬毛之愛而事之有先意承志之順居則
有重茵列鼎之奉而行則有魚軒翟茀之華蓋三十年
於茲矣夫閔損王祥之孝也而不能使其母底豫於初
年穆姜之慈也而不能使其子無憎惡於始嫡夫人以
慈成孝司空兄弟以孝成慈慈孝之名爲而不宰成而
不有如夫人母子者幸天常而敦民彝受國恩而綿家
慶豈惟令人即古人不多覯也夫人歸矣宗伯致祭司
空營葬備膺熙事某特爲焜燿夫人之望如此母孰無
子子孰無母母不得如夫人有子子不得使母如　夫

人生榮死哀夫人沒無憾矣

祭蔚淑人

自易言無成詩言無儀而女士之德未有不託其夫與
子而後傳者其夫與子賢則傳其夫與子貴則傳賢者
不必貴貴者不必賢有不賢即善相夫訓子曰爲不幸
幸而賢且貴而人或苛求之曰彼適逢其會耳不必實
有相夫訓子之功而得於夫者或失於子得於子者或
失於夫或得於夫與子而不得以身見之夫所謂無成
無儀豈獨人事爲然蓋扶陽抑陰造物若有意焉嗟乎
若夫人者非所謂天授邪今天下稱質有文武爲社稷

股肱之臣者無若督府御史大夫張公而夫人爲之偶
有子五人伯仲舉于鄉爲掄魁叔成進士以令高第徵
拜宗伯尚書郎二季齒于胄奕奕揚其父兄而夫人爲
之母父子兄弟蜚英聲騰茂實無論識不識無不豔慕
其盛者而不知夫人相夫訓子之功居多也公少居約
其尊人以孝行聞公之孝儷之雖在諸生未嘗乏甘毳
則夫人之故也公慷慨有大志不事家人產而四方客
常滿坐餚饌必豐則夫人之故也公仕爲令廉夫人簪
珥無所加於舊爲諫議以伉直忤時宰夫人側聽其疏
草輒曰人臣義當如是分藩江浙於風土服食殊不宜

夫人必偕不欲以家累有二心敭歷中外聲稱藉甚則
夫人之故也諸子幼而示之以禮使無嬉遊長而督之
以學使無廢業富而戒之無侈貴而杜之無驕他姬子
視之靚若畫一不寧惟是果蠃之子亦且似穀則夫人
之故也夫與子之賢夫人交成之夫與子之貴夫人胥
有之天牖其衷人效其能人不違天天亦不違人圖史
所傳若夫人者可數邁哉張氏之先有十侍中三拜相
者婦順母儀不少概見得無以貴掩賢不佞關中之役
從督府公遊久而仲　叔又以父執僚友之誼謬爲恭敬
其聞夫人相夫訓子甚最著夫人備有純嘏無纖微遺

慨於人間而特虞夫以貴掩賢如庸衆人之見者是以具論之夫人當不謂其言無稽矣

祭馮淑人

維靈毓景名都發祥華胄婉嫕修嫭淑貞純懋豈必保傅內則靡疚昔在贈君歌雉朝飛縮寐好逑式燕庶幾既諧鳳占百兩于歸視美舊特易室相授再鼓瑟琴如未下楣靡疑逝梁嚌嫌發笱維時司徒失母何怙淑人子之拊摩與咻屬毛離裏曾是不愈司徒令德玉質金相三朝敬歷堯績用章遡所從出慈訓義方升聞於帝帝曰都止翟冠象服貴從厥子三錫三加爛其閭里

司徒熊軾撫東西秦將母不遑鞠躬苦辛祿養則豐列鼎重茵既晉司徒行歸故國魚軒可御婉容愉色爲日幾何訃音來北傷哉孺慕涕泗漣如慶者在門弔者在閭謂天難諶是耶非與司徒以聞帝洛掌故令甲有之王人賵賻弁厥夫子表厥封樹世多女婦乃生乃死人莫之知滅沒惟第於戲淑人榮哀備矣黍戴司徒慈母則同司徒思母黍人思公矧茲官屬胡不忡忡傷死弔生備在禮經既羞蘋藻亦醴醁醽遥拜陳辭以慰幽靈

祭梁中丞母

往者夫人之子中丞公持憲節涖江漢間兩郡實其專隸所爲德於士民者非一士民戴之如慈母而因知中丞有母夫人夫人之爲中丞母蓋繼也不以非離裏屬毛而減一體之愛不以富且貴而廢義方之訓是時太公捐館舍中丞眷焉風樹之悲其所以事夫人若不及愛然即甘旨溫凊遠在數千里外無敢獨有之必走使獻夫人而最後自朔方召入佐西臺事念夫人不欲去夫人故健啖無恙中丞爲令時嘗封夫人爲孺人謂其秩才比郎吏未金緋也入臺後不兩月當考最夫人且得稱太恭人中丞以是脂車北甫三日夫人訃至矣中

丞夕聞喪旦詣闕辭即匍匐歸所知不及爲執手別其哭也擗踊啼號竟夜不絕比鄰與行道之人皆爲流涕於其沒之慟而知生事之盡禮也於其子之孝而徵母之能慈也嗚呼夫人春秋高矣爲命婦垂二十年自中丞而下夫人出者仲若叔皆紳綬之彥塤篪之睦寧有遺憾顧中丞方且孺慕無已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爲人子不當如是耶某等爲中丞所陳侑酎之詞若爲之助哀者焄蒿悽愴知夫人不忍中丞之毁也有餘感矣

祭賈恭人

萬曆甲戌某月某日中丞曾公繼室賈恭人卒於蜀其

年槪歸郢明年三月某日中丞有通家弟李某以祭議陝西布政事過郢爲炙雞絮酒酹恭人而告之曰余聞恭人家有宛財而其歸中丞也中丞方自邑令爲郎恭人既不以富驕其夫家亦不以夫貴驕其父母之黨中丞父母無它子最憐愛冢婦而恭人亦不以鞠子之哀缺舒葦溫養之奉中丞之元配有相室者業已舉男子矣恭人時未嘗字也而字其子不啻已出子十年以長游國學食世祿而問其母則曰恭人不知若故有母在也中丞僅一女弟視如左右手爲相依不忍遠去里閈所八倖稍悉以資裝送而恭人復解簪珥佐之意不欲

傷太夫人息女之愛也中丞往撫蜀二親春秋皆六十不能從則留女弟代爲養而以恭人行當是時蜀九絲蠻爲患數十年後先官蜀者十餘曹莫之誰何中丞殺然身當之誓不與賊俱存則留恭人成都而身之叙治兵事恭人居恒念身爲人子婦不得旦莫上食問起居安否貽君子內顧憂而中丞暴露在外浮言震撼者至以此焦心勞思食或竟日不滿一齕中丞努力擊賊義不暇請急歸視恭人疾疾以故愈益深久之賊平盡郡縣其部落蜀之士民背始帖席中丞公父母聞之西向而語曰此子也才已更北向稽首老臣庶幾藉是以報國恩斗酒相勞體力視昔益嘉勝貽書報中丞恭人無憂而恭人病在死法中不可起矣卒之日夫哭於寢子哭於棺諸媵哭於帷下臧獲脐衣以上者哭於門外訃之日父母尊章姑姊哭於室宗姻里婦各哭其所莫不盡哀恭人之賢可知也已余與中丞交異姓若同生恭人昔從中丞如京師處余婦若妯娌其卒也戲欷不勝情者累日余婦雅敬愛恭人道其事甚悉余不能盡記第爲述閫懿之大者如此恭人知余言之有徵也必鑒饗於斯矣

祭李太君

婦順母儀世不常有所最不常母婦爲後惑溺偏頗積嫌叢詬自昔家邦多職斯咎重華協帝大孝稱首親目不踶而躬處厚誠身設心其安然否王駿曾參矣無再偶鑒彼覆車瀟茲奧牖夫子寔難矧伊母婦懿哉夫人抑何具美受氏自房繼室于李太公爲夫中丞爲子當其歸時子偕計矣無婦有婦式德之似無母有母如實出已中丞而下昆季娣姒假於異物託于同體物無非是物無非彼鳲鳩如結心儀一耳中丞顯庸經營四方陟岵而嘆父不遑將太公手勑游子無傷子之事我疇若母良寒燠起居衣服酒漿從我所適我體彌康以課

桑田以審守藏以禮賓客以奉蒸嘗以佐施仁以贊義方佚我以老何用不臧母能宜家子善報國豈必膝下共爲子職我將省爾示爾顏色乃駕安車晉邸是即夫人從之以引以翼中丞稽首父尚良食母戚子孝子奉母德視母眉壽寢昌寢殖相父偕老昊天罔極太公曰歸爾無我憶自魏徂晉路不滿千歸聘之使日月至焉夫人儕語平善如前直茵列鼎健啖安眠鳩杖鴻案太公比肩谷飴弄孫樂陶陶然母以子貴夫以婦賢則篤其慶載錫之年可必者人難必者天人道天道維夫人全天豈惡盈夫人偶恙中丞聞耗聲慼東望驛書羽飛

朝莫偵狀曾幾何時而遽背養晉藏中丞慈母奚讓中丞失母如衆母喪狩畜顧復將安所仗巷市罷歌里舂輟相棘人素冠哭而相向齋谷涕洟行路悲愴於戲秩均內子禮視上卿春秋若干甲子既庚褕狄金翠佩玉鏘鳴魚軒翟茀清道而行芍藥之和八珍時成獨坐貴倨上食拳拳錦昌黼黻余十九稱龍帷三池負引封衛送車百兩薤露連聲生復何憾沒有餘榮佳城鬱鬱司空護作宗伯誄之龍文日灼顯親揚名徽音旁礴生暗醜也冊詎藏塋令名不朽閱世如昨歲時廟祀居歆牲酌擁佑太公鯢桓爵躍俾我中丞游登臺閣禔福寓縣晉欣有託用顯與情靈幸然諾

祭毛恭人

猗與恭人發祥華族來嬪于胡無非無儀宜其家室侑姊諸姑漢之廣矣游女婆娑詩不云乎羌獨奚爲中閨是守內則弗渝鹿門之山厥有龐公妻賓與俱彼邦之媛亦相蒙砧畝釭康娛其胤維何矯矯廷尉懷瑾握瑜再試爲令乃登諫垣衆議咸孚席有重茵食有列鼎報母勤劬國恩斯霈象服魚軒以佩以趨貴亦靡驕富亦靡侈椎髻諸于婦順母慈爰稽女史展也同符板輿將御溘焉訃聞云何其痛廷尉靰靰含歛罔躬仰天號呼

帝命有司汝往臨祭表厥松屋人亦有母何天之寵視母則殊吾曹楚人合歌楚些遠致生芻惟彼北方不可以止魂其歸歟

祭郭方伯母

淮海維揚喉舌股肱晉有三關胡虜是膺寧武中處啓肱斯憑自非名世厥任疇勝維夫人子允文允武廓盪妖氛固我畿輔載臨西塞甘寢秉羽方伯專征以需開府勳名烏奕夫人啓之胎教姆教靡忒其儀爲擇賢友爲擇嚴師引衽攘捲而親價貽輒畫物捆綜均摘軸機杼之間俾爾式穀母以子貴翟冠象服克勤克儉令終

有儆流言孔詆予坐徙官何足介意虞損母歡母不其然寢食自安心苟無瑕無家胡嘆受事行間不遑將母戒養南陔依依左右母趣治裝禦侮奔走脫弧賜環君恩莫負比及三年論功晉爵令問令望養志爲樂帝嘉慈訓三命用酢京陵範鍾東海則郝燕晉相距八十長亭健足相屬以代歸寧謂母健啖宜引百齡溘然長往醫聰罄瓶遘疾初聞予解其緩方寸麻沸貌爲省瘦曾幾何時訣不躬受凡民有喪匍匐往救損麗佾仲休戚所同令子銜卹痌瘝我躬生芻炙絮物非意豐弔生傷死神罔時恫

祭趙方伯母

蓋余識夫人之子左丞於丙子棘闈中時猶未着髮也衆莫不嗟異誰氏母生此佳兒比余督學兩試上郡士左丞皆在高等而知夫人佐其夫封君訓子有義方垂三十年余起家領河西兵事治上郡而左丞備邊樓煩鴈門間夫人或居邸或居家勑制內外奉要束以成其子廉直聲益心重之比余移晉左丞中丞語懽失夫人歡夫人絕無纖芥以爲此仕路貴見要在心無愧耳方是時夫人雖老尚有姑在執子婦禮甚謹已佐封君襄大事久之則左丞謫已白按累者奏其功上第請贈大

用而以塞風今左丞國恩深至畢君爲稱塞於是左丞受頫上節頫上水土不相中左丞病有去志夫人聞而偕封君來援止之封君歸留夫人以寬左丞內顧左丞霍然病已精心爲政江淮間謳吟相屬夫人每爲解頤加飯何遽以訃聞耶十二年前余亦謫居頫上甫五月承先夫人諱不得親含殮爲終天恨視事淺無功德及民如左丞所以聚順承歡者追憶疇昔我心有戚戚焉以此思哀左丞哀可知也夫母之愛子子之孝母何所不至生死同之冰霜栽塗山川悠遠左丞徒跣奉夫人卽安故土惟夫人之靈宜擁佑左丞且無重封君暮齒之悲

祭李憲使母

禮言君子之所謂孝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旣幸有其子必願長有其親卽人失其子改幸爲戚情所必至耳夫人子觀察公之宦楚也通楚國人所稱願幸有者也公嘗以侍御史淸戎來楚是時刻覈爲政吏務以鷹擊毛摯阿邑其意幾於漢株送矣公獨行所無事什伍之籍日增而閭左窮里無追呼連染之擾又十六年復來爲觀察南風不競湘纍楚囚相望于道墨吏視爲奇貨可居漁奪民無厭法蕩然廢矣公獨繩之嚴百城之吏望風解綬而後民免於鑿齒猰貐之口所爲稱

願幸有八者宜何如也方公爲侍御例不得以夫人從夫人雖老尚强食楚人第遥以其喜色歡心效於公爲夫人詩既爲觀察夫人從矣顧已耄耄氣力小減楚人望公庭莫不吸心捧手祝夫人啟居無恙故事觀察無過恭年祝遷獨公三改歲以爲天終悲楚人今何令公驟夺夫人令楚遽失公耶將楚氛甚惡天所吐棄不欲久蒙公覆露澤耶不然者豈以夫人之懿敬觀察公積功累仁重之楚億萬生靈之禱不能使楚長有公公長有夫人不直如孤兄弟宗盟之誼千家之存私相爲慟也夫人有靈憐楚人若中路嬰兒之失母也其日者

史借公以覆露楚如今日亦人定可以勝天矣舉號戴路夫人其式臨之

祭易叅政母

夫無母而有母者母不必慈無子而有子者子不必孝母慈矣而或以産子分愛子孝矣而或以非其母取聲即母慈子孝兩相得矣而風木雞露不長相保故伯奇閔損得母而名彌彰翟方進胡廣已貴而母猶無恙人所欲天或靳之天所爲人不願有也嗚呼若夫人者天人相爲賜矣夫人以中憲公爲偶以叅知公爲子而夫人又自有子中心物愷兼愛無私中憲公無逝梁伐笱

之憾叅知公無離裏屬毛之思諸昆弟家無常子衣無常主而夫人稱中朝命婦者垂三十年諸婦奉食叅知公兄弟三環之非享國而尊若君父耳厭鍾鼓管籥之聲口嗛芻豢醪醴之味身安錦綺纂組之奉年先矣四枝殭思慮恂達人道天道有不足所耶某聞夫人貴而能勤挫鍼治繲鼓筴播精甚者食豕字雞而躬除戶內之煩壞富而能儉食執粗而不臧弋綈不曳地積而能施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凍者假衣暍者反冬若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共給之之爲安共利之之爲悦故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

哭其母夫人之德茂矣窮美究勢享賢子孫之樂人助信天助順豈可倖冀耶某不幸失母而亦有母如夫人慈官與夫人子同而媿不能如夫人子孝乃今臨夫人喪也咨嗟涕洟不勝杯棬之慕夫人善子其前母子必且子視其通家子庶幾垂聽於斯言矣

祭王叅政母

昔從夫人子叅知公於晉陽歡若兄弟而豚犬子又與夫人諸孫相昵則時時聞夫人婦順母儀甚具夫人事女君恭而先舉叅知女君乃舉仲子夫人乳哺仲子長受學受室恩愛視叅知公有加仲子卒則女視其嫠婦

姑相守至老寢食無間而參知公有事四方必携仲翁像與俱一飯必祭以此論夫人之德德何可尚也夫人殁參知公封至再參知公尚有毋弟例不得歸養其在晉有邊功比及三年報政而一旦念夫人輙以歸養請銓曹破常格從之而毋弟乃得服官凡居子舍六年率其子與孫以歟順承歡無所不至而夫人垂九十以天年終參知公垂七十始喪母以此論夫人之福福何可尚也某等公兄弟之好登堂拜夫人而深恨其母不得望夫人萬一某母之子不得望夫人子萬一詩不云乎昊天罔極卽夫人令德備福無遺憾而參知公寧能解

孺子之慕彼以三年報政以邊功晉爵一級早晩可開府而委之知遺知有夫人而已度參知公所爲慟夫人與某之慟其毋不殊矣使一介酹絮酒奠夫人而將之以詞語曰孝始事親終事君參知公之孝夫人不啻足矣夫人幸右功參知公良食出而事君建名世之業用以光昭夫人訓子功於無斁

祭陳參政母

嗚呼人莫難於族類之貴而恭人以贈尚書公爲父以大司空爲弟莫難於夫若子之賢而恭人以憲使公爲夫參知君爲子莫難於其身之顯與壽而恭人稱命婦秩比於中大夫行年又七十矣今茲沒也復何憾哉乃吾輩之所憾者爲恭人之子之謀左也始參知君聞恭人病輒投劾棄去而吾輩持不可恭人亦使使止參知君毋亟歸念我病良已豈謂恭人奄沒而參知君竟呼號徒跣以歸耶夫使參知君有遺憾者吾輩當執其咎矣炙雞絮酒以告恭人之靈其將曰是使吾子不得與含殮者也而吐之耶毋亦曰是能留吾子無歸以成吾志者也而歆之耶

又

恭人蓋西橋陳翁之配參君伯含之母也西橋翁楚聞

人以明經高第佐蜀之嘉州此其才與時可以仕矣恭人則相之以隱不踰年從吏使歸身椎布而手井臼晏如也恭人二子伯含爲少最所愛憐其給事項闍提兵大海之東而分陝以西也皆不及以恭人從恭人又善病伯含所欲歸隱就養者屢矣恭人則勉之以仕間者恭人病力伯含陳狀兩臺上書闕下至欲解冠組宵遁恭人聞之弗善也强起進匕箸以示無恙遣使爲書止之曰兒勠力公家何以死詛我使者重迹抑至伯含懼不敢無何恭人不起矣屬纊之日無一語及他月西望而微不瞑而頤若含笑也若恭人者可不謂賢乎留夫

之有餘以貽其子教子之忠以成其夫身食教子之報而不忘報主之義情亟於季之行役而忘猶來無棄之慽出處死生人之大故卽服紳冕誦書史者猶瞢於兹恭人何見之晰也可不謂賢乎某等與伯舍同舉南宮同官西土覛恭人猶母矣悉母之行痛母之沒酹酒陳詞以寓一哀恭人其推伯舍之愛而儼然臨之耶

又集楚詞

有美一人兮蘭茝幽而獨芳芳與澤其雜糅兮又重之以修能內惟省以端操兮懷琬琰之華英竭忠誠以事君子兮情與貌其不變曰兩美其必合兮夫人兮自有

美子文質疏內兮貌揭揭以巍巍舉賢才而授能兮既遵道而得路陟陞皇之赫戲兮君之門以九重所作忠而言之兮求正氣之所由欲少留此靈瑣兮翔杳冥兮以東行回朕車俾西引兮帶長劍兮挾秦弓忽返顧以流涕兮哀故都之日遠木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退將復修吾初服因歸鳥而致辭兮蓀佯聾而不聞願承間而自察兮忽謂之過言曰勉遠遊而無狐疑兮徐弭節而高厲專惟君而無它兮出不久兮往不返鳥獸猶知懷德兮嘗彼君之渥洽豈余身之憚殃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吾令帝閽開關兮伏匿穴處爰何云及年歲之未晏兮尚欲布名乎天下行不羣以顛越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余既不難夫離別兮爾何懷乎故宇閨中既邃遠兮豈惟是其有女聊遠志之所及兮世孰云而知之明以告君子兮好夫人之慷慨鳳皇既受詒兮肇錫余以嘉名佩繽紛其繁飾兮五色雜而炫耀老冉冉其將至兮余不忍爲此態也制芰荷以爲衣兮余忍而不能舍也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漠虛靜以恬愉兮年既老而不衰言與行其可迹兮芳菲菲兮襲予皇天之不純命兮限之以大故載營魄而登霞兮奚久留此故居閉至貞而遂

殂兮名聲著而日延蓀子之號咷兮哀枯揚之寃鶵望長楸而太息兮形銷鑠而瘀傷白日晼晚其將入兮薄寒之中人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音者相和兮因縞素而哭之重曰登白蘋兮騁望辛夷楣兮葯房奠桂酒兮椒漿乘龍兮轔轔孔蓋兮翠旌靈之來兮如雲展詩兮會舞聊逍遙兮容與長無絕兮終古

祭詹叅政母代

某曾人也釋褐而令雙流則太夫人子叅知公爲郡守知畧輻輳而又方正有規檢人莫能干某懼無以奉奔走公獨娓娓訓誨之不倦久之察某朴誠委以心膂視

如骨肉嘗不幸有狗馬病去死毫釐雙流距郡五十里而近公爲置驛偵報既徼福公得差公方坐視事報至大喜而呼侍兒傳語太夫人王雙流生矣太夫人爲加飯某覲於子徼公福舉子公入告太夫人兒與雙流令家人父子敬爲母賀太夫人亦大喜而取其所服故布衣製襁褓遺之曰故衣者受老人神氣欲其壽也布衣者示清白吏子孫也古人官長僚屬中恩義無間有若是者乎公既用治行高等擢觀察叅知當陝洛畿輔遼海多事輒倚公爲重而某亦徼公福隶遼今官毎使使啓居太夫人與公公必引使入見太夫人太夫人勞之

曰王君妻孥無恙耶卽貴無忘雙流時蓋叅知公之兄亦爲郡雲間爲觀察叅知於齊魯閩海而太夫人魚軒往來其間萃四方之歡心以奉太夫人歡海内無不艷詹氏母子窮福極考未有涯涘至如某輩受恩等於生我朝夕呼天而祝太夫人難老情可知已太夫人何遽捐養耶叅知公兄弟終天創痛自其至情某生而母事太夫人太夫人生而子視某苟被齒髮何能一日忘之而於太夫人之沒也有不悽愴切至者耶羇栖一官不聞太夫人遘疾狀不得侍藥物臨含斂是則某所爲惝負耳昔者太夫人開七秩某與諸邑長吏不敢以壺進

尊爵爲饗太夫人從宦蜀久橐不攜蜀土之毛惟孜孜以廉平勉叅知公叅知公此某所習聞某受知叅知公與太夫人過而奬成某亦庶幾不倍於廉平兩端而已昔人有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太夫人有兩子爲中朝尊官而所需養在善不在祿其中無一毫富貴念今以大耋考終命寧復於死生間有憾耶叅知公昆弟率循太夫人慈訓終身不忒某輩亦景行叅知公以廣太夫人德施以彰顯太夫人知子知人之明太夫人卽稱不死可也某所爲報太夫人者舍此計無所之矣使奴具魚菽之饌祭太夫人而因自盟如此

他日見太夫人地下稱故雙流令通家子竟陵王生謁太夫人太夫人或不唾棄也

祭周叅政母

自昔朋友相與之篤者往往登堂拜母以示情好某最無似託交于太恭人之子啓明垂三十年於茲矣奇情雙亮無論知我者信之卽罪我者亦信之而太恭人不數從啓明宦遊從時或不相值大梁之役凡三年與啓明共事而某奉職無狀白簡彈抨跡絓啓明啓明遂拂衣歸某不肖之軀如敝絮行荆棘間無所不觸礙其擯斥固當獨使啓明以魯酒而受楚圍以城火而殃池魚

一蕢一擔十年有臭即死何以見良友地下啓明昭曠
達觀而用意過厚或不惜爲其分謗維是母之愛子孰
不欲其子富貴立功名一旦無妄爲人所黜能無艴然
太恭人不色慍樂與啓明朝夕里居也某聞之而後稍
自慰又四年覩蘦玄岳過啓明太恭人爲好飲食食之
某請見太恭人太恭人言李生能爲信宿留我當出見
而是時啓明得奇疾不任冠櫛以某來強起狀殊委頓
益不自安期以明年再謁玄嶽拜太恭人太恭人許諾
某乃别啓明無何太恭人病哭其少子仲孫過哀遂不
復起矣悲哉太恭人不以啓明昵某爲嫌不以某累啓

明爲罪號爲母子者猶難之而某及太恭人黃髮無恙
步武閨幨未能舉古人升堂拜母之疏節豈不生死大
媿哉家有叔弟脩文罔貽母氏之憂某難出庭戸非敢
面謾太恭人爲人母誼甚高區區母子兄弟之情計見
察耳假令啓明不爲某所連染仕宦不止車當生耳太
恭人不數從遊母倚閭子陟岵抑安得問安視膳奉藥
物親含殮無纖毫恨也太恭人稱大耋而考終其必不
色慍於某當無異啓明初歸時矣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某誠凡下何敢忘太恭人猶子恩焦枝薄奠使奴先致
太恭人葬有期素車白馬執紼而歌薤露蒿里情分可
自盡也

祭李憲副母

自某之託交於夫人叔子也幾三十年於茲矣叔子寡
合而獨昵就余余頃有母喪叔子自閩中以炙絮奠母
手書相弔讀之有餘哀方是時夫人善飯無恙而叔子
陟屺而悲若不能一日安閩蓋叔子棄官奉夫人於家
且十年既起家叅豫章藩事無何副閩臬皆炎蒸斥鹵
非老人所宜遂不敢以夫人從而尋又領督學命歲時
按部即夫人來邸中猶之家食耳奪之於十年而聞之
以千里叔子所不能安閩以是然大比士竣叔子當内

召固嘗一副廷推其得將母旦夕事耳而夫人何恙不
已不小待耶嗚呼叔子之哀余母若不勝情況於夫人
叔子之去夫人未踰年猶不能一日安而況與夫人長
别又不獲與湯藥含殮其哭泣擗踊慘不欲生不知復
何狀矣嗚呼夫人從夫從子自壯迨老受
天子寵命至再三叔子之兄或分閫節制三軍或待詔
公車叔子之少弟爲司徒郎起草握蘭雋聲清劭季子
忠鯁廉介縉紳所宗仰諸孫翩翩琳琅席珍待聘維楚
有材李氏半之夫人賢其賢貴其貴八十年而後沒此
於夫人自足矣顧何以解人子罔極之憂也嗚呼吾母

貴不如夫人壽不如夫人有子不如夫人子未抱子不如夫人繇叔子覩某某寧有死所乎夫人於吾母有通家之誼今使使𨠵夫人夫人儻遭吾母地下其能推巵酒豆羮而食之解翟冠象服之華而衣之乎嗚呼某所爲罔極之慟視夫人之子有加其陳辭於夫人如之何能文也抆以當泣而已

祭郭憲副母

嗚呼恭人年十九而有家二十一而稱未亡人又三年而以憲使君爲子七十有五歲而後没不死於五十年之前恭人非愛死念死者無以死也死於五十年之後

恭人非倖生知生者有以生也惟恭人得爲憲使君母乃能爲郭氏婦惟恭人不媿爲郭氏婦乃能爲憲使君母嗚呼是五十年間險阻艱難何所不嘗困心衡慮何所不至彼一旦喪失所天計畫無俚不勝痛悔怨恨則舉身而委之溝壑是寧可同日語哉立孤與死丈夫且有難易之辨矧於婦人嗚乎若恭人者可謂難矣不難死其夫難使其夫有子不難有子難使其子賢没者不朽斷者復續此其難在人者也嗚乎子賢矣未必顯子顯矣未必賢賢且顯矣未必得身食其報此其難在天者也憲使君賢且顯嘗以恭人之節聞於朝爲樹綽楔而表宅里又屢奉天子之璽書褒封恭人與恭人所不忘於地下者嗚乎恭人以人之所難備其身天亦以其所難報恭人夫使後人有恭人之遭者不詑於天之所難而自効夫人之所難必自恭人始矣某等與憲使君同宦於秦悲君之失恭人而幸恭人實藉手憲使君以嬉遊於九泉也

又

嗚乎母孰不子不爲子也母者不爲母也子子孰非母無子而有子者有母而無母太恭人之以憲使君爲子也五十餘年矣何必於三年之懐憲使君之以太恭人

爲母也五十餘年矣何姝於一本之愛假令憲使君於太恭人離毛屬裏少爲郭氏母没爲郭氏妣亦家戸所常有耳惟太恭人之稱憲使君母非樂爲母將以報死者惟憲使君之以太恭人爲母忘其有母可以媿生者子不得爲憲使君之所以子母豈易得爲太恭人之所以母哉余等以交憲使君知太恭人之賢以重憲使君惜太恭人之死使蚤無夫者不曰夫無子必欲得子如憲使君使晚得子者不曰子無母必能使子母其母如太恭人太恭人生不必已子是以能子死不必從夫是以能死由前言之太恭人之爲子母難矣由後言之太

恭人之於死生大矣卽太恭人不徒得憲使君爲死生重其尚以憲使君之故而有契於斯言耶

祭任恭人

蓋聞天道明示人以爲善之報而時有所不可測不慚人以報善之福而深忌於多取使修德者黙成而不能以私覬順受而不得有觖望乃今於恭人徵之矣恭人不待舁而爲王之宗婦以貴於室巳笄而夫登賢能書以貴於鄉更十年而拜策命以貴於國凡毋不必有子而恭人有子二子不必蚤成而二子廾者弁者皆才其長巳歸授室身有姑方老而更爲人姑天之所與恭人

者何其備順而速放也恭人没矣壽未至五十猶言夭而又在異國距鄉五千里勤於相夫而未見其夫究台鼎之業善於敎子而未逮其子就賢科之用孝於事姑而先其姑以逝慎於擇婦而不獲其婦一日養又何其奪之驟令有餘憾也儻所謂忌多取而不可測者耶嗚呼有形之物世寧有久存而不敗者婦道無成託於夫與子以自見卽所謂夫與子富貴受享有時盡耳惟相夫育子之功載諸圖史與天壤俱敝是爲不朽恭人亦何憾焉高明之家鬼闞其室恭人惡其滿而遽以還之造化其有餘不盡者夫與子闡揚而光大之垂諸無窮審如是恭人所樂也又何憾焉禮曰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恭人有知遊於故國舊都先塋靈發矣他日夫與子勳名相望朝著間卽騏猶視舍猶粲也況乎窀穸之官百歲之後夫若子之相於不可世計乎又何憾焉

又代

今兩河士民誦王公之德政而不知有恭人之内助某幸陪公後乘盡與聞其家政焉公正色率下官屬奉三尺無踰越莊矣恭人實以莊相之視聽無煩暑不擫褻余不見裏是相敬如賓之範也公畢力治理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勤矣恭人實以勤相之自其少則執勞

夙興夜寐不以貴而佚其課子復如是是能勞有繼之訓也公仕宦無長物器用聊具數事廉矣恭人實以廉相之食不厭蔬襦衣取澣補是惟布貲眘之操也公慮囚必質确其過往往持平例所原免數十百人慈矣恭人實以慈相之薰修梵誦不割烹居恒無疾言厲色是終溫且惠之指也昔者二南汝墳間有采蘩諸侯之夫人則有采蘋之大夫妻殷雷之婦行露野麕之女敎行俗美繇閨門始公分藩陳臬比於古方伯連帥視諸侯爲重二南汝墳俱在封内恭人儷德以經二物美哉始基之矣天何奪恭人速也同官爲僚憂喜共貫覩公悼

亡有同悲焉薄言奉酎恭人其右之

又代

蓋嘗讀詩而見葛覃之后欲歸寧父母必因師氏以告君子可否唯命莫之敢專不幸而父母沒如泉水竹竿之女載馳之夫人憂病無聊而卒不可歸聖人錄之以為是發乎情止乎禮義人道之大閑也唯此義不明乃有會於洮來朝其子來求婦之杞伯姬來逆婦之蕩伯姬止見蔡侯之息媯勞柯澤覿俘馘送於軍之文芊其甚者為享祝丘如齊師之姜氏為告享郊之雍姬綱淪法斁春秋加戮於朽骨焉嗚呼若恭人者其深於詩者

乎恭人身故善病從良人憲使王公大梁時公以治河亦病恭人父母具在禮得歸寧而義不敢請也居歲所父母忽相踵以沒情亟於歸唁兄弟而禮不得請也以憂益病以病沒身恭人於父母夫婦之間其情迫而苦其義專而一其於道兩得矣憲使公以詩起家恭人未笄來歸豈所為刑于者皆三百篇之指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乎抑泉水竹竿載馳之事實在許衛為憲使公部內陳詩觀風之暇家庭語次所習聞有感而興起乎抑葛覃為太姒作太姒嗣徽音於太任恭人任姓也豈其苗裔耶故家流俗猶有存者不胥而成不謀而合乎某

也從公兩河宦轍知生知死為衆阿丘之蝱衛之泉淇之竹以薦而為文告之昭令德也且貽後之詩史錄焉

又

恭人滇產也滇去帝京萬里即語其父老以神州赤縣無異華胥鈞天之夢才儁士能致身青雲髟纓垂組者較他方才十之一耳至於宦遊而受國寵靈以及其伉儷者百無一焉恭人十二而稱冢婦十八而稱孝廉婦未三十而稱命婦且再命比於大夫迴鸞五文之誥翟冠象服金搖玉綬之章爛雲霞而疑天帝蓋士女里母耳目所未覩聞者而恭人若固有之矣某等與恭人好

仇觀察公同寀得聞其內行觀察公未仕恭人以勤佐之故蚤成名既仕恭人以廉謹相之故累通顯然則恭人備有榮華非倖致也恭人沒於汴將以不正襟牖下為憾乎夫劍閣以西庾嶺以南碣石以北秣陵以東皆恭人魚軒所至地其人或仕或不仕或其身與其妻子沒而無所歸者何限觀察公今以恭人歸葬用成首丘之志帷錦紐帔衆貝翣綏魚躍拂池而行行道之人辟焉是寧讓其生存之等威也而又自萬里外得之夫復何憾於乎令滇之人知恭人所以生死休光歆豔而傚傚之為父母者必善教其子若女為婦者必代終其夫

爲女相依者必得佳婿移風易俗自恭人始彤管女史垂之不朽視夫擅丹穴築懷清以爲表異厲勸者亦猶黔婁之與倚頓陽文之與敦洽也恭人歸矣其即安於故國之窀矣

祭王太恭人

某嘗讀顏之推家訓稱曾子謂其子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亦謂人吾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以爲慈爰吹虀之過然古來慈母孝子往往不相遇合而慈爲尤難其兩無憾者惟翟方進胡廣羊祜傅咸柳公綽數人而已以此信曾王有味哉其言之也嗟乎太恭人于

惟得兄弟顧復之愛甚深下逮諸孫若子婦若諸孫婦恩情篤密即所字子孫不啻也惟得事恭人溫凊色養所不具論當其在淮浙時中外推轂身寄安危而以恭人故棄之後先居子舍殆二十年比執喪顏色之戚哭泣之哀見聞者莫不怪嘆即恭人所字子孫不啻也賢如惟得孝母固宜然而恭人使惟得兄弟終身忘同異惟得之孝不爲孝已閔損而後得名恭人之慈不爲程穆姜而後見德恭人之子不爲王覽揚厚而後稱弟是乃恭人所以千萬人而無數者也恭人子孫芝蘭玉樹與惟得競爽交輝兩女倩皆舉孝廉待詔公車吉祥善

事以踰七望八之年受享之即天之報恭人純嘏戩穀翟胡兩母庸有遜乎某乎惟得異姓兄弟毋事恭人能不爲惟得分痛吾家柱下史有言可以爲天下母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夫恭人大道玄同不知誰氏之子象帝之先而小子强生分别被之以令名是有名萬物之母後天者也恭人其愁置之耳耶

祭林恭人

昔在嘉靖庚戌永嘉同先大夫舉進士者二王先生其一中丞竹巖其一西華觀察宗人也二先生功成身退以天年終兩恭人皆耄耋駘然白首戴勝而處類西王

母西華先生有弟暘谷參知春秋八十有四則以兩先生世講之好昵就某者舊冬受事武林使使存問兩夫人及暘谷公啓居皆無恙計可以便入永嘉致升堂拜母之義不數月而暘谷公卒已中丞藍恭人繼之今恭人又繼之何王氏之多難也西華先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經術行誼爲東海人倫典刑而恭人以幽閑貞靜儷之相敬如賓逾老不衰子孫數十人孝友馴謹入而侍從出而郡國與夫賢宫泮水之士披文相質蜚英騰茂蓋西華先生雖没而家訓秩如則恭人以也女宗母師忽焉淪喪山頹梁隕之慟寧詎出丈夫下哉夫人伯

子尹寧都丞寧國以循吏聞坐不諧俗謝事寧國二子以茂才與等不第于鄉輿論竊爲扼腕然由此得先後亟歸侍恭人疾一日之養三公不易孝子慈孫庶無遺憾天厚恭人斯足徵巳某遊家子母事恭人慟吾母不能如恭人壽考子不肖不如郡丞兄弟生不獲見孫知茂才兄弟一歲之中而哭王氏高年者三人駒隙易邁河清難俟陳詞告哀哀非一端而巳恭人鑒之

祭陳恭人

恭人父黨世武臣夫黨世文臣諸姑伯姊娣姒中以婦順母儀著者甚衆比德爲難而能兼有鍾郝之禮法謝

張之朗映則惟恭人矣恭人作配暘谷先生蓋繼也身未嘗字而所爲子先生之子與其孫女先生之女與其外生若諸子諸女恩義霑浹幾於所謂無人我相者暘谷先生爲令爲郎爲郡守爲監司孝友聞于家慈惠聞于鄉敏練聞于朝仁聲仁政聞于魏吳兩都恭人不屑官中物以佐廉不溺閨中愛以佐勤不惜篋中藏以佐施愛而能勞食而能教以佐義方其才識往往過人然猶家戶所恒有先生沒十年而隷農緣上官意指以槩斛故騷然蠢動大家莫可如何恭人召立庭下片言分解遂寧貼無譁此則蛾眉男子所不如嗟乎恭人之賢女史不數遘矣先生年八十四恭人年七十八王氏命婦而壽考才三見庭闈之樂鼎茵之奉百嘉諸福何纖微憾維是恭人衆人之母也宗族婚姻市井田野所倚仗蔭庇者一旦失之家愁隕姓古今同情不佞累世通家兒恭人子執執在疚分慟而致絜酒之奠將之以詞恭人其式靈之

祭鄭母

夫子多聖善之母而以西京纖儷者爲賢母多色養之子而以風雨泣樹者爲孝爲其難也是以翟公既貴猶不列鼎之驩王子都榮不負佩刀之贈天道人情大較

響荅矣夫人杞山先生之繼母也余不知其它當先生守郢且四載束修至行不敢以一絲一緡一蔬一魚之費而入其庭乃夫人亦未嘗以一絲一緡一蔬一魚之享而責其子居嘗曰人稱二千石披紈刺肥而齋廚猶索然若是第不令室人交謫士亦何不爲清白吏也夫以子視子事母如母世猶難之而夫人不自求爲母者之養以累爲子者之名此在翟母或未盡喻而先生所遭倍休徵不啻萬矣嗟乎焚廩之菑即聖子不能脫諸其母踐霜之慼即哲夫不能免於其妻而夫人懿行踔絕乃爾是可使沒沒巳耶余等皆先生及門士幸先生

有母得以成其志痛先生失母無以解其憂也然先生
奉母之教雖亡若存自今以往其聲華日奕遠過休徵
而擗踊號泣三年自盡則更與子威墨衰視事者殊科
夫人可無過慮于其子先生可無遺憾於其親矣

祭王宜人

今贊叙下人無恒產而婦職不修搢紳之家競爲侈麗
勢不能無他受取以佐費而偁廉吏者難矣獨蒲源張
公官三十四年位中大夫家幾一廛俸餉所入往往付
于錢家又數以伉直左官天下嘉其獨行而惜其不逢
時乃所由成公志者則宜人也宜人有雞鳴昧旦交儆

之勤有葛覃澣垢無斁之儉有樛木螽斯不妒之美所
乳子女與非所乳子女七人有鳲鳩均一之愛而婚嫁
悉秉於禮毋小浮溢用是公不以內顧分念所至門與
心俱若水宜人即嘗以翟茀從言不出梱家人密如至
公爲盧江小吏單騎赴謫所踰年上計過家而宜人沒
三月矣公之悼亡宜何爲慟也壽不及耆未見其君子
賜環復不得與之訣所不足者此耳然而兩奉
天子錫命所以表章內助功甚具諸子蘭森玉立諸女
夫文武起家縷升相屬窀穸之事公從數千里外與執
紼焉宜人目可瞑矣夫三十四年間吾同榜兄弟集於
京師者財十二人其失伉儷者不知凡幾而宜人始稱
嬪也尚可謂無年乎醵金爲酎酹而告宜人宜人之賢
可風都人士矣爲宜人之夫若子若女者可無過戚矣

祭孔宜人

嗚乎宜人生於孔而嬪於李沒於齊而訃於秦梱儀閨
行吾曹所不及聞聞之自內交觀察公始也世有牽帷
第之愛平居喜誇其內死則丐貴人文士之銘表以諛
冢中朽骨其言皆不足信宜人之事觀察公言之吾曹
輒信之信觀察公之賢必有以刑宜人者也觀察公起
家郎署歷事三朝二十餘年而稍遷臬大夫宜人初無

觖望今無德色知觀察公非巧宦也岳州濱洞庭苦下
濕甌閩天台濱海苦炎蒸於齊人土風不合而宜人樂
從宦遊知觀察公志在四方不擇地也觀察公以久宦
減產至僦民舍而居又爲豪家所齮齕宜人安忍無幾
微見頻面問知觀察公清白吏不爲子孫田宅謀也宜
人周旋觀察公於仕路自釋褐至今無間而獨留齊不
入關身字其少子教其二長子知公觀察一方歲時當
行部不以家累分國事也嗚乎賢哉始觀察公單車來
秦吾曹固度其當有內助既聞公談宜人狀又見公哭
宜人慟而益信宜人之賢與公合德也已吾曹友觀察

公若舅弟其視宜人若娣姒卽公署所設宜人位爵巵
酒白茅之上而緘詞如齊使告宜人宜人其聽之

祭河間守母代

嗚乎恭人之子守河間以淸白自將天下莫不聞乃所
以能成其志者恭人之賢不責其子祿養之豐也河間
公爲廉吏忤夫倚勢以削者而横被口語以免天下莫
不冤河間公無慍色乃所以能遂其高者恭人之賢樂
其子善養之安也嗚呼此兩事卽士君子難之況於婦
人卽其嘗字者難之而恭人之爲母又以繼乎恭人沒
而河間公悲可知也河間公無君不啻三月矣今又無

母而爲河間公同年祝恭人猶母者悲可知也詞以告
哀恭人聽之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二十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祭曾侍讀母

凡子之於親卽斗秩可以養卽一命可以榮而獨詞臣
不然其所爲養自常祿外上尊內庖日有匪頒而僅能
朱提時以慶賚郊丘膳胙得與貴臣並致其所爲榮卽
以下勅大夫以上誥王言綸綍皆其手代而金石之刋
竹帛之書天下後世尊之曰史筆隻字所褒寵於華袞
故世目翰苑爲人主私人彼爲之親者則衆父父天下
母矣要之關乎福德德隆福從而隆不可倖據也以今

觀于太君詎不其然太君者學士曾先生之母也學士
釋褐賜進士及第拜太史九年而晉講讀以身際日月
之貴所謂榮與養備有百順太君以壽母饗之垂十餘
年而後沒無復纖微遺憾爲人子者不當如是耶不腆
季弟爲學士門弟子述其師母子行事甚悉母則賢明
仁知子則馮翼孝德圖史所稱何以加焉天錫純嘏厥
有自矣葢孤亦嘗先學士承乏著作之庭迎母就養不
二年而母以婚嫁歸更四年負罪出爲邊吏母又以倒
懸不及沾婦爵一階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子不能爲
學士固當母可以爲太君矣年不永養不久榮不及何

縣殊也以母方母以子律子能無怨慕號泣乎哉詩不
云乎母也天只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學士巨孝豈遂以
其榮且養殺慟聊以慰太君云耳炙絮之奠弗躬弗親
太君其以學士通家之好而鑒之

又代

恭昔弱冠偕計吏一不適而夫人之子植齋先生用子
大夫射策稱旨
天子親擢寘一甲拜官翰林于時吾楚曠焉茲選可二
甲子先生實振之既而先生校讎天祿著作承明啓沃
經帷典司綸綍卓然良史之材顯然公輔之望海內人

士思一識韓御李比于攀龍附鳳不可希冀而不謂某
猥沃卒不腆之技謬為先生所甄錄高山景行之懷積
十年所一旦以鄉里後進稱門弟子朝莫侍函丈奉謦
欬之音因是以聞夫人內行而後知吾楚所以有先生
先生所以張楚者夫人所以成之者遠也夫人名門士
女居必命史動輒稱詩有大家宣文君之學相厥夫子
臼首相莊有冀野廡下之恭樂道遺榮躬自操作有萊
山投畚鹿門耦耕之高率循內則以奉尊章有女宗必
君之孝求賢審官逮下不妒有君姬氏之義先生自孩
提至長教以義方非禮聲色不接耳目有敬已孟母之
訓先生既官京師安車迎致夫人日上大官之饌諸季
競爽蔚有華問如所謂田荊賈鳳王氏珠樹者無方就
養以娛夫人夫人貴不忘勞富不忘儉劭勵要束如初
有呂希哲陳堯咨之母之風先生入侍
上講讀退而定省夫人時咨問
上起居及朝政便否為嚬笑有漆室女曲沃負之忠夫
爲東之器不生培塿明月之珠不產蹄涔舉全楚山川
之秀醞釀百餘年而畀之先生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夫
人於行修能是玉之藍田鳳之丹穴也天下日引領先
生躋阿衡負扆之班以為福則亦日覘夫人安寢善飯

之狀以為快而夫人何奄然逝耶先生相業彪炳後誠
未艾天下終惜其晚使夫人不得聿觀其成先生豈不
歉然有餘慕哉中外承夫人訃愴焉如有所失者何限
門下小子倍萬恒情素車白馬千里往臨此弟子之分
也蘭肴蕙藉桂酒椒漿招魂而歌些此里人之俗也上
無以覲燿夫人之望而下無以為先生解憂夫人庶幾
饗之

祭林翰林母

猗女士之鍋脩兮肇待年以思變佩彤管之徽音兮賁
範硎而靡倦芳與澤其雜糅兮展委佗之邦媛考鄭重

於所字兮省攸居其疇善有林氏之華族兮垌㠯子其
宜倚載車牽之間關兮結好逑於婉孌甫覲𦓔而踐坦
兮倏中葉之單微曰代終其在余兮拓門楣以重輝彼
黔婁之顑頷兮配皓首以相依鴻賃舂於廡下兮光顯
硯而承斧紛獨有此姱節兮往何是而今非春吾法夫
前修兮羨蘭蓝之緋緋羌椎髻而緼袑兮謝翠羽與明
璣贊君子以事二人兮敬盥薦於蠱肥既治繭以分功
兮役劬勞乎機杼扃伏臘而畢祀兮陳殽核之惟旅尊
章㯹督以見背兮家政一畀其誰與思育鞠以隕墜兮
矢罷勉而荼苦諧姊姒而罔恫兮儼鍾郝之賢侶嗟射

牛之吡懲兮婦申申其誶語何斯人之達識兮郎交瘉
而安處挽曠林之壽戈兮俾同仇而禦侮帝庸錫於哲
胤兮夫亦淳德之所致荃岐嶷以聰警兮卜先猷之克
嗣督下帷而誦習兮戒垂帶之容遂脫髯珥以行修兮
躬織屨之勤勩嘉朋好之惇良兮或市貲而豐饋奉慈
訓以無斁兮處小草而遠志奄龍驤以鳳覽兮日垂紳
於丹地秉太乙之青藜兮撣金函之博邃雖宦跡之雅
適兮聰明發其懷悲策四馬以將母兮望周道之倭遲
肆緘章而來歸兮勿貳心於厥私御板輿以東征兮覽
陟屺之遐思矧君子之偕老兮被象服其式宜割餘餼

於大官兮酌湛露於雙巵捐崇膴而不有兮曰奚惄此
素彝索内則於初杪兮章婦順其何虧余等附臭於令
子兮意洽比於塤篪數登堂以下拜兮信玉度而蘭儀
察緑衣於末坐兮腆酒糈而要之計祿養以長齡兮俄
稅駕於玄池婺女慘其失色兮委朱槃之離離哀令子
之銜恤兮鳴風樹而零涕扶孤櫬而返征兮慟川谷之
阻脩艇翠帶于荒原兮奠潤沼之清羞歌楚些以旁招
兮魂杳杳而何求芬自今其未沬兮歷歲月之悠悠嗟
焄蒿其如在兮眷舊宇以首丘

祭董侍御母

於戲碩人婉慇令姿女史克繇内則允持有稚朝飛喪
其偶而卜焉委禽展也我儀相攸亦吉施衿結褵之子
于歸夫子攸毗琴瑟靜好梟鳫與宜覵美舊特若規若
隨發笥逝梁衆志不疑粤侍御君輪囷離奇碩人撫字
如其嬰彌育既靡鞠轂亦可貽侍御蚤發策名清時鳳
翔千仞鴻漸九逵奉母伊何陪鼎前施綺轂紵罽金搖
玉綏碩人曰嘻毋忘繪絺矧未亡人爲容何其抱哺諸
孫男角女羈侍御代狩將母矢詩慈庭有命無念我蔡
帝眷西土民方殿屎繡衣持斧勿以慈雁奉揚仁風惠
北黔黎豈不懷歸周道倭遲祝母無恙耄耋期頤倏居

來訃天不慭遺合襚罔躬而徒齊衰一號廢頓身如斷
橊几氏有喪匍匐救之吾曹共事情義相維瞻彼臺烏
啼失厥慈轂春罷歌齊咨涕洟焉黨故封君子有期池
視重霤爰駕靈輀吹簫執紼莫往從斯千里持奠蘼蕪
江蘺靈之來格其佩陸離佑我侍御慰恭人思

又 代

歌四牡之章則知子不因將母而貽王之靡盬臣所以
良誦陟岵之詩則知母不因愛子而廢予之行役親所
以慈夫人於母爲繼而以侍御爲子飲食教誨如實出
巳方繻斧之游泰去大江以西者葢數千餘里朝而倚

門夕而倚閭夫人誠憐愛其子而畏此簡書瞻彼江雲
吾親居焉羊腸九迴惟心亦然侍御公念夫人又何恐
絕裾而前家有愛弟可以託甘旨之供奉晨昏之狀而
含飴哺孫魚軒鳩杖固知其體力佳勝壽考無恙也維
詩所稱良臣慈母之義在夫人侍御兩者庶幾其無愧
曾爲時之幾何郵筒遂以訃至祖括徒跣號泣而東侍
御所飲恨者湯藥含斂之不躬而巳夫孝之道事親爲
始事君爲終自今以往顯親揚名垂之無窮即夫人有
知且將曰晦不在没而明不在存養䏂爲薄而祭䏂爲
豐余與侍御同舉南宮同爲臺史同事秦中休戚相關
情理則宜炙雞絮酒走使陳辭上以慰夫人之幽靈而
下以明侍御之孝思

又 代

嗚呼夫人侍御君之繼母也余聞侍御所以母夫人者
重茵列鼎容婉色愉又聞夫人所以子侍御者離裏屬
毛曾是不姝侍御按陝以西游不登高行不乘危顧瞻
白雲裴徊長吁余時時與之談言必稱其先食必思其
親祝母百年撫我諸孤倏焉訃聞倉皇以趨棘人欒欒
擗踊號呼道傍觀者亦爲之涕泣而欷歔此在恒情母
子間猶以爲難而夫人以繼母得之則其和順宜家恩

勤鬻子母儀婦德可卜其閑之不踰矣嗚呼臺前列栢
入夜啼烏反哺伊何而尾畢逋余與侍御共事西土意
愛甚密要之不渝余心惻然哀侍御之集于荼昔徐孺
子宅憂郭林宗嘗炙雞絮酒而往弔于洪都余今有官
守不能命千里駕特遣使者致一束之生芻夫人其尚
以侍御君之故而翩然辱臨之乎

祭葉侍御母

日者孺人之子侍御公按吳越而某得以提刑從事見
公神王而貌甚癯恒蹙額壹似重有憂者則以孺人故
也葢公獨子而孺人嫠自按大江以西歸輙引疾居子

欽定省無須吏問而屬縣官督過諸言事者栢臺虛無
人即家起公公以孺人辭孺人不可兒從策名來身固
官家有也且老婦善飯何虞公强起入朝壽有吳越之
命所部距其家才數舍而遠啓居可數相聞孺人趣治
裝行是時中貴人侵鹽政魚肉諸商所株連無算吳越
震恐公力抗之而聞孺人遘霜露疾疏請歸養吳越人
及朝議固留公憂邑遂至于大病毎謁公涕不自禁至
欲自解組以逃而孺人時露起色且寄聲爪期踰矣須
代乃歸代而侍孺人湯藥者有頃而後奉舍受訣也始
其等從驛使偵孺人逢疾狀謂旦莫不保爲公晝不可

一日留爲吳越晝不可一日無公又計以爲孺人必不
能待公公歸何益私戒從吏毋以孺人耗達公而公幸
竣事解中貴人水火之虐貽吳越人袵席之安其事奇
其功偉矣凡爲人母者孰不欲子之貴要所歆羨富貴
浮榮耳凡爲人臣者有職競焉寧渠遑將母要所奔走
簿書常勞耳環侍方內黼斧直指之使能申其志於今
之中貴人者誰與而孺人子力折姦冒布德於吳越甚
深則孺人之以也所部距家數舍而遠請謁不敢行中
貴人刺公陰事無所得肅然敬忌始降心以相從則孺
人之以也死生大故孺人濵死者數矣不以子不侍側

介蔕於中加餐自力使其子一意公家以幹庭鹽侍御
公精誠之極通于神明使孺人殆者復痊亡者復存卒
之奉舍受訣無憾于大事此凡人母子所必不可冀者
夫豈偶而已吳越人昔憂孺人病籲天而祝無恙聲不
絕口今承孺人訃家凝隕庇之愁寧有發微期會哉安
危休戚情勢相關切耳其不任其官南北彈抨入身難
恐之過而侍御公排衆悲特薦于朝感恩知巳昔人所
云勝九遷者儻孺人不待公代以沒公匍匐去耳何暇
及報命事以爲賤子地是孺人有大造于其較吳越人
倍蓰矣絜酒陳詞非若義哭者之涕無從也孺人鑒之

祭熊侍御母

今爲紳中所指數方聞之士忠良之臣能爲國家定難
扶傾者則夫人之子侍御公其人也公早孤而夫人食
之教之以有今日未嘗去膝下及爲侍御出按遼左發
政府與督帥狥虜辱國之隱慝勢不兩立卽虜且蠢動
叵測七尺軀幾非巳有而夫人安之曰爲人臣義不顧
家老婦何可以私情撓敗公事葢四年夫人安寢善飯
以慰子心而後發憤畢誠首尾衡決國體正虜計詘疆
埸始敉寧無患比公督學南畿夫人御樓船以從日有
三釜之奉春秋七十公拜慶堂下門弟子絃誦歡樂之

爲啼方殷蝎譖忽起勸公解組以歸朝衆不平上書爭執而夫人安之曰母子返故園含飴餔諸孫孰與避左時朝夕倚門倚閭望也諸公且休吾兒昔不負國今不負老婦矣侍御公夷險不二心毀譽不改錯固萬非庸衆人所及假令夫人牽兒女子之愛效世俗以高官重禄爲榮寵侍御公亦安能進退綽綽有餘裕也今清議伸明讒口屏息公賜環在旦莫而夫人何不小待耶死生寵辱人情所易搖惑夫人寵辱不驚大義炳然其于生死莫逃之數當不介念況夫貴而稱命婦壽而稱王母聚順承歡無所不足必以得從太公地下遊爲快也

維是侍御公罔極之思終身之慕何物可以解憂不佞兄弟于公感恩知已兩端胥有之故就夫人論以爲不必過慟致毀亦體夫人之所以愛其子者自有遠塗大任在也

祭鄒太母

當夫人稱老也二三子屬爲祝辭則以夫人不足於諸福之物而獨有餘於年其年宜未有艾也曾幾何時而遽以夫人訃耶夫年之貴乎天下久矣年誠有餘又安所不足從有宇宙來無至今存者人子愛其親一日之養三公不易然何能必親之長爲吾有亦何能必身之長爲吾親有彼爲長生之說者道家爲無生之說者釋家欲人無害生故誘人以長生知生之必不可長故以無生自解耳仲尼有言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此自萬世不易之理二三子昔爲夫人喜也固已爲夫人懼矣寧惟二三子乎如才子也能貽夫人以令名乎如孝子也能奉夫人以愉色其所不能將奈之何夫人生時嘗好二氏家言今左執鬼中右執殤宮死生之故當盡知之矣有餘不足其歸一揆夫何較焉嗟乎從有宇宙來母子非一家一人惟是喜懼之情後死者與古人不殊乎如之慕夫人沒身而已夫何加

焉陶元亮達者其自爲輓歌云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二三子所效於夫人者陶公先得之矣

祭俞母

今士大夫稱賢者必爲夫人子仲茅一僂指謂其甫得一第而遂以將母諗一日之養三公不易耳頃寓金陵從仲茅遊而後知夫人賢非此母不生此子也夫人爲俞養愚公元配世居婁江一遷檇李再遷金陵業益昌阜葢夫人聿來胥宇而機杼刀尺之勤劬會計出納之明審功與公參伴矣夫人九孕弗育亟請于公置貳而

撫其所生不啻已出和氣致祥踰四十得仲茅人以爲樂只君子福履成之中閨人聞其風有江沱之悔小星之感茉莒螽斯之美比比然也仲茅雖獨子愛而能勞其舉明經高第越年資而貢于大庭公猶及見之可以目瞑地下至奉夫人居子舍十有三年夫人喜山居則奉之山居夫人憶舊里則奉之還舊里夫人好施舍則奉之施舍公有女弟有猶子夫人皆視之若子女生死賴之千里內受賜者不可一二其詳往夫人病仲茅請損已年益母壽衆人亦皇皇爲夫人禱神祈年芝生其室食之而甘夫人病遂差人亦羨夫人得孝子報而天

之胙善爲不爽行年八十有二子復有子且抱孫以娛侍夫人天倫樂事百順咸萃仲茅誠孝顧親年脩短亦安能必之天夫人靈承固自有道也婦順母儀他日閨帝庭垂史冊没且不朽天人感應得全全昌如夫人者方內可數遘乎夫人眉壽純嘏無纖微憾其子終身孺慕何以解憂余故不敢爲哀戚之語而第爲夫人慰度夫人甚愛其子不欲以親遺體毀瘠或有鑒於斯言矣

祭劉太母

嗟乎世之譚婦功者率以能內助昌后爲大然揆諸時勢往往履其所順而未始遭其所窮至若爲繼室者夫有故妻之望子有異母之嫌羣小藏獲有嫚傲不肯爲用之心稍不厭衆意即不獲安其室益處羣情疑貳之際備嘗險阻歷數十年而欲責之以成功難矣矧今孺人之爲繼室則尤其難者也孺人始歸見鳳君君有子一人蚤卒獨遺大鶴小鶴二稺孫耳內有嫠婦外有二孤而見鳳君家徒壁立日奔走四方爲衣食計窮苦萬狀孺人悉以身當之可不謂難乎乃孺人撫嫠婦者女教二孫若子又爲見鳳君置側室舉子二人已復教二子如賓出已鄉徼孺人見鳳君安得有二子又安能俾二孫有成孺人其大有造於劉氏矣夫士入朝則見嫉

女入宮則見妬有能不私其寵以逮下者乎伯奇閔損之母皆賢者妻猶不免異同之憾孺人無子顧能育側室之子成亡子之孫使其夫無子而有子其孫無父而有父死者無所憾得免身後之慮生者有所依得終居孀之志今二孫後先登仕籍二子游庠序駸駸嚮用疇不推孺人撫字之功至其操心積慮三十餘年之間或有古之淑媛女士所難爲而今之人所未及知者也嗟乎孺人遭至窮之會而卒收夫不易成之功斯其所以爲難也已其等於孺人之孫爲同年今孺人没且歸矣因舉其難以明孺人之心且風天下之爲婦爲母爲太

母者不專以梓里通家之情也

祭丘孺人

伊女士之信修兮善婉嫕以自持肆奉嬪于高族兮承慶雲之光施荷君子之惠渥兮龢室家以咸宜佩結褵之雅訓兮寠夙夜其念茲窻鷄鳴以陳戒兮胒衾第之媟私濩絺綌于中谷兮蓏蘋藻于溪池受女史之典誠兮羌習禮而明詩佛君子以代終兮紉華組於彤墀身貴偕而靡盈兮惟酒食之是儀副六珈於翟服兮指偕老以爲期胡疢疾之見促兮奄長逝而莫追余等絺交於君子兮矢欣戚以相維誦悼亡之哀怨兮涕橫集而

活顧介死生以改錯兮卽達者其猶虧何女士之遠覽兮際彌留而神怡匪梁笱之遑恤兮曰胤子其蚤嗣聞嘉言之可紀兮纘彤管以爲規天凝露以降霜兮木落葉而隕枝正首丘于萬里兮魂杳杳其何之援靈輀以絜酒兮尚洋洋其格思

祭周中丞叔母代

盖嘗稽載籍諸母能教養其姊姒之子者若羊叔子之有伯母蔡叔母辛杜征南之有叔母嚴皇甫士安之有叔母任其姓氏皆著於春秋亦僅僅可數耳至明而有夫人夫人者御史中丞周公之叔母也公十三歲而失恃夫人所以鞠育比於屬毛離裏之愛長而督之學仕而教之忠罷而勸之以無懟再用而戒之以無改節較史所稱諸母殆有過之無不及矣夫人有四子俱才賢其在羣從中不愧謝玉薛鳳而夫人年已踰八袠考終命天之胙善可謂無虧訃至之日中丞方奉詔入佐院事兩河官屬士民叩戟門而賀者相踵公辭不得入爲夫人執喪甚哀公勲名雲蒸霧涌不在羊叔子杜征南下未聞三母及見其猶子貴盛與否羊叔子之事蔡以孝聞公事夫人生而養且敬没而戚且易有中丞之報恩乃徵夫人之種德顧爲夫人難於爲中丞多矣公勑

閫人無以炙雞絜酒進夫人自有子在而某等辱公之教高夫人之行有不可但已者不腆之奠因夫人子而致之夫人其推中丞公之分誼而無吐之耶

祭張宜人

世所稱婦德其大者有三孝尊章順夫子廣胤嗣而已宜人姑何太宜人而夫子爲袁州公公蚤孤太宜人萬死一生以存陶氏如綫之緒蓋婦凜然有丈夫風而母號嚴君惟宜人所以事之者聚百順焉居常昧爽而朝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先後而敬扶持之旨甘以食之唯所欲無時無不直意也病則布贊於

椸之下嘗藥而後進聞息而後寐不敢噦噫嚏咳欠伸
唾洟以時面燂潘足燂湯衣裳和灰下至中帬腧身爲
讀洗澣濯五六年如一日無小懈也太宜人以宜人忘
嫠袁州公有宜人而成孝已又推太宜人之愛愛其母
黨推太宜人所天之愛愛其父黨子女兄子女女弟女
衣食其宗親周賑其鄉里而厚奉四方賓客宜人何有
何無黽勉求之也公筮仕歸安博士儆民舍而居湫隘
囂塵奉入薄屢空宜人則相之以儉不欲以貧傷公操
也隨牒令東鄉東鄉斗絶萬山中其民獝狘不可使公
更張而鼓瑟饑不及餐御燈火至明宜人則相之以勤

不欲以勞隳公志也宜人方盛年固已倣樛木螽斯之
風爲公置副室而身下之迨公服官政而如宜人者甫
有子方娠宜人爲之姆俾無邪視淫聽教言也既免乳
宜人擇諸母與可者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
居子室唯謹也廟見宜人抱自房當楣而立東面屬公
執右手咳而名之示代也子之母居内寢使特餕示有
子貴也嗚乎宜人之於三德靡不備具矣太宜人危身
以殉節也宜人忘身而逮下也其難一也太宜人俛全
子于孤也宜人俛得子於晩也其功一也宜人不祿子
在襁褓今已誦詩舞勺有成人之度斬然衰経而以不

及逮養爲慟公宦業日顯嘗兩奉
天子制詞褒美宜人位虛適以無忘御窮之功竉虛左
以無忘同穴之誓十餘年而悼亡不衰盛德必食其報
若宜人者可以風天下爲人婦若母矣卽降年不永何
憾焉宜人生而孝太宜人没豈有違太宜人見宜人而
知其子之有子也必且勞苦宜人融融洩洩于大隧間
矣

祭郭宜人

里中以孫氏地甲門閥爲最大郎伉儷而稱命婦者鄒
丞公兄弟中凡三人然或從夫秩自郎以下而獨宜人

兩受命由孺人晉今封所奉誥五色若卿雲糺縵宜人
有子儁才而蚤世遺兩孫蘭茁其芽國香服媚而又擇
宜子者娱侍公舉子四人繩繩未艾公宦轍遠至嶺海
昆明宜人不皆從遊操閫内外政莫不備舉宜人益潛
江名門士女而歸公爲繼室少佐公學壯佐公仕晩佐
公字子孫家有登閎之業國有蕃庶之錫人有圖史之
美天有寵綏之胙夫宜人者没何憾哉宜人季子委禽
仲弟之女不幸女夭今歸窀穸猶以婚兄弟之誼酹酒
告哀宜人其饗之

祭姚安人

恭易言家人利女貞而非嚴君爲之父母則何以言有
物而行有恒今爲安人父母者姚氏部韓安人也故楚
人歸女德焉詩言觀厥刑于二女而非夫有鰥克諧之
孝則何所儀刑今爲安人偶者封吏部趙公也故楚人
稱婦德焉詩言釐以女士從以孫子而非夫錫類不匱
之子則何取于祚胤今爲安人子者文學文部孝廉三
君也故楚人稱母德焉天其或者以秉龍光姚以占鳳
啓趙是三者不可缺一而特畀安人兼之耶貽謀如周
武而太姒歌舞成俗齊家如宣尼而三世伉儷不終齊
眾如虞舜而頑嚚底豫未能聚致安人修此三者故全

也天所助順豈儻來而偶值耶安人三德文部狀之鄒
乎如表之不佞誌而銘之備矣獨惜其不以大耋期頤
終耳聖人之贊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無成而代
有終六陽之乾必生陰矣而名卦曰姤若不期而遇者
扶陽抑陰意可知已安人母子夫婦間所姤萬與人殊
其不以大耋期頤終得無留不盡者以貽後之人乎此
無成之義也彼以人情觖望而憾天數之未齊與貪天
功爲已力等耳非安人所欲聞不佞故以天之說告安
人而弁以寬封公父子朝雉夜烏之悲

祭隗工部母

嬰石城之嶪剌兮沱潛淑瀊其秉漸相佳氣之扶輿兮
荒獄化夫邦媛纖阿孕姿於朓朒兮發女委輝於賓沇
㳅待年以姱節兮徼四教而有行象河山之委佗兮美
玉度之繽紛操絲枲以永夜兮羞蘩藻於澗濱龍靜娟
而匪妒兮儀琴瑟之和鳴佛君子之徵德兮憲女史之
典戒脫笄嫖於衾第兮供灑掃以彌載暢休問於膠黌
兮曰代終其攸賴胡里宅之三就兮啓胤子以義方蚤
結組於金閨兮耀列宿之精芒咨益爲朕作虞兮鳥獸
草木其胥康帝庸嘉茲鴻伐兮錫天語之焜煌豐恩洎
於所始兮褒婦順之明章翟冠絢其赫戲兮纍璜瑀之

鏘鏘期冥靈以埒算兮驩捧檄之未央奄寒脂之結慕
兮索茅䔉其靡祥何六祈之轂滲兮奪壑舟於深藏訃
超超其遠奔兮重胤子之盡傷惝迋迋其若遺兮嗟陟
屺乎焉望余等附梓里之末莚兮舊下拜而登堂覽賁
庇之凝愁兮悼壼闈之無良已矣乎道雲㲲鬷兮陽臺
下莫雨霰霹兮湘水傍珮𨂂𨂂兮杳何所駕鸞驂兮共
相羊釆江離兮搴薜芷酌桂酒兮薦椒漿盻總帳兮天
萬里歌楚些兮遙侑觴玉樹亭亭兮綴縈蔭奉慈訓兮
肆八荒纂繼修兮彤管黍二雅兮倖光胤子返兮僃匐
考宅窔兮惟良沒有終兮生有養魂兮歸來乎故鄉

祭閻孺人

昔荆有善相人者無道策曰非能相人能觀人之友也布衣友孝弟純謹者古人居官友誠信好善者古臣記又有之慧種生聖凝種生任林寶生桂桐寶生桐故觀麟鳳之片甲寸羽而知其非凡産也余與孺人之子州大夫未嘗承顔接辭而大夫之友司徒郎王君則余髫亂之交所謂誠信好善孝弟純謹者其人也州大夫之子承眷往以童子就試大梁余得見之爽朗淸舉爲舉子業該博多通文藻粲麗大爲督學使者鑒賞自還山來司徒郎亦兩過家聚首促膝談孺人母子善狀因友

而知其友因子而知其父因子與孫而知其母若太母則余於大夫不必撫塵而游號爲大夫之友可也余於孺人不必升堂而拜號爲孺人子之友可也大夫又過聽司徒而以孺人與太公墓志相屬討孺人生時其子必以余姓名通於孺人禮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余與孺人母子相知在心不在耳目而況乎與孺人子之子有一日雅也弔生傷死烏得以未識面爲解哀辭酎酒因孺人子之友而薦之孺人當不訝其無因至前矣

又代

古人朋友之交升堂拜母以示親厚若孔奮之於梁統馬賓之於王暢范式之於張邵盛憲之於孔融孫嵩之於趙岐孫策之於張昭周瑜魯肅之於呂蒙桑虞之於符形或念其母老若柳子厚以柳易播若狄仁傑代使絶域此自其友因子及母耳於母無與也若王珪母識房杜若韓康伯母識吳隱之此自其母賢耳未聞子能擇友也某之得友孺人子別駕君也自令雙流始別駕君之不鄙夷某而締爲友也月孺人始葢是時別駕方以州大夫謫判嘉州孺人數戒之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兒萬里逐臣非得賢自輔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雙流令賢

者兒其定交別駕乃昵就某彈王貢之冠結蕭朱之綬贈僑札之紵縞甘閔周之菽水矣別駕不私蜀一錢而孺人時以其紝織之貲佐之某以別駕游揚召爲陪京廷中許別駕環睨其橐中無何有也將爲辦裝而心難孺人孺人曰兒奈何以老婦甘旨而輟朋友通財之義傾橐中助之數百金而封識其緘縢必至陪京始發其既至陪京奉孺人母子之教出所貽以佐月俸而稍遷度支郎以使事歸家無一椽之栖使使告別駕孺人謂別駕吾固知王氏子賢官四遷而不能治室老婦餙珥有餘蓄可以相資復貽之數百金而某甫有闔廬以避

寒暑燥濕其楚人別駕洛人風馬牛不相及也其駑下別駕倜儻瓌瑋材相萬也而孺人於數千里外謬聽而使其子與友十年以往有無相通緩急相念德業相勉過失相規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其是以無失身隕名追有今日追憶其始升堂拜母出自孺人別駕之不棄其久要不忘要以承孺人慈訓此古朋友母子問所未覩也仲尼有言自季氏賜我千鍾而友益親管夷吾與鮑叔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為貪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以仲尼為友而待親於季氏之粟管鮑高誼由此出矣輕財相讓昔出管仲之友而今出鮑叔之母管仲以生我

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孺人知我如此非別駕之母實其之母也嗚呼孺人没而其慟可知已其又聞古朋友之交有雷義陽狂披髮不應辟命以讓其友陳重有吳範髡頭自縛以救其友魏滕其今幸為郎而孺人子以別駕坐蜚語左官其不能為之分疏其愧孺人子多矣逢於何母死晏子為請葬於齊景公路寢臺牖下竺微遺母喪張融脫衣為贈樓護母死送葬者車千兩郭林宗喪母人或千里來弔之徐孺子置生芻一束而去別駕襄孺人大事必誠必信誠無所事其而有職競焉不得與於執紼其愧孺人多矣孺人知我者其以其為倍德寡恩否耶禮朋友無服何況於母其以義起禮承孺人訃為位袒免而哭心喪三年聊以盡朋友之情報知我之恩而已炙雞絮酒使一介舉其名而奠之孺人孺人其曰是吾子之密友猶吾子也而不生之耶

祭張母

孺人甫笄而歸于張方是時司馬公之子女幾十人姊姒姑妐鶵少之孺人娟妍秀雅中饋職辦則無不人人遜服也亡何司馬公物而宿松公蛻身出不問生產孺人代秉家政質明盥櫛坐寢堂男女大小千指旅見各報所業懲其情者而勞其勤者資用日饒負郭名田千

畝陸字畜牸蹄角以百計水華魚鮮以石計圃人畢蔬以項計客至盛供張不乏人謂宿松公雅好客不知所繇來也孺人未嘗字擇可以虞侍公者使專夕焉而今有二子孺人子其子而又為女公元配之女內外孫若干人衣食婚嫁孺人乎資之子女受成事而已宿松公為令三年質魑自將歸橐如洗則亦以孺人能成其廉也公没而孺人損橐中金新張氏家廟治司馬公以上五服之阡巍然改觀又樹石宿松公墓右曰繼室其合葬於此於戲達矣孺人以今年春六十初度素亡恙而夏忽中大陵之氣以死諸三黨之戚無長少皆吁嗟隕

涕孺人才賢疑古俠烈士顧格不應旌又無銘表傳狀其事者泣而酹酒爲述生平大都以張大李氏之望孺人有當於心否耶

祭汪孺人

齊治之道莫辯乎詩南國大夫素絲委蛇有齋季女實維厥儀以經二物庶績咸熙豈無祟墉哲婦用隳奮其長舌如南有箕牝雞之晨家乃阽危不腆下邑瑣尾流離誰乎虐我旱魃馮夷誰乎撫我明府祭君詔明府廉飲蔬服組粤有孺人井臼自司不念昔者嬰焉縞綦胡以藉澤而朘民脂謂明府勤鞅掌事埋粤有孺人雞鳴

矢規四境之内待命軒墀胡不夙夜而奪農時謂明府覓罰鮮髡耏粤有孺人贊以母慈赤子入井象此蚩蚩閭之上世畫象屢蹐析楊接槢大道以虧有僾佩孺有萬駘黎視明府父視孺人孾孺人何恙中於三尸衆也齊奏禳災祈禱民之無祿天不慭遺隕庇家愁言不我歎明府報政綸褒乃來翩翩二子駿發可期曷不小延以集番蝥有雉朝飛疇獲其雌有烏夜啼疇受其嗣哀聲感人云何不悲竟陵薦豆滋水反卮知生知死傷吊則宜

祭楊孺人

緊維孺人發祥華胄婉嫕溫恭是曰天授鳳占孔叶適結其褵含章迪順家室斯宜孝哉君子潘輿萊綵孺人相之旨甘蕙茝友哉君子衣無常主孺人相之何城何府既代有終從夫而爵靡溢靡驕椎布操作天篤厥慶畀之令子亦有曾孫世濟其美澤澤魚軒皤皤台背謂母百年弟祿未艾大壑之舟俄失所藏邦無良媛云胡不傷藐是諸孤通家夙契登堂下拜哀茲永逝唯貞不朽唯善斯豐循題祖奠以慰幽宮

祭唐秘書母

世有女而不婦婦而不母者而孺人爲曾太母子孫孫

子林立含飴不勝哺世有佳偶不必得佳子而孺人偶則任丘公子則鄧州内史伯仲皆邑所指名賢豪士世有富不必貴貴不必富即富與貴不必長守之而邑自明興簪笏相禪累代者惟唐氏家復不貲孺人蚕業以夫貴已因秘書受今封其内行著於天子之命詞春秋幾九十矣此九十年者孰非富貴時也葢儒者言妻道無成而代終畀法地則柔與靜爲尚孺人自爲婦持門戶才諝勝丈夫任丘公白首相敬如賓二子事母凜然如嚴君子婦以下操之如束濕薪日救過不給身踐富貴之塗未嘗一日忘力作其政瑣碎

米鹽病困猶程督不輟也大剛則折大勞則憊此兩者
於延年術甚左而孺人行之大耋不衰嗟乎孺人所謂
天授非人力也孺人家嘗中盜盜實其兄弟欲得孺人
甘心焉以走實脫老墜樓垂絕卒以善飯無恙至舊臘
而始病于侍內史遴外侮業中落而復坐考功法削籍
孺人謂內史兒第去荀家鳳皇池必無奪也起步示覺
錄狀內史乃行賴上恩得留凡三月孺人沒矣謂天難
諶孺人坐而筴之不爽富且貴多歷年所往往繇理外
竒舉抑奚怪焉諸孤不夭有母少孤人二十歲先孺人
一歲捐養至校所受享曾不若孺人萬一今臨孺人之

喪而泣涕不復可收也非無從也孺人覩諸孤奉酎豈
猶有憾耶

祭羅光祿婦

澧之有羅也葢文莊公之裔也其有李也葢康惠公之
後也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奕世載德而羅有
光祿序之公李有孺人天作之合佳耦曰妃良非偶然
公昔爲諸生孺人相之學則有雞鳴之儆已入成均交
遊天下名士則有雜佩之贈既以息父業客眞州孺人
則與子女家居爲之治生產耕者織者分職獻功不愆
于素而公益忘內顧又爲公置助遣者於眞州所舉子
倍多而孺人復以其子來就公如孺人者子孺人之子
倍敎兄弟怡怡不別所出女之長者有家子之長者有
室委贄從師授書屬文孺人代公督課公或數年一歸
事無不辦治瀟湘之間二女同心猶兄弟也而孺人聮
異爲同江有汜能歸其媵猶有悔也而孺人自爲樛木
以待葛藟之附割專夕之寵而無小星衾裯之感雖越
千里猶之比肩以是導迎和氣誕育多男鳲鳩之愛七
子如一殆有過之論婦德婦功在古人中不數遘矧今
之時乎余與公晚合而情好深至比歲見公屢命舟欲
還且將北謁選人蒞官守職冀以

天子之封命貴孺人坐事奪不果亦恃孺人壯年天之
胙善殊未可量而詎謂奄然物化耶觀公與諸郎持服
哭泣之哀顏色之戚而知孺人所感召深遠矣諸細行
不具論特舉孺人大致將誄之素旂以樹二邦內則焉
夫家無常子沒而血食大宗小宗世世勿替引之孺人
雖未稱命婦雖不躋上壽而令問宣昭垂裕後昆 靈
爽與福澤殆未可以年計也

祭胡孺人

孺人爲中憲公之女而其昆弟又皆綰銀黃襲朱紫邑
所稱華胄右姓也孺人爲光祿公之配而其舅司馬公

與光祿公諸昆又皆綰銀黄襲朱紫邑所稱華胄右姓也以貴家女爲貴家婦而拮据生産無異恭縞井臼之倘旁畝日斥甲第相埒光祿公才具誠過人要得之孺人内助爲多光祿公好客客滿坐盤飧精好卽竟夕申旦無乏供光祿公有太白夜郎之役而不爲三閭獨醒益奇傲於醉鄉孺人爲持門戶内外肅給其所尤難者當盛年輒爲光祿公廣姬侍而身抱哺其子女子女幾十人娟秀都雅乘龍蠙鳳蔚然競爽吾里中稱婦才婦德如孺人者鮮矣夫身介於夫黨母黨之貴而不及光祿公之立朝稱命婦撫字敎誨諸子女而不及其子祿

養爲婦爲母造家勛勤而不及中壽以沒天道胙善較若券合何獨爽於孺人然而孺人之自爲足矣貧富貴賤夭壽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耳孺人其何憾焉

祭賀孺人

葢今里黨中稱有婦德而兼婦才者莫如孺人卽不佞頃爲孺人志墓固已具之第其事後先錯見未特書也夫借子公力得入京城死無所恨豪賢且猶然而況以肺腑之戚挾貴重之勢當其車馬如游龍流水時輒先自遠可不謂難乎良田廣宅累萬金他物稱是是所爲日夜黽勉而求之者也舉以厭睚眦者之腹而又冒不避名其人能恬然無愠者有幾死生大矣傷巾待期了不爲怖不亦毅然有定力哉劉中壘傳列女賢者凡七目而孺人有半賢明仁知辯通左圖右史惟所取耳孺人雖死不懾不能忘身後名綿惙而語祕書君以不朽屬不佞故表其懿行之大者以足志所未備且俟夫後有中壘者錄焉嗚呼孺人可含笑入冥矣

祭徐母

媼以州大夫女歸江山公江山公家世號素封而如王姑如姑者在堂小姑在室伯仲後先皆名家女人各有心惟媼上事下事婉順盡禮姑病積歲轉側關人侍兒

不欲近媼爲捫蝨相臥起久而色愈和江山公多聲伎之好媼捐其簪珥以賜而又爲置燕姬有子保抱攜持不離于懷而以其兒之女女之所衣食恒後于巳之子江山公旣仕家益落又以病亟歸負責數千金又有未疾媼子徵休爲諸生棄而就養而江山公卒不可起責家四至至以邑屋負郭田償之姬之子復死其婦不安其室而徵休奉媼居郊關衡門之下蓬蒿之徑不幸數值大水與竈黽同堵無飯時啜煬煆而巳而媼怡然若固有之夫當盛年而不妒爲貴人女貴人婦而不憮敵自僥樂趨貧苦而不愠卽號爲士君子者難之媼賢于

是加人數等矣媼年八十徐氏數世以來享年久者繇二子雖褎揩大枯荷衫其文行爲鄉所重長者車與噎其門學人往往載酒問字有三孫讀書善屬文孫亦抱子媼晚雖失明而艮食子若婦若諸孫日繞膝娛侍之百端豈無富貴過媼者以色養志求如媼何可得哉媼六十七十時子必徵余言爲祝正謀祝媼八十而先期逝矣即不及爲媼祝抑何所爲媼悲自今徐之子姓蕃碩榮膴烝昇祖妣隊功誦德若商簡秋周姜嫄者豈伊他人必媼也亦奚借余言爲媼重哉

祭冉丞婦

古稱婦道以相夫爲大而夫之賢者殊不易相今吾邑有貳尹公自士大夫以及田野之民莫不稱其廉能而惟碩人實克相之貳尹公蜀世祿之家也以明經高第就常調丞武陵且六載而爲貴陽臬司從事又三載而丞吾邑服官十年政聲甚著不能晉一級間關萬里備嘗險阻艱難此在人情不無觖望而碩人從遊久曾無魚軒象服之華不言屈也貳尹公所至齋廚索然而吾邑爲甚䟽屬之拘臣虜之養不啻若是碩人名家女椎布操作與未仕時等不言薄也碩人有五丈夫子女亦稱是才者爲諸生子婦滿前豈無就養服勤者然俱留諸家獨身當閫內事不言勞也病之日貳尹公方築堤漢上不遑省視歸而病力棺斂苦無財不得碩人亦且安之貳尹公廉能不以下位隕獲不以淹抑改錯碩人有相之道多矣碩人賢乎哉吾黨嘉貳尹公之賢而善碩人之能相又惜碩人以吾邑士民之故沒於官邸醵金奉酎蓋好是懿德弔生傷死其情有不戒而孚者嗟乎貳尹公蒞吾邑不半載而士民感動致其情于碩人若此爲人上者亦何不樂爲廉能爲人婦者亦何不樂其夫爲廉能吏乎碩人有靈舉此卮酒

祭何孺人代

嗟乎孺人之沒也謂其敦節立孤而不獲享期頤之算謂孺人之子將策名于帝廷而不獲以五鼎之養及其親此恒情所共戚而余獨以爲非孺人之痛心也方東塘公卒時孺人顧不能引決相從哉所爲隱忍紓徐不欲效匹婦之行一旦憤然自盡於溝瀆者爲陶氏無後也已而歷艱茹辛三十餘年始能教其子以振陶氏之業而孺人七十考終亦不可謂非壽彼其初煢煢少嫠子猶孩童耳母子相持朝不謀夕豈意子今舉于鄉又豈意其身能七十也假令如衆人所稱是孺人知其身克壽然後不死其身知其子必成然後因子以自全豈

理也哉惟孺人不愛其身為萬死一生之計是以有今日孺人能教其子不能必子之成乃今卒有子天之報孺人孺人所自得于天皆莫為而為者也夫豎功表節之士事多倜儻不羣然近名之意時或有之至于閨閫笄黛之流素未明習書史之業其矢志堅操往往出于天性自然絕無覬覦徼望之私今

上踐祚嘉孺人之賢而表其閭孺人生有功於陶沒有稱于後矣嗟乎使其夫遭不幸之變而以身取貞烈之名無乃與孺人之私指謬乎夫孺人以陶氏故不丞死以殉名今陶氏後業已大與孺人死而見東塘公于地

下其有辭以復矣余度孺人心將以偕東塘公為幸復何計于年之永不永子之養逮與否也其子其聘孺人女孫知孺人為尤深今之歸也特舉孺人之心以告孺人其尚聽余言耶

祭從母王孺人

孺人葢先夫人之母弟也昔者外王父無子獨兩女而外王父又蚤卒外王母不安其室先夫人與孺人攻苦食淡率循內則無忝為名門女而其歸也持門勝丈夫先大夫以功名著而潘公以隱君子終壽略相當顧先夫人所不逮孺人者多矣先夫人年二十有七一乳兩女不數日遂卒先大夫有南雍遊不及訣卒後五年始有不肖孤而兩女先後夭即三受命婦封先夫人安知也孺人有子助孺人遣者亦有子諸孫且十許人皆里中所目為才儁孺人置膝下分甘而哺之年垂八十始沒其所受享奚啻什伯先夫人哉諸孤不及見先夫人幸得以母事孺人不忘見似目瞿之慟而孺人又沒矣孺人之沒後先夫人殆六十年子孫多且賢寬樂令終當無遺憾夫成住壞空古今若循環彭祖非壽殤子非夭諸孤酌楚醴而告孺人九京之下見我先夫人也其以是言慰藉之

祭熊孺人

余曾王父舉男女各一人而孺人之母為王父母弟余兄弟事孺人猶姑也孺人父黨自豫章徙至竟陵故稱右姓而孺人舅氏太僕公與先大夫有潘楊之睦其以孺人歸我覓塘公則先王父先大夫實執柯斧焉自先王姑卒三子皆微不振獨孺人為名門婦敦無成代終之義而受重茵列鼎之奉更能為覓塘公開滕路蕃子姓諸兄弟之在中葉者時仰給焉孺人不負所出其于吾宗載錫之光矣先王父先大人墓宿草者且二十年文父喪孺人孺人以天年終無所復憾顧惟疇昔婚姻

耆舊斬焉澌盡能無悲耶松區既剪薤歌互奏醴酒陳辭知死知生蓋傷弔交於心矣

祭敖孺人

嗚呼婦德無成從夫與子雖有微善非人不彰蓋女史類能言之然非所以論孺人也始六泉先生跅弛數負進又不治家人生產稱終窶矣孺人歸而椎布操作內外臧獲各受事日考月成旁畝日闢而賓客供張日益飭是豈惟先生之能則孺人以也先生貢入太學幾十年需次選人不幸客死而孺人之子弱不勝冠內離外侮抵問交發孺人以執然未亡之嫠捍蔽危壘而卵翼

孤雛暱眦者卒莫敢誰何子得以從容嚮學鬱爲士望是豈惟子之能則孺人以也不佞兄弟父事先生母事孺人而兆弟事孺人子竊附昔人升堂拜母之誼孺人視履嫺嫺詞指洪暢門館位置楚楚有序即林下大家鍾禮郝法不言醇矣百人之饗咄嗟可辦十日之飲匕箸常新客無寒傖尊膴待之如一梱以內不聞訶責即閽士行周阿奴之母不言賢矣嗚乎孺人以婦爲夫以母爲父於身兼適貳於家兼創守而後先生父子於族得爲羽儀孺人之沒固宜其號相應而踊相屬也不佞兄弟寡交獨於令子託葭莩之親修總角之好令子奉孺人敎二十餘年斷金相翼無違言失德比綿惙[illegible]猶以子偽不佞兄弟謂可備緩急也孺人少女女余少弟能纘孺人之緒以無貽先君子及母夫人憂所從祠於孺人者非淺鮮矣執紼臨窆號相應而踊相屬詎不倍萬倜衆人哉嗚乎孺人有成勞於夫而不逮其夫一官有大造于子而不逮其子一第覩而不含職此之故夫以子才且晚且第五文錫誥萬家守家光寵大來孺人與先生實靈承之至若孺人所以期不佞兄弟者苟被商髮何敢倍忘孺人瞑矣其與先生嬉遊九京矣

祭郭碩人

夫貴而能勤富而能儉雖有道者猶以爲難而碩人以給諫名門女爲名家周公婦拮据操作夙興夜寐唯恐育鞠葛覃蘋藻不妨于此矣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而碩人逮下以恩子女十數保抱攜持曾無二心鳲鳩螽斯不慈于此矣公家世安成卜宅於潛往來無定居又或有羣小之愠鼠牙雀角之侮碩人持門戶內外肅謐田野益治門楣日新男有室女有家不煩公咄嗟而禮文畢舉矣豈惟婦德無偶其才諝茂敏益丈夫所不逮也余于公雅相慕若不克見幸以徐惟得婚姻之好遂令豚犬得充子婿值公遠遊碩人

部署王辦三年中所聞碩人德與才未易數已兒業以
女婦當反馬而碩人以公他出爲辭公初歸方圖以春
莫遇從而遽承碩人訃矣碩人有大造余父子而余子
至生女猶不省外母何狀且令其女病不奉藥沒不侍
含則余之所負碩人者不既多乎今携子婦造門總帷
靈床形聲杳然擗踊呼號將何及矣以碩人才德神理
綿綿雖沒若存豈督過余不敏而吐女若婿之觴將惆
其女若婿之不獲久昵膝下而陰騭之乎

祭戴太學母

書稱五福其二曰富世多赤貧流離俜傺不耆治生以

勞相購焦思敝體略無歡候詩言百祿所重在子哀我
人斯胡多餒鬼即有血胤曾不足齒武以凶德殄其先
祀莫爲之後富亦何爲他人入室悼此貪癡子也貧士
溫養每虧謂他人母莫可療饑人苦不足天恒忌全是
曰缺陷世界則然矧茲女婦以人爲天疇備百順疇結
衆緣孺人始笄歸新喻公如蜀丹穴世以貲雄田連阡
陌庾有陳紅土木文繡凌雲御風孺人所居重錦帷幄
氍毹居下流蘇四角阿錫齊紈斂不盈握曲裾交輸鴛
鴦鸞鶩何以克耳明月夜光何以薰爇迷迭都良何以
佩之琚瑀珩璜何以代日綷蠟金羊何以張具雕鏤杯

衆若霧者膾若霜者粲糲菹脯羹鼎娥躬爨芍藥之和
而食行衎新喻多變孺人當夕神昇之蘭光爾宗祏郁
郁國香一以當百安道鼓琴次仲奪席有美前人今也
競爽魁梧奇偉雅志俶儻自類徂雍游道日廣華益高
軒翩然酬往既集嘉賓以觴壽母千金爲辭萬年爲壽
擊鼓考鐘侵辰薄酉視膳問寢盬哉三婦孺人樂之吉
祥來附于靡重繭足無急步衣不待熱食寧須樹不聞
有散安知其聚之子岐嶷外傅是觸姆訓胎教無爲局
促人乎天乎雨金雨粟天乎人乎既富既穀在詩無儀
在易無成從夫從子不爵而榮無勞爾形無搖爾精垂

七十年寵辱不驚藐焉諸孤辱好哲嗣若母吾母禮相
爲賜悲此素秋大故弁至將子遘凶而母是暨揆諸恒
情孺人足矣子所冀望夫何底止無以生母何名爲子
寧使母貧子當負米天人定分母子大倫不能者天可
盡者人豈以命數而忘顯親因母思母五內五辛

祭鄭母

不佞遊鄭次公與子逸少君稔矣次公長者逸少名士
爲長者偶爲名士母此最難事而孺人生平實有丈夫
節槩次公家故受什一經營淮海江湖間舟車萬里遠
或歲一歸近或月一至而有母老且百年獨孺人事姑

朝夕無違次公以弟代兄修業于外孺人以婦代子色養于家垂五十年無倦則孺人成夫爲孝子矣次公執勞而伯氏坐收之次公無自功之色不獨兄弟式相好無相尤爲孺人姒者亦不以束手蒙成爲嫌垂五十年無間言則孺人成夫爲弟弟矣初舉子殤次得逸少嗣子閔斯于復悼亡所遺弱女孺人以王母代爲之母逸少嚮學所師所友必得其人則敬禮之私昵不得奸其間言行有不善未嘗不督過逸少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士大夫延慕内交則孺人成子爲令子矣易言妻道無成代終詩言天釐女士從以孫子惟代終而後無成爲

善成惟女有士行而後子孫從之孺人之賢若爲夫與子所掩而非借夫與子立名者也次公哭其耦逸少哭其母此自恒情至于姑以無孝婦爲憾後先以無閫儀爲悲内外宗與家僮僕里老稚以無倚毗爲憂而孺人之賢可知也已次公父子屬不佞志孺人墓詞雖不爛事實不誣逸少幹時之具顯庸未艾將以孺人升聞帝庭流芳史策不佞言差可徵耳因以此慰孺人且寛次公逸少之哀

祭孫茂才母

東漢之季閹人執國命黨錮諸賢淪胥以喪而獨范孟博之母以其子著名史稱子伏其死母歆其義壯矣哉無此母誠不生此子顧漢祚坐是遂亡其事則非士君子所樂有也國家治道過漢遠甚而吾郡以

獻帝陵園屬中貴人操祓篲之役其後權寖重鴟張虎視奴隷守令魚肉齊民閹某子甲播惡於下衆莫敢誰何孺人之子茂才感槩率諸逢掖之士與之距角當是時料虎頭扁虎鬚幾不免虎口矣人或諷孺人不愛子耶而置之死地孺人言兒能爲范孟博老婦寧不能爲孟博母蓋係縲困箠責者久之事始解閹力不勝衆少戢即御史中丞直指使者柱後惠文或有所不能彈治

而諸生一言輒斂手避上下之人賴其賜無算事之起也假令孺人有難色茂才亦安忍冒不測之險以貽親憂事定而國人皆稱願幸哉有子如此孺人享其令名故爲茂才難爲茂才母者彌難也夫黨錮諸賢以數百千人無能抑閹人之勢救漢祚之衰賢如孟博母子不得聚首膝下孺人不惲捐其子以伸淸議快衆憤而茂才卒全身爲孺人養生送死行且中澤宮之選國家寵靈所及較漢實相百萬余故獨舉其事以明孺人之賢其遺逢殊不偶也窀穸之宮孺人亦可含嬉而遊矣

祭戴燕兩孺人

夫樛木逮下小星順命播在絃誦以爲絕德而不廡兩
孺人能嗣美也戴孺人數舉子不育則爲夫置副室有
子矣而又復納燕孺人居處服食無等威隆殺若姑妐
娣姒然十餘年不御夫之寢帷而幾微不見詞色燕孺
人亦不狎主母之愛享之無失禮其儕有女而無母者
燕孺人女之如已女無何戴孺人卒復女其女而終以
哭戴孺人過慟不數日遂死蓋兩孺人之舅爲子孝爲
臣忠其姑之娣爲婦貞而邑人獨稱兩孺人不愧家聲
適年甫踰四十或未三十以沒而皆無子天道果無知
耶孺人沒時夫黨有儒者爲痛哭流涕冀以感動其內

人斯賢足徵已嗚呼生無魚軒翟茀之奉沒無銘表傳
頌之名不佞妻黨習知懿美爲述大都而告之靈輀之
前死者如有知也當不憂其沒沒無聞矣

祭鍾媼

媼之父黨爲里右族言歸于劉允諧鳳卜劉實名家既
富方穀元配有子維伯仲叔媼晚得季恩均顧復余之
側室伯子長女相余內政十七年所戊子之夏女失其
父從余游梁仲子斯舉未朞母夭子復從之助遘空勞
靡有孑遺於戲鍾媼年已踰耆子孫十數泣血持衰今
歸九原有偶同穴伯子仲子服勤無缺女孫外孫精爽
未滅媼也相念幸分餘醊

弔翟烈婦

皇拖蜀之五稔兮肆休嘉其矸隱俔天妹之作合兮縡
臺政以穆宣含生喁喁其北嚮兮誕有齋之季女游在
孺以奇朗兮服姆訓其無斁相攸居以嬪適兮曰翟公
之孫子羌習禮而明詩兮謙婉懋而有操奉尊章以克
諧兮解家人之雝雝勤緼褻與蘋藻兮亦拴鍼而治絣
葢繼笄而見君子兮袪宴媟於第曲覽琴瑟之靜好兮
宜婉嫕以長年旻天胡其弗弔兮溘夫君之先朝露化
者不可復生兮心結愲而悱惻飆繽紛其繁飾兮嗟誰

適爲此容撫聚僂以周環兮攬涕沫其如雨卻餰糈以
願領偃仆兮矢同穴於蒿里衆女嬋媛其譎詠兮曰何
不改此度姱姱乎娥媌靡曼兮羌何求而弗逵恐鶗鴂
之先鳴兮傷美人之遲莫荃不揆余之衷情兮猷壹鬱
其誰語初既與余成言兮寧悔遁而罔終羌儵然而爲
人兮曾奚足以控揣靦面目而更事兮胡不逮此鰈鶼
指九天以爲正兮余不忍爲此態也豈余年之不好修
兮夫惟靈修之故也世固有投繯而雉經兮迺引決於
須搖眺容與以從一兮卽哲人其靡易閨中旣以邃遠
兮芳霏霏其彌章彼女斷臧甬之冥棠兮猶纚纚其誦

之翟公之門可羅雀兮何素冠之轀轤奄天閽之升聞兮曰女史播告于朕之闈術崇棹楔而表宅兮朕庸錫以嘉名若稽古之邦媛兮有虞氏之二姚伯嬴按劍以慼吳兮貞姬違輜軿而去之芬至今其未沬兮蹇誰法乎前修羌獨有此姱節兮非世俗之所服哀高丘之無女兮霑余襟之浪浪懷椒漿與桂酒兮又歌之以楚些靡放悲其遲遲兮釋余心之懅懅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二十一

京山李維楨本寧

策三道陝西鄉試

問學者言必稱仲尼推明仲尼之道莫如宋之儒者今其書列在學官諸士素所誦法也夫自仲尼至宋千有餘年而獨宋儒號爲聞道者何宋以前不暇劇論即班固藝文志所載儒道二家其在周秦間者與仲尼相後先豈盡無一言幾于道者與次則西京文學之士業一經以終身見諸行事要非竊言無當者是皆不可以入仲尼之道與仲尼之

道繇博以之約使人各得其性之所近以成其材耳或乃舍博以求約是末師而非往古信口說而背傳記其大要法宋儒而過者也豈仲尼之道則然與道術將爲天下裂古之人有憂之者願與諸士究言之也

蓋嘗觀三代之盛大道爲公上無異教而下無異學迨其後王道德不一風俗乖刺士始各以所長相誇詡而百家之說遂紛然淆亂莫可辯詰於是仲尼坐洙泗之上與其章縫弟子揚搉而緒正之而斯道炳然如日中天仲尼没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黃老之徒以

其術行中國要歸於虛無寂滅而止於是漢儒舊焉表
章六經字比而句櫛之而身心性情之本或詳焉而不
詳習焉而不察於是宋儒崛起纂承仲尼之緒而光大
之救黃老之偏而通於世釆漢儒之華而歸諸實自仲
尼至宋千有餘年而斯道升降之變具此矣夫其敝而
變也亦稱一時之懸解而其屢變屢遷也則或得其似
而遺其眞至於今其說愈繁而實愈乖其取名愈高而
敝愈滋其初欲出諸子漢儒之上而趨愈下欲因宋儒
以見仲尼而不知其失彌遠也嘗考班固藝文志所述
十家黜小說而存其九九者陰陽法名墨縱橫農雜皆

以術藝勝而論學者獨儒與道儒與道言相出入其書
或不盡傳傳者言不盡雅馴其傳稍久而世常目睹者
儒則晏嬰荀卿道則管夷吾老聃辛鈃關尹喜莊周列
禦寇鶡冠是已無爲自然以臻化理老氏之指乎其言
精而該萬類爲一無然畔岸莊列之致乎其言閎而達
鈃喜鶡冠語皆祖述三子而莊列則本老氏老氏則尊
黃帝三子之外卿以禮嬰以儉夷吾以法若不相爲謀
而蘭陵論君道不以符節契券爲信不以探籌投鉤爲
公不以衡石稱縣爲平不以斗斛敦蓋爲嘖去就委蛇
於齊楚趙三國之間而以令終仲父相齊下令如流水

之源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
之與以爲取以爲政寶平仲節儉力行其在朝君語及
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順命無道卽衡命
三者皆老氏家法故史遷作傳以管晏老莊相次而孟
堅列夷吾於道家嬰爲儒首黃老之學葢大行矣漢初
曹懿侯用膠西葢公之言遵職畫一而名賢相而文帝
亦好之師河上公爲漢令主二十餘年景帝朝轅固斥
黃老爲家人言而身幾爲圈豕會武帝卽位崇奬六經
一以仲尼爲師諸子之書不列於學官博士太常文學
掌故之屬端弁帶而說經義調繆其器數繁縟其文章

矻矻窮年而莫之止揚雄氏所謂非徒爲之華藻又從
而繡其鞶帨者矣斯時也人挾靈蛇之寶家抱崑山之
玉精廬一啓則執經問難動以百計轉相傳祖甚者累
數十代治一經不他涉問所從來必曰某師某師非師
說者與衆攻之不白不止若主父偃張禹彭宣王駿邴
丹之於易倪寬龔勝鮑宣周堪之於書王式王吉匡衡
蕭望之韋賢父子之於詩董仲舒公孫弘彭祖䟽廣貢
禹之於春秋童而習之終身用之而不盡誅王斷國抱
功修職斌斌乎稱盛矣大氐諸子之學以清淨無欲爲
宗而好奇者因而附益之治其荒唐繆悠之詞滅仁棄

禮離形黜智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逃空虛遊溟涬衆
而措之天下國家若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漢儒胃然思
反其弊而以訓詁註疏爲長其所發明六經之義往往
剽其外郛而昧其中扃是以宋儒盡取其說而會通之
以求聖人微意聎論之所在葢曰六經孔孟之書知則
有行思則有學禮則有文天下之大道也行後於知思
後於學禮後於文天下之定序也彼黃老之玄虛漢儒
之註釋舉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斯可謂徹始徹終無漏
佚矣諸子漢宋之儒其學問得失固如此失與得譬之
瑕瑜不相掩而可以議指稱怪夫今之學者非之無剌

而從之莫由也其言曰聖人全體者也諸子得其一體
者也聖人務本者也漢儒淫於末者也吾收視反聽不
離於宗而已矣玩忽世事吐棄物理索之無何有之鄉
而示人以不可窮之端問之則曰吾心有仲尼也嗟乎
仲尼固若是哉仲尼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無益不如學也好古敏求博聞強識大之宇宙賾之事
物遠之六合近之衽帶尊之盛帝明王格言大訓而卑
之匹夫匹婦寸長片善罔不攟摭囊括析肌分理擬其
英華而咀其膏腴故能合異以爲同治朴以爲工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今士於前言往行未識也當世之故未

習也則已抗顏而譚性命之學矣夫說性命者莫辯乎
易孟子不言易仲尼晚而喜易曰加我以數年五十以
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故性命非聖人所雅言也其所雅
言者詩書執禮是也當是時及門之士遍天下而身通
六蓺者才七十人卽顏之愚曾之唯二子所得號爲最
深微矣而大學傳格物顏氏之子亦曰博我以文故其
爲學皆切已近人犁然當於實用特不以辯博自名耳
向使回不博文參不格物何以得卓爾一貫者而稱之
也夫天之生人開塞異智也良楛異材也怯勇異志也
喧寂異趣也頓漸異功也聖人知其然揣摩彼已因材

而篤啓憤發悱人各爲說教者不凌節學者不失性入
之有戶踐之有跡望之者不驚而傳之者無弊故其成
才也易今不度其可否而槩語之曰此一貫此卓爾也
吾不意子貢之所不得聞者而今三尺之童皆與聞也
跏趺閉目而欠伸則曰得未發之中也褒衣緩帶徐行
闊步傴僂如或不勝則曰主一無適之敬也招邀款密
軋干嗜疣倏嚬倏笑倏而歌且舞則曰天地萬物一體
之仁也吾不意仲尼之學若此其易造也葢諸子宗玄
虛而學未嘗不博故所論著皆上下古今極命庶物不
大謬於聖人漢儒專註釋而其中有以自得故以經術

緣飾吏事而不徒託諸空言宋儒取諸子之精而無其
放通漢儒之博而無其固故能超軼絕塵而直與仲尼
之徒相揖讓而世儒則胥失之矣西晉之困於淸虛也
以淸談議論多而成功少亦宋儒之過也東漢之移於
僭竊也以黨人新法之行吾黨有力焉不願士大夫立
此門戶亦宋儒之過也朱陸之學不可偏廢抑彼揚此
幾於聚訟亦宋儒之過也今之學宋儒者奈何舍其醇
而取其疵拾其咳唾而未窺其要領陰襲老氏之玄而
陽闢其非心畏諸子漢儒之能而口以爲不足道也其
說甚辯而可喜其名甚高而可尊使賢知者入於其中

宵寐昏然而喪其所固有愚不肖者苦而無所於歸其
甚者則比周爲私譁衆取寵而已矣吾不敢以宋儒許
之而何有於仲尼無論宋儒令今之時有薛王吳陳六
七公者在吾將北面受業焉而不敢必其然也此豈仲
尼之道與宋儒先進君子之教則然哉竊鉤者誅竊國
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竊仁義天下之事盛
衰倚伏眞僞採雜理勢所必然且鵠設而人爭射焉餌
設而魚爭趨焉而世方且以是爲鵠與餌上之求者或
以名而下之應者或不以實其能爲宋儒先進君子者
十之一二而竊宋儒先進之緒餘者十之七八識者懲

於七與八而因疑其一與二又因而歸咎於宋儒先進
君子夫末學者安所逃其責哉語曰知不知上不知知
病又曰言者不知知者不言吾非以性命爲不當言也
謂其言之未必知也謂其以不可知爲知而至於病過
猶不及也然更有說焉仲尼傷周之末造敎化陵夷而
率其徒三千人者羣處轍環爲一世師今天下郡縣戎
道皆有學學皆有師而山林之士與薦紳大夫不在其
位者聚衆而私相授受分官師之權舛也佛敎不自漢
與西極化人之道莊列固已言之然其精者六經孔孟
之書具有矣士不求六經孔孟而必曰通佛以爲名高

是庸人賤子奔走香火於二氏之宮而過孔氏之門則
掉臂不顧也僻也談性命者固以政事文學爲駢拇支
指矣其有簿最詳綴期會不爽以閱看爲精神赴時如
鶩轢者則自以爲能政事而視性命文學爲不必有之
物麗琱焉李杜之糟粕競片言隻字之華藻放浪不羈
傲睨王侯則自以爲能文學而目性命爲迂談政事爲
粗跡三家遞以名進而不得其實務相勝而不相下陋
也此所心疑而未敢深言者也

問儒者揚搉今古至於秦則曰此天地一變也其罪
大者在郡縣阡陌焚書坑儒爲萬里塞以殫民財

力而已夫舉剖判以來所未有之事而秦擱然為之不顧天下後世之議亦何所恃與豈其時與勢有不得不然者與然秦之後歷數千年郡縣阡陌迄不能改而長城戍有藉其利者則何說與士言稱述唐虞三代而荀卿獨曰法後王其徒李斯用其術遂以亡秦議者以卿為戎首然與否與諸士秦人也必習秦事為我明其所以迺若過秦劇秦則執事者業聞之矣

秦之所為不道也賈誼過之揚雄劇之賈山借之以為喻而後人羣起而詆訶者其辭繁於爰書其嚴咸於鈇

鉞矣執事覓其責而為之辭而以策諸生生將訟言秦無罪乎如駴世何將以舊聞置對乎顧於心未當也試臆言之其一曰郡縣郡縣者廢先王封建之法者也而封建莫詳其自說者謂盛於湯武湯武諸侯也桀紂不君率衆諸侯伐之衆諸侯在二正之季已自私其土地人民睥睨神器而卒歸於二聖人二聖人以其力得天下使各還治其國而又封其同姓與異姓之臣以自為藩屏蓋聖人一時之微權而未必以立法謂當世世守也必封建然後可則泰伯之吳箕子之朝鮮陸渾山徐之戎赤白之狄近在伊雒遠在淮泗果孰封建之耶大國不過百里周自邰而邠而岐而豐累世遞遷止百里耶皆請命於天子而遷封耶封建之法有行有不行自商周已然而秦之時又異乎商周時矣秦取天下於六國六國取之於一百六十五國六國者盡去一百六十五國之宗族黨與而自為王秦又盡去六國之宗族黨與而自為帝如將求六國之後而封建之則景駒韓成武臣趙歇田儋韓廣魏公子咎之王也不待陳涉吳廣而後起而酈食其所為沛公謀撓楚權者不為失策矣時可以郡縣郡縣不為過也周官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周書作雒篇曰千里有縣縣有四郡春秋

列國相滅以其地為縣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則縣大而郡小戰國魏納上郡十五縣於秦秦拔韓宜陽大郡三川路始通則郡大而縣小蓋周之世官世祿惟五等諸侯與卿大夫而縣與郡不與焉秦去諸侯卿大夫而以縣隸郡為置守尉監長佐而官與祿皆不世則郡縣者秦非剏造之而其去封建也在秦之先世不待始皇李斯亦不直秦矣是故郡縣未可以盡罪秦也其二曰阡陌阡陌非秦制與井田俱有者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是周禮遂之徑溝之畛洫之涂澮之道川之路也先王將以正疆界止侵奪時蓄洩備旱潦為萬世

列故阡陌之地幾與田等地不得盡爲田而民不得盡耕自阡陌開而秦田倍往額矣周衰王政不綱諸侯去其籍官民以田授受者不盡如古法而膏腴督亢豪民武私墾竊據而匿其賦所謂井田者有其名無其實矣秦人一旦決裂而種藝之使地無不可田民占田以爲常業而上按田以爲租入官省授田之擾而竊據者無所匿其賦故傳商鞅者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秦以富强而鞅爲首功鞅蓋值井田已敝之後而更其制而非毀壞於井田大行之日也然阡陌之必開者有二周中國地東不過淮西

不踰隴地不皆平曠而爲之貢與助治地莫不善於貢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秦通蜀有隴矣燕晉却胡而斥地日遠矣吳楚越爲伯矣江海藪澤山林沙漠居天下十之五六田盡可井耶當是時攻戰之兵歲無虛日必井田則國用何取給耶故魯稅畝作丘甲用田賦矣魏盡地利矣即孟氏言井田獨諄諄於滕而不責齊梁以必行齊梁非滕比也秦又非齊梁比也秦四塞之國沃野千里而欲以井田所出與六國相角詎可乎三代戶口之數莫得而知秦時魏有厮徒十萬武士奮擊蒼頭各二十萬齊一臨淄耳有衆二十一萬秦楚之帶甲皆

百萬夫井田寓兵於農者也假令驅之歸農而授以田人各百畝吾恐盡天下之田不足給四國之卒也况其他乎加以爲遂溝洫澮廢而水利不興魏史起引漳溉鄴而舃鹵稻粱秦鄭國開涇水爲渠溉田四萬餘頃而畝收一鍾蜀李冰鑿離堆穿二江成都之中以灌諸郡田而蜀稱陸海水利何不興乎是故阡陌未可以盡罪秦也其三曰焚書坑儒焚書李斯之議也其言曰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是所焚者天下之人所私藏而博士官所職固無恙也沛公入咸陽諸將爭取金帛財

物蕭何獨入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夫非秦之遺乎周制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達書名於四方太史掌六典八法不信者刑之小行人掌五物每國辨異之諸侯無私史國史書國中之事以達於王故言出於一而書同文史失其官僞書雜出以秦之禁絕至於漢而董仲舒猶曰今師異道人異論非春秋大一統之義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其道無使並進又何責於秦乎秦所坑儒四百六十餘人則以侯生盧生韓衆徐市株連故也四子爲秦鍊藥求仙者耳儒乎以始皇之暴刑戮人由竈上騷除而持口舌與爭是危

行言遜者乎居約出人下得志易食人尉繚且知之而
諸生獨不知乎李梅冬實紀於春秋何疑於驪山溫谷
之瓜而駢首就坑乎孟軻有言聖王不作處士橫議比
於夷狄猛獸竊以爲諸生橫議之流也使孟氏爲政將
不免於刑戮而又何責於秦乎後人不審以爲是皆儒
者秦不宜坑諸生自以爲儒而受坑秦亦以爲儒而坑
之而莫覺其非也留侯有儒者氣象耳能以楚漢滅秦
兩生四皓飛鴻冥冥弋者何篡焉是眞儒也秦特去其
一時議論不合之人而何嘗盡天下之儒生廢錮不用
哉始皇上鄒嶧山與魯諸儒議封禪陳勝起事二世召

博士儒生三十餘人問其故皆以春秋對孔甲持禮器
而歸陳涉叔孫通于弟百餘人曹參相齊問事於齊諸
儒以百數言人人殊項羽破魯魯絃歌不絶秦之時儒
生亦旣多矣是故焚書坑儒未可以盡罪秦也其四曰
長城長城不自秦有也詩曰王命南仲城彼朔方又曰
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高
城深池以明華夷之限在周有之矣第不以長城名耳
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趙武靈王北破林胡
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却東胡千
餘里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秦昭王伐殘義渠盡有隴

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第未延袤萬里耳大三國
一隅被邊而始皇幷天下則三面俱虜矣安得晏然而
不備哉於是遣蒙恬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
十四縣城臨河邊山陰塹谿谷可繕者治之北起臨洮
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終秦之世匈奴
不寇秦秦葢因其先世與燕趙魏之舊循周與韓之事
而克拓之者也豈鑿空無所昉襲哉是故長城未可以
盡罪秦也秦之罪在巡遊無度供億罷勞草菅其民慘
礉少恩而不在郡縣在厚斂重役而不在阡陌在未央
阿房驪山馳道之工作而不在長城在尚首虜先法令

令民以吏爲師徵方士求蓬萊之仙神而不在焚私藏
之書坑誹謗之儒也古未有力征天下若蠶食而得者
自秦始未有淫汰暴虐其身不敗亡者而始皇以身免
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親則母子貴則將相賢則儒
生六國之孽閭左之戍刑徒逋亡贅壻賈人莫不怨秦
而秦遂無以自解於天下其爲秦之臣者商鞅李斯萬
世之後人猶思得而甘心焉而又因以罪及荀卿非以卿
故斯之師歟嗟乎罪秦者將謂紂之惡不若是之甚而罪
卿者亦似獄吏文致之辭乎仲尼之徒有可鳴鼓而攻
者而荀卿獨能保斯之不爲亂乎斯以上蔡閭巷布衣

之黔首覬覦富貴辭卿而西入說秦既身都丞相勢熏
轢人喟然而嘆曰吾聞之荀卿物禁太盛未知所稅駕
也繇斯言之卿所為教斯者可知已予贍之論則申韓
原於道德之意耳世有以周公孔子之道亂天下者亦
何怪於卿乎卿之言曰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文久而息
節族久而絕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
也誠慨夫拘攣之士不達時宜毛舉細故瑣科條飾文
具以為是修明古之道而卒無益於人國也非欲盡舉
先王之法而棄置絕滅之也結繩之政難以治緐箣之
獄干羽之舞難以解白登之圍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

樂孔子從周服冕之外無閒焉法無不敝事在師心則
可謂云爾矣設有好古者欲改阡陌郡縣是率天下而
路矣得乎築塞守塹士卒得休養而內自實長城其可
廢乎斯之篆恬之筆稱帝稱制之名計畝而稅什五連
坐之法能易之乎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
者烖及其身者也故宜於時無害於義君子無論秦不
秦可因也害於義不宜於時君子無論秦不秦可革也
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詩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故論
治者當以荀卿之言為正嗟乎荀卿之有辭也人且疑
之而始皇鞅斯乃欲道天下後世不可貰之罪生之言

悖矣雖然生亦射執事策耳

問昔我

二祖之定天下也念所與共事諸臣賞延於世高者為
公侯下不失百夫長則今衛所官是已天下既平
戢戈櫜矢功臣之裔忘其本業多巽愞縮朒甚至
不能引弓其尤無良者薦紳之士羞稱焉計歲所
食祿無慮數十萬若委諸壑耳大都其弊有二所
以處之失其宜者有八識者固嘗策之而卒未能
得堅決也自昔奮起世胄不隤家聲者非夫人之
子與關以西四鎮北維於胡而西尊羌脫有緩急
何賴焉今欲令諸武臣皆可用無坐糜國儲而又

不失
二祖推恩意指將何道而可

今天下名存而實亡者武臣是也勢極重而不可反者
左武臣而右文臣是也挾其不可反之勢而欲存其亡
實之名雖有知者亦莫如之何也矣人之言曰世祿之
家鮮克由禮夫巳氏也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方且厭之
而欲令操矢石犯霜露蹈必不可測之途乎是不然良
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諸武臣者其勳
烈忠義家聲未泯也弧矢之技攻守之略四方之事耳

目所睹聽至需也禽鹿飽飼養則爲人用折圭儋爵閫
恩蓋世璽承之夫獨無奮焉思報者乎西京時顯者用
除侯蘇中郎趙營平辛虎臣皆以將種起爲世聞人郎
羽林孤兒先世則其微細而得與所應募佽飛射士彀
騎躐張西破羌而北過何奴古今人豈終不相及哉何
大謬不然也蓋其弊有二而其所以弊有八三代而上
民與兵爲一三代而下兵與民爲二衛所者非兵所從
出乎
高皇帝元年自京師達於郡縣之要害皆立衛所五千
六百人爲衛千百二十人爲千戶所百一十二人爲百

戶所按圖而索之天下爲衛者四百九十有奇爲守禦
千戶所者三百一十有奇儀衛羣牧番夷土司不與焉
約可得兵三百三十餘萬而今有之乎此豈盡水旱征
戍移徙絕滅哉衛所官朘之也官世其爵軍世屬於官
視爲奇貨然日勤苦其身侵牟其財而莫敢言其計畫
無聊之至則散之四方耳已移徙而絕滅也請行清句
句者至奪其資斧而縱之去不則齮齕之民以清軍爲
擾而彼以遁軍爲市問其尺籍伍符如絲棼莫可解寇
至必借兵於外於是有新軍於是有鄉兵而故額十不
得二三夫使國無兵其弊一也國初念諸軍從征苦擇

上腴田以爲屯俾爲世業富商大賈猶得墾其餘畝以
鹽易粟塞上之庾常滿而軍興不乏歲久法弛若曹囊
橐其間私相貿易民田與屯渾淆漫漶故老所傳青山
綠水魚鱗圖冊業已化爲烏有無可考鏡姦利萬狀即
巧歷莫能得而清屯者至視爲不可控揣之物仰屋歎
矣屯有定數官無常員增一官割一屯官屯日益軍屯
日削歲入無以克常餉師行則千里裹糧不足則需民
運又不足則乞司農而費且十百於屯之所出矣然軍
貧不能名一錢食不能人二鬴者猶衆也夫使兵無食
其弊一也琴瑟之弊也必更而絃之乃可鼓也今目擊

武臣之弊者其亦善所以更之乎愚以爲開國靖難之
功當議也何也夫始從
二祖定天下有大勳勞者固已爲公侯世奉朝請而此
輩多其麾下士耳非有理外奇舉身攻城略地閥閱功
也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今不啻十世矣無乃爲泰乎即
以爲勝國時豪傑四起蠭涌烏合而不能散
二祖得其指名魁宿以爲用而縻之以纓組豢之以奉
稍寵之以世及以耗磨其雄心繩約其爪距慮至深也
今天下之平久矣又何患乎即以爲
二祖功在萬世諸攀鱗附翼者當爲世臣不宜輙捐棄

志所本始然世錄其適子孫可矣兄終弟及猶子疏
是不可已乎愚又以爲首功死事之例當裁也何也夫
徒步特起以首虜拜爵是矣彼故爲官而得首虜者非
功也文吏習詩書六藝操觚翰而議論政事武吏擐甲
胄躍馬提戈而捕寇盜皆本業也何以功爲悍將債帥
奪其部卒之首虜而并其子壻累功併敘蹠爵而貴之
曾不數級而拜指揮僉事世金紫矣使用命努力者扼
腕而向隅非計也漢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
九萬級功最矣以財賈故戰士頗不得祿今襲其情歸
內掠其一二旄倪衛霍之諸校固恥談之而儼然受延

世之賞非所以明中國强大也如曰抑之是無以風敢
戰則當爲之限制小捷與大勝殊科掩取與義征異等
級不得數併官不得累世何不可乎敗而輿尸曰忠也
爲進爵一級以䘏其子彼敗者非姦旗鼓則失機宜或
北走而爲魚肉耳其以力戰善戰捐其軀者有幾乎殞
師辱國一死不足以謝何功而僥惠若是將與士死事
均也士身後無半通之綸嫠婦稚子不厭糠覈而將得
與捕虜者同日而論功大逕庭矣如曰舍之是無以勵
死綏則察其所以死而軒輊其品格優䘏死者而生者
之官或殺或罷是不軌於人情乎愚又以爲比試之法

當嚴也何也農服前人之畝商循累代之計算工用
商習之規矩先世以馬上得之而不事其事祿養之謂
何則有比試法曰一試二試不中者能歸三試不中者
編爲卒伍少者授其職令得食祿之半約期而試試而
三失期者罰其祿試不中而授職以歿者罰其子彼自
度其試不中寧失期耳寧罰其子耳能甘爲卒伍乎今
之失期者多矣其食祿如故也手不執弓矢耳不閑鉦
角目不應旌節人面强行者耳身與妻孥饜公家之粟
而或虐用其下人不亦悖哉諸不中式試不如期者所
司當更嚴其科禁毋使得脫巳乃簡覈而汰除之率不

合食祿者斷自其歲始悉奪入官捷扼姦胥法不應爾
耶愚又以爲懲戒之典當實也何也五年而選軍政能
者錄否者黜黜而得食其祿人何病焉文吏一不勝任
則褫其職而家食薦賄者以枉後惠文彈治之東而請
吏然猶莫之止也今諸武臣居下考者或受金錢有左
驗矣或冒禮爲胥浸淫有姦狀矣或豪植而攫忮尋曠
林之戈矣或上劇溫養反孱而訴誶矣是四者以爲誣
耶柰何入人以難恐之過也以爲實耶不宜置不問也
按部使者書其事而戒飭之檄至則委諸庋閣耳何戒
也一受戒則歲所戒者皆其人耳何飭也彼其視上之

督過曾無毫毛損而何以爲辱頑頓詐諼寡廉鮮恥黠世塵家而功街談巷議之口實有如萬一能改行自新亦誰從而明之令甲曰武臣有犯必以上聞頌繫毋輒逮而武臣遂輕犯法犯者衆法臣以爲是將不勝其案劾而時撓法以從事文吏郎以下得逮問比擬其制自卑官以下者爲令其軍政以不任黜者必奪其祿歲計吏有如四事廉實者必置於理或者其重犯法乎愚又以爲勞逸之任當均也何也邊方腹裏分而勞者日犇命於荒儌爛鑫或不克果然之腹逸者不識行陣爲何物靡衣媮食以終其身彼其先人所茹荼蓼略同而子

孫受享何懸殊也今制京管兵得更出戍重鎮誠倣其意而行之内地材官簡其梟俊赴塞上使習知地理阨塞明號令部署戰鬪之事無驕而惰媮其久暴露行間者以時番休無使觖望語曰巧者不過伏習者之門豈惟節勞逸其亦貫習之乎愚又以爲教肄之術當豫也兵法曰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椎魯少文比比而是烏覩所謂金板六弢哉有故而推轂之何異敺市人而使之戰今法幼學師範取文具耳當如博士弟子故事舉諸將家子與所謂民生武生者特立官師監以憲司歲厲以令布在學官試不合程度者罪其師比試入京

師第不第者大司馬以多寡爲殿最論次而行賞罰焉法不得比試者按部使者歲程督而行賞罰焉栝鏃則竹箭利翦琢則圭瑩潤安知無桓桓熊羆者出乎愚又以爲武科之制當廣也何也武科所取騎射論策耳不足得士也古有不跨馬不穿札而名名將者矣古有手不知書而位大帥者矣劇孟洛陽俠也朱克融河北豪也措足爲一時輕重燕齊江淮之間今無若人乎宋蘇軾謀推擇河北五路之民沉鷙勇悍者以試吏而重牙校之選其議固可采也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超踰羽林亭樓以試升爲期門擊劒闘槊彈丸迎弩風角

占測之伎兵家亦何所不用哉是不當各爲一科而甄敘之乎愚又以爲屬馭之體當優也何也文吏以口舌勝耳出萬有一生之計以爲國扞圉非武臣誰可與者天下無事武臣所用而文吏出其右故所等夷今皆不得方駕而以陪後乘爲休寵重臣受璽書專制一方武臣不奉職得先責問大吏交相爲效而體貌日衰文罔日密詈詬而榜笞之矣捽胡而繫縲之甚且鋼之鋃鐺矣無論上官百石之吏有事於其境却行屏氣惟所指使矣稍飭廉隅謗且隨之識大體者非不假顏色寬文法彼懲於得謗而溺於積俗莫之改也武臣取激昂感

際一當百耳安用此握齱苛禮爲哉夫使强執爲柔靡而飭言貌以媚人胄詗于進者必此矣自今有以非禮事其上上以非禮責望者試一刺之可乎楚王伐吳見怒蛙式之從者曰奚敬於此曰以其有氣也夫非作士氣之一道哉斯八者武臣之所以敝也識者固嘗謀之謀者亦嘗言之而或格不行行或鹵莽滅裂苟欲以塞之責而已使勞臣猛將之後沉淪於燕僻而墜其先緒倜儻瑰瑋之雄砥節養名之士漸於舊染而寢其夙志貪饕淪詖之儔處脂膏自潤而墮軍實慣耗爲怯之夫無所比數徒取充位而蠧餼廩上無濟於國事而下資

膺紳之詬病是獨諸武臣之過哉處置失宜而世祿世官不足爲勸也雖然此其小者世祿之耗莫甚於宗藩嘉靖末爲之條例省其秩奉矣然未盡限其封爵而廣開其四民之業世官之濫莫甚於錦衣嘉靖初嘗芟柞矣然多行於彤寧之黨而未盡其餘討關宗社則言有所不敢盡與援株連則法有所不可用將遂已乎

明天子在上沛然下德音令在廷諸臣孰計其便而力行之有日矣即關以西四鎮衛所棊置不憂贅也西有羌北有胡不憂僻非也

論

反柳氏時令論 館課

天下猶人身也吾治身者順四時之變而爲之敵處飲食之節然後寒暑調而疾不作聖人以身視天下凡所以治之之道一準於天時而不違是以民無疵癘物無夭札大和之澤延施無窮周衰籍亡其詳不可得聞獨秦呂不韋所著月令有十二月七十二候迎日步氣以迎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爲之備其于先生因時之政庶幾存什一於千百而唐柳氏復昌言排之亦未觀於天人之深者矣人之於天氣相感應喜怒疾愉日與

其陰陽舒慘之運周環不舍而聖人因以順天時緣人情而爲之制使叅錯相得無逢其災害於時春則有布德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貧窮之政所以達陽氣之萌也夏則有行爵出祿贊俊傑遂賢良舉長大之政所以贊陽氣之盛也然猶懼夫陽盛而陰衰也則又斷薄刑節嗜慾靜百官以助之秋則有選士厲兵任有功誅暴慢養衰老之政所以順陰氣之生也冬則有罷冗官舉阿黨賞死事恤孤寡之政所以則陰氣之極也然猶懼夫陰極而陽衰也則又易關市來商旅正近戚以養之此天地之恒經人事之定紀相與之際昭然較著豈好

異以爲神引天以爲高哉柳氏之言曰俟時而行者無
刺矣其不俟時而行者必如是則關政繁而不能理是
何見之固也天道之常雷霆霜雪各以時至然非時而
至者間亦得之聖人亦道其常耳其所爲春夏秋冬之
政以時而舉者經制之道也或卒然而值不容不舉其
事者權宜之術也五月南巡於會稽而防風爲戮六月
薄伐於太原而玁狁于襄此豈刑伐時耶然而舉之非
過也不達於權宜之術而槩議其經制之非是何異於
治生者寒暑少乖而遂以方書所稱引調攝節宜之功
爲不足用乎唐虞三代之政固未見其關不舉也柳氏

又以絕天經亂人紀作滛巧蕩土心不獨春之事以爲
月令病此葢因四時之所宜行而并著其所宜戒其言
欲以成文則其事亦畧舉而互見耳非舍此取彼之謂
也彼陳隋之君悖理亂常誠不能用耳假令用之得宜
安至有覆國之禍哉柳氏賤不韋之爲人而并廢其言
則夫易以四德配四時洪範以五事配五行春絃夏誦
秋禮冬書載在周官豈皆幻妄不根之論乎信如柳氏
之議則堯舜之撫五辰授人時不得爲若時之聖而羲
和之授紀離次有扈之威侮怠棄得免逆天之誅矣後
之人將以天爲不足畏肆於民上而滛怒以逞其禍可

勝究乎哉雖然柳氏葢習見夫秦漢以來儒者拘於災
祥卒應之説一有不驗反以滋惑而長惡故極力詆之
如此此則用而信之者之過非月令之過也春秋不書
祥而書災書災而不書事應爲後世慮至遠矣鄒衍劉
向之徒信之而過而反以啟後人不信之弊於月令何
與焉是故明于春秋之義達於呂氏柳氏立言之旨而
後先王因時之政可以久行而無敝矣

地利不如人和 武舉錄代作

尉繚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
事而已此非尉繚子之言而鄒孟氏之言也七雄之代

君以兵王臣以兵相士以兵用民以兵強兵家之談不
可殫紀葢稱天時者十之一二稱地利者十之八九而
稱人和者無聞矣夫天時孟氏固已首置之請言地利
法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故
地有散有輕有爭有交有衢有重有圮有圍有死九者
地之形也處山處水上處平陸處斥澤各有所宜四者
軍之用也地之形不盡九者九者之變不可窮也軍之
用地不盡四者四者之變不可窮也地利之説詳哉其
言之矣世安得少之請以秦喻秦北有甘泉谷口南帶
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四塞以爲固所謂金城千里天府

之國也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得百二矣然而其成敗
利鈍可考鏡也令狐之役晉遮秦於殽阨大破秦軍無
一得脫者三將爲纍臣幾衅鼓矣殽函之險寧有殊哉
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強而東而蹇叔百里奚泣而送
其子可以爲和乎然猶委曰秦晉敵也主將異志也非
兵之罪也沛公提烏合之衆張疑兵旗幟襲武關戰藍
田而軍霸上如履無人之境既僻居漢中以一旅度陳
倉而定三秦若發蒙振落耳三秦者非雄於前而摧敗
於後也側目重足之民瘡痍呻吟之衆不和之大者也
彼謂人和不如地利者胡不引前事觀之也故地利可

以待敵之來不可以使敵之不來可以助戰不可以助
不戰之民如欲使敵不能來民無不戰舍人和將奚之
乎夫人和者非以碪質蕭斧懼也非以金鼓旌麾導也
非以俘鹵剽敓誘也非以析珪儋爵使也非以機權術
數愚也彼其慓悍慎忮雲蒸蠭涌而欲爲六轡之調八
音之諧難矣古之治兵者夫井丘甸以授之田巡行補
助以阜其利比閭族黨以聯其居孝弟忠信以明其教
出師則祖於禡禋於社類於上帝爲民請命也既出則
不弋飛鳥不射伏兔馬牛其風必祇復之不以人傷物
也入境則禾稼不獵積聚不燔土功不毀示無欲也方

陳則縱綏不三舍逐奔不百步旄倪不累緊降不殺倒
戈不追明無爭心也既戰則軍不潛衆不留師不越時
懼盡民力也得其國誅其罪人易其政顯善良恤孤弱
曰無分民也旋師則商賈不易市肆農不釋耒耜將反
其服放牛歸馬休息乎無爲視民不得已也民習見其
上有和衆慈惠之政而無忿戾驚擊之心戴之如慈母
事之如天地敬之如明神其下相比相於如家人父子
召之即至麾之即升目所欲視耳必聽之手所欲攫足
必躡之投一醪而衆飲醇出一言而溫挾纊赴令如流
水應卒如響荅枰敵突然而至勢如風雨而不目瞬辟

易也百萬之師壁若山立竈若星羅率而深入士無不
一當百也魚麗鶴列箕張翼舒犄角開闔倏忽萬端較
若畫一無不如意也銜枚而趨馬鳴蕭蕭鼓聲闐闐不
囂譁也當百矢之陳金柬鞁豕殊首領捐妻子歡樂爲
之而不色慍也散地可使戰輕地可使上爭地可使攻
交地可使絕衢地可無合交重地不爲掠圮地可無行
圍地可無謀死地可無戰山不畏登隆水不畏迎流斥
澤不必依水草背衆樹平陸不必處易不必避弃中濘
淖而知者獻略勇者効力所向無前矣敵雖有高城深
池何爲哉若此者何也人和故也故曰聖人有金城者

此物此志也夫身不和則心志不能役耳目家不和則父兄不能令子弟兵危道也而可以不和之人行之乎藉第令以不和之人行兵而徒擁地利誰與守之是使孟明子嬰挟軫於天下而不瘠也抑又聞之兵所以和天下非利天下也尉繚之言人和利之而已將欲威之必先德之將欲勞之必先佚之其和僞矣宋襄之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是也所以和者異也夫陰陽鬱而不舒則有風雷散而不聚則有霜雪彼其威之者固和之也聖人不以兒女之愛愛天下故有刑兵刑之大者也刑其不和者而已知不和之有刑則人和矣人和則兵

戢矣故人以兵和兵以和人是天道也自尉繚竊人和之指而世主貪忿之兵借以行一時之私儒者至謂其言合道不亦悖哉是故假人和以圖地利者其罪浮於爭地利而遺人和者也

王者以天下爲家 會試代作

天下非一家也有天下而後可家天下不有家而後可有天下凡有家者不必有天下有天下者必無家非無家也家以天下也庸主于天下之内自爲一家於家之外見有天下自爲一家則不復爲天下見有天下則復損天下以自益而天下遂渙然不相屬矣天下何所屬屬于王者王者之家何所屬屬於天下故曰王者以天下爲家群天下之人無無家者而人主之家與天下人異衆庶有家百畝一廛止耳卿大夫有家百乘一同止耳諸侯有家千乘一國止耳勢無所須於天下爲天下王者四夷其藩籬萬國其營宇千里之畿其堂奥百司庶府其子弟含齒戴髮林林總總之民其臧獲離天下以爲家無家矣然則將私之耶上嗜殺天下亦各含怒上嗜財天下亦各愛生上嗜聲色便佞玩好天下亦各動於情一人尊之衆人持之一人專之衆人分之私天下以爲家無家矣然則將勝之耶古之說曰立天子以爲

天下也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天子不得乎丘民求爲丘民不可得已撫后虐仇捷于反掌匹夫匹婦一能勝予勝天下以爲家無家矣人有恒言天下國家人主于天下處一焉藐然耳而作威作福玉食無兩大者非身所從出也合天下而成者也既合天下矣而畫之曰此吾家也此吾家彼非家乎是自小也口不言有無手不煩拮据坐而享天下之奉何其逸也屑屑焉爲家計操筦鑰固緘縢執籌筴較錙銖競錐刀勞筋力憔肌色與負販駔儈皁役厮養同科是自勞也人主一切所有非天雨而神鬼輸也盡取之天下耳取

之天下守之天下以天下爲吾守何其安也不家于天下而家于家天下亦自顧其家耳誰爲吾守者是自危也家可身得之可身失之不爲可耳天下者天下之家也何可不爲也家可天下失之可天下得之不爲可耳天下者人主之家也何可不爲也託家于天下可利天下於家不可先天下於家可厚家于天下不可王者之爲家審此矣列爵惟五分土惟三邦畿之中采地祿邑在焉人人土其土臣其臣而傳其子孫世有之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安往非細民之業哉王家無私土也天下爲公

也三農園圃虞衡藪牧百工商賈嬪婦臣妾閒民因力而使之令無惰訓練從多伍兩卒旅師軍數用五調發從簡井邑丘甸數用四已于事而竣王家無私民也天下爲公也關市之賦以待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王家無私帑也天下爲公也稍聚句聚餘聚鋤粟屋粟閒粟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之委積非不饒矣以䘏艱阨老孤羇旅之屬王[illegible]私廩也天下爲公也[illegible]庭實夥矣然而勞于郊燕于饗食饗于朝已聘而還圭璋輕財重禮厚往薄來王家無私賂也天下爲公也司市治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也泉府斂貨之滯者與賒者爲使民也司門舉財物犯禁者以養死政之老與其孤也國君過市刑人赦夫人世子命夫命婦過者罰幕帟蓋帷一王家無私市也天下爲公也九州貢篚帝都欽焉重根本也土五色金三品木石視所宜非異物非常額也丱人掌其地而爲之禁以杜攘竊非自封也然且抵璧于山投珠于淵示無有貪也山不槎櫱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麇鳥翼㲉卵蟲舍蚳蝝肉

不登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者不射也四時之田獻禽舉柴大庖不盈焉苑囿雖廣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王家無私物也天下爲公也通道九夷八蠻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而已于以昭德致于異姓之邦其有寶玉則伯叔之國分焉王家無私好也天下爲公也當是時六府修五穀蕃甌寠滿篝汙邪滿車家給人足餘粮栖畝烟火萬里八蜡具舉郊無碩鼠澤無哀鴈魚不赬尾羊不墳首鼓腹而遊擊壤而歌天下相生相養充然樂已王者恭已而臨之窮天之產罄地之生無翼而飛不脛而走輻輳並進抵京爲庾江海爲藏粟紅

貫朽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肥遺商羊不逢不若而家給富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綷制書同名車同軌民不菜色戎不生心道不拾遺外戶不閉比屋可封行葦敦然棫樸芃芃然𣏾楛濟濟然莪菁菁然國不傾弇不涸府不竭建不拔抱不脫關鍵不開繩約不解而家始寧矣則以天下爲家之徵也是道也三代之王者由之而周爲盛彼見夫鹿臺鉅橋之爲後王資也天知玉琰環而自燔之爲身祟也不家于家而家于天下何以明之九職任民九貢致用九賦歛財九式均節皆冢宰綜覈廢置天子不得而問焉乃若九嬪世婦女御女

史彤管銀鐶之序進退日月之事至媟秘也内竪閽寺掃除之隸至纖鄙也膳亨庖饔染縫舍次之守至冗賤也酒漿醯醢籩冪裘屨之物至猥雜也而悉以冢宰統之何居以爲人情所欲美好恒始諸飲食衣服而財貨得自由則侈心易萌婦寺朝夕左右或先意而逢之或後意而長之其弊使人主知有家不知有天下其禍使人主失天下旋失其家于是挈而予之冢宰冢宰者人主所師保而以嚴見憚者也冢宰不敢以天下財快人主之欲人主不敢骫冢宰法以耗天下之財冢宰法行于婦寺而婦寺不敢熒惑人主宮府一體出入以度天下以其家歸之人主而有餘人主以其家共之天下而無不足故太宰居六卿上號爲天官天何私哉是天下一家之義也人以家視天下家輕而天下輕家急而天下綏人主以家視天下家重而天下重家緩而天下急天下存則家存天下亡則家亡寧惟家存亡身固繫之柰何爲天下不爲家若也自漢以大司農筦天下財賦而少府水衡專主上供家與天下分矣上撲滿下懸磬上剖腹藏珠下及爽負薪而亂亡相尋無已至唐德宗稅閒架筭除陌進奉羨餘宮市白望名益詭實益苛天下土崩瓦解矣播遷之日猶然盱諸道貢獻廡下而榜

曰瓊林大盈豈以天下去而家故無恙耶悲哉帝之愚也其後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李泌悉輸大盈而帝宣索無厭勑諸道勿令宰相知泌惆悵卒莫發一言夫王者家天下相則家臣也泌所居故周冢宰而溺其職乃爾惜哉司馬氏之重責泌也宜其有元祐之治也

漢高帝善將將論　闈試

論者曰高帝之得天下諸將之力也諸將之屈于漢高帝之術也嗟乎術豈人君所宜用者哉余竊以爲高帝時益不可以無術術非高帝或不能用之有成三代之際所謂將固即師尹卿士綏帶而策國是者也有大故

擇人而使推轂以遣之分閫以授之歌采薇出車之章而勞之比其反也釋兵于學訊馘而技功奏凱而飲至未聞有裂地之封延世之賞也而施者不嫌受者不薄彼其詩書禮樂之教揖讓進退之義漸摩有素是以投之誠而即合委之策而即効而不患有跋扈反噬之禍怏怏觖望之心自春秋篡弒七國交兵命將出師率以詐謀爲先三代之道不可用矣而況秦漢之際乎秦爲無道天下叛之高帝起布衣提三尺逐群鹿當時椎埋屠狗吹簫販繒之群烏合蜂起非素有君臣事使之分也又非素講于詩書禮樂之教揖讓進退之義也徒欲

結其心而無術以濟之不可使矣術之大要在賞罰賞足以示恩則已不欲罰足以示威則已不欲深彼之怨轉移變化如雷電鬼神不可物色使人皆入於術中而後可以聯屬其志而盡其材此高帝將將之術也北方有獸其名爲蟨非蛩蛩巨虛則莫之行也蟨之所以愛蛩蛩巨虛者爲其假足之故也蛩蛩巨虛之所以爲用于蟨者爲得甘草而遺之也物固有利而後趨相資而後用者而況人主之所資于將不特一假足之利乎吾觀韓信彭越黥布樊噲灌嬰曹参周勃陳豨盧綰之屬跡其初起亦欲代秦而帝者會力不敵而下

於漢捐墳墓去妻子出萬有一生之計爲人決雌雄于矢石鋒鏑不有重購其誰與我然而高帝知絳灌諸人功則鷹犬也攫而獲不與則饑與以肴蔬則報者易倦飽者易盈韓信布越則騏驥也處之大廐食以石粟而後能責千里是故拔於行陣而爲大將起於亡命而享王者供具稗鉅野之盜而加以梁相國之尊三分楚地使自爲戰而彼絳灌諸人者攻一城則食一邑得一將則進一官遲徊于執帛執珪公乘校尉之間屢遷而後尊其大者滿望而得畢其力其小者不驟施亦不違其欲而又時挫擾其駑鶩難使之氣怒相國之追而允登

壇之請叱假王之使而聽附耳之語辱邯鄲之子而不靳千戶之封長踞洗之傲而卒致過望之喜馳入齊趙之壁而軍不知更置戲下之兵而將不憤雍齒得以積怨封侯而丁公不與項伯俱報欲用其言而或辱其身陰錄其功而陽折其銳卒然而值倏然而發喜怒予奪不可執儗使夫人銜其嫚罵侵侮之辱而又德其剖圭剮土之恩恩不至於養驕而辱不至于搆怨雖以淮陰之強蒯通之辯尚戀戀于觧衣推食之愛猶豫而不忍倍豨綰布越之反亦謂帝老不能自將而不知乃公故無恙也舉數十萬之衆臥而護之而不敢動一時櫨虎

之臣卒以爲禽豈非帝之術素有以合離其渙散[illegible]情而亂其反側之謀也哉譬之御馬者然節勞逸察寒暑擇水草之便時饑渴之性撫摩搔㴱惟恐或傷銜橛在前鞭策在後一旦有蹄齧之患可坐制而無事高帝善將將術蓋出此向使無不測之賞則無以引其來無不測之威則無以鋤其強何以駕馭群雄使帖然聽命共成帝業乎吾故曰高帝將將之術乃其時有不得不然者使非高帝用之其術或祇取敗耳惟有帝之潤達大度寛仁愛人而後可以行不測之賞有帝之從諫如轉圜見善如不及而後可以用不測之威不者則爲項

羽之喑啞叱咤刻印弗與而天下大事去矣或者又謂當秦之末士之頑鈍無禮者歸劉廉潔好禮者歸項惟廉潔好禮也故間之卽踈撓之卽折惟頑鈍無耻也故操縱紳縮如籠雛豢鹿惟吾之所爲而無它獨一子房如冥鴻遠擧不可羈紲帝之術亦無所施矣然則高帝之術不惟其時不得不然亦因其人之可用而後用善哉帝之用術也雖葅醢之慘失於少恩然以悍如呂后弱如惠帝假令高帝旣崩彭韓諸人尚在漢能高枕而卧乎始用諸將終戮諸將莫非術所使而漢業卒賴以安孰謂將將可無術耶論者不審時勢不要終始槩責術之過過矣抑又聞之創業之時文法踈濶人得以[illegible]宜効功承平之時科條繁密事多以齟齬中廢韓信請兵欲擧燕齊楚趙與漢會于滎陽未聞有中制之權也捐萬金予陳平以行反間于楚不問出入未聞有稽覈之使也其計易行而其效可必迨後則不然亞夫以梁委吳楚不免于太后之謗魏尚有却敵功止以上功首虜誤失雲中守如是而能將將否乎是故馭將之道擇之精任之專總其大要徐責其成功然後可以集事因論高帝并及之以告夫後之將將者

史論

十二帝紀論

高帝

有以匹夫得天下者未有以江左一天下者有以中華兼夷狄者未有中華胥爲夷狄而能驅除之者匹夫起江左有天下用夏變夷身創之十年身守之三十年其法畢半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垂三百年偉哉

高帝之爲烈也萬世一人矣孔子論三代之道殷人先罰而後賞傳聞洪武時吏民不寒而栗姦怪之屬莫不反愁倘所謂由商政者耶

建文帝

帝自踐祚日以削諸藩爲事其時勢則然也諸藩削必爲變獨不計所以待之者安出乎齊黃非鼂賈比又謬以李景隆爲周勃不亡何待夫五年爲天下共主而廟食歆焉至今

高帝蒙其虗號孝子慈孫無所逃責矣

文帝

文帝之興也葢類唐宋兩太宗至誅夷死事臣及于十族則二宗不能爲矣勝國租庸鮮少閭閻有餘蓄海內初定府庫多奇羨故三犁虜庭費無萬數民不知疲所東西南諸夷數十國振動服從稱遠邇而等[illegible]

亦帝

高帝之餘烈耶夫開國靖難人兼蒞也功並櫛也迺共子孫享有茅土靖難倍蓰開國豈非天哉

昭帝

二祖以馬上得天下

帝所習見固不欲以馬上治之也即位才一歲耳其治大要恭儉慈仁收天下心國家德澤深厚獨稱

孝宗人不可以無年信夫

章帝

章帝之治文武相配大略舉焉今剌繡範金埏埴之屬必以宣德爲貴班氏稱宣帝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至于技巧工匠器械鮮能及之

帝之謂矣于時海內方枕籍宋儒糟粕帷幄大臣所建明不能超乘而上惜哉

睿帝

主少而國不疑母后臨朝而政不旁落乘輿蒙塵而復辟

高皇帝在帝左右式靈之矣

帝能出建文庶人而深修郤於

景帝猶曰人我異觀能誅石亨曹吉祥而卒不罪王振
則事之不可知者也
景帝
景帝立而後
睿帝得還既已帝矣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
固有之寧復俛首而爲臣必以不遜位咎帝非也南内
之錮也建儲之亟也謀國者何人獨于謙受其冤哉
純帝
詩有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情哉
純帝初載亦何其斤斤也中官幸祠禱繁而治隳矣

錢后之祔廟食
景帝之復位號此兩者雖甚盛德茂以加已
敬帝
諸帝山陵作原廟后並坐配食皇貴妃而下左右侍一
帝一后獨 泰陵耳體貌大臣開廣言路節用愛人休
息乎無爲近者謳謳而樂之遠者竭蹷而趨之德澤上
昭天下漏泉至于今父老稱弘治之盛雖漢文宋仁何
以加焉
毅帝
帝多才藝能自度曲被歌聲羣小伺其欲中之遂不自

制寬然有八駿萬里之思焉奄人邊帥羣盜叛王四難
迭作倖得無敗耳
肅帝
世宗享國長久本朝無兩禮樂文章燦焉具舉齋居數
十年國迴天下於掌上中外儼然如臨眞英主哉始衷
終則新都永嘉華亭功大矣吏治繁僞兵政弛惰民力
虛耗亦繇是始方之漢武帝功不勝過焉
莊帝
入言
禰廟不視朝朝事於心終不忘

帝臨朝無所事事信然
肅廟時大臣往往被三木工作禱祠防虜禦倭人情物力詘
矣幸至是小紓假令多才藝如 康陵流禍可勝道哉
穆陵曰穆不虐

大淤山房集卷之一百二十二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黃帝祠額解

鄜延使者于役道中部中部黃帝陵在焉使者謁陵已謁殿見其榜曰龍髯許之帝騎龍者也何獨言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何獨言髯從者江令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會當三歲詔宗伯遣祠官致祭有司繕治斧藻如令丙令國請使者幸有以易名使者聞儒生取衷孔子孔子繫易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宜以神化為名令做諾起而問

曰何謂也使者曰易所指數衣裳書契宮室棺槨之制舟楫杵臼弧矢之利服牛乘馬重門擊柝之法黃帝以前未有自無而有開物成務故言化也上古人與鹿豕木石游處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黃帝制作超恒情思慮之外而耳目煥然一新天地若再闢然故言神也然所貴乎神化者在宜民耳民安其居美其食生有養死有藏無穴處風雨阻饑之憂無暴骨原野之患引重致遠無虞不通無畏暴客文字既立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衣服有章上下等威秩序不紊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其宜民也弘遠矣孔子不云乎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制而用之謂之法民咸用之謂之神皆是物也假令推之不行民不咸用安在其成變化而行鬼神乎大戴禮家語載孔子言黃帝事率不出繫辭十卦之旨而後人稍附益之取諸乾坤則有元妃西陵氏教民蠶胡曹為衣龍袞玄黃旁觀翬翟草木之華染畫五采絍纊綴斿屏履舄璧璫奉天珩牙耶武矣取諸大壯則有明堂觀賢合宮問道命匠營國經緯市館界土設井立步制畝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矣取諸渙與隨則有指南華蓋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矣取諸夬則有孔甲史歸藏易乾坤鑿

度蒼頡沮誦之書龍袞之頌盤盂籩豆奩鏡劍履机帶輿席巾杖戶牖弓矛金人之銘子書四種三十七篇小說四十篇矣取諸大過則有棺槨封崇表木矣取諸睽與豫則有旗旝刀弩斧鉞鼓吹鐃角靈鞞神鉦麾纛芮戈雍狐之戟教熊羆貔貅貙虎使戰禽蚩尤而放於豐矣其不盡取十卦而類可相通者則有雲師雲名四輔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四官百有二十職左右大監以監萬國矣則有陶正甯封木正赤將蒼龍祝融大封后土辨東西南北分八節紀農功橋梁釜甑烹炮醴酪蒸穀為飯烹穀為粥矣則有問伯高立五幣九棘刀布流行

矣則有受河圖迎日推策積邪分閏閏設靈臺五官義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風鬼臾區占星闕包授規隸首理算大撓正甲子容城調曆浮箭爲泉孔壺爲漏以考中星而蓋天儀與泰階六符經具矣則有伶倫律呂十二箭榮猨十二鍾文五聲播八音詩道歌詠竹彈二言謦始桐鼓曲短簫鐃歌奏之軍中大容雲門大卷咸池之樂張之洞庭之野而北門成倏懼倏怠倏惑又得黃帝炎一曲於交趾乃杖鼓曲矣則有岐伯俞跗雷公察明堂究息脉論九針巫彭桐君處方餌而内經藏靈蘭之室矣凡此孔子所未言要其事與民宜一也管子

曰黃帝置法而不變民安其法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正何以故宜民故也孰謂管子而善言黃帝乎孔子不易矣曰敢問後之言黃帝異於孔子者何也曰事理所有而其時未暇及有不益聖無不損德是不必然者也揆之理而其事不應有是必不然者也不可以無辨也披山通道未嘗寧居遷徙往來無常處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何鞅掌也東至海登丸山南至江登熊湘西至崑崙有軒轅官與臺若丘射者不敢西鄉則盤樂怠傲耳必不其然圜丘方澤牲玉蘭蒲以昭明禋五祀報功祝嘏成享儺祓祛害何放文也明庭捿萬神效百靈而朝使之沈榆之膠舂雜寶爲屑和以爲泥塗地七登之床十絕之帳彷徨乎壽宮萬諸侯而神靈之封七千山川封禪與爲多焉則侈福耳必不其然習用干戈以征不享三戰而得志五十二戰而天下服何武徤也玄女授兵王母授符太一在前天一在後青瑩如玉丹血爲文六神戰主五音納策四維按歲黃色長耳善謀赤色小身善變陰符握奇年命立成五麾六毒術數迭出則狙詐耳欲萬戰萬勝流血百里誅同父異母之炎帝而兼其地則凶德耳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者殺無赦輕

重之法日自言能司馬不能者斧鼓自言能治里不能者斧社自言能爲官不能官者劓以爲門則淫刑耳必不其然空同廣成具茨大隗襄城小童拜下風問至道稱天師受學大墳何縛詘也挹五烟於封子授皇籙於紫府奉中黃於東嶽咨餌术於金谷謁雲臺於玄圃采神芝於黃蓋從天皇於峨眉啓丹經於王屋質導養於二女青靈之臺翔鸞之殿五城十二樓候神執期命曰延年人生一日天帝賜算聖人有加焉軒轅之國不壽者八百歲綴金冶之術鑄三鼎象天地人百物爲之祝火參爐公孫卿傳有鼎書汞紅於赤霞鉛白於素雪有

緒雲之端建岱岳觀遣女子七人雲冠羽衣奉香火以
迎西崑眞人而碧霞元君之祀從此起則方士迂怪耳
必不其然淳化鳥獸蟲蛾虎不妄噬鷙不妄搏狗蔑吠
救粟於路而無忿爭澤馬成羣山車滿野鳳凰集閣麒
麟遊囿蓂莢屈軼紫房頳莖何所隱也實鼎不酌而沸
不汲而盈能息能行碼碯露甕淳滿澆竭盛水之龜翠
媯之魚螻蛄如羊螾如虹天授元始建帝號而寫示天
下天雨粟鬼夜哭風伯進掃雨師灑道如寔有其人則
符命讖緯貢諛耳必不其然旁羅日月星辰水波金木
土石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五便

五閲五色通天之篇相人者祖焉何要妙也九宮六壬
四神八門遁甲太乙飛鳥龍首登壇集靈葬山相墓青
烏八五元辰靈樞推賊曹演倉穀經曆紛紛桃梗葦索
神荼鬱律虎索鞭鬼大合鬼神作爲清角而斷斬其非
之者下女魃止風雨置之赤水之北則陰陽拘忌耳食
技重將耳巫覡左道耳必不其然重六禁之科節用水
火財物徹鍾懸減廚膳殿無壁蓋以白茅何纖嗇也稷
澤玉膏峚山玉榮投之鍾山之陽以爲種陶天下爲一
家山見榮者謹封而祭之以致丹砂黃金銅山四百六
十七鐵山三千六百九十玉爲墨海銘曰帝鴻六乳之
鏡九乳之鍾青龍載駕飛黃服皂獬豸受貽白澤說圖
靈獸之骨以撅夔鼓僣耳奇肱長股貫胸莫不來賓師
白民乘猷而知醫則好貨貴異物耳必不其然四妃象
四星以廣胤祚嫫母貌醜德充而處璇宮舍官寢去直
侍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何嬪滅也昌意見天祿生
子應水德固已非類素女爲師儀態萬方天老所敎衆
夫帝見以千二百女昇天曲有黃帝鹽則淫媟耳必不
其然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或曰十二人禮傳云舜
封黃帝子孫十有九人爲侯伯唐虞三代世爲神聖帝
王何盛滿也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亦其後裔猶曰克肖

之難諸蠻髦民党項安息白犬白馬禺虢禺京韓流馮
夷三面一臂豕喙豚趾莫非子孫則妄冒耳則妖孽耳
必不其然其不必然者於民宜不必盡宜又不必盡黃
帝事其必不然者寧惟民不宜而適以病民在黃帝不
宜有豈是以神化稱是誣聖人而誣天下後世也曰黃
帝而恒人也則可黃帝而聖人也則何敢誣曰弊有三
跖盜兇也而曰世之所高莫如黃帝隰朋小臣也而媿
不若黃帝焦螟麼蟲也而惟黃帝見聞蕉鹿夢境也而
惟黃帝能辨易姓而王七十二君也而惟黃帝至泰山
岡季迄秦漢學術宗黃老而老子所宗惟曰黃帝事或

舉於帝之前或具於帝之後皆舉而加之帝身豈惟帝
然帝之時有大盜名跖而後人以名柳下惠之弟有神
醫名扁鵲而後人以名秦越人是推尊之過也上世之
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辨闇忽之意非君子之道宰我之
問黃帝固矣楊朱曰五帝之事若覺若夢孰見之而孰
證之孟浪之言黃帝所聽熒也鴻烈曰世俗之人多尊
古而賤今爲道者必託之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
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於論而尊其
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神之此見是非之分不
明也或問黃帝終始於楊雄曰託也又有內傳籛鏗得

之衡山岩室而陰符出之驪山老母者是假託之罪也
取合巳四人使治四方輒曰黃帝四面雖子貢得孔子
而後解華胥之夢任屈無爲之論離朱喫詬象罔之求
玄珠寓言也而款啟寡聞之夫執以爲眞轉相祖述又
有以容成爲雅馴者是牽拘之病也太史公曰尚書但
傳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縉紳先生難言之
誠然卓識哉凡人情所最歆艷無若仙而所最不測無
若鬼其言甘而易溺杳冥而易疑而黃帝時胥有之史
言其時民神異業禍災不至一再傳而少昊顓頊之代
九黎亂德家爲巫史享祀無度而神弗蠲嘉生不降於
是命重黎絕地天通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民用安生此
去黃帝時幾何而邪說橫議爲害尚爾況孔子時耶五
帝前無傳人五帝中無傳政孔子贊易黜八索序書汰
三墳傳信不傳疑載道不載奇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易所由作然而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變
化之道宜民爲本一篇之中不啻三致意焉慮夫誣聖
人誣天下後世者之藉口也孔子而後知神化者有子
思孟子子思曰至誠如神惟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
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誠無物爲幻而已
矣偃師之倡蘭子之戲西極化人之眩鼻堊之運斤棘

端之沐猴豈不曰神非聖人之神也夫不有言黃帝發
軔紫宮不崇朝而匝六合鵰鶚鷹鳶爲旗幟弃械爲楓
林而其臣亦有攫掇之捷離婁見千里針鋒者乎則此
類也小知不可大受曲藝而已矣扁之斲輪慶之削鐻
宋之刻楮痀僂之承蜩庖丁之解牛豈不曰神非聖人
之神也夫不有言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算學以帝爲
先師淮南以帝爲竈神感鞠戎旅間爲戲曰感融者書
二十五篇造酒泉法其味常好種五粱禾順色置方灊
鶴髓毒揖犀玉二十餘物漬斛粟種成一金者乎則此
類也墨子曰利於人者巧不利於人者拙利人則宜民

巧則神化是道也墨子知之而學孔子者奚不若曰神化在宜民既聞命矣敢問黃帝騎龍信乎曰未可知也黃帝而上五姓同期四氏叙命柏皇有巢女媧諸君往往言乘龍事殊無稽蔡墨言古者畜龍有豢龍氏有御龍氏龍水物也物有其官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孟子言禹平水土驅蛇龍而放之菹龍可放也亦可擾也龍可擾也亦可騎也韓非亦言龍之爲蟲也可狎而騎也而吾未敢必有也當以孔子爲正乾之象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豈眞龍哉言龍德耳黃帝之騎龍猶是也龍鬬鄭洧淵鄭

人請禜子產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禳之則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法言曰龍以不制爲龍聖以不動爲聖此之謂也石氏星經中宮黃帝其精爲軒轅仰孟冬司民所祀者豈軒轅星龍體而因以龍軒轅帝乎子名苗龍工師名蒼龍將名應龍角作龍吟馬生龍翼五龍彝河乘龍扆雲馬師皇獻龍玄蘭香種之苑中馬醫治龍病龍負之去安往而非龍所曼衍哉或曰何邵公乘馬制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龍當爲馬馬有乘黃龍翼馬身帝乘之上天則神馬也丹家以汞爲龍形家以山爲龍猶是矣或曰黃帝龍

顏得天庭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戴天履陰秉數制剛身逾九尺附函挺朵修髯花瘤河目日角替邑大肩有似於龍其誰見之孫與公問羣臣拔龍鬚鬚墮地而生龍鬚草有諸崔豹曰龍鬚草一名縉雲草世人妄傳耳今有虎鬚草江東織爲席號西王母席可是西王母乘虎而墮其鬚乎其辨晰矣莊生曰一龍一蛇與時俱化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此黃帝之法則也其指近矣曰敢問黃帝仙登於天羣臣葬其衣冠信乎曰未可知也當以孔子爲正榮伊令言黃帝三百年孔子曰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

教百年而移故三百年顏子之齊孔子有憂色恐其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將內求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漢武帝求仙聽齊人公孫卿言黃帝事嘆曰誠得如黃帝棄妻子如脫屣耳貪生則惡死何所不至末年乃以巫蠱致衛后戾太子皆自殺彼既脫屣視之何纖介焉則惑之甚者也迨死而後悔天下豈有仙人云何及哉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惡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武帝是已孔子言死不言仙所以解惑而救死也司馬子長五帝紀但書崩不書葬獨黃帝崩葬俱書得孔子

之意矣許王斧好仙者亦云黃帝以疾崩歷書載武帝詔曰昔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言歷者膠泥星度推步不行惟黃帝總會星辰次舍部位其法展轉推求如律呂相生故曰不死猶俗云活法耳又曰黃帝得寶鼎神筴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周而復始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孟康謂曆終復始無窮已之意與不死同而人以為仙此與武帝之惑何異哉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鴻烈曰天下有至壽而非千歲也明死生之分則壽矣淮南王誅王子晉夭老聃死秦失弔

之三號而率以為仙去則黃帝之仙啟之也子華子曰采銅煉剛質也登首山就高明也鼎上水下火二氣升降相濟中和也羣龍衆陽之氣雲龍屬也帝鄉靈臺之闕而心術之變也弓裘衣冠帝所以善世俗之具也甚矣世之好怪也人主羨慕久生輕舉彼詐希寵之臣從而逢之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其持論頗不悖孔子夫仙孔子所不道也無論孔子黃帝書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生者理之必終者也有生則復於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是言也莊列每祖述之矣養生經言上古真人中古至人後世聖人未有

不死者黃帝不言仙而人顧以仙為黃帝重乎帝王世紀或傳以為仙或言壽三百歲或之者疑之也王充論曰謚法靜民則法曰黃黃者安民之謚非得道之稱亦疑其非仙耳無論仙不可知黃帝姓為公孫為巳為有熊為歸藏或以生壽丘長姬水以水為姓或以居軒轅丘以丘為名或以始造車天下號之軒轅或以胸文曰黃帝子或以為帝鴻玄律或以雷精起或以龜書成字象軒或以帝號自然又其母為吳樞為有蟜氏為附寶或曰符葆懷二十月生而能言其生戊巳曰以土德王其紀為疏扢為流訖古天神有黃帝是生陰陽至德之

世有軒轅氏凡六世始為黃帝諸幣有黃帝金又有軒轅金封禪文讖有軒轅氏又有黃帝氏莊周叙軒轅在驪畜赫胥閒班固人物志以軒轅黃帝名去之金樓子依莊而去軒轅黃帝冢在橋山而北地子午山復有之上郡五龍山五帝治所五龍氏乘雲登仙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昆弟五人人面龍身與黃帝事相類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皆距橋山近神其說者又云自擇亡日至七十日還葬陵崩墓穴無尸但劍在是非真贗訛誤莫可究詰矣曰然則橋山之祀非耶曰漢元封間巡朔方還祭黃帝冢橋山千八百年不葬殷也禮

祭法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有功烈於民者也非此不在祀典國家秩祀準則禮經流俗位西南用梟破鏡月令兆五帝於四郊配以五人帝季夏以黃帝諸不首其義者咸除之崇德報功祀事孔明非數非疏神人協和傳萬世可無敝已夫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則神化宜民之說也今拜手而謝曰甚矣夫名之不可苟也卜諸易考諸書言稱孔子而名後可久也屬祝史識之

三先生祠義解

新安汪惟一少師事徐子與先生爲詩詩既工先生介紹遊李于鱗王元美兩先生所兩先生雅重其人贈之

以言惟一遂有聲三吳間而子與先生卒惟一哀遺文行之又乞王先生志之諸才人善徐先生者傳且誄之時展墓存問其嫠孺已即家竹丘爲祠事先生而李先生已前卒王先生後十年復卒因立主並祀之人譁無間也其友汪永叔私問於余曰惟一之祠也禮與余曰禮古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古者立學釁器用幣釋菜以尊先聖先師四時官釋奠亦如之有道德者生爲師死爲樂祖祀於瞽宗民生於三父生之君治之師教之事之如一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致死心喪三年其重若此古以官爲師師無異徒人無異學生事沒祠官爲主辦

今學者不皆受官師之敎生別爲事死別爲祠是可義起者也禮言之祀有五蜡有八與之獎有二豆間之祭何食茂有七夕有祭杅每月有祭樓桐書拂禮反其所自始尚有功德不擇微賤而況師乎祭於太烝從饗先王晉之封綿上田也魯之納裘氏潘氏也越之表會稽山也君不忘其臣俾世有血食而況弟子之於師乎燕之築碣宮也吳之築介琰廟也屈千乘之尊以師匹夫而況匹夫之師乎叔季以來人之好諛甚矣匪直祀死者及其生而以鬼饗之要皆怵權勢行媚取寵不足多尚然其始作也未有不孚民譽者鄉而祠其父老若

畏壘之屬邑而祠其令長郡而祠其守相若汲壇欒社文翁召父之屬多矣其下若于公獄吏許陽都水掾朱邑嗇夫鄭衆從事耳吏民士大夫戴之爲君愛之爲父母奉之若神明祝史無媿詞君子無疵議焉何以故以爲君猶父也師何獨不然張良之黃石王績之杜康李燮之王成韋泓之應詹伍員之漁父針藥之工之扁鵲陶家之陸鴻漸一日之雅一事之契一藝之功也而儼然受祠夫終身所師大有造我者宜何如也李洞之於賈島也以佛事之孫晟象事之承聊之於司馬光蘇軾也以象師友之此異代人也夫身受業者宜何如也梵

言室灑舊翻弟子新云所敎南山天台之議曰學在我後名弟解從師生名子師有匠成之能學者具資禀之德資則舍父從師敬師如父師之謙讓處資如弟曹務光見趙州以斗盆燒乳頭香作供此外道也夫士流宜何如也楊宣之於宋織也黄庭堅之於蘇軾也爲閣爲室𢿙而事之應詹祀岑泌也柳宗元得韓詩薰玉蕤香然後發讀也王維綺孟浩然象也張籍得杜詩焚之和以膏蜜頻飲也戴弘正金蘭簿以告祖考也此朋友也夫師宜何如也禮記載曾子數子夏之罪云吾昔與女從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

疑汝於夫子汝罪三也注云言其不稱師也葢古之君子言必稱師示有所授且不忘本也故子張一篇載羣弟子之語子夏之言十一而未嘗稱師曾子之言五而三稱曰吾聞諸夫子則子夏爲曾子所罪固其宜矣劉焉造乘輿車具千餘乘荆州牧劉表上焉有似子夏西河疑聖人之論其傳說甚遠惟一言必稱師禮也孔子曰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寢我所安師成我者也故哭諸寢孔子没門人相嚮哭皆失聲欲以有若事孔子或曰是倣古設尸之禮也可以尸何不可

以祠後世有慕而爲之者臧榮緒以孔子生日庚辰拜五經孔子如日月代明四時錯行天地同流奚取於庚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爲萬世師奚取於臧氏之子無亦劉勰之夢孔子誇詡以蚩眩人乎故天地山川之祭惟有天下有國者則然戶與竈之祭達乎庶人登戶竈優於天地山川乎哉功大者其報大功小者其報小以臧氏祠孔子是庶人而行郊社之禮僭也適以小孔子惟一祠三先生於家是戶竈之祭庶人之分也孔子哭寢之意也禮也古者思賢而祠之則於社故曰鄉先生坐於里門以教子弟没則以配於社庚桑楚尸而祝之

社而稷之謂以其主配社稷以食也漢甄子然臨孝存皆配食縣社晉宋登爲汝陰令及卒人配社祀之陸雲爲浚儀令去官百姓追思圖形畫像配食縣社古之仕而有功德於民民追思之及鄉之致其仕而可宗者皆祀之於社不必專祠亦非如今皆配食學宮也惟一竹丘與其友人於此爲詩社因以祭三先生亦社之義也禮也禮又有之爲羣姓祠泰厲公厲族厲以妥古帝王諸侯大夫無後者李徐二先生岳牧臣在諸侯大夫間不幸而無後無論弟子不忍於師是不當比於鄭伯有晉若敖乎鄭康成註祭法云今時民家春秋祠司命行

神山神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春
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厲山氏有子曰柱世祀厲
山之神得其鬼爲厲故云謬也惟一祠徐及李而王與
焉其亦厲之稱山乎四方百物之醧享也八神之索饗
也星辰風雨露雷山林川澤墳衍之同壇也從其類也
三先生生爲死友死而配食豈曰非類不歆故惟一之
祠也詎以義起禮可也永叔曰惟一嘗爲徐先生服服
以緦將以期禮與曰儀禮朋友齊衰三月而禮言師無
當於五服張逸曰古不制師服服無定體也有得一言
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愛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

如天地父母者豈可概服之故不制服心喪可矣門人
爲孔子築室治任三年子貢倍之魯人往從冢而家者
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龔勝門人衰絰治喪者百人鄭
玄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衰絰赴者千餘人
馮胄郭瑀服皆三年王肅門生衰絰者百數宋黃幹喪
朱子服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絰王伯喪師何基服深衣
加帶絰冠加絲武胡瀗庵爲師制服李諮爲師緦麻金
履祥師喪服加絰白巾帶用細苧惟一於徐先生河汾
氏所謂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者也其服也酌於禮之
中者也漢去古未遠諸儒最重師師以經術專門名家

學者守師說不變問所從來必曰某師封侯拜將相恒
推讓之于定國身爲九卿迎師執弟子禮景毅以子師
李膺自免人有辱夏侯惇師者惇殺之而考其特能於
師身後有恩紀者唐林王吉表上許商冢侯芭於揚雄
桓榮於米普桓典於王吉負土成墳禮震爲歐陽歙楊
震爲范升鄭弘爲焦貺不惜死相救李膺延篤劉焉王
朗棄官奔赴云尚葬吳章南嶺任末致尸於門郭亮收
李固韋招護樂隱喪廉范斂薛漢朱穆喪趙康如師胡
騰殯竇武行服其服亦無明文令狐徵君隱東城山中
終即爲冢焉諸生遵師法陪葬者三百餘家又不聞其

祠如惟一也禮無定制而情不可一律齊張逸之論是
也其後曹曾弟子稱曹師爲立祠李適勗宗楊億爲文
塑其像晨夕伸函丈之禮磬石記之惟一事可與二人
並論矣於禮固無過不及也永叔曰是則然矣祠之也
者神之也文章小道耳何所關於神明而祠之爲余曰
否神之爲德也體物不遺物莫神於人人莫神於心心
莫神於言言莫神於文試舉其凡董江都三策得之神
助謝惠連池塘春草得之夢弟孫綽筆端吐光若火賦
擲地有金石聲徐陵醉作白雲出海嶠詩醒驚爲神杜
少陵受石文於鵝冠童子下筆如有神宗武聆誦紙有

金字光明射日袁嘏詩有生氣須大材追之不則飛去
李觀爪甲有清塵此文人而擬諸鬼神者也孟名文差
顛狂滕王閣賦江神走送郭元振題煩人面遂濺馬公
亮鬼手范仲淹鼓妖亦然杜詩可驅瘧射洪陸使君廟
以爲籤殊驗白居易言劉禹錫詩在處神物護持此文
人而感動鬼神者也張迫之雲湯悅之星皇侃之唯楊
雄張總之鳳董仲舒之蛟龍傅咸之龍文掌羅含之鳥
劉贊之驄馬融之花謝謌之珠江淹蕭穎士之錦王朗
王勃陳繼達之墨紀少瑜王珣李嶠李白之筆周仁格
之西江水弘成子五鹿充宗之石韓昌黎之丹篆司馬

長卿之黃衣翁又不有言祀朗瑲星者多知慧乎此文
人而鬼神牖其衷者也王肅方註易有越王女從地出
與語才思開悟王弼鄭玄王衍陸機互相論難鄒湛見
甄舒仲沈約叩陸喬門召青緗誦其感舊詩死劉楨猶
能庇生顧總狄遵度夢子美自誦遺詩數十章又有閩
人稱子美解其遺恨吞吳句之誤蘇端明言元祐中嶺
南人遇李供奉酒肆爲詩二篇自言東華上清監清逸
眞人或謂是黃魯直經蜀中事李生見登徯有雲中汪
樹天際歸舟之句他若芙蓉之城長白之山白玉之樓
五雲之閣紫陽之宮衍波之箋太乙之蔾仙府之酒瑶

臺之夢華亭廣陵之散乩卜所臨往往文可觀乘此文
人而鬼神式靈之一陰一陽酬酢者也慧業文人其生
也有自其沒也有歸往往仙化則有大玄博士太極仙
卿西明都禁華陽洞主遮須國王都錄司命文星典吏
紫府押衙侍帝晨稱散仙不可勝數柳宗元主羅池謝
靈運焚杜治事亦有徵若前後身蔡邕張衡尤衆三先
生[illegible]文苑取精多而用物宏沒爲明神又何怪焉且
就人論御之爲藝傑卑矣尹儒秋駕精神發於寤寐誰
則牖之心之精神包括宇宙總覽人物天且不違而況
於鬼神乎談詩家有神品有神來職是之由腐毫墜坑

蹋壁繞室閉門入甕坐樹腐唇墮齒落眉引披卧手穿
袖斷鬚莖滿頭絲兩京十年三都一紀口吻生花不卹
妻孥猶未關至極鄭玄尹知章鑿心王充竭氣楊雄吐
腸曹植反胃李賀嘔肝孟郊擢腎桓譚疾裴迪瘦心神
辭李廣五臟神遇江淹此物此志也張說享文以媚香
賈島以歲除祭詩神劉蛻以文爲冢而銘之唐球投詩
瓢江中王曾父見字紙以香湯洗燒之而獲陰報非神
而何惟一受詩三先生沒世不忘神所憑依將在是矣
郡有文士則洛如花生難解作人語亟解念阿房宮賦
鼠崽田字龜有曆鬣有卯蟾有丹書鴈行成無爲脉望

食神仙則化夫物猶然而人何以不如小說家稱筆神曰佩阿又曰昌化晉高士爲筆神研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卿可書神曰長恩解辟蠹除夕祭之故都毅拜筆祖瑩拜墨薛稷廣爲九錫之五物者以人用之乃疑於神而人之用物者可知已惟一祠三先生神道也箭子有言春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春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刺焉樹人譬之樹木區以別矣惟一不升枝而捐其本則亦三先生善樹人以食其報也今天下多嗜名利齒兒無如新安其富者能餌人類陰子方黃羊祀竈其不慧者易欺類王凝之奉天師

道借鬼兵其巧者善厭類楚澤鳴狐郎墨飛烏其象恭者腹有鱗甲類西門豹簪筆磬折而須大巫嫗其誕者類劉伶斷酒供酒肉神前自誓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其廣交者很雜無倫類漢一歲三萬七千祠其無恒者不終類土龍芻狗之始成盛以篋衍巾以文繡纏以朱絲尸祝杓袪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芻而已惟一產財中人負笈而游三先生之門束脯成禮性復木訥不善爲容方三先生憎多口奉盤匜於坫壇唯謹比三先生寒颸舍宅以共蒸嘗今老矣澗溪沼沚之毛朝莫薦之必齋如也毀譽不移意升沉不改度死生不變節是舉也不必於禮若何業已度越流俗遠矣如非然者三先生之神聰明正直而一能無吐之乎永叔憮然曰有是哉吾今乃知文章大業也死且不朽師弟子之義之重也鬼神之情狀祭祀之禮所由設也歸語惟一具告三先生之靈而小子任丹書爲勒諸剛牲之石

議

孝懿皇后尊謚議

臣栱等竊聞玄靈綷化須厚載於黄輿丹轂揚暉藉代明於素魄是以禮隆結髮正始乃可以正終孝在推心尊母即所以尊父義貫通於今古事豈隔於幽明恭惟

孝懿皇后川岳儲英珪璋儷質闡圖繹史敦保傅之良規虔瑀鳴璜匹茗華之具美璇宮肆闢昊納星娥清渭維祥周廸天妹來

先皇之内則嗣

太姒之徽音結褵雅命克遵必敬必戒衣褕詒謀不爽

無儀無非燕至祀禖虔載弓而享格蟲羆振佩景胱珥之雍容袪險詖側媢之私秉幽閒貞靜之德體小星以逮下人抱衾裯披大練以居中身無紈縠蓋几備青蒲之列罔不效其肅雝亦嘗考彤管之賢莫有齊其淑慎顧龍軒未炳缺正位于長秋而鸞馭先馳慟歸神于脩夜惟

先帝留情故劍蘭宮之大號已崇今

主上灑泣靈楸桂殿之芳聲尚閟肇稱殷禮豈惟象服之委佗發詡潛輝宜薦鴻名之昺奕臣等仰測

皇穹俯詢衆議宜

天錫之日

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儷天襄聖

莊皇后上以配

世室之尊稱下以作

中閫之令範臣等拜手稽首謹議

新建文成侯謚議

伏以故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封新建伯

王公守仁性隣其庶學匪待興自其少時即已潛心大業勵意深修蓋嘗泛濫於翰墨詞章馳騖於韜鈐技射浸淫於佛老神仙彌歷多方始窺眞境嘗

武廟初登大寶奄璫竊弄威權抗疏九關投荒萬里動心忍性戚然不形演繹六經淵源一貫豈惟縉紳士類景仰高名抑且魍魎羣夷傾從雅教已而開府虔鎮益殫張弛壯猷天授威門雲流初赴漳浦桶岡繼蹶浰頭橫水軍旅不忘問學俎豆已具折衝會寧庶人畜淮南之陰謀踵吳楚之覆轍民窮盜起既間隙之可乘近搆逮交復網羅之肆布守仁官非守土士僅千人而能以忠誠任國家之難以節義激將卒之心一舉而南昌底定再舉而禍本全消宗社無虞臣民胥戴方遜碩膚之舄仍來滿篋之書庭之晏然咎無溫色詞以憂去屏跡

山中涵養益精用徒漸廣所以啓誘羣蒙闡明往訓勤懇篤至不問終始

先帝初載復典留曹思田之役再借旌麾撻蘇王破八寨遂乃變巖穴爲井邑之疆易獞猺爲冠帶之國鴻伐奇勲近代尠覩夫德既如彼功又如此宜有美稱以崇勸答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安民立政曰成我明肇基以來百數十年政令文物卓越往古而聖賢心傳鬱焉未暢雖河東江門崛起後先一唱寡和迄以中淪守仁獨倡爲致良知之説直指性靈開示迷途希聖希賢坦逕可由後學有所依歸先緒賴以不墜觀其倉卒遭

變不動聲色朞月之間績用有成始寘遐陬終叢危謗張覆安舒絃歌罔輟此則道德博聞之明驗也逆濠倡亂安危在于呼吸廣寇蔓延流毒已近百年守仁眇然儒生躬擐甲冑一除僭逆兩靖兇頑神器顛危旋用匡復六省編氓尚藉餘澤亞夫之討七國晉公之服淮蔡實兼厥美此則安民立政之最大者也昔留侯佐命炎漢青田翊運

高皇遭不世之主際否極之會樹績策功時勢爲易且叩其醞藉未必盡合聖賢之旨而身没之後均以文成爲謚守仁所處時勢異於二子乃其戡亂定國功相等侔至夫身心性情之蘊繼往開來之學殆有過之無不及矣其上考禮經下叅令甲揆之輿論稽之素行謚以文成洵非虚美謹議

吳仲虚謚議

海陽故太學吳仲虚世傳青箱家號素封方在童牙誦左氏明經傳不遺一字暨乎髫丱如東方朔文史足用三冬受知先進名流咸謂才人韻士學先務本道首明倫備乎居定省之儀每能順其志意有和氣婉愉之色豈徒慈以旨甘愛日情深難留駒隙終天痛切不斷烏啼數嘔血積盂中幾捐軀從地下念伯兄十年以長自

吾親一體而分朝同孔奮之衣夜共姜肱之被飫饌籩豆調叶塤箎或躡屐以登山亦乘桴而浮海異獨行之踽踽類比翼之鶼鶼棣蕚成雙方欣具邇荆枝悴一忽遘孔懷鴻鴈哀鳴陟岡嗟如陟岵鶺鴒急難亡人並哭亡琴房景先初尚毁容王大令尋爲隕命昔妹邦布誥丁寧于祗厥父恭厥兄即闕里設科所重惟宗稱孝鄉稱弟在周孔之訓如是雖堯舜之道何加狂瀾淪作頹波疇追古始肅行翻爲絶德幸見今茲至夫釋悟明心玄師聃耳謙恭有度慷慨無私排患解紛亟亟纓冠以往藥傷飼餓槃槃望戶而來吳札劍終掛徐馮驩券悉

狹薛棲君卿投老有寄陳孺子爲宰甚平畏壘之歲僞
穰高寄之風可挹要以家難國易譬諸木本水原仁義
禮樂與名知斯二者是實任卹睦姻同物敎之六行誰
先能不貴多賢當識大耆藏閭史明徵月旦之評誦出
輿人矧具東南之美按易名之制論定葢棺舉私謚之
文禮失求野祭于先生社其在斯乎忝以博士家焉可
誣也雖不宜孝同列帝又未敢文並上臣若愛民弟長
之恭與布德執義之穆隻字殊非虛譽九京庶鮮愧辭
擬仲虛謚曰恭穆謹議

春和賑貸議閣試

今國家民力詘矣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東南有
可耕之人而無其地平原曠野土瘠而民稀赤地千里
蕪穢不治徵役之繁視他所又倍之雖有地其可耕乎
江海之濱民稠土甲水利不修旱澇相仍逐末之民視
他所又倍之雖有人其暇耕乎方春和時種稑之種未
具耒耜之器未修或糊口四方或傭作巨室坐視汙萊
不能墾藝流離艱危之狀未易殫述爲民牧者嘖不以
賑貸爲說而卒未聞經久之策晝一之術也省耕省斂
補助不給三代以來法未有改今郡邑之吏以刑名案
牘爲工以期會將迎爲長民情利病漫不經念民何恃
以生乎宜下所司令其存恤凡民有田而力不能耕者
爲給牛種工本歲或大熟量爲取償如復荒留即與蠲
除其無田而力不能耕者則授以閒曠之田給以耕作
之具令得樂業三年而後賦之或如范仲淹知蘇州時
大興工作使民獲食其力不至轉徙而有司又時巡隴
畝親爲督勸民庶幾其有依矣此補助之政所當行也
小民所耕多富室之田即田非富室其種具皆貸之者
也遇歲少歉即開廩招糴以規利息田未及治穀未及
升而暫負者已相望於道矣竭田所入僅足以償朝夕
粜發胡所取給是宜申明取息之禁酌量穀直使豐凶

適均低昂相等富民無所牟利而小民不苦稱貸之難
此糴市之法所當平也今天下有司勤恤民隱者豈盡
無人民有菜色倉有餘粟而不得自爲給發也必請諸
監司監司未必即允所請也即允所請而邑里之遼阻
或數百里民方嗷嗷然待哺於上而文移往覆匝月經
旬固已緩不及事矣漢之韓韶汲黯今獨不可爲乎此
便宜之權所當假也夫守令最爲親民人之賢否民之
休戚關焉一非其人民受其病姑以催科一事言之數
必取盈而羨餘悉歸於私棄慢令致期而無辜或斃於
箠楚其他吏役之需求里胥之掊尅又不知其幾也小

民三歲勤動計得蓋藏爲終歲計而以一科十以十科
百索然胥盡民欲無困得乎此守令之官所當簡也人
戶以籍爲定其隱匿脫漏征遣不平者國有常刑載在
令甲今富者田連阡陌而挪移影射飛洒規避小民無
立錐之地而徭賦麕至甚者一人而兼數役一時而供
數稅而富家豪右益肆其多取兼併之奸衔衔然寧知
田家之作苦哉此田戶之籍所當清也今國家常供有
數十年之久未輸足者而有司之供應額外之派辦則
算及於錙銖責效於旦夕不少假借小民不畏國課而
畏官刑有司不急公儲而私賦此不急之征所當罷

也頃者
主上登極及　東宮正位兩下蠲租之詔而僻左之地
玩愒之吏莫能奉將德意又復遣督賦臣分道四出
授以重權有司承望風旨官私所蓄摟括殆盡詔旨雖
勤民未沾實惠脫有水旱之災不虞之變賑養調度何
以應之此積歲之逋所當蠲也鼂錯有言一人耕之十
人從而食之欲國無饑不可得也今民之游惰者不占
役於公室即馳騖於末作幾輔之內輦轂之下游食者
衆力本者鮮衆寡相懸何直倍蓰他可知矣民有餘力
則野有曠土此游食之民所當驅也古者設官爲民官

少而事不廢民亦不擾今則隨事而設之官矣居其官
者果皆以愛民爲念乎一官而三人共之十羊而九人
牧之迎新送舊爲費若何政令之行朝更夕易莫知適
從不但擾民亦且病國此不急之官所當裁也然是數
者可以施於平居無事之時而不可以行於倉卒饑饉
之際可以圖長遠之利而不可以紓目前之患則在乎
賢守令之審人情順土俗而爲之制焉耳非可以坐談
而遙度之也古人有云救荒無善策　以其無策也而
遂談之於不可爲則將焉用此民牧哉今中外諸司之
建白非不秩秩可觀而能見諸行事者鮮矣大都牽制

於文法而無實心實政之人因循於積弊而無任事任
怨之忠國之大患俱坐此不特一賑貸爲然轉移之機
是則在巖廊上耳雖然春和賑貸之詔蓋始自文帝文
帝時粟紅貫朽閭閻有馬而齊民食粱肉然而文帝猶
以阽於危亡爲憂而其所謂賑貸者又不過賜高年之
爵給矜寡孤獨者之帛而止耳今之國儲能如漢殷富
乎能行進爵賜帛之典乎文帝惜露臺之費集上書囊
以爲殿帷躬行節儉不改其素而賈生猶有緣領緣履
之說至爲嘆息而流涕今之俗尚侈靡踰度越規視文
帝時又何如也

主上敦崇朴茂之節以風厲天下遠過漢文而民有懸磬之室國無三歲之積卽欲賑貸安所從出此誠余之未解也王者舉事必順天行考諸月令所載於春多發育長養之政漢文當春賜詔猶有先王遺意而此禮不講于今久矣

主上體春生之德繇漢文之美煥發明詔問民疾苦博採羣議而毅然行之則含生之倫或者其有濟也已

閩廣善後事宜議 閩試

天下猶人身也吐納之非時啓處之靡節皆足以病其身善治身者必求所爲致病之原而治焉然後可以無

後患治天下之亂何以異此始之不慎而養其亂幸而少戢遂詡詡然以爲安而禍源未塞罅漏可乘一旦潰決而起將至於不可救斯不能善後之過也閩廣之寇內訌爚亂者十餘年以國之靈得就芟薙譬則病者僅免於死而元氣耗蕩盡矣善後之策非所宜熟慮而疾行者乎葢嘗總其大勢而論之賊之出沒於海者若烏合蜂屯難與爭鋒然非有根抵之勢故一戰而勝也則其黨與爲易散賊之盤跱山谷者若蔓延蘿附株連蔕結非其摧折之難而惟其刻絕之盡爲不易斯二者之爲害聲勢恒相倚而吾所以備之者亦宜兼修而不廢

誠欲爲善後之計在海賊則當申通夷之禁而修沿海之備在山賊則當行保甲之法而治郡縣之兵而簡守令協兵力斯又其大凡矣夫泉漳惠潮地與夷隣諸商利其所有駕船而互爲市久則導入內地諸所掠獲盡地而分夷既饜飫而退彼方且離跂攘臂乎其閒而自幸其刑辟之不加則違禁下海之典茂罔聞矣是宜嚴爲之防凡採捕販鬻一切勿與通庶足以絕嚮導之路而携其搆援之勢耳國初沿海列戍置守星羅碁布世入恬熙缺然寢閣將不習旗鼓之節士不閑弓馬之技烽燧斥堠委之荒野而樵牧其上甚無謂也今雖稱少

飭然地豈盡可守士豈盡可用者乎作而新之存乎其人斯要計也國家幅員廣袤卽茂林深箐之墟莫非王土莫非赤子而吏其地者至不得以尺一之牒相號召何也今海賊已平山賊勢無所藉援恐然有不免之懼爲剿爲撫可相時而動矣俟其撫覈有成則深入其阻夷其砦落以分其衆聯里甲授田廬稽出入使人相覺察有犯卽什伍連坐加此將左右牽引少杜其奸心矣乎至夫郡縣之兵無事則以克城守有事則以資戰鬬者也今尺籍之中名存實亡僅餘老弱以須迎送屬有緩急民何賴焉夫守益藏者懼盜之胠篋探囊而往也

則必攝緘縢固扃鐍以待之郡縣之兵固備賊之緘縢
扃鐍也而有司以簿書期會爲長練兵之道漫不爲念
誠使邑皆有兵兵皆可戰則何賊之患哉夫賊之興由
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閩廣夙稱沃饒仕者不勝
朶頤之私以其翡翠珠璣犀象綺紈之利取盈于已而
以其析楊接摺鑿枘嚆矢之威加民官斂其一私浚其
十故民之財日訕生月蹙而後忍以其父母妻子之身
委之於盜賊誠得良守令而偃拊之上飲水之節損非
作之務蠲積歲之逋使各安其業無至轉徙則民不見
夫此之爲害而彼之爲利雖驅之使盜不從矣夫十指

齊力則射可及遠六馬均任則車無留行閩廣之交蓋
風馬牛相及也而兩省當事諸臣不明於輔車脣齒之
勢率以胡越相視故賊之勢常合而吾之勢常分彼此
往來莫敢誰何誠協二省之兵力同舟共濟不忌不息
賊稍克斥卽掎角而進則力不分而事自舉斯亦協恭
和衷之道宜爾也玆六策者若濶略而無當而原其致
亂之源實不外此惟其圖之不早故其被禍如是之烈
不於此時亟反其敝而善晝之將何所稅駕哉語曰前
車之覆後車之鑒也前事之失後事之師也不謹其前
而復不善其後是加酒於醉而橫斧於朽也難矣嗟乎
陸賈掉三寸之舌說尉佗而爲之臣武帝遣樓船橫海
將軍費五十萬之師而不能得南越咫尺之地豈三軍
之勇不逮一介之使哉則委任權力之殊也士君子不
出戶庭端拜而議當世之故欲中如畨括堅如金石豈
易哉豈易哉

漢儒專經名家宗派考議 館課

六經者先王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三代盛時教化振舉
自朝廷以逮閭黨靡不聞仁義道德之旨哉迨其末造
教息道晦始有持異說以亂經執一經以成名者仲尼
慨斯文之將喪懼覽者之不一遂乃贊易刪詩書定禮

樂修春秋紹明前緒昭示來代嬴秦焚坑文獻盡滅兩
漢諸君敦尚儒術然後先王遺書稍稍錯見于世人自
爲經師自爲說專門名家之稱玆焉盛矣因考其授受
次第于左惟樂書失傳故不論著

易

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而至田何何傳王同周王
孫服生項生丁寬得寬而易始東作易說三萬言以傳
田王孫王孫傳沛施讎蘭陵孟喜琅琊梁丘賀讎甘露
中與諸儒論同異于石渠其學以傳張禹魯伯禹弟子
彭宣戴崇伯弟子毛莫如邴丹後漢劉昆劉軼戴賓皆

宗之喜自稱得候陰陽明災異等書其學以傳少子沛
白光翟牧後漢洼丹桂陽鴻任安皆宗之賀爲人小心
周密用卜筮得幸其學以傳子臨五鹿充宗臨弟子王
駿充宗弟子士孫張鄧彭祖衡咸後漢范升楊政張興
興子魴皆宗之三家之學俱祖田何沛人高相專說陰
陽災異無章句其學以傳子康而蘭陵毋將永宗之東
萊費直離彖象卦爻于文言中其學以傳王璜後漢陳
元鄭衆馬融鄭玄荀爽皆宗之東郡京房受易焦延壽
專主卦氣直日卜驗爲說其學以傳殷嘉姚平乘弘後
漢戴憑魏滿孫期皆宗之漢志稱傳易者十三家二百

九十篇今可見者惟施孟梁丘京費高六家高氏易後
漢無傳焉自馬荀鄭玄爲費氏作傳注而何所傳三家
之學遂息又趙賓好小數書爲易飾易文持論巧慧及
王同所傳楊何即墨成孟但周覇衡胡王父偃楊何所
傳齊郡太守京房俱無考云

書

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惟濟南伏生曾爲秦
博士治之詔朝錯受書伏生所生年已九十餘令其女
口授錯得二十八篇是爲今文尚書生以傳同郡張生
千乘歐陽生張生傳周覇賈嘉夏侯都尉周賈不知所
傳都尉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系是有大夏侯之書勝
傳兄子建建謂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卒自爲議系是
有小夏侯之書歐陽生傳簡卿倪寬寬傳生子世系是
有歐陽氏之書大夏侯書傳周堪孔覇覇傳子光堪傳
牟卿許商商傳唐林吳章王吉炔欽後漢則牟融張馴
皆本其傳者也小夏侯書傳張山拊山拊傳李尋鄭寬
中張無故秦恭假倉寬中傳趙玄無故傳唐尊恭傳馮
賓後漢則王良本其傳者也歐陽氏書世傳曾孫高高
傳孫地餘及林尊地餘傳少子政尊傳平當陳翁生當
傳朱普鮑宣翁生傳殷崇龔勝後漢則桓榮歐陽歙禮

震曹曾曾子祉丁鴻陳弇牟長宋登皆本其傳者也孔
安國序書稱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故居得壁中所
藏書皆蝌斗文字更以竹簡寫之考論文義增多伏生
二十五篇是爲古文尚書安國以傳都尉朝司馬遷都
尉朝傳庸生庸生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塗惲惲
傳桑欽後漢則杜林尹敏盖豫周防孔僖楊倫賈逵馬
融鄭玄皆本其傳者也漢志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
其可見者唯大小夏侯歐陽生孔安國四家孔氏書今
尚存成帝時有張覇樊並爲僞書又逸書百篇徐福傳
海外云

詩

漢初浮丘伯授詩于申公轅固申公魯人也爲魯詩轅固齊人也爲齊詩申公所授王臧趙綰等十二人不盡傳唯瑕丘江公以授韋賢賢授子玄成及兄子賞免中徐公以授王式式授張長安唐長賓褚少孫薛廣德廣德授龔舍長安授兄子游卿卿授王扶許晏而魯詩爲極盛矣轅固授夏侯始昌始昌授后蒼蒼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師丹伏理滿昌昌授張邯皮容而齊詩爲極盛矣燕人韓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燕趙間從之爲韓詩嬰授賁生趙子趙子授蔡誼誼授食子公王吉

食子公授栗豐豐授張就王吉授長孫順髮福而韓詩始行矣趙人毛萇自云得子夏所傳詩古本以授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陳俠而毛詩始行矣後漢諸儒宗魯詩者則有若高詡包咸魏應宗齊詩者則有若伏恭任末景鸞宗韓詩者則有若薛漢杜撫澹臺敬伯韓伯高召馴楊仁趙曄張匡宗毛詩者則有若謝曼卿衛宏鄭衆賈逵馬融鄭玄漢志稱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今可見者四家韓詩出于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音語不同訓詁亦與其學往往乖剌獨毛氏貫穿先秦古書當是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符合惟河間獻王深知其眞至馬鄭爲之訓箋其傳益明迄于今不廢

禮

漢志稱禮十三家凡五百餘篇今可傳者三家高堂隆傳士禮十七篇以授蕭奮奮弟子孟卿以授后蒼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繼倉而受者聞人通漢戴德德兄子勝慶普也繇是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受大戴之學者則琅琊徐良是已受小戴之學者則橋仁楊榮是已受慶氏之學者則夏侯敬慶咸是已大戴禮西京末已無傳迨東京時惟董鈞曹充曹褒習慶氏

禮鄭玄初習小戴禮后以古經校定爲鄭氏學古禮出魯中淹里河間獻王愛而獻之合五十六篇與高唐所傳頗相合又周官五篇冬官缺河間合考工爲六篇而後馬融鄭玄咸爲作傳註又註小戴記通爲三禮云劉向考定仲尼弟子雜說一百三十篇戴德刪爲八十五戴聖刪爲四十六馬融合爲四十九鄭玄爲註至今列學官

春秋

左丘明述仲尼本事始末爲左傳漢初又有公羊穀梁二傳齊人胡母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

同業公孫弘亦頗受焉仲舒爲江都相弟子從之者褚大嬴公叚仲吕步舒獨嬴公不失師法得嬴公之傳者東海有孟卿魯有眭孟得孟卿之傳者則疏廣筦路路孫寶得眭孟之傳者則嚴彭祖顔安樂貢禹顔嚴質問疑誼各持所見以故公羊之學稱二氏得彭祖之傳則王中得中之傳則公孫文東門雲得安樂之傳則冷豐任公得豐之傳則馬宮左咸得禹之傳則堂谿惠眞都是公羊西京之派也申公受穀梁春秋以授江公至其子孫孫爲博士博士以傳胡常蕭秉又榮廣皓星公亦受穀梁江公所廣能盡傳其業得廣之傳則蔡千秋周

慶丁姓得蔡千秋之傳則尹更始更始嘗論議石渠宣帝時好穀梁諸大夫多善穀梁議得更始之傳則其子咸及翟方進房鳳得周慶之傳則劉向得丁姓之傳則王亥申章昌是西京穀梁之派也漢興張蒼賈誼張敞皆脩春秋左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貫公長卿得長卿之傳則張禹禹又以傳尹更始翟方進胡常惟劉歆得更始子咸之傳賈護陳欽得常之傳歆與王龔房鳳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數見丞相孔光白左氏可立學官光卒不與乃移書讓諸大常博士此西京左氏之派也東同時傳公羊者則有丁恭甄宇張玄恭弟子樓望鍾興承宮樊儵周澤宇子普普子承及程曾顧奉之屬惟何休之傳得自羊弼弼之傳得自李育育以左氏不得聖人深意作難義四十一事休作墨守以膏肓廢疾覗左穀二家傳左氏者則鄭興陳元李封服虔穎容謝該與子衆皆作春秋難記條例服虔以左傳駁何休互相譏剌賈徽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徽子逵摘取左氏三十事肅宗時穀梁之學莫知其所傳漢志春秋稱二十三家九百餘篇無越三家者三家惟左氏後出今傳獨久

議曰兩漢傳經諸儒其大都可槩矣余嘗聞鄭夾漈有

言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絶竊以爲不然漢去古未遠其所承受往往出于聖人之徒武帝表章六經宣帝召諸儒講同異石渠霍光在漢相中號稱不學亦知尚經術之士上之人所振厲倡帥者意郅隆茂矣士生其時得師友淵源爲多甚者累數十代業一經不他涉問所從來輙云某師某師某非師説者必證明排擯令不得淆混乃已士以明經徒步至卿相斷獄則舉情協論政則衆言息表節義則符休前矩摛文藻則等美往哲皆取其少所誦習辨之玆豈所謂授以政不達不能專對四方者耶乃猶不免叛經之誚過矣第其論

天人災祥必指經爲據流于圖讖之說且理無偏長人各有知諸儒不能虛中考度務脅辯相勝如劉生所言黨同門伐道眞是其所爲過耳有朱大儒興出尊衍聖道盡斥衆家後世孤陋淺識之士緣以藉口歷詆諸儒爲不足用其無乃得火而忘燧飽饜飧之樂而忽稼穡之勤乎向微漢儒獨使宋諸君子生于百載之下闡繹聖經欲炳炳不惑難矣漢儒長于數宋儒深于理漢儒之學博而寡要宋儒之學約而不該瑕瑜不相掩者也余旣考漢諸家宗派因繫以此俾窮經者毋以宋儒故略之云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二十三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說

丘壑神情說

丘壑神情豫章王子侯孔暘所自命也客問其說于余余以臆對曰丘壑一也而人之神情託焉岐轍分矣約有四端樓觀池陂從以車騎燕以歌舞爲歡而已矣此豪士之所好也鉤深致遠弔古問奇碑板竹帛藏山垂世爲名而已矣此才士之所好也白駒空谷考槃澗阿枕石漱流畏影匿跡爲高而已矣此隱士之所好也衣草木餐烟霞煉金丹披符籙爲仙而已矣此道士之所

好也豪不足論才者浮華隱者枯槁仙家學者牛毛成者麟角耳列子御風而行泠泠然善也較之至人猶覺有待之爲煩而何有于丘壑尋常之溝巨魚無所旋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函車之獸食而離山不免於罔罟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有待之累無大小一也從太極有天地從天地有丘壑人受地水火風四大以成身而卒歸之四大豈惟人身大地山河成住壞空誰能免此故色相之有盡無大小一也古之王門豪莫如梁菟苑隱莫如王子搜丹穴才而仙莫如淮南大山小山枕中

鴻寶甚矣其有待而易盡也孔陽不以是滑其和內其靈府所居城市中丘不過拳石壑不過勺水而已鄉有西山南浦匡廬彭蠡之勝非不寓目焉猶之拳石勺水而已南華氏不云乎山林皐壤使我欣欣然而樂樂未畢也哀繼之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夫神情其熱火其寒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淵而靜其動懸而天僨驕而不可係勝之爲難疏瀹而心掊擊而知澡雪而精神外觀宇宙內知太初則神情勝神情勝則小不寡大不多遙不悶掇不跂得不喜失不憂胞有重閬心有天游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

無房四達皇皇不刻意而高不仁義而修不功名而治不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奚必逃之空虛廣莫而後爲淸靜寧一哉況乎丘壑猶塵垢之內也昔者市南宜僚說魯侯以建德之國也曰道遠且險有江山無舟車則以無形倨無留居爲君車曰幽遠無人無糧無食則以少君費寡君欲而糧自足孔陽以神情爲丘壑直寄焉耳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其神且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深淵而不濡遂大明之上入窈冥之門無待無盡忘年忘我魯侯所畢世而莫窺其際也知此指者語大則黃帝之夢華胥神禹之遊終北堪坏之襲崑崙馮夷之居大川肩吾之處太山禺強之立北極西王母之坐少廣語小則斥鷃之枋榆鷦鷯之一枝鼠肝蟲臂尻輪神馬無適不可螻蟻稊稗瓦甓屎溺之皆道也客曰未也如來之教勝軍王曰夢中所見可愛園林山谷彼夢覺已所見皆無如是王國祚身命虛僞無常一切皆如夢所見故知夢境覺境唯心所見更無有異人情以夢境爲虛執覺境爲實大覺垂慈設譬使以所信之虛破所執之實則虛實同歸法空頓悟孔陽家有幻景庵事佛甚謹其悟必深試以叩之如彼飛蟲時亦弋獲乎

改亭說

左司空丁公以其晚年所更別號改亭示余曰某內省吾過而恐憚改也以此自儆子謂我說其義比于宥座之銘抑戒之詩韋弦之佩焉余少未聞道白首紛如安足語此雖然聞諸孔子假我數年以學易可無大過孔子何過之有而第言無大過又必待學易而得之甚哉聖人之不自滿假好學不厭也易教潔淨精微談何容易嘗於言語文字中求之而得改過之說于易之復焉曰復小而辨於物曰復以自知何也物非外物也心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者易失危者易乘不愼于小未

流將大閒居獨處人所不見其中幾希靈明烱然惟精惟一聖功在焉凡過之生始于不知知而以爲小無傷猶弗知耳自知之明所以辯小也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曰雷在地中復曰復德之本也何也他卦言天地之情而復獨曰天地之心雷在地中動極復靜無聲無臭天載本體王輔嗣得其解矣曰復者反本之謂也凡動息則靜靜無對動者也或以爲輔嗣病周子不曰利貞誠之復乎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朱子不述邵子之訓乎天地雖大變化萬物而本體則寂然至無息于地中而天地之心見焉聖人法天安靜以養之至日閉關商旅不

行后不省方皆靜也動復則靜行復則止事復則無事與天地合其德夫過未有不本於動心者心靜而過鮮矣故曰在地中天地之心所以立本也曰復亨剛反曰剛長何也人心有係戀隱忍則志惰而氣餒憚於改過非剛莫能反也非剛莫能長也繫辭以復之初九次豫之六二六二曰知幾其神乎初九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幾者不可以名尋不可以形覩也廼聖廼神不疾而速感而遂通明炳幾先無過而無待改吉之先見者也庶幾者微動於意卽覺卽止小過而卽改者也無祇悔元吉者也孔子于顏子曰屢空則有不容矣

三月不違仁則有迹矣以能不遠復去知幾之神纔一間耳復卦上坤下震震爲雷明矣剛矣坤爲地靜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如有所立卓爾明也不違如愚心齋坐忘靜也語之不惰服膺勿失欲罷不能未見其止剛也修此三者故能不貳過改過之說莫辯于復學顏子之所學又何過之不可改乎公曰聞之周南仲云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復者去其不善而復于善也蒙則無不善無可復也其意云何曰似之而非也復所以復蒙也蒙者天道也亦人道也復者人道也亦天道也不然何以曰大人

不失其赤子之心惟日孜孜不知老之將至何爲者哉且不覩夫發蒙擊蒙之繇乎初六之蒙自二發之內障也見少有著卽性之牿必脫之而天乃不鑿六二之蒙自上擊之外障也見有可欲卽躬之寇必禦之而人乃不侵與復何以異爲天地未嘗一日無陽故十月爲陽純坤稱龍朱子謂復之一陽自坤積來一日生一分至十一月一陽始成孔子上繫七爻起中孚鶴鳴在陰下繫十一爻起咸憧憧往來卦氣圖自復至咸八十八陽九十二陰自姤至中孚八十八陰九十二陽咸至姤凡六日七分中孚至復亦六日七分陰陽自然之數循環

無端復其可已耶夫復安往而不在其大者遠者天地密移其小者近者冬之藏一歲之復也夜之息一日之復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呼吸吐納之相仍須臾之復也故曰剝爛也碩果不食而爛而仁在焉復之初即乾之元元者仁也乾爲木果在春爲仁發生也在冬爲幹歸根也終而復始故曰復反也乾之初九復也潛龍勿用若雷在地中然而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曰確乎其不可拔葢有無用之用故曰復則不妄故受之以无妄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行天下在地中寧有二雷哉必在地中乃能行天下則靜爲動本耳孔子用舍行

藏獨與顏子有是孔子寄天地之心而顏子寄孔子之心者也陽極於九而少陰生於八陰之義配月故臨至于八月有凶陰極於六而少陽復于七陽之義配日故復七日來復陽消以月云幸其消之遲剛長以日云幸其至之速聖人不忍人之有過而匡救之喜人之改過不追其往而亟進之所以教人復也天下而長若蒙也則可天下而不長若蒙也必爲復之安在其教蒙不教復也顏子勿以非禮視聽言動克己復禮爲仁而天下歸仁焉天下歸仁則天下皆寡過矣必天下寡過而後焉物與无妄見天地之心故初九曰不遠之復以修身

也九二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修身而下仁復之道豈直爲一人改過地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改過每於心故其文曰悔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小人之過也必文文過者以口故其文曰吝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者無心之失妄于過而不改則謂之故過以善補而復故則必用革鼎之實雉膏以其空耳有物塞之則否必顛以出其否而復歸于空鼎取新革去故與復義相發明也昔楚子聽子革誦祈詔之詩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

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孔子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古今朋黨之禍率自文過始上六迷復凶至于有災眚用行師禍貽國君十年不征凡易爻辭未有如是之詳言患未有如是之極者而其源由一念不復遂釀大亂可不畏哉不曰迷不復而曰迷復其數曰十年是終有復時也六居五上師保之位公官近焉不諱言過告之則喜見之則訟與天下共見共仰其功爲頻復厲爲中行獨復爲敦復元悔其應爲朋來无咎國是人心復于无妄惟公改過兩言蔽之其尚日三復于復乎言發乎身加乎民

行發乎邇見乎遠人有一念悔過言未脫口而災變爲之立銷天心之善人復也甚矣違天者不祥可不畏哉衛武公九十作抑詩以戒儆其道學自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至於鍛鍊精純如金錫圭璧是以稱爲睿聖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公位相亞而年未老人非聖賢安能每事盡善吾何敢以無過諛公希顏希孔復亨朋來无咎在公自愛而已公曰子之言之復也廣大悉備某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雨石說

黃應興別號雨石客問于余曰在天成象爲雨在地成

形爲石二者分矣雨可以石石可以雨有說乎余曰有之貝嶠山雲石文如錦扣之蓊然雲出而雨西有星池爛石色紅質虛燒之香聞數里氣升成香雲雲滿成香雨蒙古人取獸產石子呪而置水中洗濯翫弄之輒雨寧盡無徵哉客曰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請更其說曰昆陽有泉婁江有穴九眞廟之永豐舉之終南祀其大狠山鞭其陽皆石也臨賀有人湘東有姥萍鄉有玉女零陵有燕昆明有鯨鬱林有牛相州有虎武城有鳴鼓則石而人物形者也開元遺事載蘇珽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津出以此占雨無失杜子美所謂筆架沾窗雨沾

當作占雨待石以興石示雨以兆不符契而合不[illegible]筮而審悉數之不終其物矣客曰似者失眞異者無恒若含是曰濁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岱山爾此禮之所望而著爲常秩者也客曰善請問其義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和而後雨易密雲不雨有二一陰畜未極也一陰過於陽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雲行雨施天下太平石爲雲根是以雨生焉春秋說題辭曰石陰中之陽陽中之陰陰精輔陽石之爲言託也所託算大乎雲雨矣易艮爲山爲小石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陰陽叅和艮卦德如是故石有陰陽雨有陰陽

上下交而變化行以石爲礎將雨則汗夫人而知之者也或曰石潤知雨以金生母爲水母故亦一說也邵子曰石爲雷又有石雨則爲雹凍亦一說也晏子曰靈山以石爲身以草木爲毛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亦一說也天地之道有開必先豈不章明較著哉當今之時君門萬里椓闒高張喉舌厭其出納股肱靡所倚藉後進喜事蜩螗沸羹橫政橫民上行而下效郵猾之五行將無類詩之雨無正乎將無類書之狂恒雨乎輕百姓而盡其力怨讟四起有非言之物而言士庶人爲天下雄將無類石言石人立之咎乎易之

言雨者莫善于小畜之既雨人臣進言于君未能無私或好名或好勝故多乖忤小畜畜君而柔巽君臣相信而和無傷无咎陰陽自得之象故曰上合志密雲所以雨也易之言石者莫善于豫之介石君子知幾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如陽生而井温雨降而雲出衆人不識而君子見之然所以能知在乎如石石至靜而無可欲何物動之惟靜而後能待動無可欲而後見遠言過於直不言而過隱皆非知幾者也故曰介于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應與職在言責思不出位立不易方愼慮而出之至誠以動之陳而伏之不求

知也麤而翹之不急爲也其於雨也不爲驟不爲苦以德積載處爲畜以羣疑亡遇爲睽以不變蹇虧晦終吉爲鼎以獨行若濡爲夬其於石也不履扁爲卑不用剛爲困介而見幾爲豫規誨而攻玉爲錯幸是義也以往峩峩大石佐岳通理含滋吐潤惠我四海夫何遜於先民之言客曰昔者伯牙游岱山逢雨止巖石下援琴而鼓之爲淋雨之曲惟鍾期輒窮其趣先生之志則大矣徼吾子博榆繁稱其不曰先生之號則不可者幾希是說也存而論論而議可也

隱學說

古之所謂隱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臨極而待東方曼倩之言曰大隱隱朝市小隱隱山林篛進者託焉爲通隱爲充隱高少室之價捷終南之徑君子羞稱矣然曼倩未可非也在易有之乾初九潛龍勿用孔子曰龍德而隱者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如必勿用果哉末之難矣能德而隱毋如孔子好七十二君車轍之迹幾遍天下兩楹夢奠逍遙作歌用世之志斃而後已且得謂隱耶且得謂非隱耶要在隱時修其用用時不忘其隱耳九二善世而不伐九三

居上而不驕九四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之人也之心也其在朝市猶之隱也是爲龍德隱孰大焉曼倩誡子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此與易何異陸沉金馬門中號稱大隱不虚耳柰何以末流之獘而並訾之也澄人劉元琳爲園頍之曰隱學其友王不疑以告不佞顧名思義元琳殆深於易者哉昔者子貢倦學而請息孔子曰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則可息矣不息莫大乎潛龍潛龍之德不易乎世不見是而無悶確乎其不可拔豈緊異物學是已其學安在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忠信進德修辭立

誠是已故曰君子學以聚之問者辨此者也寬者居此者也仁者行此者也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何息之有天行健聖學法天自強不息隱而勿用不食之匏瓜也隱而不學不雕之朽木也道或幾乎息矣孔子之學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俛焉日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以學隱則成德可見之行以隱學則遯世無悶其猶龍乎散而成章合而成體時潛時見時躍時飛乘以御天周流六虛變化無常不可爲典要有隱無隱無隱無不隱大隱固無能名況其小者乎何以故學不息也人不學曰視內學不行曰撮囊知隱于學者山林朝市無大無小一

以貫之願學孔子執是以往思過半矣甚矣元琳之深於易也其以是說與不疑商之有進此者當以語我

方孫鼇孳字說

友人方子謙三孫皆仲子後之出長者五歲矣又雙舉子東嘉人頌爲祥何无咎作雙孫歌以嗣杜陵徐卿二子之響會子謙入楚无咎書寄余且索爲二孫小字余按揚子雲方言陳楚之間凡人乳而雙產謂之鼇孳一字仲鼇一字仲孳鼇之爲言福也孳之爲言生也動植之物最爲蕃庶然而並蒂連理猶稱瑞應況於人乎自古以來祝福者莫不以多男爲尚本支百世子孫千億寧當乎其言之也宋啟明有云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男尊女卑吾得爲男寬然不勝其樂夫人所貴所樂而一乳得之福莫大於是非天篤右其何能然經籍所可考見僅周八士爲一乳既醉之雅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序詩者謂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周家歷世賢聖釀成宇宙太和乃有八士福豈可倖致哉是鼇之說也天之大德曰生以生人曰仁仁人心也人者天之心也生生不已者也凡草木之心通謂仁實通謂子白虎通曰子孳也孳孳無已已則不孳子不孳又何言孫無仁則無生又何言子孔子讀詩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俛焉日有孳孳孟子曰孳孳爲善仁者善之長也好生以行仁體仁以長善生則烏可已也然後合德於天而天鼇以多子孫是孳之說也孳人道也亦天道也鼇天道也亦人道也道生天天生人人生無窮其揆一也子謙與仲子積善累仁克當天好生之心從以孫子其麗不億美哉始基之矣字以鼇孳不亦宜乎其皆字仲者八士仲突仲忽之說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謙深於六書之指負劍辟咡而詔諸孫將無曰楚人方言信然哉姑愁寘之於耳

劉伯項六貞說

劉伯項者何太學劉崧陽君世坊之妻也其舅則方伯熙臺公㸌其子則太學子福也其父則項墨林公元汴其從大父則襄毅公忠也稱項者何古者因生而錫姓百世婚姻不通故姓從女從生本所生也稱伯者何其姒娣之次也以劉冠項者何女以夫爲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不以己之姓加于夫之上春秋書紀叔姬宋伯姬是也伯項年十五而歸劉十九而生子祖錫是爲子福二十一而崧陽君卒稱未亡人者四十餘年或曰節婦或曰壽母不言節不言壽而言貞者何說莫辨乎易矣易之坤曰妻道也無成而代有終也曰代有終不必成

以其身終殉夫終也易之節曰節亨苦節不可貞貞者正也無過不及正則節亨不正則節苦必以身殉安在其亨劉中壘知其解矣爲列女傳先之以貞順次之以節義惜哉其人與事不甚相麗也節不必貞貞則必節故言貞不言節也年之永不永繫乎天天不可必也人可以自盡伯項誠壽矣始願寧及此有壽而不貞雖壽奚益有貞節不壽猶壽也故言貞不言壽也六貞者何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貞者十九而其明以貞屬婦女者有六曰屯曰咸曰觀曰恒曰家人曰漸伯項胥有焉有屯者何卦坎上而震下六二辭曰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昏媾震於馬爲馵足坎於輿爲多眚震動失中有屯邅乘馬之象馬不閑墨林公以鑒自負乎知其女之貞也而後以字劉夫豈以寇婚媾哉數之屯也人將如之何故曰女貞不字十年乃字也有咸者何卦兌上而艮下艮爲少男兌爲少女劉項之合自少始貴盛世家相當非大過之枯楊生稊枯楊生華也二氣咸應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上六爻位爲口陳說義理以相感動崧陽君知伯項之貞也託孤寄命卒受其成豈溺情欲滕口說哉故曰咸亨利貞取女吉也有觀者何卦巽上而坤下巽木坤地植木於地以表觀若樓居然

崧陽君且死而以其婦奩五百金告熙臺公曰請爲重樓以居兒母子公父文伯之母季姜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閾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老婦且然而況少婦乎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微有所見謂之闚故曰闚觀利女貞也有恒者何卦震上而巽下恒六五變兌兌爲毀折爲哭泣夫亡之象巽女居內無他而夫則不可爲矣伯項之從一而終也四十年猶重樓之心也故曰恒其德貞婦人吉也有家人者何家人云者同居共爨之名也卦巽上而離下上二爻爲宮垣所以居也五爲父四爲母三爲子二爲

婦尊卑長幼之序也巽木爲薪離火爲爨火以化食木以濟火同居共爨之象也家之不和常由婦女伯項事其夫父母備甘旨之養代夫爲子足衣食之計代夫爲主于撫長而教之代夫爲父教子之婦子之子亦然夫之兄弟若娣姒夫之黨母之黨莫不有恩紀禮文焉子撫有子四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故曰家人利女貞也有漸者何卦巽上而艮下巽爲長女艮爲門庭女自外而歸男也六爻皆鴻不失偶之鳥也初漸于干水之涯也二漸于磐巖之下也三漸于陸則登岸矣四漸于木則飛及林矣

五漸于陵則高于木矣六漸于逵則鴻飛成列羽可儀矣子撫漸而離樔樔漸而就外傅漸而有室有子游于庠游于太學子以母賢母以子顯三黨稱之四境頌之四方之學士歌詠之自兩臺藩臬郡邑長吏靡不旌異之博士弟子邑三老按例而請于朝當表其宅也吉孰大焉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故曰女歸吉利貞也六貞備斯可以合坤之柔順利貞斯可以承乾之貞固幹事而代其終名劉伯項之德一言以蔽之曰貞析而言之有六然則號爲劉貞項可矣以貞繫姓者何爲謚法别嫌也春秋書魯成風書宋共姬諸史傳書楚貞姜楚貞姬皆以謚先姓天下寧有無母之人哉爲人子者恒言不稱老對子而以謚號其母子所不欲聞曰六貞者何紀其德也非謚也亦非號也古之號者幾何魯有母師有孝義保有義姑姊宋有鮑女宗梁有寡高行皆生而號之也何不以其號號伯項示不相襲也且以俟夫朝之表宅者云何而後號之坤之繇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君臣之義也恒之繇曰婦人吉夫子凶以劉之凶爲項之吉伯項所不忍夫婦之義也皆貞之說也此之謂易之道也

山房清秘圖說

南新市人漫游至于吳市客有招而過周生時臣之廬者財墨丈耳其中有七物焉曰芝龕曰象座曰研山曰虬几曰鶴瓢曰竹拂曰芝杖象也虬也鶴也山也拂之曲也以形異也龕與杖之芝也以非其所固有貴也研山有米芾書以名重也木也石也匏也竹也其質也龕以寢座以坐几以憑瓢以盛以注以飲研以書杖以伎拂以拂其實用也瓢也杖也其用不可易者也龕也座也几也強而用之者也研也拂也可以研拂而不必其爲研拂者也時臣手圖之于冊而請客爲之說其意南新市人曰吾聞人非天不因天非人不成獻木浮而爲

舟飛蓬轉而爲輪陶人埏埴梓人斲木弓冶之子必爲箕裘自無之有沿質增華則人之爲也山林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似汙梓慶削鐻觀天性形軀成見鐻然後加手焉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故道在因天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偃師之倡匠石之斤人力所極與造化同功非其聰明才智捷悟若神何以臻此故學在智慧心枝則無知身盡其故則美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善射奚車作車杜作乘馬而造父善御終身不易習當其操作目不見泰山之形耳不聞雷

霆之聲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故術在專一周公設六工其用木也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外不廉內不挫旁不腫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柔而滑如女手之拳然理而緻如貍首之斑然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簴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脰鳴注鳴旁鳴翼鳴股鳴胷鳴之屬以爲雕琢其匪色必似鳴攫網援簭豈異于其獸而後名之國工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不然即日居肆鹵莽滅裂奚取焉故藝在精良且物何常之有祭社者攓擨而置之端冕而祀之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括之側多枉木不然者巖壑之槁糞壤之積耳故菑材宜

弘周生無棄材而有專業抒其巧思因天而成以人美哉技矣生欣然曰說止此乎南新市人曰尚有之有擲五木者擲百盧者人以爲有道告王夷甫夷甫口此無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庾子嵩聞之曰王公之言闇得理張處度亦言形用之事理之麤者偏得其道則盡之不待聖賢而能敝精神乎蹇淺致遠恐泥子夏之所小也聖人官天地府萬物比之大澤百材皆度觀于大山木石同壇孰隆施是孰主張是孰吹噓而披拂是玉爲楮葉三年而成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物之有葉者寡矣列禦寇之所病也純白不殘孰爲犧尊白玉不

毀孰爲珪璋純白不備神生不定解五藏攓聰明澆淳散朴匿爲物而愚不識道所不載也故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機心機事漢陰丈人之所忿然作色而笑也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圭不琢蕢桴土鼓土簋陶匏可以享上帝御王公昭其儉也作無益以害有益恣翫好而蕩心玉杯象箸箕子之所唏也生不聞宋蘭子以技干元君者乎一賜金帛一拘而擬戮之郟陽有言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則按劍相眄蟠木根柢輪囷離奇左右先容則爲萬乘器東方朔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於衆庶兒童牧豎莫不眩燿而好事

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今天下稱俶詭幻怪奇袤淫巧無如吳市市中如生者不乏獨生七物最著則以名故名則以先客故先客而値偏嗜者歡心則得宋元君金帛固宜朋生瞿然曰先生之說博而雅辯而正非小子所及也請識之

如韋館墨說

潘方凱爲治墨館請余顏其楣曰如韋語取楚三閭大夫卜居篇如脂如韋以絜楹乎義取如韋仲將墨一點如漆耳方凱未卽會心問其說於余余嘗見小說云造墨惟膠爲難古人工妙自製膠始法取新解牛革厚者

投筋全用之入治成膠卽以和烟若佚其冷定重化則非新矣今膠材率牛革棄餘雖稱廣膠較古法不合無惑乎墨品之下也又玉泉墨以燈煤名蘇端明有佛帨輕烟宋徽宗以蘇合油搜烟爲墨至金章宗購之黃金一斤財易墨一兩近代名家復以豨膏由此觀之脂韋固墨之本事韋仲將墨方故在好膠鷄白豈異指乎王叔師註楚辭絜楹順滑澤也順滑澤亦用墨之一便雖以絜楹名墨自可然則余說葢匪直形似之言也余又聞黃山谷小囊有墨以示潘谷谷隔囊手之曰天下寶也出之乃李廷珪墨又別取一小囊墨谷手之嘆曰今老矣不能爲也出之乃谷少所作墨其精絕如此方凱年正少得吾說而設誠行之雖老無替可以上振門風可以遠傳千古何論韋氏哉

青麟髓紫鳳膏說

方子封從其父于魯治墨至寥天一九玄三極稱名取類無以尚矣于魯遘侮操心危而慮患深治墨日益工子封焦思從事今復有青麟髓紫鳳膏客問于余曰莫尊于天不名天而名物何也其說在易之言伏羲作卦也首以仰則觀象於天終以遠取諸物也又在韓非之論客爲齊王畫也狗馬最難鬼魅最易也青麟髓墨也

紫鳳膏朱也朱而以墨稱何也異質而同形異物而同用其說在易禮之言禽也凡獵有禽有獸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又云卽鹿無虞以從禽驅而走者亦禽也周禮司馬職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禽不皆鳥也又云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雁又云梓人爲筍簴天下之大獸五羽屬之禽與鱗屬臝屬皆可言獸矣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孔穎達云禽者擒也鳥力小可擒捉而取獸者守也力多不易可擒先圍守然後獲朱易研墨難磨朱之堅不減於墨故朱可通墨也青東方色也黑北方色也朱正色也紫間色也墨不言黑而言青朱不言朱

而言紫何也其說在九方皐之相馬也秦穆公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在沙丘公曰何馬對曰牝而黃使人往而取之牡而驪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內而忘其外得其精而忘其麤其說又在宋玉之賦神女也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在曹植之賦洛神也神光離合乍陰乍陽又在老氏之談道也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吾不知其名強爲之名也麟則青矣騶不必然鳳則紫矣膏不必然而青騶紫膏者何也其說在坤之上六也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天玄而地黃龍之有血伊誰見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何色不具而天獨稱玄地獨稱

黃有全體焉有至境焉從其全者至者目之也馮烈曰江河之向曲有時南北而人曰東流星辰日月有時東行而人曰西移以大氏爲本亦此意也且夫天玄也而又曰乾爲大赤地黃也而又曰坤其於地也爲黑坎北方水黑也而又曰爲赤震東方木青也而又曰爲玄黃赤陽色陽始于子乾純陽坎中陽加大以別坎也對天言之坤爲地就坤之色言之坤爲黑黑者幽陰之色也不言黃者黃者坤之雜赤者乾之坎皆中爻色也玄黃天地之色也乾坤初交而生震其父母之氣故震爲玄黃也左傳臧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正義引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比象有六而言五者玄在赤黑之閒非別色也北門之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之非赤烏之非黑者亦不少矣象豈可執一求言豈可一端盡哉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皆不言四六鄭云朱則四入與玄則六入與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於涅釋者謂纁入赤汁則爲朱入黑汁則爲紺更以紺入黑則爲緅更以緅入黑則爲玄

更以玄入黑則爲緇緇玄相類故以緇布衣爲玄端然則墨必由朱始其色可以互用而朱不勝墨也子封辨騶知名在鳳膏上得無以此耶客曰說詳矣記又曰赤與黑相次也次者位次言位次相對也又曰青與赤謂之文青木赤火木與火合其木必炎取其文明之象子封二物相對文不在茲乎昔董遇善左傳作朱墨別異有從學遇不肯教令先讀百遍而義自見生童少從遇學無爲朱墨也陳宓信道甚篤爲朱墨銘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多寡卽趙叔平黑白豆之義善教者善學者在人所用何如耳子封莫能必也猶之畫繢

之事而已矣余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其恒理也看朱成碧與以爲明如人心何客皆啓口而粲

艮齋說

程生名至善字子止廣字之義爲齋顏之曰艮蓋取諸易學士大夫美其事所作銘序記解之文備矣復質其說于余易潔淨精微余願學而未能說何容易掇拾諸家所論其辭彖辭卦象之說係泰考焉夏易名連山以艮爲首艮之時義大矣周易彖之爲兼山艮兼山即連山也物之止者莫如山故曰震起也艮止也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又曰艮以

止之止之時義大矣學貴知止止必有所以背爲所而止以不獲身不見人爲背人身皆可見而背則不見耳目口鼻皆有欲而背則無欲不見可欲止莫善乎是或曰人精神在面不在背背在身後與前四肢上下相背若敵不相應與故以爲當止之所所似有方向而無方向似有邊際而無邊際以敵應不相與爲所是所而無所也咸艮二卦彖皆近取諸身咸主感故拇股心頰舌皆在前艮主止故趾腓限夤輔皆在背言輔不言口言身不言腹言夤限不言臍皆背面而立之象不獲其身也上下敵應而不相與不見其人也或曰艮上以剛上

止主止于上上下不復相應曰敵行止各以其時口不相與故以時止而止言止三止二柔于下上止二柔于上上下合止不相應與以止既如背之有止更無身之可獲是爲艮其背不獲其身之象以時行而行言止三反爲震而行于下上止自如而止于上下行上止不相應與以行三于艮庭有行止于行人無見是爲行其庭不見其人之象必獲其身身背何以異是爲身限不獲其身限例不在身背之有艮皆時止而止之止必見其人人已何以異是爲人限不見其人限相不在人庭之有行背時行而行之止或曰獲其所當獲肝膽耳目皆

非吾身獲而若無獲也毋意必固我非禮勿視聽言動即不獲其身也見其所真見人情世態了不相關見而若無見也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即不見其人也或曰艮震反體震中爻艮坎雜撰艮動中之止坎動中之泥艮中爻震坎雜撰震止中之動坎止中之限艮之義止匪專言止以時止時行言止止乎時所當止固謂之止行乎時所當行亦謂之止動而不失時行之止靜而不失時止之止乾六爻皆龍潛躍見飛各因其時而已或曰行止聽乎已耦而耕踰垣閉門而避退於陵而處雖止不以爲止非止道也三聘而起轍旋列國而

不厭傳食諸侯而不泰雖行不以爲不止是止道也行止動靜一以其時无失止道人知有我卽知有物不能忘物卽不能忘我物我紛擾于胷中何以止哉不獲身不見人忘物忘我無心于止而自止也或曰方脉與養生家言背象崑崙五臓皆係于背九竅百骸滋潤背爲之輸背是身心總會之所故以心注于背爲七日來復之學由此言之背體雖不動而實衆動所係動靜非可兩截周子太極圖説靜而生陰動而生陽生之一言識者尚未以爲允一陰一陽之謂道當體自然全具何待于生生則有先後次第矣時有動靜心無動靜惡動之

心非靜也求靜之心亦動也面之所向一如其背則應用交錯萬變無方而此中寂然自如四時互藏其宅交相爲用如環無端莫究其止止如是與四時合其序故曰時也物我不格如太虛之中一塵不翳空空洞洞一陽在上光被四表陰莫得而蔽之止如是與天合其德故曰其道光明也象曰思不出其位位與所何以異從出言故曰位從止言故曰所要之所也時也道也位也四者同體而異名者也或曰爻有上下陰陽相合爲正應陰陽不相合爲敵應艮上自爲上下自爲下可見天地間事事物物各有定位不容遷就不容附會此所以

必止其所也或曰太學止至善之止也以知止艮之止也以不出位而思知與思何所不徹而可以方向邊際言止所乎止得其所者无所无止叛有所而故無之非本不止而故止之也定靜安慮而得止至善大學之道明明德于天下卽此光明之道也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又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百慮而一致此與思不出位指互相發知思不出位爲无思何思則知止其所爲无所矣或以周易舉正象首脱艮亨二字象辭其道光明之下脱故亨二

字艮其止當作艮其背而蘇氏觧之曰所貴于聖人者非貴其靜而不交于物貴其與物皆入于吉凶之域而不亂也夫艮聖人將有所施之艮止也止與靜相近而不同方其動而止之靜之始也方其靜而止之動之先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言艮之得其所施者也施于天下之至動是以爲順施于天下之至徤是以爲大畜如施之背而已背已止矣何加焉所以爲柅者爲輔也所以爲防者爲水也今也不然爲與爲柅爲山爲防不亦固歟背止于身身與之動而背不知也今我施止于物之所止有大于是者則抶

而與之趨乎又焉得知之故不獲其身未嘗无人敵應
而不相與則知无人是道也非向之所謂光明者也以
爲光明而已或曰自趾以上分爲五爻皆止也艮趾者
非亦非趨亦趨也艮腓者欲其止而恨其不能止也艮
限者艮于動地而强欲其不動也艮身餙躬也艮輔謹
言也背艮也而非其所故以敦艮終焉艮者萬物之所
以成始成終也焉有專于止而可成萬物之始終者五
爻皆有象止皆有所上爻獨無象止無所五爻不言吉
上爻獨言吉此與彖辭无咎指合而猶以敦艮爲艮背
又相倚矣或曰彖言无咎者何艮六爻陰陽皆敵應不

相與以陰應陰以陽應陽謂之敵應敵則有相拒之義
而艮各反其躬以背相對謂之不相與則无感應之機
恭就時止則止之項而言是以吾雖有身吾不自獲庭
雖有人吾不能見亦可无咎耳苟當感應相與之時而
猶以所爲止則槁木死灰也烏得无咎莊生吾喪我似
不獲身嗒然喪偶似不見人亦適當无感之一時非感
應之通道也動之力在初故震以初爲主止之力在終
故艮以上爲主三止于一卦之中乃分兩卦各爲止故
限而至一身血脉不相通上止于一卦之中乃合兩卦
而爲止正得時止時行之道故不見三之爲限以身則

上下爲一以庭則人我爲一矣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尚
何有止所哉或曰程子以華嚴一部不若艮一卦是不
可以無辨背者心之後邪也心不在焉塊然一物以此
爲止虛無寂滅之止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故但无咎釋
氏亦以斷滅爲邪見閒聞常知爲正果眞空之中妙有
出焉若與艮符夫釋本談空爲生死一大事因緣起教
則惟空之不得而所謂閒聞常知者知此空耳語雖兼
乎妙有意實專于空空吾道以其身公于天下不爲生
死起教所謂知者非知空所謂空者非空空釋氏之止
息緣斷際之謂也聖門之止止于至善所以應緣而非

息緣斷以善際而非斷際未嘗有身未嘗不獲其身未
嘗有人未嘗不見其人非貴止貴其止于至善也若釋
氏則一切惟止而已艮已止矣又艮其背非一切止乎
意三代而上業有此一種學術聖人非之故于咸曰咸
其脢于艮曰艮其背而咸脢止于无悔艮背止于无咎
斯其意不甚明著哉以上諸說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意默而識之設身處地則理何嘗不通如求之于文辭
支離曼衍入耳出口烏用是贅疣爲程生學以聚之問
以辨之是在慎思篤行焉耳矣

紀

宋臣韓范經略西事始末紀

仁宗時范仲淹以持論忤吕夷簡出知饒州元昊反夏竦方經略陝西韓琦時爲益利安撫使有活民功乃改淹陝西都轉運使琦經略招討安撫使俱進龍圖閣直學士爲竦副淹言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宜實關中令不得深入令延州諸砦多失守自請行遂兼知延州時邊兵自總管鈐轄都監以下領官以官尊卑爲衆寡寇警則官卑兵少者先當之多取敗淹大閲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又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開營田令民得互市通有無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戸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省糴之費十之三慶曆元年正月詔遣鄜延涇原會兵討元昊遣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竦等具攻守二說令琦奏之帝取攻策期以正月進兵淹以正月大寒恐暴師無功宜俟春深乘其疲弱爲便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釁可以恩信招撫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剉黠虜若鄜延以牽制爲名則是委涇原孤軍於賊手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淹淹言臣

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勝負繫於遙度琦又令尹洙之延州議淹堅執不從琦復奏言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强之必非已謀將佐聞者必無鋭志且元昊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而吾大軍併出乘其驕惰破之必矣朝廷終難之元昊遣使與仲淹仲淹復書令去帝號盡臣節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令諸將戒嚴而自行邊元昊果攻渭城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邀其歸路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制雖功亦誅福竟爲賊誘覆師好水川死者萬三百人關右震動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獨奪一官元昊初歸陷將高延德因與淹約和淹爲書戒諭之任福敗元昊復書語不遜淹對使焚之朝議以淹不宜與賊通書又不宜輒焚降本曹員外知耀州環慶經略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數百人復爲鄉導淹按部即奏行邊閲其人馬爲立條約賞罰嚴明以此諸羌始爲漢用後與琦俱改觀察使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令退與王與朱觀爲伍恐爲賊所輕辭不拜獨琦受職未幾還舊官爲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屯慶州慶西

[illegible]北馬鋪當後川口在賊腹中淹欲城之度賊必爭俟
子純祐及諸蕃將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莫知其由
行至柔遠始發令版築皆具旬日而成名大順城城成
而寇爭之不能得環慶以此寇益少明珠滅臧勁兵數
萬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宜北取細腰胡蘆衆泉
爲保障以斷賊路則二州安而環州鎮戎徑道可通徹
無憂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關中
騷繹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退始還始定川事
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已而果然
時已命文彦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

遣王懷德諭之淹謝以涇原重地不能獨當一面願與
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淹兼懷慶涇原
有警與琦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爲
援帝采用其言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淹琦分
領之始東兵從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土兵以代戍
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而元昊稱臣與淹俱召
拜樞密未幾復改淹參知政事元昊介契丹爲援强邀
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
宜先行者遂宣撫陝西淹亦願與琦出行邊命下未行
復參知政事琦歸陳西北四策謂當以和好爲權宜戰

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征討之計時淹
琦俱鋭意天下事而淹裁抑僥倖考覈諸僚爲後進所
忌謗議漸興於是以爲河東陝西宣撫賜黃金百兩悉
分遺邊將琦爲淹辨析不報又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
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亦請外知揚州淹去後攻者益
急後以爲陝西四路宣撫知邠州以疾請鄧州徙青州
病甚請潁州未至卒而琦又拜樞密使同平章事英宗
即位拜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
和市遣使問罪文彦博難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
昊知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後卒如琦言

神宗初辭判相州會种諤擅取綏州西邊擾亂改判永
興軍經略陝西琦初言綏州不當取旣而夏人誘殺楊
定琦復言綏州不當棄文彦博悔於中變琦具諭其故
卒存之淹初與琦協謀必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人畏
之天下稱爲韓范有寒骨韓破膽范之謡云　余考宋
傳記二公經略西事大都若此矣在文正則欲練兵屯
田爲持久之計在魏公則欲取威決勝振積衰之勢好
水川之役魏公不聽文正之言以至敗績使忌與妬者
處之非有下石之謀則有形短之嫌而二公卒不以相
恚憤雖論議齟齬竟無禰心及改龍圖閣學士或辭或

受亦不恤異同然則二公之得樹功名於西方者在此不在彼也夫兵事弛弱莫過於宋議論多而成功少亦莫過於宋然其君亦時能排衆說而獨斷之二公亦得以畢力竭智展其底蘊卽如所料定川事何審也假令二公有中制之權無共濟之義於國事奚裨焉故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患無任事之人不患無任事之人而患無任人之君賢如二公遭時如二公然宋終難夏也悲夫

述

九地戰法事實述 館課

孫子曰地形者兵之助九地之變不可不察也君言乎九地曰散曰輕曰爭曰交曰衢曰重曰圮曰圍曰死是已散則無戰輕則無止爭則無攻交則無絕衢則合交重則掠圮則行圍則謀死則戰循此則吉悖此則凶審彼已決勝負未有不繇者也愚以斯言質之史冊成敗之驗益可睹記矣昔鄖人軍蒲騷楚屈瑕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我以銳師宵加於鄖四邑必離楚果敗鄖韓信伐齊龍且救之或說龍且曰漢兵難與爭鋒齊楚自

居其地戰兵易敗不如令齊王信臣招所亡城漢兵三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無所得食勢必自降龍且不從以及於難蓋近郊之地士卒懷土其心易散戰必不勝但當據險自守邀絕糧道使彼進不能戰退無所掠可以坐困而取之故曰散地則戰也光武攻鉅鹿不克耿純曰鉅鹿非根本地也今鼓兵直抵邯鄲誅王郎則鉅鹿不戰而服矣後卒如所言劉曜既破石虎不能直擣襄國而更守金墉徐光策其必敗蓋始入敵境未得險要士卒思還難進易退務在必入選鋒挾伏出奇而擊然後可以成功故曰輕地則無止也秦圍閼與趙奢救

之先據北山秦兵不得上而勝漢吳楚反武說吳王曰願大王所過城邑無攻直據洛陽武庫食敖倉之粟阻河山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吳王不聽果敗蓋險固要害彼我共爭先至而據之則敵人失所恃若攻城掠邑其勢延緩地非我有矣故曰爭地則無攻也李牧守鴈門約匈奴至即收保匈奴歲無所得亦不能起我强已乃選兵車縱騎擊之破殺十餘萬馬援擊先零諸羌遠徙唐翼谷中援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亦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其後虜遂大潰蓋往來交通之地不可阻絕當設奇伏示以不能誘

其半至襲而擊之故曰交地則無絕也樂毅伐齊先約楚趙韓魏而孔明敗曹操於赤壁也非與周瑜程普合兵而進事必不濟蓋四通之地當結好鄰國共阻便利則我有外助彼失其援左右掎角易於取勝故曰衢地則合交也白起伐楚楚不設備起乃引兵入發粟焚舟令民掠野以足軍食是以成功李左車欲於井陘口絕韓信糧道十日而可致其首於戲下陳餘不用卒以成禽蓋深居重地進退維谷當出兵四掠使軍無乏食未有食不繼而能存者故曰重地則掠也孫臏以馬陵道狹伏弩而死龐涓曹操既敗赤壁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道泥濘使卒負草塡之乃得過謂諸將曰使早縱火寇此吾屬死矣今無患也蓋山林險隘沮澤之地敵可設伏要擊夾行無留患乃可免不然地險衆陷雖有知力無所施之故曰圮地則行也李廣將百人入虜中匈奴千騎上山陳廣曰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我留匈奴必以我爲誘不敢擊乃得歸大軍李靖入江陵獲梁舟艦悉散之江中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應援四至表裏受敵雖有舟艦無所用之令援兵見江中舟必謂已破江陵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踰旬月取之必矣蓋前有勁敵後有險阻四

面攻圍可以謀勝而不可以力取故曰圍地則謀也項羽鉅鹿之戰悉發兵渡河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于是大敗秦軍韓信以萬人背水而陣士殊死戰遂大破趙蓋既臨陷地勢不得脫必幷力一向皆不復還則死可生故曰死地則戰也夫九地者孫子之說既如此史傳所載成敗之效又如彼是故天時地利人和三者胥重也雖然權不可以預設變不可以先圖趙括讀父書而無救于亡霍去病不學古法而爲漢名將則九地之法有難盡信者譬之醫者治病非方書不可而斟酌損益不膠于一定之言又在人運用何

凡此九者將之任也故擇將不可不愼也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二十四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關侯祠鼎銘 有序

凡祠必有祭器侯祠成工請器所宜按易鼎象也昭烈任武鄉侯爲相侯與西鄉侯爲將用能稱帝于蜀抗衡魏吳延漢祚四十餘年皆有鼎之象焉故取諸鼎工請財所用按漢書律度量衡用銅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形似士君子之行侯志在同一天下節行可質神明故取諸銅工請製所倣按博古圖漢有汾鼎鼎一而款識三曰

汾陰宮曰汾陰供官銅鼎曰平陽一斗鼎文各有義漢初定鼎長安光復洛陽建安之季足折餗覆矣侯起而扶持奠安之有死無二故取諸漢漢地理志河東郡屬縣爲汾陰爲平陽侯河東解人解于今隷平陽府蒐而有知能無故鄉故物之思乎故取諸汾工請志所始按禮鼎有銘銘曰三足承象厥功百鍊剛旌厥忠漢故主汾故宮神之揄臨河東右鄉人福攸同

迎澤橋銘 有序

晉城左仰而右下東北城址俯視西南樓櫓若高屋建瓴水也城三面惟南郭數千家之市市有少城所部東

南諸名城大都冠蓋輪蹄輜轤不絶南門樓曰迎澤下
有木橋當兩城間歲久圮毀溝澮水注隍中没人咫尺
邇若河漢樵蘇不入細民無所舉火魏中丞李公檄治
橋易木爲石無憚一勞小費務垂久遠其時攝守巡兩
道事與忝戎劉君國光閫帥謝君極王君世卿太原守
關君廷訪丞董君大化成龍倅陳君鉉曲陽尹梁君之
垣簡兩營之伍士與邑健兒備邊番休者庀財分職左
右先積土障流水且以通行人然後鑿深築堅以次甃
累而上爲三門其上平如砥欄楯翼之脩百有三尺廣
二十有五尺高十有五尺而贏石甃深三之一閱四月

而憲使孫君承榮還治率作訖工以覆中丞名之曰迎
澤因其門云徒杠輿梁古爲王政今著於律郎窮鄉下
邑莫不宜然矧茲都會近在几席勢據喉舌者哉前人
因陋就簡迨極敝壞而後圖之甚矣舉事之難也中丞
撫晉功所宜紀太常考鼎鐘垂青簡者何限茲役雖細
要以革故鼎新非一手一足之爲烈矣諸執事以其與
聞末議使志其故勒石樹闉闍中用詔後人銘曰城則
有隍隍則有梁此物此志聖作金湯河山表裏故都晉
陽南面而治萬邦之方石梁翼翼示我周行如虹斯帶
如漢斯章徼哉術彴鉋涉葦杭靡揭靡厲靡漸帷裳[illegible]

之出入作息有常來者熙熙往者穰穰雨何祟淫水何
蜡坊劇驂祟期綰轂厥亢湯池增深金城增强善建不
拔其德乃長維石具瞻令問令望永言保之敢告司防

古澹齋銘

容成大庭伯皇中央人貌而天鳥行無彰常常純純乃
比于狂是爲上古其事忽荒狶韋氏流孰能不波餘食
贅行亦孔之多澆淳散樸亦孔之咙何以反古維澹匪
他太羹腥魚燔黍捭豚玄酒明水抔飲汙尊澗沚之毛
蘊藻蘋蘩腹既果然五味何須苟簡之田不貸之圃逍
遙之墟是宅是處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

知王左據槁木右據槁枝有象皆易有聲皆詩來者不
拒去任所之其寢不夢其覺不疲北北宮奢南南榮趎
西西鄉曹東東門吳作我四鄰德必不孤澹哉澹哉與
古爲徒

妙啓齋銘

治天事人道莫如嗇少私寡欲是以聖人被褐懷玉是
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是以早服致虛極守靜篤質眞若
渝太白若辱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谷澹兮其若海
敦兮其若樸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其猶橐籥乎虛而
不屈動而愈出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故知足

之足常足 右集老

無勞汝形無搖汝精無使汝思慮營營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緣督以爲經得其環中以隨成修胷中之誠以慮天地之情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彷徨乎憑閎天地爲合合喙鳴肌膚若氷雪淖約若處子官知止而神欲行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可以保身可以盡年乃可以長生 右集莊

夷白亭銘

道胡不容胡紛而封往來憧憧成規成矩若龍若虎似子似父大儒小儒發冢解襦競取口珠以隸相尊連我

者緡遠我者昏堅則毀矣銳則挫矣盡緣督矣於蟻弃知於羊弃意於魚弃計應而不藏不迎不將勝物不傷瞻彼闕者炊累野馬達于上下無知無欲徹志之勃朝徹見獨十仞之臺衆間縣開天門蕩哉胞有重閬以發天光止止吉祥忘年忘義何徑何術無竟是寄樹吟梧瞑生以復靈請事斯亭

沈孺休壽藏銘

聃季氏裔圭組蟬聯有駒在谷有龍潛淵左圖右史懷槧握鉛坐誦竹几騎誦蒲鞯含毫夢綵操管夢椽浩歌微詠短章大篇碎金屑玉緌纚繁絃見義成字觸遇造

玄井欄滿洗臥被畫穿墜石一點枯藤一牽瓘筋埼肉芝之聖瑗賢爲鴻戲海爲鵠摩天爲呂向錦爲韋陟箋爲鼎鍾勒爲琬琰鐫少而好俠賓客駢闐解紛排難持危扶顛肝膽可傾要領可捐中而好遊越楚閩燕迎逢被謁宗孝廉船元禮御轡晏嬰執鞭左席虛待東閣招延共貌恂恂其言便便笑嚇鼠腐恥逐羊羶抗顏而入掉臂而旋長辭柴柵永謝拘攣澤雉神王木雞德全修竹林下白楊齋前貧則原憲老則鄭虔老當益壯貧且彌堅璺以爲池研以爲田履敝踐雪突冷斷烟韓伯裂襌謝朓割氈華亭之鶴子和鳴焉美飾梓材妙契輪扁珠

輝璧潤蕙馥蘭芬席設三經塵揮四筵取贄脯脡助餬粥饘諸孫繼起繩武罔愆麟趾振振鳳毛翩翩羣峰拱嶽印浦成川吾伊揖讓聊樂我員丹棘憂忘青裳忿蠲可栖林壑可狎市廛籃輿登降舴艋遡沿逸民高士癯儒列仙眞人望氣少微應躔滁方朔髓柏洪厓肩而目睽瞳而髮未宣行汲盤散鑑井跰躃蚿故憐蛇夔復憐蚿辨香依佛丈室安禪定慧止觀直指單傳柳從生肘舌自吐蓮菩提正果貝葉奇編手書心悟名理精研火避寫邪水濕貸錢身超物表道象帝先點功德眼見光明拳門通百萬界闢三千護徹內外審食中邊乃管一

丘以息諸緣永宅寂居及時而遷高財可隱坎不至泉
豈因馬踣豈卜牛眠豈請平陵豈肖祁連匪要離冢匪
京兆阡若漢趙岐沙床伏跧若唐李適石榻窮埏脫殼
膈于解繭絲纏下任螻蟻上任烏鳶不生不滅大知大
年何希彭祖何羡偓佺身與空等黔羸失權九峰三泖
劫運洞𡨴此無盡藏終始坤乾銘者奚爲世法故然

犀銘 有序

王左丞圭叔貺余犀角圖色理形質甚奇可爲山經
可爲酒器可爲如意一物而三善具焉遂爲之銘

逸才之獸其角𤣪𤣪徑圍其廣𧄼尺有奇中莖設後其

剡以差本豐于末植立不危其紋所受于升得一其重
百兩其高兼尺其下黃支其上烏弋象彼兩儀覆載分
職載象筍簴羽鱗羸蟲小首而長搏身而鴻銳喙厚脣
實則素功載象大木竅穴受風似洼似汙似鼻似口似
耳似枅似圈似臼不爲牙射不爲金卸鄉衡實盡既醉
以酒匪散匪匏匪斗匪勺匪酬以觚匪獻以爵匪尊斝
解匪卑斝角匪伊陶旄髻𡐦薛暴雲如轟然瑟如瓚然
蘭生桂醑臭益以荃縹清玄碧色益以蠲味之滋甘膏
露醴泉載秪其端匪圭上杼匪弓簫竣匪磬股鼓雞鳴
擁劍胡向異所微似矛形可外禦侮言蹙於封言休於

象青既徵堅白亦徵勢瑩而能澤廉而不劌若麻姑爪
搔背斯利若皆手文紾昔班班細者斥蠖瑕者積環徐
[illegible]絲之大山小山有蜀有嶧有霍有鮮有章有隆有峒
有陘有扈有嶠有嵩有岑有𡸣有厓有峉有盛倍從三
襲亦一再成強名之曰無草木峐其冢岑矣非砠崔嵬
非烟非霧鬱葱佳哉朝陽靡曙夕陽靡頹或如木難或
如流黃或如牛脑或如羊腸地肺石髓瓏液金漿秀色
可餐俾也饑忘寬緩以茶忿戾以奔殊形變態未可殫
論釋有須彌僊有崑崙九千仞鳳九萬里鵬肩寸而合
其則不遠車必乘檣馬滸陸䑠舟瑤容刀降原陟巘嶹

如坐觀日累百反卷之易懷玩之難窮胡笑河臾胡懲
愚公胡負夸娥胡觸共工思不出位樂在其中飛來天
竺削成露掌神異表靈夫何所昉不崩不剷可俯可仰
彈琴答韻拄笏送爽辟寒辟暑辟水辟塵飲人以和四
序同春踈簾棐几拂滌常新夜明通天望若燭銀惚恍
有象恍惚有物落落如石琭琭如玉大成若缺大巧若
樸矗兮若嶽曠兮若谷以曲則全以窪則盈不揉而遜
高乃無傾不挫而鈍若渝質眞衆美所歸爲儒席珍吁
嗟麟兮共觡雙柢聖王之瑞類相從耳兕觥麔麢非倫
可擬智者比德愚者誨侈爲帶爲簟爲鉤爲導不執不

乎祀民以桃有斐君子從吾所好製爲此器章志貞教
不作惡膠不貸惡商順帝之則孰柔孰剛孰大孰小孰
短孰長一開無設因物無傷以享以祀有俛其觩以燕
嘉賓胡考之休以歌以詠且以臥遊以圖以銘以貽孫
謀

以舊硯爲俞仲茅壽因銘

其色震之竹蒼筤也其製坤之直大方也其質絕澤謂
銑理乎俱勝金玉之良也其用尼父之辭達成章柱史
之守黑和光也其誰宜之俞氏尚書郎也祝爾眉壽無
疆子孫率由不忘也

陶公出藏研索銘且曰必合鳩瑞堂中物乃佳蓋
太君何宜人守節四十年鳩巢其堂云

謂女一耶陰陽以剖謂女二耶不離其耦誰則化之背
也啓母栗不傷劇潔不廑垢風日氷霜介焉可久誰則
似之今也陶母

徐生龍尾硯銘

龍戰于野血玄黃化而爲石歙山陽叩之鏗然追琢章
翰林子塈日相將以矢其辭五色光貽爾徐卿世世藏

徐生藏硯是外祖程刺史遺物銘曰

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我有息女一拳石之多而守則
那毋也匪他彼女子兮若毋父兮彼父女兮若子毋

硯銘

爾無閒間以文爾何久銘不朽

又

圓之其象乾也靜之其體坤也注之其藏坎也用之其
文離也此之謂易之道也

開天容墨銘

洛爾墨卿典司文事維天蒼蒼爲物不二萬民斯察百
官斯治光被四表不顯亦世爰銘爾功垂象以示胡然
而天胡然而帝蘇端明詩斷章取義

方于魯墨銘

雄尚玄删守黑方氏之子副墨

如韋館墨銘

九錫琉封三臺珎祕思開一九神呼萬歲以爲不信盍
嘗試嚼則能然谷也嗣

神禹青泥墨銘

河清使者是曰玄龜青泥負背從禹所之蹟鑿山川泥
爲封記龜印其上背古篆字三千餘歲墨妙莫傳維吳
鴻豫法象青玄

青蔡光墨銘

太乙仙人臨觀天祿拄青藜杖爇以代燭子墨客卿收合餘燼用作玄圭磨而不磷爲天下式長守其黑入木三分非煙五色乃疑於神下土所無囊以文豹貯以金壺劣哉欽汁幻哉酙髓九京可作請授中壘

朱貞吉杯銘

太樸不存將歸爾根太巧若拙毋流吾歎

汪永叔筆銘

短簿夢椽右軍運帚有偉毫鋒名三不朽

畫石枕銘

可有而不必有者勝放之異物卬蹠之仙宝耶事真而

爲誤誤而爲眞者孫楚之口實耶非仙非異非眞非誤若有若無若寐若寤者沈偉之手筆耶

通中雕玉簪銘 集詩 三句一韻

子之茂兮綢直如髮髮則有旟尚之以瓊華乎而既堅既好實覃實訏式訛爾心伊于胡底其虛其邪 讀如徐 追琢其章有倫有脊有妻有且載寢載興如或結之

頌

秋防無警頌 行房閣試

主上御極之初丕纘先緒惠宇黎元湛恩漸被四方乂寧惟時醜虜不逞跳梁疆場守臣弗戒遂令得志蹂躪郡邑毒荼士庶

主上嘗爲震怒捕逮守臣論如法下詔集文武諸臣會議剛下求可以禦寇安民萬全無患之長策令所司亟條上行之於是中外群工同心戮力上自運籌帷幄之臣下逮被介荷戈之夫罔不祇奉綸音恪遵廟筭所爲訓飭戎旅恂固封守以振刷弛玩之弊者事甚修舉今

年秋本兵循故事請勅諸將防邊以待非常乃虜覘知內地有備又聞

主上神武天授非近代比即相視喃指戒不復犯邊云臣嘗覽稽載籍若商高宗周宣王二君者非古所稱中興令主哉觀其征玁狁而服淮夷臣鬼方而來荊楚安攘之績燁然盛矣然猶勤三年之伐與六月之師始克奏功

主上端默無爲曾微束矢一鏃之費而邊鄙不聳海內晏然此其爲烈視二君過之矣臣不佞猥以文墨執筆承明未能介身行伍爲國家執矢石之役謹按商周之

傳援詩書之義爲頌一首以揚盛美俾後之稽功者采焉其辭曰惟君奉天禪執罔偭威嚴順治大業斯金甸成五服夷夏分焉戎狄之患振古則然式觀哲后用戒不虞飭于內政外患則燕翼翼天京峦遁狂胡是宜夙夜惕厲匪渝勝兹退吏玩愒因仍醜虜匪茹伺間潛與狠奔狶突內郡憑陵震驚有衆栗栗兢兢
帝赫厥怒天威肅將宵衣旰食敝瑟更張縮怯有刑郵此發傷楫策畢舉以靖退方命而虎臣肆而師徒給而餱糧利而弓弧變不可測謀貴先圖峻壘浚隍疇敢越踰來則拒之去勿窮追文武並用綏靜遐陲禁有頗牧

國有熊羆赫赫先聲窮髮以馳旃裘穢貌綦北燧空戎亭虛候偃甲韜弓九疆安堵穡事斯豐伊誰臻此
天子之功昔在武丁撻伐于荊暨彼周宣玁狁是征鴻基再造永延令名猶勤遠畧厥功斯成我
皇穆穆德畏惟威兩階干羽三苗來歸周得上策出車采薇于兹千古等美紹徽制治未亂保邦未危外寧內憂矧可厭思無荒無怠來王四夷小臣作頌敢附箴規

壽豈頌 有序

唐太公年十有五舉茂才凡八上省試不第而叔子明府成進士公念尊人觀察公且老遂謝去所司高其行則爵一級太公弗屑也觀察公兄弟四人子七人太公于五人諸父昆弟子若孫數十人門傳龍鳳里名完益士林豔稱之矣明府筮仕吾邑觀察公謂太公而嘗從吾六安瓔瑁睹記甚詳盍從子乎以代吾負劍辟珥之詔使爲邑若吾爲州郡當更愉快加餐耳定省溫凊則而弟姪在太公乃遣子舍與明府俱來明府年踰弱冠而[illegible]如老成人諸故牘若愛書一覽輒誦如流所[illegible]斷卒屆耆識其小大修短妍媸隆庥之形久之不忘吏競競奉法莫得出一言竿牘不入門苞苴不入境庭訊秋水民情紛幽隱片言可折租筭不督而充群小

不逞賈匿名書人過失者同心鄉道不復所過未半載而邑大治頌聲遍作心儀明府天授非人力也明府不有歸之太公家大人言不出閫維是訓誨不佞不啻手携耳提奉以周旋無敢失墜得自託於吏民士大夫之上吏民士大夫轉相告語吾曹陰受太公賜而不知而太公適以季冬之二十有五日加五十者二歲既各以其黨因明府稱觴壽太公又以其頌明府者爲太公頌太公固辭明府進曰太父所爲命大人者欲小子庶幾六安瓔瑁之政耳幸率大人訓誨邑吏民士大夫不以小子爲不肖稱大人觴侑之以辭藉手以報太父固嫩

容愉色之貧也太公曰然其使慝事小史籍而陳之而
某從大夫後爲壽豈之頌凡八章章二十句

岷峨江漢帝用會昌猗歟君子積祉發祥如彼九苞實
生女床如彼合匹極實產乘黃雲與寸石風洩土囊茸霖
沆沆天顏嘒嘒蔚清兩儀潤澤八荒建茲首善枌榆帝
鄉德與雲游仁與風翔聘言百里旁達無疆　鶴鳴在
陰鳴澌于遠其子能和其羽爲儀陰豈閟之遠豈暴之
袞運大化卷舒惟時物生有象象後有滋播厥百穀疇
則數蕃爲而不恃作而不辭皓栖于商由脛于箕茹芝
飲水是用樂儀無所取財亦奚以爲　蕞爾下方饑饉

爲臻衆口籲天長夜忽晨錫我茂宰發政施仁茂宰將
父父敎以身恕不色市食不力珍易我田疇萬億鹿囷
誨我子弟廸知忱恂愛此冬日煦煦如春貴而無位高
而無名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爲衆父父父復有翁豸
晃鶴髮既哲既聰嚯嚯鸞鷟蟄蟄阜螽茂宰夙成造羽
鵷鴻冢君率之升作階東斑爛嬉舞以先孺童家公大
嗄飲若川虹車騎闐門鼓鐘奏宮魚牽筐篚莫不來同
五宗之慶誕集厥躬　深根固蒂蚤服重積成者鱗角
食者雞豚陽和布濩寸田尺宅脊力方剛膚革孔碩汧
丘洪崖左挹右拍柳下非工墻東自晝九陔汗漫八[illegible]

[illegible]后蓂莢先春扶桑寅日靈嶽蓮華瑤池桃實于何受
命東皇太乙　空谷白駒謝彼場藿簡雲乘風以遊虛
莫豨韋未波渾沌何鑿赤水有珠罔罣無杓我中匪柴
我外匪轉處則鵷衍動則鵬躍虛心實腹爲天下谿誰
其象之崑崙旁溥百靈擁翊不逢不若坤埴陰陽是爲
極樂　青腰降雪盈尺爲瑞灑道清塵以迓蒼帝華勝
旣剪華盤斯饋老稚謳吟伊誰之賜君子有子孝思錫
類用力用勞博施不匱嶽降良辰適與期會蹐彼公堂
長跽揚觶以斷黃耇俾昌而熾禔福群生庶無彫劫
謂天蓋高視聽則卑人所歌舞天必從之祝史陳信容

有愧辭田叟里婦不識不知無曲而謠聊以宴嬉輶軒
采風命之曰詩管弦金石擊拊間吹薦聞于帝禳災祈
禠稍壽繁祉于孫世詒下里之音具陳在斯

南人頌有序

羅景綸有言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
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
繪其情信然哉左司空丁公官南都大小卿凡四政二
十餘年施澤於民久矣客有爲圖贈者余系以頌書不
盡言言不盡意圖又何可盡也其辭曰建康天邑孫謀
遠貽帝繩祖武永念肇基簡廸才賢肅鎮殷之嘉我丁

公貢然來思敭歷卿寺厥績允臻既開憲府肇晝肩仔觸邪在繡思文在綬維直維清樹之羽儀衆實有口捷捷譎譎墉非射隼侯非擊麋胡然虺蜴胡然窮奇詹彼梧鳳息此茅鴟無偏無黨何耦何觭君子蕩蕩奸人提提與錯也囊寧勃也椎枕動於類器監於畝治裳鉄衽節實梟屈鄭美緇衣周贊黍絲法所必刑省墨銷鈹情所必伸單赤孤發禽三駈用羅四面嘻兩造具備爰聽五辭必即天論服念旬時汜與衆共赦與衆疑無經鄀罰無轅朴笞民之疾苦察若列眉有虎人冠侍中鵕鸃林焚澤涸頭會歛箕其聲詛讟其氣鬱伊于昊穹怒而

逢百罹滂舞商羊旱兆肥遺哀哉無辜偃卧呻吟滯背澤量突烟絶炊爲民請命六祈孔悲匍匐救喪由已溺饑家寘億秭粟於餔糜累鍾月奉盡于療醫鬻子之閔恩斯勤斯由孽樸生白骨載肌蘇枯茸雨扇喝輕颸迺除閒架爲長度稅迺做踐更爲不繇貲迺勤劭農以畬以菑迺導泰淮注之江靡昳曾距川漣漪淪漪徒杠輿梁釐無不宜泉流原隰釋膏凝脂美禾美麥今茲來茲周道毨毨劇驂窮期樹以嘉木濃蔭雲垂雞鳴狗吹馬騰牛犪思無蠹謽物無癘疵迺討軍實迺秉戎麾武庫甲伏儲胥搶纍侯儆支綠夜卒大誰水則鶂鶿陸則熊羆横草萑苻洗兵潢池餘勇可賈憬彼島夷好音我懷左足疇窺深居稱朕宮府睽離印刓薪積官曠厥司是撕是貸政事益埤夙興夜寐拮据抓梘漢謝百參屬足一夔三考陟明

天子所簽召佐冬卿于以輔台二十餘年南人熙熙如天有二如子依孌歸一日仁建萬世規比屋心香戴路[illegible]濟濟華裾亦壁蔓厮番香黄耇亦䇡角爵攀公重[illegible]浚葹谷靡瞻靡依將俾我疾惟公以撕哉穀寵綏惟公惇篤故傳靡[illegible]以調海内合驩以叶兩京並楚發政先施公德有考公象有祠父母孔邇妥其遠而[illegible]

者圖士女祁祁風聽臚言敬陳頌詩

箴

親賢齋箴 爲陳中丞作

維陳之先肇自有虞頑嚚未格泣而號呼夔栗克諧允若以孚象至不仁[illegible]浸與俱當其深山鹿豕何殊見聞一善如水下趨好問好察吁咈都俞舍已從人面從則無罔日罔聽弼以明謨堅讒遠佞惇德靡渝慎徽五典爰命司徒教以人倫在寬敬敷九族既叙神人和愉孝弟而已道豈遠乎精一執中爲之紐樞勗哉親賢請誦虞書

維陳之封肇周太姬以備三恪作我藩維賢賢親親周道無施四支十亂弼時肩仔馮翼孝德車馬載馳棠棣行葦杕杜葛藟伐木頍弁諄諄訓辭諸父昆弟匪兕厥私奉天物則率民秉彝得道多助萬福寵綏子孫千億百世本支緘父子黃爲陳羽儀洩治不用禍患則罹親緣賢篤賢詎親遺善敗之來其鑒若斯勗哉親賢請誦周詩

習靜軒箴

潛龍勿用或見在田時躍時飛爲道屢遷君子自強行健法天元亨利貞四德渾全群龍无首終始相連何寂不動感遂通焉何以幹事貞固則然槁木死灰異端斯[illegible]占諸乾動直靜專[illegible]無成曰含其章慎而不害曰括其囊謂坤直方而動也剛承天時行萬物化光內敬外義後順得常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中美暢發元吉黃裳上六龍戰陰凝無陽請占諸坤至靜德方

緯文經武箴 有序

杜日章元戎搆經武堂緯文館蓋余所命名也既成屬余題詠時正讀易取其語義似者綴以貽之文武道大易學精微談何容易然百慮一致雖不中不遠矣

乾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坤黃裳元吉文在中也屯君子以經綸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同人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大有剛健而文明賁文明以止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革上六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繫辭日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夫如是然後名爲緯文

蒙上九利用禦寇上下順也師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初六師出以律九二在師中吉六五長子帥師同人九五大師克相遇大有君子以遏惡

揚善誅六五利用侵伐無不利上六利用行師征邑國損君子以懲忿窒欲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旣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國繫辭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如是然後名爲經武

誄

劉孝廉誄有序

泰和蓋有名士劉君云其名渤其字君東濮高帝之苗裔自長沙定王以下系可考也王父端祥以子貴贈光祿丞父遜愷累官南太僕少卿初令慈谿夢神授以童子爲邑人報賜遂生君名與字因之五歲讀張子厚西銘領畧大義九歲問天地窮際日月往來之故父奇之十二從父居駕部邸夜聞楊忠愍赴西市驚而起遶屋行已得耗爲之潸然招魂而呼楊公千古人不死矣甫冠著尚志論以酒爲無愁子菊爲隱逸先生燈爲明空

道人作三傳士林盛稱之隆慶改元舉于鄉不欲偕計吏父不可古人取友必盡天下士寧在一第乃行父俄卒旣括奔歸哀動路人廗苫靈床側三年對客涕與言俱下所爲祭文語殊楚君故好客客常滿坐然可得同不可得雜也人有片善寸長造訪延攬非其類曾不一盼于鄉則嚴事尹宗伯曾中丞岳觀察友則鄒僉憲曾大理益都朱司冠金陵焦太史蘭谿胡元瑞新建丁右武臨汝湯義仍其最契也宰執李公張公或欲一見或羅之幕下謝曰豎儒不堪掃丞相門與故荊王史李九標善酒鬪約爲婚亡何李與女母俱死走告戚黨李君

吾生死交義當撫其孤女殉行成言何忍負之迎李女
歸養之如女長而後婚其子李宗人爭産訟汪郡守郡
守以李無子唯一女中分其産予女君固辭是舉也吾
義不倍死者如是則利之耳郡守從之故人爲選郎諷
就仕艴然變色曰梁伯鸞童子不因人熱吾頭顱如許
柰何依倚名勢吾不能爲小用更不能爲枉用會母卒
哭而告先靈向者僕僕上公車以二人所屬望今休矣
有司循故事致續食費不納而搆終慕堂志孝思已築
園名之自怡又爲焉文館家藏書萬卷古今金石篆隷
寶墨名畫數十家園饒栢竹峭蒨葱猜得其眞老梅

蟠松緋桃蒳桂蓮甕蘭缶布列庭砌方池半畝錦鱗伆
躍壘石象匡廬諸勝有天際眞人之想焉所爲序麗而
雅可奴僕命齊奴金谷也　建儲覃恩詔舉人不仕者
授御史臺從事友人請應詔笑曰吾家赤帝子有云大
丈夫當爲眞王何以假爲聞方直指謀薦於朝而喟然
嘆吾愧聖人之無名也太僕配食邑學宮奉主時哀如
初喪慈谿人祠太僕名宦又以配楊慈湖先生祠遣子
廷魯往告纂崇德昭德懿德録爲家範繕祖祠割名田
以供粢盛年穀不登以母命發廩賑饑遂爲常佐有司
履畝均田而一邑之賦平所匡困貧無振人緩急不可
勝數君目如瞯星聲如洪鐘初豪于酒晚絶不飲思以
文章名家行先正劉槎翁詩謂反古之功先於北地劉
有快閣爲之志喜宋仲温觧大紳手筆臨模不倦又好
節俠耻爲小廉曲謹事多出人意表抵掌奮袂期鞭撻
四裔立功萬里外抑碎首玉階從龍逢地下念母在不
自由爲艾屏去一切潛心通術號曰約我人稱之約堂
先生嘗與鄒爾瞻論易復大象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
閉關歛其強陽歸于無有故曰剛反爾瞻服而下拜羅
文莊爲西昌理學宗講學者置不省梓行其困知記于
文成尤所尊信語具焦竑曾三公往復書中而令廷魯

師爾瞻述所稟受黙相証也年七十一中元祀先畢忽
戒子姓吾期將至矣明月使廷曾徵鄒爾瞻手書太僕
公碑乘籃轝歷園亭命孫與猶子烹茗行酒盡日而罷
曰向後寧復有主人翁履聲耶廷曾還輙寢疾數日而
没通國咨嗟弔者二千人爲文祭者數十羅給事爲狀
爾瞻爲墓志狀言君設生洙泗時則曾晳琴張之狂志
言君加陶彭澤一等其爲名流所重如此余先世吉州
從士大夫後聞君甚著而希曾從余遊習其文行得之
父爲多按羅鄒兩公言爲之誄其辭曰陶唐帝系埀漢
炎劉蟬遞圭組蓋三千秋猗與太僕繩武前修浙東此

宰敷政優優蔭與雲翔澤與川流神祇昭假茀祿來洊篤生令嗣岐嶷寡儔豫章雖小有棟梁氣志希聖賢思窮天地既綜六經亦該眾藝色絲五章炙輠多智弱冠韶年遂偕計吏乘風破浪康衢騁驥九陛歷升九州作被總僉方岳壹齊統類牧寧武功慷慨忠義狂者進取適觀厥成嚴親俄喪慈母煢煢周旋子舍色養遺榮潛龍勿用日可見行著書論道理詠怡情培塿五嶽勺水八瀛禽魚草木上下縱橫同焉皆得孰距孰迎戔戔束帛孑孑干旌敬謝來辱匪心所營我周旋我卿自用卿為濤三隱為魯兩生晚而喜易言觀其復致虛至極守

靜至篤挫銳解紛衣褐懷玉濟兮若海曠兮若谷豈虞運數陽九百六月犯少微頹山壞木嗚呼哀哉太古風醇叔季澆漓才難久矣矧迄今茲膏粱紈綺如蝡蚩蚩佳哉公子獨世吐奇麟趾為性鳳毛為儀孝弟廉讓學問文辭尚通尚介好俠好施士恒取節君獨兼資名高于眾造物忌之百身安贖涕洟齎咨人亡邦瘁其說在詩嗚呼哀哉

偈

渡蘆偈

取佛小毛孔入四大海水渡江蘆一葉小大平等耳謂蘆不可渡今渡江者是謂渡皆可蘆蘆復誰渡矣眾生有佛性佛不生不死慈航本無航彼岸亦無彼何必立文字已識西來指

布袋偈

布袋荷杖頭是物皆乞取隨多復隨少無淨復無垢似醉亦非醉似醒亦非醒醒時布袋坐醉時布袋枕如何用布袋便放布袋住如何放布袋便負布袋去何以放

復負但笑不迴顧

蝦筌偈

四大與六根何來復何去不從此象生那從此象住十身本無身雙樹亦非樹雕却殼漏子知向什麼處聊為白骨觀莫墮輪迴趣

七

七介

胡敘州出守之二年識今唐邑侯於諸生中邑侯遂舉於鄉尋成進士踰年邑侯奉檄宰下邑則太公實與俱來蓋吾邑不治久矣邑侯守畫一而酌時宜孜孜務得民和比及三月輿人誦之邑侯聞而讓曰家大人之教也邑人私相謂敘州知人哉爲吾邑得唐侯敘州諸昆弟子姓亦私相慶藉手邑侯無得罪於鄉父老子弟會太公以蜡月二十有五日初度過國中無少長貴賤爲邑侯聚百順介太公壽敘州諸昆弟子姓則又聚族而

謀吾曹頼邑侯寵靈倍敦宜有特饗介七人胥授簡不佞陳辭不佞請其目皆曰邑侯實生我而無浚我以生太公則生生我者禮本其所自生故當報也且也太公生于蜀家以蜀守習蜀事敬熟數於前而子大夫擇焉不諾敬諾介曰善養親者體足輕煖口饜甘鄰蜀土之毛靡得而詳姑舉其畧果蓏則橘柚樗椁榠栗桃榹林禽般關丹若離支蘡薁栟芹瓜匏蘁梔蔣蒲荾芰蒟醬蹲鴟𪁟燕則鴻𪃗乳鸇封豚被豼晨鳧鷹鴈𪈨鷩䴕䳭丙穴兵欄嘉魚櫛比亦有玄縠青醥浮萍泛蟻郫筒蕉藕雲安麵米䳭谷之粟桄榔之麵芍藥之羮鼎娥司爨無虞祉智是養是練蠶叢青神女紅伊始城列錦官濯以江水統縓繉纈文采麗爾蛛絲霧縠從風而靡濮竹橦華細都弱折白叠黃潤纊微影撇纖羊戸豹能黃狐白蜀賨毼旄青頓毤毲重裘累茵不知霜雪此亦養之至也可以壽乎不佞謝曰今之孝者是爲能養古人有言衣輿綏與不女聊請更舉之介曰人生適意耳耳目欲恭摩色之好𫌨能遊此蜀之上世佳麗所鍾巫峽瑶姬爲高唐客軒后之所出也巴師歌舞以倒殷戈周武王之所封也亦帝子之所善也俶之舞衣成康之所寶也東平歸邪幽𩲡蜀諸王之所作也琴則綠綺𣟴則履霜

紘則蜀國吟則白頭歌則顛𡡾莋都艷瀬竹枝樂府則巫山高蜀道難閧人哲婦之所遺家戸之所習也若乃漢女巴姬秀色可餐丹脣皓齒吡嗽出焉蹈淒秋發陽春奏江上賡西音傳幽谷遏行雲巳乃紆長袖振文履巾拂交飛劍丸遞起旣鳧没而鴻驚抑鸞停而鵠峙軼態現姿目不給視曜靈西匿繼以銀燭肌頳液柔肩摩膝促浮白引滿而稱詩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君子萬年壽考維祺樂如是足矣可以壽乎不佞謝曰甘酒嗜音内作色荒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請更舉之介曰箕疇五福一壽二富假令終窶帶索行歌槁項黃馘壽奚貴

焉蜀饒瑕英菌芝江珠玉石銅陵鐵冶熒臺丹穴鹽泉
海目油井水脂往往而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筰筰
馬旄牛九而百壓通闤帶闠刀布山積舟車鼎沸欚榼
柰梲衣以文繡突戞若春燭房若晝騈子魚文結駟從
翕小大于遡巷無居人載張水嬉共引櫂謳擬金伐鼓
江波咽流一息千里白馬黄牛僮指果千綠幘傳鞲名
田嵗顛𤁋木千章朱提桂楝甲帳連罔素封儗侯行樂
者王此富厚之適而華封人所爲伊耆氏祝也可以壽
乎不佞謝曰富而可求何愛執鞭視彼不義浮雲在天
請更舉之介曰年壽有時而盡未若文章之無窮天生

蒸民與於斯者鮮矣蜀之分野雲漢七襄啓耀井絡契
符文昌地稱天府原曰華陽鴻生宿學頡頏相望大者
談經裁史斷國謀王小者登高能賦導對四方卿雲子
淵陳李藴范之儔其最章章者也其人已往其文猶存
片言九鼎隻字千金剖抉元化統一聖眞總攬人物橐
括古今游談爲美造作爲程味之醍醐扣之球琳服之
衮冕瑞之鳳麟流之江河照之日星此文之極致也可
以壽乎不佞謝曰文眞吾猶人也請更舉之介曰鐸以
聲自穴膏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猿猱之捷來搊子
大夫謂文士不善藏其用耶則有身旣隱焉用文者矣

丧旹之阻肥遁接輿成都卜肆君平所居友鴻安丘隱
彼林閭伯梁衞衡師樊季齊隆汙在道險易因時躬耕
谷口惟鄭子眞習黄老言惟楊王孫常璩志贊冠以逸
民徵聘之目代不乏人曩氏夷挨青城楄翁涪江樵夫
販香薛公標季之代而遡古風不榮尊卿之祿不鱻驕
君之餌蟬蛻塵埃鴻冥萬里紹夷惠方洙泗必斯人矣
大公高尚其志編德於諸君子可以壽乎不佞謝曰大
道之行天下爲公豈若避世之士哉請更舉之介曰天
地之氣始于東而揫成于西西蜀卦位爲坤坤之繇曰
西南得朋安貞之吉應地無疆仙聖之種備具圖牒青

羊之肆聃喜遊遨葛由綏山一桃以豪彭祖周老而逮
事殷山圖赤斧采藥采眞若神和若馬成若李八百若
王方平若帛仲理若陰長生問所服食玉華金液雲母
雌黄氷桃碧藕絳雪玄霜問所居處洞天福地易遷童
初閬風玄圃員嶠方壺問所授受六甲靈飛五嶽眞形
九丹八石鴻寶黄庭或滌髓而伐毛或胎息而體輕或玄
丘而方瞳或傴骨而綠筋或鸞驂而鶴駕或風御而天
行子大夫欲爲太公壽倘在是乎不佞謝曰美哉壽矣
雖然是游方之外者也太公游方之内者也請更舉之
介曰石紐神禹啓敬承江陽吉甫奇從令禮重世及史

表世家所由來矣漢之東西宋之南北于斯爲盛何有
武覇馮有緄元魁有珹典瑾琰王有堂稚佑獲張有皓
悠薊楷李有郃冏尤勝閶中之陳綿竹之張華陽之范
竹山中江之蘇丹稜井研之李難弟難兄是子是父昭
厥孫謀繩其祖武弓冶箕裘菑播構堂塗茨丹雘華腴
亭梁望標蓉[illegible]恩寄甘棠書藏盟府績紀太常五世其
昌八世莫京十世宥之於以勸能百世必祀明德惟馨
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書曰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
其成式勸余考石礪山帶河天壤俱敝雖巧曆莫得其
年矣太公蜀冠族也觀察開先邑侯象賢諸父奕奕群

從翩翩萬石稱君三戟旌門七葉珥貂十乘朱輪太公
開國承家功兼述作煌煌宗祏永言不遷是可以壽乎
不佞曰善此夫不極養而充不求樂而安不謀富而備
不徵文而傳不待隱而高不外物而仙太上之業蔑以
加已籍其語以告典謁典謁具白邑侯邑侯將太公命
請客而入登拜命工歌詩歌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肯
酒嘉穀可以養父賡歌曰惟德實寶富貴何常我思古
人令聞令望遂歌曰日月明明亦惟其名誰能長生不
朽難複是蜀詩也太公頹邑侯而解顧客所操介乃公
壽者昔蜀故物受之何傷于脿拜客之辱修爵無算

帳詞

賀李觀察

伏以形幨南御天廻郢里之春絳節西巡人近長安之
日漕成燕喜樂動驪歌恭惟某官京華名家毘陵世胄
德輝鳳覽傾四海以登龍文釆鴻敷出萬言於倚馬臺
千金而得駿函一劍以流虹科第蜚英勳名沛艾輶軒
奉使禾原隰之皇華畫省爲郎富明光之奏草納言璇
陛表望銀臺達虞帝之四聰佇司喉舌試蕭公于三輔
暫託股肱薇省分符班穹外服荊方賜履地控上游煦
育群黎澄清一路吏人麋沸無擾烹鮮簿牒絲紛靡停

解刃場登禾黍不聞田正催呼野薙萑苻自任舟師容
與陽春白雪頌聲半雜歌聲漢水方城王氣并爲和氣
皇仁無外寧私桑梓之邦帝顧維西載授鎬豐之宅關
門令尹指真氣以趨迎嶽頂仙人捧靈花而展候五陵
冠蓋氣奪霜威四塞河山雄增石畫今日推恩湯沐波
及秦川它年遺愛棠陰春同楚甸王風首晉二南已和
新詩卿月高懸九列尋還舊物某等叨陪下陳末効前
籌馬渤牛溲幸入刀圭之錄竹頭木屑懈收斤斧之場
惟獲上斯可治民論知巳何殊生我二天永賴豈惟村
號莫愁兩地俄分載見碑名墮淚攀轅借寇如失瞻依

服袞歸周願留信宿郵亭贈別雖無仁者之言祖帳駢
閗試聽輿人之誦詞曰牙幢梟梟清風起吹向函關紫
何日璽來思深漢水思深漢水　楚人莫姤秦人喜君
家亭閣裹香取乞年四海蒼生一般赤子　右調賀聖朝

壽邑令

恭惟某官祥開七曜道貫三才家居大禹之鄉龍光有
赫系本神堯之裔駿惠無疆軒轅宮毓麒麟丹穴山栖
鸑鷟奚題名於蕊榜遂布政於花封搏拊宓琴啟萬家
之絃誦登閎偃室收多士於標蒸境絕飛蝗郊馴伏雉
新田俶載偕桃李以宜春貫索爲空委桁楊而臥雨番

君心地貫父口碑象一氣之轉鴻鈞先八荒而開壽域
功成朞月節屆仲秋嶽降神以生申斗旋杓而建酉頗
朱髩綠陛地行仙眼赤腰黃縱廊需次通國中之老稚
介幕下之官僚倣豳詩而酌兕觥賡魯頌而陳燕喜玉
液共金波競爽瓊芝與寶稼同登壽富多男備華封之
三祝康彊逢吉欽箕福之九疇雲氣上升秩賓筵而肆
宴風謠旁採隸樂府以登歌詞曰玄武合昏觜觿中旦
看壽星日月方躔有誰遡此嘉祥郎官應宿令尹能仙
試道從來石麟玉燕神光照社練升天暢奇哉青雲一
蹴恰是芳年世家圭組蟬聯帝鄉赤縣寵借才賢似晋

陽保障蒲亭教化虎移河外鸞集庭前正萬寶秋成黃
童白叟扶携歌舞向華筵祝長生壽國壽民滄海桑田
右調壽星明

壽薛母

恭聞天壓女士詩陳祚胤之符家有嚴君易象孚威之
吉必德言容功克備斯祿位名壽攸同恭惟夫人婺宿
儲祥織阿鍾毓雌雄諧偶合龍劍于斗南律呂和鳴叶
鳳占于嬀後靜好房中琴瑟肅雍牖下蘋蘩咏爽而朝
猗儺燧觿之佩明星有爛丁寧璜瑀之遺績桑麻則織
女成章議酒食則鼎娥遜美訓垂勤儉禮順汙隆篤生

命世之賢光輔參天之業委蛇玉署肅氏之受文宣侍
從瑣闈王慈之懇顯諫登庸佗牧留守帝鄉象服有煇
雅素詎忘操作魚軒在御啟居每問平翻萱秀垂堂棠
陰戩谷耕篨萬屢平分繡閣之安經綸二儀總出機絲
之緒養兼祿善孝極顯揚眷茲懸帨之辰甫度穿針之
候仙人六膳對北斗以爲漿神女八琅比南音而舞籥
金泥錦字如綍如綸彤管瑤編載歌載頌夫人南岳趣
鶴駕以招延阿母西崑緘鸞書而展謁莞爾啟噓電景
頫賚驍壺瑩然綽約冰膚何煩鳩杖撫曾玄之累葉苾
馥芝蘭集朱紫以盈庭繽紛笸篚歡聲吹萬樂事無雙

某等叨奉後塵捻閫内則曾承傅母大夫庶士咸宜周
得太任小子成人有造考芳徽于列傳振古如茲布圖
畫于百城只今爲烈漢珠如月難酬寸草之暉郢曲有
辭尔獻千金之壽其詞曰金風玉露故是淸秋好騎黃
鶴絲青鳥繡囊佩虎頭華鐙然鳳腦東海濱咫尺是神
仙三島　霜橫青女腰牋擘麻姑爪服雌黃枕鴻寶千
[illegible]雪碧藕五色蕪香草携子孫遙奉向紅雲縹緲千秋　右調千秋歲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二十五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齊王孫國華象贊

有先王鳳鶩之食其貌何癯微大夫康莊之第其德不
孤綺衰則長庚紫角巾則錦里烏丰采則會稽朝霞軒
舉詞藻則鄴下朱華紛敷疎豁則檀欒修竹池邊幽靚
則迎尒桂樹山隅雞籠之階靡高而文籍盈厨青谿之
宮非賜而賓從甚都淮南騷人方士信陵賓漿博徒或
分庭抗禮或擁篲前驅伎能輻湊月夕宴娛蒸國蝸角
而時靡爭雖蒙魚服而動無虞仲公理不云乎寄愁天

上埋憂地下九陽爲燭恒星艷珠杜工部不云乎高帝
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以余觀齊王孫國華誠
哉是言也夫

楊襄毅公象贊

皇矣
世宗格于上帝帝賚良弼蒲阪天京陰陽所和人龍是
出魁梧奇偉望之儼然天神太一徐而即之有威有儀
既倜既瑟弱冠蚤貴垂五十年以帝師宰冢宰司馬至
再至三亢寵寡匹淵角山庭河目海口法相則吉黃鉞
所向批擣殄裂前無衡虜夫何以故虎頭燕頷桓桓孔武

三后聖神疇克代終而獨睿處聦焉畔于視聽不迴黑白印序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德機用杜精誠之極九廟居歆受天純嘏頒額豐下宜爾子孫如穀在鬙條首摩空亦有龍門砥柱狂瀾公實象之屹焉嶽立則莫我干洪河九曲以受百川其流漫漫肖公腹笥藏疾納汙空洞無端陽氣見眉上滿大宅庇寒士歡盼睞成飾吹噓成恩不進沐浴羣策羣力于以四方之屏之翰猗與七尺爲鵬負天爲鼇負地國有戚休覘公頻笑乃定衆志種種之髮類此素絲鞠躬盡瘁三靈告沴九原不作吾將安事麟閣雲臺爲公寫照四夷敬忌勉勉朴忠沉沉

石畫于今未墜豎儒不敏識其小者敢副金匱

陳司空象贊有序

司空陳洛南先生南海人也舉進士爲戸部郎久之爲湖廣按察副使以故曹事詿誤謫同知泉州尋守南昌擢副使歷藩臬閩粵蜀滇間爲大京兆奉常南少司寇北少司徒南司空致其仕歸卒年七十有六伯子弘采以任爲民部郎仲子弘乘以明經典南國子簿爲善化尹尹四子其三登鄉書而熙昌領解先生官少司徒時楨在史館得侍同朝所謂大臣之度長者之風先生有焉去之四十餘年熙昌視余先生像慨然慕之贊曰其神偶朗而澄凝其骨勁挺而秀清其氣果壯而和平其度廓弘而深沉其貌整肅而雅馴廉不傷物善不近名丈夫而處女操大人而赤子心謀王斷國脩已安民文爲威鳳仁爲祥麟直爲神羊化爲搏鯤鴻羽可儀龍德可行立于朝社稷臣祭於社鄕先生五福所不足者富所有餘者多賢子孫國無老成象則典刑舊史作贊以副汗青

吳明卿先生象贊

澤而腴晳而揚且齒如編貝目如懸珠腹如栝棬豐頤曼胡鬑鬑者鬚三十侍中居稍遷二千石卒爲中大夫

亦有五丈夫文似相如會盟于華陽左啓右胠中權後勁前茅慮無片撰升堂相視而笑三百蹤跔浮太白吁呼盧炙手可熱丞相金吾見之藐然謔浪傲憮讒言孔昌所至齟齬柳下三黜澤畔三閭屈柔從俗玩世自娛側有柤楊棵桯不受其汙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招魂歸來乎情事欲絕涕泣嗟吁人莫知其故目爲狂目爲愚五十知非晝地而趨不以一日使其躬僇焉如不終日砥礪廉隅自耆迨老與天爲徒我寧作我吾忘故吾其慮其邪以佃以漁攪化人之袪御風而行造彼華胥發帝策府萬玉灌輸文則漆簡竹書科斗盤盂聲則折

揚黄芩肆夏繁遏渠吾不知誰氏之子維楚有材其人
季子其氏曰吳

鄧汝高象贊

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川谷朗潤閟得其七地靈人傑還
相爲頎頎鄧侯周楨商實天畀之貌廣顙豐頄白晳
丹頰樹以秀眉上應列宿文昌攝提雙柱天中高而不
危蹈星巖電熙漆懸珠孰者肖之是維淸臞若營四海
匪以睢盱滌除玄覽結轖弗踰美鬚長髯布置自勝性
情密緻操修純正循本究末隆殺必稱如髮綢直都人
斯詠坦腹象坤捫胷應矩囊括二儀網羅千古東壁圖

書西崑册府誕啓人文海濱鄒魯五氣精靈交聚相加
字栽五雲筆生五花以閲衆甫爲大方家于喁天籟經
緯國華濯濯春柳謖謖松風雍飛振鷺逵漸儀鴻重較
寬綽佩玉青葱載色載笑小大從公在昔高密手扶赤
帝深執忠孝餘慶奕世子孫復始厥德司契寫照傳神
與雲臺媲

汪代州象贊

君子之容大夫之服容爲德符服爲德祿厥德伊何請
言其目剛而無愾恭而無縮察而無苛讓而無曲廉而
無矯和而無瀆寵辱不驚怨怒不蓄爲士也師爲民也
收載歌載頌載尸載祝蠻貊可行矧我邦族詒爾後昆
永言似穀

郝肅寧象贊

彼姝者子晳而揚且頎頎魁岸㲯㲯有鬚銅章墨綬峩
弁華裾豈伊異人昔者吾友其精銷亡其骨已朽我儀
圖之中何所有好在人上神鋒秀發長短不飾以情自
竭食見叉仰何傷日月矜潔自貴孤立寡與屠狗賣漿
意氣相許傾蓋如故久要無忤剛腸疾惡恥均茵伏樂
道人善連茹推轂片言合趣一朝三復左官下僚依隱
玩世不事左右毀言日至委而去之如唾棄地縱意所

如儻易簡脫捸經守古屹然自若九死靡悔賁育奚奪
官雖三仕家徒四壁儋石之儲朝不及夕碁枰茗椀談
詠自適感物造端搦管摛辭倚馬刻燭墨瀋淋漓一家
機杼以意爲師中賢中聖爲醉鄉侯吾將老焉速營糟
丘沐浴振衣翛然天遊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面則如是
心詎可見其友識之敬作斯贊

李長公次公象贊

有二丈夫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一爲宣髮晳
而清臞一邑中黔疎秀美鬚長者南面左手執圖凴几
磬欬其頷垂胡次者俯聽而坐坐隅竪鐵如意雙足跏

跌古人藹藹艮士瞿瞿兄弟匪他惟孝友于道德玄同曲折合符亦憂亦喜亦步亦趨爲秘共甲爲荆同株疾痛苛癢斟若一軀倡予和汝塤箎笙竽尺布可縫安事羅襦斗粟可舂安事淳母和樂且湛施及妻孥骨肉之親絜而不殊疇知彼已疇言有無象帝之先與天爲徒我作斯贊以諷交瘉

歐陽光祿象贊有序

歐陽望華先生泰和文莊恭簡兩公從子也博聞強記學有深詣又明習當世之故仕爲光祿官屬非其好也既滿考遂自免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樂分施而恥積

藏與人從容以和無所失意其後昆多名士子相示余象垂紳秉笏端行願雷如矢眼如點漆鬚如蕤姑射冰雪貌如不勝衣其神情爽拔風度凝遠矣贊曰介然秋肅盎然春煕高山峩峩深谷逶迤冠倫魁能仕不競時博物多通學不貴辭何以定命維是威儀家有鴻儒斯焉取斯

程孟孺象贊

豐骨腴肌苞蓄孕孚崇臺重宇層雲冠山繭筋多力萬鈞獨運龍伯繫鼇烏獲舉鼎大意不凡縱横廓落擊水搏鵬聞天唳鶴清冷峭絕森森古容孤松高嶺片月危岫規矩折旋修短中幅佩玉冠冕巖廊肅穆披文相質逸氣函光瑾瑜五色黼衮九章恣態纖媚風流容與嘯樹飛仙細腰舞女刻畫何爲眞率自然戲海羣鴻映日初蓮吾聞其語未見其人程生手筆冠代鮮倫豈必丹青圖形寫照舉篇見宇傳神肖貌以書準古優孟學孫以像求青中郎虎賁聲華四寓價輕五都不爵而榮展也丈夫

又

系出於程而以隸名匪今之人邈也復生玉色揚休山立時行厥產玉山山實儲精物無無偶有開必先彼姝

者子胡不其然脣齒常黑領袖如皂容用示嘲卿言大好骨豐肉潤書符其貌世有孔融欣然獨笑

又

次仲變翮倉頡四目神明若存之子是績傾傾者幹便便者腹虎頭燕頷飛而食肉法相當封厥封維素紙田墨池筆耕硯賦草聖齊名頑仙郤步麟閣丹青彼哉何慕

周紀善象贊

其神凝然若槃株拘其色溫然若飲醍醐其中炯然容貌若恐其文斐然質直若渝三思而行三命而趨謙謙

吉抑抑德隅穆生枚叟與代同符

張孟孺象贊

貌不勝衣志則雄飛口恒啼饑醉鄉是依無鉢詐無金緋無揚襒無策杞竹下有扉蘆中有碕入山有薇牧犢有龍情內者禮微音大者聲希去不獻欷來不伺睎祟不幾福不祈可隨可違任譽任非貴知我稀将百氏兮芳菲塜一家兮杼機雲漢兮手揮朝陽兮髮睎文采兮翟翬朗潤兮珠璣飄揚兮龍析潋昂兮虎威長而傾咸其腓舍張孟孺誰與歸

方子謙象贊有序

方子謙以其寫照示余而飲淚言曰余骨相之屯也寧虞有今日蓋先人以遺腹生年未三十而沒余財六齡余弟亦以遺腹生藐焉二孤方氏不絕如髮此一尼也羈貫成童卒更祖挈省至家靡有子遺耗矣狗馬病與歲俱積弱不勝衣當風則偃此一尼也今年踰六十有兩子鄉學能自立有二女長事余孝有四孫日著滕分甘爲樂弟亦有三子有二孫家差增於往天其或者哀先人留所有餘不盡以貽後人而俾之長受血食乎余豈敢自多欲令子孫知生於憂患之不易也使君幸惠敎焉白香山有云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君子謂之達人之言子謙似之矣因爲之贊以貌取人舉一廢百與君久要請陳夙昔孩提蚤孤蓼啼瘠擗淚枯匪莪色慘攀柏閔子嗚鶚哀人阤蜴杌上之肉幾何不腊父有遺書于焉衣食兀兀窮年詩乃成聲眉龍彈技亾羊挾策大繇重困室人交謫將謂其口四方是適坐隱手談寄趣在弈信指所嚮縱衡推斥貫其餘勇挽弓六石命中如樹執升賢獲碣石之宮名聲薰炙七貴五侯坐虛左席或啗隱几或笑岸幘夙德豈衰鼠啄空嚇逍遙人世惟幾兩屐江漢河汾蜀都闤闠馬識窮途駝知泉脉稽古博聞索隱探賾碑

臥以看被穿于晝科斗盤盂蟲魚鳥跡理九牛毛味千雞跖六義淹通四庫牆撫懸之國門其誰能易筆以冢成池以墨積蒲葵練裙寶於珙璧陸羽茶經王濛水厄挹右拍徐邈介通蔡薈夷白碌碌非玉落落非石在彼足爲知巳謝彼歡伯外護內鞬寸田尺宅浮丘洪厓左無惡在此無斁承露幅巾大布逢掖列仙之癯不盈膚革精神王長符采瑩澤頎頎碩人振振嘉客鄙哉曹商犒頭黃馘謟君子孫顧提敷繹嬴者翁也光于宗祊其言有物其行有格

汪文學象贊

此故文學汪道川先生之象也冠頍然進然布衣方領
眷然褎然深深然規矩繩權衡秩秩然襘結依依然襏
便然几几然其服也顔嶷然眉信然眸子瞭然下豐然
神氣澄然濟然儼然壯然祺然韡然昭昭然蕩蕩然其
容也夫服裘之旗也容德之符也君子服其服則文以
君子之容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俞羨長象贊

山澤之儒形容不癯其體魁岸其目懸珠豐頤哆口方
面圓顱傳昭學府陸澄書廚本領誠大心計靡麤言捋
英華吉咀芳腴爲九流匯爲衆說邪風雅騷賦準繩楷

模六朝及唐畧瑕取瑜題湍青竹吟據碧梧帶吐綬鶡
裘梓白狐雕龍神異倚馬須臾坐上栢梁紙貴洛都開
宮碣石列第莊衢行麈斯附德鄰罔孤王侯卿相擁篲
先驅豕交獸畜禮謝虛拘恥彼疵賤傴僂囁嚅知如炙
輠銳如僕姑酒人劍客牛儈狗屠輻輳並進或吹或呴
十千買醉百萬呼盧冶容薦枕艷曲媵觚走犬惟鵲鬭
雞則株然諾何侵久要何渝何炎何凉何苑何枯聲子
班荊徐穉束芻晏嬰脫驂荀伯送帑四方所事蓬矢桑
弧蓁淋蠟屐籃筍艖艄佩者欐具曳者檐褕繻棄關吏
橐負奚奴三秦三晉三楚三吳五嶺五嶽五溪五湖仰

手若掌俯括黃壚相宅相冢若契若符詩傳綸象文啓
迷途借箸運籌聚米成圖得時而駕橫海乎胡瓠呺誰
用玉美誰沽伊游汗漫歸宿伊蒲放生施食音梵拜臍
香慈鄃檀味入醍醐空即是色無有無無百年强半日
與月殊俗與浮沉道變隆汙俠者氣桀長者步趨處士
標致國士謀漠秋苑雄傑法苑高徒不學一家不守一
隅卓哉畸人廼產孫蔿羨長厥字受姓曰俞

胡汝濟象贊

其標格勁挺峨眉之甲九州也其蘊蓄深長二江之帶
雙流也其意氣軒舉三峽灩澦之奇也其韻宇溫文濯

錦浣花之秀也其精神沉定青羊玉局之仙也遠而望
之不知誰氏之子迫而視之安居胡汝濟甫也

丁南羽象贊

嶷然如山曠然如谷泊然如孩溫然如玉萬象生身千
秋貯腹詩賦圖書金石縑竹咄爾乾坤大布衣人所應
有事皆足

許才甫象贊

而鼎角而疎眉而䀹炯炯而顙頫頫膚瘠而骨立鬑鬑
微髭呺然如喪所守穆然如有深思汎然如無所繫退
然如不勝衣勃然奮坦然夷盎然實恬然熙玉質金相

龍章鳳姿徽許大嶽之胤其孰能與于斯

金子實象贊

而神倏然而容溫然隱無與俗捐儒無與名牽賈也取以廉俠也養以恬鄉里稱爲善人沒而可祭於社此兩言者惟君其有焉

南園劉翁象贊 有序

南園翁者今行省參議劉君王父也翁世家永新國初從高祖兄弟嘗同舉進士至翁治經術不輟而會邑田賦不均長賦者往往喪其貲族人察翁才且素封推爲田部翁之稱田部可四十年折節務爲恭儉菲飲食惡

衣服見兒童走卒引與鈞禮自祖挈外不横索人粒絲貧者交口誦德焉晚年家益饒自奉益薄而益好施予人有乞假當食輒吐餔應之曰彼且待命于我即食能下咽乎其施不擇疎怨里中子㝠詬數匄貸翁亦數折劵棄責無慍也春秋九十有一高矣社父老以翁祭酒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兄弟言依于弟少年飾裘馬徵逐酒食者絕不與會以是或非譏翁翁不顧身既中廢儒則禮鉅儒甘先生爲師訓肆諸子弟甘先生繇此顯名而翁丈夫子三人伯子以參議君貴封大夫參議君兄若弟若子孫輩數十百人獨君蚤顯舉進士拜邢李

以高第召入給事中累閒閱迄今而日孜孜率祖攸行無或失墜因自號曰念南有詩人陟降庭止之思爲問出翁遺像授余一覽而知其非今之人也參議君顯庸昌熾豈朝夕之故哉乃爲之贊頹然若傾瞿然若揖盈善無近名在戎醜不爭是以施及子孫而有奇贏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人不足我補物無常主共吾與汝是以散不痴斁貨不待賈富而安處爲泉甫甫不爲利疚不與接爲搆以心鬭來不奔奏往不宿留居鶉而食鷇環中左右天倪先後是以神無漏形無作以介眉壽柱下三寶翁也深造封人三祝翁也戩穀雖無老成尚有典

刑以聞爾後生先民是程

吳伯實象贊

神王而貌則癯夙慧而容則愚和光同塵涅而不汙鞫躬履方達而不拘隱於賈逃於酒寄於禪歸宿于儒事父母夔夔如友兄弟怡怡如伯也字實仲也字虛以其虛虛實以其實實虛君子人與

丁長公象贊

氣雄而沉骨勁而淸貌溫而文虬髯鶴形瞻矚高而無營位迪功郎而以隱者稱隱不廢賈賈而有俠烈聲俠不廢儒儒而兼居士與髮僧吾莫能爲之名余友潘景

□汪永叔言曰此吾鄉人其姓丁其名潛其字子昭其號省吾先生

孫希珮象贊

其幹長其顔張其眉揚其目昌其色蒼其骨強其神颿智爲囊慈爲航産冀方而江陽而錢塘何不臧如故鄉賈客裝俠士埸儒生堂道人房和其光與頡頏鮮方將治厥良木千章猶帷荒齊彭殤身世忘髮斯黄耄而康杓庚桑游天閶豈云亡

汪元蠡象贊

美鬚長大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何不曼衍以窮年寧爲玉碎無爲瓦全惟不很於面而仁於心是故有道之士稱焉

又

折節而爲儒雍容閒雅甚都安得司空城旦書有韎韋之跗注君子者乎生之徒死之徒瑜不掩瑕瑕不掩瑜

又

而豐頤而于思胡厩之離而流斯而揚巳侈故之以博物洽聞排難解紛卓爾不羣有子食貧母訴先人懿德是遵

崔羽長象贊

頎而軀美而髯者賁方趾圓顱列仙之儒胡居山澤間而不癯將戰勝而肥能如嬰兒乎而容婉而色愉而目瞿洞洞其敬乎屬屬其忠乎孝子慈孫是爲德充符名下無虚士崔羽長其人也夫

吳仲虚象贊

其貌白晳而頰輔朱豐頤而美髯鬚其眸子瞭焉望之顯卬卬之婉愉其良賈耶深藏若虚其俠士耶達節不拘曰姑舍諸其行孝弟寬惠而文學緣飾之君子者儒時而隱時而游時而歸宿于浮屠方且以仁義爲蘧廬指數而名之淺矣夫

邵汝恒象贊

壯于頒豐于肌視不盱雖步不靡匜偉幹瑰姿而中孔夷有酒盈巵有書盈轆據槁梧枝有無成虧墨瀋淋漓五采彰施草聖畫師其名四馳弁冕端委折節肩隨跨天下而無靳孝厥孌永言思推所爲及孤嫠民秉彝曹好之父室父菑子來子箕史作贊辭爾穀世貽

程君衡象贊

其尺宅方而下豐其膚華充盈而嫺然雙瞳敦兮若樸豫兮若涉川於冬深兮若淵温兮若春融融衣錦尚絅守雌知雄和光柳下避世牆東是有先民長者風

邵長公象贊

廣顙高顴豐下巨肩其體魁然盛氣闐闐智如轉圜中如應弦赴義如水就淵千金萬石如芥可捐賈而儒周旋以爲飾緣隱而仕衣冠以旌厥賢盧江受廛海陽歸田彼有人焉軒後輊前目之曰大丈夫誠然

師伯子象贊

鴻大濶岸顏如渥丹貝齒燕頷體競芳蘭神清膚清杜衛之間高引松風揚休玉山石畔梧陰巾烏衫紫囊琴篋書雙童作使爐烟鵲尾談柄麈尾副是腴腹出言有斐秦人楚客楚語秦聲不名一家衆所指名周道挺挺

我心局局請采斯語贊爾圖形

胡處士象贊 有序

南林胡處士蓋儒而隱于耕者也子可爲孫念卿並以明經隷博士籍所居羔鴈之贄噎戶不佞有弟四人俱從可爲受詩而先世絲吉水徙與處士同貫處士又與先王父生同歲往可爲在家塾所得月奉時時市酒脯以膳先王父蓋若父事之云處士先先王父沒三年年八十有三更十年而可爲出處士像視不佞雖無似竊嘗學詩學禮矣無念爾祖見似目瞿遂爲之贊曰正于衷奇于形淵以深清山以高靈癯于容腴于腹飲若鯨虹嘯歌自足詘于身亢于意飛鴻冥冥王侯不事名于農實于儒跆素服初右書左圖黙而頎美髯鬈深衣帶垂危冠履綦丹青可施其所不施視此贊辭

吳次魯象贊 有序

文選有贊有史述贊俱四言韻語所載班孟堅漢書述二帝紀五臣傳三贊今本目稱叙傳孟堅云述漢書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其序曰云云顏籀謂自皇矣漢祖以下諸序皆自論撰漢書意依放史記序目耳史云爲某事作某本紀作某傳班氏謙改言述學者不曉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事呼爲漢書述摯虞尚有此惑餘

何足怪然則文選謂史述贊亦非也實叙也且漢書各紀傳後自有贊曰皆散文叙傳不應復贊贊不必韻語明矣友人吳次魯屬余贊象余因以班書體爲贊昔人評名士容止則飄如游雲矯如驚龍肅肅如松下風閃閃如巖下電德性則如登山臨水幽然深遠如瑤林瓊樹自是風塵表物如入宗廟但見禮樂器如渾金璞玉皆欽其寶才藻則爛如披錦無處不善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如流風迴雪婉轉清便如落花依草點綴映媚以目次魯無媿辭矣

孫五仲象贊

王孝伯濯濯春柳李供奉軒軒霞舉憶其人而不得得見孫五仲父今之人寧渠不如古此肖貌耳德行文學言語善畫者莫能圖在倉胄肉譜

張氏三世象贊

此張氏三世象也其身中人而貌腴而多髯八十曰耄者山隱公也其身偉而貌稍腴而修髯七十曰老而加五者山隱公之子古峰公也其身頎然而貌稍腴而髯兼微有髭年六十有五而神王長者古峰之子見龍公也此象所可見者其治形家言三世所同也其人與古為徒與天為徒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無得而名焉者

是山隱公之行也其人修父業而精之手纂羅經探賾索隱辭理雅馴見賞于雲間儒宗更善養生老有孺子色者是古峰公之行也其業與父齊名所游覽數千里為家督當戶俾其弟與弟之子專治經術為博士高第弟子其子亦儒雅不羣者是見龍公之行也皆象所不盡者也其為之序而乞言于四方者外生丘進士元禮也其以不腆之辭為大方前驅者不足商之傖也

孔願之象贊 兩小兒傳

其宗國魯其世家吳其系素王其交文儒其神散朗其色敷腴吏而能隱知而若愚談笑多閒倜儻無拘驅名千里蚌出雙珠日三摩挲樂矣夫

吳貞甫象贊

貌則癯矣而氣勃焉骨則劾矣而容溫然淵淵而目屹屹而頳眉有紫芝舌有青蓮千秋人物萬里山川烟霞景撰花鳥時遷色取成畫聲取成篇揮麈而談枕書而眠覺則徐徐行則翩翩吳門故里白門新廛隱不違市耕不在田游方之外象帝之先佯狂玩世曼衍窮年其姓為父靡驅以前名素字質文采實妍贊無虛美庶幾永傳

許君象贊

有君子碩而長黝而黑髯戟張眸子瞭然矑如望羊玉色孚尹山立顒昂膂中六微枝肘後千金方養親不求仕利人不祈償孝慕終身行比一鄉是謂名是謂良積善餘慶積厚流光宜爾後昆熾而昌

程季公象贊

方面豐頤白皙美髭晧星在目石稜在眉神采秀徹容止委蛇紫衫皂帽帶厲履綦風塵表物山澤間儀見賢若渴樹德務滋泰而能約積而能施哀此煢獨衣寒食饑宗族鄉黨各有等衰江淮千里潤澤同之道無行乞野無轉尸與人靡競正已靡虧左貂牙距厲色以麾守

今貴倨非招必辟儒不詬病俠不恣雎君子有穀後人是詒具瞻遺像永言繹思

徐山人象贊

而容崖然道而卽之煖玉生烟而腹便便然而口吶然錦囊金匵非其人不傳而雙眸炯然旁羅日月星辰水波上石無或愆而髮種種然渥丹其顏而犀顱嶷然一面之神宗泥丸始而儒中而汞鉛已而形家晚而逃諸玄其生也孿弟難爲後兄難爲先饔朝霞飧飛泉斯其爲人貌而天歸管武夷將終老焉後千百年有貌子者希不疑於列仙

汪木叔象贊

淸揚而窈窕埋而䟽皂帽紫衣衃卻闊易少不爲佻能不誨忮貧不廢遊醒不厭醉江湖心遠詞章與寄周鼎商彝秦篆漢隸古人與稽今人左次

顧生象贊

軀昂如髭鬖如口敦如目燦如其神全其骨堅其年先其髮未宣意氣翩翩舉止僊僊論議便便詩如初日芙蕖笑風前書如羣鴻戲海鶴摩天飲如長鯨吸百川嘯如鼓吹山谷傳時裋褐綸巾時歌扇舞茵時江湖隱淪時洛風塵時俠客時酒人時禪伯時道民貌爾貞𥳑

爾倫署曰三十六帝之外臣

潘生象贊

移體者養乎胡養豐而若山澤之癯移氣者居乎胡居積而若絃誦之儒如紫石稜如巖下電若目乎長如戟離離如綠坡竹者髯乎張乎其不華而虛與乎其不堅而胍彩微朱巾小烏隱襞如意茗椀薰鑪作吳音歌吳趨得一先生之言暖暖姝姝吾友景升呼爲阿咸者夫

余君象贊

舟車所至經營四方者男子之事也不貢非幾不侵爲然諾者丈夫之氣也無衣錦繡綺穀絺紵𩏩者時王之

制也則而象之貽以令名者哲嗣之義也

金子長象贊

豐者顧巨者顱盎者背美者鬒潤者步盈者膚睟者面烱者矑胡卒瘏胡遽殂父母劬勞擗踊號呼血爲青蚨蒐爲慈烏嗚乎孝矣夫

邵生象贊

肥白如瓠若張蒼身體鴻大若王商眉目疎朗若崔琰土木形骸若稽康善鼓琴工繪事能文章左娈童右名倡酒無量樂未央牛僧狗屠材官蹶張逸民羽士徹俁諸王何所不入久要無忘何用不臧非儒非俠非介非

行斯其爲萬夫之望

朱長君象贊

美少年公子翩翩焉怒而衣鮮鄉曲之傀傑力之士跨梲中聖中賢拍浮酒舡屢舞蹮蹮墮舄遺鈿激楚之結獨秀先爲晝夜呻吟作異爲就伎人拊絃楞蒲博塞千金可捐遵花七十驍玉女嫣然燕戲射覆藏鉤手拳心計計研輸財助邊炙轂髠天口駢軒後而輕前晝顧癡草張顛亦服官聯去之若釋拘攣狐綏綏蠋蜎蜎柱下方書把上一編日瓔池月藥淵龍火汞虎水鉛伐毛滌髓其或遇焉玉華金液雲母雌黃儻得其傳鬢埀腹腹垂腴便便目熌熌然皙頰高顴積功滿千雖過可仙童初易遷夫何慕于大羅天

余世積象贊

爾幹則脩專氣致柔爾貌則皙知白守黑膚革無盈而腓每生豐於家具服初蹈素子有箕裘兮冶貽謀爲爾寫照踐形維肖

吳無斁象贊

骨相崚嶒謂爾高僧長髯拂膺持籌算緡謂爾賈人瀟灑出塵游俠意氣儒生行誼文士風致在彼無惡在此無斁以永終譽爾多交知有斐贊詞我取諸詩

吳逸士象贊

昔者方舟轉轂冠帶衣履天下欿然若不足今也考槃隱居冠帶衣履歸之約素充然若有餘謂義勝而肥則何以似山澤之儒形容甚癯太史公有言以未致富用本守之其斯人乎

姚翁象贊

叢桂小山種瓜故侯淮海維揚多隱者流異哉府史由間忍修爲艮其背無壯于頄牆東避世豈必林丘婦有椎布子有箕裘天地委蛻人何所謀大知大年日逍遙遊

金仲子孫孺人象贊

豐豪而不過麗珍吾以爲袁隗馬倫耕織相將吾以爲員期糴孟光才情雙映吾以爲王凝之謝道韞動有禮檢吾以爲王渾鍾琰教子不義者不食之吾以爲羊舌子叔姬婚姻無取風晏吾以爲杜有道辛憲其子文佳文䎃拱而以告是吾二人傳神肖貌也

程祗程偉婦贊爲程茂才母壽

穆姜溫仁六子式穀州郡察舉門戶除復春秋之社致酒與肉基特儁逸二千石祿祝母如之以介景福(右程祗妻)期門郎婦變化通神兩縑自至投藥得銀道不可傳必

俟其人泥塗祼走歸于上眞祝母如之無量三身右稱佛妻

吳媪象贊

爲賈也婦者不爲賈也母爲儒也母者亦爲儒也父賈所遇耶儒所慕耶鼎取新革去故耶凡今之人胡不象此媪耶

姚媪象贊

藐姑射山有女淖約于歸廣陵相攸孔樂孔樂維何姚宗舜幕自他有耀嬀姜合作如鳳和鳴滕揚州鶴子孫繩繩增其式廓偕老天年一樹百穫勿替引之烝嘗祠禴

吳媪象贊

豈不從夫貿遷有無無競於紊銖豈不將雛無爲息若姑擇地而趨與多爲殄寧儉爲儒則賢明者乎則母儀乎爾子爾圖中畢其舍諸

木母贊

家人有嚴君焉爲母入于其宮閒其無人三歲不覿小子厲厲薰心遇其妣天際翔也躋于九陵擬諸其形容木道乃行爲木爲工爲準繩象也者像也故稱乎母易知則有親渙有丘匪夷所思不出門庭後得主而有常祝嬰嬰可與佑神人謀鬼謀二篋可用享其道光明于有家貪舊德是以元亨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利于不息之貞右集易

母兮鞠我昔育恐育鞠恩斯勤斯畜我不卒死生契闊方何爲期無母何恃涕泗滂沱惄如調饑今夕何夕摻執子之手兮救之誨之寤辟有摽壹者之來不可求思乃占我夢我儀圖之碩人其頎伐木椅矣方斲是虔攝以威儀齊我思成其容不改象服是宜路寢孔碩將母來諗吉蠲爲饎靡依匪母陟降庭止則不可推母也天只昊天罔極日鑒在茲右集詩

畫道人讚

遊方之外髯鬚飛蓬首南極老面白猿公雙眸炯炯八達四通懸珠方朔閃電王戎學佛千眼希聖重瞳傳神寫照在阿堵中

大方象贊有序

吳濟道人於八公山設茶茗豫章王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李供奉云玉泉有茗枝葉如碧玉清香滑熱還童振枯惟眞公采飲之金陵僧中孚有仙人掌茶錢起集長孫宅與郎上人茶會覺林院志崇茶有驚雷莢萱草帶紫茸香雙林大士結庵蒙山頂種茶絕佳者號聖陽花文了善烹茶奏授華亭水大師目曰乳妖沙門福全

能幻物象於茶湯面蘇子瞻乞大冶長老桃花茶西域僧金地藏植茶出煙霞雲霧中桐錫禪師住南嶽寺飲真珠泉曰此可烹桐廬茶未幾白蛇銜子墮寺前由此滋蔓茶味倍佳此名字可考者也其不知名若隋文帝腦痛遇僧示以山中茗草服之當愈劉禹錫有西山蘭若試茶歌建安能仁院僧造茶名石巖白唐大中時東都進僧百三十歲性好茶百碗不厭義興僧獻李栖筠茶芬香甘辣因進上萬兩蒙山病僧服雷鳴茶眉髮紺綠或茶以僧顯或僧以茶著豈有宿緣乎何不一而足也余鄉竟陵僧於水濱得嬰兒育爲弟子稍長自筮遇

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遂姓陸名羽字鴻漸精于茶作茶經積師非漸煎茶不鄉口代宗餉以茶一啜而罷訪羽召入賜師齋俾羽煎茗一舉而盡曰有若漸兒所爲於是出羽見之其異如此羽蓋少爲僧晩始稱桑苧翁竟陵子東園先生耳今新安松蘿茶出自大方名冠天下而大方亦服隱士巾服鬢髮美鬚翩翩仙舉矣客有以其象示余者余聞宣城何子華見嚴峻畫陸羽象曰古有馬癖錢癖譽兒癖左氏癖此叟溺于茗事何以名其癖楊粹仲曰茶雖珍未離草也宜追目陸氏爲甘草癖大方與季疪出處極相類余取季疪茶品語贊之曰如浮雲出山者輪囷然如輕飆出水者涵澹然此茶之精腴者也如竹籜者籧篨然如霜荷者萎萃然此茶之瘠老者也大方趣致姿儀亦若是則已矣

香林上人贊

爾味醍醐而貌何癯爾衣忍辱而客何麼覷死如生是未忘情不如速朽空諸所有

雲峰道人贊

雲以峰生峰以雲蔽蔽盍成嫌生盍成惠行雲峰出歸雲峰宿出者何發宿者何寤雲無常蹤峰有定體孰佚

孰勞孰成孰毀三問道人道人不語遙指前峰白雲如許

相人僧贊

色即是空空何所住空即是色色何所去觀空不能女亦空故觀色不可女墮色趣天龍一指曹溪一句一句莫談一指莫竪空色俱無無覓觀處

人心不同有如佛面千萬億化化以身現五十三叅叅以目斷無我相生無人相眩見性明心慧眼如電老僧無盡要在不見作如是觀作如是贊

古林象贊

旣祛六滯亦勖五情華囊難試穢尸敢行垢盡知照徹
極慧明安汝玉吐斌亮金聲身從有漏理得無生我作
斯贊何相何名

四賦贊 有序

襄王以好士聞士工一技者樂從之游吳人張畫史將
兒王諜詬不佞摘文選中宋玉謝惠連謝莊四賦使圖
之而永嘉方生書賦其上按高唐賦首言朝雲狀因假
以成風雲月雪四景而各爲之贊揚子有云詞人之賦
麗以淫贊悉矯而傳諸理腐儒哉蓋與貴者言失在近
諷不欲以諷事王王其比于四墉之觀班伯之譏可也

詩有六義其一曰風政殊家國道判汙隆太史采之合
六律同管絃金石九奏渢渢乃問康衢乃宅合宫庶人
傳語王聽斯聰遐邇一體聲應氣通天籟吹萬道在用
蚩嚌是無雌而能獨雄主文譎諫請折其衷 右風賦
朝雲西隮蝃蝀從之南有薈蔚山則蔽虧妖冶蠱心婉
孌諷譏維彼帝女是名瑤姬高唐之觀道路嶮巇見必
齋戒擇日差時不可犯干薄怒自持行雲行化無常
期人生若夢戀戀奚爲寓言十九國之艮規 右高唐賦
君象惟日臣象惟月月雖代明蟾兔時㲉退讓韜斂微
于秒忽煮豆然萁陳思覤虓乃作感甄以相凌突通親
自試氣奮色勃飛蓋西園靡晦靡朏修儀之刃間不容
髮希逸斯賦有爲而發蔽以四言示沖譬闕 右月賦
漢梁孝王其種隆準千乘萬騎警趯禮絕財貨充牣游
客塡噎廣築東苑鼓倡杵節亢極忞睢侂得無滅謝生
懷古爲之賦雪雪汰萬象太素藏拙見晛聿消變幻一
覕富貴豪華我躬不閱作如是觀郢書燕說 右雪賦

鳳林圖贊

是通天文者明審地里者昌遘昌明而來下于彼高岡
于彼朝陽者耶是負信戴仁挾義膺文行不侶處不羣
其象燕頷天老所云者耶是足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

音鼓者耶是其翼若干大司馬客光臨觀者耶是膏爲
迪金泥屬弓弩刀劍百折不變者耶是絕雲霓負蒼天
擊九千里飲砥柱濯弱水者耶是煥質晅肌片毛千金
胡霜朔雪所不能侵者耶是鶉火陽精而有威儀授以
離珠食以瓊枝者耶胡不聽帝韶止帝梧授帝璽奉帝
圖搖曾翮而去之津玉池野廣都丘軒轅山南禺將耇
造德不降鳥獝而逋是以鳴不歸嬉而提扶卵知我唯
黃今也則無隨蕭孟虧而逝將居九夷而嬉娛弄玉爲
渦鸞鷟爲雛自歌自舞自得天樨彼楚狂生曰何德之
衰吾知免夫 蕭孟虧博望志作孟舒國名民人首鳥身其先主爲書氏訓百禽夏后之世始食卵

玉銜去之
鳳皇隨焉

九鳳圖贊

丹穴南禺鳳將九雛瓊枝之實飼以離珠飛九千里而鳴郎都皇帝太平乃得天樞覽德輝下集于帝梧上有九棡下有九枸如彼建木枝葉相扶簫韻九成來儀庭階聲中律呂唱于唱喝率百鳥獸載蹌載趨白繩玉檢爰授帝符中宮玄扈爰授帝圖皇帝受祉與天地俱詩書有作召雅益謨

鳳誥圖贊

丹穴之山有鳳將雛其名鸑鷟飛集帝梧赤玉授璽玄

鳳銜圖籙于聲簫帝心則愉無忝所生瑞叶軒虞乃眺池上絲綸縈紆象彼鳳毛洵美且都以章鳳德與凡鳥殊行鳴歸嬉止鳴提扶天籟因應迹岐道符

水利圖贊

溥彼韓城襟帶濠水象山之石壅閉湫底其下土惡厥淤泥滓鹽石成渠馳波順軌亦有陂池爲腹爲趾視時鍾洩畎澮疆理涇雨亢暘勢不得使歌屢豐年寧我婦子嚌建此畫維蜀馬氏鄭國白公鼎足三峙

榆溪釣徒贊

揭竿累者難得大魚胡獨繭綸乃引盈車龍伯六鰲合負而趨使仙聖播遷胡不虞帝怒身滅國都北固之下日坂鱸四十七會稽東海餌五十犗胡期年不獲一龍陽垂涕曰無棄前胡陽鱎先至驅而避旃愛者鰖長者鯤不用命者入網胡擇焉徐而無駭縱而隨之胡可制而後牽蠶筍餌滓衆留巢卑恐算纏銛機事紛然胡得而忘筌漁師不得得亦不賣胡置親故門內而不爲怪食不盡餘不售棄之可惜胡獻之則受胡小胡大胡先胡後胡多胡寡胡舒胡驟胡仁胡暴胡天胡壽揄谿有釣徒者就而問之仰天而噓寓言荒唐安足辯歟黃河西來千里一曲吾守鯢鮒安此灌瀆

三教逸史贊

唐大曆中有韋處士隱居鍾山號遺名子三教會宗其堂則爾誰爲顏者顏清臣氏明闊林生大暢厥旨蜀趙文肅擘肌分理經世出世合爲通紀未見其人聞其語矣杜君將種長于邊鄙勇邁終古蒼頭特起歸依三教自署逸史逸何以故中不偏倚史何以故掌書而已函三爲一一復何始無名無相無表無裏無合無離無非無是無前無後無成無毀逸史之義儻取諸此史作贊詞騈栂枝指

形家言贊

尸[illegible]窺天以蠡測海稊稗瓦甓道胡不在口決江河飲
塤塊磊恢恢天網冥冥眞宰無所得間聞亦何解

泉石松芝圖贊

其節貞堅其儀靜專如石不遷其室堂搆其宗芘覆如
松之茂其祥源濬其澤施潤如泉斯浚其愛靈長其奕
葉芳如芝煌煌物有極則人有至德維天豐殖壽母令
妻古也與稽今也與齊以史以圖令名靡渝世世楷模

松芝蘭圖贊

商顏療饑日有紫芝之秋蘭爲佩沅澧種滋謖謖松風句
曲聽之丹青三物用祝爾釐多壽多男而多文辭好是

有
懿德榮名靡虧

萱石圖贊

北堂有萱是宜男子象母之賢含芳靃靡于克將母母
也天只百順聚斯眉壽燕喜南山有石不淄不磷象母
之賢貞而篤信砥德靡虧韞玉滋潤永言奉之庶無災
疢

通中雕玉簪贊 集易

爲玉爲白爲圜爲長爲通爲文其於人也爲柄爲指爲
首爲進退入而後說之象曰勿疑朋盍簪蓋取諸豫

九卦贊爲點易亭主人壽

事變不齊當者易眩惟素履往獨行所願說而應乾六
而履剛請壽以履其旋考祥　惟賁尚文文明須止束
帛戔戔六五有喜曰斯無咎是爲得志請壽以賁攸往
有利　天地之心復則見之彼迷復者災眚用師不遠
無悔休復之吉請壽以復出入無疾　言語必愼飲食
必節由頤厲吉大川利涉觀其自養曰在養正請壽以
頤上九大慶　天地之道恒久不已利有攸往終則有
始恒亨無咎下柔上剛請壽以恒立不易方　裕何無
咎曰未受命受茲介福以其中正摧如愁如占皆貞吉
請壽以晉自昭明德　顛趾出否愼我中實金鉉而玉

斯爲大吉以木巽火耳目聰明請壽以鼎養賢大亨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道光明思不出位言
止諸躬請壽以艮敦吉厚終　維順以巽終莫勝之鴻
漸于陸羽可爲儀大象伊何山上有木請壽以漸居德
善俗

金一甫象贊

頎者頎清者臞淵者顏珂雪者類實其貌則臞強
其骨色則愉詩有唐瓢畫有顧廚文窮[illegible][illegible]學盤盂
千金繫肘七焰生爐杖挂百錢舟泛五湖敦兮若樸質
眞若渝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斯老友金一甫矣夫

巨源王孫象贊

睟然者身脩然者神望之磊落即之温醇長裾廣袖文履角巾非百姓家爲肺腑親非王子侯爲市井臣其毛威鳳其趾麟麟其學閎覽其詞雅馴宿儒壯士狂生逸民青紫之容緇黃之倫可以師友可以主賓牛僧狗屠劍俠酒人獵場鞠域歌扇舞茵可以入魔可以同塵名園勝地良夜令辰胡床蠟屐白舫畫輪竹中花下石上水濱可以永日可以浹旬破除我相爛熳天真何成何毁何慢何嗔何境不適何福不臻是乩超三千之上界奚羨封十二之東秦

謝臧方象贊

二十四年登賢書于鄉更十四年升于嚴廊其達也成章其仕也强一令越再令燕治行循良無子公借力無曹丘游楊于京得陪于官得郎爲鐔處後不割爲方爲眞若渝不耀爲光謙受啇取是宜長發其祥有貴者相有壽者相形法相當胡生四十四年而二豎厄之膏肓天難諶斯于奪無常没四十二年而有孫爲之表章繹思追象于此縹緗孔德之容如圭如璋常目在之豈必影堂愛存愨著在上在傍繩其祖武令德孔彰人貌榮名死而不亡優孟虎賁何足以臧

雪坡道人象贊

異哉道人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故能忘名知生不如死故能忘生有詩有畫三昧遊戲如櫟社樹彼亦直寄遺象在焉非之無替知爾所保與衆異也將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夫無名名之至也無生生之至也猶之逃雨無之非是此之謂人間世也

鄭治中象贊

君宅衷醇粹吉祥止止瞻彼闋者虛室生白何以若邑中之黔質慰我心也君味道之腴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貌勝而肥何以若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也君直躬而行意氣激昂即班行步武不欲失尺寸何以撙節退讓貌若不勝衣也君多文爲富菀鴻裁獵豔辭何以恂恂如凡人造次不能以言自達也君端簡公孫以若祖所易名者名君按之影堂與脗合矣

陳廣文象贊

爲人弟子五十餘年爲人師財五年十一上京兆不第六十九明經入燕七十二始仕座客寒無氊王門可曳長裾胡遽委焉八十五考終命其迹若游仙其悟若安禪其文成編其行罔愆是則公生平傳神者所不盡傳

鄭丞象贊

爲儒辨[illegible]玄好客如孫堅人無負丞焉丞無負人焉於
而欲行之胡強仕而舍旃有事不能下邳有詩不哦藍
田顏渥丹晬然髯疎秀飄然少則多曲則全身中淸廢
中權吾知爾之曼衍以窮年

郭建初象贊

有隱君子脩髯聳顴身朝霞舉目曙星懸晬容白璧古
色朱絃羽可儀逵珠自媚川慧業文人塵世謫仙吮毫
飛采操管如椽周秦以後隋唐以前竹帛金石囊帙槧
鉛家標蓬觀燈吐藜烟閱覽極賾沉思通玄虞初九百
柱史五千雋永屬饜菁華高搴經營意匠超脫言詮雕

龍繡虎異代比肩干旄孑孑束帛戔戔鶴書赴隴駿乘
歸燕逢掖倒屣孝廉覓船長歌出塞雄略籌邊驅馳二
廣提挈兩甄獨麾葛扇先著祖鞭請纓虜繫草檄病痊
蝸視國都鷗狎朝賢寧皂而方勿卿而圓鴻冥弋篡駒
謝縶牽從他援止與我周旋於蟻棄知唯蝨能天釣海
非餌買山無錢經庫學府藝圃研田相馬材成養雞德
全眞氣占象少微應躔邳屯膏雨井洌寒泉風霜挾宇
雲漢裁篇以玉爲藁將琬琰鐫尊比三達名垂萬年疇
肯寫照美不盡傳我作斯贊識仰止焉

懷虹逸史贊

家世受詩而獨治春秋他經史子集靡不淹浹神鬼仙
釋靡不論議旁通星命堪輿相人術者其學博也自舉
子義外爲古文辭詩歌有秀色有雅致臨池法禿素晉
衆所珍者其執工也佳山水必登涉佳風日必遊衍佳
友朋必契合對弈對酌日夕忘倦非是則杜門不出掉
臂不顧者其趣正也朝章國故吏治民隱恆所究心憂
世多難預爲籌策秘不示人者其志遠也交淺而言深
過失面數或目爲狂然中無藏怒宿怨人亦信之晚而
務歸長厚者其度宏也以逢掖終老遯世無悶屬纊之
時無恐怖無錯謬再書坐字晏然坐逝者其神超也以

明經爲父以進士爲王父爲曾王父以孝廉爲子以民
部郎爲　孫其世系也懷虹逸史者其別號也所懷者
其先人也稱逸史者其才名也傳之者其小友也以傳
爲徵而屬舊史贊之者其孫與從孫也

虞公普象贊

窮愁而著書者趙之卿也骨相屯而好學有志氣者漢
之鄧也鑽堅研微處靜味道者晉之喜也善屬文作頌
典裁淸俊棲遁擬于管寧居貧屋漏舒被覆書書令被
濕者六代之寄與龢也虞氏故多名士五君最著得公
普而六矣吾不識五君作何狀而公普趨行論撰肖之

因想見五君之爲人豈直優孟虎賁得其外貌哉是將以五君贊公普可也卽以贊公普爲贊五君可也

陳生象贊

彼姝者子齒貝脣朱白皙美鬚㳂目高顱神情瀟漠姿制閒都豈必肥瓠豈必魁梧爲仁者士爲君子儒表符其衷知過其軀春秋方富勉旃令圖

汪居士象贊

吾聞包如削瓜者皐陶面無見膚者閎夭爾貌似之而行作人杓曰孝友曰義俠其中穆穆其外磊磊塊以廻出濁世界以禪境超有子象賢儒爲知象笑出于弓梓偭于橋諸名士評目在焉何虞乎影滅聲銷

仇生象贊

長軀翹然疎髯飄然健骨梃然明眸炯然望之峩峩然若長松亭亭然若遠峰郎之翩翩然若野鶴矯矯然若冥鴻悠悠然鳴琴欣然臨池頹然中酒朗然哦詩爲嬰兒爲無町畦達之入于無疵微若人孰能與於斯

吳長公象贊

吾與君無素不識何如人而君之友爲言君敦詩悅禮容貌恂恂聚百順以奉二親施及九族四隣儉而中節富而能仁病且華授二姪各千金受業成均其子似轂號爲雅馴信如是吾且擬君於先民君子之倫

張生象贊

其冠進其衣逢有父兄之容有子弟之容詩祉推長談苑名宗隸則恬洽兩王篆則蔡李二邕以遊爲隱以學爲農是能操處士之節而善藏文士之鋒者耶

朱生象贊

衣綺紈佩蘭茝鐵如意朱絲屣長軀昂九霄睥目瞥四海綽約姑射膚清嫵媚章臺眉采我識吳儂其容不改至大畫有生韻音有妙解得趣有琴忍辱有盤拍浮酒池縱横戎壘寧爲玉琭琭無爲石磊磊希舒俠家熊羆居亥斯則象所不載夫通人名士賞譽之言具在也

羅序之象贊

白皙而鬒目如懸珠齒如編貝布置鬚眉亦勝人其陳子彊東方曼倩王孝孫耶如冠玉如婦人好女文弱可愛其張子房陳曲逆陸士龍耶庇其宇下可忘寒暑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使人不衣自煖其王眉子王景舒謝超宗耶思懷所通不趨儒域發言遺辭往往有情致十人亦見百人亦見其韓康伯劉萬安江思悛耶成人之美情無適莫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推誠據信不負言誓其李德公周公瑾王仲豪耶坐上客恒滿知友

皆天下有名之士竟日美供其陳孟公孔文舉羊道同
邪國士門風佳子弟不減阮裕舉體無常人事其周伯
仁王右軍王藍田邪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弘治推
華子嵩思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江漢崇望杞梓發聲
蟬冕所照更生丰采其陸叔明楷景政庾景行邪望其
貌而察其神今人居而古人稽此吾友羅光祿序之也

程次公象贊

而顱方廣而貌頎長而口輔倩而眉宇揚而立山峙而
視炬光垂紳正笏萬夫之望孝弟恭儉素履有常內美
多能括囊含章斯寫照者所不得詳

梅生象贊

熒目跡眉哆口豐頤匪黔匪晳匪僂匪頎邊部便腹華
元千思遊行蠟屐坐隱枯棋儒生俠客酒人琴師談傾
滿座書擅臨池既多材藝亦謹滑鈸漢邑尉僊宋都官
詩邁邊華肖有之似之

洪亮卿象贊

而幹脩而骨勁而眸瞭而胷正而容粹而神靜王潤山
珠照乘游竹素嫺辭令畫中師書中聖高座談胡床詠
岸住船室懸磬瘦勝肥貧非病獨倚樓頻看鏡種芝之菌
斲木柄廉吏子誰優孟人雖力難衛無皮相善必

龍大夫象贊 有序

龍南岡先生以直言極諫爲執政所銜阿邑上指黜之
假寒下僚稍遷僉憲事彼其之子復詆先生取媚遂罷
不復起老田間以卒卒三十餘年而仲子大章出示遺
像死者如可作也舍先生誰與歸贊曰其直如矢其清
如水其平如砥其醇如醴中而不倚慎而不葸優學以
仕順命以俟行無跅弛文無骫骳見邪必觝逢佞必指
鹿角可掎虎尾可履既齊生死何論譽毀鞠人忒伎譎
居吏徙閩粵荒鄙郡丞郡李法守道揆析薪斯杝醫攻
滕理斤用髖髀勿射隨兕勿滄魚綃羅勿罹雉波勿涉

豕豈弟樂只父母孔邇淆而罕滓蹶而稍起遠投軍壘
以威不軌迺屯戍巳罔呼庚癸蠢兹狗軹走之馬箠徂
詐作使蠻夷率俾凱歌送喜吏飾簠簋民安耒耜兵橐
弓弭功誰爲紀憎加瘡痏歸與蓬累渙乃奔机震寧喪
匕浮雲脫屣不愠不以峩冠也頻振袂也移舄則几几
俯而非痺瘠而非梟目鏡顧視身山聳峙順應者耳仁
厚者趾斷斷無技亭亭無比睦諧鄉里歸從若市衣鮮
披綺食饞得穀沒發遺匭三鍰而已瞿瞿良士一德終
始訓詩訓禮有橋有梓八人才子荀星聚矣武繩穀似
佩玉藥蘗達尊德齒暫宗秩祀大方贍誄特書青史芳

儷蘭芷寵踰朱紫高山仰止寫照誰氏覩表知裏贊許爾爾於其倫儗猶龍近是

史戶部象贊

子太叔美秀而文陳武子白晳而鬒司馬相如閑雅甚都馬援眉目若畫嵇康松風徐引夏侯玄日月入懷杜乂清標令上劉萬安灼然玉舉石苞無雙謝混第一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其人伊誰齊民部郎史紹卿也

孟戶部若木象贊

不必秀羸若孫叔敖而號稱循吏不必肥白若武平侯而名爲計相不必長大若陳孺子而知略有餘不必玉

山若裴叔則而神明殊勝不必土木若嵇叔夜而天質自然不必磊砢若和長輿而材任棟梁不必巖下電若王濬沖而雙眸洞徹不必殿前柳若張思曼而風流可愛不必鼎角若李子堅而勁挺無回不必便腹若邊孝先而閎覽博物嘗讀其書潔淨精微駸駸聖域今覩其容温柔敦厚藹藹吉人聞之子輿氏養氣者集義盡性者踐形根心者生色世德家學其所由來遠矣

鮑太公象贊

就養無方服勤致死力決卜兆依依封樹寒暑不輟事公孝子也故其象愉色婉容如慕如疑洞洞屬屬如弗勝舍受敝出受券捐筐篋契券而不顧公弟弟也故其象怡怡退然常有以自下行有準繩言有區蓋公端人也故其象衣冠正瞻視尊有威有儀非其道義一介不取諸人公廉士也故其象神采秀徹如瑶林玉樹自是風塵表物治二戴禮爲制舉業古詞賦斐然成章公文儒也故其象白晳疎眉美鬚髯頗實而揚休子孫多賢上者賓禮焉下者師法焉優游以天年終公大老也故其象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望而知其福德非常此猶季咸之視壺丘子耳其不誣不止太沖莫朕者畫者莫能圖吾何以覩之哉

鄧太公象贊有序

湘源鄧太公爲茂才有聲以其業授三子而伯子擢科偕計吏太公遂謝博士籍讀書談道自娛其生平事親孝奉養侍疾送終承祭志物畢盡撫兄弟之子孤者如子腴產恣所取樂善好施所周濟貧乏甚衆犯而不校爲人解紛難而不任德有司鄉射禮爲大賓不赴伯子宦八年迎養不就既擢南京太學師太公喜曰此高皇帝肇基地願寓目焉操片艇來縱觀之詔伯子吾所經江山萬里又得舊都名勝足矣家有素業不可曠也有諸子孫不可失教也吾且歸伯子不能留而爲太

公寫照以寄白雲親舍之思其年踰七望八矯矯如壯夫同人屬余爲贊贊曰偉軀幹美髭髯豐顧頰者福相也年且耋而財見二毛雙眸炯炯注射者壽相也儼若思瞿瞿若有求而弗得皇皇若有望而弗至者孝子之象也逢掖之衣解果之冠左結佩右設佩情慢邪僻不設身體備生之象也土木形骸天質自然無以巳之僬僬受人之棫棫者逸民之象也綿綿若存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專氣致柔若嬰兒泊若未兆乘乘若無所歸者至人之象也有象之象擬諸形容或得十半無象之象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矣

虞伯醇象贊

秀麗靈明氣若虹霓者自星辰中來也瀟灑惠和意若沖舉者自神仙中來也清古温良言根至理者自修行中來也吾以相人術按之寫照無所不合溧陽虞伯醇是也

汪仲淹象贊

目營四海神厲九霄文則虎繡辯則龍雕義則理窟智則儒梟禪則游戲道則逍遥仁厚振振德義嚚嚚風流自賞貧賤無驕陸沉大隱畏壘建杓威儀可象芳徽未銷

周公美象贊

瞻星炯炯其眸子注射也輕烟裊裊其疎髯飄颻也初日芙蓉其神采秀發也空谷芳蘭其風韻清遠也冥鴻野鶴其襟宇超邁也翠栢蒼松其丰標勁挺也鏤金錯繡其詞華鉅麗也此江東名士周公美之照也

張髯象贊

吳兒髮短鄭具尋約爾鬚如髮綢直若若吳三長鬣用詐勝楚爾口如心人樂與處華元于思弃甲而復爾曾出亡迺復邦族閎夭繁密面無見膚爾則踈秀容婉色愉褚淵如戟無丈夫意爾質丈夫而何嫵媚裕也繞涿華也纏吊爾其裔耶同此標格行如虓會車中央高坐如謝瞻一客姝毛如朱子元奮而抵几如司馬直敬若神矣昔評爾詩以髯相喻今題爾象惟髯最著有舌三寸有喙三尺言爲繪繡聲爲金石我聞癡龍珠藏于鬚爾亦如是善畫莫圖

程短象贊

似臧紇而衣無狐裘似樓護而食無侯鯖似郭解而意無感槩似宗配而體無甲鱗似孟嘗而客無招致似蔡義而吏無持行山允不勝父顧譚不思君東方朔之嘲騎朱儒曰耕田力作不及人臨衆處官不治民從軍擊

虜不任兵此爾之定評何以畢此生賦詩飲酒醉則眠醒則吟夫夢爾者事不成後無名人所輕眇爾身安能致青雲無憂賤貧將隨鴻鵠一舉千里庶幾若西王母之巨靈

程子止書評詩佳節以評語為其小象贊

骨氣洞達爽爽有神類蔡邕王謝家子弟奕奕有一種風氣類王僧虔河朔少年充悅類王子敬仙人嘯樹有疾閃飛動之勢類薄紹之飄風急舉鷙鳥乍飛類索靖得之心應之手象在其中矣

王明徵象贊

汝善繪事象諸物宜胡不自象而倩人為風流儒雅有象可儀宿世辭伯前身畫師君家摩詰疇克紹之爰采其語作汝贊辭

珠上人象贊 有序

珠上人吾楚安陸李氏子也父事佛從之入寺聞誦華嚴經者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憮然有悟啓父出家遂祝髮為里人月公弟子儀奉大法已游金陵師錫公十五年師問汝學以何為宗對曰本性師曰汝本何性對曰性則不本師曰是非向上事可問吾同學幻休方主法少室承響而行一見輒問如何是向上事休曰五乳峰頭月罩傳般內燈珠便禮拜一日聞舉石霜語有省呈偈曰出門便是草來林花發春歸早堪笑無足人解計却把須彌橫路側休曰是得洞宗兼帶之旨囑曰聲前一句妙叶潛通劫外真風幽微綿密此從上佛祖授手之事汝善自護持凡四年歸金陵休復宣偈示之歸至棲霞遊不入俗風才照灼志業清敏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今年卒其徒以象索贊贊曰露頂者何高坐督首也丹唇者何禪悅滿口也杳帔者何脫離塵垢也麈尾者何攜柄在手也智度為父菩薩為母也慈悲為女法喜為婦也泥牛木馬吼使嘶吼也蟭螟蚊子

眼睫寬曰也名須菩薩僧臘長久也衆優曇華人世稀有也知前世因即今生受也生天成佛無先無後也毗盧遮那與如不朽也阿堵傳神十得八九也

周光祿象贊

溫若玉者其婉容也鎮若鼎者其定體也敦若樸者其古貌也立若山者其勍骨也伏若犀者其顏頟也文若虎者其揚眉也黝若漆者其明眸也張若戟者其脩髯也扣若鐘者其吐辭也披若錦者其辭藻也行若雲者其致遠也舉若霞者其神儁也皎若氷者其清白也涵若淵者其深沉也浩若海者其受廣也曠若谷者其守冲也其在家爲孝子其在國爲良臣其在士爲嚴師其在民爲常伯也所可見者其象也像象所不盡者其贊也贊者伊誰其執友也

張禮部象贊

黃鶴眞仙鸚鵡才仙有慧業焉篤生後賢頯顙河目虛心實腹草成掌錄花夢毫蔟絳帳皐比爲邑學師爲國學師髦士攸宜司寇秋官宗伯春官含香握蘭燕處棨覲道與之貌踐形惟肖傳神寫照如日有曜

穆內史象贊

粹然其容朗然其衷凜然其躬沉然其意矯然其氣超然其致官則內史人則才士親則孝子維魏大名克產蔡英卓哉穆生

劉明府象贊

其䫉眉踈秀如其襟度爽豁也其眸子瞭然如其明哲旁燭也其權準隆起如其風格高岸也其質幹清癯如其操修介約也其容色愉悅如其衷悃慈惠也其膚理密緻如其意思詳序也洞酌之雅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蓼蕭之雅曰樂只君子保艾而後宜其仕有與誦沒有象贊也

曾翁象贊

若肅然而懼摳衣而進正席而立其貌恭也若得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其襟冲也若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必往其氣雄也若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其

色睟也若堂高九尺車脊百乘任重而道遠其膚充也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狎足以交歡莊足以成禮其情中也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其明通也能勞易事而不爭施猶醵與其用公也於人無所不信其諶忠也驕大人常以浩浩是以眉壽其享豐也觀其外度其衷因其子知其翁采前言往行擬諸形容丈人眞子與尚裔耶狀不必童而知童知不必童而狀童

孫爾嘉象贊

精神注射膚革充盈骨力勁挺顏色和平詩書敦好琴酒娛情古器爲寶大篆作程隱几忘我避地逃名宜爾

諧俗宜爾樂主

朱仲堅象贊

維木藏火東南其郛上未下本中則爲朱而世受姓而產句吳委隨動躍性與生俱舉若桔槔轉若轆轤矯若驚龍捷若飛菟鼎有叔液尊有師餘父乙有爵仲丁有壺舟彝卣斝鐘磬敦盂剛卯威斗服匿錞于連城償璧九曲穿珠岑取焚焦書識奇觚水行米船山行顧厨所至成市所售成劵三秦三晉兩河兩都侯門帥府長揖並驅屐絲曳縞擊筑吹竽結五鹿客過酒家胡與盡而返喪其故吾函楅具劍韜金佚姑以久歲藏作概株拘

髦披白鶴巾著小烏帽遊淸舉坐隱宴娛醉醒猶狂戰勝猶癯昔也漫郎今也潛夫

曹君象贊

謂君隱耶而緋衣犀比爲貴人容謂君仕耶而市井草莽爲逸民蹤一命不齒于鄉而非貨殖素封千石不資于官而非僅服爲農于思若綠坡之修竹而黔若鐵幹之喬松藹然若春肅然若冬穆然若沉思退然若閟遂在列仙兮形癯豈之子兮面丰里則建杓家則耄宗啟佑後昆李房四龍誕受多福川至雲從人力不至于此恭天之美所鍾

何先咎象贊有序

余序先咎集以爲度越今人當於古人中求之頃覩余小象因擬古何氏故實爲之贊曰明目秀眉則子晳神淸膚淸則子光容止出人則因禮其姿儀也機警則栖鳳絕倫則長喻佼佼則江陽其才雋也道術深明則邵公異覽博稽則子思內典皆通則子季其蘊藉也工文則元靜合淸濁中今古則仲言饒輕巧東海最多則子朗其吟撰也獎善則君公所至覩豪傑則伯求所交必淸名則儼望其延攬也散帶衡門交辟不就則幼道大山小山東山則三高其栖逸也簡約率素則彥德風韻

淹雅則次道談理則平叔書品則穎孝其衆美也古何人也今何人也謂今不如古請觀今何生

潛稚恭象贊恭失二十許年而復得之

此君二十年前象也昔也東門之晳今也邑中之黔昔也殷滌源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今也南郭子綦我喪我昔也顏不疑伐巧今也董梧鋤色昔也南海儵忽今也中央混沌夫三年而得夫子一盼五年而辭旗七年而並席九年而不覺形之所倚十五年而養正命娛耳目又十五年而齋心服形二十年而若拱魄不可接四十年而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向謂古人虛語今于君

見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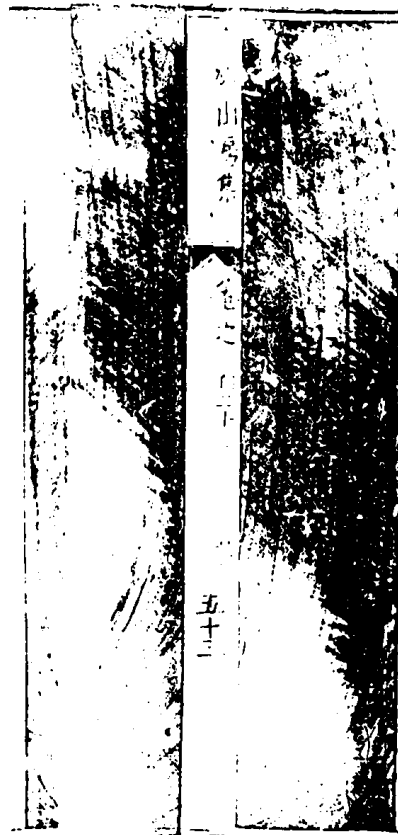
許世範象贊

惋愉其色和易其褎昂藏其骨修飾其躬鬑鬑微鬚烱烱雙瞳郄視文有才人之致門如市有隱士之風不借交爲俠不踰閑爲通守數太倉公經法涪水翁十全食爲上三世術自鴻姉人女子知名造化小兒分功是德能仁恕博愛宜爾子孫䋉䋉同

石磬贊 有序

河南安國寺傳自唐高祖武德七年有石磬仆地久矣吳人張偉起視上有安國禪寺石磬六字爲之縣其色

似靈璧其形大五尺有奇其聲清越遠聞按爾雅大磬謂之馨考工記所載倨句股博三禮圖所載編磬之類長不過二尺餘古磬或用玉玉故不能大或用金以聲名雷以形名琥長亦不足二尺今大如是豈佛門犍椎與雅樂不同耶始與記石室有縣石聲如磬響十餘里空谷傳聲非在編縣拾遺記浮瀛清石可爲磬長一丈而輕若鴻毛子年語不足信山海經鳥危小華山陰陽有磬石未見釆用洛陽伽藍記記佛像黃金之屬掘地而出與石出井者頗衆此磬以唐時物不入記而諸比丘及四方人曾不寶重至今市顯物之遇合亦有時乎

贊曰詖非臨平大小叩之而皆鳴象非昆明無風雨而若吼鯨音非魏榆必待其人而有聲聽之磬磬然立辨視之落落然無情識不作憎滅泗濱不入貢行似金不浮似玉不輕西不爲竅東不爲笙不隨灰劫不借煉成中邊如一不虧不盈潛見何常不滅不生信哉石託立法也能使聾俗知驚佛相惟梵音相雕不得吾強爲汝名曰淨音

汪次公像讚

彼丈夫兮美鬚髯有命自天命巫祇維爾王父格上玄灌以孫子世曼延如月有弟如兄然誕降不遲亦不先以就口食刀捲捲無垠心計桑與研灌輸百貨如流泉雜珮陸離衣芊眠乘堅策肥食擊鮮醉臥青樓錦瑟筵千純之繡奉副編彈碁傅簺般遊田新安國人日以偎一足夔憐百足蚿胡不歸來樂我員伊吾風雅習豆籩圓規方萬周折旋虎行兢兢威以虔里中祭酒士表旃少年盤辟不敢前雖則姱行無好專山藪藏疾海納川門下食客日三千貰詘不責子家錢片言居間解拘攣遂巡母掾有司權昔時任俠臣上司軍高蹈魯仲連我交仲子雅象賢貌君丘壑氣渺乎王華下拜三歎神若傳我歌且頌青瑤鐫

黃封君像贊

翁以子貴孫侍從臣胡不冠冕佩玉而白袷烏巾翁以菁富爲素封矣胡不闤闠廛市而一壑一丘胡不屑臺累榭飛樓夏屋而茂林修竹胡不持籌握算駔儈與居而左圖右書胡不尚通任俠食客如雲而木石是羣胡不漿酒藿肉徵歌選舞而翛然靜處朕而若癡慧而若愚不言而虛不堅而觚曰壽者相曰德充符生於世則三朝太平尊於家則三代曾孫養於庠則上老飲於鄉則大賓稱於國則孝子列於史則逸民于穀則戩于嘏則純維天實授之豈關人維古或有之今絕倫

彭一庵先生贊 有序

廬陵彭一庵先生爲茂才以制義冠一時而不得登賢書既用明經高第爲博士歸稱觴兩尊人遂卒而不得究其用復不得有耄耋之年此三者人爲先生觖望然而先生可久可大賢人之德業自在也盖徐文貞爲江右督學時其學以王文成良知爲宗先生文貞高第弟子所傳習最深諸弟子或侚口耳侈辨論流於鄉愿雜於釋氏先生不言而躬行孝友廉讓宜於家孚於鄉國所發明文成之教與洙泗濂洛關閩後先若合符節使吾儒千百年相傳正學不爲外道侵蝕先生功德宏遠

矣于是郡若邑學宮與白鷺書院三祀先生配食諸先哲而以公之孫元性之適子堯江爲諸生司祀事詩所謂曾孫維主禮也元性雖稱進士拜内史給事中謫行人司副品總從七凡二十四年阯曲學阿世拓落不偶繩其祖武又爲先生傳神寫照而書諫議爺知陳公宗伯學士鄭公所爲先生傳于上方曰對越繹思焉余先世吉安郡于先生稱鄉邦後進且從元性游悉其世美仰止服膺非伊朝夕正襟下拜而爲之贊曰

其額頎然其眉宇揚然知其志激昂而秀先也其容儼然其眸子瞭然知其胸中正而無偏也其向晬然其膚瑩溫然知其順人情而爲田也其顴聳然其骨法嶷然知其塞不變而精專也其背盎然其頤頷亨然知其養廓弘而淵泉也其神爽然其鬚髯飄然知其才優裕而詳妍也此象之所得名焉者也其學術躬修時習不落言筌也其教化一家一鄉子孫多賢也其事功閑衛聖道無流于禪也其食報脅宗秩祀非位非年也此象之所不得名焉者也讀其傳瞻其象而後知彭先生之全也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范文正公集補遺跋

范文正公嘗監泰州西溪鹽倉時海堰久廢鹵浸淫田中不可耕公上書發運使張綸綸奏公爲興化令脩之通泰海三州民祠祀公其後江淮旱蝗命公安撫奏蠲江東丁口鹽錢以故今巡鹽使者行公集於維揚蓋高山景行之思云集造次取辦多脫誤侍御史彭公屬顧所建小侯小侯就家藏書相參伍自嫌未備且不欲掩前人別爲補遺一卷以復公余謂校書猶掃落葉隨掃

隨有昔人固已難之夫書公物也吾補其所知以俟後之君子補吾所未知何足爲嫌張南軒稱范公本朝第一人其表章中庸實開濂洛關閩諸儒之先文學政事卓爾不羣然其時已有言行拾遺錄今去公六百年寧無脫誤余嘗見稗官家謂公知慶州作人碑銘諱一貴人陰事夜夢貴人吐實第請更之公謝曰隱君此事則某受惡名貴人怒曰不更當奪公子公笑曰死生有天命卒不更子亦無恙又公謫饒州時於州圃北刱慶朔堂手植花卉欄爲二壇既移潤州題詩其上有年年憶得成離恨只託春風勾管來之句後人和者數十家亦云主人當日留眞賞魂夢還應屢到來所指皆所植花耳而誣公於樂籍有所屬意不根甚矣凡書人事實攷人遺集嘗鑒此兩則彭公按揚州日復書院脩鹽志持論正大光明不愧希文因識補遺之故而併及之

歐陽文莊公家語跋

自孔子有家語而顔之推家訓倣焉宋董政公續之其後司馬公家範孫景脩家戒胡氏家錄呂祖謙閫範迭出矣後人尊家語爲經而以家訓諸書爲子列之儒家作者爲聖誠不可妄擬然要之教家固不易也先儒言家難而天下易大學明德以齊家驗其成新民以齊家

其始豈虛談可相感動哉歐陽文莊公傳新建良知之學躬脩實踐其嘉言善行爲士林所宗此編平居訓誨子弟之說切近精實賢知愚不肖服膺勿失於道思過半矣先大夫爲公門下士不佞趨庭時竊聞公緒論頃客都門見其孫宗孔駉謹有文必能奉是語以周旋者公家教能使子孫沒世不忘一朝夕之故不臻此宗孔授梓而屬不佞述所以名家語之義見明有大儒能上紹孔氏之傳非後代所及也

書萬先生易簀微言後

王文成標良知之旨學者翕然宗鄉而卒不能無異議

以爲近於禪萬太常先生服膺文成病革手書示其子言堯舜性之也性之是堯舜之學學主知孟子歷叙道統自堯舜至孔子皆曰聞知見知其意以性學不外一知爲文成發明微言云夫良知之說倣自孟子孟子以孩提知愛親稍長知敬兄達之天下是爲仁義不言能愛能敬也知卽性體達之天下卽性善堯舜與人同人可爲堯舜孝弟而已矣必知而後可能必能而後可謂之知知之不可能知可能而不能其所知非良知也以良知爲禪然則孟子非與孟子又言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不知行矣習矣由矣可謂能矣不許以知其說

本於孔子孔子以道不明爲賢者過不肖者不及道不行爲知者過愚者不及知能固不可偏廢又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能飲食不能知知不出能之中而超乎能之上所謂良知豈徒知而不能者乎知止而後有定而靜而安而慮而得則能矣知所先後不必能得故但曰近道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及其知之一也則能得之知也孔子又曰一日克己復禮爲仁天下歸仁焉朝聞道夕死可矣一日朝夕曾幾何時知乎能乎而可以歸天下可以死彼其用功非一日非朝夕矣曾子與積久久聞一貫而唯唯者何得其良知也不究良知之學何始何終而第於文字間求之遂謂良知爲禪宗恐不足服文成之心聖賢教人引而不發使自得之萬先生當綿綴時孜孜良知生平篤信好學死而後已令人肅然起敬其言亦大有醞藉余傖楚昏眊何所知識竊見世之以文成爲詬病者似未折衷於孔孟因萬先生手澤而僭綴管窺蠡測之愚於後以就正有道君子

王生三書跋

涇陽門人王生一誠以所課書三種示余其一曰大學原本義釋聖教之首章直舉所見與王文成相發明其一曰刱記采禮經中少儀小學可以訓童子爲聖功養

正之助其一曰畜德略臚列家所藏書經史子集之類以多識前言往行者也自頃士大夫不務聖賢經術而好談西方氏之學或襲宋人語録口吻譁衆取寵才高意廣則用之文章小技自矜不朽於身心民物何所裨益哉王生潛心大業論著一歸於正信可箴砭俗耳余髪種種百事無成讀三書其頗有泚矣

書蔡生卷後

韓昌黎原道遺致知格物取譏宋儒而朱子補格物傳釋格物義與近時以良知脩身立宗旨者亦不言格物俱末免後進口吻惟以物爲物有本末之物以格物卽

知止即明明德就聖經求聖學可爲至當不易之論晉蔡生受業御史大夫郭公御史中丞凃公之門得其指授因作圖說發明無所不貫信乎天地爲物不貳可一言盡也讀之使人躍然余老矣聞道不蚤汩沒言語文字間三復自訟愧汗如雨

書張生箴銘後

余與幼于別十有七年以入計過訪年六十有七有嬰兒色問何能爾先生笑曰我有嬰兒心故有嬰兒色我無嬰兒態故有嬰兒心因出所爲箴銘示之顧名思義養素含貞一切才情黜而不用師尚父丹書衞武公抑

戒文在茲矣三復敬題其後

經說後語

余承乏督秦學都試士至朔方得邵生兄弟其文不類夏人則從其父賈江淮所師承異也邵生數試高第次當以明經貢而客居失試期遂罷又鹽策坐詿誤喪其貲貧無以餬口獨不廢書益沉思六經所解悟出諸家注疏之外令邵生爲諸生守章句必不能離津筏蹊逕鑽研長益若此古人有窮愁著書者思誤書是一適者得書一義如得一眞珠船者邵生不憂貧矣

書姚仲基事後

莊生有言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余未以爲允乃其述仲尼之說曰子之愛親命也不可以解於心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又曰眞者精誠之至也其用於人理事親則慈孝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夫然後知莊子之指欲人孝其親於未病之先而不以親之愛不愛爲損益

孝者先王至德要道未有不以孝治天下者

帝崇奬人倫而刲股行孝有禁貪夫殉財烈士殉名之所驅使人忘死夫虧體辱親爲不孝毁不勝喪

亦爲不孝天下慕毁之名而不愛其親之遺體豈所以爲訓是道也莊生蓋知之故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又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忘親難忘親易親忘我難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忘天下易天下兼忘我難舜底豫瞽瞍而天下爲父子者定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爲天下忘我至於天下忘而又何知名之可近可殉哉舜其大孝也與忘名故也余讀姚仲基刲股愈母疾事其心不解不論所以又夢若大士爲藥飲母母行年七十無恙仲基亦無恙則精誠之至通

於神明者乎其始願不及此豈以博名高莊生所謂自事其心者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莊生又言至仁無親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余姑爲不及之言以諗夫爲姚仲基名者

吳宗之孝行錄題辭

曾子聞于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夫刲股者虧體也何以言孝孔子蓋又言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曰孝之始則猶未究其終以身之故而虧其體者不可爲孝以親之故而虧體於孝亦何損焉古人

有死其身以全其親者潘綜之頭面四創也吉翂之不脫械也韋俊宛陵女子之禦虎也賈直言之飲鴆也長孫從直之受矢刃也其情無可解其計無可如何然而有死有不死則天也君子不以成敗論而總名之曰孝且非獨子之於親也臣之於君亦有之孔達之成衛董安于之寧趙紀信之救漢身死而君無恙君子許其忠而況於父子乎若夫刲股以療親病身不必死而親可以無死人子亦何愛何憚而不爲此與嫣皓之出石叩頭流血覆面孫法宗王少玄之刻肉灌血於枯骸也不必死孝者也故可爲也然則禁刲股以行孝者何居今夫無益於親而徒死不愛其親之遺體而以徼孝名者設也如石奢申鳴余齊民之屬可以無死而卒死之其親而有知地下目且不瞑彼其意欲出於刲股之上以爲名而不知其居不孝之科也吳宗之刲股愈母疾學士以爲孝行而詠歌嗟歎之表章之集以成編不佞敘其不悖孔曾之指如此云

題李公旌義冊子

李公富而好施捐金十餘萬全活人無萬數天子旌爲義民寘勞之已用平盜功郎家拜巡檢至兩攝行縣事有丈夫子五人傳及雲仍可三百許多賢且

貴海內稱右族焉學士大夫百餘輩撰次詠歌其事凡數十萬言以張大公食報之厚余聞之易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而繼之曰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漸矣書言惟天陰騭下民夫天聰明豈不能就旦夕禍福人豈不能取禍福明示人而必以積以漸以陰要在使人不可測耳使人可測將欲取之試姑與之知故萌生而天之權反爲人用惟不可測而後天之聰明明威其權常定常尊而人始知畏善乎孔子思之言天也爲物不二生物不測不測所以成其不二也善乎孟子輿之言人也成功天也彊爲善而已以人之不二聽天之不測

也余慨李公仁心爲質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至於鉤
口橋也而自傷百年之功盡此卒以此死非惡其聲非
要譽於鄉黨朋友詎責報於天是爲積善是爲陰德是
爲天道李公精銷亡矣其子孫與學士大夫不朽公名
以爲世嚆矢亦懺奬勸人倫誠不可廢君子之喻義也
沒身而已他何知假令李公有意爲善雖善亦私又安
必有今日報也

題懷師錄

禮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不親事師無犯無隱左
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楊生於其師之下獄

也匍匐呼號救之沒也請而殮之舁而葬之出萬死一
生不遺餘力今且二十年哀其師不良死而必欲白見
寃狀胼胝謁四方賢豪時忼慨激烈髮上指冠時流涕
汍瀾嗷然大哭不信其志不止抑何勤也古禮失亡而
師弟子尤甚生之報其師不以存亡久近異心備嘗險
阻無所怨悔禮固如是耳世人往往目生任俠比於欒
將軍蔡中郎之屬非其倫矣諺曰少所見多所怪見橐
駝馬腫背信哉

殷司徒行略跋

甚哉用兵之難也火延崑岡玉石俱焚則於彼不能無
多殺鹿死不擇音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則於我不能無
小創而恃文墨論議者恒律人以兵不血刃此馮唐所
以病頗牧不能用也殷司徒芟雉粵東西亂賊後先四
萬餘級俘馘無算我兵寧能無面夷師之所處荆棘生
焉淫昏厲鬼爲祟死者自所不免然而畫野分疆張官
置吏苛特益敝悉爲郡縣版圖增廓煙火相望其功德
固宏遠矣較之韓襄毅王文成豈復多讓當公之身僅
晋爵二等而沒後贈卹缺焉其任子世執金吾者復見
格盩用誅戮多蒙疑任勞任怨之臣爲之解體矣夫五
嶺以南爲中華輿壤者秦皇漢武之力也儒者口誅兩

君曾不少原何有於司徒余讀司徒孫所述行略而悲
之乃知朱勃爲馬援上書古人豈易及哉

題忠智要略

歲壬辰寧夏有逆賊哱劉之變戕殺文武大臣僇辱藩
王與天子之命使而勾連虜蹂躪我師獨不能得志於
靈州賊坐困就禽則余門人孟明府與有勞焉明府時
方爲諸生所以佐帷幄之籌甚具卒能折逆萌而全孤
城事定自督帥以下逮至扈養廝役受爵賞人可萬計
明府不及也其門丁生爲述而傳之而明府筮仕撫寧
會有石門之役先事制人用平叛卒其士大夫交口誦

明府文武大略而迹其生平則知爲諸生時已然矣今
方内多故往往憂無才可使而使者不必才才者不必
信朝廷有所咨詢惟九列臺省而止無復有采蒭蕘謀
藿食者逢衣韋帶之士抑何敢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是
役也明府無知名無勇功其致高遠矣無乃非國家之
福乎余讀是編三歎有餘思焉

寘懷集跋

程用貞集其生平所得交遊書牘裝潢累十許帙名之
曰寘懷蓋小雅谷風作而友道衰詩曰將恐將懼寘予
于懷將安將樂弃予如遺用貞義取此其父爲講學諸

儒都養所食一日或數十百人用貞復好客家以客毀
集中人貴賤死生區別懸殊展視手筆曠若復面言舉
斯心何所不崇篤可以風友誼可以輔詩教矣

題訟冤書

世詈文人無行而忌者用此傾天下文章士自頊吏以
不畏强禦取名好積入人罪薦紳逢掖中文罔者相望
宵人窺瞷意指無復顧惜監司開府往往爲官屬部民
所持而荆郢尤甚八座大臣誣以匿人財籍其家被之
三木彼其人誠不能無罪罪自有坐若夫匿財誰授之
誰與之而誰爲之左驗上下[illegible]士大夫結舌莫敢矯
其非十年遂有楚王之事書諸史冊爲時政羞作俑者
有餘戮矣余讀訟冤書而悲惋不勝也姜生不幸爲文
士不幸爲人所知而所知者負不避聲其事與錢通犯
近時愛官爵者所最嫌坐視莫救流離瑣尾十年不收
嗟乎令楚王非同姓亦荆郢大臣之續也何有於姜生
不佞竊謂申救大臣無益於事而觸不測之威益彰其
過猶可藉是自解然當時有張僉憲許少叅者以不亟
追籍物削爵甘心無悔士論高之使出一無辜書生何
所忌憚何所怨惡而不爲詩不云乎每有良朋況也永
歎凡爲姜生訟冤者皆不在事之人徒託空言耳中有

王子聲與不佞書不佞時方中白簡倉皇謝病竟不能
爲姜生地殊負死友夫操出入人之權而稍知重文士
者必惻然動心矣

褒節堂卷跋

海虞朱克明以輸賦卒於京師而其婦陳方盛年矢不
踐二庭撫孤子良玉襁褓中心力俱瘁則永樂宣德時
事也良玉長而敎之若嚴師嚴父卒成進士以毋節聞
詔旌其門巳拜侍御史封毋孺人四方文學之士及諸
大臣名臣喜談樂道之有賦有頌有記有辭有詩則天
順正統時事也蓋二百年而其孫日卿茂才寶之若大

訓屬不佞識其後嘗讀詩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夫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后稷之母婦從夫母從子者也詩人頌生民之功獨推姜嫄葢女德繫家國重輕如此故乾用九不可爲首而坤用六則以大終陳孺人有坤德焉恒其德貞於婦人吉於夫子凶是以垂二百年而積善之慶施及後昆雲仍奕葉含弘光大可謂安貞之吉應地無疆矣世不乏鬚眉男子與草木同腐而甚者冒大不韙子孫諱名其先人將無慚愧入地乎日卿困諸生家亡何有而顯揚前德孳孳如不及此物此志雖生民之雅何以尚焉

書臨沮雙節傳後

臨沮有二節婦其一胡適孫熺熺死有子泰國安國皆幼胡以死誓不践二庭爲教誨二子成名士年幾八十而卒其一熊適冷逢旭逢旭死無子熊遂死之二節婦故婚姻家而安國爲吾邑博士邑學士大夫嘉其母賢稱述之太僕王先生因爲雙節傳以擬程嬰公孫杵臼蓋謂胡立孤難於熊云杵臼事載司馬子長史記而以按左氏傳殊不合魯成公二年欒書代趙朔將下軍四年趙嬰通於朔妻莊姬五年趙同趙括放嬰於齊於時朔死矣八年莊姬爲嬰之亡故譖同括於晉侯殺之武姬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因韓厥之言立武而反其田子長言屠岸賈治靈公之賊致罪趙盾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春秋出自聖筆何以言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而不及朔杵臼所立朔孤非武也與其父久死安得有遺腹孤即謂私嬰而娠而嬰放齊亦已三年所謂夫人免身生男置兒綺中祝無號者何也杵臼忠於朔奈何以婁豬艾豭亂朔之遺體莊姬置兒綺中祝以無號審爾其智與節不在杵臼下而何身爲禽獸行若是彼其心知有嬰耳安知有朔又安能爲朔孤計乎爲趙亂者實自莊姬而史記云然豈趙之子孫諱莊姬淫惡趙盾弑逆而藉口岸賈爲厲階又詭爲杵臼功以實之耶左傳嘗漢武時未出不列於博士子長作史記自言采世本國語而不及左傳以嬰杵臼之忠義不爲特傳而附見於趙世家無亦不盡信書之意耶夫立孤之難男子實有之已足震耀千古而其事猶在疑信間令孫媪以少婦能爲之章章如是其難宜何如也嗟乎今之世去莊姬千有餘年而讀史者覈其實而首誅之有餘恨二節婦綦縞之偶耳聲聞於四境九地寒魄凜有生氣夏揣摩事情以爲其難能遠過於古之義烈士夫爲人女爲人婦爲人母

者可以懼可以奮矣

戊申立春考正跋

邢使君律厤考丙午年余見之上郡才十二三業爲之叙明年使君以全書視余晉中余乃自愧知使君淺也鄉所見者第論古人得失云爾而極思深詣乃在厤議厤原十二卷論天體星經儀象宿度而正極星偏西星日不入地之謬論驗氣歲餘歲差日躔晝夜刻月行遲遠定朔而正元統月一日至晦日之謬論白道交周交食積年日法五星四餘而正春秋五行傳之謬論授時之失在改歲實而不改月策轉終交終與五星周之舊

不算三乘方而從加分損益積度月行遲速由道有遠近出入所生月食無時差中之時差晝定法推日食不可以推月食五星亦如之水星至差二十餘日大統之失在以天星次舍加天文月建三百年後仍用三百年前黃道氣朔差而年月日時分數俱差交宮差而七政四餘躔度俱差大乙六壬奇門遁甲星命陰陽卜筮無所不誤論句股測天測日月歲實月策閏轉交朔與日月平立差之原論黃赤道割圓率與總數論五星平立差之原日月食限同異乘除測五星四餘有術有圖有問答而稱唐一行乾度與時消息告譴經數之表變常潛遁之中爲最善後人得其法而隨時推測之合則從變則改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厤明時此非一行之言而聖人之言也又明年使君視余所爲戊申立春考證當在戊寅日亥初厤差在巳卯日子正要其所以得之故不越前法因綴數語末簡特詳於舊考以補序之所缺略宋儒有言邵子數加一倍法圍碁出洪範九疇之數識者謂似解不解英雄欺人耳余固陋述使君書大指尚掛一漏萬欺則何敢

還元子說跋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元者善

之長也元即仁也故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仁爲元德貫乎三才人人所與知與能道家易其名而匿其旨爲坎離水火龍虎鉛汞鼎鑪沐浴採藥抽添之說如參同契陰符經天隱子麻衣易所載總之不外一元而已愚不肖者河漢其言賢知者張大其辭熒惑支離莫可端倪而元遂爲天下裂矣余從友人得還元子說其人希慕上世晞顏公之忠節王父上園公父蘭丘公之仁厚繼志述事承歡色養而推恩錫類禮賢好士喜施予不倦然諾誦讀六經諸史而時涉獵百家撰著古文辭若詩而旁及草隷繪畫聲律伎藝爲太學生爲臬慕不斬

平傑而鴟夷子皮之居貨倚頓之鹽筴任氏之積粟無
鹽氏之子錢不厭凌雜宣髮而修眉虬鬚而碧眼冒毫
寸許腹若石堅而釜煖談終日坐終夜不倦飲一斗不
醉亦能經年不飲食兼數人亦能累日不食不饑蓋自
三十而閉房斷肉味矣凡此皆庸言庸行人可學而能
也所稍異者嘗以夜秉燭獨坐而見衲子貽之書佛法
空空性自如一羽客撫其背賜號還元又嘗叩乩乩示
之以佛法空空性不空與衲子書語合然人間往往有
之非理外奇舉駭世驚俗者之爲也孔子自讚易外不
言元而言仁懼夫學者索之冥幻而失之人倫物則諸

以仁問者因材設科各就其性之所近質之所偏裁成
輔相歸諸大道至作春秋以元年立義繫王於天責備
體元之君調元之相禮樂征伐洪纖高下無之非元字
袞句鉞儼然天臨其上實與易相發明易天道也春秋
人道也亦天道也天道遠人道邇君子行遠自邇盡人
合天迹還元子生平以仁準元以元準天易以爲體春
秋以爲用此之謂聖功與道家不侔友人爲我質其是
否尚當就而問焉

掩骼放生約言題辭

焦弱侯先生里居十五年日行其德首施於人之不幸

而道殣者則捐胔掩骼次及於物之可以無死者則放
生戒殺而皆爲之約用垂久遠其子婿及門人奉以從
事焉蓋任達之士以身爲烏鳶螻蟻食無分厚薄而俗
士鄙夷西方之教不食生物求福田利益於亡何有之
鄉此未深究於聖人之道也聖人治天下使鳥獸魚鼈
咸若而況人同類乎周禮司徒族墳墓墓大夫圖邦墓
之地域令國民族葬使皆有私地域帥其屬而巡墓厲
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蜡氏掌凡國之骴禁有死於道者
令埋而置揭焉書其日月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
以待其人夫葬者得之爲有財猶且置熬穀魚腊以惑

蚍蜉而忍使暴白骨如莽耶山虞川衡澤虞山師川師
原師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調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
民成之鳥獸亦如之迹人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他
若庖人烹人醢人腊人內外饔角人羽人囿人閩隸夷
隸貉隸羅氏冥氏庶氏穴氏翨氏蟈氏翦氏庭氏射鳥
服不哲蔟赤犮壺涿掌畜掌蜃之屬豈衆傷物命以恣
其服食器用玩好哉物領於官民不得非時非分而取
焉正所以生之也田獵大事也祝曰不用命者入吾網
而忍盡諸衡生以啗縱生乎每歲孟春之月掩骼埋胔
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天之大德曰生於時爲

春於德爲仁聖人制禮月令作焉應天而時行象魏所懸以爲首務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周禮一書纖微悉備以仁政繼仁心太和在其宇宙則此之故古禮久不講間有能行之者目爲迂遠不切事情盍反而求諸心折衷於聖人乎君子以仁存心非仁無爲以禮存心非禮無行法天下傳後世於斯焉在必博施濟衆而爲仁仁不可若是其幾也焦先生以仁人之心法周官之禮不得行於天下而行於家此心自慊矣復禮爲仁由巳而由人乎哉仁禮之心人皆有之讀此約而不惻然動念勃然思齊者吾不知其何如人也

馬馱沙小志跋

馬馱沙者何今靖江縣也其始隸江陰至成化而後割置縣易今名云稱馬馱者何大江中劃百里之州隆起若負圖出河者又饒廣薦草莽奐時牧馬其中謂之驥渚志者何毘陵王文學百穀與邑人朱光祿在明也山川封域城郭宮室土田貢賦災祥謠俗官師文獻爛焉盈掌矣然則何以稱小志都太僕玄敬初志之朱桐廬得之更志之皆不相倣襲若揚巳而招人過者故嫌之嫌之故別之別之故小之也蓋今之爲志者地亡何有則見以爲小而攘名勝之迹以自高事無可書則見以爲陋而騁浮蔓之辭以示文謏聞則毛舉細故信耳於道路之口而不可爲訓淺中則藉手於字鉞句衮以行其愛憎而謾讕誣人是志也詳略有度中於情實揚扢褒刺與衆共之時出秀語嫺婉可餐忠於桐廬氏矣即太僕而在儻亦有起予之歎乎

題籌遼筆記

余起家入蜀承乏攝督木事夷馬應龍者怨裨將吳文傑故嘗正其罪會采木冷磧所過夷落屬文傑以卒護行應龍因聚衆圍奪而去當事者不盡察其窾會歸罪文傑文傑多方控制應龍應龍小戢然而御將禦夷之

體所損不少矣蜀人時爲余言令范公在文傑得盡其用應龍何至此當是時播酋方破綦江蜀遠近震恐亦以有司處置失宜積漸使然余故習公才可備緩急謂宜亟推轂公而公業巳中考功令久矣夫范公且不能用何言文傑後三年余與范公俱坐左官客京師見公籌遼記知其能用文傑以擾應龍惟所操縱又嘗料播情形瞭如指掌至平西夏逐東倭所上書及爲大司馬畫策具在記中曾不一見施行第爲後日左驗耳國家不十年間興三大師言者麻沸本兵政府無所適從而國體損士習敝所耗公私儲蓄無萬數鋒鏑所死亡稱

是而民力詘戎心生識者憂之皆以用非其人故使范公不幸而言中豈國之福公膂力方剛知略韜韎典樞機節鉞之任匡濟艱難此其時矣記有五戲定沉黎綏輯邛都皆公在蜀事以身經始告成其不在事而喻度者播也非蜀事則夏與倭也小用之小已效大用之大必效徒託空言需次左官踰年不得報余不知其解矣

跋山東鹺議

叅知甘德夫之爲山東都運也屬歲比不登請於上蠲鹽課之逋者爲金二萬一千九百有奇又賑其無告者金一千七百有奇所得免死人一萬四千有奇又爲濬

濟河建壩閘以儲水通舟楫爲齊魯永利計其金二萬七千有奇於是山以東薦紳學士大夫若田父走卒若商賈若諸臺使監司郡邑官屬若大司農交口誦君之賢爲晉今官仍領都運事而是時余承乏遊梁梁告凶萬目而憂之倉無見粟京輦諸邊之餉檄督急於風雨安所可蠲且賑也況能役大衆舉大工爲則怪君豈有異術耶已而東人以君所爲鹺議相示而知君大要以廉勝耳先是商負課至八萬金其敝在大豪冒商領引而闌入鹽在逋商玩官而不畏法商於官朔望上謁有籍不至有罰月有供供不備有罰歲時有餽餽不給有罰左右有賂賂不通有罰而又昂其衡或百金所羸十諸爲鹽官者往往以下考吏遷意氣沮喪自謂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大豪持其短京師有力者爲主莫之誰何以是商大困君下車裁諸商供億不得以手粟隻雞澗乃公齊厨而逐諸爲姦利者一切關說絕勿聽豪與胥之猾者欲迫撓君無所得始相與革心聽君要束而商困大蘇頗及君在爭輸稞課乃溢歲額君察其實不能輸者以所羨當之而蠲其逋更羨則以賑更羨則以建閘蓋不三四年而以五萬金償十歲逋活萬人命創百世功其皆若天降地出然者語曰廉生威威生愛豈

不信然哉國家日討論吏治民事與敗所繇必先廉吏吏垂橐而往輿載而歸比比皆然其名聲官階愈美甘君爲守四年乃得都運爲都運八年所建樹若是而堇得一叅知空名廉吏可爲而不可爲古今人情豈相遠哉征商自賤丈夫始而又以賤丈夫行之詭曰不加賦而用足狗彘食其餘乎余讀君之議數廢而嘆也蓋有不可筆之於書者矣

國朝進士列卿表跋

表初脫草出賕門人周思皇思皇攜之建陽云付書肆以行尋起家入秦已移晉置篋箱中考訂訛脫頗少司

馬索觀之屬長安楊明府覆閱余亦再三往返有所補益校書如掃落葉隨掃隨有信矣誠愧以不急事煩人念頗費蒐輯不欲遽弃耳司馬使使告殺青竟因憶三十年前與同人讀南華取其語相譃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小儒接鬢壓顪別頰而取口中珠夫進士臚傳人也以彼寓言所掘拾詩禮糟粕而醜之若是今位高金多問所從來與掘冢何殊令遭南華時當屬盜跖儈肝益晝餔之膳矣國家養士而登進之恩甚厚人情艷慕故勢觖重乘厚重以自恣流弊至此辱莫甚焉更趣數語於後士無論進不各置一編座右作懺悔文可耳

天都載題辭

班孟堅于劉中壘七略諸子十家黜小說而存其九九流名自此始然而小說家實具有九流故不易作余于馬仲履天都載有取焉學古通今不宜偏廢陸澄博極載籍爲左丞坐不糾劾免官澄自申理褚彥回檢類例甚衆夫亦通人之蔽也仲履善談名理詳觀往事而于朝章時務宗原應變復井井有條于古之上六合之外紀述容有訛誤意見容有異同采聽容有闕漏自人情耳偶窺一斑得片語輒形人短膏肓廢疾非非反反瑕瑜妍醜一彼一此離蹤跂訾奚爲者哉仲履摭遺訂謬按[illegible][illegible]然略不詆訶前人自以爲足也才士游戲筆端浮詭不根如郭憲王嘉梁四公諸記無毫髮益人至于周秦行紀牛羊日曆碧雲騢白猿傳之屬逞私憾枉公是不顧人非鬼責又仲履所深戒故其美者可以勸善其辨者可以解惑其博者可以游藝其精者可以貞教而隱惡闕疑不輕持論敦厚溫柔之意盎然楮素間世衰道微鬼蜮其心傑傑其舌朝堂之上若瘖若訟而隱居放言處士橫議家操袞鉞人持月旦異時史臣何所取裁其流禍且不知所底得仲履一洗之幸甚王納言焦顧兩太史皆鴻生大儒有蘭臺之鑒裁者獨于是載愛而傳之夫亦有所感也夫

題重校詩韻輯略

潘恭定公詩韻輯略因黃直翁舉要吳才老韻補成之甚爲秇林所珍泰和歐陽生校其遺誤釐正詳審又按其式裁爲巾箱小帙以便攜持云余嘗屬友人方子謙補韻會越十餘年梓行閩中偶檢一東韻無驄字以詰子謙子謙出原本蓋坊肆初雕此書時已然字非隱僻詩文中所常用尚爾脫漏其他攟摭未盡注釋未確積歲所錄又百千計安得如此書僘惠歐陽生也

笑資題辭

胡蒙谿先生博學多著述傳誦人口惟笑貧九卷未行友人西陵王元禎索之不佞不佞索之長安今揚脩齡脩齡索之先生從孫孝廉約我繕寫多誤將校而付之梨棗孔子失馬於野二人閉而不與子貢好稱而怒馬圉諧說而喜太史公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故事有極重人有大惑情所不能通理所不能諭勢禁形格所不能得而朱儒優獲諧臣顛官抵掌掉舌詭浪恢諧片言冷語忽然開悟翻然轉移功力或出法家拂士之上此在萬乘之主且然而況下者乎胡先生是編夫亦太史公傳滑稽之意也不笑不足以爲道在覽者自得矣

先友尺牘題辭

國家迪哲重光二百餘年惟
敬皇帝朝號稱蒸隆人多長者之行先進之風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卽士大夫書疏往返直質無長語稱謂無諛詞是非無隱情交際無厚賄至於今言甘而心苦貌盛而實衰駢四儷六繁縟過於表箋匪直下以事上上不以報下則曰是簡我也然而牛頭馬脯全不相涉矣尺牘之外復有副啓其初或以請託或以指識不可雜他說具姓名如宋疏之貼黃然今則以此爲示款曲累至三四葛藤不斷殊無當也顧所建小侯家有高祖王文襄恪公鎮守湖廣所得諸公尺牘若干首皆其時名流入行道意千里如面絕無雕飾冗雜諂諛卑鄙之態想見當時人心風俗醇朴眞懇與今天壤懸殊非弘治之代惡覩此乎昔嚴子陵口授人書使者嫌少可更足子陵曰買菜乎求益也杜工部詩云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暄問汎愛不救溝壑辱嗣文之可惜如此去奢去泰去甚以轉移俗尚則吾輩當任其責所建藏弆爲榮而又鋟之梓其意念深矣匪直垂先世之遺已也

澹生堂藏書約訓跋

夏官祁爾光家蓄書數萬卷爲訓約貽子孫凡四則曰讀書曰藏書曰購書曰鑒書采古人遺言遺事實之詳矣余聞之秦淮海云少時讀書一見輒誦暗疏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酒人游旬朔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强記之力而常廢于不勤比來悔前所爲聰明衰耗不如曩時每閱一事必尋繹數終掩卷茫然故雖有勤苦之勞而常廢于善忘爾光自少逮壯卽研精問學所居官當孔道應酬日不暇給手披口涌未嘗暫歇訪求鈔寫不遺餘力杯酒談笑中莫非論辨咨詢之地足以操觚染翰出入今古爲一時詞宗蓋自昔文章

之士博聞强記未必能兼兼之者又未必善作爾光有三焉謝公不云乎我常自教兒此訓之所不載余并識于末簡

米仲詔奇石卷跋

米元章有石癖見佳石輒具衣冠拜之今民部仲詔好與元章同嗇石甚夥晚得此石遂爲冠首屬吳文仲圖之凡十面而仲詔具爲之說余嘗與同志觀石舟中恨無能如有力者負之而走已見此圖又恨不能如宗少文畫置之壁間杜季陽雲林石譜以靈璧爲第一蓋夏書所謂泗濱浮磬樂石也非荆梁之砥礪青州之怪石

可擬元章守漣水地接靈璧所得石一一品第撫翫終日不出仲詔石實靈璧產諦視愈久愈令人生趣至乎吐納烟雲妙合陰陽則郭景純江賦所謂妙不可盡于言事不可窮于筆卽圖與說財崖略耳寶晉齋研山傳自李後主元章得之其圖云不假雕琢渾然天成峰名爲華蓋翠巒玉筍方壇下洞三折連上洞嘗神游其間龍池遇天欲雨則津潤滴水少許經旬不竭蔡絛云長纔踰咫尺前聳三十六峰大猶手指左右引兩阜陂陀而中爲研池其形容贊嘆亦止此余以此圖校老顚所珍嘗勝之倍蓰山靈地脉不知幾千百年幻此神物大足人間奇事元章以研山易蘇氏宅不復可見恨紹彭公貞忍人今不知落誰手仲詔訪求不得而圖五百年如新余何敢必此石長爲米氏有天下之寶當爲天下共之有此圖在矣夫富貴功名之士所嗜好萬種皆不足入達者靈臺而獨愛此卷石賑一世若無可當意則兩人之癖顚與懃公何殊然以視夫服天智之玉而自焚者其愚不可及也圖以石重石以人重可與天壤俱敝豈夫石有時以泐同論長久哉考嘉興吳仲圭嘗爲此圖今圖又吳文仲筆二米二吳古今事有絕相類者並識之

題鄒薛二公卷

二十年來人情澆漓以詐爲直恣行胸懷蔑弃分義操康成之戈彎逢蒙之矢恬不知怪矣章盧江少受鄒薛兩學使特達之知服膺不忘書疏往復相續或迎至其邑或展謁其家就養服勤宛然負笈授贄坐春風立夜雪時意象薛公爲書香山八漸偈鄒公爲作班荆道故圖而繫以函關授經語豈亦傷俗尚衰薄致想於人外之契乎此卷殊關切名教不可以尋常翰墨同類觀也

題椿萱著蹟卷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歸己則民作孝禮之言孝也色不

忘乎目聲不絶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程君章書其父母之行事而時術省之孝子之志也朱宗伯元介爲題卷端其言可以廣孝余不能贊一辭矣

榮爵録後語

按制秩滿三載得賜爵及親然爵有等不可數再得得者或不及其親俱存也歲甲寅大人主虞衡事考最王父封爵如子王母則安人已已大人叅議河南王父又以建

儲恩晉封

兩朝寵渥播在制詞而一時諸君子頌歌之章爛焉爭烈矣大人念無以彰

君之賜與諸君子游揚之雅則命梓人鍥而藏之家塾令後世子孫無相忘也最勑二誥一文若干詩若干以得後先爲次

乞言

母梁孺人以庚戌年歸事先君是時不肖楨生三歲矣尚有一兄一弟皆弱劣先王父母以爲憂先君初成進士官水部母從先王父母如京師先王母性奇嚴家人稟稟救過日不暇給獨母將順無違先君端毅家政儼若朝典母夙夜敬戒事當其意所欲出三母衣無常主食必共案匡淑人卒母不勝哀悴陳夫人卒母年七十哭臨若少婦言之必爲垂涕匡淑人乳楨及仲弟極叔弟杜生不得封母乳季弟標少弟揖以揖官中書封孺人女弟爲魏郎實秀婦亦封孺人五子婦卒不宜子多置媵其後舉孫若孫女若曾孫曾孫女二十許人母薰然慈仁撫之如一生平未嘗有疾言遽色雖甚恇擾暇自如子孫輩或激之使怒母益寛更付之一粲而已所周給孤寡煢獨若饑寒無聊死無所歸者不可悉數橋梁道路佛宮道堉之費脱笄珈以助之母有頭風病盛夏目絮數重腹結轎如塊或累日不食晩年體愈康七旬有加里婦有禱于神神降其室曰若不見梁夫人

好施眉壽無有害乎今年四月十有七日春秋八十上遡五世諸祖妣以來此爲創見云

急難

寒家累世單傳先方伯公生維楨兄弟五人皆忝仕籍無一似穀負薪者齟齬屯邅自貽伊戚仲弟蕭縣尹維極四任儒官被謫稍遷蕭令頻年中水沉竈産蛙桔槔良苦數叨上官薦奬庶幾苟延三年今以墨中白簡黜世辱親極自矢天日必垂鑒察非楨所得辯辯復何益弟謂極欺兄則楨萬難隱忍極惟有楨一兄兄而可欺楨爲何如人兄不受欺被弟欺兄之名楨又爲何如人

竊自循省楨不能爲善而極每以善相勸楨不敢爲惡而極每以惡相規髫丱迨老曾無閒言自極選官後楨代理家事其家奴未嘗有一人入公門片言在爰書者此閭邑之人與宦于楚中諸公可質問也法行于家奴不欺其主之兄極可知矣我思古人兄之於弟若孔褒以罪坐所由兒融匿亡許武以普晏未顯析產自污極奉職無狀實楨之教不先極爲兄受惡在楨之罪滋大官何足惜不得爲官有先人田廬在至欺兄卽不得爲人焉有使其弟無辜而不得爲人者乃尚靦顏官次乎歸何以解於鄉黨死何以見先人地下故特以弟不欺兄之實具白大人君子如半字相欺神明殛之涕泣哽咽不知所云

題吳泰和印章冊子

余與吳上林游三十年恨未見其母弟泰和人稱上林難爲兄今年泰和入金陵以所製印章出視諸名家稱善相屬海內此藝推何主臣主臣沒而私淑者高自標置得心印或詭稱弟子欺人泰和與主臣同里及門受業固宜擅場昔者懷素善書云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欲出趙聖善五絃琴始則心摳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泰和爲何門高第其以是夫余聞琅琊王浦穿井得鐵印其銘曰傭力得富錢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泰和兄弟家故饒以好文好客貧上林食祿差自給而泰和尚遠游不偶手造千百寧無一似井中神物者當旦莫遇之矣

題許士衡印冊

古人書竹簡用漆楮素用墨金石用刀而刀之用難於漆翰書家篆以下諸體其傳近而篆自上世其傳遠用其難者法其遠者合作鮮矣余友人黃貞父吳伯霖獨言其鄉許士衡篆印爲東南妙手比游金陵諸名下士稱之籍甚士衡因贈余二章取文壽承何長卿所爲余刻者校之殆不能別信諸君子無虛美昔許允善相印爲鎮北將軍將拜以印不善更鑄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者果曾墮廁此官印也又非允所自爲士衡自爲之抑自相之否余老矣能無辱士衡見贈意否乃若諸君子品題語上下古今博雅冠絕足爲士衡增價非余所及萬分一也

題紫薇館筆評

柳誠懸論筆鋒長則洪潤自由管小則運動省力毫細則點畫無失副切齊則波磔有憑四者盡筆之要訣誠懸書名灼灼一代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耳世傳宣

城陳氏世作筆有王右軍與其祖求筆帖例後仍其子孫求筆先與二管云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如退還可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爲不入用別求陳語人曰先二管非右軍不能用柳去之遂誠懸書遜右軍以此余於書極拙劣兒輩學書與諸善書家皆言吳興嚴文用筆最得柳氏四訣大爲藝林所珍其門如市乃欲余爲之評余無可望誠懸萬一使讀右軍所用筆直足供識者大噱然世不乏右軍以爲文用博名高譽之俗子誦佛號雖不知佛其重佛心固不在人後也

李伯揚墨譜題辭

馬氏經籍考子類雜藝術中有董秉墨譜一卷李孝美墨苑三卷今焦弱侯家藏李本則亦譜也馬涓李元膺序稱孝美品第去取信爲不誣欲使天下皆知爲墨之法庶幾有如古人者然則孝美似未嘗爲墨第善論墨耳友人潘方凱墨名冠一時從焦先生見此本神思徹悟業亦奇進孝美如大匠誨人規矩甘苦疾徐得心應手之妙雖父子不相授受今世亦罕知其書者數百年後幸遭知己方凱復鋟梓公之人人賢於蔡中郎秘論衡嵇叔夜不傳廣陵散矣

潘方凱墨評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余謂此語于評歙墨最宜昔汪伯玉先生評方建元墨今之足以甲古者惟墨氏方墨質勝而文之以名象故自卓絕迨羼者爲之惟取名象誇多鬬奇藏珠而美其櫝嫁女而飾其媵珠與女猶無傷也乃什襲魚目刻畫無鹽率天下而爲僞使司馬公言不信于世是誰之過與潘方凱起而矯其敝曰古人墨與金同價流芳百世質實使然寧在稱名取象乎墨法有云烟細膠新杵熟蒸勻色不深手光可射人又曰虬松取烟鹿膠相揉九蒸回澤萬杵力扣吾奉以從事焉堅如玉紋如犀墨如漆九言盡之矣名

不古象不新非所計也墨成驗之良然陳后山叢談潘谷墨爲龍形略有大都耳良玉不琢不借美于外儻亦子成之意乎方凱屬余爲評余曰此難以口舌爭君第守谷之質余效后山質言之久嘗自信雖起司馬建元于九京必領此言矣

又

墨自李廷珪後即推潘谷谷墨精妙而價不二磨研至盡而香不衰秦少游有李墨半丸不爲文理質如金谷見之下拜曰眞李氏故物黃山谷以二錦囊墨視谷谷隔囊手之于李墨輒曰天下奇寶于已墨歎曰老矣今

不能爲世人怪之以爲丘言夫用志不分乃疑于神制鏤斲輪承蜩解牛往往以神解稱職是故耳谷之治墨聚精會神非一朝夕暗中模索可得豈有他術哉金陵姚氏所藏宋潘衡圓墨重二兩五錢規徑二寸一面海水戲珠龍紋一面極光細紋簇簇邊上側處有四字臣潘衡造衡與蘇東坡晉葉石林避暑錄載其造墨事由此觀之衡谷同時人谷名獨著眉山不爲衡表章何也意衡之墨當在谷左次乎抑衡致飾于外不若谷質任自然乎今語方凱曰爾爲爾家衡方凱必不受語人曰方凱爲潘家谷人亦無徵不信惟積之歲月香色無異神理綿綿然後知秦黃所傳谷事非誕怪也

又

今人技藝往往出古人意表時或過之上古無墨以竹點漆而書中古有石墨東京賦墨丹注引孝經援神契德至山陵出墨丹魏都賦墨井注云在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陘士龍與兄士衡書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片云燒此銷復可用然烟中人延州石液熏烟爲墨沈氏有石烟多於洛陽塵語則墨丹墨井或亦燒之爲爐以成墨非必磨石汁也墨以烟成自此始矣曹子建詩墨出青松烟或云以漆燒烟和松煤爲之唐李超與子廷珪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治墨名家非若今之用桐油也仇池筆記眞松煤遠烟自有麝香氣滕達蘇浩然輩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啜飲之非若今之用香也弁仲將墨方有膠有珠有麝後人僞託耳宋徽宗以蘇合油搜烟爲墨張遇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其法至今不改古人莫能易矣段公路北戶錄墨爲螺爲量爲丸爲枚米元章謂晉人多用凹心硯以貯墨瀋則魏晉間墨形非若今之形也奇象詭制日新月盛無關墨妙可寘勿論耳余嘗問方凱或云和墨用麝欲其香而反損于墨不若並藏以薰之潘谷墨香徹肌骨

久之不改陳惟達墨一篋十年麝香不入但自作松香蓋陳墨膚理堅密不受外薰潘墨外雖美而中疎信乎方凱曰不然疎那得久又問虞文靖云油烟易松烟姿媚而不深重朱萬初純用松烟見眞定劉法造墨法於石刻中覃思得之或云以松脂爲炬取烟或云豕膏美於松烟信乎方凱笑不荅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因識之以貽夫市方凱墨者

汪星源墨評

汪星源墨以凝香劑爲第一余嘗見邵安與朱萬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乏絕萬初致

石鼎濤藚香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善製香説者謂
香墨同關紐材必佳未必細搗研調和法率相似司馬
温公與蘇子瞻論茶墨子瞻云上茶好墨俱香其德同
也皆堅其操同也温公以爲然今人談墨類取色瑩質
堅所重不在香不知香能分烟力能奪膠氣非治墨極
精工香不可久凝星源標署次第中有卓識安得起萬
初于九原與之究析哉

又

魚豢怪王仲宣諸人不甚見用以問韋仲將仲將云仲
宣傷於肥戇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

麤疏文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爲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
其不爲高路蓋有由矣然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爲光
澤亦壯觀也余謂仲將此論似其治墨方古方有烟細
膠新九蒸萬杵光可射人與此脗合仲將去五子之病
集五子之長是以其墨一點如漆知名千古余於汪景
源墨有悟因以仲將語爲評目覽者將無嗢噱老傖謬
妄合罰飲汁一斗

汪建隆墨評

新安以墨名家者甚衆大都類司馬長卿工形似之言
耳余友汪仲嘉與其猶子建隆晚出而勝之盖古今人
法鑒具備集爲大成也其銘曰一點如漆百年如石其
名曰用李法絕不作浮蔓語奇詭形又以精妙故不能
多有吳中文章宿老若王百穀王宇泰馮元敏鄒彥吉
董玄宰諸君子賞之特至今百穀宇泰與仲嘉俱已矣
墨之磨人如此哉孫季昭示兒編云或謂韓昌黎以文
爲戲毛穎陶泓褚先生皆有取象獨陳玄若無義是不
然彼三者以象言陳玄以性言故陳君遠告老集言陳
者久也玄者黑也取其經久膠不敗而黑者爲最墨曰
陳玄其義尤深仲嘉之銘深符此旨不佞陳人安足取
重則有諸君子之言在

題盛生行卷

吳中善畫幾於粤鎛燕函夫人而能然不免脂粉氣其
人作巧多美物趣和承意途遘猝遇若積素累舊之歡
然不免市井態王百穀先生獨稱盛堯民爲之先游于
余余見其畫多米倪吳沈家法有清遠之致而質直好
義與人交久不忘至傾橐營其師蔣子健塟賢于不肯
仞師者遠矣自王先生外江都陸無從下雉吳皐倩皆
推許之三君既没世無有深知者游計日就窘江蘺弃
窮巷疾藜蔓東廂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每覽東方
曼倩趙元叔語爲之興嘆因題其行卷庶幾復有如三

若履各言而物色之稠衆中耳

吳乾初墨評

語曰服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又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有味哉其言之也吳乾初初業儒而晚乃治墨務上人庀材鳩工必以重購新安故于墨林乾初悉取其知名者試肄之不極不止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齊踰洛紙一朝而高少室之價豈偶也哉梓慶之爲鐻也市南宜僚之弄丸也執藝最卑聲施不朽夫爲乾初計者將儒名而墨行則無若墨名而儒行矣

書徐仟卷首

徐惟得使君懸車十年於性命之學有深詣而其仟廷鴻沚之初不欲娶或謂未修仙道先絕人道乎乃受室有子矣妻歿不復娶斷絕酒肉謝主人翁一瓢一笠爲方外游主人翁留之弗得也自孔氏言無可無不可釋氏言蓮花處汙泥不染老氏言和光同塵而逐逐者託焉曰墮惡道延美能割愛忍辱蟬蛻塵垢之外可謂有大雄力矣書此以壯其行并爲吾曹志愧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九部經解跋

荀悅有言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爲眞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爲眞本說仲尼邈而靡質先師沒而無聞將誰使折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措定後世相倣彌以滋受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勢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

參者焉夫聖不易學經不易作然而此心此理則古今聖凡所同不求經於理不求聖於心安能辨其是非悅第爲此論欲以備博士官使之講求未有灼見也門人郝仲輿少有兼人之識於書無所不窺遭讒再黜杜門著書而先用力於經病漢儒之解經詳於博物而失之誣宋儒之解經詳於說意而失之鑿而自爲解易解曰正尚書解曰別詩解曰原春秋解曰直禮記解曰合儀禮解曰節論語解曰詳孟子解曰法質之理而未順反之心而未安即諸大儒訓詁世所誦習尊信必明晰其得失要以不失聖人之心不悖聖經之理而止廣大精

徵簡易明備起漢宋諸君於九京而與之揚扢必爲心服首肯矣豈若劉綽輩織綜經文詭其新見與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者乎其卷一百七十有五其言一百五十萬有餘力不任剞劂先行緒言九卷已見大意葛稚川云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逸鹵鈍者惺悟又曰披九典乃覺面墻之篤蔽闚至道乃知拘俗之多迷朱紫陽傳注諸經獨書以屬門人蔡九峰而多本其師說余鹵鈍面墻仲輿從游久於經無半字發明指授不圖晚年得此惺悟篤蔽庶不虛度一生爲識其後方以志幸云

尚書心學題辭

六經易最古尚書次之易初惟畫卦而書自典謨始有文辭可誦讀人心道心言心之始也精一執中言中之始也敬授人時言敬之始也克寬克仁言仁之始也若有恒性言性之始也享于克誠言誠之始也念始終典於學言學之始也道統經術先天開人至周益闡揚光大之人同此心心同此學耳孔子修書垂訓萬世使人求學於心齊魯諸儒傳授發明後乃專以訓詁文辭爲學於是有伏孔古文今文之異而或神其事于壁之絲竹廟之懸饗于道統經術何所補益鄒平孫生輯古今諸家說書者要在明理以當于二帝三王周孔之本心故命之曰心學益鄒孟子時已言盡信書不如無書古今世代綿邈而聖凡無兩心書之可信與否決之此心而已生以其心質之聖而不謬以其學公之人而不私其于齊魯諸儒千古且莫遇之耶以稱孔子素臣無忝矣

孫司馬左國選評題辭

袁宏後漢紀載班彪之言曰唐虞三代世有史官以司典籍至于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

左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彰余嘗輯左氏內外傳同異以爲一人手筆益本此孫文融司馬有左芟獨語畢載而其去取甚精嚴謝生愛之都爲一集惜不見當時芟內傳全本耳語評則朱元介臧用父有序余亦爲越鄭生序左芟粗具大義今第述內外傳同異之故其說傳自兩漢久矣其文並行乎天地間何可偏廢也齊語多取管子管子大匡篇所謂諸侯無專立妾以爲妻無專殺大臣無國勞無專予祿士庶人無專棄妻無曲隄無貯粟無禁林諸侯許諾受而行之此即孟子之五禁桓

公管仲最善之政而傳不之載亦其疎處呂成公則謂桓公身犯五禁隱而不書或不其然吳越事傳頗載之其語則似本吳越國所作而兩國手筆復相似左氏喜其文並存之耳昔王鈞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廣畧去取凡三過五抄余拾司馬牙後慧無所去取掩卷茫然悔少年未用功如鈞生也勗哉

書春秋左氏傳白文後

漢武帝好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學官左氏嘗立而復廢賈逵以爲明劉氏之爲堯後始得立然而爲公羊疏者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時乃興

故謂之今學是以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則左氏由周而來久矣而何求多於左氏者欲以今勝古也丹陽荆公版行左氏春秋傳白文序以夫子不語神怪而左氏喜談夢卜神巫用此傳經爲誤余按晉書王接言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止爲經發例所載夢卜神巫之事未嘗與春秋褒貶書法有片言相涉范甯病其誣韓愈訾其浮誇誣與浮誇之過左氏傳自任之何害於經荆公愛其文盡削杜註不用雖未若經傳別行之舊而無詁釋冗瑣無義例煩苛則傳與經合不合令人可以意會亦猶王接之論不妨左氏知已矣

李供奉集跋

詩家稱唐李杜如漢之固喬唐亦有嶠與審言互其語使耳非以前後爲高下也宋人推尊杜而李左次近代歐陽修以鄉里之故遂以供奉居工部上又有謂李仙翁劍客之語杜雅士騷人之詞李如史記杜如漢書今徐生獨行李詩亦此意乎余不能贊太白一詞項日汪王卿辨李詩凡五言字句不對偶者皆爲古律或謂唐詩正聲中所收去國登茲樓懷歸傷暮秋五言律也不當入古有謂巫山長信牛渚諸篇散語不拘對偶盛唐

諸公多用之謂之散體惟貽唐徵君陶令辭彭澤一篇則正體耳劉少彝李杜分體詩以李原於風杜原於雅韻語陽秋以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知李之所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人嗟不見漢選盛於斯知杜之所得在騷有謂李十月吳山曉梅花流敬亭等句皆五言絕句妙境而以爲律詩類於駢拇枝指者有謂李樂府如君道曲東海勇婦篇上留田笠筱謠雙燕離皆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之倫人但知杜詩忠君愛國何也凡此皆左祖李者徐生可以是編與諸大家究論之

[illegible]編跋

語有之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故鄭樵五畧第述前朝張說六官惟詳近典陸澄與樵號稱博洽而澄坐不識中丞糾劾例免官樵誤以貝半千爲六朝人蓋能兼者鮮矣吳吳文仲先生累世高門學則鴻儒仕則名臣身貴介公子又居江東最佳麗地一切玩好不淄其中家藏書富童年迨老九流七畧研精閱覽卽爾領塡委酬接繁夥風雨晦冥道塗倦劇未嘗輟誦所著纍羌編若干卷自陰陽神鬼象緯曆數山川方輿脉絡形制肖翹跂喙猥細雜糅無不悉矣經傳

疑誤史筆舛謬諸子鬼瑣二氏幻妄政事得失人物是非齊諧夷堅之談無不覈矣本朝以來主德國憲吏治民隱士風文體禮樂兵戎典華損益無不詳矣以考往昔微顯闡幽千載如見不必問第七車行秘書以稽世務舉統類而應之又奚羡著爲籌智爲囊哉太史公史記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陸士衡要覽上爲連璧中爲述聞下爲析名爲稚川鈔畧摘翡翠之藻羽脫犀象之牙角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繁而所見博是編兼之其體雖稗官小說之流而三才六合鴻纖兼該讀之令人耳目爽豁神智王長眞學海之瓌寶枕苑之勝業矣先生敭歷中外直躬而行不詘權勢不立聲迹雖齟齬坎壈處之泰然未老懸車屏絕俗累行年七十纂録不休徐廣陳瓚沈驎士華嶠爲學無以逮過此編續且未已也李琰之云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欲罷不能余誠固陋竊有得隴望蜀之私焉

大業堂詩題辭

泰諸王孫有七子以詩名伯闇其一也余嘗爲七子序詩東南學士傳稱之伯闇復以其大業堂詩索余叙按大業之說出自魏文帝富貴年壽皆有窮盡惟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而子建則謂位在藩侯庶幾努力上

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兄弟間持論何相左也自今觀之文帝爲太子時與徐陳應劉諸文士游處連輿接席思以文章自見蓋其父尚在且愛其弟欲廢立故以此求勝耳父死而自負舜禹之事吾已知之安問大業子建才勝其兄竊心非兄所爲猜防禁錮屢求自試忌之不許是以薄文章文章自其長技八斗繡虎其名于今不朽况何能望萬一則文章爲大業理固非誣伯闇生今之世好學屬文思能探索千古而不得效一日長才能馳騖八極而不得出國門咫尺地嘐嘐然以大業自命夫

亦于建雄心易地皆然者乎易曰吉凶生大業指八卦而言之盛德大業至矣哉舉陰陽之道而言之又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美在其中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業無定名或在文章之中或在文章之外或在文章之上精粗大小存乎人自取耳郎子建亦言吾道不行采庶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是就文章論大業尚有兩端伯開大業在詩亦于建翰墨之勳績也其兄弟羣從中相為師友其子與諸兄弟皆摛藻競爽無復子建觸忌何事不可為他

日破宗正法而用之努力上國流惠下民未可知不然如子建之與楊德祖談者能無意乎余竊拭目須之矣

長房王孫詩賦題辭

古王孫以文學名者無如漢劉中壘唐李供奉子政嘗下吏減死論太白出獄流徙夜郎兩公遺文傳於後葉凡有心目贊嘆寶重神采照映誠哉不朽國家文命敷於四海獨宗人不得與寀唆並用而稍以資力為文章梁楚諸藩作者多有惟秦鈌如三十年來王孫中七子崛起而長房弱年操觚便臻妙境顧以任俠受俗子娟嫉遂為纍臣余讀其𦐇鳥賦二和詩幽篁子集皆長繫時所作也博物洽聞矯矯西京之氣才調逸邁疊出不窮高峙開元天寶間可追蹤中壘供奉孰謂今人定不如古耶兩公尚得校天祿直金鑾侍從論議於人主之前長房即生長朱門與禁錮畧同乃復糾以繳纆圄以犴狴父母妻子不相顧未聞有如陽城侯汾陽王以國戶官爵贖兩公者才之誨妬附麗甚矣厄窮顛沛人不堪其憂長房動心忍性增益不能雄篇妍倡無異平居其識量故不易及也世謂中壘校書致太乙僊人杖青藜下觀供奉自言金粟如來後身夢筆生花天授仙才故非偶然要以刼運雖仙不免長房與兩公將無坐

是乎中壘為列仙傳欣然遇之得枕中鴻寶方黃金大藥卒不可成供奉受道籙於天師欲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志亦未就而劉年踰老李年踰者頭白汗青兩不相負長房甫三十有奇假以兩公年著作不休金石竹帛垂之無窮是天所以玉汝於成也尚勗之哉

台鴈游草題辭

鄉郡谷先生以中秋之閏游天台鴈蕩而返凡為記十二首詩百一首視余誦之二山之勝宛然在目余嘗觀孫興公賦天台序言吟想之至脩藻散懷史稱其居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何不一躍足謝康樂守永嘉郡

有名山水肆意遊遨偏歷諸縣動踰旬朔其賦山居天台亦在其中而咫尺鴈蕩未掛齒牙緒論殆不可曉與公道庾太尉柔心應世蝮屈其迹而方寸湛然玄對山水益于世味故不薄以此自益當時愛其文藻鄙其穢行褚季卿欲提擲水中以厭天欲康樂自謂才能宜參時政既不見知常懷憤惋乃至謀逆更何足云兩人宜爲兩山所不受也鄒先生幽人貞吉胸中丘壑森羅旁魄山靈有知把臂入林且作東海村留神逃匿耳先生之言曰台山理中之奇鴈山理外之奇奇而怪怪而神者也記若詩字珠句璧于理無中無外不即不離而神

奇萬狀竊意兩山遜不敢當若孫謝曩篇則直銜官命之矣

步天集題辭

余嘗爲傅遠度序燕子集七幅庵稿以彼才情前無衝敵乃所遇乖剌讀書山中蘭若有臺高時去天若尺五日坐其上吟諷名臺曰步天而集所得詩亦以臺名名之余病三月不庭特以示余屬之序蓋天步艱難之說昉自小雅臣子失意于君父而作天可步乎世所傳步天歌自象緯術數家衍之而謂天去地二億一萬餘里南北相去二億三萬餘里東西減四步非臆測則妄語

[illegible]直欲取有詩以來相沿文字而掃除之求諸混沌上無色下無淵之代若天日高一丈盤古日長一丈一日九變殊是難事乃其方寸心三寸管升九天而潛九地即不必日以定體足以從之而度其所經涉周迴過于大章豎亥所步大矣遠矣有鄒衍談天之迂怪有子綦遨樂于天之恬逸有屈平問天之憤懣有盧敖上無天之放達有庶女叫天之哀怨有揚雄高入蒼天之精深有王充方天姚信昕天虞喜穹天之工巧有阿鴻摩天道安彌天之雄槩有樂廣開雲霧覩青天之爽豁有張公迴天韓公捧天之蓀力雖謂之步天可也夫杞人

憂天隕解以積氣近是如以氣則蒼蒼者天亦無知無能之物也而朱紫陽起而決之天者理而已矣亦老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之指然孔子不媚奧媚竈但不獲罪于天而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之理不符合者比比而是豈天理不盡用耶人因天天成人而其定也天人交相勝天賦遠度以才行年三十褭逢掖投林壑其後自享天之豐福第于今良可異矣釋氏六天十二天十四天三十六天天何多耶許張子韶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化爲乳取科目者有見天門開天榜列名之說若別有天神非理非氣杳冥恍惚聖人有所不知漢謠

云今天可上地下安得民陶彭澤云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二語各有致其是安在玄度從釋氏居有精其言者叩之天定何如此步天集可不待吹噓送上天也

叢桂詩集跋

莆田文獻甲於東南而翁氏一門起家科目十餘世公卿縉紳學士累百許人五世孫龍泉明府公取其詩集之集所以名叢桂蓋有兄弟同登第而中丞以叢桂旌其門故耳天下自質日趨於文若大輅出椎輪路鼓出土鼓繁縟刻鏤極矣翁氏諸公當國初時其詩有朱絃疏越之音太羹玄酒之味而明府以下亦彼不失初意

人或止一篇篇或僅數言才若不盡用指若不盡吐居然先進長者風明府兩爲令家貧子孫筆耕不逢年節此集無長語無綺語無夸語無纖語而可知其世德相紹之遠也昔劉孝綽群從七十人皆有華藻未聞其後子孫能傳者六朝文體浮艷故不足多尚翁氏諸公未散之朴未斲之璞其子孫奉爲世寶二百年神明若新規範無替豈不賢哉嘉靖甲子明府公以廣文應聘入楚是時權在簾外而明府錄余卷評許甚至得稱門生三朝空度九京不起讀昔人白璧酬知黃金謝故之詩慚負殊甚會其子祿苑孫金堂艮瑚持是集相示敬書木簡粗識大概云爾

徐敬卿詩題辭

徐敬卿者余同榜納言公子也余宦浙時以納言公墓表來請讀其尺牘辭條蔚然已復見其詩不作恒語而詘于一第除楚藩司從事攝諸州邑有廉能稱余兒還楚舟過武昌持其所爲詩屬之乞敘未仕則有青霞社薜蘿居二草已仕則有北游二草楚及齋捧二草美且富矣按三衢之徐著於史傳者吳有陵齊有伯珍陵爲虞翻所善叔向在晉未若於今其見重如此仕至太守伯珍以箬葉學書究尋經史儒者宗之受業生千餘人

而皆不聞能詩敬卿少年詩美且富如此亦三衢有徐以來不多遘也考史伯珍父並郡掾史不足道惟兄弟四人白首相對人呼四皓陵子平爲武昌左部督領心接物情過乎厚明徐自納言始顯敬卿官武昌聲實方茂而羣從起家科目文學政事日用昌熾非若伯珍兄弟稿項黃馘于丘壑間無所知聞其以父執事余以通家禮余兒亦崇厚之一端足爲徐增望爲三衢增勝因題其詩及之慰納言于地下

玉樹軒集題辭

郭舜舉先生才情詞賦籍甚士林爲郎時嘗識之京師

又三十年余承乏秉越憲先生家居携少子入試過我即中欣然道舊示其所撰著無不當古作者别後不復相聞頃見其孫彥深知先生沒矣彥深少穎異先生愛之若膝上是兒似謝家玉樹為植玉蘭於庭志喜彥深因以玉樹名其軒益刻厲學問弱冠遂用文名所為制義與詩與賦秀出於衆一一類先生手筆夫玉樹語出謝玄晉書言玄子瑍少不惠而孫靈運文藻艷逸玄嘗稱曰我尚生瑍瑍那得不生靈運玄以功顯于文事非所長郭氏祖孫皆可列文苑傳玉樹奕葉流芳矣彥深知交多太父行猥就余評愧傖父言何足為榮飾竊幸

先生有孫異日所以光昭貽謀者較靈運祖德詩必倍蓰也

張仲駿詩題辭

禮曰温柔敦厚詩教也又曰天地温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兩戒河山東南在大江之外三百篇詩其人率在中原西北蓋其始也三國六朝而後其人率在東南蓋其盛也東南吳越閩粵為盛吳越得地氣最先閩次之粵又次之而粵為南極界地靈灌輸蓄積充㣼故為詩者晚出而超乘余友嶺表盧元明孝廉詩名一時而頃又以其同榜張仲駿别駕詩視余兩人調格大相類以詩教窺其指趣則為温柔敦厚以地氣迴其自來則為温厚抑可見國家崇效天卑法地仁氣浹洽東南而嶺表獨鍾其盛洩為人才如是仲駿官湖州介在吳越益搴采其文物英華而發舒于絛管彩毫東南之美將皆有之余就今所得詩樹之先聲云耳

浪遊草題辭

余承乏按察越中馮開之徐懋吳兩公為言茅少宰曾孫雲甫才士也識之諸生中卒卒未與深談又十餘年雲甫如京師過金陵訪余會馮元敏入賀携與俱歸遇之維揚舟中誦其詩嘆賞不已今年雲甫之楚登太和

謁元敏武陵衡陽而返得詩若干集而名之曰浪遊夫瀟湘洞庭衡玄兩嶽方內名勝雲甫能以大手筆收之不啻稛載楚山川亦借雲甫詩雲煙草木若增秀潤兩相入而兩相資昔者少宰由太史躋卿貳守著作之庭二十年不離局其詩財百五十篇具在集中雲甫先有青芝堂集與是草業已儷之春秋方富理詠日益多且旨祖武孫謀輝映竹素浪遊者能之乎余楚人於雲甫遊十無二一于雲甫詩百無一則楚方言所謂詠也可愧可恥孰甚焉元敏三仕楚詩文敭貢吾楚者若玉萬隻若珠萬斛雲甫久受業其門好詩好遊有是草宜矣

荔枝園草題辭

荔枝惟閩粤蜀有之而閩爲最閩又以莆爲最其色香味殊絶見於前人詩賦者詳之今人口津津恨不豁地來樹下飽嘗之莆人戴幼孤一日介其友謁余示以荔枝園草有詩有尺牘有舉子義益家有荔枝園日諷誦者沐其中余三復之艷色奪目清香逆鼻甘味沁齒卽啖生荔枝不啻如是望梅止渴豈虛語哉白香山謂荔枝離本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五日外香色味盡去此草越千里如比肩歷千歲如旦暮耳豈草木之實所堪擬議然而雲蒸布衣類杜工部所云可爲

嘅嘆物之遇合有時安知不有包匭底貢一里一置十里一堠爲扶荔宮而居之壓枝天子僨坐眞人舉天下無雙者余識其端竊比鄧林之券云

莊靜甫鴈字詩題辭

項日海内文章之士才情勃發好爲鴈字詩賦自余所見數十人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劉越石四美具焉余兄弟交于閩莊靜甫深別十六年復會白門讀其詠鴈字七言律調格藻秀無所不合而天趣渾成脫去蹊逕昔毗舍離于大林爲佛作堂形如鴈字一切具足靜甫詩類是行年七十有奇射鵰老手自非後學思議可及也其小序云吳楚諸名家意似爭勝余以鴈喻鴈何高下而呼王呼臣呼侶呼奴益人强而名之詩名在一時何常之有夫亦從所好任所遭耳余以禪喻僧寶傳懷公提唱語曰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蘇端明悟于禪者其詩亦云人生到處知何似還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爪指鴻飛那復記東西達嚫國有迦葉佛伽藍穿大石山作之五重最下爲鴈形然則鴈字詩賦何用爭勝又何足爭勝哉靜甫長者遊戲翰墨是爲詩禪非與少年角技競名詩可以觀觀者宜得於詩之外無論鴈字矣

王爾耳宮詞跋

語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女無好醜入宮見妬而見嫉於朝者往往託見妬于宮者以寄其憤怨則宮詞所爲作也詞雖有隱顯婉直而大指相似至王建諸人宮詞百篇多述楓宸椒掖繁華逸樂之事類上林子虛長楊羽獵諷一而勸百者而體甫變矣汭人王爾耳有才不遇移家鄂渚其婦亦諳文史善書畫足以相樂也嘗倣阮籍爲詠懷詩二百餘首閔時傷俗極有遠思而今宮詞則倣王建身不得待詔公車侍交戟之内覘文物與侍從諸貴人中外相應以理義之文而取所

耳食者紀之以副史乘云耳詩有六義風雅頌賦比興詞體賦居十九比興一之雅居十五頌四之風一之可興詠懷並存余識其後以俟輶軒使者之采焉

施大千詩題辭

唐施肩吾有詩名崇進士隱洪州西山終身不仕本朝施德華能詩累薦明經不就結屋數楹號城南小隱今施大千亦隱者也其詩數十篇無出位之思無離調之語兩施猶應舉受薦而大千且以布衣沒齒人傳肩吾受丹方於許旌陽竟得仙去大千取字則佛家世界超仙眞而上詩言志志如是宜不可與俗子同日論矣

枕塊草題辭

晉孫興公云自丁荼毒載罹寒暑茵帷塵寂棟宇寥況長自矜悼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伸罔極之慟故歐陽叔弼季默憂中不作詩蘇子瞻謂韻語未入金石似不爲過使門人廢蓼莪詩王偉元誠孝子彼作蓼莪詩者父母俱喪之人也孔子何以筆而不删在禮哀發於聲音或若往而不返或若往而返哀發於言語或唯而不對或對而不言袒而踊之以動體安心下氣節文具焉詩亦何傷于孝乎許世範枕塊草其言如慕如疑如追而弗及如求而弗得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懣氣盛與蓼莪同夫亦至情之所溢而流耶詩如是無論音調矣余哀而題之所以勸孝也

程飛熊詩題辭

比日山人以詩遊者如林而所遇多不合余僑寓白門亦與山人相似獨見所贄詩多可鮮否益謝家獎成之意其或稱門人弟子則遜謝不敢當欲爲之延譽貴顯又以鐘鼎山林各天性非其質也故往往拂意而去潘景升以其友程飛熊屬余盛稱其人與詩不凡信非虛矣飛熊故嘗遊然迹不出吳越江淮而亦屢困今困特甚余愧無能爲地飛熊計無所復之則使余序其詩幾

有知而物色之者夫詩窮而後工畧數古人如杜少陵浣花蠶月乞人一絲兩絲鄭虔履穿四明雪饑拾山陰椽賈島嘆鬢絲不堪織衣孟郊苦寒恨敲石無火盧仝長鬚赤脚灌園自養其貧困不在飛熊下而所爲詩或卓絕千古或膾炙一時貧亦何負於人飛熊苦吟不休能與五君齊名當自舒豁意氣豈效夫泣牛衣哭窮途者哉夫有不龜手之藥不免於洴澼絖而一朝得五百金所與客裂地以封遇合之時異也景升倦遊裹足不出鄉而詞客入新安趨之如市此非其力能食客自有所重耳飛熊歸而扣焉乃若儋父語以水濟水孰能食

之飛熊計乞矣

三都游草題辭

黃孝翼以才名闆潦而好遊首遊燕已遊金陵遊鍾離
縱觀
高皇
文皇發祥潰社創業垂統之蹟而締交四方英儁揚扢
今古題詠酬往所爲詩若文若干篇名之曰三都游草
以方晉左太冲三都賦然所賢于左者非一左三都爲
魏吳蜀魏篡漢幷蜀晉篡魏幷吳得之不以其道明與
驅胡元復中華功隻千古靖難之師不易姓左未入吳

蜀從以耳食孝翼則身所親歷覩記最眞左以十年賦
成孝翼不越期年左賦財一體孝翼其文章諸體左法
班馬揚張靡麗浮誇孝翼綜覈情實左以經高名之士
取重貴洛陽紙孝翼不博名高人自宗之蓋不獨文情
勝其得時得地固太冲所不逮也柯孝廉謨伯陳山人
山甫持以相示余誦不釋手題其簡端志喜若曰爲孝
翼皇甫玄晏敬謝不敏

猶子譽道詩題辭

余少弟才什倍余而不得志于科目舉子最蚤長子譽
道九歲爲文有奇語余甚器之此天所以補少弟不足
也十四爲諸生舉子又最蚤未三十子復爲諸生娶婦
矣而六試楚闈不售豈以阿伯輩四十左右財舉子于
此示乘除耶當其髫眉時便好作詩季弟以妨正業禁
勿許亦不令余見今年寄余詩一帙曰兒久困名場理
詠寄適且庶幾有一言可傳無泊沒帖括已也竊憐其
志爲秉燭閱之如千里霜蹄未範馳驅伏習不已力自
可至巧自可中因題數語以獎其進夫工於帖括者即
[illegible]倫魁能位都卿相猶土狗芻龍祠竟無復過而問焉
吾家供奉仙才非由科目起家然而文章光燄萬丈橫
被六合其詩有曰酒肆藏名三十春營道年正與相同

世必有如吳筠賀知章爲之地者堅忍以須可矣

郭生詩題辭

篆章自宋以來士多用理學節義相授其於文章直視
爲小技詩又文章一端非所當務然呂居仁胡元任馬
端臨輩所稱江西詩派人且滿百卷三倍之或以爲自
出機杼別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或以爲抑揚反
覆兼盡衆體其人多當世儒林冠冕而近代耳食之士
一切罡不省惟王元美先生嘗討論差次標其合者與
六代三唐並傳而先生所結撰亦往往不廢宋調號爲
大方吳越人于詩若燕函秦廬夫人而能而不盡工豫

之作者相望駸駸度驊騮前郭生少年工詩所謂兼衆體成一家者即歐陽永叔王介甫黃魯直陳無已諸先正尚姑舍是壯年奮揉專心致志殆難測其所止也他日論明江西詩派即不為初祖無愧中興因題其集而歸之以徵有試之譽云叅嶺南區宮允用孺蒞苑宗工其推許生詩久矣

題程生為黃君祝壽圖

黃君于達仕而為光祿丞無幾何自免遯世無悶且終二星年六十矣有子七人入太學入鄉校衣冠絃誦如王氏烏衣謝庭玉樹而其倩郡學生程啓圖介叔父公

叔太學以所得周臣寫圖請余題之稱壽按圖複嶂深溪茂林清樾精廬反宇縣几石床薰爐茶臼種種具足而九人者或鼓琴或對弈或染翰或賦詩或從橋而渡或倚樹而思皆有瀟然出塵飄然御風之致使人望之坏治不操杖履以從耳余考古列仙高士兩傳高士多長年列仙多真隱彼其巖居川觀與世邈隔不見可欲而心不亂館清平之靈徹神明之精與天和相嬰薄深根寧極長生久視道不出此此九人者吾不知誰氏之于要亦高士列仙流亞也世俗祈年率箍玄黃陳牢醴擁冠蓋盛音樂號曰千金之壽其在東南豪奢彌甚程生獨操此圖以進比于謝躬輿之一丘宗少文之四壁水清玉潤必灼見婦翁底裏者蓋頭顱不待四十而可知秩祿不待六百而可辭業已清舉令上誠於斯圖也覽取橋援浸想宵類早服重積宴煬至和眇乎小哉屬于人警乎大哉成于天為高士為列仙九人者不足汁矣

書風木永思冊子

余同榜友萬心源公以內史擢侍御史不諧于權貴出僉楚臬擢叅蜀藩副粵臬復以讒口當徙官遂誓墓不復出其年尚未五十也為政于家施德于鄉甚著公初

舉于不青晚得三子皆令器見其成而卒年七十六矣其子懼先德之闇泐不宣旁求四方名世大臣賢良文學之士為之表章累以成帙而朱宗伯元介題曰風木永思天下無不思其親者而永思殊鮮即禮所謂思其居處笑語志意所樂所嗜見其在位聞其聲特祭之一事齋之三日忌之一日耳非永也惟孔子曾子論孝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居處莊事君忠涖官敬朋友信戰陳勇斷一樹殺一獸必以時一出言一舉足而不敢忘不虧體不辱身惡言不出忿言不反無事無時若親在焉沒身而後已乃可謂永思耳風木之說出自臯魚樹欲

靜風不息子欲養親不逮有所感而思其親然未聞所以永思者若何萬子之爲此舉也豈惟其兄弟子孫常目在之繹思無替率履無違天下知其親當官之節齊家之敎表帥鄉問之政贊誦慕嚮之其神如臨在上如所在旁其名著竹帛播金石可謂永矣夫言語文字不足以盡忠而足以寄思萬子以其思告哀而人人爲之代言人人見者莫不動其貽親令名之思思可則也亦何忝下武之雅哉孝經稱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大小不同要以人無二心心無二思宗伯公之稱名富哉言乎非直爲萬氏後昆朂勵也

祇役紀畧題辭

趙司空爲舉子日分宜在成均遇以國士既通籍推轂至九列才名傾諸縉紳島寇蹂躪江南特請督察軍務世宗許之節鉞湓鄉州文武吏得便宜黜陟監司手板趨庭下即兩臺唯所指麾既用破賊功受賞驟躋公孤所刺冢宰司馬督府撫臣如響答桴分宜忌其奪寵會上幸西宮紫壇望拜外有列炬而乘屋者問爲誰嗾左右以趙司空對上心銜之又以禱祀禁一切封事給公上書謝病上不悅遂罷無何卒言者躡尋往視師㑹餉籍其產產

故薄不勝籍夫人數詣闕自理先方伯僉浙憲持論頗與公左公無以難也而夫人疏下署浙江道者爲吾邑王中丞同館邵元忠朱紹欽沈肩吾輩屬余道地久之稍解計今且五十年公孫司馬尚書郎以公表疏尺牘雜文名祇役紀畧者視余蓋遭家難後著作散失畧盡此特捋祭時一二遺草耳郎之言曰王父以才受知分宜非以斷進分宜官初未顯非以勢附世宗齋居委寄執政雖將在外君命不受而有難入司馬門之慮焉得不關白政府乃竟爲分宜父子所周身後禍延十孫將釋氏所謂業緣不可避耶與王父共事者胡襄懋襄懋誘禽王直等而倭患平假設王父有異同必敗今天下頌襄懋瑕不掩瑜獨求多于王父何哉余嘗觀漢張湯以後人賢不傳酷吏然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即酷吏如郅都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兩人爲長史匈奴中傷獄以冤結司空荷主恩倍漢遠甚其孫復起家顯庸未艾天道故非夢夢觀是畧亦可知其故已

祇役紀畧跋

士大夫列傳多采之國史家乘國史失或十一家乘十或半之而野史旁起相駁雜然愛憎毀譽射影吹聲更

不可信惟老於文學有人倫裁鑑者自合直道公論序
間陸伯生少為秘苑所宗有釋縣老人之年嘗遊兩京
關河閩粵諸大夫禮之上客風聽驢言評騭甚悉而間
為之察隱衷去泰甚如吾郡曾司空平都鑾慈谿趙司
空禦倭滅城皆謂功不可泯慈谿沒而家見籍邑人寃
之捐橐來助如市曾公余同郡有通家世講好趙公則
先人夫共事及余宦武林得鄉人稱說梗槩與伯生語
合今讀趙公孫駕部所葺祇役紀畧當時司空婉婉帷
中之畫能令胡阮兩公捐忿戮力以靖東南大患而胡
公復爵追謚阮公俎豆於閩越不衰獨無為趙司空地

者駕部腐心扼擥良有以也余用伯生言為左驗異時
修國史者持衡無偏可矣

書邢子愿諸清之傳後

吾友邢子愿辭翰冠絕一時士趨之如市然不輕可許
獨為諸清之作傳盛稱才情趣操與山人游客殊而目
之為先生其敬禮如此子愿卒清之無所遇合而以不
佼託交子愿殊深出其手筆相示曰虞翻有言天下一
人知己足以不恨清臣知己惟邢公一人耳此卷身奉
以周旋即窮厄中未嘗相離也按史翻會稽餘姚人與
清之同里當時孔融極稱之東南之美非徒會稽竹箭
張紘劉基輩皆慰薦營救何以無一知己豈竄交州後
竟不復收憤激無聊語耶清之不及翻仕宦而立言槩
盛雖若春榮似之至于草聖畫師又翻所未有所至倒
屣擁篲據左席號重客而獨眷眷以子愿為知己精神
孚契言因莫能喻耳子愿謂此傳三十年後定收入志
中以彼其言為世鼎呂華袞他日會稽守有如濮陽興
問人才于朱育者持是傳以對鼓之翻對王景興語更
有明徵矣

書翁生贈言後

呂氏春秋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

與居自苦而居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而不去曹
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眾人
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子建蓋以喻夫文不美而為
人偏嗜者余初謂呂特寓言曹亦甚之之辭耳翁茂才
惟補自海上來索余文二首詩六首臭腐汙人唇吻而
其歸也付之剞劂俊曰行裝且以分遺人作意氣則知
宇宙大矣逐臭實有其人然負臭者遠居海上明於自
知顧無如逐者何耳是編也當費大方家艾炷余輒先
首或可逃責否

盧元明制義題辭

孔融有言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察大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國家以五經孔曾思孟四書教士而試以文文不由此不錄學術文體最爲醇正向後制舉之業緣飾左國史漢繼以老莊已覺濕烈取其辭與理不相悖而好奇之士薄爲凡庸考及貝典浸淫竄入於儒且駕吾儒之上異端橫議甚於楊墨有識者爭言放距而積習卒不可解余嘗欲得及經君子以示正鵠而後進竊非笑之乃今嶺南盧元明孝廉之文平易雅馴無一語不本於五經四書聖賢微言大義雖在千古如答問授受爲吾道羽翼鼓吹

匪直有功制舉業也元明嘗憂其鄉有蛋夷盤踞香山沿城郭宮室醜類蕃衍習中國長技而黠者將窺伺我虐實於是倡天主教以詧惑愚衆行遊輦轂之下締搆黨與狼心叵測發憤上書公車請亟屛斥未見施行而士大夫逐海上之臭喜洛生之咏者十有二三使其術蔓延其戎莽伏宗伯臺省交章驅除其力又能爲釜鬵煬竈使天聽日高仰瞻太息假令早用元明曲突徙薪可無須焦頭爛額矣生心害政自孟氏而後知言者鮮孔融當東漢之季黨人標榜清議取怨羣小幾危國祚然清議不失爲正病在過激耳卽康成臆說才高意廣賢知之過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況邪說誣民決裂大道豈可容於文明之代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元明爲制義出入五經四書所謂修其本以勝之道不外此世人不察猥以尋常制舉業同類而並觀也余爲具述所繇以諗夫營道同術者

張仲駿制義題辭

國家以經義取士理最正法最善而士之遇合自關命數余嘗取唐人詩譬之其得之者則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也其失之者則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也嶺南張仲駿孝廉所爲經義炳然可觀而不第于南宮僅

除吳興別駕別駕與太守二千石爲僚而委任權力不逮永與理則匪直衡文者不知言彼銓吏者亦不知人矣知言知人自是一道得則俱得失則俱失又何怪焉余復以唐人詩弁其經義之首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盍仲駿復能詩云

汪象輿時義題辭

伯玉先生爲少司馬時介弟仲淹以任子入京余從之遊讀其制義多古調受吹拙目遂棄去專攻古文辭又十餘年余過其家因同遊吳越凡數月而別其子象輿侍側娟秀如玉應對吐屬驚其座客又三十餘年會象

與金陵則仲瀹物故亦三十年而象輿言貌舉止無一不似其父非復往時文弱余不勝中郎虎賁之感已見象輿試京兆卷意必獲雋而復不第其平居所作有沓渫之思有冲澹之味有綺麗之章有委婉之致有嚴重之體有軒舉之勢其必入彀脫穎無疑成名早晚各有時耳仲瀹席父兄故資豪氣未除年位皆居人後司馬既沒門祚稍替象輿馴謹自將天將以是子補仲瀹所不足余言可執左契矣

書徐處士卷

雲間徐處士修方正學先生墓先生裔孫道行屬余爲記此卷則經始落成時四方薦紳學士尺牘往還商畧者也昔延陵季子佩寶劍過徐君徐君色欲之季子心許之使返而徐君已死季子以劍掛徐君墓樹而去徐人爲之歌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至今墓上生草若掛劍狀季子閎覽博物君子且與徐君交能三讓千乘之國何有于一劍處士布衣營什一之方去先生二百年而爲之修墓費與劍償等豈其人吳產聞延陵之風而興者耶夫先生忠節即

文皇已鑒于事後

列聖相繼表章甚備而修墓義舉乃爲布衣營什一者

所先贊誦褒嘉非聲聞過情矣

書擇日便覽後

經史所傳咨成曆大撓甲子少皥鳳鳥諸官璿璣玉衡諸器陰陽之說其來久矣大要以定四時順五行前民用耳法自簡易後人月以干乘支日以支配干而析五行屬之則有歲陽歲名月陽月名更演之則有將有神有納音有四餘有十二體有十二肖歲月日時莫不有忌蓋一年中得吉無凶者不過數日耳司馬子長謂陰陽家使人拘而多畏彼其時陰陽不過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而已病而畏之況今之繁碎淩雜也趨避無所適從巫史皆以韙曾熒惑人爲害不小鄙諺曰陰陽怕懵懂有不識字而行賈者以四廢爲四發每是日出必大得利人問其故爲之掩口汝南陳伯敬其可笑亦何異是宋司寇擇日便覽得之四明楊氏但載吉辰而畧諸忌可損人拘畏之半余家亦嘗刻行然窒礙迂回處終難曲爲之解書此以告知者

南曲全譜題辭

自樂府詩餘遞變而爲雜劇爲戲文而南北體遂分北多絃唱詞不甚繁南曲則所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所謂其聲嘽以緩和以柔所謂吳音妖浮者套齣累數十

須盡日申旦方竟後進好事競爲新奇有借有犯而緐雜乖越多矣沈光祿伯英輯陳白兩家九宫十三調譜以南人度曲小令合者爲南曲全譜而永新龍太學仲房稍補綴而版行之以視余余於此殊未通曉昔宋武帝不解音樂殷仲文言屢聽自然解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余每持此論自恕獨異夫大江以西儒者薄視藝文況花間草堂出雕蟲小技之下豈所屑意惟永叔介甫魯直諸君子饒爲之故不妨作名臣仲房少年復精此其風致超越可爲江國吐氣矣余又覩陶九成論南人不唱北人不歌歌有格調節奏一曲中各有聲一

聲有四節一句有聲韻一曲有數調與夫三過變件唱聲添字諸病一串驪珠殺唱僩子之說是時南曲未大行皆專爲北聲而發以北度南亦當如是似有出於譜外者而應律呂分六宫十一調共十七宫調與今譜不盡同未審何如夫不知聲不可與言音不知而妄談第爲大方家供譁噱耳

南國攀轅圖題辭

令仕宦者行則士民攀留之脫承冠懸公門櫝藏之勒去思入名宦建生祠蒸嘗之始出於輿情公議而晩乃不盡由然所在而有或其身與子孫貴顯假以行媚或進身從事或所私昵以是報施甚或散金錢約結以愚人耳目而有識君子恒疑不信譽者之口反爲毀者之資其敝久矣泉州尊貴人比屋相望有南陽弘農不可問之風涇張公爲守發政施仁祖洽于衆未五月而坐故爲郎事左官郡七邑士民具白臺司樹赤幟集黔首數百里走都會數千里走京師乞仍借公臺司廉察其悃愊剴切爲聞於朝而以體例不合見格士民計無俚之至遮道尼其行城鑰不啓斷絕橋梁公微服取間道出士民皇皇號泣如中路嬰兒失慈母此南國攀轅圖所爲作也圖凡有八想見爾時父老童孺情狀令人欲

涕而郡縉紳學士數十百人爲謠歌嘆詠有餘慕焉公子太學出以視余余方爲公志墓用以取徵此在遷官若久于官則易得且近僞在左官若暫于官則難得且最真公已沒而泉人尚戀戀不已余覩記甚夥直道而行斯民有三代之遺焉可誣也而巧宦往往以難治視泉何哉掩卷三嘆司吏治民風之寄者宜審所處矣

書程孟孺黃庭刻本後

余嘗題程孟孺書黃庭經因西清詩話與演繁露云李太白黃庭換白鵝爲誤東觀餘論云逸少晉穆帝時卒後二年黃庭始出也後見小說則是兩事道家有黃庭

內景經黃庭外景經黃庭遁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世傳道稱爲黃庭經內景經玉晨君所作扶桑大帝君命暘谷神王傳魏夫人凡三十六章即眞誥所言者外景經三篇乃老君所作即右軍所書者與魏夫人所得不同世傳右軍書外景經石刻一卷凡六十行末云永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山陰縣寫以歐陽集古錄目校之與文忠所藏本同則右軍寫黃庭甚明道藏中有務成子注外景經一卷序云晉有道士好黃庭聞王右軍精草隸復愛白鵝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右軍逸與自縱未免脫漏但美其書耳張君房所進雲笈七籤

亦載此序蓋道德經是偶倪道士鵝因爲之寫太白詩掃素寫道德書罷籠鵝去何須問主人指此一事也黃庭經則道士聞其善書且喜鵝以是爲贈求書太白詩應寫黃庭換白鵝指此一事也本未嘗誤兩經皆得鵞後人誤以兩事爲一耳張彥遠法書要錄載右軍書正書第二卷有黃庭經六十行與山陰道士其時眞跡故在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中見武后縣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所記憶者扇書樂毅告誓黃庭徐浩古跡記玄宗時大王二書三卷以黃庭爲第一此說據証頗爲詳確程孟孺所書則兼內外景經也吳生持刻本見示孟孺沒且三十年復無子家藏書籍翰墨無一存者念之酸淚亟酹酒呼其靈告之與地下諸君試質論是非何如

題羅漢卷

此卷十六應眞象飽生寫之孟郡守藏之者也其人皆乘猛獸巨獸相踵浮海而去按智度論水行龍座行象力最大故負荷大法者謂之龍象維摩經云佛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撓魚鼈性彼大海相如故梵言波羅密此言到彼岸衆生輪廻作業之地如在海中謂之此岸佛地謂之彼岸余所見應眞象人有多寡事物亦不

一其大指要不外是釋氏名象教而吾儒言象莫如易雜物撰德廣大悉備釋氏竊有合者其任重則龍時乘御天馬行地無疆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之意也其渡海則用馮河利涉大川之意也其敢往直前無恐怖則惕號暮夜有戎勿恤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之意也其入水不溺則曳其輪濡其尾過涉滅頂无咎之意也其擾異獸使爲用則信及豚魚履虎尾不咥人愬愬終吉之意也其降魔伏怪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脫之弧獲三狐得黃矢用史巫紛若吉十朋之龜弗克違之意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象也者象也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而盡之于象聖人存而不論論而不議但道其常耳釋氏極命庶物窮態盡變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或有取焉昔佛圖澄謂石勒不知深理止可以道術爲教余不習釋即道術惜然雖嘗讀易亦言語文字之粗也戸部屬余題識輙掇拾所聞塞白其能免大方家揶揄乎

多寶寺募修大雄殿疏

余邑城不足三里四封延袤四百里附城惟一寺曰多寶在東門外百武一觀曰白鶴寺地廣于觀傳爲鐵牛禪師所搆或曰是觀故址豈師亦誌公卓錫能令鶴却

避耶或曰里人呂浩舍宅不可考矣歷年久遠土木圮敝正德己卯僧會法愷宜灑通佐稍新之而大雄殿工大及梁脊多時以命徒達浩達浩爲竟其事則嘉靖乙卯也今又六十年殿朽甍復甚于是僧伽福履福遠成其道成之屬請諸宰官優婆塞優婆夷更新之而福履走金陵請余爲疏邑有長者賢者貴者在非余所敢事輙也福履固請不可辭盍寺以地廣而近城鄉縉紳萌隷有事于邑若四方冠蓋輪蹄必于是託處歲時邑大夫國有大慶博士弟子率吏民爲綿蕝肄禮舍是無復之矣佛座前有

皇帝虚位在焉孰設施是而任其梁棟崩弛風雨鳥鼠侵蝕黷汚天威不違顏咫尺之謂何何以令衆庶見也吾儕四民日用飲食莫非君賜所爲報德惟此一瓣香三呼萬歲而已必不慳錙銖命令以赴終事之義亦何須從吏爲哉佛法首重君親覺照輩比丘不以脊益慧命邑身而崇飾其辰祝釐之所彼法世法蓋兩得焉余述其所關切大道以申告薩縛達者夫福田因果之說存而不論可也

題募修石觀音閣疏

宋文憲集中有云國初虎林人得圓石大可六寸具觀

世音妙嚴寶相爲之作贊今此石亦象大士出於通濟門外橋下甃石中滇人馬公起置橋南善民街之觀音庵中隙地臨池爲閣未就任子方于恭復爲疏募而與馬公先後卒矣友人錢伯衡欲竟其事屬余題疏余惟大士化身億萬千百爍迦羅首毋陀羅臂清靜寶目皆八萬四千因物見形如蛤蜊菩薩鸚鵡舍利猪齒如來何在不有應度無央無邊恒河世界而于南贍部洲五濁惡世慈悲衆生獨至其街善民其橋通濟借人耳目所恒及以顯神通示接引而吾輩傾泄泄覩之乎伯衡慨然大作檀越機緣固非偶然凡我同類具佛性者幸

無慳覬施哉所愧余言不若朱文憲取重耳.

題惠敏上人乞修寺冊子

惠敏上人旣請經歸寺又以寺圮敝庳隘將乞布施于檀越緝修之屬余題疏余惟布施二言好事者喜談而恡者不樂聞其視布施義淺耳佛家六度布施爲首一曰財施二曰法施三曰無畏施財施以三輪體空爲極不見有施者不見有受者亦不見有所施之物不要福不求名如孔子之贊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所謂法施者如孔子飯疏食飲水浮雲不義富貴冉有爲子華請粟與之庾釜以廉潔之身示法人人法

之無苟得無妄費其施大矣所謂無畏施者如孔子論禮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老有終壯有用幼有長矜寡孤獨廢疾有養貨惡其棄于地不必藏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不必爲己謀閉不興盜竊亂賊不作外戶不閉何畏之有三布施義精微如此談何容易哉夫財斂之則獄斥之則淨專之則禍散之則福恒人畜財爲妻子財究歸無有比丘布施自利利他卽不敢謂于三施有當較之遺不知何人者所見殊廣余竊謂布施之說儒家所操持寬可包含佛理故就二言發之以告同輩匪直爲比丘地也

題東湖禪寺請經冊子

岸公于邑東湖禪寺構玫瑰閣來白下印藏經歸諸善知識題其冊已滿復索余續貂余辭故紙至老不解佛法竊聞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天帝人鬼幷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數及入般涅槃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追共撰述綴以文集載爲十二部後數百年而羅漢菩薩相繼著論此佛經教所自始漢以後中國所行求彼土所齎携譯衍滋繁至梁武帝于華林園總集五千四百卷唐貞觀中玄奘所取諸經六百餘部近代復有增益而卷帙較梁不遠豈魏武周武之廢毀與

淵來及兵燹之焚棄失得畧相當乎或曰西域書有六十四種天書龍書鳥音驢脣馱乘犎牛蓮葉樹葉節分大秦起屍石旋行于人間者差衆則經以書異矣或曰莎嚩訶三字耳不切考清濁有呼娑婆訶有呼馺皤訶者則經以音異矣東晉時惟道安與鳩摩羅什所譯辭義如一初無乖舛羅什譯維摩法華成實論諸經及曇無讖等所譯爲大乘學又譯十誦律與曇摩難提等所譯爲小乘學慈恩分三教天台分四教賢首分五教則經以教異矣不滿十數爲半字教滿十數爲滿字教滿則圓不滿則不圓華嚴遂一切以十爲數無量無邊無

等不可數不可稱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各爲一數而又各轉爲一數則經以數異矣梵語陀羅尼華言呪卽眞言也顯密圓通云呪是諸佛秘密之法無盡法門于一字中說盡假令十方諸佛經恒沙刼共說眞言一字中義亦不能盡何况餘人岸公于諸經豈第裝潢以錦文緹帙承受以金篋畫㕑度之高閣爲美觀耶將與其徒誦說之將從何豎義耶余聞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摩訶迦葉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迦葉阿難多聞總持積歲不登聖果息緣返照

暫時卽證無生東印度國王請多羅尊者齋次王問諸人盡轉經師爲甚不轉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支遁入禁講經多會宗遺文爲守文者所陋謝安石聞而嘆曰此九方歅相馬畧玄黃而取神駿也梁武帝請善慧大士講金剛經纔升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士曰陛下會麼帝曰不會士曰講經竟寶慧宿巖室有僧叩問得何經業慧頗自矜僧曰修道者未應如此欲問何經爲誦之曰樂聞華嚴僧卽少時誦之便度更令誦餘經皆如此慧驚嘆何因大部經文倏然便度曰汝是有作心我是無作心夫忘懷于萬物者彼我自得矣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殑伽神女非鼻而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身無神覺觸何有于經如是則第裝潢之盛受之度而置之高閣可也岸公曰君言向語路上作活計向文字中引證末矣吾語若所易知者晁明遠有言自悟自得曰同文印覺他利他曰無盡燈異時過從閣中見解或進于此耳

題天界寺僧請經疏

世界至胡元可謂一大刼高皇帝起而汛掃之乾坤若再闢然夫元極崇釋氏巴

思八位帝師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前古未有卒無救於亡

高帝龍潛皇覺固已悉之又病其徒拾糟粕之餘支離幻怪非但壞世法且壞彼法故取其書鏤版尚方以俟夫阿含聲聞之儔自悟而非特賜與請乞則終不得與六經布在學官達之天下也比年縉紳學士好誦梵夾率尚語錄而畧大藏天界上人住實以爲留都三大寺報恩靈谷皆有藏經而天界獨無發願造大藏全經貯之寺中供奉誦習顧卷帙浩繁裝潢費侈必借力於宰官而後可集事焦太史會通三教責儀部綱紀緇流旣

爲之題疏矣復以屬之楚僧楚僧竊惟高帝于兩京名藍設善世闡教講經覺義官其品優於府州縣之都綱僧正僧會蓋以京師四方之極隨喜觀聽者其人無算使法門龍象擁護受持宣揚倡導亦神道設教之助今官備而經不具何善何闡何講何覺名實不副僧雖千百爲羣日糜公家粟無所用心於彼法世法兩無當也住實此舉豈可與作無益害有益同日而論哉輙識其端以諗諸檀越爲廣大教化主者住實能五言詩今之靈一皎然凡具隻眼當自識之

題榮上人卷

黃州榮上人十七從師雪浪受法安禪雲棲禮普門南海訪羅漢天台最後至海虞諸檀越爲搆精舍以居余叔弟特爲博士數與往還今來金陵以其舌血寫蓮華經及諸縉紳學士贈言投余屬爲讚誦余聞學佛者空五蘊淨六根離十惡修十善觀四念處行四正勤除六十二見斷九十八使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無不謹守四無量心六波羅密常用薰修其爲法忘軀則如剝皮刺血書經斷臂投身然請爲物忘己則如忍苦割肉餧鷹舍命飼虎上人此舉在彼法中未爲不可思議雖然佛法有頓有漸自極微塵積之爲踰繕那一剎那積之爲有想無想天八萬四千劫其實一耳涅槃經云昔五百商人爲盜剜目日夜號痛至大林精舍佛爲說法證阿羅漢果分形顯化作福人間蓋示人從生有貪因貪受苦因苦得報之意上人不惜寸膚瀝血月積月累以就此經使狗生執有者覺悟無生共之大道亦不退轉亦漸門一助也余頃遊吳中壽聖寺見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八十一卷宋文憲爲讚遠邇尊奉法寶今又見上人血蹟且出吾楚雖不敢比文憲竊喜得未曾有因綴數言諸薦紳學士之後

虎丘僧募修塔疏

虎丘稱山特培塿耳而古人名蹟以十數又距郡城及孔道不遠四方四民舟楫杖屨游覽殊便吳人歲時節令里社醵飲士女雜沓殆無虛日然登高望遠則無若浮圖最勝而頃且圮敝矣某上人繕新之介錢千兩君屬余題疏兩君言陸玄暢以塔爲前緣多是神靈所造謝仁祖刻小塔杖頭見異氣從天下以杖指之應手迴散與釋門可供養滅惡生善之說皆杳冥不可知上人以此豎義持論或未必信從惟使海湧輪相露槃復還舊觀拾級而上無妨吟眺則好事者自當樂助也夫法[illegible]僧[illegible]舍宅造寺生公說法石爲點頭此山彼法自有

故實何必遠引哉

題楚上人冊子

唐玄奘於靈巖寺手摩松曰吾西求佛教汝可西向長枝皆歸郎東向使吾門人弟子知之既去十七年皆西向一日忽東向僧衆曰師歸矣果歸號松曰摩頂其在西域時入維摩詰室及歸將記年月於壁染翰欲書約行數千百步終不及墻兩事有無不可知雖示幻境亦善喻也楚際上人來普陀謁大士其道里歲月不及玄奘險遠然發念誠篤往來布帆無恙必有爲訶護者蘇居士題其冊子名理精深余不堪續貂聊識數語以佐

游戲

題眞上人冊子

邑兩湖皆有禪寺邇來緇流紹隆大法長齋禮誦六時不缺西寺僧照眞沿漢涉江至金陵請經自白馬西來赤烏東建士大夫與高僧劇心貝典不可悉數李義山讚佛謂宣尼師老聃老聃師天竺語雖有本事出附會若道固度聲聞於僧鐘退叔學止觀於荆溪長源訪嬾殘於南嶽弘憲述華嚴於清涼習之領雲水於藥山濬之叩歸宗於江州彥禮悟輔教于嵩師公武舉因緣于慈照漢老蒙激發於大慧端愿篤祖道於曇穎泰發請住持於彰教德遠閱楞嚴於應庵與夫子約重規長庚公度文饒太初輩師友未見適主宰能顯証一乘深研三藏爲教外別傳弟子是吾家之已事也眞得經歸矣學兼華梵蔭齊道俗能爲安汰吐珠棫亮振金乎吾鄉多慧業文人不止七僧七賢名迹相類可比而已余雖老許下坐聽講如吾家諸賢故事麤沙印佛怪石供僧或不嫌否

題輝上人冊子

沙門性輝余里人何氏子也六歲出家入泉激寺周游匡廬金陵武林吳門叅方問道戒律精嚴洪都之北百

二十里大雄山百丈禪師道場在焉發願建楞嚴壇以紹衣鉢而三吳慧業文人董玄宰陳眉公趙凡夫范東生沈朗倩輩爲之題疏屬余嗣響余讀諸家語錄見百丈拈胡餅示衆道野鴨子飛去爲馬祖扭鼻負痛失聲歸侍者寮大哭大笑竪掛繩床角拂子祖振威一喝直得二日耳聾代一轉語脫老人野狐機鋒迅捷使章敬懺罪趙州紿身雖白首書生不易通曉至其作務務執勞必先于衆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請息師曰吾無德合勞于人既徧求作具不獲則亦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諸方而稱引師說如迷人不辨方所

肇公云閉智塞聰獨覺冥冥曹溪云善惡都莫思量三祖云兀爾忘緣初祖云心心如本石文殊無端作見佛想聞法想被佛威神力左降二鐵圍山故覺一而已有眾生覺有聲聞覺有二乘覺有菩薩覺有佛覺如云佛不住佛名真福田千萬人中忽有一人得者名無價寶能于一切處爲導師無佛處云是佛無法處云是法無僧處云是僧名轉大法輪此中師有心印其後嗣若道恒三缺喫茶珍重歇涅盤和尚說大義但展兩手皆子孫正嫡也上人既建法壇須令道徽高扇如玄宰眉公所期許何人不頂禮檀施余言贅矣

題演上人卷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言楊文公談苑稱楚僧惠崇工詩乎近代釋子中爲傑而歐陽少師歸田錄紀其佳句惠崇自撰句圖百聯皆平生所得于心可意者並錄之余讀之良然演上人楚黃岡人也喜爲詩遊中州人無識者獨王公子好之題卷以贈黃州文獻于楚無二得一詩僧倍生物色余楚人竊有曹丘生相游揚之意因識數語于後演尚勉之爲惠崇且成王公子爲楊歐可也

金不律品

余行年七十作字尚不知枯樹餓隷項日兒輩操翰亦在重臺下而獨好揮筆嘗以吳興金惠所製筆餽余凡十許品金不律居首不敢以拙腕辱之略試而知其佳兒乃請余爲之目昔梁元帝著書筆有三品金管爲上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今金氏筆可與黃金同價奚必麟趾褭蹄爲貴哉余考爾雅律謂之筆說文吳謂之不律楚謂之聿聿者述也或謂緩聲爲不律急聲爲律而聿與律文同有繁省余竊以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律者法也聿者述法也制筆雖有常法至于得心應手神明變化未可以一律齊天下言筆工必曰吳興而楚無聞焉將楚之述者不逮吳耶金氏首以不律名匪直好古其寄意深微可通于筆墨蹊逕之外矣

題僧悟知造經冊子

高陵縣東北有寺傳自唐宋歲久盡圮犁爲田矣僧悟知銳意興復而鄉三老劉福以故寺地七畝還之於地得銅佛獨舊碑缺裂不可辨邑大夫李公承彥鄉大夫觀察李公仙品倡義修寺而劉福與邑縉紳士庶同力合作焉悟知所手種樹鬱然成茂林復來金陵造藏經並水陸像以觀察介紹余爲地裝潢庖櫃畢工昇之歸而謁余紀其緣起余惟佛經自西來秦首受之向後繹演縛帙特盛而東晉後江南甫大行今經藏惟兩京有

印板北京領於中涓請之爲難而秦以重山之阻車馬難致南京領於宗伯請之爲易而吳越閩粤楚蜀浮江航海易達西方梵宇不能多有西方梵夾亦古今時勢之變也悟知自金陵而致之秦拮据竭蹷較白馬所馱者多多許可謂難事余三官秦秦人將葬其親召倡優歌舞於靈輀繐帳之前無令死者落莫君子以爲非禮而改用僧僧不伽佗而絃索奏曲後遂用之于燕會或置酒蘭若則僧與梨園偶進甚可駭悟知目不識書獨能奉竺乾之教而以經使其侶誦習之可謂韻事余於佛經了不省與悟知同嘗觀羅長源論俗士不可爲

史而深詆李延壽南北史載王玄謨盧景裕當刑下獄誦經得免宋如周以不信佛經故面狹長以爲僧家妄談謬哉恐俗延壽載之於史無識太甚近世佞佛風熾恐不及溺于因果輪迴而賢知喜其恍惚曠放至以生平積愆一旦誦經懺悔輒出萬死得一生使人以積善降祥積惡降殃不足信而講學者附會其指治舉子業者襲取其辭流弊不可復返將如之何余竊用柳下惠法爾爲爾我爲我如悟知輩自守其宗門聽之可也余與明府觀察皆延壽同姓恐爲長源所刺以此解嘲雖然蕭倣有言佛可悟取不可迹求卽多羅尊者不轉經

達磨以造寺寫經度僧人天小果有漏之因不爲功德無一切言語文字而况第裝潢扈櫃爲觀視之美耶緇流有得上乘者悟知以是告之將以余爲道聽塗說乎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二十八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請增科額疏跋

天下地勢以江河爲大界同入於海淮揚三吳襟江帶河東海受之金陵綰轂其勝地靈委輸不知若千年而高皇帝始起江左奄有天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斯之謂也自後雖兩京並建而人材物產南多於北故會試進士南不勝收北恒不逮于是稍分南北卷以劑之鄉試豈無說而處此夫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四南省倍於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北省則南京亦宜倍北京第以

京師故北不得遜南爲嫌是士生南京不若士之生南省也乃北既以遼東增而不聞有言南當增者惟陝西先請增部議報可于是天下請者相繼而詞有抑揚意有附會事有牴牾遂爲辨囿矣京兆汪公疏稱祖制之可考科額之當增者說各有二時勢之不得變通者說有三抑何其公平正直剴切詳盡也其論甸服在南在北非有重輕而封疆一彼一此寧無廣狹北京八府耳南京江南江北各四府當之有餘而介乎江南北間者尚有應天六府視順天且再倍之順天每援應天之例以議增而應天故牽順天之額而仍舊尤足以破拘攣之見杜浮誇之口至謂畿外名藩酌量多寡而推廣之恢恢乎大哉大臣慮四方當如是夫聞宗伯以上御曆四十年壽考作人久道成化爲千載一時希遘請加京省鄉試解額各有差亦足補累朝曠恩缺典且無令秦偏受其賜以貽他邦觖望然非者爲今南京帝業根本九廟神靈睠顧至意猶未及發明也則有京兆疏草在分猷念者演而成之可矣

吳侍御疏跋

來不諳當世之故一出國門三十五年了不悉朝事獨見儒流著書有以王導作碩輔寶鑑及取公孫弘胡廣

馮道者其人皆負盛名爲海内所宗竊恐縉紳鄙而效之結習爲世道害不小比起家入秦晉稍覺風節紀綱大興疇昔然終不能窺其底裏今讀侍御吳公疏草則知簧鼓之說已中人膏肓禍且移之國家天下微公等諸君子昌言排之幾莫可收拾矣昔孟子距楊墨比孔子之誅亂賊又以孔子惡鄉愿亂德載之終篇蓋楊墨行不近情尚有逃而去之者惟鄉愿闇然媚世世皆悅之故最難知最難距諸君子朝拜官夕奏疏口誅筆伐若夏鼎之象神姦有功世道宏矣因識其後如此夫自詭以無言責請爲諸君鼓嚨胡無乃以是猶鄉愿語也

書東征紀略後

巳亥孟春余起家分守川西會黔中丞妄信小吏言用兵于播播酋羸師而誘之深入兵無得返者而以所生致黔一武弁陽爲不知歸之蜀曰不虞其涉吾地也何故于是蜀當事者持征播議益銳置兩將綦江兵不滿千酋與其七姓土司怨日深有所戕殺七姓輒入告當事者數督責兩將兩將懼出而禦播大有斬獲播酋忿率衆寇綦江衆寡不敵兩將死之綦江破屍山積矣初仲夏余攝督木事過重慶故事諸郡邑長吏胥會督木使者于夔門巳于事而竣余度酋必蠢動止綦江令無

來仲夏朔令重慶諸長吏悉還爲守備計下㓂遂有綦江之敗當是時重慶人震恐相攜逃山谷中或下江避亂夔瀼江門不戒于火可蹸而升兵老弱無一堅甲勁矢余謂大木可當鐵纜橫絕江流令人兩岸聚礧石從高擊下急修火器焚賊艦竊私憂酋以一隊下夔門四方兵不及援其不爲綦江之續幾何而竟不敢越綦江尺寸也雖酋易與良亦有天幸哉秋晚過重慶其官吏士民舉感而嘆曰今日播酋罪在不貰顧蜀之生靈可柰何令人轉思王使君者故守重慶招播酋就撫者也方有事征倭恨不能分公身爲二余自蜀入浙

而論蜀事者尋端詆公謂公不宜養寇奪爵二等云余與王公無素而與邢少保共事隴右年餘相知殊深始邢公入蜀過余家爲竟夕談問計安出公曰不見廟議勘勦二字乎蜀師敗安用勘勦而勦意在無勦也夫岳武穆豈不欲滅虜而後朝食金牌促召卽班師歸耳吾安得與廟議左邢公至而議合檄公召酋出松坎數其罪以戎索受罰去夫七姓播之隸也非若倭之于朝鮮風馬牛不相及也西南夷君長得生殺其屬比比而是詎獨播然播誠虐其屬而吾助其屬爲仇不甚于蹊田奪牛乎故以七姓滅播以播而魚肉全蜀非計也必欲

滅播非如庚子之役不可當司馬奉命往勘以虛聲詗喝播而王公必欲勦則必不安其位不止於薄謫王公爲播酋緩六年之死而蜀亦蒙六年之安彼六年中挑釁啓侮者何人六年前主勦者何人而顧爲王公罪也令王公乘酋勘而誅能保酋之子孫與播之徒衆遽帖然耶此與飛練白石之役何異黔以輕戰罪王公何又以不戰罪且也白石喪師特遣司馬問罪勘而不勦更六年酋罪日深勘不勦者而加之罪寛於播而苛於吾黨人安所適從乎公門人集公東征紀略而以諭播附之東征之功貲過庸不篤業巳受播事之罰余不及鞭

弭櫜鞬從公東征而蜀事則親所睹聞故于蜀特諄諄焉唐人詩一將功成萬骨枯不樂功成而深憫枯骨至所以使將枯萬骨而成功者其人惡得無罪也故東征之賞厚與薄在王公宜無言而蜀事本末則人宜爲王公言嗟乎今天下談蜀事其不弃案蒲愼丁零鮮矣乃有憑臆信舌若余者甚矣夫楚僧之不解事也

益部談資跋

何仁仲以辭賦之業著聲而人不悉其有政事材浮沉兩都散署十許年僅得判夔府當事者一切盤錯輒屬仁仲應時批解飾簠簋而遠苞苴人皆嚴重之居夔僅

數月督府置諸幕下使佐成都守攝華陽令其最不易辦者爲貢箑仁仲賁省而事集兩臺及監司予上考而銓曹用左官律曳裾王門余使使訊仁仲仁仲遺一編書曰益部談資君望我意氣乎槖中裝盡是矣余發視之則皆蜀故實山川人物之勝瞭然指掌應接不暇而時吐致語靡靡可聽余謂仁仲不聞沈休文之戲朱彥和耶年少何乃不廉天下唯文義綦書一時將去仁仲以詞客兼吏事名是爲妬媒宦蜀三年遂括蜀千古之美英英斑管纍纍錦囊又何得不左官人傳仁仲入都面詰銓曹左官坐何狀曰不當以辭翰内交仁仲言能爲辭翰者内交我耳非我交人曰貲郎何必辭翰仁仲失笑此自蜀人司馬長卿作俑夫以辭翰内交孰與以賄信如所云長安輦上貲人必不識一丁者耶長揖而出此語殊可爲談資附之以資談者

修齊正範跋語

昔嘗觀楚之故實矣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抑惡焉以戒懼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夫以侯王之貴必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而況

士庶人乎析父謂子革子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何子革曰磨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之爲誦祭公謀父祈招之詩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以靈王之虐而愎諫也一誦詩而能感悟今讀其書善敗在前而人有不内省者乎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謂持燭者舉燭云而過書舉燭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夫非書意猶與治同道而況知其爲書意乎此里人楊氏子所爲輯修齊正範而不佞行之也

又

余髫齔時見里中俗甚醇美齊民盡力南畝不見異物而遷少不凌長卑不踰尊父老終身不涉城市學士大夫自所治舉子業外鮮以綺語相高而教其子弟必依於正直忠厚自頃文章家涉獵六籍諸史旁及二氏日寖淫趨奇衰宮室衣服他器用好慕效遠方費逾滋而積貯愈虛情義愈乖離漁奪蠶食之豪往往而有薦紳或脩睚眦隙圯族敗羣少年工爲匿名歌謠翹人過失㵝惡民健訟訟不于邑而于兩臺監司猶未已則赴闕奏以詞惕人甚乃聚衆白晝礫人通衢焚其屍猾胥舞文作奸犯科不可詰問而邑遂蒙不韙聲比于朝歌勝

毋聞者迴車此無故則文勝質也孔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故周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吾邑何以異是里有楊生者緝拾昔人遺言若干篇目之曰脩齊正範夫嘉靖以前邑人文如苞蕚未盡吐而脩身齊家之道士民不言而喻號爲善國乃今人人能言之其于躬行何有以楊生而有是書誠足爲邑重使楊生而爲是書則亦邑俗標季之徵已因題其端冀與邑人交相警戒云

徐生十四種書題辭

余友玉山程孟孺仕爲大官丞客死無後悉散其所藏古今人墨蹟珍玩之屬毋淡食貧至不能名一錢心甚惻之曾趙夢白文部以所知徐生仲升見與之坐而問焉則玉山人孟孺中表親也談孟孺後事爲之酸涕已出篋中賦頌尺牘籌策封事近體詩十有四種封事萬言近體詩千言尺牘綺語籌策勝算賦頌大篇往往多奇字險韻讀之數乙而後了當征東時生詣闕上書上下所司不行竟塵庋閣其論六防關切大計廟堂所宵旰焦勞而寓縣竭歷奔走無巳時也生布衣見乃及此予知略輻湊意氣激昂不欲以文辭名家夢白則云仲升識海內名人幾盡獨未見本寧先生行李無他物

所著作不勝載欲得玄晏爲重耳生志大而才宏不能見行事而託空言且虞其言之泯泯而借華衮于人以俟後世知子雲者孟孺晩年工爲詩書記亦翩翩可喜無一字存惟書畫二絕鑒賞於弇州諸公餓鬼姓字灼灼至今生殆有鑒於是耶不佞無顧癡一毛可使人神明頓王竊悲其才不遇志不副也爲題數行歸之世傳秦皇遣徐市采藥以童男女千人入海不還今倭實市遺種以彼才志藉第令用之中國必得其力請借秦爲喩諗當事者毋使令徐生若昔徐生然

驛禁題辭

乘驛之有禁例也非一日矣始於矯枉太過至使天子
命吏僦逆旅而次苛留之擔夫牧豎爭道喪體貌等威
不可爲訓再返而驛使接跡有司盛供張行媚民疲于
奔命偷欲休不得門人吳毓秀來理郵政甫三月更定
科條上不損國體下不耗私家情法相得行之雖久無
弊治道去泰去甚此之謂也昔者先通奉嘗典此任所
釐擧有章符與勢殊書契難以治結繩而不佞攝行且
二年無能保任其父之勞竊用自愧苟有利於晉人功
何必已出也爲識其端而頌之有司貫行焉

嘉靖丁酉湖廣序齒録跋

先通奉以嘉靖丁酉擧於鄉故有世講録録序出四明
陳約之先生今在其集中海內人士類誦之而録廢久
矣先大夫與郢曾子玉先生互相搜葺無祿即世失其
草而曾先生後十五年亦卒余嘗以問其孫任子任父
曰幸有之乃攜入蜀會宜賓牟明府明府亦年家子也
因付而授梓禮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
敬之今相距周一甲子餘不復能擧其姓氏而況其子
孫然以吾先人敦世講之好脫而猶勤搜葺其所愛敬
不在茲乎吾與明府任子無忘此一念可也

恩綸特錫後語

嘉靖癸巳王夫人歸先大夫至庚子而匡孺人來助蒞
癸卯王夫人歿明年陳夫人來歸又三年丁未孺人擧
不肖孤楨越四十年孺人歿而楨列仕籍亦十有九年
矣方承乏史官値覃恩及考績兩夫人俱晉封獨孺人
見格特爲疏請報能沒之年再疏請當事者謂楨免先
大夫喪久不謁選人草莽之臣與朝衆同行慶是無等
也已丑服竟會有急難強起入都除故官部爲理前疏
授孺人封不腆伉儷受爵如姑先大夫進階通奉給誥
一軸二誥去初請封時十有八年此十有八年者草土
山林強半未爲縣官效標末功而

上幸念侍從舊臣曲顧其私不以外服異體不以枯骨
靳澤不以椎布泯勞先大夫尋告就養以廬墓終位不
配德制詞軫卹嘉美藹眷眷焉龍光焜燿遠被一門而
下徹重泉詎不極榮遇哉因授梓而名之曰恩綸特錫
雖萬子孫其何敢忘今日之賜

榮哀録跋

榮哀録者録故侍御南川徐先生所受璽書與交游贈
言其沒而人所爲輓歌誄祭之者也某旣卒業作而嘆
曰甚矣世之偷也古之至人棄爵祿名號如敝屣至先
耳不欲聞而今以爲榮覦死如歸倚門歌而不哭而今

以爲哀甚矣世之偷也先生二子希庶希稱拱而前曰此非先君子之意孤之志也孤竊見夫世之廣交結客爲聲譽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稱誦功德之言不絕於耳其卒也或千里命駕往弔弔者或以千數或輿金帛叩諸貴顯者爲銘表以涚墓中人而先君子非天子之命辭不承非輶軒所至二三大夫共事者無片言還往非門生故吏里黨宗戚深知者無生芻椒糈之奠夫先君子豈不能爲若所爲哉皎皎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孤方以爲簡而君顧以爲侈乎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士必身後而論定將使後之人執是録而考論

其情實其謂先君子是夫也羣而不黨嚼而不汚者也亦何侈之有某起而謝曰信如二子言與某所慨嘆寧有異指乎因題其後歸之某蓋先生按楚時所舉也

惇史永言跋

四明狂客年踰八十矣始從黃冠乞鑑湖一曲開元帝貽之詩宋人脩史不察本末傳諸隱逸九京有知能無頹泚余君房言語妙天下卓行殊遠甫者解節還山屢詔不起中朝重其風範晉秩奉常以旌異之今年初稱老作咎贈詩八章蓋有子牟江湖魏闕之思焉國家待賢士大夫與士大夫所自待過前朝遠甚四明山水爲一吐氣詩言志歌永言禮養老乞言記其善爲惇史君房東膠國老故命之惇史永言云

題介姑壽言

介姑者沈庶子仲雨之姑也歸徐生未逾年而生病足不良行偃蹇終二星以沒姑爲之視藥物相起居請以身代爲之治生産治門戶一切辦治也嘗舉女得快壻矣而子其夫之從子賢賢既有樹未嘗責一粟一縷之奉而請于徐宗老卜地葬生舉沈之裝送與徐所以贍嫠婦者置田授賢供蒸嘗庶子兄弟失其父母則謂姑先大父之愛女也見姑如見先太父先君之愛女弟也

見姑如見先君幸過我武林別第以居且姑所以爲徐氏足矣饗祀世世勿絕令徐生而在令姑而有子又何加焉于是徐氏毋還爲沈氏姑沈氏女終爲徐氏婦而庶子授金華學載玉堂筆坐虎闈皐比可十年始以使事便歸爲姑壽海內學士嘉姑之貞於徐沈之篤於姑也賦詩貽庶子侑觴泰成友人潘景升出以相示富哉言乎莫贊一辭矣昔蔡人妻夫有惡疾母將改嫁之女曰芣苢之草雖臭惡猶始於釆捨終於懷擷浸以益親況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乃作芣苢之詩衛女思歸寧而不得作詩自見曰問我諸姑遂

及伯姊曾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介姑不嫌夫
疾從一而終葬祭畢舉而後來歸庶子自義率祖自仁
率親憫然蓼姑之是卹是深於詩者也不佞不善詩第
以周之芣苢衛之泉水屬辭比事如右卷阿之雅曰矢
詩不多維以遂歌此之謂也

題百年樹人冊

高陵李公以治行高等擢守吾郡不數月而刑清政舉
民所患苦積蠹掃而更之案無留牘庭虛無人簡諸校
士之儁者使受業門下公時臨校督課之吾邑若干人
在簡中感奮濯磨斐然成章矣會公初度諸生將躋公

堂稱兕觥而祝眉壽顧於禮不得以餼牽筐篚進而人
各爲詩侑之類而成袠使不佞敘其所以語曰一年之
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計有久近則報
如之夫樹穀其近者也秋稼既登且猶曰農夫之慶報
以介福萬壽無疆而況樹人者乎魯侯蒞泮水小大從
邁載色笑以立敎敬威儀以作則士相與觴而頌之故
其詩曰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春秋魯十二公
惟僖最壽黃髮台背耆艾昌大宜大夫庶士復周公之
宇此夫樹人之報最著者也諸生詩雖不敢儗于雅頌
公則今魯侯矣至其廣德心懷好音他日爲國家保大
定功無負公門下士與有無窮之聞是所爲公壽出於
詩之外者也在諸生自力耳

題輿誦大年冊

自余有知以來邑侯可數十人其以名進士出宰及治
行高第奉徵書擢爲顯官甚衆然未有若今南海梁公
者也公方格脩正賢者見之齊肅而恬夷沉密卽不肖
者無可得窺瞯遽使之不驚而繁使之不亂舊政多秕
以次損益不欲以上人見遊豪右舞文惡少年銖兩之
姦悉知之而不以鷹擊毛摯爲治時有縱舍惠先於單
赤而禮篤於士大夫輕徭薄賦而徭者子來賦者輸恐

後兩造在庭公片言出黠者吐舌誣者搏顙而更爲譬
說勸勉之至流涕矢終身不忍負上德通理蓋古循吏
之遺風焉含醇泳德之聲四境相屬而太公方就養邸
中春秋七十有八矣于時大熟登稼滌場父老婦孺鼓
腹嬉遊而呼天曰孰使我有今歲者非邑侯耶孰使我
邑有侯者非太公耶將椎牛釃酒以壽太公而公勅門
者不得內其士大夫筐篚餼牽得躋公堂公復固謝計
畫無所之則旁采里歌途誦潤色之以獻于公爲太公
侑而名之曰輿誦大年其名輿誦何也詩有之豈弟君
子民之父母邑人戴梁公與父母等其視太公則太父

夾民憔悴虐政若倒懸有行仁政者快若饑渴食飲速若置郵故輿人之誦雖仲尼子產不能卽得之曾鄭而公卽得之吾邑祝公長有太公祝邑長有公有之以爲利民所頌禱豈發徵期會致然哉其名大年何也詩有之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天壤可敝令名無窮太公貽穀於子子是訓是行以錫士民士民以令聞虞㦸還而歸之太公謳歌比屋顜若畫一吾邑千萬世莫不知有公父子竹帛書之彝鼎勒之以是論詩巧曆寧得其算乎古者陳詩以觀民風是奏也雖丘里之言而詩人微指具焉某嘗從史氏後因述公治行

大凡而贊明之采風者其考鏡於斯矣

題吳公贈言

吳於越爲世家其在淳安者文獻科名相紹續而今廣陵李吳公最著公以春秋成進士嘗再掄材晉楚號爲得人余承乏晉拜下風而聆謦欬之音鄙吝爲消已罷官歸僑寓廣陵與其士民相往還則無不誦說吳公蓋諺以不廉爲要以不慈爲打而指數與公共事者某也廉而不慈某也慈而不廉某也不廉復不慈而廉與慈兼者惟吳公一人于是公六年報政當上計京師而天官氏差次天下爲李者亦惟吳公治行第一徵書適與行會其士民心不忍別公力不能留公則各有所謳吟以識感戀之意大若雅頌小若國風洋洋乎德音矣夫李爲法官從侍御史按部務在發奸摘伏威稜相亞其體故尊與州縣勞人之職不同又皆以進士除資格超踰舉首浩蕩故任者不患不能廉而患不能慈今天下爭以訐爲直一切分義蔑棄不顧巖廊之上絲紛鼎沸言路若闢而實塞國是若明而實晦職此其故有識者咨嗟憂之先正不云乎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廉則正直慈則忠厚吳公行矣爲臺省爲銓部積資爲九列六卿三公正直忠厚培養國家元氣正人心扶世道寧有

他術哉昔者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爲丘里之言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廣陵之謳吟公者奚啻十姓百名公以廣陵視天下守而勿失淸淨寧一之效上下賴之功德可勝數乎余不佞敬以丘里之言爲公他日太公調之左券

題穆如淸風册

侍御史代乘輿巡狩四方自大吏及細民無所不得問持一切法從事而或別嫌不延見士大夫甚者鷹擊毛摯察見淵魚令人不可嚮邇而已董公之按江北也吏領職悖慢豪右之爲民患者彈治討捕如農夫之去草

癸夷蘊祟而時時進士大夫於庭咨諏謀度民所疾苦
政所宜因革和顏色而受之斟酌而貫行之以故樹風
聲著話言敎防利委常秩犁然當於人心謳吟鼓舞無
貴賤大小歲若父母奉若神明而公還朝報政士大夫
采輿人之誦集之以贈屬余目曰穆如清風蓋侍御史
體嚴禀治習爲故常而士大夫復以頌言爲謂無論筐
篚鼎俎㩙轅祝軷之禮不敢陳雖贊一詞末繇也而有
之自董公今日始夫城齊一事耳仲山甫以重臣將命
而吉甫以重臣作誦所稱述山甫德業聞望甚備自擬
清風不謂誇諂今董公按江北爲帝鄉爲帝京所委任

奚啻一齊城重其甄别吏治則有邦國若否之明其奉
宣上德則有夙夜匪懈之忠其勤卹民隱則有小心翼
翼每懷靡及之思其布政優優則有柔不茹剛不吐之
公其虛已下問則有柔嘉惟色之美賦政而四方爰發
愛者嘆莫之助懿德之好蒸民恒性安能已於謳吟鼓
舞哉士大夫民之表也抑懿德而不宣惡惡可公行矣
出納王命保右王躬補袞闕式百辟比德于仲山甫是
贈言也雖蒸民之雅金石筦絃又何讓焉且以風天下
之代秉輿巡狩者無專厲強壯鋒氣而以風聽臚言爲
疎闊也

題輿人之誦

郡司馬楊公攝行邑令已事而歸不佞爲文暇之取鄭
子産相方以公鄭人也既而通國大夫士各有謳吟其
門弟子彙之成帙屬不佞目之曰輿人之誦亦子產事
也夫子産以世卿執政有年而其始也鄉校議其是非
國人亦以伍田疇褚衣冠爲憾久而後歙然歸嚮公甫
三月而得誦無乃委任權力之殊耶抑吾邑不腆
先皇枌榆之社道化翔洽民固易治耶夫南陽不可問
非美名也乃今賴楊公雪之吾邑厚幸矣

遊梁贈言跋

秭歸彭公爲邑博士六年矣弟子三百餘人公未嘗以
倨見也皆恂恂下之歲時伏臘行脩具數事而已而先
後爲公僚長者其人悍而放利待士如路人士以此愈
歸公公亦坐不能媚事上官就常調遷王門敎授無以
供資斧弟子爲辦裝謝不受則日攜酒脯過署中相勞
苦而更爲詩歌贈之諸與不佞善者屬使發端夫感德
怨别之旨三百人具矣公所厭聞則刺取梁故事隸在
王門者爲目各賦得二十八言不佞稍潤色焉凡二十
有四章命之曰遊梁贈言今國家宗人獨大梁無萬數
不聞有如孝王賢者而仕人一除王官終身不調又不

能如司馬長卿韓長孺之徒復官漢庭累陞通顯頃以祿入不繼故宗伯司農拾遺侍御史數上書請破一切拘攣法懸官將次第舉行公往矣諸弟子他日爲拾遺侍御史司農宗伯主持前議公將出王門起家如漢諸君子有日也即事不可知公以日莫途遠局促下位使其門弟子喜來而惜去皇皇如也是遵何術焉夫巳氏路人其弟子其弟子視之若市朝而肩摩踵屬夕掉臂不顧矣公所得不既多乎不佞因申言之以告梁諸王子侯倘亦有慕孝王之風者哉

題孫郡伯壽詞

郡伯孫公天韻浚明風猶膚碩干將銳敏四顧可解全牛吳練景光一洗而空凡馬赤縣雙鳧仙令金陵五雉望郎魚佩麟符奉中朝之妙簡隼旗熊軾典南國之專城委佗燕寢清香擁護龍潛舊邸枌榆里社念父老而借才賢弓劍橋陵肅祠官而羞禋祀警蹕不違咫尺威儀迴邁尋常屬有椽人敢爲屠伯椎埋掩搏攫奪獝虔鼠牙雀角鉤連衣冠漸盡鳥跡獸蹄充斥鍾簴震驚誅求卽澤涸山童奔播則村虛道殣閔閔望公如歲乎在先庚熙熙與物借春視眞由巳豺狼斂跡鴻鴈還居託萬間廣廈慚幪轉一氣洪鈞槖籥七年病三年艾俄頃同功百畝田五畝桑荒涼改色遂蕃棠蔭爰屆瓜期飲沐嚼蘗彌堅求牧與芻無倦胥保惠胥教誨戶奏絃歌孰主張孰綱維野聞桴鼓日月出矣時雨降矣植邦樹以翹枯江漢濯之秋陽暴之驅楚氛其若掃起家二千石不負君恩遷檣十萬艘悉安旅次粤弧矢懸門之初度正坻京積廩之甫登斂皇極錫庶民疇庸箕範受介福于王母占叶晉康晙三朝萬壽之辰總八月半秋之候篤生名世誕應昌時坤載物而承天下裳元吉鼎以木而巽火上鉉方虛鏞鼓管籥之音闓將喜告筐篚玄黃之贄紹以見休綏鳩杖而放生匪報也永好也舉兕

觥而稱壽儀圖之莫助之豈發徵期會使然非內交要譽而至某濫竽國史義倣采風列籍塵氓情歡就日善頌善禱愧取笑于大方以雅以南幸與聞乎高詠彙而成帙述其所繇榮名與金石相宜遐齡共乾坤不朽

題劉翁壽詩

劉翁鍾鼎家聲箕裘世學心燈夜炳爛花萼于韓棨意蘂晨飄錯繡紋于江筆數奇猿臂懷鬱雉噫厥有室衡于焉遊軸謝幼輿之丘壑寫照傳神仲長統之園林賦詩樂志討論芝桂尋訪薜蘿溪宛轉以通橋鸂鶒波常泛綠樓葳蕤而閉鎖鶺鴒岫可窺斑蓴菜秋風盤羞鱠

美桃花春氷綱舉鱖肥杈泥互物咸登筏躄嘉蔬自挺
尚遙汗漫機欲忘鷗上下沿迴船如騎馬或鳴榔而賡
款乃抑擊壤而效康衢付萬象于沉冥命八齒以遊戲
況復門標鳳穴巷號烏衣含經味道者比肩鼓篋釆芹
者踵武婆娑孫境容與蘭階挂靈壽以等身醉屠蘇之
梵尾歲穰甚蝨夢入華胥日次在房斗杓建戌是月也
翁花甲周而載始若光煥其如新辟邪囊桓景之萸餐
英把陶潛之菊九畹蕙蘭競秀四方弧矢重懸鴈序來
賓蟹螯供客座盈北海頌擬南山浮大白以介齡藉流
黃而術食時則有朱君兄弟交深管鮑婿莅潘揚旅進

承筐惟循故事升歌加爵無取陳言屬野史以脩辭類
庖人之代祝庶幾燕喜通大道于三杯自分蛙鳴謝長
城之五字

題馬仲高歸壽毋詩卷

蓋聞人壽無多河有濟而時難俟親年可懼樹欲靜而
風不休是以座擁重茵悲增季路祿惟三釜喜動曾參
子職其何不共天親自無可解友人馬仲高氏鵬搏南
海鴻漸上京維舟先覓孝廉倒屣爭迎逢掖題賦則都
門紙貴談經則學館席重待詔尚方是將大用觀奇東
閣亦可小留迺眷慈闈乞歸于舍望雲目斷寧辭六月

災蒸愛日情深不易三公富貴垂纓戴綖襲老萊子之
斑斕侍膳問安浣萬石君之廁牏食以六穗之秬泛以
九節之蒲燕化履而雙飛羊乘城而五色井通鮑媼宅
並何姑就養無方游仙有地奉板輿之燕喜助菽水之
清歡如陟春臺共躋壽域于以酬恩罔極昭揭大倫豈
惟用力服勞脩明細節風高陟岵雅埒循陔絕裾誠不
容誅捧檄猶然有待矣自匪空桑之產疇忘春草之暉
緊我獨無純孝爲能錫類將毋來諗同聲相應遂歌迺
知仁者贈言亦見烝民好德云耳

題謝孺人旌節辭

蓋程嬰之事難於杵臼爲立趙孤而微子之仁同于比
干以存殷祀聖賢或不常有婦女其孰能焉謝孺人玉
樹華宗烏衣嘉耦百年期可偕老中歲候爾稱孀如一
髮引千鈞僅茲遺腹殉九泉以甚死肯負初心蚌胎並
產隋珠虹米齊飛荆璧生矣男也弟所敬則兄鞠惟毋
兮父不得而子鳴鶴在陰必和好爵與縻鳲鳩用愛最
均其儀靡忒鵑啼繼血竹且成斑能膽嘗尤茶何言苦
拊我畜我德罔極于昊天恩斯勤斯室無毀于陰雨兩
髦髧彼耐霜雪之嚴寒六尺晏然想鬼神之呵護鳳雛
比翼龍馬連鑣兆叶三槐光重九葉小宗繼別雖百世

其不遷分器時陳卽一毫未嘗損身爲母而兼父梁寡高行之操于後已而先人趙君姬氏之義丹穴自衛悉爲懷淸漆室無家徒勞長嘯雉經溝瀆與于匹婦所爲燕羽差池空以先君相勖語寧同日拜合下風某等桑梓近隣葭莩末戚閭曾陶歌詠悲黃鵠之不雙見孔釋抱將喜䘵麟之得二若乃祖抑若乃父卓冠名流有此母方有此兒纂承令緒愛莫能助樂觀厥成砥節旣晉之下宮象賢亦宋之東夏文宗洵可表已吾黨幸親覩之閭史登書以俟綸音溶錫輿人作誦庶幾汗簡取徵

書屈朗陵去思碑後

令之縣古之邑令之知縣事者古之宰若尹若令若長或謂之大夫其初隷五等國地不當令一聚落周末諸侯兼併邑地寖廣秦罷侯置守守或數千里而縣大者比諸侯國時過之秦力征經營天下仕以吏爲師賢令不槩見漢重守令而令以循吏稱班范兩家書西京財六人東京倍之其人不必爲令歐陽趙洪三家集古金石錄隷釋諸令碑二十通皆東京以後而史惟洛陽不其太丘有傳洛陽不其第闕題名太丘又不列循吏也其他以賢令稱散見諸書中兩漢人以百數不盡與史合或要其終身不專以令名爲令或僅一兩事或括以數言卽碑文無長語蓋西漢近古直質東漢雖稍文其時淸議重無虛美焉自是而降碑版不可勝紀習爲諛媚視爲固然幾於靑州傒碑初則叩首美義比代還飢用擊之向背速於反掌矣俗大夫不佞里人也筮仕朗陵令五年就常調擢泗州守朗陵人思之書其善政于碑余讀之約有數端縣輸粟臨淸千里費不貲易以金周崇兩王邸秩祿田賦或屬之校卒或委之田正稽故侵牟多方悉定爲經制以時共億無乏邑有封錢需一切徵調小民難卒辦稱貸甚苦假以帑金助緩急而徐斂償之諸入賦者權衡度量必均卽有錙銖羨悉還之

民民無逋賦有訟刻木爲隷訟者自持與其人俱來兩造具備片言而決不輕加罪贖者以粟倉庾皆滿旱潦躬行田野以賑民免流亡驛騎疲于奔命請增其直學宮西堰潴築而障之無損地脈督課諸生如其子弟登賢書者倍故時此其大略也視兩京諸令善政寧渠讓焉輓近世慕勢而趨利甚矣凡爲令有碑大都其人以臺省徵及後爲顯官子孫當路有權力故屈大夫自令而守所謂州縣之職徒勞人耳何足擧附而民誦之不忘非夫拯溺救焚食饑飲渴深副其情佇而美意良法可世世守者乎碑文出王侍御手彼其皁囊白簡守挾

風霜豈有狗哉東京諸令碑以書法傳朗陵碑以直筆顯不佞識其左方他日傳循吏者可取徵已

拜梅詩題辭

鮑元則之母之生也外王父母皆夢白梅墮其帳若懷中遂名母曰夢梅其母之卒也夢大士白衣而授之偈有雪梅不比尋常語自是元則每見梅輒憶其母必下拜而人盛傳其事詠歌之蓋禮有之人子於親之沒也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又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齋之日乃見所爲齋者容聲嘆息如或耳目之元則不以梅視梅而以母視梅欲無拜得乎親之所愛所敬子亦愛敬

之至於犬馬盡然鮑母之於梅也非愛敬之所寄與見而不拜是梅不犬馬若也然而事有近于迂與幻者要不可一切論宋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是父名人不得爲人矣徐孝積父名石不踐石乃使人負而過之負人者必賤子也其辱親更甚則迂而不可爲訓也人有靈異物亦宜然少昊之母生子于窮桑老聃之母生子于李下而皆以爲姓沙壹觸沉木產十子而小子爲王花木之妖往往化爲人假令其子以爲母也而拜之是怪也則幻而不可爲訓也孝道至大百物不廢元則拜梅孝之一端耳非迂非幻且合于禮輇才諷說者將無詩而不悖乎余故約之以禮如此云

書汪提舉贈言後

余既爲文贈本一諸知交少之曰君但言本一名位不及其才情渠所最長者二事曰善弈曰博古江左自六朝來士大夫以弈爲名高父子不讓道君臣不讓品本一少年遂以此技獨步古人遺器有好事賞鑒二家本一不惜千金購二鼎文鏤款識具見先代典刑吳越高貲賈人無算多纖嗇椎魯不識恭尉幾道鼎彝何物其侈者宮室衣服狗馬聲色酒池肉林之奉而已語以好古掩耳不欲聞本一能此二者故自超夫郜之大鼎徐

之甲父鼎文之舒鼎失國得國恒於斯而圍碁可睹郡宰相論評天子制決則一提舉安足重本一諸知交嫌余言少可更足殊異乎買菜求益者矣

程伯昭書千字文跋

今藝林事皆好古詩不爲唐爲六朝漢魏書不爲晉爲篆隸八分隸與八分法故不同作者似無辨余竊譬之用漢魏六朝人詩入唐調政自佳耳嘉隆以來所知交嶺南黎秘書吳門文博士玉山程光祿最著名光祿館余家累月見黎文二公書嘆其絕奇斂衽下拜謂能變化古法新安後進工此者衆其從余遊亦可十許人晚

得程伯昭所書千字文駸駸欲度驊騮前矣隸傳自秦御史邈光祿後又有伯昭得無其苗裔耶按史記秦會稽山碑男女絜誠與潔字異古人臨文雖一字必有據俗以紈扇罰潔易爲貞烈殆未深考然無與書法也識此以商之博覽者

東溪勝槩圖跋

余嘗從江陰朱光祿無錫龔山人游宜興東溪觀張公洞玉女潭諸勝是時爲地主者吳詹簿也今三十年憶之若夢境偶過吳之矩光祿所見此卷與身在潭洞中不殊光祿爲詹簿宗人畫手爲吳門張元春元春少年

狡好弇州先生兄弟客之余庚子再遇吳門則已皤然一翁此卷蓋別余後辛丑作元春無恙而同游人無一存者矣生年不滿百如白駒過隙乃膏肓泉石之士欲擅爲已有不虞夫有力者負之而趨乎至若杜武庫之沉碑萬山江中皆惑也莊子謂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而論逍遙遊猶以御風爲有待之矩世家宜興命駕出遊如適莽蒼三餐而返腹猶果然然杖屨傕一至終不以趾臣目第取此爲宗少文臥遊計仙仙乎鄭圃之致矣

題胡兒牧羊圖

圖一童子胡服乘白羊而羣羊環之云白羊太子牧羊圖考史記漢書匈奴衛青傳冒頓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青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取河南地築朔方如淳曰白羊王在河南顏師古漢書註同班固傳但稱羊百餘萬不言牛則白羊故有王其國多產羊圖當因是耳惟所謂太子牧羊事未知何據漢時有修羊公化其牀爲白石羊寘於通靈臺羊後復去不知所在魏時有白羊公或曰白羊公其弟子王暱尸解不言公何狀又有所謂白羊君者俱不著姓名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後爲仙叱石成羊董逌

畫跋有此圖曾魯公子紆以罪沒入秘閣而牧者羽服道士非胡服史記匈奴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此童子未蓄髮年可十歲上下姿容娟好不持弓矢所乘羊銜勒鞍蹬與馬同物執鞭攬轡態可念也頗似衛叔寶乘白羊車於洛陽市皆曰誰家璧人客以示余余莫能辨舉似焦弱侯吳翁晉亦不悉所以直云畫手定是宋元人或云羊大小八十一應九九之數蓋九陽圖也按說文羊祥也象四足角尾孔子曰羊之字以形舉似不以陽諧聲會意然易大壯羝羊觸藩羸其角羊性狠怒用壯之過也夫九四以陽居陰而在陽先故行次且唯如

羣羊不與衆陽並進安出其後則可亡悔歸妹上六少女悅長男一處説之極一處動之極不相應與刲羊无血故无攸利雅無羊曰爾羊來思矜矜兢兢其角濈濈降阿飲池或寢或吪不騫不崩麾肱畢升而後驗其馴擾易兌爲羊鄭司農本作陽羊取義于陽當因是耳羣於文爲君爲羊羊每成羣要以一雄爲主衆羣聽之君君然北人謂之羊頭鄭氏儀禮注云羊取其後帥童子純陽者也圖以大羊帥羣陽數究于九九陽數之極當因是耳古駕羊者皇神葛由嶺南以名城成都以名肆童子乘羊當因是耳西域雪山比驢月氏康居尾重

十斤忽魯謨斯佁之大食勿斯離脂如之吐蕃稱龍額賓如翠阿丹尾大如盤錢來山尾如馬涼州背如駝穆天子傳所載豪羊黑羊白血崔鴻十六國春秋所云六角杜預所奏野羊率在西北夷方童子象爲胡兒畫羊雖無詭異狀亦具五色當因是耳昔江南有讀誤本蜀都賦者注蹲鴟芋也而爲羊字後荅人餉羊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余聞學褊陋題此圖殊類此人惟閎覽博物君子正焉

王細君繡佛卷跋

稗官家所載周成王時因祇國獻女工一人以五色絲内口中引而結之成文錦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妙於女紅處深帷重幄之内不用燈燭裁製立成宮中號曰針神吳王趙夫人能於指間以彩絲織雲龍虬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謂之機絕又能刺繡列萬國於方帛之上寫五嶽河海城邑行陳之形謂之針絕又析髮以神膠續之爲羅縠幔飄飄如烟氣動舒之廣縱數丈卷之可内枕中謂之絲絕唐順宗時南海貢奇女盧媚娘於一尺絹繡法華經以一絲一縷作飛仙盖五重中有十洲三島余鄉以爲文士滑稽寓言耳今觀王長卿細君無垢氏繡佛何必減前四人迺知人心神靈何

所不至才技何所不爲未可以常情常理測限典論火鼠之疑所以深用愧悔也一時名下士題品甚富自非目擊誰謂其然余所見有海陽程敬敷女甫笄繡佛可與無垢齊名因題卷後好奇者不待余言寡聞者或稍信矣

題程辟支繡佛圖

余爲王無垢題繡佛圖無垢年五十餘矣目力尚饒比見程敬敷女繡手精妙相等異日名且出其上敬敷爲女請名余命之辟支云所題無垢圖曾舉周燕吳唐四事謂今人不必不如古考元遺山嘗題喬夫人彩繡仙

人國人知有此則以題故題惡可已也余又聞瓦官寺有師子國王如來顧長康畫維摩詰天女戴顒損臂胛照塑佛號三寶宋孝武益以三十二金像至趙宋時尚有陳後主羊車一輪武則天佛幡羅裙南朝四百八十寺遂以瓦官爲冠敬數象金陵不知諸蘭若孰得此作供何論蘇端明玉帶爲山門鎮也

題石佛卷

余嘗見釋家言吳朱膺迎吉維衞迦葉二石佛其輕如羽合浦董宗之獲佛圓光安佛背脗合四十餘年靈象方足上虞李徹掘得象牙佛兩邊或十二軀十五軀虎

林翁祥卿得石大可六寸現大士妙嚴寶相坐蓮華善財童子侍側此其人不必素倿佛與否而佛依之顯化豈所謂因緣耶千秋里石道人汪一奇者游黃山登天都峰見一夫伐木時歌時笑心竊異之問其姓名曰汪常巖家績溪西坑巖亦問一奇姓名一奇以對愕曰是合吾夢中語頃六月久雨西坑山崩出白衣大士一尊面額腹背皆古銅形色戴白石兜合手結印高六寸許儼如雕琢座石相等青白間錯中具千巖萬壑之形應是汝物因導至其家以象授之一奇奉于頤莊與婦吳朝夕虔奉焉而爲之圖以詔四方其宗父仲嘉士能以

視余則少宗伯朱公元介爲題贊矣象合金石而成一奇也常巖得之而不使有之託於夢以畀他人一奇也象既靈異當其在山中必有蘭若供奉不能使山無崩而索香火於人家一奇也一奇夫婦常持誦白衣經祈子佛或愍之不入一奇夢而假之素不相習之人一奇也校余所引前人得佛事奇過之矣將無以一奇命名定好奇之士而以此闡夢姑爲游戲耶其爲奇蓋不一而足將無以萬法歸一即奇不可勝原而第默示以一若釋迦一花天龍一指迦那一鍼達磨一履之意耶余俗士不諳禪姑識其奇如是舉似大乘上足云何

題觀世音三十二相冊

李龍眠畫觀世音菩薩三十二相焦太史弱侯爲贊好事者以登木蜀僧性讓裝池作冊子示余余謂大士億萬化身固不啻三十二其憫卹苦難濟度方便神通變化亦非相所能模擬易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盡于象今則反是焦太史贊深窺實際味其意于言外可得心而忘象矣

題僧募經卷

余縣介萬山中西南則衍沃直達景陵縣古稱竟陵言山陵竟于此也三十里而近有湖山俯視竟陵諸湖如

任杖屐下而龍泉寺冠之四面山支幹形相縈絡雲物
時相變易登高望遠爲最勝寺自霔濟師始久或圮剝
諸比丘借檀越力殿宇佛像煥然改觀獨梵夾軼不具
上人惟啓瓢笠浮江而下募求全藏意良勤苦乞余首
簡余于佛法不通曉竊聞世尊拈花示衆摩訶迦葉微
笑付以教外別傳文殊請再轉法輪咄曰吾四十九年
住世未嘗說一字達磨以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
用止得其皮惟慧可禮拜依位而立以爲得髓然則經
亦佛之餘食贅行乎惟啓曰唯唯否否首楞嚴觀音大
士隨機現身凡三十二應華嚴善財童子叅善知識凡

五十三人道無所不在悟道無所不入而況於經乎初
祖嘗以楞伽經四卷令二祖開示衆生六祖聞讀金剛
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勃然思出家求法卒傳衣鉢
夫經安可已也余曰吾儒亦嘗言之眞西山謂脫經教
而求禪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大成去灑掃應對而
語性道身心心無檢束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
猶未大謬也司馬公論今之談禪者隱語相迷大言相
勝使學者倀倀然益入於幻妄西山意蓋本此至若到
溉手屈三指庚誦上行先生徐孝克非常香氣王玄謨
孫義輩之脫難皆儒而誦佛經有徵驗者史傳所載爭

盡虛妄爲題其冊而授之以告夫薩縛達須達多那彌
陀諸喜施者

題蜀僧卷

蜀峨眉僧如廣六歲從通天和尚祝髮苦行修持遠遊
十方國土作大佛事所至歸之有護國寺
御賜藏經今歸本山募水陸法像若干幀峨眉故普賢
道場常現佛光萬目皆覩安居胡茂才出其行卷索余
題引余于西方之教殊未了了昔三祖終身不言姓氏
隋檢私度僧老安曰本無名卽遁嵩室其厭名迹之累
如此而廣何自翹舉也永嘉尊者初閱維摩經發明心

要欲言宗旨造曹溪印可六祖一宿而還世以一宿覺
名之而廣歷數十載何也梵僧來自五天見晋宮闕嘆
曰是與兜率內院何異但彼道力所成此業力耳而廣
不離業何也古佛偈曰如人掘路土私人造爲像愚人
謂像生知者言路土後時官欲行還將像塡路象本無
生滅路亦非新故而廣爲諸像何也慧明道人問禪者
上座離成都到此則成都少上座此間剩上座剩則心
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而廣辭蜀復歸蜀何也石頭庵
于南臺見負米登山作供者卽移庵下梁端每日力作
償供曰我無德以勞入衆不忍藏作具因不食而廣勞

人供何也舡子問大德住何寺寺則不住住則不寺而廣寺不寺住不住何也茂才曰佛法豈可執一求廬山文殊師利象不肯留寒溪而喜隨遠公東林金陵彌勒像不肯留景德而見夢於舒王求居法藏遠公嘗東林髮鬚爲門景物道悟出渚宮謁馬太師大悟於言下祝曰他日莫離舊處復還渚宮竺朗與張巨和俱隱太山巨和穴居而朗起大小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鳩摩羅什頂戴佛鉢私念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失聲下之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也芝和尚問雲峰何所求曰學佛法芝曰佛豈易學及強健時爲

衆乞飯既乞復求入室曰可更乞炭雲峰欽山山行見澗有菜葉謂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雲峰恚曰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爲永嘉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舊債皓月舉似長沙如何是本來空曰業障是如何是業障曰本來空是金剛般若經以無住爲宗宜其纖塵不立而經贊福勝者半之持戒修福有爲事也而世尊言能於此經生信者必此人執相誠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名實相夫佛至大至微至賾分宗別派拳指揚喝拽石運土打鼓吹毛一點一言一笑一呼種種方便不可勝計而使君以一隅之見致疑於廣耶崔趙公問法欽弟子出家得否曰此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迦那提婆尊者爲十五祖傳佛心印以衆生不信受爲憂訴於大自在天像願神賜我言不虛設廣言不虛使君無復多言余不能荅第語茂才李源圓澤相約入峨眉澤欲從斜谷源欲從荊州澤不能強至南浦投胎錦襠婦後十三年會杭州天竺子行與上人還蜀何途之從茂才亦不荅以問廣廣亦不荅攜其卷去

題僧募修塔冊子

臨清王憲使行之因其里人李水部維寧貽書余曰國家以民部郎典榷事九江武林吳門江都臨清河西凡

七而臨清爲最漕運方貢若官吏士庶舟楫與所聚五方之民廬廛皆以鉅萬計非得地利何以勝載州之下縮兩河口每秋潦輒氾濫洶湧溺人往往多故相土者言須有以鎮之僧靜觀曰必浮屠九級乃可持鉢行乞至于金陵焚香灼兩臂誓無退轉又立而安禪者三年大衆歸仰得銅萬斤爲盤蓋矣此一國勝事不宜獨煩比丘予爲題其募冊以諗遠邇夫審曲面勢帶高增下自上世以來營建未之有舍也此其責在有司而苦於費無所出即有之率遠嫌避謗余在晉陽作宜文塔以高僧福登爲主其名震京師

聖母及諸宮與晉諸王咸有捐助故易奏功今靜觀不憚苦其身而爲齊魯都會中創鉅麗之觀以佐地靈以副輿望貽久遠利無窮吾輩因人成事已愧彼法乃復憸錙銖不忍予萬無是理福田善果之說習聞不信杳冥難測故直以恒情常談相勸諷焉兩君子高誼自足符布天下余言猶遒人之徇鐸也

題瞽僧募田疏

長干寺上人三愚師事雪浪究悉內典旁及詩賦繪事游吳楚間士大夫禮敬之北至彭城水部袁公構圖焦以居四遠桑門來聽講經既數年目失明復還金陵錢

塘黃水部號曰無無乩猶李水部贈之詩云有眼方成障無明不礙禪而其倩茶文學新安鮑太學爲精舍雲門庵處之上人自念曰吾幸居疾有所顧顛連無告者何所不有安得山田數畝供疏糲同病相憐無淪胥溝壑也諸交好嘉其意爲疏募焉余聞之揚子雲曰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朦熒寬曠植糟莩曠沈柱植索塗冥行而已矣此謂不盲於目而盲于心者也上人盲于目不盲于心以己之疾念人之疾欲扶持安全之吾輩具隻眼坐視不救寧無愧乎大無量經所稱慧眼泉與梁書載聖僧道人慧龍下針開皇太妃目事皆以孝感異苑載多寶寺金剛有戲用刀刮目者輒見壯士挑其睛永盲法顯佛國記祇洹西北有五百盲人佛爲說法盡還得眼刺杖著地作禮杖長成爲榛世重之無敢伐遂以得眼爲名劉熙釋名目默也默而內識也上人不見可欲使心不亂默識精進其復明不可知第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各宜自盡無以福田望報因題其首諗十方檀越

修天竺寺疏

杭州天竺寺地接臥龍嶺標靈鷲晉慧理肇開勝蹟隋真觀崇搆精藍三天竺山勢飛來攬結江湖秀色九里

松風聲吹向宣揚滄海潮音殿高百尺琉璃簷楹栖日臺甃幾重碧玉香火蒸雲歲歲年年風風雨雨鼠將竄死鴿已巢旛繡柱雕梁蒙綠蘚緇塵之涴鉢衣寶座裩金精珠澤之光王孫士女失具瞻長者宰官難坐視何必捨王殉之宅但須斷白傳之葷願他心即似我心破慳入道看佛面亦看僧面隨意結緣散有限財爲無量福修今世果作後生因繚繞紺園東寺竹連西寺竹嵯峨琳宇上方鍾和下方鍾皈依丈六身憫守錢虜入阿鼻獄超脫大千界同散花女升兜率天

建蓮華庵疏

揚州東關外蓮華庵址負金湯門臨水月小橋楊柳雖無駭矚之奇曲沼芙蓉差具出塵之致某上人折蘆初渡剪棘以栖容膝地僅有數弓盖頭茅尚無一把吳居士欲與小果不斬高背善事期在速成福緣必須衆建特求檀越共構招提松窗熏粉堞如化城藜杖前畫舡皆實筏樹繞千重山色已現世尊清淨之身江通萬里潮聲吐菩薩廣長之舌豈惟添一枝象教方外同歸亦可供四季燕游竹西增勝所望善男善女休慳餘粟餘金但能發好施心是即名不住相

修藥師殿疏

比丘如燈詩壇皎澈禪窟遠深杜嚕薰修九品蓮花舌漸長團焦持誦三車貝葉手親書所造藥師佛若火猶龍如花譬象夜臺之圖紺髮紫銑生輝陽門之飾毫眉珠裝照采軟言欲吐微笑具瞻謀搆閣以奉安顧布金其烏有似救毗城之疾闘外徘徊將無覆庇之形屋中出露捐五食三衣不足乞十方衆善相成小人且有闔廬法王難委草莽自昔一揚二益陸海稱饒于今九達七還雕甍接搆凡居樂土皆由前世良緣更種福田莫遣此生虛度如何名不住相只在須達多心隨分施貲通力合作功成指日莊嚴儼碧玉三層教闡中天靈異現黃金丈六鯨鍾鼉鼓長振海潮之音鹿苑雞園頓結菩提之果寶山豈可回空手頑石尚然使點頭檀越既發願堅貞能除破慳囊而入道藥師素慈悲普濟都將超欲界以凌空

乞齋糧疏

上人某宗門法器祇樹知芽誦貝葉文報荅十方檀越蒲饌供養一切比丘非借衆緣難成勝會天寧寺前朝名刹何殊維舍衛城廣陵郡今日多賢豈遜給孤長者使五食足禪悅味在一念發菩提心餘粟餘財用不盡阿堵物一瓢一鉢聚將來恒河沙飽香積廚脫餓鬼道今生因是他生果後世福皆前世修

修興陽寺疏

邑東北故富水郡興陽山惠光寺者有文殊現化遺蹟唐道欽禪師所肇建也神通卓錫定力布金群玉攢山儼鷲峯之排闥三珠成樹肖鹿苑以開基法像莊嚴與烟霞於秘殿梵宮壯麗環日月于重廊百拱穹隆五百幡幢合下千櫨截嶭十千纓絡懸飛顧人間恒苦陸沉即釋氏亦輪灰刧祀年既積香火空存祇樹與鴈塔俱平恒沙將猴池共盡居士某比丘某瞻眺興嗟徘徊寄慨志存恢復願發菩提告諸國將宰官凡平等十方檀

越不吝紅陳朽貫都破除百種貪癡好與彌勒同龕耶
法乎上無俾元琳舍宅專美于前一錢斗粟本皆夙世
之因片瓦尺椽更結他生之果慈雲彌郁智日增明諸
大菩薩法華會中布施咸喜阿育利王僧祗刼後福報
同歸

講楞嚴經款糙疏

蓋自蹻蘭戾止澄什來儀貝葉之編時通身毒蓮花之
牒歲溢貞册矣首楞嚴經者阿難以多聞縛染索取津
梁世尊以常住真心究竟堅固談理明性性則體用雙
彰開行証修修則果因一契別二根本破七攀緣同物

我而忘是非超名言而化離即縮巾示結擊鍾驗常防
禪定於五陰魔邪戒業習於七趣情想一字竪窮塵刼
片言横括鐵圍自般剌密帝而經始傳迨彌伽釋迦而
譯斯顯房融神秀惟慤流布彌寬孤山長水吳興發揮
更悉權凡果聖頂受心持外道銷鋒波旬潰旅六合同
曜靈之鑒群流歸百谷之王變出神奇功難思議矣其
上人諷誦有年精研厥旨譬若連環能解炙輠無窮亦
猶明鏡忘疲洪鍾待叩以十月十有五日招延道俗丕
闡玄銓妙勝堂開本師震其獅吼摩尼殿啟如來肆其
懸首到叅人水赴雲臻直過者龍驤虎驟車憑五衍驥
驂六通領酥酪之味雖深而伊蒲之供未備思祗洹尚
然分衛即毘邪未免假休屠我宰官告諸檀越勃興善
念共獎勝緣倒廪傾倉趺盧陵之價貫抽釘拔鍱脫鶴
吳之布衫事等親香義同錫乘悟由聲入法與財施結
五百阿羅漢道場穢土淨土隨心回轉奏三千乾闥婆
天樂自佛他佛就理圓成將使鹿女獻花鴈王銜果手
成七寶掌出雙金福有實移言無多遜

長覺庵講經乞米疏

太史焦先生轉青蓮居士之身發白社檀那之願搆庵
正覺住僧海濵勝情遠寄烟霞禪觀静叅水月將依初

地共演三車招延乘時上人竪妙義之松枝翻靈文之
貝葉改頭換面總皆般若支流提耳醒心漸向聲聞超
悟捷椎雷動託鉢雲臻香積厨那得常供給孤園何嫌
分衛昔時說法天女且喜散花今日聽經宰官豈悋與
粟但施一粒啄餘鸚鵡便教五墩腹猶果然饑時吃困
時眠慧海更無功外用盛將來合將去杏山莫道福難
消見在結良緣助伊蒲塞桑門饌他生證聖果飽儇祛
國自然秔

題僧募修浮橋疏

往余領賴節數入泗州泗已入淮莫可辨而河決從符

濰濟與淮合淮勢寖高城址居其下州惟一官舫冠蓋會集以民舟渡風波殊可駭人訊之父老故有浮橋毀久矣費數千金無可措余遊遡毋喪歸不復問又十三年僑寓白門僧性果以募修浮橋乞余題疏果嘗同十二人渡覆舟胥溺惟渠獨存故發願爲此夫輿杠徒梁載在方冊自有司存而令緇流任之奚其爲爲政令諸擅施者聞風響臻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可見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其責安在泗州爲三祖閂湖爲高帝豐沛兩戒靈秀所鍾萬邦瞻仰所歸與夫釋氏福

田善果之說已有訟言之者可畧不論也

題張居士卷

張居士蓋游俠滑稽之流也以贅中廢會督僧慧徑居雲門庵士大夫有爲募田者居士因依之所善黃貞父工部謝耳伯文學題其疏世人重兩君文因重居士檀施當雲集矣居士復以屬余余觀爾雅魚有鰈不比不行鳥有鶼鶼不比不飛獸有蹷與卭卭岠虛比爲之齧甘草爲之負走民有比肩迭食而迭望天不忍一物失所俾從其類以相生相長如此況于人乎然是四物者共月皆能視而兩人失明倀倀乎何之顛連無告莫矜于此矣凡我同類坐視不爲之地可以人而物之不如夫戚施直鎛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官師之所材也其所不材僮昏嚚瘖僬僥以實裔土有王者與兩人將材之而惜稷禾秉芻缶米不以食乎淮南子曰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余願人之爲君子也自兩人始無使作溝中瘠或謔曰爾雅言四物四方中國之異氣也筆之於書萬世而下知其名兩人豈異氣產耶黃謝兩公晢之又益之以使君坐而得食沒且不朽人亦何樂乎有目坐客皆爲粲齒

嘉善寺泉題名

嘉善寺有蒼雲巖一綫天皆以石勝太史焦弱侯先生相其左方當山之領石若負扆爲閣踞之命曰嘉石工人苦水道遠閣右趾石罅中忽有泉出焉不溢不涸而味甚甘至今用汲並受其福先生携余遊語之故因屬以名按采菽之雅檻沸檻泉檻者正出也石削成而四方亦類檻然請名檻泉可乎先生曰可同遊者黃安耿克明江都顧所建時萬曆辛亥三月十有三日京山李維楨本寧父識翼日永嘉方子謙莆田陳山甫與兩兒續遊子謙書而勒之石弱侯名竑克明名某某所建名

謙名曰升山甫名欽大兒名營易字宗衍小兒
名易字宗定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二十八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一百二十八 四十五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二十九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七致題辭

自枚乘爲七發而傅毅張衡崔駰馬融王粲張協陸機胥擬之論者謂其規倣太切了無新意至曹子建七啓亦所不滿而獨取柳州晉問以爲一洗漢晉沿襲之弊余竊謂七之體反覆攻難其大指在卒篇耳即子厚所引宮室飲食二端未嘗不與發啟同文之效惡要不在是子建才分八斗捷七步號繡虎而遭其忌兄猜防迫逐殆不可忍七啓之亂志在用世是猶責躬應詔贈白

馬三詩與求自試通親親四表之指也孟嘗王孫七致蓋穆然咨嗟有子建之思焉國家推恩宗人厚然食而弗愛見賢而不能用頃稍寬禁罔俾就四民業第自中尉以下耳如孟嘗徒以虛名王之何益夫有能爲七致如孟嘗使不得比於漢天祿唐供奉可不爲扼擊哉議宗正條者得是說而存之必爲之改絃易轍矣

題夢古齋藁畧後

曾子桓云孔融體氣高妙不能持論理不勝辭梁鍾嶸品詩言建安曹氏父子篤好斯文彬彬之盛大備於時永興以來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孫許相

庾諸公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不佞謂天地凝嚴之氣盛於西北溫柔之氣盛於東南建安諸子多西北人故有風力江表東南故宜不類仲佩王孫居趙建安遺迹具在讀其藥與江表諸公不殊豈地氣自南而北耶夫江表建安並行天地間胡可廢也仲佩以夢古命齋直欲超建安而上之不佞卑之無高論誠得齊梁江表是亦足矣

荆豔題辭

貞成與吾邑諸才儁爲文酒會綠桂朱華芳菲襲人千里命駕攜一編曰荆豔以相視皆詠物七言律詩也問

何以名豔曰許叔重云大也好而長楊子雲云美也蓋宋衛晉鄭閒方言在詩大雅豔妻扇方處余嘗覩舊畫本若漢宮春曉唐人畫繡之類率長大姣好女色以豔爲尚久矣其以名詩何也曰詩莫難於詠物必據古確審庀財宏博擬倣明切而後合作詩莫難於七言律必聲響諧和字句工麗意興流暢而後合作二難詎易得乘豐而不美則鐘離春之肥項大節也美而不豐則細腰宮之餓人也是詩也豐美兼之故稱豔焉左氏於宋孔父妻公子鮑皆曰美而豔男女色通名豔以豔色名豔詩夫誰曰不然晉范甯評春秋三傳之文謂左氏豔而富葉已先之矣其以豔屬荆何也曰宋玉賦有之東家之子增一分則太長減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豔莫善於是荆豔楚豔載左太冲賦中賦者古詩之流諸荆人而爲詩傳神肖象體物不遺其原出宋玉賦故稱荆焉昔者荆人南冠羈晉之軍府而操南音晉人以爲君子先生荆人也寧遂忘之邪不佞顧語貞成訓詁家人所歆羨亦謂之豔惟楚有材惟晉用之楚詩豔乃爾晉人見者有豔心矣子游晉知晉已事乎藐姑射山神人肌膚如氷雪淖約如處子帝堯見而窅然喪其天下則豔若之豔者非也幷門歌舞妙麗閉目

不窺已是一重公案則不豔若之豔者非也吾將安居

貞成笑不答

題楚狂歌後

沔司徒傅公喜獎拔里中後進於李生少白尤所嘉嘆嘗作楚狂歌贈生生以文酒自雄儲無擔石而有俠烈丈夫氣是歌足以發之於時爲隆慶初元當事者頗搜求遺佚弓旌相望生庶幾有以自見歌中亦三致意焉無何公起家爲司徒不數年免免踰年卒而生落魄如故去公後且二十年巔毛種種無復相存如公者生每誦歌慷慨流涕作荆卿易水上態乃屬叔弟更書一過

日寘左右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王處仲賞咏其言以如意擊唾壺爲節壺爲盡缺生之指得無類是耶嗟乎司徒憐才使人沒有餘思重其隻字之褒如華袞李生褐寬博落落無當於世而國士之感沒身不衰兩者交相重也生無子以其弟之子俞茂才某爲子他日有問生所以受知司徒狀是歌也中郎之虎賁也問司徒所爲愛士狀是歌也令尹之優孟也

書滴露軒藏稿後

侍御葉公得沈司成文二十一篇校行之汪歸安亦司成門人復梓其滴露軒藏稿則李宗伯元父爲序序言

司成不規規司馬子長匠心而出居然典刑余謂子長叙事及所寄慨處自是千古絕筆惟短於談理若禮樂書無能自造一精語司成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豈俗儒可及濂洛關閩超漢儒林文苑而直詣鄒魯矣

題鴈蕩歌後

自禹貢作而山海水經倣焉其後有志有記有賦春容大篇或數萬言未有以詩爲山史者文體繁詩體約故也郭景純爲江賦猶曰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而況於詩乎詩家登覽之什不啻汗牛欲以寥寥短章該名山大川故實與經志記賦之文提衡並駕誰歟東越山鴈蕩爲冠友人王永叔南游焉爲七言歌之六百三十字蓋一丘一壑之勝與夫四時景物相賅發之奇窮態極變纖悉蕭具不必展閱圖經而茲山爲几案間物也詩惟詠物易傷體至以一詩括全山毫末象肖其使事非類餖飣即議論沓拖耳永叔此歌聲調中律位置合度而精工藻麗之句沉鬱豪宕之氣流暢委蛇之致無所不入在山爲實錄在詩爲當家吾不知後來何如周已前無古人人言右丞詩有畫畫有詩輞川別業離其目爲二十而各以五言二十字詠之此何必右丞能辦永叔工於詩復工於畫他日爲鴈蕩圖與此

歌並傳王氏又增秇苑一美談矣

讀蘇侍御詩

詩以道性情性情不擇人而有不待學問文詞而足故詩三百篇風與雅頌等風多閭閻田野細民婦孺之口而學士大夫稍以學問文詞潤色之其本質十九具在即雅頌作於學士大夫而性情與細民婦孺同其學問文詞亦就人倫物理日用常行爲之節文而已今夫驁私抱衾執筐縫裳細事也履武敏不坼副褻語也公子同歸征夫邇止婦嘆於室有依其士輾轉反側首如飛蓬隱衷柔態談之或含羞而聖人悉以被管弦金石歌

宗廟朝廷無亦謂是性情之眞通諸天下後世不可易乎魏晉人詩始用學問文詞然本諸性情者故多自宋迄唐則學問文詞專用事而性情歷有存者流弊迄今非但與性情不干涉即學問文詞剽襲補綴口嘡惡道矣吾鄉二三君子起而振之自操機杼自開堂奥一切本諸性情以當於三百篇之指雖不諧衆口里耳弗顧也余嘗謂以學問文詞爲詩譬之雇傭受直受事非不盡力於其主人苦樂無所關繫譬之俳優苦樂情狀極可粲齒流涕而揆之昔人本事不啻蒼素霄壤何者非已之性情也獨六朝人閨閣艷曲與俗所傳南北詞及

市井歌謠往往十五國風遺意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此之謂性情古今所同是以闇合蓋無意爲詩而自得之其在宗廟朝廷所作則學士大夫先有作詩意橫於胸中更倣古詩摹擬故其詩受學問文詞束縛去風雅頌彌遠性者天下大本情者天下達道大而三千細而萬物遠而八荒千古無一不供吾驅使無一不受吾陶冶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何但一詩詩本性情而緣飾以學問文詞歌則八風從律舞則五色成文其極至於動天地感鬼神豈夫覆瓿亦壁之語付之秦灰有餘穢者哉詩道凌遲非但爲性情之賊亦學問文詞之辱矣吾鄉二三君子矯矯不凡其人爲誰就余所見袁中郎蘇潛父兄弟是也

又

余友鄒孚如嘗言王元美先生巵言抑白香山詩太過余謂此少年未定之論晚年服膺香山自云有白家風味其續集入白趣更深香山邃於禪旨脩然物表又不立崖岸門户故其詩隨語成韻隨韻成適與象玲瓏意致委宛每使老嫗聽之易解而後可不則再三更定是以眞率切至最感動人威權如天子猜刻如憲宗讀其諷諫百餘篇而善之有自來矣儒者言柳下惠不羞汙

君不卑小官不去三黜不嫌袒裼裸裎於側而中自有三公不易之介彼流俗倣效爲晉人放達名教掃地遂使神州陸沉游戲三昧豈凡夫俗子所能王先生恐效香山而失之故峻爲之防所謂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耳唐人推尊香山廣大敎化主而杜牧之疵其纖艶不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母女交口敎授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治之使後代有發憤者司空圖云力就而氣孱都市豪估李玨謂憲宗朝輕薄之徒摛章繪句譏諷時事謂之元和體亦有所指此論固不始自弇州非但詩家即禪家燒木佛施棒

明旨可平等皆然守爲常法若以世眼觀無眞不俗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眞乎如首肯後寄余詩亦學白而終未免縛律余復諗之果位菩薩三十二相百寶瓔珞莊嚴妙麗種種天然而變化神通在在具足以此論詩卽予與今元美皆香山未易輕許然元美與予不盡如香山蓋恐損詩名故不若香山大放厥辭近於無名欲乎如後言禪家固有首座多聞聞音起舞者何妨上乘名在詩欲在詩名蓮花生汙泥而不滓斯所貴耳香山以禪爲詩以詩爲禪前乎此者有王右丞後乎此者有蘇端明與香山材相等三人詩格各因時代不必求異不

必求同此其入禪深處夫無名名之至也無名欲欲之至也安所逃乎昔人有引禪宗論三種其一隨波逐浪謂因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截斷衆流謂超出塵外非情識可到其三函蓋乾坤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俟香山破綺語戒除事理障覺於第三種尚未達一間嚴滄浪曰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臨濟上也學大曆以還詩曹洞下也論詩則是論禪則非臨濟曹洞有何高下余不知禪無以復乎如第就詩論香山有言風月花草三百篇所不廢大都假以風刺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後人餘霞成綺澄江如練落花委露別葉辭風去六義不河漢耶又曰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自是不易至理香山弇州互相發也袁中郎蘇潛父皆香山分身中郎瀟碧堂集出如雞林賈人以百金易白詩一篇如女子誦得白學士長恨歌索價數十萬潛父集三十卷秘不示人玆得其新詩少許行之當令肆中紙貴恨不起元美乎如九京共相賞咏耳

鴈字詩跋

龍君御寄余鴈字詩藻贍新奇余以爲無可復措手處巳貴國聘寄余十二章沉雄典麗使人駭矚龍本和袁家兄弟後見中郎瀟碧堂集中高華淸遠信爲姸倡詩

七言律最難合作詠物最易傷體前輩大方集中堇堇可數也三君自成一家言而才情學力韻致調格無不盡美多多益善殆難甲乙第以年齒鴈行耳詩道於今極盛而後進好事或漸兆衰相三君振之功自非小語曰詩亡而詩在楚斯一徵也小修詩丘長孺許寄未至

題靈碧山房賦後

楊嘉復先生入仕三十餘年而僅副憲使以養母乞歸遂不復出二十年矣先生家在芙蓉山前有小山曰靈碧就其趾築隱居焉審曲面勢因時崖宜凡爲齋閣亭軒庵窩門徑岑洞泉石之屬二十有六題名皆以疊字

系之以五言四句詩而總叙論之曰靈碧山房賦先生之子翹卿觀察以示余晉中余閱晉介子推言身既隱矣焉用文之然而龍蛇之歌何爲者哉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恩怨不能遣諸胸中舅犯濟河請辭而寺人披豎頭須不得見幾罹公宮之禍子推之懸書國門也欲其君釋憾收人心故使之聞之而嫌於以身爲招故去之或曰夫夫望報厚而不勝怨其君誠寡恩其母何罪辭之足矣何至於逃綿上之田毋不得食乎今去子推時遠其心安能揣度請就事以論口隱而身不隱以文爲隱則不可口隱而身卒隱以隱爲文奚不可之有楊

先生賦靈碧隱在文前文在隱後無媿詞矣余即先生文窺其隱先生志在經世而以不逮將母致爲臣而去其初隱以母也既歸而翹卿仕敭歷中外寔奉先生之敎功不必已出其終隱以子也仕不忘親隱不忘君君臣父子人之大倫先生全備而無憾讀其賦與詩無幾微不平之感亦無幾微自矜之意君子哉賢於介推遠矣人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昔人取文之大者四篇陶元亮歸去來辭與焉余謂元亮隱君子也要以能潛能見能大能小容有所不足且當易姓革命之日匪隱安之隱而文如先生邇可事親遠可事君有用之文莫大乎是孰謂隱焉用文哉故以先生之文而嘉其能隱因先生之隱而善其能文又第取先生詩賦與古今文士相方末矣翹卿以爲然否

滇城吟草引

蘇使君以時行部德安竟月而成詩數十章友人何典客裒而名之曰滇城唫草滇水出德安西稱滇城示不忘古也不佞讀公詩類唐劉文房文房於大曆中以詩著聲幾與初盛抗行今所傳隨州集是已文房初爲觀察使坐謗左遷晚而刺隨所治僻左饒餘力爲聲歌而其中不無觖望以故氣常不平而調語時相似近體十

篇以後猶之歌渭城一曲耳使君自部署提兵執憲當先皇帝故卿監千里郡者二無所不得意簿領殷湊舟車旁午不勝獨賢鞅掌之患而理詠不輟備體極致以方文房才情何如也夫隨於唐稱雄州今第爲滇屬且他日求故實者取草與集而並披之將無謂使君有衙官屈宋之意乎使君謝不敏滇城之役幸得從典客倡和下里巴人之音假典客以傳諸同好聊見吾旅寄蹤跡而已嗟乎此使君所以跨有隨州也

蔡伯達七言律詩引

詩之有七言律也自盛唐而體始定工其言者代不數

人惟杜工部獨擅大家錯綜變化多多益善信乎書簏萬卷光騰萬丈矣蔡伯達貽余詩一編皆七言律杜陵章法句法字法咸備而興會風致固自超越其官又工部也大匠與人規矩不能與人巧巧者不過伏習者之門伯達於工部伏習久而巧生焉杜陵有言詞華哲匠能今之哲匠舍工部安屬哉

李民部鴈字詩題辭

余在晉陽得龍君御和二袁鴈字詩與洪孺傳亟賞詠之復得貰國聘袁中郎所作合爲一集然尚未見小脩詩已而龍君超惕文弱各以其詩來則余子告歸不及

授梓矣曹丘生季布俱楚人游揚其名意如是耳豈敢以楚盡天下士自是四方和者彌衆不可勝收比見李元祉民部三十四章用事精切而渾成構語密緻而馴雅立格整嚴而流暢如山陰道上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令人應接不暇如凌雲臺材木大小輕重一一相得於以並驅中原莫能尚矣民部著述甚富此特一斑余竊意有天地來即有文字來即有詩前人所爲鴈字詩若賦不多傳傳不必盡佳今諸君子討論潤色擬議變化眞千載罕遘事兩間物理取之無盡人心靈明用之無窮出愈奇多愈善行愈遠久愈新國家文運治運昌熾未艾斯焉可徵誰謂詩小技乎哉夫鴈字不足盡詩詩不足盡民部乃欲以楚盡天下士非余所知也

律詩千首題辭

韓民部价卿爲七言律詩必千首而後已其志甚銳其力甚勤余于詩無所知聞之能詩者詩莫難於七言律以唐之盛工不數人人不數篇思深者易晦情勝者易淺氣壯者易麤詞工者易靡調平者易弱古今選諸名家簡一篇歷卷迄無定論可不謂難乎价卿先務其難者何其說在匡稚圭之論治性也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又在杜元凱之論兵也譬如破竹數節之後

迎刃而解也必千首者何其說在揚子雲之論賦也大諦能讀千首賦則能爲之諺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又在庖丁之論解牛也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余憶唐楊汝士賦詩自謂壓倒元白今所傳文章舊價桃李新陰二語雖事實稍切風格卑卑似未堪令元白短氣然香山雲裏高山海中仙果沉舟側畔病樹前頭小有意耳而劉賓客亟賞之徐凝白練靑山之句風斯下矣白妹喜誦皆不可解大抵元和而降唐詩寖以陵夷即名作者好尚評論如此此七言律所以

爲難也价卿千首如沈休文評陸士衡煥若縟錦濯色江波其中寧復有一片衞文之服令元白楊劉見之若爲讚嘆或曰价卿新司權淮上來得淮陰侯兵法多多益善豈其然乎

登岱集跋

孫公守吾郡之三月而某謫居壽春壽春則吾郡走陪京道也冠蓋所經誦公布德施惠與民更始其精誠格於神明旱求即雨潦求即霽清漢安瀾金堤千里不佞異公治効何捷也已而得公登岱集蓋爲郎時上計都下還以便游岱得記一首詩七十首寥廓之觀峻拔之標烟景變化之奇英靈肸蠁之盛一覽若在眉睫間而後知公之治效夫有所助也按五經通義言岱爲羣岳長東方萬物始交代處王者報功告成必於岱宗張華亦言岱爲天帝孫主人生命不腆郊郢
肅皇帝之豐鎬也肇基受命隆禮備物吾郡名號埒於兩都奚啻長羣岳而已公以天帝視
肅皇而以吾郡視岱宗承暴殄魚肉士民後一掃而更張之囹圄空虛商賈願藏於市全活生靈萬數禮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岱在東北而吾郡在東南公於彼

心會之於此力行之盛德仁氣有自來矣公羊有言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惟泰山雲乎治効之捷固其所也今詞賦家或稱得山川之助而所眺聽吟咏類以發舒山川勝美抑自寄其況止耳殊於政理無所補益公以游助德以德行政夫所謂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者豈虛語哉

題唱喁草

詩有六義風居一焉說風者莫善乎莊生天籟人籟是已夫十五國之風大都出田野閭巷匹夫匹婦之口莫知其然而然人也實先天也學士大夫采而爲之潤色節奏聲依永律和聲八風從律不姦人也亦後天也人不能勝天因之而已彼十五國詩非潤色節奏不可以風要以泠風小和飄風大和順其自至疇能強造於大塊噫氣之外耶梁奐宸詩名唱喁唱喁風之隨者也奐宸家東海上知風之自以風爲詩以詩爲風發天倪和天鈞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奐宸乎抑莊生有言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也無力而後乃今培風奐宸積而培之御之旬有五日而返摶之九萬里而上不佞順下風而進拜耳

沈相如落花詩題辭

鐘記室品丘希範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是詩中佳致謝正元風定花猶落追步惠連是詩中佳句句亦以有致故佳耳今稱詩人往往而是求如此致殊鮮至詠物尤不易得須日四方好詠落花詩自余所見可十許人未必合作沈相如三十首篇有佳句句有佳致可為丘謝兩人敵手茗溪漁隱叢話以謝詩用一句名世相如勝人多多許擊節嘆賞因取昔人語為評目焉

署玉手談跋

晉謝道韞譏弟玄學不進為塵務經心為天分有限南齊王儉以博學多識過陸澄澄不謂然僕自少至老無

他事縈念今公少郎鞅掌王家雖復一覽便記未必勝僕後徵事果屈況夫州縣之職徒勞人耳敲朴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孔稚圭所以移文周顒也黃文叔署玉州可四月簿最詳緻期會不爽賓旅如歸兩造之辭片言而解又以其暇與名流勝引覽山川誦典籍弔古述懷宴會贈答之篇備諸體而纍萬言古人一行作吏此事便廢文叔安得是詩而稱之或謂陶元亮令彭澤四十日卽解印去故其詩沖澹溫粹合於自然為六朝冠文叔令虞城十有八日自免今玉州亦署事耳意在有無之間詩是以勝不然若劉勰所謂志深軒冕而泛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眞宰不存翩其反矣乃知吏道坐自拘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則惟在方寸間哉

宦中裨草題辭

友人費無學家訓文章篇曰為僞兩漢易為眞六朝難今作者皆摹兩漢僞容失六朝眞影豈不信哉其言六朝文衆學九垠矯才千仞詞往鑄古議來駭今以此思難難可知已六朝時四聲韻未行不甚拘閡乃今四六必平仄相間與律詩等不以字傷句不以句傷韻事欲當而不複格欲整而不滯意欲貫而不弱氣欲暢而不

肆卽六朝人操觚未必與今調合也定遠徐生榛示其邑令諸葛孟旭宦中裨草率四六體披文相質機杼天成若三十輻共一轂爪足骨骸菑數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合而無迹也若畫繢之事青赤為文赤白為章白黑為黼黑青為黻雜四時五色為巧錯而不亂也若弓蕭幹柎隈敝角筋斐網維積而相得也若雜佩瑱珠衡牙琚瑀珩璜觸而成聲協和也四六長技無出其右矣孟旭西浙才士精於吏事為江北諸邑最他著作富且工此青鳳裘片羽耳余謂徐生無藏弄為帳中秘宜懸國門使費生見之可轂才難之嘆

太霞洞天賦跋

梁州西南徼有魁父丘其下覷脫耳周象賢得之號曰太霞洞天而遂以名勝聞域中則地以人重也象賢形小儒生舉孝廉爲令左官博士復左官王門以老甚矣其不善宦也而少師事楊用脩爲古文辭中年從于鱗元美子與明卿敬美惟敬諸作者游因有太霞詩若文海內人士想見其地靈人傑直欲褰裳濡足把臂入林則人以文重也此卷賦與書及首題四篆字皆豐人翁筆人翁精書法善屬文秇林巨擘今賦成於七十以後不失當家獨書覺老病態然覽者終不能輕議則人以

秇重秇又以名重也象賢子亦字用脩才似父而落魄甚糊口四方令一奚奴囊負此卷以從縱横萬里首尾數十年與出入臥起惟恐失之夫成住壞空天下物寧能逃者人子思親所嗜不忍遺忘沒身而已此物此志可施後世而無朝夕用脩所重不在山川不在文秇亦不在名矣余於人翁騷不中奴僕書不中重臺爲識其後方以資展卷時嗢噱云爾

春雪稿引

宋玉對楚王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余讀其詞翩然神王又恨不生同其時得所爲陽春白雪者而聽之也然考楚故實周季郢人善歌者自三閭大夫外無知玉而玉復不爲士民衆庶所許可其對楚王語意者取以諷諭非眞有其人與事耶新都人任山甫宦楚游郢最久稱詩甚富郢中人無論識不識皆曰任山甫詩人夫玉之才不見譽於士民衆庶而山甫名以遊郢日益顯郢與山甫交相爲重者也山甫雖遊郢人乎其所往還酬和要不過數十人余因字其編春雪而語之

曰樂府家稱陽春白雪其音不傳久矣山甫罷官歸益肆力於文章儻有意乎補亡否也山甫好遊郢不腆足以共杖履它日再過之吏爲引商刻羽之曲吾曹數十人將無若覩射於矍相之圃者之斷存也余篋中多山甫詩以非出郢中不錄郢今與都也或曰當在江陵

又跋

江左稱任筆沈詩而彥昇以爲病晩節轉好著詩用事過多辭不流便於時人士有才盡之嘆山甫彥昇裔孫也筆妙流布人間用之金石殊有巧思然以結客不治家人生産貲用日貧獨吟詩不輟末年愈益好之平頭

奴子負錦囊背汗淫淫下也余讀其詩宛轉清麗大有風人之致儻所謂窮而工老益壯者耶彥昇難爲祖矣

二嶽吟草引

大江東西山以嶽名曰匡盧雲岩是已匡盧則瀑布三疊面彭蠡背九江雲岩則天門香爐五老石橋奇詭特至即五嶽不能以其全加之矣何仁仲游二岳詩若干篇風韻高逸神情圓暢片語隻字偏長獨勝雅與二岳相肖文章得山川之助信有之乎不佞從杖履後不能吐一辭以酬二岳夫豈惟愧二岳何以稱仁仲友也

續環谷園詩跋

文章小技詩又其小者也而非才不能名一家即名家矣或視年力爲消長故有還筆奪錦才盡之後若出兩人手者即唐一代三百年人才輩出豈不相及而其詩初盛中晚升降汙隆不同日語甚矣才之難也程光祿禎卿所居環谷園日理詠其中因以園名詩詩膾炙人口有年所矣初集則沈太史君典序之更二十餘年而有續集馬職方新甫友人王太古序之藻不傷質婉不傷體較初年有益無損余濫吹詞林將四紀于詩學步學顰令強持三寸不律毫毛與頭俱禿與齒俱墮與肉俱省瘦與氣俱萎苶而禎卿故步自如得無天之賦才有獨厚耶禎卿嘗從許文穆王弇州諸宿儒遊師承自正尊人南岡公以詩名子凌鳳復嗣響焉丹腹堂搆三世彌盛矣王伯艮爲禎卿中表戚言禎卿詩得之園居仕于朝使于四方未嘗忘故園則未嘗忘故園詩詩故久而不替使君既天分有限復三仕三已塵務經懷頃所以都不進余爲之輿墨而謝

程才逸詩引

程士賢以材官執贄而見余恂恂然儒生也士賢時稱其兄才逸吾難爲弟已而宗人茂才用貞又爲余誦才逸詩不作恒語久之才逸同士賢造余白皙美髯吐納

有致其長士賢財以月計而文采固不啻稱兄矣讀其詩五七言律皆百篇絕句十之四古選歌行十之一大都就其性情所近而無誇多鬭靡即其景物所觸而無強造牽拘清辭麗句淋漓毫素間字曰才逸不虛耳新安素封侯相比連車騎結守相然而相鼠茅鴟雄狐杕杜不逮詩義實繁有徒才逸得次大官令倍蓰其先程鄭而能詩若此過人遠矣昔昔人謂秦宓何故揚文藻見瑰穎宓曰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蓋有不可默默者以僕之愚猶恐華成子之誚耳余非得才逸詩幾何不以皮相士也謝瞻喜霽詩靈運寫之琨詠之王弘以

為三絕士賢用貞亟稱才逸才逸名由此益著夫三絕
何必減三謝哉

汪汝任詩題辭

仲尼言誦詩三百使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是
時列國大夫聘問往來亟稱詩以諭志而登高能賦者
許其才可為大夫今大鴻臚官屬入則掌國禮禮無所
不有而時出使四方蓋兼周官所謂大小行人司儀象
胥掌客掌訝之職顧其人起家率與司馬長卿同而文
無似者登高能賦稱詩諭志不負專對之命余所見罕
矣妹婿魏穎超雅能詩吾家之殷洪源謝仁祖也不得

志於賢科而仕為典客比使越還亟謂余言其同官汪
汝任者昂昂若野鶴之在雞群已出汝任詩讀之諸體
步武古作者而亦奉使入雲中歷諸當路塞還道齊魯
游吳越所過名山大川勝槩遺蹟徘徊顧望輒有吟咏
四方薦紳大夫能言之士或當筵授簡或郵筒往來若
嶰谷管之和鳴而燕燕之上下其音也斯可謂能賦而
諭志不負專對者哉余故敘其集而嘉之汝任穎超交
相勗也才人與客交相重也其自今始矣

率意吟稿跋

先方伯舉嘉靖丁酉鄉試座主為侍御史慈谿東岩馮
先生衆中特見褒異後按中州以行宮災逮至吾郡杖
于庭下獄先方伯視藥物相啓居恨無可為地後十二
年登進士以水部郎使武林則公沒矣復以僉憲參知
兩仕浙數存問其家公之孤孫舜弼君為諸生有聲先
君嘗召師有後而君厄一第以明經貢除三衢廣文甫
兩月遂卒比余承乏秉越憲君長子邇嘉為邑尉次子
邇英與長孫憲兆俱以儒生就試邇英見錄而憲兆以
病罷又十許年尉與憲兆俱卒京師而次孫憲堯持君
詩曰率意吟稿者示余君生平多賦詠以暴卒佚其草
次子蒐輯才百之一二其語自具一家機杼不與雕蟲

章顯靡君二歲無父十四歲無王父王父鮮家人產貽
子孫獨文集一編先君傳之耳君煢煢孤寡外無交援
能肆力于學試為冠首又以其餘稱詩與王父埒能可
謂文孫矣彼厚積以遺所不知何人豈不愚哉諸孫不
假優孟干澤而第守此遺集惟恐失之是亦人情所難
余繹思先方伯報德一念蓋五世不敢替為識其末如
此且以詔夫為清白吏者世濟其美天道固有知也

張後之詩題辭

張助甫先生與七子同時齊名七子自婁江下雖外大
半為餒鬼而先生子後之登賢書能為先生詩頃以近

作視余屬余爲評張氏在前代詩名家者不可勝舉第
言晉人巧用文字務爲姸治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則有
若茂先詞采葱倩音韻鏗鏘風流條達曠代高手則有
若景陽後之誠不多讓父子有詩名者第言唐人說子
均穀夫子褘薦子又新文琮子戡與錫然或僅數篇不
皆成集而調不必初盛後之所著富一一範其父馳驅
不爲大曆後語唐諸家所不如矣陳琳在北見張紘柟
榴枕賦曰此吾鄉里張子綱作孫權語虞翻中州士大
夫謂東方人多才但恨學問不博欲卿一詣許交見朝
士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齊稱張緒過江

未有當求之北士中天之生才豈以地限先生生平推
重婁江特入吳造訪因盡與其名下士交南方之學得
其精華遂能獨步一時後之再遊金陵今買扁舟遊武
林攬結東南之美見其進未見其止也余久客白門傖
楚如故媿無以相長念先生沒且二十年誦其子詩而
饗之靈安留吟青黃遍觀此當如漢樂府所云耳

徐仁仲七言長律題辭

唐人七言長律不多見李供奉別山僧高常侍宿田家
高廷禮品彙不收謂其駢偶佳而律未純惟以崔融清
江王建溫庭筠四篇備一體耳杜工部亦有四篇所謂
文從字順音響沖和不在四子後而復遺之何也既推
尊杜大家爲全唐一人豈所重自有在不必是耶然八
篇中多者僅十韻豈才有所限抑或以易傷氣格故不
爲耶施肩吾有百韻今不傳豈誇多鬬靡不盡工耶蓋
難言之矣豐城徐仁仲兩篇寫懷者百韻秋夜枕上半
之初讀之若總雜無倫而諦視之實整蔚有序引事據
情鍊句琢字新清藻艷宏肆閎婉種種具足分其才藝
何但可了十人仁仲少年領解傲睨一世惟以翰墨爲
勳績不問家人生産久困偕計就常調爲縣令有上官
以檄徵文惡其無禮置之不應卒坐謗謫遂不復出託

於酒以自遣無何卒矣遺文散佚殆盡友人雷元亮氷
部珍此兩篇爲版行之才如仁仲流落不偶可爲扼擥
幸得元亮以傳千載而後人知仁仲有施肩吾所不敢
望者彼稱子大夫位極人臣無得而名焉視仁仲何如
仁仲才鬼與唐數子爭衡於九京此其勝場矣夫

林憲父詩題辭

林先輩憲父家世莆中其翁人新徙眞州眞州十萬家
賈人十九能詞賦之業者姝鮮即先輩三數人耳憲父
既以工博士家言上第又善爲詩此三十章四言出入
風雅五七言在韋孟間近體絕句上擬高岑下不失錢

劉以此奏眞州宜其若西家施魚見之深逝鳥見之高飛矣憲父早失怙母撫孤以節聞敎子義方至老不易其素詩中如江河有烏諸篇皆表章人倫懿美所謂别見於彝之性者當於古人中求之始得

瑯玕館詩題辭

瑯玕見禹貢爾雅山海經蓋珠也或曰樹之子似珠或曰流離之類有五色符瑞圖則云玉有光景者而後人以名竹按經史載竹若蒼筤若孚尹若嶰谷金門所産中律呂其色聲不減珠玉此名固非虛美劉叔夏貧士居瑯玕館如張鷟結屋蔣詡開徑日讀書其中得趣殊

深故所爲詩鮮潤象竹之質淸遠象竹之韻勍挺象竹之節綿密象竹之苞疎豁象竹之致卽名叔夏詩瑯玕可也何必托之竹與館乎呂覽有言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巳之蒼碧小璣有之利故也貧士有此其善守寶矣

僊都詩志跋

古人志山川如東方朔十洲杜光庭武夷之類記錄皆累千百言如酈道元水經註及諸家所載筆舌品詠自趣不乏然財數語爾未有以詩爲志者李覺初家居仙都之麓雖其景爲十各系以七言律一章於是二十九洞天一百六峰五十九灘之勝若在几案詩以七言律爲難詠物尤易傷氣格覺初詩淸言溢目秀色可餐彖成圖事成史與摩空犀峭相映發讀之淵淵成金石聲覺空谷足音傳響彼宗少文臥遊猶須四壁郄僧施靑溪未盡曲折視此何如犬馬齒長濟勝之具寢不如昔一丘若貌我丘壑中無問買山資無求縮地術幸矣夫

何玉長詩刻題辭

余嘗聞弇州兄弟誦李于鱗白松詩無一語不切實無一語非正始大家之調可以超前絕後近年海内爲贗字詩者數十百人體物徵事殆無遺方然于詩趣不必

甚合比見何玉長所作亟稱之是詠物第一手巳讀他詩若賦記序疏之文莫不入三唐六代閫奧巳晤其人魁岸類西北健兒曾之遼海談東夷北虜情形知彼知巳馳域外之議運帷中之畫與尋常封事傳檄迥不相謀眞奇男子也于鱗睥睨一世士鮮游其門弇州兄弟座上客常滿假令至今存白雪樓主人必爲玉長心折弇澹二園據左廂者有避走耳夫山人而能詩詩人而兼長他文文士而能爲策士楚傖固陋罕所睹記而晚乃得之玉長玉長閩人也閩自宋以來經術理學雄視中原而鄙薄辭賦業爲小技今斌斌特起軼吳越而上

之如玉長者與其家仲言子朗輩並列文學傳中古今相輝映矣

姚仁甫詩草題辭

吳門姚生仁甫兄弟五人一爲諸生其二仕爲州佐其一尚在校獨生委而去之子死不憂謝其妻客金陵家故饒卽金陵所搆室亦累千金坐耗盡矣人召之飲不辭飲不多輒醉少年長夜歡呼生垂頭齁鼾聲若與歌相應惟苦吟詩詩自吳人口吻其言曰人孰不死不聞人稱曰某有妻某有子也則有妻子與無妻子何異惟詩數篇可以傳遠客或病生僻于好名余謂好名有甚

于此者吳故事有之烈士傳云干將作劍三年而成劍有雌雄天下名器也以雌劍獻君留其雄者謂妻曰吾藏劍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在石上劍在其中君若覺必殺吾爾生男以告之君殺干將妻生男名赤鼻伐松得劍君感夢購求赤鼻赤鼻逃山中遇客刎首奉君列異傳以爲莫邪爲楚作劍事吳越春秋以莫邪爲干將妻當其鑄時金鐵之穎未肯淪流夫妻斷髮剪指投之爐中陽曰干將作龜文陰曰鏌耶作漫理干將莫耶名迄今存夫以一劍成名殺身棄妻子不顧姚生欲以詩顯名後世不樂有妻子余方爲其妻子幸又何怪焉或問仁甫吳人詩較吳劍若何其鍛鍊鑪錘神采鋒鋭寧在二劍下是宜自珍賞不屑與戀戀妻子俗人語也

題詹詹言

王右丞遠於禪旨取維摩詰作名字無論以禪旨爲詩得上乘秘密卽諸題詠雖壯麗新巧而淸遠澹逸往往悟禪於言外故雲裏帝城雨中春樹一聯謂有禪機信不誣夫禪色卽空空卽色不卽不離余嘗誦右丞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談禪莫精於是崇川王夢覺五言絶句百篇或言禪或不言禪要之味如甘露如醍醐色如青蓮如優曇華令人言下

有省設逢五祖呈偈衣法不付神秀必屬槽廠中人豈右丞前身轉世耶其題曰詹詹言義取莊生晉人語禪率歸莊老夢覺退處其小者也

華陽近草題辭

友人吳伯乾游華陽月許得詩草若干篇示余余按華陽之勝開於茅氏而盛於陶隱居當秦時有歌謡祖龍問其故遂改臘嘉平欣然尋仙追漢平之朝盈兄弟隱句曲改爲茅山而茅山父老復有歌詠其事至貞白則以頑仙不如才鬼一事不知爲儒者恥而華陽天司農玉童與楊羲許掾桓凱郭四朝輩仙眞訓倡益斐然矣

豈山靈故憐才好文而仙之有文才者胥從寓託乃不然何以山形如已字而始皇東遊鳴鼓擊鐘萬聲齊唱洞駭山澤讚樂吉兆勒銘素壁曾不聞厭射其禨耶伯乾此草似得金津潤液之所溉即不知與三茅君授左元放神芝何如然石窟間寄生樹作曲蓋形亦奇矣

黃山詩跋

黃山名勝尚矣幽深阻絕人跡所不至十五近日始刊木開道窮極秀巧雄大之觀蓋宇宙創見事也汪鳴瑞七言律四十韻總括此山峰巒澗壑纖悉具備可為山圖可為山志置諸座右恍若身御軒龍翱翔雲表詩中

有畫又此山創見事矣識之作臥遊一助

題孟生鴈字詩

楚人為鴈字詩余所見者費龍兩袁小楊之屬多不過十二章君超三倍之業已不群今孟生七言六十五言三十抑何富麗工巧也其友湯劉兩君評許甚至良非溢美余三復口呿而不合舌撟而不下久之乃詭曰昔人善畫馬者遂墮馬趣足下發揮鴈情形無遺蘊矣將無作鴈王乎

馮長卿詩題辭

馮氏故吳興圭組之族而長卿為諸生甚貧嘗受學黃貞父貞父為郎陪京則復負笈從遊余過其寓穿榻敝席瓶中粟財以日計而工舉子業特勤又以其餘力為詩詩精好與舉子業等昔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學者望如泰山北斗而其子綰衰擢第衰與其孫承為狀元然狀元名不著史亦不載以長卿舉子業取高第無難而極意稱詩良有以也夫詩與舉子業殊塗而未始不相通有學識有才情有氣格有韻致鈌一不可拙者合之兩傷而能者收之兼美長卿以舉子業為詩皆勝人可謂能矣夫詩傳自上古而明興舉子業垂三百年前人以此名家後人安能出其範圍世多拾牙後慧者殊

可厭憎昌黎曰陳言務去戛戛乎難哉余讀長卿詩無一不合古法而中有自我作古者深得昌黎之旨他日即取高第其為文苑雄長在此不在彼也

倪飛卿詩跋

姑孰倪郡丞為蜀令余部西川時察其賢會播事起督府得自除吏遂用為忠州守嘗以其子孝廉舉子業示余余嘆賞之孝廉方為茂才也去之十許年見孝廉詩登作者堂奧又三年見其從兄飛卿詩二妙雙文萃在一門矣司空表聖云戴容川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黃魯直詩晚歲

所得尤深魏鶴山稱其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此兩則者飛卿詩評也其自爲序語大有致聊䟦數語識之

題李震卿三刻

眞州十萬家而𥨊多高貲賈人舳艫闤闠彌望風雅之士寥闊罕睹惟吾友李季宣辭賦意氣卓爾不羣今亡矣頃有李震卿者好古能文投余詩及游楚志君山記天門山賦步趨往哲斐然成章昔梁昭明文選賦與詩及諸體皆以文稱而善爲詩者兼長實鮮昭明以賦居文之首無亦視爲難事耶近日詞人析詩文爲二如震

卿具體所難百不得一矣楚山川以震卿筆增色余楚人也無論文不逮震卿卽所覽涉亦不如其廣遠何辭解嘲惟寘之案頭若宗少文臥游自快幸耳

朱脩能詩䟦

龔壯作詩託言應璩以諷李壽壽曰省詩知來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話言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余謂此雖拒諫語實可以論詩今爲詩者倣古人調格摘古人字句殘膏餘沫誠可取厭然而詩之所以爲詩情景事理自古迄今故無二道惟才識之士擬議以成變化臭腐可爲神奇安能離去古人別造一壇宇耶雖

去古人而自爲之譬之易四肢五官以爲人則妖孽而已矣蓋近日有自號作祖以倡天下者私心非之不敢訟言比得鄒彥吉先生序朱脩能詩雅與愚意合脩能選體法漢魏律體法唐大曆以前古人成法得脩能而益見其精脩能韻致得古人而善用其長死鬼之常辭爲賢哲之話言彼恣心信腕偷取一時之名庸夫俗子豈不甚快而卒爲大雅罪人下喬木入幽谷亦不善變者矣因識數語篇末鄒先生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竊附同聲相應之誼焉

豆花園草題辭

史言左太冲三都賦成世人未重求皇甫子安序遂爲紙貴而子安才實不逮太冲所著春秋別傳諸書多不傳其傳者高士傳與晉書中玄守釋勸篤終三論何如三都嘗讀匈奴傳不識撐犂顧問耽燭胡奴而知之太仲願借以成名竊所未解無亦以其屢辭徵辟素履幽貞物情所湊自有在乎金陵陳叔嗣隱於青溪不屑時榮灌園種荳自給日讀書賦詩其中友人持所爲豆花園草示余是夫也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價不登千金譽不徹九皐子盍爲之玄晏余覽竟而遜謝之叔嗣言不苟華必經典要野於陸機深於潘岳其詩太

冲之亞也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没齒不憂其人子安之流也乃以余爲皇甫倒行逆施矣雖然余聞衛倫取糗糧進士安士安曰麥也有杏李柰味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吾家園樹多杏時糅麥以杏汁李柰發時亦如之故兼三味叔嗣詩得之豆花園窺所從來兼味不啻三者余竊比士安但能知麥味耳

戴瞻侯詩題辭

孟少孤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今之所謂高士者皆名山人而山人多以詩自高要以冀薦紳啓齒爲糊口計詩亦不必合作此其風莫盛於江左而吾楚頃多有之惟監利戴瞻侯不然瞻侯家自溫給雅好遊其遊不向人借資雅稱詩其詩不襲人餘唾一洗山人習氣庶幾高士之風嵇叔夜有言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瞻侯游廣陵得二姬嬴於范少伯扁舟所載士大夫以爲奇歌詠其事或謂此伐性之斧將不免長卿消渴而瞻侯神明意用曾不衰沮賈其餘勇稱詩日有逸趣彼其之子如涸鮒泣車轍饑烏噪野田以視瞻侯則帝之懸解與疏瀹之拘也豈非足不足之明驗矣爲山[illegible]何人吐氣爲楚人生色矣

南萍居詩題辭

鮑元則長於詩此南萍居草其寓金陵時作也金陵自孫吳六朝文獻日新紀少瑜江淹之屬夢錦夢筆率皆此地地下修文郎盛著靈異殘膏剩馥沾丐後人知是元則游金陵詩大佳當亦夢中有神助乎沈約構宅鍾山劉杳贄之約報曰詞采妍富便覺此地十倍齊劉璡聞張融與陸慧曉並宅秦淮間曰此水必有異味酌而飲之地故以人重也郯偕施泛青溪一曲一詩謝益壽曰青溪中曲復何窮盡元則風致不遜昔賢其年方富游覽吟嘯日異而月不同必盡金陵山川之勝他日爲地志者流寓藝文兩則中知不一書矣

林鎮父詩題辭

客有閩音而請見者延之入問其名字曰林宗沆鎮父福唐人也小營什一之方而意殊不屑躭躭綴文于相國有葭莩戚往省之京師無何謁歸願一奉李君顏色因出笥中所著爲贄則有演連珠有近體詩若干篇余大異之夫一代文人尚亟羨於貨殖而居奇貨者雅欲懸書都市百金不易一字相國之門英俊並遊借譽左右追時好而取世資何難之有乃啓居外無他干請固已超矣況其屬詞比事妍蒸可觀若是哉余所交接布

衣類多墮鄭光業之苦海受韓熙載之艾炷有如鎭爻不亦難得而可貴乎相國以羔羊素絲之節表帥朝著無雜賓無私昵吐言則爲訓辭涖世則爲物軌而里黨姻戚化之研思吟詠博名竹素見其鄉人數輩經承口示指畫悉斐然有致鄒陽不云乎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辨知韓魏時有奇節若謂有待而興余於福唐亦云然

烏私題辭

烏私者吳叔嘉哭母詩也母年九十而卒叔嘉亦踰耆且老禮不應毀爲詩六十章哭之蓋悲歌以當泣耳友人以祝不佞質其義按六書烏爲嘆詞烏見虎則鳴見

異則噪人聞烏噪則唾駭所異見爲其不祥樂府有烏生烏棲烏夜啼烏夜飛晩棲烏城上烏之屬意不盡哀喪卽哀喪不盡爲親發今率以烏啼歸之哀親烏孝鳥也純黑而返哺者謂之烏莊子言烏鵲孺烏傅涎而孕茹沫而哺又名慈烏母慈于孝以烏之孝知其生能返哺死必悲啼是以哀親專屬之烏也讀叔嘉詩孺慕至性與其慈母生平可以槩見詩有之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富者之屋利之所在故烏集焉此孟子所謂人少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壯則慕妻子慕君誘於利也管子曰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父母之愛無解於心寧可與交游比莫黑匪烏說者以萬類形色不一目睛同黑惟烏體全黑與睛不別烏以此稱烏之啞啞豈爲寒暑燥濕變其聲哉叔嘉於是詩也終身誦之庶幾乎終身之慕矣

待芟草題辭

吳沈生造門投刺以其詩待芟草爲贄問所以命名故曰許叔重說文芟刈草也吾詩草當如是余考周頌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周禮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稻人以涉揚其芟作田與草人掌土化

之法蓋除舊布新去惡長善之義詩有善惡亦有新舊能詩者滌腸濯胃專精極思温故知新日就月將由此其選也近時人如并州士族好爲詩詆擊諸公虛相讚說其妻泣諫自嘆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是安知已詩之可芟如賣書者言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是安知人詩之可芟沈生自其父明府公過庭以詩爲教而里人范學使王駕部周孝廉爲叙盛稱之尼自椎矣復以局守一隅未盡大觀來遊金陵就正四方名下士不求錄而求芟惟持欲芟詩之心而後有無可芟之詩狼莠悉除嘉穀蕃殖矣昔丘靈

勒云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伧度妨我輩途轍以余傖荒羇旅侍吳人壇坫奔走不暇而沈生不鄙夷取其言爲重討無乃左耶要自待㚫一念推之詩之爲言志也此之謂也

天許樓詩題辭

天許樓詩者友人汪九睦所爲詩也樓何以名天許九睦家青溪諸比𨻶闠闠稍稍廣其室臨大道不無侵越司空下令亟毀之頹垣仆壁相望獨九睦守故址不違尺寸樓得無毀若天許之云余謂九睦天所許君寧惟樓即君得有是詩亦天也夫血氣心知人物所同然知

聲而不知音是爲衆物知音而不知樂是爲衆庶唯君子能知樂歌永言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而樂興焉由此觀之詩者天所獨許君子也晚近世稱詩不本于天而以人從事于是有強造有偏嗜有模擬有蹈襲君新安人善賈用以賈名未窺六甲先賦五言蓋不但童子即壯夫且沿習爲恒而或倩他人手連篇累牘盛託叙贊以媚人耳目天可欺乎竊笑而唾斥者且隨其後矣君詩根于性情而潤色之事理不能違古人而調格不欲類今人寧瑕爲璧無贋爲鼎和以天鈞中於天籟余故曰君之詩亦天所許也九睦唯唯無何卒其子請終前諾余曰天鑒在茲業已心許君父敢食言乎爲述初相與談時語而授之以冠其簡端

萍社草題辭

萍社草者福唐謝寓中林昂與其猶子凡夫三人作也按爾雅苹有二種一云苹萍其大者蘋水生者也一云苹蘋蘋陸生者也字同而義異而後乃別出萍字字或爲蓱字與而微同江東謂之薸言無定性漂流隨風而已三人家福唐而爲社金陵蓋汗漫之遊倏然而聚非其用鄉曲私昵故故以萍名其社云余讀其草亦有合者周官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遊者鄭氏取

名於不沉溺令稱詩者溺其旨矣蹈襲剽剟十蓋六七是草也得之自運闔合往則若無本而浮常與水平然禮月令季春萍始生萍浮於流水則不生於止水則一夕生九子因有九子萍之目是草也以止水之心出之有生趣焉淮南子曰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之性也故萍飄聚反之日暴則否是草也各肖其人不相假借根於性也或曰楊花入水化爲浮苹乾道變化品物流形三人者進而求之能擬議以成其變化乎昔者楚三閭大夫離騷有靡萍九衢之疑三人閭產而詩草傳布通國大都是非所謂靡九衢者哉無問天矣

玄著題辭

楚渾然道人少事儒業雅志長生遂棄家入道結廬棲上以居杖屐所至則華陽句曲最稔而吳越諸名勝亦多經涉中間酬酢吟詠不出其家言以按詩法既備諸體復兼衆長其上者若昭明所選何敬祖郭景純之遊仙次則唐人吳筠司馬退之之屬悉奔走堂序矣余聞晁文元云方士之術凡人耳有靈響目有神光聽於靜中若鈴聲遠聞耆年之後愈覺清徹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磬搖空三曰秋蟬曳緒誦道人詩宛若三妙音在耳始信古人言非謬余踰耆之年聞所

未聞幸甚昔王夷甫與安豐說延陵子房超超玄著道人意以此自命未知二王語云何恐不若誦是詩佳也

書二園記後

范蠡用計然之策五以霸越報吳而用其餘策於家若世所傳陶朱公養魚經六畝九島投子守鼈之法詳哉其言之也倜儻之士知略輻湊即退而江湖岩穴寧詎如庸衆人伎兩耶吾友何仁仲拜典客未就歸治二園指畫締構往往出人意表即一草一石皆工於取態而巧於承睫蠟屐蟻尊自四方而至無虛月矣不佞嘗信宿其中爲之四顧踟躕幾欲移家相就語曰觀其細知其鉅夫仁仲者習計然之策而先用之於家者也

碣石吟跋語

騶子如燕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令四海一君勢無兩大諸侯王不得徵辟士而燕爲帝畿士各由科條進不能於紀墨外有所拔擢陳生久需次都下裒其應酬詩名之曰碣石吟此與騶子所遭殊異乃其題詠切人情物理視大言不軌而有牛鼎之意者不侔矣

二餘草題辭

金陵同時有三名德沙門曰雪浪洪恩癯鶴寬悅湛懷

欽義而皆長於詩悅公嘗過余家余僑處金陵甫與義上人相往還也恨未識恩公耳已得義上人詩于友人汪士能所讀之殊佳上人游伯玉先生仲淹仲嘉兄弟甚稔士能每拉余謂其精舍潔不著一塵其人長身豐頤吐詞粲翰意致不羣汪氏三公相次卒語次咨嗟欲涕如高坐道人之于周僕射士能因謂余君晚得上人締人外之契請爲叙其詩余觀士大夫與上人往來始盛于晉而上人能詩者亦自晉始盛余取晉諸公評諸上人語以評上人詩道壹文鋒富贍如春圃敷芬倏柯猗蔚枝榦扶疎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才

藻奇挺花爛映發尸利密精神淵箸可稱卓刻法次
風掛林明泉映壑上人詩殆擷諸家勝場矣初九僧八
如也余不佞若嵇公子林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安足
爲重士能笑曰趙州語從山不得向語路上作活計不
得向文字中引證上人名其堂焚餘蛸餘有以也君知
上人借覽未盡然評詩雖不中不遠矣

陸文彥制秇題辭

毘陵陸懋孚從余游有年余因得交其諸父歲壬子季
漣舉今戊午文彥與諸先輩以齒爲會而錄記之則兩
君皆爲冠兩君久在諸生籍不得志於有司乃入太學

而後弟第皆得之晚莫季遠舉時其子鄰伯已成進士
所謂老當益壯窮且益堅者一門遂有二美抑何奇也
文彥入試屬病不能作細楷姚京兆傅侍御閱其卷佳
亟付史繕寫以進而高淳唐明府奇之拔第二明府則
余同榜憲副公子也中外務合又以爲奇余惟士求爲
可知不能必人之知項日文體支離頗僻雖賢知不免
追趨逐嗜而文彥獨典雅平順不失先民準繩盜範馳
驅恥詭遇其特立有如此者卽晚達驟貴必不爲公孫
弘曲學阿世竊於制秇窺其衷矣余語懋孚以子之才
猶未得與青青子衿伍夫何尤焉叔父固前茅也 卷終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三十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易粹題辭

東嘉王幼潸潸心易學久而有悟謂孔子言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知太極從易生而不言易爲何物周子曰无
極而太極知易乃无極之謂也孔子言太極生兩儀不
言所以生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而
生之說始明先儒以圖書之義釋太極而太極本然之
妙切无形象可擬至陰陽變合而生五行始有一二三

四五之數河圖虛中是已生數極於五成數極於十此
天地所忌故虛中不用避其極也洛書從橫十五中則
實其用數安得虛又引朱子本義伏羲四圖皆出邵氏
自有先天圖而醫家五運六氣道家參同悟眞占卜諸
書無不從出又謂孔安國言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
二墳王輔嗣以重卦爲伏羲安得謂但有圖無文字孔
子曰伏羲氏沒神農氏作耒耜蓋取諸益此神農取伏
羲重卦之明驗也又謂後天八卦方位卽黃帝九宮八
卦圖而邵子云文王未知孰是余嘗來古今諸儒不同
之論相質難幼潸持之甚堅已付剞劂相舉其說大略

知此幸與鴻生鉅儒史裁訂焉

書余常吉三書後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死而不亡者壽此即釋氏無生之旨言不盡意使人自悟惟釋教發明無遺蘊耳余讀余常吉所爲書有夫病有勸聖有勸覺蓋受之曾楊兩師而又本原羅明德先生今夫人即悍鷙語及死與病無不欲脫離者知夫病則可以生而不死可以死而不生故覺與聖從知病始常吉引法輪經聖人有病相有不病相引道德經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理最精與余第舉吾儒之淺者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君子以恐懼修省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余方病讀其書瞿然汗下知常吉之言藥石生我也

玉梅館漫錄題辭

古之所謂儒者一而已而今岐之爲三曰理學曰政事曰文章而理學之士獨自以爲儒其於政事文章第目之爲小才云耳不以儒稱政事實用而文章空言在儒者尤見厭薄而號爲能文章其人必警敏特達多識前言往行沾沾自喜詆理學爲迂闊鄙政事爲猥瑣三者爭道而馳特有勝負夫理何所不在學何所不貫而云者乃拒政事文章於理學之外視儒亦小矣明興儒莫盛於豫章掎徵之蘊廣大之用與古名世比隆而固陋者亦間託焉歷短矜長爲世詬病今襄陽別駕徐儀父紹明諸先正之業而吳楚士傾嚮之讀其所著玉梅館漫錄高則薈天下則深淵出而治則應帝王入而教則大宗師二氏之微言稗官之細說靡不淹綜偕之大道而均爲吾用理學政事文章函三爲一洋洋乎大哉儒者之極致矣海內文章家以弇州爲宗遺編具載備三才苞萬有而談理學者猶未許以通儒余竊以儀父與弇州埒是文人一隅之見諸儒所非笑儀父非所安矣

九里開山緣起題辭

紹興郡東南九里有九里山蓋香爐峰之支也宋時游人特盛有笙歌九里之稱頃少湮廢蓬藋柱乎鼪鼬之徑矣張比部肅之搜其幽絕剪其蕪莽爲之帶高增下凝土度木披文相質恍若肇造不啻還舊觀而已有溪有嶺有座有巖有關有洞有障有嶞有峰有尖有梁則因乎天者也有園有屋有山房有軒有巷有亭則成乎人者也肅之記其緣起明了綿纚曲折縈迴令人如山陰道上行顧司成撮其最勝者二十有六各爲題詠二

公毫端五采所爲詩文宛然圖畫覽者色飛神往於是九里之名大著幾欲軼會稽射的宛委石帆蘭亭而上之矣余嘗謂大地所有丘壑泉石禽魚草木天下萬世公共之物而人以有涯之生羅致爲已私極人工奪天巧窮美究勢爲耳目玩矜而震之若金谷要而守之若平泉甚爱必大費多藏必厚亾豈不至愚矣哉即下牛山之涕沉漢水之碑不知身名孰親不知吾有大患爲吾有身亦有情癡也莊生有言山林皐壤使我欣然而樂樂未畢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不能止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善哉鼎之之營九里也知時無止

分無常物量無窮終始無故以是爲逆旅而與衆共之六通四闢彷徨乎馮閎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一切藩籬扃鐍不施防禁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小車輕蓋蠟屐藜床三餐而返腹猶果然衆人熙熙如登春臺如享大牢矣非夫胞有重闉心有天游無用知之累無建已之患安能及此莊生又言稀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規模大小區別過當要以世升降道汙隆取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其說與孔子論禮運合鼎之宮室囿圃囊括古今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已天下爲公外户不閉儻此類乎然則何以詩文爲山有丘壑泉石禽魚草木也寄也開山而宮室囿圃之亦寄也山不能無陵谷滄桑之變而何有于宮室囿圃又從而爲之文亦寄也猶莊生逆旅之説也

北嶽廟集跋 代

直指何公按畿南四郡事且竣簡于部得文學之士令廣平郡魏丞使輯北嶽廟事爲志志成授下吏某付剞劂氏某敬中言于末簡曰昔者舜有天下五載一巡狩北嶽則以十有一月至其至也先柴望秩于山川而後

覲北方諸侯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如五器迄周而禮大備是爲王制自巡狩法廢而使直指使者繡衣持斧巡行郡國若天子實臨之大抵拘牽文法未有講於柴望之禮者也國之大事在祀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載在祀典矧於嶽與寶藏出雲雨比夫禦大菑捍大患者功德奚若而俎豆玉帛不愍寘焉是爲無禮何以能國夫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彼其中心荀簡自恣傳舍其官而秦越其民明德之馨何有何以對越於神不愧則恐藉口敬而遠之耳何公始入界祓濯其心矢於北嶽之神語具集中朞年吏畏

民懷與神合德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是以有斯志也嗟乎宇内得如公者代天子巡狩天子即端拱穆清之上比屋可封薄海安瀾百神受職景福嚮臻矣某不佞竊窺公所爲志嶽廟者明巡狩之禮所先也所爲能舉禮者其立心行政質諸鬼神而無疑也詎徒供臥游之助博聞之資而已哉讀者惕然有深省矣

世恩錄跋

趙龍伯家有世恩樓蓋其家三世以隱君子之行或輸粟賑飢升聞于朝賜爵級與縉紳大夫伍而爲樓章君賜焉沈啓南先生圖之詠之名臣如謝文正王文恪倪

文毅李文安張文禧吳文定陳玉汝陸廉伯左時翊楊時秀瞿世用輩爲之詩爲之序彙以成袠其時成化辛丑于今周二甲子而贏矣樓已他屬龍伯得其圖若舊物光復然者而於祖祠竹林間更爲兩樓一曰思遠一曰拱辰思者不忘親世恩樓中人也拱者不忘君世恩所從來也龍伯祖父成進士叔父兩舉賢書而身以明經入太學上舍風流儒雅名動兩京其弟凡夫博物治聞隱居小花山爲吳中高士稱首亦有舉武進士爲都護者弈世載德不忝前人而龍伯繹思繩武不以老困逢掖衰沮孝子慈孫之道也余惟成住壞空天時人事孰能免此詩書所載遷邠作豐宅鎬營洛安能長存獨雅頌典謨與天壤俱垂日月爭光耳龍伯不亟還樓舊觀而第表章所以有斯樓者君親大倫忠孝大道誦之使人與懷猶之哀動堂構之想雖詩書所載復何讓焉樓之存亡新故可無論矣

題汪烈婦查氏傳後

烈婦查氏女歸汪道行道行故文弱以力學益羸劣婦爲相啓居奉藥餌訊占夢無所不至蓬首垢面朝夕不知寢食形神俱瘁與夫病等每禱于天願以身代既革割股爲湯液啗之卒無驗已視飯含具衣襚畢哭告舅

姑婦也不德構禍于夫爲大人憂紿其保母曰吾憊甚恐有弔者至將一浴而就喪次登閣投繯死蓋矢以身殉志定而謀豫矣友人程巨源爲之傳云其邑有吳烈女孫烈女渠皆以上聞詔旌如令甲獨汪氏尚有待巨源今爲古人而未有如以二烈事請者婦死三十餘年恐久就湮沒余爲題傳後以告其邑之人與吏其土者急圖之烈婦生乙丑當是嘉靖傳稱隆慶誤也

從義錄跋

海陽汪氏西門之族五千餘人謀修忠烈祠人各以其貲爲助累萬金而獨太學允誠之配曹所出千金置田

以供粢盛又以廩餼其宗之俊乂講業祠中者先是夫學病曹刲股和湯藥以進卒不起將以身殉而念夫無嗣不血食迺擇所宜立為後撫育教誨之宗人翕然稱曰婦之赴義也為夫故也盡以其夫祔食祠中使沒者妥靈生者北德衆皆諾而采其事本末為從義錄余惟利令智昏積貲男子簞食豆羹見于色婦獨芥視千金無所遺留顧惜過人遠矣考古若李衡妻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而不聞其德義何事行義桓嫠預自刑剪以明情而不聞其為夫立子巴寡婦用財自衛呂溗出珠玉寶器散堂上李奚子好施而不聞其有功于家定

夫人浣花夫人陳恭人孟祖母王木叔母傾貲犒士厲戰保全家室要為患難所迫而不聞其居常於家有濟覃氏十年葬八喪柳宗元毋改葬舅姑老不自服而不聞及於宗廟未有優盛持盈而能見利思義以其身為倡使族兢勸於尊祖敬宗之役以覘燿其門閥而因貽其夫令名不朽享祀不替如曹者也行一義而衆義集為信哉難能為可貴矣女史大書其有徵于斯夫

吳用張小集題辭

南史稱梁吳均好學有儁才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斆之謂為吳均體其所著齊春秋廟記十二州記錢塘先賢傳文集續文釋之類率不傳獨詩百四十章而已均吳興故鄣人也今為湖州東南文獻名郡友人吳用張家世擅雕龍之慶所為舉子業與序記諸文皆清拔有古氣迺知均風流未泯夫均起寒賤能以其文為好事者所宗鄉而當時貴人獨蕭宏沈約柳惲數人重之今用張自諸生登太學上舍尚未能如均待詔著作奉朝請文章憎命達儻信然耶要以其名列史文學其體傳至今自足千古余竊有虞於用張矣

綠天小品題辭

王氏故多酒人酒正使人人自遠光祿之言也酒正自

引人著勝地衛軍之言也三日不飲使人形神不親佛大之言也名士不須奇才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孝伯之言也唐無功所著醉鄉記五十先生傳及他詩歌率可傳妻東王時馭自號酒媚好酒不減五君其詩文所謂綠天館小品者清言秀句多人外之賞起五君九原揮麈酬酢定入世說言語文學任誕三則中其妹婿潘藻生為梓行之以示余余惟五君皆有官職而時馭相國從弟布衣蚤死即無功傳唐書隱逸尚遜一籌是又烏衣馬糞佳子弟之所罕有也

圖南館制義題辭

國家取士以明經爲應舉之文凡民俊秀得遊于庠序于鄉進于南宮其選極重二百餘年名公卿往往出其間獨宗人不得從此途進蒙以虛號紊以祿秩錮以防禁若視爲不可觸邇之物則何說哉頃稍寬文罔有隸諸生籍者秦王孫元峻其人也所爲圖南稿程古法而協時趨其鈎覽博儲胥富非夫窺管豹覆蠡雞觀天於井視牖於日也其簡練久規範正非夫棄衡石離繩墨烏合野戰畫鬼魅欺人也故有爽暢者有深沉者有穠麗者有爽雅者有密緻者有闊達者有直遂者有委婉者人所應有無一不有乃尚未售于有司此奉行宗法

者拘攣之過耳文奚尤焉頃日中州已錄一王孫諸藩當相繼而起三歲爲期可坐而致也李石續博物志云有人向華山拜三十許年後遇兩嶽丈人授其仙道有拜河水者亦如是下見河伯與十雙璧授入水不溺法元峻精心專力不愊人之不知且將爲巨靈取當河之山手擘足離造宇內千古奇勝于一第也何有因題其端而以是勗之

燕子集題辭

金陵北有燕子磯臨大江陟其巔則宮闕園陵城市山川六朝而上千里以外具在目前友人傳遠度讀書精舍葺其所爲制義名之曰燕子集而張比部克儁序之以爲遠度居三徙文亦三變至燕子則氣靈瀏而辭迴波泱泱忽忽不知所來往矣余嘗見唐人詩所謂王謝堂前燕者特志今昔盛衰之感非有故實也而後人乃有王榭航海至烏衣國賦詩要女事迨後陝輔訪楊德逢題詩其門而王介甫笑之此戲君尋常百姓耳遠度以此名集金陵燕子不又增一故實哉余悵慕遠度才什伯尋常攬結江山清淑敷爲麗藻非託夢境第以文論所取于燕子亦非一端取諸其羽之差池也故文有姿態取諸其音之上下也故文有韻調取諸其識實與

藏玉豁同巢竹也故文有兄解取諸其至與歸以春秋分紀月令也故文有節制取諸其昕之以狂也故文有英氣擬形容象物宜寧無義乎夫北斗七星爲瑤光是書璣衡齊七政者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爲燕遠度文得之燕子仰則觀象於天豈天授之耶他日銜丹書官玄烏瑞金德奏北音饒爲之矣

袁平子制義題辭

東京之代稱汝南袁氏四世三公而貴者自安始考安祖父習孟氏易安少傳其學子敞爲司空孫湯爲太尉湯子逢爲司空逢弟隗爲太尉而史但稱敞少傳易經

教授然則家學之難更難于世祿也江陰袁中丞弱冠成進士御義傳之四方翕然誦之爲京兆士師爲國子先生爲宗伯尚書郎皆儒林文苑清華之選自後飈歷中外所至有聲迹而以易起家蓋祖父三世相傳公之子平子紹明之余見平子所爲舉子業出入經傳潔淨精微而不賊非深于易者其孰能與于斯中丞負公輔望顧康小艾乎于席珍待聘自是國器然余竊謂汝南五公文采不少槪見未若平子一編取重儒林文苑之爲貴也夫經術所以經世務乎子經術守其家言家法即出而經世非異人任寧有異道哉

題劉叔夏時義

論衡實知篇言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後之聲色今之聲色也而世以爲辭賦者曰古文爲制義者曰今文古今判若二事即有通才離則雙美矣劉叔夏善爲古文而今文復爾豈直斐然有意可謂卓爾不羣王仲任持論固非虛語古今人詎不相及哉

題三周生小試草

郟有三蘇祠蓋子瞻子由卜居地而後人祠之因及明允人傑地靈自是儒林文苑多士尉與今周生父子三人小試草亦蘇氏流亞也生先人起家科目共毋少褰守從一之節訓子義方不遜成國夫人三生得此草益有自來雖然舉子業因時尚高下非儒林文苑第一義三周父子相爲師友其尚勗之無令蘇氏專美有宋矣

吳越賡詠題辭

楊元素與余交十許年因知其伯兄孝永文學賢良士也鴻僑寓金陵禮孝永爲兒子師因知其姨夫傳遠度有儁才余爲序其七幅庵草與之往還因知其兄傳三雨都護與孝永少同席研書才名蔚起而數不得志有司以受父世爵弃去益精心于詩其子弟從學孝永居塾中數年相倡和累帙而三雨犢貧爲三吳遊師復延

致孝永談笑青油幕中會視師海上便之武林歷覽東南山川人物之勝得詩如干篇孝永書生而慷慨激烈有鳴劍抵掌封狼居胥燕然之槩三雨虎臣而溫文醞藉有雅歌投壺輕裘緩帶之致兩相得而有合匪直其藝擅場即其人義堅金石臭協芝蘭矣方今文武分途工帖括者僅資覆瓿習騎射者無裨運籌二君合志同方嘗道同術五字可作長城匕匕品堪登上坐令人不敢以逢掖賤諸生不敢以兜鍪薄武夫是編猶吳之干將莫邪越之旋波移光天所鍾美不偶而偶者也余是以深嘉之乃若詩品則遠度固今之鍾記室何俟余言

五花詩題辭

吳內史仁伯能詩士林珍其五花草則梅花蓮花楊花牡丹落花也皆七言律三十首七言律難工詠物尤難一物而三十首尤難唐故事有軍國事中書舍人雜署其名號爲五花判事伯仁官中書不得操判事權而以其力爲五花詩神采耀目與鳳凰池上五色詔相當又爲中書增一種佳勝矣

西湖游草跋

沈約語朱弅卿年少何乃不廉弅逡巡未達其旨約曰天下惟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那得云廉今時有朱

爾醇少而聰慧自書翰聲歌弈棋壺矢人間雅事無不精絕又攻養生家言腹彭彭若鼓可擊鬚髯戟張如拂馬肝石詞辯注射坐人皆屈或謂騕褭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當筵授簡揮毫立就已撮彥和之勝至修父業而息之與封君比入其父未老多舉子身年甫壯兒已受室又皆人冀望不可必得天之生物故有偏厚耶何其事事過人也不然如朱公叔躭學專精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阬岸其父以爲專愚卒成名士雖人定勝天而事半功倍勞逸大有分矣余從酒所讀爾醇西湖游草蓋邇日題咏發抒胸臆自合繩尺昔蘇端明以西子比西湖淡粧濃抹俱相宜夫宜不難於濃難于淡濃以人爲差可掩俗目淡則質任自然得之天趣爲多東家效捧心貽譏千古其質縣殊也爾醇詩質勝故能淡彼粉澤豔冶望之自失余以二朱相較知其天授非由人力此草特一臠一斑而已若是我輩直當焚筆研耳

梅花百詠題辭

古今人梅花詩賦甚衆而七言律體爲難王司寇嘗取杜少陵之摘來有去李文山之玉鱗素手高季迪之高士美人三聯其後定本復削杜語若言不甚切耳可不

謂難乎林若撫前後自詠百二十篇皆七言律賡和者不與焉梅之神情骨幹色香趣味與其所遭逢天時地理人事無一不備而篇有佳句句有雅字即險韻皆穩貼小景皆曲盡中峰百首理主談禪難以詩法論君家孤山處士僅十四字見稱或云增飾舊作不足道也花神有靈感恩知己若爲踊躍令司寇而在將無悔輕下評耶昔元稹爲翰林承旨朝退行廊下初日映九英梅隙光射稹有氣勃然百僚望之曰豈腸胃文章映日可見乎余手是編覺文焰萬丈屬天出於梅之外矣

戴叔長詩題辭

戴顒攜雙柑斗酒往聽黃鸝曰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余謂顒無俗情故聽鶯聲能取其詩思耳戴馭長遺余近作其文采熠熠如倉庚之羽其辭調嫻婉如黃鳥之綿蠻今借上林金樹好音百囀可與宮懸相和吾不知馭長詩腸何似必清瑩非塵垢囊使仲若而在斗酒雙柑當就馭長不取適黃鸝矣可爲戴氏增一佳話馭長初名光啓字開孺余以晉人仕右丞者名同因更名義定今字

查次栝詩題辭

查次栝介其友汪敬仲以所爲詩視余則陸無從王百

穀程巨源三君子序之三君子皆余相知而次栝所締社論詩之侶亦大半從余游獨未識次栝其人趣操可知已次栝詩名種玉林草蓋所居多竹故云巨源以詩論竹百穀以竹論詩咸有妙理百穀爲摘句若沈佺采王筠之華皮生寒浩然之秀而無從至謂孫太初盧次楩謝茂秦三處士能詩次栝較勝之三君子化爲異物而次栝意欲余評目余傖父何足重次栝即賞鑒寧能加于三君子巨源序曰字無累句句無累篇百穀序曰辭高氣清文采粲溢雜之唐中葉間其誰能辨次栝當之無愧無從序曰古詩出入黃初太康近體絕句實曆而下未有太初次楩茂秦三才兒各有勝場聞此評當攘臂而爭耳無從又引梅季豹之言曰嘉隆諸貴人有詩黨附已者挽之否者擯之余不敢言貴而從大夫之後非賤余不敢爲黨而四方以詩名者多昵就余皆余所不及不能挽人焉能擯人第折衷于三君子之談以次栝與太初次楩茂秦爲四也次栝其將曰姑舍是乎

題得一居詩草

金一甫行年踰七望八矣生平工篆刻方藥諸技名噪人耳晚而聞大道之要名其居曰得一蓋將俱之又損以至于無爲而獨不廢詩詩累成帙無乃非一之指乎

葛稚川得道人也號曰抱朴朴一而已乃其著述之富碑誄詩賦一百卷移檄表章三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傳各十卷五經諸史百家雜鈔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秘方四卷抱朴子內外一百一十六篇不一而足何妨於道一甫僅留意詩一事於一何病焉稚川又有言屬筆之家其深者則患乎譬繁言冗申誡廣喻欲弃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鯁迴弱也一甫詩不淺不深于稚川持論其揆一矣

御穆仲詩題辭

友人金一甫與邵穆仲友因以女室其子穆仲死二十年其子終窶且貧一甫録穆仲詩可百篇將授剞劂而亦苦無資乃以示余曰子幸評之庶有緣了而爲穆仲傳者穆仲生平嗜酒伴書作夜所居糟漿之氣逆鼻以此未四十而死其詩信心信腕無深沉之思不必盡與古今人合而沾沾自負傲睨四座想見其人亦孔顗鄭泉之儔也一甫輯而行之蓋有郢人亡質伯牙絶絃之思焉貧賤死生久而不忘其詩亦頗相類可謂同心之言臭如蘭矣

詠月詩題辭

日月一也而日有愛有畏月則無不愛者故古今人詩賦于月獨多然余觀歐陽虞徐三家所彙輯自唐以前三十餘篇代不數人人不數首蓋難之也汪汝新有詠月賦與詩詩五言律三十篇遂與類聚學記等其肖象審諦與會清遠神采軒暢音韻妥適不忝詞人風流可稱才士夫庾亮之詠袁宏之誦劉琨之嘯王曇之歌謝譓之飲李謨之笛玉人之簫未知所云若何至今想見其韻致使人色飛況詩賦多多許耶他日有績類書收入汝實汝新名且與月御爭皎矣

游吳草題辭

金陵吳地也高皇飛龍是爲帝京郊郢楚地也世宗潛龍是爲帝鄉楚江沱漢廣詩在二南爲王風始吳自五馬渡江中原文獻從之六朝沿習佳麗日盛高皇身兼創守踰一世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其首善世宗壽考作人久道成化不遜高皇而當郢之日未半洪武故郢之文獻視吳小遜呂伯陽郢人能和陽春白雪之歌猶欿然不自足東游金陵盡與其賢豪長者游所爲游吳草視居郢時日異而月不同余亦郢人僑處吳且數年不能作吳語而伯陽得之半歲中智愚相去遠矣哉題其草而詑之曰春秋書吳入郢是時覆楚者即楚人子歸楚人將側目子矣

汪生詩題辭

汪生以其詩謁余乞序坐有二客持覩之其一客曰昔蘭亭修禊四十許人而不成詩者如大令輩不損名梁武帝置酒賦詩蕭介染翰便成臧質以不成詩罰酒一斗飲盡顏色無變帝曰介之文質之飲即席之美也謂曹景宗人才英拔何必一詩生亦安所事此邪邵魏收丁并州士人詩共相稱贊令其擊牛釃酒枡延權龍褻褻一作今月晝耀嚴霜夏起秦州人士龍褻才子麴崇裕送司

功入京詩司功曰大才士假令使君爲生序無乃類是
乎其一客曰人固有偏嗜者魏明椎鑿之聲周文不美
之菹劉邕之瘡痂鮮于叔明之蟠蟲權長孺之爪甲嗜
之無厭而況于詩趙仁奬歌黃麞而除臺官溫日觀題
葡萄而酬槪脊平曾詠縶白馬而蒙殊禮楊鋅投揭王
侯無不得志盧延讓三爲張濬成汭王建所賞詩之遇
合豈非數耶白香山每詩必令老嫗解而後已所謂涓
水自清涇至濁雲裏高山頭早白一條界破青山色之
句汪生詩中固有之使君將爲廣大教化主序之固宜
且王徵君全學士先爲之矣夫桓溫之于殷浩鄭世翼

之于崔信明皆薄也君子不由也余以二客語有知詩
者有知序詩者述其語爲汪生詩序

許世範梅詩題辭

世說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
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此
或附會曹瞞假譎耳比讀許世範詠梅詩便欲作王右
軍嗅香趙師雄醉夢杜少陵索笑乃知新語不妄世範
善軒岐術昔有董杏蘇橘皆得仙今許梅乃在詩攜歸
登黃鶴樓繫曲坂鐵笛吹之呼吾家謫仙人來共聽耳

穆上人詩題辭

支公於餘杭山沉思道妙年二十五始祝髮爲沙門入
沃州小嶺立寺又至建康止東安寺卒收跡剡山今其
詩傳世者十八章興象格律郎詩人名家未或能過彼
其任心獨往風期高亮詩故應爾穆上人杭人也好稱
詩爲金陵游杖鉢經行地與支公略同一日持其詩索
余評余不知詩第聞支公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
不韻曰重其神駿又嘗鎩雙鶴翅反顧垂頭如有懊喪
意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
置使飛去夫爲詩者若馬之神駿若鶴之凌霄乃可支
公詩似得此趣上人勗哉其則不遠矣

黃山游草題辭

性航上人姚江人也釋形入道居淮陰精藍已東游吳
越與其文士高僧相酬酢得未曾有思理奇進而黃山
新通道靈秘方啓覽眺更適示余所爲記與詩且屬評
目余嘗見孫興公爲道壹道人贊曰馳騁游說言固不
虛惟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
枝幹扶疎上人足當此語與淮陰娑羅樹碑紫極宮畫
他日可稱三美矣

遂上人詩題辭

梁鍾記室詩品齊三上人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匹之

鮑昭庾白二胡亦有清句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實月竊有之廓子賫手本出都欲訟厚賂而止余邑僧無稱詩者頃甫有二福余所見福支詩不數章好自標置里中人不能容去之衡嶽福遠亦行游四方以其詩百餘篇視交人陳山甫請余序山甫諾小遲即厲聲色余覽之竟才情清句不減前人而皆出自運蕞爾國中無佛補尊宜其作彌天釋道安面孔也通齊代財三僧吾邑有二因題其詩而歸之不敢曰廣大教化主聊比接引倡導云爾

書劉生曾王父兄弟詩卷後

劉子容茂才自其始祖學正公以來十世受詩書之業所撰著藏家來傳人間獨曾王父梅窓公遺藁亡失而有錦川公者腹笥得七言律一章子容乞從父少彝書之已得工部公贈梅窓公詩數章復屬少彝書之都爲一卷于是薦紳學士姻婭交游更相宗詠以爲梅窓公田庚没齒而吐屬故有致子容久困諸生繹思祖德旁求積歲得五十六字珍如珙璧世人求田問舍金如斗以遺所不知何人身死未寒而不才子侑越蕩析一簪不得著身抑有子孫崛起富貴而鄙其先世爲田舍翁者視此何如少彝書後各有題識盖盛稱爾將兄弟因心則友蔼然棠棣行葦二雅之美而後人或不盡然吟諷嗟嘆有餘思焉如少彝子容式穀追遠一念擴而充之于以鎮躁競興仁讓厚人倫美風俗保世滋大矣南史載劉孝綽兄弟及羣從子姪常特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有今盛官亦何遜彭城然彭城諸君文多不傳其名編史籍者不盡以文故余于劉氏累世通家附數語卷末致交儆之意焉

題明山高隱卷

四明虞公晉張公曾高秋甫者三益友也秋甫從家金陵而公晉公曾命駕過之公晉歸秋甫爲圖以贈而公

曾爲之明山高隱少宗伯朱元介以下題詠甚富盖東方有大隱朝市之説而耽耽世味者託焉于是有通隱之何點充隱之皇甫希之黄扉隱士之許寂隨駕隱士之盧藏用游俠隱士之何隱與其兄點即四明狂客賀知章年且八十始以黄冠乞鑑湖一曲至今人主倡詩賜餞亦得傳之隱逸豈不謬哉今之所謂山人即隱士也而趨名趨利甚於朝市結習久矣公曾善古文辭不應科目不受徵聘所游覽雖廣要以弔古探奇所交往雖衆要以談道論文雖在市朝曾不涤其塵垢莊生有云絕迹易無行地難則其謂之高隱也固宜夫庚桑楚

之尸祝畏壘也列禦寇之五漿先饋也南伯子綦以山木一覩而衆三賀也陽子居之舍者迎將也閔仲叔之以口腹傾人也辯伯休之賣藥不二價也皆欿然不自得相引以名相結以隱柰何哉其藏焉終矜耳老萊子之所措也由是觀之諸君子之隱其高彌甚公普尚進而求之乎余言猶爲渾沌施眉矣

題大呂元英冊

呂氏吾郢姓望也伯明王父以明經爲大司空曾公師起家爲國子先生爲郡別駕其父叔同來于鄉仕宦俱著姓字伯明茂才高等坐觸橫閹遘禍久之甫解而當

其爲茂才時輒與父叔及四方文士爲詩社每奏其詩社中人遜不如會病杜門距躍獨不廢吟咏詩愈工余嘗序其集行之四方人知有伯明矣今年伯明來游金陵諸見伯明詩者造訪相屬已見其人溫顏和辭承接無失意益樂就之爲之賡倡爲之賞譽遂至累卷余因目曰大呂元英取樂毅書中語也大呂齊鍾而伯明聲詩似之元英燕宮而伯明人才似之故不必出呂家本事耳吾郢作者如林然裹逢掖不得意手操三寸管與東南藝苑提衡一日而名傾江左則自伯明始矣

題楊生卷

楊生能詩畫而畫尤工謁蘇潛甫觀察觀察善之會請聖堂堅公翻其書華嚴經一月告成生因大悟將薙髮爲僧觀察諷之且向東南參諸善知識爲題卷贈之游至金陵過余僅一面遂辭歸屬余言附觀察後余何所知竊聞佛無言語文字深戒綺語又謂大地山河之象涵于妙明竅于靈覺生所長兩端與法門了無干涉然而晉遠公名德沙門嘗訂毛詩篇什所爲東林詩二泉記不減文士王昌齡會題其畫江淮名山圖豈了悟後宇宙在手萬化生身游戲三昧殆未易言也謝靈運自負慧業文人可生天成佛求入白蓮社遠公不許而好

酒陶淵明攢眉延入送過虎溪此中大有楊玘生以質觀察及堅公云何且啓予之蒙覆

題吳正子卷

吳正子來遊金陵其家學使無競其姑夫潘景升爲文辨之所稱游士得失具矣正子過余余病不能見出此卷屬余續貂余聞漆園吏著南華首以逍遙遊名篇若大鵬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其說無端崖而不可循少嘗治詩詩固有之卷阿之雅曰伴奐爾游優游爾休矣杕之雅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白駒之雅曰慎爾優游勉爾遁思蓋明良喜起與賢人隱遁其游同而皆言優

優於說文爲饒饒者內足於已無待於外孟子語宋句踐游尊德樂義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是善說詩者也正子之業其在白駒之卒章乎如以爲老村學究語則所不辭

題徐氏牡丹詩卷

邑徐氏室東廂有牡丹五株蓋百許年物吳興陳天目公以孫知行縣寓居題詩其壁間閱八十餘年而墨蹟猶新頗再傳業漸落無暇及花事五株僅存其一少子茂才聖休得善種花者析爲三而默禱曰吾兄弟三人仲無後伯氏一子吾二子以一嗣仲兩世皆三人猶之

三花花神有靈明歲當並發至期花發香色倍故里人以爲奇載酒來觀歌詠之積而成帙昔唐開元時洛人宋單父變易牡丹千種紅白鬬色人莫知其術號爲花師宋淳熙時桑子河東孝里莊園有紫牡丹花殊勝或欲移之掘土有石題云此花瓊島飛來種但許人間老眼看遂不敢移鄉老恒造花下飲酒爲壽然花或忽謝惟李嵩一人自八十看花至一百九歲事在前代難以質究余官史館南昌高氏有牡丹百餘年子孫得第則其歲花盛士大夫賦詩紀異今徐氏以兆中興亦異數也蜀古今志青城山有牡丹坪株高一丈世傳花甲一周始一花永樂中蜀王取視之果非常品徐氏相傳兩甲子而花再茂明興重熙累洽草木敷賁兩家瑞應符叶豈偶然哉余未嘗奏時得見此垂六十年竊比李嵩而析種妙手亦不減宋人茂才以是爲召伯之棠志遺愛丹陽之柳志世德皆可紀也余復因是而廣之書傳所記天喬之類爲禎祥于天下于一國于一家于一人若萸莢蓂蒲屈軼芹賓連闊逵平露紫脫華平恒春浴如書帶其更生者孔氏之檜田氏之荆鈕氏之槐禹廟之梅老祠之柏西平之廿東家之棗州門之桐中書之柳豫章之樟崑山之銀杏拘儒多怪之不談如徐氏

牡丹耳目所及焉可誣也

題懷賢七詠

孫燕貽取其同姓若楚之酒樓枕流漱石登之長嘯敬之閉戶綽之作賦康之映雪凡五人而七事名之曰懷賢七詠士大夫詠者相屬以示余余竊憶孫氏名士佳事故多燕貽所取堇堇豈以其事可施之繪畫耶抑七者身兼有之而以古人自況耶燕貽別有長嘯集專服慕公和公和能爲四子而不爲者也以阮籍之志氣宏放傲然獨得嵇康之龍章鳳姿遠邁不羣卒不能回其一盼而況餘子碌碌者乎庚亮問孫放欲齊何莊曰欲

齊蔣周余竊以蘇門與漆園相等燕貽見賢思齊于五
人中必有獨知之契矣

申少師手蹟跋

少師申公大魁天下不出都門而登政府位極人臣致
其事歸優游林壑已終二星享年八十十孫顯膺名位
福壽近代無雙而援引里中後進忘年忘分所與林茂
才若撫只讚及倡和詩數十章率出手筆意甚款洽公
於若撫不啻知己之感裝潢成卷可想見其下士風度
乃知台位福壽天不輕畀人必有所以承藉之者矣

題孫少宰手書卷

孫少宰體貌閒麗風度疑遠余與同館甫一歲遂別越
二十六年晤之梁谿載酒舟中舊誼藹如越十二年公
沒其子請賜葬屬他人爲碑書余銜名吾不與祭如不
祭矣林若撫茂才哀其所得手書爲卷示余喟然發歎
馬季長云見手迹歡喜何量次于面也蔡伯喈云相見
無期惟是筆跡可以當面孔文舉云每舉篇見字欣然
獨笑如復覩其人三君言先得我心若撫受公國士知
非尋常交情可及豈但以墨妙爲珍哉

題汪生卷

趙夢白先生今第一流人也得其片言重九鼎大呂此

卷五言古律各一章語語連城之璧字字照乘之珠景
從何修得此展玩珍愛爲題其後汪氏子孫世世寶之

題聚星館冊子

梁溪陳壽卿有館曰聚星蓋取太丘家事諸詞人過從
者賦詠成帙按太丘荀朗陵特二方長文三世四人季
和八龍文若三世十人太史奏眞人東行非爲陳氏一
家一人耳壽卿子身雖門多長者車豈必祖父子孫無
他姓耶星以德名故無定位百不爲多一不爲少陳氏
公慚卿卿慚長輿布衣九十日至三公意者疑其乖趣
舍或委身曹氏卒遷漢鼎其德安在仰視明星能無愧
色壽卿善繪事及他藝術卽邑長矦相半通之綸未綰
老於林壑以此名德星庶幾其無忝乎

題羅生虛室生白卷

莊生有言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其說本老子老子曰致
虛極又曰虛其心實其腹曰虛而不屈曰明白四達能
無知乎又曰大白若辱曰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此
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羅生以虛白爲號諸君子
贈言盈帙余不能贊一辭第述吾家柱下史語以進之

題虞生父子贈王生卷

王明徵父子客溧陽則孝廉虞伯醇爲之主伯醇文名

甚著旁及書畫皆稱當家而明徵繪事復工又有丈夫意氣不洩汲隨俗伯醇郎亦儁士也父子皆與明徵友明徵父卜居安養有年所矣父且老動故鄉之思明徵犇其父還新安而伯醇父子爲文贈之所以褒嘉甚至辭理出人意表足爲明徵不朽伯醇復屬余言余楚傖何能益人毛髮竊憶楚伍員奔吳至溧陽有女子擊漂瀨水上員從乞食女子食以簞飯壺漿已而赴瀨死員後欲報不知其家投金瀨水而去後人舉以名其瀨而唐李供奉爲之碑瀨水在溧陽界其遺風流俗有伯醇父子好客憐才明徵因之顯名東南夫子胥躢夷浮江

不能返楚于吳得矣于伍謂何而伯醇不以私昵割明徵父子首丘之仁明徵父子所以報虞父子在七尺之軀方寸之心不在多金又值盛世無奔播流離瑣尾之苦無背公死黨奇袤之行蓋父子之親朋友之義實兩得之較古人何所憾獨愧余文不能若吾家供奉可以重虞汪交誼也

梅屋詩題辭

王生好梅所居屋梅四面環之士大夫爲賦梅屋詩盈嘉隆以來名人居半而其友羅光祿序之以示余余嘗見畫繼載盛章語周純能爲作梅狀遁知不是雪惟有暗香來之意乎純曰此須公自有此句我始爲之王生爲人符梅趣深諸名人與締衿契故所贈詩或以人方梅或以梅方人或非人非梅或即人即梅神情姿態種種呈奇余不及過從讀此編當作羅浮之夢耳

逸初堂帖跋

友人吳康虞以文行知名尤篤好古所行逸初堂帖自晉王右軍唐歐陽率更顏魯公宋二米二蔡蘇端明趙承旨皆得真本摹以勒石其評跋如揭奚斯吳行方希直滕賓毛直方祝允明近時焦王董朱顧五太史并弇名家諸帖所未有也古人墨妙神物訶護久而

不朽出現人間然以富貴權力年代相接近時或不能致而康虞逢掖士自少迨老旁求勤苦遂使千年秘密奄爲己有乃知龍泉太阿非遇張雷鑒識終晁胥豐城函中耳

題趙承旨書陶靖節辭卷

俞仲茅進士家藏趙文敏所書歸去來辭并風裝潢爲卷出以示余嘗見名家評文敏行書最得二王筆意此卷結法不踈而精神姿態遒勁跌宕故是得意之筆宋人謂三代而後大文字四辭居其一蓋微士義不以晉人臣宋所著文章義熙以前明書晉年號永初以來唯

云甲子而已文敏亦不著姓意實慕陶而委質胡元官都榮膴君子有遺議焉想書辭時面孔若爲形狀仲茅初奉臨軒清問即以母老乞歸養十四年名不挂仕版其超悰與五柳先生皆足以綱紀人倫風勸忠孝傳之後世寶重此卷文敏書名當爲所掩雖然以方鍾繇受禪碑又未可同日論矣

沈孺休書法華經跋

白香山序法華院石壁金字經云開上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埀無窮莫尊于妙法蓮華經吾友沈孺休指使之年發願書此經許居士慎上人周旋

其間逾年告成因藏之菴山孺休臨池之技擅美東南此經尤得意筆蓋自眞心定力出之諸名下士珍重題品將經所謂其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者耶昔開寶寺僧張姓者好酒及法華經號張法華言語散亂不矜細行號風法華古宿又云轉法華無爲法華轉此豈在文字中作窠臼多羅尊者云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億卷孺休與居士上人何以轉經功德不可思議矣

書沈青霞先生黃龍曲卷後

宋岳武穆以身死國忠魂義氣與日月爭光而其賦詠亦非文墨士所及世但傳其滿江紅詞送張公北伐詩耳讀趙與時賓退錄得一絕云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仇斬除元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慷慨悲壯具見英雄之槩青霞沈先生忠諫遘禍與武穆同其爲黃龍曲六首又與武穆七絕體同意同調同按曲中語先生殆武穆後身耶天於國家必有與立忠義是已武穆以鋒鏑死先生以筆舌死其歸一耳是詩也與公魂氣長存宇宙間使懦夫有立志彼雕蟲小技沾沾自侈不朽者寧無顏泚乎

題梧山書屋卷

此文待詔先生爲李康惠公寫梧山書屋圖也康惠嘗薦待詔待詔是以稱門生文公人與藝俱命代李公勳德亦表著先朝以此酬國士之遇故宜妙絕余友程孟孺嘗云康惠家多藏書示予古孝經註疏至五十餘種他皆散佚此卷後人亦不能守吳鄭揭甫嘗佐蘄州署篆嘉魚得而珍之曰是吾吳中大手筆夫陵谷滄桑自宇宙來多許變易有天下者古今非一姓也于吳于楚何擇焉說者謂畫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而神去惟豪傑之士聲施無窮知已報恩雖九原枯骨寸心不朽揭甫持如是念作如是觀可耳

題朱生畫卷

此卷甫中朱生所藏無題識生云陳從訓門下士以爲出趙松雪是田承嗣較獵圖承嗣鎮魏博魏博産騍挑於馬故所乘皆騍以示余余莫能知問之焦太史俞進士兩公皆不定何事董逌畫跋有唐穆宗打毬圖排牙錯彩錦鹵纈幕紺絞倒莅玉壁珠㡘下設三丈氍毹房列二丈師子鉢乘烏牝馬馳拂秫狗百步千跡銜燭俛仰星奔雷擊風疾電轉若鷙鳥出沒較之復絕不相似黃賁叔謂是宮中檢彈圖松雪郎君所爲叔弟曾見唐明皇打毬圖臨本似此胡子延言家有趙承旨眞蹟人

執長柄杓相擊取不墮地爲工尊人郡守公以贈馮用韞宗伯此圖不必趙父子然非宋元人高手未易辨也首尾似爲人截去耳說文驘驢父馬母前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作驘李善文選注作驘騍同史記霍去病傳作驘單于遂乘六驘壯騎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前漢書同師古注曰自乘善走驘而壯騎隨之驘來戈反然則獵用騍亦自有據或直作驘徐廣曰六畜中駿馬多瘦今騍形軀不膿脂則從馬從驘制字者故有意但直作驘恐未安韻會可通一先韻音連驘廣縣在交趾集韻本作驘一作驘不通五歌騍也字說于畫理無關姑識之以質閎覽者

題范生爲洪生畫

范漫翁爲洪仲韋作山水畫而屬余題曰仲韋書名擅一時吾畫亦可脇行君言須識此意或謂兩者不相入余曰不然是皆從河圖洛書來圖書寧有二理然其道精微未可妄談姑舉古人論書關畫理者衞夫人則云高峰墜石崩浪雷奔庾肩吾則云峰岑間起瓊山慙其險霧滃淵澄振宕海愧其下風袁昂則云危峰阻日崩崖可畏李嗣眞則云寒澗闘壑秋山嵳峩松巖點翠蔚鬱而起朝雲飛泉漱玉灑散而成暮雨蹴海移山翻濤

簸嶽此皆以山水論書者至若庾元威論書百體而以雜體旣資于畫附之書末其評品語如山林春花芙蓉出水枯林一枝泉石片琰龍跳天門虎臥鳳闕羣鴻戲海飛兎走穴驚蛇入草雙鵠孤鶴銀鷹鐵馬此孰非山水中物而謂畫山水者無當于書耶張彥遠言張芝草書氣脉通連隔行不斷王子敬明其深旨世謂之一筆書陸探微亦作一筆畫此書畫用筆同法也探微精利潤媚新奇妙絕張僧繇點曳斫拂依衞夫人筆陣圖一點一畫別是一巧又一同也吳道玄畫古今獨步授筆法于張旭又一同也李龍眠書法極精黃山谷謂其書

之關紐透入書中古人先得之矣兩生笑曰君于二家殄不解然所引有據亦粗得郛廓耳吾兩人自有神趣非書非畫在筆之先在筆之外者也

書蕭元戎女樂圖

晉史蘇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克男戎易克女戎難古英雄豪傑殺人如麻千里不留行而爲帷廧之愛所牽沉溺困頓不自振拔雖以師尚父鷹揚必蒙袂而後戮妲已誠難之也蕭元戎季馨討逆賊禦驕虜威靈震疊乎王庭意其爲人猛鷙不可近今此圖盖少年時嘗爲江南游吳娃越女蘭心蕙質翠翰眉蟬翼鬒束素腰橫

波目嫣然一笑使陽城下蔡爲之迷惑而季馨能勝之所謂伐性之斧曾不傷其豪末豈有得於素女儀態軒皇所奉天老之教彭祖養性冲和丁玉房秘訣耶抑鳩摩羅什吞針大安和尚變聖菩薩作孤僧嵬心若死灰革囊試之不動耶將武習戰斬吳王寵姬爲隊長者二人士卒可赴水火西破楚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平原君斬笑躄者美人頭遂得敢死士三千人赴秦軍秦軍卻三千里唯克女戎則男戎可迎刃而解季馨殆類是失大以季馨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固非即二飲醇酒近婦人耗壯心保餘年未爲不知季馨亦未爲知季馨也

題王逸士像冊

邵陵王蕭綸爲陶貞白碑銘云眉目疎朗儀貌鮮潔司馬子微又云特禀靈氣卓秀神儀貞白自爲相經序亦云相者性命著乎形骨吉凶表乎氣貌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其所以然相之于人重矣東嘉王涵虛道人絕意婚宦專精老易滅動心不滅照心凝空心不凝住心行年七十有奇朱顏黰髮雙瞳炯然望而知其爲神仙中人吉州羅生爲作小像體似眞形士大夫題詠甚富余嘗讀其易粹編道德經合易解與之上下論議悉其生平貞白淮南鴻寳之訣太

乙遁甲之書九章曆象之術太倉素問之方靡不精詣睹先生寫貌之象則道存目擊覽先生著述之義則情見乎辭如邵陵司馬所稱殆庶幾矣名書絳簡身游玄闕盖亦隱然自負此或羅生圖所不盡漫題其冊之端愧得君膚尚不如羅生妙手耳

題陳梓州甘露冊子

陳大夫往任梓州有善政以詿誤失官再入梓白狀而甘露降其寓舍蜀人以爲祥歌詠之余謂此露不以大夫居官之日見使其榮問休暢而於失意時何及乎天之視聽在民輓近世民所好惡與上所褒刺相背馳而

天道自不僭忒紀甘露瑞者云耆老得敬則松栢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如陳大夫爲州不免吏議造物者若曰是可敬可尊柰何人之慢且賤之也昔者召伯善聽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風人歌之厭浥行露豈不夙夜畏行多露其末二章鼠牙雀角速訟速獄終不克從大夫有無家之感宵行之畏而終非訟獄所可誣故露擇地而零山曰三台觀曰天慶以此測天雖不中不遠矣

題賦泉圖

嶺南石門有水曰貪泉俗云飲者懷無厭之欲晉吳隱

之刺廣州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淸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淸操逾厲今吳子吉作此圖謂之賦泉蓋未至泉所惟誦隱之賦詩以自盟而已余考隱之行事不無賢知之過官至度支尚書太常每月祿秩裁留身糧其餘悉分賑親族是奚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布衣不完妻子不沾寸祿豈妻子不如親族耶帳下人進魚去骨存肉罰而黜焉不食可耳何至罰黜貪名之心與貪利之心一也心在貪名方且乘人而無天本身而異形尊知而火馳爲緒使爲物絯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何所不至子吉無曰賦泉託諸空言充類至義之盡言不言餂取比于穿窬萬鍾一介辭受取與惟其當之爲貴故名利兩忘中庸不可能也諺有之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人心感于物而易動類此自非心定是圖也無以勸廉且以誨貪子吉當作何觀

題輞川追勝卷

程季延有慕乎王右丞之爲人取其輞川遺圖而繪之并錄其詩置之几案若與摩詰相對而身游藍水玉山

間也友人楊元素異之屬余題辭余惟右丞少年善草隸楷書音律詩畫稱爲六絕而孝友更絕人輞川別墅奇勝本以娛毋毋亡遂舍爲寺食不葷衣不繡妻喪不更娶鰥居三十年謝遣塵累故其詩曰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黄屋如喬林其于是圖有圖有詩直比之蘧廬暫宿櫟社偶寄耳縱浪大化游戲小兒豈執爲已物戀戀不釋者耶季延無名園第以圖與詩學宗少文臥游儻亦有右丞來者復爲誰空悲昔人有之意乎右丞復有詩云聲色非彼妄浮幻即吾眞滅相成無記生心坐有求一心在法要願以無生獎此其深

入禪悅處程生披圖作如是想非畫非詩何有于圖哉

題十八羅漢圖

余嘗見李伯時十八羅漢圖臨本刻本有宋蘇端明明主司寇焦太史諸名公贊頌而其人與事後先次第多不同唐吳道子弟子盧稜伽貫休夢中所成宋神宗所得南唐王齊翰應運國寶畫繼言顏博文橫披圖筆法位置如伯時音韻差短益州名畫遊德齊張玄劉國用與白馬院石恪所畫皆十六尊不知何時增二唐咸通中張金水畫已十八人畫繼言伯時佛象追吳道子後歷敎其畫見在者不及羅漢何也此圖爲國子先生陳

廷獻物其未識云嘉慶丁卯解制日倣烏斯藏紫金十八尊者象有髮僧海嵛筆畫用金與所見伯時諸圖亦不合畫家所記戴逵五大羅漢及劉國用成宗道陶守立丘文播張景思武岳父子范瓊杜敬安與跋異爭名之李生楊惠之塑嚴氏之雕皆工羅漢不言人數梵譯阿羅漢尊者乃遠離諸惡不受三界生之總名故有六十餘軀有五百道場則其人與事自不得同近來畫手率乘獅象異獸亦舊本未有豈成宗道改武洞淸長沙之製舍短求長自出新意乎考鄧公壽言西天中印度人畫者施五藏于畫背塗五采于畫面以金或朱作地

用桃膠柳枝水不用牛膠黎州茶馬司有十六羅漢則海嵛倣烏斯藏本自有據惟嘉慶丁卯似是年號按史建元以來魏齊王漢劉聰南涼禿髮傉檀三嘉平西涼李歆嘉興蜀李勢嘉寧宋仁宗嘉祐寧宗嘉泰嘉定理宗嘉熙漢成帝鴻嘉順帝陽嘉晉懷帝永嘉桓帝與宋文帝元嘉陳文帝天嘉前趙後涼兩麟嘉唐高宗顯慶穆宗長慶敬宗與宋理宗寶慶開慶夏兩天慶又國慶大慶人慶遼天慶延慶金崇慶元皇慶宋仁宗慶曆寧宗慶元北朝山胡劉蠡升神嘉宋晉安王子勛義嘉正統偽績叛逆僭號未見有嘉慶者不知何代也將無方外

稱龍漢淸寧紀年荒忽不可究詰之類耶或曰嘉靖隆慶之際則丁卯寧可兩屬余不知佛不知畫姑捃摭所睹記而書之以諗游藝博物者

題少林演兵圖

程宗猷受少林棍法彙之成袠有圖有訣友人吳伯乾以視余相傳後魏孝文爲沙門跋陀建少林寺隋唐間僧力能拒賊至勝國時發下僧奮神棍火中以却紅軍號爲大士化身緊那羅王而剌麻師益闡揚之國家有征討往往召僧夾効名益著矣昔孟子與謂制挺可撻堅甲利兵陳涉𨌺斬木揭竿起而破秦秦句戟長鎩良

能支此以入心向背論非法也郎子期扶豫章佽虎豲建大車輪恃其拳勇不問有法抱朴子曰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有善禁者每交戰官軍刃皆不入將軍多用白木棒擊之禁不能行事出倉卒法安在哉今云法傳自神僧茫忽未可知然古人行兵步伐止齊四五六七進退不愆余按棍法實其遺意獨以僧家擅此技似道人養馬不韻耳程生廣其傳可為兵家一助余記兒時先太父教以拳捧曰顏之推有言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愚不解所以亦坐體弱不勝至今略不省記觀此圖為之咨嗟太息焉余又聞佛圖澄釋道安鳩摩羅什

寶志公諸高僧當南北瓜分干戈雲擾時坐戡禍亂一鉢一塵勝十萬師程生于彼法中儻有夙因乎幸進而求之無沾沾自喜枯木朽株有先容即為萬乘器也

題邵潜夫窀穸志

邵潜夫工于文而厄于遇年踰三十喪妻子遂弃家遠游即一旦先朝露無地不可以葬而自叙其生平為志將與所著金蘭券省如集若圖史器物常用者並瘞之庶幾有知己為題其墓曰明詩人邵潜之墓足矣見者或目為狂或目為達而余考古人故有之若漢趙岐作壽藏圖唐李適盧照隣司空圖豫作冢設槨寢臥酌酒賦詩潜夫亦聞風而起者乎嘗謁蓮池和尚和尚豎拂相何一無所言潜夫合掌如來前願見淨名身修頭陀行此舉似從悟入夫釋言無生以有生必有死耳南華云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故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壽殤于夭彭祖箕倨鼓盆而歌妻喪髑髏不為人間之勞弃南面王之樂皆無可奈何之意也釋之無生猶是也余又稽訓詁窀穸長夜也生死猶晝夜長夜而必欲志之昭昭乎若揭白日而行天將謂死可生耶是聞也非達也請更奈之蓮池

書鄧彰甫小楷後

王稚欽先生有書薦其門下客施甫云於方寸楮作小楷數千點畫不淆體裁各具宛轉書粒麻上成五言詩一絕即有炯眸非極視專瞻數拭屢翕蓄而後張不可得其髣髴余少不解事以為過譽今見鄧彰甫小楷乃知宇宙大矣何所不有物固無無耦者書法余所不諳凡諸君子評品已悉獨異天授彰甫目力能蓋人羣乃爾與策所載有視虱如車輪視焦螟若嵩山之阿豈盡寓言哉彰甫游白下其門如市余亦猥辱過從愧文不以稚欽先生足以增長聲價然偷生于世明年稱七十

把讀其箋上書猶能成誦可謂大幸敬綴數言末簡

鴻栖館印選題辭

何主臣以篆刻名東南一時無輩沒而人益重之片石與金同價其稱為弟子以術鬻者實繁有徒吳孟貞受業最久妙得其解寓居白門闌若十有五年所交接皆知者卯戶求之皆言大佳然率布衣士故所刻鴻栖館印選縉紳百才一二友人楊元素持以示余余為駭歎人將此技求評不少孟貞何相見之晚也蓋醫有視色不出家視毛不出門而其神理乃在戊鍼藥名聞諸侯者之上殆此類乎孟貞言主臣不授其子其說在輪

扁之論斲輪也又言主臣客死白門渠實助含殮傷逝念舊悲愴不勝情此義亦何門弟子罕有余並識之

題陳生冊子

篆施于私印小道耳然非深窺圖書文字之原闊覽載籍金石之章質究古今豪賢書法之變孰習神悟則不臻其妙惟東南文獻大國所承專見聞博故多以此名家吾楚傖父安知何物下雉陳生獨善為之吳越大方互有標目亦張楚之一端已下雉自吳明卿先生特起詞林而清流雅藝後進遞與接引倡導非一人一日陳生因得以所長鳴若是乎賢者之有益人國也

題靜海寺募修閣疏

文皇帝遣中官鄭和率師二萬餘駕海船奉璽書金帛行賚西洋瑣里暹邏三十六國各隨使入朝所獻若采取諸寶貨巨萬一破國都再虜逆命王一禽大盜酋垂二十年而沒風波淼沉間未有災害則

文皇帝濯聲赫靈實震疊之而歸功于佛力

昭皇帝為建靜海寺以彰其伐尊彝所雕鏤海外百物神姦纖悉俱備及水陸羅漢象來自西洋者蓋神禹徵金九牧鑄九鼎使後人不逢不若之意寺枕盧龍山泉石巖洞可游可詠而潮音閣以事觀世音最為宏

壯凭欄四望長江江南北諸山宮闕陵園府寺城郭闤闠阡陌名勝鉅麗如在掌中蠻夷戎狄來享來王入寺瞻仰知所由來皆駭矚稽顙而去而歲久且圮剝矣僧續欽將重修焉跪誦華嚴經朝暮不絕聲以乞檀施光祿羅序之少時館其精舍悉其戒行憫其誠苦屬余題募緣冊余惟留都梵剎以千百計所當繕治緩急有差獨此似不可緩頃島寇蹂躪我屬國朝鮮五六年費兵食無萬數未能一大創之歲警時聞比年礦稅繁興民不安居姦人航海射利私以我情輸夷往往見告夫夷所恃彼能來我不能往以海故耳而不知我

文皇爲萬世烈也自古未有討西南夷生得其王若安
南爲大虞上皇之創者西南夷未有來朝若浡泥滿剌
加王之創者未有封外國山川若日本析枝之屬者有
之自永樂始海若天吳毒龍妖蜃訶護一介行李不敢
動搖有不世之功德必有不世之福祚寺名靜海金石
之文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亦圖史之一端符命之一徵
乎易之觀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爲寺中與此
閒將令觀者知海不揚波中國有聖人可以暢
皇靈可以銷逆志可以示鞭撻四夷之威可以昭車書
一統之盛不得比于作無益而漫視之也國家養育人

才二百餘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代不乏人而令譯
官瞽史街談巷議讃述三寳太監遺事以爲絕倫吾輩
鬚眉男子宜感奮矣績欽銳意斯役若有默牖其衷者
余故略彼法不論而以世法倡導之如此

題瓦官寺僧冊子

[illegible]帝移陶冶淮水北以南岸地施僧慧力造寺因
[illegible]官今驍騎倉是其遺址寺故有閣可盡江山名勝
李供奉所謂白浪高于瓦官閣者也後人以集慶庵改
名而指南唐石刻天王象陰有昇元二字爲證蓋瓦官
于南唐時以紀年昇元易寺名而故寺基周迴數里或
亦初地一隅云自僧覺恒以來傳至道深五葉一花深
楚漢陽人蕭祭酒兄弟爲之薙髮習閉關三年書華嚴
經已而參方問道愛此古勝因託栖焉念寺有
慈聖太皇太后賜經廣集僧衆誦閱而中食不繼會開
府西川吳中丞所置別業在寺左右中丞敬禮三寳爲
大檀越深將入峨眉謁普賢道場便乞中丞成此因果
余叔弟素與深往還方佐夔府亦瓢笠所寄徑屬陳茂
才以冊子索贈言余讀
聖母遺詔發政施仁功德與佛同無量中外諸臣猶以
主上未盡善推所爲封事紛然未已深服膺

聖母賜經德意導揚末法濟度羣生且以彰
主上不匱之孝錫類之仁其義甚正其名甚美中丞善
知識必慨然聽許之矣昔瓦官有顧虎頭維摩天女與
戴顒減臂胛塑象皆以技術見長不足論即汰道林
知顗諸僧與劉丹陽王長史輩名理淸言無裨實用未
若玆舉于彼法世法交相助也爲題其端而付之蜀道
難若上靑天聊以此代過所耳

題慧林社卷

天都黃山著錄甚久白岳則近代始顯其營宇不逮黃
十一而香火特盛游者譬之適莽蒼三餐而返腹猶果

然黄高大深遠游者譬之適千里須三月聚糧頃年黄道益碎且治四方好古探奇之士接迹矣海陽仰天臺當黄白中有毘耶蘭若朱文學晁季爲慧林祠社而以性仁上人主之其名慧林蓋以晉慧遠東林故慧惠字相通遠公有弟子忠山中無刻漏于水上制十二銅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別旦夕爲行道之節此社處兩山介行李往來供其困乏亦蓮花漏之意乎非然也將令夫游者未來則企仰見在則賞嘆過去則憶念嘯詠品題使千巖萬壑之勝闡揚光大與圖經相表裏爲宇宙内增洞天福地所缺軼耳余聞謝客兒云學道須慧業文

人遠公爲白蓮社十八檀那謝不得入陶元亮好酒則攢眉而進之人倫鑒識故不易及詩三百篇什次第曾屬考訂事見註疏中所傳東林詩與記即文人何讓遐佛場談藝林二者實兼有之今文學與上人爲廣大教化主雖無揀擇平等一相然既以文人立社稱名宜稽之古人所以入陶不入謝爲何反躬内省比陶謝何若無但以口古校生天成佛後先也

題壽聖寺募緣冊

錢太史受之載酒泛舟至半塘壽聖寺登藏經閣閣高數仞創自前朝有朱案云籍沈氏物其最古者雉兒塔是晉生公時事又元僧善繼刺血書華嚴經八十一卷宋文憲學士爲讚寺所據溪山殊勝喬木凌雲吳中名剎如此指不多僂而圮剝太甚比丘梵所堅持戒律銳意興復陳眉公范長白二先生已爲募疏復以屬余余言何足取重第以汗漫游踪適與相值儻亦有宿緣耶因識其歲月姓名于後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三十一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濟美堂草題辭

江左文獻推王謝諸謝詩具昭明選中而王氏寥寥蘭亭脩禊大令首受罰宋齊間四僧融儉摛筠之輩號爲文學詩不能多多不能絕出獨臨池之技自晉至唐不可務數豈皆若右軍爲書所掩耶吾友王茂弘實右軍裔而自其某祖父以來某世率能詩詩各有全集此濟美堂本茂弘所選在一代如芮之國秀殷之英靈高之間氣姚之極玄在一門如李之花萼竇之聯珠廖之家

藏韋之兄弟皆可以鼓吹三唐膾炙萬口王氏不朽之業其在茲矣彼十世大夫八世宰相七世内侍者何足道哉茂弘又言其先世顯者取名皆從丶又與右軍以下四世名之相類古今事故有奇而偶合者因併識之

橫山社草引

潘伯游太初郢與諸詞人談詩選地得郡人呂姚州吉甫之橫木山房爲社而奉游太公爲主葢太公善詩云姚州與其里曾任子任父文學長卿劉文學兆隆呂文學伯明馮貰憲使國聘金陵僧雁鶴新安潘大學景升後先入社然不能時聚詩筒往還而已輯之爲橫山社草屬不佞弁其端昔楚武王伐隨心蕩至橫木之下不能軍彼其時戎馬生郊荆尸授子日與漢東諸侯相馳逐奚暇論文舉事客有歌於郢中爲陽春白雪之曲數千人無和者固其所也扶輿靈淑醞釀至今而郢爲天子湯沐地建首善自茲始聲教淪浹人文宣朗方岳之臣得以其隙日脩立言之業士大夫聲應氣求前者唱于隨者唱喁夫人而能爲陽春白雪以鳴國家之盛斧藻山川之秀夫橫木之有社社之有草也其孰爲之賜乎諸君子彀音而天籟日帝力何有於我則復奚取於不佞之言

飲和社詩跋

青陽葢有九子山云唐李供奉易之曰九華名勝益著余三游吳越從舟車中望其羣峭摩空秀色可餐意必有才儁士鍾山靈而興者庶幾一遇之而不得數十年間不知從何出有青陽調布滿天下衣冠之會翰墨之場俳優侏儒雜進其俗惡使人掩耳殼噦而逐臭嗜痂之夫顧溺而不返竊意九華之神奇安在令其邑蒙不韙名卽山藪藏疾不應至此今年羅少府來治吾邑貽余以飲和社詩一編則青陽諸君作也其人爲吳生五爲熊生三爲王生一而詩若出一手上下陶韋王孟間

溫厚和平不窘邊幅婉轉流便不傷體製當今稱詩者無之非是而粗豪軟媚飣餖溪刻亦不姝青陽調之可厭諸君澄汰殆盡卓然大雅眞若穆生之醴周郎之醇飲長卿之醞藉依人以和心自醉矣余大異之是九華山靈所鍾爲才儁士而余鄉庶幾一遇者將在兹耶按圖經九華峰九十有九九子其一耳秀當甲於羣峰爲謫仙所特賞去之千年而社中諸君能爲青蓮居士語其所居地其所遭時不幸類庾信所謂驢鳴犬吠者能自振拔與山靈競爽且人數復與九合余欲更易九華爲九子以彰人傑地靈之應媿非吾家供奉足以取重

取信也爲序其詩傳之或更目曰青陽九子詩何如

霍中丞七言律詩題辭

五七言律體至唐始定故號近體而七言更後於五言篇不能合律律不能合體而七言更難於五言唐名家大氐無慮百千人取七言律衡量之備有衆美其人幾何維杜工部古今絕技耳明興七子外嗣響殊鮮蓋有說矣王敬美云今人律詩多從中對聯起得聯多而韻不協既不能易韻以就我又不忍以長物棄之因就一體衍爲衆律聯雖叠出意盡聯中而起結別生支節浩博者犯重貧儉者彌窘秋興八首寥寥難繼忽悟少陵諸作多有漫興時於篇中取題意與不窮胡元瑞云少陵體調極正正中有變規模極大大而能化宋人黃陳諸公學杜於變化未徹而倣其反體以爲奇不得頓挫開闔之妙遂使輕薄子以學杜爲大戒即北地亦所不免然其才力雄健尚可並驅熊士選鄭繼之殷近夫輩七言遂無一字平整此二論極有裨推學杜之大法戒也霍中丞少時好學工部又好其七言律覃精極思且四十年故詩于七言律有偏至焉中州士人行公詩百篇皆七言律皆懷古游覽之作而倡和寄憶才百之一二則敬美所謂漫興法也以獨詣爲宗自然爲致材不

借資意不牽會語不輳泊韻不差互則元瑞所謂不作反體法也巧于用長故善于師古耳世人知中丞爲令爲郎爲守則清白吏爲藩臬爲治兵使爲開府平羌討虜則禦侮臣而其詩晚年始出如高允之術陽源之射不務人知不佞三復爽然自失矣

黃蓬詩引

黃蓬詩者沔叅知陳玉叔居其父觀察公喪與服竟而詣闕自闕入淮自淮入蜀時所著也諸體備矣觀察公故能詩至玉叔箕裘日益精好家大人同觀察舉進士歡若同生即玉叔弟事不佞二十年於兹亡厭也兩公

後先謝事隱江漢閒聲稱藉甚歲在龍蛇相繼捐館舍不佞煢煢縱縱禮壞樂崩研石至生埃墨玉叔請禮不廢諷詠長篇短什既多且旨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不佞得無慚耶玉叔始識鄴層長卿闕下長卿才子讀玉叔詩善之爲序以傳玉叔則謂不佞故典在筆札且也累世通家誼不得無言不佞夫何知今海内名文章伯無如吳王元美先生先生所論撰行世者累數百萬言郁郁乎在茲矣玉叔宦轍詩筒俱半天下不佞所覩記夥頤以較兩京六朝三唐之勝若胡寛營新豐未有不係肖者也玉叔行年四十揖揖攻古文辭不休它日竹

素之業足與王先生爭雄語曰蠅附驥日千里無論不佞夫黄蓬山者非玉叔何稱焉

五思歌題辭

劉恩徵使君三仕于秦而在榆中久官方兵政文武相配秩然具舉虜南牧者詠内屬者馴振旅奏凱策勳含爵則與賓佐士民脩俎豆之容講詞賦之業而所居廨館歲久圮敗以稍食之羸拓而新之爲太乙樓爲雅歌齋爲得月臺爲吏隱軒爲舍春洞五者最勝地也朝夕藏脩息遊理詠摛藻嘉客時至揚扢千古綜畷九流雕鎪萬竿琴尊賞適忘其身在邊鄉矣今年移節備兵樓煩榆人乞留莫能得恩徵思其所居是用作歌音節諧暢大有情致而開闔抑揚體裁無不合度泉競傳誦以爲開元大曆聲調于今再見不佞竊謂恩徵秖苑宗工五歌殊不盡所長豈以是婞鄙小縣而稱之近時仕宦多傳舍其官秦越其人至邊塞尤所厭薄鹵莽滅裂苟幸旦夕無事去之如遺跡然何有於廨館曾子曰視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誦五歌而恩徵之治榆可知也恩徵在榆榆人歌之去榆榆人思之恩徵亦不忘榆有并州故鄉之戀此無惡彼無斁恩徵與榆人交相悅也悅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

嗟嘆之五歌所從來矣士而懷居不可爲士有歆羨則有畔援將東家宿而西家食情見乎辭能寬裕肉好順成和動若是哉孔子論詩三百蔽以思無邪一言師乙亦云歌者直巳而陳德也恩徵思無邪矣此之謂德音非歌孰能保此

漢上吟草題辭

昔者周召分陝而治施及江漢貴則王姬公子諸侯大夫與其妃偶微則芣苢之婦江沱待年之媵廣漢好游之女罝兔發縱速獄穿墉之徒靡不涵泳至德詞頌太平詩周南召南二風是巳發乎情止乎禮義歸乎溫柔

敦厚一按而知其爲王者皞皞之民也豈太史氏采而陳之有所脩飾潤色于中耶觀察蘇公所部表裏江漢而安陸爲

世宗潛龍舊邸實二南首善地公至發政施仁鋤強剪穢江漢間瞿然顧化謳唫蹈舞有父母孔邇之懷羣小不逞凜凜斂跡於行露畏聲於吠尨不復敢肆而公脊力方剛雖靡事不爲不以馬瘏僕痡告勞襟度沖夷才情適上舟車所屆遇佳山水或往代遺蹟樂而遊之一觴一咏大有古人風味蓋今江漢郎不敢望周召盛時風而讀公詩大指約于溫柔敦厚上自園陵下逮田野

士俗淳澆吏治得失情狀猥細案牘功令所不悉載可以考鏡太史氏采而陳之與夫羔羊五紽之足以表德標梅包麕之足以見志麟趾騶牙之足以明仁黃鳥葛覃之足以譏景蔽芾甘棠之足以寄愛寧有遜乎以公治漢上因觴名曰漢上唫草云

郢中詩題辭

蘇使君治沔陽部承天德安兩郡按故實漢沔得互稱德安故邵子國溳水出焉楚都南郢承天初爲安陸自蕭梁唐宋號郢州所謂北郢也使君詩在德安者何與客爲行之曰溳城吟艸在承天者王明府爲行之曰漢上吟草離之各三十六章而統名曰郢中詩以

獻皇帝陵園在焉使君領職無大此者昭其重也不佞嘗聞之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和者才數十人夫善歌者非郢人也客也後世訛爲郢歌而下里巴人不復得擅聲矣已讀漢史高帝自蜀漢定三秦賨人范因以前鋒功封侯善歌舞帝愛而使樂人肄之曰此武王伐紂歌也秦去古未遠三代之樂猶存帝所稱善獨巴渝舞其辭學士家宗之不能易迫後王子淵爲詩令僮子何武等依鹿鳴聲習而歌之轉而上聞天子以爲盛德事遜不

敢當夫非巴人語耶世移而物變鄙薄巴人豈達於古今之故哉使君巴産今其詩歌永言聲依永以較閬中侯所隸金馬碧鷄使者所撰汜鄉侯所歌鮮不合矣獨怪夫巴幸以使君吐氣而郢人如不佞輩者猶未能屬和也使當宋玉時聞陽春白雪之奏將無若魚深逝而鳥高飛乎讀使君詩者可以興矣

任山甫詩跋

任山甫不知何如人也歲乙亥不佞移官過里則嘗司馬稱山甫詩久之劉元甫書自滇至滇有任倅者國士可識其人不無何而家弟以春雪稿來出以視朱秉器

使君使君曰故余社友也更出它詩相視不佞始悉山甫矣山甫遊郢與家弟善又好家弟所爲舉子業爲梓其文新都是緝家弟所以報也得無不相直乎詩在唐即今舉子業也少陵宗工不能博一第其以是得名者若湘靈霓裳萬分一耳蓋格不足以盡才而才或至於舍格誠兩難之矣高廷禮選唐詩有正始正宗而於少陵閏其統曰大家意謂是耶山甫詩才數十章諸體差備總之不離其家言而才情自勝假令今之世以詩爲舉子業山甫入彀必矣以家弟舉子業無當於古作者而山甫好之山甫工於詩而時不以詩取士人固有遇

不遇哉雖然少陵所爲不朽者于彼乎于此乎山甫好舉子業而傳之亦憤世疾俗之意也

玄嶽紀勝後語

玄嶽至明始大著幾令五嶽左次然碑板題詠僅自宋元無論文即詩亦鮮可觀新都婁江兩公爲賦爲記作者嗣興山靈生色矣永嘉何無咎游旬日得記一首詩某首雜記某首今山人率能詩於文未有稱也詩故無咎長技獨諸記緣情即象觸物比類嫺婉綿密閎博奇偉遂欲與山鬭勝新都婁江而在討且遜服何有於諸山人劉𤊹云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

即天地萬物亦須人文表著試觀玄嶽金泥玉檢之封泯泯無聞而何生以布衣操三寸管其言語妙天下藏在名山傳諸不朽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游梁賦跋

梁孝王好賓客綴文之士爭出其門司馬長卿已爲武騎常侍病免而客游梁子虛之賦蓋其時也賦成而武帝好之召見令尚書給筆札相如由此顯名後之人遂以遊梁爲美談不知其不得於漢而之梁僅一賦以梁顯漢終莫能大用也相如後數百年謝惠連爲雪賦亦假相如游梁事然余謂自惠連賦耳相如賦不從人間

來其鄉人揚子雲者文似之而退然不敢自附何論惠連惠連後千餘年而新安方仲美游梁作游梁賦賦不借名於子虛司馬不爲一切排偶直攄已意其比物連類宏博沉壯取則相如而宛轉清便鮮美色澤大類惠連即以錯六朝人中不辨爲誰作也惠連不能得之於相如而仲美一旦扼謝氏吭而奪其珠豈大梁固有地靈耶何文士之見託以不朽也夫相如不大顯猶能致其身於梁王漢帝之前而仲美久客梁梁諸王孫一無所遇賦成且十年二三知已相與嘆賞莫有爲揚得意者文固能窮人梁亦能窮客耶余三復其文而悲之賦

爲玉山陳孟孺書世稱二絕仲美今即不得紛尚書遂札安知後不爲蘭亭殉昭陵也

江妃賦跋

劉勰云鉛黛所以飾貌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其優劣固自有分矣屈宋枚馬張平子蔡伯喈曹子建陶淵明之屬皆閎覽博物不可涯涘至其賦詠美人要在隻字片語中曲盡麗情冶態千載而後尚令覽者動色斯爲貴耳不然與刻畫無鹽學步邯鄲何殊勰誠知言哉今布衣中多聞强記必以俞羨長爲最所著江妃賦最得屈宋諸君要領文采辨麗

照映人眉睫間洵可喜也或曰屈宋諸君坐是爲儒者訴病郵而效之無乃不可乎余曰不然仲尼定詩三百篇其艷語類屈宋諸賦者不少且周公尊后稷配天而大雅稱母姜嫄履帝武敏歆先生如達不坼不副旁東征將士而曰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曾不以爲褻狎賦者古詩之流屈宋諸君蓋昉於此吾聞之權德輿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饐行有躄甚則皆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寓耶顧人之用之何如耳昔桃輿以十妓餉鳩摩羅什諸僧欲效之羅什曰能食此針者可蓄室因舉七進針僧

遂止王安國謂馮當世并門妙麗閉目不覩便是一重公案羨長雅善丝典余既賞其賦更書此二端爲解嘲

半石齋詩跋

方子謙擕其友生邵少文所爲詩視不佞既卒業還問子謙是詩也而隸之半石齋者何子謙曰少文才而數奇久浮沉諸生中得半石而奇之立之齋前行飯命酒披帙鼓琴朝夕臥起曾不相離意興所會就石上研墨點筆沛然若或助之已擊石拊石而歌若爲答響者嘗與余言夫石有煉而補天采而鑄器韞玉而輝支機而織詩當如其藻色有聲變于鍾鼓鳴于銅魚磬浮于泗

濱詩當如其音調有責如糧液如華髓如飴赤如脂炊如鼎煎如鹽含之千日不食詩當如其趣味有五車載而不上數十人合舉而不動詩當如其沉重有冶劍而切玉樹陣壘而江漲不移詩當如其勁利有坐而平罷立而達窮詩當如其情實有履而登車礲而成砥詩當如其平正有鞭而流血款而受書破而得印刻而鯨吼化而飛燕詩當如其變化奇異吾財得石之半吾寄適於石而爲詩亦財得詩之半少文言云爾使君以爲奚若不佞憮然曰邵生何薄言半也謝靈運謂殷仲文讀書半袁豹才不減班固桓溫謂顧覬之體中癡黠各半

少文之癖半石也取桓之半贈之其以半石而得詩也取謝之半贈之亦足雄視一方矣

程用中遺詩跋

吳次魯以詩名新安余後先所見可千首鄉慕之垂三十年乃君齒牙餘論亦有余姓字書疏往返數矣新安雨漲布帆一日可至武林余官武林時諸相知相繼過訪次魯獨不相及余益重其爲人而君亟稱其友程用中詩用中君里社人也賈竟陵遂以籍自占八十始卒有五子文行爲士林所重用中遺詩才百餘篇秘不欲傳諸子不忍父沒沒也屬次魯校定且付之梓次魯爲

之序示余余讀用中詩七言律昌于氣五言絕饒于致七言絕新于調五言律傳于法皆與次魯所賞鑒不謬次魯又許其五七言古在離合之間而稱用中初締吟社率濱最虛心受彈射多削其草余自恨與用中同里曾不識面僅從身後得遺詩也蓋天下善賈利者無如新安而因善賈名呂覽鴻烈不盡出一手若用中詩柳下惠之愛吾鼎沈猗氏之不飲羊明山賓之告漏蹄牛皇甫亮之賣水淹宅皆長者事次魯友用中用中爲次魯友殆非苟合用中巳矣次魯長余七歲于世皆旦莫人宜以此時行用中詩令世知兩人詩道交道有古人風因識數語以附次魯之後

彭伯子詩跋

詩自唐以後無如本朝盛於詩無如德靖間而繼往開來歸功李何李由北地家大梁多北方之音以氣骨稱雄何家申陽近江漢多南方之音以才情致勝天之所授雖兩先生不能兼其晩年持論故不相下兩先生並驅中原而中原言詩者輩出要皆得其性之所近爲李則李爲何則何而巳矣余讀宋城彭幼隣詩華而若斂沖而若餘清新綺麗醇雅和平方之申陽最近而高張急節之聲長駕遠御之才蒼然古色毅然定力即遇北

地無多讓蓋昔之爲兩先生者類邯鄲之步而今之爲兩先生者類黎丘之鬼幼隣神識風韻默與兩先生合兩先生復古於前幼隣反正於後可不謂中原盛事乎幼隣春秋方富俛焉學日有孳孳至不憚命駕千里求師友之益雖以馳騖古今可也何論兩先生哉

林若撫詩跋

鄒彥吉先生貽余書言林若撫吳才士也倒屣迎之恂恂言若不出口巳讀天目游籍與落花詩則洞庭縹緲之奇峭三江五湖之浩瀚干將莫邪之鋒鋭白苧子夜之嫻婉支硎阜廡之清幽虎丘鴛市之膽麗皆會蕞其

賸美揮灑三寸不律中眞才士哉籍詩八十首王百谷先生序之落花則和少師申汝默先生作凡三十首王先生年長若撫幾兩倍申先生位極人臣若撫和歌儼然抗行人不可以無才如王先生名冠東南六十年引若撫爲小友其序與所贈長歌題目甚高吳中詩人如崑山玉可抵鵲詩莫難於詠物莫難於七言律七言律一物累數十篇惟申先生能耳吳人評詩不以申先生加若撫上才之與年位敵也天下三達尊矣信哉鄒先生崇奬若撫不啻太沖玄晏余楚傖類丘靈鞠名位才情俱退爲題數語末簡以志河伯望洋之愧云

章生宮詞小引

宮詞不始王建亦不專七言而七言百首則自建外不一二人七言絕句之爲格也語半於近體而意欲深節促於歌行而韻欲遠蓋自唐而格始定初盛中晚各有妙境獨宮詞於七言絕句別爲一格以其義專紀事云耳建故有寥落行宮五言絕一首可爲佳作詩家罕稱而宮詞特行於世豈非以所紀憲文兩朝禁掖秘密之事有可補史之闕遺者耶然幾得罪矣上久不御朝而用嗃嗃終吉之指壼政奇嚴婕妤之咏紈扇長卿之賦長門亦容有之蘭谿章生游趙相國父子間以耳目所覩記爲宮詞百首析其類十有三而多傳以古語又或自侈其身世之感較之建所作語意微婉而於七言絕句格殊不落節是百首宮詞之一變也言之者無罪聽之者足以諷將在斯乎夙人其幸采之

澹齋詩跋

詩自有律有排律而富麗工巧極矣反古之士以澹爲宗蓋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貴自然耳富麗工巧歸諸自然澹之至也孤陋寡聞者借澹爲口實恣憑胸臆滔滔信腕談何容易哉陸龜蒙論詩云始則凌轢波濤穿入險固囚鏁怪異破碎陳敵卒造乎澹此可謂知澹之本

而其詩不能超中晩與初盛方駕況其他乎潁人王澹父以澹爲字因以澹字其齋復以澹齋字其詩其詩不尚事實不束比偶大指取法少陵少陵富麗工巧無所不有而氣骨時與澹合又多見于古體拗體然余竊以爲此亦少陵之澹耳未盡也澹父能得少陵所以澹必能進于少陵所爲澹吾有厚望矣

詠懷詩跋

漢傅毅有勵志詩酈炎因之爲見志仲長統嵇康因之爲述志財一兩章止耳阮籍始爲詠懷詩四言者三章五言者八十餘章則旁及時政世事如黃華妖女之篇

蓋見魏明毛郭並后而寓言于武靈孟姚亦詩人微辭
相感動之意也沔人王生為詠懷詩可二百章每章才
二十字析其類為思君嘆世悲已憫人游仙章首皆冠
以西方之人取義衛風美人之思云嘗考籍行事或終
日不開一言或醉六十日不得言或為青白眼或散髮
箕倨醉而直視或臥隣婦鑪側任性不羈為禮法士所
嫉至母終與客決賭飲酒二斗更為狂謬其求拜東平
相步兵廚校尉草讓九錫文又若沾沾名利好上人而
詩以詠懷為目假託迂迴將自免耳故嵇康云嗣宗至
性過人與物無傷吾師之未能司馬昭論慎以籍為至

史亦稱籍喜怒不形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此巧于
為狂者也王生治公車業一軌于正母服已闋猶不茹
葷奉循禮法如是自陰陽五行農家占卜青烏長桑之
術靡不通曉非叩不談豈初遇孫登即與商略終古及
栖神道氣之術以自修大名在諸生籍中上可以藐大
人下可與閭閻浮沉同焉皆得豈須大將軍保持數奇
坎壈一第恬然自如豈駕不由徑車迹所窮慟哭而返
稱詩溫柔敦厚挼之胷懷本趣若合符節矣古天子聽
政公卿至列士獻詩下迨矇瞍瞽師百工庶人莫不箴
諫賦誦士如王生有懷不得施用而徒付之吟咏又令
若鼓嚨胡者此其故可易言哉

游梁詩引

昔魏信陵君居趙有處士薛公藏賣漿家閒步往從游
甚歡趙平原君以為羞信陵不善也至裝為去其後薛
公卒勸信陵歸魏卻秦師義聲震天下善乎太史公之
言曰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
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大梁故魏都王孫公子以萬數
四明薛生伯起一再遊而無所遇巖穴之士豈其令人
不祥耶何持平原之見者衆也伯起不以厄窮廢聲詩
感槩用壯蹻蹻無前夫賣漿以遇信陵成名世無信陵

而伯起立言自為不朽此兩薛者孰愈哉語曰知我希
者貴識薛公於賣漿在信陵誠佳事至為薛公計五漿
先饋曾不若爭席爭竈耳或曰伯起善中尉伯榮伯榮
得士庶幾信陵君

潘稚恭近稿跋

潘氏自景升以詩鳴舉宗化之嗣響者盈耳吾必以稚
恭為難弟其詩已行世者豫章劉元丙鄧太素閩曹能
始陳元凱校而序之余所見鑿江集則頃日游閩及上
下金陵廣陵所作或謂得江山之助頓爾奇進褭琦峭
拔明秀葱鬱深沉浩瀚清淺縈迴非復吳儂體勢夫昔

人觀舞劍聞江聲書法益工彼其瑩精積習之久一旦
觸悟輻湊而來且忘其所由出穉恭胸中自具丘壑其
于詩尤刻意啓居飲食無往非是江山色相若神者授
之相得益章耳不然穉恭所經歷地冠蓋舟車道路如
織不能爲穉恭一語者何可勝數哉寄聲景升比復夢
池塘春草否

書丁南羽詩後

南羽視余詩涉獵讀之喜而爲作序秋雨稍涼取其集
卒業中間古選歌行煉辭琢字頡頏古人使楚傖畢世
不能得一語方覺前序未盡厥美老憊何敢爲任沈家

賊惟屏白香山詩不見可耳

書程長文詩後

今詩之弊約有二端師古者排而獻笑溺而無從甚則
學步效顰矣師心者咍金自躍要駕自騁甚則駔市人
野戰必敗矣程長文詩不求之今求之古不以古役我
以古爲我役篇有全錦句有碎金字有明珠合先民程
度而自成一家言詩人之巨擘也長文有友吳師利振
之清脩不受世氛力學不斷人知相觀而善謂之摩矣

題曹藎之詩後

潘景升爲言其里中曹生詩才於樂府騷選擅長而近
體尚未精詣余讀生行卷信然詩自三百篇而後騷樂
府古選次之騷盛於楚漢能繼響至魏亡矣四言盛於
周漢變爲五言又變騷爲樂府魏六朝能繼響至唐而
皆亡矣唐詩推尊李杜李曰自從建安來綺靡不足珍
杜曰恐與齊梁作後塵李杜之鄙曹劉輕六朝也其理
是其才實有所不逮也亦其時限之也夫以魏六朝唐
所亡李杜所不逮而曹生能擅長猶云未足耶天下馳
騖近體置騷選樂府不講方藉曹生爲前茅且夫作近
體未有不自騷選樂府中出而能與唐人方駕者景升
之說余竊未解曹生勉之哉供奉七律工部七絕殊少

古人善用所長不諱所短故其長冠絕今古曹生無以
所長自足日精詣焉近體無爲求備矣

朱筠皐詩跋

唐人集詩句爲圖蓋掇其秀者人不數章篇不數句足
不朽矣余讀朱庶子序朱承甫詩所摘十有八聯皆具
唐人風致即求諸黃滔王起張爲李洞編中當不多得
余又嘗見朱斌登鸛雀樓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檻流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重樓芮挺章以斌爲處士載之國
秀集或謂此王之渙登黃鶴樓作黃河與黃鶴樓不相
涉其誤無疑或又以爲朱佐日作武后嘗吟之以問李

嶠嶠對曰是御史朱佐日詩挺章唐人距斌不遠其指爲斌自確斌姓名垂至今惟此二十字固不在多承甫亦處士全集甚富要以庶子所采當與斌並傳娩余不能爲李巨山以其名上聞也

吳伯乾近草跋

宋吳逌遠好爲篇章明帝曰此人連絕之外無所復有逌遠好自詩而蚩鄙他人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曹子建何足數哉擅超閒而笑之今吳伯乾甫脩文辭之業三十年從遊檇李樂水部兄弟學大進又嘗入楚與余談藝其人馴謹退讓士也族多紊封韠冠蔚履居其

問無不足之色每含毫沈吟數黙竄而後出之就正師友必得當然後已人有隻字片言合作誦不容口宗人西爽堂儲書充棟積歲校讎復之句曲檢道藏期以三年卒業頃出所爲近草視余皆毘陵南徐經年旅次中詩所長不啻連絕所得稱意語不少而猶慊然未追茲非虛心實腹強骨弱志之明驗與令與泰始帝司徒右長史輩同時必重相獎許矣余爲題其首以箴夫世之稍知理詠而高自標置者爲今吳生無若昔吳生也

汪介生詩跋

弇州文章九命夭折爲髒惡疾附焉新安汪大呂善詩以瞽廢其子介夫才更奇年二十有三而卒余見介夫詩必不經人道語出鬼入神以此始亦以此終爲地下脩文郎固宜陽伍伴侶輩白首牖下使此人死又獨大呂父子缺陷最多視天真夢夢矣夫片撰升堂書諸竹帛千古有生氣莫壽於殤子斯之謂乎邵仲魯傳其行吳次魯序其詩情甚楚余欲寬大呂西河之慟故云然

題王彥倫詩後

諸詞人脩禊事王太古與焉分賦蘭亭諸體嘆王大令詩不成首受罰右軍序不入選作者之難如此坐客視余手扇是王彥倫所書午日秦淮泛舟詩寓纖靡於渾

成出精深於平淡問之則太古子余舉酒賀太古今王家父子勝晉人矣已索觀他詩稱是書法亦大有好勢後生可畏如此因謔太古恐阿劭作子敬答謝東山語世人那得知坐客皆爲粲然

題程用貞詩後

山斗程氏可萬人而爲茂才者以百數不必盡工舉子業工舉子業又能爲詩者余所見無如用貞昔顏之推有言文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舉子業必四者備而後稱善即詩家要領安能外此然治舉子業者不敢爲詩爲詩而以舉子業法

用之輒墮惡趣則何故哉辭與理競詞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忘歸穿鑿者補綴不足犯顔氏之所戒故兩無當也用貞詩理致氣調事義華麗相得適均舉于業如之顔氏所不能獨違時俗者去泰去甚超然屹立史有儒林文苑傳馴致其域無難一詩一舉于業未可盡用貞才矣

淮集引

雲間方衆父爲汝州時薛千仞從之游嵩河余因與締交夷門序其詩又十年晤之武林則以擕子赴都試遂補諸生余苦簿領不得亟見而衆父已物故又十年晤之淮上知其子亦蚤世千仞窮愁滋甚而蔡人閻計部汝用以舊練館穀之淮集所繇作也千仞詩溫厚不爲儇薄豐贍不爲纖靡高華不爲亢厲爽暢不爲鉤棘無敗於二十年之舊而其氣益沉其致益遠按之無郤出之有餘則二十年所閲歷攬采得之游者良多以雅以南笙磬同音此淮上故實計部居淮門無雜賓千仞倡和之外澹然自適詩是以奇進耳昔趙簡子嘆雉入淮爲蜃惟人不能化竇犨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詩千仞客淮詩漸入化境其人德可知夫游客溺情賄寵失名末路猶雉之耿介文采與蜃之滅沒泥滓較也奚取化哉

張髯詩草題辭

澄江繆太質者余識之郝仲輿所其人有顧虎頭之癡米南宫之顛不可一世而獨與里中張髯韞之善攜以造余曰使君座中那得無此客既見接談與太質草木臭味也已出一編詩則沈千秋尹孔昭兩君皆爲之序亟稱張髯張髯云余因語韞之子詩亦如子髯離離若綠坡竹者其疎豁勃挺也鬱鬱若春田苗者其密緻敷榮也木自骨中者其獨造不襲人口吻也如戟如虬如蝟毛磔者其發揚軒舉也冉弱而調因風披靡者其冲澹超逸也布置勝人者其格律齊一也黝若玄圭者其色澤朗潤也惜哉生不逢時爲宋于思爲楚長鬣爲謝瞻姝毛爲劉瑜方正爲參軍喜怒府公而第以吟安一字之故時撚斷數莖哉雖然三國時魏有鄴下黃吳有會稽紫蜀有漢壽絕倫出羣其成敗與皺而英雄自有所屬髯復何可槩人人美子詩亦如美子髯足矣不然髯如臨淄屠商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也且夫太質若傳說李燕假貌可相易子豈惜此而其文藻著見名踞于上何也攀龍捋虎爲富貴容備可駭俗目耳兩人俯而掩口胡盧而笑因題其語于詩草之端

感懷詩跋

詩之有各體也始自一人創之而後遂沿襲如矩矱不可易英偉之士其才氣凌厲今古往往與俗尚相左感槩激昂鬱抑侘傺不得已而託之詩時與體出入蓋其變也不佞讀周生詩深悲其志云生爲諸生有聲以他事挍坐忌者重文橫人幾不免睥睨世途從溢而動其詩一不發舊能爲新聲不期律能爲調語曰齊音敖辟喬志楚人深於怨生也兼之則才情勝也君之子嘗爲不佞言詩不欲以工傷氣於法宜有所縱舍夫長樂衛尉之兵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不

得休李將軍獨不然嗟乎必李將軍斯可矣

百一詩引

百一詩始自應休璉今傳者財數篇或云休璉爲曹昭伯長史以詩諷諫庶幾百分有一補耳楚詞九歌實十一篇卽七啓七發之類古人立言寄意固不事計數也謝生百一詩其篇則百一而其體則七言絕句其事則皆閨中人語蓋評三百篇者曰國風好色而不淫流爲玉臺新詠漢上題襟竹枝花間之屬窮變極態矣士有才情者借以發舒其縟藻而不得志於時者又因以宣暢其鬱邑亦詩六義之一也然語出閨人則才情有所不宜騁酌於深淺穠澹之間而後合作七絕僅二十八字耳境迫而難舒格定而難衍於近體歌行或不得其平而意趣深長興致爽逸不必可解不必不可解若盡若不盡則自唐供奉江寧諸子外其人無幾可不謂難乎生有才情不得志於時寓言閨人能肖唐諸家醖藉春容音律韻度乃爾夫寒食連昌上則受知人主膾炙禁掖而伶工歌女誦二王高常侍之句駭爲天人中唐淸江一曲於今稱之伶工歌女之口遂與萬乘爭重抑何故哉生必居一於此矣

游蜀詩題辭

唐人詩杜工部無以尚矣而說者謂其詩自入蜀以還益殊神妙工部避亂入蜀嚴武再鎭兩川奏爲節度參謀未幾蜀大亂其于蜀可十年轉徙成都東川閬梓嘉戎雲安夔州間殆無寧日妻子不免饑寒將所謂詩必窮而工者耶至於今讀其詩蜀山川人物如指諸掌恨不同時奉杖屨以從游蜀者按其詩而問故實得所經歷棲宿題詠處徘徊吟諷不忍別工部以蜀詩益進蜀以工部詩益重交相爲賜也武陵諸生林元琳長於詩大將軍李公旣平播再領蜀帥元琳從之遊所爲詩若干篇清綺雄渾大得工部遺法今帥權不若唐節鎭能

使元琳爲工部而以上客禮禮詞人談笑碧油之幕啓
息嚩傲自由凡蜀山川人物名勝停驂命酒豁耳目而
開意智能使元琳爲工部詩大將軍平播功非嚴武所
及露布凱歌賓主倡詶以鳴國家之盛較工部遭會憂
樂懸殊夫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妙元琳才士
哉以明今日蜀而有唐日蜀客詩豈易也

嶽雲草題辭

昔者師曠鼓清徵而玄鶴二八來翔延頸而鳴舒翼而
舞鼓清角而風雨大至裂帷幙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
走余以爲欺人語耳今讀汪大呂嶽雲草而知其非妄

也大呂家白嶽而目與師曠同取嶽之形勝故實與四
時景物一一詠歌之天門石枏鬱葱晻藹潤水桃花點
綴映媚丹鼎藥灶與香爐烟氣交錯飛騰碧蓮之池雲
龍之潭珠簾九曲之泉驚濤細浪雷轟霆擊練曳縠披
各極其態羣峭摩空孤峰蔽日星臺月嶺淸光可掇霞
洞天梯壯麗不凡三姑三公五老五丁仙人玉女觀音
彌陀羅漢老君之屬或獨往獨來或進旅退旅叱石羊
調鸚鵡驅橐駝降黑虎躡紫雲呼飛雨結萬人緣懸長
春圃批樓眞巖窮華林塢殷殷賑賑淫淫與與使人應
接不暇耳目轉易身世都忘心神狂駭抑何姝於師曠

鼓琴時哉曹孟德有言非有四目兩口但多知耳余嘗
客白嶽十許日覽涉殆遍所得詩不及大呂十一負此
目多矣爲是其知弗若與曰然

北征草引

布衣稱山人山人稱詩而遊大人以成名者東南若吳
與越不可勝數惟楚人詩鮮師承又不樂去其鄉諸遊
客多在江南佳麗及兩都要津而西北地寒儉類不屑
就唐生楚人也以稱詩遊遊率在齊魯趙魏秦晉間復
就余拙宦不能詩者欲以相引重無乃闇於計乎已視
余北征詩則知魏人李少保趙人趙文部齊人邢太僕

詩名當世士遊其門者一言貴于朱紫唐生皆得承事
焉而少保又爲評其詩史言曹丘生季布楚人相爲游
揚唐生謬以是望余故秦晉之遊無所遇合然三先生
齒牙餘論共獎成之沒且不朽唐生楚產學于北方之
豪傑可謂善變亦善噉名矣

塞陽小草題辭

余已爲潘方凱詩序此塞陽小草王太史泰宇序而行
之方凱復索序于余蓋自新安至武林吳門廣陵可千
里山川明秀江海宏深人文都雅地利豐贍可以發詩
興供詩資游覽之適孰者克尚余故所嘗遊亦嘗有詩

不能如方凱明秀宏深都雅豐贍具集諸美遂與其地靈人物競勝也因題數語以續太史之後座客曰君于方凱無乃有偏嗜乎昔孔文舉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知而未言以爲已過謝玄暉曰士子茂名未立當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此余與太史所爲序方凱詩意也

遠遊篇題辭

潘方凱楊元素爲余言檇李徐仲芳少受什一而折節受學遂損其貲多文以爲富有詩一編曰遠遊往往出清綺語兩生獻疑曰遠游名篇昉于楚三閭大夫朱文

公謂左徒既放陋世俗之卑狹悼年壽之不長欲制練形魂排空御氣浮游八極後天而終以盡反覆無窮之世變雖曰寓言然所設王子之詞苟能充之實長生久視之道今仲芳所游江河間僅千餘里所著皆酬往慶弔之詩與靈均指宜不相似然余謂離騷之後善爲寓言者莫如漆園吏其內篇首逍遙遊大之爲鯤爲鵬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九萬里小之爲斥鷃鸒鳩鷦鷯槍榆枋翔蓬蒿巢一枝游不必遠而逍遙則一此與騷所謂小無內大無垠者道實相符得道之士能大能小屈游莊遊故並行不悖也仲芳以遠遊名詩亦若兩家寓言耳兩生唯唯以語仲芳書而第于詩之首

爲薪草跋

貞成王孫通其友鮑梁父于余曰梁父善詩詩名爲薪草余讀而美之客問爲薪名義何居考詩三百篇諸言薪者凱風自南吹彼棘薪養之盛也陟彼高岡析其柞薪見之明也翹翹錯薪言刈其楚采之精也析薪杝矣理之順也綢繆束薪思之密也爾牧來思以薪以蒸力之有餘而休暇也采荼薪樗以自食芃芃棫樸薪之槱之以祀天帝三辰或豐或儉用之宜也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內任已外任物相資而成也梁父詩具矣是詩

也惜哉其不遇時也揚之水不流束薪有洌氿泉無浸穫薪政壅閼而民重困方今時事類此梁父數奇雌伏遠游寡助有樵彼桑薪卬烘于煁之戚有有敦瓜苦烝在栗薪之感其名之爲薪也固宜客曰梁父新安人新安紫陽先生註詩較君言不盡合夫紫陽家言治舉子業者奉之余所引鄭箋孔疏與梁父詩皆於舉子業無當述而題其詩首簡亦梁父稱名意也

汪生詩題辭

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張思光云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

心師張玉海集不傳所傳海賦小有意耳淵明詩梁昭明稱其辭采精拔迭宕昭彰鍾記室稱其篤意眞古風華清靡蘇端明稱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彼于書不甚解正所謂師耳以心有體爲常者人能之至乃合自然思光周末易及姑以詭越自掩耳顏介曰鈍學累功不妨精熟無才思而自謂清華江南號詅癡符其家訓先勉學後文章殆有深指故學而不工者有矣未有不學而工者若不工而實工若不學而實學此學與工之詣極也友人示余汪千頃詩得之讀書而不爲書所縛澹然陶家風味其不因循寄人籬落下亦與思光同而不

至爲世人所驚又好與友人通擊難得其評論然後出手覩夫訛擊邢魏椎牛釃酒招延聲譽者相萬矣因題其端獎成之世有顏平原將采錄焉

郝公琰詩跋

郝公琰弱冠工舉子業更善爲詩盡出其詩示余且曰將東下金陵竟舉子業之所長詩當有進于是者蓋嚴滄浪云詩有別才非關理也詩有別趣非關學也而款啓寡聞之輩借爲口實夫有別才別趣則必有正才正趣理學何所不該寧分別正五經與孔思曾孟之書是理學之範圍也舉子業童而習之余不具論就詩一經言賅類博而取義遠被之絃管金石依永和聲可以動天地感鬼神非理與學安從出乎故理之融浹也趣呈其體學之宏博也才善其用才得學而後雄得理而後全趣得理而後超得學而後發四者缺一不可宋人以理學成習其詩往往墮佛家所謂事理障者滄浪蓋有爲言之也始余讀公琰詩不爲理縛不爲學使清才逸趣令人心賞乃今以理學求舉子業以舉子業求詩此爲卓識足矯滄浪之弊矣余芻狗舉子業垂四十年而竊窺今時業舉子者於理學殊無當也何益詩毛髮事離之雙美合之兩傷其神化至境殆難以口耳授受請

更三年公琰幸有以啓我

黃友上詩跋

今言詩莫盛于吳吳得一弇州先生名世天下翕然宗之余嘗疑杜子美不啻有十王靡詰語竊以爲軒輕太過後見先生晚年定論姝服膺摩詰又極稱香山眉山非後人所可輕議乃知先生網羅千古集詩道之大成其名世宜也自先生蚤歲尸祝少陵以洗吳人軟美脂膩之習而吳人詩壯或失之躁厲工或失之穿鑿富或失之餖飣深或失之闇塞新或失之詭僻去唐人聲調彌遠矣今得江陰黃友上詩不專匠心不純師古內緣

淸而外傳景斂華就實斲雕爲朴書畫家所謂逸品郎不知於右丞何如夫亦自蘇流亞巳友上不襲弇州少年持論故其于少陵能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異于弇州不至爲老氏之申韓荀卿之李斯夫白舍人蘇端明嘗游吳文采風流照映後來又身及事弇州爲廣大敎化主之日友上方得是詩稱之嗟乎何令人易言詩也

劉生詩跋

晉書言左思作三都賦時人未之重皇甫謐有高譽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若謂思賦賴謐序以傳殆不

其然當時衛瓘張載劉逵張華陸機孫綽輩皆名士或作略解或注魏都或註吳蜀或以爲班張之流或以爲不能加或以爲五經鼓吹似非取重一人假令思賦不佳謐虛譽能無取譏識者今士好詞賦而更好名遂成風尚作者必取重玄晏君子善善居長亦樂爲玄晏不辭然必人人如太冲罕矣劉生世金谿從其父遊金陵遂家焉治舉子業不售而好爲詩與李民部元祉唱和最稔又與其鄰余友楊元素善因元素視余詩屬爲序余非玄晏何能爲太冲地竊比王謝家小許物謝安石鄉人蒲葵扇取其中者捉之士庶競市價增數倍王逸

少書蕺山老姥六角竹扇各爲五字但言是王右軍書人競買之君厚貧獨此一編詩詩固不啻扇中者余題亦不啻五字持至金陵囊中或可有阮孚一錢杖頭或可有阮宣百錢乎非所敢必也

鶯飛草跋

顧仙不若才鬼今凡降人家談休咎爲詩若文皆鬼而附於仙者也或疑其體格不應與人間世相升降余按釋名仙遷也從人旁山人遷入山亦人耳鬼未有不因人而著者人爲鬼用與夢中作詩文同其體格隨古今人相升降亦何怪焉東阿喬右丞所知徐生正甫善乞

靈叩之須臾可至箕動如飛辭翰率斐然有致已而生以所自爲詩來贊若傳神寫照不覺有異余始信仙鬼因人之說非謬彼古強張氳輩緣飾古跡自貽玷缺何爲哉世言李太白仙才李長吉鬼才生才近仙非鬼其署鶯飛者何語出莊生莊生仙才所祖生居其小者也

天倪齋稿跋

莊生齊物論曰和以天倪自序著書之義亦曰巵言日出和以天倪郭象註自然之分也順自然之分各言其所言小言詹詹大言炎炎無美惡一天而已匪直也人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合喙鳴鷇鴟尙可與天合又豈必

有血氣心知之物為然木竅穴受風唱于喁小和大
和吹萬不同是為天籟故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漸近
自然也今世稱能言莫盛於詩有材有學有識有氣有
體有調有韻有態而去自然之分彌遠其流弊莫如東
南俶西北諸君質任自然譬之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
排竹不必博學不必深識不必奇氣不必雄體不必具
調不必合韻不必諧態不必工倚樹而吟扣缶而歌雖
有他槳不復請矣余嘗以是畸於人而侔於天其㲉音
乎彼詩人呶呶以是非相鑒則有擢亂六律鑠絕竽瑟
塞瞽曠之耳而人始含其聰耳客有示余天阮齊稿者

若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令漆園吏復生必灑然異之
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耶其人為誰晉張舉甫氏也

遠名館詩跋

余既跋友上詩友上復請曰家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
使君幸為之顏其楣而以不腆詩隸之余曰詩道之陵
遲也病在好名而實不副尹文子言齊人有黃公者二
女國色謙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
聘者衛鰥夫冒娶之則國色也然後曰黃公好謙國色
實也醜惡名也此遠名而得實矣子善詩不以詩名余
今始得之不且失子乎齒長而居貧詩不可以療饑吾
姑為子衛鰥而已因以遠名名子館以館名名子詩令
吳黃生與昔齊黃公並名孰謂謙不受益也

蔣元貞詩跋

余知蔣元貞善於醫不知其高於義也知其高於義不
知其工於詩也元貞潤州人以醫行邢州遂家焉其詩
皆居邢後作音格高峭興致秀逸他日必且名家余聞
昔人言詩有聲病俗不可醫元貞不侵然諸不重稽神
清遠而氣軒舉中無俗情故詩無俗韻此可為知者道
難與俗人言也

金陵近草題辭

許生金陵近草百餘篇余獨喜其跋畫冊語云詩畫同
源異派作畫者不根據古人率意布景山川林木縱法
點綴竟不知作何物而託之曰能自變化出奇何其妄
耶蓋弘正以來詩追古法至嘉隆益備益精極盛之後
難乎其繼敢名者才不足而思陵駕前人信心信腕更
立一格不知其所援抬僅唐中晚宋元之剩語而漢魏
六朝唐初盛所不屑道也安在其為奇為變化哉生詩
必師古而後出之於畫亦然謂王摩詰詩中有畫畫中
有詩自負誠不小其持論宗指不可易矣余取而題諸
首以箴夫後進小生志大言大行不掩言者

旅游集引

許山人再游大梁大梁歲薦饑無以食客有司苦罔密事叢不暇論繩墨之外天降淫雨山人病不出戶有憔悴之色而理詠不廢集其後先詩如干首名以旅游意若矜其才不當困於游者不佞謂山人子好游乎吾語子游禹言之生奇也仲尼稱游於藝世有山人山人有是集總之逆旅耳能爲是集不能無困旅游子何怨不能無困旅游旅游不能奪是集子亦無沾沾自喜矣

漁父辭引

郝公琰工詩而貧操艄艋游江湖間十年與漁父狎爲

漁父詞示余其於家則張融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其於魚則王弘之釣亦不得得亦不賣其於興寄則張志和烟波釣徒陸龜蒙江湖散人詞之聲音調格相出入矣余家三澨水畔漁釣固其本業爲世餌所中三仕三已今老病免青蒻綠蓑返其初服將從江上丈人遊顧不如公琰習於水也請爲先導而余擊榜鼓枻和之

采茶歌引

茶於味至清用之清士爲最宜產非一地事非一朝而新安松蘿晚出名冠天下友人丁南羽詩品畫品亦晚出而名冠天下家在松蘿日以茶爲事作采茶歌擬託殊自卓遠今夫薇與芝亦何地不有而首陽商山以人重讀其歌超然作出世想南羽此歌行松蘿滋貴矣

江偉長飲酒詩跋

陶元亮有託而逃于酒詩十九談酒中趣白樂天詩二千八百章飲酒者九百余以爲不必中酒時作獨李太白斗酒詩百篇張伯玉亦如之胡楚賓必酒然後下筆余不勝杯酌每吟一詩至經日不能得竊疑言者或過其實今江偉長詩三十首皆得之有酒亦如酒五齊三清香色味各臻其妙乃知古人言不謬詩有別才酒有別腸余之拙于此兩端也天限之矣

跋汪士能悼小婦詩

汪士能少以詩酒自豪而無媵侍五十甫納王氏姬姬善事女君女君憐愛之遂生子士能適嚮之有恩無何適卒士能貲數萬負責者衆復坐註誤折閱十九時留滯廣陵間姬爲持門戶教其子善屬文大爲前邑令今中丞張公所賞士能亦遂忘家飲酒賦詩有以自樂也今年姬忽卒士能不及見而心悲之爲詩告哀與生平寄憶之作附焉古人贈婦悼亡詩固不少然率以伉儷之重或內作色荒耳士能艾而無子以姬延㣧綫緒婉孌弱質代而爲保家主又代而爲慈教父遠千里近數

年不牽帷廧之愛以成士能高義可謂汪氏功臣矣闕雖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傷士能庶幾兼之他日其子為趙無恤為周伯仁為裴秀為千賓姬且垂竹帛無窮情生於文自士能文生於情始也

書昭涼詞後

古人有言秀色若可餐惟毛嬙西施昭君太真曹植謝朓李白王維可以當之而司馬長卿夫婦各擅九以為鄙近世無絕代佳人詩人乃似不乏此吾友王敬美語也余嘗讀唐人詩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古之名佳人者要亦有天幸焉身在閨

幃非人人所寓目欲以評隲優劣無適為據詩人之作有目共睹上下數千年按其言差次之毫髮莫能遁然則詩人成名之難豈不倍蓰佳人乎哉俞羨長為昭涼詞百首比於羅虬能以有盡之詞抒不盡之情比於王建能以有盡之事發不盡之才可謂詩人矣余不識昭涼何狀顧羨長傲睨一世當不令魚目混珠而挾瑟市門之賤一旦與江妃漢女並流聲竹素間抑何甚幸也天忌人多取其最忌者莫如才用其才於詩足以賤貴者而生死者幾奪造化權王司寇所著文章九命固宜不免彼佳人於世何所取重而天恒忌之貧困玷缺偃蹇

原缺

夭折無終無後略與文章九命等何也目之於色性也世寧有見好色而不知愛者乎彼才士者有識與不識猶未必為衆所曹好而人少則慕少艾無賢愚不肖若一樹高於林風必摧之女以色博名高為天所忌薄命宜耳嗟乎佳人如昭涼得羨長詩以不朽而無救於既往之淪落詩人如羨長餬口四方無所遇而僅一得於昭涼名之為祟從可知已柱下漆園著書首稱無名蓋亦有為言之也

書陶姬傳後

予生為陶姬傳一萬五千言又歷舉古之才交情交名

交意氣交鬼神交者具五美焉春秋元命苞云翼星南宮羽儀文物聲明之所豐茂為樂庫為天倡先王以賓四門列天庭衛主故俳倡近太微而尊天且不違況於人乎人甯有磊塊而壹鬱不得發則寄適烟花遊戲翰墨亦豪士詞人風流常態也五美余不復論其思媚于姑善事女君終莫為難擇可處侍生以圖宜子者不二而足蓋庶幾哉古之小星參昴禮之內則婦順矣此可垂方策而被絃管如之　傳不亦宜乎近代齊人李奉常為張二誄及詩然事甚略獨其年更夭於姬而以奉常故百年如生姬之得生不朽也校張遠甚為識數語

京山李維楨本寧

禹碑釋文題辭

耒陽曾金簡先生修南嶽衡山志蒐羅詳盡中有碑碣一則冠以禹碑已復謂聖王制作當有特紀不欲與諸藝文並列乃合楊公慎沈公鎰楊公時喬所釋文都為一編使天下復見三代以上金石之文可謂功不在禹下余笥無書可考憶顧司空璘季郡守本皆有辨不記何語又以水淵為降與為與登為發之為交門為行發歇為癸爾遲為酉辰躍為長道為其與三公不同者葢

禹治水登嶽在唐虞之際太樸未散文字未備彼時竹漆久已滅亡非若近代遺文可互相考證嘗觀博古圖三代鼎彝款識或一字而體不同但據形似釋之耳此碑非篆非籀非蟲非鳥蒼然古色不可擬議後人以意傅會强合成文或三言四言為句如詩法又拘之以六朝時平側之韻是猶以書契釋結繩也夫堯典若稽古三字說至萬言況碑七十餘字寧免紛紜舊傳禹玉牒辭曰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方囬游南嶽讚曰珠塵圖潔輕且明有道服者得長生是亦衡山故實而格調大類七言詩較之典謨禹貢體不掐似可知其贗碑辭淵奧質雅有渾渾噩噩氣象非連山易山海經託名神禹諸偽書可及昔人以思誤書為一適當用此法作此碑解未可以臆見穿鑿也曾先生理學大儒于三家同異存而不論論而不議其指深矣

示兒編題辭

孫季昭示兒編總說一卷經說五卷文說三卷詩說二卷正誤三卷雜記四卷字說六卷通訓詁正音韻辨字畫窮遡源委評隲是非葢有功儒林文苑匪直若方言急就為童子始學之資耳焦太史先生家有抄本惜其罕傳或請任剞劂者先生弁寓簡玠璜新論洞天清祿

集書鑒石譜品茶要錄酒經界之名之為宋說雋雋莫美于此編次第具見余序中其人行畫石茶酒四種又附近時人所作仍稱宋雋殊失先生初意今潘方凱太學獨以此編授梓余竊嘆後生承學不崇六經而好處士橫議不信正史而拾稗官野談不考古文而沿流俗惡札不務大雅而喜弔詭偏見所謂小兒强作解事語比比皆然取季昭父示兒者亟示之亦今日要義也

青知儒編後

孟子七篇不知初何以分上下或謂此中有階級漸次于其論楊墨見之上篇稱楊朱墨翟無君無父比于禽

獸下篇稱楊子取爲我墨子兼愛又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當其息邪說放淫辭直欲行亂臣賊子之誅勃勃英氣如泰山陡絕不可干迨後學問涵養日深包含徧覆不斥其名而予之欲其歸而受之此孟子之大能容楊墨也周君知儒編所錄皆宰官居士好釋而干儒教若有知者似得孟子晚年之意此說出張無垢學佛而後知儒余竊謂能爲孟子之距楊墨方能爲孟子之受楊墨不然則推墨附儒援儒入墨且開罪於孟子嗟乎儒固不易知知儒殊不易也知儒中庸不可能而學佛者且流爲索隱行怪知儒

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而學佛者且爲輪迴爲無生索之無何有之鄉知儒齊家治國平天下事無不實而學佛者出世舉一切而空之卽佛亦安所用哉知其所知非吾所謂知也孟子不曰知言見知聞知乎知儒者其審之按史記列傳孟子游事齊宣王不能用去齊適梁是以古史亦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及攷司馬溫公年譜孟子見惠王時乃當梁惠王之三十四年齊威王之四十三年是時宣王尚未卽位故七篇書以見梁惠王冠其首以齊宣王問繼其後則先後序可見故列傳難信年譜有據此亦儒者所當知也

書上巳辨後

冐伯麐辨上巳與三月三日不同援證該博剖析確當一洗流俗訛誤余因而廣之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曰歲時則不止三月矣西京雜記載賈佩蘭云在宮中時以正月上辰出池邊浣濯食蓬餌以去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荊楚歲時記元日至月晦士女泛舟或臨水宴樂玉燭寶典云今世唯晦日臨河解除婦人或湔裙北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祓除皇帝乘輿鼓吹與王公登舟置酒沈約宋書引漢書八月祓于霸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

是用七月十四日舊說後漢郭虞二女以三月上辰產一女上巳產一女二日中二女並亡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此日皆于東流水上祈禳自潔濯與風土記所云及虞摯所對事微異虞言三月初三生三女至三日俱亡記言三女一以上辰一以上巳一以上午三日三女乳時俱亡而皆不專指巳晉起居注海西泰和六年三月庚午朔詔曰三日臨流杯池依東堂小會朔日爲午則三日爲申而上旬亦無巳周公謹癸辛雜志謂上巳當作上己恐上旬無己日是也陸廣微吳地記云流杯亭在女墳湖西二百步闔閭三月三日泛舟遊賞之處初

學記藝文類聚所收諸詩賦其目或用上巳或用三月三日或泛言曲水約所謂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斯得之矣俗以有鉤挑者爲巳無鉤挑者爲已不知已巳之分不在鉤挑之有無而在上口之合不合上口不合爲己說文己中宫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己承戊象人腹爾雅大歲在己曰屠維月在己曰則是天干也音如以說文以用也本作㠯从反巳賈侍中說巳意巳實也象形巳止也反巳爲㠯上口合爲巳說文𢀳巳也四月陽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爾雅太歲在巳曰大荒落是地支也音如似詩是以

似之又似續妣祖釋文曰毛如字嗣也鄭讀如巳午之巳凡字從㒸遞變考諸家音義己巳兩字若可通用而說文所引篆不同韻書雖同在四紙自有分別豈可以支爲干其稱上者入月遇第一干支皆可不必在十日内耳陰陽家春三月巳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巳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爲上帝開塞之將曰入魁似巳巳之禊不但爲亡女故也又按漢律法志振美於辰巳盛於巳陽氣生於子終於巳巳者終巳也象陽氣旣極回復之形故又爲終巳字史記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博雅云巳㠯也釋名云巳巳也如出有所爲畢巳復還而入也是辰巳字不特㫺作巳古亦讀如巳矣之巳也又按五月重五九月重九而張說詩暮春三月日重三魏元忠詩三月重三日則三日節亦可謂重三管測如是伯麐更與多識者參之

楊用修先生書擣素賦跋

國朝博雅之士楊用脩先生爲首九流百氏自先生抉祕搜奇而後人慕效之一洗俗儒固陋之習有功秇林甚大先生所爲詩文不規規古法而法自具其作字亦如是此卷楷書班婕妤擣素賦憔弱俟太史評曰俊美

而挾風稜渾雅而有英骨良然兩先生博雅同魁天下同弱侯二十年不賜環差勝用修褎褚衣而節槩不詘同書自成一家同擊節此卷夫有所合之也大理張公出以視余余爲嘆賞彌衿卷前擣素圖爲蕭枕畫故非凡筆與班賦可當三絕大理其寶之哉又按舊刻古文苑與用脩先生所書有異如燕姜爲燕姬柱由爲桂由含笙爲合筝旅環爲旋環翔鴻爲翔鸞風飈爲風飄寏鸞爲春燕絕響爲輟響紋練爲秋線薰陋爲慚陋詵訟爲計脩易泄爲易歇而無言爲之言還遝空房爲歸空房用脩多見祕閣古本必有據附記于此

題王母朱孺人壽圖

友人何無咎以書來言王昭敬昭玉兩文學詞藻閎麗神情韶令瑯琊之秀也兩生王父爲陽谷先生父爲玉溪先生祿與不佞通家世好承顏接辭良如无咎言不忝祖父羽風昭玉入太學一日出其繪圖請曰至京有母明年春秋六十將乞子寧從兄稱壽惟先生賜之言以侑觴母爲藁城令巽山朱公女婦順母儀著在中閫光祿所以孝事尊人浮雲軒晁老于林壑惟孺人是賴不佞故閱之圖有蟠桃青鳥唐棣之華兩白頭翁集其上下則五色芝九畹蘭蓋取義于阿母同姓女仙首出夫

婦偕老兄弟競爽子孫濟美人間吉祥善事無所不備矣非甚盛德孰能當此者乎在易有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而後意盡是圖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擬諸形容象其物宜物相雜故曰文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矣四方棣管絲毫之士詠歌贊述華縟衮而諧金石垂竹帛而考鍾鼎盡意之言盡言之書與圖象俱不朽荀子所謂一朝之日一日之人而厭焉有千歲之固也無論楚傖不文即文何加焉第述所緣起於上方如此

題詒穀揚名卌子

鄧川阿廣文公既沒而其州鄉大夫若干人博士弟子員若干人父老若干人具述公生平事後母之孝也猶其母也御女兄諸弟之友也猶其身也撫猶子之孤也猶其子也拒奔女則曾男子化鄉人則王彥方酹忠貞則何子晢崇正學則張近夫脫縲紲則齊晏嬰助死喪則郭元振衣推衆佞則田畢米振餘敝則虞潭至若樓護養老揚拔恤孤以馬易棉給羊易食古人高行靡所不具考終之日家無餘貲國思遺愛請祀瞽宗以慰輿情以樹士範牘上中丞陳公直指劉公宋公督學使者鄧公張公范公慎重其事檄下州郡番覈歷三年更數

政采聽數百千人較若畫一而後報可郡守門公州大夫鍾公率僚吏諸生奉主入祀于鄉賢祠衆欣然以爲稱舉云公子今民部郎仕黔鎮遠李考最贈公如其官賜之璽書寵靈光大而彙其事始末與諸薦紳學士所爲輓誄歌詠之詞以時顧諟如見親然同人爲之目曰貽穀揚名君子有穀貽孫子父道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子道也爲人父孰不欲子似穀爲人子孰不欲顯親名維是富貴利達之私入焉而雜鮮能久矣太公言有物行有恒三爲士師以身教者從而其子率由不愆歷中外表著聲績成其親名父作子述賈

默成豈朝夕之故哉湏去中朝萬里士罕得際日月之末光或没世而名不稱太公得子而名爛焉没且不朽于以風厲邦國表帥後賢亦曠世之嘉事也民部昔爲廣文在中州余悉其提躬誨士卓爾不羣今善則稱親一出言而不忘殆于終身之慕因子知父太公之配食學宫也不亦宜乎

題魏穎超臨二王帖

此余妹婿魏穎超臨二王帖也吾邑二百年來聞人代興而臨池之技鮮有窺晉人閫奥穎超崛起遂爾名家余以其年未艾不敢倩書今已矣龍仲房得此墨妙余

覽之不勝人琴俱亡之慟因語仲房徐浩云右軍行法小王破體謂行書小縱繩墨也袁裒云右軍用筆内擫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而開擴故散朗而多姿二王不大相遠已號破體法之不可已也如是而近時士夫但弄筆左右纏繞卽爲古法如黄魯直所云者何哉趙襲言梁孔達姜孟穎皆當世彦哲慕張伯英草書過於希顔孔陶眞自言右軍臨鍾繇勝其自運唐太宗言卧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可以嗤蕭子雲則臨摹之益大矣穎超伏習久領悟深故能爲二王優孟彼藉口效顰學步而自比虞世南心準目想此可與上知道未易爲中人以下言也仲房後來之彦騤騤度驊騮前余生平拙書第擬昔人剩語如此卽仲房不匿笑恐才鬼揶揄之矣

題張氏琴譜

廣陵有張翁者少爲諸生善制義更善古文辭遺集爲士人所珍而於琴尤稱絶技其人方正不愧衾影嘗鼓琴致神人降於庭嵇古師曠王敬伯賀思令輩有之無足爲怪翁没而子世美承其業名與父等雖在屢空有以自樂李中丞兄弟折節締文引爲上客取其所集翁琴譜以傳昔嵇叔夜宿華陽亭鼓琴夜分有客詣之共

談音律辭致清辨因爲彈廣陵散聲調絶倫遂以授康康後遘禍嘆曰昔袁孝尼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于今絶矣至宋戴顒爲新聲變曲其三調游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韓皐聞琴至止息而嘆嵇康爲是曲當晋魏之際乎其音商商主金晋乘金運知晋將代魏也王陵毋丘儉文欽諸葛誕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不令終故曰廣陵散言魏散亡由廣陵而以止息名篇其聲哀傷憯慟迫切有忠臣之極思焉康之後得顒顒之後得皐知音之難如是顒父逵善琴顒實受之於父猶張翁之有世美也康晉王冏逵

於武陵王晞顒於中書令王綖皆不爲鼓琴三人磊砢
聥胥以琴擅聲夫豈偶然張氏父子廣陵人廣陵琴譜
載出所生長太平治朝多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與
嵇叔曲同工而能以布衣植節復相類是當向隱逸傳
求之未可以方技例論也余於操縵安弦憒然不省特
比事嵇載以屬辭於譜何所發明愧顒阜遠矣

龍潭紀事引

西涼張天錫數游宴園池時有諫者天錫曰吾非好行
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
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若引

申觸類庶無遺漏矣此語大有會稱遐方殊俗邁人之
傑良有以也光州胡公守雲間聞孫漢陽雪居言白龍
潭之勝命舟出游招一二名士與俱時楊太史石閭爲
孝廉董太史玄宰于太學彪先猶爲諸生五人角巾野
服莫辨誰何已有籃筍呼舟小住則檇李馮太史開之
並載往返數社論心揚扢千古入夜而罷雲間傳爲雅
事有施之圖畫者天錫所共遊不知何人能物色處士
郭瑀亦自可兒雲間才藪如諸子非瑀所及故不多得
胡公忘分忘年遂成彥會諸子儒林文苑雲蒸龍變不
負特達之知不忝殊尤之遇是與眞長問孝廉船皇甫
倒屣迎逢掖相類豈偏方夷裔易爲雄伯者可例論乎
彼井底蛙作邊幅拒人千里之外抑狎客私昵連車騎
結守相行媚居間又何足道哉公子子延出以示余余
竊有感於末俗之薄上交下交無一可者前輩風致令
人賞嘆不已

伏牛山紀略題辭

友人吳伯乾游伏牛山歸而爲紀有文有詩所歷峰巒
溪壑怪石寒泉古木異卉高僧隱士雪霜霧雨朝暮陰
晴之景梵宇逕路高深廣遠奇絶之狀種種若畫而以
得見二姿娲婆龍爲大因緣讀之令人飄然有出世想

余考宋御覽襄洛商鄧諸山與本朝一統志河南南陽
二府山川寺觀仙釋皆闕不載此山有崒支佛道場唐
白在伊闕相繼栖禪其名益顯緇流今以千百計何沒
沒也太史公言張騫窮河源烏覩所謂崑崙彼在絶域
耳目罕經容有脫漏以此跨雍豫之境當天地之中而
禪扳寂寥乃爾豈山靈顯晦亦有命數耶洛陽九老中
有劉伯壽者築室嵩山下每于峻極院中記歲月云登
頂七十四次精力雖疲心未足也山距嵩近不聞伯壽
策足或亦畏險之故伯乾擔簦躡蹻直造所謂九重天
而返遇大善知識頗有領悟精力不疲年或過伯壽他

日能重游否未可知維是紀補志闕遺足與山同久矣

書改火議後

與人鄭揚父爲改火議吾楚諸王子侯薦紳學士敘而行之所辨引經史諸家言備矣余安所容喙嘗以訓詁求之元命苞火之爲言委隨也其立字人散子者爲火釋名火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其義俱與改同而其象莫詳于易澤中有火爲革革去故也木上有火爲鼎鼎取新也義固了然天與火同人則類族辨物火在天上大有則遏惡揚善山下有火賁賁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則受之以剝風自火出家人家道窮必乖則受

之以睽上火下澤睽則以同而異山上有火旅旅而無所容則受之以巽水在火上旣濟則思患預防火在水上未濟則辨物居方八卦皆寓改義離爲火不言火而曰明兩作離繼明照于四方兩也繼也改在其中矣古者觀天象授民時率以火爲證出于辰中于午流于申伏于亥天官準以治曆而象魏月令因之作火鑄刑器則鄭災五及鶉火則陳亡融風火始則宋衛陳鄭災心味有分玄冥回祿有神除北郭祈四墉爲祉祓禳四方有禮天上之火爲道屢遷人間之火何獨不然改火之政實法易象易象實法天象後人治易專談理而略象理非象何附象非理何立聖人作易以前民用豈無故而設爲不可用之象哉又按東方七宿中曰心心火星也人心屬火名火爲心心之字象覆火也火炎上正心者抑而下之五行火無體以用爲體用則見不用則不見五臟惟心爲火心無體以感爲體感則見不感則不見以用爲體寧得執一而不改南華養生主有之指窮于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郭子玄解曰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何以傳何以不盡非改而何人心無形之火改之爲貴天心有形之火何獨不然或疑古中國地不遼遠土所宜木不大縣殊鑽燧改火自便于今閩粤無

榆杏齊魯無檀何所取辨有折之者曰以一榆柳火傳衆木木雖異而火則同窮奢極欲之夫勞民傷財能爲水遁天下一家烟火萬里爲火遁何難之有去改火特周禮一端漢武帝且目周禮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論火政碣父此譏溝猶瞀儒所駭而余更以迂怪奢闊之談附會其間宜乘昇炎火矣

曹運南印譜題辭

聞之人言畫可摹書可臨惟印章非臨摹可就近代擅此技者推文博士壽承何山人主臣兩公信而好古又能自作古也然皆江南人其在江北鮮所知名余嘗爲

梁千秋印譜序頃復有曹運南則皆江北人千秋一意以何爲師猶紀昌之於飛衞造父之於泰豆故自擅場運南崛起名重一時友人陳山甫賞鑒特至今觀其譜篆法刀法章法種種具足而得手應心神動天隨結搆無痕大巧若拙商彝周鼎遺文在目矣懷素論書曰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欲出顏太保則曰師授之外應自得之范蜀公跋醉僧圖非眞得酒中三昧不知此彼謂筆力簡古形神全者猶糟粕耳竊意運南精工蓋有自來宜其與書畫名家鼎立方駕也昔陳茂有私印曰玄山典記用則擣朱礬澆霹酒閑則匣以鎮犀養以透雲

香余獲運南四印之惠極所珍重顧未能具諸許物第評其譜令世知文何之後有曹生焉可也矣

林和靖詩題辭

王弇州先生評詠梅詩林和靖暗香疎影非所賞余友汪仲淹謂其隱節不如謝皐羽而郭索鉤輈語更俗此兩詩獨見稱于宋人宋詩可知已凌初成得和靖全詩示余爲之摘句若夕寒山翠重秋淨鴈行高青山連石埭春水入柴扉寒烟宿墟落淸月上林塘樹叢歸夕鳥湖影浸寒城靜鐘浮野水深寺隔春城水風淸晩釣花日重春眠破林霜後月孤寺水邊山野烟含樹色春浪壓沙棱林深喜見寺岸靜惜移舟山空門自掩晝永枕簟移鶴閒臨水久蜂爭采花疎春滿吳山樹人登汴水船春江片席遠松月一房空雲噴石花生劍壁雨敲松子落琴牀鴝鵒獺擊三千水龍虎閒封六一泥新題對雨分齋寺舊夢經秋說杜陵拂水遠天孤榜晩夾村微雨一犁春水連芳草江南地驛隔寒梅隴上春新溜迸涼使靜語晚雲浮酒上殘書春色半歸湖岸柳人家多上郡門船波涵洲渚初收潦露浥蒹葭未作霜橋邊野水通漁路籬外青山見寺隣橋橫水木已秋色寺倚雲峰更晚晴烟含野樹人家遠雨濕春風燕子低此皆五

七言律聯句佳者雖其景易窮其才未超而就一時意象得之故已不減唐調其他體若起結佳句未盡收也宋人于律詩何以舍此取彼後人又有不讀唐後書之禁未覩其全遂致紛紜試掩姓名虛心玩之卽不足擬孟襄陽其于郊寒島瘦殆不多讓眞宗時嘗召魏野賜和靖粟帛野有辭召表和靖未見謝賜有表否而絶筆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或謂眞宗溺信天書恐遺譏林下識者故爲賜與召冀有一言之贊兩人終不言及則和靖品誠未可輕議別著省心錄朱紫陽疑是後人僞爲以其生平吟咏著述多不存草

非曰錄之無當也接輿老萊鹿門之徒尚與妻子偕隱而和靖不娶無子取法唐陽城獨此一端非中庸耳初成大爲孤山吐氣鄉里後生表章先進厚道當如是矣

吳韓詩選題辭

韓介卿郡守好爲詩詩長于七言律以千首爲限余有數語題識未盡厭美顧泰初學士稱其象不掩意法不滯情饒孤詣賈餘勇挺然起七子之後信矣須守邵武沾沾自喜得附吳明卿先生宦轍後而選其詩與先生詩都爲一集建寧胡明府受剞劂焉昔余友王敬美評吳詩云他人高處求穩惟明卿穩處藏高精工之極乃

合自然非可以旦夕造也吳先生數謫宦動心忍性而後進此介卿爲令邅迴閩粤瘴癘之鄉十餘年略與吳先生同晚復同領郡所爲詩升作者之堂豈偶然而已余嘗論詩前人作法于儉猶恐其奢後人取法乎上僅得乎中鍾記室詩品謂其源出某嚴滄浪云學詩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差毫釐謬千里可不愼哉七子没垂三十年而後生妄肆詆訶左袒中晚唐人信口信腕以爲天籟元聲殷丹陽所臚列野體鄙體俗體無所不有寡識淺學喜其苟就靡然從之詩道陵遲將何底止介卿遡源七子而服膺與先生高矣正矣七子於明詩爲正宗爲大家爲名家介卿於七子詩爲羽翼爲後武相提而論中興之功殆難軒輊胡明府與余樂有是舉也匪直以吳先生鄉里後進之私也

徐文長詩選題辭

余與朱少欽邵世忠羅一甫同館數稱其郡人徐文長才時已坐大辟錮獄中沔人蕭君遍爲比部郎卹刑兩浙屬余解之三君誦其四六書疏及二三詩篇率有致後全集出殊不然而袁中郎晚好之盛爲題品天下方宗嚮中郎翕然推許大雅之士謂中郎逐臭嗜痂不可爲訓夫詩文自有正法自有至境情理事物孰有不經

古人道者而取古人所不屑道高自標幟多見其不知量也昔顏延年薄湯惠休詩委巷間歌謠耳方當誤後生如文長集中疵句累字誤人不小甬東薛千仞奮曰文長佳者自有奈何以瑕掩瑜遂作笑柄選其瑜者以傳在文長爲忠臣在中郎爲益友矣文長曾居李文定先生幕下不合而去獄中有謝文定啓云三自反而以忠又何難於禽獸七縱禽而必獲終信服乎蠻夷今集不載嫌其太詆諱之也千仞用意忠厚類此且欲以此例選沈句章詩詩道交道庶其中興乎

彭飛仲小刻題辭

明興詞賦之業信陽正始向後汝南諸君接武羽翼者
彙出余所知則有秦京京函爲余言其友彭飛仲也示
以小刻六種詩若文數十首桂林一枝吉光片羽足珍
貴矣昔信陽有舍筏之喻蓋既濟而後可以無筏未有
無筏而可以濟者自頃才士恣行胸臆若曰蹈水有道
不煩遥藉師心徒手矜以爲奇而卒漂蕩不收沉淪不
反兆與人涉卬否者可門全哉飛仲深則厲淺則揭大
則餘皇小則艅艎或亂流而過或逆流而上或順流而
下莫不有法存焉其舍筏也乃由善用筏得之者也余
讀其題大復春雨草堂篇精神相契夢寐相通非索諸

形迹之似者可及與秦京並驅中原不亦宜乎雅有之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求辭人之典刑則在兹矣

董文部詩題辭

禮學記曰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疏
謂數見數習學則善也列子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
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此泰豆告造父御語註謂必
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也輪扁之説斵輪又曰
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
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於臣執此
三説以求人父子則無如江夏董氏矣文部長馭公父

爲文獄先生老於諸生而工詩其詩不廢唐體而求諸
唐人所從來要之發乎情根極乎性就其才之所近自
成一家言長馭爲諸生即善詩應舉兩得第兩仕爲令
而學日精進才日宏廓今所行蕉源稿者樂府古詩居
多次之則五言律而七言古律若諸體又次之詩至于
唐備體莫不由樂府古詩出擬議變化境與格各有所
長長馭樂府古詩習于太公弓冶而以諸體先爲太公
箕裘其精良固宜至夫引伸觸類不拘不襲心樞之神
遇之天隨之若不習無不利則有太公所不能喻者是
詩家之輪扁也余嘗序先生詩以不爲李杜乃能爲李

杜而長馭克肖之謝朓得父朓顔竣得父筆安足道哉
余言必舉太公以長馭善則稱親故也

來馭仲集題辭

來馭仲爲余門人職方郎望之中子余再入秦而馭仲
與其兄陽伯才名籍甚三輔讀所著舉子業及古詞賦
皆登作者堂輿喜望之有子其年陽伯舉于鄉又十年
成進士而馭仲尚困諸生不得其故今年自秦過訪出
其舉子業及詞賦則學益博思益精氣益雄渾藻益鮮
新而秦中中丞直指學使監司郡邑無不盛有推引獨
偃蹇一第耳遇合淹速命實爲之人乎何尤越太史子

由爲馭仲同宗憶庚子歲監越試直指屬閲試卷錄九十人如放榜余以子由第一其年竟落至癸卯甲辰而子由連捷截筆玉堂之署以文命世余竊有知人之眷馭仲㬎哉子由所評目馭仲甚至卽余言不足取信可以子由司契矣

王鄉叔詩題辭

漢書地理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詩分十五國風以此魏文典論評七子文徐幹時有齊氣太史公貨殖傳齊俗寬緩濶達而足智班氏以齊風營著兩詩證之此亦舒緩

之體兩史又皆言齊負海舄鹵通魚鹽勸女工極技巧人物輻至輻輳管仲設輕重富國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則齊風不獨舒緩葢實富麗王仲任曰齊郡能刺繡恒女無不能者目見而手狎也而況於人乎幹齊北海人子恒稱其玄猿漏巵團扇橘賦雖張蔡不過統論七子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則富麗幹固有之如第舒緩而已奢濶沓拖何以稱曰懐文抱質彬彬君子耶王叅軍鄉叔齊人也年甫弱冠而所爲詩按之齊風鮮不合者其爽朗則東方之日其峻拔則南山之崔崔其恣態則美而仁婉孌而淸揚其華采則篚第朱鞹其法律則射侯不出正其駢偶則冠緌雙屨兩五其從容則俟著俟庭俟堂之漸其輕利則猶閒並驅兩肩之儇其溫潤則瓊華瓊瑩瓊英之尙其豐滿則如雲如雨如水之盛鄉叔司徒公孫少年所詣若是葢兼舒緩富麗而有之與偉長齊驅進而求之東海泱泱大風可復作矣子桓云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移子弟信哉嘗觀梁昭明文選載典論幹有齊氣王粲匹也李善引班史爲註同而裴松之魏志註引典論云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文帝與吳質書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志引書亦同裴註幹上

似脫一公字今人以劉楨字爲徐偉長名因評鄉叔詩而及之以備夫續齊風者考焉

黄禹鈞詩草跋

樂府古詩承三百篇之流而開唐以後近體之源三百篇不可尙已漢魏及六朝取法非難而近代多攻唐體頃又取中晩及宋元俚俗之調爲眞詩欲與三百抗衡而漢魏六朝置不省矣括蒼黄大夫禹鈞以孝廉仕得一州如斗大委而去之卜築武林寔游三竺六橋間携其子就婚金陵侯家所居僧舍亦蕭然若僧而咏歌不輟余見其草率樂府古詩昔人評江文通雜擬如季札

聘魯四代之樂並歌於庭非天下之聰其孰能喻禹鈞實似之閒用唐體無不合作唐人詩在初盛間者其源自樂府古詩出擬議變化故能以其詩命代大夫於此勤思馳鶩宜其詩不類中晚及宋人語也明文章之業由青田金華烏傷諸君子正始今詩體陵夷得大夫中興于括蒼閒浙西地靈人傑殆非偶矣

性籟草題辭

說文籟三孔龠大者謂之笙其中謂之籟小者謂之箹樂書廣雅又以爲簫此器也而梅郡丞吟草以性籟名者何其說出於莊子地籟則衆竅人籟則比竹天籟則

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凡孔竅機栝皆得籟名郭象所謂天籟豈別有物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宮商異律短長高下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則一優劣無所錯其間自性生故也昌黎以詩文善鳴比于風其說本此郡丞詩無所因襲有感而通而以詩能窮人最無謂故三仕三已無慍色蓋于天地人三籟者有妙悟焉宜其言之臏若衆竅和若比竹也詩以道性情得性籟之詩而指益明是儒門知性之學出乎言語文字之外矣

書黃大夫鴈字詩後

今海內才人詠鴈字者皆五七言近體余所見可數十家才情各極所至而栝蒼黃禹鈞尤擅場嘗考爾雅釋鳥舒鴈鵝郭璞註引禮記出如舒鴈此文載儀禮中云禮記誤也聘禮曰私覿愉愉焉出如舒鴈鄭註威儀自然而有行列竊謂律體有行列而歸之自然是爲合作禮贊大夫用鴈聘則大夫奠鴈禹鈞位奉訓大夫習於禮以禮爲詩宜其得體真出如舒鴈矣

余无咎詩題辭

說文吏治人者也從一從史史之爲言使也理也學與仕非二道吏與儒非二人人君受命于天謂之天吏天

官冢宰受命于君其曹部率以吏稱而後乃判爲二物魏王粲儒吏論曰執法之吏不闚先王之典搢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吏起几案之下長官曹之間無溫裕文雅以自潤其弊久矣余周行天下五十許年僅得檇李陳無功閎覽博物著作斐然以爲無雙頃見綏安余无咎吳淦瓶研閒草備諸詩體殆所謂英詞雨集秀句雲來者其鄉人高廷禮氏品彙唐諸家接武餘響不在茲乎世之命儒也妄或以括帖博科名不諳聲病或以空談標門戶鄙薄詞章欲得无咎片語膾炙人口何有哉无咎姿儀玉立起家掾曹貳令利城清操善政輿人誦

之治兵使者高孩之極所賞嘆未替而遭大故貧不能歸作人如是宜其展詩發志跨邁流俗也然余聞兩人皆習儒業爲貧爲養俛首就吏此立身本末故是儒生不得以吏目之余恐夫皮相者將以烏不烏鵲不鵲驢非驢馬非馬例論也爲識其詩之簡端

吳逸一詩跋

雲間詞人遠者無論楊袁邵曹諸君在國初結社唱和其風遂盛而巖壑中羣起如錢盧曹陶馬李沈周張任焦范輩各有集雖未盡脫宋元要多自運宣德以還作者雲蒸不能無剽襲之弊至于今人愈衆風愈下而有

處士之義者尤鮮頃見黃儀部許比部所行吳生草云家貧好書從隣家借閱手抄教授鄉閭薄田十畝敝廬數椽在赤松谿諷詠不輟時棹小艇游姑蘇金陵武林閒劉覽諸名勝恥與貴人交人莫能踪跡其蹤嘗入深山倚樹看虎鬬觀者危之涉氷而渡看彼岸梅花氷裂墮水中觀者笑之不顧此其人與國初諸逸民相編而文辭殆勝之矣所友唐仲言盲而工詩亦不廢遊遊不出數百里兩人深交唐爲作傳與兩郎序合瀟灑出塵之致嫺婉可餐之味令人爽然自失其名山民其字逸一眞不可有二余欲以風示山人遊客因跋其草如此

姚仲長詩跋

金陵姚仲長工詩而好遊其遊多在薊門遼陽雲中上谷嘗入朝鮮縱觀山海之勝其爲之主者皆秉鉞登壇大帥而王衛華最久余在秦晉諸山人稱詩而客大帥所者往往介紹上謁獨仲長不相聞比寓金陵仲長方客雲中乃緘其詩寄余幸以一言爲重葢余友米民部仲詔業序之矣評其詩曰儁而裁古雅而格豪儁與雅則家世金陵有六朝江左佳麗之致古與豪則從軍出塞覩諸虎臣却島寇誅叛虜雄心壯氣不得逞於干戈而發於翰墨者也詩道交道兩者陵夷游客如雲大氐

追趨逐嗜利盡而踈未嘗以三年淹仲長於衛華久而無替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余言拾仲詔牙後慧烏足爲仲長重第令談詩之士無以山人游客與仲長同類而並觀可也

唐孝先詩題辭

雲間唐仲言失明而博學修詞賦之業海内以爲奇其子孝先從父客白門所爲詩駸駸欲度驊騮前余款啓寡聞憶唐氏韋布以能詩名者莫如山人球吟成撚稿爲圓納大瓢中後臥病投于江曰得者知吾苦心耳瓢至新渠江爲人所拾十纔存二三計有功紀事載其五

七言近體四篇及四絶句不能超唐晩調格未足當孝先下駟生平苦心至綿惙時方付流水以俟所不知何人良可悲已比夢瑣言道球詩思游歷不出三百里孝先篋笥舴艋所得山川之助號爲廣大比來白門與四方英儁上下議論知意日增吐屬日佳諸名下士愛其詩而傳之雖在弱冠推爲雄伯亦詩家最勝事矣詩有爲余稱壽及屬作序兩篇余竊比蠅之附驥乃欲楚傖爲太冲玄晏不幾倒行逆施乎惟謙受益孝先詩所以大過人也

施生詩題辭

余識雲間施生以傅仲執與之言温雅有蘊藉仲執云生能詩余未之見也生家金陵爲隣人所誣家且毀乃歸雲間頃之復來金陵寄寓蕭寺中而錄其詩示余冀幸使君一言爲重余嘗觀宋時大儒不除庭草取其生意以爲此作詩說詩正法夫庭草孰與奇花異卉而生意小以成小大以成大並育于天地間而不相害彼鏤金剪綵豈不工麗生意何有今之號能詩者蓋鏤金剪綵之類也施生詩無不自其意生材不衒博調不急節語不逞奇不襲古而若與古人神交不厭今而能無今人習氣得心應手情景符合生意恒有餘而不盡是詩

家受采之白受和之廿間閭田野匹夫匹婦之謳吟可以觀民風奏宮懸者之遺響也其友俞伯彭曰生得先生言如左太冲遇皇甫士安將爲秇林所珍不憂貧矣

鮑子長詩題辭

傅遠度才情卓犖而好程短彥之一日謂彥之乞足下序鮑子長詩子長當以二千酬彥之彥之以俏煩非士彈鋏之口而突寒無烟計畫無俚之至足下何惜齒牙餘論使倈儒不飽一囊粟余讀子長詩是吾楚王孝廉稱呂所校今詩道陵遲談者以楚人作偭而稱呂獨遵古法可以張楚子長與稱呂同聲相應有格有致有韻有骨何藉余言而後傳昔鮑明遠爲臨川王軍府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或尼之明遠勃然曰千載上多英才與士沉没不聞丈夫豈可蘊知能致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臨川奇之賜帛二十匹子長不以余傖楚欲爲其詩序余無帛可酬子長而子長乃耤余贈彥之耶子長不直屬余假手彥之頗似劉彥和干沈休文車前狀若貨鬻者何也淮南鴻烈一出一入字直百金公孫弘著公孫子亦如之皇甫湜爲裴晉公作福先寺碑三千字一字必得三縑余言不直一文而損子長二千錢代余周寒士彥之因遠度告余不

爲劉乂爭語不相下面持韓昌黎金去今昌黎不能止但言止亦非盛德事則余所徼惠子長詩無算矣

潘伯虛詩題辭

楊用修先生云唐樂府本自古詩而意反近絶句本自近體而意反遠蓋唐人偏長獨至後人力追莫嗣也劉叔夏以其里人潘生伯虛見且見其詩皆七言絶句按用修所取四家王江寧李供奉爲最而稱劉中山爲羽翼杜樊川爲遺響潘生在劉杜間夫能歌清江一曲便爲藝苑壇場伯虛精此抜足千古矣

汪仲仁詩題辭

汪仲仁善詩而好遊其詩不襲取古人不逐嗜今人要以自攄意所欲吐而已其遊不經營貿易不奔走尊顯覧山川采風謡吟詠自適而已少治經生業許文穆禮爲塾師一試有司不售輒弃去而攻六書法尤長於行草坐隱手談儔輩讓其精絶又饒酒德以是客長安二十年戸外屨滿所至秦楚齊趙間聞者莫不把臂締交其最相稔爲葉進卿郭美命兩公炙手可熱未嘗齒事垂槖而歸食貧沒齒其子之奇其倩洪朝采咸有詞藻而困厄不遇與仲仁同兩人虞其沒沒無聞也稍蒐輯遺詩百餘篇乞余序以爲之名余竊謂仲仁以詩出遊以遊成詩捉襟肘見曳履踵決歌聲若出金石滿天地庶幾似之此其人非爲名者楊朱曰餘名豈足潤枯骨仲仁籌之審矣故終身貧無愠色然而在仲仁則可在子若倩則不可禮以成親之名爲貴善則稱親如有美而不彰曰雖稱之不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異是爲死其親非所以訓孝也古人生無一日歡死有萬世名仲仁歡然處貧于生前必歡然稱詩于身後獨愧夫余言不文無能爲仲仁名高耳

二陵雜著跋

邇日吳越間學問則宗李晉江詩文則宗袁公安天下

靡然從風書肆賡作借名號者不勝舉兩公才高一代識貫三才而後進好事無晉江之奥衍襲其僻無公安之新麗倣其率初猶東家效顰久乃逢蒙射羿矣黃俞言二陵雜著所評議若晉江而不失於僻所吟撰若公安而不失於率間出一二致語可以鼓吹世說衡官論衡後來之彥嘗爲冠鋒其尊人國子先生有文名而仕不達俞言亦浮沉泮水中操瑟者退濫竽者進士習俗尚此可嘅已亡弟官南雍與俞言父有伯仲塤篪之好余以通家從游父子間嘗爲父序千頃齋集今覧俞言此編嘉嘆不已父子名在文苑古今人不數遘窮愁何

病哉

史辰伯古今言題辭

史辰伯工制義而又善辭賦集之爲古今言古今理一而已而言以體殊以時變判若二物爲今言者謂古若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爲古言者謂今若土龍芻狗始成端冕以送迎之用後則壞土草薊不免蹈藉耳夫立言將以治天下遺來世日失其序乃不行一國與當年乎辰伯兼修並用皆有精詣譬之累丸承蜩兩事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則承蜩猶

掇之也人不易手而道相通巧相發辰伯兩言如是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得其所一而同焉何今非古何古非今是言也進乎技矣彼偏知之所得安足語此

丁君任小集題辭

人力不如天命列子力命篇有味乎其言之也江南多才人貴人富人凡諸臺使監司郡邑校士貴者富者用力闕說十常六七才士往往見遺頃日竊大魁傳受書爲士類羞甚矣光祿周文伯公言其里人丁君任才而數不售於有司獨顧得識君耳余見其人儁爽不羣所爲詩與舉子業自出機杼牢神色澤種種具足而名尚未隸諸生豈所謂一領青衫消不得者耶命也何尤列子以力無功又以物非命所制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命莫能識張處度亦謂設此兩端使知勸者不以權力亂素分矜名者不以矯抑虧形生付力命于兩忘非至人不辦此才如君任遭厄窮而詩與舉子業曾不遂時好改錯有北宮子之悟余羨其才惜其命終恒人語耳

題春柳堂集

王公瓚有堂名春柳柳所以生堂所以名諸詞人稱引古今事實備矣余嘗見許慎註淮南子曰展慶家有柳

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則不但可名堂並虛心兄弟繼父爲郎見所手植柳輒斂容對之今以是傳諸子孫故家喬木令人繹思所從來又肯構肯堂之一助也渤海高頍家柳童童如車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余老矣幸及見之知爲王氏貴徵然先有世德後有世臣叔孫所謂不朽不在世祿也漫識數言末簡則吾家老子有德司契之指耳

羅先輩制義題辭

余弃去舉子業五十年郎兒子從師所授不復省覽茶陵羅先輩視余制義若干篇余初讀殊不入再過始能

屬句而悟其指趣盖以古之文爲今之文余拙目固不易識耳因告之曰本朝文章沿宋元之陋茶陵李文正起而後返古論者比于秦氏湯武嘉靖間張文毅繼之爲司南宮試文體一變兩先生集俱在先輩紹明之其規格于今不啻其精采于古相符可謂合作矣雖然兩先生所傳世不盡古文而況舉子業隨時變易芻龍上狗之已陳其雖尚者楚志先輩之宗有號鑑兩公自足千古此先輩所優爲請以是爲先資之言

書客部園草後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當時仰爲泰山北斗而其送郴人盖秀才序云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心存而目識之盂文不盡傳昌黎豈妄許可者陳元石秀才郴宜章人也負笈千里從客部吳敦之遊敦之子莆長復有異才評目元石甚高爲行其客部園草皆舉子業纔十一篇往往不經人道語雖昌黎鯨鏗春麗能翔鳳躍精能之至出神入天何以過此吳之識陳韓之識盂俱秀才時而又俱爲郴人斯亦奇矣元石後先受知三督學使而左丞王公尤深諸名下士稱其窮二氏百家之閫奧測二儀七曜之象數究四夷九邊之方略善兩京六代三唐之辭賦則盂氏一編或未必逮也左丞又以余知郴仲與與客部知元石相方仲與能已見於天下余藉之取名而元石猶轗軻一第因莆長訪余金陵余肝衡擊節酹酒謝敦之君識鑒不爽元石定副所期許余恐成敗論英雄者衆也題數語作契券如曰楚人故相游揚耳則世自有具眼在非兩喜溢美矣

兩荊問業題辭

荊爲丹陽望族兩生兄弟文學齊名從余游久一日出其所爲問業相示鑪錘機杼自爲一家麗者濯江之錦工者刻楮之玉巧者運風之斤密者吐蠶之絲婉者流

鶯之囀健者鵩雲之足銳者發硎之刃于舉子業稱最勝矣昔陳國張伯喈與弟仲喈相似妻子不能別兩生業如出一手莫能辨抑何奇也兩生勉乎哉令且爲何氏大小山他日爲陸氏龍躍雲津爲蕉氏兩鳳連飛而其文爲李義山花萼余以此卜之矣

游子威判語題辭

隆古之代比屋可封不犯有司而五刑五服五流五宅三就三居所以命士師者詳矣季世其安能廢之國家悉士讀書不讀律大比必試以判欲使諳三尺當官不迷耳然第組織成文而律置不講何所當於用或欲更

其制直書律令無以空文應卒莫之行也余嘗見李伉蘇俛有判二則似以文游戲惟張文成所傳號龍筋鳳髓者爲當而事多臆揣律無明條少時讀孫華山太史判以古文綴飾令律是爲得之書肆失傳已久游太學子咸判語其辭有章罪必坐律可以博物可以明法是丹筆兼彩毫者宜懸國門副禋刑書非曰以吏爲師亦引經斷獄之一助已

題元明血書華嚴經後

楨所見血書華嚴經三元僧善繼頊日黃州榮上人仁義院元明也

仁宗居儲位時奉
文母遺命行是經而爲之序元明所書本此楨惟
文皇靖難後意有不慊修大報恩寺以妥
高帝
高后之靈一時宮闈崇祀釋教數有徵應具見序中計造經在永樂七年己丑迄今二百十年天下一統全盛
文母云是經功德無量信哉元明書此可以報
君親恩可以報佛恩其經中精指與血書勤苦不具論

題募修觀音庵疏

淮清橋釣魚巷觀音庵其後僧舍已繕新獨閣奉大士者圯敝殆甚居士楊名遂倡義修之而貧不任役乃丐余題冊子比丘四方不問貧富從所檀施阮家一文錢東方一囊粟皆作功德余謂此自佛法烏萇國佛遺足跡其跡長短在人心念佛有青玉鉢容二斗貧人以少華投中便滿富人以多華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亦不滿供養時願終日香華不滿則如言願一把滿亦便如言乞者施者請作如是觀

題募造大士象冊子

荊州十方庵僧性法旣得蜀太宰衞公題疏造五大部經又造圓通大士象乞余言以告四方善男子檀施夫

大士象何所不有奚藉此小庵余聞大士化身百千萬億則此象亦億中之一不爲駢栂枝指且大士應度無央無邊恒河沙界而最憫閻浮提五濁惡世救苦救難爲最切則我閻浮提中人奉祀無方故當無曰此幾虱塵地大士不必式靈也

圓空長老卷跋

僧有號圓空者將東謁普陀邑人自周司徒而下學士十數曹贈言累卷取道金陵復屬余言夫諸君子義窟禪林廣大悉備何復饒舌僧請不已則呼其號而語之曰諸君子言人人姝宛轉闢生無所不入此之謂圓卽

心卽佛乃至無有言語文字此之謂空是在儈自悟耳何必普陀何必諸君子又何有于余

題修玉皇閣冊子

揚州有馬王廟傳自宋時蓋禮有馬祖之祭惟稱王則末俗過當耳其後益以火神社令僭禮之所有已爲三聖覇後殿祀玉皇雷神三官玄帝張仙諸神其意主於祈禳疾亦古高禖及小祝所掌小祭祀弭烖兵遠辠疾巫女巫堂贈無方無算招弭祓除釁浴之遺禮而神則無章矣乃祈子禳疾者多驗道人郝全鑑以玉皇尊不得與諸神並特爲閣祀玉皇乞余作疏募費

余惟儒家言皇矣上帝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道家乃有玉皇上帝之號初爲妙樂國淨德王太子捨位修道八百劫捨位復行忍辱三千二百劫始證金仙清淨自然覺王如來又經億劫始證玉帝位或以位業在三清下或謂其姓爲張爲劉皆荒唐不可信周禮以禋祀昊天上帝領于大宗伯而今市井通祀之豈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亦因其時而已惟是諸神前列玉皇居閣中下臨於尊天之禮故不悖余爲之疏其指如此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孔子曰獲罪于天亦無所禱也是閣也天鑒在茲知天事天者豈有愛焉

題鬱岡齋室冊子

三茅山獨乾元觀以全眞立教最爲清淨觀在鬱岡之麓其所由創與中廢再興之故詳山志中定錄君言大橫山下有泉李明於此合神丹而升玄洲許掾亦居之不欲顯名自稱幽人陶隱居爲鬱岡齋室以追玄洲之蹤觀自閻李二道人及其徒李教順垣墉塗茨樸斲丹雘巍然煥然卬於句曲而念陶無專祀擬於岡頭作齋室以復貞白之舊山自三茅始顯羣眞輩出貞白發揚道教光重山靈功實宏遠祀之固宜通明生平具南史梁書中不具論大明一統志載其觀與墓而仙釋附見

於弟子王知遠觀有九霄道人王合中與教順議合援志例也因屬余題疏告四方之暴玄玄于道流者

題修二仙庵冊子

燕張道人游至廣陵李中丞重之館之別業道人嘗與友過上方寺見二客骨相殊絕對談移晷而去莫知所往惟畫地書詩有純陽三丰字衆乃知其仙也友人駭異施地爲二仙庵道人以示余屬爲題疏募好道者共成之[illegible]仙詩仙宅示跡標異如此類不可勝舉未足稱奇人情莫不欲生而仙人長生道家學仙因有受道齋潔消災度厄符錄科醮服餌攝養之法雜而多端要

之以去健羨歸清淨爲正故必有精廬幽館離遠垢氛而後志能流水居若空城率逍遙之性納沆瀣之精鍊冰雪之容延金石之壽夫亦二仙所以接引開導俏之福區靈境意也唐人詩云有地在壺中無人知地脉何必西崑崙東蓬萊乃成勝賞哉以此諷勸庶幾有首肯樂從者矣

題讀易鉤玄

朱紫陽言參同契所謂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惟精氣二者而已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即坎離也六虛即乾坤六位之位也麻易心法推乾坤之自然考卦脉之流動論反對變復之際甚晰獨以乾坤爲真體六子重卦乾坤雜氣爲假合朱子非之蘇端明云眞人所謂龍從火出虎向水生不外坎離夫易廣大悉備養生家得其緒餘而欲以該大道又立諸名象愚人耳目爲易病矣章晦叔談養生大指本易所著鉤玄首乾坤坎離及復臨泰壯夬乾垢遯否觀剝坤十

二卦驗陰陽四時消長之理丹家法實出此性命雙修者不可不知河圖洛書其說精深而易簡且以見丹經鼎爐爲安身立命採藥爲收斂精神火候爲操存之意沐浴爲日新之功抽添爲勤怠之節一切附會託喻支離小說不得簧鼓人而吾易之道益尊益明故足術也余老耄無識窺其膚廓而竊善之爲題簡端以諗知者

書清白吏傳後

孔子于陳文子許其清不許其仁仁者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飯疏食飲水不屑不義之富貴而志在老安少懷友信仁覆天下矣清莫大于克己好利好名皆己私也

好利之爲清病易見好名之爲清病難知陳仲子居於陵食螬李至避兄離母吳起與士卒同甘苦至殺妻求將儒者謂貪心所使是故有清而不仁者未有仁而不清者標季之代人多苟取饕誣穢濁得一清士珍之如麟鳳不世出而好名之人争奔走焉僞而飾矯而過迂而愚矜之以爲絶德而厭薄一切僻俗則生忿戾執之以爲達道而强人以所不能則成苛削此五者其流弊可勝言哉余童子時赴省試羅山劉汝大先生以黄郡倅有事棘闈中道路指目先生清吏也既先生晉郡丞爲民部郎爲滇郡守自免以天年終余過羅山式其廬

羅人誦先生清與黄人同後考訊先生生平行實乃知清不足盡先生蓋清而仁者也先生孝于父母生養死葬服勤竭力親忘其貧而不以易勝戚不以毁滅性友于二弟所得祿爲之授室治生悉畀以先世田廬而自伐茅以居刑于其偶相莊如賓没而虛梁筍終其身無二色旅人女來奔客或匿姬暗室中嘗之宛轉辭却而卒不言居官以撫字爲催科居鄉以退讓化横逆籍方士之家一無株累通漕艘之涸事出意表即莫亢于中貴莫虐于江滸坐鎮而默禦之黄人尸祝迄今不衰其言貌恂恂如不能其愛人利物萃萃如不及仁心爲質仁政仁聲在家在邦必達而目論者第以先生雖貴二千石布袍蔬饜薄田敝廬不殊寒素舉清之一言槩之淺之乎窺先生矣先生疾革猶訓戒子孫甘貧安命毋以儒爲市誠見夫以清博名實不相顧而且亂倫生也不忍人之心死而後已仁者如是夫荀子曰盜名不如盜貨顏之推曰竊人之財刑辟所處竊人之美鬼神所責不仁而竊盜清名如所指數五者往往犯鬼神之譴身爲泰厲天以仁生人而人自私其生故耳先生多賢子孫如毘陵守繩其祖武方興未艾仁必昌后夫寧偶然余讀王太史表先生節苦而味醇廉者之仁也得

孔門論清論仁之旨矣

文心雕龍評題辭

劉舍人文心雕龍弘治嘉靖間吳郡新安建陽武林各有板行至萬曆梅子庚得楊用修先生所丹鉛校之同校者三十許人釋名釋義釋音燦然明備顧學士爲之序亟所嘆賞今吳生復以已意評論載諸上方舍人少依沙門晚名慧地其書自沈休文外鮮有重者而大行於今日豈亦揚子雲之玄須五百年後興耶楊先生與張愈光書謂不欲道破道破便作宋人程建安序以儒見其本劉子見其末宋儒見其實劉子見其華兩家

語有軒輊則此評自不可少梅本初出余由廣陵入泗洮子中取閲亦覺有可商者不復省記姑舉原道首篇縟其徽烈當是縟字之誤上文彌縟徵聖篇縟説體性篇繁縟義同似不必改作振[糸制]詩緝頌[糸制]注音端考五音篇海[糸制]多完切齊也舉其音何得不舉其義按子庚凡例云音字專以韻會一書韻會無[糸制]字故耳余者矣不能任校讎奐生弱冠有餘力可與諸博識者究心焉

題屏山高隱卷

孫綽天台山賦云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羊元所居山峯奇秀每攜筠床終日笑傲謂客此翠屏宜晚對爽人心目李太白廬山謠寄盧侍御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杜工部詠單山人隱居高車駟馬帶傾覆悵望秋天虛翠屏皆以山爲屏故實也孫興公賦名遊天台實未嘗遊供奉愛陂削金芙蓉欲巢雲松而志不果盧侍御者亦未知終隱此否惟羊單兩君似不負屏耳有以屏山高隱卷索題者不識其人爲誰目之高隱則此山定不作終南捷徑致孔德璋移文也

題杭景圖

杭郡湖山自勝南宋遷都所建置等于中原甲于江左入明爲天下首藩聲明文物日益繁茂若武林舊事西湖遊覽志見者色飛冀幸寓目孟民部推闡之暇吟眺殆遍念其尊人八十有四不能替以來而繪圖歸奏之比于宗炳畫壁以奉尊人臥遊亦養志之一端也夫杭人仰機利而食力田者鮮雖廛市百貨之湊然入以負戴出以舟楫無積藏奇美嘉靖來中倭患頃者三奄以織造搉稅至而奸人爲之爪牙掊克萬端率以高貲市田宅至于日用飲食無不翔貴物力愈詘巧僞愈滋軍民兩變之後蚩蚩易與爲亂航海市吏漏言國情島夷烽警時至民部披圖蓋有無已太康職思其憂之指焉非直爲觀美也

古今印則跋

余爲人叙刻印多矣雖各有勝塲而不必盡由古法或以直爲曲或損多就寡或強陰促陽或改横作竪或取軍中倉卒封拜之章故爲訛誤脱缺以示奇語曰差毫釐謬千里謬篆之名賢知過者作偭耳程彦明獨取秦漢以來自王侯將相下逮士庶公私璽印及近代文何兩家得古法者輯之爲印則若曰如此則古如彼則否如此則能法古如彼則乖猶繩墨規矩大匠所必不能踰越而得心應手擬議變化詳具印旨一編至于籀篆隷分原委是非及後人譌妄辨晰精嚴豈惟印章之則

使人學文字六書知古帝王聖賢心畫之妙易曰志可
則也殆此之類乎楚傖老愴恨不能從之獄宼讎俊漫
識其後如此

憨話題辭

童晦叔書其所自得與古人遺言會心者爲一編名曰
憨話余讀之爽然此吾家柱下史指也其言若樸若濁
若辱若遺若昧若辱若偷若渝若缺若屈若拙若訥大
似不肖悶悶頑且鄙不一而足皆憨法也豈惟老氏虞
舜野人尼父無知顏愚曾魯非憨而何惟其能憨是以
不憨晦叔落落穆穆不可得親疎不可得貴賤不可得
利害其人憨故其話憨耳高以下爲基侯王自稱孤寡
不穀晦叔布衣非憨何稱夫憨者眼如耳耳如鼻鼻如
口一以巳爲牛一以巳爲馬呼牛呼馬何所不應晦叔
而眞憨也余且呼爲童憨必承嚮而應矣奚論話哉

清明會詩題辭

清明蓋八風之一也而二十四候獨季春以此名自余
有知所見西北地高寒其時光景不負此名東南地下
而暖其時率多陰雨今年李小侯邀詞人爲會於爪圃
寒食尚苦雨詰朝開霽矣圃中亭館踞石城上風日恬
和江山佳麗宮闕園陵雲物繁華盪胸溢目飛花送酒

好鳥荅歌令人心神爽豁號爲清明不虛耳座客取唐
韻平聲限體各成一章以紀四美二難之勝蘇子瞻詩
梨花澹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闌一株雪
人生看得幾清明余七十老翁幸附英游殊暢復不勝
年運將往之感計小侯同此懷也是用集而傳之爲侯
家子孫作談柄

元峻王孫詩題辭

泰王孫伯聞以其子元峻制義視余余爲題辭元峻更
善詩孫司馬來民部諸君子推許之爲叙行矣乃復走
使千里屬余評校余惟曹子建于天下才一石得八斗

目爲繡虎而其與楊德祖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
應時改定丁敬禮常作小文使之潤飾自以才不過若
人辭不爲子建弱志強骨虛心實腹故當時獨步鷹揚
擅名振藻發跡高視之儔無得而踰焉今元峻歆然不
自足竊比擊轅之歌有應風雅以此挹損虛受宜其詩
若秦箏發徽二八迭奏靈鼓塡簫激華屋而動座右獨
愧夫余之不逮作者甚於劉季緒而俱以掎摭利病委
之也子建且不敢當敬禮余何敢當元峻第讀元峻手
書有累遺荼毒方寸爲亂語道遠莫悉所以子建處骨
肉之間戈矛相向命如朝露卒能以辭賦之業王長一

時夫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子建儻由此進乎謝靈運擬鄴中集詩謂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余謂子建惟及世事是以有憂如其不及憂何從來世界缺陷事不如意十常八九余願元峻以虛舟飄瓦視之尚友千古惟如所謂詩是吾家事者充然自樂雖軼子建而上可也

書奇蜂集後

孟若水郡伯家有蜂三至其事甚奇諸詞人爲詩賦序記比物醜類彰明德美具矣余淺見寡聞臆舉一二以資談助蜂有將相則王所從出五百年王者興必有名

世君臣缺一不可周武王師濟河有大蜂如丹鳥集舟翼日克殷因名舡曰蜂葛仙翁吐飯成蜂集客身良久蜂復入口成飯食之稽神錄載廬陵人求宿村舍有老翁命止宿設野菜食甚甘既曙而竊身臥田中嘗患風因爾遂愈盖食蜂餘耳又有迯死寄魂蜂窩者比丘德樂止見蜂飛住華上食其露味聽其偈云深法之要慧不以色因緣其現有著者當知爲善權善權之所度有益不唐舉而現此變化亦以一切故德樂止言下大悟遂通佛地乃知帝王將相仙佛鬼神以蜂示奇無所不有異日史傳載孟家事爲增一故實第未可向少所見怪者道也

題談生冊子

雲間談生少承其家司空製箋法遂與銀光金花齊名又工臨池之技已而治方書誦道經放生戒殺晚讀太上感應篇若有神撫其首曰汝孝于親爲人誠忠宜胙爾長年今年七十餘玄髮兒齒殆於龍馬精神海鶴姿者余訪之金陵客舍叩其中名理泓然殊非導引藥物家所及生於鄉人最善董玄宰陳眉公二先生尤愛玄宰書爲梓行書禪室海嶽堂二帖二先生作序評目甚高友人林古度右臂患經月得生一匕立愈向余極詫

爲奇余因取其冊子題數語贈之使四方人士知古所謂多材多藝善事鬼神者今固不乏人也

孝經二家章句跋

隸書漢最善唐人稍變其法而後世逓祖之幾不知有漢明興多稽古之士自不佞所睹記長洲文徵仲父子嶺南黎惟敬皆妙得漢法今亡矣玉山程孟孺其嗣與者也孟孺從游于王司寇久述司寇之言曰漢隸方而瘦勁而整暇情而多骨唐隸廣而肥媚而緩少骨而多態非深于書者烏能知之孟孺書本鍾太傅司寇深惜太傅受禪勸進二碑開罪萬世又謂開元帝三子同日就戮南内淒涼廢食厭代有慙此經多矣不佞因屬孟孺采鍾書書劉氏章句而以顏魯公書書朱氏刋誤經

言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鍾顏薰蕕職此其故不佞與孟孺尚勗之哉毋令後之人有宇衮句鉞如司寇者抱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三十三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正心會語跋

余釋褐四十年弁髦舉子業久矣屬兒子輩就外傅稍取坊肆所版行覽之不省所謂私用慨嘆以爲今天象地理國政民風反道易常識者憂之其明效無如舉子業大地民物方需此輩位育而生心發言乃類傑侏兜離魑魅罔兩何用仰觀俯察致疑怪於無盲者也諸後進率嘲余老誖不達時變乃爾今讀趙夢白先生正心會示語殊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自信甫堅昔孟子欲正

人心必息邪說放淫辭距詖行先生以正心爲號有味哉其言之也人皆有心爲舉子業者其心最靈明反正爲最易誦是語而不與趙先生同憂此之謂失其本心

晉璧選題辭

晉督學使者周公按晉五年凡三試士行其文可爲式者命曰晉璧選以示不佞其瑕瑜不相掩其溫潤縝密相得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以玉比德無媿色無媿辭矣昔雍伯種一斗石得璧五雙魏田父以徑尺玉獻魏王王問玉工工言無價可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王賜獻者千金食上

大夫之祿夫公五年於晉身教言教日省月成種植之
勤不啻雍伯得璧如斯選爲國大器爲時佳瑞不啻從
尺寶乃公敭歷中外有年所矣銀艾之佩甫易金紫曾
報出父之不若此卞和所以刖足而泣也夫璧之貴
也始在遇知之難其卒也在效用之難晉璧有垂棘不
爲執圭亨天子而一旦用以亡虞虢二君何貴焉是
選璧也公種之公獲之善其賈而沽之天下之寶爲天
下重之矣異日致用如唐虞五瑞夏后氏四璉瑚仍雕
是亦晉之產精神見於山川者也允若茲庶不忝爲公
所選于以報公千金上大夫之祿安足道哉

蘇使君試卷題辭

西京時稱文章家蜀司馬王揚其選已賦則上林子虛
大人詩則中和樂職宣布頌則聖主賢臣是子雲所薄
爲雕蟲小技也而卒以此受知人主致身青雲之上子
雲法言太玄考論道本羽翼聖經高者蒼天下者黃泉
長卿子淵之才謝其深詣而世之人若罔聞知僅一桓
譚謂五百年而後興迄今學士大夫名其書者尚寥寥
也明興罷詩賦不試士士舉子業以六經四子之書其
理深不必法言太玄而其詞工不必子虛上林然而取
名位若合左券大歸率天下士通經學古明理敦實無
令以雕蟲小技長浮誇之習而已而名卿碩輔繇此起
家相望文明昌熾之運遠軼西京厥有自哉蘇使君蜀
人也省方之暇進諸生講藝而以所舉於鄉若春官制
義授之盍善談子雲之理而以王馬詞綴飾之信哉蜀
多才矣夫子雲拓落不偶徒寄玄於家以俟後之君子
而使君所試輒售爲天子執憲臣監於諸侯之國至顯
膺也豈惟子雲莫敢望較長卿子淵亦且倍蓰不侔竊
嘆士遇時有幸有不幸而因以知國家設科其義醇白
正大所得士類此士忝何猥以利祿之途弁髦之也

鄧進士制義題辭

國家以明經取士訓詁一本考亭文稱是上下守之如
奉三尺即有閎覽博物者不敢爲高論言恒若不盡意
而眾亦不以寂寥簡短爲嫌蓋庶幾先進君子之風云
嘉靖末益之以史於時左馬前驅班氏後乘隆萬間錯
之以子於時漆園主盟老列肩隨呂覽鴻烈爲羽翼而
西方之人奔奏堂序矣自洙泗而下迄於宋百氏若脩
夜之不陽一旦得信眉卬首遂欲謝絕考亭不亦悖乎
誠不以富亦秪以異古今人情類如此宗伯及諸言者
數奉詔釐正文體務返本初屏黜百氏無使並進乃卒
莫有應者何也士褎然而舉於鄉與登於天子之庭是

府人之耳目也其文往往如前所云今日得第明日授剞劂不脛而走萬里爭效見前柰何欲士之爲彼不爲此乎鄧公今之閎覽博物君子也讀其文典實雅馴理無所不窺而詞不欲勝材無所不蓄而氣不欲溢放蜚揺之詞龍鈎棘之調黜不徵之事一切謹守繩墨與考亭相發明弘政以前諸大家之文若是矣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公既以是舉於鄉登天子之庭士何不利不此之務而從之久行一夫中的千夫決拾不佞願以公爲的也並惟仰副詔旨將考亭氏有永賴焉

洗腸池稿跋

釋名曰腸暢也暢胃氣而去穢滓白虎通曰腸心之府也心主禮義有分理文爲心聲而以氣行之其理必純粹正直其氣必剛大流暢無詖淫邪遁之病乃爲合作嘗怪今之治舉子業者離經叛道殆不可曉桑柔之雅曰維彼不順自有肺腸亶其然乎是在世法當吞刀飲灰在方術當驅三尸於太玄湯鑊烹之耳今讀民部陳函三甫所爲洗腸池稿抑何爽然快心也端方而不回適則宋廣平之石典則而煥然有章則李青蓮之繡和易而洞見底裏則衛建陵侯之無他精思而通於微則揚子雲所吐曹子建所反若是矣豈眞浣西江水天牖其衷耶函三吳毘陵人也嘉靖間毘陵舉子業唐薛兩公爲宗且百年而弊得函三再振之有功於文體士習最大夫[illegible]腸繞吳閶門而孫氏偏霸江右三君子者關世運盛衰寧獨稱雄三吳已哉不佞非無一寸腸亦無三[illegible]墨池餘瀋學唐家鼠三易老矣不能用也

秦楚二魁稿題辭

不佞春中晤督學使者祁公長安問秦士孰爲佳公指數兩三人則有蒲城魏運開巳出脉其所爲文良然是時長安令楚人楊修齡有盛名其子嗣昌復肖之修齡獨才魏生延置邸中與子相切磋每以文奏祁公祁公爲之擊節快心纔半歲而兩生俱掄魁登賢書秦楚間善兩公知人合於符券兩生訓知捷於桴鼓因取其文剞劂以行今二魁稿是也秦楚比鄰地醜德齊兩生文類是魏年甫踰三十其氣勃挺有河山四塞之雄而天府陸海非不足於富楊年未二十其學博綜有羽毛齒革子女玉帛餘波及人之饒而方城漢水非不足於强信敵國哉秦等發西氣楚冠操南音兩生言得之土風爲多觀者亦若楚璧爲秦璽秦復陶爲楚奇服各貴所不恒有耳如以不佞亦楚產也借秦爲喻以張楚則自魏生外無謂秦無人吾用謀左矣

胡仁常制義題辭

舉子業士藉以致身如芻龍土狗事已則棄之蓋文章小技中最小者然童而習之白首紛如或卒不振以沒乃有春秋方富一試輒效百發必中何其捷也胡仁常年甫弱冠舉於鄉尋成進士曾不知人世有老書生坎懍之苦余讀其舉子業才具宏通學解深拔韻致恬曠詞藻明鬯一出一入一經一緯無不與古文辭合度而根極理要攄寫性靈有先進大雅之風彼其之子襲西竺莊下而詭於正守訓詁帖括而傷於陋慕鉤棘苗軋而比於怪工模擬形似而損於神豈舉子業設端使然

哉仁常範馳驅樹正鵠士能奉爲功令無患不成名矣

陳汝遜制義題辭 代

海虞才藪也余初試而得陳汝遜汝遜已爲諸生有年未知名數試之皆佳今年遂登京兆試好事者行其所爲舉子業以傳而汝遜屬余序余惟士之遇合自有時耳平津侯以賢良徵爲博士不合意免歸復徵賢良文學辭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比對策太常奏第居下策奏天子擢第一一歲中至左史數年遂以御史大夫拜相封侯一人之身其所事又非兩主也而後先用舍懸殊豈非時至不可圉未至不可冀哉

汝遜雖困諸生視牧豕海上奚若方富春秋已登賢書校平津初就徵時尚未得半繇此以往功名日盛矣無令轅固效規汲黯庭詰可也昔有聽車下一歌而知甯戚堂下一言而知鬷蔑者余數試方得汝遜竊媿之矣

書五經小言後

傅仲執楚材翹然者也就不佞問公車業不佞失笑子猶不免爲楚人哉山雞也而鳳視之今天下文獻莫如吳越子盍游焉以自廣仲執遂入越見馮司成朱比部虞文部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已湯太史自宛陵來復如之曰聞所未聞下筆如有神助四君子亦器仲執

傾蓋倒屣尉薦甚厚比部又亟賞其所爲五經小言者而傳之仲執客越浹兩辰耳假以時日探禹穴得秘書盡師友其君子六千人奇進當何如也不佞辱越吏民上即四君子或不識一面終爲楚語而已矣

潁上社草後語

六經無文法非無法也夫文而盡法也末世憚於修辭於法一切弁髦棄之而以談理自飾其瑕諸子若史直以爲畔道擯不視然則文無法乎法安在乎說經而壞經法者莫如今舉子業敝不勝僂指已潁上社之爲舉子業也不爲舉子業也其所取材則老莊左馬四家爲

多要以談理中於窾實較世儒奚啻勝之假令舉子業皆若是又何病焉故法得理而勝未聞理足而離法者也執法而文猶不具未聞廢法而能文者也四家之言具在理與法皆沿六經至謂六經無法不亦悖哉祉凡六人與余善者潘之恒方以巽

八子會業題辭

昔吕多才後進鵲起取科名其制義頗膾炙人口獨李彥先猶困諸生間而幸爲今觀察使嶺南李公所知禮之爲諸子若內外孫師堂中子定仲才士能以身下彥先受切磨之益於時遂安余生興業何生武昌詹生程

生吳生江夏孫生聲應氣求絺縞紵之交申金石之約矣公月集八子於振衣堂課其制義而使不佞評校之若易之八卦各有方隅而相爲用樂之八音各有倫節而相爲成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幼而講習論撰長而亮采惠疇顓若畫一自頃士志淫好辟蔑棄聖賢經傳與縣官功令所爲舉子業日墮惡道主者三令五申釐正文體莫之變易生心害政弊將安窮八子東西南北之人也修辭達意會文切理斂其有餘之才情而務當於不可踰之檢柙經傳功令率循不悖言可玩諷也人可諭曉也文不在茲乎孔子從周書同文漢董生言春秋大一統宜誦法孔子無令百家並進今得八子爲羽儀以共會業爲赤幟掃更俗尚歸諸大雅八荒以內式遵彝訓敷言無偏黨反側可庶幾也則豈惟二三子與不腆敝邑之幸抑又聞之禮有坊表二記皆自上始上有李公表正坊邪士回心嚮道一旦遂得是語而稱之豈異人任哉不佞更厚望於上之人矣

學步草題辭

應城陳爲著姓其一少司徒在德靖間其一大司徒在慶曆間皆爲名臣而大司徒之叔父多賢子其著者伯春伯取治博士家言有聲伯取字其所爲草曰學步蓋

自道也文章與時高下而博士家言更甚自余束髮受書今且老殆不啻十變矣堂上接武堂下步武東階先右西階先左禮以義起何常之有令兩司徒當是時爲博士家言必與今步武相準寧能師心與時違乎伯取之草以方兩司徒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要以發揮經術博雅中倫殊途而同歸異曲而同工矣昔者顏氏於孔子步亦步趨亦趨孔子絕塵而奔瞠乎其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然顏氏卒以此庶幾彼有自得於步趨之外者也伯取之名學步儻此意乎夫目論者無乃以壽陵餘子伯取自嘲而自警耶孔顏余所不敢知司徒有故

事在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爲賦緇衣弦誦於今不衰善學步者此其選已伯取居則羞談齊王融自恃人地所治博士家言不在兩司徒形似他日舉而措之事業將嗣響緇衣乎哉

擬議草題辭

揚子雲言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爲之諺曰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子雲文似相如所從來矣易生以擬議名其舉子業是伏習之說也雖然學華相國在形迹間不益遠乎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子雲貫祖斯語而近代歷下先生

用以敘樂府好事後進或求多焉變則化化則神古今幾何人哉舉子業家傳戸誦較詩賦衆寡縣殊易生勉之使讀之者若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可矣

連城草題辭

連城草者應城陳生所爲舉子業也世知連城爲趙璧而不知其出吾楚史言趙得楚和氏璧秦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使藺相如獻秦秦無意償城乃紿取璧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賢而歸之其後秦滅趙得其璧爲璽歷代寶之千有餘年談楚勝者莫尚此巳余觀生草其質理縝密溫澤其神采勃發五色

相錯其聲淸越有餘韻誠不識秦趙所寶何狀是殆似之矣席而待聘一旦上公車對大庭展采錯事進而當軸處中圖迴天下於掌上何論十五城哉余又聞之卞陵陽急於求售至再刖而不辭藺大夫惜尺寸之璧犯強秦虎狼之怒國日以削兩者皆非也天下之寶爲天下重之無損其連城之實而巳人之知不知身之遇不遇夫何計焉善乎高皇帝之論秦璽也五帝三王所相傳不在此是以沒於胡元不復問生所爲直連城者必有出於是草外矣

懲羹草題辭

嚴伯子爲文奇甚意不可一世而試於有司利鈍恒相半頃者宗伯病文體骫骳具飭科條廣厲學官伯子不屑詭遇又恐以範馳驅蒙拙工之誚懲羹吹虀此草所繇名也不佞謂時有升降道與汙隆請以羹喻上古之時太羹不致有遺味矣中古而後有和羹其說莫詳於晏子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太羹之不能不爲和羹時也鼎之繇曰黃耳中以爲實也和羹中實其用無窮彼好奇者若鄭之黿楚之狗漢之梟臨海之猴甚且爲樂羊之子流禍無窮雖一杯萬錢徒

汗人孱吻耳伯子所懲其此類耶夫和羹有似是而非者餖飣宿腐殘膏餘唾曾不若塗羹之娛戲與新語之雋永也充類至義之盡伯子必懲此而後可他日食公餗不佞將染指焉

題張元長文稿

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而好張文昌文昌晚盲代為上書稱其人與詩令坐誦而聽之勝於聽樂古人右文愛士如此其至也今司理王公於張元長何必遜古人王公生齊魯文學之鄉舉子業魁倫冠能鮮鴈行者而獨好元長元長為諸生治舉子業有聲中年抱文昌之疾

絕意科名王公聘之邸中使子弟師事之是編皆疾中所口授而子弟筆之者也江南射策甲科為元魁相望令元長與角藝豈在人下不幸為疾所奪文昌嘗舉進士仕至國子司業而元長困諸生竟廢其窮已甚然文昌所長詞賦小技耳不若元長明經窮理有功儒術韓門從遊如文昌二李皇甫賈劉輩推尊發明泰山北斗之望繇此日顯王公之得元長夫亦交相為重者乎昌黎尚以文昌煩人而元長受王公特達知不因左右先游又行其文公之天下嘉惠後學盛位有赫赫名高材無戚戚窮昌黎而在不羨二鳥光榮三上書相門矣

題胡汝濟制義

蜀有給儲精坤宮奧位故所産多文人揚子雲方言蜀猶獨也不與外方同今士以舉子業名者江南書肆汗牛充棟而蜀以道遠傳布殊少安居胡茂才頃遊南都出其所為舉子業若李供奉春葩麗藻粲于齒牙若閭丘筆峻踰崑崙南都士人競傳誦之若陳拾遺集宣陽門蹲會旨文軸一日之内聲華洋溢矣昔歐陽文忠公得二蘇所著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張文定亦亟稱其天才二蘇由是名冠詞林茂才誠不遜眉山惜余非文忠文定可以取重其世父中丞公嘉靖朝名臣與先

大夫同官為寮有伯仲塤篪之好不佞辱在通家見此佳士為之欣然卿雲黼黻河漢蜀山川席藉光寵彼食大官紅綾餅餤何足道哉

吳公勵時義題辭

余弃去舉子業垂五十年矣頃以兒子輩受學取其所誦坊刻閱之弔詭則入室而操戈襲故則發冢而拾珠或餖飣宿腐令人嘔噦或白地光明錦為貧販誇酷無裁製風會所移賢知不免焉比與吳公勵交溫然若就冬日軒然若挹朝霞讀其時義謝朝華啟夕秀深不違俗近不病雅縱不踰矩巧不病正靈鑰自開雄姿獨出

一過之色駭再讀之頤解三復之爽然自失而公爵[illegible]
猶厄一第將東方曼倩所謂西施媞媞而不得見爽毋
勃屑而日侍乎雖然世之西施脂澤耳識者浣其質而
視之則焉廋哉公爵無以一時不偶之故改易雅素當
必有人倫之鑒吹噓造上天者請以余言爲券

文符時義題辭

頻人李古南先生博學精詣有用世具而未盡試晚舉
二子皆有儁才伯子復蚤卒仲子文符爲諸生所作時
義析理一遵傳註而緣飾以古文辭其致實其旨暢若
布帛之有幅度珠玉之有色澤非強造襲取者可並論

也昔顏延之稱諸子才能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
義文符修此三者所謂一不爲少先生可無憾地下矣

看竹軒制義題辭

黃儒一辭家入金陵讀書高座寺看竹軒所爲制義遂
深得竹趣余按諸經震東方也爲蒼筤竹天地溫厚之
氣始于東北盛于東南金陵東南都會生物之府其文
氣韻生動沛然有餘燦然日新易在是矣禹貢篠簜箘
簬可爲矢可爲節可爲管其文理無回曲趺數得宜音
調克諧書在是矣淇園之竹猗猗青青如簀積而後盛
如竹之苞言根本叢緻也其文辭有枝葉自本自根積
非一日詩在是矣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孚尹旁達
比德于玉禮器是故大備其文潤色備具禮在是矣昔
孔融見虞翻著易曰東南之美非徒竹箭余于看竹軒
制義亦云

書藏丘順懿卷後

省梓渠先生以孝廉諭清苑尹靈壽別駕萊州歸橐無
長物不能食二鬴其孫羽長養之二十年先生有目疾
跬步必羽長扶侍王母三人先卒比先生卒其伯子之
婦亦卒十餘年不能歸土羽長畢力經營五喪並舉通
國之人稱曰順孫學士大夫爲文若詩贈之曰藏丘順

懿夫啜菽飲水盡歡斂手足形旋葬自貧生事余獨嘉
先生三仕而貧若是其孫亦晏然自守無忝清白之遺
彼巧宦位高金多子孫未必能守坯替隸圉求一抔土
不可得即厚葬或召暴尸之禍又或拘陰陽家言終無
厝期先生貧沒其身有孫如羽長者爲當大事王父清
名緣是益彰孰謂廉吏不可爲也

書朱茂州傳後

伐木之詩曰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
乾餱以愆棠棣之詩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
和樂且孺兄弟天親飲食薄物也而人恩怨家興敗於

是爲出作是詩者古之聖人也又天子諸侯卿大夫世及尊貴也不敢以氣勢加於兄弟而諄諄戒勉若是況叔季之世閭巷之士哉朱宗臣受從兄子文貲耗數千緡項項不自得子文無所問怡怡之好華首彌固今人中寧可多得陛無從傳子文獨縷縷此一端艮有以也

書管鮑千秋卷後

黄人朱康侯與姜爾一十二子者皆以詞賦意氣定交今其人生死貴賤迥殊矣而爾一爲蜚語所覆沒十餘年無資生之策康侯困諸生久力不能振之爾一餬口四方康侯割名田爲食其妻子海內學士大夫高康侯

之義以方管鮑而詠歌之夫仲與叔分財多自與叔不以爲貪而仲至以鮑子知我等於父母此俠士之槩耳孔子以仲爲仁不若匹夫匹婦之諒至其嘉與顏子則曰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又曰季氏賜我粟千鍾而友益親聖人之於朋友何所藉阿堵物而猶若是非涉世深者未可闚此言也然而爲鮑叔易爲管仲難要自有辨二君幸進而求之孔子毋知有管鮑而已矣

書石交遺蹟卷後

新安人工於爲市而善結客日中而百貨集行者爭趨焉日昃過之掉臂不顧矣其結客也猶是汪原啓與顧仲龍交吾不知所繇合仲龍死而原啓裒其手書藏之曰庶幾無忘吾友海內士嘉原啓行誼稱賞以媿夫世之交友而有二心者不佞讀仲龍書爲令六載覲而無以充橐而取給於原啓又知原啓之必不負而後定交仲龍賢矣哉夫交以勢利市道也以不負死友爲名高亦市心也原啓勉之人將求多於子矣

書世醫傳後

李生曰余不及見池上公見其子橋云橋年六十餘矣面澤如壯夫言吶吶如不出口昏莫風雨以叩門無弗應者所善王公卿大夫德橋從容語曰叟擔簦躡蹻而

走千里何以充資斧抑有請乎橋謝不敢所親或給之某子甲且行間橋大恐何出此不祥語亟去無汙我其愼重類此橋中子文仲與余善文仲之言曰秦越人之爲醫隨俗爲變吾不能學馬服君之子讀父書無益乃從汪司馬爲大人游歸而意智日進術日效戶外屨恒滿矣文仲兄若弟皆爲儒有聲太史公稱扁鵲以伎見殃倉公匿迹自隱微緹縈幾不免橋遂逡巡退讓身與名俱全固其所也多賢男子夭其或者將建諸然以倉公利益人師事公乘陽慶兩人俱無後則吾不知其解矣

題童生冊子

沔人童士疇先生當嘉靖初爲文學侍從臣與茶陵諸圻稱楚三才子歷官二十餘年家無長物其卒也子光祿財數歲耳已長遂能爲先生言而又有子文卿當光祿稱孤時先生遺文散佚略盡搜輯四十餘年授梨棗貧不任費而文卿續成之余嘗過鄴先生之門人太學士郭公言公業已付何左伯子壽子壽死遂爲烏有而僕人蘇衍將方爲趙右史有先生集刻本余嘗爲之叙蘇與郭公同城且歷年久公何以都未聞也今文卿父子似亦不知此事文卿善詞賦有祖風旁通書畫之技余友何仁仲費國聘稱之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

廟制正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儀集小同買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湛爲祭酒史冊榮之文卿勉乎哉余拭目須之矣

跋七夕詩卷

織女不成報章牽牛不以服箱詩人寓言耳雙星靈匹之說後來紛紛矣蒼梧王使揚武候之不得遂至見弑四君七夕喜會白苧家奉與相比鄧孝廉以不與會爲憾老倉笑言啞啞喜會非也憾不會非也言會與不會之非亦非也舉似雙星雙星了無答

書蘭亭卷後

古刻之祭蘭亭爲最眞贗美惡遂成聚訟自宋以來然癸要之皆論書無論畫者南太僕藏此卷爲仇十洲畫文衡山書與古不相涉吳人仰二公手筆爲衣食眞贗美惡之辨亦紛紛與蘭亭不殊自東晉後中原文獻俱淪江左千有餘年太僕秦人將以爲駿骨乎雅道可還舊觀已是日也會修禊與友人觴詠因憶江左偏安諸才士概註乃爾何繇復振今天下多故吾儕宜有良士瞿瞿之思漫題其後

林季迪絳帖跋

帖以閣爲上絳次之季迪此本汪伯玉王元美兩先生

有神品極佳之目信然今人多好古而贗者乘之蘭亭遂若聚訟閣帖亦爾惟絳有別本而無贗本則亦以次故米元章時魏人書尚有存者獨名其齋曰寶晉季迪寶此帖意當如是

米南宮墨蹟跋

民部汪大夫君倩視余米南宮墨蹟凡爲詩五言律一長律一五七言絕各三塡詞一首云崇寧丙戌四月九日來登峴首薄暑清風良快襟抱似當有峴首詩觀其詩乃金山作也米故有秋登峴山詩未知作於何年末云大觀元年上辛祠官作歸寓居瑞墨齋書米家齋寶

晉淨名甚著此其寓耳有兩印亦非張伯雨所謂六玉印文然以宋人書評校之宋思陵稱其行草入能品沉著痛快如乘駿馬不煩鞭勒無不當意朱紫陽論亦然薛端明稱其超妙入神之字見之洗積年瘴毒黃魯直稱其如快劒斫陣强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窮於此冊中凡三百十字足當之矣其詩與詞出翰墨畦逕之表有邁往凌雲之氣非尋規索矩者可到大爲子瞻所賞王介甫嘗摘其句書之便面有以也句曲外史云元章工諸體書約寫麻牋十萬布在人間週日爲米氏志林者技葺頗富僅竹西一詩在其中人間十萬固

難盡收也解大紳兄簡約有南宮家藏李邕永康帖其後題識爲人褫去以售其僞云眞者正不須此冊亦無題識世自有大紳具眼在

祝京兆書跋

祝京兆書品在本朝第一此卷於伯英逸少子瞻魯直元章諸公如優孟學孫叔敖匪直形似矣沈孺休得之極所珍賞攜以奉鄒彥吉先生屬余題識孺休受先生國士恩蓋比於白璧酬知黃金謝故之誼云鄒先生書自成一家其文章則名下無雙至丹青之筆視宋元人且超乘而上皆京兆所不逮孺休論施報木瓜瓊瑤殊

不指直要以大方專門各擅勝場亦若儒有聖釋有[illegible]不嫌同辭耳余言殆類市儈之口庶幾發先生一粲

書豐人翁卷後

豐吏部家多古法書善摹臨往往亂眞素有狂疾至晚滋甚苦手顫贗者不少余嘗有四紙朱少欽張子蓋深賞之遂樂瞷子蓋此卷嘉靖乙丑年所書古詩皆爲合作與余所得不同晚年有此殆不可曉王生其珍之哉

蘇江州書梁武帝草書狀跋

太平寺主論草書狀備極妙理乃其自運乏於筋力無奇姿異態張懷瓘書品以爲有減齊高蘇江州此書奕

奕有風骨最爲合作假令生當其時與陶隱居蕭子雲庾肩吾諸君授簡臨池應在書評三十七人之數矣微其孫僉憲君表章之書家無有舉公姓名者昌黎有言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信哉

題王仲山墨蹟

王仲山先生儁聲滿邵江左冠冕書畫更自名家此卷其得意筆朱晉甫侍中雅善臨池因輟以贈晉甫昔領文華殿事所謂帝之冊府也不知在羣玉中當屬何品

書張司馬扇卷後

司馬張居來先生謝事歸蜀道經洛下司寇王柱峰先

生出扇索詩凡十章爲裴潘成卷以貺某二先生皆同先大夫舉進士者嘉靖之季雅道大振獨是榜得人爲多詞林所誦慕七子三甫居過半司馬三甫之一也世言文士無用又言詩能窮人卽諸君子無以解於衆口司馬位亞公孤文武爲憲勲勞載諸國史蓋近代所罕儷司寇貧而藏之有旨哉先大夫游二先生最稔慕已十年草司馬謝事之明年亦卒惟司寇巋然靈光此卷亦山陽之笛也撫玩悲感因綴數語于後

程孟孺書黃庭經跋

友人程孟孺書自蔡鍾王顏諸家無不肖象而于黃庭

尤精絕此黃庭經卽以黃庭書書者也可謂寫照傳神矣米元章書史言黃素黃庭經一卷是六朝人書絹完並無唐人氣格陶穀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羣鵞獻右軍乞書卽此晉史載爲寫道德經因李白送賀監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鵞遂以黃庭爲換鵞經世傳黃庭多惡札皆僞作唐人猶以畫贊非眞則黃庭內多鍾法者好事者爲之耳梁虞龢論書表云羲之性好鵞山陰曇䃅村有一道士養好鵞十餘王淸旦乘小船故往意大願樂告求市易百方譬說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便合羣以奉羲之住半日寫畢籠鵞去按李詩贈人以右軍事美之非詠右軍事也李集又有詩云右軍本淸眞瀟灑去風塵山陰遇羽客邀此好鵞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鵞去何曾別主人則道德黃庭以兩換鵞矣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啟一則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象贊洛神此等不審猶得存否一則云黃庭象讚可更有出給理褚遂良右軍書目黃庭六十行與山陰道士淳化帖第十卷王大令書云崇寧劉道士鵞羣並復歸也獻之等須向彼謝之此右軍事非大令事詳帖亦似

右軍語而今入大令書中米以爲眞大令書黃伯思直以非王氏父子書意者王學鍾書後人又學王書致此紛紜耶菉復有致疑者右軍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爲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授是經于弟子長史楊君世方有此本右軍安得預書豈後人所臨模抑如聖教序集成或此經傳世未廣而魏夫人再付楊君廣其傳耶羅浮山志云仙人管霄霞舉紅鵞一籠以贈右軍歸失所在虞世南筆髓云王羲之山陰寫黃庭經感天台降神羊欣筆陣圖亦云然此其說益荒謬要之無關書法不必辨矣余謂孟孺右軍自

書表與穆帝專精任意帝乃索色紙類長短闊狹與王
表相似使張翼寫一毫不異題後答之右軍初不覺後
更詳看嘆曰小人亂真乃爾今君作此書右軍有靈能
免小人之目乎又真誥稱右軍逝後浮繫四五載始得
解右軍品在支遁許遠遊間生平無他業將鎮府主索
部民物寫經受傭直二條輕垢耶君爲人書經所受直
不啻白鵞宜亟誦經懺悔孟孺笑曰子于書殊瞶瞶獨
辨析諧調差堪聽書之經後異日當爲我分過

書姜別駕家藏鄒羅二先生手札

姜爾一王父別駕吉安與鄒文莊羅文恭兩先生相善

集其尺牘各爲卷視余前輩部民於上官皆手書八行
意與事盡而止不若今繁詞倩人代書也或相字或舉
見在官位不若今稱別號加翁老而謷以穹階峻秩也
閭閻利病與宗戚曲直有所關白一秉至公不若今居
間爲利又不若今面謾有後言也上下交際第取成禮
或時不受不若今兼金綵幣施報皆貨取也嘉靖時江
右貴人滿朝炙手可熱兩先生屏居田間追趨逐嗜之
夫掉臂不顧而別駕締交甚驩別駕雖賢得兩先生而
名愈彰兩先生雖尼窮一言而使人重於九鼎大呂任
宦垂橐而出稛載而入以貽所不知何人姜公無長物
貽子孫子孫寶此故紙若河圖大訓鍾鼎盤盂無忝辱
爵蒙藥裝蟄網蠹蝕是皆有足術者三復斂衽起敬爲
識其後如此

跋秦京藏邢子愿七帖

王右軍十七帖爾時亦尋常應酬耳傳之後人乃爲瓌
寶邢子愿太僕臨右軍書如出一手其自運亦買王得
羊秦京遂有七紙窮措大塞破屋子矣余所獲子愿手
蹟往往爲人持去見此便欲作葉法善攝李北海伎倆

跋秦京藏黄昭素六帖

海内以能書名强半在江南惟蜀黄昭素詹事齊邢子

愿太僕崛起西北遂擅勝場子愿模臨二王幾於奪真
而自運故佳昭素獨操機杼而置古帖中亦不復可辨
前年秦京得子愿七帖屬余爲識今年邢遂爲古人而
昭素亦先物故矣秦京復以黄六帖屬余識之天下不
少惡札乃令兩君死兩君皆余知交非直以辭翰命世
者展玩反覆不任人琴俱亡之感

沈孺休十九首冊跋

彭孔嘉書古詩十九首之一沈孺休得之因乞交遊中
善書者續成此冊豐瘠勁媚各有妙境展玩嘆賞不減
絳潭諸帖矣五馬渡江以後臨池之業江左遂獨擅揚

明興吳盛于吳越而吳更盛孔嘉孺休吳人其十八人多吳越産而燕趙齊魯晉楚諸公皆抗衡筆陣間或近朱而赤或出藍謝青或自我作祖或無佛稱尊天下書同文此可徵也不獨沈氏家寶耳

沈孺休豫章三碑跋

雲間沈孺休工詞賦而書法更灼然知名此在豫章時所得三碑尤工故佳手不失筆意孺休亦自珍之昔文皇朝沈氏學士民則廷尉民敬兄弟俱以書顯宣廟諸王皆從習學孺休不忝雲仍未能離疏釋蹻入之過吾題絕如此然使後人臥冢不去溺水不舍又若

率更定武本為宣和殿重寶何羨一時浮榮也

跋吳潤卿書黃庭經

吾家供奉詩有黃庭換白鵞之句黃長睿以為晉史右軍傳云為山陰道士寫道德經供奉詩誤然冠達帝與陶貞白評右軍遺迹有黃庭經則右軍故嘗書黃庭但非換鵞物耳供奉詩非詠右軍故實亦謂其人能書可換鵞如右軍故無妨誤也友人譚友夏示余吳潤卿所書黃庭經云較其十年前筆法屢變益上覽之信然余欲向曇穰觀中乞白鵞贈之為吾家供奉成誤恐潤卿嫌直薄不肯受耳

加璧堂帖題辭

程將軍相如臨摸所得名人贈言錄諸梓會沈庶子仲雨道廣陵過之題所居堂曰加璧遂名加璧堂帖云初余見章文部元禮為蕭中丞傳言相如使暹羅事非便後又贈之詩為余言與相如談且飲熟察其才有過人者余觀此帖知文部不以言取人人廢言也趙藺上卿與漢文園令司馬長卿皆名相如長卿慕藺以藺之名為名將軍慕兩人以兩人之名為字考兩人生平藺長于舌司馬長于筆若不閑將畧者藺完璧歸趙一事武夫所不能又嘗攻齊至平邑而罷長卿檄諭巴蜀畧定

四夷卭筰冄駹斯榆之君請為內臣程將軍有樓君卿脣舌谷子雲筆札集壯士千人諷暹羅諸夷與共滅倭晚戍粵右跳入賊巢手戮數人賊披靡散幕府上功為冠首詎出兩人下哉藺為趙宦者繆賢舍人以賢故被用將軍布衣受知大司馬一旦擁節佩印長卿溺志文君假貸為生與保庸雜作酤酒滌器不以為辱出使復坐受金失官其後欲聘茂陵人女文君奏白頭吟自絕而止好貨好色卒以消渴死將軍多養士喜結客積金高于須臾散之不惜年雖艾食肉躍馬衆嫉遮進則上卿園令所不如也天下方多故需材為急帖中稱引如

許未爲不知將軍第空言耳不用之平胡横海而使混跡屠狗儈牛間豈王翃所謂將軍自念嘗有所恨乎

跋陳拾遺詩

李于鱗言唐無古詩陳拾遺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古也然挽六朝綺靡歸之馴雅功故大矣張侍中得趙承旨筆妙寫感興二十首其談東京之亂歸罪刑臣曾不小諱有小雅巷伯之指焉侍中理詠妹多藻思謙讓未遑朱晉甫從架上搜得此本使余評跋夫以子昂筆書子昂詩亦大奇事也

書高尚書畫卷後

金子實家藏勝國時高尚書畫卷漶滅不大可辨前人題識亦多獨曹遷孫傑舒遜謂是廬山圖耳余游廬山五日似不甚合今人稱佳山水輒曰如畫稱善畫山水輒曰如眞蕉鹿之夢何者爲寔子實以爲先人遺物而丐余言貽諸其後若曰萬子孫無相失也是吾家平泉公癡計又於眞似是非之外多許公案書畢不禁大噱

題孔炎宗侯三車圖

周文公之記曰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其用象天地日月星辰而其利通于天下萬世雖然輪輮飾而弗用猶虛車也伐檀河干固有執其咎者國家待宗人世世食祿勿絕而獨爲厲禁不得偕寒士從仕進之路雖有什伯人之才無所用之彼表求自試而病舞袖難旋者假令居今日可勝嘆哉孔炎子厚父子宗人之秀也其知畧如輻湊其行安而節和如錫鸞和鈴其勤小物如七百乘韅靷鞅靽爾具其屬辭振藻如簟茀錯衡五楘梁輈而進不能隸巾車之官以祀以賓以封以戎以田退不能爲篳路藍縷之啓楚也此圖二車牛駕而人御之以涉小渡蓋商旅工農之乘耳猶幸而不失其用至使夫善畫者象而傳之孔炎父子之寶是圖也所寄意深矣畫品則予友王敬美有定評可無論也

書謝庭秋色卷後

此卷文衡山先生畫蘭前隸書題後草書詩余得之京師三十餘年矣偶出視吳人沈孺休鑒定獨取畫爲眞蹟余于書畫無所解因以乞從子營道昔謝玄朗兄弟與叔父安問答子弟何預人事而正欲佳如芝蘭玉樹使生庭階耳營道須識此意無玩物喪志使我媿于焚紫羅香囊者

雪坡道人戲墨跋

雪坡道人辭侯爵游戲翰墨以終其身此十有七幅匠心信腕而成其爲列子御風覽之眞令人兩腋習習軒

舉其爲荆棘曰都無君子純是小人藍郎宋鄭所南畫蘭純是君子絕無小人語而反之憤世疾俗情見乎詞按其後有引是正統乙丑年與其弟者余得窺見至隱詳具所爲道人傳中自謂二百年知已道人從玄孫所建年甫踰三十辭勲衞且十餘年其趨尚與道人相似是以寶重遺蹟倍於金書鐵券藉第令入他人手直作田舍翁農具耳

書董玄宰卷後

董太史玄宰博綜九流旁通六秇無不精詣爲南太僕子及作此圖結撰工麗苞孕宏遠氣韻瀟散神采煥發

較其家北苑不啻藍之謝青曾貯丘壑志在山水固宜有得心應手之妙余于朱胥甫齋中見之賞嘆彌日晉甫山陰人千巖萬壑應接不暇堪敵此否子及家渭上力不任營輞川用是作宗少文四壁可矣

康少府畫冊跋

康少府官六年補察其長之政而彌縫其闕已廣耳目迹盜脩沈命法久之桴鼓不鳴狗生氂署中多隙日池緡其所藏舊畫士女山水花鳥蟲魚凡三十九事而寶之若千金帚以眎不佞曰此余歸時槖中裝也幸爲識之蓋昔孟郊尉溧陽裴回賦詩曹事放失令白府以假尉代之而分其半俸趙元亮尉宜祿彈琴蒔藥自傷位不配才文人結習固爾如設官分職何少府起家書佐不以鶩汙傷行治邑無苛取惟將此自娛又能不廢簿領而寄適於政成之後是可重也乃若畫品在米船顧厨中猶書家重臺耳所不必論

題雙鶴來儀圖

歐陽茂宰治眞州財半歲民安其政士奉其教有雙鶴集于庭馴擾不去聞者傳爲瑞應吳生圖以示余夫鶴羽族之宗長也飛則一舉千里鸞鳳同羣國家定官制惟一品得服此爲貴徵夫鶴仙人之騏驥也七年小變

十六年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定此爲壽徵貴且壽吉祥善事莫大於是余曰是則然矣葢有道焉易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乎者禽鳥媼卵之名朱子以好爵爲人懿德猶天爵云爾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字民者如鶴之孚子也心誠求之其德廉係於民心如子之必和也同德相孚中虛相感乎六爻獨二爲然豈襲取哉小雅有之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毛氏以爲身隱而名著孔氏以爲王當求賢人隱者置之朝廷朱子以爲誠不可揜意與易同下孚于民而上聞于君貴在

其中矣繫辭廣二爻之義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
見乎遠言行所以動天地也天地將爲昭焉壽在其中
矣貴與壽存乎天可以貴可以壽存乎人君子無所爲
而爲盡人事以聽天命易教也詩教也其揆一也抑聞
之墨子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彼有日夜鳴口乾而
人不聽何益也爲政不在多言而況以甘言長侈心奚
其可昔周臣納誨于宣王乃賦鶴鳴孔子以言行榮辱
之主不可不愼雖和之靡之非可自矜伐也才俊滿前
道古今而陳盛德許茂宰所親聞余竊取易詩之義發
明之斯圖也庶幾美不忘規頌而無諂者矣

題圓嶠方壺圖

列禦寇言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名曰歸墟其中有五山
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所
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史記稱威宣
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山反居水下
幾至風輒引去秦皇漢武效之或言三山或專言蓬萊
而不及圓嶠方壺或曰方丈即方壺也要之出方士迂
怪語無足信者客有爲圓嶠方壺圖以壽潘長公豈彼
三神山不可見而二山差易擬其形容耶儒者恒言箕
疇五福華封三祝其同者二曰富與壽潘長公富矣壽
矣多賢子孫文質彬彬聚百順而事之又有德爲衆所
曹好今開八袠椎牛釃酒稱賀武錯於堂上五福三祝
何所不臻夫位莫尊於帝道莫高於聖以人所爲聖帝
願者而長公胥有之非仙聖之種能當此乎余觀長公
所居廣廈奧室文榱華梁何羨於臺觀金玉所食八珍
五鼎三臠七葅何羨于如瓜之棗珠玕之樹叢生華實
皆有滋味金石雅頌之音華衮褒美之文何羨于天衣
仙樂娥媌靡曼一國之選清歌妙舞肉飛心醉何羨於
童男女三千人其諸弟年皆鴈行而鄉里又多耄耋黃
耇肆筵受几觥籌交錯何羨於欲見巨公之老父與示

跡之大人即以長公之室爲圓嶠方壺可也意之所適
思之所通八荒爲闥六合在目黃帝之華胥大禹之終
北市南宜僚之建德亦若是則已矣安知夫後世輇才
諷說之徒驚而相告不以長公直爲二山主而此圖爲
實境也哉長公仲子既錄諸君贈言於圖四隅而以不
佞持論得鄭圃寓言微指書之上方

程敬敷卜居圖題辭

程敬敷有四方之遊落落無所遇合僦舍金陵囂塵湫
隘將更諸爽塏者力不能給繪小圖以志意茂林修竹
淸泉白石宅可蔽風雨田可具饘粥而已其欲殊不奢

也昔鄒太傅每聞高尚隱退者輒爲造立居宇費或百萬在剡爲戴安道起宅甚精整戴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其爲傅約亦然後以隱事差互故不果遣武康令庾肅之迎沈道虔於廢頭里亦爲立宅戴顒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爲築室太守張友爲諸葛璩起講舍周續之雷次宗樓惠明吳苞之屬至煩人主爲開館而隱逸名自如垂諸史冊以爲美談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寒暑燥濕才如敬敷畢棲窮巷掘門過者睨之曾不分升斗之末光豈盡見人不能館不問其所舍耶慳夫藉口未聞巢由買山而隱夫封衡見老父荷擔於路引

歸給宅一區晉郗成子於衛右宰穀臣邂逅交耳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古人高誼往往如是敬敷隱事必無差互郎置無論而所與交遊厚善匪直封郗當必有慕義相成者敬識以俟

陳生畫梅卷跋

六書有象形而畫生焉凡十有三科草木其一也獨梅不列於寫生自爲一家至僧仲仁楊無咎趙子固始以其家名南宋迄今代有作者不可勝數爲史爲譜法益詳而流益散郎名家且不免以氣條取嘲況下此者乎吾邑前輩抱樸見素不名一藝而隆萬間文墨浸盛陳茂才遂用畫梅稱矣昔人評畫梅者如趙孜之出子固湯叔雅出無咎邵思善出張文鼎皆有師承茂才吾不知所從出匠心自運遇種高步夥頤涉之爲王沉沉者君豈苗裔耶舉梅一端吉其於邑人夫亦秦民之湯武亦帝子之驅除也茂才年垂四十而後游於庠復坎壈不遇終窶且貧以沒子亦茂才家徒四壁立獨寶此數幅名之曰手澤思親所嗜奉以周旋要諸沒身以貽後人比於河圖大訓世守之宗器此自關人倫世教出畫之外者也余於畫不能爲亦不能知第述所耳剽如此世有善茂才手筆者謂余作英雄欺人語則余媿矣

集何主臣印跋

甲申仲冬余艤舟白下何主臣顧余舟中飲之酒歡甚爲余刻私印三撫掌自矜昔人急就不足多尚矣庚戌孟冬余艤舟真州丁貞白集主臣印累千爲三帙索余題識余後先所得主臣印亦在其中然有出集之外者檢行笈五六章因以付之屈指別主臣時二十七年墓草經十許宿展帙縱觀生平容貌情致及會談時景象宛在目前今士林歙然推爲第一或以所藏轉售遂與黃金方賈古人云生無一日歡死有萬世名又云與其有身後名不如郎時一杯酒主臣以藝取重人爭延致

終日歡暢無飲酒不足之恨身後名復灼灼不朽才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印苑題辭

余客江淮三年所見善篆刻者數十曹郎士林中多喜爲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懵然莫能辨也南昌何巨源故爲青衿弃去而工此技一日以其印苑示余蓋何長卿繼文博士而起名重一時身後人得其印章與金同價今巨源亦何殊殆類陳孟公之驚座矣所以名苑則解文博士以下諸名家之遺而巨源所作附焉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巧者不過伏習者之門巨源之工此

固有自來夫古人藝術率爭勝於毫釐之間識者望而知之巨源與長卿方軌齊駕有此苑在雖欲造作聲價得乎余言猶盲人談天第供嗢噱耳

書筆譜冊子

蔣孝廉公鳴貽余書亟稱吳興朱茗元製筆精良東南第一已見其筆譜則王百穀先生朱元介宗伯范長伯學憲品題推許甚至余不能書生平未嘗有手墨留人間每聽臨池家談筆美惡不知云何茗元爲鴻筆之士所鑒賞定自不凡因憶古人善書者或運帚或削荆或染袖無所不佳余笑謂拙書人亦無所不可以茗元筆授余猶以烏號巨闕委諸偏枯指掌也昔吳人習土乘枹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勇怯皆應三軍譁釦聲動天地余怯者竊附同聲相應之義安足爲茗元長聲價哉

書吳生卷後

古器法書名畫之屬有鑒賞好事二家其人今莫盛於吳越而江右自歐陽文正以後絕響矣余先世故江右性椎魯一無所知於博古迷特甚竊自附昔人聲伎之說恐好故不解爾吳生江右金谿人也以博古名往來汝潁荆郢間從者如市足爲江右吐氣竊怪其何所經承一日生持卷乞余書言自少病目雙瞽矣得國醫治

之而愈余因失笑生之目能識別古物乃以此故使余從張湛受東門伯左丘明西河夫子古方當亦作生伎倆也或曰曹孟德豈有四目兩口但多知耳子何乃借資於既盲之視笑道論曰若乘頭入者兩眼俱來乘一眼而入便成偏見大道乎余復無以自解笑不能已

徐生冊題辭

徐生攻舉子業數奇不售棄而爲日者家言遊於蘄黃湞鄂之間談休咎多中縉紳學士稱之贈詩成袠復謁余乞言余謂人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亦有知命而非君子者得不得曰有命孔子所以聖也我生不有命在天

商受所以狂也故孔子罕言命昌言不得志於舉子業舍所學而用日者行世其將以力衡命耶子貢不受命億則屢中孔子惜之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也生乎愼之哉即縉紳學士奇其言無貪天功爲巳力矣

題楊子皐冊子

余里居時見人日者曹師皐決余起家時日不爽余爲長歌贈之其名遂震京師又八年相人者楊生亦名子皐復許我起家然曹生所許進以尺寸而楊生稱引殊過楊生曾識曹生於蘇州謂曹大命近止宜亟歸曹生亦自知其無年無後今驗矣憶在晉陽有相人翁生以

朝貴薦書來許余略與楊生等余舉似座客譏其誕楊生曰不然翁其里人受業弟子也言必不妄夫方士談渤海三神山諸仙人及不死之藥在焉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星相兩家類是識者聽之當作邯鄲枕上取須臾之快供謔浪之口或因以悟成住壞空之必至祛貪嗔痴愛之大惑庶其可耳余惟曹楊皆以術負盛名皆名皐甚奇檢訓詁家皐有數義皐皐頑不知道無功德尸寵祿也魯人皐稽首緩也入山林則呼大陰之神諾皐鶴鳴九皐亭皐江皐則山澤也樂師詔來瞽皐舞告也余冥頑不靈迂緩無當進退數四素餐巳甚寢處山澤呰窳偷生爲幸巳多天其假二皐告我乎抑有皐其復皐如之丘占今人誰能免此二皐即諱言之余飾巾待期久矣楊生實徐氏子伯父太僕卿爲先大夫同榜進士從兄中丞與余善以所學相人師楊名甚著遂從其姓亦一奇也年垂六十言不能望七索余手字爲券案頭餘一冊子書而貽之以代贈金

題蔡刻黃海卷

劉中壘叙諸子凡十家班氏詘小說家是爲九流今歷代小說自盛行而十家書獨黃帝無所不備其言最無稽最易溺人友人潘景升因其鄉黃山作黃海搜葺黃

帝事略盡矣可以博古可以窮理可以反經可以解惑是帝之功臣也卷帙浩繁繕寫剞劂非韋布一夫所可辦檄告四方同志通力合作用補墳索之遺爲秇林增一勝事今細民婦孺捐施金錢行貝典梵夾者何限吾輩於是書忍弗能予額定有泚海不擇細流故成其大敢效帝女以發鳩片石寸木爲先導焉

爲程孟孺題大士像

此仲弟貽孟孺而余成之叔弟爲寫經者也孟孺奉佛甚謹其母氏與姬人皆修齋誦經姬人遂有畀蘭之夢蓋孟孺年四十有六始得此喜眞佛力哉儒家言積善

餘慶當修齋誦經時種種善念萌兆堅持戒律一切皆菩提子自爾葆毓太和茂延祚胤若如阿閦國一見不再見沉墮煩惱苦厄中佛即化千百億身不能補缺陷世界豈膜拜之恭伊蒲之饌足以侒佛祝釐乎孟孺傳之子孫須作如是觀方得

血書法華經後語

友人陸長倩以某上人刺血寫法華經示余余聞世尊四十九年住世未說一字經已贅矣血書何為長倩言空相不離不說即是說說即是不說世尊初修道於阿藍三年復至鬱頭藍弗三年又同外道象頭山六年自

思苦行非正解脫夫非苦行何得正解脫有言釋迦剝皮為紙斮髓為墨寫大乘經者要亦苦行之意學人入門當如是不然何以背痛北首臥雙樹間某上人此舉可謂疲於津梁矣余為瞿然自印板行我輩於書五經有手錄一遍者否愧此直須捧殺

盂蘭盆經跋

東山上人舉盂蘭盆會於新安甚莊嚴新安善男子潘景升吳師利奉信之今年復舉廣陵藏經院梓行經疏以告四遠兩君屬余題其後余惟會以七月十五日始自佛氏而道經亦有之儀文大同小異要在薦亡親推及人親脫一切苦耳亡者如此存者可知此之謂孝聖賢之學帝王之治何事不以孝為本孝溥四海塞天地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豈以一日為斷神道設教權實中邊俱不可缺余言大有酸餡氣或可備盆中一味

破山寺碑跋　代

海虞破山相傳白龍姑葬此忽一夕雷雨移其棺改葬今白龍祠而山為之破因是得名有神僧見烹螺者求其放生云尾已去僧言不妨今有小池螺皆無尾或從之他處則尾如故建寺自倪牧舍宅始唐常建賦詩有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之句而名益顯年遠寺圮錢

太史受之王母卞夫人罄其資繕之諸檀那從之名藍復還舊觀居緯真儀部為之記是時比丘為蜀無著未及勒石再傳而其徒衡陽人乎如以錢太史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緯真先生言深悟道秘在簡栖頭陀上屬余書碑因附數語志其始末如此

悅公偈子跋

悅公搆菩提場於伏牛山會四十作偈二十章自壽而其友人潘景升以視不佞蓋七言絕句也偈源出於詩而義取貝典韻取梵音自為一體諸經中所載五言為多大都鳩摩羅什玄奘輩損益以就漢者若悅公名偈

而實七言絕句詩耳余聞詩家言絕句本樂府離尾即首離首即尾而腰腹自不可少妙在小而大促而緩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其理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盛唐溫雅有醞藉氣完而意不盡工晚唐快心露骨意工而氣不甚完議論高聲調卑宋人風斯下矣悅公以彼法心印運我法筆鋒用語流便使事平妥有廣大教化主之致信可誦也識者評瘦島詩獨并州及三月三十日二絕合作以今觀悅公明詩人與唐孰勝

題盧山比丘卷

有一阿夷怡結精藍廬山故相張明成先生首置地衆

善各輸貲相助業有緒矣其所未備尚有待於後人王百穀先生屬余引其端憶昔余家供奉避亂游山拜與山誓必欲託宿於此而竟不果蓋獨力故難成也余昔漫遊去之三十年三度過之皆不暇登有上人在彼可作東道主所願四方宰官居士共開方便締搆勝因自今說偈談禪探幽選勝之儔憩息於斯依歸於斯遠爲供奉了願近爲故相滿緣一切功德自受自知豈[illegible]
與上人之幸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三十四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公移

陝西學政

本道學術淵跡行能淺薄不自意承乏典在文衡受事以來夙夜惟不效是懼歷觀往牒率布新章頒中令雖嚴而奉行無實何以災木爲今與諸官師弟子約卑卑法家語亾奇也要在必行耳夫自爲約而自倍之責四而至矣約已具有不如約者其誰之咎慎毋曰是故事厭聞也文到所屬官吏師生俱照後開事理行各學仍

張掛明倫堂曉諭通俟按臨查考

一學校督以憲司謂其執法也無法守如此官何本道不能執法狥人亦欲人皆奉法況新例甚嚴其可犯乎諸生囑託者究革遂絕終身進取之路凡文移冊卷皆親收拆批評下人莫知影響從何干預有指名設局索騙者行求之人并遣奉先達諸賢能詘親故之愛而信有司之法高風古誼深所敬服竊恐後生不諳世故躁進倖得一觸禁網悔無及矣慎之

一冠婚喪祭服舍器用具載朱子家禮及大明會典等書諸生一一遵守毋溺女毋停婚毋扳門第毋論財貨

毋犯同姓毋納再醮毋指腹而約毋乘喪而娶毋以風水遲葬毋以歌舞鬧喪毋以僧道禱祠毋以水火焚化毋治酒食酬乎毋侈明器送殯祠堂碑碣毋違禮式歲時上冢毋雜男女毋行望祭毋襲啟門非父輩不稱翁凡交識止稱字巾履毋凌雲傘蓋毋絹帛裘馬毋輕肥器皿毋金玉毋衣土木文繡毋多僕從出入毋羅列杯盤食前方丈毋召呼聲伎羣飲流連違者罪之

貧生向人告助本道心竊鄙之諺曰斯文一家豈不相體但貧者士之常今告助於人是患貧也士而患貧則凡可以得富者無不爲矣况葬祭稱家有無菽水盡

歡斂手足旋葬非先聖之明訓歟今後果有貧難止許親識諸生代言及有司教官體訪貲助不得自行呈乞違者以行劣黜至於請託行私起滅罔利包攬錢糧隱徵差役請祀名宦鄉賢管分齋膳廩糧鄉飲邀速賓介祭祀營求監守進學先爲保引行禮圖充導贊扳親認族上書獻詩奪投生徒勒索束脩霸佃學田占種拋荒放債收租過取利息科舉起貢爭論盤纏身具衣巾雜乞人而符賬手提秤斗作牙儈而不辭傷驛遞擒馬差夫頂里甲掛牌銷卯當行坐舖賭博贏錢彼方得意何有愧頰本道固嘗目擊非屬耳傳枚陳縷數秪汙脣吻推其本原皆從患貧之心始有一於此非吾徒也

一學校首務在養士氣所謂士氣者行孝弟存忠信敦[illegible]尚廉耻安分義勤問學而已今之士氣則不然借衣巾之體面恃朋類之衆多少年狂躁而喜事老奸猾慾以行私約之以禮目爲迂濶施之以法心生忿疾有所恐咸衆怒以報復有所利假公義以規求武斷鄉曲把持官府藐視師長非毀先輩衙門擅出入禁之反加訶斥擬差冒優免清之輒起浮言或投匿名文書或遍聯名呈狀或作爲歌謠或編成考語或汙衊及於閨門或張掛遍於通衢或裂冠裳以圖誣賴或鳴金鼓以稱

激變或知其顧惜不敢相校而肆行毆罵或度其孤危不能相加而故爲抵觸一倡十和千態萬狀有司正官或掣肘而難行佐貳雜職或俛首而聽命至於邊方衞所以豪易高一入學宮妄自尊大將領目苦于求武弁時受挾制此乃無方之民烏得謂之士氣哉言者見人舉動過差則曰秀才性氣議論不中則曰秀才識見士何以得此聲於人間故臥碑禁生員建言訴訟其說獨詳項有犯者又奉　旨通行申飭賢者加謹不肖者省改此其時也但防閑貴嚴而告誡宜勤是以復致諭焉今後一切事情生員不得條陳即所言是亦以行劣黜

小事含忍大事干身家者家人抱訴如無家人候行吞
日同衆稟白取呈該學取具衆辭轉達各衙門施行
一近來士子不務實學如易之悔吝凶咎書之金縢顧
命詩之變風變雅春秋崩薨卒葬禮記奔喪問喪以爲
諱而不談字分大小註分內外亦多畧而不省性鑑則
愈疎矣於是始立書程而其弊益滋春考則夏秋冬書
程付之不問間出別季題反曰失期爽約無論策者置
劣等不取科舉法豈不嚴然滿場通學竟不作論以衆
爲強雖令不從旣居劣等又稱行優免黜夫聖賢嘉言
善行具載經史扣之不知是不師古也國家以經書義

論策表判取士試之不能是不遵制也謂之行優竊所
未信　勅云童生通三場始入學見在學者胡爲不然
今後　欽須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司馬公通鑑朱子綱
目內如程朱蔡陳左胡傳註太極西銘通書正蒙治安
天人斷章發明之類並通篇全記次則各家訓釋議論
歷代分合典亾人之賢否事之得失與大學衍義名臣
奏議文章正宗我　朝誥律典制等書並須原始要終
會文析理不得涉獵鹵莽考試無論策即闔學不取科
舉盡置劣等或係一二等與學霸倡率抗拒者從重別
處本道下學掣籤或令默寫或令背誦各書有當記不

記當知不知及起止字義差錯者照考案朴責降黜博
覽強記扣之響應者特行叙錄蓋風簷寸晷不盡所長
何以考驗勤惰必其平日沈潛玩索諸書方能成誦則
亦收斂身心之助耳學問如此較之沈酣六籍淹貫百
家者大有逕庭況并此棄之使人謂明經取士不若詩
詞歌賦是士之罪也至於割經子之碎語抄史鑑之節
文旋大小題編策論套斷章截句大義乖離因陋承訛
四百背謬兼以陝在西隅書販來遲但聞舉業時文爭
購倣襲不知此中之新様巳是彼處之陳言兀兀窮年
空勞心力其痛禁之本道愳蒙淺陋一無所有辱在諸

生之上愧悔何及今不敢以自誤者誤人諄諄告語切
願諸生皆爲博雅通儒也
一教官身爲人師職非易稱顧科目除者者比於傳舍
懷不屑之心州縣改用者號爲謫居無任事之勤貢行
銓授者已迫窮途急在得之戒其最不肖則需求四節
之餽餉責僃新進之束脩賄保鄉飲鄉賢名宦侵分缺
官玦廩銀糧阿附有司囑托公事扣留膳夫准折私帳
勒收祭品貪饕餕餘諸生婚嫁亦納禮物子弟往來皆
有贐贄占學田之租挈受門役之見面本齋之外別召
生徒富室之前多方交結服闋病痊假滿者非財不爲

准理幇糧補增考貢者無錢故意刁難號房射圖公然
租典祭器官書私行鬻賣寫門題主染指市兒密坐傳
觴傾心學霸逢喜索賀稱貸告助撒送土宜人事規取
謝儀自書姓號官銜放債約造冊斂心紅紙張送考
派脚力使用家人逼討常例司吏播弄舞文又有攬管
生員户婚田土爭鬬詞訟者又有所求不遂故縱生員
聚衆張皇恃勢挾制官府傍觀以爲快者褊心鄙行醜
狀穢聲使訴諧者資爲笑端訴病者指爲口實不模不
範何術何從方今貢選之例甚嚴三途之用日廣感時
思奮必殊往昔本道職在提督與其禁令踈濶使効尤

而犯刑不若開陳明備俾同心而鄉道各官讀至此條
當痛恨彼哉遺玷我也惕然深省庶乎小補如其不然
重則拿問輕則朴决身家所關良可懼矣其署印一節
尤宜力辭中妨近膩外示別嫌况近日多本省人不便
行事與齎表解銀勘災審户賑濟監收查盤巡捕邊郡
缺人取辦教官并問安祭弔等項差遣均之非分皆所
不容

一有司官以提調學校爲職况皆從學校出身何可忽
本近來有司於衙廨館署極力營繕而學官頹敝祭器
廢缺若罔聞知將迎奔走不分晝夜而朔望行香四季

考試多從寢閣遺供張甚厚而冷官貧士號寒啼饑
累無周濟比併詞賦最嚴而廩糧齋膳祭品門役全不
徵發或以阿邑爲歡致生物議或立崖岸相待不近人
情或主令適學保舉賢能爲之樹碑頌德或廣納門生
不論行檢因而說事過錢起送科貢或不肯作興或假
名派取中優免糧差或故加裁抑或徇情縱容隱避
違背教條者不能禁之於先既養成其惡則歸罪士風
敗壞問理詞訟者不能斷之以公既聞有後言則偏怪
學校難處新進幇補反受贄謝之禮奉委類考輒行請
託之私出入公門簿經年不報優劣生員冊一字無憑

又有明知生員過犯具招詳則陽爲原釋開訪揭則陰
行中傷者又有同一生員事情於宦家則傾身紛顧在
白屋則冷眼看承者如此其有愧於提調二字多矣今
所屬有司俱稱一時之選料必無此事聊述以箴戒耳
本道職掌風憲貪官汙吏　劾許拿問其庸惰不能脩
舉學政者法亦當汰斥分猷共念興起人文於有司
有厚望焉

一立會所以觀善規過論文脩業爲益最多但所會非
人則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或狎侮不聽指示或避嫌不
肯盡言或華勢偶順而志遂滿或文思稍澁而氣遂沮

或面諛背非或諱醜忌妍甚至鈔襲自德行文學行尖之矣今後不拘人數地方隨便爲會每會推一人爲會長一人爲會副其餘爲同會每月六會教官先具姓名經書會地會約冊報題目下書名篇後會長批評如意見不同各出批詞無意見自會副以下註一同字采取衆是更正前非少者改註於旁多者改作於後每次會訣類一簿送教官查驗文取順理達意如怪僻長冗蹈襲舛謬與批評未盡及非親筆無改作者查究

一入祀名宦鄉賢旌表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禮請鄉飲介賓崇德報功維風表俗學校之大典也今或闕而不

舉或漫無取裁慚德者以勢力濫與實行者以寒微不錄甚至爲官生餔啜貨賄之資矣文到提調官教官各將見入祀者已未旌表者見與鄉飲者備考爵里姓氏行實某何年月日議允某何年月日裁革冊報此後毋論顯晦存没廣詢博訪季報名宦鄉賢非年久論定不得請祀罷各淫祠與生祠專祠自立私立者孝順節義覈實量行賞勸終身無議方請旌表割股臥冰等事

國初有禁非矯情沽名傷生無後亦與陳敘肯俟奏覈毋輙標題門偏私相追謚鄉飲非齒德俱尊者不與仍三月前請詳不得照驗儀注遵大明會典鄉耆毋長跪侍立生員毋列坐行觴　勅云提學官宜以綱常爲己任若保勘失眞請求有跡炎涼異視美惡不分則於官常公論何在官生首議者俱從斥革子孫毋自呈告亦毋槩申別衙門希圖倖准其殿廡亭閣器物書籍之類有抉或自行增補或估議詳奪毋惜小費不知先務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歲時致祭不在祀典而有功德於民事蹟昭著者祠墓禁人撤毀俱遵　大明會典行其山林隱逸懷材抱德通曉天文律曆禮樂兵法書數者挨次造冊按臨送查以憑存問延訪

階州斬崖及隴右邊情

階州斬崖之說其向不知顛末昨入階州其遠者如黃鹿等壩皆未及至惟近州南山一帶聞見略眞南山去州十餘里所隔一河耳聞之國初南山南北皆是民田南山之南熟番也熟番之南生番也百姓以熟番爲藩籬採樵耕收無所畏忌其後生番蠶食熟番熟番反在外生番反在內至於今則熟番入貢者皆用錢買路不惟南山之南非我所有而南山之北生番得其大半矣共山高者可數十里山腰以下皆有糧民田居人或數十家或百家或三五家住坐謂之一堡稍上山脊則怪

石嶢巖深林蓊鬱而番出沒其中矣此一山也我與番共之番所據者險地也我所據者平地也番寇我自上而下其勢易我攻番自下而上其勢難生番甚貧非虜掠無以爲生吾民田在此宅在此族聚於此徭賦出於此寧能舍其世業而不耕乎耕矣能棄之不穫乎南山之木旣多且近一州薪爨取給焉樵者能不以斧斤入乎各番日夜藏林中窺伺俟我有耕樵者即虜而去其意無他望我之取贖也久而不贖或役使之而不服或兩相格鬬彼始殺吾民耳番之所據者險而我所必耕必樵之地與險爲隣番之所欲者劫掠而我所往耕往

樵之民適中其欲故寇盜之事無日無之此理勢之必然無足怪者也夫斬崖之說非即蘭靖間所謂剷偏坡者乎靖虜所剷偏坡其嘗見之矣偏坡皆土也間有石碎石耳而修工者尚不能盡善今階州之山在民者土也在番者石也平土之工與斬石之工其難易不待較而自明此所當議者一也夫斬崖者使斬山南之崖番不得上則可令斬山北之崖我不得上矣番猶能下也番弓皆伐山木爲之以麻爲弦長六七尺下山則安弦以射上山則解弦爲杖足以勝跡爲靴不畏荆棘不懼磕損騰躍而上瞬息可至雖猨猱升木不是過也以吾之不能上而即禁彼之不能下竊以爲未然縱彼不下矣礧石滾木自上投下耕者樵者何以禦之此所當議者一也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得地險也使番在平地易與耳彼險而我易雖有良馬勇士攀緣仰攻未有不胝足而喘息者故一番之力倍我軍百人我聚千人斬崖矣彼以數十人下礧石滾木或自上而射我兵將與之鬬乎將不與之鬬乎或撥東路之兵以禦番而使西路之兵專力於斬崖則東路之番又以何兵爲衞也階州之兵與秦禮新調兵不過三千餘人固原家丁不過數百人可足用乎此所當議者也其書生不解事以爲階

州見在兵馬分各堡寨防守似不當別遣必欲斬崖宜再以他衞軍充補姑以三千計之以其半執兵器防番以其半焚林伐石使番不得在南山之巔然後築墩臺設柵砦凡我守望軍士俱住絕頂則我處其上番處其下我易於俯視而彼難於仰高久之將各居民宅舍漸移置於上成聚成都地有常險人有固志或者其可乎然非假以歲月大破常格不可也番在高山深林我之動靜纖毫畢見而我以兩三人入山入林探哨故聲息未得而哨者多被掠殺矣然探哨必不可無者文縣有番官番軍其數甚多以番伺番則情易得以番制番則

勢最便西固城亦有番軍二名惟階州無之重賞之下必有死士是在洮岷道與階文參將計處招徠耳階州軍士屯田皆在成縣徽州遠者四五百里地既肥饒生齒繁盛有一姓而數百竈者其所經歷所屬地方未有富庶若此欲其舍樂土而趨危地不可得矣故階州之軍多貧者弱者皆富者强者所雇倩也所入既富又無大[illegible]賦以苦之自成縣至階州三百里沿途軍十之七民十之三中火止宿皆軍地也供應人役所用寸薪粒米彼皆高價留難呼之則閉門不納捕之則後門上山投石飛死幾將州吏目傷生此輩驕玩不知官法久矣

其以為階州之軍不必倚固原不必借秦禮但清勾餘丁可得壯士數千厚其月糧使之樂從驗其年貌使不得私相更易是在一賢將官耳民田近番而軍屯在腹裏民被掠者無罪而罪歸於軍軍固不能禁民之出境外也若以民田改為軍屯或改民籍為軍籍似亦可行聞民糧軍糧民丁軍丁之數多寡頗不相遠亦嘗訊問近番居民有願為軍者蓋既遂彼安土重遷之心而又月有軍餉以濟之利之所在人自趨赴以上數事必巡道參將知州三人同心協力而又久任以責其成方可行也又階州參將不必設當改隴右分巡僉事住階州

蓋洮岷道住岷州去階州四百緩急不相濟若階州有分巡則專且便矣今四分巡皆有邊而隴右分巡獨無其所駐秦州秦州內地非邊也若謂清水長寧在關山之麓恐有盜賊非階州所可遙制則移關西道於隴州住可也至於洮岷道宜令節制河州河州麻山關等處與洮岷聲勢相倚真所謂脣齒輔車即近日番變彼此互相推諉可監也大抵隴右地方河州洮岷階文皆番靖虜蘭州皆虜則各分巡道亦宜因其勢而分隸焉至於彼此應援又非常例可拘也固原總兵以防秋為重番夷事情欲其布置聯絡覺亦未便宜改洮岷參將為

總兵其兵馬即如參將之數不必增加但令蘭靖河階四參將聽其節制調度亦可若設副兵則多不帶府銜參將不相下且各處之番以各處軍禦之自可足用調兵合剿乃是希有之事蘭靖虜情重大今納款無事有如萬一敗盟彼二處者合兵攻守歲以為常若[illegible]兆民總兵與固原總兵事權既分或反生規避矣不然則洮岷總兵止轄河州洮岷階文專主於禦番可也又河州靖虜岷州洮州凡設參將守備之處皆有監收撫民同知通判等官階文似不可無階文二州縣設在萬山中地延袤千里四至或隣番人或接四川止一知州吏目

縣典史典史又三年不補官於階州增設州同知一員專管民糧弁監收錢糧濟軍管屯文縣設縣丞一員其職守與州同知同西固城則原有吏目但久未補已移文洮岷道及階文州縣官議矣意見不一利害不等不敢妄啓事端待衆論僉同方行呈報今蒙下問率略具白極知狂誕無所逃罪伏惟鑒察

覆議召新番中馬 代

爲中議茶馬事宜以正國體以明官守事近接邸報見南京湖廣道御史陳堂參劾兵部尚書王崇古衰遲驕踈不堪本兵及稱遼東巡撫張學顔疏終若爲將來求

和戎之利而言又謂前據守巡洮岷等道呈稱外夷生番虜去人口願當告娶每歲納馬三十疋許其和好謂守巡洮岷等道轉呈之心即遼東將士覬倖之故智也再乞勅下該部議覆仍壓天語丁寧諭令各邊當事諸臣各守本等職業務以戰守爲永圖勿以和戎爲得策等因夫巡按御史之設以稽察奸弊糾正官邪爲事有言責而無官守至於軍屯鹽馬等差專設一御史監臨者則與巡按稍有不同某奉命督理川陝茶法馬政凡兵馬錢糧戰守修築邊情虜警非某職業所關一切付之不問至於招商報中嚴禁私販黜視擧牧賞罰殿最

招撫番族以茶易馬皆某之職業領有專 勅諸司不得干預故向日督撫諸臣許於西海與虜暫開茶市而先任巡茶御史傳某極言其不可部臣深以爲然
皇上明旨特從停罷葢以爲此巡茶御史之職業其應議必審聞見必眞故也今氊藏族告投納馬疋某職業所在某親按洮州見其誠懇即欲許之以爲未奉上命不敢自專故具疏以聞葢舊時西寧洮河三處各番中馬皆有定額其後叛服不常強弱易勢有昔爲熟番今爲生番者有昔中馬多今少者有昔中馬少今多者當事之臣欲取盈馬數於新附之番權宜亦准中納國初

中馬之番給以金牌今十不存其二三而新附者衆矣嘉靖二十八年御史劉崙請給各新附番族勘合管束部落截然整齊勘合者所以補金牌之缺而領勘合諸番其初納附時事情形狀即若今日之氊藏族也但自劉崙至今已三十年消長不一而領勘合者又不足憑矣某俟氊藏納馬奉有 俞旨之後欲將中馬者無論舊服新附根究始末亦如劉崙所請給以勘合使知招中皆出朝廷而憲臣不得以自便投納必須勘合而諸番不得以私懇今雖納馬後有二心者得執勘合以責罰之輕則罰治重則勦除庶強番有所約束而弱番并

領金牌今衰微不振不能入中國納馬者亦無怨言上以尊國體而於夷情亦順下以明官守而於行事亦便此所以盡職業無負任使之意也前疏已蒙　勑督撫等官再行勘議區區一得之愚有前疏所未盡者乞勑該部查果不謬併行督撫與某會議務協輿論務爲遠圖作速議覆下某遵照施行則地方幸甚其招中事體與互市事體光明正大萬分不同卽古人和戎之說未可並日而談則廟堂之上所洞見者不必贅言也

報人痾　小柬附

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爲異常人痾事據繁峙縣申稱

本縣曲河都上寨鄉約所保正李先鯤結稱本村住人李宜臣妻牛氏於本年六月二十三日生二女頭面相連手足各分一女一眼一耳四齒兩手兩足一女一眼一耳四齒一手兩足具結到縣干係地方事變相應申報等緣由到司看得人爲萬物之靈其形體皆肖象天地無有差忒今該縣所申産女殊爲妖怪考之前代漢平帝元始中長安生兒兩頭異頸四臂共胷靈帝建寧中雒陽生兒兩頭異肩共胷中平中雒陽生男兩頭共臂晉懷帝永嘉中吳縣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愍帝建興中新蔡生女腹心相合胷上臍下各分後齊天保中臨漳産子二頭共體宋乾道中餘杭産子連體兩面相鄉嘉定中鎭江生子一身二首四臂其在山西齊後主咸平中晉陽得死魃面項各二目唐咸通中晉陽嬰兒兩頭一頸四手聯足按傳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則有下人伐上之痾下人伐上乃犯上反叛之謂歷代史志但日人痾而所載率形體妖異之屬不及叛逆事蓋人痾妖也叛逆其應也下而犯上妖孰甚焉故總謂之人痾凡此皆叔季之代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也當今之時一統全盛

祖宗功德累積胤祚萬年可無他虞然而宮府睽隔

省署空虛言路不通遺賢沉抑幸摧剝民膏血閹寺撓國政刑蔚遼滇粵叛者四起東倭復告變矣甚者郊廟朝講久鈌不擧連章累牘褎如充耳非外藩小臣守在一隅者所妄置喙卽以目前山西論之密雲不雨水雹交作麥全不收秋種未播赤地黄塵千里彌望征稅之使無一物不算緡無一人不折閱公私懸罄流移踵錯餓莩澤量蠲何可蠲賑何可賑已非太平景象而虜王嗣封未定部落各懷異志套酋借兵報怨軍實匱竭人情搖蕩朝不保暮危如累卵生女之怪適見此時此地不幸與咸平咸通亂世相符稽其徵應或　五

天下不一或云中原分裂臣子所不忍言夫山東牛性猶爲異類遠近聞之駭愕恐惶妖出於人豈立坐視除職等守官無狀聽候斥逐以謝譴咎外請乞本院具疏以聞仍儆諸官屬夔勤修省務敦實政無事空談其本原在朝廷所以格君心囬天聽思患預防轉禍爲福者中外臣工諒同之矣爲此具呈 云云

然昨女性或以爲旱魃非也雲漢之雅曰旱魃爲虐傳曰神也箋旱氣生魃而害益甚疏引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

即死旱災消此言旱神蓋是鬼魅之物不必生於南方可以爲人所執獲也帝曜毛詩問曰旱魃傳曰天旱鬼箋曰旱氣生魃天有常神人死爲鬼不審旱氣生魃奈何荅曰魃鬼人形眼在頂上天生此物則將旱天欲爲災何所不生而云有常神耶藝文類聚引神異經語又云一名狢檢韻書說文曰旱鬼也周禮有赤魃氏或作妭文字指歸云女妭禿無髮所居之處天不雨周禮赤魃一作友按此則旱魃神鬼之屬不產于人今女乃人產不合也魃目必在頂俗謂天恐雨下傷其目故旱今目不在頂不合也馬端臨文獻通考齊後主時死魃面頂各二目列之人痾中正以其非魃有二目在面耳魃已異矣似魃非魃異之異者也前漢書五行志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後漢書五行志同而引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胷又引劉倉妻生男兩頭共身以前一事爲董卓之應魃主旱而兩漢志主恒陰其不合愈較然矣前漢書傳又言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既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寖深也故此女性謂之人痾其災

異在山東牛性上

武職事宜條件

一初任武職宜發原籍凡衛所官在京襲替後即行請託或送督撫聽用或自向各邊司道總兵以下各官投操止是行文原衛所知會其官階每有虛揑近日開納級事例詐冒更甚即聽用投操已經黜革而避住他方冒祿如故不考察不下操了無拘束司道曾不得問掌印衛所官終身不識其面貌最不肖者倚藉聲勢莫之誰何下陵上替法令不行故各地方武職不樂在衛所管事以効用各衙門爲捷徑而衛所軍政日就廢弛此

叅晉邊衛之積弊也今後凡襲替官部文行該管司道查審堂帖號紙等件無差方准原衛所到任收俸中間果有技藝謀勇者部文亦行該管道分官員覆加考試限以年月挨次開送督撫總兵兵備各衙門聽用仍詳兩院定奪一省官自足供一省之用不許擅用別省必須部文題發如別敎聽用將領事例庶杜奔競之門而詐冒者亦易稽覈矣

一將領衙門宜有增損今叅將缺多而副總兵缺少然叅將往往加副總兵衔而又必協分守始得推總兵竊謂與其虛名不若實設也如山西三路當設三副總兵

如南直隸江南江北當各設兩副總兵其他處有總兵者亦當如之不加兵不加餉僅一空衔而事權則重矣非謂副總兵人人賢也彼由守備而上四五轉方得至此其才能可見非若守備之初試也今邊方監收通判悉改爲同知亦是此意又如鄖陽與都兩都司可以裁革鄖陽裁矣而處置失宜遂不可久好事者至謂江陵有叛謀故裁之夫江陵誠叛都司可以敵之叅將獨不可敵乎是可付之一笑且福建行都司又誰欲叛而裁也以爲
祖制則苑馬行太僕之盡裁也非
祖制耶以爲興都有陵寢耶泗州之
祖陵句容之
祖陵有留守否耶興都之設留守尊
先皇而過者也中都留守有僉書領班此當倣大同延綏入衛改設游擊上班如故下班則分駐宿亳鳳頴之間以備調遣江北天下咽喉畿輔股肱古來豪傑多出其間荆襄江漢要害用兵必爭之地鄖陽介河陝中承大撫漢口水陸所經民窮思亂抱火厝薪未可爲安有如往日楚宗告變措手無策此不可不早計也都司既裁并其首領官量留一員而以所省僉書及每年進表

與各可裁公費爲養兵之用爲副叅之用亦自不必加賦或謂副總兵不太多乎兩司布政止二十五人按察使止三人今帶衔者不勝數矣至于河南四川將都司裁一員爲游擊最善湖廣亦如之項復議罷長慮却顧是必及此非直爲武弁開壅塞之路而已河南山東領班都司亦可改游擊

一武官體統宜行申明今武官之卑訓極矣查盤知縣推官責守備不披執出迎不庭叅道跪此猶聞有之府官受衛官道跪庭叅如屬禮者十之六七至于衛州同城者州官亦屬待衛矣三司並列曾見有兩三省地方

都司到任進表兩司俱不赴席竊謂此兩事非小也此而不赴席則兩司便可與都司無往來何爲他交際並不拒絕而元宵端午中秋重陽等節俱都司置酒乎誠不知其解矣且體貌參差所在各異同一都司也有與府官同見者有與兩司同見者同一叅遊也有見巡按由中門者有由脚門者其他下操陪巡禮儀高下更多參差難以枚舉或見其下者遂嗔其高者而武弁務爲軟美以事文官或受陵折不勝其憤而成大隙召大亂矣兵部通查各直省相見禮節擇其得中者院司道府與將領衛所應如何大小京官與内外武臣應如何定

爲儀註奏准頒行務在畫一人人遵守以申武臣之氣一切非禮稱呼拜跪俱不得受文官有好迎承如故者人品亦可知矣嗟乎此一端不直武臣爲然古人藝文中有儀注數十家知其所關係非細故也

一比試優劣宜更則例查得比試各官不中式者有革回冊送或降俸級及冊送不到革襲之例但各官先人以汗馬功勞賞延于世即非篤疾亦准襲替況比試不中遍行革停於人情不便以其不便人情而比試之法遂爲贋文徃在陝西曾一行查有已爲大將原係比式不中者蓋少年失學其後業進僤於赴部尚掛此名而

不肖輩遂以藉口也今宜稍爲通融除中式外不中式者許襲不許支俸管事行文該管巡按知會定以年限候出巡下操校其騎射或人已衰邁不堪上進比照優給官或支俸一半其年力尚強者或再寬限如懶惰游蕩不習武藝或止支俸三分之一二如有犯事戒飭不准支俸毋一巡按事完將住俸罰俸官數目行該管道分衛所及收糧衙門官遵行仍造冊報部知會清冗濫而勸肄業亦一便也

一革任職官宜分次第今武官將領革職任回衛者混淆莫辨俱以原官體面妄自尊大此不可不厳也部中

宜分別差等爲畫一之法頒布遵守凡緣事革任者止革去總副叅遊都司守備之任耳其實授都督都指揮與署職及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官名猶在也此與告病致仕同最是優處當爲一等其次則宜於原官上或降一階至三階而止或以總降副副降叅遊聽後日起用此爲二等或盡革去加官止許原職然不聽差操也上司相待尚與衛所官小異此爲三等若聽差操則雖原任總兵係鎮撫出身者與鎮撫同矣此爲四等然猶支俸也其經提問徒罪以上發衛差操者不准支俸爲五等充軍立功赦回者發衛差操不准支俸爲六等不得

以請官出入衙門欺凌鄉里即果係誣枉日後昭雪宜分別推用不得槩授原官其總兵都督官尊權重倘有斥逐就中須加優異副叅遊都司等官署都指揮僉事與都指揮體統行事者各別爲降殺之差以明堂廉之分懲豪強而勸省過未必無助矣

一聽用將領宜汰私收今副叅遊擊都司等官與司道文官比肩雁行者也往見各督撫聽用廢閑將領未知從何而來遇有叅副等缺許令帶管儼若眞除夫司道亦有帶管然而命之于

天子者也吏部固知其人此聽用將領者兵部曾知其

人乎一旦受事與司道抗衡則廢閑之司道抑可不由

朝除而督撫徑委乎彼其　勅書令牌威令隆重何肯越之甚也江淮之間司道因此爭稱謂枝禮節成嫌隙固吾輩所見者小然名器不輕假亦自正論宜令督撫官將見在門下聽用將領通行查覈留其可用者以報部部奏准聽用如故其餘革回部中每年查各衙門奏報將材疏內擇其可用者亦奏開咨送各衙門聽用倘有缺員許令帶管非係奏准者不得收置門下濫支口糧件當馬匹則聽用官出自上旨其任事之氣自壯而營求阿附之弊可漸革矣

一內府貼黃宜行照示今武官襲職必查貼黃中間吏胥刁難作弊不可勝言不若刊刻成書一本存部仍印發在外直省兩院各司府淸軍官再加磨對有無訛謬詐冐通呈兩院報部是者非者人人一覽而見即有情弊易於發覺大要一官世少者爲一葉世久者或兩三葉慮其後以傒續增每至軍政之年查理修補仍報部添行增附而專以一司官領之便於檢閱吏胥人等縱有影射勒掯必不若昔日之甚而所省貧人打點費用不貲矣近日禮部將宗人諱名刻爲文榜印發張懸以與玉牒內外參校宗室翕然稱快此例固可倣行也又

山西武職起送撫按分行按察司淸軍道屢勘詳允起文赴部查明准襲部行後軍都督府行文都司發衛所到任支俸其初不由都司其後則兩院與按察司淸軍道不知會矣遂有太原衛拔黃革襲指揮郭登庸賄部吏於部文中增一名改別所襲職行後府後府行都司行所到任訖該所報新官到任脚色檢司道底案無郭登庸姓名因查出冐襲情弊此後襲替武官部行五府外仍須行撫按撫按行司道備照互相稽察以防詐冐可也

覆洛問府事狀

天下事有能言之而勢不能行之者宗祿限制未定也錦衣冒濫未清也京營老弱未振也閹宦之額日增也內府之錢糧無稽覈也有能言之而力不能行之者治河也海運也河何嘗不治而吾以爲治之過也宜以不治治之其說在賈讓不與水爭尺寸之利也聖人復起莫之易矣水性就下十里百里內外地形高下已難一律齊況千里內外有能悉其高下尺寸不謬者乎鯀禹父子世治水習水今之治水者非習水者也治水率尊官能秉四載乎歷九載八年乎不過委之小吏耳決此則塞此決彼則塞彼或別爲一河以居之卽有遙堤縷

堤濶數十里而止能捐一二百里之地以予河乎能捐一二百里之地爲河河何不治之有防河築堤歲費百萬金以此金畀居民使遷聽河勢自成豈不便計而誰則任之永樂初三年之中一年河運二年海運至十三年停罷隆萬間行且有緒而以風波不貫初試有損娟嫉者遂毀其成而商船之行自如也時又議開膠河灘人劉司空以鄉人爲政用屬禮遇東方諸司諸司不平而排阻之嘉德靖隆萬諸宰執可有爲而未竟也夫泇河之議始自翁餘姚舒全州兩司空至沁水劉司空不言而躬行通十之三四至李少保而大通雖以財用少

河未深廣然每歲冬自可疏鑿邳州旁諸湖可通淮安做項日集高郵召伯湖堤與泇河倒而堤之以通漕直接泇口則漕全不藉河而捐一二百里之地以予河其說可行矣不寧惟是洪澤湖而上可通汴梁僅隔百餘里而達衛河元時漕運自浙西入江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起陸運至淇門由御河舟載入京此一策也豈欲以全漕付之弟取附近一二把總肄習其中備他道梗耳而總之苦財詘惜哉前此無萬數之費委之泥沙也有能言之能行之而不能終之者開京東之水田也導水耕田爲渠防水工費甚鉅未睹其利而先惜其費何

以有終有能言之若能行之而行不副言者淸屯也淸軍也開荒也脩邊也鹽法也軍與屯言者多不得其要領一切文案封界支系始末湮沒寡易如黎丘之鬼莫別眞贋如琴瑟之敝必取而更張之乃可鼓也而誰則任之開荒脩邊非可譣言而以譣言上下相蒙成結習矣鹽法人自爲說最惑視聽補偏救弊而偏與弊日滋巡鹽者郵商主計者足國時相齟齬而鹽使一歲輒報代或見利害不審或審而不及爲爲而不及卒事也有能言之能行之而不盡行者端士習也正文體也察吏治也此一學臣一撫臣一按臣之力也有易言之易行

一而行之易為害者積穀也保甲也鄉約也此一監司
一郡守之力也有不能行之而遂不言之者曆也樂也
曆日識知者百之一樂日臣知者百之十而業非專門
不敢指詞抑視為迂濶不問矣以俟君子是俟河之淸
也特事盤根錯節似不越此

議分訪宗藩事例牒

宗條不給哉制為要例甚當而亦有名義未順者如親
王以將軍中尉不襲封為王僅食將軍中尉祿是矣其
子當嗣王者宜封王世子每歲時各宗朝王之後即朝
世子以重其禮貌使國人尊敬為後日張本今但封將

軍中尉反在郡王之下班次當置之何品無乃非體乎
最不便者嗣王既襲待命然後為王此三年內以將軍
中尉攝國而欲令行于郡王難矣此在古禮宗子法則
可而今非其時也自今凡將軍中尉進嗣王者其適子
或庶長子皆宜封王世子而不與祿其冊賓令自備金
請鑄給其居第儀從皆聽王自處不得復煩有司王世
子以空名尊于國足以鎮諸宗儀而朝廷不費纖毫情
法兩得之矣雖有嫡妃無子待四十後別議庶子為嗣
之例若王老娶繼嫡妃其能待乎夫可以將軍中尉封
王獨不可以將軍中尉封世子乎他日可以封王今日

不可以封世子乎且世子之名定亦可杜窺伺者之
心當時議禮者主在惜費未暇深長思也

國制宗人即大辟得全首領蓋以同姓之親與異姓並
論則當從同姓至同姓相殺則不宜且如子弒父弟殺
兄而不以凌遲斬首行法是厚于同姓不孝之子不弟
之弟而薄於同姓無罪之父兄不得比凡民之父兄也
此當議也又凡民問大辟者在外屢審不決在京臨刑
猶三覆奏而宗人勒令自盡者奉
旨即刑是同姓之親不得比凡民蒙屢審之恩也此當
議也

王府官自典膳及貲授外皆以劣轉或貪或酷或素行
不謹或年老有疾或罷軟無為或才力不及或輕浮淺
露種種有之三年大計有斥去者而其留者苦樂甚不
均雖六年考察多不加意或任數十年不去或守數十
年不得又王府在山東山西河南陝西西北方為多湖
廣江西次之四川廣西又次之往時每雙月推陞不論
有無缺官各王府官推陞一遍其地方相近者後升得
到任管事支俸其地方相遠者前升不得到任非法也
非情也似宜為之規制如報部考語狼狽太甚因而劣
轉則止推陞不拾文憑其以小疵轉酌量道里遠近給

原缺

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四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李維楨撰維楨有史通評釋已著錄是集詩六卷雜文一百二十八卷而一百二十八卷之中世家傳誌碑表行狀金石之文獨居六十卷記載之富無逾於是然牽率之作過多不特文格冗並事實亦未可徵信明史文苑傳稱維楨爲人樂易濶達賓客雜進其文章宏肆有才氣海內請求者無虛日能屈曲以副所望碑版之文照耀四裔門下士招富人大賈受取金錢代爲請乞亦應之無倦然文多率意應酬品格不能高也朱彝尊明詩綜亦謂本寧著作如官厨宿饌粗胾肥臠雖脂膩具陳鱻藁襍進無當於味今核是集知非故爲詆毀矣